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一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512
23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二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512
23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三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图书资料室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一册

（1608—1683年）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二册

（1608—1683 年）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 年 · 北京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三册

（1608—1683年）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ТОМ 1 1608 • 1683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лавное арх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2

内 部 发 行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08—1683年)

第 一 卷

(全三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31 3/4印张 733千字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统一书号：11017·427 定价：3.50元

欲盖弥彰

——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前言》

1969年苏联出版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资料集第一卷，收罗了1608至1683年有关中俄关系的国书、诏书、训令、出使报告、函件等二百一十四件。该书编者写了一篇题为《俄中关系形成的过程》的《前言》，对早期中俄关系的历史大肆进行歪曲，竭力为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罪行辩护。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爱尔兰史的片断》）这本资料集就是苏修伪造历史的一个见证。

本书编者吹嘘说，过去发表的有关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史料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在选择发表文件时，常常表现出阶级的局限性和某些研究者的一定政治倾向"，而他们编的这本资料集则"广泛采用早先已发表的文件"，是一个"保存下来的、尽可能完整的材料集子"。它既是客观的、没有什么"局限性"和"政治倾向"的，又是"完整的"，因而不容人们怀疑它的可靠性，只能把它"作为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史料根据"。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本书编者出于卑鄙的政治目的，任意删节、篡改和伪造重要史料，极力掩盖老沙皇扩张主义的侵略罪行，从而"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

在这本资料集里，苏修御用文人歪曲、篡改、伪造历史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我们不妨举出两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有关臭名昭著的，最早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波雅尔科

夫的文件，本书一个也没有采用。是因为这些文件没有保存下来吗？不是。本书编者在《前言》中还从《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补编》中引用了波雅尔科夫《远征报告》中的一些材料。是因为这些文件不重要吗？也不是。波雅尔科夫既然被捧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最早的"新土地发现者"，那么对苏修来说，有关他的活动的资料当然是很重要的。编者为什么不敢把这些文件收入本书呢？因为这些文件记载了这样的历史事实：黑龙江流域的居民曾经告诉波雅尔科夫，这个地区属于中国，中国皇帝经常派人到这里来征收贡物，从事贸易；以波雅尔科夫为头子的沙俄侵略分子曾经在这个地区敲诈勒索，绑架中国官民作为人质，甚至灭绝人性地吃达斡尔人的肉，被当地居民称为"可恶的吃人恶魔"；当地中国居民曾经英勇地抗击了这伙沙俄侵略分子。苏修要为老沙皇的侵略行径开脱罪责，当然不敢采用这样的文件了。

第二，记载沙俄侵略者哈巴罗夫罪恶活动的重要材料，有许多关键的、要害的地方被删掉了。把本书第 61 号文件同 1949 年苏联教育部国家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加以对照，我们发现，本书编者在把上述材料收为第 61 号文件时删掉了下列几段重要记述：

哈巴罗夫供认，1651 年当他们侵入达斡尔地区时，"所有的人都逃避我们"，"我们从平底木船上向他们开枪，杀死了二十个达斡尔人"，"我们很快包围了这个城寨，达斡尔人从城墙里用火枪向我们射击"。

哈巴罗夫向达斡尔人进行威逼利诱，叫嚷什么沙俄是伟大的国家，沙皇威震四方，任何国家都不敢反抗沙皇，达斡尔人应当缴械投降，向沙皇纳贡，求得沙皇的保护。可是达斡尔酋长断然回答说："我们是向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指清朝皇帝顺治）交纳贡赋的，至于我们如何向你们交纳贡赋，那要等我们断绝子孙的时候

再说。”

在威逼利诱不能得逞时，这个沙俄侵略分子便使用暴力，进行血腥屠杀，“不断用大小枪炮向他们射击”，“把俘虏来的达斡尔人全部砍下头来”，“所有在场的达斡尔人，所有参加猛攻和激战的达斡尔人全被杀死”，一共杀死六百六十一人，抓去妇女二百四十三人，小孩一百一十八人，抢去马匹、牛羊几百只。

苏修御用文人害怕这些资料，他们不敢采用而偷偷地把它们删掉。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他们删掉了有关达斡尔人向清朝皇帝纳贡的史料，妄图篡改历史，来证明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事实上跟满洲的清国既没有政治上的联系，也没有经济上的联系”，从而否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铁的历史事实；他们删掉老沙皇的侵略罪行和当地中国居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史料，以便于他们捏造黑龙江地区“于1649至1652年最后并入俄国领地”的，掩盖老沙皇的对外扩张。他们还反咬一口，把“侵略”和“大举进攻”的罪名强加在保卫自己领土的中国人民头上。

但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出版的许多科学著作已经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加以有力的论证，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辩驳的。本资料集的编者尽管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许多篡改，但毕竟还留下了一部分可以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资料。例如，第62文件号的卡尔梅克使臣的谈话，提到“达斡尔地区有很多城市，住的全是中国人，统辖他们的是中国皇帝”；第74号文件（沙皇使臣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的第二种文本写道，清朝当局把他们阻挡在宾馆里，不准外出，原因之一就是沙皇的一批军队“正在攻打中国的领土达斡尔”；第93号文件是沙皇致清朝皇帝的国书，在这份国书中，沙皇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军队攻打了达斡尔地区。尽管他狡

辩说，“不知道这个达斡尔地区已归属于您（博格德汗）”，“不知道被攻打的是中国皇帝的臣民”，但是老沙皇毕竟向清朝皇帝作出了保证：“今后不再派自己的军队到达斡尔地区去”。

在档案中留下的上述记载，反映了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和祖国——中国的关系，证明了黑龙江流域在沙俄入侵以前就是中国的领土，说明了老沙皇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达斡尔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这些资料给了苏修这个历史伪造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既然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那么谁侵略谁的问题便十分清楚了。1858年，马克思在批判沙俄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和滨海等地领土时指出：“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可是本书编者在《前言》中却竭力歪曲历史，他们硬把黑龙江流域说成是“归并”到俄国的“新领地”，进而污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入侵俄国边境”，把沙俄侵略者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

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从1643年沙俄侵略者波雅尔科夫侵入黑龙江地区以来，哈巴罗夫、斯捷帕诺夫、帕什科夫、切尔尼戈夫斯基等臭名昭著的侵略分子多次侵犯中国领土，大肆抢劫和屠杀中国人民，受到中国军民的有力反击，这在中国和外国（包括俄国）史籍中都有记载。1935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也斥责哈巴罗夫是“十七世纪俄国的侵略者”，是“沙俄远东殖民政策侵略计划的传播者”，说他“侵入和平的达斡尔地区”，“残酷枪杀居民，掠夺该地区。城市成废墟，耕地荒芜，居民惊慌不安，背井离乡”。即使在本资料集里，也还留下不少足以证明沙俄侵略我国的证据。例如，早在1650年，雅库次克的军政头目便遵照沙皇谕旨，训令哈巴罗夫，要使博格德王公及其臣民“归附于君主，“永为

奴仆”，要博格德王公向沙皇“缴纳自己的和自己臣民的贡赋，如金、银、宝石和贵重饰物等”，否则哈巴罗夫就必须“用不宣而战的突袭手段制服他们”（见第 56 号文件）。后来，这个雅库次克军政头目竟然狂妄地写信给“博格德王公”，要他“率领你的全体氏族、你博格德公国属下的达斡尔酋长和全体乌卢斯牧民”归顺于沙皇，并且威胁说，如不归顺，沙皇将“下令消灭你博格德王公，占领你的城市，把你博格德王公及其他王公、你们全体人员连同你们的妻子儿女通统杀光”，好让其他酋长“不战而驯服，不战而听命”（见第 57 号文件）。哈巴罗夫根据沙皇的上述旨意，大肆进行野蛮的侵略活动，他在报告中供认：“我们沿阿穆尔河前进，劝导这些外国人臣服于君主陛下，凡是不肯听从、不愿驯服的，就加以歼灭”（见第 61 号文件）。此后，沙俄哥萨克还不断侵犯我国领土，这方面的记载也屡见不鲜。1676 年，俄国斯帕法里使团前来中国时，一个在中国居住的俄国人向他们提供情报并出谋献策说，由于中国正在进行内战，帝国十分虚弱，“如果现在大君主（指沙皇）在达斡尔地区的军队有二千人，那就不仅可以把整个达斡尔地区，而且可以把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的全部地方都置于大君主的统治之下”（见第 197 号文件）。这番狂言虽然出自一个小人物之口，却反映了老沙皇的侵略野心。直到二百多年以后，最后一个老沙皇尼古拉二世还妄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

既要“纳贡”，又要“归顺”，否则就要把人家“通统灭绝”，还要一直侵占到长城脚下——这就是沙皇的“睦邻政策”，在这里，老沙皇的扩张主义嘴脸已经暴露无遗。

本书编者千方百计地篡改、伪造历史资料，歪曲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的历史真相，为老沙皇的侵略罪行进行辩护，其目的是为新沙皇的侵略扩张和反华制造舆论，为苏修的霸权主义政策效劳。但是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尽管苏修御用文人挖空心思地为老沙

皇遮羞，结果还是露出了马脚。本书所收集的某些资料，正好给人们提供了老沙皇侵略中国的铁证。苏修玩弄歪曲、篡改、伪造历史的卑劣手法，完全是枉费心机，其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夏思 1977 年 11 月

目　录

俄中关系的形成…… 1
古文献导引……36
第 1 号文件……47
1609 年，不早于 3 月 18 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瓦·瓦·沃伦斯基为托木斯克哥萨克骑兵伊·别洛戈洛夫及其同伴奉派出访蒙古阿勒坛汗和中国没有成功事呈喀山宫廷衙门的报告
第 2 号文件……49
1615 年 1 月。——外务衙门所编 1604——1605 年与英国使臣托·史密斯关于是否让英国商人过境至印度和中国的谈判记要摘录
第 3 号文件……52
1616 年 5 月 1 日。——英国使臣约·麦里克向外务衙门所提请求的要点
第 4 号文件……53
1616 年 5 月 2 日。——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谕旨的笔录摘要：把就英国使臣约·麦里克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即关于探寻前往中国的通路的谈判暂时延期至约·麦里克由瑞典归来后举行）通知该使臣
第 5 号文件……54
1616 年 10 月 20 日至 12 月 29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就军役人员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往访卡尔梅克人及遇见中国使臣的情况呈外务衙门的报告摘要

第 6 号文件……56
不早于 1616 年 11 月 22 日。——托木斯克哥萨克瓦西利·阿南宁为在库兹涅茨克和吉尔吉斯等地效劳及到蒙古阿勒坛汗处出使请求赏赐事呈托木斯克官署的申请书
第 7 号文件……58
1616 年 12 月 15 日。——军役人员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关于到阿勒坛汗那里出使的情况在托木斯克官署的答问词
第 8 号文件……63
1616 年 12 月 29 日至 31 日之间。——军役人员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就其卡尔梅克地区之行以及在彼处会晤中国使者等事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摘要
第 9 号文件……67
1616 年，不早于 12 月 29 日。——军役人员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为其蒙古国之行请求赏赐事呈外务衙门的申请书
第 10 号文件……69
1616 年 12 月 31 日。——贵族杜马关于同中国、蒙古和布哈拉汗国交往问题的决议
第 11 号文件……70
1617 年，不早于 2 月 2 日。——军役人员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就前往阿勒坛汗处一事在托博尔斯克官署的答问词摘要
第 12 号文件……72
1617 年 2 月 2 日至 3 月 19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为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归来事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13 号文件……73
1617 年 2 月 3 日。——托博尔斯克官署接待蒙古阿勒坛

汗的使臣斯卡扬·麦尔根及其同僚的记录摘要——使臣们提供的关于邻国的情况

第 14 号文件……75

1617年，不早于3月19日。——军役人员伊·丘绸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就1616年夏前往阿勒坛汗处一事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摘要

第 15 号文件……78

1617年，不早于4月6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费·瓦·鲍鲍雷金为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马·特鲁勃恰尼诺夫前往中国事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的报告

第 16 号文件……79

1617年6月20日。——英国使臣约·麦里克与大贵族费·伊·舍列麦捷夫及其僚属就是否让英国商人前往印度和中国一事的会谈记录摘要

第 17 号文件……83

1617年6月27日。——贵族杜马就英国使臣约·麦里克所提问题作出的决定的笔录摘要

第 18 号文件……85

1617年6月28日。——商人伊·阿·尤金等人就是否让英国商人寻找前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一事在贵族杜马的答问词摘要

第 19 号文件……86

1617年7月1日以前。——外务衙门为告知俄国与中国交往的情况，给赴瑞典的使臣费·彼·巴里亚京斯基及其僚属的训令摘要

第 20 号文件……88

1617年7月1日。——外务衙门在斯·伊·沃伦斯基和秘书官马·波兹杰耶夫率派出使英国时给这两位使臣的训

令摘要——关于英国商人经过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事
第 21 号文件……92
1617 年 7 月 9 日。——英国使臣约·麦里克和大贵族费·伊·舍列麦捷夫及其僚属关于探寻前往中国的道路的会谈记录摘要
第 22 号文件……93
1617 年 7 月 9 日。——费·伊·舍列麦捷夫和德·米·波扎尔斯基转交给使臣约·麦里克的信件摘要，此信附有答复他关于寻找前往中国道路的来信的笔录
第 23 号文件……95
1618 年 4 月 26 日。——俄国使臣与瑞典大臣约·史密特的会谈记录摘要——告知俄中交往的情况
第 24 号文件……96
1618 年 9 月 1 日和 4 日之间。——中国神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
第 25 号文件……98
1619 年 5 月 16 日以前。——蒙古阿勒坛皇帝就派遣使者以及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伊·彼特林及其同伴从中国归来等事致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皇帝的国书
第 26 号文件……100
1619 年，迟于 5 月 16 日。——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撰写的中国和蒙古见闻记
第 27 号文件……120
1619 年 7 月 6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为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伊·彼特林及安·马多夫从中国返回事致喀山宫廷衙门的报告
第 28 号文件……121
1619 年 9 月 23 日。——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在索尔多格镇关于他的中国之行情况的说明

第 29 号文件 ……123
1619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10 日之间。——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等人就他们旅行中国的情况在喀山宫廷衙门的答问词
第 30 号文件 ……127
1619 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为装备军役人员瓦·丘绵涅茨及安·沙雷金以便前往中国事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费·瓦·鲍鲍雷金的公文
第 31 号文件 ……129
1620 年 1 月。——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和安·马多夫为中国之行请求奖赏呈外务衙门的申请书
第 32 号文件 ……131
1620 年 1 月。——外务衙门为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和安·马多夫陪送阿勒坛汗的使臣回国及完成中国之行请求奖赏的报告提要
第 33 号文件 ……133
1620 年 5 月。——外务衙门就不宜与蒙古和中国发生关系并且就探听这些国家的消息等事转发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马·米·戈东诺夫的诏书
第 34 号文件 ……136
1629 年，迟于 3 月 1 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尼·霍赫里亚科夫和阿尼卡·安德列耶夫前往吉尔吉斯王公伊舍伊处的旅差报告摘要——关于中国事件的消息
第 35 号文件 ……137
1629 年，早于 7 月 2 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政长官安·杜宾斯基就察哈尔汗占领中国的传闻呈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尼·特鲁别茨科伊的报告
第 36 号文件 ……138
1631 年 3 月。——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卡兹·卡里亚金使

团到阿勒坛汗处的出使报告摘要——关于中国事件的消息
第 37 号文件 ……140
1631 年 11 月 2 日。——在托木斯克接见蒙古阿勒坛汗使臣巴克·巴伊加尔·巴伊萨耶夫的记录摘要——关于中国事件的消息
第 38 号文件 ……141
1635 年 1 月 4 日。——亚·叶·图哈切夫斯基使团到阿勒坛汗处的出使报告摘要——关于中国的消息
第 39 号文件 ……142
1635 年，不早于 10 月 8 日。——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和哥萨克谢·谢皮奥特金为请求派赴中国事致外务衙门的呈文
第 40 号文件 ……143
1635 年，不早于 10 月 8 日。——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和哥萨克谢·谢皮奥特金就他们打算去中国一事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
第 41 号文件 ……145
1635 年 11 月 29 日。——在外务衙门接见蒙古使臣达尔罕康津一行的谈话记录摘要——使臣关于蒙古与中国边界情况的报道
第 42 号文件 ……146
1636 年 1 月 28 日。——外务衙门通译普·弗拉斯科伊与阿勒坛汗和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的使臣等关于中国情况的谈话记录
第 43 号文件 ……148
1637 年，不迟于 2 月 4 日。——蒙古阿勒坛汗就同意让俄国使臣过境前往中国事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信件
第 44 号文件 ……150

1637年，早于7月2日。——西藏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为加入俄籍、进献贡物以及中国之行的安全等事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呈文

第 45 号文件 ……154

1637年10月27日。——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接见蒙古使臣时的谈话记录摘要——使臣关于中国和唐古特国情况的报道摘要

第 46 号文件 ……155

1638年1月20日。——外务衙门根据阿勒坛汗和达因·麦尔根-兰珠喇嘛同意让俄国使团过境前往中国一事的文书所草拟的报告提要摘录

第 47 号文件 ……156

1639年3月10日或11日。——蒙古阿勒坛汗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文书其中有中国情况介绍并表示愿意负责护送俄国使臣前往中国

第 48 号文件 ……159

1639年3月10日或11日。——蒙古塔邦杜拉尔-宰桑为请派携带"礼品"的使臣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文书

第 49 号文件 ……160

1639年，迟于4月8日。——军役贵族瓦·斯塔尔科夫使团到蒙古阿勒坛汗处的出使报告摘要——关于让俄国使臣过境去中国的谈判和关于中国情况的报道

第 50 号文件 ……162

1641年5月30日。——雅库次克官署为探寻前往中国的道路事给别列佐夫城五十人长马尔丁·瓦西利耶夫和十人长阿夫克先季·阿尼克耶夫的训令摘要

第 51 号文件 ……164

1642年，早于9月20日。——中国思宗皇帝致沙皇米哈

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
第 52 号文件 ……165
1642 年，不早于 9 月 20 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谢·瓦·克卢勃科夫-莫萨利斯基为塔拉哥萨克骑兵叶·维尔申宁在蒙古台吉俗清的乌卢斯逗留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呈文
第 53 号文件 ……168
1645 年，早于 5 月 2 日。——蒙古阿勒坛皇帝就断绝关系的原因和拒绝让俄国使臣过境到清帝国事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
第 54 号文件 ……170
1647 年 6 月 29 日。——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十人长康士坦丁·伊凡诺夫一行就到蒙古塔邦图鲁海那里出使事在叶尼塞斯克官署的陈述
第 55 号文件 ……173
1648 年 10 月 20 日。——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波哈鲍夫就前往车臣汗处并试图从彼处再往博格德王公处等事在托博尔斯克官署的答问词
第 56 号文件 ……177
1650 年 7 月 9 日。——雅库次克官署为远征达斡尔事给专差军役人员叶·帕·哈巴罗夫的训令摘要
第 57 号文件 ……181
1650 年，不早于 7 月 9 日。——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为纳入俄籍事致博格德王公的文书
第 58 号文件 ……183
1651 年 7 月 27 日。——雅库次克官署为派遣雅库次克军役人员特·叶·切奇金一行前往沙姆沙康王公处一事给专差军役人员叶·帕·哈巴罗夫的训令
第 59 号文件 ……185

1651 年 7 月 27 日。——雅库次克官署就前往沙姆沙康王公处一事给军役人员特·叶·切奇金一行的训令

第 60 号文件 ……186

1651 年 7 月 27 日前后。——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为纳人俄籍事致沙姆沙康王公的文书

第 61 号文件 ……190

1652 年，不早于 8 月 1 日。——专差军役人员叶·帕·哈巴罗夫为远征阿穆尔河事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的报告摘要

第 62 号文件 ……197

1652 年 8 月 30 日。——卡尔梅克使臣库舒奇涅伊就达斡尔及其邻国边境情况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

第 63 号文件 ……200

1652 年 11 月 23 日。——财务衙门为派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叶日巴勃·谢伊托夫前来以备咨询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第 64 号文件 ……201

1652 年 11 月 30 日。——财务衙门为让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与费·伊·巴伊科夫同行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第 65 号文件 ……202

不早于 1652 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阿·菲·帕什科夫就石勒喀河居民的情况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摘要

第 66 号文件 ……203

1653 年 1 月 21 日。——为派遣费·伊·巴伊科夫到西伯利亚经商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瓦·伊·希尔科夫的诏书

第 67 号文件 ……205

1653 年 2 月 4 日。——财务衙门为派遣费·伊·巴伊科夫前往西伯利亚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第 68 号文件 ……206
1653 年 8 月 20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瓦·伊·希尔科夫为费·伊·巴伊科夫到达托博尔斯克和派遣商队前往清帝国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69 号文件 ……213
1653 年，不早于 12 月 3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瓦·伊·希尔科夫为军役贵族格·乌沙科夫一行到卡尔梅克的阿勃莱台吉处以及阿勃莱台吉答应护送彼得·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到清帝国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70 号文件 ……217
1654 年 2 月 2 日。——财务衙门就草拟给费·伊·巴伊科夫前往清帝国的训令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第 71 号文件 ……218
1654 年 2 月 2 日至 16 日之间。——财务衙门为出使清帝国事给费·伊·巴伊科夫的训令
第 72 号文件 ……237
1654 年 2 月 11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派遣费·伊·巴伊科夫出使事致清世祖皇帝的国书
第 73 号文件 ……241
1654 年 2 月 16 日。——为尽速派遣西伯利亚哥萨克彼·马利宁和布哈拉人巴布尔·叶尔巴巴耶夫等人前去清帝国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韦尔霍图里耶军政长官列·季·伊兹马伊洛夫的诏书
第 74 号文件 ……243
1654 年 6 月 25 日至 1657 年 7 月 31 日。——费·伊·巴伊科夫使团赴清帝国的出使报告
第 75 号文件 ……278
1654 年 8 月 2 日至 31 日之间。——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就其队伍在阿穆尔河的行动和同满洲军队

冲突等事呈雅库次克军政长官米·谢·洛迪任斯基的报告
第 76 号文件 ……286
1654 年，不迟于 8 月 31 日。——阿穆尔志愿军役人员亚科夫·尼基京等人致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的申请书，其中有向阿穆尔河进军以及同满洲军人发生冲突情况的记述
第 77 号文件 ……287
1654 年，不早于 11 月 11 日。——秋明军政长官尼·伊·叶利杰津就卡尔梅克使臣即将到达秋明以及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在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逗留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78 号文件 ……290
不早于 1654 年 12 月 12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委任阿·菲·帕什科夫为达斡尔地区的军政长官事给他的训令摘要
第 79 号文件 ……296
1655 年 3 月 15 日。——就管理阿穆尔河一带贡民和询问特·叶·切奇金使团的遭遇等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达斡尔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等人的诏书
第 80 号文件 ……298
1655 年，不早于 4 月 4 日。——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为满洲军队包围呼玛尔寨事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米·谢·洛迪任斯基的报告
第 81 号文件 ……304
1655 年 6 月 7 日。——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为呼玛尔寨驻军太少、粮食不足以及因满洲军队来犯形势危急等事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米·谢·洛迪任斯基的报告
第 82 号文件 ……308
1656 年 7 月 22 日。——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

诺夫为他的队伍进军阿穆尔以及满洲人强行迁走达斡尔居民等事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米·谢·洛迪仁斯基的报告

第 83 号文件 ……313

1657 年 3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清廷回国离开托博尔斯克前往莫斯科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84 号文件 ……316

1657 年 3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官署编制的清世祖皇帝的礼品清单

第 85 号文件 ……317

1657 年，早于 3 月 20 日。——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为递送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在清帝国逗留的消息致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

第 86 号文件 ……318

1657 年，早于 9 月 5 日。——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为请求派往清帝国事递交外务衙门的申请书

第 87 号文件 ……319

1657 年 9 月 5 日。——财务衙门为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往清帝国及卡尔梅克台吉处一事给他们的训令

第 88 号文件 ……322

1657 年 9 月 29 日。——为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到清帝国一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的诏书

第 89 号文件 ……324

1657年9月30日。——西伯利亚衙门就发给塔拉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训令、通行文牒和致清帝国的国书等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第 90 号文件 ……325

1657年10月4日。——外务衙门为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往清帝国事给他们的训令

第 91 号文件 ……329

1657年10月5日。——外务衙门为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往清帝国事给他们的训令

第 92 号文件 ……334

1657年，不迟于10月10日。——外务衙门关于草拟由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带到费·伊·巴伊科夫那里的国书一事的记录

第 93 号文件 ……334

1657年10月10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请求清帝国放回费·伊·巴伊科夫致清世祖皇帝的国书

第 94 号文件 ……338

1657年11月25日。——财务衙门为发送诏书至托博尔斯克令费·伊·巴伊科夫携带中国货物返回莫斯科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第 95 号文件 ……339

1657年12月12日。——西伯利亚衙门为从费·伊·巴伊科夫处收回部分皇款事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的诏书

第 96 号文件 ……340

1658年2月28日。——财务衙门为更换由伊·斯·佩尔

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送往清帝国的国书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第 97 号文件 ……341

1658 年，不早于 3 月 16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伊·布伊诺索夫 - 罗斯托夫斯基为从清帝国回来的费·伊·巴伊科夫由托博尔斯克前往莫斯科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98 号文件 ……342

1658 年 3 月 10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派遣信使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出使清帝国事致清世祖皇帝的国书

第 99 号文件 ……344

1658 年，不早于 6 月 18 日。——达斡尔军政长官阿·菲·帕什科夫为达斡尔军役人员的船只在石勒喀河被满洲军队击毁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00 号文件 ……346

1658 年 7 月 29 日。——达斡尔军政长官阿·菲·帕什科夫因汉语通译季莫费伊·伊凡诺夫已去莫斯科不能派遣使团去清帝国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01 号文件 ……348

1659 年 3 月 7 日。——摘自皇库衙门的收入帐册——由财务衙门转来的费·伊·巴伊科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运回的中国货物底帐

第 102 号文件 ……351

1659 年 10 月 3 日。——达斡尔军队头领阿·菲·彼得里洛夫斯基及其同伴就满洲军队和俄国军队在阿穆尔河发生冲突一事在叶尼塞斯克官署的答问词

第 103 号文件 ……353

1660 年 9 月 4 日。——达斡尔军役人员阿·菲·彼得里洛

夫斯基及其同伴就进军阿穆尔一事在西伯利亚衙门的答问词
第 104 号文件 ……356
1661 年，不早于 7 月 8 日。——雅库次克军政长官伊·费·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为达斡尔军役人员遭到清军袭击撤到雅库次克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05 号文件 ……357
1662 年 2 月 26 日。——卡尔梅克台吉阿勃莱的使臣伊尔卡阿匈就卡尔梅克各乌卢斯内部的关系和赴清帝国的道路等事在喀山宫廷衙门的答问词
第 106 号文件 ……359
1662 年 7 月 8 日至 11 月 1 日之间。——塔拉军政长官斯·斯·伊兹马伊洛夫为派遣从清帝国返回的信使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前往莫斯科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07 号文件 ……360
1666 年 3 月 6 日。——西伯利亚衙门关于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运送货物到清帝国出售事的谕旨的记录
第 108 号文件 ……361
1666 年 3 月 7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关于由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运送外国货物到清帝国出售一事的谕旨
第 109 号文件 ……362
1666 年 3 月 7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关于由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把在莫斯科购买的货物运往托博尔斯克以便在清帝国和蒙古出售的谕旨
第 110 号文件 ……362
1666 年 3 月 9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向雅罗斯拉夫尔下

达谕旨购买雅罗斯拉夫尔货物运往清帝国出售事致科斯特罗姆公署的公函

第 111 号文件 ……363

1666 年 3 月 10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运货到清帝国经商事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安·戈利津的诏书

第 112 号文件 ……365

1666 年 3 月 10 日。——西伯利亚衙门编制的由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自莫斯科运往清帝国的货物清单

第 113 号文件 ……366

1666 年 3 月 10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向保护谢伊特库尔车队的军役人员提供车马事致驿站衙门的公函

第 114 号文件 ……367

1666 年 3 月 14 日。——财务衙门编制的费·伊·巴伊科夫、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清帝国运回货物的记事摘录

第 115 号文件 ……372

1666 年 3 月 21 日。——财务衙门为发送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出使报告以及彼·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往清帝国的出使报告原本丢失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第 116 号文件 ……373

1666 年 3 月。——西伯利亚衙门为前往清帝国事给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的训令

第 117 号文件 ……374

1666 年 5 月 26 日至 9 月 27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

长官阿·安·戈利津为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携带要在清帝国出售的货物到达托博尔斯克事给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18 号文件 ……377

1666 年 5 月 26 日至 9 月 27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官署编制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莫斯科运来将在清帝国出售的货物清单

第 119 号文件 ……379

1666 年 7 月 17 日。——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托博尔斯克官署对即将出使清帝国的行装和路线的说明

第 120 号文件 ……380

1667 年 6 月 12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调用发给费·伊·巴伊科夫的训令的抄本和由他带往清帝国的国书的抄本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第 121 号文件 ……381

1667 年 8 月 30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调用发给费·伊·巴伊科夫的训令抄本和由他带往清帝国的国书的抄本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第 122 号文件 ……382

1667 年 12 月 27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调用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赴清帝国的存档文件抄本致财务衙门的公函

第 123 号文件 ……383

1668 年 2 月 15 日。——叶尼塞斯克官署就前往蒙古汗达希珲台吉处引导他宣誓效忠俄国并探明通往清帝国的路线等事给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马·佩尔菲利耶夫的训令

第 124 号文件 ……388

1668 年，早于 2 月 18 日。——卡尔梅克恰书台吉致沙皇阿

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
第 125 号文件 ……389
1668 年 3 月 9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派遣托博尔斯克布哈拉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前往清帝国事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伊·戈东诺夫的诏书
第 126 号文件 ……391
1668 年 7 月 13 日至 9 月 31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伊·戈东诺夫为让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带领商队前往清帝国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27 号文件 ……393
1668 年 7 月 13 日至 9 月 31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官署拟定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名单
第 128 号文件 ……394
1668 年，早于 12 月 6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伊·戈东诺夫为派遣布哈拉人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赴清帝国而让卡尔梅克恰甘台吉的使臣前往莫斯科事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129 号文件 ……397
1669 年 9 月 1 日至 1670 年 3 月 3 日之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关于传闻满洲军队逼临涅尔琴斯克各寨事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的报告
第 130 号文件 ……398
1669 年，不早于 12 月 10 日。——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为满洲使者沙拉尔达伊一行到达涅尔琴斯克事呈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31 号文件 ……400

1670年，不早于3月3日。——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西·奥·阿尼奇科夫为满洲军队即将逼近涅尔琴斯克各寨事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的信件

第132号文件 ……401

1670年4月13日。——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向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米洛瓦诺夫等人下达的前往清帝国的训令

第133号文件 ……403

1670年，早于4月15日。——为要求遣返鄂温克王公根特木尔事理藩院以清圣祖名义写给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的文书

第134号文件 ……405

1670年4月18日至8月11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十人长伊·米洛瓦诺夫等人在涅尔琴斯克官署递交的出使清帝国的旅差报告

第135号文件 ……407

1670年5月。——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就满洲使者沙拉岱一行到达涅尔琴斯克以及派遣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十人长伊·米洛瓦诺夫赴清帝国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136号文件 ……409

1670年6月，不早于28日。——清圣祖就伊·米洛瓦诺夫到达北京一事由理藩院发出的致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

第137号文件 ……410

1670年8月16日。——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为伊·米洛瓦诺夫使团返回涅尔琴斯克，卜奎副都统孟格德随同前来事呈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138号文件 ……413

1670 年 8 月 11 日至 31 日之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为伊·米洛瓦诺夫使团返回和卜奎副都统孟格德随同前来事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伊·戈东诺夫的报告

第 139 号文件 ……416

1671 年，不早于 2 月 13 日。——雅库次克军政长官伊·彼·巴里亚京斯基为满洲军队围困阿尔巴津寨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40 号文件 ……419

1671 年，不早于 3 月 27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鲍·列普宁为搜集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自清帝国返回的消息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尼·安·维安亚米诺夫的公函

第 141 号文件 ……420

1671 年 8 月 29 日。——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米洛瓦诺夫及其同伴关于出使清帝国情况在西伯利亚衙门的答问词

第 142 号文件 ……428

1671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29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鲍·列普宁为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清帝国归来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43 号文件 ……429

1671 年 10 月 11 日。——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哥萨克伊·塔鲁京在托博尔斯克官署所作的关于清帝国之行的陈述

第 144 号文件 ……436

1671 年，不早于 10 月 11 日。——在托博尔斯克官署开列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在中国进行贸易的货物清单

第 145 号文件 ……440

1671 年 12 月 14 日。——为命令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托博尔斯克运送中国货物到莫斯科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鲍·列普宁的诏书

第 146 号文件 ……441

1672 年 1 月 31 日以后。——西伯利亚衙门撰写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清帝国进行贸易的情况摘录

第 147 号文件 ……445

1672 年 3 月 1 日。——西伯利亚衙门关于一些中国纺织品使用情况的记录

第 148 号文件 ……446

1672 年 6 月 25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向军役人员分发中国货物事给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的指令

第 149 号文件 ……447

1672 年 7 月 30 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为运送武器以抵御满洲军队事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的公函

第 150 号文件 ……448

1672 年 8 月 8 日。——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和工商民阿·瑟罗米亚特尼科夫、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其他人员就运送何种货物去清帝国以及从清帝国运回何种货物有利可图一事在西伯利亚衙门的答问词

第 151 号文件 ……450

1672 年 8 月 12 日至 31 日。——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Я.П. 沃尔康斯基为卜奎副都统孟格德来到涅尔琴斯克事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的报告

第 152 号文件 ……452

1672 年 8 月 12 日至 31 日之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Я. П. 沃尔康斯基为请求派军役人员保卫涅尔琴斯克寨以防满洲军队进犯事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的报告

第 153 号文件 ……454

1672 年 8 月 23 日。——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运回的中国货物在途中损坏的清单

第 154 号文件 ……455

不早于 1672 年 9 月 1 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就由于向清帝国出售貂皮致使实物贡和关税减少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55 号文件 ……457

1672 年 11 月 22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向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接收未售出的中国货物事给皇库宣誓公务员的指令

第 156 号文件 ……457

1673 年 2 月 4 日。——外务衙门为派遣以外务衙门翻译官尼·加·斯帕法里为首的使团赴清帝国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第 157 号文件 ……458

1673 年 2 月 17 日。——就审查出售中国货物的帐册之后，让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宣誓公务员返回托博尔斯克一事，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米·萨尔蒂科夫的诏书

第 158 号文件 ……460

1673 年 2 月 17 日。——就向随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赴清帝国的托博尔斯克鞑靼人和布哈拉商人追回欠款一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米·萨尔蒂科夫的诏书

第 159 号文件 ……461

1673 年 2 月 17 日。——西伯利亚衙门开列的从清帝国回来的托博尔斯克鞑靼人和布哈拉商人的债务清单

第 160 号文件 ……462

1673 年 2 月 27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关于发给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些中国货物作为犒劳的谕令

第 161 号文件 ……462

1673 年 4 月。——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就满洲军队可能进犯涅尔琴斯克寨一事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的公函

第 162 号文件 ……463

1673 年 8 月。——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米·瓦·普里克隆斯基为派赴蒙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及其弟兄西第什里·巴图尔珲台吉处颁发沙皇赏礼并谈判让俄国使团过境赴清帝国事给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马·佩尔菲利耶夫的训令

第 163 号文件 ……466

1674 年 2 月 5 日至 12 日之间。——摘自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抄：关于蒙古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的到来

第 164 号文件 ……467

1674 年 2 月 7 日。——蒙古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关于可以通过蒙古领土前往清帝国事

第 165 号文件 ……469

1674 年 2 月 19 日。——珍宝馆首饰行家开列的蒙古使臣运来的中国货物的价目单

第 166 号文件 ……470

1674 年 2 月 19 日至 25 日之间。——摘自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摘：关于厄鲁特王公噶尔丹·博硕克图和策妄·拉布坦

的使团于 1673 年— 1674 年前来莫斯科事
第 167 号文件 ……472
1674 年 2 月 25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答复台吉们的要求致蒙古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的谕旨
第 168 号文件 ……474
1674 年 2 月。——就已让蒙古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离开莫斯科一事由外务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米·萨尔蒂科夫的诏书
第 169 号文件 ……476
1674 年，不早于 4 月 1 日。——西伯利亚衙门编写的录抄中保存的关于运送货物前往清帝国出售一事的报告
第 170 号文件 ……481
1674 年，不迟于 7 月 13 日。——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抄中保存的关于配备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报告
第 171 号文件 ……482
1674 年 7 月 13 日。——外务衙门为调用费·伊·巴伊科夫使团的文件事致财务衙门的公函
第 172 号文件 ……483
1674 年 7 月 13 日。——外务衙门为要求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斯·瓦·波里亚科夫携带他所绘制的地图前来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第 173 号文件 ……484
1674 年 7 月 13 日。——外务衙门为调首饰匠伊凡·尤里耶夫参加尼·加·斯帕法里使团事致武器馆的公函
第 174 号文件 ……485
1674 年 7 月 14 日。——外务衙门为调取圣书供尼·加·斯帕法里使团之用一事致印刷局的公函
第 175 号文件 ……485

1674 年 7 月 15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提供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斯·瓦·波里亚科夫绘制的地图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第 176 号文件 ……488

1674 年，不早于 7 月 17 日。——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抄：关于前往清帝国的路线

第 177 号文件 ……492

1675 年，不迟于 2 月 18 日。——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抄：关于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带去赠送清圣祖的礼品

第 178 号文件 ……494

1675 年 2 月 22 日。——西伯利亚衙门就前往清帝国的路线问题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第 179 号文件 ……498

1675 年早于 2 月 28 日。——外务衙门为派遣尼·加·斯帕法里使团而编写的关于清帝国边界情况的录抄

第 180 号文件 ……499

1675 年 2 月 28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尼·加·斯帕法里出使一事致清圣祖皇帝的国书

第 181 号文件 ……502

1675 年 2 月 28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取道厄鲁特珲台吉噶尔丹·博硕克图的乌卢斯前往清帝国事致该珲台吉的文书

第 182 号文件 ……503

1675 年 2 月 28 日。——外务衙门为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事给他的训令

第 183 号文件 ……519

1675 年 2 月 28 日——1676 年，不早于 7 月 20 日。——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的出使报告

第 184 号文件 ……691

1675年,不迟于3月3日。——尼·加·斯帕法里领取中国书籍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给外务衙门的收据。
第185号文件 ……691
1675年,不早于3月30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米·萨尔蒂科夫就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到达托博尔斯克和赴清帝国的路线问题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186号文件 ……695
1675年4月15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莫斯科到托博尔斯克途中情况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187号文件 ……698
1675年5月2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托博尔斯克动身到叶尼塞斯克的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188号文件 ……700
1675年,不迟于5月2日。——托博尔斯克官署编制的随同使者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名册
第189号文件 ……702
1675年5月10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托博尔斯克到萨马罗夫斯克驿站途中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190号文件 ……704
1675年5月24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萨马罗夫斯克驿站到苏尔古特途中情况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191号文件 ……705
1675年6月5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从苏尔古特到纳雷姆途中情况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192号文件 ……706
1675年6月5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前往纳雷姆途中情况致外务衙门法官阿·谢·马特维耶夫的信件
第193号文件 ……707
1675年,不早于6月20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米·

瓦·普里克隆斯基为把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安齐福尔·伊凡诺夫等人从清帝国运来的货物送往莫斯科事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米·萨尔蒂科夫的公函

第 194 号文件 ……709

1675 年，7 月 9 日以前。——蒙古土谢图汗为要求归还俘虏，否则不许俄国使臣和商人过境前往清帝国事致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

第 195 号文件 ……711

1675 年，不早于 7 月 9 日。——尼·加·斯帕法里就他的使团到达叶尼塞斯克以及报告从蒙古使臣处获悉的清帝国情况致外务衙门法官阿·谢·马特维耶夫的信件

第 196 号文件 ……714

1675 年，不早于 7 月 18 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米·瓦·普里克隆斯基关于为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准备船只事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197 号文件 ……715

1675 年 7 月 19 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他从纳雷姆到叶尼塞斯克途中情况和商人加夫里拉·罗曼诺夫等人在清帝国的情况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198 号文件 ……720

1675 年 7 月 20 日。——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季莫费伊·伊凡诺夫等人在叶尼塞斯克官署就达斡尔人请求加入俄罗斯国籍和阿尔巴津军役人员攻打满洲军队等事所作的叙述

第 199 号文件 ……722

1675 年，不早于 7 月 19 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米·瓦·普里克隆斯基就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尼·切尔尼戈夫斯基率领军队去根河攻打满洲军队一事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200 号文件 ……723

1675 年 9 月 7 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到伊尔库次

克寨途中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201 号文件 ……725
1675 年 9 月 28 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横渡贝加尔湖的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202 号文件 ……727
1675 年 11 月 9 日。——涅尔琴斯克官署就前往清帝国边境城市通知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即将到达一事给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米洛瓦诺夫等人的训令
第 203 号文件 ……728
1675 年 12 月 19 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使团从色楞格斯克村庄到涅尔琴斯克的途中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204 号文件 ……734
1675 年 12 月 19 日至 1676 年 3 月 25 日之间。——巴尔古津头领鲍·涅斯维塔耶夫就传达尼·加·斯帕法里的报告事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帕·亚·舒利金的报告
第 205 号文件 ……735
不迟于 1675 年。——机密衙门草拟的去印度和中国路线调查概述
第 206 号文件 ……737
不迟于 1675 年。——机密衙门草拟的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路线概述
第 207 号文件 ……739
1676 年 2 月 18 日。——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米洛瓦诺夫就清帝国之行在卜奎向尼·加·斯帕法里所作的答问词
第 208 号文件 ……741
1676 年，不早于 4 月 8 日。——阿尔巴津总管费奥多尔·叶夫谢维耶夫就尼·加·斯帕法里使团从清帝国回来之前暂不派人向阿穆尔河和结雅河一带远征一事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帕·亚·舒利金的报告

第 209 号文件 ……742
1676 年 4 月 15 日至 17 日之间。——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涅尔琴斯克至清帝国边境途中情况和在卜奎同满洲官员进行谈判的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210 号文件 ……782
1676 年 6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瓦·舍列麦捷夫为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已由涅尔琴斯克动身事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211 号文件 ……784
1676 年，不早于 10 月 11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瓦·舍列麦捷夫为伊·米洛瓦诺夫使团返回托博尔斯克事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212 号文件 ……785
1679 年 9 月 1 日至 1681 年 8 月 31 日之间。——色楞格斯克军政长官伊·弗拉索夫就尼·加·斯帕法里留在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伊凡·阿法纳西耶夫处的货物问题呈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第 213 号文件 ……786
1680 年 1 月 2 日。——宫廷营造衙门向尼·加·斯帕法里购买中国织物的记录
第 214 号文件 ……787
1683 年 12 月 31 日。——外务衙门为奖赏尼·加·斯帕法里事致皇库衙门的公函
附录 ……789
注释 ……791
名词解释 ……861
人名索引 ……864
地名索引 ……919
本书引用的书籍、论文、档案资料译名对照表 ……947
译后记 ……962

俄中关系的形成

俄中关系的历史约有三百年。两国的关系始于十七世纪的头十年，虽然早在十三世纪蒙古人侵时期，以及在十五——十六世纪从中亚细亚商人和欧洲地理学家那里，就有关于中国的某些片断消息传到罗斯，但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俄国人才仿佛从地理、政治和经济方面发现中国，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两国边界才逐渐接近起来。

十七世纪标志着俄国历史上新时期的开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俄国的手工业达到了小商品生产的水平，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大型手工业工场企业。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增长促进了市场联系的形成和扩大。全俄市场开始逐渐形成。用列宁的话来说，这个过程的特点是："这一切（分散的、封建的——本文作者 B.米亚斯尼科夫）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融合……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1] 俄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在继续。十七世纪时，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同时，西伯利亚辽阔土地的并入俄国和向西伯利亚移民在这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

在对外政策方面，俄国竭尽全力地、始终不渝地力图解决它所面临的任务：巩固西部边界，打开波罗的海的通路，与克里木汗国和土耳其作斗争，发展与东方各国的贸易。与十六世纪相比，俄国

1 弗·伊·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 卷，第 22 页。

在对外政策上的新因素是扩大与中亚各国、蒙古和中国的旧关系和建立新联系。这是俄罗斯人通过西伯利亚的辽阔地带向东方迅速推进的结果。

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十七世纪的头几十年和随后的一些年份有着重大的差别。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在国家的经济和
6 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出现了大动荡的现象，这是与波兰-瑞典的武装干涉和农民战争有关。随着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的胜利结束，经济上得到逐步的恢复和繁荣，俄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加强。

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正经历着严重的内部危机，而且伴随着日益加剧的外患——满洲侵略者的入侵。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上半期，明朝（1368——1644年，它是由于中国人民对蒙古入侵进行了解放斗争而取得政权的）继续统治中国。国内土地逐渐集中到封建主手中，农民大众日益贫困，在存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村公社的情况下，大私有者的领地上出现了雇佣劳动。

这个时候生产已相当繁荣。在一些部门中，例如在棉织业、丝织业、陶瓷业中，已经有了大型的官营企业，也已经有了使用雇佣工人劳动的私人手工业工场。

手工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增长，促使工商业中心的城市纷纷兴起。商人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着大量的交易。然而，早先同南洋各国繁荣的对外贸易在明末却急剧地衰落下去，这是因为欧洲人——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稍后的荷兰和英国商人侵入这个地区的缘故。

早在十六世纪初(1516年)，中国初次同那些企图在中国南方沿海立足的西欧殖民者发生接触。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和荷兰舰队经常侵犯中国沿海岛屿。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天主

教传教士除了传播基督教之外，还千方百计搜集“天朝”的各种情报。

严重的威胁从东北逼临中国，因为源于女真族的满洲人已于十六世纪末在东北方崛起。

满洲人为努尔哈赤汗(1575—1626 年)①所统一，并从 1609 年起停止向明帝国纳贡。1616 年，努尔哈赤为了表示他继承女真国，就自称为金朝皇帝。他的儿子阿巴海（1626—1644 年)控制了辽东，移都盛京(沈阳)，改国号为清。这些年来，满洲人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征战，将其统治范围扩大到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并袭击过朝鲜。

封建官僚上层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迫引起了中国反封建运动的蓬勃发展，后来发展成为农民战争。1626 年②，农民起义在陕西开始，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并不断取得一些胜利。到 1644 年，起义军在李自成率领下占领了北京，推翻了明朝。当时中国的封建主与满洲人相勾结，为驻扎在长城附近的满洲军队打开边境防线。满军随之侵入中国。北京失陷后，阿巴海迁都于此。中国从此陷入异族满洲人王朝的桎梏之下，汉族的国家体制实质上被消灭了。十七世纪整个下半期几乎都是在中国人民不断反抗满洲征服者的斗争中度过的；直到八十年代，满洲征服者才将中国南部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

清朝从满族封建上层的朝廷利益出发，也为了满足中国封建主的贪欲，实行了掠夺性政策；除了中国之外，其他许多邻国也都成了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　　*　　*

十七世纪初俄中建立关系时，两国之间有一片辽阔地带，居住

① 此处年代应为 1559 至 1626 年。——译者

② 起义在陕西爆发的时间应为 1627 年，即明天启七年。——译者

着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当时在莫斯科，人们对于俄国东部边界和明帝国之间的辽阔土地几乎一无所知。由于缺乏确切的知识，便产生了一种错误看法，认为中国是在鄂毕河发源地附近的某个地方，通往中国的道路也推想为比它的实际要短。

由于西伯利亚大片土地并入俄国和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到十七世纪初，又在那里建立了许多设防的居民点，俄国新土地发现者便着手调查西伯利亚俄国前哨，即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以南和东南地域，试图探索通往蒙古和中国的道路。1608 年，根据沙皇瓦西利·舒伊斯基的谕旨派出了以伊·别洛戈洛夫为首的一些托木斯克哥萨克去探寻阿勒坛皇帝和中国。这就是俄国政府在这条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后来虽因厄鲁特人与西蒙古的阿勒坛汗硕鲁·乌巴士珲台吉交战，俄国使者无法到达阿勒坛汗的游牧地区，考察工作以毫无结果告终，但是哥萨克毕竟带来了从叶尼塞斯克吉尔吉斯人那里获悉的某些有关中国的消息[2]。

在这个时期，英国通过外交活动试图得到莫斯科政府的准许，组织英国陆路探险队到鄂毕河上游一带探察（按照当时欧洲地理学家的看法，中国就在那里），并取得英国商人经过西伯利亚与东方各国贸易的权利。在莫斯科和伦敦，越来越频繁地商讨通过俄国的新领地探寻通向中国的道路问题[3]。

1615—1617 年，英国人对俄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与此同时，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派遣托·彼得罗夫使团到卡尔梅克去，并派瓦·丘缅涅茨使团到西蒙古去。他们带来的消息证实，哥萨克探险队完全可以到达中国边界。西蒙古的阿勒坛汗硕鲁·乌巴士珲台吉允许俄国使团通过他的国土到中国去[4]。

2 见第 1 号文件。
3 见第 2 号文件。
4 见第 5、7—9 号文件。

这时候，英国的莫斯科公司的代表又试图获得许可，组织英国探险队探寻经过西伯利亚到中国去的道路[5]。但是俄国政府断然 8
拒绝这些不符合俄国东方贸易利益的强求，并且指示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派遣俄国探险队探明从西伯利亚城镇到中国去的道路，并了解中国有多富，有多大。

由此可见，派遣第一个俄国代表团去中国，是俄国政府保护本国商业利益、不让外国人通过俄国领土与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贸易的意图所促成的。促使组织这类远行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对沙皇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俄蒙关系的顺利发展保证了俄国人有实际可能经过西蒙古到明朝中国去。

1618 年 5 月 9 日，以伊凡·彼特林为首的一批哥萨克由托木斯克动身，同年 9 月 1 日到达北京。他们在那里共逗留了四天[6]。中国政府基于传统观点，不是把俄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当作平等国家的使团，而是当作给北京宫廷运来"贡品"的人接待。哥萨克既然没有携带任何"贡品"，他们便未能晋谒朱翊钧皇帝(年号万历，1573—1620 年)，但是得到了一封以他的名义草拟的国书，准许俄国人与使团一道前来，并在中国进行贸易[7]。

就这样，在十七世纪头二十五年中，俄国和明帝国有了初步接触。但是伊·彼特林带到莫斯科的国书由于语言不通，无人看懂；而且，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政府对于发展与遥远的中国的联系又表现出某种谨慎的态度，因为在这个时期俄国由于遭到多年的内部危机和波兰-瑞典武装干涉的破坏，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资金来发展与东方的贸易。因此，去北京的伊·彼特林使团虽以出

---

5 见第 3 号文件。

6 Н. Ф. 杰米多娃，В.С.米亚斯尼科夫：《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伊·彼特林的《见闻记》和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莫斯科，1966 年，本书第 26、28—29 号文件。

7 见第 24 号文件。

色的地理上的新发现，圆满地完成了长期以来探查从欧洲到中国去的北方道路的工作，从而结束了早期俄中关系的第一阶段，但是这种关系并没有成为经常性的，因为那时这种关系与其说是由内部需要，不如说是由外部因素促成的。

然而由于瓦·丘缅涅茨和伊·彼特林的旅行而开辟的路线，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土地发现者。蒙古外交使团带到莫斯科的消息越来越强烈地引起俄国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兴趣。还在1635年，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和哥萨克谢苗·谢皮奥特金便已向外务衙门递交申请书，请求准许他们去中国旅行[8]。但是这一次俄国政府还没有下决心派遣类似伊·彼特林那样的考察队到中国去。

1641—1642年，塔拉哥萨克骑兵叶麦利扬·维尔申宁随同土尔扈特岱清台吉的贸易商队到过明朝的中国。他不仅顺利地在西宁城做过买卖，而且还给俄国沙皇带来了以明朝思宗皇帝名义写
9 的一封国书。这封国书也为发展贸易和外交关系开辟了道路，但是又没能译成俄文[9]。

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初期，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才出现了建立正式和经常的相互关系的必要政治经济前提。在这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俄国国力的增强，它在东西伯利亚的疆界的扩大，以及满洲人在同各部落的斗争中占领了满洲南部和中部的大片土地，使它归并于清帝国。

十七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俄国人控制了西伯利亚的中部，并且北路从曼加泽亚、南路从托木斯克继续向东推进。随着1619年叶尼塞斯克的建立和1628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建立，叶尼塞河流域就受到俄国人的控制，并且成了沿下通古斯河和维柳伊斯

8 见第39号文件。

9 见第51号文件。

克通道进一步向勒拿河推进和沿安加拉河、伊利姆河并经过通道进抵库塔河的基地。1632年建立了雅库次克，它自从设立军政长官官署以来，就成了东西伯利亚辽阔领土的行政中心。由于伊·佩尔菲利耶夫(1633年)、伊凡·彼得罗夫(1633年)、叶利谢伊·布扎（1636年）的海上探险，由于谢苗·杰日涅夫发现了白令海峡(1648年)，俄国人就得到了关于亚洲东部北方海岸的知识。

西伯利亚归并于俄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延续时间不止十年。这种归并的基本目的是在经济上开拓辽阔的边区，使它作为"经济领土"[10]而得到开发，使从俄国移居的劳动群众能够与当地部落交往，使俄国人能够在这里发展农业，勘察天然资源，建立城镇。政府和地方行政机关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满足封建国家及其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但同时也促进了这些远离国家中心的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

四十年代，在新土地发现者和猎户当中，关于富饶的达斡尔地区和阿穆尔河①的消息，传闻颇多。到阿穆尔河去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勒拿河上游到贝加尔湖，再从那里到石勒喀河；另一条是从雅库次克沿勒拿河、阿尔丹河、乌丘尔河到结雅河。当地居民除了达斡尔地区的情况外，还给哥萨克提供一些有关中国的饶有兴味的传闻。寻找通往阿穆尔河流域一带的道路，同时也就是寻找到中国去的新路线。因此，对俄国人来说，东西伯利亚各民族是继蒙古之后传来中国消息的第二个源泉。诚然，起初这些消息和从蒙古传来的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新开发的地区不仅同中国，而且同日益强盛的满洲清国(勒拿河上游、后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向俄国人讲述的基本上正是满洲清国的情况)也不直接接壤。

---

10 弗·伊·列宁：《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6卷，第146页。

① 即黑龙江。——译者

首次到阿穆尔河去的是以瓦·达·波雅尔科夫为首的一批军役人员。这些新土地发现者于1643年7月从雅库次克动身，“再次去探寻不纳实物贡的人，寻找银矿、铜矿、铅矿和粮食”。他们沿勒拿河、阿尔丹河、戈诺姆河航行到结雅河，后来到阿穆尔河流域，沿阿穆尔河航行，在它的河口过冬，出了海到达乌利亚河口，于1646年6月由那里返回雅库次克[11]。

瓦·达·波雅尔科夫搜集了有关阿穆尔河下游和中游各民族，诸如达斡尔、鄂温克、久切尔、纳特克和基利亚克等民族的确切情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土著居民大都是独立的，过着定居的生活，从事农业、狩猎和捕鱼。“纳特克人住在阿穆尔河两岸，过着乌卢斯式的生活”，——瓦·达·波雅尔科夫的远征报告告诉我们，——“他们不向任何人缴纳实物贡。经过基利亚克人住居地区，航行到大海历时两礼拜；沿阿穆尔河两岸一直到海边都有定居的基利亚克人的乌卢斯。就是在海上各岛屿和海湾的地方，也有很多定居的基利亚克人的乌卢斯。他们靠捕鱼为生。他们基利亚克人不向汗缴纳实物贡”[12]。

当瓦·波雅尔科夫的队伍出现在阿穆尔河两岸时，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部落，事实上跟满洲的清国既没有政治上的联系，也没有经济上的联系。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清国领地北部边界之间，有一大片未经满洲人开发的难以通行的辽阔地带。此外，1644年满洲人占领北京，并从满洲迁都到北京之后，在向明帝国南方诸省进军时，凡是能拿起武器的居民几乎全部都南进了。八旗军是清朝世袭领地最大量和最富有的一部分居民。八旗军及其随军家属和奴隶的迁离，使满洲的经济生活急剧地衰落下去。

1647—1648年，俄国人与北蒙古的封建主建立了接触。叶尼

11 《历史文献补编》，第III卷，圣彼得堡，1848年，№21/I，第50—56页。

12 同上。№12/II，第57页。

塞斯克军役人员康·伊凡诺夫和瓦·科列斯尼科夫曾先后到过塔邦古特人的首领图鲁海-塔布囊那里[13]，图鲁海-塔布囊决定要加入俄国国籍。同时以伊·波哈鲍夫和亚·库拉科夫为首的两批哥萨克分别从雅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去找喀尔喀最有实力的封建主之一的车臣汗(硕鲁达赖车臣汗)。从车臣汗那里，俄国人打听到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博格德王国，即已占领中国北部的清朝的领地；另一个是旧的中国，即明朝几个皇室在南方的残存领地[14]。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于1649—1652年最后并入俄国领地，当时由叶·帕·哈巴罗夫统一指挥的几批哥萨克把俄国的行政权力扩展到这个地区，向当地各民族征收实物贡，在这里耕种，开始对边区进行垦殖。

在装备考察队时，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为哈巴罗夫提供大量的官家贷款，把官库的武器、呢料、铁锅和农具借给他，以安置垦荒的移民。军政长官训令哈巴罗夫要用和平的手段引导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各民族归顺俄国，加强俄国行政权力；并强调指出：派遣哥萨克新土地发现者“并非为了打仗”。同时，给哈巴罗夫的指令也反映了俄国政府打算归并这个地区的严肃态度。假如有哪一个达斡尔酋长不归顺俄国，则命令哈巴罗夫 11
“用战争手段制服岭南那些不缴纳实物贡的人们”，并向他们征收实物贡，“使皇库获得不少的收益”[15]。

哈巴罗夫沿奥廖克马河溯流而上，在土基尔河口过冬，于次年，即1650年到了阿穆尔河。哥萨克所到的达斡尔村镇已经都是半空的了，这些村镇的居民对于俄国远征队的到来都存有戒心[16]。

---

13 见第54号文件。

14 见第55号文件。

15 《历史文献》，第IV卷，圣彼得堡，1842年，№31/I，第68页。

16 《历史文献补编》，第III卷，圣彼得堡，1848年，№72，第258—260页。

达斡尔人对俄国人说，有一个“博格德王公”，即满洲的汗，他有时试图派遣间谍和军人到靠近阿穆尔河中游的南面地区去抓俘虏和掠夺猎获物。这时，果断的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指示哈巴罗夫应使“博格德王公”也归顺俄国[17]。

1651 年春，哈巴罗夫在阿尔巴津城①设防固守。雅库次克官署决定派出以特·叶·切奇金为首的使团到“博格德王公”那里，去劝说他归顺俄国，或者至少也要搜集到有关他的确切情报。可是俄国使团于 1653 年秋竟在途中覆没。

哈巴罗夫队伍里的哥萨克于古依古达尔的城下与达斡尔人武装冲突之后，俄国人第一次见到了满洲人。当时在城中的达斡尔营里，有几个满洲人（博格德人），但他们没有参加战斗，只是在旁观战。达斡尔俘虏证实，这些满洲人住在古依古达尔王公的乌卢斯。俄国人得胜之后的第二天，满洲人就来找他们谈判，但是俄国远征队的通译不懂满语，彼此难以交谈。不过满洲人还是向哈巴罗夫说明，他们的皇帝“沙姆沙康没有叫我们同你们打仗，我们的皇上沙姆沙康吩咐同你们哥萨克以礼相见”。当时哈巴罗夫同样“给那个博格德人以礼遇，赠送君主的礼物，以礼相送，让这个博格德人回到他的博格德国土上去”[18]。

但是一年以后，清政府却开始使用武力，要把俄国人赶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俄国人活动的地区，对清朝来说，是通往其固有的满洲发祥地的边远要地。因此，把俄国人赶出阿穆尔的问题对

---

17 见第 57 号文件。

18 见第 61 号文件。正如满洲和中国史料所证明的，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时，“博格德国”的疆界，即满洲人的领地，还在阿穆尔河以南很远的中满地区，并以 1678 年开始建筑的所谓柳条边为界。甚至象宁古塔和吉林（ЦЗИЛИНЪ），以及与它们毗连的那些地区都未列入清帝国的版图，而被认为是外部地方（见 Т.В.麦利霍夫：《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洲人进入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经过》——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文集，莫斯科，1966 年，第 113－127 页）。

① 即雅克萨。——译者

于北京新政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1652 年 3 月，哈巴罗夫被一支强大的满洲军队围困于阿枪城内，六百名满洲人，带了六门大炮和其它火器，在从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当中征集的拥有一千五百人的队伍的支援下，进攻二百零六名哥萨克；而且满洲军队的指挥官下令要活捉俄国人。然而哈巴罗夫却使满洲人和达斡尔人的联军遭到惨败[19]。

在莫斯科，有关当局在收到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关于叶·帕·哈巴罗夫远征队行动的历次报告之后，仍然没有把报告中有关满洲人的情报与中国联系起来。1652 年 8 月，外务衙门向贡扎女王公使者卡尔梅克人详细询问“阿穆尔河和该河沿岸的达斡尔地区、嫩江和沙姆沙康皇帝以及阿拉克·巴图尔汗”的情况，问他们离卡尔梅克游牧地有多远，“这些地方离中国有多近？”[20] 在这个时期，俄国政府正打算派遣正式的使团到中国去。贡扎女王公已保证使团能通过卡尔梅克和蒙古乌卢斯[21]。 12

* * *

组织正式使团到清帝国首都的计划是俄国十七世纪下半期对外政策全面活跃的结果。扩大同东方各国的贸易和为俄国商人开辟新市场的需要，使俄国政府对东方邻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51—1652 年又一次从莫斯科派遣了一个使团——尼基金使团——到印度去。接着也就产生了派遣使团到清朝中国去的问题。

这时候，从托博尔斯克经现今的蒙古和新疆地区到肃州的道路，已为俄中贸易的中介人——布哈拉商人所熟悉。当 1652 年布哈拉人把中国货物贩运到莫斯科时，这件事就成了派遣商队去中国的直接起因。同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性，使得俄国政府

19 见第 61 号文件。

20 见第 62 号文件。

21 见第 62 号文件。

考虑把这个任务交给已经组成的商队的领队——费·伊·巴伊科夫。于是他便作为正式使臣于1654年6月25日从托博尔斯克启程[22]。

在历史文献中极为普遍的看法是，派遣费·伊·巴伊科夫的原因是想要解决阿穆尔河上的冲突。这种意见乍看起来无论多么合乎情理，但并没有为实际材料所证实。在说明成立使团的文件中，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两件事的联系[23]。毫无疑问，如果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政府准备就阿穆尔河流域的土地所有权一事达成协议，或者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与阿穆尔发生的事件哪怕是有一点联系，那么这件事就不能不在给使臣的秘密训令中反映出来[24]。

为了估计北京的贸易情况，并且把使团要来的消息通知对方，费·伊·巴伊科夫组成并且派遣以信使彼得·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为首的商队先行去中国[25]。他们到了北京，但是在归途中同费·伊·巴伊科夫使团走岔了路，没有遇上。

费·伊·巴伊科夫溯额尔齐斯河而上，途经蒙古的许多乌卢斯，到达清帝国边境。费·伊·巴伊科夫及其随行人员在途中费
13 了差不多两年时间，直到1656年3月3日，才到达北京。他们被安置在与外界严密隔绝的宾馆里[26]。

费·伊·巴伊科夫在北京遇到了很大困难。在朝见礼仪上发生了问题。满洲人企图把俄国外交使团看作向满洲皇帝进贡的国家的代表。此外，清朝外务官员还玩弄手腕，目的是要摸清莫斯科

---

22 见Н. Ф. 杰米多娃，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伊·彼特林的《见闻记》和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莫斯科，1966年。

23 见第70—73号文件。

24 见第71号文件。

25 见第68号文件。

26 见第74号文件。

政府对于已被哈巴罗夫击溃的满洲军队入侵俄国边境一事的态度。满洲人并且提出了领土要求，而他们对那些土地的地理概念却极其模糊，他们只是从这样一种假想出发，即所有的“野蛮”部落都受坐在北京御座上的皇帝的监护，他们所在的地域的命运也由北京决定。清朝官员立即向费·伊·巴伊科夫提出一个问题：怎么“他，费奥多尔，被大君主派来当使臣，而另方面，大君主的人又攻打他中国皇帝的国土”？俄国使臣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他只能回答，哥萨克是“不受约束的人”。看来，巴伊科夫指的是哥萨克未经政府批准擅自行动；但俄国使臣得到的答复是“中国皇帝不相信那种说法，并且说：大君主一方面派他自己的使臣觐见他中国皇帝，而另一方面又派人攻打他中国的国土”[27]。

如果中国清朝统治者对于建立和发展同俄国的接触有浓厚兴趣的话，所产生的种种困难本来都是能够克服的。但是俄国使臣提出的互换使团和开展贸易等建议引不起满洲人征服者多大兴趣。因为他们还没有在自己所占领的国家里站稳脚跟，并且担心外国人会助长中国人民对满洲人统治的不满情绪[28]。

1656 年 9 月 4 日，费·伊·巴伊科夫奉命离开北京。这位俄国使臣离开中国首都之后，曾经企图再次与清政府谈判。为了避免其使命遭到失败，他在朝见的礼仪方面作了全面的让步，但他返回北京的要求[29] 还是被拒绝了。

费·伊·巴伊科夫使团的商队历尽千辛万苦，于 1657 年 7 月才返抵托博尔斯克。

首次派往清廷的俄国正式使团失败了，虽然俄国人从托博尔

---

27 见第 85 号文件。

28 见卡·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 卷，第 6 页。

29 见第 74 号文件。

斯克去北京之行本身对地理科学方面有重大意义，也引起了整个欧洲应有的兴趣。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完成了俄中关系的缔约前时期的第二阶段——积累关于清帝国的初步资料的阶段。继伊·彼特林之后到达中国的有：叶·维尔申宁、彼·亚雷日金和费·巴伊科夫。他们这几次旅行得来的材料和从蒙古、西伯利亚得来的情报总合起来，就为莫斯科政府提供了对其远东邻国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所必须的知识。

*　　*　　*

在费·伊·巴伊科夫使团试图建立沙皇政府和北京朝廷之间的外交关系时，阿穆尔河上的事件在继续发展。1653 年由莫斯科派遣的贵族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来到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他对哈巴罗夫远征队的哥萨克颁发了优厚的奖赏，从而最后肯定了将新土地并入俄国版图[30]。哈巴罗夫随同齐诺维耶夫去莫斯科，而人数大约五百名的哥萨克远征队的头领，则由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继任。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并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与满洲的势力顺利地进行斗争，俄国当局开始有计划地建立城寨，以占领边区的关键阵地。

然而由于缺乏粮食，斯捷帕诺夫的远征队陷入了困境。因为在阿穆尔河地区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弄到粮食，斯捷帕诺夫只得于 1654 年夏溯松花江而上进行远征。他在那里遇到了满洲旗军的激烈抵抗[31]。哥萨克被迫退却，一无所获。受到震惊的清政府从北京派遣明安达里"统率官属兵丁，往征罗刹于黑龙江"[32]。

1654 年秋哈巴罗夫来到莫斯科。在他奏报的影响下，俄国政

---

30 见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 4，第 31 本，第 55 号，第 89 张背面。

31 见第 75 号文件。

32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东京，1937 年，第 87 卷，第 18 页。

府决定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建立军政长官辖区，以阿尔巴津寨或另一个“为博格德军事人员不能到达的堡寨”作为该辖区的中心[33]。沙皇当局曾训令首任达斡尔军政长官阿·菲·帕什科夫，要他探明“从博格德地区到尼堪国有多远？是走草原、山区的陆路还是走水路？走水路要经过哪些河流？达斡尔人和其他的什么人是否知道中国和印度国的情况？中国和印度国离达斡尔地区和博格德国、尼堪国有多远”？[34]从这个训令中可以看出，当时沙皇当局对中国与俄国新领地的地理位置关系的概念是多么模糊。可是，这位新任的军政长官还没有来得及到达任所，达斡尔地区的战火就已经更加猛烈地燃烧起来了。

1658年春，都统明安达里把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的队伍围困在呼玛尔寨。尽管满洲人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方面都占优势，但他们仍然无法占领该寨而被迫撤退[35]。于是，清朝当局企图把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当地部落驱往满洲的内地[36]。这就引起了当地部落的反抗，其中有些部落，例如鄂温克酋长根特木尔的氏族便从满洲迁来，置于俄国城寨的保护下并加入了俄国国籍。[37]1658年夏，满洲军队终于在松花江口附近把斯捷帕诺夫的队伍消灭了[38]。

然而军事上的失利并没有妨碍五十年代末期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加紧进行的垦殖，也没有妨碍随之展开的俄国人对边区的经济开发。垦殖的主要任务是在当地建立粮食基地，防止饥荒，因为这往往能决定同满洲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成败。农具早就由哈巴罗 15

33 «1655年命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为达斡尔地区军政长官的训令»，圣彼得堡，1894年，第1—17页。

34 见第78号文件。

35 见第80号文件。

36 见第82号文件。

37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08卷轴，第342卷。

38 见第102号文件。

夫和齐诺维耶夫带到阿穆尔，但是频繁的军事冲突却妨碍了农业的经营。

达斡尔地区有很多空闲土地，这就有可能把大量的份地分给迁移来的农民，条件是这些农民也得耕耘"君主的什一税耕地"。在沙皇的行政权尚未巩固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俄国官员实际上只是划定移民占有的份地[39]。来到阿穆尔的移民和流放者，经当局允许，从皇库得到"资助"：如农具、牲畜、资金以及在交纳封建性贡赋方面的一些优待。到了1655年，迁移到达斡尔地区的，已有一千五百多农户，而且移民的数字逐年都有所增加[40]。

沙皇政府对土著居民的政策比清朝当局的政策较为灵活。政府感兴趣的是征收实物贡，因此禁止把交纳实物贡的居民变为农奴。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当地居民改信东正教的规模也不那么大。

*　　*　　*

俄国政府因长期不知道费·伊·巴伊科夫的音讯而感到不安。直到1657年5月俄国政府才获悉，由于哥萨克进军阿穆尔，俄国使节被留于北京[41]。于是外务衙门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使巴伊科夫能够回来，为此准备从莫斯科派遣信使谢·阿勃林和伊·佩尔菲利耶夫致送清朝政府一封国书。俄国政府因为没有掌握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各民族的情况，以及他们对清国关系的确切消息，就作了某些让步。外务衙门关于草拟一份准备发出的国书的记录写道："从以前曾派出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一事写起；如今沙皇陛下已得知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被留在中国皇帝那里，是因为沙皇陛

39 见普·季·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51—53页。

40 关于俄罗斯人开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经济成就，详见B.A.亚历山德罗夫：《俄国居民经济上开发后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开始（十七世纪下半叶）》，载《苏联历史》，1968年，第2期，第44—61页。

41 见第85号文件。

下的军队进攻达斡尔地区中国皇帝的臣民。君主的这些军队进攻达斡尔地区，是他们寻衅滋事，并不知道他们是中国皇帝的臣民，沙皇陛下今后将传谕不许自己的军队到达斡尔地区去，并命令同他们和睦友好相处，希望中国皇帝放回费奥多尔·巴伊科夫。"[42]

清朝政府在外交礼仪方面的不妥协的立场看来对外务衙门也产生了影响，训令允许谢·阿勃林和伊·佩尔菲利耶夫"将君主的国书和礼品交给博格德汗的近臣"[43]。

然而在国书和训令中反映出来的沙皇政府的让步，满方始终 16
不知道。正当谢·阿勃林和伊·佩尔菲利耶夫忙于准备启程之际，收到了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关于巴伊科夫返回的报告。这就根本改变了沙皇政府对阿勃林和伊·佩尔菲利耶夫使命的态度。重新更换了国书和训令，其中所写的已经不再是妥协的词句[44]。信使的职位也改变了：塔拉的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被任命为正使，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则成了副手。

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保存关于伊·佩尔菲利耶夫和谢·阿勃林在清廷受接待的资料，但是清朝编年史《清实录》中却有关于这件事的详尽记载。礼部遵照皇上的圣谕，对接待俄国代表一事作了安排，但是由于"不谙朝仪"，他们没有能觐见皇帝，也就是说，显然是由于伊·佩尔菲利耶夫拒绝"磕头"所致[45]。1662 年夏，伊·佩尔菲利耶夫"离开中国到塔拉"，再由此动身回到莫斯科[46]。

谢·阿勃林两次到中国，当时他在北京所进行的商务活动的成就，促使沙皇政府于 1666 年再次派遣大型商队前往清帝国的首都。谢·阿勃林被任命为商队的队长[47]。虽然阿勃林到中国去仅

42 见第 93 号文件。（应为 92 号文件。——译者）
43 见第 91 号文件。
44 见第 96、98、116 号文件。
45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 135 卷，第 2 页。
46 见第 106 号文件。
47 见第 116 号文件。

仅是“为了经商”，但他在理藩院(主管清帝国藩省的衙门)受接待时，清朝官员请他转告沙皇政府，要求遣返原为满洲人的鄂温克王公根特木尔[48]。从此以后，关于根特木尔的事在俄满外交谈判中便发生了长期的争论。

同时，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发展的事态导致了西伯利亚行政机关的代表直接与清政府建立外交接触。正如魏源在《圣武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1662 年即位的清皇帝圣祖(年号康熙)对于俄国人“接近旧都(满洲的盛京)”深感不安[49]，并开始为清军在阿穆尔地区大举进攻积极进行准备。满洲人在俄国人所住的各个地区到处进行侦察。清朝军事长官把主要力量集中于松花江口以后，便从这里把队伍开赴阿穆尔河下游地带。俄国当局同样也加强了鄂霍次克城寨的守卫部队[50]。

1669 年秋，蒙古人向涅尔琴斯克①当局报告，说“博格德大军”已出动去攻打涅尔琴斯克各城寨。这一时期驻守涅尔琴斯克三座城寨的军役人员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三人[51]。在西伯利亚东部，特别是在达斡尔地区，俄国总兵力为数不多，以致他们要抵抗通常是成千上万地出动的清军是很困难的。

17 但是，关于即将发生战争的消息显然是流传过早。满洲人对大举进攻之事尚未准备就绪。他们只是在北满通向阿穆尔河流域的边远要冲地带开始建立据点，建立了齐齐哈尔、墨尔根②及其他

---

48 见第 143 号文件。

49 引自瓦·巴·瓦西利耶夫：《中国文选初编评注》，第 3 版，圣彼得堡，1897 年，第132 页。

50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 1，案卷 №174，第 118—120 张。

51 见第 129 号文件。

① 即尼布楚。——译者

② 墨尔根即嫩江城。——译者

城市，着手建设水师，把装备和粮食送到未来作战的地区[52]。清朝当局为了赢得时间，便就引渡根特木尔氏族的鄂温克人问题同西伯利亚军政长官们展开长时期的谈判。为此，以沙拉岱为首的满洲使团到了涅尔琴斯克城下，这个使团指责阿尔巴津的哥萨克从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那里征收实物贡[53]。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意识到自己所率领的少量守卫部队力量薄弱，便想和平解决争端，并对阿尔巴津人的首领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下达"禁止征伐"的严格命令，要求阿尔巴津人"不得在两国之间滋生事端"[54]。

翌年，沙拉岱又来到涅尔琴斯克，这次带来了以清圣祖皇帝名义写的一封国书，要求引渡鄂温克王公根特木尔。在理藩院写的这份国书里，建议由涅尔琴斯克派出使臣到北京去，"同我等面商"[55]。达·达·阿尔申斯基决定利用这个建议，派出了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十人长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为首的使团前往北京[56]。

达·达·阿尔申斯基给伊·米洛瓦诺夫等人的训令，从某一点上说是一份绝无仅有的文件。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竟然建议已习惯于把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周围世界看作是向其纳贡的附庸的清朝皇帝归顺俄国，说届时俄国沙皇"必将关怀博格德汗，使其备受沙皇陛下的恩泽，保护博格德汗不受敌人的侵犯。希望博格德汗本人归附沙皇陛下，永世不渝，并向大君主纳贡，……允许大君主……的臣民与博格德汗的臣民在博格德国内以及双方境内自由经商。"[57]

---

52 见瓦·巴·瓦西里耶夫：《宁古塔札记》，载《俄罗斯帝国地理协会论丛》，第XII本，圣彼得堡，1857年，第82—83页。

53 见第130号文件。

54 见第130号文件。

55 见第133号文件。

56 见第135号文件。

57 见第132号文件。

伊·米洛瓦诺夫及其同伴途经满洲到中国京城去，从而为以后的俄国外交使团开辟了一条新的行进路线。以前的使团到北京要费几年的时间，这次哥萨克走这条路只用了一个半月，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这条路线是方便得多了。

不晓得圣祖皇帝是否从其近臣那里得知达·达·阿尔申斯基给哥萨克的训令的内容，但是俄国的使者的确受到极其隆重的接待。皇帝召见了他们，召见时只问了每个人的年龄，接着就沉默不语，端详俄国使者整整一个小时[58]。过了一段时间，米洛瓦诺夫获准离开北京。清朝官员孟格德陪送他到涅尔琴斯克，带交阿尔申
18 斯基一封以圣祖名义写给沙皇的国书。清帝在国书中建议在边界地区建立和平，希望哥萨克"今后勿进犯朕之边民，勿再滋生事端。如信守此项诺言，则朕与尔等今后即可和睦愉快相处。"[59]

但是和平建议只不过是清帝力求"平定俄罗斯人"的外交手腕，实际上满洲人正在加强战争准备。米洛瓦诺夫还没有从北京归来，清军就已经围困了阿尔巴津。同时满洲人开始用丰厚的礼品把俄国的鄂温克贡民引诱到自己一边来。1671年2月在雅库次克得到一个消息，说"博格德人"已在土基尔通道——一从勒拿河到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途中的一个主要阵地——的附近出现[60]。

1672年春，副都统孟格德再次来到涅尔琴斯克附近，但这次并没有肩负外交使命，而是跟一支部队一同来的。"这位博格德副都统"——达·达·阿尔申斯基写道，——"把涅尔琴斯克寨附近那些大君主的异族贡民召到自己跟前，威胁说：如果他们这些异族贡民不老老实实地到他们博格德人那里去，那末今年草生后他们就要派出大军进攻涅尔琴斯克，夷平这个城寨，并把这些异族贡民

58 见第134号文件。
59 见第136号文件。
60 见第139号文件。

统通抓走；蒙古人也以战争相威胁。目前，涅尔琴斯克各寨附近的异族人都惶惶不安，涅尔琴斯克各城寨的军役人员很少。”[61] 鉴于处境如此危险，雅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的军政长官决定把武器和粮食运往涅尔琴斯克；但由于人员缺乏，要增加守卫部队的人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62]。

沙皇政府力求同清帝国建立睦邻关系，于 1673 年 2 月决定派遣一个全权使团到北京去。著名的外交家、外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米列斯库）被任命为该使团的团长。

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主要目的是同清帝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并且为以后的使团和商队探寻到中国去的最方便的道路。

*　　*　　*

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准备工作用了两年时间。这位未来的使臣研究了历次出使和旅游中国的案卷，并且搜集了莫斯科和托博尔斯克所存的有关到清帝国首都的各条路线的情报资料。当时外务衙门为尼·加·斯帕法里编了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摘录，里面的材料取自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情况的著述和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的报告。这份文件说：中国以东有个“很大的岛，名叫日本”，中国东南“有一个岛名叫福摩萨①”。中国南方的邻国为印度，“与中国西部相邻的是一片荒漠的草原，有许多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在那里游牧；北部住着蒙古鞑靼人，他们去年曾经派来了自己的使臣，现在又派出使臣至大君主沙皇陛下处；与蒙古接壤的是西伯利亚国”[63]。在训令中责成使臣“他务必确切探明上述各种情况，并记

19

61 见第 151 号文件。

62 见第 152 号文件。

63 见第 179 号文件。

① 即我国台湾省。——译者

入出使报告”[64]。

斯帕法里前往中国走的是伊·米洛瓦诺夫开辟的那条新路，它经过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满洲[65]。使臣到达涅尔琴斯克后，便指令地方当局不得采取任何有碍于他在北京谈判的行动。就在涅尔琴斯克，根特木尔王公前来求见斯帕法里，请求不要把他引渡给满洲人，这一点得到了使臣的允诺。

1676年春，俄国使团到达北京。就象费·伊·巴伊科夫使团的情形一样，在朝见礼仪的问题上，重新发生长时间的激烈争执。与斯帕法里进行预备性谈判的阿思哈尼昂邦（侍郎）向他宣称：如果沙皇国书中含有“某种恫吓或侮辱性的言辞”，那么他受命“立即”把俄国使臣“赶回去”，并亲自“调集尽可能多的军队攻打涅尔琴斯克城寨和阿尔巴津城寨，把这些城寨夷为平地，因为我们确知里面有多少人”[66]。但是武力威胁并没有奏效，斯帕法里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为什么提到要把城寨夷为平地？他们自己也知道围攻呼玛尔城寨的情况，攻下了吗？我们不以善战自炫，但也不怕与他们交锋。”[67] 至于说到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那么这些城寨里面人员“之所以不多，是因为不需要更多的人，如果需要的话，大君主有大量的军队，一年之内就可以驻满整个阿穆尔河流域”。[68]

斯帕法里在北京的谈判从1676年5月一直延续到9月。虽然俄国使臣在礼仪方面作了某些让步，并受到皇帝接见，但整个说来使团的活动没有成功；对于俄国方面提出的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贸易联系的一切建议，清政府一概加以拒绝。其表面上的借口是要求交还根特木尔，实际上是满洲人这个时期力图实行隔离政

64 见第182号文件。（按：原句是第179号文件的末句。——译者）

65 见第183号文件。

66 见第183号文件，第373页。

67 见第183号文件。

68 见第183号文件。

策。这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地位软弱，满族的上层统治者既害怕中国人民，也害怕中国的邻邦。

当斯帕法里企图收集清帝国内部的情报时，在清廷里面影响颇大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告诉他说："中国南方比较好，比较富庶。那些地区不久前反叛了，差不多波及半个中国，所以徭役不断，只有上帝知道此事如何了结。他们(指满洲人——本文作者 B.米亚斯尼科夫)担心又会被汉人赶出去。"由于担心"造反和背叛"，满洲人甚至把汉人迁出北京。"他们还担心住在长城外边的蒙古人以及卡尔梅克人，因为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嫉妒他们这样小的民族竟然统治这样大的国家。"[69]

对于俄国使团的到来，反应有两方面："关于现在这个使团，他们说，博格德人既高兴又不高兴。他们高兴，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尼 20
堪人(指汉人——本文作者)听说这样荣耀的君主派遣使团来表示伟大的友谊，会担心大君主要帮助博格德人。他们不高兴，是因为沙皇陛下的国境线确实已推进到他们的国境线附近，因此他们又很担心。因为以前他们认为到他们这里做生意和居住在他们边界附近的俄罗斯人是逃犯，而不是大君主的真正的臣民；他们根本不相信俄罗斯帝国有那样辽阔，甚至逼近了他们的边境。而且这些传教士对这一点也感到很奇怪，以前也不相信，因为从莫斯科王国到北京的距离有地球的四分之一那么远。现在他们相信了。"[70]

由此可见，斯帕法里的使团表明了俄中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已结束。在这个阶段中，无论是俄国政府或者是清政府，都获得了两国现实情况的可靠情报。但是满洲人了解到一个强大的邻国的边界与其世袭领地接近这个事实，使清政府更加感到不安，从而使它确定了用武力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清除俄国人的意向。在这个计

69 见第 183 号文件，第 406 页。

70 见第 183 号文件，第 405 页。(应为第 406 页。——译者)

划中，要求归还根特木尔及其人数众多的氏族不过是一个策略：如果俄国人拒绝这个要求，这就成了宣战的方便借口；如果交还根特木尔，那末按照清人的想法，这个地区的其他贡民也会跟着他回到满洲。那时候俄国人就不得不自动放弃这些地方，因为他们无法从任何人那里收到实物贡。这些打算斯帕法里是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获悉的。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这些情报十分准确。斯帕法里在出使报告中指出："耶稣会士秘密对使者发誓说，博格德汗有这样的意图：要是沙皇陛下不引渡根特木尔，他将不惜用武力把根特木尔弄回来，并且要去攻打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这两个边境城堡。因为他们对沙皇陛下方面异常疑虑，特别是通过我们获悉，俄国人真的是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在那里定居的，而原先他们以为那些俄国人是任意移居的，象以前沿阿穆尔河居住那样，可以随时予以歼灭。此外，他们现在知道，那些城堡里人数很少，离莫斯科很远，而离他们较近。他们想赶在边界军队增加之前先发制人。他们急需的不是抓回根特木尔，而是要探明沙皇陛下的意图。他们都是些狡猾的人，他们知道，那些城堡是因为有贡民才设置的；如果沙皇陛下交出根特木尔这个全体异族人的首领，那么其余的异族人就会跟他走，或者逃散。一旦他们的贡民不住在边境上，沙皇陛下就不必花钱在那里驻扎军队。"但是如果俄国人不愿引渡根特木尔，那就"必须立即派遣重兵去防守那些城堡，因为中国人自己也感到惊讶，这么少的人怎么敢驻扎在他们这样的大国的边境"。[71]

当斯帕法里从北京动身时，清政府通知他，如果俄国不履行以下三条要求，清政府不仅不愿意有外交公文的往来，而且不再接待
21 任何来自俄国的使臣、信使和商人。这三条要求是："第一，派本国使臣遣返根特木尔；第二，所派使臣要通达事理，我方按我国习俗

71 第183号文件，第433页。

提出的要求，要一一遵行，不得背拗；第三，你国大君主的边民应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

莫斯科政府不愿与清朝当局发生公开冲突，决定在继续建设城寨，和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土著部落征收实物贡的同时，禁止军役人员和猎手进入满洲人已占领的右岸地区。

这就是十七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俄国和满清帝国之间外交关系发展的结局。当时在两大强国的政策上已经呈现出彼此相矛盾的倾向：俄国外交的重点在于建立政治上和贸易上的正常关系，而清朝的外交则认为没有可能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清政府并不想同俄国建立睦邻关系，这是因为满洲人坚持过于自恃的大国主义观点，把周围的国家和民族都看成是“野蛮的”，应该听从清帝国统治者的“旨意”。满洲人还力图把俄国人从阿穆尔河两岸赶走，这就使清朝在调整两国关系方面的外交态度更为僵硬，不过尽管两国有利害冲突，满清政府还没有作好挑起公开冲突的准备。

解决这些矛盾的问题就成为后一个时期（到 1689 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为止）俄满外交的基本内容。

*　　*　　*

关于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著述是相当多的。但是，因为研究人员所使用的史料复杂，这些著述往往有很多矛盾和与史实不符的地方。为了了解俄国极其丰富的档案文献的发掘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学术界逐步引用整套文献的过程。

查明俄中关系史档案文件的工作是由著名的西伯利亚历史学家赫·弗·米勒院士奠定基础的。他在十八世纪上半期调查西伯利亚城镇档案的时候，复制了那里保存的大量文件，并在他的研究俄中两国外交和贸易关系形成过程的专著中[72] 使用了这些文件。

---

72 见赫·弗·米勒：《俄国人到中国的最初几次旅行和出使》，载《益乐月报》，1755 年 7 月号，第 17—62 页；《7179（1689）年俄中两国划界析疑》，载《益乐月报》，

22 赫·弗·米勒著作的主要价值在于，他的著作中使用了许多其原件没有保存到现在、但由他复制而流传至今的文件。因此，这些复制材料就成了目前研究早期俄中关系的原始史料。

米勒复制的一部分资料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其著作再版时由苏联一些历史学家公开发表[73]。然而整个说来，对这些复制本需要抱着严格的批判态度，因为其中有很多差错。

哪怕是从俄中关系简史一类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人员在越来越多地引用新的档案材料。

十八世纪末，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编成了他的《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这是革命前最有价值的一部俄中关系史著作，不过过了九十年才出版[74]。这本书以《外务衙门和外交委员会的中国案卷》全宗[75]的文件为基础，对十七——十八世纪俄国与清帝国政治上和贸易上的交往作了详尽的叙述。

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这本著作虽然详尽，但还是有一些重大缺陷（例如完全没有十七世纪上半期俄中关系的资料）。这是因为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只使用了一个全宗的材料，而其它全宗中的大量文件他都忽略了。

十九世纪下半期，阿·科尔萨克和X.特鲁谢维奇发表了内容丰富的研究俄中经济关系史的著作[76]。如果说阿·科尔萨克是使

1757年，4月号，第305—321页；《阿穆尔河流域各地区隶属俄国时期的历史》，载《益乐月报》，1757年7月号，第3—39页；8月号，第99—130页；9月号，第194—277页；10月号，第291—328页。

73 见赫·弗·米勒：《西伯利亚史》，第I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第II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14年。

74 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扉页中指出："根据国家外交委员会莫斯科档案库1792—1803年保存的文件编辑"，但是出版者B.M.弗洛林斯基教授说，作者于1776年开始编辑，到1792年已经完成，见上书，第IX页。

75 现在是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全宗62（俄中关系）。

76 见阿·科尔萨克：《俄中贸易关系历史统计评述》，喀山，1857年；X.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俄中外交和贸易关系》，莫斯科，1882年。

用上述的赫·弗·米勒著作以及И.Э.菲舍尔的著作[77]来叙述十七世纪的事件，那么，X.特鲁谢维奇则是引用了外交部档案库的新的文献资料。作为一位研究者，后者最早使用了从前未经利用的全宗，例如蒙古事务全宗[78]，根据这些全宗有批判地研究了更早期的著作[79]。

革命前的定期出版物中发表了许多专门论述早期俄中关系各种问题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Ф.И.波克罗夫斯基所写的关于伊凡·彼特林旅行中国的著作[80]。它是以各中央档案库、主要是以 23
过去的外交部莫斯科档案总库的文件为依据的。

档案全宗评述的出版，对研究人员有很大的帮助。这里首先应该指出Н.Н.奥格洛勃林[81]和М.П.普齐洛[82]的功绩。他们评述了莫斯科各个衙门和西伯利亚行政机关工作时留下的大量文件，其中除了西伯利亚史方面的主要材料之外，还有关于俄国人企图同中国建立接触的许多文件。

十九世纪的俄国古文献研究者在企图发表与早期俄中关系有关的文件时，一般是首先采用访华的俄国使团的出使报告，这些原始史料在两国关系的性质方面，在俄国关于中国以及后来的清帝

77 见E.菲舍尔：《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68年（这本著作是赫·弗·米勒《西伯利亚史》的缩写本）。

78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全宗126。

79 例如，X.特鲁谢维奇最先就俄国人第一次去中国的日期一事对 Н.М.卡拉姆津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见X.特鲁谢维奇：《外交和贸易关系》，第1—3页，第5—7页；Н.М.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的历史》，第9卷，圣彼得堡，1821年，第374—375页。

80 见Ф.И.波克罗夫斯基：《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误传为哥萨克头领伊凡·彼得洛夫和布尔纳什·亚雷切夫1567年的旅游）》，圣彼得堡，1914年。

81 尼·尼·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衙门卷轴和册籍述评》，第Ⅰ，Ⅱ，Ⅲ册，莫斯科，1898年。

82 М.П.普齐洛：《外交部莫斯科档案总库内有关西伯利亚的案卷和手稿索引》，莫斯科，1879年。

国的科学知识水平方面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

首先发表这些文献的是Г. Н. 斯巴斯基和N. 萨哈罗夫。他们用俄语出版了十七世纪俄国使团访华的出使报告[83]。在革命前出版的俄中关系史料中，这类著述有一个可取的特点，即发表者如果不是在对原件的附注中，就是在前言或序文中，试图对出版的文件加以解释。这种出版物的缺点是，同原件相比，存在着大量异文，另外发表的常常并非主要文件，多是从年代记中任意选取的材料，从而使史实产生矛盾，受到歪曲[84]。

研究早期俄中关系的史学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已出版的文献，是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文件的成套出版物，其中也可以找到关于俄中关系的文件。这类出版物如《俄罗斯帝国法典大全》[85]，诺维科夫出版的《古俄罗斯文库》[86]等等。

与我们所研究的题目有关的大量原始资料，是由1834年建立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引进学术研究领域的。委员会发掘了莫斯科国家古旧案卷档案库、莫斯科宫廷档案库和许多档案库中的文件，主要根据赫·弗·米勒挑选出来的材料，对西伯利亚史以及与各
24 邻国(其中也包括清朝的中国)的关系，给予极大的注意。委员会

---

83 Г. Н. 斯巴斯基首次用俄文发表了彼特林的《见闻记》(见《西伯利亚通报》，1818年，第2册，第III篇，第1—36页)和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见《西伯利亚通报》，1820年，第8本，第113—136页；第9本，第137—158页和第159—166页的注释)；И. 萨哈罗夫也发表过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见《俄罗斯民间传说》，第II卷，第8本，圣彼得堡，1849年，第125—134页)。

84 И. 萨哈罗夫根据一个年代记出版了彼特林的《见闻记》文本，并误认为是伊凡·彼得洛夫和布尔纳什·亚雷切夫的著作。(见《俄罗斯民间传说》，第II卷，第8本，圣彼得堡，1849年，第183—186页)。《见闻记》的作者是谁，多年以后才由Ф. И. 波克罗夫斯基在他的《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这一著作中确定下来。

85 例如第III卷，第1474号，第160—167页和第1699号，第565—581页。

86 见第III册，第218页(中国皇帝的国书)；第VI册，第280—282页(关于巴伊科夫使团的文件)，同上第297页(关于伊凡·佩尔菲利耶夫使团的文件)等等。

工作的成果发表在十九世纪的许多出版物上，其中主要的有《古文献鉴定》、《历史文献》及其《补编》[87]，《法典》，《俄罗斯历史丛书》[88]。然而因为编纂这些出版物的目的不是专门整理俄中关系史的文件，所以选入的文件往往带有偶然性，没有提供两国相互关系的全貌。

早期俄中关系史第三类已出版的文献，是专著的附录，例如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著作中所附的文件[89]，或者是同专题有关的著作中的附录，例如 B. K. 安德列耶维奇[90] 和 B. 帕尔申[91] 的著作中所附的文件。

还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在沙皇俄国外交部出版的官方文件汇编[92] 中没有包括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是属于俄中关系缔约前时期的。

在一些欧洲国家，俄中早期关系史的文件早在十七世纪，即这些文件产生之后不久，就开始发表了。这是因为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俄国外交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头几批出使中国的俄国使者以极其珍贵的资料丰富了世界地理科学，是他们首先开辟了从欧洲到中央亚细亚和中国[93] 的陆路，而中亚和中国正是欧洲各国的代表人物首先是英国商人[94] 急切想去的

87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补编》中主要是发表了与俄罗斯人开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有关的材料（见《历史文献》第 IV 卷，《历史文献补编》第 II，III，IV 卷）和与蒙古及中国交往的材料（见《历史文献》第 IV 卷；《历史文献补编》第 V，VI，VII，X 卷）。

88 例如，见《俄罗斯历史丛书》，圣彼得堡，1875 年，目录 II，第 84 号，第 187 页。

89 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外交文件汇编》，附录，第 333—512 页。

90 见 B. K. 安德里耶维奇：《西伯利亚史》，第 I 册，圣彼得堡，1889 年，附录，第 193—219 页。

91 见 B. 帕尔申：《后贝加尔边区之行》第 I 册，莫斯科，1844 年，附录：《阿尔巴津城史话》，第 128—208 页。

92 例如，见《俄中条约集（1689—1881 年）》，圣彼得堡，1889 年。

93 见 Д. М. 列别捷夫：《十七世纪的俄国地理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 年；А. Г. 班尼科夫：《俄国人初游蒙古、华北记》，莫斯科，1954 年。

94 见 Ю. В. 戈季耶：《十六世纪在莫斯科国的英国旅游者》，莫斯科，1938 年。

地方。

在俄国的外国人并不总是采用合法的方式获得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的地理发现的材料，以及有关莫斯科国家与东方各国的关系的各种秘密文件的，他们常常不指明出处地公布这些材料[95]。例如，伊·彼特林和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在欧洲传播很广，这些材料不止一次地被使用于那个时期的历史和地理著作中[96]。

25 外国出版物的主要缺点是转述文件的正文时不准确，俄国历史学家早在十八世纪就指出了这一点[97]。十九世纪下半期西方学者对俄中关系史的文件特别感兴趣。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正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候，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依据俄国的档案史料，开始研究俄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法国历史学家葛·加恩[98]的专题学术著作很引人注意，书中不仅引用了众所周知的已发表的文件，而且引用了从莫斯科档案中得来的新材料。

美国学者Ф.А.戈尔德[99]在写书时引用了著名的尤金图书馆的一部分被卖到美国的图书资料。作者从偏见出发去研究俄国人在远东的地理发现的历史和俄国政府对西伯利亚当地居民的政

---

95 见Л.М.列别捷夫：《十七世纪的俄国地理学》，第37—41页。

96 关于伊·彼特林和费·伊·巴伊科夫出使报告的国外版本，见Н.Ф.杰米多娃、В.С.米亚斯尼科夫：《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第32—33，108—109页。

97 例如，Е.菲舍尔对贝热龙出版的伊·彼特林的《见闻记》就提出这样的评论："我们在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中发现这次旅行还继续进行。但是他们报导的消息很错，以致几乎完全不能使用。"菲舍尔正确地指出，必须用原件校订这些出版物："如果这样做，那么出版物中的许多错误就可逐一得到改正。"（Е.菲舍尔：《西伯利亚的历史》，圣彼得堡，1774年，第268页。

98 见葛·加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巴黎，1912年。还有一种英语节译本（谢尔顿·瑞其：《葛斯顿·加恩著的早期俄中关系史》，上海，1914年）和江载华翻译的比较完整的中文译本《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北京，1961年。

99 见 F.A.戈尔德：《1641—1850年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俄国人早期和后期在亚洲和北美的探险，附北极地区若干轻松的历险记》，克利夫兰，1914年，第369页。

策。从书中可以感到，作者不仅对俄国、而且对中国也怀着公开仇视的情绪。

英国研究者巴德利[100]的著作，对俄国与中国、蒙古的关系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并作了详细的注释。许多文件是初次公布的。巴德利熟悉外交司法部档案库中的文献史料，熟悉俄国和西欧的有关著述，这就使得他能够就俄国与中国早期关系的许多问题列举各种不同的观点。在他的著作的大量附件中，发表了他在档案库中发现的很大一部分俄文（卷I）和英文（卷II）材料。然而这些材料的文字不那么准确，相当大量的文件有删节，有时还插进一些由其它史料中引来的材料。

巴德利的著作也为后来的人研究早期俄中关系史奠定了基础[101]。

清朝的中国没有发表上述时期的俄国档案材料。关于俄国以及与俄国交往问题的研究著作的作者都是以中国和满洲的档案资料、编年史、历史著作以及其它材料为依据。可以作为例子的是何秋涛的著作《朔方备乘》以及他主编[102]的《北徼汇编》，或林则徐的 26
《俄罗斯国纪要》[103]。后面这本书的作者对欧洲著作也是很熟悉的。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作者几乎都没有阐述过尼布楚条约（1689年）之前俄中交往的历史[104]。同时，他们在使用其西方同行

100 见J.F.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伦敦，1919年，第I—II卷。

101 例如：见J.塞比斯：《耶稣会士和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徐日升日记》，罗马，1961年；V.索：《十七世纪中俄关系史》，海牙，1966年。

102 见何秋涛：《朔方备乘》，未注明出版地点，1881年版；《北徼汇编》，何秋涛主编，未注明出版地点，1865年。

103 见林则徐：《俄罗斯国记要》，未注明出版地点，1884年。

104 例如：见《中俄外交沿革史》，鲁鸿琛和任家丰编著，未注明出版地点，1925年；《中俄外交史》，何汉文编著，上海，1934年；《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文公直编著，上海，1928年；《中俄关系略史》，上海，1926年；蒋廷黻：《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北京，1934年。

著作中的史实材料时，往往重弹西方同行的调子，硬说俄国在向太平洋沿岸寻找出海口时期，在远东实行了极端的侵略性政策。

中国历史学家张星烺的著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有一定的价值[105]。虽然这是一部材料汇编，但是作者把巴德利书中的许多文件译成汉语，并加以引用，而这些文件刚好属于我们要研究的历史时期[106]。

遗憾的是，中国档案没有保存任何有关十七世纪上半期中俄关系的文件。因此在发表部分俄文档案材料时，第一个文件的日期是 1670 年[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对我们现在所谈的题目进行的研究工作，在目前阶段只是把我们前面提到的加恩的著作译成汉语而已。

在苏联的历史著作中，对早期沙皇俄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最早进行阐述的，是苏联著名历史学家 C. B. 巴赫鲁申和 K. B. 巴齐列维奇所写的关于俄国人开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首批旅行中国的科普著作[108]。

最早试图对俄国与中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是 Б. Г. 库尔茨[109]。Б. Г. 库尔茨著作的特点是对于商业资本在促进与中国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有些夸大。然而，整个来说，他的著作对于研究俄中关系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因为书中按照新的方式总结了丰富的史实材料，使用了某些为早先人们不知道的档案史料。

105 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I—VI 卷，北京，1930 年。

106 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II 卷，第 524—550 页，北京，1930 年。

107 见《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年间俄国来文原档》，中文译者王之湘，俄文文件编辑刘泽荣，北平，1936 年。

108 见 C.B.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列宁格勒，1925 年；K. B. 巴齐列维奇：《在博格德汗处作客》（十七世纪俄国人去中国的旅行记），莫斯科，1927 年。

109 见 Б. Г. 库尔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 年。

B. П. 萨文的概述性著作[110]问世后受到了公正的批评。这本 27
书没有提供新的史实材料，只是叙事，而且也没有在十月革命前的俄中相互关系和苏中关系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

对研究俄中关系作出了显著贡献的是苏联的西伯利亚历史学家们的著作。[111] 对早期俄中关系的课题进行研究的还有苏联的蒙古学家[112]，因为早期的俄国使臣和商人到中国去是取道蒙古的。在 Н. П. 沙斯季娜的著作[113]中，对于同蒙古和中国的早期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其中关于头几个蒙古使团到莫斯科的资料是颇有兴味的，这些使团带来了关于"中国"的消息。这本书的依据是作者取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档案馆的档案材料。

与我们所研究的题目有关的某些文件，不久前发表在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出版的俄蒙关系史料汇编中[114]。这些史料的发表有一个优点，就是其中有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保存的卡尔梅克事务全宗、西伯利亚衙门[115]全宗等新文件。

---

110 见 В.П.萨文：《俄国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1619—1927)》，莫斯科，1930 年，和 Г.卡拉-穆尔扎的书评：《不应怎样写历史》，载《中国问题》，1930 年，第 3 期，第 232—237 页。

111 例如：见 С.В.巴赫鲁申：《客商尼基京在西伯利亚和中国的贸易》，载《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历史研究所学术论文集》，莫斯科，1926 年，第 I 辑，第 355—390 页；米·巴·阿列克谢耶夫：《西欧旅行家和作家笔下的西伯利亚。引言，本文和注释》，第 2 版，伊尔库次克，1941 年；В.И.顺科夫：《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西伯利亚开发史纲要》，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 年；А.И.安德列耶夫：《西伯利亚史料学概论》，第 I 分册，十七世纪，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 年，第 2 版；В.А.亚历山德罗夫：《俄国居民经济上开发外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开始》(十七世纪下半叶)，载《苏联历史》，1968 年，第 2 期，第 44—61 页。

112 见 Н.П.沙斯季娜：《十七世纪西蒙古的阿勒坛诸汗》，载《苏联东方学》杂志，1949 年，第 6 期，第 383—395 页；伊·亚·兹拉特金：《论俄国在十七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前半叶蒙古人反抗满族侵略者、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作用》，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简报》，1952 年，第 6 期，第 46—52 页。

113 见 Н.П.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莫斯科，1958 年。

114 见：《1607—1636 年俄蒙关系文件汇编》，莫斯科，1959 年。

115 指出与厄鲁特交往方面的俄国档案材料的重要性，指出这些材料对于研究俄国与中国和蒙古关系的意义的著作是：В.Л.科特维奇：《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关于与厄鲁特人交往方面的俄国档案文件》，载《1919 年俄国科学院通报》，第 I—III 分册，彼得格勒，1921 年。

在最近一些年间，苏联历史学家们详细研究了俄中关系早期阶段的专门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有普·季·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16](俄中关系的订约前阶段在书中占相当大的篇幅)，尼·加·斯帕法里著作的新版本[117]，以及H.Ф.杰米多娃和B.C.米亚斯尼科夫的史料研究。[118]此外，还有许多研究这个题目的文章[119]。

28 上面对有关的书笈作了简要的评述，其目的在于说明在我国和外国学者的著作中以及以前发表的文献中，早期俄中关系史方面的俄国档案文件的使用情况。在评述的末尾必须指出以下几点：

较多的文件已经出版并在科学界使用，然而这些出版物，特别

---

116 普·季·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A.H.科佩洛夫、B.C.米亚斯尼科夫的书评：《评普·季·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载《苏联历史》，1959年，第4期，第177—181页）。

117 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西伯利亚和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年（B.C.米亚斯尼科夫的书评：《尼·斯帕法里著作的再版》，载《亚非人民》，1962年，第2期，第225—228页）。

118 H.Ф.杰米多娃、B.C.米亚斯尼科夫：《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伊·彼特林的《见闻记》和费·伊·巴伊科夫出使报告），莫斯科，1966年。

119 见Г.拉比奇：《十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问题论述》，载《中亚细亚大学，大学生论文汇编》一书，第XV分册，塔什干，1956年；B.A.亚历山德罗夫：《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前的俄中经济关系史摘述》，载《苏联历史》，1957年，第5期，第203—208页；O.H.维尔科夫：《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货物》，载《苏联历史》，1958年，第1期，第105—124页；B.Г.谢宾科夫：《论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载《远东史论文集》，莫斯科，1958年，第200—217页；B.C.米亚斯尼科夫：《关于伊凡·彼特林中国之行的新文件》，载《苏联汉学》，1958年，第1期，第146—151页；A.M.菲利波夫：《关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使团的新资料》，载《苏联汉学》，1958年，第2期，第135—143页；Л.A.杰尔鲍夫：《俄中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开始》，载《萨拉托夫国立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学报，史学专集》，第68卷，1960年，第89—109页；H.Ф.杰米多娃，B.C.米亚斯尼科夫：《论明朝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国书的日期》，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1期，第166—167页；H.Ф.杰米多娃：《论费·伊·巴伊科夫使团访华的出使报告的两种文本》，载《俄罗斯封建时期社会经济史和史料学问题》，莫斯科，1961年，第270—280页；B.C.米亚斯尼科夫：《关于满洲人征服中国的俄国档案史料（1618—1690年）》，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文集，莫斯科，1966年，第98—112页。

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出版物有一系列重大缺点：复制原文时草率、不完整，没有指明收藏地点及原件情况等等。此外，所列举的出版物，其中有许多在目前已成珍本。

文件发表时常常很零散，不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版专门的、说明整个这一时期俄中关系的史料汇编。在选择发表的文件时，常常表现出阶级的局限性和某些研究者的一定政治倾向。

最后，直到目前为止，我国档案馆中保存的相当多的材料仍然是研究人员所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的。

由此可见，专门出版俄中关系史方面的文件是很必要的，它可以把保存下来的材料尽可能完整地汇编在一起，供专家和广大科学界使用，作为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史料根据。

古文献导引

这本汇编中的文件所涉及的时期，是十七世纪初至同世纪八十年代，即从人所共知的西伯利亚行政当局派遣军役人员探访中国情况的初次尝试到组织尼·加·斯帕法里使团为止。斯帕法里使团出使之后，俄中关系开始进入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直接关联的新时期。因此，第一卷文件所涉及的，既是积累有关中国情况，又是最初尝试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两者内在统一的时期。有关这一时期的现存文件，我们所掌握的比较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以余元盦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对中国各档案馆进行的专门调查表明，中国各档案馆中有关十七世纪上半期俄中关系的文件并没有保存下来，因为清朝的档案于 1860 年和 1900 年欧洲列强军队侵占北京时期，曾两度焚于大火。

苏联各档案库中关于同中国的早期关系的史料，收藏在中央和地方主管俄国对外关系和西伯利亚事务的机关的全宗中，因为收集有关中国的情况，同开发西伯利亚地区有直接的关系。

文件保存的完好程度，取决于有关机构的档案的遭遇，但没有一种档案是完整地保存下来的。目前有关档案的主要部分集中于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

最早保存初期俄中关系的极其珍贵资料的中央机关，是 1599 至 1637 年主管西伯利亚事务的喀山宫廷衙门。遗憾的是，这个衙门的档案于 1626 和 1701 年两度被焚。只有一小部分夹在其他衙门资料中的文件流传到现在，其中有保存在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的档案中的部分文件(原本和复制本)。

在十六—十七世纪，外务衙门主管俄国的全部外交事务。1599年以前，外务衙门还负责管理新建的西伯利亚各城寨。甚至当《西伯利亚案卷》移交给喀山宫廷衙门掌管之后，外务衙门直到1623年，在某些情况下时间还要更晚，仍保留着对西伯利亚机关 30
某些问题的监督权。例如，西伯利亚行政当局同邻近各民族往来的事务，都是经由外务衙门办理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外务衙门和喀山宫廷衙门以及后来成立的西伯利亚衙门工作上平行重复的现象。同一件公文往往抄写两份，同时送交两个机关。有时喀山宫廷衙门把西伯利亚送来的公文转给外务衙门，并保存在那里(见第27号文件)。

1633年，同蒙古各国交往的案卷，由喀山宫廷衙门全部移交外务衙门。有关前一时期此类交往的文件抄本也同时移交。此后，由于各种需要，案卷由一个衙门移交给另一个衙门的工作还继续进行。例如在1681年，暂时取消外务衙门主管同中国和蒙古交往事务的职责，而把它交给西伯利亚衙门。到了1684年，这些事务又归外务衙门管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各衙门的职责改换时，有关案卷的抄本总是随之移交，有时连案卷原本也一并移交[1]。这种情况就造成外务衙门和其它衙门的档案文件部分重复的现象。

在十七世纪初的农民战争和波兰-瑞典武装干涉期间，在1626年大火以及1812年法国军队占领莫斯科期间，外务衙门的史料遭到严重损失。因此颇大一部分文件已告散佚，并且档案中有时出现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年代空白。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外务衙门的档案经过整理，并按同各国的交往将文件进行分类。关于俄中关系的主要史料集中于下述三类：《俄中关系》，《蒙古事务》，《卡尔梅克事务》。每一类又按其

1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1年，案卷№1，第3—7张。

公文特点分成三部分：本、案卷、文书。每一部分有单独的目录（本书发表时皆注明目录1，目录2，目录3等）。这种分类在颇大程度上是相对的。文书往往不是全部（或根本没有）归在一起，成为全宗的单独组成部分，而是保存在卷轴中，或是以抄本形式保存于本中。例如，《俄中关系》全宗中并没有专门分出文书这一类，尽管其中有十七世纪末期清朝皇帝的国书原件。

外务衙门基本上是把文件整理成卷轴，为了保存得更好，把一些最重要的文件记录复制成本。因此，如果全宗保存完好，同样的文件会有两份。但在某些情况下个别年代的文件只见于“卷轴”，或者“本”里。

外务衙门处理文件的另一个特点是，同一文件有大量抄本。这是因为每次成立新使团或安排接待使臣时，都有大量的摘录抄本以及关于前几次出使和接待使臣的文件抄本产生出来。

外务衙门的职权范围也影响到该衙门全宗中与本汇编主题有
31 关的文件的性质。一方面，有些文件是俄中两国官方外交关系的史料，另一方面，又有些是管辖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军政长官官署呈报中国早期情况的文件。

前一类文件主要集中于《俄中关系》全宗中。其中包括比较晚期的，即从俄国首次出使清帝国的费·伊·巴伊科夫使团（1654—1656年）开始的史料。同时，在晚期的史料里还可见到较早期的文件抄本。例如在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文件中就保存着中国明朝几个皇帝致俄国沙皇的最早一些国书的译本。

早期俄中关系的文件还保存在《卡尔梅克事务》全宗以及作为其补充的《蒙古事务》全宗中。这两部分全宗集中了有关西伯利亚各军政长官同邻近各民族的交往，包括同阿勒坛汗国的交往的文件，通过阿勒坛汗国，曾经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最初的一些具体资料。这些资料现在保存于有关托·彼得罗夫、伊凡·库尼津使团、

瓦·丘缅涅茨使团以及亚·图哈切夫斯基使团等的案卷中和有关蒙古使臣到达西伯利亚各城情况的案卷中。其中还保存有俄国军役人员第一次前往中国的文件原件。

外务衙门保存的同西欧各国交往的其它全宗里(«俄英关系»、«俄国和瑞典关系»等全宗),有一些资料表明,西欧某些国家的政府对于寻找通过俄国领土前往中国的新道路多么感兴趣。

西伯利亚衙门于1637年由喀山宫廷衙门划分出来。在此之前,它是作为喀山宫廷衙门的一个"科"而存在的。既然以前西伯利亚事务归喀山宫廷衙门管理,那么随着新机构的建立,喀山宫廷衙门所保存的相当多的案卷自然也移交给西伯利亚衙门。虽然,其中的主要部分于1626年被焚,但大火之后从西伯利亚各档案库的资料中抄录的早期文件的某些抄本,仍然移交给西伯利亚衙门[2]。由于外务衙门不只一次地向西伯利亚衙门移交案卷,西伯利亚衙门的卷轴中就保存有出使中国的费·伊·巴伊科夫、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使团的史料。有关费·伊·巴伊科夫使团的文件抄本,是从财务衙门的档案中转送到西伯利亚衙门的,财务衙门的档案现已散佚;财务衙门负责组织这个使团,曾保存过这位使臣的报告原件。

西伯利亚衙门的文件保存得比较完整。全宗中有某些空白,是因为十七世纪保存文件的条件较差,1670年档案转移到另一个存储地点时某些文件遗失了;有一部分史料大概是在1812年丢失的。

全宗是由本和卷轴组成的。西伯利亚衙门的档案本除少数例外,都包括财务报表。«西伯利亚衙门»全宗中相当大一部分文件,是同西伯利亚各城市军政长官的来往公文;这些公文说明在关于

2 见B.Л.科特维奇:«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关于与厄鲁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件»,载«1919年俄罗斯科学院通报»,第三分册,彼得格勒,1921年,第1082页。

同中国和同蒙古边界关系的各种问题上地方行政机关所进行的工
32 作。该全宗中还有关于新土地考察情况和并入俄国版图的资料，其中也有关于十七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远征勒拿河和阿穆尔河上游的史料。远征期间，收集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情况，俄国军队同满洲军队开始发生冲突也是在这一时期。此外，还有大量关于出使中国的各使团的装备情况以及他们通过西伯利亚地区时物资供应情况的文件。

西伯利亚衙门的关税册里面保存着布哈拉人和蒙古人输入中国货物(主要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的记录。

与中央机关的档案相比，西伯利亚各官署的档案资料分散在若干库房中，保存情况就差得多。譬如，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里，只在《雅库次克官署》全宗中有关于十七世纪上半期俄中关系的文献，谈到俄国新土地发现者远征贝加尔湖地区，勒拿河与石勒喀河上游的情况。

古文献研究委员会所搜集的西伯利亚各城市地方当局的史料，相当大一部分保存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档案馆。《雅库次克官署》全宗的另一半档案，即所谓《雅库次克文书》就保存在那里。这部分材料大大补充了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的史料，其中有雅库次克城军政长官同达斡尔各酋长的来往公文以及有关叶·帕·哈巴罗夫的队伍远征阿穆尔河的文件。

雅库次克官署的两部分文件，都极不完整。大概全宗的某一部分早在存放于雅库次克期间就已经散佚了。许多以现已失传的地方史料为依据的十九世纪出版物，以及雅库次克史料的米勒复制本，都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档案馆，还保存有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的一部分(《涅尔琴斯克文书》全宗)，其中保存了关于清朝使者 1669—1670 年抵达涅尔琴斯克以及伊·米洛瓦

诺夫出使北京等史料。

西伯利亚各城官署公文资料的大量复制本，是1733—1743年第二堪察加考察队活动的成果，它们主要以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托博尔斯克和其他官署公文复制本形式，收存于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档案库赫·弗·米勒院士的汇编（卷袋）中[3]。许多著作，已不止一次指出这些复制本大部分质量甚差，其中有某些歪曲和删节原文之处。尽管如此，这些资料仍然大大地填补了地方档案的空白。单单是《米勒卷袋》的复制本，就足以解决俄中关系方面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例如，托木斯克城军政长官谢·瓦·克卢勃科夫-莫萨利斯基关于塔拉哥萨克叶·维尔申宁前往中国的报告，就有助于说明长时间以来成为研究家之谜的中国明朝皇帝第二封国书的来历。只有在列宁格勒档案库的《米勒卷袋》全宗中，还保存着有关1608年试图派遣使团前往中国和1620年未成行的瓦·丘缅涅茨使团等资料。这些资料对现有的 33
关于十七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哥萨克远征阿穆尔河的资料是很重要的补充。

编者在把已查明的文件编入本书时，力求收入本书主题需要的一切材料。因此本卷广泛采用早先已发表的文件。这些文件之所以再次出版，还因为以前都是断断续续发表的，分散在许多出版物中，其中一部分出版物目前已不容易见到。此外，革命前的大多数出版物都有严重差错。十九世纪出版的期刊，差错更多。甚至一些经过比较仔细校勘的出版物，诸如古文献研究委员会的汇编，即《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补编》，在引用米勒的复制本时，也发生明显的把古文件现代化的现象。这就使得十八世纪复制十七世纪文件，以及十九世纪复制十八世纪的文件时，两度发生使古文件现代

3 见А.И.安德列耶夫：《赫·弗·米勒论述西伯利亚的著作》，载赫·弗·米勒：《西伯利亚史》，第一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第59—64页。

化的现象。即使是二十世纪的专业性书刊，也免不了出错。Ф. И. 波克罗夫斯基在发表伊·彼特林的《见闻记》时所产生的差错就是一个例子（见第 26 号文件）。作者把粘合处的一个秘书官的名字拼读成“布雷乔夫”，以此为根据作出了复杂的假设[4]。其实他的论述全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个秘书官的名字拼读得不准确（准确的读法是“布雷金”）。Ю. В. 阿尔谢尼耶夫校勘出版的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报告，总的来说，不会引起异议[5]，但是也有偶然遗漏原文的地方。遗憾的是，1960 年再版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材料时，前版的差错并没有得到纠正，它只是简化了阿尔谢尼耶夫版本而已[6]。

许多旧版本缺少关于文件保存地点的索引资料，这对使用旧版本是个不小的障碍。在保存着原本的同时，某些文件却往往又是根据后期的复制本发表的；因此，在准备刊印文件原文时，本书编者力求将以前的版本的材料加以系统的整理（尽量弄清以前版本的资料出处及其真实程度等等）。

本汇编收入了若干篇以出版物形式流传迄今的文件，它们主要是根据私人收藏的文件形成的出版物。

为了充分揭示本汇编主题起见，还收录了在《1607—1636 年俄蒙关系》汇编（莫斯科，1959 年）以及 Н. Ф. 杰米多娃与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合著的《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莫斯科，1966 年）两书中发表的文件。

---

4 见 Ф. И. 波克罗夫斯基：《1618 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中国记》，圣彼得堡，1914 年，第 8 页。

5 见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尼·斯帕法里使团赴中国的出使报告》，圣彼得堡，1906 年，第 162—339 页。

6 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 年，第 289—505 页（见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的书评：《尼·斯帕法里著作的新版》，载《亚非人民》杂志，莫斯科，1962 年，第二期，第 225—228 页）。

本汇编的史料基础由于只收录公文类文件而受到一定的限制。它没有收录十七世纪俄国以及中国涉及俄中关系的文学资料，因为就篇幅和性质而言，这些作品需要单独成书出版。现存中央 34
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7]以及托博尔斯克地志博物馆的藏书中的西伯利亚衙门、雅库次克、韦尔霍图利耶和其它城市官署全宗中关于中亚细亚商人输入中国商品的税册记录，也没有采用。这些记录以文件摘录的方式发表是不行的，科学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而要全部出版这些税册，则又因篇幅太大实际上不可能办到。

此外，本汇编不收入比较次要的文件，因为这类文件同本书主题只有间接关系，只隐约地提到一些其它文件里一目了然的事件；也不收入完全重复的文件（如致不同城市的军政长官而内容相同的两份诏书），通常只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至于与主题相接近的文献（例如，关于同蒙古的交往、关于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于四十——五十年代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和达斡尔地区的活动），本汇编只收入对于理解该时期及随后各时期俄中关系的性质所必需的文件。

编者在编纂本汇编的过程中，曾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文件往往收藏在若干个全宗中（作为原本、副本、不同时期的抄本、十八世纪的复制本等等）。在选择出版用的文本时，优先选用原本；如无原本，则采用副本；如两者均缺，则采用最早的和保存较好的抄本。只有当上述各种文本皆缺时，才采用十八世纪的复制本。如果情况极其复杂，则在脚注中说明选用该文本的理由。在文后注里面除了指明该文本的收藏地点，还附注有该文件所有其他文本出处。有几种印本的文件，通常只选用其中的一种，最重要的异读则在脚注

7 见 O.H.维尔科夫：《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货物》，载《苏联历史》杂志，1958 年，第一期，第 105—124 页；以及他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的手工业与商业》，莫斯科，1967 年。

中加以说明。只有伊·彼特林的《见闻记》和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除外。这两份报告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版本，所以两种版本都予以发表（见第 26 号、74 号文件）[8]。

本汇编的文件按年代顺序编排，不按题目和年代分列篇章。全部文件都作统一编号，倘若文件有两种不同的文本（见第 26、74 号文件）则冠以同一号码，内部再用罗马数字编号。

本汇编所收文件的刊印，系按照《历史文件出版规程》（莫斯科，1956 年公布）进行的。

大部分文件都全文发表。倘若文件的主要部分与本汇编主题无关而篇幅太长（如访问蒙古统治者的使团的出使报告中的某些记录），或后期的文件重复早期的文件，则摘要发表。

35 早先发表在十九世纪书刊中和《十七世纪俄蒙关系资料汇编》中的某些关于同蒙古人交往和新土地发现者在阿穆尔河上活动的一些文件，本汇编也摘要予以发表。此外，凡对文件原文作了某些删节的，都在脚注中专门加以说明。

相当大一部分文件（尤其是十七世纪头二十五年的文件）流传至今已损坏不堪。许多张页的边缘已残破腐烂，某些张页甚至中间部分也残缺不全。为了不致于使本汇编堆砌千篇一律的脚注起见，采用下列办法弥补其残缺部分：

1. 原文散佚无法复原的部分，用省略号标出，脚注中不另加说明。

2. 原文残缺，但根据上下文易于复原的部分，则在方括号内恢复原文，也不加脚注说明。

3. 脚注只在特殊情况下才注释原文的残缺或复原部分。例如，根据其他文件将原文的大段残缺复原，等等。

---

8 同一出使报告的不同文本见于 Н.Ф.杰米多娃与 В.С.米亚斯尼科夫合著的《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一书。

许多文件本身并没有直接注明日期，现在注上的日期是大致的，脚注中说明了确定每一日期的依据。出使报告注明两个日期——出使(或谈判)开始的日期和结束的日期。一般说来，下达给使臣的训令的成文时间，就是使团开始活动的日期。只有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的日期是例外，因为训令在莫斯科成文的日期和这位使臣在托博尔斯克接到这一训令的日期之间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实际上，这份出使报告是从该使团由托博尔斯克出发时开始撰写的。象这种情况以及其他标注日期的特殊情况，都专门加注说明。

如本汇编选录出使报告中的某一篇记事，则不注明该出使报告的总日期，而只注明该记事本身的日期。

在文件原文中，同一个人名，同一个地名，可能有相当多的不同写法，所有这些不同写法仍旧保留，而在注释、人名、地名索引和文件的标题中提出正确的写法。标题中的人名一般只标出姓以及名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倘若没有写姓，则名和父名全部予以复原。

整理文件的原文时，采用比较符合十七世纪语言特征的较为简便的标点符号。

本文件汇编附有名词解释、人名与地名索引，以及注释和脚注。注释用数字在原文中标出，脚注则用星号标明。

为了使读者对一些最主要的文件的样式有所了解，某些张页特用珂珞版印刷复制。例如，印载了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凡·库尼津在外务衙门的两张答问词照片，上面有 1616 年从蒙古人那里获得的有关中国的最早资料；印载了费·伊·巴伊科夫出使报告中记述中国人情况的两张照片，等等。此外，还全文印载了明朝皇帝致俄国沙皇国书的两份译文的照片。这些国书的原本没有流 36
传下来，译文也很不完善，使人们产生不同的解释。对这两封国书

译文进行照像复制，目的是帮助人们对两封国书的原文作进一步的探讨。

参加本书编纂工作的有语文科学博士Б. К. 帕什科夫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П. А. 伊瓦欣。

索引的编者是А. И. 瓦西娜。

В. А. 亚历山德罗夫、Р. В. 维亚特金和М. И. 卡扎宁等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曾予以大力协助，编者谨向他们表示谢意。对本书编辑工作曾给于大力协助的还有П. Е. 斯卡奇科夫。

第 1 号文件

1609 年，不早于 3 月 18 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瓦·瓦·沃伦斯基[1] 为托木斯克哥萨克骑兵伊·别洛戈洛夫及其同伴奉派出访蒙古阿勒坛汗[2] 和中国没有成功事呈喀山宫廷衙门的报告

全罗斯君主、沙皇瓦西利·伊凡诺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瓦西卡·沃伦斯基、米哈尔卡·诺沃西利佐夫谨奏： 12张背面

君主陛下，今年，即 117 年，10 月 10 日，谨遵全罗斯君主、沙皇瓦西利·伊凡诺维奇大公陛下的圣谕，臣仆等曾派遣托木斯克哥萨克骑兵伊瓦什卡·别洛戈洛夫、马丘沙·库季英、费奥季卡·霍杰金及通译格里什卡·米哈伊洛夫·利特文，到阿勒坛皇帝那里和中国去。陛下，吉尔吉斯王公诺姆恰和科切巴伊愿意领陛下的军役人员到阿勒坛汗皇帝和蒙古的科纽泰处** 并到中国去。君主陛下，诺姆恰和科切巴伊对臣仆等说，他们常到阿勒坛皇帝那里去，阿勒坛的人常与中国人往来。

君主陛下，臣仆等曾向诺姆恰和科切巴伊详细打听过阿勒坛皇帝和中国的情况。君主陛下，他们在回答询问时说，阿勒坛皇帝是蒙古人，从吉尔吉斯到他那里要走一个月；从吉尔吉斯到他的贡民——马茨人[3] 那里，有两天路程，从马茨人到他那里，全都是他的贡民。皇帝没有定居，骑着马和骆驼游牧各地，他的人有二十多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期确定的。

** 科纽泰（Коюотаю），原文如此。

万。他们的武器是弓箭。由阿勒坛皇帝那里到中国要走三个月。

13张 君主陛下，有个中国君主，据说他的城堡是石筑的，城里庭院的风格与俄国相似，庭院里的厅堂是石筑的，摆设富丽堂皇。那里的人很多，都比阿勒坛皇帝的人强悍。中国君主皇宫中的殿堂也是石筑的。城里有君主的一些庙宇，庙里钟声洪亮，庙的屋顶上没有十字架，至于庙里信仰什么宗教，他们不清楚。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俄国相似。中国君主的武器是火器。据说常有人由各地到他那里去做买卖，他们平时穿的都是绣金的衣服，他们把各地各种贵重装饰品运到他那里。

40 君主陛下，臣仆等劝导诺姆恰和科切巴伊宣誓效忠并归顺您君主，永受沙皇陛下的统辖，继而让他们护送陛下的军役人员到吉尔吉斯人那里去。臣仆等已经把诺姆恰的妻子和科切巴伊的儿子留在托木斯克，代替他们本人作为人质。君主陛下，臣仆等已命诺姆恰护送陛下的军役人员到阿勒坛皇帝那里并到中国去。君主陛下，臣仆等还命令科切巴伊劝导吉尔吉斯的酋长诺扬、科什卡和奥勃莱臣服于君主陛下，使他们受您沙皇陛下的统辖，效忠并归顺于全罗斯君主、沙皇瓦西利·伊凡诺维奇大公陛下。他们和他们的人的毛皮实物贡也与诺姆恰和科切巴伊同样缴纳。希望毛皮实物贡在入冬以前备齐，因为那时候君主的军役人员将由托木斯克城

13张背面 到他们那里替君主征收。

君主陛下，3月18日，伊瓦什卡·别洛戈洛夫及其同伴已从吉尔吉斯回来。君主陛下，他在回答询问时说：诺姆恰并没有送他们到阿勒坛皇帝那里和中国去，原因是他不愿您君主陛下的军役人员受到损失，因为黑卡尔梅克人正在与阿勒坛皇帝打仗，并且把阿勒坛皇帝远远逐出他以前曾经放牧的冬季游牧地区。阿勒坛皇帝的贡民已经背离了他，并且与他交战。这些人居住在由吉尔吉斯至阿勒坛皇帝处沿途一带。因此，您君主陛下的军役人员无法到

达阿勒坛皇帝那里。君主陛下，今后如果阿勒坛人再到他们吉尔吉斯那里去，诺姆恰等愿意把这个消息报告托木斯克城，愿意护送陛下的军役人员到阿勒坛皇帝处，并与阿勒坛人一起护送去中国[4]。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目录4，第17本，№8，第12张背面至13张背面。副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俄罗斯历史丛书»，第2卷，圣彼得堡，1875年，№84，第188—191页；Ф.И.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载«1913年俄国皇家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第18卷，第4本，圣彼得堡，1914年，第265页；单行本，圣彼得堡，1914年，第9—10页；«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6，第31—32页。

第 2 号文件

1615年1月*。——外务衙门所编1604—1605年与英国使臣托·史密斯关于是否让英国商人过境至印度和中国的谈判记要摘录

〔……〕过去，即113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使臣托玛斯·福明公爵[1]曾出使至沙皇鲍里斯处，当他抵达沙皇鲍里斯驾前时，他说： 320张

詹姆士国王陛下在英国即位时，许多君主和领主都派遣自己的使臣前来，对他表示伟大的友谊[2]。英国国王为宣布继承王位事，以及在得知陛下通过后来在莫斯科去世的丹麦王弟[4]同丹麦

* 日期是按英国使团到达莫斯科的时间确定的。

国王修好的消息后，都曾有国书交伊凡·麦里克[3]面呈沙皇陛下。
41 现在英王派遣自己的使臣前来，训令使臣力求做到使英国国王和沙皇陛下建立兄弟友谊，互相亲善，彼此联合，并签订条约。上述
321张 种种，是欧洲各国君主向英国国王提出的要求，而英国国王除向陛下外，还没有向其他人提出这种要求，希望极其珍视现今存在于君主之间的兄弟情谊，愿这种情谊在沙皇陛下与英国国王陛下及其继承者之间，永世长存。国王陛下还愿意申明这种亲善关系高于一切，并衷心祝愿君主陛下和国王陛下之间的友谊更加牢固。

使臣又说，英国国王还训令使臣就客商的事谨向陛下请求，恳请君主陛下对英国客商施以恩泽，俯予关照。

322张 詹姆士一世国王在致君主陛下的国书中写道：

在他按血缘关系承袭英国王位时，曾以国书通告即位，按照国君礼仪，本应派遣使臣至沙皇陛下处告知登基之事，但因英国商船无法及时到达莫斯科国[5]，而未能如愿。现在国内大事已毕，国王便派遣本国使臣出使，谈判有利于保持早已存在于两国先辈之间
323张 的友好亲善事宜，并希望双方臣民之间进行贸易，国王希望与沙皇陛下保持迄今为止的友好亲善关系，英王命令使臣进行谈判，建立这种关系，并颁给使臣一份盖有大英帝国国玺的训令。希望沙皇陛下准许英国商人过境前往波斯，英王陛下十分关心这种友好亲善的关系。

英国使臣托玛斯公爵觐见陛下以后，派侍从人员向外务衙门递交一封外文书信[6]，信中写道：

324张 英王陛下即英吉利王位时，就听到沙皇陛下的情况，听说贵国幅员辽阔，臣民众多，物产丰富，并永远不忘陛下眷爱已在莫斯科去世的丹麦王弟之深情，并十分理解所提及的公主的伟大情谊，希望彼此间也会有这样情谊，并永远保持。举世皆知，英王陛下亲友
325张 众多，但只有寻求与沙皇陛下的友谊，乃为至高无上之举。此外，

英王陛下也与丹麦国王保持着和好关系。国王陛下派遣使臣寻求友谊、亲善与联合，这些是各国君主及领主派人向国王要求的，而国王只向沙皇陛下提出这种要求，未曾向其他任何人提出这种要求。本信中还谈及贸易之事，亟盼陛下准许英国客商经过贵国前往波斯及东印度，并探明中国情况。对此，国王将乐于对沙皇陛下报以兄弟般的情谊。

鲍里斯沙皇吩咐英国使臣托玛斯·史密斯公爵离开那里以 326张
后，派遣大贵族斯捷潘·瓦西利耶维奇·戈东诺夫、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巴斯曼诺夫、御前大臣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赫沃罗斯季宁公爵及阿法纳西·弗拉西耶夫秘书官前去回复史密斯公爵。并以书面形式申明他们的身分：斯捷潘是普斯科夫总督，彼得是别洛泽尔斯克总督，伊凡公爵是总督，但没有写明何地的总督。

会谈时我方答称[7]：奉詹姆士一世国王之命，托马斯·史密斯前来寻求友谊与亲善，祝贺沙皇陛下即位①，并商谈商人贸易之事，希望准许英国客商自由贸易，准许他们经过莫斯科国土前往波斯，并探明中国情况，希望不要下令向这些商人征税。沙皇陛下愿意与詹姆士一世国王友好亲善，互相往来，象与伊丽莎白公主友好相处*一样。沙皇陛下准许英国客商来到本国，前往阿尔汉格尔斯 42 327张
克码头和其他各地，并准许他们进行免税贸易，如同伊丽莎白公主时代一样。

关于前往波斯国和东印度以及探明中国一事，已经对英国使臣言明，前往波斯和印度贸易的事，现在不能进行，客商无法到波斯和中国去。因为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已经对土耳其苏丹开战[8]，波斯国王已进临从前属于他的城市杰尔宾特、舍马哈、巴库，逼近库梅茨克国土。这些城市都在海边，要由海路到波斯国必须经过

---

* как был в дружбе（友好相处）原文中重复二次。

① 这里是指俄皇鲍里斯·戈东诺夫于1605年即位。——译者

这些城市以及谢夫卡尔和库梅茨克国土。而谢夫卡尔和库梅茨克国都听命于土耳其苏丹，这两国与沙皇陛下的领土卡巴尔达和果尔斯克相毗邻。沙皇陛下已经派出自己的军队前往谢夫卡尔及库梅茨克国。但陛下还不知晓这些官兵是否已经征服谢夫卡尔和库
328张 梅茨克国。因此，到波斯去没有通路，行程也相当艰险。一旦陛下的人员荡平谢夫卡尔及库梅茨克国土，并与波斯国王签订关于这两个国土的条约，而波斯国王也从土耳其苏丹手中收复了他以前的城市，前往波斯的道路亦告平靖，那时候沙皇陛下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使臣与詹姆士一世国王商讨一切有利于两国的事务，商讨如何使两国君主之间的友好情谊今后永远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届时，关于道路问题，沙皇陛下将根据上述条约，下令安排……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目录 2，1614 年，案卷№53，第 2 部分，第 320—328 页。原本。抄本——同上，第 4 册，第 126 张背面—131 张背面。

第 3 号文件

1616 年 5 月 1 日*。——英国使臣约·麦里克向外务衙门所提请求的要点

382张 英国使臣伊凡公爵奉大不列颠国王之命，向全罗斯君主、沙皇、伟大的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陛下请求的要点。

恳请君主陛下惠允英国客商随带货物经过贵国国土由伏尔加河前往波斯经商。

---

* 日期是按收文时间确定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和瑞典的关系全宗，目录 2，1616 年，案卷№4，第 384 张）。

并恳请君主陛下惠允探寻经鄂毕河由海上前往印度与中国的道路[1]。

关于英国客商马尔克·福明的财物被劫一事，今惶恐陈词，敬请陛下恩赐，嘱令颁发文书给陛下的军政长官，令其侦查英国商人的这些财物。此等商人前来贸易，国王陛下事先并不知晓，倘若查获此批财物。务请交还英国客商法比安·乌利扬诺夫。此事的申 43
请书，已于复文中一并呈上[2]。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和瑞典的关系全宗，目录 2，1616 年，案卷№4，第 382 张。原本。

第 4 号文件

1616 年 5 月 2 日。——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谕旨的笔录摘要：把就英国使臣约·麦里克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即关于探寻前往中国的通路的谈判暂时延期至约·麦里克由瑞典归来后举行）通知该使臣

5 月 2 日，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听 404张
取了英国使臣伊凡·乌利扬诺夫在谈判中向大贵族提出的、同大贵族谈后送交外务衙门的陈词、文件摘要和申请书，今就所提各款对使臣作出答复，并就其中某些事项，说明君主的关照：

伊凡·乌利扬诺夫公爵，沙皇陛下的大贵族派我到你这里，要我就一些事对你作出答复。你曾请求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恳请陛下予以关照，准许英国客商经鄂毕河由海上寻找前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恳请陛下对英国客商予以关照，

准予经本国由伏尔加河前往波斯国经商。上述等事你已同陛下的
405张 大贵族们商谈过、递交过申请书，后来又送交外务衙门。沙皇陛下的大贵族们命我对你说：你，伊凡·乌利扬诺维奇公爵，遵照本国君主的训谕，为了完成沙皇陛下的事业，去与沙皇陛下及瑞典国王陛下的使臣会商，不要从沙皇陛下这里回到贵国詹姆士一世国王处，会商事毕，你要再到沙皇陛下这里来。上帝保佑，当你会商后再到沙皇陛下这里来时，我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为了关怀自己的兄弟、友好的贵国詹姆士一世国王陛下，为了体念您伊凡公爵的请求、效劳以及多方努力，将谕示对于阁下根据国王陛下的训谕向沙皇陛下所陈述的一切事项，作出宽厚的答复，并让你携带完满友好的答复回禀沙皇陛下友好的兄弟、贵国伟大的詹姆士国王陛下。希你先完成谈判大事，而上述诸事均由沙皇陛下定夺，这些事尚未与任何人磋商[1]……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和瑞典的关系全宗，目录2，1616年，案卷№4，第404—405张。原本。

44

第 5 号文件

1616年10月20日至12月29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1]就军役人员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往访卡尔梅克人及遇见中国使臣的情况呈外务衙门的报告**摘要

* 日期是按照文中所提“去年”为124年、按文件省略部分中提到的日子和该件呈交时的登记确定的。

** 略去文件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讲到由托博尔斯克和秋明派出军役人员前往卡尔梅克人那里、讲到卡尔梅克人也派出报聘的使者，还讲到在伊施姆河畔建一个小城的事。

〔……〕陛下在诏书中传谕要到过卡尔梅克* 的军役人员前 69张
去晋谒陛下。臣仆等现派遣曾经到过卡尔梅克的军役人员立陶宛人托米尔卡·彼得罗夫及哥萨克骑兵伊凡卡·库尼津前去晋谒陛下。

遵照沙皇陛下的谕旨，去年，即 124 年，曾派遣塔拉人头领瓦西卡·丘缅涅茨和秋明十人长立陶宛人伊瓦什卡·彼得罗夫作为信使，经由托木斯克城去阿勒坛皇帝处。臣仆等曾传令，一经探明能够安全过境便应放他们到阿勒坛那里去。陛下，今年夏天，加夫里拉·赫里普诺夫及伊凡·谢基林来信告知臣仆等，伊瓦什卡·彼得罗夫已经一人去托木斯克县探查道路，一旦他探明道路回来，说可以通行无阻，彼等便将让他们到阿勒坛那里。此后再没有给我们来信，不知道是否已让他们前去。

陛下，从卡尔梅克归来的军役人员托米尔卡·彼得罗夫和伊凡·库尼津对臣仆等说，他们曾在卡尔梅克见到许多阿勒坛人和 70张
中国皇帝的人，这些人替阿勒坛和中国皇帝向卡尔梅克人征收马匹和骆驼实物贡，向每个台吉征收二百头骆驼、一千匹马。陛下，阿勒坛人和中国皇帝的人邀请他们一齐到他们君主处，但是因为没有谕旨他们不敢前去。中国距离卡尔梅克人住地不远——驮载前去，一个月可到，到阿勒坛那里，则需五个礼拜。

臣仆等已命去卡尔梅克的使臣告诉卡尔梅克台吉们，请他们让陛下的人员过境，前往中国和阿勒坛皇帝那里。卡尔梅克台吉们对此事如何决定，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从卡尔梅克回来时将对臣仆等说什么，臣仆等日后当另行奏报陛下。

在第 50 张背面：

收文登记：125 年 12 月 29 日。

---

* 文中为：Колмак（卡尔玛）。

批注：……*详询……*摘录……*摘自陛下以前的谕旨，谕旨见贵族杜马关于卡尔梅克人以及与阿勒坛和中国交往的决议。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卡尔梅克事务，目录 2，1616 年，案卷№1，第 69—70 页。原本。

报告全文在第 50—70 张。

载于：J. F.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II卷，伦敦，1919 年，第 CCXVII 页（俄文）；第II卷，第 37 页（英文，节录）；

《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 年》，莫斯科，1959 年，№16，第 50 页。

45

第 6 号文件

不早于 1616 年 11 月 22 日**。——托木斯克哥萨克瓦西利·阿南宁为在库兹涅茨克和吉尔吉斯等地效劳及到蒙古阿勒坛汗处出使请求赏赐事呈托木斯克官署的申请书

55张背面

全罗斯沙皇、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圣鉴，奴仆哥萨克骑兵瓦西卡·阿南宁现由陛下的远方世袭领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城向陛下谨奏。

君主陛下，去年，即 124 年，陛下的军政长官加夫里拉·尤季奇·赫里普诺夫及伊凡·鲍里索维奇·谢基林，曾派陛下的奴仆我前往库兹涅茨为沙皇陛下效劳，征收实物贡，并劝说库兹涅茨人归顺沙皇。奴仆业已引导库兹涅茨人归顺于沙皇陛下，库兹涅茨

---

* 本张左上角写有批注的地方已破损。

** 日期是按照瓦·丘缅涅茨使团由阿勒坛汗处回国的时间确定的〔见第 12 号文件〕。

人已宣誓效忠陛下，并已缴纳实物贡。现在库兹涅茨人正在替陛下效劳，以诚相待，向陛下缴纳实物贡。奴仆由库兹涅茨地区前往托木斯克城，途中遭到黑卡尔梅克库切贡台吉哈拉胡拉人的抢劫。奴仆被劫的财物计有：火绳枪及装有火药的火药盒一套，天蓝色那斯特拉菲新呢上衣一件，亚麻衬衫一件，单排扣无领长袖天蓝色那斯特拉菲长袍一件。奴仆被劫的财物共值十卢布。他们甚至还要把我打死。到库兹涅茨走了六个礼拜，忍饥挨饿，历尽辛苦。

君主陛下，去年，即 124 年，君主的使臣瓦西利·丘缅涅茨和立陶宛十人长伊凡·彼得罗夫被派到托木斯克城。陛下的军政长 56张
官加夫里拉·尤季奇和伊凡·鲍里索维奇命令挑选托木斯克城的军役人员及通译陪同使臣一同前往阿勒坛皇帝处。陛下的军政长官加夫里拉·尤季奇及伊凡·鲍里索维奇，在使臣动身之前，派奴仆我随同通译卢卡到吉尔吉斯，在吉尔吉斯王公及其要员那里，为陛下效劳，取得人质。我受命向吉尔吉斯的王公们及其要员转告陛下的关怀，劝说他们接受沙皇陛下的统辖，并把吉尔吉斯王公那里的要员带到托木斯克城。奴仆我已替陛下效劳，把一个要员从吉尔吉斯带到了托木斯克城。

当我把这个要员带到之后，陛下的军政长官加夫里拉·尤季奇、伊凡·鲍里索维奇又派奴仆随同使臣瓦西利·丘缅涅茨和伊凡·彼得罗夫到阿勒坛皇帝那里。奴仆曾同使臣到过阿勒坛皇帝那里，打听过中国、霍坦国、黄皇帝[1]、安得列皇帝和“蛇皇帝”的情况。奴仆我已替陛下效劳，把来觐见君主陛下的阿勒坛使者带到托木斯克城。

奴仆在替沙皇陛下效劳时，忍受饥寒，赤身露体，历尽辛苦，并曾以马肉充饥。自奴仆动身去替陛下效劳起，旅途中大约已用去 56张背面
十五至二十卢布，奴仆在为君主陛下效劳时已负债累累，穷困不 46
堪，老婆孩子已卖身为奴，无力赎回。

全罗斯仁慈的沙皇、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恳请顾念奴仆供职的微劳和流血牺牲的痛苦，俯予赏赐，如上帝昭示仁慈的陛下那样，陛下定能体察奴仆的贫穷困苦。

恳求沙皇陛下施恩。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7本，第42号，第55张背面—56张背面。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赫·弗·米勒的《西伯利亚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版，第1本，第445—446页。

第 7 号文件

1616年12月15日。——军役人员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关于到阿勒坛汗那里出使的情况在托木斯克官署的答问词*

51张 7125年12月15日[1]，塔拉城哥萨克首领瓦西利·丘缅涅茨和秋明十人长立陶宛人伊凡·彼得罗夫及其同伴在官署回答询问时对军政长官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鲍鲍雷金和加夫里拉·尤季奇·赫里普诺夫禀称：

51张背面 当我们由托木斯克城到达吉尔吉斯国时，在吉尔吉斯国迎接我们的有金皇帝的人泰本穆尔扎① 以及他所率领的三十人。他们对我们十分关怀，带我们去觐见金皇帝孔甘切伊[2]，一路上十分照

---

* 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还有一份本书未收录的内容大致相同的答问词，是1617年2月在托博尔斯克记录下来的〔《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版，№20，第55—58页〕，与本书收录的答问词相比，它有若干散佚之处和某些异读，详见下文脚注。

① 穆尔扎（Мурза），指鞑靼贵族。——译者

顾，非常有礼。

我们从吉尔吉斯请吉尔吉斯干练的小酋长卡拉的一名翻译作通译。当我们来到萨彦国去见干练的小酋长卡拉-萨卡尔及其僚属的时候，卡拉-萨卡尔就开始和我们谈话，并且问我们：你们是些什么人？是从哪位皇帝那里来的？我们，瓦西卡和伊凡什卡就对卡拉-萨卡尔说，我们是从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那里来的。于是，萨彦国的小酋长卡拉-萨卡尔和他的萨彦人就很高兴地向我们提供粮秣、车马，并且说：我们乐于替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效劳，并以诚相待。

当我们到达马茨国时，马茨国的酋长孔杜钦高兴地护送我们连同陛下的财物到金皇帝孔甘切伊那里。

当我们到达乌卢斯，觐见金皇帝孔甘切伊的时候，金皇帝当即派他的皇子卡尔泰捷恰大酋长及一些主要的穆尔扎迎接我们，按 52张
照他们的宗教习俗，送来吃的、喝的，并吩咐在他的近旁专为我们安排住所。酋长和穆尔扎在迎接我们时说：金皇帝孔甘切伊嘱咐 47
在他的近旁为你们安排住宿，因为你们是大君主的人。金皇帝谕示，在第二天带我们去觐见他，他说，你们这些人与别国使臣不同，你们这些人是大君主白皇帝派来的。金皇帝在呼图克图由本国的主要的酋长和穆尔扎陪同接见了使团。在接见使团时，同金皇帝在一起的，还有黄皇帝[3]的科舒钦[4]酋长。在皇帝接见使团时，泰本穆尔扎也在场，按照他们的宗教习俗，呼图克图的诵经的僧众也全都在场。

我们在金皇帝面前称颂了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的称号，频频颂扬皇帝陛下，我们按照封号，一一颂扬替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效劳的其他皇帝、皇子、国王、王子，一再颂扬全罗斯君主、沙皇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嘱咐书吏诵读称号。金皇帝孔甘切伊听到沙皇陛下的称号时，曾略略举帽致意。黄皇帝的科舒钦酋长和金皇帝孔甘切伊的穆尔扎们听到皇帝陛下称号时，脱帽
52张背面 致敬。金皇帝孔甘切伊说："我乐于率领我的臣民为白皇帝、全罗斯专制大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效劳，并以诚相待。"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劝说金皇帝孔甘切伊率其臣民及其所有乌卢斯接受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统辖，对他效命不渝。金皇帝孔甘切伊和黄皇帝科舒钦酋长说：我们乐意对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效命不渝。他们当场对陛下宣誓效忠，按其异教徒的宗教仪式肯定自己的誓言，虔诚地捧起神像，呼图克图的念经僧众一齐念了经。

在接见使团之后，金皇帝孔甘切伊对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谈及呼图克图说：按我们的宗教，呼图克图是我们这里的圣者。他这个呼图克图，是从腊宾国[5]派来的。这个呼图克图一生下来就识字。他出世后，生活三年就死了，死后埋在土里五年再复活。而且照旧识字，照旧认识自己的人[6]。这个呼图克图有他们信仰的诸神，有大钟和经书。

金皇帝孔甘切伊在接见使团时穿了绣金的彩缎长袍，黄皇帝
53张 的科舒钦酋长穿了绣金的绸衣，穆尔扎们穿了彩色的衣服。

我们在完成沙皇陛下的使命后，把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赏赐和礼品，呈给金皇帝孔甘切伊。金皇帝孔甘切伊高兴地接受了沙皇的赏赐和礼品，对我们以礼相待，按照他们的宗教习俗，赏给我们食物和饮料。他还派了一名主要的穆尔扎曼齐照料我们。他命令那位穆尔扎曼齐，务须为了大君主白皇帝而爱护和尊重大君主的这些使臣，因为我听说全罗斯大君主白皇帝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是我们世界上一切

皇帝当中最大的皇帝。金皇帝吩咐向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提供足够的粮秣和饮料。他很客气地让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离开，没有留难我们。他还派了自己的使臣和我们一道前往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处，并指示他的全体乌卢斯都要尊敬白皇帝大君主的使臣。 48

我们在他的乌卢斯骑行十天，探查了人们的生活情况和兵器。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看到了金皇帝的宗教习俗。他的房子是半固定的，他们骑着骆驼游牧。我们看到了金皇帝的生活情况，详细打听过其他国家的情况。金皇帝所使用的武器是弓箭。

金皇帝那里还有其他国家的人，这些国家的情况，我们也详细打听过了。他们对我们说： 53张背面

他们那边有一个中国，中国也有一个皇帝，中国皇帝的名字叫做大明[7]。中国位于海湾之滨，城是砖砌的，绕城一周骑马要走十天。他们中国所用的兵器是火绳枪和大炮。常有一些大帆船航行到中国，这些船载着商人，每条大船载二百到三百人。他们的穿戴与布哈拉人相似。由金皇帝那里骑马到中国，要走一个月。途中没有大河，地势平坦，没有山。

我们在金皇帝那里时，在那里的还有吉尔吉斯国的人。于是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两人便详细打听中国的情况。他们对我们说，在他们中国有一个皇帝*名叫阿克巴雷克[8]，城是石筑的，兵器是火绳枪和小炮。

在金皇帝那里的还有托平国[9]的人。我们也向他们详细打听过托平国的情况。他们对我们说，他们托平国有两个皇帝，他们的名字，一个叫伊希姆皇帝，另一个叫巴蒂尔皇帝。他们的城是用石

---

* 在托博尔斯克的答问词中，此处有所不同。当我们在金皇帝那里的时候也有霍坦国的人，我们也向他们详细打听过霍坦国。在我们霍坦国有一个皇帝……〔以下文字与所发表的文件中文字相同〕。

块和木桩围筑起来的，托平国所用的兵器是火绳枪和小炮。

我们在金皇帝那里时，在那里的还有黄皇帝的人。我们，瓦西
54张 卡和伊瓦什卡，也详细打听了他们帝国的情况。他们对我们说，他们有皇帝，这个黄皇帝的名字叫库拉钦。他们的城是砖砌的，他们的火器是火绳枪和小炮。

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两人在金皇帝那里时，在那里的还有喀尔喀[10]皇帝的人。我们向喀尔喀人详细打听了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对我们说，他们有个皇帝，他的名字叫康杰列切库尔。他们国家从事游牧，他们也象阿勒坛皇帝一样，骑着骆驼游牧。喀尔喀人所使用的兵器是弓箭。

在这些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所有这些皇帝的人互相进行贸易，并有使团往来，商人之间也常有往来。所有这些皇帝都在南方，只有一个喀尔喀皇帝在东方。

在当时，吉尔吉斯人碰巧也在金皇帝孔甘切伊那里，他们对金皇帝说，俄罗斯人常常攻打他们吉尔吉斯人。金皇帝孔甘切伊对吉尔吉斯人说，如果你们今后不接受沙皇陛下的统辖，不肯替他效劳，或要欺凌俄罗斯人，那么我就要下令把你们消灭得一个不剩。

49
54张背面 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从吉尔吉斯骑马到金皇帝这里，历时一个月。我们从吉尔吉斯出发，骑马在石山地带走了十天，那里过去有过一些喇嘛庙[11]，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荒凉了。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曾经向金皇帝的老年人详细打听过那些喇嘛庙。关于那些喇嘛庙，他们对我们说，里面曾经住过中国人和金皇帝的人。

我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在德米特里星期六* 之前一个礼拜到达金皇帝那里，在皇帝那里住了八天，金皇帝让我们在德米特里星期六这一天离开他那里。

---

* 即 10 月 26 日（德米特里·索伦斯基日）。

我们前去金皇帝那里时，翻越了三座雪山，金皇帝在没有雪、不寒冷的地方游牧。

由托木斯克城骑行到吉尔吉斯，遇到的第一条河是耶亚河，还有基亚河、乌柳帕河、尤斯河以及叶尼塞河。由吉尔吉斯到金皇帝那里，有阿斯基兹河、阿巴根河、切坎河（这条河从山谷里流过，骑马走过这条山谷要三天时间）、坎捷基尔河以及克姆奇克河。金皇帝在克姆奇克河一带游牧。

我们走到一个湖边遇见金皇帝。这个湖名叫乌布苏。湖边有座山叫盐山，又名呼海山。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7本，第40号，第51—54张背面。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E. Э. 菲舍尔的《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年，第1本，第254—264页；B. K. 安德里耶维奇的《西伯利亚史》，第I册，圣彼得堡，1889年，附件I，第206—210页。

第 8 号文件

1616年12月29日至31日之间*。——军役人员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就其卡尔梅克地区之行以及在彼处会晤中国使者等事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摘要

在莫斯科，立陶宛人托米拉·彼得罗夫和阿斯特拉罕哥萨克71张

* 日期是按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凡·库尼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见第5号文件，库拉金公文的收文登记）和贵族杜马根据答问词所作决议的时间确定的（见第10号文件）。

骑兵伊凡·库尼津在回答询问时称：〔……〕*

当他们在卡尔梅克国时，他们打听过卡尔梅克国和中国的情况，打听过这两国与哪些国家友好并且互相往来。

在那里，他们探悉，哈萨克大汗国[1]和吉尔吉斯汗国现在已臣
78张 属，听命于卡尔梅克国，因为卡尔梅克国比这两个汗国更为强大。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国的一些俘虏以前被抓到卡尔梅克国当奴隶，巴加蒂尔台吉[2]正在找寻这些人，并将无偿地交还给这两国。对此，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汗国的首领致书向他道谢，现与他和睦相
50 处，承认巴加蒂尔台吉位居己上，听从他的话。伊希姆王子[3]现住在卡尔梅克国，与卡尔梅克人一同游牧。卡尔梅克人很敬重他。跟他在一起的本国人，据说只有十五个。

当托米拉和伊凡在卡尔梅克的时候，这位王子曾会见他们，并对他们表示敬意。他们劝说王子投归陛下，为陛下效劳，并领受陛下的赏赐。王子对他们说，他对陛下的关怀感到高兴，为此将派出自己的使臣来晋见陛下，并将写信通知自己的弟兄。一旦陛下派遣使臣下达仁慈的谕旨到他那里，弟兄们给他写了回信，他就立刻要到陛下这里来。现在他派遣使臣和他们一起到托博尔斯克商讨此事，并且写了文书，表示希望投归陛下。

79张 阿勒坛王子与中国皇帝关系密切，他在一条河边游牧，游牧地离开中国有六天路程。阿勒坛王子的势力及于卡尔梅克人。中国皇帝和阿勒坛皇帝每年从每个卡尔梅克台吉那里征收的实物贡是二百头骆驼，一千匹马和羊。这些实物贡除了向小台吉征收外，还向较大的台吉征收。卡尔梅克人害怕他们。中国皇帝的名字叫大明汗。至于阿勒坛皇帝，人们不能称说他的真名，而只称他为阿勒坛。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才能知道他的真名。

---

* 略去了由托博尔斯克到达卡尔梅克台吉达赖·巴加蒂尔的乌卢斯途中情况的描写，以及和卡尔梅克台吉就其加入俄籍的谈判情况的描写。

彼得罗夫和库尼津在卡尔梅克的大台吉巴加蒂尔那里，与前来征收实物贡的阿勒坛人和中国人见了面。他们亲自向阿勒坛人和中国人仔细打听过中国和阿勒坛王子的情况：中国有多大？有多少人？同哪些君主和国家有来往并保持友好？他们信仰什么宗教？阿勒坛人和中国人在谈话中告诉他们：阿勒坛王子所信的宗教、所用的文字和语言都同中国一样[4]。现在他们正在引导卡尔梅克人也信仰自己的宗教，并且传授本国的文字。阿勒坛皇帝和中国皇帝已经引导许多卡尔梅克人信仰自己的宗教，按照自己的宗教习俗，禁止他们吃马肉，喝马奶。学会了他们的文字的大台吉们和他们的妻子，现在不吃马肉，不喝马奶。阿勒坛王子和中国人 80张
的宗教仪式是这样的：他们按自己的宗教信仰，穿着绸缎，向鬼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一只手拿着小铃，另一只手拿个小板鼓，面前放一本经书，念经一个来小时，同时两手敲着小铃和板鼓，下跪着地磕头。在中国，有一座用砖砌的城，有一条大河，河的名称说不上来，大小船只载着货物从其他许多汗国由这条河驶来。中国盛产粮食。他们常把花缎、素缎和丝绒作为皇帝的礼品运送给台吉们。其他汗国的人，也常到他们那里去，估计黑阿拉伯汗国① 的人也常去。在他们中国和在阿勒坛皇帝那里，除了红黄二色粗呢以外，并没有什么贵重的饰物。据说从他们到过的那些台吉那里，一路游牧到中国，大约要走一个月，由托博尔斯克去，要走三个月。据说中国的钟声音很响，一日三次，是在清真寺②做祷告的时候敲的。

他们今年在卡尔梅克国，在大台吉那里也亲眼看到宗教仪式，81张
那些人也祀奉鬼神。这些鬼神的塑像是银铸的，镀得金光灿灿，披上丝绸外服，置于墙上，人们对这些鬼神极为敬重。他们在卡尔梅

① J.F.巴德利认为这可能是指马来亚人或印度人。——译者

② 原文为 в мечетях（在清真寺中），按所述内容，似应为佛教庙宇。——译者

克人那里还听说：卡尔梅克人从俘虏来的俄国人那里拿走了许多
52 侍奉上帝的天神的神像，但他们对这些神像没有加以侮辱，并且也很尊敬，因为这些神像既然能保佑俄罗斯人，也一定会保佑卡尔梅克人。每逢礼拜一，他们就祈求幸福，不吃不喝。一年有四次斋期。

萨夫兰王子[5] 和他的国家都臣服于布哈拉国。从陛下的城市到布哈拉国，要走两个月。不过这一点是他们听一些从萨夫兰王子那里到托博尔斯克去的布哈拉人说的。他们本人没有到过布哈拉国，不知道布哈拉国的情况。卡尔梅克人每年都要打死许多诺盖人，现在又去攻打他们。在卡尔梅克人那里，有很多俄罗斯奴隶，都是从诺盖人那里俘虏过来的。卡尔梅克国距离所有其他国家——土耳其、基齐尔巴什、布哈拉——都很远，而且与这些国家没有任何交往。

82张 卡尔梅克人使用的兵器是弓箭、长矛和马刀，也有火绳枪，但他们火药少。只有在他们把布哈拉人打败之后，才从布哈拉人那里得到火药。他们骑着马，身披铁甲，戴着圆铁盔去打仗，铠甲上的铁片有半个手掌那样宽，箭矢和马刀都刺不穿。他们在打仗时，使用以下三招：第一招是射箭，第二招是使用长矛，第三招是使用马刀。打仗时只有在他们使尽了这三招还不能挫败对方时，他们才退却。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卡尔梅克事务全宗，目录 2，1616 年，案卷№ 1，第 71，77—82 张。原本。

载于：J.F.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一卷，伦敦，1919 年版，第 CCXVII 页（俄文版）；第二卷，第 37—40 页（英文版）；《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 年）》，莫斯科，1959 年版，第 18 号，第 51—54 页。

第 9 号文件

1616 年，不早于 12 月 29 日*。——军役人员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为其蒙古国之行请求赏赐事呈外务衙门的申请书

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圣鉴，您 1张
的奴仆〔陛下世袭领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城立陶宛人托米尔卡·彼得罗夫·利特维尼诺夫和哥萨克骑兵伊〔凡卡·库尼津〕……Бреньков 向陛下谨奏。

〔陛下〕，去年，即 124 年，〔臣仆等〕曾奉派替〔陛下〕效劳，由托博尔斯克〔城〕出使至卡尔梅克……〔奴仆等〕走到〔卡尔梅克〕诸台吉那里，历时两月，……臣仆等〔长〕时间跋涉，……忍饥挨饿……差点死掉，万般无奈，也曾以马肉充饥。臣仆等因不愿停止替沙皇陛下效劳，吃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卡尔梅克〔台〕吉那里。臣仆等曾对卡尔梅克台吉们谈到陛下，与他们建立了和睦的关系，并把他 53
们的使臣带到托博尔斯克。陛下，臣仆等在卡尔梅克〔台吉们〕那里，还遇见了中国使臣和阿勒坛使臣，我们曾与他们交谈，并邀请〔他们〕同我们一道到托博尔斯克。……〔中国使臣和阿勒坛使臣 2张
说〕：我们现在不敢同你们一道前去，因为我们的皇帝没有谕示我们离开卡尔梅克到任何其他国家去。

陛下，我们向〔他们〕打听他们国家的皇帝的名字。关于他们

---

* 日期是按照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凡·库尼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确定的（见外务衙门收到他们带去的伊·谢·库拉金的报告的收文登记，第 5 号文件）。

** 原文右边部分破损；此处及以下各处方括号中的字是按文意并根据第 7 号文件恢复的。

本国皇帝的名字，中国使臣们对我们说：他们中国的皇帝名叫大明汗。而阿勒坛使臣则没有把他们皇帝的名字告诉我们，因为在他们国家，只有他们皇帝死去的时候，他们才能称说本国皇帝的名字，现在他们就称他阿勒坛皇帝。陛下，中国使臣曾向臣仆等说到河流……河流不小，船舶从其他〔汗国〕运载〔货物〕前去，据说在他们的……由……做成……无论绸缎……无论任何……未染色的皮靴他们没有，他们有……也有钢。陛下，〔阿勒坛的〕使臣对我们
3张 说，他们没有城市，而那些……无论什么样的也没有，他们那里马匹很少。至于他们的宗教和语言，陛下，我们也问过了。陛下，他们对我们说，他们中国的语言同阿勒坛语言是一样的，他们的宗教也是一样的。他们劝卡尔梅克人也信他们的宗教，一天敲三次钟，钟声大小不一。陛下，他们对我们说，他们的〔使臣〕将在春季从他们那里亲自到我们托博尔斯克来。他们……向我们要了一个卢布给他们的皇帝看看。

陛下，臣仆等对卡尔梅克每位小台吉赠送一个半卢布至两个卢布作为礼物，因为臣仆等必须到巴加蒂尔台吉那里去……

陛下，臣仆等从卡尔梅克伊希姆王子的盐湖的上方出发，在田野上乘行，臣仆等曾向伊希姆王子谈到陛下的情况，并且劝说他接受沙皇陛下统辖，请他到陛下那里。伊希姆王子接受了我们的劝导，愿到陛下那里去。他……已就此事派出其使臣和我们一道到
1张 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和秘书官伊〔凡·布雷金〕那里……

〔我们〕，陛下，臣仆等……效劳……从远……，走了……五个半月。我们领到皇上所发的薪饷为：卑职托米拉领到十一卢布，卑职伊瓦什卡领到九卢布。陛下，臣仆等往返所用的，都是皇上所赐奴仆等自己的薪饷，没有从皇上的国库中向我们提供任何补助。陛下，我们的父辈替您效劳都在三十年以上。我们为陛下效劳的时

间分别为：卑职托米尔卡十四年；卑职伊瓦什卡十二年半。

仁慈的全罗斯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鉴于为皇上效劳，请对我们，您的臣仆施恩，予以犒赏，如同上帝昭示陛下的那样。

敬请沙皇陛下施恩。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08 年，案卷№ 1，第 1 张；1617 年，案卷№ 2，第 2、3、1 张*。原本。

第 10 号文件 54

1616 年 12 月 31 日。——贵族杜马关于同中国、蒙古和布哈拉汗国交往问题的决议

12 月 31 日，大贵族们听取了这些报告和答问词**，并作出决 83张
议：不得同阿勒坛王子和中国交往，今后必须更切实地探听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关于设置城寨问题，选好地点，把城寨设在伊希姆河畔。关于秋明军政长官的问题，在秋明，军政长官们欺侮、凌辱卡尔梅克的使臣，并抢劫了他们的东西，此事在喀山事务衙门已有谕旨。

从托博尔斯克派去的使者，今后应与卡尔梅克人保持往来，并引导他们归顺于君主陛下。今后凡卡尔梅克人派遣使臣或使者到君主这里，应一律准许这些人由托博尔斯克到莫斯科君主处，不得留难。

关于大贵族和秘书官在上呈君主的奏章中写到的礼品——卡

---

* 申请书被分置在外务衙门的两个卷轴里。

** 见第 8 号文件。

尔梅克人送给君主陛下两匹马，但他们已把这两匹马卖掉，而他们派往卡尔梅克的使者们在莫斯科回答询问时说，送给君主陛下的
84张 礼品是三匹马——应函告大贵族和秘书官，他们处事不当，把礼品卖掉，应立即到买马的人那里找回那些马匹，找到之后，就送到莫斯科献给君主。今后不论任何国家赠送君主陛下任何礼品，均不得擅自出售，而应全部呈献君主。

现议决，与布哈拉皇帝商讨各种事务的国书由托博尔斯克发出，但不送礼品给他。给布哈拉皇帝书写和发送国书时，其头衔应照抄莫斯科的发文[1]。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卡尔梅克事务全宗，1616年，目录2，案卷№1，第83—84张。原本。

载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版，第19号，第55页。

第 11 号文件

1617年，不早于2月2日*。——军役人员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就前往阿勒坛汗处一事在托博尔斯克官署的答问词摘要**

50张 瓦西利·丘缅涅茨和伊凡·彼得罗夫的答问词如下：〔……〕

〔……〕有些国家的人也在金皇帝那里，我们曾详细打听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我们那边有个中国，有一个中国皇帝，他

---

* 日期是根据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到达托博尔斯克的时间确定的（见第12号文件）。看来，十七世纪编年史家把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错误地定在这一天（见第14号文件及注）。

** 略去由托博尔斯克至阿勒坛汗诸乌卢斯途中的描写以及关于阿勒坛汗加入俄籍问题谈判情况的叙述。

的名字叫大明。中国位于海湾之滨。城是砖砌的，骑马绕城一周 55
要走十天。中国的兵器有火绳枪和大炮。时常有大帆船航行到中国，船上载的是商人，每条船约有二百到三百人。他们穿的衣服与布哈拉人穿的式样相似。从金皇帝那里骑马到中国要走一个月，途中没有大河，地势平坦，没有山。

当我们在金皇帝那里时，霍坦国的人也在那里。我们向他们详细打听过霍坦国的情况。他们霍坦国有个皇帝，名叫阿克巴雷克。城是石筑的，兵器是火绳枪和小炮。

托平国的人也在金皇帝那里。我们向他们详细打听过托平国的情况：托平国有两个皇帝，一个〔皇帝叫叶西姆，另一个〕皇帝名叫巴蒂尔。他们的城是用石块和木桩围筑起来的，他们托平国的兵 55张
器是火绳枪和小炮。

黄皇帝的人也在金皇帝那里。我们也详细打听过他们国家的情况：黄皇帝名叫库拉钦，他们的城是砖砌的，火器是火绳枪和大炮。

喀尔喀皇帝的人也在金皇帝那里。我们向喀尔喀人详细打听过他们皇帝的情况。他们说：我国的皇帝是康杰列切库尔，我国是游牧的国家。大家象阿勒坛皇帝一样骑着骆驼游牧，我们的兵器是弓箭。这些国家之间没有战争。

这几位皇帝的人，互相进行贸易，常有使团往来，商人也常来往。这些皇帝都在南方，唯有喀尔喀皇帝在东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16 年，案卷№ 1，第 50、54—55 张。原本。

载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 年)》，莫斯科，1959 年版，第 20 号，第 57—58 页。

第 12 号文件

1617 年 2 月 2 日至 3 月 19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为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归来事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47张 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伊凡·库拉金及伊瓦什卡·布雷金谨奏。

谨遵君主谕旨，命臣仆等派遣塔拉城头领瓦西卡·丘缅涅茨和列入立陶宛兵册的伊瓦什卡·彼得罗夫出使至阿勒坛皇帝处。臣仆等业已派遣瓦西卡·丘缅涅茨和伊瓦什卡·彼得罗夫出使至阿勒坛皇帝处。

陛下，今年，即 125 年，2 月 2 日，瓦西卡·丘缅涅茨和伊瓦什卡·彼得罗夫已由阿勒坛皇帝处出使归来。同他们一起来的有阿
56 勒坛皇帝的使臣……基钦肯-巴克士，他们要到陛下那里去。跟他们一道来的……还有……卡穆尔钦人。〔臣仆等〕已先让阿勒坛皇
48张 帝的使臣同伊瓦什卡·彼得罗夫一道前往陛下处，并派了一名陪同的官员护送阿勒坛皇帝的使臣和几名吉尔吉斯人，安排途中膳食，尽量让他们吃饱。而后，即派瓦西卡·丘缅涅茨及随同到过阿勒坛皇帝处的军役人员，紧随伊瓦什卡·彼得罗夫之后，到陛下驾前。臣仆等在阿勒坛使臣那里找了一个吉尔吉斯人，将君主的赏赐颁给了他，让他回到阿勒坛皇帝那里。并派陛下的军役人员作为使者同他前去，以便告知阿勒坛皇帝：其使臣业已到达西伯利亚城镇，并顺利获准前往君主处，因为他对他们的出使规定了期限。至于从臣仆这里派出的充当沙皇陛下使者的军役人员，请阿勒坛

* 日期是按文中提到的日期及收文登记确定的。

皇帝予以放行，并派人陪同他们前往中国，希望中国皇帝也派出自己的使臣同这些军役人员一道报聘陛下，以提高沙皇陛下的荣誉和声望，使中国皇帝知道君主陛下的威名。

瓦西利·丘缅涅茨和伊凡卡·彼得罗夫对臣仆等报告说：当他们在阿勒坛皇帝那里时，卡尔梅克的使臣巴〔蒂尔〕台吉和乌钦台吉也在那里。皇帝……对卡尔梅克使臣……君主的西伯利…… 49张
效劳……不攻打……地区……今后你们如果侵犯陛下西伯利亚各城市，打〔死〕君主的军役人员，或者是攻打缴纳实物贡的地区，我就要去攻打你们，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也要派人去攻打你们，那时候，你们这些卡尔梅克人一定无处藏身。

在第47张背面上的收文登记：125年3月19日秋明城〔列入立陶宛人兵册的伊瓦什卡〕彼得罗夫呈交。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16年，案卷№1，第47—49张。原本。

第13号文件

1617年2月3日。——托博尔斯克官署接待蒙古阿勒坛汗的使臣斯卡扬·麦尔根及其同僚的记录摘要[1]——使臣们提供的关于邻国的情况

〔……〕阿勒坛皇帝的使臣斯卡扬-麦尔根和基钦谈到他们本 6张
国的情况、中国情况、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皇帝的名字以及这些国家有些什么货物、城市和兵器：

他们的阿勒坛皇帝孔甘切伊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使用的兵器

是弓箭。他们国家的货物有：豹皮、猞猁皮、貂皮、海狸皮和红狐皮，但没有黑狐皮；有卡尔梅克马，他们本国没有骏马；此外他们本国没有其他什么货物。他们的孔甘切伊皇帝向萨彦人、布里亚特人、吉尔吉斯人、蒙达尔人、奥尔奇克人、土鲁曼人和捷列古尔人征
57 收实物贡。那些地方有游牧的酋长，他们的皇帝阿勒坛从那些地方收的实物贡是毛皮。在他们国内，贵重物品有：火绳枪、马刀、弓箭、贵重的呢绒。

阿勒坛皇帝的使臣们还说，在阿勒坛国附近有个中国，由阿勒坛皇帝那里走到该国，走得慢要六个礼拜，走得快要四个礼拜。中国皇帝〔名叫大〕明。中国的城是砖砌的……城中间有条大河，由
7张 这条河航行到中国的船只很大。中国的货物有：绸、丝绒、花缎。中国出产金、银，人们从中国各县把金矿石和银矿石运到中国。中国种植的谷物很多，有小麦、大麦、燕麦、黍。中国的兵器是弓箭，但没有大炮和火绳枪。据说中国很大。

阿勒坛的使臣们还说，在他们旁边有个霍坦王国。霍坦国皇帝的名字叫安德列。由阿勒坛皇帝处到该国要走一个月。该国的城是砖砌的，使用的兵器是弓箭。该国所产的货物和中国出产的种类一样，只是不产金银，该国种植的谷物也很多。

阿勒坛的使臣们还说：中国旁边有个黄王国，黄皇帝的名字叫萨音库拉钦。他的城是砖砌的，城里只有一个皇帝。他的乌卢斯是游牧地，他使用的兵器是弓箭。由阿勒坛皇帝到该国要走半年。
8张 该国出产的货物和中国出产的一样，盛产金银，有花缎、丝绒、绸和贵重的呢绒，种植的谷物也多。

阿勒坛的使臣们还说，阿勒坛皇帝附近有个腊宾国。该国的人都是喇嘛。按俄国的称呼，他们叫做教士，该〔国〕出产花缎、丝绒、绸……

阿勒坛皇帝与这〔些国家〕都有交往，互相通商……从阿勒坛

皇帝那里运到这些国家去的有马匹、貂皮、狐皮、〔海狸〕皮和其他毛皮……还有马鬃。从这些国家运到阿勒坛皇帝那里的，有丝绒、绸缎、金银。

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和秘书官伊凡·布雷金详细询问过阿勒坛的使臣斯卡扬和基钦：他们的阿勒坛皇帝会不会同意护送陛下的使臣到中国去？

阿勒坛的使臣斯卡扬和基钦说，他们的阿勒坛皇帝会护送君 9张
主的使臣到中国去，会向他们提供去中国的车马。为此，已经让吉尔吉斯使臣回到自己的阿勒坛皇帝处，以便他们的阿勒坛皇帝下令护送君主的使臣到中国去〔……〕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17 年，案卷№ 1，第 6—9 张。原本。

第 14 号文件 58

1617 年，不早于 3 月 19 日*。——军役人员伊·丘绵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就 1616 年夏前往阿勒坛汗处一事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摘要

谨遵陛下谕旨，曾经到过阿勒坛皇帝处的头领和哥萨克以及 1张
阿勒坛皇帝的使臣，奉派从喀山宫廷衙门前来外务衙门。在外

---

* 日期是根据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递呈报告的登记时间确定的（见第 12 号文件）。在十七世纪的年代记中，把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的日期，错定为 2 月 2 日，即瓦·丘绵涅茨率其同伴到达托博尔斯克的时间（见国立公共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图书馆，手稿部，«鲍戈廷汇编»，第 1570 号，第 148—148 张背面；也见 А.Ф.贝奇科夫：«教会斯拉夫手稿汇编论述»，帝国公共图书馆出版，圣彼得堡，1882 年，第 45 页）。

2张 务衙门，头领瓦西利·丘缅涅茨和十人长伊凡·彼得罗夫在回答询问时对外务衙门杜马秘书官彼得·特列季亚科夫和外务衙门秘书官萨瓦·罗曼丘科夫说：〔……〕*

15张 今年，即125年，12月31日，针对托博尔斯克大贵族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及其同僚发出的公文，曾将陛下的谕旨、贵族杜马的决议，由立陶宛人托米拉·彼得罗夫和阿斯特拉罕哥萨克骑兵伊瓦什卡·库尼津送到他们那里，命令他们与卡尔梅克人往来，劝导卡尔梅克人接受君主陛下的统辖，使其归顺于君主陛下。在没有确切探明中国和阿勒坛皇帝的情况以前，命令他们暂不与中国和阿勒坛皇帝往来〔……〕

30张 他们在阿勒坛皇帝的国土那里，打听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如某国的情况怎样？这个国家的人怎样？宗教信仰怎样？同哪些国家有往来？该国的人所用的是何种兵器？

31张 在回答询问时，阿勒坛皇帝的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对他们说：中国位于海湾之滨，城是砖砌的，很大，绕城一周骑马要走十天。从阿勒坛皇帝那里步行到中国，要走一个月。

中国人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说他们的国家很大，他们的皇帝叫大明，城是砖砌的，很大，中国军人使用的兵器是火绳枪和大炮。有些大帆船常常载着贵重的货物由海路来到中国，至于这些

32张 船是由哪些国家来的，他们没有讲，每艘船可载二百到三百人。中国人穿的衣服与布哈拉人的服式相似，衣料各色各样：有丝绒的、丝绸的、花缎的、单色布的、缯缎的。到中国去的途中没有大河，没有山，地势平坦。中国出产哪些谷物和农作物，这点还不清楚。中国皇帝同其四邻各国君主都有交往，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祈祷方式，只是不知道他们信什

* 略去由托博尔斯克至阿勒坛汗乌卢斯途中和在阿勒坛汗处进行谈判的情况的描写，以及军役人员在托博尔斯克官署所获得训令的复述部分。

么教，也无从打听。他们的钟很大，声音很响。他们所用的语言是怎样的，还不知道。

从中国再过去有个霍坦国。该国有一个皇帝，名叫阿克贝雷克。城是石筑的。从中国到霍坦国要走一个月。由阿勒坛金皇帝到霍坦国要走两个月。军人所用的兵器是火绳枪和大炮。霍坦国的人与中国和阿勒坛皇帝有交往，他们友好相处，彼此之间有商人 59
往来。关于霍坦国人的情况，他们的宗教信仰，祈祷方式，他们的 33张
语言，以及他们是否种粮食，无处可问，这些都不清楚。

当他们在阿勒坛皇帝那里时，托平国的人也在那里游牧。他们也向这些人打听了托平国的情况。托平国的人对他们说，托平国有两个皇帝：一个名叫叶西姆，另一个名叫巴蒂尔。他们国家的城都是用木石筑成的。国家很大。他们还谈到一些国家，即哈萨克大帐国。这些国家在东西偏左的地方。这些国家的军队所用的兵器有火绳枪和弓箭，也有大炮。关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情况，关于其所用的语言，关于其敬神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活情况，人们没有对他们说过。

当他们在阿勒坛金皇帝那里时，黄皇帝的人也在那里，他们曾 34张
与这些人见过面。在回答询问时，这些人对他们说：黄皇帝名叫库拉钦，他的城是砖砌的，军队使用的兵器是火绳枪和弓箭，也有大炮。这个黄皇帝住在离中国较近的地方，臣服于阿勒坛皇帝。其宗教信仰和语言同阿勒坛皇帝那里一样，但该国不出产粮食。

当他们在阿勒坛皇帝那里时，喀尔喀皇帝的人也在那里。他们曾向喀尔喀皇帝的这些人详细打听他们的皇帝和他的国家的情况。这些人对他们说，他们的皇帝是康杰列切库尔，他的国家是游牧的国家，象阿勒坛皇帝一样，人们骑着骆驼游牧。其语言和宗教信仰也同阿勒坛皇帝那里的一样，不出产粮食，只饲养牲畜。他们完全臣服于阿勒坛。

所有这些国家相互之间都有交往，而且和中国友好相处，商人们也常在这些国家之间往来。这些国家只有一个喀尔喀皇帝是在东方，其他都在南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16年，案卷№1，第1—2，15，30—34张。全部文件在1—42张。原本。

载于：Ф.И.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得林旅行蒙古、中国记》，载《科学院语言文学学部通报，1913年》，第18卷，第4本，圣彼得堡，1914年，第270—282页；上文单行本，圣彼得堡，1914年，第14—26页；J.F.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第47—58页；《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第22号，第59、62、65页。

第15号文件

1617年，不早于4月6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费·瓦·鲍鲍雷金为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马·特鲁勃恰尼诺夫前往中国事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的报告[1]

48张背面 伊凡·谢苗诺维奇公爵阁下，费奥多尔·鲍鲍雷金和加夫里拉·赫里普诺夫谨向您致意。

阁下，今年，即125年，4月6日，收到阁下来信，内称：业已从托博尔斯克派遣军役贵族马克西姆·特鲁勃恰尼诺夫出使中国，
60 并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和帐幕鞑靼人共七人与他一道去中国。一旦马克西姆来到托木斯克城，要我们让这位马克西姆从托

---

* 日期是按原文中提到的日期确定的。

木斯克城到中国去，并且把支给瓦西卡·丘缅涅茨和伊凡卡·彼得罗夫使用而剩下的部分皇款支给他，数目如以前给他们二人的一样。我们还应挑选四名可到中国协办陛下事务的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为了〕书写事宜，应把通译、军役人员伊瓦什卡·彼特林也派到中国去。发给他们两年的现金薪俸，并给予相当于一年薪俸 49张
的补贴。马克西姆奉命到阿勒坛皇帝那里之后，派上述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中的两名合适人员，把消息带回托木斯克，要我们发给他们一年半的现金薪俸，并依据薪俸给予相应补贴。一旦马克西姆从我们这里领取皇款、接收军役人员，我们便应安排足够的车马运送马克西姆、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以及陛下的财物，毫不迟延地让他们到中国去……*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7本，第38号，第48张背面—49张。副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J.F.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1卷，伦敦，1919年，第CCXIX页。

第 16 号文件

1617年6月20日。——英国使臣约·麦里克与大贵族费·伊·舍列麦捷夫及其僚属[1]就是否让英国商人前往印度和中国一事的会谈记录摘要

〔……〕使臣说， 227张背面

在此以前，他在同沙皇陛下的大贵族们会谈时说过，也在信中写过：希望陛下同意詹姆士一世国王陛下的人，靠近鄂毕河一带或 228张

---

* 文件的结尾可能在十八世纪进行复制以前就已散佚。

经由鄂毕河探寻通向东印度、前往中国的道路，国王的人准备自己负担一切亏损，并谈过装备品和船舶等问题，他们需要和俄国人通力合作，共同寻找并探明这条道路。一旦为陛下和两个大国的商人打开了通往那里的贸易之门，所获的利益必定是巨大的。

大贵族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公爵及其僚属说：

西伯利亚国离莫斯科很远，是在遥远的东方。从莫斯科到最近的西伯利亚城市，要走半年，而且从莫斯科出发有一段时间要走冬季的旱路，而接近西伯利亚时则再走水路。如果不走冬天的旱
228张 路，那么夏天没有任何通道能走上水路，因为到处都是苔藓、沼泽和泥潭。由西伯利亚最近的城市到鄂毕河，要走很长的时间，而且要历尽艰辛才能顺着河岸到达曼加泽亚。当地的人，他们生在西
61 伯利亚、长在西伯利亚、住在西伯利亚，也不知道鄂毕河源于何处，流向何方。那地方气候严寒，暖和的日子很少，一年不超过两个月。鄂毕河上经常有冰块漂流，还有冰山，无论用什么办法、什么船只都无法通行。溯鄂毕河而上，到了稍为暖和的地方，那里有许多游牧的汗国——白卡尔梅克、黑卡尔梅克、阿勒坛皇帝、黄皇帝、吉尔吉斯、萨彦，还有其他一些汗国，语言各不相同。沿着鄂毕河
229张 两岸行走，或在鄂毕河上航行，旅程都非常艰险。至于中国，据说它并不大，也不富，寻找到中国去的道路颇不值得。不过沙皇陛下为了自己的兄弟、友好的伟大的詹姆士一世国王陛下所表示的兄弟情谊，将特地谕示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军政长官，命令〔探明〕以下各种情况：鄂毕河源于何处，流向何方？流入哪个大海？在这条河里是否可以航行？需用何种船只？顺着鄂毕河岸是否可以通行？有哪些汗国在鄂毕河一带游牧？估计有哪些国家位于鄂毕河上游？有些什么支流流入鄂毕河？这些支流都是从哪里流来的？中国在什么地方？富庶到什么程度？是否有什么收益？能否找到通

往中国的道路？君主命令，把所有这一切都探听清楚以后，画一张 229张背面
地图，呈送君主陛下。沙皇陛下吩咐这样说，这样做。现在这一切情况都还没有切实弄清楚，能说什么或做什么呢？如果连西伯利亚土生土长的居民对情况都不清楚，陛下怎能允许经过本国国土探寻道路呢？

使臣约翰公爵说，请沙皇陛下的大贵族们不要嫌烦，允许他问一件事：他曾参加沙皇陛下的宴会，当时在沙皇陛下的宴席上也有阿勒坛皇帝的使臣[2]，从外表看来，这些人很粗野，人家说他们初次看到殿堂和庙宇时感到惊讶。那么请问：他们是住在哪里，他们有些什么货物？

大贵族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及其僚属说，沙皇陛下的大贵 230张
族们现在告诉他，阿勒坛皇帝在西伯利亚国以远游牧，从西伯利亚边远城市托木斯克到阿勒坛皇帝那里，要走十八个礼拜，要经过卡尔梅克，经过吉尔吉斯和其他一些向阿勒坛皇帝纳贡的地区。据说，在阿勒坛皇帝的汗国里的货物有塔夫绸、花缎和丝绒，这些都是从中国运去的，人们又从比中国更远的一些国家，把货物运到中国。阿勒坛皇帝那里出产体型不大的马匹，不过据说颇好役使，其他货物就没有了。据说从阿勒坛皇帝那里到中国，大约要走一个 230张背面
多月，途中缺水，尽是沙漠，路程非常艰苦。据说中国不大，它周围的城墙都是用砖砌的，绕行一周，大概要十天，其真实情况不得而知。除了用砖墙围起来的城以外，没有属县，因此可以知道，其地方不大[3]。现在根据沙皇陛下的谕旨，已命令各军政长官从西伯利亚切实探明中国的情况：它有多大，有多富庶。君主的人已到中国打听去了。他——使臣伊凡公爵最好能确切说明一下，他们要由何处顺着鄂毕河开始探寻通往东印度的道路？——是由鄂毕河溯流 231张
而上，还是顺流而下？沿途经过陛下的哪些西伯利亚城市？英国商人要从鄂毕河再驶入哪些河流，或者要入海，由海路到印度？这

62 个海叫什么名称？是否与白海和临近皇城①、属于克里木国的黑海相连？不经过陛下的西伯利亚城市，是否可航经大海到鄂毕河去？从哪些国家可以经过那个海*？他们贩运哪些货物到印度去？他们的船只在什么地方制造？造些什么样的船舶？在探寻这条路
231张背面 时，他们要在何处找寻和雇佣内行的人？他们——沙皇陛下的大贵族们要把这件事奏报沙皇陛下。

使臣伊凡公爵说，他将写信说明，打算怎样探寻一条道路，但此事詹姆士一世国王陛下原以为贵国君主陛下会同意，只要君主陛下同意〔……〕

237张 于是〔大贵族们〕问道：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事情？

237张背面 英国使臣伊凡公爵说：〔……〕

260张背面 我大君主大不列颠国王对沙皇陛下及其国家素怀崇高敬意和兄弟情谊，渴望沙皇陛下及其臣民诸事顺遂，他对各项事宜都已详加考虑，并命我请求沙皇陛下俯允在贵国辽阔的国土上进行经常
261张 的贸易，使贵国臣民获得福利，外国货物得以运入，并便于探寻其他国家，俾使莫斯科国和沙皇陛下及其臣民在那些国家里取得荣誉。英国客商多年以来在探寻前往中国和东印度的近路方面耗费巨资，但至今尚未探明，因此时常派出船队。这些商人在探寻道路时，已花费十多万卢布。目前并没有放弃原来计划，每年仍派出船队从海路寻找通道。假若沙皇陛下照顾英国客商，允许他们派人经
261张背面 过本国前去鄂毕河，再由那里到东方和北方探寻中国，商人们此去的费用将由自己负担。即使找不到道路，那笔亏损也将由他们自负。现在还不知道应该运什么货物到那里去，他们姑且运一些呢绒和其他货物去试一试。英国客商打算在鄂毕河上制造一些小船或

---

* 文中 море(海)重复两次。

① Царь-город 或 Царь-град 是指后来的君士坦丁堡。——译者

其他船舶。他们将根据季节决定由水路或山路去探寻那条路，直到确实找到那条道路为止。如果蒙上帝保佑，找到海上通道，那么估计经海路也能到达中国。很多作者都写过，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富饶，有金银珠宝。如果这条道路幸而能够找到，那就会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如果不成功，沙皇陛下无论在营业上或者是在费用上 262张
都不会有任何损失。要找这条路，将从英国运来各种必要的人手和物品，诸如制造适合于走这条航道的船只的造船能手，通晓这项业务的航海能手，制造船上铁器的铁匠。船锚和船帆用的粗亚麻布也将从英国运来，造船用的木材在鄂毕河附近很多。假若陛下对这条道路不感兴趣，我们也就不必再谈了。由俄罗斯行经西伯利亚到东方，再往北到鄂毕河的道路和河流，俄国人很熟悉。他们一些人由鄂毕河只用几天功夫，便走到叶尼塞河入海的地方。另外一些人按照指示，沿着河岸前行，也到了叶尼塞河的河口，看到许 262张背面
多岛屿，看到别的一些河流，和不知名的飞禽走兽。这一切情况，在呈送已故的沙皇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的信中都已写明。信中 63
并称他们越过叶尼塞河到了更远的地方。据说这封信现在存在莫斯科皇库中。我也有一封谈到此事的信，但还有许多地方要翻译，现在还没有译好。如果沙皇陛下愿意看这封信，我就叫人尽快把它翻译出来。进行那次旅行的是沙皇陛下的臣民，而不是外国人〔……〕[4]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目录 1，第 4 本，第 227 张背面—231 张背面，237—237 张背面，260—262 张背面。抄本。

第 17 号文件

1617 年 6 月 27 日。——贵族杜马就英国使臣约·

269张 6月27日，全罗斯沙皇、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亲自聆听了英国詹姆士国王的使臣伊凡·麦里克在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舍列麦捷夫大贵族及其僚属会谈时的谈话记录，并
269张背面 亲自聆听了他呈送的谈到这些内容的信件，今君主与大贵族们议决如下：〔……〕

270张背面 英国国王詹姆士的使臣伊凡公爵在同大贵族会谈时谈到，在其信中也写道，詹姆士国王陛下请求沙皇陛下照顾英国客商和商人，下令向他们提供一条经过本国国土，由伏尔加河前往波斯的道路；希望沙皇陛下关照，准许英国客商寻找经由君主的世袭领地西
271张 伯利亚、由鄂毕河前往东印度、前往中国的道路。沙皇陛下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与大贵族们决定对英国使臣提出的那些事坦率地加以劝止。沙皇陛下的兄弟大君主詹姆士一世国王，对沙皇陛下抱有深厚的兄弟情谊，对于他这种情谊，只要可能做到，沙皇陛下也将对国王报以情谊，今后也将永远不忘他的情谊。但在目前，这类事情如果不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来研究，任何一项也无法进行。首先是因为基齐尔巴什沙赫正在与土耳其、克里木、伊维里亚、格鲁吉亚和契尔卡斯的王公们打仗，此事贵族们在会谈中已经对使臣正式申明。今后，在君主与大贵族们和罗斯各伟大国家
271张背面 全体臣民就此事进行讨论之后，沙皇陛下将把讨论的情况通知自己友好的兄弟詹姆士一世国王，以便更妥善地解决所提各事。但是，目下国王陛下对于沙皇陛下最好不要有其他看法，今后一切事情将本着兄弟般的友好亲善的精神加以改善。现在必须向客商与商人们询问的是：如果给英国客商提供前往波斯的道路，并由鄂毕河寻找前往中国的道路，陛下的税收以及他们这些商人会不会因而受到亏损？〔……〕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目录1，第4本，第269—269张背面，270张背面—271张背面。抄本。

第 18 号文件

64

1617年6月28日。——商人伊·阿·尤金等人就是否让英国商人寻找前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一事在贵族杜马的答问词摘要

6月28日，谨遵全罗斯沙皇、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 276张
大公陛下的谕旨，并遵照贵族杜马的决议，大贵族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舍列麦捷夫和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波扎尔斯基公爵，外务衙门秘书官、杜马秘书官彼得·特列季亚科夫和秘书官萨瓦·罗曼丘科夫等人，就波斯的事〔详细询问〕一些在莫斯科的客商和商人。他们是阿法纳西之子伊凡·尤金，格里戈里·特维尔季科夫弟兄，伊利亚·尤里耶夫和伊凡·尤里耶夫，米哈伊尔·斯梅瓦洛夫，罗季昂·科托夫兄弟，费奥多尔·马克西莫夫及其子，格里戈里·梅利尼科夫，安德列·尤金，伊凡·科舒林，纳杰伊· 276张背面
斯维捷什尼科夫，伊凡·斯维尔奇科夫和其他商人。他们以前常去、现在也常去阿斯特拉罕做生意。他们在阿斯特拉罕常同来到阿斯特拉罕的和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附近做买卖的基齐尔巴什商人、布哈拉商人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商人进行交易〔……〕*

关于鄂毕河和顺此河去寻找通往中国的道路的问题，这些刚 280张
才回答了有关去波斯国道路的客商和商人〔说〕，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很少听到关于中国的事，他们也没有到过西伯利亚各城

* 略去了与本书题目无关的部分，这部分包括俄国商人就允许英国商人通过俄国领土自由进入波斯是否合适一事所陈述的意见。

市，没有在那里做过生意。通往中国的道路他们不了解，在那里陛下会有盈利还是会亏本——这点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没想过这件
280张背面 事。或许沿海的人和西伯利亚人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听说，英国人老早就在寻找通往中国的道路，但不会找到，今后他们如再找不到，过一阵子就一定会放弃。

大贵族们议决：对英国使臣仍按君主先前的谕示，并按贵族决议加以劝阻。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目录1，第4本，第276—276张背面，280—280张背面。抄本。

第 19 号文件

1617年7月1日*以前。——外务衙门为告知俄国与中国交往的情况，给赴瑞典的使臣费·彼·巴里亚京斯基及其僚属[1]的训令摘要

109张 〔……〕如果有人问及西伯利亚的情况，问及大诺盖，问及伊什
110张 捷列克王公，问及卡兹耶夫乌卢斯，问及卡巴尔达的契尔卡斯，问
65 及库梅茨克王公们，以及其他一些小国等情况，——他们现在是否
111张 听命于君主陛下？应该这样回答：

西伯利亚国，一如既往，受到沙皇陛下的庇护，听从陛下的谕示，其国内极其富饶。当莫斯科国处于没有君主、人们之间互相争斗的动乱时期，由于某些君主滋事而产生了倾轧和破坏的现象，即使在这个时期，西伯利亚也没有丝毫动摇，没有脱离过莫斯科国。

* 日期是按使团离开莫斯科的时间确定的（见K.亚库鲍夫：《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和瑞典》，莫斯科，1897年，第29页）。

在西伯利亚，人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混乱、龃龉、不睦、争斗和战争。因此，在西伯利亚，人人都很富裕，生活美满。现今在沙皇的恩宠和庇荫之下，人们生活得比以前更加幸福。

与从前比较，目前在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治理下，与西伯利亚毗连的东方许多新的有利可得的国家和地区，如黑、白卡尔梅克、吉尔吉斯国、塔宾国、萨彦国、多 111张a
尔马茨国都臣服于我大君主。所有这些国家，各有各的王公，各有 112张
各的游牧地区，而且人口众多。在此以前，所有这些国家不但没有归附于任何信奉基督教的和穆斯林的君主，而且也没有同任何人交往。

蒙上帝恩宠，托我们虔诚的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洪福，靠他的最仁慈的理智和可信赖的宽宏大量，以及靠他对上帝的虔诚的祈祷，现在所有这些新发现的国家都已归顺于陛下。这些国家都派了使臣向我国大君主致敬，他们全都归顺于君主陛下，听从沙皇的旨意。所有这些国家都择其所产，向我大君主陛下缴纳实物贡，上缴到沙皇陛下的世袭领地西伯利亚国，贡品有贵重的貂皮、狐皮、猞猁皮、雪豹皮以及其他各种珍贵饰品*。

在所有这些边远的国家以外，有一个新出现的国家——中国。它在历史著作中被描写成一个大国。现在我国大君主的人也已经到达这个中国。在这个中国，皇帝名叫大明。中国城是在海湾之滨，骑上快马绕城一周要走十天，这还不包括它的属县和辖地。和中国接壤的还有一些大国，如霍坦国。它的皇帝名叫阿克巴雷克， 113张
它的城是石筑的，由中国去要走一个月。中国附近有一个托平国，

---

* 副本的以后部分至末尾被删除，但被删除的部分，大概是包括在书面训令的原件中。因为这一部分于 1618 年 4 月 26 日在俄国使臣的致词中已有所叙述（见第 23 号文件）。

它有两个皇帝，一个名叫叶西姆，另一个名叫巴蒂尔。他们的城都是石筑的，非常富庶，到处都摆着各色各样贵重的饰品。

靠近中国，离它有一个月路程的地方，还有两个游牧大国，即黄皇帝和阿勒坛皇帝的国家。用他们的话说，后者就是金皇帝的国家。阿勒坛皇帝现已派遣自己的使臣斯卡扬-麦尔根及随行人员前来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处，恳求君主把他接纳为臣下，并准许其商人携带各种贵重商品前往陛下的西伯利亚各城市经商。他
66 们的君主将从本国运来其国内出产的各种贵重饰品，作为奉献沙皇陛下的礼品。据说那位阿勒坛汗的军队约有三十万人以上。

114张 假若没有人向他们询问西伯利亚的情况，他们就应当主动地说明，只要有机会，就要向人宣扬这些新发现的国家仰慕陛下仁慈的天性，高度的睿智和洪福，使陛下的盛名能受到崇敬和景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与瑞典关系全宗，目录2，1617年，案卷№13，第109—114张，副本，训令全文载于第91—136张。

第 20 号文件

1617年7月1日。——外务衙门在斯·伊·沃伦斯基和秘书官马·波兹杰耶夫[1]奉派出使英国时给这两位使臣的训令摘要——关于英国商人经过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事

43张 〔……〕如果英国国会的议员对斯捷潘和马尔克说：

詹姆士一世国王大君主曾经写过一封国书给自己的兄弟、贵
43张背面 国的大君主沙皇陛下，并训令其使臣伊凡·麦里克奉告沙皇陛下，

请求沙皇陛下关照国王陛下英国公司的客商和商人，准其顺伏尔加河而下，到沙皇陛下的世袭领地阿斯特拉罕进行自由贸易，再继续前进，下行到波斯国，并准其通过西伯利亚国，寻找前往中国的道路。贵国君主沙皇陛下，对其兄弟詹姆士一世国王属下的客商和商人准备由伏尔加河前往阿斯特拉罕和波斯，并探寻中国一事，未予允诺。詹姆士一世国王陛下对于沙皇陛下怀有兄弟般的友好情谊，国王陛下相信沙皇陛下也有这种友好情谊。现在很希望贵国大君主顾念敝国君主兄弟般的友好情谊，惠允他的客商经由那条路前往波斯，并经过贵国国土探寻中国。他们还会强调，这件事会给沙皇陛下的国库带来巨额利润，给沙皇陛下的商人带来很多财富。 44张 44张背面

使臣斯捷潘和秘书官马尔克应当回答：我国大君主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的亲爱的兄弟般的大君主、贵国国王陛下，对于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现在已表示了兄弟般的友好情谊。为此，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对于自己亲爱的兄弟、贵国大君主詹姆士国王陛下，也将报以沙皇的兄弟般的友好情谊〔……〕*。 45张

至于贵国大君主国王陛下命令自己的使臣、尊贵的伊凡·麦里克公爵，向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请求准许英国客商经过莫斯科国的西伯利亚各城市，寻找前往中国的道路一事，现在我们对你们——国王陛下的近臣们，申明如下： 52张 67 52张背面

沙皇陛下的世袭领地西伯利亚国距离莫斯科很远，在很遥远的东方，由莫斯科到西伯利亚最近的一些城市，最快也要走半年。从莫斯科出发，有一段时间要走冬天的旱路，而接近西伯利亚时则要走水路。如果不走冬天的旱路，夏天因为到处是苔藓、沼泽和泥潭，没有任何通道能走上水路。由西伯利亚最近的城市到鄂毕河，

* 略去训令中叙述英国商人不可能通过俄国前往印度的理由的那一部分。

要走很长的时间，而且要忍受很大的艰难困苦。住在西伯利亚的
53张 当地人，在那里繁衍生息，对于鄂毕河及其河口的情况，他们也不了解，不知道这条河源于何处，流向何方。那个地方非常冷，暖和的日子很少，一年不超过两个月。在鄂毕河入海的河口一带，据说常有冰块漂流，还有冰山，无论用什么办法、什么船只都无法通行。溯鄂毕河而上，到较为暖和的地方，那里有许多游牧的汗国——白卡尔梅克、黑卡尔梅克、阿勒坛皇帝、黄皇帝、吉尔吉斯、萨彦，还有其他一些汗国，他们语言各不相同。沿着鄂毕河行走，或在鄂毕河
53张背面 上航行，旅程都是非常艰险的。至于中国，据说它并不大，也不富，寻找到中国去的道路颇不值得。现在沙皇陛下的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及其僚属，已经从西伯利亚各城市派出沙皇陛下的人员，通过阿勒坛皇帝的游牧汗国去探明中国的情况。

阿勒坛皇帝的使臣们现在还在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那里。贵国君主的使臣也亲自见过他们。谈到中国时，他们说，由他们那里骑快马走旱路到中国要一个月，沿途缺水，尽是沙漠，路程非常
54张 艰苦。从沙皇陛下的世袭领地西伯利亚边远城市托木斯克到阿勒坛皇帝那里，要经过很多游牧汗国，走旱路大约要十八个礼拜。行程非常艰苦，途中缺水。据说中国是用砖墙围起来的，环城一周大约要十天，城外没有任何属县。中国在河边，而不是在海边，那条河的名称他们不知道。中国的货物不多，黄金和其它贵重饰品在中国都不出产，也不盛行。由此可知，这个国家不大。据说在中
54张背面 国外边还有其他一些君主的游牧汗国，如诺盖和卡尔梅克。

关于中国的全部实际情况，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将从由西伯利亚各城市派往中国探听情况的人员那里获悉。现在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为了表示对亲爱的兄弟、贵国大君主詹姆士一世国王陛下兄弟般的友好情谊，已谕示专门派人到西伯利亚各城市，将沙

皇的谕旨下达给大贵族、军政长官们，命令切实探明下述各种情 55张
况：鄂毕河源于何处，流向何方？流入哪个大海？哪种船舶可在河
上航行？顺着鄂毕河岸是否可以通行？有哪些汗国在鄂毕河一带
游牧？在鄂毕河上游和下游估计有哪些国家？哪些河流流入鄂毕
河？每一条河源于何处？是否有水路通往中国？中国是否有水路
通往别国？通往哪国？中国富庶到什么程度？等等。君主命令，
在探明这些情况之后，必须绘制一张地图，送往莫斯科呈交沙皇陛 68
下。关于上述情况，今后沙皇陛下将通知自己的兄弟、贵国君主国 55张背面
王陛下。现在这些情况都还没有切实弄清楚，又能够说些什么、做
些什么呢？我国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
罗维奇大公陛下亟盼沙皇陛下和国王陛下之间的这件事情能够顺
利进行，世世代代始终不渝地做下去，使今后不致于因任何事件而
遭到破坏……

如果国王的近臣们说：我国君主国王陛下已派遣使臣到自己 69张背面
的兄弟、贵国大君主驾前，寻求友好情谊，国王陛下并已谕示使臣
向自己的兄弟、贵国大君主提出要求，希望贵国君主念及他的兄弟
般的友好情谊，照顾国王的臣民，谕示向国王的客商和商人提供一
条经过贵国境内、由伏尔加河前往波斯的道路，希望沙皇陛下恩准
他们寻找前往中国的道路，但贵国大君主沙皇陛下对这项要求并
未准许，没有谕示向国王陛下的臣民提供一条前往波斯和中国的 70张
道路。现在我国君主詹姆士一世国王，为了自己的兄弟、贵国大
君主的友好情谊，将尽其所有，对自己兄弟的贵国大君主提供钱
款、黄金和货物等财政支援，以对抗波兰国王西祺门三世。希望贵
国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
也能对自己的兄弟、我国大君主答以自己的兄弟情谊，准予提供那
条经过自己的国土、由伏尔加河到波斯去的道路，并允许寻找通往
中国的道路。如果沙皇陛下能对詹姆士一世国王陛下表示这种情 70张背面

谊，今后，国王陛下也必将尽其可能，对沙皇陛下报之以国王自己的情谊。

使臣斯捷潘·伊凡诺维奇和秘书官马尔克就必须说：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为了自己的兄弟、贵国大君主国王陛下的友好情谊，凡是能做的都已做了。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为了自己的兄
71张 弟、贵国君主的情谊，照顾了他的臣民很多事情，把沙皇陛下照顾他们的特权证书交给了贵国君主的使臣。沙皇陛下在目前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国王陛下的臣民前往波斯和中国，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对你们言明。将来，凭上帝的意志，我国君主沙皇陛下
71张背面 对于自己的兄弟、贵国国王陛下，必能允诺此事。现在，希望贵国大君主国王陛下，能对我大君主沙皇陛下的情谊答以真诚的友爱，向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提供财政支援，抗击仇敌波兰国王。而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对于亲密的兄弟、贵国大君主国王陛下，也必将尽其所能，报以兄弟般的情谊〔……〕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目录1，第6本，第43—45张，第52—55张背面，第69张背面—71张背面。抄本。训令全文载于1—160张。

69

第 21 号文件

1617年7月9日。——英国使臣约·麦里克和大贵族费·伊·舍列麦捷夫及其僚属关于探寻前往中国的道路的会谈记录摘要

336张 〔……〕使臣在谈到探寻到中国去的道路时，仍然表示了他在同大贵族们会谈时所讲的和信中所写的那种意见。他说，为了找到

这条道路，他们耗费巨大，已达十多万卢布，可是他们还是想继续寻找从哪里可以前去的道路。要是君主准许经过本国国土找到这条道路，英国商人愿意再花费一些钱。

大贵族们按照谈判中所记下的那些理由，对使臣加以劝说，此事终于劝止了〔……〕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目录 1，第 4 本，第 336 张。抄本。

第 22 号文件

1617 年 7 月 9 日。——费·伊·舍列麦捷夫和德·米·波扎尔斯基转交给使臣约·麦里克的信件摘要，此信附有答复他关于寻找前往中国道路的来信的笔录

〔……〕阁下以往和现在同朕沙皇大贵族会谈时讲过，并在来信中写道：朕的兄弟、友好的贵国大君主詹姆士一世国王，曾命令自己的使臣、阁下您向朕沙皇请求，希望朕沙皇准许英国客商寻找从我国西伯利亚各城市前往中国的道路，今朕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向朕的兄弟、友好的大君主詹姆士一世国王、贵国国王陛下的使臣申明如下： 316张 316张背面

伊凡公爵阁下，你本人业已知道，朕沙皇的世袭领地西伯利亚离莫斯科颇远，在很遥远的东方。从莫斯科到最近的西伯利亚各城市，最快要走半年。从莫斯科出发，有一段时间要走冬季的旱路，而接近西伯利亚时，则要走水路。如果不走冬季的旱路，夏季因为到处是苔藓、沼泽和泥潭，没有任何通道能到达水路。由西伯利亚最近的城市到鄂毕河也要走很长的时间，而且途中颇为艰苦。 317张

住在西伯利亚的当地人，在那里繁衍生息，但也不了解鄂毕河及其河口的情况，不知道它源于何处，流向何方。那个地方非常之冷，夏季很短，暖和的天气决不超过两个月。在鄂毕河入海的河口一带，据说那里经常有冰块漂流，还有冰山，无论用什么办法、什么船只都无法通行。溯鄂毕河而上，在较为暖和的地方，有很多游牧的
317张背面 汗国——白卡尔梅克、黑卡尔梅克，阿勒坛皇帝、黄皇帝、吉尔吉斯、萨彦和其他一些汗国，语言各不相同。沿鄂毕河两岸行走，或
70 在鄂毕河上航行，旅程都是非常艰险的。至于中国，据说它不大，也不富，寻找到中国去的道路颇不值得。现在朕的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及其僚属，已经从朕的西伯利亚各城市派出朕的人员，通过阿勒坛皇帝的游牧汗国去探查中国的情况。

阿勒坛皇帝的使臣现在还在朕大君主处。他们谈到中国时说：从他们那里骑快马走旱路到中国要一个月，沿途缺水，尽是沙地，路程异常艰苦。从朕的西伯利亚边界城市托木斯克出发，经过很
318张 多游牧汗国到阿勒坛皇帝他们那里，大约要走十八个礼拜旱路，而且路程异常艰苦，途中缺水。中国四周用砖墙围起来，绕城一周大约要走十天，城墙之外没有任何属县。中国在河边，不是在海边，这条河叫什么河，他们不知道。中国货物不多，而黄金和其他贵重装饰品，在中国都不出产，也不盛行。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国家不大。据说，在中国外边，还有其他一些君主的游牧汗国，如诺盖和卡尔梅克。

318张背面 关于中国的一切实际情况，朕大君主将从由朕的西伯利亚各城市派往中国探听情况的人员那里获悉。现在朕大君主沙皇为了我们友好的兄弟、大君主詹姆士一世国王〔陛下〕的兄弟般的友好情谊，将专门下达朕的谕旨到西伯利亚各城市，给朕沙皇的大贵族、军政长官，令其切实探明下述各种情况：鄂毕河源于何处，流向

何方？流入哪个大海？哪种船舶可以在河上航行？顺着鄂毕河岸是否可以通行？有哪些汗国在鄂毕河一带游牧？估计有哪些国家是在鄂毕河上游和下游一带？哪些河流入鄂毕河？这些河源于何处？有没有水路通往中国？中国有没有水路通往其他一些国家？中国富庶到什么程度？等等。命令在切实探明上述一切情况之后，绘制一张地图，送到莫斯科呈交朕沙皇。上述一切情况，今后将与朕的友好弟兄、贵国大君主詹姆士一世国王陛下互通讯息。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还没有探清这些实际情况，又能说什么或做什么呢？朕大君主沙皇亟盼朕沙皇和国王陛下之间的这件事情能够顺利进行，世世代代始终不渝地做下去，今后不致因任何事件遭到破坏。今后，为贵国大君主詹姆士一世国王兄弟般的友好情谊，朕大君主决不延误此事，一俟探明情况，并向朕沙皇的大贵族和朕的伟大俄罗斯全体臣民征询过意见，此事便可与朕的友好的兄弟、贵国大君主国王陛下着手进行，以期贵我两国大君主之间的友好情谊今后逐年增进，切望贵我两国大君主和贵我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一切事务日益发展，世代不渝〔……〕

319张

319张背面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目录1，第4本，第316—319张背面。抄本。文件全文载于304张背面—326张上。

第 23 号文件

71

1618年4月26日。——俄国使臣与瑞典大臣约·史密特的会谈记录摘要——告知俄中交往的情况

〔……〕同以往相比，当今，在我国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执政的时代，有许多与西

628张

伯利亚国毗连的新的有利可得的东方国家和地区、诸如黑卡尔梅克和白卡尔梅克、吉尔吉斯国和马茨国……都已归顺于我国大君主，所有这些国家的实物贡……都缴纳……

在所有这些边远的国家以外，有一个新出现的国家——中国，它在历史著作中被描写成一个大国。现在我国大君主的人已经到达这个大国。这个中国有一个皇帝，他的名字叫大明。中国城在海湾之滨，骑快马绕城一周要十天，还不包括它的属县和辖地。与中国接壤的，还有一些大国，如霍坦王国，它的皇帝名叫阿克巴雷克，它的城也是石筑的，由中国走去要走一个月。中国附近有一个托平国，它有两个皇帝，一个名叫叶西姆，另一个名叫巴蒂尔。他们的城都是石筑的，非常富庶，到处都摆着各色各样贵重的饰品。靠近中国，离它有一个月路程的地方，还有两个游牧大国，即黄皇帝和阿勒坛皇帝的国家，用他们的话说，后者就是金皇帝的国家〔……〕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和瑞典关系全宗，目录 1，第 16 本，第 628 张。

载于：K. 亚库鲍夫的《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和瑞典》，莫斯科，1897 年，第 47 页。

第 24 号文件

1618 年 9 月 1 日和 4 日*之间。——中国神宗[1]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①

* 这个日期是按彼特林逗留北京的时间确定的（见第 28 号文件）。

** 这份国书以 1675 年同一译文的两份抄本流传至今（见文后注及书末注释）。两份抄本的文字稍有不同，见脚注。

① 此文件系按俄文译出。——译者

中国汗的国书中写道(在第 1 号)*:

217张背面

中国万历皇帝。有两人自罗斯来。中国万历皇帝晓谕两罗斯人曰:为贸易而来,贸易可也,去后可再来。寰宇之内,尔大君主与朕大皇帝幅员广大,两国之间道路颇为平坦**,尔等上下沟通,可 218张
运来***珍品****,朕亦将赐以上等绸缎。今尔等即将归去。再来 72
时,如系奉大君主之命,朕亟盼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朕亦将报以国书。尔等如携国书*****,朕即命以上宾之礼接待来使。朕今不便遣使访尔大君主,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今致书大君主, 218张背面
并向尔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尔大君主处,朕当遣使者前往。朕身为皇帝,依本国之习惯,既不便躬亲出国,亦不允本国使臣及商人出国。

本文书写于 56 年前。[2]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3 本,第 217 页背面—218 页背面。十七世纪译自汉语的抄本。译文的另一抄本编入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4 本,第 6 页—第 6 页背面)。

载于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 年,第 7 页;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斯帕法里使团赴中国的出使报告》,圣彼得堡,1906 年,第 7 页;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 2 卷,伦敦,1919 年,第 72 页;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1930 年,第 529 页(中文本)。

---

* 国书的译文在尼·加·斯帕法里的呈文和斯帕法里使团的出使报告中编为第 1 号,译文作为呈文的组成部分保存下来。

** 第二份抄本中所用词序不同:为 была чиста(本件为 чиста была。——译者)。

*** 在第二份抄本中为:самое доброе(本件为 доброе самое。——译者)。

**** 在第二份抄本中为:привозите(本件为 привезете。——译者)。

***** 在第二份抄本中为:"будет от вас"(本件为 от вас будут。——译者)。

72

第 25 号文件

1619 年 5 月 16 日以前*。——蒙古阿勒坛皇帝就派遣使者[1] 以及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伊·彼特林及其同伴从中国归来等事致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皇帝的国书**

32张 由使臣达尔罕喇嘛携来的阿勒坛皇帝国书的译文***。

大君主白沙皇，阿勒坛皇帝今命呈上国书一件。

大约在十三年前，君主陛下的人员带来君主陛下的口信，对我说，希望由贵国到我国、由我国到贵国的途中保持平靖。在此以前，陛下也曾派遣使臣带此口信前来我处，但这些使臣在途中为黑卡尔梅克人所杀害，未能到达我处[2]。后来有陛下的十二****个人[3] 来到我处。我派遣本国人员斯卡扬和基钦加等人与君主陛下的人员
76 一道，前往陛下白沙皇处，致以敬意，看望陛下。君主陛下对我厚爱，恩赐我的使者等人，并让他们回国。君主陛下还让他们给我送来三件银制器皿、二支火绳枪、一把军刀、一张弓和两件单排扣无领长袖长衫。贵大君主需要我们东方什么东西，我阿勒坛皇帝将按君主陛下的需要，为白沙皇君主陛下办理。而我的请求则是：希

---

* 日期是按照阿勒坛汗的使者与伊·彼特林一同来到托木斯克的时间确定的（见第 28 号文件）。

** 这份国书有十七世纪的两种译文流传至今，其中一种是在托博尔斯克翻译的，另一种是由莫斯科外务衙门翻译的（见文后注）。发表时选用了第二种译文，因为第一种译文有许多不确切和不明白的地方，大概这就是必须重新翻译的原因。两种译文在涵义上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附带加以说明。

*** 原文中这一行全部删除。

**** 托博尔斯克翻译的译文为：十个人。

望贵我两国之间常有使臣相互往来，希望我国商人到贵国，贵国商人来我国的道路畅通无阻。妨碍我们之间这种有益事业的是卡尔梅克的哈拉胡拉台吉[4]，但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关于此事，想必大君 33张
主陛下早已有所了解。盼大君主白沙皇向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塔拉的全体臣民下达谕旨，命令君主陛下的全体部队与我的部队协同讨伐哈拉胡拉台吉及其臣民一伙匪贼。君主陛下的部队从贵方向他们进攻，我将派出自己的军队从我方向他们进攻，以期在贵我两国之间消灭匪贼，使道路畅通无阻。一旦路上这些盗贼都被清除，贵君主和我本人都将获益不小。陛下，今后贵我双方使臣往 78
来，便可畅通无阻。

君主陛下的使臣伊凡和安德列从西伯利亚来到我处，并要求前往中国。为了大君主陛下，我已让陛下的这些人员到中国去，并命令毕力克图喇嘛、达尔罕喇嘛和我国人员护送陛下的人员到中国。他们已把陛下的人员安全护送到中国，又从中国陪他们安全回到我处。我已让陛下的人员回到君主陛下*处，并派本国使臣达尔罕喇嘛和克捷巴克士与他们一道前往陛下处，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十个吉尔吉斯人，并带有国书一封。而且还命他们带给陛下三张虎皮、一张四腿齐全带脚趾的灵豹皮、三张猞猁皮、一匹红缎、一匹黄缎、一匹丝绒、一副护臂和一匹小走马。

今谨向大君主白沙皇提出我的请求：希望君主陛下送给我一 34张
件镶银的绣金缎大礼服，五块不同颜色的呢料，还有君主陛下的人员打仗时披挂的铁盔和铁甲，五块各种颜色的上等宝石，一把军刀，一张弓，一只镶金的库姆缸①，一个银锅和一匹骏马。君主陛

---

* 在托博尔斯克官署翻译的译文中，这一段直到"君主陛下"一词原为：遵照陛下的谕旨，已派人护送伊凡·达尔罕·巴克士和安德列·达尔罕卡和君主陛下两名使臣去中国。这些人员已从中国回到我处。

① 库姆缸（Кумган）：亚洲的一种金属壶洗手器（有盖子有把儿的水罐）。——译者

下，假如愿意，请派人随使臣来我处看一看侏儒，并请君主派一些制造火绳枪和火药的工匠，随使臣来我处。我看看他们的手艺，就让他们跟随来我处的使臣回到陛下那里。君主如有什么需要我等效劳的事，请君主陛下命使臣转告我。希望陛下派遣身边的使臣前来，不要派西伯利亚人来。君主陛下需要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我便派人送到君主陛下处。希望陛下不要阻留我的使臣，而让他们回到我处。

在第 32 张正文上端批注：把先前寄去的东西摘抄出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案卷 №1，1619 年，第 1 号文件，第 32 —34 张。十七世纪莫斯科译文。

载于 Ф. И. 波克罗夫斯基著的«1618 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载«1913 年俄国皇家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第 18 卷，第 4 本，圣彼得堡，1914 年，第 298 —300 页；单行本，圣彼得堡，1914 年，第 42 —44 页；«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 年）»，莫斯科，1959 年，№33，第 79—80 页。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译文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19年，第 33—37 张；第二次译文的抄本见十七世纪编年史，载国立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缮本室«鲍戈庭汇编»，1070 年①，第 129—131 张背面。

79

第 26 号文件

1619 年，迟于 5 月 16 日*。——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撰写的中国和蒙古见闻记

* 日期是根据伊·彼特林一行来到托木斯克的时间（于三一节），即 5 月 16 日确定的（参阅第 28 号文件）。

① 原文为 1070，疑有误。——译者

I

《见闻记》的第一种文本，5月16日和7月6日之间在托博尔斯克写成。

中国、腊宾国及其他定居和游牧国家、乌卢斯、大鄂毕河、河流 5张
和道路的见闻记[1]。

他们由托木斯克骑行十日到达吉尔吉斯。*

由吉尔吉斯骑行六日到达阿巴坎河。由阿巴坎河骑行九日到达克姆奇克河。由克姆奇克河骑行三日到达一个大湖[2]，以前伊凡·彼得罗夫曾报告说这个大湖出产宝石，环绕大湖一周，骑马得走十二天。有四条河流入这个大湖：一条自东而来，一条自南而来，一条自西而来，一条自北而来[3]。四条河都象米尤斯河** 那样大，流入大湖，湖中水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还有一条河自东北方流入此湖。这条河名叫帖斯[4]。从大湖出发，顺这条河走十五天，到达该河上游，在那里遇到了阿勒坛皇帝及其牧民，这一条路都在山上[5]。

由阿勒坛皇帝那里到一个乌卢斯走了五天，这个乌卢斯叫阿 6张
尔古纳特[6]，这里的王公名叫托尔莫申。从托尔莫申的乌卢斯到切库尔库什乌卢斯也要走五天，这里的王公名叫哈拉胡拉。由哈拉胡拉的乌卢斯骑行五日，到达一个名叫苏尔杜斯的乌卢斯，这里的皇帝叫扎萨克特。由扎萨克特皇帝处骑行五日，到达名叫比苏特的乌卢斯，这里的王公是车臣。从车臣的乌卢斯骑行五日，到达名叫伊尔奇金的乌卢斯，这里的王公是岱清-卓力克图。由卓力克图的乌卢斯骑行五日，到达名叫别苏特的乌卢斯，这里的王公是切库

* 这一行是在把张页粘贴成外务衙门卷轴时粘贴上去的。

** 可读作：米休(Мясю)河。

尔。由切库尔的乌卢斯骑行四日，到达名叫基柳特的乌卢斯，沿途无水，这里的王公是车臣诺扬。由车臣的乌卢斯骑行四日，到达名叫图兰土默特的乌卢斯，这里的王公是泰库可敦。由泰库的乌卢斯骑行三日，到达名叫尤古尔钦的乌卢斯，这里住着博硕克图皇帝。由博硕克图皇帝处骑行二日，到达黄蒙古人的乌卢斯，这个乌卢斯名叫穆戈尔钦，这里有个女王公曼奇可敦[7]和她的儿子昂钦台
7张 吉[8]。他们两人都住在这里。在到达蒙古边境前两天，都是在山峦峡谷中行走，使人感到恐怖。走出峡谷即入蒙古国境，峡口处有两座蒙古石城。两城统称为板升城。一城长官为王公塔乌台吉，另一城长官为王公昂鲍伊台吉。

蒙古境内第三座城为腊宾城，也是石筑的，这个城由一个女人名叫曼奇可敦的女王公和她的儿子昂钦台吉管辖。这位曼奇可敦女王公统管蒙古境内一切事务，包括各个城市。凡要进入中国各城市者，都要携带由她盖印签发的文书。到边境时，都要出示女王公盖印签发的文书才能通过其边境进入中国境内，如果没有她盖印的文书，历来*就不准通过边境进入中国境内。

80 蒙古国颇大，既长又阔：从布哈拉一直伸展到海边。蒙古各地的城市都是四方形的，每个城角上都有角楼。城墙以青石板奠基，上面砌砖。城门为拱形，与俄国各城市相似。城门上的城楼内有
8张 一口青铜大钟，重约二十普特。城楼顶上覆盖着砖瓦饰物。蒙古境内的房子都是砖砌的，为四方形，庭院四周的围墙颇高，庭院中有砖砌的厅堂，但不高。厅堂内的天花板绘有各种色彩的图画，厅堂里涂饰各种色彩，使人留连不忍离去。

在这个蒙古国内有两座砖砌的喇嘛庙，庙顶呈楔形，下部为方形。庙门朝向东南，庙顶上没有十字架。上面有不知名的野兽的石雕。庙内有难以言状的奇观。登阶进庙，正对庙门坐着三尊高

* 原来是 от неё（从她那里）（现改正为 от роду，生来，历来。——译者）。

大的女佛像，每尊高达二俄丈半。从头到脚饰以金箔，端坐在高达一俄丈的石兽身上。这些石兽样式各不相同，涂着不同的彩色。佛像手中各端着一小碗粥。佛像前有昼夜常明的牛油蜡烛。庙的右面，立着八尊男佛，左面立着八尊女佛，从头到脚饰着金箔，手皆前伸，状似鞠躬，宛如蒙古人朝拜喇嘛模样。三尊大佛旁边立着两 9张
尊裸体佛像，好象真人，远远望去，栩栩如生，分辨不清是活人还是泥人。它们面前的香，细如麦秆，燃时无焰，只冒青烟。这两个庙内有两个大喇叭吹奏，喇叭长达一俄丈半。每当吹起喇叭，敲起铃铛，人们便跪地合掌，然后伸开手掌，以头磕蒲团，伏在蒲团上跪拜约半小时。这时如闯入庙门，听到吹喇叭的声音，会使人感到非常恐怖。庙里真是有不可言状的奇观！这些庙宇的屋顶上满是砖瓦饰物。

蒙古国出产各种粮食：黍、小麦、燕麦、大麦，以及我们不知名的其它许多种谷类。也有面包，洁白如雪。蒙古国还有各种瓜果蔬菜：有苹果、香瓜、西瓜、南瓜、樱桃、柠檬、黄瓜、葱、蒜等。蒙古国的男人不注意整洁，女人则很整洁，服装颇为讲究，是丝绒和绸缎做的，有自己的样式。男女脖子上都挂着很长的串珠，一直拖到袍子上。蒙古国有用各种粮食酿成的酒，但没有啤酒花。蒙古国没有宝石，只有劣等珍珠。没有黄金，却有许多白银，都是来自中 10张
国。他们所穿的靴鞋有自己的样式。蒙古国没有良马，但骡、驴很多。耕地用铁犁和木犁，就象托博尔斯克鞑靼人使用的一样。耙窄而长。

他们有呼图克图，相当于我们的大主教，他们称为呼图克图。不过他们有两个呼图克图：一个今年二十岁，另一个今年三十岁，两人都很年轻，既没有胡，也没有须，庙内有他们两人的宝座。两人走进庙里各坐各位，按照他们那里的宗教，汗王也要对呼图克图顶礼膜拜。有一种荒谬的说法：呼图克图死了，在地下埋了五年之

后，仍会复活。那是伊凡·彼得罗夫的胡扯，人死了怎能复生？喇嘛类似我国的修道士，而蒙古人则称喇嘛。喇嘛在小时候大约十岁就削发，从来不知道女人生孩子的事。胡须都剃光拔光，不穿裤子，每天都吃肉。身上穿着花缎袈裟，花缎颜色各异。袈裟的式样同我国修道士身上穿的相似，他们的僧帽是黄色的。他们说，以前
81 你们的宗教和我们的一样，你们是黑教士，而我们是白教士。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的宗教竟和你们的分离了。

11张 由蒙古国那边到布哈拉要经过三个国家：鄂尔多斯国，皇帝为尤纳卡奇汗[9]。据说，都城是石筑的，这个国家颇富庶；其次为唐古特国[10]，皇帝为苏兰钦，据说都城也是石筑的，国内物产丰富；第三国为铁国，都城为沙尔[11]，皇帝为帖木儿。据说此国也很富庶，
12张 离布哈拉不远。由铁皇帝这个国家运到中国的是钻石。这三国都在南方。黑蒙古[12]人的另一边直到大海，住着黄蒙古人，有定居城市的，也有游牧的。

由蒙古国曼奇可敦城到中国克里木[13]边境，骑马要走二日。边境城向南通至布哈拉，要走二个月才到阿勃杜拉皇帝[14]那里。阿勃杜拉皇帝的都城是用木料建造的，国大而富。另一端向东直到大海，要走四个月。城墙是用砖砌的。边界城墙上的城楼，从头到尾，我们计算大约有一百来个。至于到布哈拉和到靠海处的城楼，
13张 据说不可胜数。各城楼之间相距一箭之地。我们问中国人，造这条从海边伸延到布哈拉的长城干什么，墙上这么多城楼有什么用处？中国人告诉我们：造这条从海边伸延到布哈拉的长城，是因为这里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蒙古国。两国之间以城为界。城墙上建筑很多城楼是为了敌人一旦逼临边境，我们便在城楼上点起烽火，使我们的人在城墙上和城楼上各就各位进行防守。临近边界一带，在长城附近住着黑蒙古人。边界另一边就是中国领土和城镇。有五个城门可通过边界城墙到达中国的希罗卡尔加

城[16]，这些城门低而窄，骑马时要弯腰才能通过。除了长城边界的这些城门之外，别无其他城门可进入中国境内。从各国来的人都是通过这些城门进入希罗卡尔加城。

边界那边的城墙附近有一座中国石城，名叫希罗卡尔加城。城里有个长官，是舒宾王公[16]，是由大明皇帝委派的。此城宏伟壮丽，结构精巧，城楼与莫斯科城楼相仿，高高耸立。城楼的窗口架 14张
有大炮，城门两旁也有大炮，炮身短，小型武器颇多。每个城门口，城楼和城墙[17]上都有卫兵守卫。太阳下山时，卫兵用三支火炮齐放三响，声响很大。以后开始敲竹梆打更，夜里再敲三次，然后停敲，黎明时又放炮三响，六点钟以前是不开城门的。

城中店铺是用石筑的，涂饰着各种色彩，绘有彩画，除呢料和宝石外，店铺内各种货物应有尽有，有各色的丝绒、花缎、绢、塔夫绸，绣金缎，各色镶铜丝的绸缎，有各种果蔬和各种糖类、丁香、肉桂，八角茴香，苹果，西瓜，香瓜，南瓜，黄瓜，蒜，葱，萝卜，胡萝卜，大头菜，芜菁，白菜，肉豆蔻，罂粟，杏仁，也有大黄，还有一些我们不知名的果蔬。城内商场货物繁多，有饭店酒馆，酒馆里有各种酒类，每个酒馆里都有很多醉汉和妓女。牢狱是石筑的，都在路的旁边。偷窃者处以绞刑，抢劫者绑在木桩上砍头，伪造文书者断手。 15张

从希罗卡尔加骑行一日至中国施罗城[18]，城是石筑的，又高又大，据说绕城一周，骑行要一日[19]。城上有城楼十二座。城楼内每个窗口和每个城门都摆着大炮，城门处有许多小型武器，在城门口和城楼上有卫兵日夜守卫。这个城有五个门可以进城，城门宽阔 82
高大。大门板是包铁的，门上密布乳钉。城门内架着大炮，有许多石头炮弹。穿城而过，要走半天。这座城的长官是桑青王公[20]，他也是大明皇帝委派的。此城商业比希罗卡尔加兴盛，有各种货物，还有瓜果，蔬菜和吃食。清晨，人多拥挤，难以穿行。城外的使节馆也是石筑的。水井以青石块砌成，井圈四周包以青铜皮。这个

城比希罗卡尔加繁华美丽，它是以很高明的技艺，用各种贵重装饰
16张 物修饰起来的，城内长官官署有手持戈戟的卫兵守卫。他们的警钟和我国的木桶相似。桑肯长官出门时，头上张着遮阳的塔夫绸大伞，塔夫绸是黄色的。

从施罗城到中国的亚尔城[21]骑行要三天，此城是用石头筑的，宏伟高大。据说，绕城一周骑行要一天半。这个城有很多城楼，有四个城门可以进城。每个城楼和城门的地方，就象前面几个城一样，有大炮、小型武器和卫兵，还有石头炮弹——炮弹比人头大一些。城门又宽又高。门板也是包铁的，门上密布乳钉。城内市场比上述城市更繁荣，有各种货物、蔬菜和吃食。城内无空地，房屋及店铺都是石筑的，十字街口也有店铺。此城的长官是比姆比王公和福昌王公[22]。他们的驿站和我国的相似。一走进市场，就会闻到好象天上降下来的吃食的香味。

由亚尔城至泰塔城[23]骑行要三天，此城是石筑的，宏伟高大。
17张 据说，绕城一周，骑行要二日，这个城有五个城门可以进城。城门宽而高，门板是铁皮包的，密布乳钉。城内住宅和店铺都是石筑的。店铺里的货物比前几个城市更多，各种果蔬也很多。有很多酒馆，酒馆里有烧酒、甜酒以及其他各种外国饮料。每个城门口和每个城楼上都有大炮、炮弹和卫兵。城的长官是：太王王公、图耶和祖尼亚王公[24]。这些长官出门时，有二十来名扈从在前面开道，头上张着遮阳的黄塔夫绸大伞。这座城里的人口也比前几个城市更多。有很多各种珍贵饰物，有各种果蔬，大米也很多。

由泰塔城到白城[25]骑行要二日。此城是石筑的，洁白如雪，因此称白城，非常高大。据说绕城一周，骑行要三日。城门入口处有一个城楼，每个城楼下面有三个城门可以进城，城门高而宽。门板是锡铁包皮的，乳钉是黑色的，密布在门板上。城楼和城门处有大炮和炮弹，每个炮弹重约两普特。

穿城而过，两旁都是店铺，两列店铺之间为街道。街道都铺着 18张
青石板。店铺和房屋都是石筑的。店铺前面有木栅栏，漆着各种颜色。店铺后面有石砌的住房。店铺和厅堂顶上覆满砖瓦饰物。房屋和厅堂的天花板涂有各种彩色和图案。墙壁上挂着画在厚纸上的神像。神像下面垫着锦缎和丝绒。庙里有各种泥塑的神像。神像从头到脚全身饰着金箔，状甚可怖。

庙宇任人参观。在白城，我们还看到为修造庙宇进行募化的情况：三人列队而行，两人持棒敲击木鱼，第三人肩负神像，也敲木 83
鱼，神像很高大。神像下面没有文字，画得神采奕奕。在这座城里又见到鹦鹉和侏儒，养鹰人带着鹰。这座白城的货物和贵重饰品比上述几座城市多，到处摆满着各种果蔬和食品。这个城的长官是太王和苏兰两位王公。

长官到庙里进香或出门游玩，总是有二十来名手持戈戟、三十 19张
多名手持棍棒的扈从在前面开道。有人替长官撑着黄缎大伞，这些人高声吆喝："呵！呵！"，这座城里有四家大酒馆。

从白城骑行二日到达大明皇帝居住的大中国[26]城。城非常之大，是座石城，城墙洁白如雪，呈四方形。绕城一周，骑行需四日。每个城角都有高大的角楼，洁白如雪。城墙中部也有高大的城楼，洁白如雪。城楼有镂花檐板，漆以红色、天兰色和黄色。城楼上每个窗口都架有大炮，每个城门口都有大炮和炮弹，并有二十来名卫兵守卫。

*在这座大中国白城里有一座磁铁城[27]。大明皇帝本人就住在里面。据说，从大中国白城**城墙到这里为石板路，要走半天。路旁都是石筑的店铺，里面有各种货物，街道以青石板铺成，店铺里的房间是石砌的，店铺前有木栅栏，漆着各种颜色。大明皇帝居住 20张

* 这里涂掉一个词，大概是 сказывают（据说）。

** 原文中为：Белымво городам（别雷姆伏城）。

的磁铁城装饰着各种珍贵饰物，极其精致。皇宫位于磁铁城中心，大殿*顶部金碧辉煌。

我们没有到过大明皇帝那里，没有见到皇帝本人，因为没有带东西去送皇帝……**。“我中国的礼仪是：没有带礼品来的，不能觐见我大明皇帝。白沙皇哪怕是只备些微礼物，由你们这首批使臣带来赠送我大明皇帝也好。最主要的并不在礼品厚薄，而在于白沙皇要有礼物送给我皇上。如送来礼物，我皇上也会派本国使臣携礼品回赠你们沙皇，并会对你们这些使臣加以赏赐，准予觐见我皇上，而后送你们回国。现在我皇只能托你们带一封国书转交你国沙皇。”

大明皇帝居住的中国城，建于平地。四周环河，此河名御河，流入黑海[28]。

从大中国城到海边，据说有七天行程。七天之内大船不能到达大中国城边，货物都以小船和舢舨运进中国城。大明皇帝把运来
21张 的货物散运到中国各城，又由中国各城运到国外——运到蒙古国、阿勒坛皇帝处、黑卡尔梅克以及其他各国和乌卢斯，运到布哈拉附近沙尔城铁皇帝那里。呼图克图和喇嘛等又把这些货物从鄂尔多斯国边境运出。中国人和曼奇可敦的人则从中国和黄蒙古的曼奇可敦运出各种货物，如丝绒、缎子、花缎、银、豹皮、虎皮、黑缯缎等等。他们用这些货物买马，把这些马匹赶到中国，又从中国出海运
84 往蛮子那里[29]。蛮子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外国人。他们的白银铸成银锭，有的一锭值五十卢布，有的值二卢布、三卢布。我们叫“卢布”，而他们叫“两”。

中国男女都很整洁。他们穿的衣服有自己的式样：两袖宽大，象肥袖女上衣的袖子，内衣好象俄国男式半长外衣。中国人不是

---

* 后面涂掉一字，大概是：де。

** 看来原文有遗漏。

勇武好斗的人，他们善于做生意，怯于征战。有人对伊·彼特林等 22张
人说，在他们来到中国以前不久，蒙古人[30]以欺诈手段，占领了中国两座城市。

在中国时有人对他们说：我们皇帝有一种“伊尔敦尼”，夜间发光如同太阳。他们叫“萨拉”，我们则叫“发光的宝石”。另有一种“伊尔敦尼”，遇到水时，水就向四处流去。

在回答询问时，中国的书吏比切其[31]告诉我们，每年都有蛮子从海外用船载运货物来中国。这些蛮子从黑海、从东方和南方到中国来。

在喀尔喀[32]布里亚特鞑靼人库什塔克[33]回答询问时曾向我们介绍鄂毕大河的情况：

有一条卡拉塔尔大河[34]，卡拉塔尔河一带为喀尔喀乌卢斯[35]游牧地。阿勒坛皇帝常带领自己的乌卢斯牧民到这条卡拉塔尔河的上游地带游牧。这条卡拉塔尔河流入……那条鄂毕大河[36]，但我 23张
们不知这条大河的发源地和河口在哪里。这条河从乔尔诺海流出，向东北方重又流入乔尔姆海。卡拉塔尔河沿岸有两座石头城和一些布里亚特居住的村落[37]。布里亚特人的游牧乌卢斯往下游地带活动。蛮子从这条大河那边载运各种货物到我们这里，跟我们和萨彦人[38]换取鹿皮、麂皮、貂皮、海狸皮，蛮子则给我们花缎、丝绒、塔夫绸和黑缯緞。然后，又乘船回到河的那一边去。我听布里亚特同胞讲：曾经有一条大船溯流而上，船上有一个高高的白色的不知名的东西，这只船撞上沙滩，撞破了[39]。象这样又大又好的船，我们从未在这条河里见过，也未听说过。我们不知道这条船要驶到哪里，——是去中国，还是去其他国家？由这条河到中国离我们很近。

骑缝处和正文下边签署：秘书官伊凡·布雷金[40]。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I，1618 年，案卷№ 1，第 5—23 张。原本。

载于：《西伯利亚通报》，1818 年，第 8 本，第 3 部分，第 211—236 页；Ф. И. 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 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载《皇家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学报，1913 年》，第 18 卷，第 4 本，圣彼得堡，1914 年，第 287—295 页；单行本，圣彼得堡，1914 年，第 31—39 页；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 2 卷，伦敦，1919 年，第 73—86 页；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1930 年，第 533—549 页（中文版）；《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 年）》，莫斯科，1959 年，第 34 期，第 81—86 页；Н. Ф. 杰米多娃、В. С. 米亚斯尼科夫的《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莫斯科，1966 年，第 41—55 页。

曾经被误认为是瓦·丘缅涅茨所写的这一见闻记的抄本，放在十七世纪手稿文集中——国立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缮本室。《鲍戈廷汇编》，第 1570 号，第 131 张背面—147 张背面。

部分发表于：А. Ф. 贝奇科夫编纂的《帝国公共图书馆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手稿汇编的论述》，第 1 册，圣彼得堡，1882 年，第 43—45 页。

抄本：国立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鲍戈廷汇编》第 1448 号，第Ⅳ分册，第 212 号，《托尔斯托夫汇编》，第 I 部分，第 64 号。

载于：И. 萨哈罗夫收集的《俄罗斯民间传说》，第 2 卷；第 8 本，1849 年，第 183—186 页；波波夫编纂的列入俄罗斯编辑年代记的斯拉夫作品和文章的选集。莫斯科，1869 年，第 430—437 页*。

85

II

《见闻记》的第二种文本，9 月 23 日和 11 月 10 日之间在莫斯科写成。

---

* 见闻记的抄本载于十七世纪许多编年史中。文后注中只标明了以某种形式发表的那些抄本。

7128 年 8 月……*日，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 364张
维奇大公命令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城的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探明中国、大鄂毕河及其他各国的情况。靠上帝保佑，托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福，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去了一趟，探明了中国、大鄂毕河及其他各国定居的和游牧的乌卢斯的情况，并将地图和中国地区的见闻记带到莫斯科上呈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见闻记中写道：

从托木斯克城骑行十二天到达吉尔吉斯河。从吉尔吉斯骑行六日到达阿巴根河。从阿巴根骑行九日到达克姆奇克。从克姆奇克骑行三日到达一大湖（以前伊凡·彼得罗夫曾报告说这个大湖出产宝石）。环绕大湖一周，骑马得走十二天。有四条河流入这个大湖，一条自东而来，一条自南而来，一条自西而来，一条自北而来。这四条河象米休河那样大，流入大湖，湖中水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还有一条河自东北方流入此湖，这条河名叫纳克斯。从大湖出发，顺这条河走十五天，到达该河上游，在那里遇到了阿勒坛皇帝的牧民，这一条路都在山上。

从阿勒坛皇帝那里到一个乌卢斯走了五天，这个乌卢斯名叫阿尔古塔布斯，这里的王公名叫托尔莫申。从托尔莫申的乌卢斯到达切库尔库什乌卢斯也要走五天，这里的王公名叫哈拉胡拉。 364张背面
由哈拉胡拉的乌卢斯骑行五日，到达一个名叫苏尔杜斯的乌卢斯，这里的皇帝名叫扎萨克特。由扎萨克特皇帝处骑行五日，到达名叫比苏特的乌卢斯，这里的王公是车臣。由车臣的乌卢斯骑行五日，到达名叫伊尔奇金的乌卢斯，这里的王公是岱清-卓力克图。由卓力克图的乌卢斯骑行五日，到达名叫别苏特的乌卢斯，这里的王公是切库尔。由切库尔的乌卢斯骑行四日，到达名叫基柳特的

* 文中日期遗漏。

乌卢斯，沿途无水，这里的王公是车臣诺扬。由车臣诺扬的乌卢斯骑行四日，到达名叫图兰土默特的乌卢斯，这里的王公是泰库可敦。由泰库的乌卢斯骑行三日，到达名叫尤尔古钦的乌卢斯，这里住着博硕克图皇帝。由博硕克图皇帝处骑行二日，到达黄蒙古的乌卢斯，这个乌卢斯名叫穆尔戈钦，这里有个女王公曼奇可敦和她的儿子安丘尔塔图。

在到达蒙古边境前两天，都是在山峦峡谷之中行走，使人感到恐怖。走出峡谷即入蒙古国境，峡口处有两座蒙古石城。两城统称为板升城，一城长官为王公塔拉台吉，另一城长官为王公昂鲍伊台吉。

蒙古境内第三座城为腊宾城，也是石筑的，这个城为女王公曼奇可敦所管辖，这位女王公统管蒙古境内全部城邑。凡是先到她那里，再从她那里去中国的人，都要由她签发盖有她印章的通行文
365张 牒，才能通行到他要去的城市。到边境时，都要向卫兵出示女王公加盖印章的文牒，才能通过边境进入中国境内，如果没有她盖印的文牒，任何人都不得通过边境进入中国境内。

蒙古国颇大，既长又阔：从布哈拉一直伸展到海边。蒙古各地
86 的城市都是四方形的，每个城角上都矗立着带有炮台的大角楼。城墙以青石块板奠基，上面砌砖，城门与俄国城市相似。城门上的城楼内有重约二十普特的一口大钟，城楼顶上覆盖着砖瓦饰物。蒙古境内的房子是砖砌的，为四方形。庭院四周的围墙颇高。庭院内有砖砌的厅堂，但不高。厅堂内的天花板绘有各种图画，涂饰各种色彩，极为华丽，使人留连不忍离去。

在这个蒙古国内有两座砖砌的喇嘛庙，庙顶呈楔形。庙门朝向东南。庙顶上没有十字架，上面有不知名的野兽石雕。一进庙内，就感到庙内有难以言状的奇观：正对庙门坐着三尊高大的女佛像，每尊高达二俄丈半，从头到脚饰着金箔，端坐在高达一俄丈的

石兽身上，这些石兽[1]样式各不相同，涂着各种不同的彩色。

三尊女佛各端一小碗粥，佛像前有昼夜常明的牛油蜡烛。庙 365张背面
的右面，立有八尊男佛，左面立有八尊女佛，从头到脚饰着金箔，手向前伸，状似鞠躬，宛如蒙古人朝拜佛像模样。在这些佛像旁边又有两尊裸体佛像，好象真人，远远望去，栩栩如生，分辨不清是活人还是泥人。佛像前面供着细如麦秆的香，燃时无焰，只冒青烟。这两个庙内有两个大喇叭吹奏，喇叭长达一俄丈半。每当吹起喇叭，敲起铃铛，人们便跪地合掌，然后伸开手掌，以头磕蒲团，伏在蒲团上跪拜约半小时。当吹喇叭时进到庙里，使人感到非常恐怖。庙里真是有不可言状的奇观，这些庙宇顶上满是砖瓦饰物。

蒙古国出产各种粮食：黍、小麦、黑麦、春麦、大麦、燕麦，以及我们不知名的其它许多种谷类。面包很白。蒙古国有各种瓜果菜蔬：苹果、香瓜、西瓜、南瓜、樱桃、柠檬、黄瓜、葱、蒜及其他各种蔬菜。蒙古国的男人不注意整洁，女人则很整洁。他们穿丝绒和绸缎的服装，有自己的样式。男女脖子上都挂着长长的串珠，一直拖 366张
到袍子上。蒙古国有用各种粮食酿成的酒，但没有啤酒花。那里没有宝石、珍珠和黄金，白银却很多，但都是来自中国。

他们所穿的靴鞋有自己的样式。那里没有良马，但骡、驴很多。耕地用铁犁和木犁，就象托博尔斯克鞑靼人使用的一样，耙窄而长。他们有呼图克图，相当于我国的大主教。不过蒙古地方有两个呼图克图，一个二十岁，另一个三十岁。既没有胡，也没有须。庙内有他们两人的宝座：他们两人一走进庙里就各坐各位。按照他们那里的宗教习俗，汗王也要向呼图克图顶礼膜拜。有一种荒谬的说法：呼图克图死了，在地下埋五年之后，仍会复活。那是伊凡·彼得罗夫的胡扯，人死了，怎能复生？蒙古人说的喇嘛，就是他们的修道士。喇嘛十岁削发，从来不知道女人生孩子的事。胡须

① 原文为"двери"（大门），疑为"зверь"（石兽）之误。——译者

都拔光剃光，不穿裤子，每天都吃肉。身上穿着花缎袈裟。花缎颜色各异，袈裟的样式，如同我国修道士身上穿的相似。他们的僧帽是黄色的。他们说：从前你们的宗教和我们的一样，你们是黑教士，我们是白教士，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的宗教竟与你们的分离了。

87
366张背面 由蒙古那边到布哈拉要经过三个国家：第一个国家为鄂尔多斯国，皇帝为尤纳康，据说，都城是石筑的，这个国家颇富庶；第二个国家为唐古特国，皇帝为苏兰钦，据说都城也是石筑的，国内物产丰盛；第三个国家称作铁国，都城名为沙尔，皇帝为帖木儿，据说此国也很富庶，离布哈拉不远，由铁皇帝这个国家运到中国去的是钻石。这三国都在南方。

黑蒙古人的另一边直到大海，住着黄蒙古人，有定居城市的，也有游牧的。

从蒙古国曼奇可敦城到中国的克里木边境，骑马要走二日。边界城向南通至布哈拉，要走二个月才到阿勃杜拉皇帝那里。阿勃杜拉皇帝的都城是用木料建造的，据说，国大而富。从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往东，直到大海，要走四个月。城墙是用砖砌的，沿边界城墙上的城楼，从头到尾，我们计算大约有一百来个，至于到布哈拉和靠海处的城楼，据说多得不可胜数。各城楼之间相距约一箭之地。我们问中国人：造这条从海边伸延到布哈拉的长城干什么？墙上这么多城楼有什么用处？中国人告诉我们说：造这条从海边
367张 伸延到布哈拉的长城，是因为这里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蒙古国，另一个是中国。两国以城为界。城墙上建很多塔楼是为了敌人一旦逼临边境，我们便可在城楼上点起烽火，使我们的人在城墙上和城楼上各就各位进行防守。临近边界一带，在长城附近住着黑蒙古人，边界另一边就是中国领土和城镇。有一个城楼，楼下有五个城门，可以通过这条边界城墙，到达中国的希罗卡尔加城。那个城楼

里，有中国大明皇帝派遣的一名长官，他是奉派来此检查曼奇可敦女王公颁发的通行文牒和上面的印章的。城门的通道低而狭，骑马时要弯腰才能通过。除了这些城门之外，长城边界别无其他城门。从各国来的人都要通过这些城门进入希罗卡尔加城。

过了边界长城，就是中国的石城希罗卡尔加。城内长官是舒宾亲王，是由大明皇帝委派的。此城宏伟壮丽，结构精巧，城楼也与莫斯科城楼相仿，高高耸立。城楼的窗口和城门两边都有大炮，但炮身短，小型武器颇多。每个城门口、城楼和城墙上都有卫兵守卫。太阳下山时，卫兵用三枝火枪齐放三响，黎明时分六点钟以前不开城门。

城内有许多出售各种货物的市场，市场内有石筑的店铺，涂饰着各种彩色，绘有各种彩画。店铺内货物花色繁多，除了呢料之外，有许多丝绒、绡金缎、各色的丝织物，但没有宝石*。有各种果 367张背面
蔬和各种糖类、丁香、肉桂、八角茴香、苹果、香瓜、西瓜、黄瓜、葱、蒜、萝卜、胡萝卜、大头菜、白菜、罂粟、芜菁、肉荳蔻，蔊菜、杏仁、姜、大黄，及其他许多我们不知名的果蔬。既有饭铺，也有酒馆。酒馆里有各种酒类，醉汉和妓女很多。石筑的牢狱就在市场旁边。偷窃者处以绞刑，抢劫者绑在木桩上砍头，伪造文书者断手。

从希罗卡尔加骑行一日，到中国的施罗城。城是石筑的，相当高，据说绕城一圈，骑行要一日。城上有城楼十二座，城楼上和城门口有许多火器，卫兵也如上述城市一样站岗守卫。这个城市 88
有五个城门，又高又阔，门板是包铁皮的，门上密布铁的乳钉。城门内架着大炮，有许多石头炮弹，穿城而过要走半天。这座城的长官是桑青王公，是由大明皇帝委派的。此城商业比前述那个城兴盛，有果蔬，有吃食。清晨，人群十分拥挤。

城外的宾馆也是石筑的。水井以青石块砌成。井圈四周包着

* “但没有宝石”这几个字添写在页边空白处。

368张 青铜皮。这座城比第一座城繁华美丽，它是以各种贵重装饰物修饰起来的，很齐整。长官官署有手持戈戟的卫兵守卫。他们的警钟与俄国所用的木桶相似。长官桑青出门时，头上张着遮阳的塔夫绸大伞，塔夫绸是黄色的。

从施罗这座城到中国的亚尔城，骑行要三天。此城是石筑的，宏伟高大。据说，绕城一周，骑行要一天半。这个城有很多城楼，有四个城门可以进城。城门又高又宽，门板也是包铁皮的。每个城楼和城门口都有卫兵、大炮、火绳枪，以及许多各式各样的小型火器。城里的市场比前几个城市更大，有花色繁多的商品，有果蔬和吃食。城内无空地。所有住宅和店铺都是石筑的。市里街道很多。此城的长官是比姆比王公，另一位是福昌王公。他们的驿站和俄国的相似。一走进市场，就会闻到仿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吃食的香味。

从这座亚尔城到泰塔城，骑行要三天。此城是石筑的，宏伟高大。据说，绕城一周，骑行要二日。有五个城门可以进城，城门宽而高，门板是包铁皮的。住宅和店铺都是石筑的。店铺里的货物和果蔬比前几个城市更多，一切东西都很多。有很多酒馆，里面
368张背面 有酒、甜酒以及其他各种外国饮料。每个城门口和城楼上都有大炮、各式武器和卫兵，正如上述几个城市一样。此城的长官是太王王公、图耶王公和祖尼亚王公。这些长官出门时，有二十来名扈从在前面开道，头上张着遮阳的黄塔夫绸大伞。这座城里的人口也比前几个城市更多。有很多各色珍贵饰物，有各种果蔬，大米也很多。

从泰塔城到白城，骑行要二日。此城是石筑的，洁白如雪，因此称白城，非常高大。据说绕城一周骑行要三日。有三个城门可以进城，城门高而宽，上有一个塔楼。门板是锡铁包皮的，门上黑色乳钉密布。架在城楼和城门处的炮都很大，炮弹重约二普特，还

有很多其他各种火器和卫兵，象前几个城市一样。

穿城而过，两旁都是店铺，店铺内的住房和厅堂都是石筑的。店铺之间的街道铺着青石板，店铺和房屋都是石筑的。店铺前有木栅栏，漆着各种颜色。店铺和厅堂顶上满是砖瓦饰物，房屋、厅堂及店铺的天花板涂着各种色彩，壁上挂着画在厚纸上的神像。神像下面垫着花缎和丝绒。他们的庙里有各种泥塑的神像和佛像，369张从头到脚全身饰着金箔，就象在蒙古国见到的那样，状甚可怖！

庙宇任人参观。在他们的白城里，我们还看到为建造庙宇进行募化的情况：三人列队而行，两人持棒敲击木鱼，第三人肩负神89像，也敲木鱼。神像很高大，神像下面没有文字，画得神采奕奕。在这座城里又见到鹦鹉、孔雀，带着鹰的养鹰人和侏儒。这个城有各种货物、贵重装饰品、果蔬和食品等，比前几个城市更丰富充足。这个城的长官是太王和苏兰两位王公。

这两位长官到庙里进香或出门游玩的时候，总是有二十名手持戈戟的侍卫、三十名手持棍棒的屈从在前面开道。他们高声吆喝："呵！ 呵！"，俄国话就是："闪开！ 闪开！"，长官头上张着黄缎大伞。这座城里有四家大酒馆。

从白城骑行二日到达大明皇帝居住的大中国城，它是一个高大的石头城，洁白如雪，呈四方形。绕城一周，骑行需四日，每个城角和城墙中部都有城楼，又高又大，洁白如雪。镂花檐板漆着各种369张背面颜色，城楼上的每个窗口和每个城门口都架有大炮，并有二十名卫兵守卫。

在这个大中国白城里有一座磁铁城，大明皇帝本人就住在里面。据说，从大中国白城城墙到磁铁城都是石板路，要走半天。街道两旁有石筑的店铺，里面有各种货物。街道以青石板铺成，店铺里有石砌的住房，店铺前有木栅栏，漆着各种颜色。大明皇帝居住的磁铁城装饰着各种珍贵饰物，极其精致。皇宫位于磁铁城中心，

大殿顶部金碧辉煌。

我们没有到过大明皇帝那里，没有见到皇帝本人，因为没有带东西去送皇帝。外务衙门秘书官对我说：我国礼仪是：没有带礼品来的，不能觐见我大明皇帝。你们白皇帝哪怕是只备些微礼物，由你们这首批使臣带来赠送我大明皇帝，我们皇上也一定会准许你们这些使臣携带礼品去觐见，并且回赠礼物给你国沙皇。最主要的不在于我们皇上准予觐见，而在于白沙皇要有礼物送给我皇上，如送来礼物，我皇上也会对你们这些使臣加以赏赐，并送你
370张 们回国。现在我皇只能托你们带一封国书转交你国沙皇。

中国城建于平地，四周环河，此河名御河，流入契尔姆海。从大中国到海边，据说有七天行程。大船不能载运货物到大中国城边，货物只能以小船和舢舨载运。大明皇帝把载来的货物分运到中国各城，又从中国各城把这些货物运到国外——运到蒙古国、阿勒坛皇帝处、黑卡尔梅克，以及其他许多国和乌卢斯，运到布哈拉附近沙尔城铁皇帝那里。呼图克图和喇嘛等又把这些货物从鄂尔多斯国边境运出。中国人、曼奇人和呼图克图人把各种货物，如丝绒、缎子、花缎、银、豹皮、虎皮、黑绸缎等等则从中国和黄蒙古的曼奇可敦那里运到各国去。他们以这些货物交换和购买马匹，把马匹赶到中国，又从中国出海运往蛮子那里。蛮子，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外国人。他们的白银铸成银锭：有的一锭值五十卢布，有的值五卢布，有的值三卢布，有的值二卢布，也有的值一个格里夫纳①。我们的货币叫“卢布”，而他们的叫“两”。

90 中国男女都很整洁。他们所穿的衣服有自己的式样：两袖宽大，好象肥袖女上衣的袖子，内衣好象俄国男式半长外衣。中国有
370张背面 许多商人和军人。他们打仗时使用火器。但中国人怯于征战。他们经常跟黄蒙古人作战，蒙古人的兵器是弓箭。

① 格里夫纳(гривна)，旧俄币单位，值十戈比。——译者

他们说，我国皇帝不派使臣到你国皇帝处，因为你国皇帝有的各种东西，我国皇帝也有。我国皇帝还有一种宝石，日夜发光，亮如太阳，中国人称作"萨拉"，而俄国称"宝石"，另有一种宝石（伊尔敦尼），投入水中，水就向四处流去。

我们还向外务衙门秘书官询问鄂毕大河的情况，他对我们说：

我们没有听说，也不知道有鄂毕大河。每年都有蛮子从海外用船载运各种货物在白天时候到我们这里，我不知道他们到这里是探寻鄂毕河口，还是经商。在我们中国未曾听说过沉船的事，不知道蛮子的船只在海上什么地方撞沉过。蛮子从黄海、从东方和南方来到我们这里。至于外国人到什么地方探寻道路，我不曾听说，也不知道。

布里亚特鞑靼人库什塔克在喀尔喀回答询问时曾向我们介绍鄂毕大河的情况：

有一条大河，名叫卡拉塔尔。卡拉塔尔河一带为喀尔喀乌卢斯游牧地。在这条卡拉塔尔河的上游地带游牧的是阿勒坛皇帝及其部落。这条卡拉塔尔河流入那条鄂毕大河。但我们不知道这条河的上游和河口是在哪里。这条河源于契尔姆海，又向东北方流入这个契尔姆海。卡拉塔尔河沿岸处有两座石头城和布里亚特乌卢斯居住地。布里亚特的游牧乌卢斯也在下游地带活动。蛮子从这条大河的那边载运各类货物到我们这里，跟我们和萨彦人换取鹿皮、麂皮、貂皮、海狸皮。蛮子给我们的是花缎、塔夫绸、丝绒和黑缯缎，他们又从这条河航行回去。这个农夫又说：我听布里亚特同胞说，有一条大船溯流而上，船上有一个高高的白色的不知名的东西，这只船撞上沙滩，撞破了。象这样又大又好的船，我们从未在这条河上见过，也未听说过。我们不知道这条船驶往何处——是驶往中国，还是驶往其他国家，由这条河去中国离我们很近。 371张

国立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缮本室，F—XVII—15，《弗罗洛夫辑录集》，第364—371张。

载于：H. Ф. 杰米多娃、B. C. 米亚斯尼科夫：《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莫斯科，1966年，第41—55页。

第 27 号文件

1619年7月6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为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伊·彼特林及安·马多夫从中国返回事致喀山宫廷衙门的报告

1张 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伊瓦什卡·库拉金、伊瓦什卡·布雷金谨奏。

陛下，今年，即127年，臣仆等曾写报告由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91 骑兵克利姆克·鲍鲍申上呈君主陛下，奏报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伊瓦什卡·彼特林及安德柳什卡·马多夫已从中国和阿勒坛皇帝处返回托博尔斯克。随同他们前往君主处的，有腊宾国、阿勒坛皇帝和吉尔吉斯的使臣，并带有礼品。臣仆等于7月6日让腊宾国、阿勒坛皇帝、吉尔吉斯的使臣，由布尔纳什·尼科诺夫陪同前往君主处，并让伊瓦什卡·彼特林及皮亚童卡·基齐洛夫[1]两人在使臣之前先去觐见君主陛下。同时派他们向君主呈上中国大明皇帝的国书、阿勒坛皇帝国书的译文，地图一幅以及出使报告一份[2]。这份报告是记载伊瓦什卡·彼特林和安德柳什卡·马多夫从托木斯克城去中国所经过的地方以及到过其他国家的情况*。君主陛下，至于阿勒坛皇帝国书的原文，将由达尔罕喇嘛送呈君主陛下。君主陛下，中国的国书在托博尔斯克无人能译。

* 见第24、25、26号文件。

第一张背面注有索尔多格镇沙皇行营收文登记：128年9月23日，由托木斯克城哥萨克〔伊瓦什卡·彼特林〕带到[3]。

第一张正文上部注有外务衙门收文登记：128年11月10日〔书吏〕阿夫拉姆·叶利谢耶夫收自喀山宫廷衙门。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18年，案卷1，第1张。原本。

载于：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II卷，伦敦，1919年，第70页；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1930年，第526—527页（中文版）；《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35，第86—87页。

第 28 号文件

1619年9月23日。——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在索尔多格镇[1]关于他的中国之行情况的说明

128年9月23日，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在索尔多格[2]张镇君主的行营回答询问时说：

前年，即126年，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派遣他和他的副手哥萨克安德柳什卡·马多夫从托木斯克城护送阿勒坛皇帝派到君主处的使臣回国，并命他们两人探明中国的情况。

他们于春季尼古拉祭日*从托木斯克动身，从托木斯克到吉尔吉斯。吉尔吉斯距离托木斯克快行通常是十天路程。吉尔吉斯有一个涅麦伊王公是归君主沙皇统辖的，他向他们提供了粮秣和车

* 5月9日。

马。他们在吉尔吉斯境内走了半天时间，到达阿勒坛皇帝所统治的蒙古国。他们到了阿勒坛皇帝那里，阿勒坛皇帝也向他们供应了粮秣和车马，并予放行。他们在阿勒坛皇帝的国境内走了五个礼拜，到达曼奇卡女王公统辖的施罗蒙古国[2]。他们到了曼奇卡女
92 王公那里，女王公也命人供应他们粮秣和车马。他们在施罗蒙古国境内走了四天，到了中国，又叫克里木。城墙是石筑的，高约十
3张 五俄丈。他们沿着这条城墙外边走了十天。在城墙近旁有曼奇卡女王公统辖的居民点和村落。十天之中，一路上没有见到城墙上有人。到了城门口，见城门里架着大炮，炮弹象人头那么大。城门里有许多人，大约有三千人。阿勒坛人经常携带各种货物来城门经商，也有携带马匹来此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的，但是只准少数阿勒坛人入城。

从托木斯克城到这个城门口，不算途中停留的日子，总共走了十二个礼拜。从城门口动身，经过几个城市到大中国城要十天。他们在圣西门祭日*以后到了中国城，被安置在宏大的宾馆里。他们在中国城里住了四天。有一位官员曾到宾馆来看他们，与他一道来的大约有二百人，都骑着驴子，这些人的穿戴都很体面。这位官员以露酒和各种外国饮料款待了他们。官员等人说：奉大明皇帝之命，前来会见你们，并奉命问你们，来中国有何贵干？他们就
4张 对官员说，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派他们前来探访中国，并觐见皇帝。官员对他们说，他们不带礼品，不能觐见皇帝，并给了他们一封国书。他们已把这封国书带到托博尔斯克，并从托博尔斯克携带这份国书上呈君主陛下。

他们于波克罗夫圣母祭日** 十天以后离开中国，于同年三圣祭日***回到托木斯克城。

* 1618年9月1日。
** 1618年10月1日。
*** 1619年5月16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18年，案卷№1，第2—4张。原本。

载于：Ф. И. 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载《1913年帝国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学报》，第18卷，第4本，圣彼得堡，1914年，第285—286页；单行本，圣彼得堡，1914年，第29—30页；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1930年，第527—528页；《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1959年，№37，第88页。

第 29 号文件

1619年9月29日至11月10日之间*。——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等人就他们旅行中国的情况在喀山宫廷衙门的答问词[1]

伊瓦什卡·彼特林等人在回答询问时说： 354张背面

他们由托木斯克小寨出发，骑行六日，经过草原到达基尔比茨地区。基尔比茨皇帝依附于君主陛下。他们来到基尔比茨后，说自己是君主派往中国的。基尔比茨皇帝当即供给他们粮秣、车马和护送人员，并让他们去蒙古国阿勒坛皇帝那里。

他们骑行四个礼拜，经过一些游牧小国，到达阿勒坛皇帝那 93
里。粮秣、车马和护送人员都由上述小国提供。按照我国的说法，阿勒坛皇帝称为金皇帝，人多势众，不算卡尔梅克人，也能集合大约十万人马，而卡尔梅克人依附于阿勒坛皇帝。有很多马匹，有各 355张
种货物，如花缎、绸子、丝绒，大都来自中国。他们那里的野兽有雪

* 确定日期的根据见 Н.Ф. 杰米多娃和 В.С. 米亚斯尼科夫：《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一书，莫斯科，1966年，第27、38、55页。

豹、猞狸、貂，牲畜也很多。宗教信仰则传自中国。

阿勒坛皇帝为他们提供护送人员、车马和粮秣，并且很高兴地让他们到腊宾国曼奇可敦女王公那里。他们到腊宾国曼奇可敦女王公和她的儿子那里走了两个礼拜。按照我国的说法，腊宾国是：
355张背面 祈祷的人们。呼图克图则相当于我国的大主教，又称之为施罗嘛。该国富庶，人民众多，有许多石城，各种贵重饰物，果蔬等货物也很多，盛产各种粮食，牲畜也很多。贵重的货物均来自中国。他们的僧侣所穿的袈裟样式和俄国教堂修道士所穿的相似，僧帽是黄色的。他们的庙宇是四方形的，庙里的佛像塑得很精致，俨如真人，全身贴金。有些佛像塑造在泥塑的野兽身上，有些则画在纸上，贴
356张 在木板上，挂在墙壁上。香燃烧时无焰，只冒青烟。祈祷时先则匍伏在地，然后站起来，合掌抚胸，用自己的语言高声叫喊。据说，这时使人感到非常恐怖。可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偶像崇拜。他们也有文字，按其习惯直行书写。曼奇可敦女王公掌管着施罗蒙古国的一切事务，没有她的印章，不准任何人到中国去。有她的印章，就放行，没有就不放行。曼奇可敦女王公供给他们车马和护送人员，并盖上自己的印章，让他们到中国去。除了中间停留的日子以
356张背面 外，他们经过腊宾国和施罗蒙古国骑行了七个礼拜，到达中国。他们来到名叫查瓦塔依的城墙。城墙以石筑成，很高大，看不到尽头。城墙上有很多城楼。一路看过去，城墙上的城楼大约有二百个。护送人员说，这堵城墙就是中国的屏障，起自布哈拉和哈萨克等地，终于海边。顺着城墙走得快也要两个月。城墙一共有五个城门可以
357张 出入中国，而且这些城门都很窄，只容一人骑马通过。各城门口都有大小头领、火枪兵和很多人。每座城门都备有警钟、半圆鼓、矛和戟。每座城门都有大炮，炮弹比人头还大，还有很多小火器。许多国家的商人载运各种货物来此贸易，有来自布哈拉的，也有来自铁皇帝的国家。他们只能在城墙外面与中国人交易，不准他们进入

城墙到中国境内。

当他们携带有曼奇可敦女王公印章的通行文牒来到城门口时，他们受到长官的迎接，仪式隆重，场面颇大，人数众多。长官的 357张背面
前面有人持着两顶大伞，随从众甚，大约有二千名骑兵。他们让彼特林等到第一座中国城市希罗卡尔加。从城墙到希罗卡尔加走了六天。这座城市位于平原，城墙宏伟高大，是石筑的，四方形，望不到尽头。当他们走近城时，这座城的长官出城迎接他们。他是由皇帝委派的，随同长官出城的约有二千人，他们穿戴都很体面。长官前面有人撑着两顶大伞，两旁各有五十名穿黄衣的步兵。他们进 358张
城后，走过的大街两旁都是石砌的店铺，店铺里面有住房，厅堂装饰华丽，屋檐漆着金黄色、银白色和其他各种色彩。店铺漆着金黄 94
色，店铺内有厅堂。从一个城门到另一个城门店铺上面，盖着同一式样的屋顶，人非常之多。人们说，环城一周要走四天。店铺内有各种贵重货物——丝绒、素缎、花缎、黑缯緂、宽腰带、金、银、宝石、珍珠和各式各样贵重饰物，但呢料很少见。在买卖的时候，就从银 358张背面
锭上切下一块银子以代替钱币，买多少钱的货物，就切多少银子。有各种葡萄和各种香料——胡椒、肉桂、姜、丁香、豆蔻、藏红花、肉豆蔻，各种香料很多。上市的果蔬有香瓜、西瓜、南瓜、白菜、葱、蒜，胡萝卜、芜菁以及各种菜园作物。盛产各类粮食。也有各种外国饮料——蜜酒、酒、但俄式啤酒①，城里有很多酒馆。酒馆里有 359张
赤身露体的乞丐和妓女。城里的人都穿得很漂亮：有穿缎子的，有穿丝绒的，也有穿花缎的。衣服的袖子很宽，好象我国的夏季肥袖女衣。

他们在希罗卡尔加住了两天，从希罗卡尔加骑行五日，到达中国另一个城市泰塔城。他们走的都是森林和乡村地带，沿途有许多石筑的寺庙。人们向他们提供车马。泰塔城非常之大，呈四方 359张背面

① 原文如此。疑为：但没有俄式啤酒。——译者

形。据说，环城一周要走六天。当他们走近这座城时，该城的长官迎接他们。跟随长官出迎的约有三千人，穿戴都很体面。长官周围约有一百名步兵，并持有大伞。一走出去，便看到泰塔城里房屋和店铺的装饰同前面的城市一样。店铺里有品种繁多的各种贵重饰物，有许多葡萄和各种香料，还有很多果蔬。人口很多，据说大都是商人，军人则不多。

360张 他们在泰塔城住了二天，长官供应他们粮秣，并让他们前往第三座中国城市——白城。

他们走了五天，到达中国白城。离此城还有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远远地看到它。走近该城时，可看到这座城构筑得很好，活象一只石雕的白鹭，因此又称白城。据说环城一周要走七天。当他们走近城门时，也有人出城迎接他们，同样也是很隆重、很热闹，场面颇大。一走进城门，便见城里的建筑比前面所有城市都宏伟壮丽。
360张背面 有各种各样的货物，饮料和果蔬非常之多。他们住在白城里，后来让他们到中国皇帝阿尔布尔本人居住的克里木城。他们从白城到中国克里木城走了五天。

克里木城非常之大，位于通向东印度的大海附近，呈四方形。据说环城一周，要走十天。城门如同前面几个城市一样，涂饰宏丽，绘有金色的图画。用各种大理石盖顶（原文如此。——译者），到处
361张 都是房屋。只有街道，没有菜园。城里人口比前面一个城更多。除呢料外，各色各样的货物——宝石、金、银、金丝绒、素缎、花缎，以及其他货物都很多，而呢料则少见；香料、外国饮料和各种果蔬很多，饮料和烧酒也很多。市中心还有一座内城，是用磁铁石建成的，这是阿尔布尔皇帝本人住的地方。此城宏伟高大，城里人口众
361张背面 多，皇宫也是用磁铁石和黑石板筑成的。殿堂为数甚多，都是以金彩银彩涂饰的。

据说，中国人都是商人，军人很少，人们熙来攘往，就象飞来飞

去的苍蝇。男人脸上不干净，女人脸上则是干净的。

阿尔布尔皇帝派他自己的秘书官来问他们，是否携带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国书和礼品给他。我 95
们听说天下有一位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 362张
公。如果带有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国书和礼品，皇帝谕示可以去觐见，并将派人回赠礼品，回致国书。我国皇帝有一种"伊尔敦尼"，夜间发亮如同阳光，又有一种"伊尔敦尼"，水遇到它会四处流去，俄国称作宝石。赏赐他们之后，即让他们回国。如果没有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 362张背面
奇大公的国书和礼品，他们就不得觐见皇帝。

伊瓦什卡·彼特林及其同伴说：他们奉派从西伯利亚国前来探听伟大的中国的情况，没有携带国书和礼品。如果我们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使臣专程前来拜见贵国大君主，使臣们将携带国书和礼品。 363张

他们在中国住了四天，中国皇帝对他们的礼遇是让他们住在宾馆，供应他们丰盛的食物和许多饮料。后来让他们由原路回国。

国立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缮本室，Q—XVII，第73号，第354张背面—363张，摘自十七世纪手稿汇编。载于：H. Ф. 杰米多娃、B. C. 米亚斯尼科夫的《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莫斯科，1966年，第55—58页。

第 30 号文件

1619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

* 文中提到的这些军政长官的任期是确定日期的根据，伊·谢·库拉金（1615—1620年）；费·瓦·鲍鲍雷金（1617—1619年）；马·格·特鲁勃恰尼诺夫（1619—1620年），上述年份还可以根据文中提到的城寨建立时间（库兹涅茨克寨：1618年；叶尼塞斯克寨：1619年）而加以印证。

为装备军役人员瓦·丘缅涅茨及安·沙雷金以便前往中国事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费·瓦·鲍鲍雷金的公文[1]

73张　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阁下：伊凡·库拉金谨向您致敬。

现派遣头领安得列·沙雷金及头领瓦西利·丘缅涅茨自托博尔斯克前往托木斯克城，并令其从托木斯克城到克特寨、马库茨基寨和新叶尼塞斯克寨，然后由库兹涅茨克寨出发，经水路前去探听中国的情况。

待安得列和瓦西利到达托木斯克城后，即盼阁下选派一名书吏、一名既熟悉放牧又熟悉造船的木匠和一些军役人员以及猎手等，随同安得列等从托木斯克城前往中国，并发给这些人员一年皇饷。亟盼阁下命人做一些造船用的铁制工具：二把鲍刀、二把木工用的螺旋钻、二把凿子、一个大型钻孔器。请命将这套造船工具交给安得列和瓦西利，并派一名通译随同他们到叶尼塞斯克寨。已由托博尔斯克派出木匠、航海能手奥纳什卡，随同安得列和瓦西利去
73张背面 96 中国，并派出耕农安齐费尔卡·普罗科皮耶夫等共十人，到新叶尼塞斯克寨去耕种君主的土地。待他们到达托木斯克城后，即希阁下准予从君主粮库中拨给航海能手半俄石① 黑麦，供其食用，拨给二百名农民三俄石黑麦以供他们在托木斯克城停留和到叶尼塞斯克寨途中食用。

阁下，我们已吩咐他们在新叶尼塞斯克寨耕种君主的土地，盼阁下从君主粮仓中调拨二十俄石黑麦、十俄石大麦、二十俄石燕麦，由安得列·沙雷金和瓦西利·丘缅涅茨带到新叶尼塞斯克寨，交给马克西姆·特鲁勃恰尼诺夫，作为耕种君主土地的种子之用，给耕种君主土地的农民作种子，另拨十俄石面粉。以上均以法定

① 一俄石约等于210升。——译者

的俄石计量。如果君主粮仓中没有这么多粮食，则请阁下下令向军役人员和居民等借贷。向什么人借了多少，请函告托博尔斯克。74张他们的这些粮食将与大批粮食一起从托博尔斯克运去。上帝保佑，在春天冰块消融时，即希阁下命人把这些粮食装载上船，使这些粮食与全体人员能够一同溯流而上，到达通道，到达马库茨基城寨。待冰雪消融，并把粮食装上船之后，请按通行文牒，毫不迟延地拨给船只，立即让安得列·沙雷金和瓦西利·丘缅涅茨以及同他们一道由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派往中国和叶尼塞斯克寨的人员上路。用衡器量出来的粮食，希阁下照数发运，粮包加盖自己的印记，交安得列·沙雷金转送马克西姆·特鲁勃恰尼诺夫。发放多少粮食，运去的粮包盖有什么印记，请函告马克西姆。阁下最好能亲自发运种子前往新叶尼塞斯克寨，以便能耕种君主的土地，为君主谋利益。哪一天让安得列·沙雷金和瓦西利·丘缅涅茨离开托木斯克城，以及调多少粮食由他们运到新叶尼塞斯克寨作为种子*，凡此种种，请函告托博尔斯克。74张背面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 4，第 17 本，第 59 本，第 73 — 74 张背面。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部分载于：Ф·И·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 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载《1913 年俄罗斯帝国科学院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分部通报》，第 18 卷，第 4 本，圣彼得堡，1914 年，第 267 页；单行本，圣彼得堡，1914 年，第 11 页。

第 31 号文件

1620 年 1 月**。——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和

* 原文中"作为种子"重复两次。

** 时间是根据伊·彼特林和安·马多夫来到莫斯科的时间确定的（见 Н.Ф. 杰米多娃、В.С. 米亚斯尼科夫：《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莫斯科，1966 年，第 28 页）。

安·马多夫为中国之行请求奖赏呈外务衙门的申请书[1]

275张　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圣鉴，奴仆西伯利亚城哥萨克伊瓦什卡·彼特林和安德柳什卡·马多夫谨奏。

97　君主陛下。前年，即126年，陛下的大贵族、军政长官遵照君主陛下的谕旨，曾派奴仆等护送阿勒坛的使臣到阿勒坛皇帝处，并命奴仆等由阿勒坛皇帝处前去探明中国情况。奴仆等已护送使臣到达阿勒坛汗处，而从阿勒坛皇帝那里到中国走了五个礼拜，忍饥挨饿，历尽辛苦，曾以各种腥膻充饥。奴仆等探明中国情况后，回到莫斯科君主陛下处，并为陛下携来中国地图一幅、旅游见闻记一份和大明皇帝国书*一封。奴仆等此次替陛下效劳，尚未得到沙皇陛下的赏赐。

瓦西利·丘缅涅茨曾去过阿勒坛汗那里，他因那次差务而受到君主奖赏，计有：二块龙头呢，一块花缎，一只银酒杯，并永久增加其薪俸二个卢布。而奴仆等往阿勒坛汗处来回的次数比瓦西利多一两倍。

仁慈的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伏望为了我们所效微劳，为了我们忍饥挨饿、历尽千辛万苦，给我们以上帝对陛下所昭示的某种奖赏，俾便奴仆等今后继续为沙皇效劳。

沙皇君主陛下，恳请施恩赏赐。

第275张背面批注：摘录他们为何事〔遵照君主〕谕旨公出和前此出去者受到何种赏赐的部分。

---

* 见第24号文件。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7年，案卷№2，第275—275张背面。原本。

载于：《苏联汉学》，1958年，第1期，第148—150页；《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38，第89页。

第 32 号文件

1620年1月*。——外务衙门为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和安·马多夫陪送阿勒坛汗的使臣回国及完成中国之行请求奖赏的报告提要

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圣鉴，托 276张
木斯克城的哥萨克伊瓦什卡·彼特林和安德柳什卡·马多夫谨奏**。

前年，即126年，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和秘书官伊凡·布雷金从西伯利亚派他们为君主效劳，护送阿勒坛的使臣到阿勒坛皇帝处，并命他们从阿勒坛皇帝处前往探听中国的情况。他们将阿勒坛皇帝的使臣送到阿勒坛皇帝处，见过阿勒坛皇帝之后，他们又从阿勒坛皇帝那里经过草原，走了五个礼拜，到达中国。一路上忍饥挨饿，历尽千辛万苦，迫于饥饿，斋期吃了肉食，玷污了自己的灵魂。他们到了中国，探听各种情况，并将旅游见闻记和中国地图一幅一起***随身带到莫斯科，上呈君主陛下。由于这次差务，他们借了债，穿破了衣服，但他们这次差务 98 277张
还没有受到君主的任何赏赐。以前瓦西利·丘缅涅茨等人也曾被

---

* 时间是根据第31号文件确定的。

** 见呈文(第31号)。(原文星号位置同下一个注倾倒了，现予更正。——编者)

*** 原文中"一起"(вместе)这个词重复两遍。

派到同一个阿勒坛皇帝处，他们因那次差务受到了君主的恩赐。恳请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对伊瓦什卡和安德柳什卡他们这次差务，按上帝对君主所昭示的给予赏赐，给他们增加薪饷。

278张　从喀山宫廷衙门发出并由秘书官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签发的公文已注明：

托木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彼特林的皇饷数额为七卢布二十五戈比，六俄石半黑麦粉，一俄石谷子，一俄石燕麦粉；安德柳什卡·马多夫的皇饷数额为七卢布二十五戈比，黑麦粉五俄石半，谷子和燕麦粉各半俄石。

279张　今年，即128年，11月10日由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发出的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和秘书官伊凡·布雷金的公文中写道：

前年，即126年，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和秘书官伊凡·布雷金从托木斯克城派遣哥萨克伊瓦什卡·彼特林和安德柳什卡·马多夫护送阿勒坛皇帝使臣到阿勒坛皇帝处，并命他们到达阿勒坛皇帝那里之后，就去探明中国的情况。于是伊瓦什卡和安德柳什卡他们便为君主陛下效劳，护送阿勒
280张 坛使臣到阿勒坛皇帝处，并到过中国，后来随身带回了关于中国、腊宾国、其他定居国家、游牧国家、鄂毕大河、其他河流以及旅途的见闻记*和地图等。随同他们到西伯利亚来的有阿勒坛皇帝的使臣、腊宾国的使臣和吉尔吉斯的使臣。他们先派伊瓦什卡·彼特林带上见闻记和地图，前来莫斯科呈交君主陛下。彼特林走后不久，便让那些同他们一道来的使臣前往君主陛下处。恳求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对哥萨克伊瓦什卡·彼特林和安德柳什卡·马多夫的这次差务，赐予君主的奖赏。

* 见第26号文件。

作为先例补充如下：

281张

前几年，即124年，曾经派遣塔拉城的哥萨克头领瓦西卡·丘缅涅茨及列入立陶宛兵册的十人长伊瓦什卡·彼得罗夫前往阿勒坛皇帝处为君主效劳，转令衙门把君主的如下赏赐颁给他们：赏给瓦西卡·丘缅涅茨十五卢布，赏给伊瓦什卡·彼得罗夫十三卢布，每人一套银杯（每个银杯值二卢布），一块花缎，一块塔夫绸，两块上等龙头呢。对他们每人原有薪饷各增加一卢布，粮食——黑麦、谷子、燕麦各增加一俄石，另补偿他们赠给阿勒坛皇帝的军刀和火枪的价款：给瓦西科·丘缅涅茨十九卢布，给伊瓦什卡·彼得罗夫十五卢布。

在第281张正文下面有批注：因差务和沿路损失，君主恩赐伊瓦什卡二十五卢布，恩赐另一人二十卢布，每人一块花缎和一块呢料，每人增加薪饷一卢布，一俄石面粉，半俄石谷子和一俄石燕麦粉。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7年，案卷№1，第276—281张。原本。

载于：《苏联汉学》，1958年，第1期，第150—151页，《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39，第89—91页。

第33号文件

99

1620年5月*。——外务衙门就不宜与蒙古和中国发生关系并且就探听这些国家的消息等事转发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马·米·戈东诺夫的诏书[1]

* 下达给托木斯克军政长官伊·费·沙霍夫斯科伊一封类似的诏书，日期是5月7日（见《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7年）》，莫斯科，1959年，第№44 第97—99页）。

全罗斯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晓谕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戈东诺夫和秘书官伊凡·舍维列夫。

前几年，即 125 年，1月，朕曾就可否与阿勒坛皇帝和中国建立联系一事，下谕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和秘书官伊凡·布雷金，内称：朕大君主与朕的大贵族们议决，不得与阿勒坛皇帝和中国建立联系，但应命人切实探明有关这两国的各种情况，如：这两国各有多少人口？各有什么样的城市？有多大？他们与哪些城市和睦相处，互相交往？他们信仰什么宗教？比起对其他国家和其本国，他们是否尊重我们伟大的国家？他们是否在跟其他国家打仗？如果在打仗的话，是跟哪些国家交战？他们用什么兵器，实力如何？他们的风俗习惯如何？他们有些什么
66张 货物？除了我国和卡尔梅克国外，他们还与哪个国家相毗连？假如有可能，令他们从哥萨克或其他人中间专门选派一些人，到阿勒坛皇帝那里和中国去。但不要用使团名义，也不要说是我方派的，想个主意，佯装偶然去到他们那里。令他们到阿勒坛皇帝处和中国去，观察他们的国家、风俗习惯和城市，按照朕所发圣谕的要求，向他们详细打听各种情况。他们打听到关于阿勒坛皇帝的国家和中国的情况时，就令他们如实呈报，报告交到外务衙门[2]。但是，大贵族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和秘书官伊凡·布雷金直至今年，128 年 1 月，还没有就有关情况写任何报告交外务衙门转呈朕处。

〔蒙古〕国阿勒坛皇帝的使臣达尔罕喇嘛一行已来到朕大君主这里，同他们一起前来的，还有吉尔吉斯国的两名使臣。朕对阿勒
67张 坛皇帝的喇嘛以及吉尔吉斯国的使臣给以关照，准予他们觐见朕沙皇。朕赏赐他们之后，已让他们回国，并托阿勒坛的使臣把朕沙皇的赏赐送交阿勒坛皇帝。一旦这些使臣到达托博尔斯克，你们

应向这些使臣提供车马和粮秣，让他们从托木斯克城回国，不要阻 68张
拦他们。并从托博尔斯克派人护送他们到适当的地方，就象从前派人护送他们一样。今后没有朕的谕旨，不得因任何事与阿勒坛皇帝、中国和蒙古国保持联系。因为那些国家路途遥远，商人从那里来到我国要走很远的路程，而阿勒坛皇帝是个游牧汗国，民众尚武，除了他们对朕不断提出要求之外，我国不可能从那里获得什么好处，今后也不能有什么指望。你们应当按照朕前此下达给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和秘书官伊凡·布雷金的谕示，探明那些国家的各种情况。对托木斯克城朕已就此 100
事……谕知：今后不准通过使臣与阿勒坛皇帝、中国及蒙古国建立联系。

今后如有从阿勒坛皇帝处或从中国及蒙古国自行来到你们托博尔斯克的使臣或使者*，你们应命他们到官署，向他们问明：他们为何事而来？他们的君主对朕大君主有何要求？他们的君主是否愿 69张
意臣服朕沙皇的崇高统治？准备给朕进呈什么贡品？他们是否带有国书？要商谈什么事情或者带有什么口头命令？向他们切实问明这些情况后，派专门的信使到莫斯科向朕呈报。假如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好处，对我国有利，可让那些使臣或信使在你们托博尔斯克逗留一段时间，在朕的谕旨下达之前应指派人去陪同他们，供给他们食物，没有朕下达的谕旨，不 70张
得让这些使臣到莫斯科来见朕。如果今后有阿勒坛皇帝和喇嘛的使臣来到你们托博尔斯克，根据他们对询问的答复，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好处并对我国有利，而他们前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向我们提出要求，或者是请我们派军队去帮助他们，那么，你们就应拒绝他们的请求，你们可以说，你们将把这些情况奏报沙皇，没有朕的谕旨，不宜作出答复。等沙皇有谕旨下达你们，你们将派

* 下面划掉了："而不是根据你们联系的"。

信使或适当的人员送文书通知他们。这样说过之后，你们应毫不迟延地让他们回国，不必等候朕的谕旨，不能把他们许多人留在托博尔斯克，并要严防他们侦察西伯利亚国的情况。至于食品和饮料等，在托博尔斯克和回去的路上，供应不要过多，只以他们吃饱为度*。同时应将这些情况具呈送莫斯科向朕奏报，使朕了解这些情况，呈文可送外务衙门交朕的杜马秘书官伊凡·格拉莫京和秘书官萨瓦·罗曼丘科夫。此事朕已降旨谕知托木斯克城各军政长官。

如果现在有阿勒坛的使臣、毕力克图喇嘛和吉尔吉斯使臣来到你们托博尔斯克，你们就派一名干练的书吏或一名军役贵族到客栈去找他们，下令搜查他们全体人员有没有带火绳枪和火枪。如果发现他们携带火绳枪和火枪，你们就下令全部没收，以防他们从我国私运任何火绳枪和火枪回国，可对使臣说……这些武器之所以被没收，是因为他们在我国私带武器，没有在任何城市声明过。

7128 年 5 月……**日于莫斯科。

在第 70 张正文下面，有发文记事：交陪同人员布尔纳什传送。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19 年，案卷 № 1，第 65—70 张。副本。

101

第 34 号文件

1629 年，迟于 3 月 1 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尼·霍赫里亚科夫和阿尼卡·安德列耶夫前

---

* 下面划掉了："使他们不缺食物和饮料"。

** 原文省略了日子。

*** 日期是根据原文的删节部分中提到的训令的日期确定的（见弗·米勒：《西伯利亚史》，第 II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 年，第 351 页）。

往吉尔吉斯王公伊舍伊处的旅差报告摘要——关于中国事件的消息

〔……〕他，伊舍伊，还说，他曾到阿勒坛那里送实物贡，听阿勒坛人说：从中华帝国外边来了一个皇帝，同中国皇帝打仗，占领几座城市，他自称"我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人们称他为察哈尔汗[1]，我们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他拿下了腊宾国，拿下了黄蒙古，占领了其他一些城市和乌卢斯，还准备攻打阿勒坛皇帝；他只是攻袭占领那些国家，却不在那里居住。他说：罗斯君主是伟大的、光荣的，而我也象他一样伟大，再也没有比我们更伟大的了。他使用的兵器有火器、弓箭、长矛和其他各种武器；他有各式各样的人。凡是猛攻不克的城市，他就放水淹没。在被占领的王国，他把皇帝、王公及其子女处死，国内只留老百姓，军人则被掳走。有一些从他那里逃到阿勒坛皇帝这里的人说，他们离开他那里走了二十天〔……〕 131 131张背面 132张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7本，第113号，第131张背面[2]—132张，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赫·弗·米勒：《西伯利亚史》，第II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第352页。

第35号文件

1629年，早于7月2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政长官安·杜宾斯基就察哈尔汗占领中国的传闻呈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尼·特鲁别茨科伊的

* 日期是根据递交报告的登记日期确定的。

报告

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的军政长
524张 官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公爵、伊凡·瓦西利耶维奇、谢苗·瓦西利耶维奇、叶麦利扬·叶夫谢维耶维奇、安德列·杜宾斯基谨向诸位报告如下：

今年，即137年，我曾派遣哥萨克伊凡什卡·季莫菲耶夫、佩尔武什卡·德拉乔夫、波塔普卡·伊凡诺夫、通译拉夫鲁什卡·谢利维尔斯托夫等人到马茨国。今年，137年5月11日，伊凡什卡·季莫菲耶夫等人从马茨国返回，他们在官署说：从中国境外来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国家的皇帝，人们称他为察哈尔汗，但大家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他占领了中国，也占领了腊宾国，并击溃了阿勒坛皇帝，他还准备攻打蒙古，自称为“我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俄国沙皇是个伟大的君主，我是另一个伟大的皇帝，再也没有谁比我们俩更伟大”，他想向俄国城市挺进。[1]

在第524张背面收文登记：137年7月2日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步兵伊瓦什卡·卢基扬诺夫带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74卷轴，第524张。原本。

102

第36号文件

1631年3月。——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卡兹·卡里亚金使团到阿勒坛汗处的出使报告摘要……关于中国事件的消息[1]

〔……〕卡兹叫人问阿勒坛：阿勒坛常说，察哈尔汗是他的弟 394张
兄，察哈尔汗以前在什么地方游牧？是否很早就与阿勒坛分开游牧？分开以后，他曾到哪些地方游牧？察哈尔汗与阿勒坛不睦是否已经很久？察哈尔汗的军队〔多不多〕？他们用什么兵器？ 393张*

阿勒坛说：察哈尔汗的父亲同他阿勒坛相邻，在自己的汗国游牧，他父亲死时，察哈尔汗年纪还很小。他开始受到邻近汗国的欺侮，他因受欺侮而离开了父亲的汗国，大约十五年前，或更早一些时候，他带着少数人离开，到海的那边。当察哈尔汗成年时，他在海 392张
那边召集起一批人，回到父亲的汗国，带着自己的那批人和父亲汗国的一批人，占领了那些与他不和、欺凌过他的国家，占领了中国和腊宾国。据说，现在察哈尔汗有许多人马。他的兵器是弓箭、长矛和火器。现在他驻扎在中国。

谈话的第二天，阿勒坛派出了自己的使臣，让卡兹和军役人员与其使臣同行，令使臣到君主的军政长官们那里去表示，阿勒坛本人乐意臣服于君主沙皇，永世不渝，命他们代表阿勒坛本人及其整个汗国向大君主宣誓效忠。

卡兹在阿勒坛游牧地时，除了同阿勒坛谈话外，还利用各种办 391张
法打听了察哈尔汗的情况。卡兹打听到阿勒坛游牧地有从察哈尔汗处逃来的人，于是卡兹吩咐当时在阿勒坛处的吉尔吉斯人阿戴，把那个逃来的人悄悄地带到自己那里。阿戴把那个逃来的人带来见卡兹，卡兹详细询问了那个逃来的人：他是从察哈尔汗的什么地方逃来的？察哈尔汗是什么汗国的汗？他的人多不多？他们用的是什么兵器？察哈尔汗及其部属现在驻在哪些地方？他们使用何种语言？

逃来的人说自己的名字叫铁铁伊米尔盖，是察哈尔汗手下的人，是从察哈尔汗的叶乌舒宾国逃过来的[2]，从叶乌舒宾国到阿

* 张数号码编颠倒了。

勒坛处要走一个月。察哈尔汗是阿勒坛的弟兄，宗教信仰和语言都与阿勒坛相同。以前察哈尔汗的父亲在自己的汗国游牧，察哈尔汗的父亲死的时候，察哈尔汗年纪还很小。因受附近汗国的欺侮，大约在十五年前就带领为数不多的人从自己的游牧地逃到海那边。当他成年时，从海的那边回到他父亲原来的汗国，攻占了那些欺侮过他的汗国，还占领了中国和腊宾国，还想攻打阿勒坛。察
390张 哈尔汗那里发生了饥荒[3]，因为他的人很多，他——察哈尔汗就率领自己的全部军队从叶乌舒宾国回到靠近中国的住地。察哈尔汗
103 的兵器有火器、弓箭和长矛，据估计，察哈尔汗的军队大约有三万名〔以上〕。我是因为饥荒而逃离察哈尔汗的，过去我没有同他一起到海的那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74卷轴，第394、393、392、391、390张。原本。出使报告的全文是在402—390张上。

载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86，第170—171页。

第37号文件

1631年11月2日。——在托木斯克接见蒙古阿勒坛汗使臣巴克士巴伊加尔·巴伊萨耶夫的记录摘要——关于中国事件的消息

448张 〔……〕阿勒坛的使者说：跟着阿勒坛在克姆奇克河游牧的有五千人左右，在阿勒坛原来牧地游牧的有他的三个弟兄：多尔济、库尔布伊和叶勒达，跟着他们三人游牧的有四千人；在离他们不远

的地方游牧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兄凯康和萨雷恰[1]，跟着这两人的约有八千名说卡尔梅克语的人。阿勒坛在离开他原来牧地五天路程、离开吉尔吉斯七天路程的地方游牧。前年，察哈尔汗率领其部众，用挖地道的办法占领了中国。他们向石头城墙底下挖地道，从地道里灌水进城，放水淹城，然后加以占领。他们察哈尔汗的人用的兵器是火器、长矛和弓箭。据说人很多〔……〕 449张

〔……〕军政长官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塔捷夫公爵及其同僚 453张嘱咐询问阿勒坛的使臣：现在察哈尔汗及部众是住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该地离阿勒坛原来的游牧地有多远？

阿勒坛的使者说：从察哈尔汗那里逃到阿勒坛处的俘虏说，他们到阿勒坛处走了一个月。当时阿勒坛是在离克姆奇克河有一天半路程的乌布苏泊附近游牧，察哈尔汗则驻扎在腊宾国这一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74卷轴，第448—499张，453张。原本。记录全文是在第441—467张上。

载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84，第163—164页。

第 38 号文件

1635年1月4日。——亚·叶·图哈切夫斯基使团到阿勒坛汗处的出使报告摘要——关于中国的消息

……在1月4日宣誓以后，阿勒坛皇帝派遣杜拉尔塔邦来见 246张亚科夫和德鲁日纳。阿勒坛皇帝命其询问：要送什么贡品给君主？我国并不富饶，并无任何贵重物品。由于察哈尔汗所挑起的战争，

我国人很久都没有到中国和唐古特国去了……

247张 ……在给〔亚〕科夫和德鲁日纳的训令中写道：

令探明察哈尔汗的真实情况。

104 察哈尔汗过去没有到过蒙古各国，现在也不在那里。丘隆皇帝之子察哈尔国察哈尔汗，是蒙古阿勒坛氏族的亲戚，但是他为了征收实物贡的事，曾与蒙古诸皇帝打仗，原因是他的父亲丘隆皇帝曾向许多蒙古皇帝征收实物贡。当察哈尔汗的父亲去世时，察哈尔汗年纪还很小，当时这些小国对察哈尔汗表示抗拒，不肯驯服，不向他缴纳实物贡。察哈尔汗到成年时，便集中了察哈尔国的全

248张 部兵力，去攻打那些以前不顺从他、不向他缴纳实物贡的邻近国家。现在察哈尔汗被乌尔图王康塔拉奇和中国人打死。他没有能够窥探中国，更谈不上占领中国了，听说中国是强大的。中国大明皇帝的城市都是石筑的，人很多，蒙古国那一边再没有别的国家比这个国家更大的了。他们不让阿勒坛皇帝的蒙古人到边境城市以远的地方去贸易，蒙古人并不常到大明皇帝那里……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74卷轴，第246—248张。原本。出使报告的全文是在第218—258张上。

载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102，第210—211页。抄本——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3年，案卷№1，第101张。

第 39 号文件

1635年；不早于10月8日*。——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1]和哥萨克谢·谢皮奥特金为

---

* 日期是根据阿勒坛汗使臣到达莫斯科的时间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5年，案卷№1，第13张）。

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 200a
仆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卢奇卡·瓦西利耶夫和哥萨克谢苗卡·谢皮奥特金从君主的远方世袭领地西伯利亚向陛下谨奏。

仁慈的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恳请对臣仆开恩，君主陛下，请准许臣仆等到中国去探听情况：那里住着什么样的人？信仰什么宗教？他们是否确实定居？他们的城市是不是石筑的？他们有没有什么宝石和珍贵的饰品？

沙皇陛下，恳请俯准以上所请。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35 年，案卷 №1，第 200 张 a。原本。

第 40 号文件

105

1635 年，不早于 10 月 8 日*。——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和哥萨克谢·谢皮奥特金就他们打算去中国一事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

谨遵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谕旨，201张
杜马秘书官费奥多尔·利哈乔夫和马克西姆·马丘什金在外务衙门详细询问了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及哥萨克骑兵谢苗卡·谢皮奥特金：如果君主愿意派他们去中国了解情况，他们是否知道：中国有多远？从阿勒坛皇帝处到中国是否要走很多路？他们

* 日期是根据蒙古使团来到莫斯科的时间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2，1635 年，案卷 №1，第 13 张）。

要往哪个方向走？经过哪些地方？需要多少人？他们怎么走法？到了中国后，如何介绍自己？是说他们受君主的派遣而来，还是说路过而来？他们准备怎样打听中国人的各种风俗习惯和贵重饰物？回来时怎么走？他们〔在那里〕还需要随身携带一些什么备用物品？需要多少？他们估计需要多少旅费？希望切实地讲一讲上述各种问题。

202张 卢卡和谢苗卡说：从阿勒坛皇帝处到中国，要走五个礼拜左右，是走旱路，走这条路只要少数几个人，有四、五个人就行。他们要与一名喇嘛[1]同行，没有喇嘛，他们无法单独通行，因为他们不懂那里的语言。喇嘛有一名中国的通译，靠着那个通译，喇嘛才能〔通行〕。至于他们到中国要经过哪些地方，这一点，喇嘛知道得很清楚。到中国后，如何介绍自己，这要遵照君主的谕旨，这一点他们自己不晓得。他们可通过与他们同行的喇嘛的通译，探明中国的各种风俗习惯和贵重饰物。从中国返回时，他们也要与喇嘛同
203张 行。他们不需要随身携带任何备用物品去中国，不过要有君主的谕旨，令喇嘛到中国去探明情况，各种备用物品及车马等等，将由喇嘛设法备齐。恳求君主按照上帝的昭示，关怀他们，就这次差务给他们以君主的赏赐[2]。据说，在中国，貂皮和上等玄狐皮是很名贵的。

喇嘛的使臣拉米奥克及拉钦在莫斯科时曾递交一份用俄文写的喇嘛的呈文，喇嘛在那份呈文中写道：如果君主派遣本国使臣前往中国，他本人也准备同君主的使臣一起前去中国，设法弄到钻石、其他珍贵物品和各种贵重饰物*。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35 年，案卷 №1，第 201—203 张。原本。

---

* 3 月 30 日呈文的译文没有发表（见《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 年）》，莫斯科，1959 年，№115，第 247—248 页）。

载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125，第281—282页。

第 41 号文件

106

1635年11月29日*。——在外务衙门接见蒙古使臣达尔罕康津一行的谈话记录摘要——使臣关于蒙古与中国边界情况的报道

……在回答询问时，阿勒坛使臣谈到蒙古国的情况。他们说，133张统治蒙古国的是阿勒坛皇帝，他们叫作黑蒙古国，那个蒙古国是一大片同中国相连的游牧地。蒙古阿勒坛人的兵器是弓箭、长矛、军刀，但没有火器。他们套上马具，身披铠甲，头戴铁盔，扎着护臂，裹着护膝，骑着战马和敌人交战。有一些重要人物，打仗时连马匹也都披着铁甲和护具。他们那里除了牲口外，不出产任何珍贵饰物。……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5年，案卷№1，第133张。原本。记录的全文载于第131—134张上。

载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127，第286页。

第 42 号文件

1636年1月28日。——外务衙门通译普·弗拉斯

* 日期是根据接见使臣的时间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5年，案卷№1，第90张）。

科伊与阿勒坛汗和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的使臣等关于中国情况的谈话记录

193张 144年1月28日。遵照杜马秘书官费奥多尔·利哈乔夫的命令，普罗科菲·弗拉斯科伊到驿馆访问阿勒坛汗和喇嘛的使臣，对他们说，喇嘛在致君主陛下的呈文中写道：假如君主认为合适，他将到中国去，搜罗各种珍贵物品。

喇嘛的使臣拉米奥克说：假如君主认为合适，喇嘛将到中国的边境城市去。但是喇嘛能否被允许从边境城市到中国去，对此尚不了解。如果等察哈尔皇帝死了，战争停止了，喇嘛就能去。如果察哈尔皇帝没有死，战争尚未停止，喇嘛便不能去。有一个消息传到他们这里，说察哈尔皇帝死了，似乎是中国边境城市的人，用欺骗的手段把他弄死的，是用致命的药酒把他毒死的。关于察哈尔皇帝的这个情况，他们仅仅是风闻，真实情况还不清楚。关于他的这种传闻，不知道是否属实。

194张 普罗科菲问阿勒坛汗的和喇嘛的使臣：他们当中有谁到过中国？

阿勒坛汗的使臣达尔罕康津说，他们之中谁都没有到过中国，不过他达尔罕却到过中国边界城市希罗卡尔加[1]。从阿勒坛皇帝
107 处到那座城市，骑马快行要二十天，慢行要三十天[1]。那座城市是用石头和砖块砌的，有城楼和城门。铁栅栏的样式和莫斯科的相似。这座城市有多大，有多少人，这些他都不知道，因为不让他们在城里游逛。只让他们少数人进城，并且由翻译陪送他们到客栈。城
195张 门两旁站着持火绳枪的卫兵，他们的火绳枪带有点火杆，这种火绳枪是他们国家自己制造的。那座城里没有大型火炮，只有小型火炮，就象他达尔罕康津在托木斯克城见到的那种。中国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向画在纸上的神像祈祷，另有一些神像是用金、

银、铜、铁铸造的，其容貌如人，同真人一样高，有的比人高，有的身高约达五俄丈、十俄丈，有的更高。人们戴着帽子向神像跪拜。在他们的客栈里每个祈祷的地方都挂着一口小钟，但他们不是自己去敲钟，而常常是风把钟吹得叮当作响。他们的神职人员穿着黑色衣服，不吃任何荤食。据说他们那里没有鱼，只吃粮食和蔬菜。人们通常是步行，不骑马走路。城镇附近有关厢，人们耕种田地，种植各种庄稼……他们没有村庄和乡村。中国皇帝常从中国派官 196张
员轮番治理这个城市。这个城里的人，脸都是圆圆的，从生下来一直到死头发都不放下来，而把它盘在头上，拢扎起来。城里有许多家畜，人们吃猪肉，还有各种家禽。在那座城里买卖各种颜色和素色的绸子、丝绒……花缎、金、银、金丝线，只是没有呢料。人们穿的衣服，象农民穿的长袍，大襟是斜的，他们的衣服袖子很宽大。从 197张
那座城市到中国，骑乘象灵猩那样的快马也要走一个多月。这是他听说的，他本人没有到过中国。他们那里有许多猎人，想到中国去打猎，但是不让他们入境。中国的宗教信仰同那座城市里人们信奉的一样。中国君主称为大明皇帝。中国有多大，有多少人口，这些他都不知道，没有听说过是个大国。中国皇帝目前有没有和人打仗，他们也不知道，因为〔没有〕……ЖУТ①。

普罗科菲问阿勒坛皇帝和喇嘛的使臣：他们带什么货物到中 198张
国的边境城市去？

使臣们说：他们到那座边境城市去，带的是自己的货物，带貂皮、狐皮、海狸皮、马匹和马尾，人们拔下马尾长毛，编成辫子的形状。他们一到中国的边境城市，就被安置在关厢的驿馆里，那里有住宅和特建的畜栏。当时那些住宅和畜栏附近有持枪的警卫人员守卫，其人数〔多少〕，他们不〔知道〕。买卖就在这些住宅、畜栏、关厢和城里进行。在那个城里，人们可以向他们买到上等貂皮，每张

① 原文中"жут"不可解。——译者

价值十两银子。一两银子相当于这里的俄币一个卢布。有的貂皮一张要十多两银子才能买到，有的在十两以下，看貂皮好坏而定。这座边城的人向他们买整张的带有脚掌和爪子的上等玄狐皮，每张一百五十两银子，也可买到价格较低的。而要买一种最上等的狐皮，就得在那张狐皮上铺上一层银子，这张狐皮上面能铺多少两银子，其价格就是那么多银子。吉尔吉斯人、托钦人、萨彦人、马茨人和其他一些小国的牧* 民都将这类貂皮和狐皮作为实物贡送到
108
199张 阿勒坛皇帝那里。也可以向他们买到海狸皮，——上等黑色大张的海狸皮，价格同貂皮一样，每张海狸皮十两银子或十两以上，有的便宜些。人们也可以向他们买到好马，一匹好马的价钱是一百五十两银子，折换成俄币值一百五十卢布，有的低于这个价格。最平常的马一匹十两银子可以买到。马尾也可以买到，一根好的又黑又长的编成辫子形状的马尾，价钱是一两银子，按俄币是一个卢布。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35 年，案卷 №1，第 193—199 张。原本。

载于：《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 年）》，莫斯科，1959 年，№133，第 292—293 页。

第 43 号文件

1637 年，不迟于 2 月 4 日**。——蒙古阿勒坛汗就同意让俄国使臣过境前往中国事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信件[1]

---

* 原文中为"ковченые"（按：此词不可解，编者改为 кочевные。——译者）。

** 日期是根据斯·格列恰宁与蒙古使臣从阿勒坛皇帝处出发的时间确定的。

全罗斯专制君主、大君主白皇帝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 49张*
公陛下圣鉴，您的臣子阿勒坛皇帝谨奏。

我阿勒坛皇帝与本汗国要为陛下效劳，此事已立下誓言，决不想对君主的人员做任何坏事。您君主白皇帝指示我要臣服于君主，我也准备这样做。在此之前，杜拉尔塔邦、岱清塔邦也曾按照我的命令，向陛下宣誓效忠。君主的使臣亚科夫和德鲁日纳来我处时，德鲁日纳用下流话骂我，诽谤我，使我感到难堪，但我还是派自己的使臣向大君主陛下请安。现在当君主的使臣在这里时，我命令喇嘛及自己的弟兄杜拉尔塔邦再一次按照我的意旨代我本人 48张
宣誓，我和我的儿女、弟兄和全体乌卢斯牧民都愿臣服于君主陛下。愿神佑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健康长寿。我愿意率领全体乌卢斯牧民替陛下效劳，只要君主陛下有事吩咐，阿勒坛便率领整个汗国去做。大君主如同天上的神，世上的君主。您如果把君主的奖赏恩赐给我——自己的臣子，那么，所有国家都会愿意受您君主的统辖。陛下如果把您君主的赏赐颁给我，今后我每年都会进贡。至于吉尔吉斯人赶走了君主陛下城市附近的牲口一事，我已吩咐我的弟兄杜拉尔塔邦把这些牲口找回来。如果他们不肯顺服，以后君主派其他使臣前来，我就要亲自去攻打这些吉尔吉斯人，把陛下的贡民和全部牲口交给您的使臣，并惩办他们的主要人员。今后希望君主白皇帝照顾阿勒坛，不要派遣象德鲁日纳、奥加尔科夫那样的使臣到阿勒坛这里。君 47张
主的使臣斯捷潘和安得列，已按照君主的诏书如数转交了君主的赏赐。我现在向君主敬献下列贡品：二张雪豹皮、二百五十张貂皮、五块花缎。目前以此敬献君主，今后将敬献更多贡品。谨向君 109
主恳请赏赐。先前恳请者，君主已予恩赐，现在请随君主的意愿，酌予恩赐。另请君主拨来八千或一万左右的部队，我将引导许多

* 张页的号码颠倒了。

国家归附君主，希望这些部队能驻在托木斯克。在我的使臣从莫斯科启程时，希望这一万人能和这些使臣一同前来，驻在托木斯克，如果我需要使用这些人，我将函告托木斯克。盼君主恩赐珍珠、意大利上等双面缎、黄缎、暗红色缎子。

如果君主要派自己的使臣前往中国、唐古特国和额尔古纳[2]，我这里准备提供护送人员、粮秣和车马。至于君主指示我派两、三
46张 人为莫斯科监视臣服于君主的城市一事，只要是君主明令我阿勒坛去的地方，我都准备率领全体乌卢斯使之归附于君主，在我国境外的一些乌卢斯也都会听命于君主。希望君主让我的使臣骑马回来，不要乘船，使他们能走近路。希望不要把我的使臣关在客栈里，希望让他们自由地到各处行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74卷轴，第46—49张。译文的抄本。

第 44 号文件

1637年，早于7月2日*。——西藏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为加入俄籍、进献贡物以及中国之行的安全等事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呈文

158张 达因·麦尔根-兰珠喇嘛呈文的译文，今年，146年10月26日由其使臣拉米沃克一行上呈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

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

---

* 日期是根据使臣从托木斯克出发的时间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37年，案卷№2，第10—11页）。

圣鉴，唐古特的达因·麦尔根-兰珠向陛下谨奏。

敬祝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健康长寿。我曾到过中国、唐古特国、黑卡尔梅克和其他许多国家，从未听说过有象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这样伟大的君主。君主陛下，您曾派使臣亚科夫和德鲁日纳到过阿勒坛皇帝那里，但没有来过我这里。我也会保护他们，尽力赠送礼物给他们。亚科夫和德鲁日纳两位使臣在对阿勒坛皇帝谈到宣誓效忠时，我也正在那里。杜拉尔塔邦、岱清塔邦、比云特塔邦按照阿勒坛旨意，曾向君主陛下宣誓效忠。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我曾为陛下亲自陪送您的使臣到吉 159张
尔吉斯，本想送到托木斯克，但德鲁日纳·奥加尔科夫因马匹问题 110
对我进行诽谤，说是我偷去了他的马匹，为此我感到惊讶，没有到托木斯克去，而派了自己的兄弟叶科尔布姆、巴塔拉、阿勒达尔等三人护送他们到托木斯克。

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派来自己的使臣斯捷潘和巴仁一行[1]，命他们劝导阿勒坛皇帝本人宣誓效忠，我按照阿勒坛的旨意，作为他的经师喇嘛同他的弟兄杜拉尔塔邦再一次宣誓效忠。这次向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宣誓效忠，不知是否有效，不过我们已宣过誓了，希望君主能对我有所馈赠。君主的使臣斯捷潘、巴仁、安得列和格拉西姆都很好，希望君主给他们以恩赐。今后仍请君主多加关照，派这样的好人充当使臣，而不要派象德鲁日纳·奥加尔科夫那样 160张
的人。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您派自己的使臣巴仁等带给我的赏品，已顺利送到我处，我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接受了您的赏赐。至于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这次派来自己的使臣，我待他们好或者不好，有不好的地方，他们会讲的。

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我达
161张 因·麦尔根-兰珠谨向君主陛下奉献下列礼品：一顶镀金的球顶尖盔、一副护臂、一副盔甲、一张西伯利亚雪豹皮、一张虎皮、一百张全貂、一百张不带尾的貂肷、一件深红缎子面的貂尾皮袍，特此向君主问安。

达因·麦尔根-兰珠谨向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皇后叶夫多基娅·卢基扬诺夫娜大公夫人敬献礼品如下：四俄丈红色花缎、四俄丈其他颜色的花缎、一百张不带尾的貂肷。

达因·麦尔根-兰珠谨向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全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殿下奉献礼品如下：一件绣金长袍、一副护臂、五十张不带尾的貂肷。

达因·麦尔根-兰珠谨向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全罗斯皇子伊凡·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殿下奉献礼品如下：一顶大伞、一件貂皮袄、一张黑色海狸皮、二张棕黄色海狸皮。

162张 现派自己的使臣拉米奥卡、杜勃巴克士、达钦·科拉奇和四名厨师呈献礼品，另派阿勒达尔带二名厨师护送携带礼品的使臣到托木斯克。我们这里有一名通译，请让这名通译随同使臣前往莫斯科，并请让这名通译随同使臣回到这里。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赏赐的礼物有：绣金花缎、金条和银条、金叶和银叶、五俄尺上等深红色呢料、十俄尺绿色呢料、十俄尺半丁香色呢料、一顶帐篷、一百粒珊瑚珠、三块琥珀。这些礼物我已恭恭敬敬地接受了。我赠送君主的使臣巴仁一件花缎面貂皮袄、
163张 一顶花缎面貂皮帽、一副护臂、一件羊羔皮袄、一双皮靴、一匹鞍辔齐全的乌褚马；赠送给书吏格拉西姆相同的礼物；赠送给七名军役人员各一块花缎、一件羊皮袄、一件红布大褂、一顶貂皮帽；赠给赴阿勒坛皇帝处的使臣斯捷潘一块天蓝色花缎；赠给书吏安得列八

俄尺红花缎；赠给军役人员沃勃拉海二块黑布；赠给骑兵奥麦里亚一件羊皮袄和一件厚棉布大褂；赠给五名军役人员每人一块厚棉布。

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请 111 164张
以类似的物品恩赐阿勒坛使臣和我的使臣。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请赏赐达因麦尔根兰珠一百串珍珠，一千粒红珊瑚珠，二百张玄狐皮，六十俄尺上等深红色呢料，六十俄尺黄色呢料，五块各色呢料。

达因·麦尔根-兰珠敬请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和皇后殿下恩赐一颗大珍珠，若干张玄狐皮，五块各色呢料。

达因·麦尔根-兰珠敬请全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殿下赏赐珍珠一颗，若干张玄狐皮，五块各色呢料。

达因·麦尔根-兰珠敬请全罗斯皇子伊凡·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殿下赏赐一颗大珍珠，若干张玄狐皮，五块各色呢料。

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我 165张
已于吉日派人去送礼品，我是在元月的吉日派使臣前往你处的。

到中国去的道路现已平靖，前年开始通行。为此我写信奉告通往中国的道路情况：君主使臣亚科夫和德鲁日纳在我这里时，他们曾探听过前往中国的道路，当时道路未通。现在只要君主愿意派出使臣，并给使臣一头大象，他们就会获准到中国皇帝处；如果没有大象，就只能让他们到达边境城市。前往中国的路途遥远，要经过一片草原，大批人马无法通行，只有少量人员可以通行。恳请沙皇陛下予以关照，吩咐让阿勒坛使臣骑马走直路回来，不要乘船回来。

本文书由喇嘛亲笔签字。

用唐古特文字写着：敬祝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

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健康长寿。

达因·麦尔根-兰珠亲笔签字并上呈君主。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7年，案卷№2，第158—165页，十七世纪译文。

第二份译文存于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74卷轴，第42、41、40、39、38、37、36张。

第45号文件

1637年10月27日。——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接见蒙古使臣时的谈话记录摘要*——使臣关于中国和唐古特国情况的报道

149张 [……]秘书官询问使臣：阿勒坛国那一边还有哪些汗国和国
150张 家？是谁统治那些国家和汗国？他们与阿勒坛皇帝是否和睦？

112 使臣说：在他们蒙古国那一边有中国、唐古特国和努尔哈钦国[1]，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中国是大明皇帝，唐古特国和努尔哈钦国是酋长和台吉，可是他们叫什么名字，使臣记不得。他们的君主阿勒坛皇帝与中国皇帝和唐古特国酋长友好相处，但努尔哈钦国的酋长是阿勒坛皇帝的仇人。

秘书官询问使臣：中国离阿勒坛皇帝有多远？阿勒坛皇帝和喇嘛的人是否经常到他们那里去办事或经商？如果常到中国去，是到皇帝住的那个城市，还是到边境城市？商人通常带哪些货物到中国去？中国出产哪些货物？通常贩运哪些货物到蒙古国？他们信仰什么宗教，怎样祈祷？他们用什么语言？是与他们蒙古人

* 删去了描写接见情况的记录和使臣的部分报道（第145—149张）。

用同一种语言，或是另有自己的语言？是否与阿勒坛皇帝友好相处？

使臣说：他们国家常常有商人到中国去，君主的使臣在那里时 151张
就从中国来了四百个左右的商人。中国的货物有丝绒、花缎、金、银、丝绸和其他货物，但没有呢料；貂皮在他们那里很珍贵，玄狐皮的价格特别高。从阿勒坛皇帝处到中国要走一个月左右或稍多一些时间。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语言。至于阿勒坛的人是去皇帝居住的那个城市还是去边境城市，以及他们中国人如何进行祈祷，这些情况他们还没有听说过。

秘书官也曾问到黄蒙古人的情况，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游牧，是谁统治他们？离开他们蒙古国有多远？往哪个方向游牧？

使臣说：黄蒙古人在靠近中国的地方游牧，从〔阿〕勒坛皇帝处到那里要走一个月左右，以前是察哈尔皇帝统治他们，察哈尔皇帝死后，他们便分裂成两部分——一半是他们的君主阿勒坛皇帝统 152张
治，另外一半是努尔哈钦国台吉统治。黄蒙古人有自己的语言，过着游牧生活。

杜马秘书官费奥多尔·利哈乔夫前去觐见君主，奏报上述情况，并嘱使臣在外务衙门等待君主接见。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7年，案卷№2，第149—152张。原本。

第 46 号文件

1638年1月20日。——外务衙门根据阿勒坛汗和达因·麦尔根-兰珠喇嘛同意让俄国使团过境前往中国一事的文书所草拟的报告提要摘录

239张 〔……〕*只要君主愿意派自己的使臣前往中国，他喇嘛便准备为君主的使臣提供护送人员、粮秣和车马。

113
240张 至于吉尔吉斯人赶走了君主一些城市附近的马群和牲口，抓去了贡民，他已吩咐自己的弟兄杜拉尔塔邦去寻找。如果他们不听从他的兄弟，他阿勒坛皇帝就要亲自去征讨吉尔吉斯人，把被吉尔吉斯人抓去的贡民和被赶走的马群以及牲口找回来，送到君主的那些城市，而且要惩办吉尔吉斯人的主要人员。**

只要君主降旨，命令在托木斯克城配置八千或一万军队，他立
241张 刻就会引导许多地区归附君主。君主指示他攻打哪些国家，他准备率领自己的全体乌卢斯牧民前去。他的国家以外的乌卢斯也都会归附于君主，向君主纳贡。

如果君主愿意派遣自己的使臣到中国、唐古特国和额尔古纳国，他将为君主的使臣准备护送人员、粮秣和车马。

第241张上批注：命令阿勒坛皇帝亲自派人去唐古特国和额尔古纳国，切实探明中国情况，并将有关情况呈报君主，君主将据此立即下达派遣使臣的谕旨。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7年，案卷№2，第239—241张。原本。

第47号文件

1639年3月10日或11日***——蒙古阿勒坛汗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文书其中有中国

---

* 删去了提要中关于阿勒坛汗加入俄籍的部分。

** 对此有批语：此事应予褒奖，并命尽力进行。

*** 日期是根据阿勒坛汗让瓦·斯塔尔科夫使团动身的时间确定的。

阿勒坛皇帝文书的译文。此译文由阿勒坛使臣车臣巴克士一 53张
行于今年，148 年， 10 月 13 日带到莫斯科上呈全罗斯君主、沙皇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

谨呈天护神佑、公正的、仁慈的、英明的莫斯科大公、白皇帝
陛下。

敬祝全莫斯科国繁荣昌盛。我阿勒坛皇帝在自己的国土坎盖、
在蒙古全国、在全体乌卢斯尚称顺遂，如同以前您的使臣和我的使 54张
臣互相来往、互换文书和礼品、顺利来往时一样。至于您大君主白
皇帝函告我们，要我们与您大君主〔白〕皇帝和睦相处，我们两〔国〕
彼此和睦……友谊长存，并希望今后我们彼此间仍能和睦〔相处〕， 55张
双方互派使臣交换礼品和文书，我对此感到高兴，同样希望我们彼
此之间使臣往来不断。

以前我们曾向您大君主白皇帝请求：如果我们敌人的军队前 114
来进攻我们，希望您大君主下令从西伯利亚调出一些军队支援我，
并希望您的那些军队能在托木斯克城整装待发。一旦有人进攻我
们，我们便派自己的使臣前往托木斯克城向您的军队求援。如果
有什么军队攻打您的城市，我也将派自己的军队去支援您的军队。
我的部队很多，多得不可胜数。

以前您曾函告我，说您要派使臣到中国皇帝处，我现在正想到 56张
中国皇帝、唐古特国皇帝和察哈尔汗那里。希望您派自己的使臣
来我这里，我将把他们带到中国皇帝、唐古特国皇帝和察哈尔汗那
里，陪他们返回，并探明他们那里的宗教信仰和礼仪。中国皇帝那
里人口众多，他的国家很大，他有许多城市、许多货物和金、银。我
们的人到达中国的边境城市要走一个月。我们的人赶去了一万匹
马，中国的边民一天之内就把我们这些马统通买去[1]。唐古特国皇

帝的人都是识字的，人口众多，他对待自己的臣民很严酷，就好象
57张 ……盛产金、银、珍珠、呢料、花缎、丝绒、地毯、白珊瑚珠和琥珀。希望您把准备派到中国和唐古特国的使臣立即派来我处，不要耽搁，使他们能遇到我，如果他们碰不上我，他们是很难通行的。

我以前派出的使臣，被军政长官阻留在托木斯克城，现在希望不加留难，立即放他们回到我们这里。

察哈尔汗跟我们不和，而且离我们很远。

您如果要派使臣前往唐古特国，使臣们往返一次，回到托木斯克要一年时间，希望派来亚科夫或斯捷潘·格列恰宁，并派来一名干练的莫斯科人和一名莫斯科通译*。

58张 希望您准许我的使臣及其随员到基齐尔巴什去。

谨向您大君主白皇帝请求：我现正准备到唐古特皇帝那里，希望陛下惠予照顾，送我一些金、银、珍珠、琥珀、呢料和玄狐皮。

随同本文书送给陛下的礼品有：二张雪豹皮，绿色绣金缎和各

---

* 在这封信的另一译文中关于中国的情况是这样说的：

您曾函告我，叫我探听中国大明、唐古特国及其他国家、云钦国和博格德格、中国等国的情况。中国又大又好，人很富裕，一切都比我国好，人口很多，疆土无边无际，有许多牲口和各种贵重饰物。我国人带着马群到边境城市，带了一千匹，一下子就全部卖光。唐古特国是个笃信宗教的国家，但不富饶，国内人口众多，那地方有琥珀、红珊瑚珠和呢料。他们也听到过您的威严的国家。久尔基察哈尔汗不久前即位，对待自己的乌卢斯很严酷，他的一个城市就有十万人口，并有很多牲口和白银，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如果君主愿意派遣自己的使臣前往中国，我就派人护送他们，不过只能到中国皇帝的边境城市，他们不会让使臣去见中国皇帝，只能在边境城市住一段时间，然后让他们回去。君主如果派使臣前往唐古特国，唐古特皇帝是会接待的。从我们这里走到唐古特国要花二年时间。如果君主要派使臣前去唐古特国，我阿勒坛本人便带领他们一同去朝拜。至于我向君主派去的使臣，请君主惠予照顾，不要叫人阻留他们，君主派往唐古特国的使臣可同他们一道前来，使他们能遇见我，如果遇不上我，就没有人能陪他们前去。希望君主派遣曾经到过我这里的使臣亚科夫·图哈切夫斯基或斯捷潘·格列恰宁前往中国和唐古特国（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38年，案卷№1，第171—172张）。

种颜色的花缎、绣金和绣各色丝线的黑缎、红黄色棉绸、红色棉绸、[115]
陶土色棉绸、五张猞猁皮、二百包茶叶、二百张貂皮。

今派遣以布达什·车臣巴克士为首的一些使臣及厨师一名携带本文书谨呈陛下[2]。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9年，案卷№1，第53—58张，十七世纪译文；另一篇译文出处同上，1638年，案卷№1，第170—173张。

第 48 号文件

1639年3月10日或11日*。——蒙古塔邦杜拉尔-宰桑为请派携带"礼品"的使臣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文书

杜拉尔-宰桑塔邦文书的译文。 67张

我，杜拉尔-宰桑塔邦，书呈大君主白沙皇。

您大君主白沙皇与皇子圣躬安康否？我是个困窘的贡民，贱躯尚称粗适。今向您大君主白沙皇恳求，深盼陛下对我，身居远方的杜拉尔塔邦，施以赏赐，谨此祈求。唐古特国、蒙古国和中国等国家的人们听说陛下在远方赏赐于我，都会感到惊讶。因此，我恳请大君主白沙皇给我赏赐。

现谨向您大君主白沙皇奉献礼品——带爪带趾甲、连尾巴的猞猁皮一张。

敬请大君主白沙皇赏赐我，远方的 …… 而又亲近的人，〔君主〕，请随意赏赐我任何物品，谨此恳求陛下。

* 日期是根据阿勒坛汗让瓦·斯塔尔科夫使团动身的时间确定的。

我的使臣名叫库柳克-鲍加蒂尔。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939年，案卷№1，第67张，十七世纪译文。

第 49 号文件

1639年，迟于4月8日*。——军役贵族瓦·斯塔尔科夫使团到蒙古阿勒坛汗处的出使报告[1]摘要——关于让俄国使臣过境去中国的谈判和关于中国情况的报道

61张 〔……〕在你阿勒坛皇帝上呈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呈文中写道：
116 如果大君主派遣自己的使臣前往中国，唐古特国和额尔古纳国，你阿勒坛皇帝将为君主的使臣准备护送人员、粮秣和车马。希望你阿勒坛皇帝能从本国选派干练人员到中国、唐古特国和额尔古纳国去，命他们切实探明这些国家的情况：谁统治这些国家？他们的长官叫什么名字？他们信仰什么宗教？这些国家出产什么物品或制造哪些贵重饰物？从哪些国家经由水路和陆路把哪些货物运到他们那里？从他们那里又运出哪些货物到哪些国家？到那些国家要走多久？那些国家有多少人口？他们使用什么兵器？他们跟谁
62张 打仗？一旦你派出的人员探听明白，请将全部情况如实函报大君主。根据上述探明的情况，大君主沙皇陛下将另颁谕旨。

阿勒坛皇帝就上述问题说：中国和唐古特国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将函报大君主。但额尔古纳国的情况我不知道，也未曾听

* 日期是根据使团从吉尔吉斯乌卢斯出发的时间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38年，案卷№1，第109张）。

说过、

阿勒坛皇帝还说：以前当斯捷潘·格列恰宁一行到我这里时，我阿勒坛皇帝曾在由自己的使臣麦尔根·杰加等送呈大君主的呈文中，请求君主给予照顾，准许我的使臣经过贵国到土耳其皇帝处、到耶路撒冷、基齐尔巴什和印度等地。但关于此事我还没有得到君主的谕旨，在您的训令中没有写明此事。如果君主不照顾我，不让我的使臣前往这些国家，那么，我也不让君主的使臣经过我国 63张
前往中国和唐古特国。

临别时，阿勒坛皇帝谈到中国大明皇帝，说：中国大明皇帝住在汗八里城[2]，这座城离靠近蒙古国的中国边境城市很远。我们蒙古人常到两个靠近我国的中国边境城市做生意，一个城叫塞格鲁，64张
另一个叫巴彦城，我们蒙古人带着马、牛、羊和各种牲口去做生意，我们把牲口卖给中国人，换回银子、绸缎、大红布、厚棉布[3]。但其他任何贵重饰物的情况他都没有谈到。在蒙古国，除了那些中国货物以外，没有其他货物。阿勒坛皇帝还说：不论什么人，不论是去办什么事，都不准经过边境城市到中国大明皇帝那里。我们蒙古人常成群结队地到中国的边境城市去，少数人是无法通行的。为什么少数人无法通行，有多少蒙古人常到中国做生意，这一点他没有说。

阿勒坛还奉告沙皇陛下：我即将派遣自己的可以信赖的干练人员到中国和其他一些汗国去，命他们探明各种情况，一俟探明，当再函报君主〔……〕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38 年，案卷№1，第 61—64 张。抄本。

117

第 50 号文件

1641 年 5 月 30 日。——雅库次克官署为探寻前往中国的道路事给别列佐夫城五十人长马尔丁·瓦西利耶夫和十人长阿夫克先季·阿尼克耶夫的训令摘要

347张　7149 年 5 月 30 日。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谕旨，侍臣、军政长官彼得·彼得罗维奇·戈洛文和马特维·鲍格丹诺维奇·格列鲍夫及秘书官叶菲姆·菲拉托夫命令别列佐夫城五十人长马尔丁·瓦西利耶夫和十人长阿夫克先季·阿尼克耶夫溯勒拿河而上，到布里亚特人和不纳实物贡的通古斯人那里。他们率领托博尔斯克、别列佐夫和叶尼塞斯克等地的军役人员五十名〔……〕*

354张　〔……〕马尔丁和阿夫克先季二人应该用酒诱醉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向他们打听鄂霍次克海、通古斯卡河的河源和蒙古人的情况，打听鄂霍次克海一带住着什么人？人口多不多？蒙古酋长的住处离他们远不远？他叫什么名字？他们有没有城市和城寨？他们使用什么兵器？人们由哪一条河到中国？乘船或从陆路到中国城市要走多久？石勒喀河离中国城市有多远？石勒喀河畔的拉夫卡伊酋长[1]住在离中国城市多远的地方？石勒喀河畔的银矿和铜矿离拉夫卡伊乌卢斯有多远？石勒喀流域出产什么粮食？石勒喀河的河口流入何处——是流入鄂霍次克海还是流入大海？从勒拿河上方走陆路到石勒喀河的拉夫卡伊酋长那里，要走几天？有

* 略去训令中关于在库连加河河口建立城寨并引导周围居民加入俄籍这一部分的指示。

没有经鄂霍次克海到石勒喀河的航道？乘船到石勒喀要走几天？ 355张
沿通古斯卡河而上有天然的沉积盐湖，这个盐湖离通古斯卡河、勒拿河的上游和将要建立一个城寨的库连加河河口有多远？到这个湖是走水路还是旱路？能不能经过山地从城寨到达通古斯卡河和勒拿河的上游？如果这个湖不是很远，只有两天或三天左右的路程，就必须派军役人员带着通古斯人或布里亚特人到湖边仔细观察一番，叫他们观察以后，带回一些盐来，并把盐的样品送到雅库次克城寨。必须切实问明全部真实情况，并嘱军役人员把他们每个人的答问词分别记录下来[2]。

建立城寨后，应画一张城寨地图，派人带着那张地图和答问词，即关于布里亚特人和不纳实物贡的通古斯人的情况，纳贡的和不纳贡的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各有多少，将会有多少不纳贡的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首次向君主臣服，到鄂霍次克海、蒙古国和中国有多少路程，以及关于其他各国和盐湖的情况——应立即派三名军役人员带上那张地图和关于上述情况的答问词到雅库次克城寨，呈交侍臣、军政长官彼得·彼得罗维奇·戈洛文及其僚属。

如果现在由于某种原因来不及派出，可在春天冰雪初融的时候，不要耽搁，立即派遣军役人员随带君主的貂皮实物贡、地图、答问词和实物贡帐册到雅库次克城寨，派多少人可视情况而定〔……〕

〔……〕在训令中，侍臣、军政长官彼得·彼得罗维奇·戈洛 359张
文加盖了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新西 118
伯利亚地区勒拿大河的官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 3，1640 年，案卷№ 7·a，第 347，第 354—355，第 359 张。副本。

第 51 号文件

1642 年，早于 9 月 20 日*。——中国思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①②

219张

在第二封国书中***，中国万历汗的儿子朱汉帝[1] 写道，父王[2] 在位时，大君主之商民时来通商，今朕处则无大君主之商民前来。父王在位时，大君主之商民来此者[3]，皆得睹天日。朕今在位，竟无

219张背面

来此者。尔商民若来朕处，必获光明如在天之月。尔商民到来，朕必快慰而加惠彼等****。今尔送鹿角一对[4]，朕回尔绸缎七百匹[5]。尔进珍品，朕必赠尔更厚。兹带去玉杯三十二盏，赠尔大君主。尔

220张

大君主之使臣来此者三人[6]，朕已命礼送尔大君主使臣直至大河[7]，并遣三千人陪送一日之程*****。

本文书写于 26 年前[8]。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3 本，第319—

---

* 日期是根据塔拉哥萨克叶·维尔申宁回到托木斯克的时间确定的（见第 52 号文件）。

** 这份国书以 1675 年同一译文的两份抄本流传至今（见文后注和书后注释），两份抄本的文字稍有不同，见脚注。

*** 本国书在尼·加·斯帕法里的呈文里编成这个号码，本国书就是这份呈文的一部分。

**** 第二份抄本没有“彼等”二字。

***** 第二份抄本为 днище，不是 днища。

① 译者按：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530 页载有这份国书的译文。为便于参考，现照录如下：“吾父在位时，大俄国皇帝之商民常来我国通商。朕今即位，竟无商人来此。吾父在时，大皇帝之民来此者，皆得睹天日。朕今即位，而商民人等无往来也。以后若有来此者，朕甚欢迎，必加惠远人，使之光明如在天之月也。尔今贡麋角两副，朕赏还汝绸缎七百匹，并给尔国皇帝玉杯三十二只。尔进贡珍贵物品，朕亦加倍赏赐尔也。朕已令卫士三千人，护送来使三人出京城一日程也。”

② 本号文件译自俄文。——译者

220张，1675年译文的抄本。国书译文的第二份抄本包括在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出使报告中(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4本，第7张。)载于：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第7页；Ю.А.阿尔谢尼耶夫：《尼·斯帕法里使团赴中国的出使报告》，圣彼得堡，1906年，第7—8页；J.F.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II卷，伦敦，1919年，第73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1930年，第530页。

第 52 号文件

119

1642年，不早于9月20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谢·瓦·克卢勃科夫-莫萨利斯基为塔拉哥萨克骑兵叶·维尔申宁在蒙古台吉岱清的乌卢斯逗留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呈文

467张

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谢尼卡·克卢勃科夫·莫萨利斯基、伊瓦什卡·卡贝利斯基、米季卡·热列比洛夫谨奏。

陛下，前任侍臣、军政长官们伊凡·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及其同僚在任时，黑卡尔梅克国的岱清台吉[1]曾派遣该国使者前来托木斯克恳请全罗斯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惠待岱清台吉，准他投归君主沙皇的庇护之下，允许他自由派遣乌卢斯牧民带着牲口和毛皮到托木斯克城附近做生意。岱清台吉的这些使者在托木斯克城代表岱清台吉本人和岱清的全体乌卢斯牧民宣誓，说他们的岱清台吉和岱清的全体乌卢斯牧民愿意为君主效力，对君主以诚相待，愿意对君主做各种好事，不做任何坏事。

467张背面

* 日期是根据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君主陛下，过去，即148年9月28日，为岱清台吉的宣誓事宜，在您的臣仆我谢尼卡来到之前，臣仆伊瓦什卡和米季卡曾派塔拉哥萨克骑兵叶麦利卡·维尔申宁到黑卡尔梅克岱清台吉和他的乌卢斯牧民那里去，随他同行的有担任译员的城市通译布哈拉人叶尔莫缅特卡·沙加拉科夫和喀山鞑靼游民阿雷巴伊卡。臣仆等命令该叶麦利卡·维尔申宁一行到黑卡尔梅克后，告诉岱清台吉和岱清乌卢斯牧民，要岱清台吉率领其全体乌卢斯牧民，按照其以前的誓言坚守信约，并重新宣誓，保证岱清台吉本人及其全体乌卢斯牧民象以前向您大君主宣誓说的那样，愿意替大君主效力，对大君主以诚相待，为大君主做种种好事，不进犯君主的西伯利亚各城市、城寨和君主的贡民，不杀害和抢劫君主的从事渔猎和过路的俄
468张 罗斯人和鞑靼人，不做任何坏事，让他们的乌卢斯牧民带着牲口和
120 各种货物到托木斯克城附近做生意。这样，岱清台吉本人及其全体乌卢斯牧民就可以指望处处得到君主陛下的恩惠。他的人也可以毫无顾虑地带着货物到托木斯克城附近，他们在托木斯克城附近不会受到君主的任何人员的欺压。在劝导岱清台吉宣誓之后，叶麦利卡应将岱清台吉对叶麦利卡所作的回答写在报告中。叶麦利卡及其同伴回到托木斯克后，应该亲自到托木斯克城官署面见臣仆等，呈交岱清的答词。陛下，但是该叶麦利卡·维尔申宁及其同伴从148年至今年151年9月20日以前，一直没回到托木斯克城。

君主，今年，151年9月20日，塔拉哥萨克叶麦利卡·维尔申宁单独一人从黑卡尔梅克返回，没有伙伴随同。臣仆等命人将这
468张背面 个军役人员叶麦利卡·维尔申宁安置在官署，然后当面详细询问他：他叶麦利卡在过去，即148年，为办理君主的公务，从托木斯克被派到黑卡尔梅克岱清台吉和岱清乌卢斯牧民那里，劝导岱清台吉和他的乌卢斯牧民臣服于君主沙皇。在按照训令劝说之后，岱清

台吉对训令是会说一些话的，叶麦利卡一行本应毫不迟延地回到托木斯克。但是他，叶麦利卡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呆了很长的三年时间，现在他又从什么地方回到托木斯克？他这样长时间呆在什么地方，在哪些乌卢斯？他，叶麦利卡的同伴叶尔莫缅特卡和阿雷巴伊卡究竟在什么地方？

该叶麦利卡在臣仆面前回答询问时说：

岱清台吉强迫他们留在自己的乌卢斯有二年时间[2]，以后岱清台吉又派他叶麦利卡及其同伴与岱清自己的人到土库曼[3]、中国边境城市、布哈拉国和哈萨克汗国[4]去做生意。陛下，他们到过这些国家，到过中国边境城市西明[5]，① 还到过布哈拉的两个城市撒马 469张
尔罕和塔什干。君主陛下，从塔拉城到岱清乌卢斯，即叶麦利卡从托木斯克被派往岱清台吉那里去的那个地方，驮载要走三个月。从岱清乌卢斯到土库曼国，行程艰难，驮载要走一个月。从土库曼国到中国边境城市，即叶麦利卡他们到过的那座城市，驮载要走三个礼拜[6]。城是石筑的，非常之大。君主陛下，从那座边境城市到中国皇帝居住的城市，骑马要走一个月[7]。中国皇帝居住的城市非常之大，据说，骑马穿城而过要走一天。君主，中国的货物品种繁多。俄国和欧洲的各种果品蔬菜都出产。从岱清乌卢斯到哈萨克汗国要走一个月，而从哈萨克汗国到布哈拉国骑马要走三个礼拜。君主，当叶麦利卡他们从这些王国和汗国回到岱清乌卢斯之后，岱清台吉对叶麦利卡并没有留难，立刻让他从自己的乌卢斯回到托木斯克[8]。但是岱清台吉又让他的同伴、通译叶尔莫缅特卡跟随台吉自己的人到布哈拉做买卖去了，岱清台吉将于今年，151 年春天，让叶尔莫缅特卡回托木斯克。叶麦利卡的另一同伴喀山鞑靼人阿雷巴伊卡被卡尔梅克人打死了，当时卡尔梅克人彼此间正在进行战争。陛下，岱清台吉已经按照自己的宗教仪式宣过誓，表示他 469张背面

① 原文是 Сюмен，音译。——译者

和他的全体乌卢斯牧民愿意为大君主效劳，对大君主以诚相待，愿意作好事，不作任何坏事，并且到托木斯克城附近经商，岱清台吉希望今后在各方面得到君主的恩惠。为了得到君主陛下的恩惠，岱清台吉对他叶麦利卡及其一行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没有发生任何欺侮虐待之事。君主，在所有的王国和汗国，人们都热烈颂扬您沙皇陛下，称颂您是最光荣和威严的大君主。陛下，在他们做生意的中国边境城市，中国人对叶麦利卡说：如果您全罗斯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指示派遣本国使臣到他们的中国皇帝那里，他们中国人不仅会有礼貌地从他们这些边境城市把使臣护送到他们的中国皇帝那里，而且为了沙皇陛下，定会极其热情恭敬地对待他们，中国皇帝非常了解沙皇陛下，中国皇帝经常赞扬您沙皇陛下的荣誉和声威[9]。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7本，№243，第467—469张背面。十八世纪副本的复制本。

121

第 53 号文件

1645年，早于5月2日*。——蒙古阿勒坛皇帝就断绝关系的原因和拒绝让俄国使臣过境到清帝国事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1]

680张

阿勒坛皇帝文书的抄件。

天护神佑的莫斯科国大君主白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陛下，坎盖国坎盖·穆尔贡及大汗国阿勒坛皇帝贱躯尚称粗

* 日期是根据携来国书的阿勒坛汗使臣达尔罕喇嘛来到托木斯克的时间确定的（见Н.Ф.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57页）。

适。我曾到右方唐古特国念经四年，已平安回来。我已派达尔罕喇嘛问候君主，谨祝陛下健康长寿。以前我阿勒坛皇帝的父亲与君主的关系是牢固的。我父逝世后，我阿勒坛皇帝与君主沙皇的关系也是牢固的。君主派来的第一个使臣为军役贵族卡兹，在卡兹返回时，阿勒坛皇帝也派出了使臣，即巴伊加尔巴克士。继卡兹以后又有使臣亚科夫·图哈切夫斯基。与亚科夫一同派来的，有两个骗子。以后君主又派斯捷潘·格列恰宁充当使臣到我阿 681张
勒坛这里，在斯捷潘返回时，阿勒坛皇帝又派了麦尔根·杰加去作使臣。当时约定，彼此间经常互派使臣。阿勒坛皇帝的经师和导师达因麦尔根兰珠和杜拉尔塔邦代我立下誓言。后来又派来了军役贵族瓦西利·斯塔尔科夫；在他回去的时候，阿勒坛皇帝派出了布达特巴克士。但在我们的通使过程中，瓦西利和布达特巴克士发生了纠纷，布达特巴克士遇到了障碍，他回来说，他们没有获得赏赐。我问他：为什么你没有获得赏赐？他说：瓦西利讲，你阿勒坛皇帝叫喇嘛和杜拉尔抢走了君主的礼品。可是，在此以前，我阿勒坛皇帝并没有抢过君主送来的礼品。瓦西利乱骂一阵，对我进行诽谤。请君主命人查一查这次纠纷，看我是否曾向瓦西利抢 682张
过那些礼品。关于这件事如果瓦西利坚持争辩，即盼君主派亚科夫·图哈切夫斯基或斯捷潘·格列恰宁带着瓦西利到这里来，以便查问。一旦陛下派他们前来，我就详细查问，并写信报告君主。

先前，关于遣使的事，君主曾函告阿勒坛，谈及君主想派遣使臣，希望护送这些使臣前往中国、唐古特国和尤尔奇特国，我本来也想护送前去。我也想动身到这两个地方去念经，于是便派麦尔根·杰加到托木斯克去购买纸张和白银。可是军政长官们把他监禁在托木斯克城，把他带去卖的东西强行扣留。把他监禁起来，没收他带的财物，这是奉君主的谕旨还是擅自蛮干？此中情况，希君主示知。

随阿勒坛皇帝国书附上貂皮五十张、海狸皮五张。

使臣达尔罕喇嘛带有两名厨师。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455卷轴，第680—682张。抄本。

122

第54号文件

1647年6月29日。——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十人长康士坦丁·伊凡诺夫一行就到蒙古塔邦图鲁海那里出使事在叶尼塞斯克官署的陈述

359张

155年6月29日。叶尼塞斯克寨军役人员哥萨克十人长康士坦丁·伊凡诺夫、军役人员伊瓦什卡·萨莫伊洛夫及新招募人员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携带君主的赏赐：一张海狸皮、一张水獭皮、一张猞猁皮、一对貂皮、一块做帽顶的天蓝色呢绒来到蒙古王公图鲁海塔布囊处[1]。对此，王公谨向君主致谢，并通过通译对军役人员说：

图鲁海塔布囊王公在接受全罗斯君主、我国沙皇陛下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赏赐时起立，当我国君主的军役人员讲到君主陛下和给他这位王公的赏赐时，这位王公恭诚聆听，然后从军役人员手中接过君主的赏赐：海狸皮、水獭皮、猞猁皮、貂皮及帽顶，高举过头，向我国君主、全罗斯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鞠躬致谢。这以后，王公便问他们这些军役人员：你们的君主派你们到我们这里来有何贵干？——是不是前来探听和观察我国和我们的情况？

军役人员科斯季卡及其同伴对图鲁海塔布囊王公谈到我国君

主、全罗斯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时说，蒙君主陛下仁慈的恩典，君主派他们军役人员到君主远方的世袭领地西伯利亚。我国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命令他们军役人员与头领瓦西利·科列斯尼科夫及其他军役人员，一同从叶尼塞斯克寨到贝加尔湖新领地去，打听银矿和银子的情况：什么地方有这种银矿？怎样从这种银矿石中提炼银子？产在哪些国家或哪些地方？哪些人住在这些银矿的附近？他们是怎样从那些银矿中提炼银子的？ 360张

图鲁海塔布襄王公遵照君主的谕旨，对我们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军役人员讲述了银矿和白银的情况。他说，他那里没有银矿，博格大皇帝[2]那里才有银矿，也有白银。但究竟是什么国家，他没有对军役人员讲明。他们相信这个皇帝比他们强大，他那里的白银很多。他的武器是大铜炮和象你们君主那样的各种火器。关于我国君主，图鲁海塔布襄是从中国听说的，听说您君主很威武、很强盛[3]。图鲁海塔布襄王公令他们军役人员到蒙古车臣皇帝[4]那里去，因为图鲁海塔布襄受车臣的统辖，并且蒙古车臣皇帝知道博格德皇帝的情况。

军役人员到了蒙古车臣皇帝那里。康士坦丁·伊凡诺夫是同图鲁海塔布襄的向导一同走的。车臣皇帝的外务官员迎接了他们，他也象图鲁海塔布襄那样问了他们。军役人员对皇帝的官员讲，他们想觐见蒙古车臣皇帝。蒙古车臣皇帝当时没有下令召见他们军役人员，而是命人给他们一顶上等的帐篷并以礼相待。 123

第二天皇帝的那位官员对他们军役人员说：只要他们带有君主的礼物，皇帝就下令召见他们。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军役人员，遵照君主的谕旨讲，我们的君主下令派遣君主的军役人员到外国人那里，并不是怕他们，因为我们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对一切异教的和

不驯服的皇帝来说是威严和强大的。我们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
361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的领有者和专制君主派人把君主自己的赏赐：一件天蓝色单排扣无领呢上衣、三张海狸皮、三张水獭皮、一块红呢料帽顶赠给蒙古皇帝。些微物品，并非正式礼物。

蒙古车臣皇帝吩咐召见他们军役人员，叫他们在前去的途中，看到他的帐幕的时候，要在帐幕前鞠躬行礼，并屈膝下跪。军役人员蒙上帝保佑并牢记对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誓言和他的恩典，没有慑服于蒙古皇帝的命令，没有到他那里去，也没有把君主的赏赐送给他。

蒙古车臣皇帝让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军役人员吃饱喝足，从……。命令给他们……折合俄丈……，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俄国君主钦定的正式度量单位俄丈、俄尺的缘故，并且命人有礼貌地安全地把他们从皇帝那里护送到图鲁海塔布囊王公那里。路上，他们军役人员向皇帝的官员询问了银矿和白银的情况，什么地方有银矿和白银。

362张 皇帝的官员对他们军役人员谈到那个银矿和白银的情况，说有很多银矿和白银在博格德皇帝的山里。为了保护那些银矿，在皇帝的银矿附近驻有二万名手持武器常备不懈的非常精干的骑兵部队。他们穿的是花缎绢布料做面的铁盔甲，他们的马也有铁甲。
363张 他们的兵器是各种大炮和各种火器，就象你们君主使用的那样。他们守护博格德皇帝那些银矿，以防中国和我们蒙古国侵犯。而我们蒙古皇帝则派人到博格德皇帝那里，用貂皮换取那些银矿石。他则命自己的人把银矿石敲碎秤给蒙古人，并且不得多秤，而守护那些银矿的人们叫做热林齐[5]。

军役人员从蒙古车臣皇帝处来到图鲁海塔布囊那里，图鲁海塔布囊给予同样的礼遇，并把一小块金子和一个银杯交给他们转送我们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从蒙

古车臣皇帝那里到博格德皇帝那里去换取银矿石，骑马要走三个月。现在图鲁海塔布囊为了全罗斯专制君主、我国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已派了一百五十人，骑着骆驼，带上貂皮到博格德皇帝那里去换银矿石。图鲁海塔布囊王公愿意率领 364张
自己的乌卢斯牧民臣服于我们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并且图鲁海塔布囊把他自己的两千名乌卢斯牧民献给我们的君主，今后他不想再向他们征收实物贡。〔他〕们军役人员替君主向图鲁海〔塔布囊的这些〕人征收了五十张貂皮……*。图鲁海塔布囊的三个人到巴尔古津河河口，交给头领瓦西 124
利·科列斯尼科夫。科斯季卡·伊凡诺夫和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到达后，把黄金和银杯交给了瓦西利，但是伊瓦什卡·萨莫伊洛夫在从蒙古皇帝处回来的途中死去……**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308卷轴，第359—364张。原本。

第 55 号文件

1648年10月20日。——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波哈鲍夫就前往车臣汗处并试图从彼处再往博格德[1]王公处等事在托博尔斯克官署的答问词

157年10月20日，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凡·波哈鲍夫在 3张
托博尔斯克官署回答询问时，对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伊凡诺维奇·萨尔蒂科夫、侍臣、军政长官伊凡·谢苗诺维奇·加加林公爵

* 散佚三行。

** 纸张粘合的地方签名字迹模糊。

及秘书官德米特里·卡尔波夫和特列季亚克·瓦西利耶夫说：

往年，即154年，伊凡奉派从叶尼塞斯克城寨出发，溯勃腊茨克寨上方的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而上，到奥瑟列兹河、别列纽河、伊尔库特河、贝加尔湖、巴尔古津河、色楞格河等地。他奉命在这些河流附近或在适当的地方设置小城寨，构筑防御工事，从这些小城寨出发，为君主向当地异族人征收实物贡，并向他们打听各种消息和白银的情况。如果了解到他们有白银，便应向他们问明：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弄到这些白银的？是不是他们自己冶炼的？如果他们指出什么地方有银矿，他伊凡便应亲自去详细探察这些银矿，并记载
4张 真实情况——银矿蕴藏量多不多？并应取一些银矿石作样品。还叫他探明中国离贝加尔湖远不远。

伊凡来到贝加尔湖后，便把伊尔库特河畔的伊尔库次克酋长纳列伊抓来当作人质，并为君主向他的乌卢斯牧民和捷尔米耶夫乌卢斯征收了实物贡。他在纳列伊身上看到了镀银的铁环腰带，于是便问纳列伊：白银是从什么地方运到他们这里的，或是他们自己冶炼的？纳列伊说，白银是从蒙古国车臣汗那里运到他们这里的。但是白银又是从什么地方运到车臣汗那里，或是车臣汗国家本地出产的，这一点他没有说。

他，伊凡从贝加尔湖地方派了军役人员费奥季卡·戈沃林等一行共十四人，前去调查那些不肯听命于君主、不缴纳实物贡的人。他们乘雪橇从库普图格走了十二天，到达波格罗姆小河。在那条河岸上，碰到了车臣汗的女婿图鲁海塔布囊的四个帐篷的乌卢斯贡民，于是便诱导他们领受君主的皇恩，劝他们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可是图鲁海塔布囊的这些乌卢斯贡民不肯缴纳实物贡，与军役人员打了起来。军役人员打死他们一些人，俘虏了他们的
125 5张 妻子儿女，抢了他们三十四张貂皮。军役人员把这些俘虏和貂皮带到了伊凡那里。图鲁海塔邦的其他一些乌卢斯贡民则逃到图鲁

海塔邦那里去报信。而那些俘虏和貂皮则已被人们分掉。

图鲁海塔邦派遣托博尔斯克的火枪兵亚孔卡·库拉科夫去见伊凡。库拉科夫是在伊凡之前受头领瓦西利·科列斯尼科夫的派遣，从贝加尔湖到车臣汗那里调查银矿的。图鲁海塔邦的副手把通译甘卡和猎人瓦西卡·弗拉索夫强行扣留，作为抵押。图鲁海嘱人对伊凡说：如果他们不把俘虏和貂皮交还给他图鲁海，那末他就不放通译和猎人瓦西卡出境，要把他们打死。伊凡从军役人员手中收回了俘虏和貂皮，带着这些俘虏和貂皮到图鲁海塔邦那里，并带着抓俘虏的十四名军役人员，和图鲁海派来向他索取那些俘虏和貂皮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亚孔卡·库拉科夫同行。他们滑雪十五天到了图鲁海塔邦那里。

伊凡带着俘虏来见图鲁海，并给他带来君主的赏赐：五对貂皮和二又四分之一俄尺英国红呢。当时就问他：为什么他要扣留沙皇陛下的人员亚孔卡·库拉科夫和他的同伴？图鲁海塔邦对他说：他之所以扣留君主的人员，是因为他的乌卢斯牧民被打死，还有人被 6张
抓去当奴隶，如果交还俘虏和貂皮，他就释放君主的人员亚孔卡·库拉科夫等人。于是伊凡就把奴隶和貂皮交还给图鲁海塔邦，图鲁海塔邦也把君主的军役人员亚孔卡·库拉科夫等人交还伊凡。图鲁海向伊凡强索了一把小斧头和一条带着火药的弹药带，还拿走了哥萨克的一杆火绳枪。

伊凡从图鲁海塔邦那里出发，到车臣汗那里调查银矿的情况。图鲁海为了保护他们，就派了两个自己的人与他们同行。伊凡从图鲁海塔邦那里出发，在他的领地骑马走了二个月，到达车臣汗那里。因为向导要让军役人员看到乌卢斯牧民，所以在乌卢斯就慢慢地走，如果走得快的话，只要二个礼拜就能走到车臣汗那里。他所去的那些车臣汗的乌卢斯，有许多人，他们的兵器是弓箭和长矛。车臣汗住在离色楞格河不远的地方，但有时也在色楞格河畔

游牧。

伊凡到了车臣汗那里，送给他二捆貂皮、五俄尺英国红呢、一俄尺左右樱桃红呢料。送给呼图克图六对貂皮，二俄尺英国呢料。这些礼物都是伊凡自己的，但对车臣汗说，这是沙皇送给他的赏赐。他劝车臣归附沙皇陛下，把向自己臣民征收来的实物贡交给
7张 大君主，并向车臣探听银矿的情况。车臣对他说，他这里没有银矿，银矿是在中国博格德皇帝那里。中国人是在海的那边开采银矿的，从车臣汗那里到博格德皇帝那里要走一个月。他说在另一地方，即在旧中国[2]萨杜伊皇帝处也有银矿。该银矿是在山里开采的，那座山附近有五百人看守，萨杜伊皇帝的一个儿子——皇太子监督着看守的人。从博格德皇帝那里到萨杜伊那里要走三个月。他伊凡便对车臣汗说，希望车臣汗让他到博格德皇帝那里去。可是车臣汗不让他去，而说：现在他车臣汗正要派遣自己的使臣到莫斯科觐见大君主沙皇陛下，他派遣使臣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文书中已经写明：一旦他的使臣能顺利地去觐见沙皇陛下，沙皇陛下就将有银矿石。在他的使臣前去觐见沙皇陛下的时候，他将准备好一些
126
8张 银矿石作样品。如果今后沙皇陛下派遣少量使臣到中国博格德皇帝那里，他将为君主的这些人员提供车马和粮秣。车臣汗还叫伊凡等人用火绳枪打靶，并派了自己的内兄弟和一名要员观看这次射击。射击之后，向伊凡讨取了带有弹药盒和弹药带的滑膛火绳枪，然后让他同自己的去莫斯科觐见君主的使臣同行，并托伊凡带上礼品献给君主。临行时车臣汗托伊凡禀报君主，盼望大君主沙皇陛下体邮车臣汗，不要下令派沙皇陛下的人员去攻打他，使他能够受到皇上仁慈的恩泽。

骑缝处和正文上面签署：特列季亚克·瓦西利耶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48年，案卷№2，第3—8张。原本。

第 56 号文件

1650 年 7 月 9 日。——雅库次克官署为远征达斡尔事给专差军役人员叶·帕·哈巴罗夫的训令摘要

7158 年 7 月 9 日。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及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得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1]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的命令，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帕夫洛维奇·哈巴罗夫应率领雅库次克寨的二十一名军役人员和一百一十七名志愿猎手前往新达斡尔地区〔……〕*

叶罗费伊还应派遣使者到博格德王公那里去。要命使者劝说博格德王公，率其氏族部落及全体乌卢斯牧民，归附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充当奴仆。因为我国君主威严而伟大，是许多国家的君主和领主，任何人都无法抵挡君主的军事进攻。对博格德他们国家的情况，我国君主本来不甚清楚，现在君主业已知晓。今下令派遣君主陛下自己的军队前去，并非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劝谕博格德不要自取灭亡，不要同君主陛下的人员打仗。因为许多国家的君主蒙受君主陛下的恩典，充当臣仆，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为君主效劳，缴纳贡赋。希望博格德照此办理，向君主缴纳自己的和自己臣民的贡赋，如金、银、宝石和贵重饰物等。如果博格德王公率其氏族及上述全体乌卢斯牧民归附、听命、驯服于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年年率领全部乌卢斯牧民缴纳本人及其氏族的贡赋和实 127
物贡，博格德王公就可以和他的全体乌卢斯牧民无忧无虑地居住在自己原来的城里，君主将命令自己的军队保护他们。必须引导

* 略去叶·帕·哈巴罗夫的队伍第一次远征阿穆尔河的简要描写。

该博格德王公率其氏族、部落、乌卢斯牧民，按其宗教信仰宣誓，说他愿意率领全体氏族和乌卢斯牧民归顺于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愿为忠实的奴仆，永世不渝。

如果博格德王公及其氏族、部落和自己的乌卢斯牧民不愿顺从，不肯驯服，不向君主交出实物贡和人质，那么，叶罗费伊就必须率其军役人员和猎手等，用不宣而战的突袭手段制服他们。如蒙上帝佑助，博格德归附于君主，则必须向博格德征收下列贡品或实物贡——貂皮袄、貂皮、貂皮衣领、貂皮桶子、剪裁过的貂皮、玄狐皮、玄褐狐皮、棕褐狐皮、玄狐腹皮、红狐皮、银鼠皮袄、海狸皮和水獭皮。如果这些原来不是贡民的人住在草原地带，不住在森林地带，草原地带没有貂、狐、海狸和水獭，则应根据其可能，向这些人征收当地出产的其他一些物产或贵重饰物，如金、银、花缎或宝石。但是要使博格德皇帝不因为自己缺少纳贡的毛皮，而认为无法臣服于君主，不应让他们本人在这方面有任何顾虑，只要今后对君主忠顺不渝，就不要对他们这些新归附的人加重负担，增加捐税，使他们不致因此而背离沙皇。向他们征收的，只是他们能够付得出的贡税。

如果拉夫卡伊、希尔基涅伊、基利杰加王公和博格德王公不肯率其氏族和乌卢斯牧民缴付贡税，不愿意归顺于全罗斯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永为奴仆，那么，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得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就祈求上帝保佑，征集大军去攻打拉夫卡伊、希尔基涅伊、基利杰加诸王公和博格德王公以及其他拒纳实物贡的人，下令把他们全部打死、吊死和灭绝。在彻底加以征服之后，将他们妻子儿女统通抓走。如果他们这些拒纳实物贡的人表示完全顺从和驯服于君主，那就按他们的宗教信仰，带领他们宣誓，说他们本人愿意臣服于君主沙皇，甘为纳贡的奴仆，永世不渝，本人和其乌卢斯牧民将年年

不断缴纳实物贡〔……〕*

一旦叶罗费伊委派军役人员充当使臣前往博格德王公处，叶罗费伊必须逐字写明君主的封号，并命令在被召见时，要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敬颂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健康长寿，务使陛下的威望得以提高，被召见时不得有任何粗心大意。封号写明如下：

蒙神圣三位一体的光荣上帝之恩典，吾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西伯利亚沙皇、普斯科夫君主、伊维里亚、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及其他各国大公，兼尼卓夫斯克地区下诺瓦戈罗德、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 128
拉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等处的君主和大公，兼全部北方地区的统治者及伊维里亚地区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皇帝的、卡巴尔达地区契尔卡斯和果尔斯克诸大公的、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君主和统治者。

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下令对你博格德王公讲明：希望你臣服于全罗斯专制君主、我国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是强盛、伟大和威严的，是许多皇帝、君主和大公的统治者和君主，上述君主封号中所列的皇帝和大公，均率其本国效命于君主，任何人都无法抵挡君主的武力进攻。以往，君主陛下对于你博格德王公并不知晓。现在君主陛下命令我们派遣少量人员，对你施以君主的恩泽，并非为了打仗，而是希望你博格德归附于君主。如果你博格德不肯归附君主，永为奴仆，我们就把你的情况呈报莫斯科全罗斯大君主、沙

* 略去文件里关于叶·帕·哈巴罗夫对其队伍中的军人和猎手的审判权部分。

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以便陛下下令征集君主麾下的大军，为了你不肯顺从，下令消灭你博格德，占领你的城市，把你们全体、连同你们的妻子儿女，统通杀光，好让达斡尔地区那些不在你公国属下的其他王公看看你博格德王公的下场，看看你不肯顺从的后果，看看我们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如何进行惩杀，如何灭绝你们，使之不战而驯服，不战而听命。我们的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慈悲为怀，并非嗜血之人，对请求为奴、不加抵抗的人，不仅不要他们流血，反而对他们施以恩惠。博格德王公，你必须知道，你博格德若不肯顺从，在君主的大军来到之前，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即将率领六千名君主陛下的大军，配备很多大炮和火器，前来攻打你博格德王公。已派出人员调查拉夫卡伊公国，今又派遣少数人员出使，并了解你博格德是否顺从。单单在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西伯利亚①、在勒拿河和附近其他河流的上下游地带，就有许多骁勇善战的雅库特人、通古斯人和尤加吉尔人，他们住在君主的国内，住在一个城市里，永为奴仆，不惜抛弃自己的头颅去讨伐那些背叛者和不肯听命于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人。博格德王公，你本人也能知道，因为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通古斯贡民在由奥廖克马河到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的上游一带，与拉夫卡伊王公的乌卢斯牧民互有交往。

《祖国之子》，1840年，第1本，第104、107—112页；《军校杂志》，第27卷，圣彼得堡，1840年，第105号，第Ⅶ章，第70—81页。按副本发表。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译者

第 57 号文件

1650 年，不早于 7 月 9 日*。——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为纳入俄籍事致博格德王公的文书[1]

蒙神圣三位一体的光荣上帝之恩典，吾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1]张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西伯利亚沙皇、普斯科夫君主，伊维里亚、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及其他各国大公兼尼卓夫斯克地区下诺瓦戈罗德、梁赞、雅罗斯拉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等处大公，兼全部北方地区的统治者，及伊维里亚地区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皇帝的、卡巴尔达地区契尔卡斯和果尔斯克诸大公的、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君主和统治者。

君主业已获悉：在阿穆尔河上有个拉夫卡伊酋长的酋长国。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于去年，即 157 年，派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哈巴罗夫率领少量人员作为使臣，到拉夫卡伊酋长那里侦察情况。当叶罗费伊·哈巴罗夫到阿穆尔河畔时，拉夫卡伊酋长带了自己的兄弟和他的乌卢斯牧民，抛下五座空城，逃往你博格德王公处[2]。

今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派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哈巴罗夫，带少数人员出使，前往你博格德王公处，命其对你博格德王公宣示我

* 日期是根据草拟对叶·帕·哈巴罗夫的训令的时间确定的（见第 56 号 文件）。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仁慈圣意，希望你博格德王公率领你的全体氏族、你博格德公国属下的达斡尔酋长和全体乌卢斯牧民，归顺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
2张 哈伊洛维奇大公，永为奴仆。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是强盛、伟大、威严的，身兼许多皇帝、君主和大公的统治者和君主，上述君主封号中列举的皇帝和大公，均率领其全国为我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效劳，任何人都无法抵挡君主陛下的武力进攻。以往，关于你博格德王公的情况，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并不知晓。现在君主谕令派出少量人员，对你们表达君主恩典，宣示圣意，并非为了打仗。

如果你博格德王公不肯臣服于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永为奴仆，那么，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将把你博格德王公的情况禀报莫斯科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请求君主下令征集君主麾下的大军，为你不肯
130 顺从，而下令消灭你博格德王公，占领你的城市，把你博格德王公和其他王公、你们全体人员连同你们的妻子儿女统通杀光，好让达斡尔地区那些不在你公国属下的其他王公看看你博格德王公的下场和你不肯顺从的后果，看看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威风，看看如何对你们进行惩处，如何灭绝你们，使之不战而驯服，不战而听命。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慈悲为怀，公正严明，并非嗜血之人，对有请于君主、不加抵抗的人，不仅不要他们流血，反而对他们施以恩惠。

3张 博格德王公，你必须知道：由于你博格德王公不肯顺从，在君主的大军来到之前，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即将率领君主陛下的六千名

军队，配备很多大炮和火器，前来攻打你博格德王公。单单在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这里的一个西伯利亚国，就有为数众多的俄国军队。另外，在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雅库次克城寨、勒拿河的上下游地带和其他各地，身为臣仆的雅库特人、通古斯人、尤加吉尔人和其他许多人也都骁勇善战，他们不惜抛弃自己的头颅，去讨伐那些背叛者和不肯顺从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人。博格德王公，你本人也能知道，因为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通古斯贡民在由奥廖克马河到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上游一带，一向与拉夫卡伊酋长的乌卢斯牧民为邻，没有疑惧，并有交往。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雅库次克文书全宗，文献卡12，第13卷轴，第1—3张。副本。

载于：《祖国之子》，圣彼得堡，1840年，第1本，第99—101页。

第58号文件

1651年7月27日。——雅库次克官署为派遣雅库次克军役人员特·叶·切奇金一行前往沙姆沙康王公处一事给专差军役人员叶·帕·哈巴罗夫的训令[1]

7159年7月27日。谨遵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下达到新达斡尔地区给雅库次克寨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帕夫洛维奇·哈巴罗夫的训令。

今年，即159年，派遣军役人员叶尔莫拉伊之子特列普卡·切奇金和菲列普之子阿尔丘什卡·彼特里洛夫斯基带领二十六名军

役人员(其中有一名军役人员鲍格达什卡·扎贝舍夫应留在你叶罗费伊处充当书吏,工作到 160 年春天,春季时遣回雅库次克寨),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的奴仆乌鲁斯拉诺夫、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的奴仆米哈伊尔之子阿方卡·恰斯季科夫以及一百零七名志愿军役人员和猎手,共计一百三十七
131 人,全部携带枪支前往你处。军役人员和志愿猎手的姓名,均见本训令后面秘书官签发的名单。

一旦本训令到达你处,你叶罗费伊·帕夫洛维奇应将特列普卡·切奇金和阿尔丘什卡·菲利波夫等二十七名军役人员即行编入行伍并接收一百零七名志愿军役人员,另外还有一名军役人员鲍格达什卡·扎贝舍夫。同时调拨给你叶罗费伊供打仗用的三十普特火药、三十普特铅弹和一令书写用纸。

你叶罗费伊应派遣军役人员特列普卡·切奇金作为使者前往沙姆沙康* 皇帝处,并命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的奴仆阿纳尼·乌鲁斯拉诺夫为助手,军役人员鲍格丹·扎贝舍夫为书吏。至于他们应如何对沙姆沙康皇帝讲话,业已颁给他们训令*。还要拨特列普卡、阿纳尼和鲍格达什卡向你叶罗费伊请求带去出使的五名军役人员给他们。你拨给他们的军役人员应该是骁勇善战的人。在特列普卡一行出使或者沙姆沙康派其使臣来你叶罗费伊处时,你叶罗费伊不要攻打沙姆沙康的人。如果他沙姆沙康皇帝不愿意归附于君主沙皇,不让人向他征收贡品,你叶罗费伊,应遵照君主的谕旨,凭仁慈的上帝保佑,相机对沙姆沙康皇帝进行突袭。

你叶罗费伊还应接受去年,即 158 年与你从奥廖克马河一同前往达斡尔的军役人员马克西姆卡·米哈伊洛夫和卢奇卡·伊凡诺夫参加你的团队。

---

* 见第 59 号文件。

叶罗费伊·帕夫洛维奇·哈巴罗夫在新达斡尔地区，应向在闲暇时候猎取貂皮的军役人员和志愿军役人员征收君主的狩猎什一税。每猎获十张貂皮，应选缴一张最好的貂皮。应将这些貂皮认真登记在税收册上，应将这些什一税貂皮加盖本人印章，送雅库次克寨呈交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如果有军役人员在你叶罗费伊之前，携带毛皮猎物先来雅库次克寨，你叶罗费伊应将毛皮的情况函告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

«祖国之子»，圣彼得堡，1840年，第1本，第125—126页。按照副本发表。

第 59 号文件

1651年7月27日。——雅库次克官署就前往沙姆沙康王公处一事给军役人员特·叶·切奇金一行的训令

7159 年 7 月 27 日。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以及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的命令，特列普卡·切奇金和阿纳尼·乌鲁斯拉诺夫一行应携带亲善文书，前往博格 132
德国沙姆沙康皇帝处。谈话应根据本训令后面附给你们的提纲进行。如果他们接受文书并进行谈判，在谈判中说他准备向我国君主缴纳贡物，那么，没有军政长官的训令，就不得攻打沙姆沙康皇帝的人。如果沙姆沙康皇帝不愿归附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

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并在谈判中说明这点，那么就要把这些话记录在出使报告中。应将回答词和出使报告带来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这里。来到雅库次克城寨后，应立即到官署面谒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

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以及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的命令，奉派为使者的特列普卡·切奇金和阿纳尼·乌鲁斯拉诺夫、书吏安纳尼·热达耶夫等人在向沙姆沙康君主皇帝阁下递交亲善文书时应说：

你沙姆沙康皇帝收阅亲善文书后，应命人作出友好的答复。你的封号如何书写，应函告雅库次克寨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阁下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将根据您的来信，奏报莫斯科我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

《祖国之子》，圣彼得堡，1840年，第1本，第123页。按副本发表。

第 60 号文件

1651年7月27日前后*。——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为纳入俄籍事致沙姆沙康王公的文书

* 日期是根据给雅库次克军役人员特·叶·切奇金关于前往沙姆沙康王公处的训令的草拟时间确定的（见第59号文件）。

蒙神圣三位一体的光荣上帝之恩典，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 1张
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西伯利亚沙皇、普斯科夫君主、伊维里亚、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及其他各国大公兼尼卓夫斯克地区下诺瓦戈罗德、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托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等处的君主和大公，兼全部北方地区的统治者，及伊维里亚地区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国皇帝的、卡巴尔达地区契尔卡斯和果尔斯克诸大公的、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君主和统治者。

前年，即 157 年，君主业已获悉在阿穆尔河畔有个达斡尔国，即拉夫卡伊酋长的酋长国。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于前年，即 157 年，派遣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哈巴罗夫带少数人员前往拉夫卡伊酋长处探访你国*。当叶罗费伊·哈巴罗夫到阿穆尔河畔时，拉夫卡伊酋 133
长带了自己的弟兄和乌卢斯牧民，抛下五座空城，逃往你沙姆沙康皇帝处**。

去年，即 158 年，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派遣同一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哈巴罗夫***，带少数人员〔到你沙姆沙康皇帝那里，命其向你沙姆沙康皇帝宣示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仁慈的圣意，希望你沙姆沙康皇帝率领你所辖地区的全体臣民，归附于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我全罗斯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是周围一切

---

* 划掉“充当使臣”(в послах)改写成“你国”(Вашие земли)。

** 以沙姆沙康皇帝代替划掉的博格德王公。

*** 下面划掉：出使(для посольства)。

国家中最伟大的君主。上述君主封号中列举的大公均率领其全国为我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效劳，任何人都无法抵挡君主陛下的武力进攻。关于你沙姆沙康皇帝的情况，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先前并不知晓，你的封号如何书写，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也不知道。

去年，即158年，君主谕遣少数人员向你宣示君主的恩典，传达圣意，并非为了打仗。如果你沙姆沙康皇帝不肯归顺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我们、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
2张 将把你沙姆沙康皇帝的情况奏报莫斯科我全罗斯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请求君主下令征集麾下大军，为你不肯顺从，命令麾下大军以武力征服**你沙姆沙康皇帝***，替君主占领你的城市****，好让达斡尔地区那些不在你属下的其他王公，看看你沙姆沙康皇帝*****的下场和你不肯顺从的后果，看看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威风，看看如何对你们进行惩处，如何灭绝你们，使之不战而驯服，不战而听命。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慈悲为怀，公正严明，并非嗜血之人，对有请于君主、不加抵抗的人，不仅不要他们流血，反而对他们施以恩惠。

今年，即159年，你沙姆沙康皇帝的王公：拉夫卡伊王公、希尔金王公、阿尔巴扎王公、阿捷伊王公、达萨乌尔王公、班布莱王公、

---

* 这里丢失一张，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十八世纪复制本恢复的（见文后注）。

** 代替划掉的"灭绝"。

*** 代替划掉的"博格德王公"。

**** 下面划掉了：将你沙姆沙康（博格德王公）及其他王公及你们妻子儿女统通杀光。

***** 代替划掉的"博格德王公"。

古伊古达尔王公、亚诺列伊王公和伊塞纳尔王公，企图打死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军事人员，并多次进攻。你们的人，无法抵抗我们君主的武力征伐。连你沙姆沙康 134
皇帝也无法抵挡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武力征伐。不要与我国君主的人打仗，不要因此激怒我国的君主，要下令尽你们所能，以你国出产的金、银、宝石、贵重饰物和毛皮作为贡物奉献。

单单在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 3张
这里的一个西伯利亚国，就有大量的俄国军队。在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雅库次克寨、勒拿河和附近其他河流上下游地带，就有许多永为奴仆、向我君主纳贡的雅库特人、通古斯人、尤加吉尔人——他们都骁勇善战，随时准备讨伐背叛者和不顺从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人，他们乐于为我国君主不断征战，不惜抛弃自己的头颅。你沙姆沙康皇帝本人谅已知道，因为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通古斯贡民，在由奥廖克马河到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上游一带，一向与拉夫卡伊酋长的乌卢斯牧民为邻，没有疑惧，并有交往。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雅库次克文书全宗，第 12 号文献卡，第 14 卷轴，第 1—3 页。草稿。

载于：《军校杂志》，1840 年，第 27 卷，№105，第 91—94 页；《祖国之子》，圣彼得堡，1840 年，第 1 本，第 120—122 页；《历史文献》，圣彼得堡，1842 年，第Ⅳ卷，№31，Ⅳ，第 72—73 页（按照十八世纪复制本发表）。

第 61 号文件

1652 年，不早于 8 月 1 日*。——专差军役人员叶·帕·哈巴罗夫为远征阿穆尔河事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的报告摘要

271张背面　报告逐字照抄。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维奇阁下钧鉴，奴仆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卡·帕夫洛夫·哈巴罗夫率军役人员、自愿服役人员和新招募的达斡尔军役人员，从阿穆尔大河、结雅河口科科里耶夫乌卢斯敬禀如下〔……〕**

272张　我们就在那一天乘勒拿河的平底木船急急向古伊古达尔城进发，日暮时，到达该古伊古达尔城下。那个古伊古达尔酋长和另外两个酋长、博格德人以及乌卢斯男人，朝着我们向岸边跑来，不让我们靠岸。〔……〕当那些酋长在城里据守时，博格德人却没有和他们达斡尔人一起在城里据守，而跑到离城较远的野外去了〔……〕

135
273张　那时我们打了一仗，那些博格德人在野外骑马来回奔驰，观看我们同达斡尔人交战，而没有向我们哥萨克射击。我们向一些俘虏打听那些博格德人的情况：他们那些博格德人为什么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博格德人多不多？一个俘虏对我们说：我们这里经常住

---

* 日期是根据原文删节的部分所提到的日期确定的。

** 〔……〕这里往下是报告的删节部分，内容是描写叶·帕·哈巴罗夫的队伍于 1651 年 6 月 2 日开始从阿尔巴津城顺着阿穆尔河向下游进军的情况。下面的事件是 6 月 5 日至 6 日发生的。

着五十个博格德人，是来征收实物贡和经商的，一直住到其他一些博格德人来轮换[1]。我们又详细询问了那些女人：为什么他们不同你们一起留在城里，为什么他们不保护你们？那个俘虏说：我们达斡尔人的酋长古伊古达尔和他的下属请他们进城帮助防守，但他们博格德人对酋长们说："古伊古达尔！我们的皇帝沙姆沙康没有叫我们同俄罗斯人打仗。"

战斗的第二天，那些博格德人从野外派了一名博格德人到城里来找我们，这个人进城找我们向君主表示敬意，他讲本国话，即中国话。但那种语言我们不懂，没有通译，只是听那些达斡尔女人翻译说，我们的皇上沙姆沙康没有叫我们同你们打仗，我们的皇上沙姆沙康〔吩咐〕我们同你们哥萨克以礼相见。这个博格德男人穿着一身花缎长袍，头上戴着一顶有耳罩的貂皮帽子。这个博格德人所谈的别的事情，没有人能给我们翻译出来，但是这个人同我们谈了很久。奴仆叶罗费伊卡给那个博格德人以礼遇，赠送君主的礼物，以礼相送，让这个博格德人回到他的博格德国土上去〔……〕* 273张背面

3月24日**，阿穆尔河上一片朝霞，一支出色的博格德军队——全部是骑兵和盔甲兵，从掩蔽物后面冲出来向阿枪城①，向我们哥萨克猛烈进攻。我们哥萨克军役人员副官长安德列·伊凡诺夫在城内大声叫喊起来："哥萨克弟兄们！赶快起来，披上盔甲！"哥萨克们只穿着衬衫，纷纷奔向寨墙。我们哥萨克原来以为是自己的哥萨克弟兄从城里开枪开炮，没想到是博格德军队向我们哥萨克城开枪开炮。我们哥萨克依踞寨墙同博格德人、同他们的军队交锋，从黎明一直打到黄昏。这支博格德军队向哥萨克帐幕猛扑过来，使我们哥萨克当时无法突围出城，博格德人的旗子团 277张 277张背面

---

* 略去继续向阿穆尔进军和在阿枪镇过冬的描写。

** 1652年。

① 阿枪城即阿禅人（赫哲人）居住地。——译者

团围住寨墙我们的*。他们博格德人把我们这个城的三层圆木城障都砍倒了。博格德大军中一位博格德皇帝的王公伊西涅伊向博格德全体官兵高喊:“不要烧杀哥萨克,把他们哥萨克抓起来,抓活的!”我们的一些通译听到了伊西涅伊王公的这些话,并且告诉了卑职叶罗费伊卡。我们哥萨克一听到伊西涅伊王公的这些话,立即披上了盔甲。卑职叶罗费伊卡和军役人员,以及自愿服役的哥萨克,向救世主祈祷,向我们的圣母最圣洁的救世主祈祷,向耶稣的侍者尼古拉显圣者祈祷,最后我们还相互告别。卑职叶罗费伊卡和副官长安德列·伊凡诺夫,以及我们的全体哥萨克都发誓说:“我们哥萨克弟兄们誓死坚持基督的信仰,誓死保卫救世主、圣母和尼古拉显圣者的神殿。我们哥萨克决心效忠于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我们全体哥萨克宁死也要团结一致,为抵抗君主的敌人而战。只要我们哥萨克还活着,我们哥
136 萨克就决不落到他们博格德人手里!”那些博格德人开始向寨墙的缺口处冲了过来,我们哥萨克这时就把大铜炮推到寨墙缺口处,开始用大炮向博格德军队轰击,用小火枪从城里向他们射击,还用其他铁炮向他们博格德人轰击。靠上帝保佑,托君主洪福,由于我们的奋战,我们立时把他们博格德人、他们的部队、他们这些狗崽子打死了许多。当他们博格德人由于我们的炮击,从寨墙缺口处急
278张 忙退却时,有一百五十六名披盔戴甲的军役人员和自愿服役的哥萨克人冲出城去追击博格德人,其他五十人留在城里。当我们出城追击博格德人的时候,他们博格德人已经把两门铁炮拖到城下。靠上帝保佑,托君主洪福,我们哥萨克夺下了他们博格德军队的这两门铁炮。躲在良好的平底木船旁边的博格德人也带着火器,这些人也被我们打死了,他们的武器也被我们缴获了。我们一百五十六名出击的哥萨克,效忠君主,铭记誓言,不惜牺牲生命,去抵抗

* 原文如此。

君主的敌人，挥舞马刀同博格德人搏斗。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奥西普·斯捷帕诺维奇阁下：靠上帝保佑，托君主洪福，靠阁下的关怀和睿智，我们哥萨克在追击中打死了许多博格德人。靠伟大上帝的威严，靠救世主保佑，靠圣母最圣洁的救世主保佑，靠耶稣的侍者尼古拉显圣者的保佑，我们向博格德人发动进攻时，对他们显示出我们不可估计的力量。其余的全部博格德人都逃离了城堡，被我们打得七零八落地逃散了。我们哥萨克捉到了博格德的一些“舌头”①。我们哥萨克还从他们博格德人那里缴获八百三十匹马和粮食，又从这些博格德人那里缴获十七支速射火枪，这种火枪有三个枪筒，也有四个枪筒连在一起的，但是这些速射火枪都没有枪机，还从博格德人那里缴获两门铁炮和八面博格德旗子。

卑职叶罗费伊卡严词盘问了这些“舌头”。这些“舌头”受到盘问时，起初有些吞吞吐吐。后来有博格德皇帝的纽古次克城的一个军人名叫卡贝舍伊卡的，终于开口讲话了。这个人说：

我对你们哥萨克实说吧！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去年秋天消息传到了我们那里，有一些久切尔男人从松花江口来到纽古次克城，278张背面这些久切尔人来到纽古次克城谒见了我们的王公伊西涅伊和伊维达卡马法，还谒见了塔姆菲马法，他们是博格德皇帝的地方长官乌丘尔达派来坐镇纽古次克城的。这些久切尔人哭诉说：来了一些罗斯人，把我们的全部土地都侵占了，把庄稼砍掉了，把我们的妻子儿女也掳去了。我们集中了全体久切尔同胞和久切尔土地的物力去抵抗罗斯人，打进城来的俄国人不多，可是我们几乎全被打死。我们无法抵抗他们，请你们保护我们吧，如果不保护我们，我们只好向他们缴纳实物贡了。伊西涅伊王公及其僚属把这件事报告了纳登基城乌丘尔瓦王，派了一个博格德军役人员带了呈文前去，这个军役人员急急忙忙赶了一个月的路程。从纽古次克城到纳登

① 这里“舌头”即俘虏。——译者

基城是经过草原向右方走的。途中经过两个城：第一个是拉贝城，第二个是丘缅城。这两个城都是石筑的。这个纳登基城里大约有一千个或二、三千个帐包，有些帐包是用砖石建成的。乌丘尔瓦王坐镇在纳登基城里，他是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派来的镇守官。当那个军役人员从乌丘尔瓦王那里回来时，他带来了一封文书，乌丘尔瓦命令伊西涅伊王公及其僚属，征集大军，下令攻打你们哥萨
137 克，要打死你们一些哥萨克，要活捉一些哥萨克，连同你们哥萨克的武器带回本国。于是伊西涅伊王公及其僚属便很快地从纽古次克城集合了自己的部队。我们从纽古次克城出动了六百人，带了六门大炮，三十支火枪，十二个地雷。地雷是陶土制的，里面放火
279张 药，每个地雷装填一普特重的火药。我们把这些地雷运到城墙下面，就能把城墙和城楼炸毁。和我们一同作战的有达斡尔人*五百名，从曼赞乌卢斯来的人四百二十名和从江两岸来的久切尔人五百多名。那个曼赞乌卢斯离我们有半天路程，是在江的一边，这个乌卢斯约有一千个帐幕。在松花江另一岸，对着这个乌卢斯，也有这样大小的乌卢斯。我们从纽古次克城到这里，骑马走了三个月。我们都有马，两个人有三匹马。离我们纽古次克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比纽古次克大的墨夫根城，在这个城的附近住着被迫迁来的达斡尔人和通古斯人。这些庄稼人替沙姆沙康皇帝种粮食和蔬菜。从墨夫根城有一条通往博格德地区到沙姆沙康皇帝那里去的道路。我这个庄稼汉是尼堪人。我们的尼堪**土地是在博格德土地的东边。在我们的国土上有一条界河——乌忻河①，这条河是入海的。河的沿岸住着很多人，这些人叫尼堪人，他们的脸是黑的，蓄着大胡子。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叫顺古伊河。

---

* 原文为达雅尔卡尔(Даяркар)。

** 页边空白处注有：尼堪尼(Nikani)。

① 原文为 Бучен。——译者

这条河的两岸也住着很多尼堪人。这条河岸上有一座城，这座城里住着尼堪皇帝久尔吉伊。沿河两岸还有很多其他石筑的城市。我们要提防博格德皇帝，因为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常在我们境内攻打我们尼堪人。但是他不能统治整个地区，因为尼堪的土地非常之大。尼堪皇帝没有向任何人缴纳实物贡。在我们尼堪地区出产金、银，河中有珍珠贝，还有宝石。我们尼堪地区还出产各种生丝，用这种生丝织成花缎、素缎和丝绒，也种植棉花，用这种棉花织染 279张背面
成大红布。

卑职叶罗费伊卡盘问这个人：这些金银产在什么地方？这个人说：

听说出产金银的地方是，有条河发源于沼泽地，流入大海。这条河不大，它的岸边有一座山，山里有金矿，人们用铁棒打碎矿石采出金子。这座金矿旁边有一座石筑的城市，许多军役人员住在这条河岸、矿山的下方。河里的贝壳内有珍珠，在这条河边上也产银子。尼堪土地其他地方*，许多地方都产银子，但金子只产在一个地方。从这个尼堪地区的整个汗国把金、银、花缎、素缎和各种珍贵饰物运往博格德地区。除尼堪地区之外，我未曾听说其他地方出产金、银。

我们问过这些俘虏，才知道在阿枪城周围，一下子就打死了他们博格德六百七十六个军民。我们哥萨克人被博格德人打死的共有十名：两名军役人员和八名自愿服役的哥萨克。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哥萨克有七十八名受伤，现在这些伤员已经痊愈了。我们哥萨克中谁被打死，谁受伤，都造了名册附在这份报告后面〔……〕** 138

〔……〕当我们到达图隆钦城和托尔金城时，我们在这个城市 281张

---

* 原文中"地方"(Местах)一词重复了两次。

** 删去描写叶·帕·哈巴罗夫队伍从4月22日到6月15日溯阿穆尔河而上的远征情况，以及哈巴罗夫同特·叶·切奇金会合的情况。

和乌卢斯附近召集那些外国人。他们不敢走近。在这些乌卢斯附近，有一条通〔往〕博格德国沙姆沙康皇帝那里的道路。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和奥西普·斯捷帕诺维奇阁下：遵照君主的谕旨和训令，卑职必须从军队中拨出军役人员特列季亚克·叶尔莫拉耶夫喜欢的十个人交给他，特列季亚克看中的，就挑出来，并填交一份名单。卑职叶罗费伊卡根据特列季亚克提出的名单，已从军队中拨出那十个人交给了他。挑选以后，就命令特列季亚克作为使者到博格德国去。卑职叶罗费伊卡还把那些达斡尔人召集起来，并把这个特列季亚克交给他们。可是他们不敢走近，没有接待特列季亚克及其同伴。卑职在那里整整呆了四个礼拜，而这些异教徒们仍然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这里有他们几个人质，我就问人质图隆恰兄弟二人：为什么你们的人不敢接待特列季亚克，不把他带到沙姆沙康皇帝那里去？图隆恰回答说：他们怎么敢接待呢？现在我国正在同你们打仗，你们杀了很多博格德人，现在很快就要来一支博格德大军攻打你们，有一万多人，我们的人怎么敢接待特列
281张背面 季亚克和他的同伴呢？博格德人不会放他们回到你们那里，那时你们又会来杀害我们〔……〕*

卑职叶罗费伊卡叫通译劝说他们投归君主陛下这边，并且把使者特列季亚克·叶尔莫拉耶夫交给他们带到沙姆沙康皇帝那里。他们却说：怎么能到你们那里去？为什么你们骗我们？通译科斯特卡对我们说过，你们想抓我们。他对我们讲了实话，他叫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撤走，现在你们这些人已到下游一带，正在攻打我国。你们哪能派什么使臣呢？我们决不到你们那里去，我们也不接待你们的使臣。为了不让君主的财物遭到损失，不使哥萨克人平白无故丢脑袋，在达斡尔地区的结雅河口和松花江河口，我们不敢带他们这些人登岸，因为这里离博格德地区太近，现在正有大

* 文件中删去描写斯·波里亚科夫队伍离开叶·巴·哈巴罗夫情况的一部分。

量的博格德军队带着火器、大炮和火枪向我们推进。夏天，我们沿阿穆尔河前进，劝导这些外国人臣服于君主陛下，凡是不肯听从、不愿驯服的，就加以歼灭。入冬之前，再顺流而下。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和奥西普·斯捷帕诺维奇阁下：这些地方的那些人实在无法控制，因为这个地区的人很多，而且有火器。没有君主的谕旨，我们不敢擅自离开这个地区，离开阿穆尔河到其他河流去〔……〕*

〔……〕如果异教徒们保证特列季亚克的安全，在适当的地点，卑职就将让特列季亚克等使者出发〔……〕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30本，第104号，第271张背面—273张背面，第277张—279张背面，第281张—281张背面，第284张。抄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圣彼得堡，1848年，第102号，第359—361页，第365—371页。

第62号文件

1652年8月30日。——卡尔梅克使臣库舒奇涅伊就达斡尔及其邻国边境情况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 139

卡尔梅克的答问词逐字照抄。 301张

160年8月30日。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详细询问卡尔梅克使臣库舒奇涅伊关于阿穆尔河和该河沿岸的达斡尔地区、嫩江和沙姆沙康皇帝以及阿拉克巴图

* 文件中删去关于在阿穆尔河两岸及其支流等地征收实物贡和耕种等情况的报告。

尔汗的情况：他是否听说过关于这些河流、达斡尔地区和这些皇帝的情况？如果听说过，那么，离他们的游牧地有多远？这些地方离中国有多近？这些国家是在他们的什么方向——是在东方，或在西方，或在北方？这些国家有什么货物？他们是否有城市？他们是否种庄稼？是否出产银子？他们有没有银矿山？

302张 卡尔梅克使臣在外务衙门回答询问，谈到阿穆尔河和达斡尔地区时说，他曾听到关于这些地方的传闻，但他本人不知道，因为达斡尔地区离他们很远，从他们那里出发，要走二年左右的时间。

303张 他们的贡扎女王公[1]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曾去那个地方朝拜。跟她同去的人谈到达斡尔地区时说，该地是在中国的东边，这个达斡尔地区有很多城市，居住的全都是中国人，统辖他们的是中国皇帝[2]。那里是否出产粮食，这一点他不知道。他听说有一座银矿山，这座银矿山就在中国那一边的达斡尔地区。人们从这座矿山的上面和下面采掘银矿，所以这座山就叫作银山。而关于阿拉克巴图尔汗皇帝和沙姆沙康皇帝的情况他则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有关他们的传闻。

使臣还说：卡尔梅克女王公贡扎曾指示他，请求沙皇陛下对她加恩，送一把军刀、一百颗大红珊瑚珠和一块够围成一个游牧帐篷的红色呢料给她。沙皇陛下需要她那里的或中国的什么东西，

304张 她则按照沙皇陛下的谕旨立即亲自采办，作为回礼。贡扎女王公还指示他说，她为沙皇陛下效劳，让大量布哈拉商人携带大批货物，经过自己的乌卢斯到托博尔斯克和沙皇陛下的其他西伯利亚城镇。这样，在君主的国库税收方面，这些商人给沙皇陛下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件事大君主谅必知道。

秘书官说，希望贡扎今后仍以这种方式为沙皇陛下效劳，而她贡扎也会得到君主的恩惠。

使臣还说：如果君主愿意派遣沙皇陛下本国的商人到中国去，

她贡扎为了沙皇陛下，将命人倍加小心地护送这些商人到中国，并 305张
下令提供粮秣、车马和护送人员。需要多少，就提供多少，使这些
商人一点也不会感到匮乏。当这些商人从中国回来时，贡扎女王
公将加以接待，并命人护送到托博尔斯克。假如沙皇陛下为了办
理君主自己的事务，要派自己的使者到她贡扎那里，希望君主惠予
照顾，谕令派遣那个托博尔斯克城军役贵族谢苗·波洛佐夫充当
使者到她这里。这位谢苗·波洛佐夫现正充任使臣的陪送人员， 140
他曾多次到过她贡扎那里，是由军政长官们从托博尔斯克派他去
的，他熟悉当地的道路。

秘书官说：沙皇陛下将派谁到贡扎那里办理君主的事务，这要 306张
遵照君主的旨意。

秘书官还问：在莫斯科国附近游牧的卡尔梅克台吉乌尔柳克
之子岱清台吉和洛乌赞台吉是否与贡扎常有往来？他们是不是
亲族？

使臣说：他们的父亲乌尔柳克台吉是贡扎的弟兄，岱清台吉和
洛乌赞台吉是她的侄子。他们在离她很远的地方游牧，大约要走
四个多月的路程。他们彼此之间互有使者往来，以示亲善。而贡 307张
扎的丈夫顾实台吉[3]现在统治蒙古全国，并且他就住在蒙古境内。
贡扎她现在带着自己的子女、前夫的子女和自己的侄子侄女在自
己的乌卢斯游牧。

贡扎指示他要准确地转告沙皇陛下，她已听说由于杜尔伯特
人、土尔扈特人和王子的骚扰，而使西伯利亚城市遭受损失，她要
把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4]及其人员抓到自己那里，并把他关在牢
固的地方，不再让他攻打西伯利亚城市。

秘书官说，希望贡扎在这件事情上替沙皇陛下效劳，抓住杰夫
列特吉列伊王子后，把他送到莫斯科沙皇陛下处。如果真能做到，
那末，她的劳绩就很卓著，沙皇陛下将为此对贡扎惠施皇赏。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卷轴455，第301—307张。抄本。

第 63 号文件

1652 年 11 月 23 日。——财务衙门为派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1]和叶日巴勃·谢伊托夫前来以备咨询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690张　7161 年 11 月 23 日。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谨致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及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和特列季亚克·瓦西利耶夫。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派遣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叶日巴勃·谢伊托夫前来君主的财务衙门，以便咨询贸易事务。

谨遵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及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和特列季亚克·瓦西利耶夫，应即按君主谕旨办理此事。

文件下方签署：秘书官阿尼基·奇斯托伊。

在第 690 张背面批注：把他们找到，派他们前去。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卷轴 1056，第 2 册，第 690 张。原本。

第 64 号文件

1652 年 11 月 30 日。——财务衙门为让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与费·伊·巴伊科夫同行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141

7161 年 11 月 30 日。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谨致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及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和特列季亚克·瓦西利耶夫。

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曾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奏请：由君主的财务衙门转至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托付给他的君主公务，需要派出适于执行君主这一公务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哥萨克、鞑靼人及各级人员，携带君主的财物，由托博尔斯克前往中国。他奏请君主开恩，谕令那些请求君主准其前往中国的托博尔斯克城人员，同他一起从莫斯科动身，并命他们护送君主财物，一同到托博尔斯克去。在巴伊科夫的申请书中，有杜马秘书官拉里昂·洛普欣的批注：君主降恩，谕令他们和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同行，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一起到中国，并在托博尔斯克从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中，挑选一些熟悉公务的人员给他。现谨遵君主的谕旨，命令托博尔斯克鞑靼人头领彼得·亚雷日金、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叶日巴勃·谢伊托夫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一道，从莫斯科前往西伯利亚，经营君主的贸易。 689张 688张

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及秘书官

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和特列季亚克即应照旨办理，让上述人员从莫斯科携带君主财物，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一同前去托博尔斯克，并在托博尔斯克为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加派人员前往中国。

骑缝处及原文下面签署：秘书官阿尼基·奇斯托伊。

在第688张背后的右边署有：彼得·瓦西利耶夫复核。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卷轴1056，第2册，第689—688张。

第65号文件

不早于1652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阿·菲·帕什科夫就石勒喀河居民的情况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摘要

4张背面 [……]**城寨……以便在石勒喀河的那边的中国境内为君主征收实物贡。据说住在那些地方的他的臣民不是军人，而是商人和手艺人，他们有花色繁多的各种珍贵饰物。君主陛下，据说他们
142 耕种的田地也很多。君主，这些臣民非常惧怕您沙皇陛下。在石勒喀河的那边，人们替君主向对中国皇帝及其臣民纳贡的那些人征收实物贡。中国博格德国的税收人员与军役人员相遇时，他们并没有欺侮君主您的军役人员。君主陛下，不过中国人和受中国管辖

---

* 日期是根据阿·菲·帕什科夫1654年6月25日关于在160年派遣军役贵族彼得·别克托夫到石勒喀河去的报告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仓宗，第344卷轴，第3册，第572张）。

** 文件的开头和末尾部分在复制之前就已散佚。

的其他一些小国的人，并不害怕您沙皇陛下，他们会在石勒喀河的那边，抓住替君主收贡的军役人员，把他们带到该国皇帝那里。

君主陛下，如果您指派君主自己的军政长官们和军人越过贝加尔湖、经色楞格河和基利卡河、穿过亚尔根湖到石勒喀大河去执行君主自己的新的公务，那末，君主陛下，为了这次远征并引导这些不安分的小国的人归顺于您〔……〕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2本，第3号，第4张背面。副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第 66 号文件

1653 年 1 月 21 日。——为派遣费·伊·巴伊科夫到西伯利亚经商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瓦·伊·希尔科夫的诏书

全罗斯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知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朕的侍臣、军政长官瓦西利·伊凡诺维奇·希尔科夫公爵、巴伊姆·费奥多罗维奇·鲍尔金和朕的秘书官鲍格丹·奥鲍布罗夫、格里戈里·乌格列夫。 705张*

今谕令派遣伊萨科夫之子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为朕经商，他携有朕的货物：貂皮、狐皮、呢料、皮革、水獭皮和其他俄国货物。朕已谕令，当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携带朕的这些货物到达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时，便应将这些货物在税局登记造册，按商人货物收税标准从朕的这些货物中应征收多少税款，要登记在税收册中。朕今谕令，凡有俄国商人、布哈拉人和来自其

* 页码的顺序编颠倒了。

他国家的卡尔梅克人载运货物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也应在税局登记，并将那些货物的情况告知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因为他费奥多尔已奉命从所需货物中，挑选上品供朕使用：用现金向他们购买这些货物，或以俄国货与之自由交换。朕今谕令，凡费奥多
704张 尔·巴伊科夫为朕向布哈拉人和卡尔梅克人购买的或用俄国货换来的货物，加盖关税印记后，把这些货物送到莫斯科朕这里，以避免商人以自己的货物冒充朕的货物，免税运出西伯利亚。布哈拉人和其他国家的商人来到托博尔斯克时，他们应与费奥多尔·巴
143 伊科夫先做两个礼拜的买卖，交换朕的货物，然后才可按以前的办法与其他人自由贸易。

本诏书下达你们那里，以及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载运朕的货物到达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之后，你们应命税务官在税局把货物登记造册，按商人货物收税标准，对朕的这些货物征收税款，并命如实登记在税收册中。俄国商人、布哈拉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卡尔梅克人，载运货物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时，你们应命人在税局中登记那些货物，并命人将货物情况告知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因为他费奥多尔已奉命从所需货物中，挑选上品供朕使用：用现金
703张 向他们购买或以俄国货物自由交换。当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为朕向布哈拉人和卡尔梅克人购得或用俄国货换得货物，并把那些货物向莫斯科朕这里发运时，你们应命令费奥多尔把那些货物加盖关税印记，以免商人以自己的货物冒充朕的货物，从西伯利亚免税运出。布哈拉人和其他国家的商人来到托博尔斯克时，你们应命令那些商人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先做两个礼拜的买卖，交换朕的货物，然后再按以前的办法与其他人自由贸易。

7161 年 1 月 21 日于莫斯科。

---

* 下面划掉了"伊萨科夫之子"(Исакову сыну)。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56卷轴，第2册，第705、704、703张。副本。

第67号文件

1653年2月4日。——财务衙门为派遣费·伊·巴伊科夫前往西伯利亚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7161年2月4日。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 707张
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谨致大贵族尼基季奇·阿列克谢伊·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及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和特列季亚克·瓦西利耶夫。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派遣伊萨科夫之子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为君主陛下经商，命他随带君主的货物和现款五万卢布。至于他费奥多尔安置君主的这些财物的地点，以及他费奥多尔本人的住处，君主已谕令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们腾出货栈放置君主的货物，或安置在防水防火的地方，君主并已谕令，必须将这笔皇款与其他皇款一同放在安全可靠的地方，并要给他费奥多尔拨出住房，直到卖完君主的货物为止。君主谕令让贡扎女王公的使臣与费奥多尔·巴 706张
伊科夫派往中国的那些人员，一同从托博尔斯克出发，而不准贡扎女王公的使臣先走。关于此事，君主已传谕将君主诏书下达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

遵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大贵 144
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和特列季亚克·瓦西利耶夫应照旨办理。

骑缝处和原文下面的签署：秘书官阿尼基·奇斯托伊。

在第 707 张背面的右边写有：彼特鲁什卡·瓦西利耶夫复核。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056 卷轴，第 2 部分，第 707—706 张。

第 68 号文件

1653 年 8 月 20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瓦·伊·希尔科夫为费·伊·巴伊科夫到达托博尔斯克和派遣商队前往清帝国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558张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您的臣仆瓦西卡·希尔科夫、巴伊姆卡·鲍尔金、鲍格达什卡·奥鲍布罗夫、格里什卡·乌格列夫谨奏。

君主陛下，今年，即 161 年 12 月 14 日，由外务衙门君主的秘书官安德列·涅米罗夫签发、下达到托博尔斯克的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诏书谕示您的臣仆我等如下：

去年，即 160 年 8 月 6 日，军政长官季莫费伊·洛迪金和我、您的臣仆格里什卡，及秘书官瓦西利·阿塔尔斯科伊，曾从托博尔斯克向莫斯科君主陛下奏报，并派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苗·波洛佐夫与卡尔梅克贡扎女王公的使臣库舒奇涅伊一同前去。君主陛下，您准许那个卡尔梅克使臣觐见天颜，赏以沙皇的恩赐之后，让他回到托博尔斯克，经托博尔斯克回到卡尔梅克贡扎女王公的乌卢斯。君主陛下，您曾谕令由军役贵族谢苗·波洛佐夫和通译将君主的赏赐：一把军刀、一个镶嵌宝石的银制刀鞘、一幅深红色

* 日期是根据第 69 号文件确定的。

呢料和五十粒红珊瑚珠带给贡扎本人。君主陛下，您还谕令，凭陪送官员所持的君主颁发的通行文牒，沿途各城市应向卡尔梅克使臣和他的一名仆人提供粮秣。当军役贵族谢苗·波洛佐夫与卡尔 559张
梅克使臣来到托博尔斯克时，臣仆等应在托博尔斯克凭君主陛下颁发的通行文牒，向他们提供粮秣；当使臣在托博尔斯克停留的时候，为他提供适当的驿馆。并命臣仆等从军役贵族那里取出君主颁给卡尔梅克贡扎的赏赐，当面查看。君主陛下，您还谕令卡尔梅克使臣前来您的臣仆、我们的官署，当使臣到达臣仆我等这里的时候，欢迎的人要多，而且队伍要整齐。当卡尔梅克贡扎女王公的使臣库舒奇涅伊来到臣仆我等的官署，臣仆我等应对他说：他、库舒奇涅伊从卡尔梅克贡扎女王公那里来，并且到过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那里，在莫斯科已经亲眼见 145
到您沙皇陛下给他的恩惠和赏赐。

君主陛下，现在送来了您沙皇陛下给臣仆我等的谕旨，命令让使臣从托博尔斯克回到卡尔梅克乌卢斯贡扎女王公那里，以便他回到贡扎女王公那里以后，能对贡扎女王公叙说您沙皇陛下施予的恩典。按君主谕旨说完之后，应准许他——使臣回到卡尔梅克乌 560张
卢斯贡扎女王公那里，让他走由贡扎女王公那里来的原路，或经其他合适的地方回去。并命人向他和他的仆人提供沿途所需的粮秣，护送他们到一定的地方。并由军役贵族谢苗·波佐洛夫把您、君主的赏赐：一把军刀、一幅红色呢料和五十粒珊瑚珠带给贡扎女王公。并命臣仆我等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贡扎，由谢苗带去，并派一名能胜任事务的通译与他同往。嘱令他到了贡扎那里后必须说：去年，即 160 年，她贡扎派遣自己的使臣库舒奇涅伊到您大君主沙皇陛下处，并命使臣转告您、沙皇陛下说，由于杜尔伯特人、土尔扈特人和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的侵犯，君主陛下的西伯利亚城市遭到很多损失。她愿为您大君主效劳，要把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抓

起来，把他关在牢固地方，不让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和其他一些卡
561张 尔梅克台吉攻打西伯利亚城市。希望她贡扎把那个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抓起来，送到莫斯科您沙皇陛下处，就此事为您大君主效劳。而您大君主、沙皇陛下将为此对贡扎女王公施加皇恩。她贡扎也曾命自己的那个使臣说：如果您、大君主沙皇陛下愿意派本国商人到中国去，她贡扎准备接待您君主的商人，让他们到中国去，下令供应粮秣、车马和护送人员，并让他们由护送人员陪同返回您君主的西伯利亚城市。根据您沙皇陛下关于派遣君主的商人去中国、关于放行及缔约事的谕旨，君主陛下，您已谕令立即派出君主的另一些使臣到贡扎那里。按君主的上述谕旨说完之后，就应把您君主的赏赐：军刀、呢料、珊瑚珠转交给她贡扎。转交之后，当他们在贡扎女王公的乌卢斯逗留时，命令他们必须切实探明阿穆尔河、达斡尔地区、嫩江、沙姆沙康皇帝和阿拉克巴图尔汗皇帝的情况，这些地方离卡尔梅克的贡扎游牧地有多远？这些地方离中国有多近？是在哪个方向：是在东面、是在西面、还是在北面？他们
562张 有些什么货物？有哪些城市？是否种庄稼？全部情况打听清楚之后，臣仆等即应就上述情况奏报莫斯科您君主陛下。今后应委派何人去与贡扎商谈前往中国一事，您君主的财务衙门将把您的谕旨下达给臣仆我等。

君主陛下，就在今年 161 年 3 月 29 日，在由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签发、下达到托博尔斯克的您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另一诏书中谕示臣仆等：根据您君主的谕旨已派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前来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办理您君主的商务，他携有您君主的货物和现款共
146 五万卢布。臣仆我等奉命在托博尔斯克腾出安放您君主的财物的仓库，将这些货物存放在防水防火的地方。而此笔皇款须与君主的其他皇款一同存放在安全可靠的地方，并要拨出房子给他费奥

多尔·巴伊科夫居住，直到他卖完君主的货物为止。君主，您还谕令让贡扎女王公的使臣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派往中国的人员，563张一同从托博尔斯克出发，而不准贡扎的使臣们先走。

君主陛下，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于5月28日携带您君主的财物来到托博尔斯克，臣仆等在城内拨出地窖，存放您君主的皇款，下令拨给他一座仓库，存放您君主的其他货物，并派了宣誓公务员归他支配，配有守卫人员守护您君主的财物，还命令拨房子给巴伊科夫居住。

3月29日在由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特列季亚克·瓦西利耶夫签发、下达到托博尔斯克的您君主的诏书中，谕知臣仆等：君主、您曾谕令派遣托博尔斯克城鞑靼人头领彼得·亚雷日金[1]及布哈拉商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2]和叶尔巴巴托夫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一同为您君主经商。与费奥多尔同行的，还有图林斯克商人奥尔丘什卡·达尼洛夫和托博尔斯克火枪兵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尤菲米耶夫·乌斯丘扎宁。遵照您君主的谕旨，已命令立即向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提供保护您君主财物的宣誓公务员和警卫人员，提供担任护送的军役人员和车马。

君主陛下，3月31日在由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格里戈里·普564张罗托波波夫签发的您君主的第四道诏书，已谕知臣仆等；遵照您君主的谕旨，已命令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彼得鲁什卡·马利宁和伊瓦什卡·塔鲁京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一起在托博尔斯克替您君主经商。

君主陛下，按照巴伊科夫·费奥多尔的请求，臣仆等已给他费奥多尔增派了米季卡·曼诺沃、伊瓦什卡·马梅金、格里什卡·普罗克申和格里什卡·伊林等四名军役人员，补充到彼得·亚雷日金一行中去，以便派往中国。为了执行这次前往中国的差务，参照彼特鲁什卡·马利宁和伊瓦什卡·塔鲁京的情况，臣仆等已把

您君主恩赐的三年薪俸和粮食发给了他们。

君主陛下，今年，即161年6月6日，伊凡·恰达耶夫军政长官从塔拉发函到托博尔斯克给臣仆我瓦西卡称：5月30日塔拉辖
565张 地阿亚伦乡的鞑靼女人叶尔加奇卡·卡兹布莉娜，从卡尔梅克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那里逃避奴役，来到塔拉城。君主陛下，她在官署对他伊凡说：今年冬天顾实的妻子贡扎死了，她叶尔加奇卡是在王子的乌卢斯中听说这件事的，贡扎的使臣两次专程前来向王子报告这个消息。君主陛下，消息是否真实，贡扎是死是活，这件事臣仆等还不清楚。

当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准备让彼得·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前往中国时，臣仆等遵照您君主的谕旨，命贡扎的使臣库舒奇涅伊到本官署会晤，并按照您君主的诏书对他说：他、库舒奇涅伊从卡尔梅克贡扎那里来，并到过您大君主处，在莫斯科
147 领受了您沙皇陛下给他的恩惠和赏赐。而现在您沙皇陛下的谕旨已送到臣仆我等这里，下令让他——使臣从托博尔斯克回到卡尔梅克乌卢斯贡扎那里。当他回到贡扎那里时，希望他对贡扎陈述您沙皇陛下的恩惠和赏赐，并希望她贡扎看到您大君主对她的恩惠和赏赐，能为大君主效劳，以诚相见，事事友好。如果贡扎死了，希望使臣对继承她的王位、管辖她的乌卢斯的人陈述君主的恩惠，
566张 希望继承者能象贡扎那样，替您大君主效劳，并且希望他命人护送您君主的臣属彼得·亚雷日金一行从那里的乌卢斯到中国去。

君主陛下，臣仆等于7月9日让使臣库舒奇涅伊与彼得·亚雷日金一行一同离开托博尔斯克，并向他提供沿途所需的粮秣，臣仆等并派军役贵族格里戈里·乌沙科夫作为君主的使者随库舒奇涅伊一同到卡尔梅克乌卢斯贡扎那里。随他去的还有担任通译的哥萨克骑兵图伦泰·维罗多夫，及编入立陶宛兵册的哥萨克叶利谢伊卡·瓦库宁和鞑靼族军役人员阿季库尔泰·基尔迪巴耶夫。

君主陛下，臣仆等还要托格里戈里·乌沙科夫一行把君主您的那份赏赐带给贡扎，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这些礼物是君主陛下由莫斯科外务衙门送给她的，计有：一幅深红色呢料、一把军刀、一个镶有宝石的银刀鞘和五十粒红珊瑚珠。

我们嘱令格里戈里·乌沙科夫按您君主的诏书说，去年，即160年，她派遣自己的使臣库舒奇涅伊到莫斯科您大君主处，命令该使臣向您君主报告说，由于杜尔伯特人、土尔扈特人和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的侵犯，您君主的西伯利亚城市遭到很多损失。她贡扎愿为您君主效劳，要把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抓起来，把他关在 567张
牢固的地方，使他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和其他一些卡尔梅克台吉不能攻打您君主的西伯利亚城市。希望她贡扎看到您大君主对她的恩惠和赏赐，替您大君主效劳，把那个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抓起来，送到莫斯科您大君主处，您大君主为此事将把皇赏赐予贡扎。君主陛下，她贡扎还曾命令自己的那位使臣报告您大君主，如果您大君主沙皇陛下欲派本国商人到中国去，那么她贡扎将接待您君主的那些商人，让他们去中国，并将下令向他们提供粮秣、车马和护送人员，并由护送人员陪同他们返回您君主的西伯利亚城市。臣仆等已命人通知她说：现在遵照您君主的谕旨，彼得·亚雷日金及与其同行的俄国军役人员和布哈拉人，奉派携带您君主的财物，从托博尔斯克前往中国经商。希望她贡扎看到您大君主对她的恩惠和赏赐，替您效劳，下令让您君主的这些人员通过，前往中国，并派该国人员护送到中国城市，以免您君主的商人和他们所带的您 568张
君主的财物，在她贡扎的乌卢斯和途中受到任何损失。

臣仆等嘱令格里戈里·乌沙科夫，如果贡扎已死，则向管辖她的乌卢斯的继承人说明上述一切情况，您君主颁给贡扎的赏赐：一把军刀、一幅呢料和珊瑚珠，臣仆等则嘱令转赠给那位现在管辖贡扎乌卢斯的人，并向他说明：您君主的赏赐原来是因为贡扎替您 148

大君主效劳而颁给她的。贡扎既然已死，希望管辖贡扎乌卢斯的人看到您大君主对他们这样大的恩惠，能象贡扎一样对您大君主效劳，以诚相见，抓住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把他送到莫斯科您大君主处，或送到您君主的世袭领地托博尔斯克，而您大君主为此事将把君主的赏赐颁给他们。

君主陛下，关于要贡扎女王公抓住王子、并把他解到莫斯科您君主处一事，臣仆等命格里戈里·乌沙科夫秘密地告诉贡扎，或管辖乌卢斯的继承人。除他们之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君主陛下，臣仆等不敢不把您君主的赏赐一军刀、呢料和珊
569张 瑚珠送给贡扎或管辖她那个乌卢斯的继承人，因为彼得·亚雷日金一行遵照君主的谕旨，携带您君主的财物，由您君主派往中国经商，必需途经那些卡尔梅克乌卢斯。君主陛下，这是为了避免在那些卡尔梅克乌卢斯里对您君主的这些人员干出什么坏事，使您君主的财物受到损失。

谨遵您、君主的谕旨，臣仆等已命格里戈里·乌沙科夫一行，在卡尔梅克乌卢斯内，切实探明阿穆尔河、达斡尔地区、嫩江、沙姆沙康皇帝、阿拉克巴图尔汗皇帝的情况：这些地方离卡尔梅克贡扎的游牧地有多远？这些地方离中国有多近？这些地方是在什么方向——是在东面，在西面，还是在北面？他们有什么货物？他们有没有城市？有没有种庄稼？君主陛下，贡扎或管辖乌卢斯的继承人对他们讲些什么，他们格里戈里一行关于阿穆尔河、达斡尔地区、中国、嫩江、沙姆沙康皇帝和阿拉克巴图尔汗等探听到的情况，臣仆等已命格里戈里一行将一切如实地写入报告。

君主陛下，当使者格里戈里·乌沙科夫一行回到托博尔斯克，
570张 贡扎或管辖贡扎乌卢斯的继承人对他们说些什么，以及格里戈里一行关于阿穆尔河、达斡尔地区、中国、嫩江、沙姆沙康皇帝和阿拉克巴图尔汗等的情况探听到些什么，臣仆等将立即奏报您全罗斯

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

君主陛下，至于您君主谕令臣仆我等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苗·波洛佐夫担任使者，随同贡扎的使臣，将您君主的赏赐送给贡扎一事，该谢苗·波洛佐夫正在生病，因病而没有派去。

第 558 张背面收文登记：162 年 10 月 18 日由托博尔斯克哥萨克瓦西卡·克特麦涅夫及其同伴送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455 卷轴，第 558—570 张。原本。

第 69 号文件

149

1653 年，不早于 12 月 3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瓦·伊·希尔科夫为军役贵族格·乌沙科夫一行到卡尔梅克的阿勃莱台吉[1]处以及阿勃莱台吉答应护送彼得·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到清帝国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571张
您的臣仆瓦西卡·希尔科夫、巴伊姆卡·鲍尔金、鲍格达什卡·奥鲍布罗夫、格里什卡·乌格列夫谨奏。

君主陛下，去年，即 161 年 8 月 20 日，臣仆等曾写奏章由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瓦西卡·克特麦涅夫一行呈送您、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内称：就在去年，君主陛下，即 161 年，7月9日，遵照外务衙门秘书官安德列·涅米罗夫签发的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诏书，〔臣仆

* 日期是根据本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等〕让到过莫斯科您君主处的贡扎的使臣〔库舒奇涅伊〕从托博尔
572张 斯克返回卡尔梅克，并〔派遣〕您君主的使者、军役贵族格里〔戈里·乌沙科夫〕、〔担任通〕译的哥萨克骑兵图伦泰伊卡·维罗多夫、编入立陶宛兵册的哥萨克叶利谢伊卡·瓦库宁和鞑靼族军役人员阿季库尔泰·基尔迪巴耶夫等人〔同该使臣〕前往贡扎处。君主陛下，臣仆等还让格里戈里·乌沙科夫一行把您君主的赏赐带给贡扎，即以您君主的名义从莫斯科外务衙门送给她的一把军刀、一个镶宝石的银刀鞘、一幅深红色的呢料和五十粒红珊瑚珠。

臣仆等已命令他格里戈里：

如果她贡扎还活着，要把您君主的赏赐交给她，并按您君主的诏书对贡扎讲：去年，即 160 年，她曾派自己的使臣库舒奇涅伊，到莫斯科您全罗斯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处，
573张 命使臣奉告您君主：由于杜尔伯特人、土尔扈特人和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的侵犯，致使您君主的西伯利亚城市遭到很大损失，她贡扎愿为您君主效劳，要把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抓起来，把他关在本国牢固的地方，使他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和其他一些卡尔梅克台吉不能攻打您君主的西伯利亚城市。希望她贡扎看到您大君主对她的恩惠和赏赐，为您大君主效劳，把那个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抓起来，送到莫斯科您沙皇陛下处，而您大君主会为此赏赐贡扎。她贡扎还命自己的那个使臣说：如果您大君主、沙皇陛下愿意派自己的商人到中国去，她贡扎准备接待您君主的那些商人，让他们到中国去，并下令向他们提供粮秣、车马和护送人员，回来时由护送人员陪同他们返回您君主的西伯利亚城市。臣仆等还命他格里戈里对贡扎说：现据您君主的谕旨，彼得·亚雷日金及同行的俄国军役人员和布哈拉人，奉派携带您君主的财物，由托博尔斯克前往中国
150 经商，希望她贡扎看到您大君主对她的恩惠和赏赐，替您大君主效劳，命令她的部下放行并护送您君主的人员携带您君主的财物到

中国，并从中国返回，以免您君主的这些人员和所携带的您君主的财物，在她贡扎的乌卢斯内和沿途受到任何损失。

君主陛下，臣仆等命令格里戈里，如果贡扎死了，则将您君主 575张
送给贡扎的赏赐——一把军刀、一幅呢料和珊瑚珠交给她的儿子斡齐尔图台吉，或管辖贡扎乌卢斯的继承人，并告诉他说，您君主的这份赏赐，是因为贡扎替您大君主效劳而送给她的。现在贡扎既然死了，便希望他看到您大君主对他〔这样〕*大的恩惠，象贡扎那样对大君主效劳，〔以诚〕相见，把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抓到，〔送到〕莫斯科您大君主处，或送到您君主的世袭领地托博尔斯克，而您大君主对他将赐以皇赏。

君主陛下，臣仆等命令格里戈里·乌沙科夫秘密地告诉贡扎或管辖她的**乌卢斯的继承人，务必抓住王子，并把他送到莫斯科您大君主处。除他们之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君主陛下，臣仆等不敢不把您君主的赏赐——军刀、呢料和珊瑚珠，送给那位在贡扎死后管辖她的乌卢斯的继承人，因为遵照您君主的〔谕旨〕，〔彼得〕·亚雷日金一行携带您君主的财物，由您君主派往中国经商，必须途经这些卡尔梅克乌卢斯。君主陛下，赠送这些赏赐，是免得有人在这些卡尔梅克乌卢斯对您君主的财物和〔您君主的人员〕干什么坏事，〔加以〕伤害。

〔谨遵〕君主的谕旨，臣仆〔我等〕已命格里戈里·乌沙科夫一 576张
行在卡尔梅克乌卢斯，切实探听阿穆尔河、〔达〕斡尔地区、嫩江、〔沙姆沙〕康皇帝和〔阿拉克巴图尔皇〕帝的情况，这些〔地方离卡尔梅克的〕贡扎游牧地有多远？这些地方〔离中国有多近？是在什么方向——是在东方，在西方，还是在北方？他们出产什么货物？他们有没有城市？是否种庄稼？君主陛下，贡扎或管辖乌卢斯的继

---

* 部分原文散佚，这里及以下是根据第68号文件复原的。

** 原文中错误地写成"他的"(ero)。

承人对他们谈些什么〕，格里戈里一行关于阿穆尔河、达斡尔地区、中国、嫩江、沙姆沙康皇帝和阿拉克巴图尔汗等探听到的什么情况，臣仆等嘱令格里戈里等人将这一切如实地写入出使报告，送到托博尔斯克。

君主陛下，今年，即 162 年 12 月 3 日，您君主的使者军役贵族格里戈里·乌沙科夫、哥萨克叶利谢伊·瓦库宁和鞑靼族军役人员阿季库尔泰·基尔迪巴耶夫，从卡尔梅克乌卢斯回到托博尔斯克，在官署对臣仆等说：

遵照您君主的谕旨，他们携带您君主的赏赐，从托博尔斯克到卡尔梅克乌卢斯贡扎女台吉那里。君主陛下，同他们一起从托博尔斯克出发的，还有贡扎的使臣库舒奇涅伊。君主陛下，当他们格
151 577张 里戈里一行和贡扎使臣库舒奇涅伊到了卡尔梅克阿勃莱的乌卢斯附近地方，卡尔梅克人对他们说：贡扎已经死了，她的乌卢斯现在
578张 由她丈夫前妻的儿子阿勃莱台吉管辖……对〔大〕君主效劳，以诚相见，事事友好；把王子抓到，送到您君主那里，并下令派自己的人护送您君主的人员彼得·亚雷日金一行携带您君主的财物到中国去，再从中国护送他们回〔到托博尔斯克〕。

〔阿勃莱〕台吉恭恭敬敬地从格里戈里一行那里接受了您君主的那份赏赐，就您君主的赏赐向您君主致谢，并说：他阿勃莱愿对大君主效劳，以诚相见，事事友好，要比他的继母贡扎更热心地对大君主效劳，以诚相见，他将命令自己的人护送您君主派遣的彼得·亚雷日金一行携带您君主的财物到中国去经商，回来时再从中国护送到托博尔斯克。

彼得·亚雷日金一行现在带着您君主的财物，正在他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过冬，阿勃莱想在春天时，让他们到中国去〔……〕*
579张 完成后，君主陛下，臣仆等将在这封报告发出后，立即让阿勃莱的

* 散佚一张。

使臣伊尔卡阿匐及与其同行的二名厨师，到莫斯科您大君主处。臣仆等已命阿勃莱儿子的使臣库图伊及其随行人员和厨师，在托博尔斯克过冬。君主陛下，臣仆等已将阿勃莱使臣的情况函告外务衙门。

在第 571 张背面—572 张背面有收文登记：162 年 1 月 22 日。

在第 571 张背面批注：阅毕。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455 卷轴，第 571—579 张。原本。

第 70 号文件

1654 年 2 月 2 日。— 财务衙门就草拟给费·伊·巴伊科夫前往清帝国的训令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公函逐字照抄。 1张

7162 年 2 月 2 日。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致函杜马秘书官阿尔马兹·伊凡诺夫和秘书官伊凡·帕特里克耶夫。

去年，即 161 年，奉君主谕旨，伊萨科夫之子〔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被派往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替君主经商。他〔奉命探明〕在中国可以买到哪些货物？运哪些货物到中国去比较合算？要运去多少卢布的货物？运去什么货物？到中国有多远？走什么路——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中国人和中国城市情况怎样？他们使用什么兵器？今后贸易是否会稳定？是否可以获得不少利益？ 2张

现在君主谕令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为此前往中国。君主训示， 152

要由外务衙门发出君主致中国汗八里城博格德皇帝的国书和颁给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的训令[1]。

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杜马秘书官阿尔马兹·伊凡诺夫和秘书官伊凡·帕特里克耶夫应遵照君主的谕旨办理上述事务。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663卷轴，第1—2张。抄本。

载于：《П·伊凡诺夫编辑的国家衙门档案概述》，莫斯科，1842年，第387—389页。

第71号文件

1654年2月2日至16日之间*。——财务衙门为出使清帝国事给费·伊·巴伊科夫的训令

25张　7162年2月……日**。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给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的训令。

他应携带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国书前往中国博格德皇帝处。关于让他出使问题，已下达君主的诏书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给侍臣、军政长官瓦西利·希尔科夫公爵及其同僚，命令让他从托博尔斯克经西伯利亚一些城市前

---

* 训令写成的时间不会早于2月2日，因为当日才发出草拟训令的命令（见第70号文件），也不晚于2月16日，因为П·马利宁和巴布尔·叶尔巴巴耶夫是这一天从莫斯科启程，训令是委托他们转交给费·伊·巴伊科夫的（见第73号文件）。

** 原文中缺日期。

往中国，从西伯利亚各城市经卡尔梅克乌卢斯、游牧地和其他到中国比较近便的地方。侍臣、军政长官瓦西利·希尔科夫受命从托 39张*
博尔斯克，亲自写信通知前往中国的沿途各乌卢斯的穆扎和台吉们，并提供到达上述各地所必需的车马和护送人员。费奥多尔到达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之后，应将其所带的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关于让他通行的诏书，交给侍臣、军政 40张
长官瓦西利·希尔科夫及其同僚，并请他瓦西利公爵遵照君主的谕旨，立即亲自函告巴伊科夫要经过的那些卡尔梅克乌卢斯和游牧地的台吉们**，让〔他〕费奥多尔前去，不得阻拦。一旦让费奥多尔离开托博尔斯克，他便应火速前行。

他从西伯利亚各城市到各乌卢斯或游牧地时，应将侍臣、军政长官瓦西利·希尔科夫公爵写给这些乌卢斯的台吉或穆扎或某些酋长关于让他通行的文书交给他们。要对他们说，他是受大君主、 153
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许多国家的君主和领有者沙皇的派遣，携带沙皇陛下致中国博格德汗——皇帝、全中国统治者的国书，并奉命火速前行。希望他们不要把他阻拦在自己的乌卢斯，而且要在自己的乌卢斯派出陪同官员、提供车马，派护送人员护送他从一个乌卢斯到另一个乌卢斯，要对他处 41张
处加以保护，使他能安全到达中国。

当乌卢斯的穆扎或台吉们让他通过自己的乌卢斯，来到〔第一个〕中国城市时，他要对这个城市的长官说，他是受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许多国家的君主和领有者的派遣，作为信使，前来他们的君主中国博格德皇帝处，商谈有关他们君主间急待办理的事务，并携带有大君主沙皇陛下

---

* 案卷中的页码弄乱了。

** 手稿严重损坏，特别是右边。此处及以下的原文是根据较晚的抄本恢复的（见文后注）。

致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的寻求友好、亲善和办理君主的其他好事的国书，希望他，这个城市的长官向他派出陪同官员，提供粮秣和车马，不加阻拦，让他前去，派人护送他到现今他们君主博格
38张 德汗皇帝居住的那座城市，并希望派人把使者的情况奏报自己的君主。一旦让他由第一座城市通行时，他便应火速前行，不得在任何地方耽搁。

如果在某城，皇帝的衙门官员要他到他们的官署，并要求把沙皇的国书交给他们，那么费奥多尔不应到皇帝的衙门官员那里去，不得交出君主的国书，不得与他们多谈。而应对他们说，他是受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许多国家的君主和领有者的派遣，携带沙皇致他们君主博格德皇帝的商谈君主之间各项重大善举的国书，希望他们命人护送他到他们君主博格德皇帝那里，而要他在他们那里交出君主的国书是不妥当的。不在君主面前，而到内阁阁员或近臣面前呈交君主的国
37张 书，这种做法无论在什么国家、无论在哪些大君主那里都没有先例。当他到了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那里时，他便把沙皇陛下的国书呈交博格德汗皇帝本人，并按沙皇陛下谕旨致词。还没有到他们的君主那里，就到他们的近臣那里是不合适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先例，此事应坚决拒绝。

35张 当他费奥多尔在中国各城市获准通行，而到达博格德皇帝居住的城市时，如果汗派自己的近臣到他这里，问他：他是受谁的派遣，为何事而来？统治莫斯科国的是谁？他有没有携带沙皇的国书
36张 和君主的口头训谕？那末，费奥多尔便应说明：蒙上帝的恩典，秉承上帝的旨意，在伟大而光荣的莫斯科国和俄罗斯的所有伟大而光荣的国家里，掌权的是大君主沙皇兼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他是统治整个天下的奥古斯都恺撒的后裔，是与奥古斯都有血统关系的留里克大公和他们以后的其他一些大君主的后裔，是我们已

故大君主沙皇伊凡·瓦西利耶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的曾孙，
是已故大君主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 26张
主的孙子，也是已故的正直和仁慈的优秀显贵、特别是在各位沙皇 154
中最英明的、最高贵的、最值得无限颂扬的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
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的皇子。我们的大君主、沙皇
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已举行加冕
典礼，登上先〔父〕的皇位，〔并把权杖〕接〔到自己手中〕。他大〔君 34张
主〕，遵照罗斯各大君主的〔古老皇家〕的〔礼仪〕，派遣钦命大使和
使者到周围各〔大〕国，向各国的大君主帝王宣告自己的即位。现
在沙皇深盼也与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结成牢固的友谊，亲善
友爱的关系，互相交往，并派他巴伊科夫前来向他博格德汗皇帝宣
告自己的即位，〔介绍君主本人的情况，觐见他博格德汗皇帝本人， 33张
商谈有利于增进他们两位君主和他们两大国之间的太平、宁静与
福祉的各种伟大善举〕。〔希望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允许他到
御前觐见，不要拖延。

当他被告知，博格德皇帝已降旨召见，那么，他应按外交惯例
准备就绪，到博格德汗皇帝那里去。当他费奥多尔到了皇宫时，如
果那里只有博格德汗的近臣，而博格德汗皇帝本人并不在场，那 33a张
么，费奥多尔走进宫殿后，可向内阁阁员鞠躬问候，但不要把君主
的国书交给他们，并且什么话也不要讲。

如果〔近臣向他索取君主的国书〕，要他将国书交给他们并说 30张
出沙皇命他说的话，而近臣又不肯对博格德汗皇帝充分转达，或者
要在他离开后才转达，那末费奥多尔应该说：他是受大君主、沙皇
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很多国家的君
主和领有者的派遣，携带沙皇陛下致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的
国书，他奉命要把沙皇陛下的〔本〕国书呈交给博格德皇帝本人，并
对博格德汗皇帝本人致词。刚才他被告知，博格德汗皇帝降旨让他 29张

去觐见汗本人，而不是去见他们近臣。他不把沙皇陛下的国书交给博格德汗本人，而交给他们近臣并对他们口述要说的话，是不妥当的。希望他们这些近臣奏〔报〕自己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请博格德汗皇帝准许他觐见皇帝本人，由博格德汗亲自〔从他那里〕接受沙皇的国书，〔并亲自听取他的话〕。

如果内阁成员不向博格德汗皇帝奏报，博格德皇帝又不在殿上，他就应该回到自己的驿馆，不得将国书交给内阁成员，也不要说什么。如果博格德汗皇帝派自己的近臣到他的驿馆，向他〔索
31张 取〕君主的国书，〔并问他要说什么话〕，〔沙皇命他〕到博格德汗皇帝这里办理何种事务，费奥多尔则应说，希望博格德汗皇帝准许他觐见，当他到了皇帝那里时，他要先向博格德汗皇帝递交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专制君主的国书，然后再面述要说的话。除了向博格德汗〔皇帝〕外，〔沙皇〕陛下〔没有命令〕他向他人递交沙皇陛〔下的国书和口述要说的话〕。

32张 〔当博格德汗皇帝下令召见他时，费奥多尔就要到博格德汗皇帝那里去。当他来到皇宫时，如果陪同官员命他〕朝〔门坎〕鞠躬，〔并〕说他们君主那里的习惯就是如此，所有大〔君主的使臣〕、使者
155 和信使来到博格德汗的皇宫时，都要朝门坎鞠躬，费奥多尔便应坚持不渝地对陪同官员说：他、陪同官员所说的要他朝皇宫的门坎鞠躬是没有道理的，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做。他是受大君主沙皇的派遣，携带沙皇致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关于他们两国君主亲善事业的国书的，要他朝着门坎鞠躬毫无意义，是办不到的，任何时候都不会那样做。在沙皇陛下那里从未这样做，连谈起这种事他都会感到可耻，此事应坚决加以拒绝。

95张 如果陪同官员或者迎接的人要他在到达皇宫时朝着宫殿鞠躬，并且说博格德汗皇帝就坐在那座宫殿里，费奥多尔则应说：没有见到皇帝，就要叫他向宫殿鞠躬，他对此感到惊讶，要他朝着石

头鞠躬，这种事情是办不到的。当他亲睹博格德汗皇帝的圣颜时，94张
他会按各国通行礼节向博格德汗皇帝鞠躬。他自己知道，应该怎样按照对方君主的身分，致以相应的敬礼。附近各国大君主的使臣和使者前来朝见我国以前的大君主、沙皇，罗斯的大公们和我国已故的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陛下时，我国以前的大君主、沙皇、罗斯大公们和全罗斯专制君主，我国已故的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和全罗斯专制君主，我国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都很关照这些使臣、使者和信使，有礼貌地接见他们。为了表示对 42张
派他们来的君主的友好亲善，根据那些君主的身分，对使者处处报以应有的礼貌。

费奥多尔本人在博格德皇帝的皇宫里，不要向宫殿和任何一条门坎鞠躬。

如果陪同官员要他费奥多尔在被接见时，照他们那里的习惯，也象其他君主的使臣那样，去吻博格德汗皇帝的脚，费奥多尔则应说：以前所有的大君主、沙皇、莫斯科大公们，我们大君主的祖父、已故的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大公，我们大君主的父亲，已故的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米哈 28张
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生前常常派遣一些使臣和使者到土耳其苏丹、波斯沙赫和附近大国的各大君主那里。当他们到这些大君主那里受到接见时，他们这些使臣和使者都是去吻这些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君主的手，而不是脚。这些附近各国大君主的使臣、使者和信使常常来到我们以前的大君主、沙皇、俄罗斯大公处，常来我们大君主、沙皇已故的父亲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处，常来我们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处，我国的各位 27张
大君主接见了所有这些使臣。为了表示对附近各国的以前的大君

主友好，命令给他们以应有的礼遇，对他们的来去都很关照，叫他们吻沙皇本人的手。沙皇把自己的手伸到他们面前，却从来也没
156 有强迫他们吻脚。希望博格德汗皇帝陛下不要想出新花样来，不要因此事对我国大君主、沙皇表示出不友好，希望能按照各国和我国大君主沙皇那里的礼仪行事，叫他吻皇帝陛下的手。除了遵循
48张 君主的谕旨和以前的习惯外，其他的礼节他都不能履行。

此事他要坚持，绝对不能吻皇帝的脚。

如果他来到博格德汗皇帝的宫殿，他费奥多尔可以代表全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向博格德汗皇帝鞠躬致敬，并称：三位一体的光荣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部大罗斯、小罗斯的专制君主，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
47张 伯利亚等国的皇帝，普斯科夫的国君，特维尔、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等国的大公和其他国家的君主，尼卓夫斯克地方诺瓦戈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湖、乌戈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等处的大公，一切北方国家的统治者，伊维里亚地区、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王，卡巴尔达地区、契尔卡斯和果尔斯克诸公侯的君主，许多其他国家，东、西、北方诸地的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命令向您博格德汗皇帝、汗八里城和整个中华帝国的统治者鞠躬致敬，介绍沙皇本人的情况，看望贵国皇帝本人。致意问候时按一般习惯弯腰鞠躬。

44张 如果博格德汗皇帝问候君主的健康，费奥多尔则应说：当他从我们大君主、沙皇处动身时，上帝恩佑的我们的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大罗斯、小罗斯的专制君主，很多国家的国君和领主，蒙上帝恩赐，在罗斯帝国的自己伟大和光荣的国家里，身体非常健康。

45张 如果博格德汗没有问候君主，费奥多尔则应说：他、博格德汗

皇帝对待我们大君主、沙皇陛下不友好，没有象所有大君主通常所做的那样，问候沙皇，这就表示对他大君主不礼貌，希望他博格德汗皇帝对我们大君主、沙皇表示自己的友好和亲善，照所有大君主通常的礼节，站起来问候他沙皇陛下的健康，以期增进我国大君主、沙皇和博格德汗皇帝之间的友好情谊。

如果博格德汗皇帝问候君主，费奥多尔则应按上面写的对博 46张
格德汗皇帝介绍君主的健康情况，而后应说：大罗斯、小罗斯的专制君主以及许多国家的君主和领主、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派我给您博格德汗皇帝送来沙皇陛下的亲善国书。应将那份用俄文写的君主的国书递交博格德皇帝。 43张

如果接见时或接见以后，博格德汗皇帝的近臣对费奥多尔等人讲：他们那里没有人能把沙皇陛下的国书从俄文译成他们中文或波斯文，希望沙皇陛下把用波斯文或鞑靼文写的亲善国书送交 157
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他们这里〔有人能翻译用这些文字写 50张
的〕国书。那么，费奥多尔〔应说〕：大〔君主、沙〕皇〔陛〕下因为尊敬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才把用俄文书写、加盖君主本人大印章的亲善国书送交给他。正如沙皇陛下因为尊敬自己的兄弟土耳其苏丹、波斯沙赫以及其他大君主，给上述大君主的国书也是用 50张a
俄文写的一样。如果他们那里没有人能够翻译俄文，那末，费奥多尔还备有沙皇陛下的用土耳其鞑靼文写的另一份加盖沙皇大印章的国书。在这种情况下，可递交君主的另一份用鞑靼文写的国书。

此后就把君主的礼品呈献给博格德汗皇帝*，并说：全部大罗斯、小罗斯的专制君主以及许多国家的〔君主和领主〕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给您博格德皇帝〔送来〕亲善的菲薄的礼品。应按礼单有礼貌地谨慎地把亲善礼品呈交博格德 51张
汗皇帝，应从费奥多尔带去的商品中，挑选对博格德汗适宜和需要

* 页边空白处注有：是否有礼品，应注明，在鲁清的训令中也应如此。

的礼品，呈交给他。礼品价值……*或……*卢布或多少卢布，视
52张 具体情况而定；挑选出来的应是皇帝所喜爱的礼品。如果博格德皇帝命人问他，除了大君主、沙皇的国书，他是否还有君主的口头谕示，那么费奥多尔便应说：除了国书以外，他没有得到君主的口头谕示——一切事情在大君主、沙皇致博格德汗皇帝的国书中均
53张 已写明。希望博格德汗皇帝亲聆沙皇国书之后，准许他返回，勿加阻留。希望博格德汗皇帝就沙皇给他的国书中提到的种种事情，写一封国书交给他带呈沙皇。

博格德汗皇帝针对上述种种向他费奥多尔所讲的话，以及对他费奥多尔所做的任何事情，他都要秘密地记入自己的出使报告。

如果在觐见时博格德汗皇帝要他吻手，他就应走上前去吻手。
54张 如果皇帝的近臣对他说，在他费奥多尔带来的沙皇致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的国书中所写的、和他在致词时所称的中国皇帝的名字和称号，与博格德汗在自己国书中所写的有所不同，那么费
55张 奥多尔便应该说：他们自己知道，我国诸大君主、沙皇、罗斯大公与他们的君主中国皇帝从未有过国书来往，我国大君主、沙皇在此之前不知道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本人在其国书中的称号是怎样写的。请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不要对此感到惊讶，因为我国大君主、沙皇现在是第一次同他博格德汗皇帝交往。在这之前，以前诸大君主、沙皇、罗斯大公和我国大君主、沙皇已故的父皇大
56张 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从未
158 与中国皇帝的先祖有过交往，因此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不知道他博格德汗皇帝的名字和称号。等到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让他费奥多尔回到我国大君主、沙皇处，在致我国大君主、沙皇的国书中写上皇帝自己的名字和称号，并派遣自己的使臣或使者到他大

---

* 原文中划去：……300……400……。页边空白处注有：奢清的训令中留下填写礼品的空白。

君主那里时，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就会命令今后在沙皇陛下给他的国书中，要按照他博格德汗皇帝本人在其致我国大君主、沙皇的国书中所写的名字和称号，写上博格德汗皇帝的名字和称号。

〔如果〕觐见之后，皇帝的近臣叫他到近臣那里，或他们来到驿馆找他，象在皇帝面前那样问他：除了沙皇在致他们君主的国书中 57张
写的那些事情外，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要办，大君主、沙皇愿意以什么方式与他们君主建立友谊、亲善和交往的关系，希望他就此种种向他们说明。那么，费奥多尔便应说：凭我们万能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上帝的意愿和意志，按君主已故的父亲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许多国家的君主和领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遗愿，我国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在罗斯伟大和光荣的国家里成为全部大罗斯和 58张
小罗斯的专制君主、大君主、沙皇和大公，并作为自己这些伟大光荣国家的沙皇举行了加冕典礼。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派人到土耳其苏丹、波斯沙赫各大君主及其他周围国家大君主、自己兄弟 59张
那里，宣告自己已即帝位。听说，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也与那些靠近中国的周围邻国保持交往、友谊和亲善关系，使臣和使者经常往来，沙皇陛下便派遣自己的贵族，携带沙皇陛下的亲善国书，到他们君主博格德皇帝这里，专诚表示沙皇的友谊和亲善。他大君主、沙皇亟盼从今以后象与其他邻国各大君主一样，与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建立友好亲善关系。上述种种，在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给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的〔沙皇〕的国书中均已写明。希望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准许他——费奥多尔回到大君主、沙皇处， 60张
勿加阻留，并把博格德汗皇帝的亲善国书交他带给沙皇。希望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今后派遣自己的使臣到沙皇陛下处，商谈诸如建立友谊和亲善关系等善事，谕令他们明确表示他博格德汗皇帝今后愿与我国大君主、沙皇建立牢固的友谊，彼此亲善，相互

交往。当皇帝的使臣来到沙皇处，沙皇定将关照他的使臣，命人在沙皇陛下的世袭领地西伯利亚接待他们，并谕令让他们从西伯利亚到帝都莫斯科觐见君主本人。定将向他们派出陪同官员、护送人员，提供粮秣和车马。为了博格德汗皇帝，君主将给他们恩典，使他们处处方便，优裕，而绝不会使他们在任何方面有所匮乏。如果博格德汗皇帝想要派遣本国商人携带货物，随同这些使臣到莫
61张 斯科国，沙皇也会照样命人在西伯利亚接待这些商人，对他们派出
159 的陪同人员以及对他们提供的粮秣和车马也一定充足。为了对博
62张 格德皇帝表示友谊和亲善，将不下令对这些商人的货物征收君主的关税。当使臣们来到帝都莫斯科时，我国大君主、沙皇将下令以礼相待，让他们使臣和商人尽快地觐见沙皇陛下本人，将亲聆他们的颂词，接受并友好地聆听国书，把君主的赏赐颁给使臣和商人。并准许他的商人在莫斯科国进行自由贸易，在整个莫斯科国里，不
63张 对他们和他们的货物征收君主的关税。我国大君主、沙皇将指定沙皇陛下的大贵族和杜马官员接待并同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的那些使臣会谈，命他们同使臣商讨他们两国君主彼此间今后如何建立牢固的友谊，彼此亲善和相互交往，以期他们两国的商人在我
64张 国君主和他们君主的国家里，双方互相来往并自由贸易，并通过贸易，各自得到盈余和利益，以期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和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彼此间建立牢固的友好亲善关系，永世不渝。关于此事，皇帝的近臣谈了什么，他也应记载下来。

如果博格德汗皇帝命人请他费奥多尔去赴宴，他应对皇帝的近臣或陪同官员说：他要到博格德汗皇帝那里赴宴，不过希望宴请时，在博格德汗皇帝那里不要有其他国家的使臣和使者，若是在他出席宴会时博格德皇帝处有其他使臣，他就不出席。在博格德皇帝处有其他使臣和使者的情况下，他是无法出席宴会的。假如他们通知他，说在他出席宴会时，博格德汗皇帝处不会有其他君主的

使臣和使者，他就可去博格德汗皇帝处。出席宴会时要彬彬有礼，65张
小心谨慎，不要喝醉，不要讲粗鲁的话。如果皇帝或他的近臣在宴
会时同他谈起什么事情，他必须仔细倾听他们的话，然后才作回
答，俾便提高君主的尊严和威望，给莫斯科国带来各种好处。如果66张
谈起十分重大的事情，他应该说这些事情是他没有听说过的。别
人同他讲的东西，他回到驿馆以后，要如实记载下来。

如果博格德汗皇帝或他的近臣问到全罗斯大君主、沙皇阿列
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情况——全罗斯大君主、沙皇阿列
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有多大年纪？身材有多高？费奥多尔67张
应说：我国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
斯专制君主、沙皇陛下今年二十六岁，靠上帝恩赐，我国大君主沙
皇陛下，仪表堂堂，身材挺拔，英勇果敢，大胆无畏，聪明睿智，洪福
齐天，仁慈待人，品行优良，具备了超凡出众的一切美德。

如果近臣或某些城市的长官、衙门官员和陪同费奥多尔的官68张
员问起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
大公如今与莫斯科国各邻国的君主关系如何，或者如果具体地问
到某一君主的情况，那么费奥多尔应该说：与我国已故的大君主、
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很多国家的国君和领主米哈伊尔·费奥多 160
罗维奇大公陛下建立友好亲善关系的有土耳其苏丹、波斯沙赫、丹 68张a
麦、法兰西和英吉利等国王以及其他邻国君主和荷兰联邦。现在，
大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儿子，我国大君主、沙皇、全罗
斯专制君主、很多国家的国君和领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
大公，按照已故的君主、自己的父亲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建立的友谊、亲善和交往的关系，仍
然与邻国的所有的大君主保持友谊、亲善和交往的关系。他们各
大君主之间，为了寻求友谊和亲善，经常有使臣和使者互相往来，
我国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

公仍然与克里木皇帝保持友谊，互相交往。

69张 如果有人问到诺盖大帐国、诺盖小帐国，以及在君主统辖之下的其他地方的情况：它们是否听命于君主？费奥多尔就应说：诺盖大帐国和诺盖小帐国的穆扎，自古以来就是莫斯科大君主、沙皇的永世奴仆。现在他们都受沙皇的支配，并且很驯服，就象在君主已故的父亲、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在世时完全受沙皇的支配，并且很驯服一样。

如果问到西伯利亚，问到现在的西伯利亚国情况怎样？费奥多尔应说：西伯利亚建设了很多城市，全体军民都受到君主的优厚
70张 赏赐，开垦了大片耕地，军民都安居乐业。他们替我国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效劳，并缴纳贡赋。正如以前他们替君主已故的父亲、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效劳并缴纳贡赋一样。西伯利亚人缴纳的贡物很多，有：黑貂皮、貂皮、狐皮、灰鼠皮及其他各种毛皮。

如果问起君主本训令中没有写上的其他事情，他必须酌情作出回答。说话要谨慎，以利于提高君主的尊严和威望。如果有人问起重大的事情，不论是他不知道的，还是他知道的，他都要推说
71张 他以前没有〔听说〕过，因为以前他奉派住在遥远的城市。别人与他交谈的一些事情，他必须亲自写入自己的出使报告。

他，费奥多尔在中国境内逗留时，要请陪同官员或其他某些当地人到自己那里喝酒、吃饭或赠送合适的礼物，以期赢得这些人的充分信赖，进而向他们探听真情。要千方百计地秘密地切实探明：博格德汗皇帝对君主的态度如何——是否友好？君主派遣他费奥多尔携带君主本人致博格德汗皇帝的国书来到他们这里，博格德皇帝是否高兴？今后是否愿意与君主建立友好、亲善关系和相互交往？是否会派遣自己的使臣或使者到君主处？是在他返回之后

立即派出，还是与他一同前去？是否会派遣商人随那些使臣一同前去？会让他们带些什么货物去？今后是否会准许本国商人在莫斯科国经商？应向各类人员探询，应与中国的商人交谈，问他们对 72张
这次君主送给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皇帝的礼品，是否感到高兴，商人们是否愿意到莫斯科国经商？应向中国各类人员和商人宣扬君主对于从周围各国来的外国人的恩惠和照顾，宣扬君主如何以极大 161
的恩惠对待一切的外来商人，他们在君主的恩泽之下如何生活，如何自由买卖各种货物。关于俄国货物，应向中国商人们说，在沙皇陛下的国家里，有着各邻国所没有的各种贵重货物，而且为数非常之多。到莫斯科国购货的商人，来自印度、波斯和其他遥远的邻邦大国。要探明：现在博格德汗皇帝同谁保持友好和交往关系？同谁不友好？哪些国家派有使臣在〔博格德〕汗皇帝处？他们商谈些 73张
什么事情？是否有商人随同使臣同来？带有什么货物？中国有些什么货物？这些货物的收购和出售的价格如何？那些使臣带些什么礼物来觐见博格德汗皇帝？博格德汗皇帝回赠什么礼物？使臣觐见皇帝时有些什么礼节？中国军队有多强？中国的财力如何？这些军队的编制如何？有多少骑兵，多少步兵？这些军队战斗力如何？他们打仗时用什么兵器？他们同谁打仗？他们彼此间发生战争的起因如何？胜负如何？

费奥多尔在中国时，必须充分探明：中国有什么贵重饰物和宝石？这些货物是否中国本土出产的？宝石是当地开采的，还是从别处贩运来的？中国的丝绒、绸、花缎和塔夫绸是中国本土出产的，还是贩运来的？价钱如何？有哪些种丝绒、素缎、花缎、塔夫绸？其他贵重饰物和各种货物是中国出产的，还是从其他国家运来的？这些货物通过什么途径、是由陆路还是水路从别国运来的？ 74张
运来这些贵重饰物的那些国家的远近如何？向他们购买哪些货物运回莫斯科国出售比较有利，而从莫斯科国贩运哪些货物到他们

中国出售比较有利？可运些什么货物去他们那里？如何定价？今后的商业是否稳定？是否可以指望从买卖中获得不少利益？中国人和他们的城市情况怎样？他们使用什么兵器？博格德汗皇帝以及整个中国信仰什么宗教？他在汗八里都城和途中经过的其他城市里，要亲自切实探明上述种种情况。如果他不能用秘密的方式探明，他也应要求他身边的陪同官员允许他到商场走走，买些东西，看看他们中国出产的各种货物。到了商场，参观货物时，这点必
75张 须设法切实探明，中国人内部买卖的实际价格如何，这一情况也必须设法切实探明。为了切实探明价格，可以从各种货物中少量选购。至于他自己带的货物，是出售或是交换，可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也必须亲自切实探明。是否常有商人从欧洲各国或其他遥远的国家到中国来？他们带来哪些货物？走什么路，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经过哪些国家和城市？运费多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有多少俄里？运一普特或一个驮载的东西要多少运费？如果有
76张 些货物是从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运到他们这里的，而莫斯科国也有这样的货物，或者干脆就是莫斯科国各城市出产的货物，则务必千方百计弄清那些货物的实际价格。有哪些输入的货物在中国买卖，价钱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些外来货物能销售多少？从欧洲国
162 家、其他各国和从俄国输入的商品有哪些在中国较受欢迎？向这
77张 些〔外来〕货物征收多少〔关税〕？如何征收关税？是用货物还是外币？中国是否出产粮食？出产哪些粮食？出产粮食能有多少盈利？价钱如何？中国有些什么辛香作料和瓜果蔬菜？是本土出产的还是从外国输入的？如果是输入的，其价格如何？

他——费奥多尔还必须千方百计切实探明：如果今后沙皇与中国博格德汗皇帝建立友好、亲善关系和相互交往，从君主世袭领地西伯利亚到中国经过哪些地方、乌卢斯或者游牧地比较近便？今后在这些地方会不会使君主的人受到损害？走陆路、水路、还是山

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乌卢斯到另一个乌卢斯要走多少俄里，或者要走几个米里亚①，或者要走几天？走陆路骑什么——骑马还是骑骆驼？从一个城市租用牲口每一驮载的运费要多少？从乌卢斯或从某些地方来到中国首先到达哪个边境城市？从边境城市到皇城汗八里要走几个礼拜或走几天？在中国境 78张
内从某个城市和某个地方到另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地方旅途有多少俄里，或多少米里亚，或走多少天？到中国去是否只有一条必须经由某个地方、某些城市的路，还是有几条道路？如果有几条路，哪条路较近、较安全？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之间，沿途住着什么样的人？有哪些著名的酋长？他们对君主是否顺服？这些酋长叫什么名字？是哪些乌卢斯的酋长？他们会不会在什么地方使过路的军役人员和商人受到损害？这些酋长当中是否有一些人不肯顺服于君主而依附于别人？上述种种，他必须亲自千方百计地切实地向多方主要人物探明。必须注意到有人会说假话，以假乱真。探明 79张
上述种种情况以后，必须分门别类地、逐条地、确切地记入出使报告。

如果他费奥多尔在中国受到某种留难，他也要亲自切实探明：是什么原因使他受到留难，是谁挑起争端。这件事要秘密打听清楚，不要直接向任何人探问，以防别人觉察。可以多向那些可以信赖的陪同人员或商人打听。一旦切实探明留难他的原因，应如实 80张
写入出使报告，秘密地保存在自己身边，倍加小心，以免别人知道此事。他必须将本君主训令写明的各项事宜亲自切实探明，务使君主本训令所写的每一件事都能毫无遗漏地探听明白。

他——费奥多尔，不论是在中国逗留还是在途中，处处都要替君主和国家办事，按君主的本训令探明各种消息，并应根据当地情况，按照上帝对他们的启示，维护君主的名望和尊严，处处使君主 81张

① 米里亚——里程单位，旧俄等于七俄里。——译者

的称号获得荣誉和威望。在各个城市和地方都要颂扬君主的称号，要说能使君主的大名获得光荣、受人景仰的话，而不要说傻话；要小心谨慎，不要因为说傻话而误了君主的大事。

当他——费奥多尔获准返回时，如果他们在皇宫中把致君主的国书交给他，或是派人送到驿馆交给他，而不是由博格德汗皇帝
163 82张 在他告别时召见他，那末，费奥多尔就不应接受这份国书，而应逕直向皇帝的近臣申明，或由陪同官员转告他们，说在我国大君主、沙皇、罗斯大公们的外交惯例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某些国家大君主的使臣、使者和信使常常到我国大君主处，我国大君主对这些使臣、使者和信使都加以关照，在到达和离去的时候都让他们觐见沙皇本人，离去时向沙皇陛下本人辞别，并且要当着大君主
83张 本人的面，把致对方君主的国书交给使臣、使者和信使，而各邻国的大君主也按沙皇陛下同样方式行事，让使臣、使者和信使向君主本人告别，并且也是当着他们这些大君主的面托带国书。既然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愿意与我国大君主、沙皇建立友好、亲善和交往的关系，希望也这样做，在使臣要离开时召见他，并当着汗本人的面，把致大君主、沙皇的国书交给他，让使臣向皇帝本人告辞，回到大君主、沙皇那里去，这才是他们两国大君主之间有益事业和友好的开端。要是上帝保佑，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的使臣或是使者或是信使，来到我国大君主沙皇处，我国大君主沙皇会下令同样对待他们君主的使臣、使者和信使。此事必须说明白，加以力争，竭力坚持。

如果皇帝的近臣对他说，在他们的君主那里，历来的做法是：一些大君主的使臣、使者和信使来到他们君主那里，这些使臣、使者和信使到达时都觐见他们君主，而离开时却不再觐见他们君主；
85张 国书也是派人送到驿馆给他们的。很久以来他们就是这样办的，他们怎能改变他们君主历来的做法。如果不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

说服他们，使他们当着皇帝的面把致君主的国书交给他，而他们干脆拒绝他的要求，博格德皇帝绝不会让他在离开时觐见，如果他本人也切实探明：各国君主的使臣、使者和信使在他们那里都是这样的，都是派人把国书送到宾馆交给他们，离开时不能觐见皇帝。那末，费奥多尔也可以收下致君主的国书，并对送皇帝国书的人说：希望皇帝的近臣能把这封国书的抄本送给他，使他能知道他们的君主让他带回的致沙皇的国书的内容。如果国书是按他送去的那 86张
份君主的国书写了君主名字和称号的全称，那么，他费奥多尔就应收下皇帝的国书回国；如果君主的名字和称号写得不对，他应将国书退还，并且要求他们把国书重新写过，按照他带交给君主博格德汗皇帝的沙皇陛下国书，写上君主名字和称号的全称。

如果汗的近臣们或陪同官员说，希望他带走这封已经写好的 86张a
皇帝国书，并说在沙皇的国书中他们君主的名字和称号也没有写全，费奥多尔就应说：我国大君主、沙皇过去不知道他们的君主博 87张
格德汗皇帝如何书写自己的名字和称号，今后沙皇陛下将命令在自己的国书中，完全按照他们君主在皇帝国书中所写的那样，写上博格德汗皇帝的名字和称号。希望他们近臣们将这一点奏报自己的君主，使得他们的君主能向我国大君主表示诚挚的友善态度，命 164 88张
人象沙皇国书中所写的那样，在其国书中写上我国大君主的名字和称号，各国大君主都是以这些称号来称呼我们大君主、沙皇的。对此，他本人必须坚持，必须千方百计竭力使博格德汗皇帝命人在自己的国书中，完全按照君主致博格德汗皇帝的国书一样，写上君 89张
主的名字和称号。希望能当着博格德汗皇帝的面把这份国书交给他，并托他向我国大君主致意，如同各国大君主通常的礼节一样。博格德汗皇帝是怎样让他离开的，君主的国书是亲自交给他，还是让近臣交给他，如何托他向君主致意等等，他也应记载下来。如果要离开时，博格德汗命他吻手，他应有礼貌地走上前去吻手。

90张 如果博格德汗皇帝下令召见他，以礼相送，那么，费奥多尔离开时，便要对博格德汗皇帝的关照表示感谢，对汗说：博格德汗皇帝、汗八里都城和全中国的统治者，我国大君主、沙皇、全部大罗斯和小罗斯专制君主、许多国家的君主和领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派自己的臣仆、我携带沙皇的亲善国书，前来觐见您博格德汗皇帝，您博格德汗皇帝因为对大君主沙皇陛下友好亲善，谕令以礼相迎，以礼相送。现在我对您皇帝的关照谨致谢意。上帝保佑，当我回到我国大君主、沙皇那里时，我一定要把您皇帝的友好亲善之情奏报我国大君主。

92张 假如中国的博格德汗皇帝已经去世，或者已经被人用某种手段废黜了，另一位皇帝取而代之，即了皇位，费奥多尔便应请陪同官员转告内阁成员说：大君主、沙皇、全部大罗斯、小罗斯的专制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派他将沙皇寻求友谊、和好的亲善国书送交他们以前的君主博格德皇帝，现在博格德皇帝既已不在人世，或被用某种方式废黜了（可根据具体情况说），而取代他即了皇位的是一个新的皇帝（他叫什么名字，就怎么称呼），关
93张 于这位新皇帝的情况，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未曾听说，不知道他已即位为中国皇帝。对此，沙皇颁给他费奥多尔如下谕示：如果博格德皇帝已经驾崩，某一位新皇帝已经取代了他的皇位，我国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准予觐见新皇帝，递交沙皇的国书和亲善礼品。希望他们近臣们将此事
96张 奏报自己的君主，请君主召见费奥多尔。若新皇帝准予费奥多尔行使节之礼，他到了取代博格德皇位的新皇帝那里之后，便应代表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施鞠躬礼，递交国书，呈献礼品，按本训令中上面所写的那样去做。

费奥多尔在中国〔新〕皇帝处逗留的时候，仍然应当处处按照君主〔本〕训令所写的那样行事，同他奉〔派〕到博格德皇帝处所负

使命一样。

君主的本训令必须保守机密，他手下的任何人都绝对不应知道训令中所写的任何一件事：在中国和在途中任何地方，他奉派出使的任务，不能向任何人泄露。他本人必须背熟君主的本训令，165 97张牢记训令的全部内容，使他能按照君主本训令中所写各条办事，切实而充分地探明各种情况。

〔当他全部完成了君主的事务，获准从中国回来时，他必须极其小心地尽速返回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处。回到莫斯科后，立即报到，把博格德皇帝的国书和出使报告呈交给财务衙门大贵族伊利亚·达尼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杜马贵族伊凡·帕夫洛维奇·马立什金和秘书官阿尼克伊〔……〕1①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54年，案卷№4，第25—97张。草稿。

1667年的抄本——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663号卷轴，第14—74张；1674年的抄本——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1本，第6张背面—55张；十八世纪复制本——同上，目录2，1654年，案卷№2，第4张背面—32张。

载于：«П. А. 伊凡诺夫编辑的国家衙门档案概述»，莫斯科，1842年，第394—429页；В. К. 安德里耶维奇：«西伯利亚史»，第1卷，圣彼得堡，1889年，第213—217页（有删节）。

第 72 号文件

1654年2月11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派遣费·伊·巴伊科夫出使事致清世祖皇

① 书后没有这条注释。——译者

14张 蒙独一无二的、无始无终的、无法见到和难以形容的，令人生畏和高不可攀的，凌驾于天体之上、位于九霄之外的、支配天体力量和自己神智所造的唯一不朽之子我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创造宇宙一切能见和不能见的、赋予一切以生命和神灵的、时刻注视大地的、安排大地一切事物的、给予所有人以善意安慰的上帝，天堂、人间和地狱均得对之敬畏并听命的，我们独一无二的上帝，被作为三
15张 位一体敬颂和膜拜的上帝，以恩典、权力、神意和恩泽授以君权，使之在东正教里环视和统治大罗斯帝国和许多新归附的国家，并蒙上帝护佑保障世代和平和安谧的朕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领有全部大罗斯、小罗斯、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专制君主，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地的沙皇，普斯科夫君主、特维尔、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
16张 卡、保尔加尔的大公和其他国家的君主，尼卓夫斯克地方诺瓦戈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等处的大公，整个北方国家的统治者，伊维里亚地方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王的君主，卡巴尔达地方契尔卡斯和果尔斯克诸公侯的君主，及其他许多国家暨东方、西方、北方诸地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谨致汗八里城[1]和全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博格德汗皇帝陛下。

兹特奉告博格德汗皇帝，自古代若干世纪以来，在罗斯帝国
167
17张 的伟大光荣的诸国里就有朕的始祖、伟大的君主，他们是统治整个天下的奥古斯都凯撒的后裔，从与奥古斯都有血统关系的留里克大公，大君主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沃维奇大公，以及领受希腊人最高荣誉的大君主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马纳马赫
18张 大公，一直到值得称颂的、朕已故的曾祖父、大君主、沙皇、全罗

斯专制君主伊凡·瓦西利耶维奇大公，他的儿子、朕已故的祖父、大君主、沙皇、全罗斯专制君主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大公，朕的父亲，已故的正直、仁慈、优秀、显贵的大君主、在各位沙皇中最英明、最尊贵、值得无限颂扬的全罗斯专制君主和许多国家的君主及领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所有这些大君主，朕的先祖在所有伟大的国家中都享有盛名，他们伟大的罗斯国家的版图逐年扩大，周围许多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君主与上述各位大君主都有交往，其中有些大君主曾向上述各位大君主寻求援助，上述诸大君主、沙皇、罗斯大公和朕的父亲、大君主曾帮助 19张
过许多大君主和他们的国家，常向他们提供援助。由于路途遥远，上述诸大君主，朕的先祖及朕的父亲，已故的大君主，与您的先祖中国的皇帝及您博格德汗皇帝未曾交往，未曾建立亲善情谊，也未曾互派使臣和使者。

现在，朕大君主、沙皇听说，您博格德汗皇帝与中华帝国周围各邻国保持友好，互有交往，您与他们之间双方的使臣和使者为寻求友谊和亲善而经常往来。鉴于您的中华帝国与朕沙皇的世袭领 20张
地西伯利亚国边境城市接壤，朕大君主沙皇深盼今后与您博格德汗皇帝建立愉快的友好亲善关系，相互交往，如同朕大君主、沙皇与高贵的大君主土耳其苏丹、波斯沙赫及周围的其他各国大君主，我们的兄弟，保持牢固的友好亲善和相互交往的关系一样。现在，21张
朕大君主、沙皇，派遣我国贵族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前去，将朕沙皇的这件亲善国书传送给您博格德汗皇帝，奉告朕大君主的情况，觐见陛下，陈述友谊和亲善之情。希望您博格德汗皇帝从今以后，与朕大君主建立友好亲善的关系，如同周围国家的大君主与朕大君主保持着友好亲善的关系、不断交往一样。对朕大君主的大罗斯的各个伟大光荣的国家，您博格德汗皇帝有何需求，希望您通 22张
过使臣或使者将此事告知朕大君主，或就这一切写信由他们带来，

168 朕大君主不会拒绝您博格德汗皇帝的要求。朕大君主、沙皇在朕
沙皇致您博格德汗皇帝的国书中，把您皇帝的名字和称号写得简
短，没能按照您在自己国书中所写的*那样书写，此事请您博格德
汗皇帝不要见怪朕大君主，因为您本人确切地知道，朕的祖先诸大
23张 君主、沙皇、我们大罗斯大公们以及朕的父亲、已故的大君主，
与贵国中国的先祖皇帝从未有过任何交往，朕大君主不知道您博
格德汗皇帝在自己的亲善国书中怎样书写自己的名字和称号。假
如上帝保佑，您让朕沙皇的这位贵族**回到朕大君主处，命令在致
朕大君主的亲善国书中，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称号，或派遣自己的使
臣和使者前来朕大君主处，您在由他们带来的国书中写上自己的
名字和称号，朕大君主、沙皇定将友好地聆听您博格德汗皇帝的亲
24张 善国书，并在阅悉之后，在朕沙皇将来致您博格德汗的国书中，完
全按照您的皇帝尊严身分书写您的全称，如同您在自己的国书中
自称的那样。朕大君主愿与您博格德汗皇帝建立牢固的***友谊、
亲善关系，并相互交往。博格德皇帝，请您准予朕的贵族****回到
朕大君主处，不要加以阻留。

创世第 7162 年 2 月 11 日于帝都莫斯科朕的皇宫。

君主的本国书写在大张的绘图纸上，一份用俄文书写，另一份
用鞑靼文书写，两份均加盖国玺，国书缘饰的样式与寄往印度的国
书相似*****，神的称号和君主的名字到“莫斯科”之前用金粉书

---

* 以下划掉：及周围国家的大君主在自己的亲善国书中写您博格德汗皇帝的称号。

** 原先写“信使”，后划去，改写“贵族”。

*** 下面划掉：“兄弟的”。

**** 原先写“信使”，后划去，改写“贵族”。

***** 看来，是以1646年写给印度皇帝沙赫扎贾汗的国书作为样本的。在该国书的副本中对这一式两份的国书有下列的记述：……一份用俄文书写在大张绘图纸上，整个国书的四周绘有金色的图案；另一份则用鞑靼文书写在大张绘图纸上。神的称呼和君主的名字到“弗拉基米尔”之前用金粉书写，两份都盖有国玺，折叠处有签字。国书的起首花体字母式样和用纸，见附粘的样品（《十七世纪俄印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69页）。

写。秘书官瓦西利·乌沙科夫当着杜马秘书官的面从外务衙门取走这两份国书，并称，他要从财务衙门寄发这两份国书给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国书的样本[是抄写金粉字的司书从衙门中领取的]*。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54 年，案卷 №4，第 14—24 张。初稿的抄本。

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抄本——同上，第 2—13，14—24 张；1674 年抄本——同上，目录 1，第 1 本，第 2—6 张背面；1667 年抄本——西伯利亚衙门，第 1664 卷轴，第 5—14 张；十八世纪复制本——俄中关系，目录 1，第 2 本，第 2—4 张背面。

载于：《国家衙门档案概述》，П. 伊凡诺夫编辑，莫斯科，1842 年，第 389—394 页。

第 73 号文件

169

1654 年 2 月 16 日。——为尽速派遣西伯利亚哥萨克彼·马利宁和布哈拉人巴布尔·叶尔巴巴耶夫等人前去清帝国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韦尔霍图里耶军政长官列·季·伊兹马伊洛夫的诏书

全罗斯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诏示西伯利亚韦尔霍图里耶军政长官列夫·季莫费耶维奇·伊兹马伊洛夫及书吏米哈伊尔·波斯尼科夫。

按照朕的谕旨，派西伯利亚哥萨克彼得鲁什卡·马利宁和布哈拉人巴布尔·叶尔巴巴耶夫一行十人，从莫斯科携带运往中国的朕的货物前往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处。已

* 末尾部分散佚，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各种抄本复原的。

命彼等携带这批货物急速前行，及时赶到托博尔斯克，使他们能立即前往中国。

本诏书下达至你处时，你们应让西伯利亚哥萨克彼得鲁什卡·马利宁等人携带朕的货物，从韦尔霍图里耶前往托博尔斯克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处，向他们提供车马和护送人员，不得有任何迟延，以期彼等今夏能赶往中国。如果因为你们的延误，使他们耽搁行期，并在贸易上遭到损失，你们必须为这些损失负责。

7162 年 2 月 16 日于莫斯科。

收文登记：162 年 4 月 14 日，本君主诏书由格里戈里·乌沙科夫带到。

《历史文献》，第 4 卷，圣彼得堡，1842 年，第 75 号，第 201—202 页。根据韦尔霍图里耶官署的原本发表。

第 74 号文件

1654 年 6 月 25 日至 1657 年 7 月 31 日*——费·伊·巴伊科夫使团赴清帝国**的出使报告

I

出使报告第一种文本，1657 年 7 月 31 日至 1658 年 3 月 16 日费·伊·巴伊科夫在托博尔斯克写成

7162 年 6 月 25 日，谨遵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从托博尔斯克前往中华帝国为君主效劳。

从托博尔斯克城出发，走三日到达叶尔马克横断沟[1]，溯额尔齐斯河上行时，这个叶尔马克横断沟在河的右岸。 171

从叶尔马克横断沟到瓦盖河有半天的路程，这条瓦盖河是从右面流入的。在这条瓦盖河的河口处，有一些鞑靼帐篷[2]；住在这些帐篷里的是托博尔斯克城的一些鞑靼族的军役人员[3]。从瓦盖河走五日到达塔拉城辖区下科乌尔达次克寨[4]，这个寨位于额尔齐斯河边，溯流而上，在其左岸。住在该寨的有君主的鞑靼贡民和守卫塔拉城以防卡尔梅克人来犯的塔拉城军役人员。

从科乌尔达次克寨溯额尔齐斯河上行二日，到达铁本丁斯克

---

* 日期是根据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及返回的时间确定的。

** 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流传至今的有两种文本，这两种文本差别很大。出版时这两种文本是按它们最后写成的时间顺序排列的。对照排印的这两种文本见 Н.Ф.杰米多娃、В.С.米亚斯尼科夫的《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一书，莫斯科，1966 年，第 113—145 页。

寨[5]。该寨位于额尔齐斯河的右岸，有一名塔拉城的五十人长和十名火枪兵守卫城寨，以防卡尔梅克人来犯。

从铁本丁斯克寨溯额尔齐斯河上行二日，到达伊施姆河。在这条伊施姆河的河口处有一座小寨[6]。溯流而上时，这条伊施姆河从额尔齐斯河右岸流入该河。伊施姆寨住有君主的塔拉城鞑靼贡民[7]和一名塔拉城的军役贵族，他手下还有塔拉城的俄国军役人员二十名，他们守卫该寨，以防卡尔梅克人来犯。

从伊施姆河出发，溯额尔齐斯河上行五日，到达木亚河[8]。溯额尔齐斯河而上，这条木亚河从左边流入额尔齐斯河。

从木亚河溯额尔齐斯河上行两个礼拜，到达塔拉城[9]。这座塔拉城位于离额尔齐斯河约半俄里的地方，在塔拉城附近有一条名叫阿尔卡尔卡的小河。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于7月27日来到塔拉城，在塔拉城因等待运输工具住了两个礼拜。8月10日，他从塔拉城溯额尔齐斯河而上。

从塔拉城到塔拉河河口走了二日。溯额尔齐斯河上行时，这条塔拉河从左边流入该河。在这条塔拉河的河口处住有鞑靼贡民，他们向塔拉城的皇库缴纳实物贡。据说，溯这条塔拉河上行有三座小寨，里面住着塔拉城的军役人员，他们守卫城寨，以防卡尔梅克人来犯[10]。

从塔拉河口溯额尔齐斯河上行十二日，到达卡梅什洛夫河[11]，这条卡梅什洛夫河从右边流入额尔齐斯河。

从卡梅什洛夫河河口溯额尔齐斯河上行一日，到达奥姆河[12]。这条奥姆河从左边流入额尔齐斯河。这条奥姆河的河口住着来捕鱼的塔拉城军役人员。

从奥姆河河口走二日到达阿恰伊尔河，这条阿恰伊尔河从右边流入额尔齐斯河。从阿恰伊尔河河口走四日到达阿特马斯河[13]。

溯额尔齐斯河而上时，这条阿特马斯河从左边流入该河。

从阿特马斯河河口走三日到达卡拉通河。溯额尔齐斯河上行时，这条卡拉通河从右边流入该河。

从卡拉通河河口走四日到达希海-布塔雷河。溯额尔齐斯河而上，这条希海-布塔雷河从左岸流入该河。

从希海-布塔雷河河口走二日到达丘尔卡河。溯额尔齐斯河而上，这条丘尔卡河从右岸流入该河。

从丘尔卡河河口走二日到达阿拉切伊河[14]。这条阿拉切伊河从右岸流入额尔齐斯河。从阿拉切伊河口走一个礼拜到达白水河[15]。

从白水河走三日到达亚梅什盐湖[16]。

163 年 9 月 17 日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乘船到 172
达白水河。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为等待运输工具，在白水河畔停留了四个礼拜[17]。

10 月 8 日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携带君主的财物，从白水河前往阿勃莱台吉处。

从白水河走三日到达卡班加松[18]。在卡班加松有一座用火烧砖建成的卡尔梅克寺院。

从卡班加松走二日到达多隆-卡拉盖。

而从多隆-卡拉盖走一日到达延库利河。这条延库利河从山地流出[19]。从延库利河出发，继续傍额尔齐斯河右岸上行三日，到达一座喇嘛庙[20]。卡尔梅克的喇嘛就住在额尔齐斯河的左岸附近。这个喇嘛庙有两座很大的用火烧砖建成的佛殿。但是喇嘛住的房屋却是用泥土筑的。这个喇嘛庙四周种着庄稼，有很多小麦和黍，那是布哈拉人耕种的。

从多隆-卡拉盖沿额尔齐斯河左岸直到喇嘛庙，有一片很大的松树林。沿额尔齐斯河右岸从草原地带直到河边，有一大片河

滩，在河滩上，有一片河柳和杨树林。

从喇嘛庙经草原走六日，到达额尔齐斯河右岸的山区。这一路走来全是空旷的草原，没有森林和水，也没有卡尔梅克的乌卢斯。经过山区走二日到达草原。山区中* 有阿勃莱台吉的许多游牧的卡尔梅克乌卢斯。山中有小白桦和白杨树林。从石头山经过草原走一个礼拜，到达阿勃莱的种田的布哈拉人[21]那里。草原上，阿勃莱的卡尔梅克人是牧民。草原光秃秃的，只有绣线菊，没有树林。

163 年 11 月 22 日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携带君主的财物，来到阿勃莱的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从这些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走一日到达阿勃莱台吉处。种田的布哈拉人住的都是土屋。他们那里出产黍、小麦、大麦、豌豆；各种牲畜也很多。阿勃莱把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和他所带的君主的财物安置在自己的种田的布哈拉人的土房子里。在他们到达时，阿勃莱提供三十卡普大麦和小麦，五卡普小麦磨的面粉（一卡普重量等于一普特）作他们的粮食。

在耕地当中有一条小河名叫卡尔布加。这条小河从山中流出，从右岸流入额尔齐斯河。这条小河岸上有几座磨坊，通常是春季开磨。

同月 27 日阿勃莱台吉从其乌卢斯，派自己的兄弟巴杜台吉到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住处，观看从莫斯科带来给阿勃莱台吉的君主的赏赐[22]。

尼古拉祭日后，又收到二十卡普小麦和大麦，十卡普左右的小麦和大麦面粉作为粮食。圣诞节以后收到的食物有：二十只绵羊、十只山羊和三头小公牛。

1 月 17 日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从阿勃莱的种

* 这里的俄文 в ropax（山区中）在文本中误写为 orpax。

田的布哈拉人那里，带着君主的赏赐，到乌卢斯去见阿勃莱台吉。当日就到了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1月28日将君主的赏赐颁给阿勃莱台吉。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在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住了二日。1月30日从阿勃莱台吉处到达阿勃莱的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

大斋期[23]收到三十卡普小麦和大麦作为粮食，临近基督复活节[24]收到的食物有二十只绵羊和十只山羊。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带着君主的财物，在阿勃 173
莱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一共住了四个月零十天。

4月3日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带着君主的财物，离开种田的布哈拉人，从塔朗[25]那里出发，随阿勃莱台吉游牧。阿勃莱台吉一路游牧，走了九天到达宗穆顿河。他们于4月7日游牧来到宗穆顿河。这条宗穆顿河从山中流出，从右方流入额尔齐斯河。阿勃莱台吉在这条河边住了三个礼拜。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在4月28日又随阿勃莱台吉从这条小河出发游牧。

从宗穆顿河到达乔古利亚克河，游牧了一日。这条乔古利亚克河从山中流出，从右方流入额尔齐斯河。沿河一带有几处杨树林。

从乔古利亚克河走二日到达卡尔马山[26]。阿勃莱台吉在乔古利亚克河和卡尔马山之间停留四日。从卡尔马走二日到达恰拉河。阿勃莱台吉在卡尔马山和恰拉河之间停留一日。这条恰拉河从山中流出，流入额尔齐斯河。这条小河边有白桦林、河柳丛和稠李林。春夏之交这条河水夹杂着泥沙。

阿勃莱台吉在恰拉河边停留了十二日。阿勃莱台吉于5月18日从恰拉河出发。从恰拉河走三日到达别什卡河[27]。阿勃莱台吉在恰拉河和别什卡河之间停留一日。5月21日费奥多尔·伊萨

科维奇·巴伊科夫同阿勃莱台吉来到别什卡河。这条别什卡河从山中流出，汇入额尔齐斯河。

在那条别什卡河畔，阿勃莱台吉正在建造一座城[28]，是石头城或是木头城还不清楚，但已运来许多木材，松木很细，就象我们俄罗斯城市里围菜园的木杆那样。他把这座城市建在石山之间，工匠是从中华帝国派到他这里来的。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与阿勃莱台吉在别什卡河畔停留了五个礼拜零五天。

163年6月29日阿勃莱台吉让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出发到中华帝国去。

从别什卡河走了十日到达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停下来过冬的阿勃莱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在塔朗附近停留了二日，等待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

从塔朗走二日到达阿勃莱台吉过冬的铁米尔-切尔嘎河[29]。这条河从山间流向额尔齐斯河。在这条切尔嘎河的河畔，住着珲台吉的儿子们[31]的种田布哈拉人[30]。他们那里出产小麦、大麦、黍和豌豆；各种牲畜也很多。这条河边有杨树林。一路上曾三次横涉这条河。从切尔加河走一日到达卡拉-库奇尔河[32]。珲台吉的儿子僧格台吉[33]就住在这条河畔。这条卡拉-库奇尔河流向额尔齐斯河。河畔没有树林。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在河畔停留了一日。

从卡拉-库奇尔河走一日到达山区[34]。山顶覆盖着积雪。据卡尔梅克人说：那里的积雪永不消融。

从这个山区到达珲台吉的小城[35]是三日的路程。这座小城据说是土城，城中有二座石筑的佛寺，在这座小城里住的是喇嘛和种田的布哈拉人。

从小城走二日到达山区，越过这个山区要走半天路程。过了山区，是一片光秃秃的草原，只有一个小丛林，人们称它为盐木，长得不高，木材很重，同橡树一样，很好烧。

从山区走大约二十俄里便到湖边[36]。这个湖的面积与彼列亚斯拉夫尔-扎列斯基湖一样。卡尔梅克人说：这个湖里有各种各样的鱼。湖水是淡的，水色碧绿。 174

从这个湖走半天路程，便到额尔齐斯河河源[37]。巴伊科夫越过了额尔齐斯河河源。河边洼地上是一片森林和草地。他们在额尔齐斯河河源附近走五日，到了蒙古人那里。蒙古人的语言与卡尔梅克人相同，他们那里有许多台吉。

沿着额尔齐斯河边走了二个礼拜，额尔齐斯河便留在右面了。再往上支流密布，说不清哪里是额尔齐斯河主流。从额尔齐斯河走二日，经过山间草原到了蒙古人那里[38]。草原是光秃秃的，既没有水，也没有牧草。过了这个地方，就有蒙古人居住，这里的人非常可怜，他们的生活非常困苦。

从这些蒙古人那里走二日，穿过山隘[39]，既没有水，也没有牧草。越过这座山，有一个盐湖[40]，湖中的盐非常纯净，色白，味道好。

从这个盐湖走十日到达蒙古卡尔梅克人那里，全都是在石头山之间行走。山非常高，积雪永不消融。既没有水，也没有牧草〔可供〕*牲口食用，不少地方都缺水。从这些蒙古人那里走一日，到达中国人的耕地，这里以前是他们的耕地。这些耕地上建了很多土房，土房为正方形，顶部是圆形的。这些土房都没有窗子，只有上面一个天窗，就象鞑靼人帐篷的窗口一样。这种土房多年以前就有了。

从中国人的耕地走一日到蒙古人那里，而从这些蒙古人那里

* 原文有遗漏。

要走两个礼拜零五天才到达萨阿汉河[41]，照他们卡尔梅克话的意思，是"到了水草丰盛之地"。这一路都是在石山之间走，水草异常缺乏，牲口死了很多。在这些地方游牧的是蒙古人。蒙古地方辽阔，人口众多。

从萨阿汉河走五日到达最边远的一些蒙古人那里，他们的台吉叫多勃隆。从最后一个台吉多勃隆那里走两个礼拜到达阿布加河[42]。

从阿布加河边走边游牧走了两个礼拜零五天[43]，到达中国的第一座城市呼和浩特。一路上走的都是山地。没有冰雪和严寒，只是夜晚寒冷，白天却非常暖和，白天的时间比我们这里长一倍。

在这座中国的呼和浩特城里住着秋别特人，他们说蒙古语，这个城有两个长官[44]，都是从汗八里[45]派来的。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从阿布加河派军役人员彼得·马利宁[46]、亚科夫·巴伊卡洛夫斯基和布哈拉人巴布尔·叶尔巴巴耶夫到中国呼和浩特城，去张罗粮秣和车马，但长官一概加以拒绝。他们说：车马及粮秣我们无法供应，因为我们没有接到皇帝的圣旨。我们从来没有邀请他巴伊科夫。他到我们城市来，事出无因，最好请他到卡哨城市卡普卡[47]去。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于 164 年 12 月 22 日，带着君主的财物，从阿布加河前往呼和浩特。边走边游牧，走了十天到达呼和浩特城。因为等待护送人员，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在呼和浩特城附近停留了八天。长官们只派了两名护送人员护送到汗八里。

1 月 21 日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离开第一座城市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是一座土城，城楼是砖砌的，砖是烧制的。出入通行的城楼很大，每个城楼有两个门，城楼下的城门洞宽十六俄丈。城

楼下也有两个门，城门是柞木的，包着铁皮。有六个可以入城的城 175
楼。但没有火器、火炮和火绳枪。城里城外有很多寺庙。寺庙都是砖瓦砌的，寺庙的顶部有俄国风格，屋顶盖着琉璃瓦。

他们的市场很大：店铺是砖砌的，铺面后边建有庭院。店铺式样象俄国的一样，挂着招牌。买卖时用银两，他们的一两等于他们的十钱，重量相当于我们的九佐洛特尼克①。各种零星物品用茶叶计价购买，每十四包茶叶可买价值一两银子的东西。他们店铺里的货物，有他们中国的各色花缎和棉布，还有各种颜色的丝绸。他们那里铁和铜很多。柴草都是他们用小车运来的。他们的耕地与俄国相仿。他们种植的庄稼有：黍、小麦、大麦、燕麦、亚麻和大麻；瓜果蔬菜有：蒜、胡罗卜、胡桃和很多榨油的籽仁。有各种树木：橡树、桦树、松树，也有雪松、菩提和云杉。那里没有雪。这座城市位于山谷的盆地，山谷很大，四周都是石山。城的附近有一条小溪，向西流去。城的四周都是耕地。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离开呼和浩特后，路上下了一昼夜雪，积雪达半俄尺以上，寒冷异常。在这以前雪下得不大，只有马蹄那么深，也不寒冷。

从呼和浩特边走边游牧，走十二日到达卡哨城市卡普卡。在呼和浩特和卡普卡这两座城市之间，住的都是蒙古的游牧台吉，他们脱离了自己的蒙古人，而为中国皇帝效劳[48]。他们骑骆驼和牛游牧，但也有乘牛拉的大车游牧的。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于2月10日斋期前最后一个荤食日，到达离卡哨城市卡普卡还有半天路程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从这个地方派了阿勃莱的布〔哈〕拉人*伊尔卡阿訇[49]及俄罗斯军役人员彼得·马利宁、亚科夫·切奇金[50]、费奥多尔·苏克

---

* 原文中有遗漏。

① 旧俄重量单位，一佐洛特尼克等于4.266克。——译者

列姆斯基到城市卡普卡，找长官们去张罗粮秣和车马。这座卡哨城市有两名长官。他们拒绝提供粮秣和车马。他们说：我们没有接到皇上关于此事的谕旨，没有皇上的谕旨，就不能提供粮秣和车马。我们要把这件事奏报皇上。2月12日，他们派出信使去递送奏折。

卡哨城市卡普卡位于山峦之间，两面都有蜿蜒于山上的石墙，用天然的石块筑造，城墙高大，高约三俄丈，宽约一俄丈半。城是砖砌的，抹着石灰。这座城墙起自中国的产大黄地区，即产马蹄形大黄的地区[51]，起自肃州城[52]的海边。这座城墙横贯中华帝国，直至大海。这是布哈拉人、卡尔梅克人和中国人说的。在卡普卡这座城市各种食品价格昂贵：小麦面粉、黍和燕麦粉每普特卖一两银子，一头小公牛卖六两、七两或八两银子。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在卡普卡这座城市附近停留了十天，等待皇帝的谕旨。皇帝的谕旨于2月20日下达这座卡哨城市，准予前往汗八里。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于21日从卡哨城市卡普卡骑自己的马和骆驼前往汗八里城皇帝那里，没有得到粮秣和车马的供应。只从汗八里皇帝处派来了二名陪同官员。

从卡普卡这座卡哨城市出发，边走边游牧，走了七日到达汗八里城。在卡哨城市卡普卡和汗八里城之间有十八座城[53]。这些城大都是砖砌的，但也有一些是土城，城楼是砖砌的，抹着石灰。城楼
176 造得密不透风，只是在顶部才有些窗户和枪炮眼，城墙上的城楼看不到有火炮和火枪。但城门口有军人守卫，他们手持的武器是三筒火绳枪。火绳枪是铁造的，没有枪栓，只有半俄尺长，铁制的小火炮也只有一俄尺长，还有柞木棒、长矛和刀剑。在这些城市里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大型火炮。河上造有石桥，是用天然的石头修筑的，造得颇具匠心。那里没有大河。

城里有许多瓜果蔬菜。城门洞里有二至三道铁门。城里长官外出时，有人在他面前用长竿子撑着黄布大伞。长官左右边各有一两个人，手持两端漆成金色的棍棒，边走边用本国话吆喝，不知道喊些什么。长官是由四人或六人用轿子抬着走的。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于3月3日大斋期第三礼拜的礼拜一到达汗八里。在离汗八里城半俄里的地方，只有十来个人出来迎接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

这个地方有一座石城，外面刷上红色，这座城里有一些庙宇和石砌的大房子，顶上盖着黄色的、天蓝色的、绿色的和金色的琉璃瓦。城里住有喇嘛，按他们的宗教叫作喇嘛，而我们则叫教士。这座城是为了迎接达赖喇嘛从鲍隆塔雷[54]来到他们这里而兴建的。人们都称他为活佛。

据说，皇帝派来迎接费奥多尔的是一些尊贵的官员。当时皇帝的这些官员要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下马，吩咐他朝着庙门下跪行礼，说：要向我们皇帝行跪拜之礼。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加以拒绝说：按照我们的习惯，没有见到皇帝就跪下行礼是不行的。我们大君主那里的礼节是：我们站着向自己的大君主脱帽行礼[55]。

这时端来一杯用奶油和牛奶煮的茶，他们说这茶是皇帝派人送来的。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没有喝茶，对他们婉谢说：现在是我们基督教的斋期。于是中国官员们对他说：你既然是你国大君主派到我们皇帝这里来的，那么至少也要接过去。于是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便接过这碗茶，但接过茶碗之后，就立即递还给他们。这样做，他们皇帝的官员对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没有说什么。

当他们进入汗八里城的头一道城门时，可以看见这座城门的右边架着三门小铜火炮，只有一俄尺半长。穿过城门，在城楼的另

一面，两旁也架着两门同样的炮。在汗八里城大约走了三俄里，到达安置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住宿的宾馆。路的两旁都是店铺。在安置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住宿的那座宾馆里，有二座石筑的大厅，大厅上有彩绘的天花板，铺上有席子，是草席。

就在当天，便向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君主的军役人员、俄罗斯商人和布哈拉商人供应普通的膳食：给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一天一只羊，一罐酒，即1/4维德罗[1]酒，两条鱼（象我们俄国的小石斑鱼），三碗面粉，一碗茶，两碗大米；给他
177 的仆役和厨师供应碎牛肉，每人每天一碗大米，两杯酒；但没有给他的仆役供应茶和面粉；一碗的重量只有1/4磅。给君主的俄国军役人员、鞑靼族军役人员、俄罗斯商人和布哈拉商人供应的膳食是：全体人员每天一只羊，每人两碗大米，每两人每天一碗茶，每两人每天两碗面粉，每人每天两杯酒。

3月4日皇帝派自己的衙门官员来访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命按清单索取君主赠给他们博格德皇帝的礼品。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对皇帝的这些衙门官员推托说：在我们大君主那里是不能这样做的，就是在与我国大君主保持友好、有交往的邻国也是如此，只有在沙皇陛下俯允接见使臣时，使臣才向沙皇陛下面递本国皇帝的亲善国书，然后再献上亲善礼品[56]。

皇帝的这些衙门官员说：你们君主的礼仪固然是这样，但我国皇帝却有自己的礼仪，一个皇帝不能指挥另一个皇帝。我国皇帝派我们到你这里来的目的是，你国君主送给我国皇帝的礼品，我国皇帝命我们按清单从你处取走，如果你是君主派到我们皇帝这里来做生意的话，你仍然可以按照你的意愿拿这些礼品做生意。

① 俄国液量名，一维德罗等于12.3升。——译者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对皇帝的这些官员说：我受大君主的派遣，前来向你们的皇帝递送君主寻求友好、亲善与和睦的亲善国书和亲善礼品，并非前来做生意。

皇帝的这些衙门官员对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说：如果你是你国大君主派来向我国皇帝传送亲善国书和亲善礼品的，我国皇帝命令我们从你处取走这些礼品。至于递送君主的亲善国书，我国皇帝将召见你使臣本人。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于3月4日按清单向官员们交出了君主的礼品。皇帝的衙门官员拿了君主的礼品，打成一个大包袱。至于皇帝的衙门官员把君主的这些礼品运往何处，则无法得知。

3月6日，皇帝的衙门官员奉派从衙门来到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这里，命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携带君主的亲善国书到衙门去。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加以拒绝。他对皇帝的这些衙门官员说：我受大君主的派遣，前来觐见你们的皇帝，而不是来会见你们衙门官员的[57]。

4月1日，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从原来住的宾馆，被他们迁移到另一个宾馆。这个宾馆有四间石筑的大厅。内部结构是木头的，飞檐漆着各种颜色[58]。

8月12日，皇帝的衙门官员奉派到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这里，命他到衙门去看看应该怎样向皇帝行觐见之礼。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加以拒绝，对皇帝的衙门官员说：我还没有觐见皇帝，不能到衙门去。大君主指示我，要照我们对自己的大君主所行的礼节去向你们的皇帝行礼。

8月12日，皇帝的衙门官员把那些在费奥多尔刚来时取走的君主的亲善礼品退还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皇帝的这些衙门官员并对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说：我国皇帝谕示，把君主的这些

亲善礼品退还给你，因为你丝毫也不听从我们博格德皇帝的旨意。
178 你不到衙门去向皇帝的衙门官员递交君主的国书，不按我们的方式行跪拜礼。在你之前，你国大君主曾派来使臣彼得·亚雷日金[59]，这位彼得·亚雷日金使臣自称是大君主的第一要员，连他也全部听从了我们皇帝的旨意——到衙门来拜见皇帝的官员，行跪拜礼。任何国家的使臣到我们皇帝这里，无论哪一位使臣都见不到我国皇帝。除了近臣和王爷[60]（俄国称作大贵族）之外，就连我们自己也见不到皇帝。

165年9月4日，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被打发带着君主的国书和财物离开汗八里。他们毫不客气地把他送走了，对沙皇陛下也毫不表示尊重。他们没有向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提供装载君主财物的车马，只是供应了路上的食物：给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六只羊，除了大米之外，没有给他的仆役和厨师供应其他食物；给君主的军役人员、俄罗斯商人和布哈拉商人——每人三只羊，除了面粉之外没有给厨师供应其他食物。又把面粉改为供应五十天用量的大米：给军役人员和商人每人每天二碗，每个厨师每天一碗。从汗八里出发时提供两名护送人员以代替军役贵族，一个叫亚尔固齐，另一个是钦达玛[61]，跟随他们的还有三十名军人。

从最后一个蒙古台吉直到关卡派有一百名护送人员。无论在城里和乡下，护送人员一路上都不让购买任何吃食。那些马匹和骆驼根据皇上的谕旨，本来应该喂得好好的，但它们一路上走得太累了，这些过累的马匹和骆驼，护送人员也不让替换，于是这些困顿的马匹和骆驼只好沿途抛弃。

汗八里城是大是小，无法确切知道。因为不准俄国人走出宾馆，他们被关在屋里，就象坐监牢一样。为什么关在屋里，也不明究竟。

有人把一些货物运到宾馆，但这些货物的价钱比俄国的高。有些马匹和骆驼要卖银子，但银子里掺有铅和铜，银的成分还不到一半。也有人带着银制器皿来出售，但也都是掺铜的。珍珠很贵，比我们俄国的贵一倍。优质的宝石从未见过。除了银鼠皮和北极狐皮外，对俄罗斯货物没有任何需要。貂皮、狐皮、海狸皮和雪豹皮很多，但不能购买。

汗八里城的大房子都是砖石砌的，构造简单，顶上盖有琉璃瓦。房子上、衣服上和器皿上，到处都画着蛇。

汗八里城和各个城市都有各种瓜果蔬菜，如苹果、梨、樱桃、李子，甜瓜、西瓜、葡萄、黄瓜、胡桃、榛子、蜂蜜、蜂蜡和糖，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名的果蔬。葱、蒜、萝卜和胡萝卜在大斋期最后一次荤食日时成熟[62]；樱桃和黄瓜在圣乔治祭日以前成熟；苹果、梨和李子在圣彼得祭日以前成熟；葡萄在圣西门祭日成熟。葱、蒜、萝卜、胡萝卜和洋姜——成熟时间不同，有的在成长，有的已成熟。汗八里城出产生姜。

辛香作料的卖价是：辣椒一个巴特曼① 卖五钱或六钱银子；丁香一个巴特曼卖四两银子；肉桂一个巴特曼卖二钱银子；冰糖一个巴特曼卖三钱银子。还有没有其他辛香作料，无法确切知道。上述作料产在什么地方——是否产在汗八里城，也无法确知。肉豆蔻仁一个巴特曼卖八钱银子；蜂蜜一个巴特曼卖二钱银子；蜂蜡一 179
个巴特曼卖三钱银子；中等北极悬钩子[63]的根，一个巴特曼卖五两银子，上等的要卖六两或七两银子；中等八角茴一个巴特曼卖六钱银子，上等的要七钱银子；带花纹的素面丝绒一俄尺卖一两银子；一块②中等的花缎要卖三两银子，上等的花缎一块要五两银子；绉

① 巴特曼(батман)——突厥语的重量单位，各地重量不同。——译者

② 这里的"一块"，是俄文的 кортище，约等于四俄尺，大约可做一件长袍。——译者

绸一俄尺卖一两银子。什么地方制造丝绒、花缎和绉绸，什么地方出产银、金、宝石、珍珠、辛香作料和瓜果蔬菜，无法确切知道。茶叶长在树上，一个巴特曼茶叶卖二钱银子，那里种的庄稼有小麦、大麦、大米、黍、燕麦和豌豆，一年两熟，但没有见到黑麦。常有大雨、雷鸣和闪电。

通衢大道铺着天然的青石板，大街两边挖有大阴沟，直通小河和湖泊，降雨时，大街小巷的大量雨水就由这些阴沟流走，街上没有泥泞，庭院内敷设水管通到街上以排泄雨水。据说这个汗八里城内没有大河。汗八里城中的水对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害的。住宅和庭院之间都是庭园。

中华帝国汗八里城中的博格德皇帝是蒙古族[64]。以前则是汉族大明皇帝。蒙古人征服中华帝国时，这位大明皇帝就自缢了[65]，身后留下一个幼子。当这位大明皇帝自缢时，皇帝的汉族近臣带着他的儿子逃往边远城市[66]。

蒙古人在中国这座皇城里人数不多，不到十分之一，而汉人却为数众多。

中国都城的人，无论男女，身材高大，也很整洁。中国女人的脚象小孩子的脚一样小。中国人穿的衣服很短，有自己的样式，头发束得象欧洲人一样。

蒙古族的女性不缠足，衣服很长，拖到地面，因此看不到脚。女人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也有人用黑头巾包起来。带色的衣服男女都不穿，他们都穿黑衣服。王爷（我们叫大贵族）出门，前面总有两三顶大伞，两旁各有七个至九个人开道，开道的人穿的是带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根一俄尺半长的木棒，木棒两端漆着金色。男人不留头发，只在头顶上扎一根辫子。他们穿的衣服有自己的样式。冬天头上戴一顶低低的黑帽子，好象土耳其帽一样，这种帽子的顶上有一条红丝的花翎。夏天的帽子很小，用席草编的，花翎也

象冬天戴的一样。

中国都城的人各种禁忌的食物都吃：吃狗肉，市场出卖熟的狗肉，吃各种死牲口的肉[67]。各种吃食很贵：一只活的天鹅约卖三、四两银子；一只鹅一两银子；一只母鸡二钱银子；一只鸭四钱银子；一只肥羊二两银子；一头公牛八两至十两银子。人们用铜钱买卖各种零星杂物，铜钱我们叫普耳，他们叫钱。一百四十个大钱换一钱银子，小钱加倍。

中国都城有来自许多国家的欧洲人：法兰西人、波兰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他们各自信仰自己的宗教，多年以来就住在那里[68]。

伊斯兰教徒笃信自己的宗教，但是已经几乎忘了自己的语言。180
他们说，我们的祖父和父辈与帖木儿-阿克萨克[69]一同来到中国都城，熟悉这件事的老人，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只有从文字记载中才能揣想到。

蒙古人占领中国都城，大约只是十三年前的事。博格德皇帝常常与大明皇帝的儿子打仗，兵役连年不断[70]。

去年，即 164 年 7 月 7 日，有二十名欧洲国家使臣从荷兰国来到汗八里城，据说他们是乘船来的[71]。乘船航行到离汗八里城多远的地方，此事无人可以确实问明。这些外国人不得走出宾馆，也不得与俄国人往来。曾经和他们见过面的俄国人不懂外国话，他们也不懂俄语。这些欧洲人问：请问有谁会讲拉丁语？费奥多尔身边没有这样的人。这些欧洲人通过俄国人送来一式二份盖有印章的信件给费奥多尔；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便随身带到罗斯[72]。当费奥多尔离开中国都城返回罗斯时，这些荷兰人还留在汗八里城。是否会让他们回去，就不知道了。

在汗八里和卡哨城市卡普卡之间，有八道跨越山岭的石头城

---

* 原文中为马利亚姆人(малиямские)。

墙[73]。这些城墙是否从很远的地方蜿蜒而来，无法确切知道。但全部城墙都是用天然的石头筑成的。

当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离开中国都城汗八里城之后，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从汗八里城走了九天，过了巴颜苏木城[74]停下来过夜，距离最边远的卡哨城市卡普卡还有一天路程。9月13日，费奥多尔从这个地方打发印度商人巴尔蒂·马特里耶夫[75]的厨师丘利亚克回到汗八里城的衙门，找皇帝的官员，命他对衙门官员说：我在汗八里城逗留已有半年时间，但是你们的皇帝不愿接受君主的亲善国书，不让君主的臣仆我觐见皇帝本人。你们叫我携带君主的国书到衙门去，而我没有携带君主的国书到衙门去见你们，这是为了奉行大君主的谕旨。假如贵国皇帝的礼节是贵国皇帝从来不在任何使臣面前露面，那末，这件事我得向贵国皇帝认错，因为我丝毫也没有听从你们皇帝的旨意。现在希望贵国皇帝惠予照顾，准许我携带君主的国书和财物返回汗八里，我准备完全听从贵国皇帝的旨意。

费奥多尔打发这个巴尔蒂的伙夫丘利亚克返回汗八里后，自己继续前进，走出最后一个卡哨城市卡普卡。他离开卡哨城市三天以后，停下来宿营。

165年9月19日，一位信使从中国都城汗八里赶来找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对他说：我奉皇上的谕旨，从皇帝的衙门官员那里前来见你，奉命对你说——你曾在途中派人到汗八里衙门见皇帝的官员，皇帝的衙门官员已将此事奏报皇帝。皇帝命令，不能听信你所派的那个人的话，而要问你本人：你是否要到衙门去找皇帝的官员？是否要把你的君主致我们皇帝的亲善国书带去交给衙门官员？是否愿意按照我们的方式行跪拜礼？

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对此回答说：我准备完全执行贵国皇帝的旨意——我准备到衙门里去见皇帝的官员，向皇帝的衙门官员

递交君主的亲善国书，准备按照你们的方式带着帽子行跪拜礼，我 [181]
准备完全听从贵国皇帝的旨意，尽量使他满意。

这位信使记下了费奥多尔这些话，当天就折返汗八里。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命令在原地停留，等待皇帝的谕旨。他，费奥多尔是瞒着君主的全体军役人员和商人，派这个巴尔蒂的厨师到汗八里去的。费奥多尔在原地停留了七日。

9月25日，几位信使和被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派到汗八里去的巴尔蒂的伙夫从汗八里来了，这些信使对费奥多尔说：我国皇帝不准带你回到他那里，因为你已离开你原来派人到汗八里去的那个地方，走出了最后一个城市。为此，皇帝和衙门里皇帝的官员对你加以斥责——认为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你自称是大君主、正教的皇帝派来的，却一点也不懂得怎样维护皇上的尊严。

同年，165年，3月4日，费奥多尔来到塔朗阿勃莱的种田布哈拉人那里。费奥多尔在塔朗附近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停留了四个礼拜零二天。费奥多尔于4月1日从阿勃莱种田的布哈拉人到乌卢斯去见阿勃莱。4月28日来到乌卢斯找阿勃莱。在阿勃莱的乌卢斯里停留了十天。5月11日，费奥多尔来到别什卡河，见到阿勃莱台吉。台吉给费奥多尔三十只羊作为一个月的食物，但没有给君主的军役人员供应食物。

5月27日，阿勃莱台吉把君主的使臣费奥多尔带到自己的乌卢斯。6月4日阿勃莱台吉让君主的使臣费奥多尔从别什卡河回去。

166年7月16日，费奥多尔到了塔拉城。在塔拉城里停留了六天。于7月22日从塔拉城乘船顺额尔齐斯河而下，向托博尔斯克城航行。从塔拉乘船到托博尔斯克航行九天。费奥多尔于166年7月31日航行到达托博尔斯克[76]。

《古俄罗斯文库》，第二版，第IV册，莫斯科，1788年，第120—142页；

《西伯利亚通报》，1820年，第8本，8月号，第113—136页；第9本，9月号，第137—138页；《И.萨哈罗夫编辑的俄罗斯民间传说》，第II卷，第8本，圣彼得堡，1849年，第125—134页；Н.Ф.杰米多娃、В.С.米亚斯尼科夫的《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莫斯科，1966年，第113—145页。

II

出使报告的第二种文本，1658年8月以后费·伊·巴伊科夫在莫斯科写成。*

71张 7162年3月20日，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的训令和国书，由布哈拉商人巴布尔·叶尔巴巴耶夫从莫斯科外务衙门带到托博尔斯克交给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命他携带大君主致中国皇帝博格德汗的亲善国书前往中华帝国。

71张背面 182 费奥多尔从托博尔斯克前往中华帝国，他从托博尔斯克城出发，在额尔齐斯河上航行四个礼拜零三天到塔拉城。7月27日抵达塔拉，8月1日又从塔拉城沿额尔齐斯河继续向上航行。从塔拉城到白水河走了五个礼拜零三天。163年9月17日来到白水河畔。在白水河畔为等待车马停留了四个礼拜。

72张 卡尔梅克台吉阿勃莱派来了自己的布哈拉人伊尔卡阿匐，并由他带来四十匹骆驼和五十匹马以供乘载。10月16日从白水河向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进发。从白水河走三日到达卡班加松。卡班加松是卡尔梅克语，俄语的意思是砖砌的殿堂。这种砖是烧制

---

* 出使报告的第二种文本是根据两份手稿发表的。其中较早期保存的抄本——1667年抄本，是发表的根据。但是这个抄本没有开头的几张，并且在保存下来的部分中也有很大的损坏，特别是在页边部分。因此，文件开头残缺部分以及若干受损的地方是按外务衙门复制的较晚期的抄本复原的（见文后注和脚注）。

过的，殿堂内空无一人，是座古老的建筑物。

从卡班加松走二日到达多隆-卡拉盖。多隆-卡拉盖是卡尔梅克语，俄语的意思是七棵松[1]。 72张背面

从多隆-卡拉盖走一日到达延库利河。这条延库利河从山中流入额尔齐斯河。从延库利河沿额尔齐斯河右岸溯流上行三日，到达一座喇嘛庙。这个卡尔梅克喇嘛庙就在额尔齐斯河的左岸。那里有二座砖砌的佛殿，砖是烧制的，墙上抹了石灰。那个喇嘛庙 73张
的耕地由布哈拉人耕种。他们那里种了小麦、大麦、黍和豌豆。从多隆-卡拉盖到喇嘛庙，沿额尔齐斯河左岸有松树、云杉、雪松和白桦林。额尔齐斯河右岸河滩上，有河柳和杨树林。

从额尔齐斯河的喇嘛庙向右走二个礼拜，到达阿勃莱的种田 73张背面
的布哈拉人那里。要在石山之间行走。群山之中有阿勃莱台吉的很多游牧的卡尔梅克乌卢斯。山中有小白桦和白杨林，没有山的地方就没有树林，只有绣线菊和锦鸡儿草，这里缺水。

163 年 11 月 22 日，使臣携带君主的财物，来到阿勃莱的种田 74张
的布哈拉人那里。种田的布哈拉人住的都是土房子。他们那里出产小麦、大麦、黍、豌豆，还有许多牲畜。阿勃莱台吉把使臣和君主的财物安置在自己的种田的布哈拉人的土房子里。从那些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到阿勃莱台吉过冬地须走一日。

阿勃莱台吉指示向君主的使臣供应一个月的食物：三十卡普 74张背面
大麦和小麦，五十卡普小麦面粉（1 卡普重量等于 1 普特），二十只绵羊，十只山羊。阿勃莱台吉没有向君主的军役人员供应食物，使臣从自己的食物中拨给军役人员。在这些耕地之间流过一条名叫卡尔布加的小河，它从山中流向额尔齐斯河。

同月 27 日，阿勃莱台吉派自己的兄弟巴杜台吉到使臣处，观 75张
看君主给阿勃莱台吉的赏赐。1 月 27 日，阿勃莱台吉请君主的使臣携带君主的赏赐到他的乌尔嘎[2]那里。使臣当天到了乌尔嘎阿

勃莱台吉那里。1 月 28 日将君主的赏赐交给了阿勃莱台吉。君主
107张* 的使臣在阿勃莱台吉的乌尔嘎住了两日，1 月 30 日从阿勃莱台吉处到他的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

在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一共住了四个月零十天。4 月 3 日，阿勃莱台吉带着使臣从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动身到别什卡河去。

183 使臣和阿勃莱台吉一同从阿勃莱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走了十二天到达别什卡河。这条河从山中流向额尔齐斯河。

阿勃莱台吉正在这条河畔兴建两座砖砌的大房子。砖是烧制的，这两座大房子造在山间便于固守的地方。建造大房子的工匠是由中华帝国派来的。

君主的使臣与阿勃莱台吉在别什卡河畔停留了五个礼拜零五天。

163 年 6 月 30 日，阿勃莱台吉让君主的使臣动身到中华帝国去。

从别什卡河走十四日到达珲台吉**的儿子们那里。从珲台吉的儿子僧格台吉那里走五日到达珲台吉的城寨。这个城是土城，城中有两座砖砌的佛寺，砖是烧制的。这座城位于山间盆地。城里住有卡尔梅克喇嘛，俄语叫教士。

从这座城走四日到了湖边，卡尔梅克语称这个湖为基齐尔巴什湖。卡尔梅克人说，这个湖有许多鱼，湖水是淡的，水色碧绿，额尔齐斯河流经这个湖。

从这个湖走一日到达额尔齐斯河，然后渡过这条额尔齐斯河。河滩上是一片树林和草原。沿额尔齐斯河边走了八日，到达第一个蒙古台吉岱清台吉[3]那里。他们说的是卡尔梅克语。

---

* 以下的原文是按 1667 年抄本发表的（见本书第 181 页注释）。

** 以下部分原文丢失，是按外务衙门复制本复原的（见本书第 181 页文后注和脚注）。

从这个台吉处走二日到达〔另一个蒙古〕台吉额尔德尼·休〔柳瓦[4]那里，他们〕在额尔齐斯河边〔游牧〕。〔从他们那里出发在山间走了七日〕。在这里游牧的是蒙古台吉祖鲁克塔珲台吉。他游 108张
牧的地方，卡尔梅克语和蒙古语称为布鲁干[5]。额尔齐斯河就发源于此[6]。从这个台吉处出发，在山峦之间行走[7]，22日到达蒙古台吉德楚德巴·伊勒根那里。

从这个台吉处走了八日，到达蒙古台吉泽姆沙那里。从这个台吉处到最后一个蒙古台吉多勃隆那里走了三个礼拜。这个多勃隆台吉就在靠中国边界的地方游牧，从他那里到中国要走十五日。在这些蒙古台吉之间，还有许多小的蒙古台吉在游牧。

在中国国土上走了二个月，到达头一个中国城市呼和浩特。从额尔齐斯河、从白水河经过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住地直到中华帝国，一直是在山峦之间行走。蒙古地方缺乏水、草。

因为缺乏水、草，有时要在这些蒙古台吉之间停留十天，二个礼拜至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

君主的使臣在距离头一座城市呼和浩特还有十天路程的地方，派遣君主的军役人员彼得鲁什卡·马利宁、亚库什卡·巴伊卡洛夫斯基、伊瓦什卡·伊兹马伊洛夫[8]、鞑靼族军役人员杨古尔切伊卡·基利马麦捷夫[9]和布哈拉商人巴布尔卡·叶尔巴巴耶夫到那里去找当地长官筹办粮秣和车马。

这座城市的长官们对使臣的要求一概加以拒绝，他们说：没有皇帝的〔谕旨，我们不能提供粮秣和车马〕。使臣向呼和浩特城进 109张
发。164年1月12日来到城郊。为了等待护送人员，在城郊停留了八天。该城长官只派两名护送人员陪往汗八里。

1月21日从第一个城市呼和浩特动身。

呼和浩特是个土城，城楼是砖砌的，砖是烧制的，出入通行的 184
城楼很大。每个城楼下有两个门，这些城楼的城门洞长达十六俄

丈。城门是柞木的，包着铁皮。有六个可以入城的城楼。没有见到火器、火炮和火绳枪。城内外有很多寺庙。这些寺庙是砖砌的，砖是烧制的，寺庙的顶部有俄国风格，两边都有坡面，屋顶盖着琉璃瓦。

这个城市的市场很大：店铺是砖石砌的，结构象俄国的店铺一样，挂着招牌，店铺后面建有庭院。他们用银子进行交易——银的重量单位为两。一两银子的重量等于他们的十钱，等于俄国的九
110张 个佐洛特尼克。各种零星物品用茶叶和烟草计价购买。每十四包茶叶，每二十包或三十包烟草可买一两银子的东西。店铺里的货物，有他们中国的各色花缎和棉布，丝绸也很多。

他们的耕地与俄国相仿。种植的庄稼有：小麦、黍稷、大麦、豌豆、燕麦、亚麻、大麻；各种瓜果蔬菜也很多。有各种树木、橡林、桦树、松树、雪松、菩提和云杉。但没有雪。这座城市位于山谷中的盆地。山谷很大，四周都是山。这座城的附近有一条小溪，向西流去，城的四周都是耕地。

从第一个城市呼和浩特走了十二日，到达卡哨城市卡普卡。在呼和浩特和卡哨城市卡普卡两座城市之间，住着一些游牧的蒙古台吉。他们脱离了自己的蒙古人，人们称他们为秋别特人，他们为中国皇帝效劳。他们骑骆驼、或乘牛拉的大车游牧，这种大车俄语叫作四轮大车。

111张 使臣于2月10日，斋期前最后一个荤食日，到达离卡哨城市卡普卡还有半天路程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从这里派了阿勃莱的布哈拉人伊尔卡阿訇、俄罗斯军役人员彼得鲁什卡·马利宁、亚库什卡·切奇金、费季卡·苏克列姆斯基到卡哨城市卡普卡找长官们去筹措粮秣和车马，长官们拒绝提供粮秣和车马。他们说：我们没有接到皇帝的谕旨，没有皇帝的谕旨就不能提供粮秣和车马，没有谕旨也不准进城。我们要把此事奏报皇上。2月12日，他们派出

信使去递送奏折。

这座卡哨城市卡普卡位于山峦之间，两面有蜿蜒山上的石墙，用天然的石块筑造。城墙高大，高约三俄丈，宽约一俄丈半。城是砖砌的，抹着石灰。城墙起自中国出产大黄的城市肃州，那里出产中国的马蹄形大黄。砌城墙的石块不大，外部不加涂抹。这个城墙的城楼是在城墙附近，而不是在城墙上面，它距城墙大约有十俄丈。城楼是砖砌的，抹着石灰，城楼很多，既大又高，每个城楼相距约有一百俄丈。这座城墙起自肃州城，横贯中华帝国，直达海边。这是布哈拉人、卡尔梅克人和中国人说的。 112张

在卡普卡这座卡哨城市里，各种食品价格很贵：小麦面粉、黍稷和燕麦粉，每普特卖一两银子。小公牛的价格是每头八两至十两、十二两银子。

使臣在卡普卡这座卡哨城市附近停留了十天，等候皇帝的谕旨。皇帝的谕旨于2月20日下达到这座卡哨城市：准予前往汗八里。使臣于2月21日骑自己的马匹和骆驼，从卡哨城市卡普卡动身，前往汗八里城皇帝那里。没有得到粮秣和车马的供应。从汗八里皇帝处派二名扎勒吉[10]陪同使臣，扎勒吉按俄语叫作百人长。

从卡哨城市卡普卡走了七日，到达汗八里城。在卡哨城市卡普卡和汗八里城之间有十八个城。这些城大都是砖砌的，但也有 185
一些是土城，城楼是砖砌的，抹着石灰，上面有窗户和炮眼。但在城楼和城墙上没有看到火炮。城门口有军人守卫，他们手持的武器是三筒火绳枪。火绳枪是铁造的，没有枪栓，半俄尺长，火炮也是铁制的，一俄尺长，还有长矛和刀剑。在这些城里无论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大型火炮。河上有石桥，是用天然的石头造的，造得颇具 115张
匠心。这里没有大河。

城里有许多瓜果菜蔬。城楼下的城门洞里有几道铁门。在长

官外出时，他们前面撑着黄布的大伞，由一人用长竿子撑着，长官两旁各有一两个人，手持两端漆成金色的棍棒，边走边用其本国话吆喝，不知道喊些什么。长官是由四人或六人用轿子抬着走的。

使臣于164年3月3日大斋期第三周礼拜一来到汗八里。皇帝派出两名近臣在离汗八里城约半俄里的地方迎接使臣，一个是蒙古事务衙门的官员，另一个是中国事务衙门的官员[11]，他们请使臣喝茶。

这个地方有一座石砌的大院子，外面刷成红色，庭院里有庙宇，是石砌的大房子，顶上盖着琉璃瓦，有黄色、天蓝色和绿色的。这座庭院里住着喇嘛，按他们的宗教叫作喇嘛，俄国则叫教士。庭院很大，里面房子很多。这座庭院是为了迎接达赖喇嘛从勃隆塔
116张 雷来到他们这里而兴建的。人们都称他为活佛。

〔当时〕皇帝的这些官员要使臣在这座庭院面前下马，并吩咐他朝着庙门下跪行礼，说：要向我们的皇帝行跪拜之礼。使臣加以拒绝说：在我们大君主那里没有带着帽子跪拜的礼节，我们大君主那里的礼节是，我们脱帽向自己的大君主行鞠躬礼。

这时端给使臣一杯用奶油和牛奶煮的茶，说这杯茶是皇帝赐给的。使臣没有喝茶，对他们婉谢说：现在是我们基督教的斋期。皇帝的近臣对使臣说：你既然是你国大君主派到我们皇帝这里来的，那么至少也要接过去。于是使臣便接过这碗茶，然后又递还给他们。皇帝的近臣对使臣的这种做法没有说什么。

当使臣进入汗八里城头一道城门时，可以看见这个城门的右边架着三门不大的铜炮，只有一俄尺半长。穿过城门，在另一边，大路两旁架着二门同样的炮。

117张 在汗八里城内，到安置使臣住宿的那座宾馆，大约走了三俄里，一路上都是店铺。在安置使臣住宿的宾馆里，只有二间砖砌的大厅，砖是烧制的，屋顶盖有瓦片，大厅里有彩色天花板，铺上有席

子，是草席。

当天按照皇帝的谕旨，给使臣、军役人员、俄国商人和布哈拉商人供应膳食：给使臣每天一只羊、一罐酒（即 1/4 维德罗）、两条鱼（象我国的小石斑鱼）、三碗面粉、一碗奶茶、两碗大米；向他的仆役和厨师供应碎牛肉，每人每天一碗大米、两杯酒，但没有向他的仆役和厨师供应奶茶和面粉，一碗的重量只有 1/4 磅；给君主的军役人员、俄国商人和布哈拉商人供应的膳食是：每十二人每天一只 186
羊、每人每天两碗大米，每两人每天一碗茶、每两人每天三碗面粉、每人每天两杯酒。但没有向厨师供应面粉、奶茶和酒。每人每天供应五个巴特曼的木柴，一个巴特曼的重量为一磅半。

3 月 4 日，皇帝派自己的衙门近臣来访使臣。皇帝的衙门近 118张
臣来了以后说：我国皇帝派我们近臣来见你，命我们到你这里来取你国君主送给我们博格德皇帝的亲善礼品。使臣对皇帝的衙门近臣说：我们大君主那里不能这样行事，在所有与我国大君主保持友好往来的邻国也是一样。只有在沙皇陛下俯允接见使臣时，使臣才向沙皇陛下面递本国皇帝的亲善国书，然后再献上亲善礼品。

皇帝的衙门近臣们说：你们大君主的礼节固然是这样，但我国 119张
皇帝却有自己的礼节，一个皇帝不能指挥另一个皇帝。我国皇帝派我们到你这里来的目的是，如果你们大君主有礼品送给我们博格德皇帝，我国皇帝命令我们把这些礼物取走；如果你们君主是派你到我国皇帝这里做生意的话，你照样可以拿这些礼品做生意。

使臣对皇帝的衙门近臣说：我受大君主的派遣，前来向你们的皇帝递送君主寻求友好、亲善与和睦的亲善国书和亲善礼品，并非前来做生意。

皇帝的衙门近臣对使臣说：如果你是你国大君主派来向我国 120张
皇帝传送亲善国书和亲善礼品的，我们皇帝〔命令〕*我们务必从你

* 原文中有遗漏。

这里取走君主的亲善礼品；递送君主的亲善国书，我国皇帝将在召见你使臣本人时接受。使臣拒绝了皇帝衙门近臣的要求，没有交出大君主的亲善礼品，而说：大君主派遣我到你们皇帝这里来，并非为了让你们抢劫君主的财物。皇帝的衙门近臣说：我们并不是向你抢劫君主的财物，只是按照皇帝谕旨从你处取走你们君主的亲善礼品，因为这些亲善礼品是你们大君主送给我们皇帝的。3月4日，皇帝的衙门近臣向使臣强行取走了君主的亲善礼品。

3月6日，皇帝的衙门近臣奉派从衙门来到使臣这里，命他携带君主的亲善国书到他们的衙门去。使臣对皇帝的衙门近臣加以拒绝，说：我是受大君主的派遣，携带君主的〔亲善〕〔国书〕给你们
121张 的博格德皇帝，而不是给皇帝的衙门近臣的。

4月11日①，使臣从原来住的宾馆被他们迁移到另一宾馆。这个宾馆里有四间砖石砌的大厅，内部的结构是木头的，飞檐漆着各种颜色，屋顶上盖着琉璃瓦。

8月12日，皇帝的衙门近臣们多次派人到使臣住处，命使臣携带君主的亲善国书到衙门去见他们。使臣拒绝皇帝衙门近臣的要求，说：我没有见到你们的皇帝，不便到衙门去。

187 他们对他说：皇帝会下令杀你的头，因为你不听从皇帝的谕旨。使臣对他们说：如果不见到你们皇帝的面，哪怕皇帝下令把我粉身碎骨，我也不到衙门去见你们衙门官员，也决不把君主的亲善国书交给你们。

122张 8月31日，皇帝的衙门官员把强行取走的君主那些亲善礼品退回给使臣，并且说：我国皇帝谕令把君主的这些亲善礼品退还给你使臣。因为你丝毫也不听从我们博格德皇帝的旨意，不到衙门去向皇帝的衙门官员递交君主的亲善国书，不按我们的习惯行跪拜礼。任何国家的使臣来到我们皇帝这里，都见不到我国皇帝，不

① 上一文本此处的日期为4月1日。——译者

仅这些使臣见不到我们皇帝，除了近臣和王爷（俄国称作大贵族）之外，就连我们自己也见不到皇帝。

汗八里是大是小，无法确切知道。因为不准俄国人走出宾馆，我们被关在屋里，就象坐监牢一样。关起来的原因，是使臣没有到衙门去见皇帝的衙门近臣，没有把君主的亲善国书交给他们；并且君主的军队正在攻打中国的国土达斡尔[12]。 123张

据中国人和蒙古人说，汗八里城纵横各四十俄里。使臣身边没有懂中国话的人。受阿勃莱台吉派遣陪君主的使臣一同出使中华帝国的阿勃莱的布哈拉人伊尔卡阿訇先用蒙古语交谈，然后再由君主的军役人员托博尔斯克城哥萨克骑兵彼得鲁什卡·马利宁用鞑靼语[13]同他交谈。

丝绒、花缎、绉绸、宝石、珍珠和白银在中国京都汗八里城是很多的。丝绒、花缎和绉绸是汗八里出产的，这是听中国人和蒙古人说的。白银、宝石、珍珠和各种珍贵饰物则是从卡拉奇① 运来的，中国人和蒙古人称卡拉奇为中国旧土，统辖这块旧中国地方的是以前中国大明皇帝的儿子。从汗八里城到旧中国，骑骆驼走旱路要二个月。而我们所到的中华帝国比起旧中国来面积不到四分之一，旧中国住的全都是汉人，没有一个蒙古人。

貂皮、狐皮、虎皮、豹皮据说在中华帝国是很多的。

中国都城的大房子是砖石砌的，构造简单，屋顶盖着各种颜色的琉璃瓦。除了皇宫以外，住房建得很矮。皇宫很大，宫殿很高， 124张
构筑精巧，刷上各种颜色，顶上盖着琉璃瓦，房顶金光灿烂。皇宫周围的城墙刷着各种颜色。这个皇宫有五个石筑的大门，终日紧闭，各个大门都有卫兵轮流守卫。正对这五个大门，有五座石桥，都是用天然白石建造的，桥栏也是用同样的白石雕的，这几座桥结构非常精巧，桥身用铁制部件衔接。

① 原文为 Каракчи，指华南。——译者

这些石桥对面有一根石柱，高约六俄丈，也是用白石雕的，石柱上刻有汉字，这些汉字漆上金色。皇宫对面有一个大广场。各
188 级官员每月三次，即新月初升的那一天、以及 22 日和 29 日，来到这个广场向皇帝朝拜。新月初升的那一天，他们的宫前便会扬起旗子，以便人人知晓。当各位大贵族（他们叫王）和各级武将前来朝拜皇帝时，大家就坐在广场上的毛毡上，这些毡子是人们带来放在他们面前作地毯用的。官员们穿着绣金的袍子来朝拜，约坐一个多小时。这时从皇宫里走出不知什么官衔的人，登上有五个城门的城楼，用本国话大声喊叫，使全体来朝拜的官员都能听见。他
125张 们站起来，跪下去，带着帽子磕头三次，然后又照原来的那个老样子坐下。这个人站出来，又照原来那样喊叫，他们便再站起来，照上述那样又磕头三次。这样连做三遍。但他们大家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圣颜。第三次行礼之后，有人从城楼上下来，对他们颁发皇帝的赏赐。他们拿了赏赐后，脱下金袍，便各自回家。他们也有牵着大象到这五个大门前向皇帝朝拜的风俗，牵来的大象有二十六头。

这座皇宫的周围有水池，水池两边用石砌起来，作为池岸，这些石岸是用天然白石和青灰石砌的。

房子上、衣服上和器皿上到处都画着蛇。

有各种瓜果蔬菜：苹果、梨、樱桃、李子、香瓜、西瓜、葡萄、黄瓜、胡桃、榛子、蜂蜜、冰糖、白糖、桃干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名的果蔬。葱、蒜、萝卜和胡萝卜在叶夫道克因祭日成熟；樱桃和黄瓜在圣乔治祭日以前成熟；苹果、梨、李子、香瓜和桃子在圣彼得祭日以前成熟；葡萄则在圣西门祭日以前成熟；葱、蒜、萝卜、胡萝卜和洋姜整年都有新鲜的。

126张 中华帝国有许多种辛香作料，如辣椒、丁香、肉桂、肉豆蔻仁、姜、北极悬钩子根、八角茴香和茶叶。据中国人和蒙古人说，茶叶

长在树上。据说一切辛香作料在那里都有种植。出产的庄稼有小麦、大麦、大米、黍稷、燕麦和豌豆——一年两熟，但没有见到黑麦。常有大雨、雷鸣和闪电。

通衢大道铺着天然的青石板，街道上有井，大街两边挖了大阴沟，直通小河和湖泊。下雨时，大街小巷的雨水就由这些阴沟流走，街上没有泥泞，庭院内都敷设水管通到街上以排泄雨水。据中国人和蒙古人说，在中国都城和都城附近，除了一条名叫哈通河[14]的河流外，没有大河。这条河发源于布哈拉地区，流入大海。据说，这条河离汗八里城不远，欧洲船只常来中华帝国，但这些船只常常在这条河的河口撞坏。

中国都城里的住宅和庭院之间都是庭园。中国都城的澡堂是 127张
砖石建的。

中国都城、皇宫附近的地方，有一座圆圆的小山，这座山上有人造林。林中有野兽，据中国人说，除了大角鹿、羱羊和草原山羊外，没有别的野兽。这座山的四周有一道砖墙，砖是烧制的。汗八里城有一些小湖，湖里有小金鱼，鱼鳞有红色的、天蓝色的和绿色的。有些鱼的鱼鳞是红白相间的。这座城里有一个不大的湖，湖水呈 189
红色，象血一样，湖里的鱼也是红色的。不过鱼鳞是红色的，身子却是白色的。中国人和蒙古人说，这个湖里的红水永远不会变色。

住在中国都城汗八里的博格德皇帝属蒙古族。在这以前则是汉族的皇帝大明汗。大约在十三年前，当蒙古人征服中国时，这位大明汗自缢身亡。他身后留下一个幼子，这位中国皇帝的近臣带着他的儿子逃往卡拉奇，即旧中国。

蒙古人住在中国京城汗八里城内的人数不多，而汉人却为数 128张
众多。王公们（我们叫大贵族）和各级官员都属蒙古族*。所有骑

---

* 这里的俄文误写为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рода（蒙古族）在文本中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города（蒙古城）。

马和步行的蒙古人，都是身佩刀剑，腰悬弓囊箭袋，汉人步行和骑马的都不带兵器。衙门里处理任何事务都没有汉人，他们只能干粗活和做生意。

中国都城内的汉人无论男女，身材高大，也很整洁。女人的脚象小孩的脚一样小。据说他们是故意把脚缠小的。女人穿的衣服很短，有开襟，袖管却很宽大，象宽袖女上衣的罩衫。头发束得同欧洲人一样。男人穿的衣服很长，有钮扣，扣在怀里。男女的衣服颜色都很单调，除了宫廷人员和王爷之外，人们不穿带色的衣服。冬天他们头上戴一顶土耳其式小帽，只是在帽子上有一条很长的红丝花翎。夏天戴一种席草编的小帽，帽上也有那种花翎。男人
129张 不留头发，只是在头顶上留一绺蓬起的头发，编成一根蒙古式的辫子。

中国人的宗教是：向佛像祈祷，佛像是泥塑的，涂上各种颜色，饰着金箔，镶着宝石和珍珠。佛像前放着蜡和油脂制的蜡烛，夜间祈祷。每个寺庙都有一口钟。有铜钟和铁钟，象我们俄国的一样，上面有凿口和孔洞。但没有钟舌，要用棒槌敲打。钟不大，有二十普特的，五十普特的和一百普特的。

中国都城的人们不讲禁忌，各类爬虫都吃，吃青蛙、乌龟和狗肉。市场上还出卖熟狗肉。

蒙古族女人很整洁，不缠脚，穿的衣服很长，象卡尔梅克人的样式，拖到地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没有东西蒙起来。男女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的。男人头上戴着帽子，帽子是中国的样式。蒙古人也信中国宗教。王爷（我们叫大贵族）外出时，前面撑着两、三顶大伞，两旁各有七至九人随行，他们身上穿的是彩色衣服，手上
130张 拿着一俄丈半长的木棒，木棒两端漆成金色。王爷走过时，任何人都不能骑着马朝着他们走过来，迎面骑马而来的人要下马步行，直到看不见王爷时为止。跟随王爷走的，约有一百多人。

中国都城木柴很缺乏，用一钱银子买的木柴只能煮一天的饭。各种零星杂物都可以买到。买卖时用铜钱，我们叫普尔，他们叫钱。一百四十个大钱换一钱银子，小钱加倍。

中国都城有很多外国人：法兰西人、波兰人、西班牙人、意大利 190
人。他们各自信仰自己的宗教，他们的教堂用石建成，式样各不相同。他们的神像画在木板上，有主宰一切的上帝的神像，有圣洁的圣母的神像，有约翰先知和天神的神像。还有十二名圣徒的神像，只是神像上没有题词。神像面前放着蜡烛。这些外国人吸引〔许 131张
多〕中国人信仰他们的宗教。多年以来他们就住在那里。中国人说：他们从什么地方到我们这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15]。

中国都城有很多伊斯兰教徒，他们信奉自己的伊斯兰教，但很少有人会讲本族语。他们说：我们的祖父和父辈跟着帖木儿阿克萨克一同来到中国都城。熟悉这件事的老人，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只是在我们的书籍中有所记载。

目前博格德皇帝与旧的大明皇帝的儿子经常打仗，兵役不断。在那个旧中华帝国里有没有皇帝，无法切实探明，卡尔梅克的一些小台吉说：我们认为在中华帝国里没有皇帝。

同年，即 164 年，7 月 7 日，有二十五名荷兰人来到中国都城汗八里。他们说：我们乘三艘船从本国来到这里，每艘船有一百来人，其中二艘船连人一起在海上覆没。和我们同船来的还有七十五人，中国不让这些人与我们一起进入中国都城汗八里，而让他们 132张
留在船上。他们乘船航行到离汗八里城多远的地方，这件事无法向人探明。中国人不许这些欧洲人走出宾馆，也不许俄国人和他们见面。有些俄国人也曾和这些欧洲人见过面，但俄国人不懂欧洲话，欧洲人也不懂俄语。他们问：有谁会讲拉丁语？使臣身边没有这样的人。这些欧洲人给使臣送来两份文书，一份加盖印章，另一份没有盖印章，使臣已将他们的文书带回罗斯。当使臣从中国

都城动身回罗斯时，这些人还留在中国都城汗八里城。以后是否会让他们回去，还不清楚。

在汗八里城和卡哨城市卡普卡之间，有八道穿越山岭的石头城墙。这些城墙是否从很远的地方蜿蜒而来，无法确切知道。全
133张 部城墙都是用天然的石头砌的，城墙高而宽，城墙上面筑有俄国式样的雉堞。

1265 年 9 月 4 日，君主的使臣获准带着君主的亲善国书，离开中国城汗八里。但他们没有向使臣提供装载君主财物的车马，只是按皇帝的谕旨给使臣三只羊，供旅途食用；而对他的差役和厨师，除了大米之外，没有供应其他食物；对军役人员、俄罗斯商人和布哈拉商人每人供应三只羊；对使臣、军役人员和商人供应五十天食用的大米，每人每天二碗，厨师每天一碗。按照皇帝的谕旨，那些骆驼*和马匹被牵去饲养，但是它们全给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从汗八里城蒙古衙门派出的护送人员有：秘书官一名，蒙古语叫扎尔固齐，同秘书官一道的，有二名衙门官员——章京[16]，我们的话叫作百人长，他们三人还带着三十名军人。从最后一个台吉到关卡有一百来名护送人员。在路途中，护送人员不让我们在城
191
134张 里和乡村购买骆驼、马匹和饲料，疲备不堪的骆驼和马匹只好沿途抛弃。时近冬令。我们一路上买了每头价为三十两、四十两银子的骆驼，买了每匹价为十两、十二两银子的马匹，买了每只价为二两、三两银子的羊。因为冬天到了，旅途上没有人，人们都到山间有牧草的地方游牧去了。一路上因更替骆驼和马匹，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开支，有些骆驼和马匹活活饿死了。

使臣从中国都城汗八里出来，不是走到中国都城去的那条路，而是走另一条路，即走蒙古和布哈拉之间的道路。离开布哈拉城

---

* 这里俄文是 велбуд，原文如此。手稿中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的“велбуд”都已改正为 верблюд(骆驼)。

市哈密和吐鲁番[17]走一天路程，城市在我们的左边。

从中国都城到阿勃莱的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走了六个月，途中非常艰苦，大雪纷飞，天气酷寒，牲口没有饲料，骆驼和马匹冻馁而死者不少。 135张

165年3月4日大斋期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使臣来到了他163年前往中华帝国时曾经过冬的阿勃莱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

阿勃莱台吉在离自己的这些种田的布哈拉人很远的地方过冬，游牧前去要一个月时间。在阿勃莱的乌卢斯和种田的布哈拉人的住处四周，积雪厚达半俄尺以上。叶夫道盖依祭日和祭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转暖。阿勃莱的种田布哈拉人从4月1日起开始耕耘土地。使臣在塔朗附近的阿勃莱种田布哈拉人那里停留了四个礼拜零二天。4月4日从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前往阿勃莱的乌卢斯。5月11日到了别什卡河见到阿勃莱。阿勃莱台吉给使臣二十只绵羊、[十只]山羊，供一个月食用。阿勃莱台吉于6月4日让君主的使臣从别什卡河动身返回托博尔斯克。 136张

7月16日到了塔拉。在塔拉因等待船只停留了六天。7月22日从塔拉乘船顺额尔齐斯河而下，前往托博尔斯克城。从塔拉航行十天到托博尔斯克。使臣于165年7月31日乘船到达托博尔斯克。

骑缝处和原文下面签署：秘书官阿尔捷米·斯捷帕诺夫。

第136张背面右边写有：杰尼斯卡·斯捷法诺夫校对。

第136张原文下面有外务衙门的附注：这份摘录报告由西伯利亚[衙门]发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1本，第71—75张（抄自1674年抄本）；目录2，案卷№4，第107—136张。1674年抄本。

载于：M. 特弗诺的《猎奇旅行记述》，巴黎，第1—2卷，1663—

1672 年；1653 年沙皇派往中国博格德汗处使团的出使报告；莫斯科人写的鞑靼旅行记是由一个在耶路撒冷出生的莫斯科人花七年时间用俄语写成的。这本旅行记于 1665 年由尼古拉·维岑从莫斯科带来，由他翻译成荷兰文并增加了一些有趣的注释，现这本旅行记已从荷兰文译成德文，载《经过欧洲和塔兰托主要地区旅途的奇遇》，莱比锡，1689 年；《沙皇于 1653 年从莫斯科派遣的使臣由陆路去中国的旅行》，载《北方旅行选集》，阿姆斯特丹，1732 年，第 4 卷，第 535—554 页；《丘吉尔的旅行者选集》，第 1 卷，第 547—551 页。

出使报告复述本：N. 维岑的《鞑靼北部和东部》，阿姆斯特丹，1702 年*；赫·弗·米勒的《俄罗斯历史全集》，柏林，第 6 卷，1760 年，第 473—534 页。

192 《益乐月报》，1755 年，7 月号，第 120—142 页；Н. Ф. 杰米多娃和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的《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莫斯科，1966 年，第 113—145 页。部分载于 Б. Г. 库尔茨的《基利布尔格关于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俄国商业的论文集》，基辅，1915 年，第 203—212 页**。

第 75 号文件

1654 年 8 月 2 日至 31 日之间***。——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就其队伍在阿穆尔河的行动和同满洲军队冲突等事呈雅库次克军政长官米·谢·洛迪任斯基的报告

77张　报告逐字照抄。

---

* 略去 Н. 维岑这本书的以后各次再版的时间。

** 基利布尔格的书由比申首次刊登在《新历史和地理杂志》汇编中，汉堡，1769 年。

*** 日期是根据本文提到的日子并把 162 年称作今年而确定的。

全罗斯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和秘书官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阁下钧鉴，新达斡尔地区阿穆尔大河的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向您谨禀如下。

遵照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今年，即162年，贵族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齐诺维耶夫携带君主赏赐的金币，来到阿穆尔大河，并遵照君主的谕旨，把君主赏赐的金币发给帕夫洛夫之子、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哈巴罗夫和君主的臣仆我等共三百二十人。当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从结雅河口带着征收来的陛下的貂皮贡，动身回莫斯科君主那里时，他把帕夫洛夫之子、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哈巴罗夫也带到莫斯科君主那里。他授命我奥努弗里卡在叶罗费伊·哈巴罗夫走后，在阿穆尔大河一带料理君主的事务，统率军役人员，并下达了强制训令。但是关于供专差军役人员叶罗费伊·哈巴罗夫备用的皇库火药、铅弹、炮弹，并没有任何清单移交给我，也没有移交军役人员名册。另外护送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的西伯利亚各河下游城市的军役人员被留在阿穆尔大河一带，没有让我奥努弗里卡去把他们接回来。还有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带走了征收实物贡的纳贡人和非纳贡人名册、人质和翻译。现在，由于没有纳贡名册，在阿穆尔大河一带向贡民征收君主的实物贡就没有依据。现在达斡尔和久切尔的酋长要找翻译，我们却没有翻译和通译。77张背面

我奥努弗里卡同军队商量之后，便带着全体军事人员从结雅河口顺阿穆尔大河航行而下，至松花江口去筹办粮食和船只，因为阿穆尔大河一带粮食少，没有树木，没有造船的材料，而且路远。因此我们于9月18日开始向下游航行。我奥努弗里卡带着全体军事人员到了松花江，把粮食装满船后，又向下游航行。我们没有到达基利亚克地区，便停下来在阿穆尔大河的久切尔地区过冬。我

们抓了一些人质，用这些人质作抵押，开始征收君主实物贡，也向
193 非纳贡的一些久切尔人征收君主的实物贡。前几年，帕夫洛夫之子、叶罗费伊·哈巴罗夫曾向哪些人征收过君主的实物贡，现在由于没有纳贡名册，向这些贡民征收君主的实物贡就没有什么依据了。

我奥努弗里和全体军人过了冬，造了大船和平底木船，于今年，即 162 年春天，乘船溯阿穆尔大河而上。途中有一些久切尔人运来了君主的实物贡。

当我们到达松花江口时，那里停有哥萨克，他们是军役人员米什卡·阿尔捷米耶夫·卡希涅茨带着五十人顺阿穆尔大河航行到
78张 那里的。据他们的叙述和答问，知道他们在阿穆尔大河的托拉河口一带过冬，抓过一个人质，用这个人作抵押，征收了君主的实物贡十八张貂皮。我奥努弗里根据他们的请求，把他米什卡·卡希涅茨那里的军役人员和人质接收过来，并收下了君主的实物贡。

米什卡·卡希涅茨在他自己的小城寨对面，截住了驾着木筏顺阿穆尔大河航行的弗托尔卡·捷列诺克和伊瓦什卡·尤里耶夫两个军役人员。这两个军役人员受到了盘问。弗托尔卡·捷列诺克在回答询问时说：今年，即 162 年，春天的时候，贵族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齐诺维耶夫从土基尔通道派出谢尼卡·阿维尔基耶夫等八个军役人员。他们带有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的报告，但是没有把君主的火药、铅弹以及任何其他皇库物资从土基尔通道运到阿穆尔大河去。由于神意的裁决，军役人员科索伊·谢尼卡等人淹死了。只剩下弗托尔卡·捷列诺克和一个同伴共二人。正当他俩乘木筏航行时，就被米什卡·卡希涅茨及其同伴截住了。

就在我们遇到米什卡·卡希涅茨等军役人员那一天，与部队和副长官商量之后，我奥努弗里卡于 5 月 20 日乘船溯大松花江而
78张背面 上，引导不纳贡的久切尔农民归顺于沙皇陛下，并筹办粮食。我们

在松花江扬帆航行了三天。就在6月6日这一天，博格德大军带着各种火器——大炮和火绳枪同我们遭遇，于是我们就同博格德的军队交火了。这些博格德人打仗时，骑兵骑马，步兵乘平底木船。博格德人用大型兵器——火炮和火绳枪作战，他们用火炮向我们的船只射击。他们伏在筐垒和陡坡后面射击。我同全体军人商量之后，就命哥萨克乘平底木船出击。靠上帝的恩佑，托君主洪福，我们把博格德军队从平底木船赶到岸上。这些博格德人一上岸，就占领了有利地形，依据障壁向我们进攻。在这次猛攻中，许多军役人员负了伤。我们无法同这些博格德人继续作战了，因为皇库的火药和铅弹已经用尽，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齐诺维耶夫并没有派人把皇库物资从土基尔通道运来。

在博格德人到达之前，曾派出一些军役人员去讨伐久切尔农民，这些哥萨克在进军中俘获了久切尔舌头。这些舌头受到审问，他们在回答审问时说，博格德军队是博格德皇帝临时派出的，派出的有三个方面的人：博格德人、达斡尔人、久切尔人。

当我们与这些博格德人交战时，我们看见他们有各种颜色的旗子：白、黑、红、黄都有。当某种颜色的旗子一过，就出现穿着某种颜色服装的连队。白旗挥动的地方，就出现穿白色服装的博格德人连队，站在白旗下面的人都穿着白缎衣服、戴着盔甲；哪里出现黑的、红的、黄的旗子，那里就站着穿黑色、红色、黄色服装的连队。旗子是什么颜色，连队就穿着什么颜色的缎服，戴着什么颜色的盔甲[1]。他们在战斗的整个过程中，都排列成战斗队形。 79张 194

我们也用火炮向博格德军队射击。他们使我们在松花江没有可能搞到粮食。在同全体军人商量后，我们就乘船张帆驶出松花江，向阿穆尔大河上游方向逃走。

今年，162年，三十四名军役人员从贝加尔军役贵族彼得·别克托夫那里乘木筏顺阿穆尔大河来到我处，并递交了申请书，说明

他们由于粮食不足极端困难才来的。我奥努弗里卡根据他们的请求，接收了这些军役人员。

后来，我奥努弗里卡就在7月4日带着军役人员，乘平底木船沿阿穆尔大河进军。在这次行军中，我奥努弗里卡抓到了一个尼堪农民。他在回答审问时说，他是从尼堪国被俘来的老百姓，被博格德皇帝所俘，卖给久切尔人当奴隶。同一天，我们在行军中还抓了一名久切尔妇女，她是托延恰的老婆。托延恰的老婆受到了盘问，问她关于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齐诺维耶夫派作使臣到博格德皇帝那里去的叶尔莫拉伊之子特列尼卡·切奇金和瓦西卡·潘菲洛夫、伊瓦什卡·希普诺夫，瓦西卡·伊凡诺夫、托米卡·瓦西利耶夫等五名军役人员的情况。托延恰的老婆在回答询问时谈了这
79张背面 些使者的情况：这些军役人员已被他们久切尔人、托延恰的弟兄奥尔托克和叶秀尼亚和他的亲族以及全体乌卢斯牧民打死，基拉诺夫的亲族和基拉诺夫的乌卢斯牧民也参加了他们这次谋杀。他们是在自己的帐篷里把使者杀死的，他们把这些哥萨克的财产私自分光，也没有把使者的事报告博格德皇帝。

往年，托延恰的弟兄曾宣誓效忠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缴纳实物贡，而由他们的弟兄、托延恰做人质。但是他们却背叛了君主皇帝，把使者杀死。我奥努弗里卡同军役人员商议后，决定前去讨伐这些叛徒，但未能找到托延恰的那些弟兄。这些使者本来是托付给托延恰及其妻子、弟兄们的，但是帐篷里到处都能发现君主的使者、军役人员被杀害的许多痕迹：上衣、裤子、衬衫、袜子、靴子、帽子等破片，我们还找到了死者的锅、斧头、炒锅、刀子、子弹盒盖、皮带头、腰带的纱线、腰带的扣绊和腰带的两端、帐子上的印花布和子弹袋以及各种碎片破布。

就在同一天，军役贵族彼得·别克托夫带了二十人，从贝加尔乘木筏顺阿穆尔大河航行，遇到了奥努弗里卡。别克托夫在回答

询问时说，他们由于缺乏粮食、极端困难才往下游航行。他的这些军役人员交给我奥努弗里卡一份申请书。我奥努弗里卡，根据其请求，（在君主的谕旨到达之前）收留了这些军役人员。彼得·别克托夫请求，在他的全体部下航行到来后，能住在阿穆尔大河一带等待君主谕旨。此后彼得·别克托夫的另外九名军役人员也顺着阿 80张
穆尔大河航行前来。根据他们的请求，也收留到我们的团队里。

今年，即 162 年，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齐诺维耶夫前往莫斯科觐见君主时，曾对我奥努弗里卡发出一道训令。训令中写着：命令在拉夫卡伊小寨地方建一城寨，命我们在君主的谕旨下达之前一直驻在那里，并准备好各种粮食，以供君主行将到达的五千或 195
六千军役人员一年多时间食用。但又对我奥努弗里卡另发了一道强制训令，这道训令中写道：命令在乌尔卡河口狭长地带上建一城寨，在阿穆尔河和结雅河之间的结雅河口再建一城寨。因为正在同博格德人进行激烈的交战，我们无法着手兴建这些城寨。如今在阿穆尔大河一带粮食很少，因为博格德皇帝不让住在阿穆尔河一带的异族人种粮食，而且命令*这些人迁到脑温他们那边去，现在许多达斡尔人已遵照博格德皇帝的谕令迁到脑温去了，我们现在非常缺乏粮食。我们了解到（我们在讨伐时抓了一些舌头，这些舌头受到审问，他们在受审问时说），我们走后，博格德人在松花江口构筑工事，不让我们到松花江去搞粮食。而在松花江一带粮食是很多的。

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曾下令向军役人员征收什一税，因此，我奥努弗里卡便向这些军役人员对抢来的财物征收什一税。这些军役人员不但不肯缴纳什一税，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已把申请书送到莫斯科给君主，在君主的谕旨来到之前，不缴什一税。 80张背面

今后，如果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

---

* 文本中用 Велеть 一词，有误，现改为 Велел。

准备派遣自己的军政长官和军役人员前往阿穆尔大河，他们在路上应该小心提防，因为博格德人很可能在半路上某个地方截击他们，而且阿穆尔大河一带粮食很少。当博格德人进行炮击时，他们这些火炮的射程达两俄里以上，而我们这支皇家军队的装备却只有一门火炮，而且是团队火炮，另有两门小铁炮。

今年，即162年，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齐诺维耶夫那里留下来的那些军役人员，又呈递一份申请书，他们请求君主体恤他们，准许他们回到俄国西伯利亚各城去。我由于没有接到君主的谕旨，没有按照他们的请求让他们离开阿穆尔大河，因为军队少，战斗频繁，无人可以报效君主。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把人质达斡尔主要酋长拉夫卡伊放回达斡尔，而我们军队在行军中又把这个酋长抓到了。我们想抓这个酋长已经五年了。

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在训令中写道，以前在皇库物资中有酒，命令把那些酒留给异族人用。我奥努弗里卡没有在皇库里找到酒，我向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留下的宣誓公务员询问酒的事。这些宣誓公务员说，在他们交接时，皇库里没有一点酒。今年，即162年，在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走后，又重新向异族人征收了君主的实物贡。到8月2日止，共收二十八捆又三十六张貂皮、六件貂皮袄，其中有七十四条貂脊，另有一件彩缎貂尾帽，二张玄褐狐皮
81张 和狐的*。但君主的这些贡物无法送上，因为整个地区都动荡不安，战斗频繁。为了提防异族人抢劫君主的财物，只派少数人员护送是不行的；如果要派出大量的军役人员护送，则需要很多人，而我们的作战人员又很少。

196 8月2日，我奥努弗里卡向尼堪农民打听了尼堪国的情况，他说，他是被抓来的老百姓，这些事说不上来。在回答询问时，他讲了博格德军队的一些情况。他说，那支博格德军队派驻到松花江

* 原文如此。

口为期三年，博格德皇帝命令他们驻在松花江口一带，命令他们同我们打仗，不让我们进入松花江。现在已经派了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博格德皇帝还想增派一支二千人的部队来。这还不算久切尔人和达斡尔人。

在8月2日这一天，军役贵族彼得·别克托夫交了实物贡十张貂皮，这是他在阿穆尔大河上航行的时候，向往年缴纳过君主实物贡的达斡尔人征收的。我奥努弗里卡把实物贡收下来了。

今年，即162年，6月6日和其他几日，特罗菲姆·尼基京和西曼卡·扎哈罗夫大尉统领的整个部队抗拒他们的命令，而这两位大尉是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在训令中任命的。

今年，即162年，军役人员甘卡·伊凡诺夫·别佐特佐夫因为生活艰难和残废，曾请求君主、并递交申请书给我奥努弗里卡，请求准他回到俄国西伯利亚城市去。他是继军役贵族彼得·别克托夫之后，从贝加尔航行来的。由于他不能胜任君主的差役，我奥努弗里卡就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甘卡走了。 81张背面

我奥努弗里卡现在带领全体人员乘船溯阿穆尔大河而上，如果在阿穆尔大河一带某处能弄到粮食，我们就在那里过冬。

今派军役人员格拉西姆卡·马克西莫夫、普罗尼卡·格里戈里一行九人携带此报告前去，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军役贵族彼得·别克托夫所派的伊瓦什卡·利特维诺夫，他带有彼得的报告。

今年，即162年，阿穆尔军役人员和自由哥萨克志愿人员，以及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留下的从上勒拿勃腊茨克寨来的军役人员和自由哥萨克志愿人员向我奥努弗里卡递交了申请书，我收下了他们的申请书，并把它附在本报告的后面，呈送陛下各位军政长官。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31本，48号，77—81张背面。抄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圣彼得堡，1848年，122号，第523—528页。

第 76 号文件

1654年，不迟于8月31日*。——阿穆尔志愿军役人员亚科夫·尼基京等人致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的申请书，其中有向阿穆尔河进军以及同满洲军人发生冲突情况的记述

87张　　申请书逐字照抄。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您的臣仆、君主的阿穆尔志愿军役人员十人长及列兵亚孔卡·尼
197 基京等四十八人向陛下谨奏。

君主陛下，去年，即161年，当您的奴仆我等越过通道到达阿穆尔河时，君主的贵族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遇到我们，叫您的奴仆我等返回，不让我们为君主服役。您的奴仆我等被他缴械了。我
87张背面 们有些人的随身物品也被他抢去。他拷打您的奴仆我等一整天，向我们勒索了六百卢布，拷打勒索后，还把您的奴仆我等强行扣留。德米特里向您的臣仆我们追索莫名其妙的贡物。您的奴仆我等忍受不了德米特里的暴力虐待，忍受不了拷打追逼，因此向德米特里递交一份申请书，请求在阿穆尔河上游、下游及其支流一带为君主服役。德米特里给您的奴仆我等留下一个军役人员米哈伊尔·科申** 作为专差军役人员，并命您的奴仆我等在乌尔卡河口一

* 日期是根据第75号文件中谈到呈递申请书的日期确定的。

** 原文为Кашина，应为кашинца（卡希涅茨）。

带替君主服役，并在那里耕种，命您的奴仆我等准备五千至六千人食用的粮食。

您的奴仆我等为了避免受到达斡尔人的包围，就在阿穆尔河的托拉河口一带过冬。您的奴仆我等在托拉河口一带过冬后，便开始顺阿穆尔河而下，去找阿穆尔的哥萨克，因为我们这些人无法在乌尔卡河一带替君主服役，也无法耕种。您的奴仆我等找到阿穆尔哥萨克之后，便溯松花江而上。在松花江上博格德的军队和您的奴仆我等遭遇。您的奴仆我等和博格德人打了整整三天。博格德军队把您的奴仆我等赶出松花江，不让我们搞到粮食。您的奴仆我等便从松花江口溯阿穆尔河而上，由于没有粮食，陷入严重困境。今后您的奴仆我等不知道在哪里能够吃上东西。 88张

全俄罗斯仁慈的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请体恤您的奴仆我等，君主陛下，请命在阿穆尔河的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收下这份申请书，把它附在报告的后面，送到莫斯科上呈君主陛下。

恳请君主陛下施恩。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31本52号，87—88张。抄本的十八世纪的复制本。

第 77 号文件

1654年，不早于11月11日*。——秋明军政长官尼·伊·叶利杰津就卡尔梅克使臣即将到达秋明以及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在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逗留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 日期是根据原文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 文件的开头和末尾已散佚。

768张 ……五十名哥萨克骑兵和一名通译。已命帕维尔·科尔尼洛夫等不论在何处遇到秋明来的卡尔梅克使臣都要让他们停下来，
198 并向卡尔梅克使臣切实探查他们这些卡尔梅克使臣有否不良行为和狡诈的意图。如果他们是由自己的台吉派遣出使到秋明的，那就命令这些使臣出使到托博尔斯克去。因为根据君主的谕旨，应该在托博尔斯克接待卡尔梅克使臣，并让他们做生意，而不是让他们到秋明出使、做生意。

君主陛下，11 月 11 日，秋明的军役贵族帕维尔·科尔尼洛夫和官署的书吏费奥多尔·季莫费耶夫给您的臣仆我往秋明写来了报告：

他们在离秋明二十俄里的地方，即在佩什马河黑雅尔城遇到了前来秋明的卡尔梅克使臣——阿勃莱台吉的使臣巴赫特、他的兄弟斡齐尔图台吉的使臣基列伊、艾丘拉喇嘛的使臣叶姆奇和六名厨师，还有伴随使臣前来秋明的一名向导，他是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的鞑靼人乌鲁斯科，同他们、同厨师一道走的还有十五个布哈拉人，他们带着驮载大黄的三十匹骆驼。谨遵君主的谕旨，帕维尔·科尔尼洛夫等人让这些卡尔梅克的使臣在黑雅尔城就地停下来，并向使臣们说：遵照君主您的谕旨，不准在秋明接待卡尔梅克使臣，不让他们出使到秋明，而应在托博尔斯克接待卡尔梅克使臣，让他们出使到托博尔斯克并做生意，要他们都到托博尔斯克
769张 去。卡尔梅克使臣巴赫特一行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禀告：台吉们派他们出使到秋明，并向您，君主陛下请求准许在秋明执行使臣任务。他们的台吉也已派使臣到托博尔斯克去了，巴赫特一行不准备到托博尔斯克去，因为台吉是派他们到秋明，而不是到托博尔斯克的。如果不让他们出使到秋明，他们的马匹虽然已经困乏，但他们还是要尽一切力量返回到本国乌卢斯自己的台吉那里。他们的马匹在哪里累倒了，他们就在那里把

马匹扔下，然后在托博尔河畔达尔罕之子巴舍伊那里住下来过冬。在托博尔有许多台吉，有多扬台吉、亚什克普、阿尤希的杜尔伯特人，在伊沙姆河下游和希克奇卡拉盖的下方以及别什库利附近游牧。使臣巴赫特曾两次到秋明出使，但他忘记了去秋明的道路。他们的阿勃莱台吉在杰夫列特吉列伊王子那里找了一个去秋明的向导。他们的台吉阿勃莱在卡尔梅克各乌卢斯、在布哈拉以及在中国都很有名气，这是因为阿勃莱台吉的使臣伊尔卡阿匐去年曾到莫斯科晋谒过全罗斯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他的这个使臣伊尔卡阿匐从大君主那里回来的时候，穿着君主赏赐的绣金衣服到乌卢斯去见台吉，并带着君主送给阿勃莱台吉的赏赐：铠甲、饰金领子、镶金的火绳枪；而对君主您的使臣，阿勃莱台吉则允许在所有的乌卢斯经商，下令提供车马，护送到中 770张
国，并嘱令加以保护，在任何地方都不许使他们受到损害。他们的台吉阿勃莱对大君主您处处表示友好。君主的使臣今在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经商。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为此曾从亚什梅湖来到乌卢斯找阿勃莱台吉，阿勃莱台吉向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提供了一百五十辆大车、二百头骆驼，并供应一百五十头绵羊、五十头牛供作食用，让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全体人员在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过冬。阿勃莱台吉派了自己的使臣，到君主陛下的城市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向大君主请求允许向上述各地派出使臣。为什么不让他们卡尔梅克的使臣到秋明去，不让到该地出使和贸易，而他们是很欢迎君主的使臣前去的。

火枪兵头领尼基塔·亚利佐夫[1] 及秋明军役人员五十人长和 199
十人长来到官署找我——您的臣仆。他们向君主陛下请安，并且说：根据现今多方面的消息，卡尔梅克的许多台吉正带领自己的乌卢斯牧民在秋明附近放牧，以前卡尔梅克人是不在秋明附近的这

1 原文为 Микита Яльцов。——译者

些地方放牧的。如果不让卡尔梅克使臣出使到秋明，而叫他们在谕旨到达之前在离秋明十五俄里的安德列耶夫湖边住下，那么军役人员在他们那里很难自卫，担心卡尔梅克人会加害军役人员，因为那个地方离城很远。最好象在军政长官伊凡·屠格涅夫任职前一样，把这些卡尔梅克人安置在图拉城的城郊，这样只要军役人员在他们那里注意防范，就不必担心发生危险。

君主陛下，根据随同这些使臣从卡尔梅克来到秋明的秋明城布哈拉商人萨季莫夫·科切姆阿匐的答问词，卡尔梅克台吉们……的天然界。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344卷轴，第3册，768—770张。原本。

第78号文件

不早于1654年12月12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委任阿·菲·帕什科夫为达斡尔地区的军政长官事给他的训令摘要**

〔……〕**在160年，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曾派德米特

---

* 首次公布（见文后注）时认为，这个文件产生于1655年，但有理由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更早一些时间草拟的。在1654年6月20日关于任命阿·菲·帕什科夫在中国和达斡尔地区的阿穆尔河担任军政长官的谕旨中谈到，给他的训令即将发出（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453卷轴，第2—3张）。从训令中可以感到德·齐诺维耶夫和叶·帕·哈巴罗夫的报告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因此可以设想，这个训令是在他们到了莫斯科后，即1654年12月12日以后，立即草拟的。

** 略去一部分原文，其中有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关于叶·帕·哈巴罗夫远征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报告的转述（原文的开头部分已散佚）。

里·齐诺维耶夫到达斡尔地区切实探查该地区的情况，随同他前往的有一百五十名军役人员。命令德米特里根据叶尔卡的报告向叶尔卡·哈巴罗夫等人以及被俘的舌头、达斡尔人等探明关于达斡尔地区，关于金矿、银矿，以及各种贵重饰物的情况。命令他本人亲自把这一切察看清楚，还命他打听中国的情况：离达斡尔地区有多远？前往中国的道路如何？是经过草原，山地，还是水路？如果达斡尔人归顺沙皇陛下，皇库*可否获得巨大的利益？要派多少军队才能使达斡尔地区和沙姆沙康皇帝归顺君主沙皇陛下？才能把可开采金银的矿山夺过来？如果达斡尔的酋长归顺君主沙皇陛下，德米特里就该把君主宽厚的诺言告诉他们，使他们感到一定会 200
得到君主的恩典。在回答询问时，叶尔卡·哈巴罗夫等人以及达斡尔人对德米特里所问的关于达斡尔地区、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阿拉克·巴图尔汗、银矿、各种各样的贵重饰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等等情况的答词，德米特里都应逐条逐项地记载下来。德米特里应带着这些达斡尔人作人质，和叶尔卡·哈巴罗夫一起到莫斯科觐见君主陛下。

今年，即163年，12月12日，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来到莫斯科，他在西伯利亚衙门回答询问时，对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禀称：

前年，即161年，8月25日，他德米特里曾到久切尔地区的边界石勒喀河叶尔卡·哈巴罗夫及其同伴那里，随他前去的有军役人员和志愿人员三百三十人。达斡尔的异族人曾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请求予以关照，命君主的军役人员和志愿人员不要攻打他们，不要掠夺他们，而他们异族人将竭尽所能，向君主缴纳实物贡，并

* 发表时误刊为："государстве"（国家）。

将归顺沙皇陛下，永为奴仆。只希望君主关照，命令保护他们，以防博格德皇帝安德列汗[1]来犯。德米特里遵照君主的训令，向这些达斡尔异族人和叶尔卡·哈巴罗夫等人询问了关于达斡尔地区、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关于金矿、银矿、以及各种贵重饰物的情况。

在回答询问时，达斡尔异族人和叶尔卡·哈巴罗夫对他说，在达斡尔地区、久切尔地区和基利亚克地区无论哪里都没有金矿和银矿，各种贵重饰物是从博格德国博格德皇帝安德列汗那里运来的。博格德地区也不产金银，他们从达斡尔人那里听说，在尼堪皇帝的尼堪地区才出产金银，金银是由尼堪国运到博格德国博格德皇帝那里去的。但博格德国和尼堪王国离达斡尔地区有多远，他们无法确切了解。

他，德米特里从叶尔卡的同伴军役人员中，挑选了特列尼卡·切奇金等五人于去年，即 162 年 9 月 14 日，派到博格德国和尼堪国，去见博格德皇帝和尼堪皇帝，劝说博格德皇帝和尼堪皇帝率领自己的整个国家归顺于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入籍为民，永世不渝地为大君主效劳。他德米特里严格命令特列尼卡·切奇金等人，要他们在这些国家千方百计地、不要公开而要秘密地打听哪些国家出产金银？在博格德皇帝或尼堪皇帝的国家里有没有这种矿产？产在什么地方？从达斡尔地区到博格德国、到尼堪国有多远？要走什么样的路——是走草原、山区的陆路还是走水路？他，德米特里已嘱令特列尼卡等人：博格德皇帝和尼堪皇帝对军役人员特列尼
201 卡·切奇金等人说些什么，关于金矿银矿，特列尼卡等人切实打听到什么，要带着这些情况返回达斡尔地区找军役人员奥努弗里卡·斯捷帕诺夫及其同伴，这些人是德米特里留在达斡尔地区等候君主谕旨的，德米特里并吩咐奥努弗里卡放他们到莫斯科去见君

主〔……〕*

阿法纳西应该向达斡尔军役人员奥努弗里卡等人详细询问受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派遣于去年，即162年，作为使者去觐见博格德皇帝和尼堪皇帝的达斡尔军役人员特列尼卡·切奇金等人的情况：特列尼卡·切奇金等军役人员是否已经从博格德皇帝和尼堪皇帝那里回到奥努弗里卡及其同伴那里？如果特列尼卡·切奇金等人在达斡尔地区他们的军队里，阿法纳西就要向特列尼卡等军役人员详细询问博格德皇帝、尼堪皇帝和他们的国家以及金矿和银矿的情况：金矿、银矿产在那些国家的什么地方？在他们国家里有哪些贵重饰物？他们的答问词应如实地记录下来〔……〕**

如果阿法纳西获悉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那里的城市不多，人口也不多，估计可以引导他们归顺于沙皇陛下，那末，阿法纳西军政长官应从达斡尔军役人员中挑选五、六个有办事才能、善于辞令、胜任此事的人，把他们派到松花江去见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2]，命这些军役人员向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说：

他，阿法纳西是受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兼多国君主和领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派遣，前来石勒喀大河的。他，阿法纳西奉命派出沙皇的使者来见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奉告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兼多国君主和领主的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治下，有很多皇帝和国王率领自己的国家臣服于沙皇。而大君主、沙皇则对他们恩赏有加，让他们承受沙皇陛下的恩泽。希望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同样求得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

* 略去叙述德·齐诺维耶夫关于在结雅河和乌尔卡河上建设城堡的命令，以及由德·齐诺维耶夫带到莫斯科的达斡尔居民在西伯利亚衙门的答问词等部分。

** 略去文件中关于如何对待当地居民、如何隆重接待达斡尔酋长的仪式及其他部分。

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恩泽和赏赐，归顺于沙皇，并向大君主交纳贡品。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兼多国君主和领主的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一定会对他们倍加关怀，使他们承受沙皇的恩泽，保护他们不受敌人侵犯。希望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率先归顺沙皇陛下，永世不渝。阿法纳西派到他们两位皇帝那里的使者，应尽速予以放行，让他们回到阿法纳西那里，勿加阻留。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
202 对归顺沙皇陛下一事有何表示，应即写报告交使者呈君主沙皇陛下，如果他们没有写国书，应要他们口头转述。

阿法纳西如果获悉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的国家人口众多，城市也很多，则军政长官阿法纳西也应派遣五、六个军役人员去见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嘱令他们对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说：

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治下，有许多皇帝和国王率领自己的国家臣服于沙皇陛下，大君主沙皇对他们均恩赏有加，让他们承受沙皇陛下的恩泽。希望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也求得沙皇的恩泽，臣服于沙皇陛下，永世不渝，大君主沙皇将对他们倍加关怀，并与他们保持友好亲善的关系。

如果不能尽快地说服并诱导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归顺君主沙皇陛下，那么就引导他们，让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的臣民同他们的臣民，在他们的国家里或彼此在双方国家里，进行自由贸易。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有何决定，都由沙皇陛下的使者带回阿法纳西那里，勿予阻留。

如果阿法纳西得知还有其他一些这样的国家，他，阿法纳西便应照样派遣军役人员到这些国家去，并嘱令他们根据君主的本谕旨，劝说、号召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归顺于沙皇。阿法纳西派遣使者

到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或其他国家去时，应该命令他们口头转达各项事宜，而不能写成书面东西交给他们，不能让使者带着写有任何内容的书面东西交给任何人。

达斡尔军役人员从博格德国、尼堪国以及从其他一些国家回到阿法纳西那里以后，他们在回答询问时，对阿法纳西所谈的关于博格德安德列汗和尼堪皇帝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的情况，哪里出产金、银、铜、铁、锡、铅、珍珠、宝石、优质的黑色海象牙，哪里出产丝绒、素缎、花缎、塔夫绸、绢、染料和各种贵重饰品，以及有关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情况，还有阿法纳西本人切实打听到的一切情况，所有这一切，阿法纳西都应逐条逐项地分别记载在日志上，城市和城寨都要标绘在地图上；着即派遣到过这些国家的军役人员，把见闻记和地图送到莫斯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那里，不得拖延。有关事宜应写成报告，报告、见闻记和地图应送西伯利亚衙门呈交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军役人员也应同时向他们报到。关于达斡尔的一切情况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种消息，军政长官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应认真打听，亲自写报告到莫斯科，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奏报，使君主陛下能了解西伯利亚达斡尔当地的各种情况和消息[……]* 203

«1655 年委任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为达斡尔地区的军政长官的训令»，圣彼得堡，1894 年，2—4，10，15—17 页，训令全文共 35 页。根据原本发表。**

---

* 略去关于向达斡尔、久切尔和基利亚克居民征收实物贡的办法，关于商人和猎人的通行，关于税收以及军役人员的薪饷等部分。

** A.H.特鲁沃罗夫收藏的原本没有保存下来。发表时对训令有以下说明：卷轴本共为 95 张，在张的背面骑缝处有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签字和书吏格里戈里·兹维列夫复核签字。

第 79 号文件

1655 年 3 月 15 日。—— 就管理阿穆尔河一带贡民和询问特·叶·切奇金使团的遭遇等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达斡尔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等人的诏书

74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西伯利亚、达斡尔地区、久切尔地区和基利亚克地区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等人。

160 年，奉朕的谕旨，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由朕这里被派往达斡尔地区办理朕的事务。今年，即 163 年，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由达斡尔地区来到莫斯科，并且带来你们所征收的朕的貂皮实物贡。为了详细探明情况，还带来了阿奈等七个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和基利亚克人，还有一个妇女，一个少女。遵照朕的谕旨，已把君主的赏赐颁给阿奈等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基利亚克人，以及妇女和少女，并且由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科斯季卡、伊凡诺夫和达斡尔的哥萨克加夫里尔卡·希普诺夫送他们从莫斯科返回到自己居住的地区。

当朕的诏书下达到你们那里时，科斯季卡、加夫里拉和这些异
75张 族人也将到达你们那里，为了便于翻译，你们可把这些异族人中的莫尔杰加留在自己那里担任通译，而让阿奈一行六人，以及妇女和少女回到自己居住的地区，不得有任何留难。你们应嘱咐他们：在他们回到本地区时，要他们把朕的关怀告诉自己的同胞，说他们阿奈等人，受到朕沙皇的赏赐，并已从朕这里回到自己的地区，要让

那些地区的异族人看到自己将会受到朕沙皇的赏赐，而效命于朕大君主，对朕披肝沥胆，由他们号召自己的同胞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基利亚克人和博格德皇帝的臣民，领受朕沙皇的恩泽，向朕缴纳实物贡，归顺于朕沙皇，永为奴仆。如果有异族人从那些地区带着实物贡到你们那里时，你们应吩咐从这些异族人中留下一些合适的人作人质，替换目前在你们那里作人质的人，最好逐年都由主 204
要的人物，即在他们国内有支配权和统治权的人来替换。军役人 76张
员在达斡尔、久切尔和基利亚克等地区逗留时，在朕的谕旨到达之前，切勿以武力使这些地区的贡民遭到破产，切勿抢劫他们，切勿殴打他们，也不得俘掳他们为奴。如果你们那里有以前从他们那里抓来的俘虏，在朕的本诏书到达之前，这些俘虏还没有受洗礼，你们就应把这些俘虏放回自己所住的地区，不得拖延。你们向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和基利亚克人征收朕的实物贡时，要和气，有礼貌，而不要粗暴，不要使用武力，不要用拷打追逼的办法。实物贡可以是貂皮、狐皮以及各种毛皮，他们有什么就征收什么，以便引导这些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和基利亚克人领受朕沙皇的恩泽，甘心永为奴仆，而不要把他们赶走。如果博格德人或其他什么人采取某种手段来攻打你们，你们应祈求上帝恩佑，斟酌当地情况，对他们的进犯实行搜索和出击，但不要为追逐发财无故挑动衅端。你们要保护朕的达斡尔、久切尔和基利亚克贡民不受他们的侵犯，因此可以对这些军队进行突袭，以便实行自卫和保护朕的达斡尔、久切尔和基利亚克贡民。对你们的报效，朕将论功行赏。 77张

现在你们在做些什么，将来要做些什么，在图隆恰和塔钦乌卢斯的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带着特列尼卡·切奇金一行从博格德皇帝那里到你们那里之后，你们应奏报上述情况，并让特列尼卡一行回来，把你们为朕所征收的那些实物贡以及这批实物贡清册、见闻记交军役人员，带到莫斯科呈给朕，可命令把报告送到西伯利亚衙

门交朕的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以及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同时命令特列尼卡·切奇金和军役人员带着朕的貂皮财物向他们报到。

如果在朕的诏书到达时，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还没有把特列尼卡·切奇金一行带回到你们那里，你们就要问一问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图隆恰和塔钦乌卢斯牧民特列尼卡·切奇金等人为了什么事在博格德汗的博格德国被阻留？询问以后仍让他们到朕这里来。

对于已归顺于朕沙皇、永世为奴、缴纳实物贡的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和基利亚克人，你们不要用武力使他们破产，不要抢劫、殴打他们，也不要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为奴，不要强迫他们受洗礼。向他们征收朕的实物贡时，要和气，有礼貌，不要粗暴，以便使其他一些怀有敌意的地区居民看到朕沙皇的恩泽，愿意永远作朕大君主的奴仆，缴纳实物贡。

7163 年 3 月 15 日写于莫斯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08 卷轴，74—77 张。副本。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 4，第 28 本，第 102 号，177 张背面—179张。

205

第 80 号文件

1655 年，不早于 4 月 4 日*。——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为满洲军队包围呼玛尔寨事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米·谢·洛迪任斯基的报告

* 日期是根据原文提到的日期确定的。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侍臣、136张背面
军政长官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和秘书官费奥多尔·顿科沃钧鉴，新达斡尔地区阿穆尔大河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谨呈。

今年，即163年，派出军役人员奥西卡·奥列涅夫、叶夫谢伊卡·古雷列夫、谢尔古什卡·基普里扬诺夫、彼得鲁什卡·萨文、尼古拉伊卡·尤利耶夫、亚孔卡·苏尔古茨基、伊瓦什卡·阿尼西莫夫、阿尔丘什卡·萨任等人，连同宣誓公务员安东卡·叶夫谢维耶夫、伊瓦什卡·伊凡诺夫携带救主寺的貂皮和现款，前往雅库次克寨。因为在阿穆尔大河这里，皇库火药和铅都已用完，而在救主寺的仓库里连教堂的经书、蜡、蜡烛、神香也都没有了。

当这些军役人员到达您君主的军政长官那里之后，希望您、君主的军政长官俯予关照，因为在阿穆尔大河已经没有皇家的火药137张
和铅弹了，希望遵照君主的谕旨，从皇库中调拨相当数量的火药和铅弹，以免在阿穆尔大河一带报效君主的差役因没有火药和铅弹而停顿。现在可派去领取皇库物资的军役人员太少了，因为在这里既要保护皇库财物，又要完成君主的差役。每年都要派去军役人员呈送君主的财物和报告却不见从各城市增派新的军役人员到阿穆尔大河来。请把准备派到雅库次克寨去的军役人员和其他军役人员一起派回阿穆尔大河来，因为在阿穆尔大河这里，我军正在同博格德皇帝派来的博格德军队进行激烈的战斗。

去年，即162年，贵族、伊凡之子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写有训令，命令我奥努弗里卡将君主的貂皮实物贡收齐后送到莫斯科呈交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我，奥努弗里卡已把去年，即162年和今年，即163年，征收的君主貂皮实物贡加盖印记后和报告一起，由干练的军役人员特罗菲姆·尼基京和鲍格丹斯卡·加贝舍夫等人送到莫斯科，敬呈全罗斯君主、沙137张背面

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宣誓公务员安东卡和伊瓦什卡带着救主寺的财物到达你处后，希望君主的军政长官俯予关照，叫他们用所带的救主寺财物换取救主寺日常必需品，并在今年，即163年把他们派回阿穆尔大河，使他们在今年、即163年来得及到达阿穆尔大河。希望您、君主的军政长官俯以关照，从皇库里拨些书写用纸到阿穆尔大河，供办理君主事务之用。因为在阿穆尔大河没有办理君主事务所需的书写纸，也无处可买。

去年，即162年，曾让军役人员格拉尼卡·马克西莫夫和普罗尼卡·格里戈里耶夫等人携带报告，从阿穆尔大河到雅库次克寨去见您、君主的军政长官，因为派出那些少量的军役人员，顺着勒拿大河走而不经雅库次克寨是不可能的。

206 今年，即163年，有逃来的新受洗礼的两个异族人——尼堪国被俘奴隶，带着君主的貂皮实物贡，由军役人员送往莫斯科全罗斯
138张 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处。这两个奴隶以前被博格德皇帝掳到博格德国去，又从博格德国卖到阿穆尔大河的达斡尔地区去当奴隶。这两个尼堪人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恳求，并已在阿穆尔大河区官署把洗礼的申请书交给我奥努弗里卡，请求君主陛下加以关照，按照圣徒和圣父的教规，准许他们加入基督的东正教。今年，即163年，根据这两个尼堪人的申请，遵照圣徒和圣父的教规，已接纳他们加入基督的东正教。

今年，即163年，3月13日，由各地征集的博格德军队来到乌斯季-呼玛尔寨，在昼时两点多钟的时候，包围了我们——君主的奴仆。博格德军队公然把出寨去采伐造船木材的各城市军役人员和阿穆尔志愿哥萨克伊瓦什卡·捷里亚捷夫等二十人抓去，在窝棚里毒打他们。我，奥努弗里卡让一些军役人员从呼玛尔寨突围
138张背面 出击。军役人员和阿穆尔志愿哥萨克就出击了。他们从异族博格

德人的军队手中解救被俘的军役人员，打击博格德人。这些博格德军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火器、大炮、火绳枪，他们的旗子有各种颜色。他们这支博格德军队是由若干连队组成的，但没有通译，一个连队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1]

3 月 20 日，他们从阿穆尔河那一边一座高达四十俄丈的山头向乌斯季-呼玛尔寨猛攻，而从那座山头到城寨的距离是二百五十俄丈。从昼时两点多钟起，博格德军队用大炮轰击到六点多钟才停止，在同一天夜五点多钟，行动秘密的博格德军队，在离城寨七十俄丈的地方，用大炮轰击城寨。他们这些博格德军队还向城寨发射燃烧着引火物。箭镞上还有他们的文字。博格德军队还从河的下方一百五十俄丈的地方，用大炮轰击。

3 月 24 日，博格德人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城寨猛攻，他们冲到木栅跟前，把旗子靠在木栅上。他们的大车上有盾牌，大车有轮子，盾牌是木制的，包着牛皮，有的包着毛毡。这些大车上还放着云梯，云梯的一端有轮子，另一端有铁钩和棍子。这些大车上还捆 139张
着一些放火用的木柴、松脂、干草。他们还有象矛一样的戟。他们这些博格德人用的每种护盾都附有铁制护钩和各种进攻用的巧妙的武器。靠上帝保佑，托君主洪福，君主的各城市军役人员和阿穆尔志愿哥萨克从城寨上面、下面的炮孔和扶墙上，用大炮、火绳枪向博格德军队进行猛烈射击。许多博格德人在这次进攻时，被打死在城下。君主的军役人员和阿穆尔志愿哥萨克冲出呼玛尔寨进行追击，追击时也打死了许多博格德人，缴获他们二杆带火绒的铁制火绳枪和进攻用的各种巧妙武器、火药、炮弹，并抓了“舌头”，他们是受伤的敌兵。

我盘问了这些“舌头”。他们在受审时说，博格德军队是博格 207
德皇帝派来的，这支军队里的王公叫图古代，外号叫叶热尔。这个 139张
背面
军队的官兵来自各地，有博格德人、蒙古人、尼堪人、久切尔人、达

斡尔人以及博格德汗统治下的其他地区的许多人。他们有十五门大炮，还有许多小型武器。这支博格德军队开始对我们——君主的奴仆采取行动。达斡尔的酋长们和乌卢斯牧民不愿归顺君主沙皇，就向博格德皇帝请求保护，以期能不向君主交纳实物贡。如今在阿穆尔大河一带，那些以前曾向君主交纳实物贡的异族人——达斡尔酋长们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都背叛了君主。据说这支博格德军队各种人员加在一起有一万名，博格德军队正是应达斡尔酋长们的请求才派来的。

就在他们进攻时，我们缴获了袋装火药和炮弹，但我们的大船和平底木船却在他们攻击时被击毁了。

从 3 月 13 日到 4 月 4 日，博格德军队日夜用大炮向呼玛尔寨轰击，后来博格德人就离开该寨撤走了。

140张 我们的城寨建有围墙，角落筑有扶墙。这个城寨是在天气最冷的季节，遍地是雪的 11 月 2 日建立的。寨的周围挖有濠沟，这个濠沟是在冬天挖的，挖凿冻土深达一法定俄丈，宽达二俄丈，濠沟周围竖着木桩，木桩四周布有尖头铁暗桩。靠上帝保佑，托君主洪福，博格德人进攻时，把护盾推近到木栅附近，但是许多博格德人都被尖铁桩刺伤，因而无法接近寨墙。这个寨里有下面炮孔和上面炮孔，我们就在城寨里头从上面炮孔打石弹，而对高处使用火炮。为了对付火攻，我们在城寨里挖了五俄丈深的坑。这个坑挖有斜沟，高达六俄丈，可通向四方。为了对付博格德人夜间进攻，在寨里还做了三脚铁支架。在三脚铁支架上烧着松香照明，以便观察墙外的博格德人的动静。在寨边还放了一些制造平底木船用的大木料，以对付他们使用云梯和护盾，寨墙上还放有木桶，以防他们博格德人突然袭击。在寨里还修了炮墩，我们从这个炮墩向

140张背面 博格德军队开炮射击。但河岸、河道和船只被他们占去了，他们不让我们走出城寨。这些博格德人在离寨三百五十俄丈的地方安营

扎寨。

当我们在寨里受到博格德人包围时，我们哥萨克照常进行斋戒和祈祷，同时，象对许多古人一样，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和圣洁的圣母、永远贞洁的玛丽亚和一切圣者的圣像都显了灵。在呼玛尔寨里被包围的军役人员和志愿阿穆尔哥萨克，有些是跟着德米特里·伊凡诺夫·齐诺维耶夫从托博尔斯克、秋明、苏尔古特、韦尔霍图里耶城和图林斯克寨及韦尔霍连斯克、勃腊茨克寨来的，有些志愿哥萨克是从石勒喀河上面的贝加尔湖跟随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彼得·别克托夫来的。

博格德人撤走以后，军役人员和志愿阿穆尔哥萨克来到博格德的军营，看到了被他们打死在城墙底下的博格德人。这些被打死的人是博格德人在夜间进攻的时候拖走的，并且按照他们那邪恶的异教习俗，在帐棚里把尸体焚烧，已烧了好多。还有一些尸体，在进攻时博格德人没来得及从城寨拖走。 208 141张

博格德人看到上帝显灵，无比恐惧。他们把自己军营里的火药和臼炮引火物扔到水里。这些博格德人在自己的窝棚里把盔甲烧掉。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在寨里和附近收集到了三百五十颗炮弹。

这些博格德人早晨从兵营出来向城寨进发，整天都有护盾遮身，他们在夜时第一小时向城寨进攻，到昼时第一小时才从城寨周围撤退。

攻城时缴获了二支火绳枪和上面有文字的臼炮引火物，这两支火绳枪和引火物已送到莫斯科，呈献君主沙皇大公。博格德人在箭镞和引火物上的文字，我们在阿穆尔大河一带的人都不认识。我们已将二个上面有文字的引火物送到雅库次克寨，呈交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

希望您、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关照，如果携带君主的貂皮实物

贡、报告和申请书，由阿穆尔大河前往莫斯科君主那里的军役人员，无法从奥廖克马河河口溯勒拿大河而上，由于旅途需要，不得
141张背面 不到雅库次克寨找你们；如果他们没有船只，没有粮食，那就希望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予以照顾，不要阻留这些军役人员，而立即让他们前往莫斯科君主那里，好让君主、沙皇迅速了解情况。因为我们估计博格德人正在向我处大量集结，而皇家火药和铅都已用完，粮食也吃光了，我们在挨饿，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才能守住君主的城寨。

前些时，他们博格德军队的火药包堆得又大又长，有十五俄丈到二十俄丈长，有一车辕那么高，现已收入我皇库的博格德炮弹就有七百三十枚，一个炮弹重达一俄磅半以上，还有许多刻着字的用箭射引火物，这种引火物缴获很多。

今年，即 163 年，告状人军役人员阿穆尔志愿哥萨克安德柳什卡·斯捷帕诺夫·波塔波夫和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柳比姆卡·帕夫洛夫被送到雅库次克寨见您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这些人之所以被送去，是因为柳比姆卡·巴甫洛夫触犯了君主的谕旨受到审
142张 讯和裁决。去年，即 162 年，柳比姆卡曾企图偷渡到下游去，他们的叛乱行为使我们难于同他们这样的人在阿穆尔大河共事。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宗全宗，目录 4，第 31 本，第 75 号，第 136—142 张。十八世纪的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 4 卷，圣彼得堡，1851年，第 8 号，27—31页。

209

第 81 号文件

1655 年 6 月 7 日*。——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以及根据报告发送的时间确定的（见第 82 号文件）。

捷帕诺夫为呼玛尔寨驻军太少、粮食不足以及因满洲军队来犯形势危急等事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米·谢·洛迪任斯基的报告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侍 182张
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及秘书官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钧鉴，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卡·斯捷帕诺夫及全体军役人员和阿穆尔志愿哥萨克从新达斡尔地区阿穆尔大河谨呈：

今年，即163年，5月28日，雅库次克寨的军役贵族费奥多 182张
尔·伊凡诺夫·普辛率领五十名军役人员从阿穆尔大河上游从额 背面
尔古纳河航行到呼玛尔寨我们这里。费奥多尔带领军役人员到达之后，在呼玛尔寨把您、君主的军政长官的训令交给了我奥努弗里卡并转全体军役人员。该训令有雅库次克寨的关防和秘书官费奥多尔·顿科沃的签字。训令中写着：如果费奥多尔和军役人员在额尔古纳河一带为君主服役时缺粮挨饿，命令我，奥努弗里卡和军役人员把粮食借给费奥多尔和军役人员，并把到过额尔古纳河的带路人派给费奥多尔作响导。

但是，我等驻阿穆尔河的军人中，没有到过额尔古纳河的带路人，军队里没有人走过从阿穆尔大河到额尔古纳河去的路，在额尔古纳河一带游牧的是些什么人，——是通古斯人，蒙古人，或是其他民族的人在那里居住和游牧，这一点谁也不清楚。现在军队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呼玛尔寨生活也很艰苦，吃的是青草和树根。以前我们虽有一些粮食，但在呼玛尔寨被围时，已 183张
经吃完了，现在没有粮食可以出借。现在我们自己打算从呼玛尔寨向下游转移，到能为虔诚的大君主效劳、使大君主获得利益、并能使自己吃饱肚皮的地方去。现在已经用不着固守君主的这个寨了，粮食一点也没有，又冷又饿，什么东西都缺。在阿穆尔大河，皇

家火药和铅弹也一点没有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保护皇家财物、城寨和自己的脑袋。我们附近有很多博格德国的各类部队，他们坚决不让我们、君主的臣仆在博格德统治下的达斡尔、久切尔以及其它民族的人所住地区的附近住下来。我们处处受到他们各类部队的强力钳制和严重威胁。君主的臣仆我等，很长时间以来就受到他们各类部队围困，只有夏天我们才能突围，到下游去搞点粮
183张背面 食、捕点鱼，在有可能的地方，我们一边作战，一边抢收非纳贡人田里的粮食。我们的人现已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们人多，而我们人少。他们的各类部队有各种各样配备齐全的火器：大炮、火绳枪。

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您曾就游民问题在写给阿穆尔大河我
210 军的训令中，要费奥多尔·普辛号召他们到自己的团队，与费奥多尔一起在新额尔古纳河一带为君主服役。驻阿穆尔大河的我军，除阿穆尔志愿哥萨克外，没有游民，而这些哥萨克现在正期待着君主的赏赐、皇帝的恩典和谕旨。

今年，即 163 年， 5 月〔……〕日*我奥努弗里卡由呼玛尔寨送出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貂皮实物贡、派出携带呈莫斯科君主的报告的精干军役人员特罗菲姆卡·尼基京和书吏鲍格达斯卡·拉贝舍夫一行，以及携带救主寺
184张 的财物和致雅库次克你——君主的军政长官的报告的精干军役人员尼古拉伊卡·尤利耶夫等人。我奥努弗里卡派了五十个军役人员把君主的貂皮实物贡和救主寺的财物以及军役人员从呼玛尔寨护送到乌尔卡河土基尔通道，并命令他们全体人员在完成护送君主和救主寺的财物以及军役人员的任务后，立即返回呼玛尔寨。但是当这些军役人员护送君主的貂皮实物贡和救主寺的财物和军役人员到达乌尔卡河后，在乌尔卡河一带，托博尔斯克城和苏尔古特城的十个军役人员——达尼尔卡·斯皮里多诺夫、伊瓦什卡·安

* 原文中漏掉日期。

特罗皮耶夫·库贝什金、季杭卡·萨维利耶夫·科卢帕耶夫、伊瓦什卡·费奥多罗夫·丘尔卡、马卡尔卡·索弗罗诺夫、伊瓦什卡·加夫里洛夫·莫斯克瓦、安德柳什卡·帕鲁宁、费季卡·伊凡诺夫·雷特金、费多特卡·纳索诺夫·卡缅、帕尔芬卡·伊凡诺夫——不听从君主的谕旨，既无君主的谕旨又未经我——奥努弗里卡的许可，就擅自越过通道偷跑到土基尔去了。

上述一切，均请阁下给予指示。

6月7日，军役贵族费奥多尔·普辛带领十个人从呼玛尔寨溯阿穆尔大河而上，到雅库次克城去。费奥多尔走时，把自己团队的军役人员留在呼玛尔寨，由于看到他们极端困难，在挨饿，费奥多尔签署盖章之后发给了他们离队证。费奥多尔团队的四十五个军役人员在呼玛尔寨办公室向君主请求并递交给我奥努弗里卡一份申请书，请求君主关照他们，在君主的圣谕到达前，准许他们和部队一起在阿穆尔大河替君主服役。谨遵君主的谕旨，我，奥努弗里卡从费奥多尔他那里收留了这些军役人员。和费奥多尔同去的军役人员中有五个阿穆尔哥萨克军役人员，这些军役人员是根据费奥多尔的呈报和命令，自愿和费奥多尔团队的军役人员替换的。 184张背面

托博尔斯克城的军役人员季杭卡·萨维利耶夫·科卢巴耶夫带走君主的一支皇库滑膛火绳枪，越过通道。这支火绳枪是在被围困时暂时发给季杭卡的，按照阿穆尔的价格值八卢布。此事也请阁下予以指示。

他们十人都从皇库领了皇俸、每人一磅火药、一磅铅弹。现派图林斯克寨的阿穆尔哥萨克米什卡·列沙诺夫和萨夫卡·伊凡诺夫前去呈送报告。从呼玛尔寨随费奥多尔·普辛前往雅库次克寨的五个阿穆尔哥萨克的名字附在下面： 185张

米什卡·列沙诺夫，萨夫卡·伊凡诺夫·卡尔金，亚孔卡·斯捷帕诺夫·杰里格拉（这个亚孔卡只是雇来的农民），科齐马卡· 211

伊凡诺夫·维尔霍图尔，阿方卡·米哈伊洛夫·恰斯季科夫。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31本，第92号，第182—185张。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圣彼得堡，1851年，第12号，第35—37页。

第 82 号文件

1656年7月22日。——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为他的队伍进军阿穆尔以及满洲人强行迁走达斡尔居民等事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米·谢·洛迪任斯基的报告

185张 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及秘书官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阁下钧鉴，新达斡尔地区阿穆尔大河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谨呈。

谨遵君主的谕旨并遵照训令，我奥努弗里卡奉命在阿穆尔大河办理陛下的各种事务，即征收貂皮实物贡并统率军役人员。去年，即163年，6月7日，我奥努弗里卡让雅库次克寨的军役贵族费奥多尔·伊凡诺夫·普辛〔带领〕* 十人从呼玛尔寨溯阿穆尔大
185张背面 河而上，经土基尔通道到雅库次克寨去见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到雅库次克寨去见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是为了让费奥多尔·普辛向您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报告在新额尔古纳地区为君主服役的情况。报效君主的差役在那里很不顺利。费奥多尔·普辛来到呼玛尔寨时，曾把君主的侍臣、军政长官阁下关于借用粮食、招募游

* 此件是十八世纪的复制品，它有许多缺点：漏字，误读等等。由此往下试图恢复原文中遗漏部分。

民、派遣向导的训令交给我奥努弗里卡，此训令盖有陛下的雅库次克寨的关防和秘书官费奥多尔·顿科沃的签字。关于这一切，我奥努弗里卡在去年，即 163 年，由图林斯克寨的军役人员米什卡·列沙诺夫和萨夫卡·伊凡诺夫·卡尔金带呈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的报告中已经写明了。

费奥多尔·普辛还没有到达乌尔卡河和土基尔通道就由阿穆尔大河上游折回，没有到雅库次克寨向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报告在新额尔古纳报效君主的情况，他航行到松花江口到部队来找我奥努弗里卡，并对我说："我——费季卡不能溯阿穆尔大河上驶，因为达斡尔人不让通过。"他——费奥多尔·普辛是折回来了，但原 186张
因不详。他从阿穆尔大河上游航行回来时带了一些俘虏，不知道费奥多尔是在哪里抓到的，据说，费奥多尔曾残害过一个贡民。

后来费奥多尔·普辛曾请求君主陛下，并向我奥努弗里卡递 212
交一份申请书，请求在阿穆尔大河一带报效君主，直到他弄到粮食为止。费奥多尔·普辛和我，奥努弗里卡本人以及一些军役人员，为征收君主的貂皮实物贡和搞到粮食，溯松花江而上，我们和军役人员在松花江上游弄到了可以过冬的粮食。当我们部队在松花江口有了足够的粮食时，我奥努弗里卡就把粮食供给费奥多尔·普辛和他的团队士兵，并派他们溯阿穆尔大河而上到新额尔古纳河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费奥多尔·普辛不带他自己团队的军役人员从松花江口溯阿穆尔大河而上到新额尔古纳河去。他说：我费季卡现在不到额尔古纳河去，我费季卡要过了冬天，到春天才去，现在我无法去。费奥多尔没有去，不知道是为什么。费奥多尔· 186张背面
普辛和我，奥努弗里卡以及军役人员一道，顺流而下，向基利亚克地区进发。

当我奥努弗里卡到达基利亚克地区的边界时就听说，异族人——基利亚克人，在去年，即 163 年冬，背叛了君主，打死了雅库

187张 次克寨的军役人员阿尼卡·洛基诺夫及其同伴三十人（阿尼卡·洛基诺夫等人是从鄂霍次克海到阿穆尔大河去的），基利亚克人是在阿穆尔大河上打死他们的，并且把他们的财物私自分掉。于是我奥努弗里卡就攻打了这些基利亚克叛乱者，并且抓到了几个“舌头”。这些基利亚克人受到盘问时认错说：我们打死了君主的军役人员三十人，活捉了一个向导——鄂霍次克的通古斯人，现在这个通古斯人希隆卡还活着，在我们这里。他们把这个鄂霍次克的通古斯人希隆卡送到部队交给我奥努弗里卡，这个希隆卡说：我把雅库次克寨的军役人员阿尼卡·洛基诺夫及其同伴共三十人从鄂霍次克海边经过一座山带到阿穆尔大河，这些军役人员被基利亚克人打死了，他们的财物和武器都被基利亚克人私分了。我奥努弗里卡在帐篷附近发现许多哥萨克的种种迹象、武器和各种杂物。我奥努弗里卡打听确实之后，就遵照君主的谕旨，给干这些事的异族人以应有的惩罚，惩罚之后，让他们宣了誓，放他们各自回到原先居住的乌卢斯和天然界……*

……**河流流过，这个费奥多尔·普辛想从科索基尔过冬地到海边去，我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我奥努弗里卡在科索基尔寨拦住了费奥多尔和他的军役人员，没有让他们走，因为并没有命令他下行到海边，而是命令他费奥多尔到阿穆尔大河上游的额尔古纳河去。于是这个费奥多尔·普辛就从科索基尔寨溯阿穆尔大河而上了。

当我奥努弗里卡和军役人员在阿穆尔大河上游时，在阿穆尔大河上游的图马林乌卢斯的久切尔人和在图马林乌卢斯的上头到多尔多伊乌卢斯的许多乌卢斯人一起，背叛君主，打死了君主的军
187张背面 役人员，据说这些军役人员有四十个，他们乘帆船从阿穆尔大河上

* 复制本看来是遗漏了几个字。

** 复制本漏了半行。

游顺流而下，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二条划桨的平底木船。这些人究竟是哪一部分的俄国军役人员，他们从哪里乘船来，带着君主的什么谕旨，这一切，我奥努弗里卡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无法确切探听明白。只是在许多乌卢斯的帐篷里发现哥萨克各种零星杂物的 213
遗迹，往上走在深水河区发现岸边有被烧毁的帆船，是什么样的帆船，从哪里来的，是载军役人员从阿穆尔大河*上游下来，还是被大水冲下来，这些我都不知道。

阿穆尔河一带直到松花江并没有发现久切尔人，只在阿穆尔河河岸发现少数久切尔人，这些留下的久切尔人不多，据说是博格德汗命令他们这些异族久切尔人从阿穆尔大河、从松花江下游迁移到博格德国库尔加河，博格德皇帝的酋长谢尔古达伊溯松花江而上，烧了他们的东西和帐篷，使他们彻底破产。去年，即 163 年，我奥努弗里卡曾经向久切尔人征收过君主的实物贡，现在松花江一带的那些乌卢斯已经没有了，无从征收实物贡，所有的异族人都 188张
迁移到博格德国去了，那些从前有耕地的乌卢斯，现在空无一人，都被烧光了，没有庄稼，任何地方都没有种庄稼。

我奥努弗里卡带领军役人员来到之后，便乘坐轻便平底木船，去确切探听这些久切尔人的情况，探听有没有播种粮食。在松花江的上游到马尔津乌卢斯以及更上一点的地方，到处都没有久切尔人，也没有庄稼，帐篷、乌卢斯都已烧光，破坏殆尽，无从征收君主的实物贡。现在在松花江口、阿穆尔河一带，部队没有粮食，军役人员和阿穆尔志愿哥萨克都是又冷又饿，一无所有，军队里的粮食一点也没有了，铅弹和火药也没有了，都用完了。今后我们不晓得如何能够生活下去，拿什么充饥，也不晓得今后我们这些君主的臣仆如何去征收君主的实物贡，如何喂饱自己的肚皮。现在部队里全体官兵都在挨饿，一无所有，以青草和树根充饥，我们期待着

* 复制本里作“基里”(Кири)；显然这是十八世纪缮写员抄错的。

君主的谕旨。没有君主的谕旨，我们不敢离开阿穆尔大河到任何
188张背面 地方去。博格德军队就驻在我们附近，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抵抗他们，要同他们打仗，火药和铅弹一点也没有了。

我奥努弗里卡已派人把去年，163 年，和今年，164 年，向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和基利亚克人征收来的君主的貂皮实物贡，从松花江口送往莫斯科呈献君主，并附上报告和贡物清册。向哪些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基利亚克人征收了什么实物贡，都逐项地分别记在贡物清册上。而征收到的君主财物的数量——玄狐皮、褐狐皮、貂皮、红狐皮、貂皮袄、貂脊和狐脊做的被子等等毛皮各多少张都已写在报告里。送往莫斯科呈交君主的全部财物有九十五捆二十四张貂皮，此外还有貂皮袄：六十二件异族式样的完整的和损伤的貂皮袄，折合二十三捆三十九张貂脊，皮袄上有貂脊四十四张、狐脊五十六张，另有全红狐皮三张，未加工的水獭皮一张，水獭碎皮二块，貂尾帽二顶，貂尾三条，玄狐皮二张，玄褐狐皮三张，褐狐皮
189张 二张，还有军役人员扎哈尔卡·库兹明的一张玄褐狐皮。凡呈送君主的全狐皮都已加盖印记，但貂皮、皮袄、皮脊却没有盖印，没有整理好，因为时间仓促，部队面临饥饿，来不及整理和盖印，阿穆尔
214 河军中一点粮食也没有了，军役人员都在挨饿，又饿又冷，一切都缺。在君主的谕旨到达之前，从扎哈尔卡·库兹明这个军役人员那里收了一件狐皮归入皇库没有付钱，现在派这个扎哈尔卡把这件狐皮和君主的财物护送到莫斯科呈交君主，并带去报告和贡物清册。君主的这批貂皮实物贡和报告是 164 年 7 月 22 日从松花江口发出的。

同一天，我奥努弗里卡让〔费奥多尔·普辛〕把那些财物从松花江口护送到乌尔卡河，然后去新额尔古纳河为君主服役。费奥多尔·普辛动身的时候，我奥努弗里卡把同他一起从阿穆尔大河上游航行下来的他的团队全体军役人员都派给他费奥多尔，但费

奥多尔只带了二十人，其余的都留在阿穆尔大河松花江口军中。

希望您，君主的军政长官阁下不要见怪，我奥努弗里卡以前没有替君主办过任何事情，而且军中也没有通达干练的书吏。在君主的财物上（在狐皮和貂皮捆上）和报告上都有我奥努弗里卡的印章，印章上面有三条杠，中间一条较粗，其余两条比较细。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 4，第 31 本，93 号，第 185—189 张。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 4 卷，圣彼得堡，1851 年，第 31 号，第 80—83 页。

第 83 号文件

1657 年 3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清廷回国离开托博尔斯克前往莫斯科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您的臣仆阿列什卡·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及格里什卡·乌格列夫谨奏。3张

君主陛下，今年，即 165 年，3 月 12 日，在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给托博尔斯克您的臣仆阿列什卡和伊凡·波斯特诺伊-加加林公爵、鲍格丹·奥鲍布罗夫秘书官以及我——你的臣仆格里什卡的圣谕中写道：君主陛下已经获悉，派到中国去的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头领彼得·亚雷日金现已回到托博尔斯克，如彼得·亚雷日

* 日期是根据原文提到的日期和把 165 年称为“今年”而确定的。

4张 金和帐幕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中国来到托博尔斯克，并带有中国礼品，那么我们——您的臣仆应向彼得·亚雷日金索取那些礼品并派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托木斯克的……

5张 带到莫斯科呈交君主陛下……不许让费奥多尔·伊凡〔诺夫和彼得·〕亚雷日金从托博尔斯克到莫斯科去觐见君主陛下。如果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还没有从中国到达托博尔斯克，那么我们——

215 您的臣仆应把彼得·亚雷日金带来的礼品由比较合适的人照样送到莫斯科呈交君主陛下，而不得让彼得·亚雷日金本人由托博尔斯克到莫斯科去觐见君主陛下。如果在君主的谕旨到达之前，我们——君主的臣仆已经让彼得·亚雷日金到莫斯科去觐见君主，那么塔拉军役人员已受命遵照君主的谕旨把彼得拦住，叫他折回托博尔斯克。塔拉的军役人员在哪个城市截住了彼得，该城的军

7张** 政长官就应向彼得索取中国的礼品，然后从该城立即派合适的人员送到莫斯科呈交君主陛下。关于此事，君主陛下已给各城市军政长官降了谕旨。一旦彼得·亚雷日金从途中折返，回到托博尔斯克*，我们——您的臣仆，应命令他留在托博尔斯克。没有君主陛下的谕旨，不能让他到莫斯科去。

6张 谨遵君主陛下的谕旨，〔我们〕——您的〔臣〕仆……在中国顺治皇帝① 的北京[1] 城里交给他的清帝的……那封国〔书〕，我们已命令送到莫斯科呈交给您——君主陛下。

君主陛下，我们——您的臣仆已派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

8张 特库尔·阿勃林把那封国书、中国的礼品和买来的货物送到莫斯科呈交君主陛下。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派了编入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季莫什卡·绍罗霍夫和哥萨克步兵费奥季卡·

---

* “到托博尔斯克”(и в Тоболеск)重复二次。

** 案卷的页数弄错了，看来其中一部分已散佚。

① 原文为 Санты(萨伊蒂)。

科比亚科夫和帕绍克·费多罗夫与他同行。我们已命谢伊特库尔和军役人员到西伯利亚衙门报到并把报告、国书、礼品和买来的货物交给君主陛下的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及费奥多尔·伊凡诺夫。

君主陛下，您的臣仆我等给君主陛下送去多少中国礼品，送去多少买来的货物，本报告后面附有清单。

在君主陛下的谕旨到达之前，您的臣仆我等已命彼得·亚雷日金留在托博尔斯克。

君主陛下，国书没有在托博尔斯克翻译出来，因为翻……鞑靼族〔的头领彼得·〕亚雷日金的…… 9张

在第3张的背面批注：遵照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的命令已把上述的中国礼品原件、买来的货物和〔中国〕国书原本以及这件国书的译文[2]由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于6月……日* 持公函从西伯利亚衙门送到陛下的财务衙门呈交大贵族伊利亚·达尼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杜马贵族伊凡·帕夫洛维奇·马丘什金和秘书官〔阿尼基〕·奇斯托伊和阿法纳西·塔什雷科夫，清皇帝的复书则交到外务衙门给杜马秘书官阿尔马兹·伊凡诺夫以便翻译。必须把上述文件抄本附粘在陛下国书的副本里使成卷轴。那些中国礼品……已从西伯利亚衙门送到财务衙门，因为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是由财务衙门派到中国去的，财务衙门主管这件事。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3—9张。原本。

---

* 本文中日期遗漏。

216

第 84 号文件

1657 年 3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官署编制的清世祖皇帝的礼品清单

9张　中国皇帝的礼品。

二块天蓝色丝绒十六俄尺半，深红色金丝绣织锦缎十五俄尺，黑色金丝绣织锦缎十九俄尺半，天蓝色金丝绣织锦缎五十一俄尺半，天蓝色绣金廉价缎三十三俄尺，黑色金丝绣织锦缎二十俄尺，老虎皮三张，雪豹皮三张，海豹皮三张，银杯和银罐各一只，铜箍若干个，带笼头、后鞧、毡鞍垫并用镀金的铁链系起来的鞍辔一副。

10张　中国皇帝回赠君主的礼品。

红黄色带花纹的丝绒十七俄尺，深红色金丝绣织锦缎二十三

11张 俄尺……　深红色彩缎……俄尺，……〔深〕蓝色彩缎……俄尺，白杨色彩缎十七俄尺，天蓝色丝绸三十二俄尺，红黄色丝绸三十二俄尺半，彩色丝绸五十九俄尺，樱桃色彩缎二十三俄尺，柠檬色彩缎十四俄尺，黑色彩缎十四又四分之一俄尺，天蓝色金丝绣织锦缎六

12张 俄尺半，天蓝色半丝织品九俄尺，老虎皮二张，雪豹皮二张，银杯和银罐各一只，铜箍若干，小玉缸二个，玉碗二个，带后鞧、笼头、马蹬的鞍辔一副，海豹皮二张。

购买的货物。

13张　红黄色花缎……俄尺……天蓝色丝织花缎五十七俄尺半，深

14张 红色丝织花缎十八俄尺，白缎二十俄尺，白底花缎二十俄尺，深天

* 日期是根据附有清单的第 83 号文件确定的。

蓝色丝织花绸三十九俄尺，天蓝色丝织花缎十八俄尺，绿色花缎十九俄尺，绿色丝织花缎四十俄尺，稠李色花缎十九俄尺，蓝宝石耳环二副，北极悬钩子根一巴特曼，珍珠六十六索洛特尼克，茶叶一皮囊，银一俄磅又五十四索洛特尼克。

清单后面有秘书官格里戈里·乌格列夫的签字。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9—14张。抄本。

第 85 号文件

1657年，早于3月20日*。——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为递送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在清帝国逗留的消息致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

译自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的国书。 17张

今派人给大君主沙皇送上国书一件并命其向大君主请安。

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及所率军役人员已安全过境，217[19张**]前往中国。中国皇帝博格德汗把费奥多尔阻留在中国，因为费奥多尔携有大君主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中国皇帝不肯亲自从费奥多尔手里接受君主的国书，而命令自己的官员接受君主的国书，费奥多尔不肯把君主的这封国书交给中国皇帝的官员，而要求亲自带着君主的这封国书觐见皇帝本人。现在费奥多尔还留在中国皇帝住的那个北京城[1①]。中国的博格德皇帝命人对费奥多尔·巴伊科

* 日期是根据该信从托博尔斯克转发到莫斯科去的时间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17张）。

** 案卷中的页数弄错了。

① 此处有原注1，但书后缺此注释。——译者

夫说，他费奥多尔受大君主派来当使臣，而另方面〔大〕君主的人又攻打他中国皇帝的国土并且……*，他们都是些不受约束的人。中
18张 国皇帝不相信那种说法，并说：大君主一方面派自己的使臣觐见他
20张 中国皇帝，而另一面又派人攻打他中国的国土。

一旦中国皇帝准许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离开，或中国对费奥多尔采取什么行动，他阿勃莱当立即奉告大君主陛下。阿勃莱台吉劝彼得·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及其同伴等候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从中国回来。但是，彼得·亚雷日金及其同伴却离开了阿勃莱的乌卢斯，而谢伊特库尔则留在乌卢斯阿勃莱那里，现在他阿勃莱已让谢伊特库尔和自己的使臣同行前来。

本国书由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的曼扎使臣和罗季卡·索巴奇金翻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7、19、18、20张，十七世纪译文**。

第 86 号文件

1657年，早于9月5日***。——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为请求派往清帝国事递交外务衙门的申请书

1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您的遥远边区的孤苦伶仃的子

---

* 此处漏掉三行。

** 文书的译文是附在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致西伯利亚衙门报告的抄本中保存下来的（报告原本——第83号文件）。

*** 日期是根据草拟给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勃林的训令（见第87号文件）的时间确定的。

民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城向陛下谨奏。

遵照君主陛下的谕旨，伊萨克之子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派我——您的孤苦伶仃的子民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去，我——您的孤苦伶仃的子民从中国回来，和费奥多尔路途相左[1]，于是我在卡尔梅克阿勃莱那里停下过冬。我——您的孤苦伶仃的子民得知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的情况，他还在中国，中国皇帝不肯亲自从费奥 218
多尔手里接受君主陛下的国书，也不让费奥多尔觐见，而是派自己的大臣索取君主陛下的国书。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仁慈的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请对我——您的孤苦伶仃的子民加以关照，君主陛下，为了君主陛下的财物以及君主陛下国书之事，请准许我到中国去找费奥多尔·巴伊科夫[2]，敬请君主陛下昭示。为此，敬请君主陛下下令把发到中国去的国书交给我。

敬请沙皇陛下施恩。

在第一张背面批注：君主陛下恩准所请，准他到中国去，并命外务衙门让他把国书带去。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57 年，案卷 №1，第 1 张。原本。

第 87 号文件

1657 年 9 月 5 日。——财务衙门为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往清帝国及卡尔梅克台吉处一事给他们的训令[1]

153张　7166年9月5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给西伯利亚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城帐幕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训令。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派遣他们携带礼品到中国觐见博格德皇帝，到卡尔梅克谒见阿勃莱台吉并进行贸易。为购买货物，在莫斯科由财务衙门拨给他们四百九十三卢布，并且命令在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由皇库再拨给他们二百五十七卢布。关于拨款事宜以及放谢伊特库尔等人前行的谕旨，已由谢伊特库尔带往托博尔斯克交侍臣、军政长官。这笔款项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应当用来在莫斯科和其它城市购买送给中国皇帝的优等呢料礼品，以及用来
154张在中国和卡尔梅克购买适用的、并且出售时皇库可以盈利的各种货物。他到达托博尔斯克之后，应当把由财务衙门下达的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交给侍臣、军政长官阿列克谢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秘书官格里戈里·乌格列夫。一旦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奉命从塔拉到达托博尔斯克后，他们，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二
219人，在托博尔斯克领到其余的现款二百五十七卢布后，应当用这笔款项购买貂皮和玄褐狐皮、银鼠皮袄以及其他在中国适用的货物。

买好了货物，并在托博尔斯克向侍臣、军政长官和秘书官领取到卡尔梅克乌卢斯及游牧区去见台吉、穆尔扎和酋长的通行文牒后，他们，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便应立即前往卡尔梅克和中国。他们
155张到了卡尔梅克，应到阿勃莱台吉处，并递交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价值五十卢布的赏礼。他们在卡尔梅克无论是买进货物、出售俄国货

物，或者以货易货，都应做到对皇库有利。

他们应从卡尔梅克前往中国博格德皇帝所住的城市，到这个城市后，应拜会博格德皇帝管理外交事务的内阁大臣，以期由这些大臣把他们的到来奏报博格德皇帝。如果内阁大臣们吩咐他们去觐见皇帝，谢伊特库尔便应前去觐见皇帝，按照外务衙门给他们的训令[1] 称呼沙皇陛下的尊号并递交国书；最后再展示并呈交貂皮四十张，玄褐狐皮十五张，各种不同颜色的优等呢料四块：大红的、红的、浅红的、浅绿的，每块各五俄尺，银鼠皮袄三件，白狐皮若干，以及镜子等物，价值共二百卢布。

如果博格德皇帝收下沙皇的国书和礼品，并许可做生意，那么 156张
伊凡和谢伊特库尔在中国应认真地去做生意，用俄国的货物去交换价格不贵的红宝石、天蓝色宝石、绿宝石、珍珠；要使皇库获得高额盈利。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卖了什么东西，买价和卖价，价值卡尔梅克钱和中国钱多少，都要确切地记到帐册上，并把卡尔梅克钱和中国钱折成俄国钱，也确切地记到帐册上，把中国钱折成俄国钱时，要能使人知道如何折算。伊凡和谢伊特库尔在卡尔梅克和中国都应亲自仔细鉴别并购买可获得巨额盈利的宝石和圆的、光洁的大粒珍珠等货物。他们自己不得在经营君主财物时要任何花招，不得为自己谋利，不得在买卖君主货物之前先买卖自己的货物。

在莫斯科，还从财务衙门里提取二普特半未加工的烟叶给谢 157张
伊特库尔，作为送给卡尔梅克官员的礼品。

大君主还谕令伊凡和谢伊特库尔在中国招雇一些善于加工金、银细巧制品、能制作各种奇妙物品的，能制作珐琅制品、会镀乌银，能琢磨宝石，会将铜铁器皿镀上金银，会在铁器上镌刻图画的等等工匠，以及能够识别金、银、铜、锡、铅等矿石又会冶炼矿石的人才。应把这些工匠带到莫斯科君主这里，并答应君主给予首饰

匠的年俸为四十卢布、五十卢布甚至六十卢布。对宝石匠也按此办理，其他工匠则每年给予三十卢布，如果他们不愿意，则可给予四十卢布或五十卢布的年俸。

158张 货物采购完毕就应带领雇佣的工匠返回莫斯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处，在财务衙门把购到的君主货物和雇来的工匠，以及收支账册交给大贵族伊利亚·达尼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和杜马贵
220 族伊凡·巴夫洛维奇·马丘什金和秘书官阿尼基·奇斯托伊和阿法纳西·塔什雷科夫。在前来莫斯科的途中应向这些工匠供给膳食，让他们吃饱，所花的费用应记入支出账册。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53—158张。1668年抄本。

第 88 号文件

1657年9月29日。——为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到清帝国一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的诏书

159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谕令托博尔斯克侍臣、军政长官阿列克谢伊·伊凡诺维奇·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和朕秘书官格里戈里·乌格列夫。

朕大君主已谕令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托

博尔斯克城帐幕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带着礼品前往卡尔梅克和中国去觐见皇帝并进行贸易，已由朕的财务衙门支给谢伊特库尔四百九十三卢布，供采购货物之用，又命令他谢伊特库尔在托博尔斯克，在你们那里，从皇库、从在莫斯科原先交给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供经商之用的那笔钱里，取出二百五十七卢布。

当朕大君主的本谕旨到达你们那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也到达托博尔斯克时，你们应立即发出函至塔拉城给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伊兹马伊洛夫，请他毫不迟延地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到托博尔斯克你们那里去，并命令从皇库里、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由莫斯科带去的那笔款项里取出二百五十 160面
七卢布交给伊凡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供采购货物之用。他们用这些钱买好他们所需要的货物，并要求你们让他们前往中国时，你们就应向他们提供运载朕的货物和他们本人乘用的车马，立即让伊凡和谢伊特库尔前往中国，让他们先到西伯利亚一些城市，再从西伯利亚的城市到卡尔梅克的乌卢斯、游牧区，以及其他一些前往中国较近便的地方，还应写信到前往中国途中所要经过的卡尔梅克的乌卢斯和游牧区，将此事告诉穆尔扎和台吉们，请他们沿途提供车马和护送人员。

你们交给伊凡和谢伊特库尔多少皇款，什么时候让他们由托博尔斯克出发，这些你们都应向朕奏报，报告送到朕的财务衙门交给朕的大贵族伊利亚·达尼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和朕的杜马贵族伊凡·帕夫洛维奇·马丘什金，以及朕的秘书官阿尼基·奇斯托伊和阿法纳西·塔什雷科夫。

7166 年 9 月 29 日于莫斯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59—160 张。1668 年抄本。

221

第 89 号文件

1657 年 9 月 30 日。——西伯利亚衙门就发给塔拉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训令、通行文牒和致清帝国的国书等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161张　7166 年 9 月 30 日。谨遵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谕旨，函致杜马秘书官阿尔马兹·伊凡诺夫和秘书官叶菲姆·尤里耶夫。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从西伯利亚派遣塔拉城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城帐幕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往卡尔梅克进行贸易，携带礼品到中国觐见博格德皇帝，并进行贸易。由他们带去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价值二百卢布，带去卡尔梅克送给阿勃莱台吉的礼品价值五十卢布。此外他们还带去五百卢布，供做生意和采购货物之用。君主谕令由外务衙门把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以及通行文牒和训令交给他们。他们，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应将国书和礼品呈交中国皇帝。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杜马秘书官阿尔马兹·伊凡诺夫和秘书官叶菲姆·尤里耶夫应吩咐把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和通行文牒、训令交给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61 张。副本。

第 90 号文件

1657 年 10 月 4 日。——外务衙门为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往清帝国事给他们的训令[1]

7166 年 10 月 4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13张
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给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训令。

他们应携带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致中国博格德汗皇帝的国书前往中国；关于准许他们*出行的诏书，已由君主的财务衙门分送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和塔拉各军政长官。应准许他们经西伯利亚各城 222
市前往中国，由西伯利亚各城市前往卡尔梅克乌卢斯、游牧地以及到中国去较近便的其他地方。已命托博尔斯克和塔拉的军政长官，由各该处函告前往中国途中的各乌卢斯的穆尔扎和台吉，沿途提 14张
供车马和护送人员。

一旦伊凡和谢伊特库尔离开托博尔斯克和塔拉，他们便应兼程前行。当他们从西伯利亚各城到达各乌卢斯或游牧地时，他们须向这些乌卢斯的台吉或穆尔扎、或酋长递交预先由托博尔斯克和塔拉军政长官写给这些人的关于准许伊凡等人通行的信件。他们应当说明，他们是受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派遣，携有沙皇致中

* 下面划去：被派遣(посланы)。

国博格德汗皇帝和全中国的统治者的国书和礼品，奉旨径直前往，望上述人等在各自的乌卢斯勿予阻留，并在各自的乌卢斯派出陪同官员、提供车马和护送人员，护送他们从一个乌卢斯到另一个
15张 乌卢斯，命人对他们加意保护，使之安全到达中国。乌卢斯的穆尔扎或台吉们准许他们通过自己的乌卢斯之后，在他们到达第一座中国城市时，应对这座城市的统治者说明，他们是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派遣的信使，前来觐见他们的君主中国博格德汗皇帝，办理两位君主之间紧要的事务，他们带来了大君主沙皇陛下给博格德皇帝寻求友好、亲善和涉及君主其他善事的国书和亲善礼品，希望这个城市的统治者为他们派出陪同官员、提供食物和车马*，让他们通行**，勿加留难，派人护送***他们到达现在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居住的城市，并派人将他们到达一事奏报自己的君
16张 主。当他们获准从第一座城市前行时，他们仍应径直前往，不得在任何地方耽搁。

当中国有关城市准许伊凡和谢伊特库尔通行，他们到达博格德汗皇帝居住的城市时，如果博格德汗皇帝派自己的近臣来见他们，问他们受谁的派遣，为了什么事而来，谁是莫斯科国的君主，沙皇陛下有没有让他们携带国书和授予口头训谕？那么，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便应答称：承上帝的恩典和意旨，在伟大和光荣的莫斯科国以及俄国的一切伟大和光荣的国家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大君主、沙皇、大公，是统治整个天下的奥古斯都恺撒的后裔，是与奥古斯都有血统关系的留里克大公和其以后其他一些大君主的后裔，是已故的全罗斯专制君主至尊至贵的值得

---

* 下面划掉：护送人员（и провожатых）。

** 下面划掉：他（его）。

*** 下面划掉：嘱令他（его велела）。

无限称颂的大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儿子。我们的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领有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很多国家和东、西、北方领土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大君主沙皇，深盼与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建立牢固的友好亲善关系，互相往来，派遣他们到博格德汗皇帝处，介绍君主本人的情况，觐见博格德汗皇帝，他们带有沙 223
皇的国书和亲善礼品，并将商谈两国君主间的各种事务，希望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准许他们觐见，不要迟延。

如果通知他们说，博格德汗皇帝准许他们觐见，伊凡和谢伊特 18张
库尔装束停当之后就要到博格德汗皇帝那里去。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他们到了宫殿之后，如果那里只有博格德汗的近臣，而博格德汗皇帝不在场，他们进了宫殿之后，便应向内阁成员鞠躬问候，但不得把君主的国书交给他们，什么话也不要讲。

如果近臣们向他们索取君主的国书和礼品，要求他们把国书与礼品交给近臣们，并要求他们说出沙皇给他们的口头训谕，但又不会完全奏报博格德汗皇帝，或者是在他们离开之后才奏报；那末，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便应说明：他们是受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很多国家和东、西、北方领土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统治者的派遣来到中国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处的，他们奉命要把沙皇的 19张
国书和亲善礼品面交博格德汗本人，对汗本人致词。这时应对汗的近臣说明，他们要觐见的是博格德汗皇帝，而不是只见他的近臣；把沙皇陛下的国书和亲善礼品交给近臣，对近臣致词是不适宜的；希望他们这些近臣向自己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奏报，请博格德汗皇帝谕令他们觐见，亲自接受他们带来的沙皇的国书和亲善礼品，并亲聆颂词。

一旦博格德汗皇帝谕令他们觐见，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便应到

博格德汗皇帝那里去。当他们到了皇帝御前，伊凡便应代表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向博格德汗皇帝鞠躬致意，并致词如下：

20张 蒙三位一体光荣上帝的恩典，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国沙皇，普斯科夫的君主，立陶宛、斯摩棱斯克、特维尔、伏伦斯克、波多尔斯克、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等国的大公和其他国家的君主，尼卓夫斯克地方诺瓦戈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彼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维吉布斯克、姆斯吉斯拉夫斯克等处的大公，一切北方国家的统治者，伊维里亚地方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王、卡巴尔达地方契尔卡斯和果尔斯克诸公侯的君主，其他很多国家和东、西、北方领土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命我等向您博格
21张 德汗皇帝、汗八里城和全中华帝国的统治者鞠躬致意，介绍沙皇的情况，觐见您皇帝陛下，并把君主的亲善国书呈交您博格德汗皇帝陛下。问候时应行一般鞠躬礼，并把用俄文书写的那一份君主的国书有礼貌地上呈博格德汗皇帝。

如果在呈递国书时，或在呈递国书以后，博格德汗皇帝的近臣对他们说，他们那里没有人能够把沙皇陛下的国书从俄文译成中文或波斯文。如果他们那里没有人能够翻译俄文，伊凡则应递交那份用鞑靼文写的君主国书。

22A
22张 若是博格德汗皇帝问及君主的健康，伊凡便应说：当他们从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处动身时，上帝恩佑的我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许多国家和东、西、北方领土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在自己伟大光荣的俄罗斯帝国里，蒙上帝恩赐，身体健康。

此后应将君主的礼品呈交博格德汗皇帝，并致词说：大君主、[23张]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许多国家和东、西、北方领土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把菲薄的亲善礼品送给您博格德汗皇帝。并应将财务衙门交由他们带去的亲善礼品，按礼单有礼貌地、小心地呈交博格德汗皇帝。

如果博格德汗皇帝命人问他们：除了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国书，他们是否受有口头训谕？伊凡便应说：除了国书以外，没有授予他们口头训谕，所有一切在大君主致博格德汗皇帝的沙皇的国书中[24张]均已写明，希望博格德汗皇帝在聆听沙皇陛下的国书之后，准予他们回国，勿加阻留，并希望博格德汗皇帝对沙皇写给他的国书中提到的事情，写一封国书由他们带呈沙皇。博格德汗皇帝就上述事宜命人对伊凡和谢伊特库尔说些什么，以及他们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写入自己的出使报告。

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两人从莫斯科君主的财务衙门带多少现款和货物去中国，他们用这笔钱在中国购买什么物品，用俄国货物交换哪些中国货物，此事另由财务衙门颁给他们由秘书官签署的训令。

他们必须遵照君主本谕旨办理一切事务。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57 年，案卷№1，第 13—24 张。抄本。

其他几种抄本保存于上述全宗，目录 1，第 2 本，第 33 张背面—43 张背面；第 44—52 张。

第 91 号文件

1657 年 10 月 5 日。——外务衙门为派遣塔拉军役

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往清帝国一事给他们的训令

25张 7166年10月5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谕旨，给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训令。

225 他们应携带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致中国博格德汗皇帝的国书前往中国，关于准许他们出行的君主的诏书，已由君主的财务衙门分送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和塔拉各军政长官。应准许他们经西伯利亚各城市前往中国，由西伯利亚各城市前往卡尔梅克乌卢斯、游牧地以及到中国去较近便的其他地方。已命托博尔斯克和塔拉的军政长官由各该处函告前往中国途中的各乌卢斯的穆尔扎和台吉，沿
26张 途提供车马和护送人员。

一旦伊凡和谢伊特库尔离开托博尔斯克和塔拉，便应兼程前行。当他们从西伯利亚各城到达各乌卢斯或游牧地时，他们必须向这些乌卢斯的台吉或穆尔扎或酋长递交预先由托博尔斯克和塔拉军政长官写给这些人的关于准许伊凡等人通行的信件。他们应当说明，他们是受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派遣，携有沙皇致中国博格德汗皇帝和全中国的统治者的国书和礼品，奉旨径直前往，望上述人等在各自的乌卢斯勿予阻留，并在各自的乌卢斯派出陪同官员、提供车马和护送人员，护送他们从一个乌卢斯到另一个乌卢斯，命人
27张 对他们加意保护，使之安全到达中国。乌卢斯的穆尔扎和台吉们准

许他们通过自己的乌卢斯之后，在他们到达第一座中国城市时，应对这座城市的统治者说明，他们是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派遣的信使，前来觐见他们的君主中国博格德汗皇帝，办理两位君主之间紧要的事务，他们带来了大君主陛下给中国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寻求友好、亲善和涉及君主其他要事的国书和亲善礼品，希望这个城市的统治者为他们派出陪同官员，提供食物和车马，让他们通行，勿加阻留，派人护送他们到达现在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居住的城市，并派人将他们到达一事奏报自己的君主。当他们获准从第一座城市前行时，他们仍应径直前往，不得在任何地方耽搁。 28张

当中国有关城市准许伊凡和谢伊特库尔通行，他们到达博格德汗皇帝居住的城市时，如果博格德汗皇帝派自己的近臣来见他们，问他们受谁的派遣，为了什么事而来，谁是莫斯科国的君主，沙皇陛下有没有让他们携带国书和授予口头训谕，那么，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便应答称：承上帝的恩典和意旨，在伟大和光荣的莫斯科国以及俄国的一切伟大和光荣的国家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大君主、沙皇大公，是统治整个天下的奥古斯都恺撒的后裔，是与奥古斯都有血统关系的留里克大公和其以后其他一 29张
些大君主的后裔，是已故的全罗斯专制君主至尊至贵的值得无限称颂的大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的儿子，我们的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很多国家和东、西、北方领土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大君主沙皇深盼与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建立牢固的友好亲善关系，互相往来，派遣他们到博格德汗皇帝陛下处，介绍君主本人的情况，觐见博格德汗皇帝陛下，他们带有沙 226
皇陛下的国书和亲善礼品，并将商谈两国君主间的各种事务，希望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皇帝准许他们觐见，不要迟延。

30张 〔一旦博格〕德汗皇帝准许他们觐见，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便应到博格德汗皇帝那里去。当他们到了皇帝御前，伊凡便应代表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向博格德汗皇帝鞠躬致意，并致词如下：蒙三位一体光荣上帝的恩典，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国沙皇，普斯科夫的君主，立陶宛、斯摩棱斯克、特维尔、伏伦斯克、波多尔斯克、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等国的大公和其他国家的君主，尼卓夫斯克地方诺瓦戈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波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维吉布斯克、姆斯吉斯拉夫斯克等处的大公，一切北方
31张 国家的统治者，伊维里亚地方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王，卡巴尔达地方契尔卡斯和果尔斯克诸公侯的君主，其他很多国家和东、西、北方领土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命我等向您、博格德汗皇帝、汗八里城和全中华帝国的统治者鞠躬致意，介绍沙皇的情况，觐见您皇帝陛下，并把君主的亲善国书呈交给您博格德汗皇帝陛下。问候时应行一般的鞠躬礼，并把用俄文写的那一份君主的国书有礼貌地呈递给博格德汗皇帝。

如果在呈递国书时，或在呈递国书以后，博格德汗皇帝的近臣对他们说，他们那里没有人能够把沙皇陛下的国书从俄文译成中文或波斯文，如果他们那里没有人能够翻译俄文，伊凡则应递交那份用鞑靼文写的君主国书。

32张 如果博格德汗皇帝问及君主的健康，伊凡便应说：当他们从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处动身时，上帝恩佑的我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许多国家和东、西、北方领土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

在自己伟大光荣的俄罗斯帝国里，蒙上帝恩赐，身体健康。此后应将君主的礼品呈交博格德汗皇帝，并致词说：大君主、沙皇阿列克 33张
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许多国家和东、西、北方领土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把菲薄的亲善礼品送给您博格德汗皇帝。并应将财务衙门交由他们带去的亲善礼品，按礼单有礼貌地、小心地呈交博格德汗皇帝。

如果博格德汗皇帝不肯召见伊凡和谢伊特库尔，而命他们到自己的近臣那里，命近臣向他们索取君主的国书和礼品，如果近臣对他们说：在他们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使臣和使者从来不由博格德汗皇帝接见，他们见不到皇帝本人。那么，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便应当看那里的情况行事。如果其他国家的使臣和使者确实从来不 34张
由博格德汗皇帝接见，这些使臣和使者见不到皇帝本人，则他们应将君主的国书和礼品交给博格德汗的近臣。

如果近臣问他们，除了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国书，沙皇陛下是否 227
有什么口信需要转达，那么伊凡便应说：除了国书以外，他们没有 35张
口信需要转达，所有一切在大君主致博格德汗皇帝的沙皇国书中均已写明，希望博格德汗皇帝在聆听沙皇陛下国书之后，准予他们回国，勿加阻留，并希望博格德汗皇帝对沙皇陛下在写给他的国书中提到的事情，回复一封国书交他们带呈沙皇。博格德汗皇帝就上述事宜命人对伊凡和谢伊特库尔说些什么，以及他们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记入自己的出使报告。

伊凡和谢伊特库尔两人从莫斯科君主的财务衙门带多少现款和货物去中国，他们用这笔钱在中国购买什么物品，用俄国货物交换哪些中国货物，此事另由财务衙门颁给他们由秘书官签署的训令。

他们必须遵照君主的谕旨办理上述一切事务。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57 年，案卷№ 1，

第25—35张。抄本。另一份抄本也在上述全宗中，目录1，第2本，第9张背面—19张背面。

第 92 号文件

1657年，不迟于10月10*。——外务衙门关于草拟由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带到费·伊·巴伊科夫那里的国书一事的记录

2张　应再写一封国书给中国的博格德皇帝埃克奇达让[1]，从以前曾派出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一事写起；如今沙皇陛下已得知，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被留在中国皇帝那里，是因为沙皇陛下的军队进攻达斡尔地区中国皇帝的臣民。君主的这些军队进攻达斡尔地区，是他们寻衅滋事，并不知道他们是中国皇帝的臣民，沙皇陛下今后将传谕不许自己的军队到达斡尔地区去，并命令同他们和睦友好相处，希望中国皇帝放回费奥多尔·巴伊科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57年，案卷№1，第2张。原本。

第 93 号文件

1657年10月10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请求清帝国放回费·伊·巴伊科夫致清世祖皇帝的国书[1]

---

* 日期是根据国书写成的时间确定的（见第93号文件）。

蒙独一无二的，无始无终的、无法见到和难以形容的、令人生 3张
畏和高不可攀的、凌驾于天体之上、住于九霄之外的、支配天体力
量的和自己神智所造的唯一不朽之子我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创造 228
宇宙一切能见和不能见的、赋予一切以生命和神灵的、时刻注视大
地的、安排大地一切事物的、给予所有人以善意安慰的上帝，天堂、
人间和地狱均得对之敬畏和听命的、我们独一无二的上帝，被作为
三位一体敬颂和膜拜的上帝，以恩典、权力、神意和恩泽授以君权， 4张
使之在东正教里环视和统治大俄罗斯帝国和许多新归附的国家、
并蒙上帝护佑保障世代和平和安谧的朕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
制君主，莫斯科、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国沙皇，普斯科夫的君主
和立陶宛、斯摩棱斯克、特维尔、伏伦斯克、波多尔斯克、尤哥尔斯
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等国的大公，尼卓夫斯克地方诺瓦
戈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波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
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维吉布斯克、姆斯吉斯
拉夫斯克等处的君主兼大公，整个北方国家的统治者，伊维里亚地
方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王的君主，卡巴尔达地方契尔卡斯和果尔 5张
斯克诸公侯的君主，许多其他国家及东、西、北方各地世袭罔替的
继承者、君主和领主，谨向博格德汗皇帝、汗八里城和全中华帝国
的统治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朕谨奉告您，博格德汗皇帝：自古代若干世纪以来，在俄罗斯
帝国的伟大光荣的诸国里就有朕的始祖，伟大的君主，他们是统治
整个天下的奥古斯都恺撒的后裔，从与奥古斯都有血统关系的留
里克大公、大君主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沃维奇大公，以及领
受过希腊人最崇高荣誉的大君主弗拉季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
马纳马赫大公，一直到值得称颂的朕已故的曾祖父、全罗斯专制 6张
大君主、沙皇伊凡·瓦西利耶维奇大公，及他的儿子、朕已故的祖

父、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大公，朕的父亲、已故的正直、仁慈、优秀、显贵的大君主、在各位沙皇中最英明的、最尊贵的、最值得无限颂扬的沙皇、全罗斯专制大君主兼许多国家的君主与领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所有这些大君主、朕的先祖在所有伟大的国家中都享有盛名。他们伟大的俄罗斯的版图逐年扩大；周围许多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君主
7张 与上述各位大君主都有交往，其中有些大君主曾向上述各位大君主寻求帮助。上述诸大君主、沙皇兼俄罗斯大公和朕的父亲、大君主曾帮助过许多大君主及其国家，常向他们提供援助。由于路途遥远，上述大君主，朕的先祖及朕的父亲，已故的大君主同您的先祖中国的皇帝以及您博格德汗皇帝未曾交往，也未曾互派使臣和使者。

朕大君主沙皇听说，您博格德汗皇帝与中华帝国的周围各邻
229 国保持友好，互有交往，你们之间为寻求友好和亲善，双方的使臣
8张 和使者常常互相往来。鉴于您的中华帝国与朕沙皇的世袭领地西伯利亚① 边境城市接壤，朕大君主、沙皇深盼今后与您博格德汗皇帝建立愉快的友好亲善关系，互相交往，如同朕大君主、沙皇与高贵的大君主土耳其苏丹、波斯沙赫及周围其他各国的大君主、我们的兄弟* 保持牢固的友好亲善关系和相互交往关系一样。朕大君主、沙皇派遣我国贵族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携带朕沙皇的亲善国书向您博格德汗皇帝昭告朕之在位。命他将朕沙皇的这份国书呈交给您博格德汗皇帝，奉告朕大君主的情况，觐见您皇帝陛下，叙陈友好和亲善之情，希望您博格德汗皇帝从现在起与朕大君主
9张 建立友好亲善的关系，如同周围国家的大君主与朕大君主保持着友好亲善的关系、并能相互交往一样。

---

* 下面划掉：去年，即 162 年。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ое царствие。——译者

朕大君主还让朕的上述贵族从朕皇库携带价值数千卢布的货物到你们中国去。希望您传谕允许朕上述贵族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返回朕大君主这里，勿加阻留。

朕大君主、沙皇现已获悉，朕上述贵族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被扣留于中国您博格德汗皇帝处，是因为朕沙皇的军队同毗邻朕沙皇世袭领地西伯利亚的达斡尔地区发生了争端。为了这个争端，朕沙皇的军队攻打了达斡尔地区，他们不知道这个达斡尔地区臣 10张
属于您[2]。希望您博格德汗皇帝本着与朕大君主、沙皇建立良好友善关系、相互交往的愿望，派遣自己的使臣来朕大君主处，以增进友谊，谕令他们切实转达，以便朕大君主今后能与您保持友好关系，相互交往，并望谕示达斡尔地区贵国臣民，命他们与朕沙皇军队和睦相处，彼此之间不要挑动任何争端。朕大君主、沙皇也将不再下令派朕沙皇的军队到达斡尔地区去，并将同样谕令他们与您的臣民和睦相处，亲善友好。请准许贵国商人携带朕所需要的各种货物前来朕沙皇的各个伟大国家，朕大君主也当命我国商人 11张
运去您皇帝陛下需要的货物，以期贵我两国都更加富足。请陛下准许我国使者、贵族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携带由他带去的朕沙皇的全部财物返回朕大君主处，勿予扣留。请就朕沙皇的国书所提事项切实函复朕大君主。

本国书由朕沙皇的臣民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赍奉贵博格德汗皇帝。

7166 年 10 月 10 日写于帝都莫斯科皇宫。

本国书以大张绘图纸书写，缘饰的样式与寄往印度的国书相仿*，“莫斯科”以前用金粉书写。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57 年，案卷№ 1，第 3—11 张。抄本。

---

* 见第 72 号文件脚注。

另一份抄本也在同一全宗中，目录 1，第 2 本，第 1—3 张。

第 94 号文件

1657 年 11 月 25 日。——财务衙门为发送诏书至托博尔斯克令费·伊·巴伊科夫携带中国货物返回莫斯科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58张　7166 年 11 月 25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函致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和费奥多尔·伊凡诺夫。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携带所购中国货物和陪送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的使臣伊尔卡阿匐等人由托博尔斯克到莫斯科来，并谕令由西伯利亚衙门就此事发送君主的诏书到托博尔斯克给侍臣军政长官。财务衙门已向托博尔斯克发去君主的诏书。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和〔费奥多尔〕·伊凡诺夫应即遵照君主的谕旨办理此事。

第 58 张原文下端的签署：秘书官阿尼基·奇斯托伊。

第 58 张背面批注：君主的诏书照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58 张。副本。

第 95 号文件

1657 年 12 月 12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从费·伊·巴伊科夫处收回部分皇款事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的诏书[1]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 61张
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朕的侍臣、军政长官阿列克谢伊·伊凡诺维奇·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及朕的秘书官格里戈里·乌格列夫。

朕大君主已谕令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从他带到中国去作生意 231
的那笔款项中留下五千卢布作购货之用，其余的全部现款在托博尔斯克交给你们作为朕大君主的西伯利亚事务的开支，此款由你们签收。关于此事，朕的诏书已由朕的财务衙门发送你处。

本诏书到达你处之后，除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留下五千卢布之外，你们应把朕的其余皇款全部收下作为朕大君主西伯利亚事务的开支。收下那笔皇款后，应从朕款中拨出六千卢布购买马匹，命人用这些钱去为朕大君主购买……乘马，……在此之前，关于购 62张
买马匹一事，朕大君主已有谕旨下达托博尔斯克给你们。还应在托博尔斯克和在西伯利亚的耕种的城市里，用五千卢布按西伯利亚当地的价格为朕大君主购买谷物、黑麦和燕麦，要使皇库有利可得；应把这些购得的粮食，按购粮价格折算成现金，作为朕付给西伯利亚军役人员的薪俸。除此之外，你们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那里收下的皇款如果还有剩余，你们应该把这些钱保存在皇库里，在朕的谕令下达之前，无论什么开支都不得动用这些钱。朕大君主

有关处理这些现金的谕旨，以后下达给你们。你们向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总共取了多少钱，你们应就此事派遣专使奏报莫斯科朕大君主，并且吩咐将报告交给西伯利亚衙门朕的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朕的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和费奥多尔·伊凡诺夫。

7166 年 12 月 12 日书于莫斯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61—62 张。副本。

第 96 号文件

1658 年 2 月 28 日。——财务衙门为更换由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送往清帝国的国书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36张 7166 年 2 月 28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函致杜马秘书官阿尔马兹·伊凡诺夫和秘书官叶菲姆·尤里耶夫。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城帐幕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西伯利亚到卡尔梅克去做生意，携带礼品到中国去觐见博格德汗皇帝，并做生意。他们带有送给中国皇帝的价值二百卢布的礼品，还带有
232 送给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的价值五十卢布的礼品，另外他们还带有五百卢布用于买货做生意。大君主谕令由外务衙门把致中国皇帝的国书、通行文牒和训令交给他们，大君主还谕令取回原先交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带给中国皇帝的国书。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杜马秘书官阿尔马兹·伊凡诺夫和秘书官叶菲姆·尤里耶夫应把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和通行文牒交给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并重新草拟训令。

原文下端的签署：秘书官伊凡·帕特里克耶夫。

在第36张背面批注：遵照君主本谕旨办理。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57年，案卷№1，第36张。原本。

第97号文件

1658年，不早于3月16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为从清帝国回来的费·伊·巴伊科夫由托博尔斯克前往莫斯科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财务衙门……你的臣仆，我〔阿列〕什卡已向费奥多尔·1张巴伊科夫和伊尔卡阿訇使臣及其随行人员提供车马、护送人员和膳食，让巴伊科夫携带在托博尔斯克所买的和由中国带来的大君主的全部货物，同使臣一道于3月16日动身前往莫斯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处，并吩咐他们兼程前行，在任何地方都不得有片刻耽搁。

---

* 时间是根据费·伊·巴伊科夫返回莫斯科的年份和原文中提到的日期确定的。

** 文件的开头部分已损坏。背面有档案库的附注："关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以及关于卡尔梅克使节的卷轴"，该附注与第83号、84号、87—89号、95号文件有关。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张。原本。

第 98 号文件

1658 年 3 月 10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派遣信使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出使清帝国事致清世祖皇帝的国书

蒙独一无二的、无始无终的、无法见到和难以形容的、令人生
37张 畏和高不可攀的、凌驾于天体之上位于九霄之外的、支配天体力量的和自己神智所造唯一不朽之子我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创造宇宙一切能见和不能见的、赋予一切以生命和神灵的、时刻注视大地
233 的、安排大地一切事物的、给予所有人等以善意安慰的上帝，天堂、人间和地狱均得对之敬畏并听命的、我们独一无二的上帝，被作为三位一体敬颂和膜拜的上帝，以恩典、权力、神意和恩泽授以君权、使之在东正教里环视和统治大俄罗斯帝国和许多新归附的国家，并蒙上帝护佑，保障世代和平和安谧的朕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
38张 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斯克、诺瓦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国沙皇，普斯科夫君主，立陶宛、斯摩棱斯克、特维尔、伏伦斯克、波多尔斯克、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的大公和其他国家的君主，尼卓夫斯克地方诺瓦戈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波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维吉布斯克、姆斯吉斯拉夫斯克等处的大公，整个北方国家的统治者，伊维里亚地方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王的君主，卡巴尔达地方和果尔斯克诸公侯的君主，许多

其他国家及东、西、北各地世袭罔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谨致汗八里城和全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博格德汗皇帝。

朕兹奉告您博格德汗皇帝，自古代若干世纪以来，在俄罗斯帝 39张
国的伟大和光荣的诸国里就有朕的始祖伟大的君主，他们是统治整个天下的奥古斯都恺撒的后裔，从与奥古斯都有血统关系的留里克大公、大君主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大公以及领受过希腊人最高荣誉的大君主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马纳马赫大公，直到值得称颂的、朕已故的曾祖父、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伊凡·瓦西利耶维奇大公，他的儿子、朕已故的祖父、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大公，朕的父亲、已故的正直、仁慈、优秀、显贵的大君主、在各位沙皇中最英明、最尊贵和最值得无限颂扬的沙皇、全罗斯专制大君主兼许多国家的君主与领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所有这些大君主、朕的先祖在 41张*
一切伟大的国家中都享有盛名，他们伟大的俄罗斯帝国的版图逐年扩大，周围许多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君主同上述各位大君主都有交往，其中有些大君主并曾向上述各位大君主寻求帮助。上述诸大君主、沙皇兼俄罗斯大公和朕的父亲大君主都曾帮助过许多大君主及其国家，并常向他们提供援助。由于路途遥远，上述 40张
诸大君主，朕的先祖及朕的父亲、已故的大君主同您的先祖中国的皇帝以及您博格德汗皇帝还未曾建立亲善关系，未曾交往，也未曾互派过使臣和使者。

朕大君主、沙皇听说，您博格德汗皇帝与中华帝国的周围各邻国友好相处，互有交往。你们之间为寻求友好和亲善，使臣和使者常有往来。鉴于您的中华帝国与朕沙皇的世袭领地西伯利亚国边 234
境城市邻近，朕大君主、沙皇深盼今后与您博格德汗皇帝建立愉快 42张
的友好亲善关系，互相交往，就象朕大君主沙皇与高贵的大君主土

* 案卷上的张数搞错了。

耳其苏丹、波斯沙赫及其他周围的大君主、我们的兄弟保持牢固的友好亲善关系，并相互交往一样。为此，朕大君主、沙皇派遣朕沙皇的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朕的臣民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携带朕沙皇的这份国书和亲善礼品，作为信使前往觐见您博格德汗皇帝。他们受命仰瞻您博格德汗皇帝圣颜，并呈交朕沙皇的这份国书和亲善礼品，奉告朕大君主的情况。希望您博格德汗皇帝从现在起与朕大君主建立友好亲善的关系，如同周围国家的大君主与朕大君主保持友好亲善关系、不断交往一样。在
43张 朕大君主的俄罗斯帝国的各个伟大光荣的国家里，您博格德汗皇帝有何需求，朕大君主不会加以拒绝。希望您博格德汗皇帝派遣自己的使臣前来朕大君主、沙皇处，以增进友谊和亲善，要他们切实转告朕大君主今后如何与您保持友好亲善关系，并望准许贵国商人携带各种货物前来朕沙皇的各个伟大国家，朕准予运来朕大君主需要的货物。您皇帝陛下所需要的货物，朕大君主也当命朕的商人运往贵国。请陛下准许朕的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臣民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返回朕大君主处，勿予留难。

请就朕沙皇的本国书所提各事切实函复朕大君主。

创世第 7166 年 3 月 10 日于帝都莫斯科皇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57 年，案卷 №1，第 37—43 张。副本。

抄本——在同一全宗，目录1，第 2 本，第 20—26 张。

第 99 号文件

1658 年，不早于 6 月 18 日。*——达斡尔军政长官阿·菲·帕什科夫为达斡尔军役人员的船只在石勒

* 日期是根据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 68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
太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圣鉴，臣仆阿方卡· 235
帕什科夫谨奏。

二位君主，今年，即 166 年 6 月 18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太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的谕旨，陛下的臣仆我派遣了军役人员哥萨克五十人长安德柳什卡·波塔波夫等三十人从石勒喀大河君主的城寨携带〔君主〕的谕旨到达斡尔地区去，到他们要同达斡尔军役人员奥努弗里卡·斯捷帕诺夫一行会合的海边。二位君主，我嘱令达斡尔军役人员接他们到自己那儿，以便在达斡尔地区建筑君主的城寨。你们的臣仆我为此曾在今年，166 年，7 月 29 日写报告由哥萨克五十人长伊格纳什卡、苏索洛夫一行带到莫斯科呈交二位君主。

陛下，今年，即 166 年 8 月 18 日，你们的臣仆我曾派遣携带君主的谕旨去达斡尔地区的哥萨克五十人长安德柳什卡·波塔波夫回到君主的上石勒喀城寨来找你们的臣仆我，随同他前来的还有 69张
在达斡尔服役的军役人员和新招募人员叶基姆·亚科夫列夫等二十人。

在回答询问时，五十人长安德柳什卡·波塔波夫对陛下的臣仆我说：

“他，安德柳什卡，和同伴从你们的臣仆我这里出发，顺石勒喀大河航行，当他经过一座火山，到达久切尔地区靠近松花江的地方，达斡尔军役人员克利姆卡·伊凡诺夫及其同伴一百六十人与

他相遇，他们告诉安德柳什卡说：他们从松花江下游久切尔地区、从达斡尔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卡·斯捷帕诺夫和全体军役人员那里动身，溯石勒喀河而上，以便打听君主的俄罗斯人的情况并征收君主的实物贡。他们在久切尔地区的乌卢斯那里击溃了克什蒂姆人后，回头顺石勒喀河而下，朝着达斡尔军役人员奥努弗里卡·斯捷帕诺夫及其同伴的方向返航，当他们航行过了松花江的时候，在另一开阔水面上有许多乘坐大帆船的博格德人。他们，克利姆卡·伊凡诺夫等人发现在博格德人的船中间有留下来的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卡·斯捷帕诺夫及其同伴的被毁坏的平底木船；此外，在他们还没有航行到松花江的时候，就看到岸上博格德人的装在长木柄上的钩竿上面沾满鲜血。二位君主，很明显，这是博格德人同在达斡尔服役的军役人员——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卡·斯捷帕诺夫及其同伴遭遇后，把他们打死在这里。二位君主，和奥努弗里卡在一起的军役人员有三百名。……*》

在68张的背面，有收文登记：167年8月4日由达斡尔哥萨克叶罗费伊卡·米哈伊洛夫交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08卷轴，第68—69张。原本。

236

第100号 文件

1658年7月29日。——达斡尔军政长官阿·菲·帕什科夫因汉语通译季莫费伊·伊凡诺夫已去莫斯科不能派遣使团去清帝国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1]

* 文件末尾部分散佚。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348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太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圣鉴，臣仆阿方卡·帕什科夫谨奏。

遵照君主的谕旨，陛下的臣仆我奉派到达斡尔地区后，要选派五名或六名军役人员和一名善于辞令的通译到博格德国和尼堪国去觐见他们的皇帝，办理君主的事务。但是陛下的臣仆我由于没有善于辞令的通译，无法遵照君主的谕旨，派遣军役人员到博格德国和尼堪国去觐见他们的皇帝办理君主的事务。二位君主，过去，即 163 年，为护送在达斡尔征收的皇库貂皮，曾由雅库次克寨派出达斡尔地区的通译、新受洗礼的季莫什卡·伊凡诺夫到莫斯科二位君主处。遵照君主的谕旨，为了完成君主在达斡尔的差务，陛下的臣仆我把季莫什卡留在叶尼塞斯克寨作汉语、达斡尔语和通古斯语的通译。二位君主，季莫什卡精通汉文，二位君主，在陛下的臣仆我这里，在达斡尔为君主服役的人里面，除了季莫什卡外，再也没有象他这样的通译了。二位君主，遵照君主的谕旨，臣仆我把季莫什卡补入叶尼塞斯克寨的哥萨克差役空缺，并象对待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军役人员一样，把 165 年君主的粮饷提前发给了他。此外，为了替君主服役，我还把自己的钱二十卢布发给他做 349张
衣服，使他能穿华贵衣着奉派出去为君主效劳。二位君主，后来我从叶尼塞斯克寨带着通译季莫什卡到达斡尔地区为君主服役。君主陛下，164年 7 月 18 日，这个通译季莫什卡由于受到伊凡·阿金福夫的教唆，在途中擅离职守，从叶尼塞河、从陛下的臣仆我这里逃跑，回到叶尼塞斯克寨伊凡·阿金福夫的官署去了。后来，伊凡·阿金福夫就把通译季莫什卡从叶尼塞斯克寨带到莫斯科去了。二位君主陛下，此事臣仆我已于 164 年写报告由彼累姆斯克城的军役人员瓦西卡·伊凡诺夫和伊瓦什卡·米哈伊洛夫带到莫斯科奏

报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太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

二位君主，到今年，即166年，7月29日为止，臣仆我还没有收到君主对此事的谕旨，那个季莫什卡通译也没有送回来。臣仆我现在没有人可以同军役人员一道派往博格德国和尼堪国去办理君主陛下的事务，无法了解这些国家的消息，也无法向二位君主奏报。

二位君主，关于通译季莫什卡一事，敬请君主对臣仆我降谕昭示。

237 在348张背面有收文登记：167年8月4日，由新达斡尔地区的哥萨克五十人长伊格纳什卡·伊凡诺夫带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08卷轴，第348—349张。原本。

第101号文件

1659年3月7日。——摘自皇库衙门的收入帐册——由财务衙门转来的费·伊·巴伊科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运回的中国货物底帐

36张 3月7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按照由秘书官伊凡·帕特里克耶夫签发的大君主的财务衙门的公函和清单，已将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运回的中国丝绒、绣金花缎、普通花缎和镶金箔的棉丝混纺织品送来皇库衙门记帐归入皇库，计开：

深蓝色的无花纹丝绒一块，长八又四分之一俄尺；方格绣金丝绒一块，长十二俄尺半；带花纹的深蓝色丝绒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深蓝色丝绒一块，长八又四分之一俄尺；带花纹的深红色丝绒一块，长八又四分之三俄尺；深蓝色的无花纹丝绒一块，长九俄尺；深蓝色的无花纹丝绒一块，长九俄尺；深蓝色丝绒一块，长九俄尺，带花纹的深红色丝绒一块，长九俄尺；深蓝色的无花纹丝绒一块，长九俄尺；深蓝色的无花纹丝绒一块，长九俄尺；带花纹的深蓝色丝绒一块，长八又四分之三俄尺；深蓝色的无花纹丝绒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黑色无花纹丝绒八块，每块长九俄尺。所有这些丝绒，其价格都是每俄尺四十阿尔腾。浅蓝色丝绒一块，长九俄尺半，其价格为每俄尺一卢布。 36张背面 37张

绣金花缎：次等黑色花缎一块，长十一俄尺，每俄尺价格为二十五阿尔腾；次等的带金线的黑色花缎一块，长十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每俄尺价格为二十阿耳腾；次等黑色绣金花缎一块，长十三又四分之三俄尺；次等红色花缎一块，长十二又四分之三俄尺，每俄尺价格为二十五阿耳腾；次等深红色绣金花缎一块，长十一又四分之一俄尺，每俄尺价格为二十三阿耳腾二兼卡；次等的浅蓝色绣金花缎一块，长十四俄尺，每俄尺价格为二十五阿耳腾；带金线的浅蓝色花缎一块，长十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每俄尺价格为二十阿耳腾；深红色绣金花缎一块，长十一又四分之一俄尺，每俄尺价格为二十五阿尔腾；次等的浅蓝色绣金花缎一块，长二十又四分之三俄尺；次等的浅蓝色绣金花缎一块，长二十又四分之三俄尺；次等的深红色绣金花缎一块，长半俄尺；大(鲜)红色绣金花缎一块，长十一俄尺；红色绣金花缎一块，长十又四分之三俄尺；黄色绣金花缎一块，长十一俄尺；黄色绣金花缎一块，长十一俄尺。上述七块花缎，每俄尺价格都是二十三阿尔腾二兼卡。镶金箔的棉丝混纺织品一块，长二十六又四分之一俄尺，每俄尺价格为二十三阿尔腾 37张背面 38张 38张背面

二兼卡。

238 各种素色彩缎：深蓝色和绿色的彩缎一块，长九俄尺；颜色与
39张 长度同上的彩缎一块；黑色彩缎一块，长十四又四分之三俄尺；石竹色和浅蓝色彩缎一块，长十又四分之一俄尺；红色和浅蓝色彩缎一块，长九俄尺半；深蓝色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上述六块彩缎，每俄尺价格都是半卢布。双面的彩缎一块，长八俄尺半，每俄尺价格为十五阿耳腾，深红色和深蓝色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深红色和深蓝色彩缎一块，长九俄尺半；红色和深蓝色
39张背面 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浅蓝色和深红色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深蓝色、深红色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深蓝色和红黄色的彩缎一块，长九俄尺；深蓝色和红色彩缎一块，长十一俄尺半；双面的红色和绿色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红色和浅蓝色的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红色和浅蓝色的彩缎一块，长九俄尺半；红色和深蓝色的彩缎一块，长九又四
40张 分之一俄尺；颜色同上的彩缎一块，长九俄尺；颜色与长度同上的彩缎一块；颜色同上的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颜色同上的彩缎一块，长九俄尺；颜色与长度同上的彩缎一块；双面的深蓝色和黄色的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上述十七块彩缎，每俄尺价格都是半卢布。深蓝色和浅蓝色彩缎一块，长七俄尺半，每
40张背面 俄尺价格为十五阿耳腾；深红色彩缎一块，长九俄尺；石竹色彩缎一块，长九俄尺；深蓝色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深红色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石竹色彩缎，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深红色、深蓝色和红色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深红色彩缎一块，长九俄尺，深红色彩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深蓝色和深红色彩缎一块，长九俄尺。上述九块彩缎，每俄尺价格都是半卢布。

41张 花缎：红色和绿色花缎一块，长九俄尺半；颜色同上的花缎一

块，长九俄尺；颜色同上的花缎一块，长九俄尺半；颜色同上的花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颜色同上的花缎一块，长九俄尺半；颜色同上的花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颜色同上的花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颜色同上的花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颜色同上的花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颜色同上的花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颜色同上的花缎一块，长九又四分之一俄尺，上述十一块花缎，每俄尺价格都是半卢布。41张背面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武器馆全宗，第175本，第36—41张背面。原本。

第102号文件

1659年10月3日。——达斡尔军队头领阿·菲·彼得里洛夫斯基及其同伴就满洲军队和俄国军队在阿穆尔河发生冲突一事在叶尼塞斯克官署的答问词[1]

168年10月3日。阿穆尔军役人员选任的军队头领阿尔斤什卡·菲利波维奇和普通军役人员格拉西姆之子伊瓦什卡·切布恰科夫、西多尔卡·季莫费耶夫、西多尔卡·杰缅季耶夫、伊萨奇科·基里洛夫、伊瓦什卡·格里戈里耶夫在叶尼塞斯克官署回答询问时，向军政长官伊凡·伊凡诺维奇·尔热夫斯基和书吏维库拉·帕诺夫禀称：63张239

前年，即166年，6月30日，博格德大军在过了松花江口的阿穆尔大河上乘坐四十七条大船并带着大量火器装备、大炮和小型火器进攻阿穆尔军役人员，他们从船上用火炮轰击，把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及其同伴所征收的君主貂皮实物贡抢走，63张背面

当时君主实物贡已征收到毛皮八十七捆，有皮袄和红狐皮，经过这次洗劫，只有奥努弗里征收的四张玄狐皮还留在斯巴斯基号船上，这只船上的军役人员已逃往海上，君主的武器弹药（大炮、火药和铅弹）以及哥萨克的粮食、衣服和各种什物，也被他们抢走。在这次战斗中，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和军役人员二百七十人被他们打死。由于这次洗劫，活着的军役人员有的跑到山上去，有的乘斯巴斯基号船出海，跟着他们去参加远征的军役人员总共有二百二十七人。在这次被击溃之后，在去年，即在167年，汇合在一起的军役人员，总共只剩了一百八十人。

他们又向久切尔人和基利亚克人征收了君主的实物贡十八捆貂皮、貂脊皮袄和顶替貂皮的狐皮，另有遭洗劫后剩下的四张玄狐
64张 皮。他们由海上来的时候，还向基利亚克人征收君主的实物贡三张玄狐皮。他们带着君主的这些实物贡，溯阿穆尔河而上动身到军政长官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处。他们到呼玛尔寨时，粮食告竭，饥饿难当。这时他们总共是二百二十七人，就分成两部分：一半军役人员留在呼玛尔寨，并开始沿结雅河远征去寻找吃食，另一半一百零七名军役人员则溯阿穆尔河而上去找军政长官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希望在阿尔巴津旧城能遇到阿法纳西。他们到了阿尔巴津，但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不在阿尔巴津。他们看到有木排和零散木料*从阿穆尔河上游漂流下来，这是为筑造城市、城寨和城楼而砍伐下来的，木筏上还有船具和绳索。他们又从阿尔巴津出发到达乌尔卡河的土基尔通道，仍旧没有找到阿法纳西·帕什科夫，连阿法纳西士兵的影子也没有看见。

在这里，粮荒和饥饿把他们折磨得够呛，因此他们没有溯石勒喀河而上到土基尔通道更上头去寻找阿法纳西·帕什科夫，而是越过土基尔通道折向奥廖克马河。他们是背着君主的貂皮实物贡

* “木料”原文误为“年”。

越过土基尔通道的。他们在通道行走时，吃的是木耳、青草、野果 64张背面
和树根。

异族人以及远征战斗中俘虏的舌头都向他们军役人员说：前年，即 166 年，向他们军役人员进攻的博格德军队，分出三分之一的人马溯阿穆尔河而上，向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和君主的军队进攻。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和自己各连的战士在石勒喀河的上游是否还活着，这一点阿穆尔军役人员阿尔丘什卡·菲利波维奇及其同伴无法确切知道。

他们带着君主的貂皮实物贡从土基尔通道到了伊利姆斯克 240
寨。在伊利姆斯克寨，宫内杂务侍臣、军政长官彼得·布纳科夫吩咐商人对君主的貂皮财物进行分类和估价。对君主的财物估价之后，便派军役人员阿尔丘什卡·菲利波维奇等六人送莫斯科呈交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他们很迟才航行到叶尼塞斯克，那时已是严寒季节。在秋、冬两季他们无法从叶尼塞斯克乘雪橇携带君主的貂皮财物行进。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 4，第 23 本，第 43 号，第 63—64 张背面。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 4 卷，圣彼得堡，1851 年，第 64 号，第 176—177 页。

第 103 号 文 件

1660 年 9 月 4 日。——达斡尔军役人员阿·菲·彼得里洛夫斯基及其同伴就进军阿穆尔一事在西伯利亚衙门的答问词

196张 过去，169年9月4日，达斡尔哥萨克阿尔丘什卡·彼得里洛夫斯基及其同伴六人在西伯利亚衙门回答询问时禀称：

过去，158年，奉大君主的谕旨，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弗兰茨别科夫和秘书官奥西普·斯捷帕诺夫派他们随同专差军役人员亚尔卡·哈巴罗夫从雅库次克寨到阿穆尔河达斡尔地区为君主效劳。在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到达以前，他们已在达斡尔地区服役三年半。德米特里·齐诺维耶夫从达斡尔地区前往莫斯科时，也把专差军役人员亚尔卡·哈巴罗夫带到莫斯科，并在哥萨克中指定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代替亚尔卡担任专差军役人员。当时，在达斡尔地区奥努弗里属下的军役人员有五百四十人。161年至166年间他们同奥努弗里一起在达斡尔、久切尔、基利亚克等地区服役。这些年他们在各个小寨过冬，这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少，需要避开博格德人跑到海边去或者到可以找到食粮的地方去，到了夏天，他们就乘船去征收君主的实物贡。166年，他们在阿穆尔河
195张 久切尔地区的库明斯克小寨过冬，春天他们从库明斯克寨溯阿穆尔河[上行]*，去征收君主的实物贡并打听军政长官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和君主部队的情况。还没有到达松花江，在斜坡乌卢斯他们抓了一些不纳贡的久切尔舌头。这些舌头在问答盘问时对他们说，博格德皇帝的大军正在乘船向他们这些军役人员的方向驶来。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为了打听博格德军队的情况，就派了军役人员克利姆卡·伊凡诺夫等一百八十人乘坐轻便小艇溯阿穆尔河而上，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本人则率领其余的军役人员乘大船跟在克利姆卡的后面溯阿穆尔河上行。在科尔切耶夫河湾，博格
241 德人带着火器、火炮、火绳枪，乘坐四十七条大船向奥努弗里及其同伴进攻，奥努弗里率军役人员弃船登岸，有的在船上时就被打死
194张 了。在这次战斗中，奥努弗里和二百二十名军役人员被打死，他们

* 照意思加上的。

所带的君主财物七十七捆貂皮和貂肷，四门俄国制的铜炮和铁炮，二门博格德大铁炮、火药、铅弹、军旗、装有粮秣的船只全被抢走。只有九十五个哥萨克守住一艘载着圣像和救主寺财物的货船，逃到了海上。其余的哥萨克从船上、从阿穆尔河岸上四处逃散。

克利姆卡及其同伴被派去打听博格德人的情况，他们在阿穆尔河的江岛之间没有同博格德人遭遇，便回头去找奥努弗里，半路上，就在阿穆尔河上看见了博格德军队，博格德军队的船只抛锚停泊在江上，占据了整个江面，而奥努弗里的船却都被打坏了。于是克利姆卡及其同伴往阿穆尔河上游逃走，博格德人也没有追赶他们。第三天傍晚，奥努弗里·帕什科夫团队的军役人员五十人长安德柳什卡·巴伊卡洛夫斯基及其同伴三十人在山中遇到了克利姆卡，并带来了从莫斯科下达给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及其军役人员的谕旨以及阿法纳西·帕什科夫所发的公函。该函是遵照 193张
大君主的谕旨，命令奥努弗里及其军役人员前去寻找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并且归并到阿法纳西的团队里去。于是，克利姆卡·伊凡诺夫及其军役人员和安德柳什卡·巴伊卡洛夫斯基便启程去找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克利姆卡和安德柳什卡及其军役人员越过达斡尔和久切尔两地之间的山岭，就没有粮食了。安德柳什卡·巴伊卡洛夫斯基和克利姆卡商量后，带了三十名军役人员先行，赶快去找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以便把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及军役人员被打死的消息告诉阿法纳西，并希望从阿法纳西·帕什科夫那里尽快运些粮食来给克利姆卡和他的同伴，有了粮食克利姆卡等人才能走到阿法纳西那里。但是并没有很快地把粮食运到他们那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饿死了。克利姆卡及其同伴没有等到安德柳什卡来，就顺着阿穆尔河而下，到海边去寻找食物。其中有三十七个哥萨克去找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他们还没有走到阿法纳西那里，就都饿死在乌尔卡河的河口。在往海边去的途中，克利

姆卡·伊凡诺夫被久切尔人打死，许多军役人员被打伤，克利姆卡那一帮人只剩下军役人员……* 他们由于江岛相隔躲开了博格
192张 德军队，到了他们以前过冬的呼玛尔小寨。在阿穆尔河的岛上、岸边，他们看到到处散落着教堂的、城寨的、城楼的许多木材，他们认为这些木材是从阿法纳西·帕什科夫那里漂来的。他们这些军役人员怕他们不能全都走到阿法纳西·帕什科夫那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粮食了，而阿法纳西·帕什科夫是死是活，他们还不知道。大家商量之后，便挑选了一百名身强力壮的人由阿尔丘什卡·彼得里洛夫斯基率领，携带救世主的圣像和君主的财物，动身回罗斯去，另外一百二十人顺着结雅河去寻找食物，并在阿穆尔河一带等待大君主的谕旨和军政长官阿法纳西·帕什科夫的消息。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24卷轴，第196张、195张、194张、193张、192张。抄本。

242

第104号文件

1661年，不早于7月8日**。——雅库次克军政长官伊·费·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为达斡尔军役人员遭到清军袭击撤到雅库次克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1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圣鉴，您的臣仆伊瓦什卡·鲍利绍伊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169年，7月8日，阿穆尔军役人员亚孔

* 此处丢失一张。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期确定的。

卡·帕尔费诺夫和叶利扎尔卡·谢苗诺夫及其同伴五十六人从阿穆尔河来到你的臣仆我这里。他们随身带来遭博格德人洗劫后遗留下来的东西，即去年，168 年和今年，169 年他们在结雅河为大君主向异族人征收的实物贡和礼品：八捆又十四张貂皮和斑貂皮，8 捆又十四张貂肷，还有老虎皮。除了老虎皮外，貂皮和貂肷价值七十卢布二十阿尔腾二兼卡。

您的臣仆我将大君主上述貂皮连同雅库次克的皇库貂皮估价之后装进袋里，送莫斯科呈交大君主。

大君主陛下，这些阿穆尔军役人员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恳请圣恩，在雅库次克寨官署亚孔卡·帕尔费诺夫和叶利扎尔卡·谢苗诺夫及其同伴把一份申请书交给了您的臣仆我，他们请求回到君主那里，为您效劳。

您的臣仆我把他们的申请书附在本报告后面，送莫斯科谨呈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雅库次克文书全宗，第 18 号文献卡，第 11 卷轴，第 1 张。副本。

载于：《十七世纪莫斯科公国在雅库特的殖民政策》，列宁格勒，1936年，第 26 号，第 65 页。

第 105 号文件

1662 年 2 月 26 日。—— 卡尔梅克台吉阿勃莱的使臣伊尔卡阿訇就卡尔梅克各乌卢斯内部的关系和赴清帝国的道路等事在喀山宫廷衙门的答问词

31张　170 年 2 月 26 日，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的使者伊尔卡阿匐及其同伴说道：

一年前，他从阿勃莱台吉处动身，动身之前，切尔塔台吉和阿勃莱台吉正在打仗。后来，在五个月以前，他们和好了。他的兄弟把这件事如实地告诉了他……。洛乌赞台吉和他的儿子都被打死
243 了，当时……* 发生过大战，洛乌赞的乌卢斯牧民跑到了岱清台吉那里去，有的人留在阿勃莱台吉那里。阿勃莱台吉在距托博尔斯克三十天路程、距塔拉四十天路程、距亚伊克三十天路程的地方游牧。阿勃莱台吉和他的乌卢斯牧民没有对大君主的臣民做任何坏事，也没有进行战争。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牧民约有九万人，他的兄弟切尔塔台吉的乌卢斯牧民也大约九万人。珲台吉的几个儿子就是在这两个台吉那里游牧，阿勃莱台吉在牧区游牧，在他的乌卢斯有砖石造的城，他和乌卢斯牧民都不住在城里。珲台吉是阿勃莱和切尔塔台吉的大哥，他的侄儿们都在阿勃莱和切尔塔那里游牧**。

32张　这个使者认得从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前往中国的道路。以前，他和使者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到过中国，曾护送费奥多尔到中国并与费奥多尔一同返回托博尔斯克。从阿勃莱台吉到中国需要走二个月。要从莫斯科到托博尔斯克，再从托博尔斯克到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

如果大君主要派使臣到中国去，并为此对阿勃莱台吉下达大君主的谕旨，要他派人护送使者到中国去，台吉就会派他担任护送人员，他愿意为大君主效劳，将把使者护送到中国去。到印度国去
33张 的道路他不认得，没有去过那里，他不知道要经过哪些地方才能到

---

* 这里有二个词不清楚。

** 原文从“阿勃莱台吉在牧区游牧……”以下写在第 32 张背面，没有指明应当衔接哪句话。这里是按照意思插入原文的。

印度。希瓦国的情况他也不知道。但他到过布哈拉国和布哈拉国附近的其他地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62 年，案卷 №2，第 31—33 张。原本。

第 106 号文件

1662 年 7 月 8 日至 11 月 1 日之间*。——塔拉军政长官斯·斯·伊兹马伊洛夫为派遣从清帝国返回的信使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前往莫斯科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74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圣鉴，臣仆斯坚卡·伊兹马伊洛夫谨奏。

三位君主，今年，即 170 年，7 月 8 日塔拉军役贵族伊凡·斯捷帕诺夫曾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 244
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恳请圣恩，他在官署里把一份申请书交给我，他的申请书写道：前几年，即 166 年，遵照陛下谕旨，他伊凡奉派携带大君主的国书和礼品前往中国，今年，即 170 年，6 月 1 日，他伊凡离开中国到达塔拉，他恳请大君主降恩，下令让他从塔拉到莫斯科觐见大君主。谨遵全大

* 日期是根据原文提到的日子和根据收文登记的时间确定的。

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谕旨，臣仆已让伊凡前往莫斯科觐见大君主[1]。

在74张的背面，有收文登记：171年11月1日由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带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74张。原本。

第107号文件

1666年3月6日。——西伯利亚衙门关于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运送货物到清帝国出售事的谕旨的记录

100张　174年3月6日。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从用钦定货物换来的外货中取出价值二千卢布的红呢子，由莫斯科运往中国出售和交易。如果价值二千卢布的红呢子不能如数弄到，那就用波兰呢如数补足，同时应派人在莫斯科购买价值一千卢布的斜纹呢、珊瑚珠、镜子、水獭皮、猞猁皮、银鼠皮、兎子皮同这批货物一起运去。购买这些货物的现款向商务司支取。如在莫斯科买不足一千卢布的货物，就用剩下的钱在雅罗斯拉夫尔购买同样的货物，那里价格比较便宜。同时，应在雅罗斯拉夫尔购买价值五百卢布的黑色软革归入运去的货物里，购买软革的现款可先从雅罗斯拉夫尔的关税税款内支取。西伯利亚衙门应在西伯利亚事务财会司拨出五百

卢布如数寄到科斯特罗姆公署。在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按西伯利亚法定价格参照当地市价采购价值一千卢布的毛皮，即红灰狐皮、白狐皮和银鼠皮，一并归入从莫斯科运去 101张
的和在各城采购的货物中；凡已购得的货物、呢料和黑色软革，包括因在莫斯科采购不足一千卢布之数而在雅罗斯拉夫尔或其他城市补购的货物，都应由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运往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另由谢伊特库尔把西伯利亚事务财会司支付的二百卢布，从莫斯科带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作为往中国 245
运货人员的赏俸。到托博尔斯克后应按清单把现款和货物交给阿列克谢伊·安德列耶维奇·戈利津公爵及其同僚。至于谁把货物运到中国去出售和交换，各给多少赏，大君主将下达谕旨给大贵族阿列克谢伊·安德列耶维奇·戈利津公爵及其同僚。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00—101 张。原本。

第 108 号文件

1666 年 3 月 7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关于由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运送外国货物到清帝国出售一事的谕旨

174 年 3 月 7 日。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 102张
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应把用钦定货物换来的外货价值二千卢布的红呢子从莫斯科运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如价值二千卢布的红呢子不能如数弄到，便用波兰呢补足。上述红呢子和波兰呢应

从西伯利亚运往中国和卡尔梅克国出售和交换。

原文下面的附注：大君主谕旨已下达货务司。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02张。抄本。

第109号文件

1666年3月7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关于由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把在莫斯科购买的货物运往托博尔斯克以便在清帝国和蒙古出售的谕旨

103张 1674年3月7日。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在莫斯科购买适合运往中国和卡尔梅克国去的货物，由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莫斯科运至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大君主并谕令，由商务司拨给西伯利亚司一千卢布为购买这批货物之用。

246 原文下面的附注：大君主谕旨已下达商务司。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03张。抄本。

第110号文件

1666年3月9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向雅罗斯拉夫尔下达谕旨购买雅罗斯拉夫尔货物运往清帝国出售事致科斯特罗姆公署的公函

7174 年 3 月 9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106张
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函致杜马贵族普罗科菲·库齐米奇·叶利扎罗夫和秘书官阿夫拉姆·科谢耶夫。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把价值五千卢布的货物从莫斯科运往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再从托博尔斯克运到中国出售和交换，并谕令在雅罗斯拉夫尔购买五百卢布黑色软革归入运去的货物里。购买这些软革的现款可在雅罗斯拉夫尔从关税税款内凭收据支给谢伊特库尔，科斯特罗姆公署应将关于此事的谕旨转达雅罗斯拉夫尔。为归还此款，大君主已谕令由西伯利亚衙门向科斯特罗姆公署支付五百卢布。

奉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杜马贵族普罗科菲·库齐米奇· 107张
叶利扎罗夫和秘书官阿夫拉姆·科谢耶夫应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办理，向雅罗斯拉夫尔转达谕旨并收受西伯利亚衙门拨去的现款。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06—107 张。副本。

第 111 号文件

1666 年 3 月 10 日。—— 西伯利亚衙门为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运货到清帝国经商事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安·戈利津的诏书[1]

108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阿列克谢伊·安德列耶维奇·戈利津公爵，侍臣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布图尔林和秘书官伊凡·切尔涅耶夫和斯捷潘·叶利丘科夫。

朕大君主已谕令由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
247 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把从莫斯科运出的和在俄国各城市购买的货物运到托博尔斯克、再运到中国去出售和交换。由莫斯科运出什么货物，数量多少，在俄国各城市应购买什么货物，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应买什么货物，应从征收来的实物贡毛皮中提取什么毛皮，数量多少，以便补充到莫斯科运去的货物中，
109张 均见附在本谕旨后面标有价格的清单。

朕大君主本诏书下达你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带着朕君主的货物到达托博尔斯克时，你们应按照清单命人从他们手中收取这些货物，并在朕的谕旨下达之前保存在朕的皇库里。应由什么人把朕君主的货物从托博尔斯克运到中国出售和交换，应如何根据谕旨行事，这一切很快将有谕旨下达你等。附在朕的国书后面的清单上写明，除从莫斯科运去的货物外，命你们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按西伯利亚法定价格参照当地市价，从实物贡毛皮中提取价值一千卢布的红灰色狐皮、白狐皮、银鼠皮一并运往中国。你们应命人把这一切毛皮立即准备好以便启运，以免拖延向中国启运货物的时间。

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带着朕的货物于什么日子到达托博尔斯
110张 克，你们命人从他们手里收下的朕君主的货物实际有多少，他们所带二百五十一卢布在俄国各城市购货后还剩下多少，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在俄国各城市买了什么货物、买了多少，价格如何，凡此种种，你们应如实奉报朕大君主，并命人把报告送到西伯利亚衙

门交朕的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和列夫·叶尔莫拉耶夫。

7174 年 3 月 10 日于莫斯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08—110 张。副本。

第 112 号文件

1666 年 3 月 10 日*。——西伯利亚衙门编制的由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自莫斯科运往清帝国的货物清单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 111张
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谕旨，运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再运往中国的货物清单如下。

红呢子：九幅，长三百九十一又四分之三俄尺，价值七百八十三卢布十六阿尔腾四兼卡，每俄尺二卢布；七幅，长二百九十六又四分之三俄尺，价值五百六十三卢布二十七阿尔腾三兼卡，每俄尺值一卢布三十阿尔腾；十幅，长三百七十五俄尺，价值六百四十三卢布二十八阿尔腾二兼卡，每俄尺一卢布二十一阿尔腾；波兰呢二 248
幅，价值八卢布二十七阿尔腾三兼卡。

红珊瑚珠二十俄磅半，价值三百六十九卢布，每俄磅值十八卢布。

斜纹呢十块，价值九十卢布，每块九卢布。

镜子二打半，价值十二卢布。

水獭皮九十七张，价值一百四十二卢布，每十张值十五卢布。

* 日期是根据附有清单的诏书确定的（见第 111 号文件）。

猞猁皮十六张，价值四十卢布，每张值二卢布半。

112张 兎子皮八十张，七十三卢布半。

从莫斯科还运出银鼠皮七捆，价值二十二卢布二十五阿尔腾，并命令谢伊特库尔在俄国各城市购买价值二百五十一卢布的银鼠皮。此款已由他从莫斯科带去。

应在雅罗斯拉夫尔购买五百卢布的黑色软革。此款命他在雅罗斯拉夫尔从当地的关税税款中支取。

除上述由莫斯科运出的和在其他城市采购的货物外，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应按西伯利亚法定价格参照当地市价，由君主的实物贡毛皮中再提取价值一千卢布的红灰色狐皮、白狐皮、银鼠皮，一并运往中国。

113张 另外，谢伊特库尔还从莫斯科带去二百卢布皇款到托博尔斯
114张 克作为赏俸，分发给那些奉旨从托博尔斯克前往中国的人员，这笔现款在君主谕旨下达之前暂由托博尔斯克皇库保存。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11—114张。副本。

第113号文件

1666年3月10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向保护谢伊特库尔车队的军役人员提供车马事致驿站衙门的公函

120张 7174年3月10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致杜马贵族格里戈里·鲍里索维奇·纳肖金及秘书官尼基塔·戈洛夫宁和伊凡·戈里亚伊诺夫。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从莫斯科至彼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托季马、大乌斯丘格、索利维切戈次克、凯镇、索利卡姆斯克、西伯利亚各城——韦尔霍图里耶、图林斯克寨、秋明、托博尔斯克各地；应给秋明军役人员特罗菲姆·戈列涅茨基市长及其助手加尼卡·乌格列尼诺夫、格里什卡·马莫诺夫、哥萨克伊瓦什卡·西多罗夫、谢尔古什卡·米基福罗夫、费季卡·米哈伊洛夫、科西卡·奥若金等人提供冬天走陆路用的备好的雪橇和驭手，夏天走水路则应提供与这些运输工具载量相当的船只，并派给舵手和桨手。他们是遵照谕旨被派去护送君主的财物、跟随谢伊特库尔到托博尔斯克的。 121张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谕旨，杜马贵族格里戈里·鲍里索维奇·纳肖金和秘书官尼基塔和伊凡应遵旨向秋明军役人员提供车马船只。 249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120—121张。副本。

第114号文件

1666年3月14日。*——财务衙门编制的费·伊·巴伊科夫、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清帝国运回货物的记事摘录

前几年，即161年，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 85张

* 日期是根据财务衙门致西伯利亚衙门的送件公函的时间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83—84张）。

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由莫斯科财务衙门派遣伊萨克之子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几名宣誓公务员前往中国经商，并让他携带五万卢布作为购货之用。他们应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采办各种俄国货物，用这些货物在西伯利亚作买卖，再从西伯利亚把货物运往中国。在中国应以俄国货交换或用现款购买金银、宝石、素缎、丝绒、绣金花缎和珍珠。

86张 162年，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曾奏报大君主，并从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派遣书吏萨瓦·图尔斯基和哥萨克骑兵彼得鲁什卡·马利宁送来了按莫斯科价格共值一百四十一卢布六阿尔腾的中国白银、绣金花缎和其他各种花缎以及二百零六普特十二俄磅的达斡尔马蹄形大黄。

164年，根据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的报告，布哈拉人叶日巴勃·谢伊托夫奉派从西伯利亚送来费奥多尔用君主的俄国货物换到的下列货物：生丝、丝绒、花缎、素绸、缎绫、印花粗麻布、达拉格（丝织品）、宽腰带、花粗布、厚棉布、地毯、马披等。上述货物按莫斯科价格共值八百三十卢布五阿尔腾五兼卡。

165年，在由秘书官格里戈里·普罗托波波夫签发的西伯利
87张 亚衙门致财务衙门的公函中写明：侍臣、军政长官阿列克谢伊·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秘书官格里戈里·乌格列夫曾从托博尔斯克奏报大君主，并派托博尔斯克帐幕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送来了中国的礼品和购买来的货物。这些礼品和货物是他们从托博尔斯克鞑靼人头领彼得·亚雷日金那里拿到的。中国皇帝赠给大君主的礼品有银制器皿和其他货物——丝绒、花缎、虎皮、雪豹皮、海豹皮——按莫斯科价格共值一百八十七卢布二十七阿尔腾三兼卡半。中国皇帝为答谢大君主的礼品另外回赠大君主价值三百一十八卢布三十三阿尔腾的银制器皿和贵重饰品。中国皇帝赠给大君主的礼品两项共值五百零六卢布二十七阿尔腾一

兼卡半。

据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说，由费奥多尔·巴伊科夫 250
和他谢伊特库尔带去的大君主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价值一百二十
卢布；除了还没有估价的器皿外，中国皇帝送给大君主的礼品比 88张
大君主送给他的礼品多出三百八十六卢布二十七阿尔腾一兼卡
半；而买来的各种贵重饰品——宝石、花缎、白银、北极悬钩子、珍
珠、茶叶等共值二百六十二卢布九阿尔腾一兼卡。

166年，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曾奏报大君主并派人从托博尔斯克送来一批马蹄形大黄，有中等的、劣等的、腐烂的和潮湿的，共重六百零七普特三十二(俄)磅。

同年，166年，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并运来为君主购买的下列货物：丝绒、花缎、绉绸、银制器皿、银锭、各种贵重饰物、宝石、成药、珍珠、茶叶、北极悬钩子、八角茴、拔葜根、生丝和色丝——这些货物按莫斯科价格共值一千九百六十九卢布十九阿尔腾三兼卡半。这些货物是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在中国和西伯利亚购买的。但是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没有呈交购货的 89张
帐册，他说，他没有书吏，帐目没有人记，他自己又不识字。

同年，166年，遵照大君主的谕旨，由财务衙门派遣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托博尔斯克城帐幕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到中国博格德汗和卡尔梅克国阿勃莱台吉处，吩咐他们在托博尔斯克皇库从160年财务衙门由莫斯科拨去的现款中领取二百五十七卢布作为经商之用，此外财务衙门还交给他们四百九十三银卢布。两笔款项共为七百五十卢布。要他们用这些钱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购买货物，用二百卢布购买四十张貂皮，十三张玄褐狐皮，四块上等呢料，若干银鼠皮皮统和镜子，作为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用五十卢布购买礼品，赠给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 90张
其余五百卢布用来做买卖。此外还给谢伊特库尔二普特半生烟叶，

谢伊特库尔和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应把这些烟叶赠送给卡尔梅克官员。

171年11月1日，塔拉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回到莫斯科。他说，他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同去过卡尔梅克和中国；
91张 大君主赠给阿勃莱台吉价值五十卢布的礼品，赠给中国皇帝博格德汗价值二百卢布的礼品，都已经送到了。

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希尔科夫公爵及其同僚曾从托博尔斯克奏报大君主，并呈上一份伊凡·佩尔菲利耶夫交给他们的清单，清单中载明：中国皇帝赠给大君主并由伊凡带
92张 回来的礼物有：各色花缎二十五块、银子一普特十二俄磅四十五佐洛特尼克、虎皮三张、雪豹皮三张、丝绒三块、海豹皮三张、茶叶十普特；在中国汗八里城将这些礼品中的九块次等花缎售出，得银子七俄磅二十二佐洛特尼克，将十普特茶叶售出，得银子三俄磅五十九佐洛特尼克；全部的银子，包括出售花缎和茶叶所得，共有一普特二十三俄磅三十佐洛特尼克；在汗八里城和在途中，用一普特十一磅八十八佐洛特尼克半的银子购买了三百五十二颗红宝石和
93张 蓝宝石；因此剩下的银子还有十一磅二十七个半佐洛特尼克。在易货时赚得银子一磅五十八个半佐洛特尼克二十三阿尔腾二兼卡。
251 按照伊凡寄至莫斯科的货物清单计有：红、蓝宝石三百五十二颗，银子十三磅二十三阿尔腾二兼卡，零头花缎八块共二十俄尺，小老虎皮三张和已损坏的丝绒七俄尺。但是财务衙门在莫斯科从伊凡手中接收到的实际只有：宝石三百五十二颗、银锭八磅六十八佐洛特尼克，小老虎皮三张，已损坏的丝绒七俄尺。上述货物按莫斯科价格共值一千零五十七卢布六阿尔腾四兼卡。

至于其余的银子和货物，伊凡在财务衙门说：以前，169年3
94张 月17日，珲台吉的侄子阿海和岱清攻打阿勃莱的乌卢斯，他们从伊凡那里拿走了君主的一些财物，计有：花缎十六块、老虎皮三张、

雪豹皮三张，丝绒三块，海豹皮三张；他们把自己的三张小老虎皮，七俄尺破烂丝绒和八块零头花缎共二十俄尺换给了伊凡，这些物品在前面均已列出。在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的妻子把那二十俄尺零头花缎拿走了。至于四磅三十四佐洛特尼克的银子，伊凡说是他自己在卡尔梅克和途中用掉了，因为他自己的钱财在卡尔梅克被人抢走了。这些花缎和银子按中国的价格值三十四卢布六阿尔腾四兼卡。至于在托博尔斯克的清单上写的这些花缎由伊凡带往莫斯科，那是书吏把这张清单写错了，而他伊凡·佩尔菲利耶夫 95张
没有细看就在清单上签了字，因为当时他病了。阿勃莱的妻子在 96张
卡尔梅克向伊凡拿走的八块零头花缎共二十俄尺以及他自己挪用的中国银子四磅三十四佐洛特尼克，据伊凡说，这些花缎和银子的价格是三十卢布二十戈比。这笔钱已由财务衙门向伊凡收回。

173 年 1 月 31 日，大贵族、军政长官阿列克谢伊·安德列耶 97张
维奇·戈利津公爵及其同僚从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奏报大君主，并派遣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伊瓦什卡·塔鲁京和伊瓦什卡·斯洛鲍金携带按莫斯科价格值一百九十六卢布十四阿尔腾四兼卡的 98张
红宝石、蓝宝石交给财务衙门。报告中写明：这些宝石是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卡尔梅克人那里收购来的。

今年，即 174 年，大贵族、军政长官阿列克谢伊·安德列耶维奇·戈利津公爵及其同僚从托博尔斯克奏报大君主，并派遣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把大君主的贵重饰品——红宝石和蓝宝石送交财务衙门，这些宝石按莫斯科价格值五十四卢布二十七阿尔腾四兼卡。这些宝石是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卡尔梅克收购来的。

骑缝处签有：秘书官格里戈里·勃列霍夫。

在第 98 张背面的右边写着：米季卡·斯捷法诺夫校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85—98

张。原本。

第115号文件

1666年3月21日。——财务衙门为发送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出使报告以及彼·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往清帝国的出使报告原本丢失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99张　7174年3月21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旨，函致御前大臣
252 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和列夫·叶尔莫拉耶夫。

在由您列夫签署的致大君主财务衙门杜马贵族伊凡·伊凡诺维奇·巴克兰诺夫斯基和秘书官瓦西利·勃列霍夫、斯捷潘·沙拉波夫、拉里昂·叶尔莫拉耶夫的公函中问道：财务衙门如何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派遣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彼得·亚雷日金、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莫斯科前往中国，他们何时由中国归来，出使报告内容如何，希望把出使报告的抄本发到西伯利亚衙门，送给你们。

现在财务衙门找到了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叙述他奉派前往中国情况的出使报告，但是这份出使报告没有秘书官和费奥多尔本人的签字。这份出使报告的抄本，现由秘书官签发交书吏阿列克谢伊·别兹索诺夫送到西伯利亚衙门给您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和秘书官。至于彼得·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出使报告，在财务衙门没有找到。

原文下面签有：秘书官斯捷潘·沙拉波夫。

在99张背面的右边写着：米季卡·斯捷法诺夫校对。

在99张原文下注有收文日期：3月23日昼时4点多钟，书吏阿列克谢伊·别兹索诺夫递交了公函和出使报告。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99张。原本。

第116号文件

1666年3月。——西伯利亚衙门为前往清帝国事给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的训令

7174年3月……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谕旨，对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二人的训令如下： 115张

今年，即174年，大君主(全称)**谕令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把货物从莫斯科运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再运往中国。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应带着君主的这些货物从莫斯科到雅罗斯拉夫尔，在任何地方都不得有片刻耽搁。他们在前往雅罗斯拉夫尔途中，如果能够买到银鼠皮补充到运往中国的货物中，便用他们从莫斯科带去的二百五十一卢布款项购买。如果他们在前往雅罗斯拉夫尔的途中没能买到银鼠皮，那么他们到达雅罗斯拉夫尔后应在雅罗斯拉夫尔购买，并应在雅罗斯拉夫尔购买五百卢布的黑色软革，补充到运往中国去的货物中。购买黑色软革用的五百卢布应按照科

* 文件中遗漏日期。

** 此处为大君主完整的尊号。

116张 斯特罗姆公署转发的君主诏书从雅罗斯拉夫尔关税税款中支取。他们买好黑色软革和银鼠皮之后，应携带君主的货物，赶快从雅罗斯拉夫尔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去，任何地方都不得有片刻耽搁，
253 以便他们能带着君主的货物在今冬走旱路，到达韦尔霍图里耶。途中不得喝酒，应好好保护大君主的财物。除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外，为保护君主的财物，从莫斯科到托博尔斯克加派了西伯利亚秋明军役人员特罗菲姆·戈列涅茨基市长和哥萨克费季卡·米哈伊洛夫、谢尔古什卡·米基福罗夫、科西卡·奥若金、加尼卡·乌格列尼诺夫等人。至于从莫斯科带去哪些货物，带去多少，本训令后面附有货物清单。如果谢伊特库尔及其同伴在途中喝酒，不好好保护君主财物，由于他们疏忽大意，使君主的财物受到什么损失，或由于耽搁拖延、玩忽职守而不能在今冬走旱路到达韦尔霍图里耶，那末，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
117张 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将严惩他们，并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15—117张。副本。

第117号文件

1666年5月26日至9月27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安·戈利津为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携带要在清帝国出售的货物到达托博尔斯克事给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125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收到报告的日子确定的。

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及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圣鉴，臣仆阿廖什卡·戈利津、格里什卡·布图尔林、伊瓦什科·切尔涅耶夫、斯坚卡·叶利丘科夫谨奏。

诸位君主，由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签发的大君主谕旨，已于今年，即174年，4月23日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到你们的臣仆这里。诸位大君主谕令，从莫斯科运出的以及在俄国的一些城市购买的运往中国出售和交换的皇家货物，应由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运到托博尔斯克。从莫斯科运出什么货物，数量多少，在俄国各城市应购买什么 126张
货物，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从征收来的实物贡毛皮中应提取和准备什么毛皮附加到从莫斯科运出的货物中去，对这一切，已开具清单并标明货物价格，附在君主的诏书后面，发到你们的臣仆我等这里。当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带着诸位大君主的货物来到托博尔斯克时，你们的臣仆我等应遵照诸位大君主的谕旨，按清单收下他们的货物，并在诸位大君主的谕旨下达前，把这些货物存放到皇库里。由什么人带着诸位君主的货物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去出售和交换，遵照君主谕旨还应 254
该做些什么，凡此种种，将有谕旨尽快下达给臣仆我等，臣仆我等 127张
应立即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从征收来的实物贡毛皮中提取，准备好按西伯利亚法定售价值一千卢布的红灰狐皮、白狐皮、银鼠皮，补充到从莫斯科运来的货物中，以便运往中国，免得 128张
拖延往中国启运的日期。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带着君主的什么货物何时到达托博尔斯克，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在俄国各城市买货后剩下多少钱，在俄国各城市买了哪些货物，数量有多少，按什么价格买的，凡此种种，臣仆我等在一应货物及皇款从他们手里接收 129张

之后都要向大君主如实呈报。

诸位君主，今年，即 174 年，5 月 26 日，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来到了托博尔斯克，并运来从莫斯科发送的君主货物。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向你们的臣仆我等说：奉大君
130张 主的谕旨，为了购买带往中国的货物，他们从莫斯科带出二百五十一卢布并在雅罗斯拉夫尔收到五百卢布。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用这些钱替诸位大君主买了带往中国的货物，买了些什么货物，数量多少，按什么价格买的，他们给了你们的臣仆我等一份亲笔签字的清单。

遵照诸位大君主的谕旨，臣仆等已挑选了托博尔斯克宣誓公务员，令其按照清单收下从莫斯科发来的君主货物和谢伊特库尔及其同伴所购买的货物，并下令把这些货物存放到皇库里等候皇
131张 谕。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买了些什么货物，数量多少，价格如何，你们的臣仆我等有清单附在报告后面，呈送诸位大君主。该清单有你们的臣仆我等、伊瓦什卡和斯坚卡的签字。按照诸位大君主的谕旨，你们的臣仆我等应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从征收来的毛皮实物贡里提取，准备好按西伯利亚法定价格值一千卢布的红灰狐皮、白狐皮、银鼠皮补充到这批发运的货物中。诸位君主，在托博尔斯克皇库中，作为实物贡征收来的和作为礼品收取的全部红灰狐皮，按法定价格总数只值二百零九卢布。你们的臣仆我阿廖什卡发公函从塔拉、苏尔古特和别列左沃等地调运到托博尔斯克的君主实物贡：灰红狐皮、白狐皮和银鼠皮按托博尔斯克法定价格共值五百九十三卢布二十八阿尔腾二兼卡。以上两项共值八
132张 百零二卢布二十八阿尔腾二兼卡。关于其余毛皮，你们的臣仆我阿廖什卡，已发函到各城市。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官署把他们亲自签字的要运到中国去的君主货物清单交给了你们的臣仆我等。你们的臣仆我等已把谢伊特库尔亲自签字的那份清单附在这

份报告后面呈送给大君主。

在 125 张背面。

收文登记：175 年 9 月 27 日由托博尔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奥尼奇卡·福明送来。

批注：复制副本，摘要呈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25—132 张。原本。

第 118 号文件

255

1666 年 5 月 26 日至 9 月 27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官署编制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莫斯科运来将在清帝国出售的货物清单

从莫斯科运来的君主货物的清单。此项货物已在托博尔斯克 133张
向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点收，准备运往中国。

红呢子和其他货物：红呢子九幅，长三百九十一又四分之三俄尺，价值七百八十三卢布十六阿尔腾四兼卡，每俄尺合二卢布；七幅，长二百九十六又四分之三俄尺，每俄尺合一卢布三十阿尔腾；十幅，长三百九十五俄尺，价值六百四十三卢布二十八阿尔腾二兼卡，每俄尺合一卢布二十一阿尔腾；波兰呢二幅，价值八卢布二十七阿尔腾三兼卡；红珊瑚珠二十俄磅半，价值三百六十九卢布，每磅十八卢布；斜纹呢十科霞克，价值九十卢布，每块九卢布；镜子二打半，价值十二卢布；水獭皮九十七张，价值一百四十二 134张

* 日期是根据第 117 号文件确定的，本清单是该文件的附件。

卢布，每十张合十五卢布；猞猁皮十六张，价值四十卢布，每张合二卢布半；兔子皮八十张，价值七十三卢布半；银鼠皮七捆，价值二十二卢布二十五阿尔腾；另有二百卢布是准备分给那些奉大君主的谕旨，由托博尔斯克前往中国的人员的旅差赏俸。这些钱已全部收存到皇库里。

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采购的货物如下：

水獭皮六十六张，价值九十九卢布，每十张合十五卢布；银鼠皮五十三捆十四张，价值一百四十九卢布十二阿尔腾四兼卡，每捆合二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红色软革二百张，价值二百六十卢布，每张合一卢布十阿尔腾；红色软革一百九十七张半，价值一
135张 百九十七卢布半，每张合一卢布；褐狐皮二张，价值三个半卢布；狼皮二张，价值一个半卢布；铜罗盘十个，价值四十阿尔腾，每个合四阿尔腾；德国制单筒望远镜十个，价值四卢布，每个合十三个阿尔腾二兼卡；铜自鸣钟一座，价值十五卢布；五十一张蒲席和二十七条韧皮绳子，价值三卢布二十八阿尔腾。

在谢伊特库尔和谢嘉什的清单中写明：买了十六个宽大的旅行雪橇，价值八卢布，这些雪橇都留在韦尔霍图里耶；此外，因为从雅罗斯拉夫尔到托季马没有向他们提供马匹，所以由雅罗斯拉夫尔到托季马之间雇用十六匹马载运君主的货物，用去八卢布二阿尔腾四兼卡。

在骑缝处和原文下方签有：秘书官伊凡·切尔涅耶夫，秘书官斯捷潘·叶利丘科夫。

在135张背面右边写着：格里什卡·罗曼诺夫核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33—135张。原本。

第119号文件

256

1666年7月17日。——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托博尔斯克官署对即将出使清帝国的行装和路线的说明

174年7月17日。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托博尔斯克官署 136张
对大贵族、军政长官阿列克谢伊·安德列耶维奇·戈利津公爵及其同僚禀称：

一旦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诸君主的谕旨下达，谕令他从托博尔斯克由陆路前往中国，就需要在托博尔斯克购买骆驼三十头以驮载君主的货物，购买未加工的母牛皮二十张以覆盖货物，购买平底木船用的缆绳五百俄丈和卡尔梅克的大狼皮二十张。前几年在托博尔斯克购买上等骆驼每头值十卢布、十一卢布或十二卢布，现在他不知道要多少钱。 137张

只要有能干的使臣从卡尔梅克乌卢斯的台吉那里来到托博尔斯克，便可以带着这些货物同使臣们一道越过草原。如果没有能干的使臣到托博尔斯克，如果没有这些使臣同行，他无论用什么办法走都不行，因为没有人可以保护君主的货物不被台吉们手下那些行窃的卡尔梅克人偷去。如果有君主的谕旨下达，谕令他到中国去，那么他就要带着君主的货物，乘坐君主的平底木船，同派去采盐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一道到亚梅什湖去。如果从卡尔梅克

乌卢斯阿勃莱台吉和其他台吉那里有布哈拉人到亚梅什湖做买卖，那么就让这些布哈拉人把君主的货物运到阿勃莱台吉那里，不要另外雇人。他要在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过冬，在乌卢斯时，他要购买五十匹骆驼以驮载运往中国去的君主货物。多买些骆驼是由于从阿勃莱乌卢斯到中国旅途艰难，要走三个多月。在阿勃莱那里买骆驼，每头价值五卢布或六—七卢布，在中国买一头骆驼要十
138张 五卢布、二十卢布、二十五卢布或三十卢布，他到中国之后，准备卖掉一半骆驼，而用其余的骆驼把君主的货物从中国运回来。

由托博尔斯克派到中国去的军役人员，没有得到君主的赏俸和补助是无法启程的。因为路途遥远，这些军役人员还要用自己的钱买骆驼、马匹和粮食，以便乘骑和驮载。

在原文骑缝处和下面有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突厥文签名。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36—138张。原本。

257

第120号文件

1667年6月12日。——西伯利亚衙门为调用发给费·伊·巴伊科夫的训令抄本和由他带往清帝国的国书的抄本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140张 7175年6月12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函致大贵族阿法纳西·拉夫连帖耶维奇·奥尔金-纳绍金、杜马秘书官格拉西姆·多赫图罗夫、卢基扬·戈洛索夫和秘书官叶菲姆·尤里耶夫。

去年，即174年，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从莫斯科运出价值

三千五百卢布的红呢子、斜纹呢和其他货物到中国出售和交换。这些货物已由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从莫斯科运往托博尔斯克，并命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从征收来的毛皮实物贡中准备好一批按西伯利亚价格总值为一千卢布的红灰狐皮、白狐皮、银鼠皮补充到从莫斯科 141张
运去的那批货物中去。以前，在162年，当伊萨克之子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奉大君主谕旨前往中国觐见中国皇帝博格德汗时，外务衙门曾有训令和国书发送托博尔斯克交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现为目前这次出行事，大君主谕令外务衙门把上述由秘书官签发的训令抄本和国书抄本送西伯利亚衙门交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和列夫·叶尔莫拉耶夫。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大贵族阿法纳西·拉夫连帖耶维奇·奥尔金-纳绍金、杜马秘书官格拉西姆·多赫图罗夫、卢基扬·戈洛索夫和秘书官叶菲姆·尤里耶夫应按照大君主的谕旨把训令和国书的抄本发至西伯利亚衙门。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40—141张。副本。

第121号文件

1667年8月30日。——西伯利亚衙门为调用发给费·伊·巴伊科夫的训令抄本和由他带往清帝国的国书的抄本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7175年8月30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函致大贵族阿法纳西、拉夫连帖耶维奇·奥尔金-纳绍金、杜马秘书官格拉西姆·多赫图罗夫、卢基扬·戈洛索夫和秘书官叶菲姆·尤里耶夫。

258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把由秘书官签发的训令和国书的抄本，由外务衙门发至西伯利亚衙门，交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和列夫·叶尔莫拉耶夫。该训令和君主国书是外务衙门从前发给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的。关于此事，在此之前于6月12日和16日已由西伯利亚衙门写了公函到外务衙门给大贵族阿法纳西·拉夫连帖耶维奇·奥尔金-纳绍金、杜马秘书官格拉西姆·多赫图罗夫、卢基扬·戈洛索夫和秘书官叶菲姆。但是直到今年，即175年8月……日*，外务衙门还没有把抄本发至西伯利亚衙门。

谨遵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大贵族阿法纳西·拉夫连帖耶维奇·奥尔金-纳绍金、杜马秘书官格拉西姆·多赫图罗夫、卢基扬·戈洛索夫和秘书官叶菲姆·尤里耶夫应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把训令和国书的抄本发至西伯利亚衙门。

秘书官列夫·叶尔莫拉耶夫签发。

《国家衙门档案概述》，Π.伊凡诺夫编，莫斯科，1842年，第388—389页。按抄本发表。

第122号文件

1667年12月27日。——西伯利亚衙门为调用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

* 原文中日期遗漏。

7176 年 12 月 27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 146张
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旨，函致大贵族尼基塔·伊凡诺维奇·奥多耶夫斯基公爵、杜马贵族伊凡·伊凡诺维奇·巴克兰诺夫斯基，秘书官瓦西利·勃列霍夫和斯捷潘·沙拉波夫。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财务衙门把前几年派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到中国去做生意一事的存档文件抄本发至西伯利亚衙门。因为遵照大君主的谕旨，今年，即 176 年，要象以前派谢伊特库尔出行一样，派他谢伊特库尔由托博尔斯克到中国去作生意。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旨，大贵族尼基塔·伊凡诺维奇·奥多耶夫斯基公爵、杜马贵族伊凡·伊凡诺维奇·巴克兰诺夫斯基、秘书官瓦西利和斯捷潘应遵照大君主谕旨，发来先前派遣谢伊特库尔出行的存档文件抄本。 259

秘书官列夫·叶尔莫拉耶夫签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46张。副本。

第 123 号文件

1668 年 2 月 15 日。——叶尼塞斯克官署就前往蒙古汗达希珲台吉处引导他宣誓效忠俄国并探明通往清帝国的路线等事给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马·

1张 7176年2月15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的谕旨，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亚科夫列夫命令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凡·马克西莫夫从伊尔库次克寨前往新色楞格斯克寨，要伊凡在到达新色楞格斯克寨之后，从该寨带领一名通译和适量的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前
2张 往蒙古喀尔喀汗[1]处。到达该处以后，要递交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国书，并颁发大君主的如下赏赐：英国制红呢子十俄尺。把大君主的国书和赏赐交给喀尔喀汗之后，要对他说：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对他喀尔喀汗有所赏赐，命其归顺于大君主沙皇，入籍称臣，已命蒙古鲁卜桑皇帝[2]不得攻打喀尔喀汗，也不许欺压他的乌卢斯牧民，望喀尔喀汗归顺于大君主沙皇、替大君主效劳，竭力做各种好事，只要大君主一声令下，就要率领本乌卢斯牧民去攻打敌人和不顺从者，并进行追捕；要把自己的亲人送到叶尼塞斯克作人质，要把向大君
3张 主缴纳的实物贡交到色楞格斯克寨；要给军役人员提供粮秣和他们所需要的种种帮助，不要使他们受到他的乌卢斯牧民的欺压。对于那些经过他的乌卢斯到中国去替大君主办事和经商的大君主军役人员和商人，要准予过境，派护送人员护送并提供车马。在向喀尔喀汗说过之后，要引导他宣誓归顺于大君主沙皇，永世入籍称

臣，并要喀尔喀汗将他的亲人送到叶尼塞斯克作为人质。

伊凡还必须千方百计向蒙古人和其他异族人切实打听清楚：260
从色楞格斯克寨到中国有多少路程，走什么路，走旱路还是乘船？要经过哪些国家和地方，在这些国家里住着哪些人，他们是独立的还是受别人管辖的？这些国家和地方互相之间是否和睦相处？大君主的出使人员和商人能否携带货物到这些国家或地方去做生意，能否经过这些国家和地方到中国去做生意？这些地方的异族人会不会向大君主的人提供车马？大君主的人会不会被他们欺4张
负、抢劫以至杀害？走旱路还是乘船？前往中国要经过的这些国家和地方离色楞格斯克寨有多少路程？从色楞格斯克到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有多少路程？这些国家和地方有没有金矿、银矿和铜矿？如何开采？开采后用什么工艺进行冶炼，怎样铸成金、银和铜，要加进哪些配料？

如果在某处找到金矿、银矿和铜矿，伊凡就得靠上帝的帮助设法把金矿、银矿和铜矿开采出来，找些工匠，亲自监督试验，让他们当面铸出金、银、铜，看看他们用什么工艺冶炼金、银、铜，加进哪些配料。这一切都要如实记录下来，并要把亲手写的这份记录，矿石、金、银、铜的样品以及工匠（说服他们，答应他们说，大君主将要发给薪俸）送到叶尼塞斯克寨官署交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亚科夫列夫。

从色楞格斯克寨到叶尼塞斯克寨的一路上，在贝加尔湖附近5张
安加拉河、通古斯卡河及各支流一带，要根据当地的经验寻找金矿、银矿和铜矿。如果在叶尼塞斯克的贝加尔湖附近或在上述河流一带，根据当地的经验按颜色找到金矿、银矿和铜矿，伊凡要采集必要数量的矿石，在找到矿石的地方就地进行试验。在哪些地方找到矿石，该地矿石多不多，伊凡都要如实记载下来。矿石和记录仍应送到叶尼塞斯克寨。伊凡要亲自为大君主效劳，表现出自己忠

诚服务的热忱，要探明中国的情况以及金矿、银矿和铜矿的情况，要了解工艺过程，看怎样冶炼金、银、铜和加进哪些配料，还要带一些工匠来。伊凡要通过自己的精诚服务为大君主的皇库带来利益。伊凡还必须把色楞格斯克哥萨克……登记造册，并对他们进
6张 行讯问：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他们这些哥萨克来自西伯利亚哪些城市，从前是游民还是猎户。对他们进行登记和讯问之后，要对他们宣讲大君主的仁德圣意：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对于他们的效劳予以褒奖，希望他们看到大君主对他们的恩典，今后继续为大君主效劳，一心向化，他们要殷切有礼地劝说那些非纳贡人归顺于大君主沙皇，缴纳实物贡，竭力为大君主的皇库开辟财源，使大君主的这项收益今后能永久稳定。大君主对于他们的效劳所颁给的赏俸——款项和呢料将于今年，即 176 年，春天河水初涨时从叶尼塞斯克运给他们。

261 伊凡还必须观察色楞格斯克寨，它有多少俄丈？城楼多不多？这个寨是建立在哪条河的岸上？有哪些可以坚守的地势？这个寨应驻多少军役人员？这个寨附近能否开垦耕地？哪些人在游牧？
7张 离寨有多少俄里？有多少人？有哪些汗国与这个寨毗连？这些汗国里住着哪些人？他们是否会为大君主效劳？是否会缴纳实物贡？他们缴纳的实物贡一年会有多少？今后大君主的这个寨是否能长期固守？在这个寨附近以及在若干俄里之内，能否种植蔬菜？能种哪些蔬菜？有没有商人载运货物到色楞格斯克寨做买卖？是从哪些国家和汗国来的？运来哪些货物？价格如何？如实地记述和确实探明之后，伊凡还应该把这个寨、它附近的耕地、各种农业用地和附近的汗国，画成地图并写成见闻记，把地图和这份见闻记都带到叶尼塞斯克寨，在官署上交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亚科夫列夫。

伊凡应亲自在那里替大君主效劳，并应表现出自己对大君主忠诚服务的热忱，要引导蒙古喀尔喀汗宣誓效忠俄国，要把他的亲人带到叶尼塞斯克作人质，也要引导其他地方的酋长及其乌卢斯 8张
牧民领受大君主的恩典，缴纳实物贡，引导他们宣誓效忠俄国并索取人质，同时向他们重要的亲属详细打听中国的情况，打听到中国去要经过的国家和地方的情况，从色楞格斯克寨到这些国家和地方以及到中国有多少路程？是走哪条路？要走多少礼拜？应打听金矿、银矿和铜矿的情况，打听冶金工匠的情况，冶炼金、银和铜的方法，要千方百计地探明上述一切，务期通过伊凡在色楞格斯克寨的精诚服务为大君主带来利益。

当伊凡准备前往喀尔喀汗处时，他要从大君主交办各种事务的本训令中逐条摘出要旨，而把这份训令留在色楞格斯克寨，不要随身带去。伊凡本人要亲自为大君主的事务奔走，前往色楞格斯 9张
克寨，并尽速由色楞格斯克寨回来，除非伊凡他要在某地寻找金矿、银矿和铜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为私事逗留，以便在今年，即 176 年，秋天以前，回到叶尼塞斯克，赶赴莫斯科大君主处。

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亚科夫列夫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的本训令上盖了西伯利亚地区叶尼塞斯克寨的关防。

当伊凡前往喀尔喀汗处时，要随带五十人长加夫里拉·洛夫 10张
佐夫、通译塔拉斯·阿法纳西耶夫和适量的军役人员一同前往，要在伊尔库次克寨从军役人员中挑选一名合适的、能干的人留下来

262 当长官，并吩咐他把各种情况都一一记载下来。今年，即 176 年，春天将派一名专差军役人员到伊尔库次克寨接替其职位。

在第 9 张背面至第 10 张的右边写着：米基特卡·古谢夫校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尤尼卷袋全宗，1668 年，案卷№ 2，第 1—10 张。原本。加盖的印章连同第 9 张的一部分已散佚。

第 124 号文件

1668 年，早于 2 月 18 日*。卡尔梅克恰甘[1]台吉致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

11张 逐字译自鞑靼文的卡尔梅克国书。

中国皇帝达布耳汗[2]，其次是布哈拉阿勃杜拉齐兹汗[3]，叶尔肯斯克皇帝阿勃杜拉汗[4]，我们的斡齐尔图车臣汗[5]，我们与这些皇帝为邻，同白皇帝和睦相处。库丘克汗[6]不是我们乌卢斯的，我不会给他任何援助。他库丘克逃离了我们，现在住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如果以后他来攻打我们，我们决不会让他逃掉，以俾我们之间友好使臣的往来不致中断。如果他是您的敌人，我们将从这里出兵增援您，如果他要同我们打仗，也请您增援我们，这样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好处。

12张 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不让我们的使臣立即前往莫斯科，而您的使臣一到我们这里，我们马上让他们到中国和到厄尔克特[7]去，帖木尔-萨兹迪儿[8]至今尚未到达我们这里。

今送上刨光的木刀作为样品，请照样用赤铁制造，象去年送来

* 日期是根据关于恰甘台吉的使臣阿克巴扎尔到达托博尔斯克的时间的报告确定的（见第 128 号文件）。

的那种镶金军刀一样。

拉乌扎特[9]打败了巴尔巴，而我们把俘虏都遣返了。难道我是敌人而不是王子吗？为什么我们商人的财物不归还呢？在此以前已经写过信请求送回来。

本国书由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阿维兹巴克伊·克尔马麦托夫翻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68 年，案卷№ 2，第 11—12 张。十七世纪译文。

第 125 号文件

1668 年 3 月 9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派遣托博尔斯克布哈拉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前往清帝国事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伊·戈东诺夫的诏书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侍臣、军政长官彼得·伊凡诺维奇·戈东诺夫和秘书官米哈伊尔·波斯尼科夫。 163张 263

去年，即 174 年，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奉派为朕从莫斯科运出并在俄国各城市购买货物运到托博尔斯克，以便运往中国出售并交换。从莫斯科运出哪些货物，在各城市采购哪些货物，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从朕君主的毛皮实物贡中提取什么毛皮补充到莫斯科运去的货物中去，所有这一切都已在货物清册中注明，清单附在朕下达给大贵族、军政长官阿列克谢伊·安德列耶维奇·戈利津公爵及其僚属的诏书后面。现在，朕大君主谕令派遣托博尔斯克布哈拉

164张 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把全部货物从托博尔斯克运往中国出售并交换。为此已让谢伊特库尔立即从莫斯科回到托博尔斯克。

当朕大君主的本诏书到达你处，谢伊特库尔也到达托博尔斯克时，你应参照以前谢伊特库尔由朕的财务衙门派遣出去的情况，让谢伊特库尔把从莫斯科运到托博尔斯克的和在西伯利亚各城市购买、补充的共值四千五百卢布的货物，从托博尔斯克运往中国，应嘱令谢伊特库尔在中国出售朕君主的货物，换回适用于朕莫斯
165张 科国的当地货物，并命谢伊特库尔及其一行遵照上帝的开导，竭力替朕大君主牟利。他们在中国期间应如实探明各种情况。还要派人数适当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作为护送人员随同谢伊特库尔一行前往中国。对这一次差务要斟酌情况，向他们颁发朕大君主的适量的赏俸，使他们在旅差中不感匮乏。谢伊特库尔及其一行启程时，应当象往常谢伊特库尔及其他布哈拉人和商人获准带着自己的私人货物到中国去一样，不得称这些货物是朕大君主的货物。要叫谢伊特库尔一行经过比较近便的国家与地区前往中国，你们要
166张 参照以前派他出行的情况，从托博尔斯克写信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去。至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是哪一天从莫斯科到达托博尔斯克的，你们是如何让他押运朕的货物离开托博尔斯克的，从托博尔斯克的工商民、异族人和军役人员中选派了哪些人随同前行，对这次差遣颁给他们多少赏俸，凡此种种你们都应如实奏报朕大君主，报告应命人送西伯利亚衙门交朕的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和列夫·叶尔莫拉耶夫。

7176 年 3 月 9 日于莫斯科。

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签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63—166 张。副本。

第126号文件

264

1668年7月13日至9月31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伊·戈东诺夫为让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带领商队前往清帝国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167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圣鉴，臣仆彼得鲁什卡·戈东诺夫和米什卡·波斯尼科夫谨奏。

诸位君主，今年，即176年7月7日，由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带交臣仆的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诏书中谕令臣仆等参照上次出行的情况，让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把从莫斯科运来的以及在西伯利亚各城市补购的、总值为四千五百卢布的货物，从托博尔斯克运往中国，并谕令臣仆等在他们出发后把一切情况如实奏报大168张君主。

遵照诸位大君主的谕旨，为运送大君主的货物，臣仆等命令托博尔斯克城市工商民推选三名俄罗斯人和一名布哈拉人为宣誓公务员。诸位君主，根据彼得·诺沃谢洛夫等城市工商民和布哈拉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和把176年称作"今年"来确定的。

人的推选，选定瓦西利·基利扬诺夫、约夫·瓦西利耶夫、德米特里·捷列科麦利佐夫和努鲁索夫·拉赫曼古尔为这次受君主派遣前往
169张 中国的宣誓公务员。谨遵诸位大君主的谕旨，臣仆等已为这三名俄罗斯人宣誓公务员举行了基督福音廉洁经诚受职仪式，布哈拉人则按其宗教信仰进行宣誓。臣仆等已让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同宣誓公务员一道，带着大君主的货物——于174年从莫斯科运到托博尔斯克的，在俄国各城市购买的以及从西伯利亚各城市大君主的毛皮实物贡中调拨来的毛皮，于7月13日乘平底木船离开托博尔斯克到亚梅什湖，然后前往中国。为了使诸位大君主的这些货物顺利通行，发给了他们两份通行文牒，一份用俄文书写，另一
170张 份用鞑靼文书写。在通行文牒上写明诸位大君主的货物、谢伊特库尔和俄国人的私人货物。按照大君主的谕旨，已命谢伊特库尔一行在中国出售诸位大君主的货物，并换回对诸位大君主的莫斯科国需要的当地货物，命他们竭力替诸位大君主牟利，切实探明各种情况。为了保护诸位大君主的财物，臣仆等还派了托博尔斯克
265
171张 的军役人员，十六名俄罗斯人和十名鞑靼人，随同他们前往。为了便于通过卡尔梅克乌卢斯并获得车马到阿勃莱和斡齐尔图的乌卢斯去，臣仆等还让即将从托博尔斯克到大君主处去的阿勃莱台吉使臣中一个名叫马契克的使者和现在正在托博尔斯克的他们的同伴——斡齐尔图台吉的使臣曼尼及其厨师从托博尔斯克陪同他们前往。至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带去了什么货物和毛皮、其数量多少、其价格如何，随行的托博尔斯克的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姓名如何，颁给他们大君主的赏俸多少；凡此种种，臣仆等已列出清单附在臣仆米什卡签发的本报告的后面，呈诸位大君主御览。

在第167张的背面：

收文登记：177年12月27日由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德米特里·马尔科夫带到。

批注：复制副本。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67—171张。原本。

第127号文件

1668年7月13日至9月31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官署拟定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名单

随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及其同伴前往中国为君主执行差务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和鞑靼人的名单。 175张

立陶宛人：格里什卡·斯皮里东诺夫·伊兹马伊洛夫、格拉斯卡·伊兹马伊洛夫、阿尔费卡·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安德柳什卡·沃洛格扎尼、费季卡·扎耶夫。

骑兵：瓦西卡·索斯宁、伊瓦什卡·萨巴耶夫、谢尼卡·普什尼科夫、卢奇卡·尼基福罗夫、季莫什卡·杰尼索夫、福姆卡·莫谢耶夫、西多尔卡·波卢托尔诺伊、伊瓦什卡·鲁卡维什尼科夫。 176张

新受洗礼者：彼得鲁什卡·塔雷什京、伊瓦什卡·科尔马科夫、科斯季卡·卡恰洛夫。

鞑靼人：别克捷米尔·马纳耶夫、伊基列伊·涅涅耶夫、奇格卡伊·达乌洛夫、比基涅伊·马麦杰列耶夫、叶纳莱·叶尼格耶夫、伊特基尼亚·托赫塔古洛夫、塔乌申·伊什基宁、伊特基尼亚·伊什基宁、伊先古尔·奥尔蒂沙科夫、亚克希马麦特·伊利格耶夫。

俄罗斯人和鞑靼人总共二十六名，为这次出行中国向他们补

* 日期的依据同第126号文件，本名单是该文件的附件。

发了去年，即 175 年，未发足的皇俸，和今年，即 176 年的薪俸，以及提前发放的 177 年全部薪俸：总共为五百零三卢布二十阿耳腾。

在骑缝处和原文的下面签有：秘书官米哈伊尔·波斯尼科夫。

在第 176 张背面的右边写着：格里什卡·罗曼诺夫校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75——176 张。原本。

266

第 128 号文件

1668 年，早于 12 月 6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伊·戈东诺夫为派遣布哈拉人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赴清帝国而让卡尔梅克恰甘台吉的使臣前往莫斯科事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15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君主、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圣鉴，臣仆彼得鲁什卡·戈东诺夫和米什卡·波斯尼科夫谨奏。

诸位大君主，今年，即 176 年 2 月 18 日，臣仆曾写一报告，由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夫带往莫斯科呈交诸位大君主，奏报阿勃莱的儿子恰甘台吉的使臣阿克巴扎尔及其同僚来到托博尔斯克以及他们向诸位大君主请求出使的事。他们谒

* 日期是根据收文登记确定的。

见时呈交的国书和要献给诸位君主的礼品，也由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夫带往莫斯科呈交诸位大君主。由于没有接到诸位大君主的谕旨，臣仆等不敢让阿克巴扎尔使臣一行到莫斯科去觐见大君主，因为大君主的谕旨没有让卡尔梅克的……使臣到莫斯科去觐见大君主，而是要他们逗留一段时间就从托博尔斯克返回卡尔梅克恰甘台吉处。一旦大君主准许恰甘台吉的这些〔使臣〕从托博尔斯克〔到〕……向大君主，请求让他们从托博尔斯克到莫斯科大君 16张
主那里去，他们没有在莫斯科觐见大君主，是不敢回到自己台吉那里去的……

陛下，遵照7月7日收到的大君主谕旨，应当让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以及护送人员带着采购来的诸位大君主的货物（即174年运到托博尔斯克的货物和在西伯利亚各城市筹集的货物），离开托博尔斯克，取道比较近便的国家和地区前往中国。

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向诸位大君主陈述说，他要带着诸位君主的货物到中国去做买卖。他们要从亚梅什湖取道阿勃莱的乌卢斯到中国。以前阿勃莱的人曾多次用自己的车马从阿勃莱的乌卢斯护送他们到中国。现在阿勃莱台吉不在乌卢斯，朝圣去了。他的乌卢斯由他的儿子恰甘掌管。他，恰甘的使臣没有获准前往莫斯科，如果他们这次不能去莫斯科，便被打发回去，恰甘台吉就不会给谢伊特库尔一行提供车马和护送人员。如果没有恰甘台吉的人护送，谢伊特库尔一行就不可能通过恰甘的乌卢斯前往中国。为此，他请求让恰甘台吉的使臣们到莫斯科诸位大君主处，同时从他们中间留下两个人与谢伊特库尔同行，以解决从亚梅什湖到阿勃莱乌卢斯途中的车马和护送问题。所有台吉都熟悉阿勃莱的这些 267
人，他们一定会设法弄到车马，运载诸位大君主的货物到阿勃莱的乌卢斯去。

臣仆等为使诸位大君主的货物能顺利运往中国，便命人对阿勃莱的儿子恰甘台吉的使臣阿克巴扎尔等人说：诸位大君主的谕
17张 旨，……可以准许他们去莫斯科，但他们这些使臣要派出自己的人护送诸位大君主的商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带着货物到恰甘台吉那里，并请使臣们吩咐所派的人转告恰甘台吉，要他下令向这些商人提供车马和护送人员，送他们到中国。于是，恰甘台吉的这些使臣便派了自己的两个人随同谢伊特库尔出发，以解决从亚梅什湖到阿勃莱乌卢斯途中的护送和车马问题，他们还写信给恰甘台吉请他让谢伊特库尔一行过境前往中国，并派遣护送人员，提供车马。

臣仆等已让恰甘台吉的使臣阿克巴扎尔、伊尔卡阿匐、卡列特
18张 及四名随行人员，从托博尔斯克动身到莫斯科诸位大君主处。臣仆等同时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加夫里拉·科斯捷列茨基为陪同官员、立陶宛兵册哥萨克安德柳什卡·布尔切耶夫为通译、哥萨克骑兵米季卡·普季洛夫和哥萨克步兵彼得鲁什卡·科比亚科夫为护送人员陪送他们前去。臣仆等已吩咐供给使臣从托博尔斯克到秋明两个星期的伙食费用，作为诸位大君主给恰甘台吉使臣们的赏赐：给阿克巴扎尔使臣每天十兼卡，给伊尔卡阿匐和卡列特每天八兼卡，给他们其余的人每天四兼卡；给使臣们每人每天三盅酒，给其他的人每人每天二盅酒；给使臣等人每人每天八分之一维德罗[1]啤酒。臣仆等还命令从秋明到图林斯克、从图林斯克到莫斯科沿途各城市，根据托博尔斯克通行文牒按上述数量将诸位大君主赏赐的伙食费和酒，供应给使臣及其手下的人。臣仆等并吩咐托博尔斯克的陪同官员和护送人员……随同新使臣阿克巴扎尔一行从速前往莫斯科诸位大君主陛下处，不得有任何耽搁，并已嘱令好好保护他们，使他们在各城市和旅途中不遭受任何人的欺侮。还

① 维德罗：俄国液量单位，等于 12.3 升。——译者

吩咐他们，抵达莫斯科后，应立即到西伯利亚衙门去见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及列夫·叶尔莫拉耶夫。

在第16张的背面注有收文登记：177年12月6日由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加夫里拉·科斯捷列茨基〕送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68年，案卷№2，第15—18张。原本。

第129号文件

1669年9月1日至1670年3月3日之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关于传闻满洲军队逼临涅尔琴斯克各寨事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232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 268
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的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阁下钧鉴，达尼拉·阿尔申斯基敬启。

今年，即178年，曾从涅尔琴斯克寨派出军役人员瓦西卡·扎哈罗夫一行到通古斯人那里征收实物贡。他们回来之后，在涅尔琴斯克寨对我说：

---

* 日期是根据原文把178年称为“今年”，并根据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所收到的类似的报告的时间（见第131号文件）确定的。

蒙古人尤尔切伊和沙拉金到过通古斯人那里，并对瓦西卡等人说，博格德皇帝曾派出一百名使臣来到蒙古皇帝处，他们对蒙古皇帝说，去年秋天博格德大军已出动去攻打涅尔琴斯克各城寨，他们带着三年的粮秣，他们想夺取大君主的财物，占领涅尔琴斯克三座城寨，并且歼灭俄国军役人员。

这些小寨里军役人员不多，只有一百二十三人。如果博格德人兵临城下，将无人力固守。军役人员已经四年没领到薪俸。皇库火药和铅弹也很少。希望您遵照诸位大君主的谕旨送些粮食，火药、铅弹到涅尔琴斯克各寨给军役人员，并且增派军役人员。果能如此，就可防御敌人的进攻。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第198号，第232张。原本的18世纪复制本。

第130号文件

1669年，不早于12月10日。*——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为满洲使者沙拉尔达伊一行到达涅尔琴斯克事呈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1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

* 日期是根据沙拉尔达伊首次来到涅尔琴斯克的时间确定的（见第135号文件）。

圣鉴，臣仆达尼拉·阿尔申斯基谨奏。

今年，即178年，收到专差军役人员尼基福尔卡·切尔尼戈夫斯基从阿尔巴津寨写到涅尔琴斯克寨给我的报告，其中写道：

去年，即177年，6月2日，尼基福尔卡*曾从阿尔巴津寨派遣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六十名顺阿穆尔河而下，去攻打达斡尔人和久 269
切尔人**，尼基福尔卡只率少量人员留守城寨。这时康塔基尔族 2张
使鹿通古斯人来到阿尔巴津寨附近。往年，即176年和177年，这些通古斯人在抵押人质的情况下曾经到阿尔巴津寨向大君主交纳过实物贡。这些通古斯人在阿尔巴津寨附近田野里打死了三个军役人员，从寨外赶走了他们的马匹***和牛羊。今年，即178年，虽然有人质作抵押，但这些通古斯人并没有带着实物贡前来阿尔巴津寨，而以前每押一个人质可为大君主向这些通古斯人征收五十张貂皮实物贡。今年，即178年，阿尔巴津哥萨克在结雅河一带为大君主向达斡尔人收缴到的只有四十三张无爪无尾的小貂皮。

今年，即178年，博格德使者沙拉岱一行来到涅尔琴斯克。他们向大君主告发军役人员，说他们进行征伐，洗劫达斡尔、久切尔人，在两国之间挑起争端，希望大君主照顾博格德人，禁止阿尔巴津寨人员进行征伐并侵犯他们。[1]臣仆我遵照诸位大君主的旨意，已发公函到阿尔巴津寨给尼基福尔卡·切尔尼戈夫斯基，禁止举行征伐，不得在两国之间滋生事端。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涅尔琴斯克文书全宗，目录96，№3，第1—2张。副本。

载于：《历史文献》，第4卷，圣彼得堡，1842年，第210号，第454—455页。根据副本发表。

---

* 后面删去：没有向我，你们的臣仆报告。

** 原本删去：到结雅河征收大君主的实物贡，而留在阿尔巴津。

*** 下面删去：四十匹马。

第131号文件

1670年，不早于3月3日*。——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西·奥·阿尼奇科夫为满洲军队即将逼近涅尔琴斯克各寨事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的信件

234张背面 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阁下钧鉴：西拉·阿尼奇科夫敬启。

今年，即178年，3月3日，收到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在涅尔琴斯克小寨写的，发到勒拿通道的伊利姆斯克寨给我的信，信中写道：

今年，即178年，他，达尼拉曾从涅尔琴斯克小寨派遣军役人员瓦西利·扎哈罗夫等人到通古斯人那里征收实物贡。军役人员扎哈罗夫一行回到涅尔琴斯克寨达尼拉那里后，在回答询问时对达尼拉说，蒙古人尤尔切伊和沙拉金到过通古斯人那里，他们对瓦西卡说：博格德汗派了一百名博格德使臣到蒙古汗处[1]，他们对蒙古汗说，去年秋天，博格德人大量集结，并已向涅尔琴斯克三个城
270 寨进军，他们带了三年的粮秣，他们想夺取大君主的财物和涅尔琴斯克寨，歼灭寨里的军役人员。这三个小寨里军役人员很少，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三人，一旦博格德人来袭击城寨，达尼拉由于人员太少，没有力量保卫这些城寨，而且皇库火药和铅弹都很少，军役人员也已经四年没有领到皇俸了。希望我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派伊利姆斯克军役人员到涅尔琴斯克寨增援达尼拉·阿尔申斯基，抵御博格德军队的进犯，并由他们带去守卫城寨所需要的火药、铅弹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以及被围时所需的粮食，使他达尼拉和军役人员在博格德军队进犯时有弹药可以保卫涅尔琴斯克寨和大君主的财物，也有粮食可用。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第204号，第234张背面—第235张。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第132号文件

1670年4月13日。——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向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米洛瓦诺夫等人下达的前往清帝国的训令

7178年4月13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1张
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按照达尼拉·达尼洛维奇·阿尔申斯基的命令，发给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哥萨克十人长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瓦西利·扎哈罗夫、书吏瓦西利·米洛瓦诺夫、安东·希列夫、格里戈里·科比亚科夫、通译阿法纳西·费多罗夫等的训令。

他们应由涅尔琴斯克寨前往松花江到博格德汗处。他达尼拉是由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兼许多国家的君主和领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派到石勒喀河涅尔琴斯克寨的。他应向博格德汗陈述：

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兼领许多国家的沙皇和领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治下，已有许多国君和国王率领自己的国家臣服，而大君主、沙皇对他们关怀备至，使其沐浴皇恩。博格德汗也应尽力求得全大俄罗斯、小俄罗 2张

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恩宠和关怀，归顺于沙皇。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
271 大君主、沙皇，兼许多国家的沙皇和领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必将关怀博格德汗，使其备受沙皇陛下的恩泽，保护博格德汗不受敌人的侵犯。希望博格德汗本人归附沙皇陛下，永世不渝，并向大君主纳贡。允许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臣民与博格德汗的臣民在博格德国内以及双方境内自由经商。他，博格德汗作何决定，
3张 应让沙皇使臣火速返回，并函复大君主沙皇陛下，如无国书交付使者，他，博格德汗口头回复也可。

如果博格德汗提及根特木尔事[1]，问为什么军政长官没有把根特木尔遣返，那末，你们伊格纳季等人就应说：没有君主的谕旨，军政长官不敢把根特木尔遣返，因为根特木尔年老多病。但军政长官已向莫斯科大君主、沙皇陛下奏报此事，如大君主谕令遣返根特木尔，军政长官当即遵照大君主谕旨，把根特木尔送回。

如果博格德汗提及大君主、沙皇先前派出的使臣情况，你们就应说：在本军政长官任内，大君主派出的使臣先是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继而又有彼得·亚雷日金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2]。在本军政长官任内大君主的这些使臣离开博格德汗后都已安全回国。

你们，伊格纳季等人一路上遇事要彼此商量。倘若你们当中有谁不守规矩，胡作非为，那么你们、伊格纳季等人就应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对不听从命令、胡作非为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
4张 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本训令由军政长官达尼拉·达尼洛维奇·阿尔申斯基加盖自己的印章。

如果他们向你们问及阿尔巴津哥萨克的事，你们这些使者就

说，我们的军政长官从哥萨克那里获悉，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来攻打过阿尔巴津寨，在该寨附近打死十二名军役人员，并赶走他们的马匹和牛羊。缴纳实物贡的使鹿通古斯人告诉军役人员说*，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确实曾到过该寨，因为他们寻衅，所以哥萨克就去讨伐他们。军政长官曾派人去找哥萨克，并命令将阿尔巴津寨的十个哥萨克带回涅尔琴斯克寨，并把他们扣留在那里，要他们今后没有诸位大君主的谕旨，不得攻打别人，不得寻衅闹事。军政长官已就此事向莫斯科大君主奏请谕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中俄关系史俄文文件全宗，康熙乾隆时期的原件，1670年，第1号，1—4张。原本。有达·达·阿尔申斯基的黑色火漆印章[3]。载于：《故宫俄文史料》，北平，1936年，第3—6页，照相复制，第121—123页（俄文）；第267—269页（中文）。在1675年摘录中有对训令的转述——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3本，第161张背面—163张背面。

载于：J·F·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1卷，伦敦，1919年，CCXI页。

第133号文件

1670年，早于4月15日**。——为要求遣返鄂温克王公根特木尔事理藩院以清圣祖名义写给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的文书[1]① 272

译自博格德文书。 290张

---

* 原文中"告诉军役人员说"重复两次，已删去。

** 日期是按满洲使臣持信到达涅尔琴斯克的时间确定的（见第135号文件）。

① 译自俄文。——译者

冬天曾由博格德小王公梅康季派干员沙拉岱到涅尔琴斯克寨去，沙拉岱在涅尔琴斯克寨受到礼遇。就他受到关照一事，谨表谢意。

博格德小王公梅康季听取沙拉岱回禀之后，奏报了博格德皇帝。博格德皇帝就根特木尔事问道：他原向何人纳贡？是向大君主还是向朕？他原向谁纳贡，我尚无法确知。根特木尔儿媳曾住博格德国，他们之间曾有诉讼，但长官未能据实判决，于是根特木尔愤而离开博格德国。现根特木尔在涅尔琴斯克寨哥萨克处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朕不知哥萨克属大君主臣民。如涅尔琴斯克寨哥萨克属大君主臣民，彼等理应知道大君主使臣常从托博尔斯克经过草原前来我国。

如有事需告我方，望你等派使前来，可同我等面商。

向部民征收一、二貂皮，此尚不足使朕与大君主反目相向，你等亦宜三思。你等如系大君主臣民，理当受有君主旨意，若你等大君主纳贡臣属叛逃而去，可因事过十年、二十年或百年而不予追究乎？但即使如此，如根特木尔携一哥萨克前来商谈一切，如根特木
290张背面 尔前来见朕，朕虽不屑同他面谈，亦可确保二人安全，否则，何谈统辖四方。为何二、三使臣尚且不敢派遣。几曾见有斩杀、扣留来使之事。扣留、斩杀来使有何荣光？既无荣光，亦不值褒奖。

我方小王公前派沙拉岱到涅尔琴斯克寨，沙拉岱于君主之仁泽及军政长官之厚爱多有赞扬。如军政长官奉大君主谕旨，由涅尔琴斯克寨派使臣前来朕处，朕将答以礼遇，俾使两国和睦、安宁，正所谓善无恶报，恶无善报。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1本，第177号，第290—290张背面。抄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圣彼得堡，1857年，第6/II号，第42页。

第 134 号文件

273

1670 年 4 月 18 日至 8 月 11 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十人长伊·米洛瓦诺夫等人在涅尔琴斯克官署递交的出使清帝国的旅差报告

逐字抄自达斡尔军役人员的旅差报告。 295张

178 年 4 月 9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我们，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瓦西卡·米洛瓦诺夫、伊格纳什卡·米洛瓦诺夫、安东卡·希列夫、格里什卡·科比亚科夫受达尼拉·阿尔申斯基的派遣，作为使者，从涅尔琴斯克寨到中国博格德皇帝处。

从涅尔琴斯克寨到最初一批博格德人——托尔果钦人（托尔果钦人从事游牧）那里，走了十七天，再从托尔果钦人那里走到定居的达斡尔人那里（他们住在嫩江一带）。从涅尔琴斯克寨到嫩江经过了可以通航的额尔古纳河和海拉尔河。而从嫩江到博格德国 295张背面
骑好马快行走了十三天[1]。从嫩江到清帝国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名叫西拉木伦河[2]。过了长城有一条航运河流，叫无名河[3]。长城是顺着山势伸延的[4]。博格德人说，这条山脉横贯于海与海之间，长城就顺着这条山脉蜿延伸展。长城的头一座城是石筑的[5]。城墙的地基高达一法定俄丈，用灰石头建造，上部是砖砌的。城墙

---

* 日期是根据使团从涅尔琴斯克出发和返回涅尔琴斯克的时间确定的（见第 137 号文件）。

** 训令是 4 月 13 日颁给伊·米洛瓦诺夫的（见第 132 号文件）。看来这里和第 141 号文件上所指的不是收到西伯利亚衙门发来的谕旨的时间，便是阿尔申斯基下达出行命令的时间。

很高，进出的城门洞是圆形的，城门包了铁皮，城墙破损，有的地方已经倒塌了。由这头一座城到博格德国要走三天，经过七个城市[6]。各城之间都是耕地，住着中国人，没有荒废的地方。这些城都是用石头造的，都很大，城里的市场也很大，有各种货物和贵重饰品，珍珠、宝石、花缎、丝绒，素缎。在这些城市里，城墙很坚固。

到了博格德国，我们被安置在宾馆里。我们到达后，在宾馆里住了一礼拜，他们把我们带去翻译达尼拉·阿尔申斯基由涅尔琴斯克寨发去的……，他们把那份使书译成自己的文字。此后，我们在宾馆住了三个礼拜，有卫兵严密看守，博格德皇帝供给我们的饮食相当充足。

296张 博格德皇帝亲自接见了我们，并举行了列队仪式，队列里站着鞍辔齐全的六头大象，大象的背上有用黄金装饰的象轿。我们被带去觐见皇帝时，经过了五道城墙才到达皇宫。每道城墙有五个城门洞，城门洞长达三十俄丈，城门上面有祈祷上供的佛堂，外边用金箔装饰，楼阁形的佛堂的圆顶饰着金色，墙基是青石板砌的……，墙基有一人高，上部砌砖，墙的顶上盖着琉璃瓦，城楼下面有桥，河上也是青石板桥，桥边的栏干也是青石的，柱也是青石的，
274 柱上雕着各种野兽、珍奇装饰和文字。皇帝召我们进皇宫，这座皇宫的中央有青石板建的宝座。宝座的四边有金色的栏杆。博格德皇帝坐在宝座上。因有栅栏挡住，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博格德皇帝身穿黄袍。他面前的那些王爷，也穿着金黄色长袍，他们戴着金黄色的朝冠，朝冠上嵌着贵重的宝石。看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份上，博格德皇帝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了大赦，命令当面释放那些
296张背面 因种种案件被监禁起来的人。这件事我们亲眼见到，博格德人也告诉过我们。后来，博格德皇帝为了向沙皇表示敬意，命令在御膳房设宴三天招待我们。宴会后，博格德皇帝为了向大君主、沙皇表

示敬意，赠送我们每人五块花缎、一件花缎做的大褂、一顶帽子、带刀的丝腰带、五十块大红布、一匹鞍辔齐全的马，并允许在卫兵陪同下到京都各个市场去买东西[7]。

我们在博格德国遇到过三个希腊人，他们正在建造小教堂，我们在小教堂里看到上帝救世主、圣母和其他许多圣者的圣像。我们问希腊人，他们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们……*说，他们是从海路平安地到达的，博格德皇帝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加干预。

后来，博格德皇帝下令隆重地欢送我们回国，命令王爷及军人陪送我们回到涅尔琴斯克寨。博格德皇帝让我们带了一封国书给大君主。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1本，第182号，第295张—296张背面。抄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6卷，圣彼得堡，1857年，第6/III号，第42—43页。

第135号文件

1670年5月**。——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就满洲使者沙拉岱一行到达涅尔琴斯克以及派遣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十人长伊·米洛瓦诺夫赴清帝国等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1张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

* 复制本原文中有遗漏。

** 日期是根据第138号文件确定的。

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和全大
275 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圣鉴，臣仆达尼拉·阿尔申斯基谨奏。

诸位大君主，前几年，即175年，在拉里昂·托尔布津军政长官任内，出身于涅柳德族的通古斯人小王公根特木尔，携带子女兄弟和自己的乌卢斯牧民共四十人，从博格德国来到涅尔琴斯克寨，归顺于专制大君主沙皇。如今，这个根特木尔及其子女、兄弟和乌卢斯牧民在涅尔琴斯克寨向诸位大君主缴纳实物贡，每人三张貂皮。

诸位大君主，今年，即178年12月10日，博格德人沙拉岱等四人从边远住地来到涅尔琴斯克寨做生意。臣仆对这些博格德商人以礼相待，给他们充足的饮食，以示君主关怀，允许他们自由买卖，后来让他们回博格德国去了。

今年，即178年，4月15日，同一沙拉岱等四名由博格德皇帝派遣的使者又从松花江来到涅尔琴斯克寨，随同他们前来的有商
2张 人和厨师共九人。他们带来了国书*。在回答询问时他们对诸位大君主的臣仆我说：这封国书是博格德皇帝发来的。臣仆我在涅尔琴斯克官署收下了这封国书，并吩咐通古斯语译员把它翻译出来。这份国书译得准确与否，臣仆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在涅尔琴斯克寨没有俄国通译，没有人能确切翻译这份国书。臣仆我派人把博格德国书的译文和原文连同报告一起送到莫斯科呈交诸位大君主。我们对博格德皇帝的使者以礼相待，让他们饮食充足，以示大君主关怀，还向他们提供了途中粮秣，让他们回到博格德皇帝处。

遵照诸位大君主的谕旨，臣仆我派遣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

* 见第133号文件。

格纳什卡·米洛瓦诺夫、瓦西卡·扎哈罗夫一行六人作为使者，从涅尔琴斯克城寨沿松花江到博格德皇帝处。

博格德皇帝对诸位大君主作何表示，待伊格纳什卡和瓦西卡等使者离开博格德皇帝处回到涅尔琴斯克寨后，臣仆我将写报告派信使火速送莫斯科呈诸位大君主。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涅尔琴斯克文书全宗，目录96，第3号，第1—2张。副本。

载于：《历史文献》，第4卷，圣彼得堡，1842年，第211号，第455—456页。

第136号文件

276

1670年6月，不早于28日*。——清圣祖就伊·米洛瓦诺夫到达北京一事由理藩院发出的致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①

译自博格德汗的国书

294张背面

博格德汗谨致书于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

遵照贵大君主的谕旨，达尼拉·阿尔申斯基派使臣、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一行由涅尔琴斯克寨来朕处，以促进贵我双方互派使团，使贵我两国商贾得以畅行无阻。倘有他国之人攻打涅尔琴斯克诸寨，或有他国军队进犯我方，盼贵我双方互相援助。为根特木尔事，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已奏报全大俄

* 日期是根据伊·米洛瓦诺夫使团离开北京的时间确定的，当时曾通知他带回中国皇帝的国书（见第134号文件）。

① 译自俄文。——译者

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

朕之猎手曾到石勒喀河捕貂，此等猎手归来之后向朕处奏称：石勒喀河一带阿尔巴津驻有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和军役人员等少数俄罗斯人，彼等攻打朕之边民达斡尔人与久切尔人。朕，博格德汗，原拟派兵讨伐彼等俄罗斯人。然有人向朕奏称，彼处居住者系贵大君主之臣民。朕因之未下令讨伐。朕派人前去探询：住在涅尔琴斯克者是否确系大君主之人？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军
295张 政长官遵照贵大君主谕旨，从涅尔琴斯克寨派使臣并发函至朕处。今朕悉知，军政长官及军役人员确系奉大君主谕旨驻在涅尔琴斯克寨。亟盼今后勿进犯朕之边民，勿再滋生事端。如信守此项诺言，则朕与尔等今后即可和睦愉快相处。

朕博格德汗为此特致书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1本，第181号，第294张背面—295张。抄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6卷，圣彼得堡，1857年，第6/IV号，第43—44页。

1675年摘抄中有对国书的转述（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3本，第164张背面—166张）。

载于：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第20页。

277

第137号文件

1670年8月16日*。——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

* 日期是根据第138号文件确定的。

达·阿尔申斯基为伊·米洛瓦诺夫使团返回涅尔琴斯克，卜奎副都统孟格德随同前来事呈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1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圣鉴，臣仆达尼拉·阿尔申斯基谨奏。

诸位大君主，今年，即178年，12月10日，博格德的托尔果钦人从边远住地来到石勒喀河猎貂。有一个猎手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了我。臣仆我就命令把沙拉岱等托尔果钦猎手共四人带到涅尔琴斯克。臣仆我询问了那些博格德人：他们为什么不到涅尔琴斯克寨做生意？

在回答询问时，博格德人沙拉岱等向臣仆我说：我们不敢到涅尔琴斯克寨，因为前些年，即174年，在拉里昂·托尔布津担任军政长官期间，博格德皇帝使者〔切〕普切乌尔酋长从我们那里来过此地。拉里昂·托尔布津把使者切普切乌尔扣留在涅尔琴斯克，给他带上镣铐，在涅尔琴斯克寨拘留了三个月。

臣仆我对沙拉岱等四名博格德猎手以礼相待，供给他们足够的饮食，以示大君主的关怀，还向他们提供途中的食物，不加阻拦地让他们返回。

诸位大君主，今年，即178年4月15日，博格德皇帝的使者还 2张
是那个沙拉岱等四人再次来到涅尔琴斯克寨*，和他们同来的还有

* 下面删去："从松花江"。

商人和厨师九人。他们带来了国书。在回答询问时，他们对臣仆我说：这封国书是由博格德皇帝发来的。臣仆我在涅尔琴斯克官署从他们手里接受了这封国书，并命译员把它翻译出来。博格德皇帝的那封国书以及它的译文臣仆已于今年，即 178 年，5 月……日*派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巴任·尼基京等送莫斯科呈交诸位大君主。

今年，178 年 4 月 18 日，遵照诸位大君主的谕旨，臣仆我派遣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格纳什卡·米洛瓦诺夫、瓦西卡·扎哈罗夫、瓦西卡·米洛瓦诺夫、安东卡·希列夫和格里什卡·科比亚科
278 夫作为使者，随同博格德的使者沙拉岱等，由涅尔琴斯克寨出发前去博格德皇帝处。今年，即 178 年，8 月 11 日**使者伊格纳什卡等已从博格德皇帝那里返回涅尔琴斯克寨。使者伊格纳什卡等在回答询问时告诉臣仆我说，他们在博格德国里曾觐见过博格德皇帝***。

博格德皇帝的使者孟格德长官也随同我们的使者来到涅尔琴斯克寨，跟着孟格德来的有军人三十名，还有商人和厨师三十五人。孟格德长官带有博格德皇帝致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国书****。臣仆我已在涅尔琴斯克寨接受了博格德皇帝的国书，并命令译员译出博格德皇帝的国书。今年，即 178 年 8 月 16 日，臣仆我派前述使者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格纳什卡·米洛瓦诺夫等四人，携带博格德皇帝的国书和报告，火速到莫斯科呈交大君主。臣仆我命令涅

---

* 原文中漏掉日期。

** 原文中不清楚是 15 或是 11；十八世纪的复制本则是 15。11 则是根据 1675 年外务衙门编制的摘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3 本，第 163 张背面）和第 138 号文件确定的。

*** 下面删去“本人”（самим）。

**** 见第 136 号文件。

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格纳什卡等在莫斯科把报告和博格德皇帝国书送西伯利亚衙门交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列夫·叶尔莫拉耶夫。 3张

博格德皇帝交长官孟格德带来要臣仆我转呈沙皇陛下的有丝绒二块、花缎六块、素缎二块、马鞍、笼头各一。臣仆我替沙皇陛下收下了博格德皇帝的礼品。臣仆我遵照诸位大君主谕旨，派遣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出使博格德皇帝那里时，博格德皇帝为了表示对沙皇陛下的敬意，给使者以优厚的礼遇，给他们的饮食相当丰裕。为了表示对诸位大君主和沙皇的敬意，博格德皇帝赠送给这些出使的军役人员每人大红布五十块、花缎五块、花缎大褂一件、鞍辔齐全的马一匹。随同他们前去的俄国厨师四人，博格德皇帝赠送每人大红布十块、花缎大褂一件、花缎一块、帽子一顶。但是臣仆我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馈赠博格德皇帝的使者，因为涅尔琴斯克寨没有诸位大君主的财物。只能给博格德皇帝的使者供应充足的饮食，以示大君主的关怀，并向他们提供途中的食物，让他们回到博格德皇帝处。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涅尔琴斯克文书全宗，目录96，第1号，第1—3张。副本。

载于：《历史文献》，第4卷，圣彼得堡，1842年，第211/11号，第456—457页；

B·帕尔申的《后贝加尔边区之行》，第1册，莫斯科，1844年，第2号，第133—137页（附录）。

第138号文件

279

1670年8月11日至31日之间*。——涅尔琴斯克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期和把178年称为"今年"确定的。

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为伊·米洛瓦诺夫使团返回和卜奎副都统孟格德随同前来事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伊·戈东诺夫的报告

292张背面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的侍臣、军政长官彼得·伊凡诺维奇和秘书官米哈伊尔·奥尼西莫维奇阁下钧鉴，达尼拉·阿尔申斯基敬启。

今年，即178年，12月10日，博格德托尔果钦人自边远住地来到石勒喀河猎貂，有一个猎手在涅尔琴斯克向我讲了他们的情况。我命令把博格德的这些猎手沙拉岱一行四人带到涅尔琴斯克，并询问了这些博格德人，为什么他们不到涅尔琴斯克寨做生
293张 意。这些博格德人沙拉岱等在回答询问时对我说：因为前几年，即174年，在拉里昂·托尔布津担任军政长官期间，博格德皇帝使者切普切乌尔酋长从我们那里来过此地，拉里昂把那个使者拘留在涅尔琴斯克，并加上镣铐，拘禁了三个月，所以我们不敢再到涅尔琴斯克寨。

我对博格德猎手沙拉岱等以礼相待，供应他们足够的饮食，以示大君主的关怀，还向他们提供途中的吃食，不加阻拦地让他们返回。

今年，即178年，4月15日，博格德皇帝使者仍是沙拉岱等四人，他们来到涅尔琴斯克，随他们来的有商人和厨师九人。他们带来了国书，在回答询问时，他们对我说，这封国书是博格德皇帝发

来的*。我收下了他们的国书，并命译员翻译出来。博格德皇帝的这封国书以及国书的译文，我已于今年，即178年，5月……日**派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巴任·尼基金等送到莫斯科呈交诸位大君主，同时把这封国书的译文送托博尔斯克呈交阁下。

今年，即178年，4月18日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我派遣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格纳什卡·米洛瓦诺夫、安东卡·希列夫、瓦西卡·米洛瓦诺夫、瓦西卡·扎哈罗夫和格里什卡·科比亚科夫等作为使者，随同博格德的使者沙拉岱等由涅尔琴斯克寨出发，前去博格德皇帝处。伊格纳什卡等使者已于178年8月11日从博格德皇帝处返回涅尔琴斯克寨。在回答询问时，伊格纳什卡等使者告诉我说，他们在博格德国曾觐见过博格德皇帝。 293张背面

博格德皇帝的使者孟格德长官随同我们的使者来到涅尔琴斯克寨，跟他们一起来的有军人三十名，还有商人和厨师三十五人。孟格德长官带有博格德皇帝的国书。我在涅尔琴斯克寨收下了博格德皇帝的国书，并命译员把这封国书翻译出来。今年，即178年，8月……日，我派前述使者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格纳什卡·米洛瓦诺夫等把博格德皇帝的国书***连同报告送莫斯科呈交诸位大君主，同时把国书的译文附在本报告后面送托博尔斯克呈交阁下。 280

博格德皇帝交孟格德长官带来要我转呈大君主、沙皇陛下帽子一顶、大褂一件、花缎的男长衣一件、带腰刀的丝腰带一条、花缎六块、丝绒二块、素缎二块、马鞍、笼头各一。我已替大君主、沙皇陛下收下了博格德皇帝的礼品。以前，我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派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出使博格德皇帝处时，博格德皇帝为了表示对

---

* 见第136号文件。

** 原文中漏掉日期。

*** 见第136号、137号文件。

294张 诸位大君主和沙皇的敬意，给伊格纳什卡等使者以优厚的待遇，给他们的饮食相当丰裕。博格德皇帝还赠送给他们每人帽子一顶、花缎大褂一件、带腰刀的丝腰带一条、采缎五块、大红布五十块、鞍鞯齐全的马一匹。跟随他去的俄国厨师四人，博格德皇帝赠送每人帽子一顶、花缎大褂一件、大红布十块。而我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诸位大君主的赏赐赠给博格德皇帝的使者，因为在涅尔琴斯克没有大君主的财物，而只能对博格德使者供应充足的饮食，以示大君主的关怀，不加阻拦让他们返回。

博格德的这位使者孟格德长官向大君主奏称：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及军役人员从阿尔巴津寨攻打他们的边民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遵照诸位大君主的谕旨，我已给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写信，要他在没有得到大君主的谕旨之前，不要去攻打达斡尔人。伊格纳什卡等军役人员告诉我说，有五十名通古斯人想脱离博格德国边远住地投奔专制君主沙皇陛下。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1本，第180号，第292—293页背面。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圣彼得堡，1857年，第6/V号，第44—45页。

第139号文件

1671年，不早于2月13日*。——雅库次克军政长官伊·彼·巴里亚京斯基为满洲军队围困阿尔巴津寨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

* 日期是根据原文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伊瓦什卡·巴里亚京斯基、斯捷普卡·叶利丘科夫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 179 年，2 月 13 日，军役贵族马特威·亚 281
雷金从奥廖克敏斯克寨来到雅库次克寨，带来了大君主的实物贡财物，该实物贡是马特威于今年，即 179 年，在奥廖克敏斯克寨向大君主贡民通古斯人和雅库特人征收的。

君主陛下，马特威在官署把一份画有异族人图记的便函交给了您的臣仆我，便函写着：

179 年 1 月 17 日，纳南基尔族的通古斯贡民尤普恰涅伊·达奇金在交付实物贡处的附近说：他在猎貂的时候，在奥廖克马河上游见过逃亡的通古斯人昂科乌尔·僧格连金，并听昂科乌尔说，他于 178 年夏天到过达斡尔。昂科乌尔向尤普恰涅伊说，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一伙打死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拉夫连季·奥布霍夫之后，逃往阿穆尔河地区拉夫卡伊寨。那个切尔尼戈夫斯基·尼基福尔被博格德人围困在寨里。寨旁的阿穆尔河上停着许多载人的大船，接着来了许多骑兵，并在那个寨附近构筑工事。昂科乌尔说，估计切尔尼戈夫斯基一伙已被打死。君主陛下，博格德人在土基尔通道附近建了小城，并把许多粮食运进城内。君主陛下，从那个小城经土基尔河顺流而下，到达奥廖克马河要二昼夜，而从土基尔河经奥廖克马河顺流而下，到达勒拿河要三昼夜。奥廖克敏斯克寨就在勒拿河处。君主陛下，从奥廖克敏斯克寨经勒拿河顺流而下，到雅库次克寨要五昼夜。君主陛下，博格德人说，他们要到奥廖克马河，经此河攻打大君主的城市。他们要为博格德……向那些大君主的贡民征收实物贡。

君主陛下，同一天，马特威·亚雷金对您的臣仆我们说：今年，即 179 年秋天，鲍罗戈伊乡的雅库特贡民瑟克拉奇卡·奥纽基耶夫和杰维德加奇卡·涅西金等四人猎貂回到奥廖克敏斯克寨，

并从纳实物贡的过冬地带着实物贡到马特威处。君主陛下，跟他们一起的，还有来缴纳实物贡的金季基尔镇通古斯贡民基尔迪加。那个瑟克拉奇卡向马特威说过：他，瑟克拉奇卡为了猎貂，从奥廖克敏斯克寨溯恰拉河而上，绕过山岭，在山那边找到了雅库特人可以放牧的地方，有草地、大湖，这个湖的雅库特名称是库斯肯杰湖。陛下，从奥廖克敏斯克寨到那个地方骑马要走十五天。

大君主陛下，过去，在 176 年和 177 年，您的臣仆我等曾写报告由雅库次克寨哥萨克五十人长乌斯京·潘菲洛夫和哥萨克十人长达尼拉·米哈伊洛夫带去呈交大君主，报告中写道：博格德人和大君主的贡民正在进行交易，并把银环、弓箭、单呢大褂、花缎及其他货物当作礼物，送给他们换取貂皮。博格德人还招呼他们到结雅河支流和结雅河那边的达斡尔去，雅库特人正在探查，他们可以迁到哪些地方去游牧。

大君主陛下，前年，即 177 年，土基尔的英卡古利族通古斯贡民人质帕尔加乌尔和伊齐亚克等人向大君主请求，在官署里向陛下的臣仆我等声称他们和自己的亲属住在乌达河一带，并在韦尔
282 霍曼过冬地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而博格德皇帝的人常常前来，用各种办法压迫他们，向他们强征实物贡。因此希望大君主关怀他们通古斯人，下令保卫他们免受博格德人的侵犯。关于达斡尔人来到大君主的贡民那里的事，雅库次克寨各级军役人员签署的申请书已附于报告后面，于 176 年由上述乌斯京带呈大君主。

君主陛下，留在雅库次克寨为大君主服役的〔人〕很少。只有团队用的二门炮，而且这两门炮还是在您的臣仆我等到达之前就已损坏了。三年当中，由托博尔斯克运来一些火药和铅弹，火药三十普特，铅弹也是三十普特，还有一些大桶、蒲席、绳索。为了向大君主效劳，又送来供新差务一年之用的火药、铅弹各十五普特。大君主陛下，如今在雅库次克有火药二十九普特、铅弹三十八普特。但

粮食一点也没有，而对那些在雅库次克寨过冬的哥萨克发的皇饷——黑麦、燕麦和大麦每年每人总共只有六普特，从伊利姆斯克寨运来的粮食也很少。

《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圣彼得堡，1857年，第22号，第153页—154页。

第140号文件

1671年，不早于3月27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鲍·列普宁为搜集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自清帝国返回的消息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尼·安·维安亚米诺夫的公函

尼基塔·安德列耶维奇和瓦西利·格里戈里耶维奇阁下，伊凡·列普宁、伊凡·谢尔巴托夫、米哈伊尔·奇里科夫和尤里·勃卢多夫敬启。 167

以前，在176年，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曾由托博尔斯克派出托博尔斯克帐幕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到中国买卖货物。 167张背面

今年，即179年，3月27日，曼加泽亚火枪兵柳比姆卡·叶菲莫夫来到托博尔斯克。他在官署回答询问时说，他是从曼加泽亚途经托木斯克城来的。他在托木斯克城听各官员说，谢伊特库尔已带了大君主所买货物离开中国，听说僧格台吉把谢伊特库尔扣留在自己的乌卢斯，僧格最小的兄弟为了僧格拘留谢伊特库尔这件事，把僧格打死了。

希望你们按大君主的谕旨，在托木斯克城向各级官员打听谢

* 日期是根据原文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伊特库尔·阿勃林的确切情况，并将此事函告我们。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8本，第95号，第167—167张背面。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283

第141号文件

1671年8月29日。——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米洛瓦诺夫及其同伴关于出使清帝国情况在西伯利亚衙门的答问词

168张背面 达斡尔军役人员伊格纳什卡·米洛瓦诺夫、安东卡·菲列夫、格里什卡·科比亚科夫带着博格德皇帝的国书于8月29日由达
169张 斡尔来到莫斯科。在回答询问时，他们谈到自己由达斡尔奉派出使博格德皇帝处的情况如下：

去年，即178年，4月9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达尼拉·阿尔申斯基派遣伊格纳什卡、安东卡、格里什卡以及三名达斡尔军役人员，随着来涅尔琴斯克寨做生意的博格德皇帝的达斡尔
169张背面 人沙拉岱等人由达斡尔涅尔琴斯克寨前往博格德皇帝处。他们应该对博格德皇帝讲些什么，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在给他们的训令中作了交待。

伊格纳什卡等人从达斡尔涅尔琴斯克寨骑马前往博格德皇帝
170张 处，走了七天路程到达额尔古纳河。这条河很大，大船可以通航。在河的这一边，住着涅尔琴斯克辖区向君主纳贡的通古斯贡民；在河的那一边，没有君主的贡民。

由额尔古纳河到根河，他们随同蒙古皇帝车臣汗的巴尔古特

* 见第134号文件第2条脚注（俄文版第273页）。

人走了两天，这些巴尔古特人以游牧为生。根河很浅，某些地方可以骑马涉水而过，河的宽度与莫斯科河相仿。由根河到海拉尔河走了三天，海拉尔河与根河一样宽，河很深，没有可以涉水的浅滩。170张背面
根河和海拉尔河之间，仍是上述巴尔古特人在那里游牧。

他们在这两条河上乘坐轻便的独木船，这些独木船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由海拉尔河走到扎丹本河[1]的涉渡浅滩，约近半天时间，他们171张
是骑马涉过扎丹本河的，这条扎丹本河又小又窄。

顺着扎丹本河上行，走一天半路程，就是一座山，这座山不高，可以骑马，也可以乘车。

博格德皇帝的臣民托尔果钦人有时在扎丹本河一带居住。171张背面

由那座山到博格德皇帝的贡民达斡尔种田人那里，到嫩江走了三天。嫩江又大又深，可以航行大船。在这座山和嫩江之间，有博格德皇帝的托尔果钦人在这里游牧、种庄稼。在嫩江江边，博格德皇帝的两位大臣，一个长官和随从的四十名军人，前来迎接伊格172张
纳什卡一行。然后立即用驿站的车马，送伊格纳什卡一行到中国。他们到达嫩江之前骑的是自己的马。

由嫩江到石头城墙要走十天，这个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各约四俄丈，底部是青石，上部用石灰和砖砌成，城墙有可供通行的石砌172张背面
的城楼，橡木大门上包着铁皮，从城楼上望不到两边城墙的尽头，博格德人对他们说，这座城墙的建筑，起自海边，终于海边，顺着城284
墙走，大约要走一年。

城墙里边靠近城门洞的地方，有一座石城。城里的庭院和店173张
铺也是石砌的。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用大车运来出售的各种春播秋熟的粮食和蔬菜很多。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大，他们没有弄清楚，因为他们穿越时走得很快。住在这个城里的是博格德皇帝的人。

173张背面 从城墙边上的城市到中国京城，走了三天，中间经过七座石城。这些城的城楼下的大门，都是橡木的，包着铁皮。这些城有多大，他们没有弄清楚。这七座城之间都住着中国人。城里的庭院
174张 是石筑的，盖着瓦顶，有些房屋是草顶的。这些城市之间，没有荒地，全是耕地。

由涅尔琴斯克寨到中国，沿河一带都是森林，有白杨、黑杨、柳树、李树，少数地方有松树，草原上有些地方有黑李树和榛树。在离中国京城四天路程的地方，还有橡树、椴树、槭树、白腊树。向中
174张背面 国京城行走，一路上有土城和石城，城楼和城门。

他们一到中国京城，中国大臣就去向皇上奏报。由几个中国军人陪送他们到宾馆，他们被安置下来。宾馆的大门紧紧关闭，派了卫兵守卫大门，并在身边监视他们。他们在宾馆住了一礼拜。博
175张 格德皇帝派给他们五名厨师和仆役，供给他们的膳食和饮料相当充足。他们通过北京城到宾馆大约走了两俄里。

一礼拜以后，伊格纳什卡一行被带到衙门去见大臣。他们来
175张背面 到衙门的时候，衙门里已经坐着一个大臣和一个官员。大臣就问他们：他们来到博格德皇帝这里有什么事？伊格纳什卡等说：他们是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由达尼拉·阿尔申斯基从达斡尔派到博格德皇帝这里来的，至于来干什么事，给他们的训令中已经写明。

176张 大臣叫他们读一读训令，伊格纳什卡等就叫自己的书吏来读训令，由通译翻译，博格德皇帝的官员把它记录下来。读完训令，官员记录完毕之后，这位大臣就从他们手中拿走了盖有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印章的训令原件。伊格纳什卡等人要求把训令还给他
176张背面 们。大臣对他们讲，训令不能再还给他们了，因为博格德皇帝要写国书给大君主。大臣带着训令和自己写下来的记录，去见博格德

皇帝，而伊格纳什卡等在卫兵的护送下，照旧被送回宾馆。而伊格纳什卡等人那里剩有这个训令的抄本。

他们在严密的监视下，在宾馆住了两个礼拜。那里设了一个 177张
有一名百人长和十名手持刀戟的博格德火枪兵的警卫队。

两个礼拜后的一天傍晚，博格德皇帝的百人长来找他们，叫他们准备在第二天早晨去觐见皇上。

清晨，一名大臣带了六名博格德军人来找他们，并牵来配有整 177张背面
套乘具的马匹供他们乘骑。他们就随着这个大臣去觐见皇上。他们在中国京城骑马走了大约半俄里，到达石筑的城墙[2]。

石墙全部是红色的，城墙上有城楼，城楼下有两个城门洞。在 285
城墙和大门附近，大臣和中国军人下了马，也叫他们下了马。他们跟着大臣步行进城，大约走了一百俄丈[3]，便到了另外一道城墙。过 178张
了城墙有一条城壕，壕深约一俄丈半，壕前没有堡垒。这道城墙上有城楼，城楼下有五个城门洞。城壕上面，有五座石桥正对大门。城里有一条大道，他们就顺着这条大道走去。路面铺的都是砖，大约走了五十俄丈到了另一道石墙。 178张背面

当他们骑马或步行由宾馆到第三道城墙时，中国京城大街上空无一人。

第三道城墙的城楼和城门，与第二道城墙的一样，城楼的厚度约三十俄丈。由这道城墙到第四道石墙，约四十俄丈。在这两道 179张
城墙里有大道，他们走的街道也象前述一样铺着砖。在第三道大门旁，有两个大臣迎接他们，他们是曾在途中从中国商人那里接待过他们的那两个大臣，现在由他们领着前往皇宫。在去皇宫的大道两旁，有列队军人手持旌旗和刀戟，穿着彩色战袍。那里还站立 179张背面
着六头大象，这些大象都披着毯子，配有乘具，而鞍鞯、辔头和尾鞘都镶有银饰和宝石，或者镀成金色；鞍子上放着可以乘坐的象轿，也镀有金银。城门上的城楼里，有石筑的佛堂，盖着瓦顶，顶端饰金。 180张

皇宫的台阶上站着军人。

伊格纳什卡他们一行被带进大殿[4]，大殿当中有一个青石御
180张背面 座，高约半俄丈多，可以由四面登上御座，上面围着有门的栅栏，漆成金黄色，御座上面铺着黑色的丝绒。

御座上坐着博格德皇帝，他中等身材，淡褐色头发，年轻，不蓄胡子，身穿有纽扣的金黄色衣服，戴着貂皮帽，上面有一根红丝线编的花翎，花翎的顶上装了一颗红宝石，这块宝石直径约一俄
181张 寸①。由于被栅栏挡住，只能看见皇帝的上身。据中国大臣说，他们的皇帝二十五岁。在皇帝御座的右方，站着他的胞弟，中等身材，黑头发，留着整齐的胡子，穿着金黄色的衣服，帽子和皇帝戴的
181张背面 一样，但帽子上的宝石小些。左边稍远地方站着一些大臣，也穿着金黄色的衣裳，戴着帽子，金朝珠下面有金制垂饰。

当他们走进大殿来到皇帝面前的时候，他们遵照皇帝的大臣们的命令，戴着帽子向皇帝叩头到地。他们站在皇帝面前时还是戴着帽子。皇帝对他们端详了一个来小时。后来有人提了一银壶茶到皇帝面前，皇帝吩咐斟到银碗里。一个大臣把这碗茶端到皇
182张 帝面前，皇帝接过去喝了一点。皇帝用手指着伊格纳什卡等人，五个大臣就用同样的碗斟了同样的茶，端给他们每人一碗。他们喝完以后，仍然戴着帽子向皇帝叩头致谢。

182张背面 博格德皇帝接着就问他们每个人多大年纪，他们每个人都自报了年龄。皇帝瞧了他们一会儿，就吩咐让他们回到宾馆去，仍由那个到宾馆接他们的大臣陪送他们回去。除此之外，皇帝没有讲一句话。

183张 他们从皇帝身边走出来时，军人和大象仍旧站在那里。走过军人身边以后，他们在路上看到一群中国人，这些人是戴着铁镣和
286 锁链，脖子上围着一块木板[5]的囚犯，这批囚犯有多少人，他们不

① 一俄寸(вершок)等于4.4厘米。——译者

知道。

后来有些中国人在宾馆对他们讲，看在大君主的面上，博格德皇帝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行。

伊格纳什卡等人被邀请到御膳房吃了三天的宴席。 183张背面

后来博格德皇帝派人到宾馆向他们赠送礼品，这些礼品的数量已在达尼拉·阿尔申斯基的报告里写明。

博格德皇帝允许他们到中国京城各处走走。他们在中国京城自由自在地游逛了两个礼拜，为了安全起见，派了卫队保护他们。 184张

在中国京城，庭院和庭院里的各种建筑物以及市场上的店铺，都是石筑的，木筑的房子和店铺没有见到。他们在中国京城的城门处看见了六尊大炮，每尊长约一俄尺半，炮管厚四俄寸多。他们没有见到更大的炮。这里没有小火枪，他们的兵器是弓箭。有些 184张背面 专门的商场经售各种货物。商场中，金银按两或锭出售，每两每锭重约折合一个卢布，也有小块的，也有做成各种器皿出售的。至于这些金银价钱多少，他们不能准确了解，因为他们没有钱购买。这里的市场上，花缎、丝绒、素缎、棉布、铜、锡和铅数量颇多。 185张

中国人对他们讲，在中国人那里，每张貂皮能卖三两银子。一两银子约合一个卢布。这种貂皮在西伯利亚各城市，每张一个卢布便可以买到。

他们买了几块上等花缎，每块长十六俄尺，宽一俄尺，两张貂 185张背面 皮换一块，一张貂皮的原价是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

他们买了一块九俄尺长的丝绒，价格同上。

棉布和其他中国货物的价格，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听中国人说按什么价格买卖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 186张 做买卖。

中国人有好几次要向他们买短毛貂皮、黑幼貂、貂肷、银鼠皮、灰鼠皮和白狐皮。

伊格纳什卡有上等红呢子约十 ·俄尺。在托博尔斯克由皇库
186张背面 给他的时候是二卢布一俄尺，而在中国用货物交换给他出的价格只能折合成一卢布半一俄尺，因此他未能卖掉这块呢子。

中国人对他们讲，金、银、铜、锡、铅、火药、花缎、丝绒、素缎、棉
187张 布等都是他们中国自己出产的，可以在中国购买金银和各种中国货物，并且可以运出去。因为中国人对他们说，购买和运出货物都是自由的，但不许购买并运出弓、矢、刀戟、铠甲和头盔。

有三个希腊人曾经到宾馆来找伊格纳什卡等人，向他们打听
187张背面 东正教的情况，观看了他们身上的十字架。希腊人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对伊格纳什卡等人说，他们大约是十七年前由海路漂流到中国的，博格德皇帝叫他们住下来，并没有剥夺他们对东正教的信仰。

287
188张 后来又有一个受过洗礼的变节者来到宾馆，他是克里木鞑靼人，前任勒拿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弗兰茨别科夫的奴仆，名叫阿纳什卡·乌鲁斯拉诺夫。这个人是前几年由达斡尔越过阿穆尔河跑到中国来的，这些希腊人正在建造一座石头的小教堂，小教堂里有圣像*。

188张背面 伊格纳什卡等人听说之后，走出宾馆，找到了在中国京城的这座石筑的小教堂。这个教堂顶上做了两个铜铸的圆顶，每个圆顶有两围粗细，小教堂的神龛里有披着衣饰的救世主圣像，有最圣洁的圣母圣像，有约翰先知和尼古拉显圣者的圣像，还有许多其他圣
189张 像。当他们来到小教堂的时候，那几个希腊人不在那里，无法向人问明这一切情况。当时让他们进小教堂的是一个中国人。

他们在中国还见到一个俄国变节者，他是勒拿军役贵族费奥多尔·普辛的奴仆，名叫帕霍姆卡。他是前几年从达斡尔地区尼基福尔卡·切尔尼戈夫斯基那里逃出来的。

---

* 原文如此。大概有遗漏。

上述两个变节者阿纳什卡和帕霍姆卡已经在中国结了婚，现在信奉中国的宗教。他们从博格德汗那里得到生活费用，有自己的住宅。 189张背面

伊格纳什卡等人在中国住了五个礼拜零三天，给他们的饮食相当丰裕，有大米、羊肉、牛肉、鱼、鲜鲢鱼、还有蔬菜——蒜、葱、姜、咸罗卜，还有各种饮料——上等烈酒、牛奶茶、还有醋。他们需要多少就供给多少。 190张

博格德皇帝命令以礼欢送他们，由以前在途中迎接他们的大臣陪送。这些大臣给他们看了博格德皇帝致大君主的国书，把他们一直护送到脑温的达斡尔人那里。这里正是从前迎接他们的地方。他们把国书和伊格纳什卡等交待给达斡尔副长官孟格德，命令他用车马送他们到涅尔琴斯克寨，并把国书交给达尼拉·阿尔申斯基。 190张背面

达斡尔长官孟格德率领六十六名军人陪送他们到达涅尔琴斯克寨，把国书交给了达尼拉·阿尔申斯基。

当他们跟着孟格德长官行进的时候，在途中蒙古皇帝车臣汗的巴尔古特人要求孟格德在途中把伊格纳什卡等人甩掉，然后由他们把伊格纳什卡等人打死。孟格德对这些巴尔古特人说，这些人是大君主的人，他奉命要护送他们到达涅尔琴斯克寨。 191张

巴尔古特人走了以后，孟格德长官说，蒙古皇帝车臣汗是向博格德皇帝纳贡的。

在伊格纳什卡等六人奉派前往中国期间，他们在动身时和旅途中的花费以及送给博格德皇帝的官员和途中送给异族人的礼品，一共用去一百九十八卢布。 191张背面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3本，第168张背面—191张背面。1675年抄本。

部分载于：Ю.В.阿尔谢尼耶夫：《1675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

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境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年，第156—158页（发表的是文件的开头到第173张）。

288

第142号文件

1671年10月10日至11月29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鲍·列普宁为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清帝国归来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177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殿下圣鉴，臣仆伊瓦什卡·列普宁、伊瓦什卡·谢尔巴托夫、米什卡·奇里科夫，尤什卡·勃卢多夫谨奏。

今年，即180年，9月29日，收到长官助理列夫·波斯科钦从亚梅什威水湖写给陛下的臣仆我等的报告，报告说，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携带诸位大君主的财物于10月
178张 10日离开中国，现已到达亚梅什湖。列夫已让谢伊特库尔一行携带诸位大君主的财物，乘坐运盐的平底木船，靠上帝保佑，他们带着全部财物已平安离开亚梅什湖。

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何时到达托博尔斯克，运来诸位大君主多少财物，臣仆等当另行奏报诸位大君主。一经封冻，即让谢伊特库尔携带诸位大君主的财物前去陛下处，决不迟延。

在177张背面：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和收文登记的日子确定的。

收文登记：180 年 11 月 29 日由托博尔斯克骑兵伊凡·阿法纳西送到。

批注：复制副本，摘录奏报大君主。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77—178 张。原本。

第 143 号文件

1671 年 10 月 11 日。——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哥萨克伊·塔鲁京在托博尔斯克官署所作的关于清帝国之行的陈述

180 年 10 月 11 日，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 187张
林和哥萨克骑兵伊瓦什卡·塔鲁京从中国带着君主的货物到达托博尔斯克，他们在官署向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及其同僚陈述如下：

前几年，即 176 年 7 月，遵照君主的诏书，他们携带君主的货物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到中国去做买卖。他们带去的君主的货物和毛皮，价值四千五百三十九卢布二十七阿尔腾四兼卡。同他们一 289
道去的有宣誓公务员——三名托博尔斯克工商民、一名布哈拉人。另有十六名托博尔斯克立陶宛兵和哥萨克骑兵，以及十名鞑靼族军役人员护送君主的货物。

他们从托博尔斯克经过塔拉城到达亚梅什湖，走了七个礼拜。在亚梅什湖畔遇到了秋明火枪兵头领萨莫伊洛·勃卢多夫和君主 188张
的一些军役人员。这些人是奉派前来采盐的。当时阿勃莱台吉的儿子恰甘已经听说谢伊特库尔一行正带着君主的货物前往中国，于是派人送了四十七头骆驼到亚梅什咸水湖。萨莫伊洛·勃卢多

夫亲自送驮载君主货物的驼队上路。他们在咸水湖畔住了三天。阿勃莱乌卢斯的布哈拉商人还提供车马载运军役人员。他们乘这些车马从咸水湖出发走了三个礼拜到达阿勃莱的乌卢斯。为护送他们，阿勃莱乌卢斯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也同他们一起，从咸水湖来到阿勃莱乌卢斯。他们在阿勃莱乌卢斯住了七个礼拜，买了骆驼。阿勃莱供给他们的膳食并不充裕，因为他遭到军队的抢劫，但是他对他们很尊敬，护卫也很周到。既没有使他们感到困
189张 难，也没有使他们受到委屈。从阿勃莱那里出发时，他们就用买来的骆驼驮载君主的货物。这些骆驼是用君主的货物交换来的，而宣誓公务员和军役人员则用自己的货物换取骆驼乘坐。阿勃莱台吉派自己的使臣毕力克图和二百名布哈拉商人同他们一道前往中国。他们同布哈拉人在一起行走。在前往中国和返回的途中，阿勃莱的使臣和他的一名厨师的伙食，都是由君主的货物里支出。这个使臣的伙食用去君主多少货物，已记入帐册。

他们从阿勃莱乌卢斯到阿勃莱台吉常去过冬的阿克巴扎尔小
190张 河[1] 天然界走了三天。从这条小河到铁米尔切尔嘎尔小河[2] 乔库尔-乌巴士台吉的乌卢斯走了四天。他们在这个乌卢斯里停留了三天。乔库尔愿意向他们提供伙食和护送人员，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为的是避免阿勃莱台吉因此而与他不和。况且阿勃莱派来与他们同行的护送人员实在太多了。从乔库尔-乌卢斯到耶谢塔小河[3] 走了三天。从耶谢塔小河到阿拉泰河[4] 也走了三天。从这条小河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乌伦古小河[5] 走了一个礼拜。这些小河附
191张 近住的是乔库尔-乌巴士台吉的耕农。从乌伦古小河顺着额尔齐斯河的另一边，即托博尔斯克那一边走了三个礼拜到达布尔根河[6]。僧格台吉的两位叔叔丹仁台吉和阿盖台吉的乌卢斯就在布尔根河一带。他们绕过了这个乌卢斯，因为那里有许多窃贼。从这个乌卢斯走一天山路到达蒙古国[7]。从山地到额勒登台吉[8] 的乌

卢斯走了三个礼拜。为了做买卖，他们在这个额勒登乌卢斯住了三天。额勒登台吉只给了两只羊供他们三个人食用，其余的人什么都没有给。

他们从这个乌卢斯到蒙古哈坦-巴提尔台吉[9]的乌卢斯走了三个礼拜。为了做买卖，他们在这个乌卢斯住了四天。哈坦也只供给他们三个人足够的饮食。

在蒙古境内，从上述乌卢斯到达色楞格河喇嘛的乌卢斯，走了一个半礼拜。他们只是从这个乌卢斯的附近走过去，没有停留，因为它不在路边。

从这个乌卢斯到萨音汗乌卢斯走了二个礼拜。他们在萨音汗 192张
乌卢斯一直住到春天，大约住了五个礼拜。萨音汗对谢伊特库尔谈到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颁赐的一封盖有君主印章、用鞑靼文写的国书。谢伊特库尔叫通译把这封文书译成卡尔梅克语。这封国书写道： 290
希望萨音汗允许大君主的使臣和商人过境到其他国家去，切勿留难，并要向他们提供食物、车马和护送人员。于是萨音汗给他们五名护送人员，并向少数人提供了食物，数量不多。

他们从乌卢斯动身在萨音汗的人的护送下，到博格德汗的中国边界，走了四个礼拜[10]。在边界上中国博格德汗的官员把谢伊特库尔一行的姓名一一登记之后，就让他们进入中国。为了安全并防止被窃，还派了十个护送人员与他们同行。

他们从边界到中国的石头城墙的城门，走了一个半礼拜。在 193张
城门边有一个官署，里面有一些官员和书吏。他们过城门[11]时，官员和书吏对他们进行了检查。检查之后，便派人到京城去通报，并命他们在城门附近住下等候。到京城通报往返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这期间他们就住在城墙附近。后来一个官员带了十个人来见他们，并问他们：谁派你们来的？你们是些什么人？来干什么？他

们便声称自己是大君主派来的使臣和商人。中国官员再次派人到京城通报。在得到回复之前，他们又住了五天。又有一个官员带了二十人会见他们，又把他们的姓名一一登记下来，什么人带有枪枝，数量多少，也都注明，然后带他们进城。他们一行从这个城门到巴彦苏木[12]城走了两天。从巴彦苏木城到切干克列姆城[13]也走
194张 了两天。从这个城到大中国城也走了两天。在这些城之间，顺着大路走，每隔十到十五俄里就有一座小城。

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都城，包括路上停留的时间，共走了四十八个礼拜又三天。

他们一到大中国城时，就有中国皇帝的一位大臣带着三十多人在城门外迎接他们。那里已搭起了帐篷，他们被带进帐篷去会见这位大臣。大臣向他们问候，还问他们在中国境内行进时，是否损失过什么东西？他们回答说，上帝保佑，一路顺利，平安到达。此后，他们被邀请喝酒喝茶。然后谢伊特库尔一行被带进城去，并被安置在一座石筑的宾馆里。这座宾馆方圆一百五十俄丈，有三个大门，馆中有两座石砌的大厅，约有三十栋石筑小房。随同谢伊特
195张 库尔从阿勃莱处前来的布哈拉人被留在城外，安置在布哈拉人住的客栈里。这座布哈拉人住的客栈比宾馆还要大，也是石筑的，但没有大厅和小房。

同一天，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奉召前往御花园觐见中国皇帝。谢伊特库尔一行五人带着大君主的礼品——两幅呢子和其他一些物品动身前往。带去什么物品，数量多少，都已登记在支出帐册上。他们带着大君主的礼品去呈献给中国皇帝的时候，中国皇帝的近臣却在御花园门口接去了这些礼品。中国皇帝的近臣是否把礼品送到皇帝面前，皇帝是否命他们将礼品收入皇库，这些事，谢伊特库尔等人并没有看到，因为他们一直站在大门口。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中国皇帝才吩咐带他们进御花园见他。他们到皇帝

跟前时，中国皇帝坐在铺着毯子放着靠垫的御座上，没有站起来迎接他们。他很年轻，二十来岁，他坐着问候大君主陛下，是通过 196张
他的近臣问的。谢伊特库尔等人站着回答大君主陛下的情况。然 291
后中国皇帝对大君主陛下的关怀和礼品表示感谢。接着又问候谢伊特库尔等人，并面赐御宴。皇帝本人也在御花园内自己的桌上 197张
进餐，给他们的菜肴也是从皇帝本人的桌上端过来的。用膳后，命人供应他们饮食并允许他们自由做生意。然后把他们送到宾馆，他们走后又马上派人把饮食送去。

他们在中国都城住了两个半月，供给他们的饮食极为丰盛，还让他们自由做生意。宾馆有一名陪同官员、一名书吏和十名军人。他们做买卖时谁买了什么，谁卖了什么都被详细地登记下来，对他们所卖的东西并没有收税。除官员外还派了一名通译给谢伊特库尔等人，以防中国人把掺假的银子和其他劣货卖给他们，使他们受骗。

在回国之前，他们全体又在御花园被宴请了三次。阿勃莱的布哈拉人和其他台吉的卡尔梅克人共约五百人也一起被宴请。谢伊特库尔等人坐在上席。但皇帝本人没有出席这些宴会。 198张

宴请之后启程前，谢伊特库尔等人被召到蒙古衙门，中国一位大臣在那里把白银、绸缎、海狸皮、雪豹皮等礼品赠送给大君主。所赠礼品名称和数量，都已登记在册。赠送礼品时，这位大臣对他们说：博格德皇帝荣幸地接受了俄罗斯大君主的礼品，并希望大君主惠允收取回赠，望大君主今后常派使臣和商人前来，中国将向他们提供膳食和各种保护措施，照前自由贸易，有利可图。另外，近有一百七十名贡民背叛博格德皇帝，改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希望大君主答应中国皇帝的要求，下令把这些人交还给他[14]。但关于此事并没有文书交给他们。

此后，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在谢伊特库尔一行将要启程回国之

际，他们又被请到蒙古衙门。上述那位大臣把中国皇帝赠送给他
199张 们本人的礼品交给了他们。赠送谢伊特库尔六十两白银，三块花缎和二十七块天蓝色棉布；赠送伊凡·塔鲁京四十两白银，三块花缎和十七块棉布；送给军役人员、宣誓公务员和鞑靼族军役人员共三十人以及厨师十六人一块花缎和八块棉布。

这以后的第三天，谢伊特库尔一行从中国启程。启程时，他们没再被召见，但供给了他们路上两个月的粮秣，并派人护送他们，一直送到来的时候他们受到迎接的城墙边，但是没有给他们车马。

在中国逗留期间，他们的马匹和骆驼是由中国皇帝供给饲料的。

他们离开京城，走了半天路程之后就停了下来，一停就停了一年左右。因为他们接到消息说，阿勃莱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被卡尔梅克彻底打垮，许多人被打死。僧格台吉派人送来一封盖了印章的文书给谢伊特库尔等人。文书中写道：他们可携带君主的货物经他僧格的乌卢斯回托博尔斯克，不必有什么顾虑。于是谢伊
200张 特库尔一行就按照僧格台吉的吩咐，带着君主的货物动身前行，途
292 中到达蒙古国的切翁珲台吉那里时，又有消息传来说，僧格台吉被打死了。因此，谢伊特库尔一行不敢带着君主的货物再继续前进了。他们派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瓦西卡·索斯宁、鞑靼人叶洛克·沙赫马麦托夫和护送他们的僧格台吉的奴仆考铁其以及布哈拉人塔夫霍久到僧格的乌卢斯去报信并且命令他们到乌卢斯里探听消息。谢伊特库尔等人在蒙古切翁珲台吉那里住了两个半月，他们派去的人瓦西卡·索斯宁一行才回来，僧格台吉的兄弟噶尔丹和他的儿子拉布坦台吉派了自己的干员伊尔克格涅茨等人和他们一同前来。伊尔克格涅茨对他们说：僧格台吉已被打死，但是谢伊特库尔一行可以带着君主的货物到他们的乌卢斯去，不必担心什么。于是，谢伊特库尔一行就带着君主的货物，跟这些人一起离开蒙古

国。他们上路后，所携带的储备用品越来越少，君主的三只骆驼太疲乏了，就在途中交给噶尔丹台吉的乌卢斯牧民照料。 201张

他们一到了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的乌卢斯，就拿出大君主的一些礼品送给他们。送了多少，已登记在帐册内。谢伊特库尔一行把君主的赏礼送到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那里，他们立即收下，并让谢伊特库尔一行在他们的乌卢斯暂住。他们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台吉们向他们要了六波尔季舍绿色呢子。后来谢伊特库尔等人要求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毫不耽搁地让他们带着君主的货物到托博尔斯克去。于是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就毫不迟延地让他们到托博尔斯克去了。他们从僧格台吉的乌卢斯到索利湖[15]走了五个礼拜。为了使他们安全通过，两位台吉还派了自己的使臣马麦捷林和恰迪尔陪送他们，嘱令把君主的货物护送到托博尔斯克，然后送到莫斯科。在谢伊特库尔一行动身时，两位台吉只给了他们二头骆驼和九匹马作为对君主赏礼的回赠。

他们住在乌卢斯的时候，供给他们的饮食很少，上路时，也没有给他们食物。供给他们的饮食之所以很少，据两位台吉说，是因为谢伊特库尔一行不是奉派到他们这里来的，而是应当路过阿勃 202张
莱的乌卢斯。除此之外，并没有使他们受到委屈和困难。谢伊特库尔等人在这个乌卢斯被窃贼偷去了君主的二头骆驼和一匹马、七块花缎，每块长二波尔季舍。这些花缎每块是用六两二钱银子买来的。谢伊特库尔和哥萨克的私人财物则被偷去了四头骆驼和二十匹马。他们把骆驼和马匹失窃的事告诉了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请他们找回这些马匹、骆驼和花缎。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命令宰桑① 寻找，他们不知道是否找到了这些骆驼、马匹和花缎，不过这些东西都没有归还他们。

① 宰桑（зайсан）——蒙语，明代蒙古封建领主的一种称号，为汉语宰相的转音。——译者

离开僧格乌卢斯五天之后，谢伊特库尔从大恰拉河天然界[16]派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费季卡·扎耶夫和一个卡尔梅克人到亚
203张 梅什湖去，以便请长官助理列夫·波斯科钦及其军役人员不要驶离亚梅什湖，而要在那里等候君主的货物和谢伊特库尔一行。费季卡在完成这次差务的来回途中，死了二匹马。

他们到达亚梅什湖时，他们在湖边把驮运君主货物的二十四头骆驼赊卖给到这里来的阿勃莱乌卢斯的布哈拉人。他们之所以把这些骆驼赊卖掉，是因为无法把它们赶到托博尔斯克去。他们向这些布哈拉人收取了字据，卖给什么人，骆驼几头，什么价格，都登记在帐本上。

在咸水湖边，长官助理列夫·波斯科钦让谢伊特库尔一行乘
293 上君主的平底木船。他们带着君主的货物乘船于今年，180年，10月11日到达托博尔斯克。

沿骑缝处和在原文的下面有签字〔……〕*约夫科·瓦西里耶夫照瓦西利·基里扬诺夫和尼基福尔·科麦利佐夫的嘱咐，代替他们在这份出差报告书上签字。

在原文第203张的下面注有：此文件附有结算清单。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87页—203页。原本。

载于：《苏联汉学》，1958年，第2期，第137—143页。

第144号文件

1671年，不早于10月11日**。——在托博尔斯克官署开列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在中国进行贸易

---

* 谢伊特库尔用突厥文签字。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帐册中摘录的结算清单。前几年，181张
即 176 年，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带到中国出售的各种货物和毛皮价值多少卢布，卖了多少卢布，赠送给中国皇帝和卡尔梅克台吉的货物价值多少卢布，在中国购买宝石和其他货物用去多少卢布，本清单中分别开列如下：

前几年，即 176 年，遵照大君主的诏书，从托博尔斯克派遣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携带价值四千五百三十九卢布二十七阿尔腾四兼卡的各种货物和毛皮前往中国。

今年，即 180 年，10 月 11 日，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从中国回到托博尔斯克，他们在官署向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及其同僚呈交了易货和购货帐册，内容摘录如下：

在去中国的途中和在中国售出价值三千四百七十九卢布三十 182张
一阿尔腾的各种俄国货物和毛皮，共得银子一万一千五百零七两七钱，另有重为二两八钱的银丝塔夫绸一块。根据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的陈述，在中国做买卖时，一两银子价值相当于莫斯科的一个银卢布，但按其重量，一两的价值则相当于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

如把购货时银两的价值按重量计算，那么卖货所得银两就相当于九千二百零五卢布二十阿尔腾。另外，他们作为礼物送给卡尔梅克台吉的俄国货物价值二百二十七卢布十阿尔腾。用于购买骆驼、马匹和其他零星物品的有二百七十九卢布二十三阿尔腾二兼卡。借给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和鞑靼族军役人员的货物有红色皮革一百十四张和狐皮十五张，共值七十一卢布十三阿尔腾二兼卡。183张

在中国，送给中国皇帝的货物和毛皮，价值三百八十卢布二十

阿尔腾。

294 没有售出而运回托博尔斯克的货物，价值一百卢布三十阿尔腾。据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说，这些货物没有卖出去，是因为给价太低。

中国皇帝因诸位大君主馈赠货物而向诸位大君主回赠了白银和其他各种货物，价值一千一百二十七两。

由中国返回时，从上述数目中拨出三百六十两银子，借给托博尔斯克俄罗斯族和鞑靼族军役人员作旅途和饮食之用。

因此，中国皇帝所赠送的银两和货物，除去上述支出外，还剩七百六十七两。

用在中国出售俄国货物和毛皮所得银两购买了宝石和其他各种货物。

184张 所购货物开列如下：

宝石二千五百三十二颗，重十三俄磅五十九佐洛特尼克，共价银子二千一百五十二两；小珠子，重七俄磅，共价银子九十两五钱；锦缎二千三百四十九块，共价银子七千三百七十两；丝绒十六块，共价银子八十四两；棉布四千四百十一块，共价银子一千二百二十三两六钱五分；八角茴香七普特，共价银子四十两；丝线二十九俄磅，共价银子五十两；生丝五普特，共价银子一百六十二两；辛香作料重七十六佐洛特尼克，共价银子六两三钱；棉花二十三又四分之一普特，共价银子三十九两三钱，这些棉布留在托博尔斯克；雪豹皮二张，共价银子五两；用来装运宝石和小珠子的枕匣价为三两银子。

总计为银子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六两五钱五分。

另有银丝塔夫绸重二两八钱。

185张 把银两按重量折算为莫斯科钱币，所购买的这些宝石和货物，除银丝塔夫绸外，共用去八千九百八十一卢布十三阿尔腾。

除俄国货物外，还花了一百十七两三钱五分来购买骆驼和马匹。买了多少只骆驼和多少匹马，在哪些地方把它们卖掉，都写明在本清单后面。

购买各种零星东西，如骆驼的饲料、毡子、用来包裹的皮张和绳子等，共用七十三两三钱五分。

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买货后还剩下银子九十两一钱五分，此款于途中已借给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

在从中国回来的路上，从购买回来的中国货物中取出一部分供下列各项开支：赠送卡尔梅克台吉的礼品、向导的伙食费、在路上调换疲惫不堪的骆驼；另外还有为从蒙古到僧格乌卢斯探听消息，补贴给军役人员瓦西卡·索斯宁的旅差费。以上各项，共用去价值五十两四钱三分的货物。为驮载君主的货物，谢伊特库尔·阿 186张
勃林购买了四十九头骆驼和四匹马，买这些骆驼和马匹用去多少银两和付出价值多少卢布的货物，上面已经写明。

卡尔梅克台吉因诸位君主颁给他赏礼，回赠了十二匹马。在十二匹马中有五匹同骆驼一起卖掉了。卖得多少银两，已登记在收入项内。另，托博尔斯克哥萨克瓦西卡·索斯宁从蒙古到僧格乌卢斯去探听消息时，补助给他一头骆驼和一匹马。在草原上和在亚梅什湖畔，有十匹马以十五卢布半的价格赊给托博尔斯克俄罗斯族和鞑靼族军役人员，另有二十四头骆驼以二百零四两的价格赊给到这个地方来的布哈拉人。从中国买来的其余二十三头骆驼被盗贼驱走三头，其他的一些死了，或因过分疲惫而被遗弃在荒 295
地上。

沿骑缝处和在原文下面的签署：秘书官尤里·勃卢多夫。

在第 186 张背面的右边写着：格里什卡·罗曼诺夫核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181—186 张。原本。

第145号文件

1671年12月14日。——为命令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托博尔斯克运送中国货物到莫斯科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鲍·列普宁的诏书

179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侍臣、军政长官伊凡·费多罗维奇·谢尔巴托夫公爵，秘书官米哈伊尔·奇里科夫和尤里·勃卢多夫。

今年，即180年11月29日，收到你们给朕大君主的奏报，内称：今年，即180年，9月29日，你们收到长官助理列夫·波斯科钦从亚梅什湖往托博尔斯克给你们写的报告：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携带朕大君主的财物，于10月10日离开中国，现已到达亚梅什湖。他、列夫让谢伊特库尔等人带着朕大君主的全部财物，搭乘载盐的平底木船从亚梅什湖前往托博尔斯克。

180张 一俟本诏书下达你处，你们应立即让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护送人员陪同下，乘坐驿站车马将朕大君主的财物从托博尔斯克运到莫斯科朕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何日押运皇家财物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前来莫斯科，你们应奏报朕大君主，报告* 送西伯利亚衙门交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和达尼拉·叶尔莫拉耶夫。

* 文件中此处名词误写为动词。

7180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

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签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79—180张。副本。

第146号文件

1672年1月31日*以后。——西伯利亚衙门撰写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清帝国进行贸易的情况摘录

以前，在176年，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 204张
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曾派遣托博尔斯
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从莫斯科携带价值四千五 296
百三十九卢布二十七阿尔腾四兼卡的各种货物和毛皮到西伯利亚
托博尔斯克，再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

今年，即180年，1月31日，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从托博
尔斯克回到莫斯科之后，在西伯利亚衙门呈交了由他签字的购买
中国货物的帐册。帐册中写明： 205张

在中国出售了按莫斯科价格计算值三千四百七十四卢布三十一阿尔腾四兼卡的各种俄国货物和毛皮，卖得银子一万一千五百零七两七钱。

据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说，在中国做买卖时，按两计价，一两相当于一卢布。按重量折算，一两相当于莫斯科货币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

在中国取出价值三百八十卢布二十阿尔腾的货物和毛皮赠送中国皇帝。

---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206张 中国皇帝因大君主赠送这些礼物而向大君主回赠了礼物。在莫斯科根据客商和商人的估价，这些回赠的货物按莫斯科价格应为：

有盖带把的银杯一个，上有三道金箍，连同铜链共重六俄磅，按莫斯科价格值四十五卢布；黑丝绒二块，共长十八俄尺，每俄尺合二十五阿尔腾，共值十三卢布半；虎皮三张，每张合六卢布，共值十八卢布；雪豹皮三张，每张合四卢布，共值十二卢布；海豹皮三张，共值一卢布；茶叶十普特，每普特合十卢布，共值一百卢布；绣金缕花缎二幅，每幅长二十俄尺，每俄尺合四十阿尔腾，共值四十八卢布；绣金缕花缎二幅，每幅二十俄尺，每俄尺合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共值三十二卢布；绣金缕花缎和彩色缎各一幅，每幅长二十俄
207张 尺，每俄尺合二十三阿尔腾三兼卡，一幅值十四卢布；另有四幅，每幅长二十俄尺，每俄尺合二十阿尔腾，共值八十八卢布[1]；各色花缎四十四幅，每幅二十俄尺，每俄尺合十六阿尔腾四兼卡，共值四百四十卢布；彩色花缎一幅长二十俄尺，每俄尺合十三阿尔腾二兼卡，共值八十卢布；总共花缎五十七幅，共值六百八十四卢布。

中等花缎：彩色花缎二十六幅，每幅十四俄尺，共三百六十四俄尺，每俄尺十六阿尔腾四兼卡，共值一百八十二卢布。中国皇帝赠送大君主的全部货物，按莫斯科价格总值为一千零五十五卢布半。

购买回来的货物：花缎共二千三百四十九幅，合中国价格七千三百七十两。按莫斯科价格分别计算于下：

上等花缎：红黄色的六十八幅，浅灰色的三十三幅，黄色的十
208张 八幅，深红色的四十五幅，桔红色的十三幅，以上共一百七十七幅，每幅长十七俄尺，每俄尺价格二十阿尔腾，每幅值十卢布六阿尔腾四兼卡，总共值一千八百零五卢布十三阿尔腾二兼卡。陶瓷色的

① 此处以及后面许多数字都有差错，均照译。——译者

八十八幅，绿色的七十七幅，暗樱桃红色的二十六幅，深红色的十五幅，暗褐色的四十一幅，石竹色的十一幅，白色的二十一幅，沙土色的二十四幅，碧烟色的七幅，暗绿色的二十八幅，柠檬色的十一幅，杂色的三十五幅。以上共三百八十四幅，每幅长十七俄尺，每俄尺十六阿尔腾四兼卡，每幅值八卢布半，共值七千二百六十四卢布。浅灰色的二十六幅，每俄尺价格二十三阿尔腾二兼卡，每幅值 209张
十一卢布三十阿尔腾，共值三百零九卢布十三阿尔腾二兼卡。上等花缎共五百八十七幅，按莫斯科价格共值五千三百七十八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

中等花缎：浅绿色的一百幅，每幅合四卢布，共值四百卢布；红 297
黄色的一百八十九幅，绿色的一百八十七幅，黄色的八幅，以上共三百八十四幅，每幅合三卢布二十五阿尔腾，共值一千四百四十卢布。陶瓷色的二百一十三幅，樱桃红色的一百一十七幅，以上共三百二十幅，每幅合三卢布二十阿尔腾，共值一千一百五十二卢布。沙土色的五十五幅，天蓝色的一百三十六幅，深红色的一百六十八幅，石竹色的九十四幅，黑色的五十四幅，苎麻色的二十三幅，柠檬色的四十幅，杂色的七十一幅，以上共六百四十一幅，每幅三卢布 210张
半，共值二千二百四十三卢布十六阿尔腾四兼卡。中等花缎共一千四百四十五幅，每幅长十二俄尺，按莫斯科价格计算共值四千八百三十五卢布。

次等花缎：红黄色的二十二幅，浅绿色的十九幅，沙土色的六幅，碧烟色的四幅，红色的四十五幅，绿色的五十二幅，樱桃红色的二十六幅，褐色的二十三幅，浅蓝色的八十六幅，黑色的六幅，杂色的十三幅。次等花缎共三百零二幅，每幅长十俄尺，每幅价格为三 211张
卢布。共值九百零六卢布。

上等、中等和次等花缎共二千三百三十四幅，按莫斯科价格计算，共值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九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

丝绒十六幅，在中国购买的价钱共为五十二两，按莫斯科价格计算分别开列于下：带有花纹的深红色丝绒一幅，长九俄尺，每俄尺一卢布；带有花纹的杂色丝绒四幅，共长三十六俄尺，每俄尺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共值二十八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黑色丝绒十一幅，每幅长九俄尺，每俄尺二十阿尔腾，共值五十九卢布十三阿尔腾二兼卡。总共丝绒一百四十四俄尺，按莫斯科价格计算，
212张 共值九十七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

中国棉布四千一百九十三科涅次，共长三万三千俄尺，在中国购买的价格为一千二百二十二两。照莫斯科价格每千俄尺为七十卢布，共值二千三百一十卢布。

丝线二十九俄磅，在中国的购价为五十两，按莫斯科价格每俄磅为二卢布半，共值七十二卢布半。

生丝五普特，在中国的购价为一百六十二两，按莫斯科价格每普特八十卢布，共值四百卢布。

八角茴香七普特，在中国的购价为四十两，按莫斯科价格每普特八卢布，共值五十六卢布。

麝香七俄磅，在中国的购价为五十两，按莫斯科价格每俄磅二十二卢布，共值一百五十四卢布。

雪豹皮二张，购价为五两，按莫斯科价格五卢布。

213张 购买来的和中国皇帝赠送大君主的中国货物，按莫斯科价格计算，总值为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卢布二十阿尔腾。

宝石二千五百三十二颗，重十三俄磅五十九佐洛特尼克，在中国的购价为二千一百五十二两，按莫斯科价格计算，共值二千二百五十二卢布十一阿尔腾二兼卡。

留在托博尔斯克的有：棉花，值二百三十卢布；骆驼，值二百零三卢布；银子两锭，值八十卢布；借给军役人员共六百卢布；未售出的呢子，值一百卢布；包装材料值十六卢布。

以上共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一卢布三十一两[1]二兼卡。

从莫斯科运去的货物，其价值为四千五百三十九卢布二十七阿尔腾四兼卡。

从莫斯科前往中国，又从中国返回莫斯科旅途中的一切费用均从这笔款项内开销。

结果获得利润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二卢布三阿尔腾四兼卡。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204—213张。原本。

第147号文件

298

1672年3月1日。——西伯利亚衙门关于一些中国纺织品使用情况的记录

180年2月2日，上呈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一幅中国花缎，深蓝色的，长十七俄尺，上面绣着金龙。这幅花缎是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运回来的，是中国皇帝回赠大君主的礼物。 214张

3月1日，侍臣、莫斯科专司渔猎的官员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马丘什金从上面把这块深蓝色花缎的剩余布头十五小块连同不规则的零头共长十一又四分之一俄尺带了下来，并说：遵奉谕旨已从这块花缎上剪下绣金的花纹并在御衣房里将其缝成一件无领长袍交给斯捷潘·戈尔斯基。

在原文下面签署：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214张。原本。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阿尔腾。——译者

第 148 号文件

1672 年 6 月 25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向军役人员分发中国货物事给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的指令

217张　180 年 6 月 25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给托博尔斯克城布哈拉族西伯利亚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的指令。

你们应从君主的货物中取出由中国带回的中等花缎，发给西伯利亚人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苗·普什尼科夫、瓦西利·索斯宁、季莫菲伊·杰尼索夫、火枪兵百人长安德列·沃洛格扎尼诺夫、哥萨克西尔卡·塔鲁京、费季卡·扎耶夫、阿费尔卡·瑟罗米亚特尼科夫、伊瓦什卡·萨巴耶夫、福姆卡·莫谢夫、伊瓦什卡·鲁卡维什尼科夫、彼得鲁什卡·塔雷什京、卢奇卡·尼基福罗夫、西多尔卡·波卢托尔诺伊、伊瓦什卡·科尔马科夫、格拉西姆卡·伊兹马伊洛夫、瓦西卡·科贝林斯基等人，每人一块，作为大君主给他们前往中国执行差务的赏赐，取回收据。

关于此事，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在摘录中作了签注，存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奉派前往中国的卷轴中。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217 张。副本。

第149号文件

299

1672年7月30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为运送武器以抵御满洲军队事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的公函

7180年7月30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的谕旨，函致涅尔琴斯克寨托博尔斯克专差军役贵族达尼拉·达尼洛维奇·阿尔申斯基。 1张

今年，即180年，7月28日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十人长瓦西卡·扎哈罗夫等人向大君主奏请，并在叶尼塞斯克官署向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亚科夫列夫呈交了一份申请书，内称：今年，即180年，涅尔琴斯克寨得知——博格德人和其他一些不顺服地区的异族人想来攻打涅尔琴斯克寨。但是涅尔琴斯克寨里炮、枪、弹药很少，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抵御敌人的进犯。 2张

在此以前，于今年，即180年6月19日已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派遣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军役贵族费奥多尔·麦希宁和哥萨克戈尔久什卡·布尔科夫等人，将托博尔斯克运来的五十四普特火药和一些木材，三十八普特铅弹和四普特刀刃钢送往您处。现根据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瓦西卡·扎哈罗夫等人的请求，为防御敌人来犯，又派瓦西卡和护送人员——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马克西姆·斯维宁等人给您送上一尊铜炮，长二俄尺，重六普特二十格里文卡，并配有二十颗铁炮弹；一门要塞铁炮，长三俄尺，并配有三

十颗铁炮弹。同时还让瓦西卡等人给人质和贡民带去八桶烈酒，作为大君主对他们接待瓦西卡一行的赏赐。

当瓦西卡·扎哈罗夫等人将大炮、炮弹和酒运到您处后，请阁下验收，并请给叶尼塞斯克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亚科夫列夫复函告知此事。前已下令派遣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费奥多尔·麦希宁和军役人员于今年夏天从勃腊茨克各寨把运往涅尔琴斯克的粮食运到巴尔古津寨。请阁下按君主谕旨，派军役人员前往巴尔古津寨接收粮食。请命令他们向费奥多尔·麦希宁接收粮食。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向费奥多尔接收粮食的数量，也盼阁下函告叶尼塞斯克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亚科夫列夫。

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的本公函上，有西伯利亚地区叶尼塞斯克寨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亚科夫列夫加盖的印章。

3张

300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涅尔琴斯克文书全宗，案卷№20，第1—3张。原本。还有加盖火漆印章的痕迹。

载于：《历史文献》，第4卷，圣彼得堡，1842年，№225，第481—482页。

第150号文件

1672年8月8日。——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和工商民阿·瑟罗米亚特尼科夫、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其他人员就运送何种货物去清帝国和从清帝国运回何种货物有利可图一事在西伯利亚衙门的答问词

180年8月8日。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阿尔费尔·瑟罗米亚 232张
特尼科夫、工商民瓦西卡·基里扬诺夫、约夫卡·瓦西利耶夫、尼基福尔卡·捷列科麦利佐夫和托博尔斯克布哈拉商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拉赫曼·努鲁索夫等在西伯利亚衙门回答询问时说：

如果大君主谕令要运一些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货物去中国，那末，从莫斯科运往中国最适合的莫如下述货物：每俄尺价格为二卢布或一卢布半的上等呢子，如红色的、黑色的和暗绿色的（数量不必多，每种十幅，因为中国人下雨时才穿呢料衣服，销路不广），大的和中等的红色珊瑚珠二普特，兔腹皮二百张左右，旅途穿用的波兰呢十幅，黑色软革一百普特左右，水獭皮二百张左右。可从西伯利亚运去价格低廉的次等貂皮，上等貂肷，每张五卢布、四卢布或三卢布的玄狐皮和玄褐狐皮，以及银鼠皮和未加工的灰鼠皮，加工的北极狐皮，最好各种毛皮都是全皮；还有每十张五卢布或四卢布 233张
的廉价狐皮。

以俄罗斯货物在中国交换、购买和运回莫斯科较受欢迎的货物，除宝石外，是各种染色的、纺成线的和没有纺成线的生丝，色彩较鲜艳的中国锦缎和绮绸，中国绮绸的绮纹同其他外国的绮绸相同；宽幅的上等中国锦缎每幅长十三到十四俄尺。每幅买价约四两。一两的价值相当于莫斯科银币一卢布。大家认为，中国的珍珠比莫斯科的便宜，要尽可能多买，哪怕是几普特几普特地买回或换回也行。在中国制成金锭的金子，每一俄罗斯佐洛特尼克，购价为二十三阿尔腾二兼卡。而优质的金子每一佐洛特尼克购价为一卢布。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232—233张。原本。

301

第151号文件

1672年8月12日至31日*。——雅库次克军政长官Я.П.沃尔康斯基为卜奎副都统孟格德来到涅尔琴斯克事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的报告

269张 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阁下钧鉴，亚科夫·沃尔康斯基谨禀。

今年，180年8月12日，收到专差军役人员、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达尼拉·阿尔申斯基由涅尔琴斯克寨向雅库次克寨给我写来的报告，内称：

今年，即180年，4月 博格德副都统孟格德[1]到过涅尔琴斯克寨，同他一道来的还有博格德军人一百名。这位博格德副都统把
269张背面 涅尔琴斯克寨附近那些大君主的异族贡民召到自己跟前，威胁说：如果他们这些异族贡民不老老实实地到他们博格德人那里去，那末，今年草生后他们就要派出大军进攻涅尔琴斯克寨，夷平这个城寨，并把这些异族贡民统通抓走。蒙古人也以战争相威胁。目前，涅尔琴斯克各寨附近的异族人都惶惶不安。涅尔琴斯克各寨的军役人员很少。他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写报告到雅库次克寨，要求增派作战军役人员**。

251张 前些年，在160年，曾从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秘书官尼基塔·尤金签发的大君主诏书到雅库次克寨，命令从雅库次克寨派遣三十

---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 公函原件的十八世纪复制本到此中断。下面的原文是根据副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恢复的（见文后注）。

名军役人员会同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军役人员，在奥廖克马
河河口等候将被派往达斡尔地区涅尔琴斯克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 251张背面
族，或者在某地与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会合。他们应从达斡尔护
送阿法纳西和他的儿子叶列麦伊及他们的妻室儿女、仆从等到伊
利姆斯克寨。如达斡尔地区发函要求雅库次克寨派军队增援，雅
库次克寨也有人可派，就应同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
函商，并视达斡尔情况，尽可能派适量军役人员到达斡尔去。现在
雅库次克寨人员奇缺。今年，即 180 年，从雅库次克寨派出了一些
军役人员到君主的边远沿海地区，服役二年，或服役一年，为大君
主征收实物贡，护送貂皮到莫斯科，筹措粮食。因此，留在雅库次
克寨的军役人员很少，只有九十二名，而且其中有些是老弱病残，
雅库次克寨没有可以再派的人了。阁下，我已命令原派往伊利姆
斯克和奇丘伊通道筹措粮食的十名军役人员，同您遵照大君主的
诏书派往达斡尔涅尔琴斯克寨的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军役
人员会合，请大人命令这些军役人员在同军政长官……阿尼奇科 252张
夫* 所率伊利姆斯克军役人员会合后，前赴达斡尔地区涅尔琴斯
克。您派遣多少军役**人员到达斡尔地区涅尔琴斯克寨，请函告。
如果阁下不从叶尼塞斯克增派军役人员到达斡尔涅尔琴斯克寨 302
去，那末十名雅库次克军役人员是无法击退敌人的。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 4，第 23 本，第 252 号，第 269 张—269 张背面。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第 31 本，第 130 号文件，第 251—252 张。副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

* 原文中误写为：они Яков(他们是亚科夫)。

** 这里"军役"一词重复两次。

第152号文件

1672年8月12日至31日之间*。——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Я.П.沃尔康斯基为派军役人员保卫涅尔琴斯克寨以防满洲军队进犯事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的报告

252张 达尼拉·达尼洛维奇阁下钧鉴，亚科夫·沃尔康斯基谨启。

今年，即180年，8月12日，我收到阁下向雅库次克寨给我写来的公函，内称：

今年，即180年4月，博格德副都统孟格德到过涅尔琴斯克寨，同他一道来的还有博格德军人一百名。这位博格德副都统把大君主的涅尔琴斯克城寨附近那些异族贡民召到自己跟前，威胁说：如果他们这些异族贡民不老老实实地到他们博格德人那里去，那末，今年夏天草生时他们就要派出大军进攻涅尔琴斯克寨，夷平
252张背面 这个城寨，并把他们这些异族贡民统通抓走。蒙古人还以战争相威胁。目前，涅尔琴斯克各寨附近的异族人都惶惶不安。涅尔琴斯克各寨的军役人员很少。您遵照大君主谕旨发函要求雅库次克寨增派作战军役人员。

雅库次克官署也已收到大君主关于此事的诏令，我本应遵旨从雅库次克寨派遣军役人员到涅尔琴斯克增援，并函复阁下。

前些年，即168年，遵照大君主的谕旨由西伯利亚衙门经秘书官尼基塔·尤金签发下达给雅库次克寨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洛迪任斯基和秘书官费奥多尔·顿科沃的诏令写道：命令从雅库次克寨派遣三十名军役人员会同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军役人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员，在奥廖克马河河口等候将被派往达斡尔地区涅尔琴斯克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或者在某地与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会合。他们应从达斡尔护送阿法纳西和他的儿子叶列麦伊及他们的妻室子女、仆从等到伊利姆斯克寨。如果达斡尔地区发函要求雅库次克 253张
寨派军队增援，雅库次克寨如有人可派，就应同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函商，并视达斡尔情况，尽可能派适量的军役人员到达斡尔去。

但是现在雅库次克寨军役人员非常少。今年，即 180 年，已从雅库次克寨派出了一些军役贵族、百人长、五十人长、十人长和哥 303
萨克列兵共二百零六人，或到君主的边远沿海地区轮换服役，役期二年，或为大君主去征收实物贡，役期一年，或护送貂皮到莫斯科，或去筹措粮食。因此留在雅库次克寨的军役人员很少，只有九十二名，其中尚有老弱病残二十九人。今年秋天还将从这些军役人员中抽调三十二名军役人员，走冬天的道路到雅库次克寨附近的各乡向雅库特人征收大君主的实物贡，并将征收来的实物贡运回雅库次克寨。这样一来，除去年老和残废的以外，只剩下三十一名军役人员了。因为军役人员很少，从雅库次克寨已无人可派到达 253张背面
斡尔地区涅尔琴斯克寨给你了，况且路途又那末遥远。关于这点，我已函告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说我愿意派遣君主的军役人员增援涅尔琴斯克寨。我已命令早先派往伊利姆和奇丘伊通道筹措粮食的十名军役人员暂去涅尔琴斯克寨……从伊利姆斯克寨经过上勒拿寨……与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将要派往涅尔琴斯克寨的军役人员会合。如果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的军政长官不从他们的城寨派军役人员到阁下处，那末，这十名军役人员走这么远的路，单独击退敌人是不可能的。如果雅库次克的军役人员同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的军役人员到达涅尔琴斯克阁下处，请阁下吩咐按其固定薪俸提前向这十名雅库次克

军役人员发放今后五年的君主粮俸。把君主的粮俸发给他们之后，请阁下叫他们在涅尔琴斯克寨过冬。如果目前和将来都不再有关于博格德军队进攻涅尔琴斯克寨的消息，那就请阁下让他们
254张 在181年春天回到雅库次克寨。这些军役人员什么时候到达涅尔琴斯克寨，君主的粮俸发给他们多少，181年春哪一天可让他们回雅库次克寨，亟盼阁下函告。如果有博格德军队逼近的消息，就请阁下吩咐他们在涅尔琴斯克同阁下一起度过夏天，到秋天再让他们回到雅库次克寨，并请函告。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和诏令，命令他们从雅库次克寨……，同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函商，视当地情况尽可能派适量人员到达斡尔去。如果应该派出又有人可派的话。由于雅库次克寨军役人员很少，已不可能派更多的人去达斡尔涅尔琴斯克寨了，况且路途又那么遥远。从雅库次克寨到伊利姆通道，夏天的时候走水路，乘船溯勒拿河而上要走五至六个礼拜；冬天则要从雅库次克寨骑马走……雅库次克寨是个遥远的地方，而且军役人员很少，今后不会再派人去涅尔琴斯克寨增援了。这也是为了使雅库次克寨不会因为军役人员过少而停止为陛
254张背面 下服役……到边远沿海地区征收实物贡，到各过冬地去服役二年或一年。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31本，第131号，第252—254张背面。副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304

第153号文件

1672年8月23日。——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运回的中国货物在途中损坏的清单

228张 180年8月23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对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宣誓公务员瓦西卡·基里扬诺夫、约夫卡·瓦西利耶夫、尼基福尔卡·捷列科麦利佐夫和拉赫曼古尔卡·努鲁索夫从中国运回途中驮载损坏的中国花缎开列清单如下。

上等花缎：绿色的十块；灰白色的三块；天蓝色的二块；中等花缎：浅天蓝色的和暗蓝色的一百二十一块，绿色的十五块；樱桃色的十三块；双面的六块；暗色的三十块；次等花缎四十四块。

这些花缎已无法按估定价格出售。

原文上面的批注：180年8月23日。谨遵大君主的谕旨，皇库宣誓公务员康德拉季·克鲁佩尼科夫及其同僚应根据这份清单向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接收这些中国花缎，关于此事应向康德拉季及其同僚发一公函，令其签字点收。此命令由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发出。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228张。原本。

第154号文件

不早于1672年9月1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就由于向清帝国出售貂皮致使实物贡和关税减少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257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基柳什卡·亚科夫列夫谨奏。

君主陛下，今年，即181年，叶尼塞斯克关税总管伊凡·萨莫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181年为"今年"确定的。

伊洛夫交给臣仆我一份税册摘抄。君主陛下，去年，即180年，在叶尼塞斯克税署收缴的什一税和向卖主征收的贡税共有八百零五条貂尾皮。此外从达斡尔、贝加尔湖和从伊利姆斯克寨凭通行证经叶尼塞斯克运过四千九百七十条貂尾皮。君主陛下，这些貂尾皮根据通行证已经在上述城市交付了什一税，并由上述城市发给税单。君主陛下，这样一来，共有一万三千多张貂皮已经切去了尾巴。君主陛下，这些貂皮全部从达斡尔运往中国换取各种货物。这对叶尼塞斯克的税收有很大的损失，而且貂皮的价格也越来越贵
305 了。因为，君主陛下，貂皮都运往中国和布哈拉去了。君主陛下，商人对这点感到不满，今后愿意去西伯利亚各寨做买卖和收购貂皮的人就少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了。君主陛下，达斡尔各类人员从叶尼塞斯克出发，溯叶尼塞河和通古斯河而上，经过叶尼塞斯克缴纳实物贡的乡村、勃腊茨克和巴尔古津各寨到达斡尔地区去。君主陛下，这些人员在缴纳实物贡的乡村，在勃腊茨克各寨，
257张背面 在贝加尔湖以及在巴尔古津寨，向叶尼塞斯克的通古斯人偷偷购买上等貂皮，并运到达斡尔各寨，再卖到中国去。君主国内的实物贡和各种税收将会因此遭到巨大损失，今后征收实物贡的情况将会不佳。因为貂皮都运往中国了。君主陛下，有一万三千个貂尾已运往俄国，但去尾的貂皮却一张也没有了，显然貂皮都私运到外国去了。君主陛下，还有许多猎手从叶尼塞斯克辖区和其他城寨到达斡尔去猎貂。君主陛下，他们在那里猎取的貂皮，很少运到叶尼塞斯克来，大都运去同中国人和蒙古人换货了。君主陛下，今年，即181年，在叶尼塞斯克辖区猎貂者猎到的貂皮很少。君主陛下，倘若实物贡和关税的收入萎缩，数量短缺，各项收益受损，恳求陛下万勿使臣仆失宠被黜。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第233号，第257—257张背面。原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第 155 号文件

1672 年 11 月 22 日。——西伯利亚衙门为向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接收未售出的中国货物事给皇库宣誓公务员的指令

181 年 11 月 22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235张
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谕旨，发给商人帮会的皇库宣誓公务员伊凡·希洛夫佐夫等的指令。

你们应将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未能售出的丝绒、花缎、棉布及其他货物收归皇库。接收这些货物之后，要与他们互换签字为凭。接收什么东西，数量多少，从皇库取出多少货物，按价卖给各类人员得到多少现金等等都要详细登记。卖得的现金应记在收入帐内，货物应记在支出帐内。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235 张。副本。

第 156 号文件 306

1673 年 2 月 4 日。——外务衙门为派遣以外务衙门翻译官尼·加·斯帕法里[1]为首的使团赴清帝国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7181 年 2 月 4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236张
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谕旨，函致御

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和列夫·叶尔莫拉耶夫。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派遣外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斯帕法里从西伯利亚衙门前往中国。今遵大君主谕旨，外务衙门派遣翻译官尼古拉随带外务衙门书吏德米特里·西曼诺夫斯基前往西伯利亚衙门以便出使清帝国。

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秘书官格里戈里和列夫应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办理此事。

原文下面签有：秘书官伊凡·奥斯塔费耶夫。

在背面左边写有：鲍里斯卡·米哈伊洛夫校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236张。原本。

第157号文件

1673年2月17日。一 就审查出售中国货物的帐册之后，让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宣誓公务员返回托博尔斯克一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米·萨尔蒂科夫的诏书

238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侍臣、军政长官伊凡·费多罗维奇·普希金，秘书官费奥多尔·普罗托波波夫和格里戈里·米哈

伊洛夫。

去年，即180年，1月31日，收到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及其同僚从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给朕大君主写来的奏报，你们并派遣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宣誓公务员俄罗斯人瓦西卡·基里扬诺夫、约夫卡·瓦西利耶夫、尼基福尔卡·捷列科麦利佐夫、布哈拉人拉赫曼古尔卡·努鲁索夫运来朕大君主的中国货物。这些货物是他们在中国以朕大君主的俄国货物换来的。在莫斯科，根据他们购货的帐册，这些货物已经全部由西伯利亚衙门收入皇库。按照朕大君主的谕旨，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已将朕大君主的这些中国货物在莫斯科出售。他们已 307 239张
把售出的朕大君主的货物根据帐册全部结算清楚，现从莫斯科回到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此外，因他们此次到中国执行差务，朕大君主已在莫斯科向他们颁发了如下赏赐：给谢伊特库尔现金五十三卢布、银勺一支，重二格里文卡、龙头呢一块、花缎一块；给宣誓公务员俄罗斯人瓦西卡·基里扬诺夫、约夫卡·瓦西利耶夫、尼基福尔卡·捷列科麦利佐夫、布哈拉人拉赫曼古尔卡·努鲁索夫每人现金二十卢布、呢子一块、花缎一块。至于应向谢伊特库尔、宣誓公务员约夫卡·瓦西利耶夫、尼基福尔卡·捷列科麦利佐夫和拉赫曼古尔卡·努鲁索夫等人收回欠款归入皇库一事，现已全部结清。只有瓦西卡·基里扬诺夫仅归还二十卢布，尚欠二十三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

本诏书到达你处后，你们应在托博尔斯克向瓦西卡收回这笔欠款，交归皇库，作为托博尔斯克开支之用。

7181年2月17日于莫斯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案卷，第238—239张。副本。

第158号文件

1673年2月17日。——就向随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赴清帝国的托博尔斯克鞑靼人和布哈拉商人追回欠款一事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米·萨尔蒂科夫的诏书

240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侍臣、军政长官伊凡·费多罗维奇·普希金，秘书官费奥多尔·普罗托波波夫和格里戈里·米哈伊洛夫。

根据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的帐册，应向托博尔斯克的鞑靼族军役人员和外来的布哈拉人追回欠款三百六十九卢布六阿尔腾四兼卡（这些款项是他们在运送朕大君主的货物前往中国和从中国返回途中，因自己的需要，借用朕大君主的俄国货物和中国货物而欠下的）。至于向谁索回，应索回多少，本诏书附有清单一纸。

本诏书下达你处后，你们应命人按清单向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和外来的布哈拉人收回欠款，交归朕的皇库，作为托博尔斯克开支之用。无法收回的欠款，应向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收取。按清单向鞑靼族军役人员和布哈拉人收回欠款以后，你们应回奏朕大君主。报告送西伯利亚衙门交朕的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和列夫·叶尔莫拉耶夫。

7181年2月17日于莫斯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240张。副本。

第159号文件

308

1673年2月17日*。——西伯利亚衙门开列的从清帝国回来的托博尔斯克鞑靼人和布哈拉商人的债务清单

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和外来布哈拉人应该归还债款的241张人名、款数清单。

应向鞑靼族军役人员索回的：

别克捷米尔卡·马纳耶夫十卢布六阿尔腾四兼卡，沙巴什·伊先古洛夫二卢布十阿尔腾，阿斯杰尔·乔尔马麦捷夫十七卢布，库尔特卡什卡·巴伊比奇科夫十五卢布三十阿尔腾，尤卢克·沙马纳耶夫十二卢布，叶什卡·叶斯尼格耶夫六卢布，斯坚卡·伊凡诺夫三卢布，奥勃拉扎伊卡·谢伊特库洛夫二卢布半，巴别什瓦三卢布。

应向外来布哈拉人索取的：

阿奇科十九卢布半，马麦捷尔十五卢布，马尼巴耶夫的侄子四卢布，马尔扎涅希赫十二卢布半，萨尔塔涅希赫一卢布半，鲍洛凡242张一卢布半，卡列巴蒂尔一卢布半，科切姆舒古尔二十九卢布，纳德尔八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僧格使臣努鲁索夫五十一卢布，巴尔蒂-科昌十卢布，胡尔杜亚克阿訇十卢布，纳德尔阿訇十一卢布，卡西姆-阿利二十卢布，科奇马麦特二十卢布，叶尔马麦特·阿利

---

* 日期是根据第158号文件确定的。这份清单是该文件的附件。

莫夫十卢布，阿利莫夫阿翁十卢布，穆拉特-阿利十卢布，苏菲·多尔马麦托夫八卢布，哈尔达尔八卢布，古尔班·乌尔甘热十六卢布，古尔班·乌谢伊诺夫二十卢布。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241—242张。副本。

第160号文件

1673年2月27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关于发给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些中国货物作为犒劳的谕令

243张 181年2月27日。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西伯利亚衙门从皇库中拨出价值五十卢布的中国货物作为君主给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出使中国的额外犒赏。此事应发公函谕知皇库宣誓公务员。

本谕旨由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命人记录。

在原文的下面签署：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243张。原本。

309

第161号文件

1673年4月。——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达·达·阿尔申斯基就满洲军队可能进犯涅尔琴斯克寨一事致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的公函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267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侍臣、军政长官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阁下钧鉴，达尼拉·阿尔申斯基谨呈。

今年，即180年4月……日*，异族通古斯贡民涅柳斯族的卡塔纳甘·季穆罗夫小酋长在涅尔琴斯克寨官署对我说：大批博格德人已来到额尔古纳河，他们想在那里种庄稼。一旦庄稼收成了，他们就要进攻涅尔琴斯克各寨。额尔古纳河离涅尔琴斯克寨骑马只有四天路程。涅尔琴斯克没有大君主的滑膛枪，猎手和游民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枪。请阁下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派人从叶尼塞斯克运送君主的一些滑膛枪到涅尔琴斯克寨，以对付来犯的敌人。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第248号，第297张。抄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第162号文件

1673年8月。——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米·瓦·普里克隆斯基为派赴蒙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及其弟兄西第什里·巴图尔珲台吉处颁发沙皇赏礼并谈判让俄国使团过境赴清帝国事给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马·佩尔菲利耶夫的训令[1]

7181年8月……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1张
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和全大俄罗斯、

* 原文中遗漏日子。

** 原文中遗漏日子。

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的谕旨，特给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凡·马克西莫夫·佩尔菲利耶夫如下训令：

佩尔菲利耶夫应与蒙古使者一同前往蒙古国，晋见蒙古汗斡齐尔和他的弟兄巴图尔台吉，因为今年，即181年，哥萨克五十人长加夫里拉·洛夫佐夫一行奉派携带大君主致蒙古汗斡齐尔和他的弟兄巴图尔台吉的御书和赏礼，从莫斯科来到叶尼塞斯克寨。赏
310 赐给斡齐尔汗的礼品有：十俄尺樱桃色呢子，二块花缎，一块素缎，二百颗红珊瑚珠，六张小牛皮制的黑色软革；赏赐给他的弟兄巴图尔台吉的礼品有：五俄尺红呢子、十俄尺花缎、二百颗珊瑚珠、四张小牛皮制的黑色软革。呢子、花缎、皮革和珊瑚珠都用火漆加封。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和诏书，命从叶尼塞斯克派一名干练的军役贵族
2张 携带大君主御书和赏礼——呢子及其他物品，到蒙古汗斡齐尔和他的弟兄巴图尔台吉那里，向他们宣扬大君主的恩泽，递交大君主御书和赏礼——呢子及其他物品。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到达蒙古国见到蒙古汗斡齐尔和他的弟兄巴图尔台吉之后，要对他们陈述大君主的恩泽，并把国书和赏礼交给蒙古汗斡齐尔和他的弟兄巴图尔台吉，并要对汗和他的弟兄巴图尔说：因为他们祈求大君主沙皇的恩惠，所以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特对他们——斡齐尔汗和他的弟兄巴图尔台吉赐以赏礼并加赞许。大君主根据他们的请求和信件，谕令派人送来御书和赏礼——呢子和其他物品给汗和他的弟兄巴图尔。希望斡齐尔汗和他的弟兄巴图尔，念及大君主给他们的恩典与赏赐，同大君主的边区军役人员、各类人员以及色楞格斯克寨的全体居民和睦友好相处，自己不要挑起纠纷，不要滋生事端，也禁止自己的乌卢斯牧民这样做，同时要对上述人等在饮食和其他需要方面提供帮助。希望斡齐尔汗、他的弟兄巴图
3张 尔和乌卢斯牧民不要使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和各种人员感到困难。

办理大君主事务的大君主的使者和军役人员，以及自己去做生意的商人，将取道他们的乌卢斯前往中国。既然斡齐尔汗和他的弟兄巴图尔为大君主效劳，顺盼在上述人员前往中国和返回时，让他们通行无阻，供给他们车马和饮食，并能提供护送人员。希望斡齐尔汗、他的弟兄巴图尔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不要欺凌和抢劫大君主的使者和各种人员。如果斡齐尔汗确实肯为大君主效劳出力，让军役人员和商人经过他们的乌卢斯往返中国并提供各种帮助，使色楞格斯克寨的军役人员和各种人员不致受到任何欺凌，则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为此将对斡齐尔汗、他的弟兄巴图尔和乌卢斯牧民酬以犒赏。大君主不会忘记他们的忠心报效[2]。伊凡如何把御书和呢子及其它赏礼颁给斡齐尔汗和他的弟兄巴图尔，斡齐尔汗和他的弟兄巴图尔如何接受御书、呢子及其它赏礼，斡齐尔汗、他的弟兄巴图尔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对伊凡讲些什么，伊凡都要如实地记入报告，报告应签字，并送叶尼塞斯克官署交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普里克隆斯基。这之后，应将出使报告送莫斯科上呈大君主陛下。

在伊凡前往蒙古国期间，交谈时需要翻译，可从布里亚特人堡寨带一名精通蒙古语的通译前去，还可从色楞格斯克寨取得车马并挑选随行军役人员，数目多少可视需要而定。在勃腊茨克和伊尔库次克诸寨，伊凡可凭君主的通行文牒和叶尼塞斯克下达给衙门官员的训令，向衙门官员领取饮食供应蒙古使者。叶尼塞斯克派多少军役人员随同伊凡前去，详见本训令后附名单。为了便于书写，伊凡可带色楞格斯克的哥萨克瓦西利·弗拉西耶夫一同前去。

4张
311

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

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和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的本训令上由西伯利亚地区叶尼塞斯克寨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普里克隆斯基加盖印章。

骑缝处有注：粘合。

在第4张背面右边写有：阿尔丘什卡·波波夫校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尤尼卷袋全宗，1673年，案卷№4，第1—4张。原本。有叶尼塞斯克寨的黑色火漆印迹。

第163号文件

1674年2月5日至12日之间*。——摘自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抄：关于蒙古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的到来

15张　写入报告部分。

今年，即182年，2月5日，卡尔梅克斡齐尔图汗的使臣奇钦别克，汗的儿子珲台吉的使臣图尔松，汗的孙子洛乌赞台吉的使臣拉赫曼库尔，汗的岳父乔库尔乌巴士的使臣阿维兹巴基以及他们的随从人员，从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处。上述第
16张　一个使臣带了三个儿子和八名随从，第二个使臣带了四名随从，第三个使臣带了二名随从，第四个使臣带了一个兄弟和二名随从，第五个使臣带了一个兄弟、一个内兄弟和一名厨师。他们一行共二十八人。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所提到的日子和向蒙古大使颁发赏礼的批注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73年，案卷№2，第28张）。

使臣们在莫斯科回答询问时说：他们的台吉派他们到大君主、沙皇处，表示愿为大君主臣属，请求予以接受。他们带有台吉们致沙皇的两封文书：一封是斡齐尔图汗的，另一封是乔库尔乌巴士的。

他们的台吉在离托博尔斯克两个月路程、离中国也是两个月路程的地方游牧，而台吉们的乌卢斯牧民在离托博尔斯克七天到十天路程的地方游牧。他们同大君主的贡民和睦相处，从未欺凌、抢劫贡民。今后汗、各台吉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愿为大君主效劳，因此派使臣来到大君主、沙皇处。 17张 312

如果大君主、沙皇要派自己的使臣到中国去，他们的台吉将派人护送使臣去中国，并从中国护送他们回来，而且将提供车马和饮食[……]*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73 年，案卷№ 2，第 15—17 张，全部录抄写在第 15—27 张。原本。

第 164 号文件

1674 年 2 月 7 日。——蒙古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关于可以通过蒙古领土前往清帝国事

182 年 2 月 7 日。卡尔梅克斡齐尔图汗的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和桑青，汗的儿子珲台吉的使臣图尔松，汗的孙子洛乌赞台吉的使臣拉赫曼库尔，汗的岳父乔库尔乌巴士的使臣阿维兹巴基以及他们的随从人员，从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处。 10张

* 省略了对使臣所带礼品和赏赐上述使臣的记述。

上述第一个使臣带了三个儿子和八名随从，第二个使臣带了四名随从，第三个使臣带了二名随从，第四个使臣带了一个兄弟和二名随从，第五个使臣带了一个兄弟、一个内兄弟和一名厨师。他们一行共二十八人。托博尔斯克派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亚科夫·卡尔瓦茨基、通译伊凡·达尼洛夫为陪同人员，派帐幕鞑靼族军役人员纳扎尔·纳迪罗夫、一名雇佣骑兵和十九名哥萨克为护送人员，与
11张 使臣同行。在回答询问时，使臣们说：

他们的台吉派他们来到大君主、沙皇处，表示愿为大君主臣属，请求予以接受。他们带有台吉们致沙皇的两封文书：一封是斡齐尔图汗的，另一封是乔库尔乌巴士的。他们的台吉还让他们带来了各自献给大君主的礼品，哪一个台吉送多少礼品，他们都将列出清单。

他们的台吉在离托博尔斯克两个月路程、离中国也是两个月路程、离布哈拉地区十天路程的地方游牧。但他们的乌卢斯牧民则在离托博尔斯克七到十天路程的地方游牧。他们同大君主的贡民和睦相处，从未欺凌、抢劫贡民。今后他们的台吉及乌卢斯牧民愿为大君主效劳，因此才派使臣来到大君主、沙皇处。

12张 如果大君主、沙皇陛下要派自己的使臣或商人到中国去，他们的台吉将派人护送沙皇的使臣和商人去中国，并从中国护送他们回来，而且将提供车马和饮食。如果没有他们的人护送，便无法过
313 境到中国去。此外，当沙皇陛下的军役人员到亚梅什湖采盐时，他们的台吉们对于这些采盐的人也同样给予种种协助，护送他们，把
13张 各种货物送到他们那里去，并叫人把马匹和各种食物卖给他们。这样，大君主的皇库也可征收到许多税款。

这次这些使臣们还带来了少量的货物——丝绒、花缎、棉绸和宝石。

如果台吉们这次派遣使臣前来，大君主皆向台吉施以皇恩表

示嘉许，将来要派自己的使臣和商人到中国去时，台吉定会按大君主指示接待并护送这些人，那末，莫斯科国家便可同中国进行大量贸易，并将从中获得大量利润。 14张

使臣们请求能很快觐见最英明的沙皇陛下，希望给他们住的宾馆仍旧在斯特列坚克，也就是以前使臣们住过的地方。在此之前，希望不要把他们的货物乱放乱扔，不要把整捆的货物和驮包解开，最好加上封条以免被解开。在还没有住进那个宽敞的驿馆之前，他们不准备启封，打开货包。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73 年，案卷№ 2，第 10—14 张。原本。

第 165 号文件

1674 年 2 月 19 日。——珍宝馆首饰行家开列的蒙古使臣运来的中国货物的价目单

182 年 2 月 19 日，珍宝馆首饰行家谢苗·古里耶夫、米哈伊尔·基西列夫和彼得·尼基京，鉴别了卡尔梅克使者列季夫·奇钦别克等人的宝石，估价如下： 72张

蓝宝石——价值十卢布的一颗；价值五卢布的有八颗；价值二卢布的有十颗；中国大宝石——十颗大红宝石，每颗价值五卢布；二十三颗中等的中国宝石，每颗价值一卢布；其余的宝石，每颗价值十个阿尔腾；中国红宝石八十五颗，每颗价值十个阿尔腾。

每……二十二卢布二十八阿尔腾二兼卡，总共二百二十八卢布半。

在第 72 张的背面，原文下面有签署：首饰行家彼得·尼基京受谢苗·古里耶夫和米哈伊尔·帕甫洛夫之托代表他们和自己在

这份价单上签字。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73年，案卷№2，第72张。原本。

第166号文件

314 1674年2月19日至25日之间*。——摘自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摘：关于厄鲁特王公噶尔丹·博硕克图[1]和策妄·拉布坦的使团[2]于1673—1674年前来莫斯科事

104张 去年，即181年，7月12日，西伯利亚卡尔梅克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的使者扎伊桑、恰迪尔和克尔别克，带领他们的弟兄和厨师一行共十七人，前来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处〔……〕

106张 噶尔丹的使者扎伊桑说：

噶尔丹台吉的祖父哈拉胡拉台吉、父亲巴图尔珲台吉和他的胞兄僧格台吉一向都为大君主效劳。他的胞兄僧格台吉去世后，噶尔丹便当了台吉。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呼图克图，现在他统治着当地的全部卡尔梅克乌卢斯。因为他道行很高，受到大家的敬仰[3]。他刚统治这些乌卢斯不久，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便奉派带着

107张 大君主的货物前往中国，阿勃莱台吉从自己的乌卢斯派人护送谢伊特库尔到中国去。当时扎伊桑受噶尔丹台吉的派遣也以使臣的身分前往中国。此后不久，阿勃莱的哥哥斡齐尔图汗就对阿勃莱台吉发动了一场大战。当扎伊桑同谢伊特库尔和阿勃莱的人在途

---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和摘录抄本上的批注确定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73年，案卷№2，第130张）。

中相遇时，谢伊特库尔和阿勃莱的人对于斡齐尔图汗的人和布哈拉人都怀有很大的戒心。

扎伊桑看到这些人有顾虑，就离开自己的人，跟他们一同到自己的台吉那里去要求增派人员、提供车马载运君主货物。他的台吉为了替大君主效劳，便派了护送人员，并提供了车马。他扎伊桑随同谢伊特库尔运送君主的货物到中国，并从中国一同回到托博尔斯克。

谢伊特库尔从托博尔斯克运送大君主的货物到莫斯科去了，但扎伊桑一行二十人却被军政长官们扣留在托博尔斯克达三年多 108张
之久，每天只发给他们二阿尔腾四兼卡的伙食费。扎伊桑请求军政长官们让他离开托博尔斯克到莫斯科大君主处，或者让他回到他们的乌卢斯去。但是军政长官们没有给他任何指示。他在被扣留期间用掉台吉的公款二百五十卢布。

恳请大君主陛下体恤他们的台吉，今后不要命人把台吉的使臣扣留在托博尔斯克，并恳请大君主就此事颁发诏令到托博尔斯克。

台吉指示他向大君主的衙门官员表示，如果大君主现在准备派商人同扎伊桑一同去中国，那末台吉为了替大君主效劳，将会在自己的乌卢斯接待商人，提供车马、伙食，派人护送到中国去，从中国回来时，同样还会派人护送他和大君主的货物安全回到托博尔斯克〔……〕

今年，即 182 年，2 月 19 日，由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格里戈 126张
里·波罗申转发外务衙门的大君主谕旨写道： 315

去年，即 181 年，1 月 30 日，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及其同僚从托博尔斯克奏报大君主称：托博尔斯克居民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已从中国回到托博尔斯克。在回答询问时谢伊特库尔对他们说：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

吉为护送君主的货物，派了自己的使者马麦捷林和恰迪尔护送他到托博尔斯克，再到莫斯科。这两个使者现已同他一起来到托博尔斯克。

大贵族、军政长官命这两个使者住到宾馆，并对他们进行盘问，问他们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

使者们对他们说：他们的台吉派他们随同谢伊特库尔护送君
127张 主的货物到托博尔斯克和莫斯科，他们还带有台吉致大君主的文书，台吉们命他们把文书送到莫斯科上呈大君主。因此请求让他们从托博尔斯克到莫斯科去。

但是，使者们没有获准去莫斯科。因为没有大君主的谕旨，不得让他们去莫斯科。不让他们去莫斯科，还因为卡尔梅克的使者们并没有什么大事要办，而大君主的皇库还要花费许多钱来开支伙食，驿站车夫的负担也很重。他们这些使者在托博尔斯克说，许多货物都是他们自己的，是从布哈拉人那里买来后随身运来的。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确定这些东西确是他们的，因为他们的货物不受检查，也不付税，因此关税也征收不足。

如果大君主谕令准许他们去莫斯科，那么，许多人都会循例去莫斯科做生意。因此，请就此事谕示大贵族。

在托博尔斯克向他们供应多少伙食，在他们的报告中没有写明[……]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 1，1673 年，案卷№ 2，第 104 张，第 106—108 张，第 126—127 张。整份报告写在第 104—129 张。原本。

第 167 号文件

1674 年 2 月 25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

洛维奇为答复台吉们的要求致蒙古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的谕旨

应该向卡尔梅克使者们宣读大君主的谕旨： 95张

他们的台吉们就阿勃莱台吉事致书朕大君主、沙皇，请求释放该台吉，并祈求沙皇派使者和商人到台吉们那里去，台吉们也要派自己的使者和商人带着各种货物到大君主、沙皇这里来，并请求不要把他们的使者和商人扣留在托博尔斯克。

大君主、沙皇谕令对使者们宣读大君主的如下谕旨：

阿勃莱台吉被俘后解送到莫斯科，已在莫斯科去世。关于派遣沙皇的使者和商人前往中国一事，目下时机尚未成熟。今后大 316
君主谕令派遣本国使者和商人去中国时，会向他们的台吉发去大君主的谕旨，届时希望他们为沙皇的使者提供各种方便，供给伙食和车马，派人护送使者到中国，并从中国返回西伯利亚城市。如果 96张
今后他们的台吉们要派遣使者办什么小事，可命他们到托博尔斯克见大贵族、军政长官们，而不要让他们到莫斯科来。如果他们的台吉们因国家大事而派来使者，则应毫无阻留地让他们到莫斯科，并供给他们从托博尔斯克至莫斯科途中所需的伙食和车马，但不供给载运货物的车马，并要对他们的货物征收关税，归入大君主皇库。如果他们的商人要把自己的货物运来莫斯科，对货物征收大君主的关税后，应当不加阻拦地让他们到莫斯科来。使臣们得悉大君主的本谕旨之后，可禀告自己的台吉。

关于关税一事，要对他们说明：不论现在是否已对他们的货物 97张
征收过关税，他们的纳税额应达到二百四十四卢布三十阿尔腾二兼卡半。

还要对他们说明，不论他们是否已纳过驿马费，他们应纳的驿马费要达到三十卢布。大君主除已拨的差马外，再给第一个使臣

增拨五匹，给他的四个同伴每人二匹。

还要对他们说明：为答谢台吉们所赠礼品，大君主准备赏赐他们的台吉，赏礼将由使者们带去。以前赏礼不是由使者们带去，而是由陪同他们的官员、托博尔斯克的军役贵族带去。

在第97张原文的下面注有：2月25日卡尔梅克使者们到御前大臣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的官署，听取了大君主的本谕旨。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73年，案卷№2，第95—97张。原本。

第168号 文 件

1674年2月*。——就已让蒙古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离开莫斯科一事由外务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米·萨尔蒂科夫的诏书

168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侍臣、军政长官伊凡·费多罗维奇·普希金，秘书官费奥多尔·普罗托波波夫和格里戈里·米哈伊洛夫。

斡齐尔图台吉，他的儿子珲台吉，他的孙子洛乌赞台吉，他的
317 岳父乔库尔乌巴士等几个卡尔梅克台吉的使臣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共五人，前来觐见朕大君主。斡齐尔图和乔库尔乌巴士台吉使臣带来了致朕大君主的文书，其中，斡齐尔图写道，***——他

* 日期是根据使臣离开莫斯科的时间确定的。

** [君主](государя)一词原文中遗漏。

*** 下面划掉一句："他现在统治着两个国家。"

的兄弟阿勃莱台吉被土尔扈特人掳去并解送莫斯科朕大君主处，169张
请求朕大君主施恩，下令将阿勃莱台吉交还给他；乔库尔乌巴士台吉写道——他派使者阿维兹巴基前来请求朕大君主派使臣携带各种货物到他那里去。他也将派自己的使臣带着各种货物到朕大君主这里来。除了台吉在文书中所写的以外，这些使者还在外务衙门说：他们的台吉在离托博尔斯克二个月路程、离中国也是二个月路程、离布哈拉地区十天路程的地方游牧。他们的乌卢斯牧民在离托博尔斯克七天至十天路程的地方游牧。他们同大君主的贡民和睦相处，从未欺凌和抢劫贡民。今后他们的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都愿为朕大君主效劳，为此派出使臣来莫斯科觐见朕大君主。如170张
果朕大君主要派使者去中国，他们的台吉将派人护送朕的使者去中国，并从中国护送使者回到朕大君主的西伯利亚城市，处处供给使者饮食和车马。如果朕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到亚梅什湖采盐，他们的台吉也会给这些军役人员以各种帮助，护送他们，派人运送货物、马匹和吃食到他们那里卖给他们。这可以使皇库得到很多关税收入。使者们这次来，根据朕大君主的谕旨，到过朕大君主的宫殿，瞻仰过朕大君主的圣颜，递交了台吉们致朕大君主的文书，献171张
上了礼品。使者带来的台吉们的礼品已经收入朕大君主的皇库。现在遵照朕大君主的谕旨，卡尔梅克的使者列季夫·奇钦别克及其同伴和他们的全体随从人员已被允许离开莫斯科到托博尔斯克去。托博尔斯克的军役贵族亚科夫·卡尔瓦茨基和帐幕鞑靼族军役人员纳扎尔·纳迪罗夫奉派从莫斯科陪送他们前去，通译伊瓦什卡·鲍罗金随行，以便翻译。朕大君主赏赐给他们从莫斯科到托博尔斯克途中，即从3月1日至月底的伙食费为：列季夫使臣每天五阿尔腾，其余使臣、他的四个同伴每人每天三阿尔腾二兼卡，他们的二十三名随行人员每人每天八兼卡。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73年，案卷№2，

第 168—171 张。副本。

318

第 169 号文件

1674 年，不早于 4 月 1 日*。——西伯利亚衙门编写的录抄中保存的关于运送货物前往清帝国出售一事的报告

80张 应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奏报。

根据托博尔斯克实物贡收入帐册、以及托博尔斯克及托木斯克府军政长官送呈莫斯科大君主关于实物贡的报告得知：

在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以及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府和勒拿河区，181 年毛皮收入应为十万零二千七百二十二卢布二十九阿尔腾二兼卡半。在这个数目里，托博尔斯克府所属各城——韦尔霍图里耶寨、彼累姆寨、图林斯克寨收入的毛皮是按去年，即 180 年的数额计算的，而秋明城的收入则是按 178 年的数额计算的，因为上述各城的结算清册尚未送到托博尔斯克，不知这些城市 181 年的毛皮收入是多少。从这个数目中，应扣除勒拿、叶尼塞斯克、曼加泽亚、伊利姆斯克、达斡尔、别列佐夫等地的毛皮八万八千四百七十七卢布六阿尔腾二兼卡，因为这些城市的貂皮和其他毛皮
81张 比别的城市的更好。因而，除了这些城市外，托博尔斯克、塔拉、韦尔霍图里耶、图林斯克、彼累姆、秋明、苏尔古特、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克特寨和纳雷姆寨等地的毛皮应为一万二千六百一十卢布六阿尔腾。

如果大君主发谕补充运往中国的君主货物，那么扣除运往克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里木价值二千四百三十七卢布的毛皮，所余毛皮将是一万零一百六十三卢布六阿尔腾。

前几年，即 176 年，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伊凡·塔鲁京、阿尔费里·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及其同伴，曾奉旨带着君主的货物和毛皮去过中国，在他们的旅差报告录抄中写道：

运去的俄国货有：呢绒、波兰呢、斜纹呢、红珊瑚珠、镜子、红色 82张
软革、单筒望远镜、金色皮革、青铜盆和毛皮：水獭皮、褐狐皮、深灰嗉狐皮、红狐皮、猞猁皮、兎皮、银鼠皮、灰鼠皮、狼皮、白狐皮，总共价值四千五百三十九卢布二十七阿尔腾四兼卡。

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伊凡·塔鲁京从中国回到托博尔斯克后，在官署递交了购买中国货物的帐册，帐册中写道：在中国售出了价值三千四百七十九卢布三十一阿尔腾的俄国货物和毛皮，这些货物和毛皮共卖得白银一万一千五百零七两七钱。

俄国货物的售价分列于下：黑呢每块二十两，斜纹呢和波兰呢 83张
每块三两，红珊瑚珠每俄磅四十两，大镜每面二两，金色皮革每张三两五钱，红色皮革每张也是三两五钱，银鼠皮每百张四十五两，即每张银鼠皮的价钱为十五阿尔腾，腹皮袄每件十三两或十两，猞猁皮每张六两，灰鼠皮每一百张五两，水獭皮每张五两或二两，褐狐皮每张六两，红狐皮每张五两或三两，白狐皮每张三两，青铜 319
盆每普特八两，单筒望远镜每架三钱。从运去的货物中提出价值二十七卢布十阿尔腾的货物作为礼品分送给卡尔梅克台吉。购买 84张
骆驼、马匹和其他各种零星支出花去一百七十九卢布二十三阿尔腾二兼卡。

随同谢伊特库尔去中国的俄罗斯族和鞑靼族军役人员借去七十一卢布。从这批货物和毛皮中提取了价值三百八十卢布二十阿尔腾的货物和毛皮赠送给中国皇帝。

中国皇帝因大君主赠送他货物和皮毛，回赠了白银和各种货

物共值一千一百二十七两。购买的和中国皇帝赠送的货物，共值一万二千零三十二两七钱。

据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及其同伴说，在中国做买卖时，一两相当于莫斯科一卢布，但一两按其重量等于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按每两一卢布来折算，总共为一万二千六百三十四卢布二十一阿尔腾四兼卡；但按两的重量来折算，则总共为九千八百零二卢布十六阿尔腾。按每两一卢布计算，销售出去的货物和毛皮利润为八
85张 千七百七十四卢布三阿尔腾；但是按两的重量计算，则为六千零二十二卢布八阿尔腾三兼卡。

没有售出而运回托博尔斯克的货物和毛皮价值为一百卢布三十阿尔腾。

用出售俄国货和毛皮得来的银两，购买了中国各种货物、宝石，这些货物和宝石已运回托博尔斯克，并已送莫斯科大君主处。至于这些货物和宝石的价值多少，则不得而知，因为在托博尔斯克没有进行估价。

与谢伊特库尔一同到中国做买卖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阿尔费里·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和城市工商民约夫卡·瓦西利耶夫说：这些中国货物在莫斯科估价为一万七千多卢布，零头他们记不得
86张 了。他们在路上因钱不够用，借支了一些皇库货物和银两，借支的货物和银两已在莫斯科按实价还清。

现托博尔斯克皇库内，截至今年，即182年4月1日，征收的毛皮计有：貂皮五十六捆又十六张，价值七百卢布六阿尔腾一兼卡；红色狐皮和夏天捕杀的狐皮四百七十二张，价值二百七十八卢布；玄褐色夏天捕杀的狐皮一张一卢布；褐色狐皮和夏天捕杀的狐皮二十六张，价值四十三卢布十五阿尔腾；银白色狐皮和夏天捕杀的狐皮二十二张，价值十七卢布二十阿尔腾；灰嗉色狐皮和夏天捕杀的狐皮一百六十九张，价值一百九十九卢布三十阿尔腾五兼卡；

海狸皮，一岁的幼海狸皮，不满一岁的幼海狸皮，深棕色的和棕黄色海狸腹皮等共三十四张，价值四十九卢布十三阿尔腾二兼卡；獾皮七张，价值四卢布二十五阿尔腾四兼卡；貂皮三张，价值一卢布十阿尔腾；海豹脊皮袄二十七件（其中有一张是腹皮的），价值三十六卢布十三阿尔腾；灰鼠皮五千零三十张，价值一百一十二卢布二十九阿尔腾；银鼠皮五十五张，价值二卢布二十五阿尔腾；貂肷和 87张
貂尾十四捆二十四条，价值二十九卢布六阿尔腾四兼卡；截至今年，182 年 4 月 1 日，征收的毛皮总价为一千四百二十四卢布三十阿尔腾。前几年从托博尔斯克各城运来五千四百三十八张银鼠皮，十万零二千三百六十一张灰鼠皮和一百二十张水獭皮，几项总共价值一百四十二卢布二十八阿尔腾五兼卡。另有今年，即 182 年，征收的五千四百九十张银鼠皮，十万七千三百九十一张灰鼠皮，银鼠皮的收购价为二百七十二卢布二十一阿尔腾四兼卡，每张为十兼卡。

按出售的价格计算，银鼠皮每张为四阿尔腾，共值六百五十八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如每张按一个格里弗纳[1]计算，共值五百四十九卢布。灰鼠皮的收购价共为一千三百四十二卢布十二阿 320
尔腾三兼卡，每十张四阿尔腾一兼卡。按出售的价格计算每十张为八阿尔腾二兼卡，共值二千六百八十五卢布二十五阿尔腾五兼卡。如每十张按六阿尔腾四兼卡计算，则共值二千一百四十七卢布二十四阿尔腾二兼卡。银鼠皮和灰鼠皮两项的收购价共为一千六百一十五卢布五兼卡。按出售价银鼠皮每张四阿尔腾，灰鼠皮每十 88张
张按八阿尔腾二兼卡计算，共值三千三百四十四卢布十九阿尔腾一兼卡。如出售价银鼠皮每张为一个格里弗纳，灰鼠皮每张为六阿尔腾四兼卡，则共值二千六百九十六卢布二十四阿尔腾二兼卡。

如果大君主陛下谕令将这批价值一万零一百六十三卢布六阿

---

① 一个格里弗纳为十戈比。——译者

尔腾的皇库毛皮由托博尔斯克运往中国，按谢伊特库尔等人的销
89张 售办法，一两算作一卢布的话，除去各种费用和损失，可得二万七千一百九十五卢布五阿尔腾四兼卡的净利。

如按一两的重量为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计算，则可得净利二万一千六百一十四卢布六阿尔腾四兼卡。

如果按照上次对购回的中国货在莫斯科估价为一万七千卢布计算，则一万零一百六十三卢布的毛皮可望获得利润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三卢布二十三阿尔腾二兼卡。

在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等人的账册上写着：在中国购买了五普特生丝，价一百六十二两，每普特为三十二两四钱。只要将价值一万零一百六十三卢布六阿尔腾的毛皮，按谢伊特库尔的办法出售，可用所得银两购买一千普特生丝，一两算作一卢布，总共要用
90张 去三万二千四百两。

剩下的银两为四千九百五十八卢布十一阿尔腾五兼卡。如按两的重量折算，一千普特的生丝价值应为二万三千九百六十六卢布二十二阿尔腾五兼卡。这样，剩下的银两将值三千九百六十六卢布二十二阿尔腾五兼卡。

根据军役贵族阿尔费里·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哥萨克骑兵伊瓦什卡·鲁卡维什尼科夫、工商民约夫卡·瓦西利耶夫在托博尔斯克所说的，他们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运回的生丝，在莫斯科一普特价值为八十卢布，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普特卖八十五卢布。可按以前一普特三十二两四钱的价格，在中国购买一千普特的生丝。

购买这批生丝要用去的货物和毛皮，按托博尔斯克价格值五千二百零四卢布二十一阿尔腾三兼卡。

这些生丝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按以前每普特八十五卢布出售，共可卖得八万五千卢布，如每普特只卖五十卢布，也可卖得五

万卢布。

这些生丝的利润，按较高售价计算，可达七万九千七百九十五卢布十一阿尔腾五兼卡；按较低售价计算，也可达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五卢布十一阿尔腾五兼卡。还可用剩下的四千九百五十八卢布十一阿尔腾五兼卡的毛皮购买其他的中国货物，在莫斯科或其他俄国城市按以前价格出售，总共可卖二万二千零一十四卢布二十五阿尔腾，可获利润一万七千零五十六卢布二十五阿尔腾。 91张

生丝和其他货物两项加在一起按生丝每普特八十五卢布售出，将可获利十万二千零五十六卢布二十五阿尔腾；如按生丝每普特五十卢布售出，则可获利六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卢布三阿尔腾三兼卡。

现在在托博尔斯克皇库中，各种毛皮共值四千一百四十五卢布二十八阿尔腾五兼卡。如果用这些毛皮在中国购买各种货物，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按以前的价格售出，则这笔买卖将可获利一万四千三百一十九卢布十七阿尔腾。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885卷轴，第80—91张。原本。

第170号文件 321

1674年，不迟于7月13日*。——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抄中保存的关于配备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报告

上帝明鉴，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如欲派遣使团前往中国办理大君主 305张

* 日期是根据与本文件同时草拟的第171号文件确定的。

的事务，则此行所需配备如下：

1. 优秀神甫一名，并携带经书和宗教用品。

305张背面 2. 能绘制地图、丈量土地和描绘河川的绘图员一名。

3. 描写中国的图书一本，中国辞书' 和外务衙门所保存、尚未翻译出来的中国文书，以便了解其中所写内容，如果有人问起，就要据此答复。

4. 对宝石和其他贵重物品内行的人，希腊人珠宝匠伊凡·尤305张 里耶夫或外国人彼得·西维尔斯或精通这一行的俄国人。

5. 医生一名，并携带若干药品以备远行之需。

6. 各种仪器，占星仪器和罗盘，可利用这些仪器测量路程距离，寻找直路，并绘制成图。

7. 从托博尔斯克出发，还需要一些熟悉途中各地情况并通晓当地语言的人。

8. 大君主赠送中国皇帝的礼物，不知是否谕示携带。按其风305张背面 俗习惯，不携带礼物，是不许觐见中国皇帝的。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3 本，第 305—306 张背面。抄本。

第 171 号文件

1674 年 7 月 13 日。——外务衙门为调用费·伊·巴伊科夫使团的文件事致财务衙门的公函

2张 7 月 13 日致财务衙门。

大君主 (П)* 谕令立即将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到中国去和回莫斯科来的有关文件转交外务衙门御前大臣阿尔捷蒙·谢尔盖耶

* 原文件如此，(П)表示全称。

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和其他秘书官。因为遵照大君主的谕旨，要参照费奥多尔的出使情况，从外务衙门派遣外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斯帕法里前往中国，并即将 322
让他从莫斯科出发。

在原文下面写着：用毕奉还。

秘书官瓦西利·鲍宾宁签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1，第 1 册，第 2 张。副本。

第 172 号文件

1674 年 7 月 13 日。——外务衙门为要求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斯·瓦·波里亚科夫携带他所绘制的地图前来一事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

7 月 13 日致西伯利亚衙门。 5张

大君主(Π)*谕令派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龙骑兵大尉、瓦西利之子斯捷潘·波里亚科夫到外务衙门谒见御前大臣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亚科夫·波兹迪舍夫、伊凡·叶夫斯塔菲耶夫、瓦西利·鲍宾宁。波里亚科夫来时要携带他因何被派到色楞格斯克寨和去时带了什么东西的报告书，以及他身边的全部地图。所有这些都应立即送交外务衙门，供派遣翻译官尼古拉·斯帕法里前往中国之用。

在原文下面写着：用毕奉还。

瓦西利·鲍宾宁签发。

* 原文件如此，(Π)表示全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1，第 1 册，第 5 张。副本。

第 173 号文件

1674 年 7 月 13 日。——外务衙门为调首饰匠伊凡·尤里耶夫参加尼·加·斯帕法里使团事致武器馆的公函

6张　7182 年 7 月 13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函致大贵族、武器馆馆长鲍格丹·马特维耶维奇·希特罗沃及书吏伊凡·沃尔科夫。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为办理大君主的事务，派遣外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斯帕法里出使中国，为了鉴别宝石和当地各种贵重饰物，需派遣希腊人首饰匠伊凡·尤里耶夫随同前往，彼等即将从莫斯科出发。

323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大贵族、武器馆馆长鲍格丹·马特维耶维奇·希特罗沃和书吏* 应照旨立即派首饰匠伊凡前来外务衙门。

鲍里斯卡·米哈伊洛夫校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1，第 1 册，第 6 张。副本。

---

* 下面划掉：侍臣伊凡·斯捷帕诺维奇·捷列普涅夫。

第174号文件

1674年7月14日。——外务衙门为调取圣书供尼·加·斯帕法里使团之用一事致印刷局的公函

7月14日致印刷局。 4张

大君主(Π)*谕令，给予安东尼神甫下列圣书，供其赴中国时到教堂祈祷之用：福音书、圣徒行传、赞美诗及其续集、通用日课经文月书、八重赞美诗集、三重颂歌集二本（耶稣受难周到众圣节周祈祷用书）、祈祷书、圣礼书。遵照大君主谕旨，该神甫应随同外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斯帕法里前往中国。彼等即将从莫斯科出发。

在原文下面写着：用毕奉还。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74年，案卷№1，第1册，第4张。副本。

第175号文件

1674年7月15日。——西伯利亚衙门为提供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斯·瓦·波里亚科夫绘制的地图事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7182年7月15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函致御前大臣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 7张

* 原文件如此，(Π)表示全称。

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亚科夫·波兹迪舍夫、伊凡·叶夫斯塔菲耶夫和瓦西利·鲍宾宁。

今年，即182年，7月13日，由瓦西利签发的大君主给西伯利亚衙门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的谕旨写道：大君主谕令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
324 贵族龙骑兵大尉、瓦西利之子斯捷潘·波里亚科夫到外务衙门谒见御前大臣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亚科夫、伊凡和瓦西利。波里亚科夫来时要携带他因何被派往色楞格斯克寨和去时带了什么东西的报告书，以及他身边的全部地图。所有这些都应立即送交外务衙门供派遣翻译官尼古拉·斯帕法里前往中国之用。

根据大君主的谕旨，在西伯利亚衙门存有如下录抄：大前年，即179年，7月2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向托博尔斯克给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及其同僚下达了大君主陛下的诏书，命令从托博尔斯克选派一名托博尔斯克军
8张〔役〕贵族……* 和色楞格斯克寨一名干练人员视察色楞格斯克寨。大君主这个城寨今后是否坚固可守，这个城寨能否征收到实物贡，是否能有进益，这个城寨附近有哪些异族人居住，他们会不会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这个城寨附近居住的是卡尔梅克人还是蒙古人，据他估计他们会不会来攻打城寨，欺凌、抢掠军役人员和猎手。一旦该军役贵族从色楞格斯克寨回到托博尔斯克，便应写出报告，并把他的视察报告送呈莫斯科。

今年，即182年，6月14日，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从托博尔斯克奏报大君主：

前年，即180年，4月30日，遵照大君主的谕旨从托博尔斯克

* 此处漏掉一个词。

派龙骑兵大尉斯捷潘·波里亚科夫和一名军役人员到色楞格斯克寨去视察，并作回报。斯捷潘·波里亚科夫已于 181 年 8 月 29 日回到托博尔斯克，并在官署把他签名的视察色楞格斯克寨及险要 9张
地势报告和地图交给了他们。他们已经派斯捷潘把他签名的报告和地图送莫斯科上呈大君主陛下。斯捷潘·波里亚科夫已在西伯利亚衙门呈交了他签名的旅差报告和二张地图，一张是色楞格斯克寨地图，这张图附于托博尔斯克报告中，除托博尔斯克报告外，还画了叶尼塞斯克、色楞格斯克等其他城寨、达斡尔地区、蒙古、中国和尼堪国。关于这后一张图，斯捷潘在西伯利亚衙门里说：这张图是他在从托博尔斯克到莫斯科的路上，在丘索瓦亚河上的斯特洛加诺夫镇上自己绘制的，因为在色楞格斯克寨和叶尼塞斯克没有画圣像的人，没有能画的人。他没有在托博尔斯克画这张图，因为他没有估计到会派他从托博尔斯克去莫斯科。他在西伯利亚衙门呈交了这张地图、色楞格斯克寨地图以及关于斯捷潘所到之地的报告。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 10张
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现从西伯利亚衙门派遣托博尔斯克龙骑兵大尉斯捷潘·波里亚科夫和西伯利亚衙门书吏阿列克谢伊·切希欣携带两张地图和斯捷潘的旅差报告到外务衙门谒见御前大臣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亚科夫、伊凡和瓦西利。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御前大臣阿尔捷蒙·谢尔盖耶 325
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亚科夫、伊凡和瓦西利，应照旨在外务衙门接待斯捷潘·波里亚科夫，并收下地图和报告。

第 7 张的背面批注：立即复制副本并载入录抄。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1，第 1 册，第 7—10 张。原本。

第 176 号文件

1674 年，不早于 7 月 17 日。——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抄：关于前往清帝国的路线

319张背面 182 年 7 月 17 日，由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签发的西伯利亚衙门转达给外务衙门的大君主谕旨写道：

今年，182 年 7 月 13 日，由瓦西利签发的致西伯利亚衙门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的公函中写道：大君主谕令将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前
320张 往中国及回到莫斯科的有关文件转送外务衙门，同时奏报前往中国途中要经过哪些城市，夏天和冬天走的是不是同一条路，有没有水路等等。

但是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不是由西伯利亚衙门派往中国的，他回到莫斯科并没有到西伯利亚衙门报到。他是由财务衙门派去中国的。前几年，即 174 年，西伯利亚衙门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曾向财务衙门发过公函，请求告知，如何遵照大君主的谕旨从莫斯科派遣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前赴中国，他哪一年由中国返回，出使报
320张背面 告的内容如何，并请将出使报告抄本转交西伯利亚衙门。174 年 3 月 31 日，财务衙门将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奉派前往中国的出使报告抄本发至西伯利亚衙门，但是这一抄本没有秘书官的签署。抄本中写道：他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是先乘船由额尔齐斯河经塔拉城到白水河，从白水河走旱路到阿勃莱台吉乌卢斯的卡尔巴宗砖砌邸宅，再从卡尔巴宗到多隆-卡拉盖，从多隆-卡拉盖到延库利

河，从延库利河傍额尔齐斯河到卡尔梅克喇嘛庙那里，从额尔齐斯河喇嘛庙到阿勃莱的种田布哈拉人那里，从那些布哈拉人那里到别什卡河，从别什卡河到珲台吉的子侄们那里，从珲台吉的子侄僧 321张
格台吉那里到珲台吉的一个城市，从这个城市到斋桑湖，从这个湖到蒙古岱清台吉的乌卢斯，从这个台吉到另一个蒙古台吉音迪尼休利那里，从音迪尼休利那里到蒙古台吉德楚德巴·伊勒根那里，从伊勒根台吉到蒙古台吉泽姆沙那里，从泽姆沙台吉那里到蒙古多勃隆台吉那里，这个台吉在离中国边界还远的地方游牧。在这些蒙古台吉之间的地方还有许多蒙古小台吉在那里游牧。到中国境内以后，最先到达的中国城是呼和浩特，从呼和浩特再到卡哨城市卡普卡。在呼和浩特与卡普卡两个城市之间住着一些游牧的蒙 326
古台吉，他们脱离了自己的蒙古人，人们称之为丘宾人。从卡哨 321张背面
城市到卡普卡到汗八里京城。费奥多尔从中国都城汗八里城回来时，走的不是他去中国时走的那一条路，而是经蒙古国和布哈拉地区之间到阿勃莱的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从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到别什卡河阿勃莱的乌卢斯，从别什卡河到塔拉城，从塔拉城走水路乘船到托博尔斯克。175 年 6 月 12 日，7 月 16 日和 8 月 30 日，西伯利亚衙门遵照大君主谕旨向外务衙门发出公函，请外务衙门将以前，即 162 年，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奉派前往中国时，外务衙门经托博尔斯克下达给他的训令和国书抄本提供给西伯利亚衙 322张
门，以供向中国遣使参考。但是此事外务衙门并没有答复西伯利亚衙门，训令和国书的抄本也未曾送来。

176 年曾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派遣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到中国去。180 年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其出使报告中写道：他从托博尔斯克动身前往中国，经塔拉城到亚梅什湖，从亚梅什湖走旱路到阿勃莱的乌卢斯，从阿勃莱的乌卢斯到阿克巴扎尔卡小河天然界，从这条小河到乔库尔乌巴士的乌卢斯，从 322张背面

乔库尔乌巴士那里到僧格的乌卢斯，从僧格的乌卢斯往蒙古国到耶勒登台吉的乌卢斯，从耶勒登台吉的乌卢斯到蒙古台吉哈坦·巴提尔的乌卢斯，从哈坦的乌卢斯经过喇嘛的乌卢斯到萨音汗的乌卢斯，从这个乌卢斯到中国边界，从边界到达中国石砌城墙的城门。但从中国回来时是经蒙古国到卡尔梅克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的乌卢斯，从这个乌卢斯到亚梅什湖，从亚梅什湖由水路乘船到托博尔斯克，那些船是从托博尔斯克到亚梅什湖采盐的人乘用
323张 的。从托博尔斯克到达斡尔，中间经过苏尔古特、纳雷姆、克特寨和叶尼塞斯克，即有水路也有旱路，过叶尼塞斯克之后仍然有水路、旱路，渡过贝加尔湖即可到达斡尔的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寨，从叶尼塞斯克到这两个达斡尔寨的另一条路是经过伊利姆斯克寨。

根据达尼拉·阿尔申斯基从达斡尔地区发来的报告以及达斡尔军役人员[1]的申请书和叙述，从达斡尔地区的涅尔琴斯克去中国，可以骑马到额尔古纳河，那些地方住着君主的涅尔琴斯克通古斯贡民。从额尔古纳河到根河和海拉尔河，后两条河流之间有蒙
323张背面 古皇帝车臣汗诺尔包的巴尔古特人在那里游牧。从海拉尔河到扎丹本河，顺着扎丹本河到山岭，在扎丹本河一带有时住着博格德皇帝的托尔果钦人，从山岭再到博格德汗的贡民达斡尔农民那里，再到脑温（博格德汗的托尔果钦人在这些地方游牧并种庄稼）。从脑温到石墙和石城，城里住着博格德汗的臣民，从石墙和石城到中国京都还要经过七座石砌的城市，这些地方也居住着中国人。从中国京都到涅尔琴斯克寨走的是同一条路。此外，还可从涅尔琴斯
324张 克寨乘船顺阿穆尔河而下到阿尔巴津寨，从阿尔巴津寨骑马走旱
327 路到博格德汗的臣民那里。目前在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去中国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从达斡尔再往前的路上住着哪些异族人，能否经过这些地方到中国去，都不得而知。

乘船到阿穆尔大河去的路线：

航行到离雅库次克寨五天路程的地方，奥廖克马河就流入勒拿河，大君主的奥廖克敏斯克寨就在该地。乘平底木船溯奥廖克马河而上到土古尔河约需六个礼拜，乘轻便船只大约只需四个礼拜。沿土古尔河而上到土古尔寨要走六天，现在这个小寨已杳无人烟，在伊凡·戈利尼谢夫-库图佐夫任军政长官时，这个小寨就荒芜了。从这个小寨经土古尔河和纽克齐亚河到阿穆尔大河地区，走通道旱路要十天，冬天坐雪橇只要走五天。越过通道到乌尔卡河河口，应就地在阿穆尔大河岸边造船，这个地方没有人烟。由此地往下航行一天路程的地方有一个小城，名叫阿尔巴津。现在这里住着哥萨克，他们是从伊利姆斯克寨逃来的。这个小城就在阿穆尔河旁。 324张背面 325张

到阿穆尔河的另一条路线是：

从雅库次克寨乘船沿勒拿河走一昼夜到达阿尔丹河。溯阿尔丹河而上，只要没有逆风，走七个礼拜或短一些时间，便可到达通向雅库次克寨的顿托尔河（在顿托尔河有大君主的贡民过冬地）。溯顿托尔河而上走一个礼拜到达卡蒂姆河。由通道走陆路五天便到结雅河。应在这里造船，顺结雅河而下，只要没有逆风，航行约二个礼拜或更短一些时间便可到达阿穆尔大河。沿结雅河一带住着许多种田的通古斯人和达斡尔人。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有很多粮食和牲畜。 325张背面

由阿尔丹河到阿穆尔大河比由奥廖克马河去更近，更方便，途中有更多的食物，而且没有急流险滩，而由奥廖克马河去，要经过十二处大的急流险滩。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3 本，第 319—325 张背面。抄本。

另一个抄本的片段——同上，目录 2，1674 年，案卷№1，第 1 册，第

17—18 张。

部分载于：Ю. А. 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 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境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 年，第 154—165 页（附件）；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和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 年，第 146—147 页。

第 177 号文件

1675 年，不迟于 2 月 18 日。*——外务衙门编写的录抄：关于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带去赠送清圣祖的礼品

16张 已写成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为办理大君主的事务，派遣外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斯帕法里前往中国。他携带何种礼品以大君主名义赠送中国博格德皇帝，亟盼大君主谕示。

328

16张背面 以前，162 年，曾由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带去价值一百二十卢布的物品，作为大君主赠送中国皇帝的礼品。礼品细目未曾记载。

中国皇帝命他们带来回赠大君主的礼品有：银器、丝绒、花缎、虎皮、雪豹皮、海豹皮和其他各种贵重饰物，共值五百六十卢布二十七阿尔腾二兼卡。

17张 受到他们重视的礼品通常是：红珊瑚珠、貂皮、银鼠皮、呢绒、

17张背面 镜子、钟表、琥珀。

---

* 日期是根据录抄上的批注确定的。

秘书官伊凡·奥斯塔费耶夫附注*：采购费用需八百卢布。

为了办理大君主的事务，要馈赠中国皇帝的近臣，还要给卡尔梅克的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赏礼，以便请他们派人护送使者通过他们的乌卢斯到中国去，并提供种种方便。

阿尔捷蒙·马特维耶夫附注**：一千五百卢布供馈赠和付税之用。

去年，即182年，台吉的使者扎伊桑和恰迪尔曾到大君主处。18张
他们在外务衙门里交谈时说：如果大君主谕令派使者与他们一同去中国，他们的台吉将命人护送大君主的使者经过他们的乌卢斯前往中国，并提供车马和种种方便，使之不受任何损失，就象以前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奉大君主的谕旨去中国时一样，当 18张背面
时他们的台吉还曾派人护送谢伊特库尔返回托木斯克，返回途中也给了他种种方便，向他提供粮秣和车马。

在使者从莫斯科回到自己的台吉那里时，为答谢台吉们赠送的礼品，命使者们带去大君主颁给台吉们多出五成的赏礼，有呢子、花缎、素缎和熟驼鹿皮；颁给噶尔丹的，价值六十四卢布七阿尔腾四兼卡半；颁给拉布坦的，一百一十四卢布半。 19张

这次是否让尼古拉·斯帕法里携带大君主的赏礼馈赠台吉们，数量多少，请大君主谕示。

本录抄有秘书官伊凡·奥斯塔费耶夫如下附注：

183年2月18日，大君主的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 19张背面
奇·马特维耶夫已根据本录抄奏报过。大君主谕令运去如下物品作为大君主赠送中国皇帝的礼品，计有：价值五百卢布的貂皮，其中成捆的四百卢布，成对的一百卢布；另有价值一百卢布的成捆的银鼠皮；价值五十卢布的整块呢料，价值一百五十卢布的红珊瑚

---

* 写在页边空白处。

** 写在页边空白处。

珠、镜子、欧洲国家钟表和琥珀。以上总共价值八百卢布。赠给噶
20张 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每人五十卢布现金。另由尼古拉带去一千卢布的貂皮，以便采购货物。如果要对这些货物征收关税，则另加五百卢布貂皮，此外再带中等价格的海象牙五普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3 本，第 16—20 张。副本。

329

第 178 号文件

1675 年 2 月 22 日。—— 西伯利亚衙门就前往清帝国的路线问题致外务衙门的公函

44张 7183 年 2 月 22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函致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奥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斯捷潘·波尔科夫和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去年，即 182 年 7 月 13 日，在由瓦西利签发致西伯利亚衙门御前大臣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和秘书官格里戈里·波罗申的公函中写道：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将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前往中国及回到莫斯科的有关文件送到外务衙门交您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和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亚科夫、伊凡、瓦西利各位，同时谕令奏报前往中国
45张 途中要经过哪些城市，夏天和冬天是否走同一条路，有没有水路等等。

遵照大君主谕旨，西伯利亚衙门摘录呈报如下：

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不是由西伯利亚衙门派往中国，他回到莫斯科也没有向西伯利亚衙门报到，他是由财务衙门派去中国的。

以前，174年，西伯利亚衙门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曾向财务衙门发过公函，请求告知：如何遵照大君主的谕旨，从莫斯科派遣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前往中国，他哪一年由中国返回，出使报告内容如何，并请将出使报告抄本转发西伯利亚衙门。 46张

174年3月31日，财务衙门将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奉派前往中国的出使报告抄本转发西伯利亚衙门，但是这个抄本没有秘书官的签署。

抄本中写道：他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先乘船沿额尔齐斯河经塔拉城到白水河，从白水河走旱路到阿勃莱台吉乌卢斯的卡尔巴宗砖砌邸宅。再从卡尔巴宗到多隆-卡拉盖，从多隆-卡拉盖到延库利河，从延库利河傍额尔齐斯河到卡尔梅克的喇嘛庙，从额尔齐斯河喇嘛庙到阿勃莱的种田布哈拉人那里，从那些布哈拉人那里到别什卡河，从别什卡河到珲台吉的子侄们那里，从珲台吉的子侄僧格台吉那里到珲台吉的一个城市，从这个城市到斋桑湖，从这个湖到蒙古岱清台吉的乌卢斯，从这个台吉那里到另一个蒙古台吉音迪尼休利那里，从音迪尼休利那里到蒙古台吉德楚德巴·伊勒根那里，从伊勒根那里到蒙古台吉泽姆沙那里，从泽姆沙那里到蒙古多勃隆台吉那里，这个台吉在离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游牧。在这 47张
些蒙古台吉之间还有许多蒙古小台吉在那里游牧。到中国境内以后，最先到达的中国城是呼和浩特，从呼和浩特再到卡哨城市卡普卡，在呼和浩特和卡普卡两个城市之间住着一些游牧的蒙古台吉，他们脱离了自己的蒙古人，人们称之为丘宾人。费奥多尔是从卡 330
哨城市卡普卡到汗八里京城的。但是他从中国都城汗八里城回来时所走的不是他去中国时的那条路，而是经蒙古国和布哈拉地区

之间，到阿勃莱的种田布哈拉人那里，从种田的布哈拉人那里到别什卡河阿勃莱乌卢斯，从别什卡河到塔拉城，从塔拉城由水路乘船到托博尔斯克。

175 年 6 月 12 日，7 月 6 日[1] 和 8 月 30 日，西伯利亚衙门遵照大君主谕旨曾向外务衙门发出公函，请外务衙门将以前，即 162
48张 年，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奉派前往中国时外务衙门向托博尔斯克下达给他的训令和国书抄本提供给西伯利亚衙门，以供向中国遣使参考。但是此事外务衙门并没有答复西伯利亚衙门，训令和国书的抄本也未曾送来。

176 年，曾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派遣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行到中国去。180 年，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在其出使报告中写道：他从托博尔斯克动身前往中国，经塔拉城到达亚梅什湖，从亚梅什湖走旱路到阿勃莱的乌卢斯，从阿勃莱的乌卢
49张 斯到阿克巴扎尔卡小河天然界，从这条小河到乔库尔乌巴士的乌卢斯，从乔库尔乌巴士那里到僧格的乌卢斯，从僧格的乌卢斯往蒙古国到耶勒登台吉的乌卢斯，从耶勒登的乌卢斯到蒙古台吉哈坦·巴提尔的乌卢斯，从哈坦的乌卢斯经过喇嘛的乌卢斯到萨音汗的乌卢斯，从这个乌卢斯到中国边界，从边界到达中国石砌城墙的城门。但从中国回来时是经蒙古国到卡尔梅克噶尔丹台吉和拉布坦台吉的乌卢斯，从这个乌卢斯到亚梅什湖，从亚梅什湖由水路乘船到托博尔斯克，那些船是从托博尔斯克到亚梅什湖采盐的人乘用的。从托博尔斯克到达斡尔要走水路，冬天则走旱路，中间经过苏尔古特、纳雷姆、克特塞和叶尼塞斯克。过叶尼塞斯克之后仍然有水路和旱路，渡过贝加尔湖即可到达斡尔的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寨，另一条路是经过伊利姆斯克寨。

根据达尼拉·阿尔申斯基从达斡尔地区发来的报告以及达斡

① 第 176 号文件为 7 月 16 日。——译者

尔军役人员的申请书和叙述，从达斡尔地区的涅尔琴斯克去中国，可以骑马到额尔古纳河，那些地方住着君主的涅尔琴斯克通古斯 50张
贡民。从额尔古纳河到根河和海拉尔河，后两条河流之间有蒙古皇帝车臣汗诺尔包的巴尔古特人在那里游牧。从海拉尔河到扎丹本河，再顺扎丹本河到山岭，在扎丹本河一带有时住着博格德皇帝的托尔果钦人，他们既游牧也种粮食。从脑温到石墙和石城，城里住着博格德皇帝的臣民，从石墙和石城到中国京都还要经过七座石砌的城市，这些地方也居住着中国人。从中国京都到涅尔琴斯克寨走的是同一条路。此处还可从涅尔琴斯克寨乘船顺阿穆尔河而下到阿尔巴津寨，从阿尔巴津寨骑马走旱路到博格德皇帝的臣民那里。目前在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去中国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从达斡尔再往前的路上住着哪些异族人，能否经过这些地方到中国去，都不得而知。

去年，即 182 年，7 月 17 日，上述情况已由西伯利亚衙门函告外务衙门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和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亚科夫、伊凡和瓦西利各位。

骑缝处及原文下面有签署：格里戈里·波罗申。

在第 44 张背面批注：抄录副本。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1，第 1 册，第 44—50 张。原本。抄本——同上，目录 1，第 3 本，第 48—55 张背面。

部分载于：IO. B. 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 年俄国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界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 年，第 137—139 页（附件）。

第179号文件

1675年早于2月28日*。——外务衙门为派遣尼·加·斯帕法里使团而编写的关于清帝国边界情况的录抄[1]

155张 在中国以东的海洋上，离中国边界约七百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岛，名叫日本。这个岛上蕴藏着比中国丰富的天然资
155张背面 源——银矿、金矿和其他宝藏。虽然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文字与中
332 国人一样，但他们是一些很凶狠的人，因此许多到那里去传教的耶稣会士被处死。

在中国的东南方有一个岛名叫福摩萨①，这个岛虽不甚大，但
156张 却很富。关于这个岛，有人写道：不久以前荷兰人渡海来到这里，侵占了这个岛，并修筑了堡垒。

中国南部与印度接壤，据随同商队来往的耶稣会士描述，从中
156张背面 国京城汗八里到印度皇帝阿格拉的京城，带着驮载走旱路要走二百一十四天，因为商队经常由陆路往返于中国和印度之间。

与中国西部相邻的是一片荒漠的草原，有许多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在那里游牧。北部住着蒙古鞑靼人，他们去年曾经派来了
157张 自己的使臣，现在又派出使臣至大君主、沙皇陛下处。与蒙古接壤的是西伯利亚国。

本报告录抄上有秘书官瓦西利·鲍宾宁的附批：

给尼古拉的训令应写明务必确切探明上述各种情况，并记入

---

* 日期是根据草拟给尼·加·斯帕法里的训令的时间确定的，在秘书官瓦·鲍宾宁的附注中曾谈及起草训令的事。

① 即我国台湾省。——译者

出使报告。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3 本，第 155—157 张。抄本。

载于：Ю.В.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 年俄国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界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 年，第 153—154 页（附件）；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 年，第 136 至 137 页。

第 180 号文件

1675 年 2 月 28 日。—— 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尼·加·斯帕法里出使一事致清圣祖皇帝的国书

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 136张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及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专制君主，喀山的沙皇，阿斯特拉罕的沙皇，西伯利亚的沙皇，普斯科夫的君主和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的大公及其他各国的君主，尼卓夫斯克地区诺瓦戈罗德大公，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和整个北方国家的统治者，伊维里亚地区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王的君主，卡巴尔达地区契尔卡斯和果尔斯克诸公侯的君主及其他许多国家暨东方、西方、北方诸地世袭罔替的继承人、君主和领主，谨致书于汗八里京城和全中国的统治者、至尊的博格德汗。

兹特奉告贵博格德汗，自古代若干世纪以来，在俄罗斯帝国的伟大光荣的诸国里就有朕的始祖，伟大的君主，他们是统治整个天

下的奥古斯都凯撒的后裔，从与奥古斯都大帝有血统关系的留里
137张 克大公以及领受过希腊人的最高荣誉的大君主弗拉基米尔·弗谢
333 沃洛多维奇·马纳马赫大公一直到值得称颂的朕已故的曾祖父、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伊凡·瓦西利耶维奇大公，及他的儿子、朕已故的祖父、全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大公，朕的父亲、已故的正直和仁慈的大君主，在各位沙皇中最英明、最尊贵和最值得无限颂扬的沙皇、全罗斯专制大君主兼许多国家的君主与领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所有这些大君主，朕的先祖在所有伟大的国家中都享有盛名。他们的伟大的俄罗斯版图逐年扩大，周围许多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君主同上述诸位大君主都有交往，其中有些大君主曾得到俄国诸大君主的帮助。

因路途遥远，朕的先祖诸大君主，朕的父亲已故的大君主同您的先祖、中国的汗，同您博格德汗，还未曾往来，也未曾互派使臣和使者。现博格德汗的几封国书虽已送达朕大君主、沙皇处，但朕大
138张 君主、沙皇这里无人通晓中国文字，故不知博格德汗对朕沙皇有何要求。

为此，现朕大君主、沙皇谕令派遣门第高尚的贵族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为朕沙皇的使臣* 到您博格德汗处，以便办理朕大君主的事务并了解博格德汗的要求。使臣奉命将朕大君主、沙皇的本国书递交博格德汗，奉告大君主、沙皇的近况，向汗问安，共叙亲善友好之情。

朕大君主、沙皇垂盼与至尊的汗，象与至亲的邻居一样，愉快、友好、亲善地相处并经常往来，如同朕大君主、沙皇与至尊的大君主罗马皇帝及其他邻国大君主和波斯沙赫友好亲善地相处一样。
139张 在朕大君主、沙皇这里，在朕沙皇的俄罗斯的光荣国度里，若有为您博格德汗所需之处，请即通过使臣或使者与朕大君主、沙皇接洽

* 在“使臣”(посол)一词的同一行页边空白处写着“使者”(посланник)。

并修书由他们带来，朕大君主、沙皇将命令尽量满足您博格德汗的要求。如在朕大君主、沙皇的致博格德汗的本国书中，您的尊称和头衔没有按照您汗的自称书写，而有损您的尊严，则请博格德汗不要责怪朕大君主、沙皇。因为您清楚地知道，朕的先祖、俄罗斯大君主、沙皇同您的先祖中国的汗从未有过交往，因此，朕大君主、沙皇不知博格德汗在自己的国书中如何书写自己的名称和头衔。亟盼博格德汗允许朕大君主、沙皇的上述使臣* 返回朕大君主、沙皇处，不加留难，并给予种种方便。同时请您派遣自己的使 334 140张
臣与他一同前来朕大君主、沙皇处。如果上帝保佑，一旦您让朕沙皇的使臣*返回朕大君主、沙皇处，并派遣自己的使臣到朕大君主、沙皇这里，并令人在亲善友好的国书中写上您的尊称和头衔，则朕大君主、沙皇将谕令在朕边境城市殷勤周到地接待朕的① 使臣，派人护送到朕的伟大皇都莫斯科，保障其安全，并提供种种方便。在亲切地聆听并理解了您的亲善国书之后，当即谕令让您的使臣回国，不加留难。今后在朕大君主、沙皇致您的国书中，您的尊称和 141张
头衔，将完全按照您在自己的国书中的写法书写。

愿万能的上帝保佑您，并祝您诸事顺遂，江山永固。

本国书于创世第 7183 年 2 月 28 日写于朕的伟大帝都莫斯科皇宫。

这份国书用大幅绘图纸书写，四周边饰图案和起首花体字母用金粉书写，神的称呼和大君主的尊号到“莫斯科”之前用金粉书写，汗的称号——至尊的博格德汗——用金粉书写，其余的字全用黑色墨水书写。大君主的另一封同样的国书也用俄文书写。在一封国书中身分是使臣，在另一封国书中身分是使者[1]。另外，尼古拉还随身带去两封同样内容的国书，一封用拉丁文，另一封用鞑靼

---

* 在“使臣”(посол)一词的同一行页边空白处写着“使者”(посланник)。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您的”之误。——译者

文，均用大幅绘图纸书写。神的称呼，大君主的称号和汗的称号用金粉书写的格式如同用俄文写的国书一样，但其四周没有边饰和图案，没有起首花体字母。所有这些国书都分别在标页字母的下面
142张 用红腊加盖大国玺，所有标页字母用花体。此外，还给予尼古拉一俄尺半有绉纹的绵缎，以供向博格德汗呈递国书时包封国书之用。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1，第 1 册，第 136—142 张。副本。

第 181 号文件

1675 年 2 月 28 日。——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为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取道厄鲁特琿台吉噶尔丹·博硕克图的乌卢斯前往清帝国事致该琿台吉的文书

143张 上帝恩佑的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兼许多国家和东、西、北诸地世袭罔替的君主和领主沙皇陛下，致卡尔梅克噶尔丹台吉的仁慈谕旨。

335 去年，即 182 年，你曾派扎伊桑为使者前来觐见朕大君主、沙皇，你的使者在朕沙皇这里时，曾声称你愿衷心为朕大君主、沙皇效劳，并称，从朕沙皇的西伯利亚诸城去中国必须路经你的乌卢斯，如果朕大君主谕令派遣自己的使臣或使者前往中国，则你噶尔
144张 丹台吉愿为朕大君主效劳，将允许并护送沙皇的使臣或使者取道你的乌卢斯和其他一些地区到中国去，将提供粮秣和车马，给予种种方便，并保障其安全。按照朕沙皇的谕旨，你的那位使者在得到朕沙皇的赏礼之后，已十分满意地返回你处了。

现朕大君主沙皇谕令，为办理朕沙皇的必要的事务，派遣朕的 145张
使者、贵族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前往中国。他从朕沙皇的西伯利亚城镇去中国并从中国返回莫斯科朕大君主处，往返都需要取道你噶尔丹台吉的乌卢斯。为此，请你噶尔丹台吉，在朕沙皇的使者前往中国和从中国回莫斯科路经你的乌卢斯时，命人予以接待，去时护送到中国边境，返回时护送到[莫斯科]*，并提供粮秣、车马和护送人员，给予种种方便，保障其安全。你的效劳朕大君主沙皇将** 不会忘记。

为了酬谢你的效劳，朕大君主将价值五十卢布的货物交由朕沙皇的上述使者带去赏赐给你。

希望你噶尔丹台吉看到朕沙皇对你的恩泽，在接待朕这个使者和让他通行时能遵照朕沙皇的本谕旨办理一切。

创世……***，于朕的伟大帝都莫斯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1，第 143—145 张。副本。

第 182 号文件

1675 年 2 月 28 日。——外务衙门为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事给他的训令

7183 年 2 月 28 日****。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75张
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尼古拉·加

---

* 原词看不清楚，此处系猜测。

** 这里划掉"永远"一词。

*** 文书破损，此处缺。

**** 阿尔谢尼耶夫书中误作 25 日。

336 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作为使臣**去中国博格德汗处，办理大君主的事务。同斯帕法里一道派去的有新受洗礼的两名异族贵族费奥多尔·帕夫洛夫和康士坦丁·格列恰宁；为了做书写工作派去的有*** 外务衙门书吏**** 尼基福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为了采集当地药品和草药，还派去药房里的医生、药物师甘扬；因为人手不足，命令从托博尔斯克选派尼古拉中意的六名最优秀的青年军役贵族随同前往。

大君主致中国汗的两封用俄文写的国书由他带去，其中一封国书中写明尼古拉是使臣，另一封则写明他是使者。这两封国书
76张 又一字不差地用拉丁文和鞑靼文写成四份，交尼古拉备用。如果中国没有人能够将俄文的国书译为中文，为了使他们理解无误，尼古拉可将这几封国书交给他们。由尼古拉携带的大君主赠送中国汗的礼品有珊瑚珠、貂皮、银鼠皮、呢绒、镜子、钟表、琥珀，总值八百卢布，另从托博尔斯克带去六只鹰。

交给尼古拉带去的还有一千五百卢布的貂皮，用以购买当地各种货物，如珍贵的宝石、银器、丝绒、绸子、花缎以及可能搜罗到的其它货物。假如要他向中国皇库缴纳购货税款，他可以从带去的款项中支付。

尼古拉还带去大君主赐给蒙古噶尔丹和拉布坦两位台吉价值一百卢布的赏礼。为办理大君主的事务，另有价值二百卢布的貂皮和二十普特的烟叶作为分赠之用。

尼古拉应由莫斯科出发，经西伯利亚城镇到托博尔斯克。再

---

* 姓名前删去：外务衙门通译。

** 这里删去：出使。

*** 这里删去："各衙门"，在删掉的词上方写了"外务衙门"。

**** 这里删去：外务衙门的费奥多尔·斯塔尔科夫。

***** 下面删去：为绘制中国地图和前往中国的路线派去绘图员斯捷潘·斯克纳尔。

从托博尔斯克经卡尔梅克乌卢斯，到中国去，事前应打听确实，走哪些地方比较近便。由他们携带的，还有大君主的另外几件文书：77张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僚属的诏令，谕示准许他们前往中国、配备军役贵族和通译、拨给他们适量的熟悉前往中国路途的安全护送人员；致蒙古台吉噶尔丹和拉布坦关于让他们安全通行的国书。此外，外务衙门还应把以前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旅途见闻记交给尼古拉。

尼古拉到达蒙古领主的乌卢斯后，应同蒙古噶尔丹和拉布坦两位台吉会见，把大君主的文书和大君主赐给他们的赏礼交给他们，并对他们协助沙皇陛下人员前赴中国给予褒奖，然后应同他们认真谈判，如何才能安全通过他们的乌卢斯前往中国，向他们问明通往中国的较近路线之后，必须记载清楚。

尼古拉到达中国边境城市后，应派专人求见该城市长官，派去337 78张的人应介绍尼古拉，说他受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暨东、西、北方许多国家世袭罔替的继承人、君主、领有者、沙皇大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派遣，作为使者去觐见他们的君主、中国博格德汗，以办理大君主的必要事务，请城市长官下令接待，指派陪同官员，提供粮秣、车马和护送人员，毫不迟延地让他们前往中国京都汗八里城。一旦边城长官准许他离开边境城市到汗八里城去，他就要赶快前往中国京城。在旅途中必须打听清楚：有哪些国家派遣使臣和使者到中国的汗那里，能否得到汗的接见，能否在汗面前完成使命。如果真正探明，到中国汗那里的79张各国使臣和使者，如同在其他各邻国一样，能在汗面前完成使命，递呈国书和礼品，那么，等到该由他携带大君主的国书去见汗，而他们派汗的近臣特地来通知他时，他尼古拉，就应对汗的近臣说，他届时将携带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国书去觐见汗，但希望除了尼古

拉一行之外，不要有其他国家的使臣、使者和信使在场。如果对方答称，那天在汗的御前，除他们一行之外，不会有其他国家的使臣、
80张 使者和信使，那么尼古拉就应按外交礼节，带领大君主的全体人员，整好衣冠，去觐见中国的汗。

到达汗的皇宫，进入汗坐朝的宫殿之后，尼古拉应代表大君主
81张 向汗鞠躬致敬，并说：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得专制君主，兼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沙皇、普斯科夫的君主和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尔大公以及其他各国君主、尼卓夫斯克地区诺瓦戈罗德大公、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湖、乌多尔斯克、奥勃多尔斯克、康丁斯克和整个北方国家的统治者、伊维
82张 里亚地区卡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王的君主及卡巴尔达地区契尔卡斯及果尔斯克诸公侯的君主及其他许多国家暨东、西、北方诸地世袭
83张 罔替的继承人，君主和领主谕令本使臣向您，汗八里京城和全中国的统治者，至尊的博格德汗鞠躬致敬，奉告沙皇陛下的情况，觐见皇帝陛下。必须行一般鞠躬礼。

假如尼古拉在汗八里和到汗八里途中能切实探明汗自称的尊
84张 号和头衔，只要汗不自称为全世界的君主，不采用各邻国大君主的头衔，那么他在上述致词中，也可按照汗自称的头衔呼以全称。

当博格德汗欠身询问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健康情况时，尼古拉
85张 应当回答：我们从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那里来时，上帝恩佑的领
338 有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我们的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兼东、西、北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世袭罔替的继承人、君主和领主正统率着自己伟大的至高无上的俄罗
86张 斯帝国的各个伟大荣耀的国家，托上帝庇佑，御体安康。此后，尼古拉应当奉告：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

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兼东、西、北方许多国家世袭罔替
的继承人、君主和领主，给您，博格德汗写有沙皇陛下的亲善国书 87张
同时把写明他为使臣的那份俄文国书恭敬地呈交博格德汗，由他
携带的大君主国书如下……*

向汗呈交俄文国书后，还应出示另外两份同样写明他为使臣 88张
的拉丁文和鞑靼文的大君主国书，并且说明，遵照大君主、沙皇陛
下的谕旨，为便于尽快理解，他还给汗带来两份内容相同的加盖
大国玺的拉丁文和鞑靼文国书。如果他们不能把俄文迅速译成中
文，那么为了便于正确理解，希望汗殿下接受他带来的这两份沙皇
陛下国书，选择其中较易理解的文字，命人译成中文。

然后，他应向博格德汗呈交大君主的礼品，同时说明：全大俄
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
维奇大公兼东、西、北方许多国家和地区世袭罔替的继承人、君主
和领主给您，中国博格德汗，送有薄礼，以表情谊。应按清单恭敬 89张
小心地把礼品呈献给汗。

假如中国汗根据自己的惯例，不让尼古拉到皇宫觐见并在御
前执行外交使命，而命令他向汗的近臣呈交大君主的国书和友好
礼品，并向他们致词，那么，尼古拉就必须向汗的近臣说明，他受全 90张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
伊洛维奇大公兼东、西、北方许多国家和地区世袭罔替的继承人、
君主和领主的派遣，携带沙皇陛下亲善国书前来觐见他们的君主
博格德汗，以办理两位君主之间的紧要事务，事关两位君主和两国
的幸福和富裕，他受命向博格德汗本人，而不是向他们，汗的近臣
们，递交沙皇陛下国书并致颂词。除了向博格德汗本人之外，他不
能向汗的近臣递交沙皇陛下的国书、礼品，以及行使团之礼。如果

---

* 在原文下面空白处写有：写到此处为止（Писи до сех мест）。见斯帕法里带去的国书（第180号文件）。

这样做，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对于沙皇陛下就会显得不友好。希
91张 望他们向自己的君主博格德汗奏报，请求汗准许他携带沙皇陛下的国书到汗的御前，而不是在汗的近臣面前行使团之礼。尼古拉还必须向汗的近臣说明，如果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要派自己的使
92张 臣与尼古拉一同，或在尼古拉回去后，前去觐见大君主、沙皇陛
339 下，那么大君主、沙皇陛下将谕令在沙皇陛下的世袭领地西伯利亚各城市接待汗的使臣，并将派出陪同官员，提供粮秣和护送人员，让他们很体面地从西伯利亚到帝都莫斯科去。看在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的面上，将使他们在各方面都感到满意，将让他们见到沙皇陛下本人，沙皇陛下也将高兴地亲聆博格德汗使团的颂词，对他们颁发大君主的赏赐，然后毫不拖延地让他们满意地、体面地回到自己的君主那里。

如果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不让他尼古拉去觐见汗，不在御前执行外交使命，并接受沙皇的礼品，那么沙皇陛下就会对汗的使臣
93张 〔处处〕采取……如果汗的近臣们仍固执己见，不允许他们到汗的驾前，那么尼古拉仍需对近臣再三坚持，务求最终能当着汗本人的面呈递大君主的国书和礼品，执行外交使命。如果经过多次争论，汗的近臣断然拒绝他的要求，不让他见到汗，此后，他尼古拉可对汗的近臣说明，他受大君主、沙皇的派遣，为办理两位君主的必要事务，携带沙皇的亲善国书前来觐见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他必须执行自己的君主沙皇和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的意旨和命令。因此，他一切都要听从博格德汗的意旨，博格德汗命令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时可向博格德汗的近臣们交出大君主致博格德汗另外分别以俄文、拉丁文、鞑靼文书写的一式三份国书，其中要办理的大君主事务内容虽然同前，但尼古拉的身分只写作使者。为使他们易于了解，他们认为哪一份国书更适于译成本国语文，他们
94张 就可以接受那件国书。如果他们要索取全部三份国书，尼古拉等人

也可把大君主的全部国书和礼品交给汗的近臣。交出之后应当说明：大君主、沙皇谕令他们带给博格德汗一式三份加盖大国玺的国书，是因为用俄文书写是表示敬爱汗陛下，因为邻近各国大君主同邻国交往，都用地道的本国语言书写国书；此外，为了便于确切理 95张
解，还要用对方国内所能认识的其他文字书写，而用拉丁文和鞑靼文书写，是为了在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的领地内，能把这两种语文尽快译成自己的中国文字，因为中国懂得俄语的人不多。不要向汗的近臣鞠躬，不得在他们面前行沙皇陛下使团之礼。

接着，尼古拉应对皇帝的近臣说：他们君主博格德汗的先辈、 96张
先前的中国汗和他博格德汗，曾经为了某种事情写过国书给俄国 97张
大君主、沙皇，由于大君主处无人通晓他们中国的语言，不知道那里面究竟写些什么，为了确切理解这些国书，汗的国书原件已由尼古拉带来，请汗的近臣奏报自己的君主；为了便于理解，请他们命人把这些中国国书译成拉丁文，然后退还给尼古拉。除了这些国书所写的事情之外，希望把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对大君主、沙皇的
一切要求正式告诉他尼古拉，他从中国返抵帝都莫斯科后，将立即 340 98张
奏报大君主、沙皇陛下。

汗的近臣一旦把中国国书译出，或者在专函中对他提出自己某种要求，并要求对自己的建议作出答复，尼古拉* 则必须斟酌当 99张
地情况对他们的要求给以答复，但务使大君主的威名受到尊敬，声望得到提高，而大君主的皇库又不致受到亏损。如果他尼古拉因故对某些事不能做出答复，那么，关于这些事情，他应对他们说明， 100张
这些事情他返回莫斯科后就向大君主、沙皇奏报。如果他尼古拉不通过汗的近臣，而在汗八里或前往汗八里途中出少量的钱雇人把这些中国国书译成拉丁文，那么他就不要再把这些国书交给汗的近臣，只须说明，请人在他尼古拉的住处翻译这些国书，只是为

* 下面删去：和费奥多尔（и Федору）。

了确切理解其内容。如果他们的国书有对沙皇陛下不尊重之处，那么他就需要向汗的近臣指出，加以改正，务使沙皇陛下的威名受到崇敬。

应同汗的近臣商定，今后大君主、沙皇陛下用何种文字向他们
101张 的君主博格德汗书写国书，以便双方都能理解所谈的全部内容。他们致大君主的国书，最好使用拉丁文和鞑靼文。

今后他们在给沙皇陛下的国书里怎样书写大君主的称号和头衔，要向他们提供一份书面全衔；怎样写他们汗的称号和头衔，同样要向他们索取一份书面全衔。要切实注意，不要让汗在其衔号中僭称为统辖各邻国大君主的领主，以免今后因他的名衔而引起其他君主对沙皇的不悦。

102张 如果中国汗在委托尼古拉带交沙皇陛下的国书中对大君主的全衔有所减略，不符合大君主的尊严，不能照抄尼古拉带给汗的国书中沙皇陛下的全衔，尼古拉应坚持要求中国汗在其国书里完全按照大君主的自称，书写沙皇陛下的全衔。

尼古拉还应对汗的近臣说明，为了尊重沙皇陛下，所有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周围各国大君主，向大君主、沙皇致书时，除了沙皇的全衔以外，还添写一些荣誉称号。希望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也能同样表示对沙皇陛下的友好情谊，命人完全按照大君主的
103张 自称，书写沙皇陛下的名称和头衔。尼古拉在中国汗那里逗留期间，应千方百计争取在他带回的汗的国书中沙皇陛下的衔称能完全符合沙皇陛下的荣誉和尊严。

341 应向汗的近臣索取汗的衔称以备今后沙皇陛下给汗书写国书时使用，但是这个头衔不应自称是全世界的统治者或自称是周围各国的大君主的统治者。周围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大君主在致大君主的国书里如何书写沙皇陛下的衔称，已全部录制抄件交尼古拉随身携带。

如果在中国有俄国俘虏，那么关于俘虏问题，也要与他们谈 104张
妥，希望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对君主、沙皇表示自己的友好情谊，
下令从本国无偿释放全部俄国俘虏，使之返回沙皇陛下的俄国，并
且今后禁止强迫俄国俘虏信奉中国的宗教。大君主，沙皇陛下将 105张
同样下令，让那些在俄国找到的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的臣民无偿
地返回中国，绝不强迫他们信仰俄国宗教。如果汗的近臣对他们， 106张
尼古拉* 加以拒绝，说他们不能无偿地释放俄国俘虏，因为他们的
俄国俘虏是以高价购买的，那就可以按每名俘虏五个卢布、十个卢
布、十五个卢布、二十个卢布和三十个卢布这个规定数额向他们赎
回这些俘虏，但不可付出更高的价格。

应向汗的近臣说明并竭力要求他们的君主谕派非外国出生的 107张
中国使臣，携带友好礼品，随同斯帕法里前来觐见大君主、沙皇陛
下，以示友好情谊。希望汗派自己的使臣，携带宝石、银子、丝绒、
中国花缎以及当地各种辛香作料作为礼品赠送大君主。可以向他
们许诺：沙皇陛下的西伯利亚地区各城市定会接待他那个使臣，向
他提供粮秣、车马，以及各种必需品，并护送他到帝都莫斯科。一
旦汗接受他们的要求，下令派出自己的使臣或使者与他们同来，他
们就应把使臣的消息通知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的其他城市的大
贵族和军政长官，以便这些城市能为那个使臣或使者准备好大君
主的赏赐、粮秣和车马。他们在中国境内和沙皇陛下的城市间应
与中国来使同行，处处照顾中国使臣。 108张

他应在汗八里向各类人员打听清楚银子的实价，千方百计同
汗的近臣切实谈妥银子的事，要求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谕派使臣、
使者或商人携带一千、二千、三千普特或更多的银子到大帝都莫斯
科。这笔银子，将由沙皇陛下的皇库用适宜于他们的货物在莫斯 109张
科如数加以交换。此事一经谈妥，便应在确定当地银价的条件下，

* 下面删去：和费奥多尔（и Федору）。

同他们订立书面字约，写明用沙皇陛下的何种皇库货物交换那笔银子。如果他们写明，要求用呢子、貂皮、银鼠皮和别种毛皮、熟驼
110张 鹿皮或者俄国盛产的其他货物交换那笔银子，那么他尼古拉就应同汗的近臣谈妥，并签订书面字约，要他们没有变动地、毫不间断地每年运来上述数量普特的银子。他们要求用来交换银子的沙皇
111张 陛下货物的价格，将在汗的使臣到达莫斯科沙皇陛下这里之后，在
342 莫斯科议定，他本人不得规定那些货物的价格。尼古拉还要买一本中国语法书，带回莫斯科呈交大君主。

如果在博格德汗处探悉，皇库里有珍奇的宝石和俄国没有的其他货物，他们应当就此事与汗的近臣商谈，请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谕示自己的使臣或使者把那种宝石和其他货物送到沙皇陛下这里。他们的汗需要何种货物、交换哪种宝石和其他货物，也希望他命人写明，由使臣告知沙皇陛下，一切货物将按沙皇陛下的谕旨运到汗那里。

112张 他在中国时应千方百计探明，找出一条由中国通往沙皇陛下城市的水路，使经由鄂毕河、亚内舍尔河、色楞格河或额尔齐斯河通往俄国的水路，走起来既方便又安全。

他，尼古拉在中国期间应千方百计切实探明：中国是否出产白色生丝和黄色生丝，如果出产，产量是否很多。探明实价后应与他们谈判，要中国人每年把大量生丝运来俄国，交换他们认为合适的俄国货物，应当把生丝的价格确定下来。莫斯科目前生丝的价格是：白色生丝每普特四十卢布，黄色生丝每普特二十卢布。

尼古拉在中国时，应确实探明：东印度沙赫信仰什么宗教，他
113张 叫什么名字，其邻国向他写国书时怎样称呼，他同哪些君主的国家交界；此外，中国的汗和全体中国人信仰什么宗教，在各种宗教中比较倾向于信仰哪种宗教，他们与哪些国家接壤。

如果发现在莫斯科国没有的、能治疗各种疾病的有效的成药

和药材，他们应大量购买这种成药和药材，以便试用。

下面所写的关于购买禽鸟和果蔬的事，没有写进颁给尼古拉 134张*
的训令，而是口头上命令他买这些东西**。

中国如果有估计可能在俄国繁殖的瓜菜种子或者小畜兽和禽 114张
鸟，也应尽量采购带回。他还应购买各种辛香作料和新鲜水果，如 115张
果因故无法带回新鲜的，他就要在买好这类东西之后制成蜜饯运
回。

在大君主的训令里写道：他要向汗的近臣说明，希望汗命人就 116张
他购进的货物向他抽税，这样做，今后便于责令到俄国来的中国人
照样纳税。

如果在中国找到技艺精湛的建造石桥的工匠，他们应劝说这 117张
些工匠来为大君主效劳一段时间。如果中国的汗许可他们来，就
应把他们带到莫斯科。

如果汗的近臣问：大君主、沙皇陛下同哪些君主的国境交界，118张
有没有同谁交战？尼古拉就应说：大君主，沙皇陛下与上帝恩佑的
波兰沙赫扬三世、立陶宛大公、最尊贵的君主瑞典国王卡尔卢斯陛 343
下、波斯沙赫等君主的国境接壤，与他们友好和睦相处，往来不断。
沙皇陛下的国家还与土耳其苏丹和克里木汗的国家交界。沙皇陛
下同罗马皇帝，同法国、西班牙、英国、丹麦国王等大君主互有联 119张
系。除了土耳其穆罕默德苏丹和克里木汗背弃了自古以来同大君
主、沙皇陛下的兄弟般的友谊与亲善，向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兄弟、
波兰沙赫扬开战之外，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和不睦。大君主、沙 120张
皇陛下根据悠久的友谊与和睦的关系，与上述各邻国君主及波斯
沙赫商量之后，给那两个敌人以反击，不断取得胜利，使他们遭到
很大的损失。今后还将同心协力帮助波兰沙赫扬抗击他们。

---

* 案卷页数弄错。

** 在空白处写：从这里写起(Пиши с сего места)。

121张 如果汗的近臣还问及西伯利亚，问及西伯利亚国的情况，尼古
122张 拉就应说：西伯利亚兴建了许多城市，全体军民都受到大君主的多方关照，开拓了许多耕地，军民都安居乐业，他们都效命于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我们的沙皇阿列克谢伊·米
123张 哈伊洛维奇大公，并缴纳贡物，如同对待君主的父亲、已故全罗斯
124张 专制大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一样。

他们还应对汗的近臣说，希望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谕派中国臣民到沙皇陛下的俄国去经商。沙皇陛下的西伯利亚各城市，将令人满意地接待他们，并提供粮秣、饮食和车马，毫不拖延地让他们从托博尔斯克前赴帝都莫斯科。在中国派出使臣签订关税协定以前，沙皇陛下将谕令在西伯利亚各城市和莫斯科，暂不向他们的货物征税。当博格德汗的臣民开始不断地到沙皇俄国经商时经过沙皇陛下与博格德皇帝共同商定，沙皇陛下将下令向沙皇自己的商人和汗的臣民征收适当的税款，就象来自各国的外商在俄国纳税一样。

他在中国逗留时必须设酒宴款待陪同官员或其他一些当地人，使他们能够以诚相见，吐露实情，为此可赠送适当礼物，千方百
125张 计地、极端秘密地向他们打听清楚：博格德汗对大君主的态度怎么样，是否友善？博格德汗对于大君主派尼古拉赍送国书是否感到高兴？今后是否愿与大君主友爱相处，互相往来？他是否要派自己的使臣或使者到大君主这里？是在尼古拉离开以后立即派遣，还是同尼古拉一道派来？是否会派本国商人同使臣一同前来？他们将带些什么货物？今后是否会让自己的商人在莫斯科国经商？

在中国应向各类人员打听，或向商人们探听：他们对于大君主送给
344
126张 博格德汗的物品是否感到高兴？商人们愿不愿到莫斯科国经商？要把大君主对从周围各国前来的外国人的恩宠和关怀告诉中国各类人和商人，告诉他们，大君主对待外商怎样特别关照，他们在大

君主的恩泽之下怎样生活，怎样自由进行各种货物的交易。关于俄国的货物，也要对中国的商人们说明，沙皇的国家里有许多周围各国所没有的珍贵货物，到莫斯科国做生意的有来自印度、波斯和周围其他许多遥远的大国的商人。现在博格德汗皇帝与谁友好相处，互有往来？同谁为敌？有哪些国家派使臣到博格德汗那里，商谈些什么事情？是否有商人随同他们前来，他们带来什么货物？在中国，人们买些什么货物，价格如何？卖些什么货物？使臣们通常带些什么礼品赠送博格德汗，博格德汗通常赠送什么礼 127张
品？大使们觐见汗时，通常有何种仪礼？中国的军队有多强大，皇库有多富裕？那些军队如何编制，有多少骑兵，多少步兵，那些军队战斗力如何，他们使用什么兵器？他们同谁作战？什么原因使他们之间发生战争，通常是谁胜谁负？

尼古拉在中国逗留时还应充分探明以下各种情况：中国有哪些贵重饰物和宝石，这些商品是否当地出产？宝石是当地采掘的，还是从别处输入的？丝绒、无花纹的素缎、锦缎、塔夫绸是中国出产的还是输入的？卖什么价钱？有哪些丝绒、素缎、锦缎、塔夫绸和其他贵重饰物和货物？这些东西是中国有的还是从某些国家输入的？通过什么途径，是由陆路还是海路？从哪些国家输入这些货物？输出这些贵重物品的国家远近如何？在他们那里采购哪些 128张
货物运到莫斯科比较有利？从莫斯科国运出哪些货物到中国去卖给他们比较有利？各类货物运去多少为宜？今后同他们做生意是否稳定？估计在交易中能否获得厚利？中国人和中国城市情况怎样？他们用什么兵器？博格德汗和整个中国信仰什么宗教？所有这一切他应亲自在京都汗八里和他途经的其他城市切实探听清楚。

如果他无法秘密探明上述各种情况，他可对身边的陪同官员说，希望让他到商场去逛逛，去买东西，看看他们中国的各种货物。

在商场观看各种货物时，要切实了解中国人自己购买货物的真实
129张 价格，同样也要确实了解他们以什么价格出售。他还应亲自确实
探明：西欧或者其他遥远的国家的商人是否常到中国？他们通常
带些什么货物来，通过何种途径（是水路还是陆路），经过哪些国家
和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有多少俄里，每普特或每驮载
要多少运费？如果货物是从西欧和其他国家运到中国的，那么这
种货物在莫斯科国是否常见，或者莫斯科国各城市是否直接生产，
345 要千方百计探明这些货物的实价，这种输入的货物在中国以什么
价格买卖，这些货物在中国销路如何？西欧和其他国家输入的货
物和俄国货有哪些在中国较受欢迎？输入的货物要征收多少税，
如何收税，是收实物还是外国银币？中国是否生产谷物，产哪些谷
物，种谷物有多少利益可图，售价如何？中国有哪些辛香作料和瓜
果蔬菜？是当地产的还是输入的？如果是输入的，售价如何？

130张 尼古拉还应千方百计切实探明以下情况：今后沙皇陛下如同
中国博格德汗友好亲善，相互交往，那么从君主的世袭领地西伯利
亚到中国去走哪些地区和乌卢斯、或游牧区比较方便？今后那些
地方会不会刁难君主的人员？是走陆路还是水路，还是要走山路？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或从一个乌卢斯到另一乌卢斯有多少俄
里或者多少米里亚[1]，或者要走几天路程？走陆路骑什么，是骑马
还是骑骆驼？从一城到另一城每一驮载的运费是多少？从乌卢斯
或者什么地方到中国的边境城市，以及从中国边境城市经中国的
地方到京城汗八里要走多少礼拜或多少天？在中国从某城某地到
某城某地算起来途中有多少俄里或多少米里亚，或要走多少天路
131张 程？到中国去是只有一条路线，经过同一些地方和同一些城市，还
是有不同的路线？如有不同路线，那么走哪条路比较近，比较安
全？在西伯利亚到中国之间沿途住着哪些人？有哪些比较出名的

① 长度单位，一米里亚等于7俄里。——译者

酋长，他们是否听命于大君主？那些酋长叫什么名字？是：卢斯的酋长？他们是否对过境的军人和商人进行刁难？那些酋长当中是否有人不听命于君主，而依附别人？他们从事哪些行业？所有这一切，他应亲自千方百计向各类重要人物切实打听清楚。

把上述一切打听清楚之后，就要分门别类、逐条逐项详尽地写入出使报告，要把整个中国，把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边境城市沿途各个地区和城市以及整个路线都绘制成图。他，尼古拉在去中国途中，应处处遵照大君主的本训令，斟酌当地情况，遵从上帝对他的启示，为大君主办事，打听各种消息。应维护大君主的令名和荣 132张
誉，处处使大君主的名望、荣誉和威信得到提高，应在各个城市和地方颂扬大君主的威名，所说的话应使君主的令名受到崇敬和景仰。

从中国返回时，出了中国国界，他就应从适宜地点派两名干练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和一名干练的书吏，多方探明*经阿斯特拉罕通往莫斯科的直接路线，以便今后能够从莫斯科经过阿斯特拉罕** 到中国去经商。一旦他们探寻到一条路线并到达阿斯特拉罕，他们应从阿斯特拉罕直接到莫斯科觐见大君主。而尼古拉本人则应与汗的使臣一道（如果届时有汗的使臣奉派前来的话）走他 346 133张
前往中国时所走的路线回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国后，应向外务衙门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和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斯捷潘·波尔科夫和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报到，并呈交记载详情的出使报告和说明中国情况以及从莫斯科到中国、从中国返回莫斯科沿途记事和地图。

---

* 下面删去：他们的。

** 下面删去：以及经过其他地方或者。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74年，案卷№1，第1册，第75—134张。草稿。

抄本—— 同上，目录1，第7本，第63—83张背面。部分载于（本文第75、77、130—134张）Ю.В.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境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年，第151—153页（附件），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年，第134—136页。

第 183 号文件

1675 年 2 月 28 日——1676 年，不早于 7 月 20 日*。

——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的出使报告

7183年 2 月 20 日，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 1张
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为赴中国博格德汗处的使臣，赍送大君主亲善国书，为大君主陛下效劳。奉命随他同去的有列入异族人兵册的贵族费奥多尔·帕夫洛夫和康士坦丁·格列恰宁，担任文书工作的外务衙门书吏尼基福尔·维组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为搜集当地药材和各种草药，并派药房医生、药物师甘扬随往，他曾蒙大君主召见，但后来该医生生病，留在莫斯科，没有去，另派希腊人斯皮里顿·叶夫斯塔菲耶夫去了解宝石情况，并加派希腊人伊凡·尤里耶夫去搜集药品。

2 月 25 日，在前殿受到大君主、沙皇的接见。

3 月 3 日，从莫斯科出发，经彼列亚斯拉夫尔-扎列斯基，经 1张背面
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大乌斯丘格、索利维切戈次克、凯镇、到索利卡姆斯克，然后从索利卡姆斯克经过西伯利亚一些城市到韦尔霍图里耶、图林斯克寨、秋明，又从秋明到托博尔斯克。

3 月 30 日，来到托博尔斯克。当天，在托博尔斯克向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递交大君主关

---

* 出使时间确定为：起自训令交予使臣之日（见第 182 号文件），终于最后记事之日。

于迅速放行前往中国和与此行有关的其他事宜的诏书。

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
347 遵照大君主诏书，召集到过中国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即以前跟随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谢伊特库尔到过中国的部分军役贵族、军役人员和异族人（鞑靼人、布哈拉人），问他们：尼古拉由托博尔斯克到中国，走哪些地方比较近便，并能安全通过卡尔梅克人地区。

2张 上述托博尔斯克居民说，他们随同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谢伊特库尔走过的那条路，沿途人马粮草奇缺，多是无水荒原，当时尽管很艰苦而且不能走捷径，但是这条路还是安全的。现在他们听到确实消息说，卡尔梅克小台吉之间发生了大战[1]，去年有数千人结伙抢劫和杀害商人以及前几年从莫斯科大君主那里回去的卡尔梅克使臣。巴拉巴乡长官今年已就此事两次禀报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因此这条路现在十分危险。即使是没有这个顾虑，走这条路也是最远、最艰苦的。因为不管是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还是谢伊特库尔，来回都走
2张背面 了三年。只有由水路到叶尼塞斯克寨，然后经过色楞格斯克寨，才是安全的捷径。由这条路线到中国只要走四个月。

所确定的前往中国的路线，以及途中有关其他问题，曾从托博尔斯克写给大君主如下报告：〔……〕*

中国汗的国书写道：〔……〕**

7张背面 博格德汗十七年前的第三封国书，在一处写明为十七年之前，而在另一处写明为十五年之前。

---

* 下面略去了斯帕法里致外务衙门的报告，这种报告照例是全部抄进他自己的出使报告里的。只有在本汇编中单独编号发表报告原件时，才在出使报告中加以删略。此处的删略部分与1675年3月从托博尔斯克发出的报告重复（见第185号文件）。

** 略去与第24号、第51号文件重复部分。

博格德汗第四封国书，写于五年之前，这份国书是由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带来递交的。

在这两份未能全文翻译的国书中，他们请求大君主经常派自己的使臣到他们那里去，如大君主对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乐于尽力为大君主效劳。

4月18日，向莫斯科发出呈大君主的报告后，根据大君主的谕旨以及由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转达的诏书，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在托博尔斯克挑选了六名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即萨瓦·扎莫京、马卡里·加拉谢英、伊凡·普罗托波波夫、伊凡·波恰库宁、伊凡·涅普里帕索夫、鲍里斯·洛什金。按官署发的清单，出据接收了六只皇家鹰园的鹰和六名驯鹰人，以及给这些鹰二百天的饲料费，每只每天二兼卡，共十二卢布；四十名哥萨克护送人员，其中列入立陶宛兵册的二十名，哥萨克骑兵十六名，新受洗者四名。除上述四十名哥萨克护送人员外，还配备一个名叫格里戈里、科比亚科夫的哥萨克骑兵，他以前到过中国。他奉派从涅尔琴斯克达尼拉·阿尔申斯基那里前来，因为他熟悉那条路。为了翻译卡尔梅克语和鞑靼语，还配有通译斯皮里顿·别兹里亚多夫。 8张

参照从前随同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前赴中国的先例，对上述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驯鹰人员、护送人员和通译发放了三年皇饷，头两年为饷银，第三年为实物，另参照从前去中国人员的先例，发给军役人员七普特火药和七普特铅弹以为护身之用。 8张背面 348

从大君主的皇库中取出价值一百卢布的银鼠皮，作为大君主赠给中国汗的礼品。因为从前到过中国的俄国人和异族人说，送给中国汗的礼品，银鼠皮最受重视，最合适。关于银鼠皮一事，在莫斯科外务衙门致西伯利亚衙门的公函中虽已写明，但是西伯利

9张 亚衙门皇库中却没有银鼠皮，只好以貂皮和狐皮代替。在托博尔斯克尼古拉曾请求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根据发货单收下尼古拉从西伯利亚衙门带来的貂皮和狐皮，以交换银鼠皮。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没有收取他带来的貂皮和狐皮，却另从皇库拨出价值一百卢布的银鼠皮交给了尼古拉。为此，尼古拉开列字据如下：

尼古拉立字从大君主皇库领取一千一百一十一张银鼠皮，每张三阿尔腾，共价一百卢布，补充到大君主赠送中国汗的价值八百卢布的礼品中，从礼品中取出价值一百卢布的貂皮，加在价值一千
9张背面 五百卢布的货物里，即，前后所购货物，共为一千六百卢布，而赠给中国皇帝的礼品照旧是八百卢布。

遵照总主教圣谕，曾就神甫问题向沃洛格达大主教下达文书，要求给斯帕法里配备一名神甫，在前往中国的长途旅行中为大君主效劳，但是直到他动身前往托博尔斯克时，沃洛格达大主教并没有给他配备神甫。在托博尔斯克，他就神甫一事再次向西伯利亚督主教提出申请，督主教挑选了一名神甫，并由大贵族、军政长官及其同僚从大君主的皇库中拨款资助该神甫，供其日常生活之需。

4月29日，额尔齐斯河解冻，5月1日，准备停当，5月2日，
10张 由托博尔斯克乘三只平底木船顺额尔齐斯河而下。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时，关于出发情况曾写报告上呈大君主，内容如下：〔……〕*

上述报告和前一份报告都已在托博尔斯克交给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请他们派人将报告送往莫斯科交外务衙门呈大君主。报告中所署日期即为报告呈交日期。

12张背面 183年5月2日，星期日，我们乘三只平底木船从托博尔斯克

* 略去与第187号文件重复的部分。

顺额尔齐斯河而下，来到鞑靼人的领地——离托博尔斯克五俄里的克斯孔村，并在该村过夜，以便等待全体军役人员从托博尔斯克前来集合。人员到齐之后的第二天，即5月3日启程，由该村经过托博尔斯克乡和阿列姆江乡到迭米亚诺夫驿站。

为便利阅读，对一切河流、山脉、溪流、沙洲、支流、城市、城寨、古城、鞑靼和奥斯恰克牧区，从西伯利亚国首府托博尔斯克城直到中国京城汗八里的所有著名地方和天然界，都按地理书籍作者的 349
习惯方式扼要记入专书*。

5月5日，由托博尔斯克来到迭米亚诺夫驿站，换驿夫，雇了 13张
桨手，于同日从迭米亚诺夫驿站顺着同一条额尔齐斯河经奥斯恰克牧区而下。

5月8日，来到萨马罗夫斯基驿站，因为要准备上溯鄂毕河所需要的船帆和各种船具，还听说鄂毕河上的冰块尚未融化，便在这里停留到5月10日。

5月10日，从萨马罗夫斯基驿站出发时，曾寄一份报告呈莫斯科大君主，这份报告已交给加夫里拉之子萨马罗夫斯基驿站总管伊凡·格罗津，要他把这份报告送到托博尔斯克呈交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并由托博尔斯克转莫斯科外务衙门上呈大君主，报告内容如下：〔……〕**

5月10日，从萨马罗夫斯基驿站由鄂毕河前行，5月11日遇到大冰块，停留到5月12日。5月13日启航后，又遇到大冰块，停留到15日。因为有象冰山似的极大冰块漂向下游。5月16日，顺着岸边在冰块之间航行，因为大冰块满河漂流，险些把木船撞

---

* 指尼·加·斯帕法里的《由西伯利亚国托博尔斯克城至中国边界旅行记》一书（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5本；同上，第6本；载于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经由西伯利亚……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年）。

** 略去与第190号文件重复部分。

破，从5月16日到17日停航。我们为避免冰块撞击木船而上岸停歇时，就用木材和圆木在木船外面加固，以免遭到破坏。5月
15张背面 21日，顺着岸边在冰块之间穿行，驶向苏尔古特。5月23日到达苏尔古特。当到达苏尔古特和从苏尔古特前往纳雷姆时，曾在苏尔古特就此事具呈向大君主报告，报告内容如下：〔……〕*

16张背面 从苏尔古特城逆鄂毕河前行，雇了八十名苏尔古特哥萨克代替驿夫，因为苏尔古特没有设驿站。

苏尔古特城座落在鄂毕河边风景优美的地方，城内建了一个寨，寨里有一位军政长官，从前这里是别哥汗国。苏尔古特城是托博尔斯克城建成之后立即修建的。在该城辖地，沿鄂毕河上下游，住着奥斯恰克人，他们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

17张 5月24日，从苏尔古特溯鄂毕河而上。从苏尔古特沿鄂毕河到纳雷姆这条水路，是鄂毕河的主要航道，整个鄂毕河没有更长、更重要的航道了。水深流急，两岸陡峭，河弯较少。5月底以前几天，从苏尔古特驶向纳雷姆时，遇到风暴和大雪，船只不得不靠岸停泊。刺骨的严寒和从北方吹来的风暴直到6月4日才停止。

6月4日，来到纳雷姆城。纳雷姆城不是建在鄂毕河岸边，而是建在由克特河注入鄂毕河的一条小支流附近的洲上，但此地距鄂毕河大约不到半俄里。这个城建在高地上，寨是木头建造的，里面有一位军政长官。军役人员只有四十名。这个城附近的各乡村
17张背面 里，种田的人不多，因为农民在不久前才开始种谷物。谷物产量
350 不多。这里奥斯恰克人很多，毛皮也多，特别是银鼠皮，除了别列左沃和纳雷姆的银鼠皮外，西伯利亚任何地方的银鼠皮都没有这样好，这样大。到达纳雷姆的经过及何时离开纳雷姆，此事在上呈大君主的报告中业已写明，送呈大君主的报告内容如下：〔……〕**

---

* 略去与第191号文件重复部分。

** 略去与第191号文件重复部分。

上述报告在纳雷姆交给了军政长官安东·古宾，请求他把报告转往托博尔斯克，并由托博尔斯克转莫斯科上呈大君主。 18张

从纳雷姆只带了二十名俄罗斯族桨手，其余的人都留在城里，因为城内人手短缺。6月5日，从纳雷姆溯支流浅滩而上，到了克特河位于上方的第一个大河口，然后进入克特河扬帆逆水向东前进，鄂毕河已落在右侧的南方了。关于鄂毕河和其他河流的情况，都另记入专书，书中对各条河流和地形都有详实的记载。 18张背面

6月6日，扬帆航过克特河流入鄂毕河的另一个河口。6月7日，经过克特河流入鄂毕河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河口。从这里开始，鄂毕河向右流去，而克特河则直接流向克特寨和马科夫寨到叶尼塞斯克城。6月8日，到达克特寨，当天夜里又继续前进。这个小寨座落在克特河河岔上风景优美的地方，只是人口稀少，因此只能雇到六名桨手。城寨附近的乡村里农民不多，种有各种庄稼。 19张

6月8日，从克特寨先行派出军役人员到马科夫寨和叶尼塞斯克去找军政长官，以便尽快准备好车马和船只。

6月16日，来到一座荒城，由此地派出一名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送报告到叶尼塞斯克，请军政长官在马科夫准备车马，在叶尼塞斯克准备船只，并派人到达斡尔和色楞格河一带，探明走哪些地方到中国去比较近便。

这里称作荒城，是由于这里先前是克特寨，现在已是一片荒凉。此地是由纳雷姆到马科夫寨的一半路程。

7月7日，来到马科夫寨，当天从马科夫寨经通道由陆路前进。7月9日，来到叶尼塞斯克，在叶尼塞斯克停留了大约十天，因为要等后边的木船，同时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普里克隆斯基也要准备三只附有整套船具的木船。7月18日*，从叶尼塞斯克出发，溯叶尼塞河而上，到达通古斯卡河，驶向贝加尔湖。从叶 19张背面

* 或7月19日(见第197号文件注释)。

尼塞斯克出发时，上呈大君主的报告内容如下：〔……〕*

25张 8月22日，来到勃腊茨克寨，当天又离开这个寨。8月29日，来到巴拉甘斯克寨，当天又继续前进。

184年9月5日，来到伊尔库次克寨，上呈大君主的报告内容如下：〔……〕**

26张背面 9月25日，来到色楞格斯克站伊利英自由村，在木船上做工的叶尼塞斯克寨军役人员获准从色楞格斯克站回返。因为冬天到

351 了，天气很冷，缺乏储备。9月28日，由他们带去的上呈大君主的报告内容如下：〔……〕***

28张背面 9月30日，从色楞格斯克站由陆路到色楞格斯克寨，在寨里住了三天。派军役人员到蒙古人那里购买马匹和骆驼。10月7日，从色楞格斯克寨来到一个小村，而军役人员买好了马匹和骆驼

29张 之后，也于11月3日到达。

11月5日，从这个小村前往新寨叶拉夫尼亚。11月19日，来到叶拉夫尼亚。当天由叶拉夫尼亚前往铁本丁寨。11月23日，来到铁本丁寨，24日，离开此地继续前进。

12月4日，来到涅尔琴斯克寨。12月19日，由涅尔琴斯克寨上呈大君主的报告内容如下：〔……〕****

34张背面 12月19日，由涅尔琴斯克出发，在石勒喀河旁过夜，第二天上午又沿石勒喀河前行，中午离开了北流的石勒喀河，转向石勒

35张 喀河支流鲍尔绍夫卡小河继续前行，从它的河口穿过草地和森林地带往东行进一天后，在小河旁过夜。第二天离开小河的上游，折向草原上的温达河，离开温达河后在草原上沿另一条小河继续前

---

* 略去与第197号文件重复部分。

** 略去与第200号文件重复部分。

*** 略去部分见第201号文件。

**** 略去与第203号文件重复部分。

行，并在河旁过了夜。因为向导说，顺着温达河还有另一条路，只是大队人马难以通行。翁达河不大，流入鄂嫩河。第二天从宿营地出发，在草原上前进，又到了温达河，在一个岛上过夜，离开此地后又在草原上行进。从温达河向右折，沿另一条小河继续前进，并在那里过夜。次日穿过一条不大的山脉，到了加集木尔河，并在那里过夜。

12 月 25 日，圣诞节，沿上述小河前进了一段，在泉水地过夜。从此地穿过一条长草的小山脉，到了另一条小河，沿小河穿越草原到达额尔古纳河。烧柴很缺，这条小河边只有河柳，而且还是湿的。雪很大，天气很冷。12 月 18 日①，来到额尔古纳河，停了一 35张背面
天，因为骆驼跛了脚，需要给这些骆驼制蹄套。额尔古纳河很大，可以通航，发源于达赉大湖，南北流向，与石勒喀河汇合后，称为阿穆尔大河。沿河一带的树林都是小河柳，下游一带有山群、岩石和各种林木。据说达赉湖很大，有许多中国人和蒙古人在湖边游牧，并从事耕种。有不少河流入湖里，又由湖里流出，只是还没有探明是哪些河。据说，有条河的岸边有一座石头空城。据说达赉湖里有各种鱼，也有海里产的大鲸鱼。

12 月 30 日，从额尔古纳河出发，在草原上行进，越过一座山到了另一条名叫哈布尔的小河，在那里过夜。我们看到草原上有马群，于是就派人去探明情况。远处可以望见异族人的帐篷，派去的人就从这些帐篷里抓到一个通古斯人，夜里带来见我。这个通古斯人受到详细的盘问，他说他是通古斯人。他有些亲戚住在涅 36张
尔琴斯克，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离这里不远，沿根河一带居住着通古斯族的纳米亚辛人，他们早就背叛大君主，打死了君主许多军役人员，他们长期以来便在当地自由自在地生活。他们一见到俄罗斯人就很害怕，以为是来攻打他们的，因此就离开帐篷，拿起了 352

① 原文如此，疑为 28 日。——译者

武器。本来制服这些人是有充分时间的，只是因为有出使任务，不能这样做。因此就派这个通古斯人去对他们说：我们是出使到博格德汗陛下那里，不是来同任何人打仗的，因此希望他们运些粮草和马匹到我们营地来卖，不要有什么顾虑。他们听了以后，果然就来了，并带来一匹马、一些食物和自己酿的酒作为送给使臣的礼品，请求饶恕他们背叛大君主的过错，并答应要照旧向大君主
36张背面 缴纳实物贡。他们卖给军役人员大约二十匹马。为了这些买卖，在根河住了三天。后来他们返回自己的帐篷，我们也离开了根河，在草原上走了一天路程。宿营地没有烧柴，烧柴是用骆驼从根河运来的。

由于没有得到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的丝毫消息，并且许多骆驼和马匹都过于疲乏，便挑选了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伊凡·涅普里帕索夫和三名军役人员，以及一名通译、一名通古斯向导，给他们换了两匹快马，于1月5日派他们先行，并命他们沿途留下标志，标明他们的去向。因为我们只有那一名通古斯向导，我们只能跟着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标志前进。军役贵族奉命尽快去见脑温长官，对他说，使团奉大君主谕旨到博格德汗处出使，此事已有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先行告知，现请他们派遣车马和护送人员前来迎接，因为许多骆驼和马匹已经冻馁而死。先
37张 行人员应即派人回来报信。

把伊凡等派出之后，我们当天就跟着他们的踪迹前进，在莫尔格勒小河旁过夜。这条小河边的树木不多，长有河柳。流入小河的泉水很猛，永远不会封冻，河里有许多鱼。1月6日，大家在这里庆祝救世主受洗节，并举行“水祓净”仪式。

当天我们又继续前进，在水源一带的一个小山岭下过夜。有一个林子是桦树林。1月7日，我们来到一条名叫塔利卡尔的小河，在这里过夜。树林很小，只长有河柳。在这里，巴尔古特族的

一个老年人带着两个巴尔古特人随同军役人员一起来到宿营地。他说，先遣到脑温的人员曾到过他那里，并告诉他们，说我们即将来到，因此这个老人就来了。在同君主的人打仗时，他们族的一 37张背面
个头人被俘到莫斯科去。他们听说，那位头人被放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如果大君主施予恩泽，释放这个人回到他们那里，他们将全体人籍为民，并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他们这个氏族是大族，不是小族。那老人让自己的人回到距我们营地不远的帐篷，他自己就在营地过夜。因为要请他充当到海拉尔河去的向导。第二天来了一些人，给使臣牵来一只绵羊以供食用，还赶了六头牛来卖。

1月8日，带了这个老人作向导，由塔利卡尔小溪经过草原，向海拉尔河进发，在那里过夜。海拉尔河可以通航，从很远的地方流来，流入额尔古纳河。沿岸有许多各种树木，下游两岸有许多蒙古人游牧。但是除了纳米亚辛族通古斯人和巴尔古特人外，我们从涅尔琴斯克到中国边界，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人，游牧的踪迹却很多。

1月9日，由海拉尔河出发沿扎冬河[2]前进，那条河比海拉尔 38张
河小，从山里流出，流入海拉尔河。沿河有各种树木。还没有到达宿营地，就让那个巴尔古特向导回去了，他嘱咐我们，在那里要严 353
防雪豹伤害马匹，因为在河两岸的山里有许多雪豹，夜里常出来攫食马匹。第二天，刚要出发，就不见了四匹马，但发现了偷马的人的足迹，原来是巴尔古特人偷去的，不是雪豹吃掉的。

1月10日，沿扎冬河进发，在河旁过夜。这里木柴很多。中国人通行的大车路从这里开始，大车是一头牛拉的双轮大车。

1月11日，我们从扎冬河往左走，在草原上越过一个山岭，来到乌涅拉河[3]并在那里过夜。这条河流入扎冬河，两岸有很多木柴。

1月11日，顺着乌涅拉河走了一段路程就离乌涅拉河往左走，到达乌卢恰河口，这条河流入乌涅拉河。两岸只有很少的柳 38张背面

树，这里再过去一些，在山的两侧才有黑桦树林和许多别种树木。这里没有雪。

1月13日，顺着乌卢恰小河进发，到达它的源头，由此继续前进，登上托尔果钦山脉[4]——那里是中国第一道国境线，在树林里有中国六名托尔果钦百人长忽然出来迎接我们。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六十名军人，六十匹拉车的马，还有一名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一名通古斯人向导。这两个人是从前由海拉尔河那边派出要车马的，他们从远处看见我们，便站在岭下等候我们，我们也停下来，一直等到我们的车队集合起来，因为山上有大风暴。几个百人长来到宿营地见我，他们说，脑温的中国长官派他们带来了临时筹集的全部车马。他们还请求不要责怪他们，因为他们对先期派去要车马
39张 的六个人产生过怀疑，把那六个人拘留了一天，这是由于那六个人以为会遭到队伍的攻击而神态失常，还因为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不久以前经过阿尔巴津时对他们说，使臣要到春天才来，因此脑温长官孟格德带领伊格纳季到京都去了，他们先去请示谕旨，并筹集人员和车马，然后前去涅尔琴斯克迎接使臣。因为他们知道，经过草原到脑温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冬天。他们预料使团快来了。今天看到使团已经来到他们这里，他们感到很奇怪，很难相信我们派去的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是从不同路线来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的话也不一样。他们还说，他们后面很快就会有大批车马粮秣来到，他们长官将要前来迎接，并给以各种礼遇。百人长运来许多马鹿肉、兽肉，使臣请他们喝酒，杀了牲口，送肉给他们。他们
39张背面 问道：使臣此来，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使臣对他们说，大君主、沙皇陛下希望和平，希望与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保持友好睦邻关系。他们对此很高兴，按自己的行礼方式叩头到地。大家一起在山岭下过夜，第二天一起越过山岭到达雅鲁河上游。

应该知道，我们所经过的整个地区，从涅尔琴斯克到托尔果钦

岭，正如以上所写的，既不是我们大君主的，也不是中国汗的，因为在各地游牧的是自由的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他们不向任何人缴纳实物贡，因为此地处在大君主与中国汗的国界之间。如果在额尔古纳河旁，即在根河流入额尔古纳河的河口地方设立城寨，就可以 40张
制服那些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使他们臣服为民，因为沿额尔古纳 354
河一带没有大森林，从这里也可以顺额尔古纳河航行到达赛湖探明整个达赛湖四周，并且顺着额尔古纳河可以航行到阿穆尔河，到阿尔巴津寨和涅尔琴斯克。此地大约在涅尔琴斯克和托尔果钦岭的中途。在根河两岸可以种庄稼，因为我们发现有葡萄。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从涅尔琴斯克到中国托尔果钦山脉整个地区归附于大君主，特别是那时通向中国的道路就会安全，与中国交界也近。作为中国边界起点的托尔果钦山脉和其它山脉相比不很大，只是它位于草原之间，才显得高大。山岭不很大，大车可以通过。以后可以在靠近额尔古纳河处建立城寨，地点或在海拉尔附近，或在扎冬河边，或在乌卢恰河边山脚下。因为上述河流两岸和地区，树木很多，气候温和，比涅尔琴斯克暖和得多，设寨以后不必有很多人 40张背面
驻守，因为中国人对这件事是不会禁止的。但这全要仰仗上帝的意愿、虔诚信仰的传播和沙皇陛下的卓见。还是回头来叙述我们的旅行，叙述我们如何从中国国境托尔果钦岭山脉到达中国的脑温村吧。

1月14日，越过山脉，山上有雪。山上的路是用大锤开辟出来的。从山上下来顺着雅鲁河上游走了大约三十俄里，就在这条河边停歇。同我们一起的有托尔果钦百人长和军人。当时有大风暴，下着大雪，那几个百人长请求使臣准许他们从此地回到自己的帐篷去，因为他们就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游牧。使臣同意他们离去。他们拿了一些黍米给使臣，因为他们在草原上都是种这种黍米，以它为食。我们在那里过夜。这座山脉起自阿穆尔河，延伸 41张

到托尔果钦岭，又从托尔果钦岭直达中国的长城。雅鲁河在山脉之间流过。山脉两边是不大的橡树林。雅鲁河发源于托尔果钦岭山脉，同一些支流汇合后，绕过脑温村，在距离二天路程的地方流入脑温江。

1月15日，沿着雅鲁河前行，从宿营地走了大约十五俄里，托尔果钦百人长又来迎接我们。他们说，最好傍河停歇，因为他们的帐篷离此很近，他们要去准备粮秣和车马。于是我们就在河边歇下来，他们牵来十匹有鞍子的马。他们说没有载货大车。还牵来一头公牛供食用。使臣嫌少，没有接受他们的牛。他们这些人缺乏家畜。这里是托尔果钦人的第一批帐篷，托尔果钦人属通古斯族，是中国汗的贡民，每人每年交一张貂皮实物贡。

41张背面 1月16日午后出发，沿那条河在山谷间行进，走了大约十俄里停下来喂牲口，因为马和骆驼都很瘦，过于疲乏，而饲草并不是到处都有，有的地方饲草都被破坏了。1月17日，沿这条河在山谷间前进。这条河边有一座大山，山上有一些天然的石柱，仿佛塔楼似的。那里有两条小河流入雅鲁河，一条从右边流入，另一条从左边流入[5]。在这两条小河沿岸游牧的是托尔果钦人。我们在雅鲁河里捕了一些江鳕鱼和虾，虾同莫斯科产的一样，在整个西伯利亚河里都没有虾。

1月18日，沿这条河走了大约三十俄里才歇下来。河两边的山里有许多桦树和松树林子。

355 当天，阿尔巴津哥萨克从脑温村迎来，他是同达斡尔的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一同到脑温的。他在回答询问时说，从涅尔琴斯克寨到阿尔巴津寨走了二个星期，从阿尔巴津寨到脑温村
42张 走了二星期零二天。当伊格纳季来到脑温时，脑温的长官严厉地询问他——你是来干什么的？他对他们说，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大君主的使臣要到你们的博格德汗那里去。为此，先派我来通知他即

将来到的消息，要求你们准备车马，并且最好能派人到涅尔琴斯克迎接，因为以前你们曾经派人带着车马到涅尔琴斯克打听使臣的消息。长官们说，没有博格德汗的谕旨，不敢派车马去迎接使臣，并且问他有没有带什么信件？他出示了帕维尔·舒利金交给他的公函，他们收下了这份公函，把他扣留在脑温大约一个星期，反复地询问他，向他打听。他们怀疑要攻打他们。后来，曾经到过涅尔琴斯克的脑温长官孟格德就把他以及他身边的两名哥萨克和一名通译都带走了，并在四星期之前出发到京都去了。他们把六名哥萨克留在脑温，一直在等待孟格德长官和伊格纳季回到脑温。 42张背面

1月19日，沿雅鲁河走了十俄里就停下来，等候从脑温来的车马。据阿尔巴津哥萨克说，车马正在前来迎接的途中。这些天，在沿着雅鲁河行进途中，许多马匹和骆驼由于筋疲力竭而倒毙。关于购买马匹和骆驼的数量和途中损失多少，将记入帐册。

1月20、21和22日三天，顺着雅鲁河缓慢地行进了大约五十俄里，在此期间，再次派人去联系车马。同日，几个达斡尔百人长带着车马来到宿营地，他们带来一百三十辆用一头牛拉的双轮大车，御手都是达斡尔农民，还赶来了六十匹马，运来了食品——七头杀好的猪和大约一俄石半黍米。我们用一百二十辆大车装运驮包。当天宿于雅鲁河边。

1月23日，我们离开雅鲁河往左走，顺着山脉和草原前进了 43张
大约二十俄里。离开雅鲁河后曾越过一条很大很长的土堤[6]，这条土堤是中国人筑的。我们在水源附近橡树林里过夜。傍晚另一位达斡尔百人长来了，他还赶来六十匹马，我们只向他要了大约四十匹，因为这已经够用了。他还说，明天脑温长官们要率领许多人前来迎接，以表示对沙皇陛下使臣的尊重。他还带来两头小牛以供食用。

1月24日，在草原上前进，折向东方。脑温长官也在草原上

前进，希望能迎接到使臣，但由于有许多条道路，没能相遇。使臣来到长官及其随员设置帐篷的泉水地，百人长们要求使臣在帐篷附近停歇，等待长官一行的到来。但使臣没有在他们的帐篷近处歇脚，而是到大约一俄里外的另一个泉水地去歇息。这一天大约走了三十多俄里。脑温长官们回到自己的帐篷后，派一个百人长
43张背面 来见使臣，请使臣到帐篷去见长官们。百人长来到使臣这里，按自己的规矩对他单膝下跪说，长官们和其他官员在帐篷里等候你，准备隆重接待。使臣拒绝百人长的请求，说使臣除了去见他奉派谒见的人以外，决不会去见任何人，别人应该来迎接使臣。百人长回
356 去禀告了长官们。于是长官们就骑上马，带了二百来人前来。……到宿营地下了马，卸下武器，然后走近帐幕。使臣在帐幕正面迎接他们，请他们进入帐篷。他们是脑温较小的长官、孟格德的兄弟、老长官的两个儿子、秘书和其他官员。他们走进帐篷，问候大君主的健康，询问使臣的旅途情况，使臣也问候博格德汗陛下的健康，询问他们的情况。后来他们问：从莫斯科出来多久了？使臣说：从
44张 莫斯科出发到现在已有十一个月了。他们说，他们没有料到使臣会在春天以前来到脑温，因为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说他们要到春天才会到达，因此他们没有预先派出车马，希望使臣不要因此而责怪他们。他们时刻都在等候孟格德，他和伊格纳季一起到中国北京去了。将有一些大臣和他们一同前来，并且带来博格德汗的谕旨，到那时候一切都会令人满意。他们还问有没有大君主致他们汗的国书。还问到前几年他们通过涅尔琴斯克转去的国书，问到礼品，还问到我们是为亲善而来，还是为战争而来。使臣回答他们说，他们不应该问这类事情。那些事情，上帝保佑，他到中国北京后会向博格德汗陛下说明的。而他们这些边境长官只需要知道大君主、沙皇陛下愿意同博格德汗保持友好亲善关系就行了。他们说，他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两位大君主之间的友好亲善关系

对两国都有好处，都有利。使臣还对他们说，希望向他提供到京都 44张背面
去的车马和护送人员，无论如何不要耽搁。他们说，后天到达脑温，那时可同老长官商谈一切。他们还要求使臣让他们看看鹰，使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他们拿出猪肉和酒来，请军役人员喝酒。使臣请他们喝伏特加，而请其他人员喝葡萄酒。他们回到自己帐篷，在那里过夜。1月25日，在草原上前进，经过一些小湖。长官们和我们一道走。他们在草原上用弓箭射中了很多野兎，箭法很高明。那天行程大约四十俄里，同他们一起在一个小湖边过夜。脑温村虽然离此地尚有十俄里远，但已经隐约可见，因为从这里直到脑温都是平原田野。

1月26日，同长官们在平原地带一同前进，在距脑温村不远的地方，老长官前来迎接我们，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官员。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下马，卸下武器。使臣见到他们如此恭敬，便走近他 45张
们，下了马，和他们会晤，互相问候。于是大家便一道前往准备让使臣歇息的村庄。大家来到村庄，那里聚集了许多人，因为他们那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使团来过。他们为使臣和随行人员安排了住处，共有房屋八间。使臣住在中间，军役人员住在驿馆两旁*。他们住的房屋是土墙，屋顶上盖着芦苇，屋里有土耳其式的炕。坐在炕上时，也象土耳其式地盘起腿。炕边有炉台，炉台上放着锅，锅里煮食物，烟道经炕的下面通向屋角的烟囱，因此屋内很暖和。中国京城也有这样的取暖导烟装置[7]。那个村庄大约有一百间房子，村庄座落在脑温江一个支流的岸边上。

关于长官们如何来到使臣这里，他们说些什么，关于大君主与 357
中国汗两人之间的事务使臣如何回答，后来如何被送往京城，从 45张背面
1月26日直到2月26日中国大臣阿思哈尼昂邦[8]到来时，在脑温

---

* 页边空白处写道：到脑温的当天夜里，一只老鹰在帐篷里闷热而死，养鹰人为此受到无情的鞭笞。

村的情况，此后，就两位大君主的事务同阿思哈尼昂邦谈了些什么，以及4月17日使臣从脑温前往中国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上种种均已详实记载，并把出使记录写成报告送往莫斯科上呈大君主。由于报告内容和出使记录完全一致，因此不必再次重复。这里，我们只是把送往莫斯科的报告逐字抄入出使记录。那份报告是由达斡尔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率领同他一道去过中国的两名同伴从脑温村送呈大君主的。他们于4月17日从脑温出发，我们也于同一天动身前往京都，报告是这样写的：〔……〕*

86张背面 致大君主的信件还有用密码写成的，其内容是在脑温秘密听人说的，不敢用明白的文字写，为的是避免让中国人在途中截获这份信件，因为他们已怀疑我们。他们那里有个懂俄语的叛徒，俄国

87张 和中国的文字都能看懂。

在脑温时，我们注意到，中国人不收劣等貂皮。劣等貂皮无人问津，也不值钱。而从莫斯科大君主皇库中取出赠给中国汗作为礼品的优质貂皮，一捆也只值三十五卢布。因此使者便把莫斯科贵族、军役贵族、军役人员和两名商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要求他们加以调换，尽可能交出优质貂皮，另以皇上的貂皮给以补偿，各人要尽力而为，以便在礼品中，至少能集中起少量优质貂皮。他们说，他们每个人都要尽力为大君主献出貂皮而无需补偿。结果莫

87张背面 斯科贵族每人拿出一张貂皮，军役贵族每人拿出二至三张，军役人员也拿出一些。从色楞格斯克寨和从中国边境随同使者来经商的叶尼塞斯克寨前任税务官伊凡·萨莫伊洛夫和客商叶夫斯塔菲·菲拉季耶夫总管的代理商，各为大君主无偿献出一捆貂皮。这两捆貂皮每捆值六十卢布，是次等貂皮。向托博尔斯克、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的贵族、军役贵族、军役人员共筹集到三捆又二十六张带尾的或成对的貂皮。第一捆是向涅尔琴斯克人员筹集的，

* 略去与第209号文件重复部分。

价值一百二十卢布，第二捆价值八十卢布，第三捆价值六十卢布。以上共五捆已列入赠送博格德汗的礼品，另五捆则从大君主的货物中选出，其余二十六张貂皮保存起来，准备在中国为大君主办事时作为馈赠之用。赠给何人，详见支出帐册。

184 年 2 月 18 日，达斡尔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从中国来到脑温。他在去年，即 183 年，从叶尼塞斯克奉派先行通知中国边境城镇长官，说他从大君主、沙皇陛下那里随同使团前往博格德汗陛下处。他受到了详细询问。在回答询问时，伊格纳季说：〔……〕* 88张

184 年 4 月 17 日，在脑温附近的中国帕切戈尔斯科耶村[9]，中国博格德汗的大臣阿思哈尼昂邦及其同僚，遵照博格德汗陛下的谕旨派人通知使者说，那一天是他们的吉日，希望使者准备率领全体人员启程前往皇城北京。北京是中国博格德汗的京城，鞑靼语、卡尔梅克语和俄语叫做汗八里，即汗的城市之意。大臣派出一百辆双轮车给使臣，另给每人一匹马，以便启程。使者带了一百五十六人，在脑温留下十二人看管马匹和骆驼。这些骆驼被赶到盐沼地，马匹则被分散到各村庄，阿思哈尼昂邦吩咐脑温长官向留下的人供应粮秣，直到我们从京城返回这里。在脑温还留下四名阿尔巴津哥萨克，他们是来打听使者的消息的。他们想赶快返回阿尔巴津寨，该寨距这个村有十五天路程。当天让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带着给大君主的报告，经阿尔巴津寨回国，跟随他去的有五名阿尔巴津哥萨克。还派他们押送一名无赖通译同他们一起到涅尔琴斯克寨，上述报告中业已写明，这个通译是想来捣乱的。他们怕有危险，没有走近路到涅尔琴斯克。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一行奉命火速赶回莫斯科。为了顺利通行，给沿途各城寨的军政长官写有提供车马和放行的信件，交伊格纳季随身携带。 90张 358 90张背面

* 略去与第 207 号文件重复部分。

当天上午，使臣带着大君主的全体军役人员从脑温村出发，同行的有大臣阿思哈尼昂邦，跟随他的有全体脑温长官和其他许多中国人，大家一同前行。离脑温江不远的地方是长官住的村子，老长官等候在村门外，他邀请使者和阿思哈尼昂邦到他的住处作客。
91张 使者仅向老长官告别，而阿思哈尼昂邦则接受邀请而去。他对使者说，可以慢慢地走到宿营地，他把自己一个下属交给使者，叫他同使者一道走。阿思哈尼昂邦说他很快就会赶到。从长官住的村子走了三俄里到达一个小村庄。在那个村旁渡过一条泥泞的小河。从这个村庄到红村有七俄里。脑温江就在附近。我们从红村沿着脑温江前进。走过红村，左边有一条防御用的土垒，过了土垒，往脑温江的上游走，有一道高大的陡岸。从红村走了大约六俄里来到一个小村庄。从小村庄到洪都村二俄里。来到这个村庄，先要通过一道土垒。从洪都村走了大约一俄里，在脑温江支流*①旁边过夜。那个帕切戈尔斯科耶村就座落在支流旁。从帕切戈尔斯科耶村到宿营地都是平坦的草原，没有树林。当天使者在自己的旅行帐篷里过夜，而阿思哈尼昂邦在洪都村过夜。

91张背面 4月18日，从宿营地出发，沿着脑温江在平原上走了约二俄里，涉过一条多石的小河。这条小河从山上流入脑温江。河岸上有一个小村庄，从这个村庄往上游去不远的地方，也在小河岸边，还有一个村庄。顺小河往下游走，我们越过一条小溪，过了小溪，又有一个小村庄，离前一村庄七俄里。脑温长官管辖的地方到此为止。从这里开始是一个蒙古台吉的辖区。他是博格德汗的王[10]。大臣称作“王”，汗的弟兄和侄子也称作“王”。中国长城以外的全体蒙古人受同族谱系的四十二位王和台吉管辖。脑温长官则管辖托尔果钦人和根河与脑温江两岸居民以及以捕貂为业的全体

*① 原文这里有星号，但缺脚注。——译者

达斡尔人、久切尔人①。他们冬天到阿穆尔河和结雅河同我们的人一起猎貂，每人每年须向博格德汗缴纳一张上等貂皮。从上述村 359
庄走了大约四俄里，渡过雅鲁河，也就是我们从涅尔琴斯克经大兴 92张
安岭山脉到脑温来时所走过的河，我们涉水而过，这条河在离此不远的地方流入脑温江。从这里到雅鲁河一带，住着达斡尔人，河那边就是蒙古地区。雅鲁河两岸没有树林，只有小河柳，脑温江两岸也是这样，所到之处都未见到树林，只有小河柳和高高的沙丘。此地住着一个蒙古台吉。从这个台吉住地出发，走了大约八俄里平地，就渡过一条叫乌尔果伊的小河。这条小河流入脑温江。从那条小河走了大约十俄里，便是索利大河[11]。从脑温江到这里都是耕地。所过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汇入脑温江，脑温江在到雅鲁河口那段由东北流向西南，从雅鲁河口起偏向南流。那两天我们走的路偏向西方。河流之间，是平坦的草原，不过有些地方是湿地。索利河边，有一个蒙古村庄[12]，人们用两只船制成浮舟把货物运过河去。马是游过去的。渡过河，走了一俄里半，来到索利河岸边另 92张背面
一个村庄，并在村子附近过夜。索利河在离此很远的地方流入脑温江。从此地我们看不到脑温江，因为它转向偏北方向。阿思哈尼昂邦对使者说，在脑温江那一边还有一条路，沿途都有居民，只是那条路不直，要多绕行三天，因此我们选了目前这条比较直的路。在宿营地，换掉达斡尔人的大车*，蒙古台吉提供了同样数量的大车和马匹。在上述村庄右方大约八俄里处，有座已经荒废的古石城，以前这里是蒙古城镇[13]。蒙古人只会粗放式种庄稼，但在这些地方也能生产各种谷物。

4月19日，我们朝着南和西南方向之间前进，一路都是平坦的产粮食的草原地区，两边有许多湖泊，湖旁有蒙古人居住和游 93张

---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二宿营地，第一驿站，三十二俄里。

① 原文为жучары。——译者

牧。土拉河从他们右侧山脚下流向西南。在距宿营地十俄里处我们涉过那条河。过了河，旁边就是赞丹村。村庄的左边住着蒙古达尔罕喇嘛，在他的村庄里有个大喇嘛庙。村庄位于湖边，附近有许多游牧蒙古人，他们非常尊敬他。向他礼拜时，六次叩头到地，象对待上帝一样。从土拉河到喇嘛庙十二俄里。在达尔罕喇嘛那里阿思哈尼昂邦的一个同僚正在卧病，他从中国京都来，还没有到达脑温就生病了。这个人是扎尔固齐，相当于我们的秘书官。在脑温时阿思哈尼昂邦曾要求使者先派一个人送药去，使者派了一个人带着药和一名通译先行，吩咐他们在那里等待使者。他们在那里逗留时，达尔罕喇嘛对他们讲了许多话，愿上帝赐给两国大君
93张背面 主以和平，他们大家对此都感到高兴。只是去年阿尔巴津哥萨克来攻打他们，使他们感到很害怕。因为他们等待着对博格德汗国书[14]的答复，结果不但没有等到，反而听说正在打仗。现在他们可以指望通过目前的使团建立巩固的和平，他们为此感到高兴。他还讲了许多话，因为喇嘛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个医生，还有许多药。我们的人给扎尔固齐药吃，在我们到达之前，靠上帝保佑，他已痊愈。阿思哈尼昂邦请求使者准许他去拜访达尔罕喇嘛，以便
360 看望自己的同事，并想带他一起走。使者派了书吏带着通译同他一道去问候。阿思哈尼昂邦去了之后，用车子把扎尔固齐载了回来。使者往下一宿营地进发。过了喇嘛庙村庄，右边有个大湖，叫沙拉诺尔湖（意为黄湖），据说湖里可以找到象白色大盘那样大的湖蚌，蚌壳里有珍珠（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有这种珍珠，夜里会发光）[15]。湖旁有许多游牧帐篷，从喇嘛庙村庄到这个湖大约十
94张 俄里。从湖边走了大约三俄里，来到一个小湖边的宿营地。此地有个驿站，在这里换了车马*。每个宿营地都为使者张设了四个帐篷，阿思哈尼昂邦也住在不远处的帐篷里。他们每天给使者一只绵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三宿营地，第二驿站，三十五俄里。

羊以供食用，每天供给军役人员两只小牛和一些黍米。另外军役人员在湖上猎到许多大雁和野鸭，每天都送许多给阿思哈尼昂邦，也送给他的同事和其他人。从此地开始，牛马情况不佳，有一半军役人员只好步行，许多牛倒毙了。阿思哈尼昂邦对使臣说，这些湖泊和脑温江的蚌壳里，有时可以找到夜里发光的珍珠。我们在小湖边的驿站过夜。

4月20日，同阿思哈尼昂邦一道，从驿站出发，在平坦的草原上前进。这里有一条沼泽小河自北向南流去。从这条小河开始，草原平坦而干燥，有许多耕地和碱地，有些地方有草，没有山岗[16]。整天都是朝西南方向走。那条小河流入科尔盖河。有一些小块的沼泽地，没有树林地带。我们来到草原上一口井旁，这里是宿营地，设有驿站，我们就在这里过夜*。这几天上午都是慢慢地走，有时下午也走，只有一次歇了一整天。 94张背面

4月21日，大家在干燥的沙砾草原上行进，中午时右边出现了一些高山，我们折向左边。山岗上出现了离开脑温以来第一片云杉树。从驿站走了大约四十俄里，左边有一个土筑的旧城。从旧城走了大约二俄里，来到科尔盖河。科尔盖河多石，水流湍急，河水清澈，这河相当大，但可涉渡，只是涉水处很深。车子要用双手扶持，以免被急流冲走。这条河从北边山里经草原向南流，注入脑温江。在那里，脑温江从北面流来，科尔盖河也自北面流来，汇合之后流向东方。从科尔盖河和脑温江汇合的地方起不再称脑温江，而称为大江，中国话叫松花江，俄语称为申加拉(Шингала)，此后流回北方，注入阿穆尔大河。松花江同阿穆尔河汇合直至大海一段，汉语称作关东[17]。阿穆尔河向东流去，流入东洋海，沿东洋海海岸，可以到达由中国境内流出的河流。海边住着人。阿穆尔河两岸直到大海，都是布满大森林的山岭。关于阿穆尔河从发源地 95张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四宿营地，第三驿站，五十俄里。

到入海口的全部情况，另有专门记述[18]。我们还是回过来讲我们前进途中的科尔盖河。我们俄罗斯人称此河为科尔加（Kopra）。人们说，河口有座中国土城[19]。松花江下游，有一些城市是以前在阿穆尔河和松花江一带同哥萨克们打仗时建立的。在这些从哥萨克
361 手中夺过来的城市里，停泊着大小船只，以防御俄国人。从这些地方开始，便是博格德汗的世袭领地沈阳城，博格德汗的子孙就是从这些地方去征服中国的，这些事情《鞑靼辑录》[20]里已有所记载。我们从科尔盖河出发，走了大约四俄里，来到塔夫河[21]。这条小河由北向南流入科尔盖河。小河附近有个蒙古村庄[22]。我们在村边停歇，在驿站*换了车马。村庄的附近有许多游牧的和定居的帐篷。从那个地方起人们开始讲汉语，并且很驯良，他们的住房和达斡尔
95张背面 人的一样，是土筑的。我们在村边过夜。这些蒙古人缴纳贡品毫无怨言，而住在科尔盖河另一边的蒙古人哪一年愿意纳贡，就去缴纳，有时就不缴。

4月22日，从塔夫河动身，经过平坦干燥的草原，朝西南方向前进。右边远处隐约可见一座高山，山上有橡树林。从驿站**走了三十八俄里，在乌卢斯附近的井边过夜，那里两边都有许多乌卢斯。在那里没有换车马。

4月23日，在平原地区走了大约十五俄里。来到一个泉水地，在这里歇晌，换车马***。此后就在沙丘中间行走，沙丘上长着小树林。接着来到科利河。这条小河从西北面山间流出，经过草原，又流入地下，有很长一段没有在地面上出现，后来又流出地面，并注入科尔盖河，河水是浑浊的。小河附近有许多蒙古包。我们在那条河边歇息并过夜。****

---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五宿营地，第四驿站，四十六俄里。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六宿营地，三十八俄里。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五驿站。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七宿营地，四十五俄里。

4月24日，我们在河边歇了一整天，因为许多牛马都过于困顿，又没有可以替换的，因而停下来让牲口歇息。这里的中国人 96张
说，从脑温村到科利小河是到中国京都去的三分之一多路程，而从这条小河到中国京都还有不到三分之二的路程。

4月25日上午，从科利河出发，一直在干燥的草原沙地上朝南与西南方向前进，逐渐靠近右边的山岗，山岗相当高，山岗上有树林——橡树林和榆树，往前去有个大山脉，是从大兴安岭伸延而来的，山岭上是云杉林。我们来到了驿站*，换了车马，过了一宿，因为这个驿站附近没有水，而住宿地则有些小湖和水井。走向驿站的途中有许多蒙古包，左边住着一个台吉，他管辖当地那些蒙古人[23]。他是受中国汗的委派，人们称之为王。

4月26日，从驿站出发，在干燥的草原沙地朝西南方向前进，沿途有低矮的丘陵，上面长有不大的榆树林，山岗之间是盐碱地。我们上午赶路。右边从山上突出一块大长崖，人们说，上面有大蟒，常常吃他们的牲口，因此不能在它附近游牧。我们来到湖边，96张背面
这里建有驿站**，换了车马，并在这里过夜。这里的湖相当大，不过湖水是咸的。

4月27日，我们朝西和西南方向之间在平坦地带前进。所过草原是干燥的崎岖不平的沙地，沙是黄色的。中午来到一口水井旁边，停下来喂牲口。离开这口水井，又在平坦的沙地上前进。到达宿营地之前，我们走过一块高大的峭壁，那是从右边石山伸出来 362
的。山岭上没有树林，山岭往西伸延到远方。后来我们来到西尼亚河[24]，它从西向东经过草原，流向科尔盖河。河水清澈。在这条小河边过夜***，并且换了车马。

---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八宿营地，第六驿站，二十六俄里。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九宿营地，第七驿站，三十八俄里。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宿营地，第八驿站，四十五俄里。

4月28日，在上述小河边停留了一整天，因为头天夜里阿思哈尼昂邦有大约十匹马和一些最好的骡子受惊，跑进了草原。他派书吏来见使者，要求停一天。他派人在草原上到处寻找牲口，好容易才在草原上很远的地方找到。那天傍晚时他回到宿营地。

97张 4月29日，朝西南方向和南面前进，经过有沙地的、崎岖不平的草原，车辙深但无水，途中马腿的四分之一都陷进沙子里。走了大约三俄里，来到一个有小树林的地方，树林中长着樱桃，杂有野葡萄和野桃树，还有一种树，上面长着一种类似豌豆荚的东西，这种荚可以当茶叶泡水喝，其它不认得的树木还很多。来到驿站*，换了车马。旁边有许多蒙古包，有一个管辖全体乌卢斯牧民的王爷在这里游牧。

4月30日，向西南方向走了一整天，草原平坦干燥，没有树林，走了大约三俄里，后来便有一些山岗。从早晨起，在右边远处就有一些高山隐约可见。中午时到达西拉木伦河，这就是黄阿穆尔河，说它黄，是因为这条河里面的水是浑浊的。它从西北面大山里流出，经过草原，向东流去。两岸陡峭，上有河柳林。我们涉水过河，河底泥泞。我们在河边歇晌。从这里往前，就是风光明媚的地方。午后从西拉木伦河出发，在平坦的森林地带前进，这里有枞树

97张背面 林和桦树林。傍晚时到达另一条河，叫老哈河。河边有定居的蒙古包。老哈河比西拉木伦河小，它在离我们歇晌的地方不远处流入西拉木伦河（顺着这条河可以毫不困难地到中国去），此后两条河汇合在一起，集纳许多其它河流，穿过长城，流入中国，到辽东国①，再由那里入海。那条河中国话叫辽河，意为辽东地区的河。蒙古人不会这样发音，而称之为“老哈河”（Лохань），现在住在这条河两岸的博格德鞑靼人，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顺着这条河从冰上

---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一宿营地，第九驿站，四十六俄里。

① 辽河并未流过长城，辽东也不在长城之内。——译者

越过长城，去征服辽东，再从那里去征服中国。我们宿营地附近，有一些小湖，是泉水汇成的天然湖，相当深。阿思哈尼昂邦说，在这些湖里保证可以找到珍珠。使者信了他的话，便叫军役人员潜入湖底去捡湖蚌，捡到了许多，但只是在一个小蚌壳里找到一粒珍珠、其余的湖蚌里还没有生珍珠。这样的小湖有许多。但他们不善于潜水去拾湖蚌。沿着西拉木伦河还有另外一条路，只是要兜圈子，过些日子又会走回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从脑溫到西拉木伦河，98张
人们认为是到中国的一半路程，由西拉木伦河往前，还有一半路程。据说从这里沿西拉木伦河经过草原到辽东国的海边，走最近的陆路骑马大约要七天。我们在蒙古包对面，在老哈河这边过夜，并在这里换车马*。

5月1日，我们清晨出发，涉水渡过老哈河，朝西和西南方向前进。河边有许多游牧帐篷。老哈河附近的群山之间，有一片狭窄 363
的草原，两旁都是沙土山，山上没有树林。草原上的沙粒是白色的。河边有榆树林、河柳林和其他树林。在老哈河左岸，我们经过一个小湖，湖里有许多珍珠贝，也有大乌龟，这种乌龟是中国人常吃的。在河边游牧的那些人，从远处集拢来，这使我们看到他们人数很多。老哈河从矗立着一道城墙的山岭下流出[25]。我们顺着河边向上游走近城墙。那天我们在河边停歇，并在这里过夜，换车马**。

5月2日，傍老哈河前进，这条河先是偏北流，后来又折回西南方。我们由北向南进发。越过一些沙土山，这些山很高，丘陵起 98张背面
伏，山上没有树林，只有白色的沙子，马走过时陷到半膝深。山间有树林——榆树林和稠李林。河岸是红土的，高达一俄里半，河水从这个地方向右流去。我们越过山岗来到一个井边，在这里歇晌。

---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二宿营地，第十驿站，五十二俄里。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三宿营地，第十一驿站，二十八俄里。

我们出发后，翻过沙岗来到老哈河边，在这里停歇，换车马，过夜*。宿营地附近，有座古旧的土城[26]。土城对面，老哈河的另一边有石山，石柱很高，好象石碑。这里乌龟很多，野鸡也多。

5月3日，从驿站出发，在平原地带走了大约一俄里，然后越过山岗，离开河边向左走。沿河是很高的石岗。后来又在草原上行进，来到河边，渡河以后歇晌。此后又越过一座山。山上有座城，
99张 用土石筑成，城楼是石头的，显然城内和城周围曾经住过许多人[27]。阿思哈尼昂邦说，那是塔莱城，六百年前建的，已荒废了五十年，以前住过人，城内还有石雕的狮子、龙和乌龟。北面有道大山岭，看不到山上是否有树林，因为很远。过了古城以后，又在平坦的草原地带行进，又来到那条河边，在那里过夜，没有换车马**。

5月4日，从驿站出发，沿河在平坦的草原上朝西与西南之间前进，经过一座很大的古城。河附近有许多蒙古人在游牧，草原干燥，山岭相当高，是石头的，有草，山上树木不多。我们来到第一批中国居民那里。他们的房子，象达斡尔人的一样，是用泥土筑的。看来那些地方不久以前才开始有人居住，不超过十年，象达斡尔人一样，因为房子都是新的。我们在当地歇晌。出发后还是走平地，在河边停下过夜，并换了车马***，和阿思哈尼昂邦歇于一地。

99张背面 5月5日，我们从驿站出发，沿老哈河在平地上走了大约三俄里，老哈河由这里向左流去。这里有许多蒙古乌卢斯，午前我们朝着西南方向，中午以后朝着西南和南之间前进。中间经过一座土石建筑的古城，现在这座城已倒塌了。我们在定居的村边歇晌。然后从这个乡村走了一小段路。见路边竖着两尊石人，阿思哈尼昂
364 邦说，这是汉人雕的，其中一个穿文臣服装，另一个穿武将服装，是

---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四宿营地，第十二驿站，四十五俄里。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五宿营地，四十俄里。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六宿营地，第十二驿站，四十五俄里。

给亡者树的纪念像。雕像下边还有两只石龟。从这里出发，在平坦 364
地带行走，越过几座山，渡过一条小河。河两边有许多房舍，房子都是新的。路的两旁和附近有许多古老的荒废的宅地，上面有精雕的狮子和龙。从这条小河走了大约八俄里，来到一个新建的富裕的大村庄。有一个端庄体面的青年从那个村庄带了一只绵羊和酒来见使臣。他说，他送来一只绵羊向两位大君主表示敬意。我们走向村庄途中看到两侧有高山，有些山上有大树林，另一些山上 100张
却没有。这一天阿思哈尼昂邦请使者命随行人员唱《多瑙，多瑙啊》这支歌，因为他以前听过。使者照办了。后来阿思哈尼昂邦也叫自己的两名书吏唱歌。他们唱了中国歌曲。我们在村外歇晌，过夜*，但没有换车马。

5月6日，从村庄出发后，在干燥、可耕的草原上行进。经过许多定居蒙古包，走了大约十俄里，在一条小河边歇晌，因为有一位王公来见阿思哈尼昂邦，并请求使者停歇一下。左边有座蒙古人的石城，中国话叫塔宾城，中国式建筑。城的中央有座象钟楼一样的高大的石头建筑，那是供奉神像的庙，庙的附近还矗立着各种塑像，有男的、女的。城内外有很多居民。我们整天都是朝西南方向走。北边是光秃秃的山，只是从中午起才见草原。有一个王爷管辖那个城和乌卢斯。行进途中还渡过一些小河。快到宿营地时，路边耸立着一根大石柱。中国人称那个石柱为幸福柱。那里有好多 100张背面
村庄。宿营地对面似乎是一座寺院，里面有一些雕塑神像。我们在寺院附近停歇，过夜，换车马**。

5月7日，从驿站出发，傍老哈河平坦地带前进。右边有座大土城，城墙和城楼依然完好。城内没有人住，只在城外住着十来户人家。这里有一条小河从北面山里流出。我们朝西南方向顺着老哈

---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七宿营地，五十俄里。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八宿营地，第十三驿站，四十五俄里。

河走去。有一个布满森林的大山脉伸展过来，这个大山脉由托尔果钦岭向南延伸到海边。我们走了一小程，老哈河河源弯向左面。我们沿着另一条小河朝西走，由这里直达宿营地，在一条小河边过夜*。傍晚阿思哈尼昂邦派人来见使者，请求使者命令全体人员用火枪各鸣三响。因为京城来的一位王爷的许多马匹和我们自己的
101张 马匹都停在这里，而这里却有许多虎豹，这些野兽不仅会来伤害马匹，而且也会伤人。使者于是命令每人打了三枪，枪声在群山之间宛如巨雷。

5月8日，我们从宿营地出发，经过一个山岭，科尔科特小河留在我们的右边。越过几重山，又在平坦地带行进，来到一条小河边，顺着河边在山中行走。这些山岭绵延甚广，它们起自海边，向西边远处伸延而去。山上建有长城，中国话称那山岭为阿林。沿小河走了一程，歇过晌，又在靠河边的树林地带行进。后来我们离开小河向左走，翻过一座山，来到恰加努塔小河。渡过小河来到一
365 个有五十栋**屋舍的村庄，这个村庄专为驿站而设。我们的行进方
101张背面 向为西南方。村庄附近有个高高的已荒废的土城，名叫昌干①意为白城。在小河边停歇过夜，并换车马***。

5月9日，我们从上述有五十栋房**的驿站出发，在平坦地带向西走了大约七俄里，并翻过一些小山岭。从这里开始便在大山之间前进，地方狭窄，路也很窄，路面上尽是小石块。在村的左边有一条小河。在那些难走的高山之间行进了大约八俄里，又来到那条小河边，我们六次****涉水渡过那条小河，因为只有沿着小河才

---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十九宿营地，三十五俄里。

** 阿尔谢尼耶夫书中写为：八栋（见该书第52页）。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二十宿营地，第十四驿站，三十五俄里。

**** 原文如此。

① 本书编者在地名表中把此城注为昌平，但此时俄国使者尚未进入长城，而昌平是在长城以南，显然有误。——译者

能通行，没有其他路可走。走了约四俄里之后，在山下歇晌。在那些山岭和峡谷之间，有许多果树——苹果树、梨树、葡萄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野生树木，在小河里和山下泉水里还有许多小鱼和虾。从这里再走大约五俄里平路，又渡过那条小河，来到一片小小的草原，那里有中国人的一座石筑庙宇。庙里有各种偶像，有些是雕塑 102张
的，有些是画的，其中有一尊很大的偶像，双手捧着一个球形的东西，俨如世界的主宰，人们称它为佛[28]。关于这些事，我们将在描写中国的专书里叙述[29]。从驿站到庙宇是到长城的一半路程。过了庙宇再次渡过那条小河，来到一座中国村舍，我们就在村外的小河边过夜*，没有换车马。群山之间有一些雕塑的偶像，山里凿有洞穴，以前他们的隐士住在里面。在那个村里居住着直属中国博格德汗的人员，他们在夏天时为博格德汗采集各种果蔬。这个村舍围有土墙，因为山里有许多老虎和雪豹，许多牲口和人常被它们吃掉。阿思哈尼昂邦派人来见使者，请他下令象以前那样 102张背面
鸣放所有的火器。使者在傍晚时下令一齐开枪，大家都照办了。

5月10日，从村庄出发，走了大约半俄里平地，来到一座庙前，庙里的偶像和上述的一样。那个庙是石筑的，盖着瓦顶。从这座庙开始，小河向右流去。我们翻过一座很高的大山，山上的路是开凿出来的。从这座山往前，在峡谷之间的平坦地带走了大约七俄里。左边的山里凿有洞穴，里面设着中国神像，有一条路通向神像，是用铁锤开凿出来的。后来又登山，山上有各种果树。我们到了山上，阿思哈尼昂邦从这里指着长城给使者看。长城很大，它起于东海，经过中国各省，绵延不断，长达一千五百俄里。它筑在山 103张
上，有时高耸在山峰上，有时又从山谷的谷底蜿蜒而上。城楼很多，彼此之间相距一百俄丈。城墙墙基用凿平了的天然青石板砌成，上面砌着砖。城墙高四俄丈，宽两俄丈。山上的城墙有些地方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二十一宿营地，四十五俄里。

已经倒塌。中国人夸口说，在建筑长城时，采尽了山上的石，挑尽了地里的沙，用尽了河里的水，砍光了森林里的树。关于长城如何建造，何时建造，有多么大，我们将在描写中国的专著里加以叙述。

从那个山岭走了一小程，停下来歇晌。从那里又走了大约十
366 俄里，进入山间，然后走上平坦地带，来到一道小城墙跟前。这个城墙在长城脚下两山之间，高约两俄丈。在大城墙和小城墙之间我们的车子无法前进，只好停了下来。右边不远处残存一座已经
103张背面 倒塌的石城，石城附近是住人的村庄。后来人们送马匹和车子到使者这里来，以供替换。车上套着驴子和牛马。牵来的马是最好的。收拾停当以后，我们就朝着长城的关隘进发[30]。那是第一道城门，城门上面有个很大的城楼。该城长官站在城门边查点人数，这是他们的惯例，不仅查点人数，也要检点武器，并且要登记，使得回去的时候不能夹带人和武器。不仅在这个关口要登记，在长城的所有关口都要这样登记。阿思哈尼昂邦说，我们来到的那个城门距离经由色楞格河前来的大路八天路程，而距离经由托博尔斯克前来的大路七天路程[31]，这是因为长城有许多城门和入口。我们通
104张 过的第一道城门有四俄丈宽。这里有卫兵守卫。从这道城门走了大约十二俄丈，来到另一道城墙，城门和上述一样。通过第二道城门后，又有城墙和第三道城门。这些城门和城楼都很坚固。第三道城墙比前二道要厚。这三道城门都设在峡谷之间，峡谷宽约五十俄丈。两边高耸着悬崖峭壁。城楼大门是用铁皮包裹的。第三道城门里面房子不多，是供军人守卫住的。那里还有一个衙门，阿思哈尼昂邦和长官在那个衙门里迎接使者，他们以博格德汗的名义请使者喝茶。然后使者和阿思哈尼昂邦骑上马，向卡哨城进发。那座城距城门约半俄里，叫作喜峰口。“伟大的城”，中国话叫长城，
104张背面 卡尔梅克语和蒙古语叫卡尔甘（Калган）[32]。由这个城门起，城墙顺着山岭向两边延伸。在到卡哨城的路上，有不少经过粉刷的寺院，

里面有许多偶像，还有重三十普特的大钟。建筑都是土耳其式的。我们和阿思哈尼昂邦和长官来到卡哨城，他们从左边进城，却让我们从右边进城。城墙是石筑的。建筑结构和长城一样：下面是青色天然大石块，高约五俄丈。由长城城门到卡哨城的方向是由北而南。城内外有许多居民。没有看到炮。城里商业繁荣，出售许多食品。我们被安顿在城内一个大院子里，全体人员都能住得下。他们不让我们的人在城里随意行走。阿思哈尼昂邦给使者送来两只猪加餐，还送来鸡、大米和塔拉松。酒黄酒是他们的饮料，是用大 105张
米酿制的，很象我们的罗马涅酒。我们在城内过夜*，门外和他们中国人车队旁边有士兵守卫。

5月11日，由卡哨城出发，仍然在山间前进，山上没有林木，转向西面走了大约五俄里。又有另外一座石城。城内外有许多居民。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村庄和田野。哪里有村庄，哪里就有各种果树。从这个城走了大约六俄里，来到一条名叫滦河的大河。河上有一座架在木船上的浮桥。河水由西向东流去，注入大海，河水 367
颜色深暗。河上可以看到大船，是用木板制成的，有点象雪橇。从这里开始，在深谷之间前进，矗立着长城的山脉仍隐约可见，因为它在我们右边不远的地方。离河走了大约三俄里。阿思哈尼昂邦 105张背面
一直同使者一起走。阿思哈尼昂邦从都城来时，他前面就有两个用马尾装饰起来的小小的旌节，一路上有人举着这两个旌节，为他开路。这种旌节是他官衔的标志。当我们在蒙古人那里时，一些人向阿思哈尼昂邦叩头三次，另一些较大的台吉则向他叩头一次。在中国本土，普通人走来的时候要下马行礼。那一天在路上，阿思哈尼昂邦说很快将要遇到博格德汗的重要的王，要求在遇到时使者和他阿思哈尼昂邦一同下马，向圣旨叩头，因为他是博格德汗派到蒙古人这里来办理要事的。他们的惯例是，不管什么人遇到圣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二十二宿营地，第十五驿站，四十七俄里。

旨，都要行礼。使者说，假如那位王是博格德汗派到使者这里办事的，那么使者就在他面前下马，假如他是为了办理博格德汗的别的
106张 事情而来，则使者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就不必见面，使者可由路边走过去。关于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当阿思哈尼昂邦看到使者根本拒绝这样做时，就只好自己留下，让使者顺路边先行。不久就有一位王来到了。他的前面有人在两边各举着七面小黄旗，旗子后面有一个人骑着马，背着圣旨，圣旨用黄布包着缚在背后。另一个人举着黄色华盖，撑在那个人和圣旨上面。王和随从人员离圣旨很远，在后面走着。阿思哈尼昂邦从远处一看到圣旨，立刻下马向圣旨跪拜。圣旨过去之后，阿思哈尼昂邦又骑上马和王见面。他
106张背面 后来又跟上使者，一起走了大约十俄里。我们经过许多中国村庄和寺院，寺院里住着他们的中国喇嘛。到处都是开垦过的土地，有耕地，有菜园。在高山顶上还有精心粉刷的大庙。

中午我们来到一座石筑的大城[33]，城的附近可以看到，从前这里是个大市镇，现在已经荒废了。城墙很坚固。我们在城下歇晌。过了长城以后，他们拿来作食物的不是牛，而是五只猪，给使者的有鸡、鹅、烈酒和塔拉松酒。城外有一座他们信仰的宗教大庙，庙墙刷有颜色，大门口立着两个石人，手里各牵一头配了鞍子、漆上颜色的大马。走进院内，右边梁柱上悬了一口大钟，另一边搁着一个大鼓，好象一个大桶，两端是绷紧的鼓面。院子中央是大殿，大殿
107张 中间高坐着一个偶像，好象是某个皇帝，头上戴着皇冠，脸部上了彩色，衣服是大红绸缎做的。这个神像又大，又胖，四周围以幔帐，眼睛象宝石一样发亮，但眼神却很凶恶。他面前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高高的大腊烛，放着一个银香炉，里面插着神香。他面前还挂着一盏神灯。两边各立着两个偶像，他们的脸上涂着白色和别的颜色。左边有一棵树，树上有各种颜色的叶子。殿里还放着一把铁制的大宝剑。右边挂着一张大弓……墙上写着一些不认识

的字。两边墙上有〔绘画〕。我们猜想，可能画的是战争和很多战士，仿佛亚历山大出征一样[34]。城外右边山上还有一个庙，阿思哈尼昂邦说，那个庙花费了三千①，因为那个庙里的神座是用很贵重的石头做的。我们在城边停下歇晌。 107张背面 368

又是在石头山岭之间行走。路是沙质的，小石子很多，水很少，有些地方有泉水流出，流了约一俄里，又流入地下。走上平原以后，山在右边逐渐远去，但长城还看得见。傍晚来到一座石筑的大城[35]。我们骑马进城，城墙外有壕沟。城墙和城楼……青石……很厚很高……铁炮长一俄尺半。城门包着铁皮，军人手执弓箭和木棍站岗守卫。城内有很多店铺，出售各种蔬菜和食品。城内外都有许多庙宇，里面挂着大钟，有神像。神像栩栩如生，绘上各种颜色，贴了金。俄国人要进庙参观，他们并不禁止。城内一个大庙里，有一尊神像高坐神台，全身饰金，前面两边有两个武士骑在马上，一个持弓，一个拿矛，都想杀死对方。墙上画有几条大蛇。城内有一些石筑院宅，每一个院子里大约有十多间房舍。所有城镇的街道上和院宅里都有粗石板架成的桥。我们在上述城内停歇和过夜，换了车马*。从我们歇晌的城镇到这里十五俄里。 108张

阿思哈尼昂邦在途中对使者说，希望使者一到都城就立即把大君主的国书交给博格德汗近臣。交出大君主国书，才能翻译，并向汗奏报。奏报之后，很快就会传旨接见。使者对他说，先向汗的近臣交出大君主国书，然后才让使者去见汗，任何国家都不会这样做。希望汗陛下珍重同大君主的友好亲善关系，准予在汗的御前接受沙皇陛下国书。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们没有在御前接受国书的惯例。此事使者和阿思哈尼昂邦在途中有过许多争论。阿思哈尼昂邦还说，他在脑温就讲过这件事，他们的惯例就是这样。使者 108张背面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二十三宿营地，第十六驿站，三十九俄里。

① 原文如此。——译者

说，要是他在脑溫真的这样说过，他就不会到京都来了。阿思哈尼
109张 昂邦说，如果不按他们的惯例办事，完全可以象费奥多尔·巴伊科夫那样回去。使者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愿，那就这样吧！这个问题的争论情况，将详细记入在中国的谈话录中。

5月12日，从这个城出发，走了大约二俄里，渡过一条小河。小河上建有一座石桥，桥两边有石栏，每根石栏都雕有狮子头像。从这座桥走了大约七俄里，来到一个大村庄。村内有庙，庙里有许多神像。又往前走，经过许多村庄和哨所。以前我们也经过很多这样的哨所，但我们不知道。现在据阿思哈尼昂邦说，设立那些哨所是为了防盗，每个哨所相距十里，等于三俄里，他们的一里合三百六十俄丈。有些哨所里有小火炮，炮长不到一俄尺，是铁铸的。
109张背面 有哨所的地方，建有象小塔楼样的房屋，是新建的。从这个村庄又
369 走了大约六俄里，来到一座小城附近[36]。没有进城，就在一座庙旁停下来歇晌。动身后，穿过一座城[37]。城内商店不多，也有一些庙宇。从这座城往前走约十三俄里，来到一座石筑的大城，建筑形式和前述城镇一样。城内商店和庙宇很多，居民也很多。城四周环水。自中午起长城留在我们的右侧，走在路上，城墙和城楼仍然清晰可见，绵延不断。两边有许多山，山上没有树。路边有许多村落，这里是产粮食的地方。耕地很多，以至没有地方可以割草和放牧牲口。我们在城内停歇，过夜，并换了车马*。那天阿思哈尼昂邦
110张 派扎尔固齐到帝都禀报，说使者已进入长城。上午我们向西行进，中午起朝西和西南方向进发。

5月13日，由城里出发，上午在平坦地带走了十五俄里以上，经过许多村庄。后来来到一个大村庄，在庙宇的大殿里停歇。大殿里有许多与其他庙里相似的神像。在一个大神像面前摆着一盏神灯，灯里烧着油，日夜不熄。神像前的桌上，竖着一些木牌，牌上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二十四宿营地，三十八俄里，第十七驿站。

画着各种各样的水果。老和尚穿着黑袈裟，他们不吃肉食。他们的僧房就在寺院围墙里，这些人都彬彬有礼，他们还请使者品茶。在那个庙里歇过晌，又往前走。走了大约三俄里，来到一个大村庄[38]。这个村庄有一俄里长。离开村庄又走了大约十三俄里，来到桑戈河。从桥上过了河。桑戈河从西北方的山里流向东南。河上 110张背面
停着二只小渡船。河水浅蓝，没有可以涉水的地方。我们经过很多村庄，如果停下来把周围的村庄数一数，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五十多个村子。每个村庄不论大小都有庙，乡村中的庙宇就好象我们的小教堂。从河边走了大约两俄里，来到一座城边[39]。这个城不太大，城墙已倒塌多处。我们在城外关厢停歇。关厢附近种着各种蔬菜、葡萄、苹果、梨，谷物则有黍米和水稻。还有另外一种红色的谷物，其茎高在一俄丈半以上，有手杖那么粗。这种植物的杆可以当柴烧，他们木柴很缺。这里还种有小麦和大麦。他们还播种 111张
其他农作物，有一种作物长得象冰草，成熟时在锅里煮一段时间，便可成糖。我们朝西和西南之间前进。大山向西伸展，又折向北。我们在城外关厢停歇，过夜，没有换车马*。城里有一座钟楼一样的高塔，共有九层。

5 月 14 日，从这个城出发，在平坦地带走了大约十五俄里。经过许多村庄，来到一个大镇[40]。镇里有一个象是寺院的大庙，庙内神座上坐着一尊高大的佛像，象皇帝模样。头戴皇冠，脸涂白色，粘着三绺黑色长须，身材魁伟，穿着黄绸袍服，看不见双手，手被绸袍遮住，衣服象是僧袍。他面前站着两个童子，用手高举象圣扇[41]一 111张背面
样的东西。圣扇上画着有翅膀的蛇，闪着金光。神像周围有木板 370
做的龛，面前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铁烛台，烛台上插着烛。他面前还挂着一盏灯，灯里的油不断地烧着。两旁分立着两尊大神像，称为力士，一尊全黑，另一尊全白。黑力士手执狼牙锤，白力士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二十五宿营地，四十俄里。

手执八普特重的大铁斧。他们旁边还立着许多其他神像。大神像称做帝，据说能摄取人的灵魂。那个殿后面还有一座小殿，殿中央设有象皇帝宝座一样的神座，神座用幔帐遮盖着，上面涂着金，并
112张 配有各种颜色，这个小殿里也有许多神像。两个殿里的墙上都画着些东西。在殿里歇了晌，又出发走了大约七俄里，来到白河。这条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河岸上有个石筑的大城*[42]。我们走木桥过了河，桥板是架在船上的。城下河里停着很多小船**。据说这条河流入东海。河口有座中国城市叫天津。荷兰人和其他各国人常常乘船来到这个城市，再从海口乘小船到上述的通州。我们就在那个城内停歇，过夜***。那座城的四周有两道城墙。第一道城墙一面砌砖，另一面垒土。城墙周围有护城河。另一道城墙是砖砌的，很宽，城楼高大，各个城楼都有两扇门，城门包着铁皮。每个城门洞
112张背面 都放着两门炮，每门炮有一又四分之一俄尺长，炮弹重达半磅。城里有一座十一层的高塔，住宅、商店和庙宇非常多。神像漆着各种颜色，有的装饰着黄金和宝石。当我们在那个城里时，不让我们任何人走出院子。我们朝西和西南走了一整天，并在那个城里换了车马。

5月15日，我们离城，乘行了大约一俄里半，从石桥上走过一条河。人们说，这条河是人工开凿的，流水坡度很小，直通中国京都北京城下。经这条河可以从上述城里用船装载粮食运往京都。
113张 由这里乘行一小段路程，路旁和住宅旁边有一些村庄和寺庙。两边有大片的小树林，绵延约十俄里，一直伸展到北京城。从这个城到北京城的路上，每个寺院和村庄都挖有石砌大井，井的四周有石筑的井栏，象个大箱子。井边有人对前来取水的人供水。我们在这

---

* 页边空白处写着：通州。

** 页边空白处写着：二万多。

*** 页边空白处写着：第二十五宿营地，三十俄里，第十八驿站。

里路过中国许多达官贵人的坟墓。坟墓都是石砌的。在北京城内不许掩埋尸体。那天我们朝向西北方向前进。从脑温到北京城乘行共二十九天，因为等待牛车，我们走得很慢。在长城以外曾停歇两天。从脑温到长城共走了二十四天，从长城到北京城走了五天。从长城到北京城的里程是四百华里，合一百三十三俄里。

我们进入中国都城北京，正好是中午，我们从北门进城。第一 113张背面
道城墙是土筑的，城楼是石筑的，但不高。城周挖有壕沟。过了土
筑城墙，阿思哈尼昂邦的僚属扎尔固齐来迎接我们，把我们带到路 371
边席棚里，请使者和阿思哈尼昂邦就坐喝茶。阿思哈尼昂邦的儿子也送茶来请大家喝。停歇片刻又继续前进。我们来到另一道大城墙，距第一道土城墙约四分之一俄里。这道城墙很高，而且很坚固，比克里姆林宫高，墙基是青灰色天然石块砌成，上部里外都用砖砌，中间以土填实。因此在城墙上可以骑马、乘车。城楼同城墙一样宽。来到石筑城墙以后，要通过两道大城门。进入第一道城门， 114张
便是高大而坚固的城楼。城楼里有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场地。从第一道城门到第二道城门大约有四十俄丈远，城门包着铁皮。城门边放着两门小铁炮。城门上面建有战斗用的楼宇，城墙周围是盈满活水的护城河。每道城门都有二十名携带弓箭、刀剑的卫兵。从上述城门沿着两边有店铺的大街乘行了大约一俄里，来到城中央紫禁城附近，城墙差不多和莫斯科帝都的宫墙一样高。紫禁城里住着中国博格德汗。看来这座皇城以前粉刷过各种颜色。皇城附近有许多商店和商场。街中心有石桥。从大城墙的城门口到我们的下榻处，要走三俄里多。关于北京城的规模和外观，关于博格德 114张背面
汗的紫禁城将在描述中国的专著中详述。使者被带到离城不远的宾馆。这所宾馆住过各国使臣：远在巴伊科夫时期就已住过第一批荷兰人，大约十年前又住过他们的另一批使者，还有葡萄牙人和其他国家的使臣也在这里住过。院子很大，只是房屋是旧的，许多

地方已经倒塌。院子四周建有石墙，高约一俄丈半。宾馆内房舍是石筑瓦顶平房。天花板是木头的，房子里没有铁结构。宾馆内没有花园和其他可供观赏的东西，真是个令人烦闷的地方，象个监牢。把我们安置到宾馆以后，立刻就对我们设下森严的戒备。

115张 ……*宣称。他将会受到本国君主的处罚，你也会前功尽弃，象巴伊科夫一样，徒劳往返。

使者反驳说：

达赖喇嘛和卡尔梅克、布哈拉和蒙古等君主是何许人，我们是很熟悉的，因为我们同他们是邻国。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我们也很熟悉，你所能想得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派过使臣来你们这里的所有君主和国家我们也很熟悉。哪怕你把这些国家都合在一起，再加上其他许多国家，你也不会有象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那样以绝对权威统治的上帝恩佑的伟大国家。把大君主的国书和使团与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其他国家等同看待，这是博格德汗对沙皇陛下的

115张背面 最不友好的态度。如果中国人称之为回恰尔[43]的罗马皇帝或土耳其苏丹派使臣来到博格德汗陛下处，勉强可以说，他们是世界上伟大的君主。然而即使是他们也不能与我国大君主相提并论，因为

372 我国大君主是与你国相邻的君主，人们特别尊重邻邦，因为邻邦对邻邦不可能毫无所需。此外，往年博格德汗陛下在国书中，要求沙皇陛下与之友好亲善，这是你本人知道的，因为那件事是你经手办的。如果没有寄发国书给大君主，如果大君主没有获悉使臣将会得到礼遇，则大君主绝对不会派遣使者前来，因为大君主已从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的报告中得知你们那些倨傲的习俗，以及你们违

116张 反各国对使臣以礼相待的惯例，对使臣如何不礼貌。你们那些做法在任何国家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即使博格德汗陛下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一切君主，但为了沙皇陛下所表示的友好亲善，博

* 此处原文散佚。

格德汗陛下也应亲自接受我带来的大君主的国书。我们没有别的要求，仅仅是要求自古以来世界上一切君主所应做的事情。这样做，不仅不会使博格德汗陛下的声誉受到损害，反而会大大提高他的名望。因为当人们看到我们带着大君主的国书和礼品，按照惯例，公开地来到京城觐见博格德汗陛下，那时博格德汗的朋友们将会感到高兴，而他们的敌人则会感到害怕，因为派了使团带着友谊和礼品来觐见博格德汗陛下的，是这样一位光荣而伟大的邻邦君主。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有朋友，也有敌人。至于你所说的，后天 116张背面
我应准备就绪，我说，我现在就准备同你商谈大君主的事务，但并不准备带着大君主的国书到衙门里去。我并不是为了准备到衙门去而请求约定日期的，如果你们要带我到汗的御前，那么现在我就准备好了。这简直是一件大怪事，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惊讶，在你们这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汗的御前可以接见使臣，却不接受君主的国书。

阿思哈尼昂邦说：

我们在汗的御前接见使臣，但不接受国书，这件事你不必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有那个惯例。我们现在还严格遵守，这是因为很久以前某国派了一位使臣携带许多礼品前来，口头上也宣称要友好亲善，就象你现在宣称的一样。当时我们的汗很高兴，下令立即接见那位使臣，并接受其君主的国书和礼品。那位使臣来到汗的御前，递交了国书，一读国书，发现是对汗大肆侮辱，而使臣也当着汗的面讲了一些很不成体统的话[44]。从那时起中国就规 117张
定要事先接受国书，不论来自何国君主，先看它是怎样写的，再决定怎样做——有的使臣在御前接见，有的不接见。现在汗本人也不能废除这个惯例。正是为了顾念沙皇陛下的友谊和尊严，博格德汗才破例命令两位大臣接受大君主国书，至于要汗亲自接受国书的事，你就不必去想了。巴伊科夫在这里住了七个月，还带来

了优厚的礼品，关于递交国书的事，他常常同我们争论，结果仍然无济于事，只好徒然而返。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当时并没有得到准备给你的礼遇，因为阁老[45]通常不接受任何使臣的国书。前几年葡萄牙和荷兰也派过使臣，只是由衙门官员接受他们的国书。如果博格德汗现在亲自接见你，那么周围各国君主就再也不会把博
117张背面 格德汗称为汗，因为他违反了自古以来的惯例，在御前接受了大君主的国书。这会使对博格德汗蒙受奇耻大辱。

373 使者说：

既然博格德汗陛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想破除旧例，并且认为亲自接受大君主国书会有损他的尊严，那么，大君主派使臣带来那么深厚的友谊和礼品，而博格德汗似乎轻视大君主的友谊，认为大君主比自己稍逊一筹，拒绝按世界各国应遵循的惯例，在御前接受大君主的国书，这对我国大君主的尊严和声誉也是很大的损害。博格德汗不亲自接受国书对我国大君主的侮辱，比起博格德汗亲自接受国书对博格德汗的侮辱更大，因为至今派遣使臣到这里来的那些君主自知不能与我国大君主相提并论，他们不可能抱
118张 怨为什么博格德汗对大君主的使团比对他们的使团更尊重。每个人都应有自知之明。

至于所说的往年某位使臣侮辱汗的事情，你们不必怀疑我们，因为在脑温，在途中和这里，我都反复对你说过，大君主国书里和口头训令中，除了友谊亲善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我只是感到奇怪，在脑温，当你说你受有博格德汗的全部谕旨时，为什么不提出这件事。为什么那时你不明确说：国书到了北京，汗也不会亲自接受，而要由衙门来接受呢？要是知道对我国大君主毫不尊重，当时我就会告诉你，我绝对不到这里来了。

阿思哈尼昂邦说：

他当时没有说，这一点他并不抵赖，但他奉有博格德汗谕旨，

要从言谈和大君主国书里了解，有没有某种恫吓或侮辱性的言辞，
如果有，就受命立即把你赶回去，而我就调集尽可能多的军队攻打 118张背面
涅尔琴斯克城寨和阿尔巴津城寨，把这些城寨夷为平地，因为我们
确知里面有多少人。现在已经不必多说了，如果你不把大君主的
国书送到衙门去，你就得象巴伊科夫那样回去。

使者对他说：

为什么提到要把城寨摧毁？他们自己也知道围攻呼玛尔城寨
的情况，攻下了吗？我们不以善战自炫，但也不怕与他们交锋。我们
的大君主不愿意打仗和争执，而希望与博格德汗友好亲善，因此派
我前来。要是沙皇陛下命我向你们宣战，我早就向你们宣战了。至
于你说我得回转去，那要看博格德汗的旨意。如果在脑温你就对
我讲明这一点，我就绝对不会到这里来了。至于涅尔琴斯克和阿 119张
尔巴津寨你说里面守卫的人不多。之所以不多，是因为不需要更
多的人，如果需要的话，大君主有大量的军队，一年之内就可以驻
满整个阿穆尔河流域。只要求你，阿思哈尼昂邦直截了当地告诉
我——汗陛下是否愿意同沙皇陛下保持友好亲善的关系？

阿思哈尼昂邦说：

如果大君主希望与博格德汗陛下保持友好亲善关系，博格德
汗也同样希望与大君主保持友好亲善关系。如果大君主不愿意友
好亲善，别有所图，博格德汗陛下也将采取相应的对策。

使者说： 374

假如象你所说的，那我敢当着上帝宣布，沙皇陛下那方面，只
是为了在两位大君主之间建立永久的友好亲善关系，除了友好亲 119张背面
善之外，绝无其他想法。因此沙皇陛下命令我向博格德汗陛下说
明，沙皇陛下并不是请求博格德汗陛下亲自接受大君主的国书，从
而使汗陛下感到屈辱，而是为了——将来博格德汗陛下的使臣去
觐见沙皇陛下时，大君主、沙皇陛下也会下令按照惯例亲自接见使

臣并问候博格德汗的健康。沙皇陛下命我转告，一旦遇有机会，沙皇陛下也将按照博格德汗陛下的办法去做。如果你不相信这点，我准备给你立下书面保证，沙皇陛下一定会这样做，一定会亲自接受国书并问候博格德汗的健康。假如汗不这样做，沙皇陛下那时也会给你们的使臣以同样的待遇。

120张 阿思哈尼昂邦说：

如果汗陛下以后要派遣使臣去觐见大君主——不管是他或者是比他地位更高的人，既然身在异国，那么指示他们往哪里走，他们就得往哪里走，指示他们在哪里坐，他们就在哪里坐，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绝不会强加于人，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惯例。他们的惯例由来已久，绝对不能破坏。递交国书的事谈得够多了，如果你不交出国书，就会象巴伊科夫一样，前功尽弃。

使者说，只要博格德汗愿意，当然可以把我们留在这里，或者让我们回去，或者下令把沙皇国书抢去，这些都可以按照汗的意思办理，但是他斯帕法里决不会自动把国书交给衙门的。

阿思哈尼昂邦说，如果在我们还是善意协商的时候你不交出大君主国书的话，那么，上述情况之一，必然会发生，并且很快就会发生。

120张背面 说完他就向使者告辞而去。

当天中午来见使臣的有理藩院的尚书阿里哈昂邦[46]，同他一起来的还有阿思哈尼昂邦，他们还带了一位名叫南怀仁[47]的天主教长老、耶稣会士。他出生于西班牙国王的尼德兰地区，大约在十五年前他受罗马教廷的派遣，到了中国。很早以前在中国许多城市就有这种耶稣会士，他们有天主教堂，吸收许多中国人加入天主教[48]。从前他住过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汗的主要大臣中曾有一位名叫汤若望[49]的耶稣会士，颇受器重，他于尼堪皇帝在位时来到中国，由于学识渊博，很受尼堪皇帝的尊重。当今皇帝的祖父博格德

汗征服中国时，得知他的情况，仍让他继续为官。他们的职务是：121张
中国汗有个大衙门，里面研究天象，也即天文学，因为他们编制历法、推算时间，分发全中国，观察日蚀和月蚀；铸造大炮；发明其他各种东西。耶稣会士汤若望前几年死了。临终时汗问他，谁可以接替他的职务，他嘱咐找南怀仁。汗便委任南怀仁接替汤若望的职务，那时他还不懂博格德语，为此汗从宫廷中委派一个年轻人教他。按中国称呼，他的官衔叫阿里哈哈番[50]。他穿的也是博格德服装，只是不刮胡子。除他之外，都城北京还有四位耶稣会士。这里有两座耶稣会教堂，教堂装饰得很华丽。他来到后，和使者互375
相寒暄，使者从面孔看出他是什么人，于是开始讲拉丁语，问他是不是耶稣会士，在这里住了多久？他也同样用拉丁语回答，并且因121张背面
为我们交谈时彼此之间能够理解而感到很高兴。中国大臣们问他：使者同他能讲得通吗？他说，完全能讲得通。他们又问使者，这位通译是否使他满意？他们之间能否完全理解？使者向博格德汗致谢，感谢他派来一位不仅能使关于两位大君主事务的口头谈判完全理解，而且能一字不差地翻译两位大君主国书和衔名的人。

大臣们要耶稣会士从头询问使者，沙皇陛下出于什么原因派使者来觐见博格德汗陛下？

使者象在脑温时对阿思哈尼昂邦说的一样，答复说：

大君主沙皇陛下不仅与许多邻国的大君主，而且与遥远国家的大君主友好亲善，不断交往。所有大君主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122张
而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誉。正因为如此，前些年大君主派遣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使团来觐见博格德汗陛下，沙皇陛下那时就希望建立友好亲善关系，象与各邻邦及其他各位君主所保持的友好亲善关系一样，希望因此而为两位大君主及其国家增光得利。然而，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博格德汗陛下对那个使团不甚友好，因此巴伊科夫只得无功而返。沙皇陛下看到博格德汗陛下对待他的使

团不友好，此后就不愿再派使团了。大约五年之前，博格德汗陛下派遣阿思哈尼昂邦到达脑温，他遵照汗的谕旨，派人到沙皇陛下的
122张背面 边境要塞涅尔琴斯克去见长官达尼拉·阿尔申斯基，要求长官派几个人到他那里谈判，而且愿把阿思哈尼昂邦的人留作人质，以昭信守。达尼拉并没有把那些人留作人质，而派了十名军役人员和他们一同到达脑温[51]。他们一到脑温，阿思哈尼昂邦就接见了他们，带他们很快来到北京，并觐见了博格德汗陛下。博格德汗通过他们向沙皇陛下表示友好亲善，并希望两国之间开始互相来往和通商。此外，汗陛下特为此事以自己的名义向沙皇陛下发出国书。给予赏赐之后，让他们同阿思哈尼昂邦一道回到脑温，从脑温回涅尔琴斯克。达尼拉派那些哥萨克将国书上呈沙皇陛下。哥萨克向沙皇陛下转达了汗的希望。虽然沙皇陛下很想了解博格德汗陛下给
123张 沙皇陛下的国书是怎样写的，汗希求什么，然而由于不懂你们的中国语言，沙皇陛下无从知悉国书内容。沙皇陛下只知道，博格德汗陛下是享有盛誉的君主，是邻居，除了友好亲善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希求。此外，汗陛下是通过军役人员传送国书的，对军役人员优渥有加，因之沙皇陛下估计博格德汗陛下在自己的国书里，会按照世界各大君主的惯例，写得很有礼貌，充满友爱。还问过这些哥萨克，为什么不带一个中国人来，以便为大君主翻译博格德汗国书，哥萨克们说，中国大臣对他们讲，他们不必带人来，因为传送国书只是作为一种标志，使得在莫斯科人们能够相信他们确实到过博格德汗陛下那里，国书里，除了寻求友好亲善以及希望经常交往之外，别的事情一概没有写。沙皇陛下看到博格德汗陛下方面开始有友好亲善的表示，就派了自己的臣仆我来觐见博格德汗陛下。沙
123张背面 皇陛下虽然不了解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内容，然而他还是按各位大君主之间通常交往的惯例，以尊敬和友好亲善的语气书写了致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此外，沙皇陛下为了表示崇高的敬意和友

谊，还给博格德汗陛下送来了亲善礼品，这些礼品在他的国家里是最珍贵的产品，估计这些礼品会受到博格德汗陛下的欢迎。沙皇陛下这样做是希望今后能象同其他君主一样，同博格德汗陛下友好相处，经常交往，为两位大君主和两国增光得利。上述一切就是沙皇陛下现在派使觐见博格德汗陛下的真实原因，这件事全是由贵国开始，而不是由我国开始的。

阿思哈尼昂邦开始回答，而阿里哈哈番则保持缄默。阿思哈尼昂邦说，这件事情是由他们开始的，但别的事情却是由沙皇陛下 124张
一方开始的，因为达尼拉不止一次派人到他们那里做生意，也讲了一些友好的话，不过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因为不论从我们开始或从你们开始，这都是好事。博格德汗陛下是很愿意友好亲善的，为了尊重沙皇陛下，派了主管理藩院、接待各国君主使臣来访的近臣来见你，而对其他国家使臣只派理藩院的下级人员去会见，不会派这样高级的官员。因此，今天一早就邀请你携带大君主国书到理藩院去，在那里等候你的有我国的一些最高级大臣，阁老，他们愿意以隆重的礼节接受沙皇陛下的国书。而接待其他各国使臣来访，同他们谈话的，只是下级秘书官员，由秘书接受他们的国书。博格德汗陛下认为，现在的做法不会使沙皇陛下的尊严有丝毫降低，而只会提高，特别是因为委派这样的近臣接受沙皇陛下的国书，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至于要博格德汗陛下亲自接受国书，则无 124张背面
此先例。这一惯例已经奉行多年，就是汗本人也不可能更改。必须先把国书拿去了解内容，然后才能带着使臣觐见汗，那时会问到一些事，会问候大君主。

使者对他们说，理藩院的那些大臣曾经同荷兰使团谈过话，恰好我有荷兰使团写的一本书。不过我感到异常奇怪的是，御前可以接见使臣，却不能接受国书。使者问他们：是大君主的国书更值得尊重，还是大君主的使者我更值得尊重？

他们说，国书更值得尊重，因为使团是赖有国书而存在的。

使者对他们说：既然国书更值得尊重，为什么不可以在汗的御前接受国书，却可以在御前接见我这个使者呢？

125张 他们说，这有许多原因：第一，这是他们旧有的惯例；第二，那样做会降低博格德汗的声誉；第三，在还没有阅读国书、没有看到国书对博格德汗是否按照惯例很尊敬而且合乎礼节之前，他们不
377 相信使者口头上说的话。关于这件事不必更多争论，如果你不按我们的惯例在理藩院递交大君主国书，你就得象巴伊科夫那样，无功而返。关于巴伊科夫，我们听你们的人说，他由于没有把国书交给我们的理藩院而被沙皇判处了绞刑。

使者对他们说，关于巴伊科夫的这种说法是造谣，巴伊科夫是出使以后很久自然死亡的。他是按训令行事的，我也一定按大君主的训令行事，因为大君主给了我们训令，我们就要照办，我们不敢自作主张。

125张背面 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下达训令的做法，只是我们很少派出使臣，我们相信你是按本国君主的谕旨行事的，然而，在没有看到国书写些什么之前，对于你口头上说的，我们不能全部相信，看了国书之后，才能相信你的话。

使者说，国书内容，在脑温已对你阿思哈尼昂邦说过了，你那时也奏报过博格德汗陛下。

阿思哈尼昂邦说，当时只是扼要地告诉了他，而现在你须要交出正式文本，我们问悉之后，须再行奏报博格德汗陛下，恭候训谕。

使者对他们说，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出使之后，大君主听说你们的礼仪非常苛刻，因此大君主不再发送国书，不再派出使臣。但是大君主收到博格德汗陛下国书之后，指望不再按以前的方式接
126张 待使臣，因此命我以沙皇的名义，恳请博格德汗陛下，按照世界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君主的惯例，亲自接受友好国书和礼品，沙皇陛

下也将同样亲自接见博格德汗陛下的使臣。如果博格德汗陛下怀疑大君主国书中含有威胁或不敬的言词，认为我说的都是假话，大君主命我在这种情况下可交出国书抄本，因为大君主是光荣的君主，永远以诚待人，不仅在国书里而且在内心里，除了友好亲善之外，绝无其它。在脑温，在途中以及在这里，我的话里面只有友好与亲善，并无欺人之谈，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上帝知道的，时间也将会证明。

他们说，关于此事希望不要埋怨他们，因为他们说的是实情，126张背面现在这种递交国书的惯例在他们那里是古已有之，就连皇帝本人也不能更改。他们也听说过，其他各国也是严格遵守自己惯例的，例如任何人都不能戴着帽子向沙皇陛下行礼，因为这样做被认为是对沙皇的大不敬，而对博格德汗陛下则千万不行，免冠行礼被认为是对汗陛下很大的不敬。然而如果他们派使臣去觐见沙皇陛下，他们将按大君主的谕旨去做，不会要求采用新的习惯。

使者对他们说：

皇帝和君主并不受习惯的束缚，而是给别人建立新的习惯，为了求得异邦君主*的友好亲善，常常改变许多旧习惯，为了寻求和平和友谊，不仅是惯例，甚至连城邦都可以通过使臣割让。现在沙皇陛下希望博格德汗陛下表现出友好亲善的态度，不要象对待葡萄127张牙人和荷兰人那样对待俄国使臣，因为他们的君主和大君主、沙皇相比是很小的君主。希望博格德汗象罗马皇帝和其他信奉基督教378的君主以及土耳其苏丹、波斯沙赫一样，亲自接受大君主的国书。大君主并不请求博格德汗陛下为自己开创新例，只是要求按照自古以来在各国皇帝和君主之间通行的惯例行事，他们都是亲自接受对方国书的，而他们那样做正是为了不出差错的缘故，以便不致于对国书或使团行狡诈之事。要是博格德汗陛下不亲自接受沙皇

* 页边空白处写着：中国人称君主为 коруны。

陛下的国书，那末我是奉派到什么人那里出使的呢？这对双方大君主又有什么光荣呢？将来如果博格德汗向沙皇陛下派去使臣，他们也将按对等方式受到接待，受到礼遇。关于帽子问题，你说在沙皇面前大家都要脱帽，但事实并不如此，因为信奉基督教的使臣
127张背面 不仅在这样伟大的皇帝面前要脱帽，而且按基督教习惯，他们彼此见面时也要脱帽，而土耳其和波斯的使臣则按自己的习惯，戴着帽子行礼，沙皇陛下绝对不强迫任何人改变自己的习惯。所以，每个人都可按照本国通行的习惯行礼。

他们说，交出沙皇陛下国书之后，博格德汗就会下令召见，他的全体近臣都将在场，那时你可以隆重地执行外交使命，博格德汗陛下也将亲自问候沙皇陛下，你将会受到隆重接待。

使者对他们说，希望对沙皇陛下的国书比对使者本人更加尊重，因为国书里有沙皇的原话以及他本人和全俄罗斯帝国的国玺，
128张 有了这些，使团才受到承认，才能履行职责。

他们又开始坚持原先那些话，说那是办不到的。接着他们又要求看大君主国书的抄本，看有无威胁和不敬之辞，并吩咐耶稣会士写成拉丁语。使者用拉丁语向他口述。正当他们在使者那里逗留时，一位年轻人——汗的重要亲信来找他们，他们一见到他，立刻起立。耶稣会士看着抄本，假装阅读。他对使者说，那个人是博格德汗的亲信，博格德汗派他来了解耶稣会士是否能够同使者交谈，但是使者要装做不知道他是汗的亲信，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使臣知道。接着汗的亲信问耶稣会士用哪种语言同使者谈话，是否
128张背面 谈得明白。耶稣会士说，使者讲得很好，是用拉丁语，那种语言很难，只有学识渊博的人才会讲。阿思哈尼昂邦替他记在纸条上帮助记忆，以免他去见汗时忘掉是拉丁语。汗的亲信问他们，他们为什么事耽搁这么长时间，说完他就拿起纸条，立即去回汗的话。他们说，翻译并誊清国书抄本之后，就回去向汗奏报，以后他们会把

汗的谕令通知下来。使者请大家喝了伏特加，然后送他们出门。

在谈话中，那位耶稣会士对使者说，看在基督份上，他乐于替沙皇陛下效劳，乐于帮助做各种事情。他通知说，博格德汗会问及种种事情，特别是大君主的衔称和俄罗斯帝国画在地图上有多大。他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享有盛名的君主派出使团前来，而中国人则 129张
如此野蛮，对任何国家的使臣都不尊重，就象前些年接待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一样。而且他们把外国送给他们的礼品称作贡品，写作贡品，在他们的国书中作答的语气，就象老爷对待奴才一样，还有许 379
多别的侮辱人的事，以后会告诉我。因为他们自称，人世间所有的人只用一只眼睛看人，只有他们是用两只眼睛看人。他要使者在圣像面前发誓，在离开中国之前，决不把这些话告诉任何人，也不要写下来，因为他们也是外国人，为基督正在忍受许多苦难，现在还受到怀疑。他还答应，要给使者送来一本用拉丁文写的书，在那本书里可以看到他们怎样接待使臣[52]的全部惯例。后来，耶稣会士同他们一道离开了。

5月20日，阿思哈尼昂邦和扎尔固齐单独来见使者，向使者问候。使者也向他们问安，并对他们发问说，前几天他阿思哈尼昂 129张背面
邦和阿里哈昂邦以及耶稣会士来过这里，拿走了大君主国书的抄本，是否已经译成中文，是否已呈交博格德汗？

阿思哈尼昂邦说，已经译成了博格德语，但还没有拿去呈交博格德汗。因为对那份抄本我们半信半疑，虽然抄本内容写得很好，很有礼貌，但是，在你没把大君主的国书交给理藩院的近臣、没能看到印玺之前，无论如何也无法确信无疑，因此你还是不能得到博格德汗陛下的召见。正如头上长发又逐渐变白是无法改变的一样，他们的惯例也不能为了沙皇陛下而改变。只能由博格德汗的两位近臣接受国书，而这两位大臣同博格德汗非常亲近，就象人身上的左右手，而博格德汗就是头。

使者对他们说，要是博格德汗陛下为了沙皇陛下的友谊亲自
130张 接受沙皇陛下国书，那么人们就会看到，大君主国书中所写的，与抄本完全一致，因为在用拉丁文写的那份大君主国书上盖有大君主的印玺，我知道，那位耶稣会士将要朗读国书，那时人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没有任何欺骗狡诈之处。如果发现国书中写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听凭博格德汗对我怎样处置。只是各国人士都会对你们感到奇怪，为什么可以在博格德汗御前接见使者，而更值得尊重的国书却不愿在御前接受。

阿思哈尼昂邦说，接见使臣之前先在衙门里接受国书，是因为在御前接见使臣的同时接受国书，万一发现国书里有侮辱性言辞，使臣便会受到博格德汗的严厉惩罚，而如果先在衙门里接受国书，即令国书写有什么不得体的话，也可以让使臣空手回去，不予处分。

130张背面 使者对他说，听说博格德汗不愿意亲自接受外国君主的国书，其原因是他不愿意把自己同发国书的君主放在平等地位。要是这样，则希望他能象各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君主一样，对大君主平等相待。博格德汗有地图，他可以看到沙皇陛下的国土和博格德汗的国土各有多大。

阿思哈尼昂邦说，我们也知道，沙皇陛下国土辽阔，博格德汗绝不是因为平等地位而不肯亲自接受国书，只是由于一向惯例如此而已。我们之所以还没有答复你，是因为这件事不是小事，可以很快作出答复，汗的近臣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答复你的时候，阿思哈尼昂邦会来，他和耶稣会士会告诉你。

131张 使者说，各国君主和皇帝都有一种惯例：使臣不仅要口头说出他们奉命要说的话，而且为了准确，还要求书面写出那些话，近臣也应以书面作答。我准备在这里用书面写出我代表沙皇陛下说的
380 话，因为我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按大君主谕旨说话的。如果博格

德汗陛下友好接待本使团，那么沙皇陛下也会同样友好接待博格德汗的使团。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听凭博格德汗陛下随意处置，或者把我扣留在这里，或者从我这里抢走大君主的国书。他是在自己的国内，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办理。

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从没有对使臣有过类似做法，只不过会有各种答复而已。本来也可以把所谈的内容记录下来，但是他们没有这种惯例，并且会遇到困难，他们不懂我们的语言，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语言。当他在脑温时，他忘记询问清楚，是否准备在 131张背面
衙门里呈递大君主国书，还是象巴伊科夫一样，要在汗陛下御前呈递。要是问了，会得到你的确切回答。那样就会从脑温派扎尔固齐到都城向博格德汗陛下呈奏，汗陛下也会谕示我或者带你到都城，或者让你回国。不过他们并不责怪使者这样坚持，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执行本国君主的谕旨。

使者说，他们自己应该明白，沙皇陛下方面表示了伟大的友谊，因为博格德汗陛下只是发出一纸文书，而沙皇陛下却送来不少礼品，为的是使博格德汗陛下尽快传谕，作出答复。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们并不看重礼物，巴伊科夫也带来了大量礼物，他们瞧也不瞧一眼。一旦有回音时，他们会再来通知。说完 132张
他们就走了。

那些日子守卫森严，大门紧闭，守卫人员以加倍的价钱出售食品。

5 月 22 日，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来访使者，象以前一样，他们说：

汗的近臣已开过会，但不敢向博格德汗奏报，因为我们对你使者不能完全信任，你的请求违反惯例，但是，近臣命令再谈谈下述事宜。这件事是由你方开始，而不是我们开始的。前几年，当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谢伊特库尔和塔鲁京[53]以及其他一些人到中国来

的时候，当时哥萨克顺阿穆尔河而下，掠夺他们的臣民，当时他们对巴伊科夫和其他人曾谈到哥萨克问题，为什么他们一面派人出
132张背面 使，一面又有哥萨克前来攻打？他们都说，那些哥萨克都是贼众，他们的攻掠行为同大君主无关。中国人称他们为罗刹[74]，意思就是盗贼。后来遵照博格德汗陛下的谕旨，从这里派去的军队水陆并进把那些盗贼全部击溃了。此后博格德汗的臣民根特木尔率众逃到涅尔琴斯克。博格德汗陛下得知贼众占据石勒喀河一带的涅尔琴斯克，就命他阿思哈尼昂邦（当时还是个扎尔固齐）率领一支六千人的大军和十门大炮去讨伐那些盗贼和根特木尔。于是他就调集了六千人的部队，带了十门大炮从都城出发到脑温，又从脑温到涅尔琴斯克。他先派出一个达斡尔人去打听根特木尔的消息，了解根特木尔逃到什么人那里去了。根特木尔把那个达斡尔人逮捕起来，押送到衙门去见达尼拉·阿尔申斯基。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和根特木尔对那个达斡尔人说，他们不是盗贼，而是大君主白沙皇的臣民，他们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建立了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
133张 津两个寨，并说大君主希望与博格德汗陛下友好亲善相处，希望两
381 国之间进行贸易。于是那个达斡尔人就回来了，在温达河旁距涅尔琴斯克两天路程的地方遇到我率领军队前来，我听说那些人不是盗贼，而是白沙皇的臣民，并且很友好地放这个人回来，我当时就派人向博格德汗陛下呈奏，与其同这些人打仗，不如同他们友好相处。因为他们自称白沙皇的人，是按照白沙皇的谕旨住在这里，而不是象从前那样，从事抢掠。博格德汗陛下命他阿思哈尼昂邦派人到涅尔琴斯克，最好从那里带几个军役人员回来，因为他想写一份国书给沙皇陛下，以便了解事情的真相。于是，涅尔琴斯克派了十来个人，阿思哈尼昂邦带了他们去觐见博格德汗陛下。博格德汗给沙皇陛下写了国书，不仅是为了索还根特木尔，更主要的是
133张背面 为了清楚了解那里住着什么人，属于哪位君主。此外，所有在巴伊

科夫之后到中国做生意的人，如谢伊特库尔、塔鲁京等都请求让他们到京城去经商，他们都诡称持有大君主国书，但是让他们去京城以后，发现他们并没有带什么国书，只是欺骗而已。因此，没有看到大君主的正式国书，现在我们就不敢相信你，免得你也象那些商人一样欺骗我们。

使者对他们说，关于涅尔琴斯克派人一事，在脑温、在途中、在这里已多次谈过，事情是怎样开始的，派来做什么，都不必再谈了。至于你谈到商人一事，大君主绝对不会让他们携带谈及大君主事务的国书来，为了使他们安全通行，只是由大贵族在托博尔斯克发给他们通行文牒，证明他们是由哪一国来的。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也知道，大君主不会委托商人赍送国书，他们确也没有带，不过现在我们也不能相信你不象那些商人一样 134张
欺骗我们。当然，从你这里拿去的国书抄本，我们看到倒是写得很好，是愿意友好的，只是我们担心，盖有国玺的正式文本是否会有不妥之处。

使者问阿思哈尼昂邦：这些话是博格德汗陛下本人说的还是他的近臣命你说的？

阿思哈尼昂邦说，是汗的近臣命他说的，因为你要求汗亲自接受大君主国书的事，他们不敢奏报博格德汗，那个惯例由来已久，不容动摇，就是博格德汗陛下本人也不能破例。正因为为此，博格德汗陛下一开始就谕令他的主要近臣在衙门里接受国书。这些大臣从来没有接受过使臣递交的国书，使臣们没有享受过这样的荣誉。

使者说，如果博格德汗陛下今后希望通过使臣或者通过国书 134张背面
向大君主请求一些事情，而博格德汗现在又拒绝我以沙皇陛下的名义对他提出的请求，那么，大君主怎么能满足博格德汗所提的请求呢？

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对沙皇陛下没有任何要求。

使者对他说：如阿思哈尼昂邦方才说的，阿思哈尼昂邦曾派人从涅尔琴斯克带了几名哥萨克到北京，以便传送博格德汗给大君主的国书，国书中要求交回通古斯人根特木尔。博格德汗陛下作为邻国的君主，将来还可能就其他事情有求于沙皇陛下。

阿思哈尼昂邦说，根特木尔那个家伙，有什么值得提的，那不
382 是什么大事，发国书不仅仅是为了根特木尔，更重要的是了解那些人属于哪位君主，他们怎样对待博格德汗的国书。

135张 使者说，虽然你现在说那是小事，但在脑温、在途中为什么你一再争辩，一再探问，有没有遣还根特木尔的谕旨，因为博格德汗为了他已受到不少损失。沙皇陛下虽然不知道你方国书里写些什么，然而出于自己的良好意愿，派我带着友好亲善之情和礼品前来，而博格德汗陛下对沙皇陛下却并不友好，强迫我在衙门递交大君主国书，从而使沙皇陛下的尊严在其他君主的心目中大大降低。

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陛下当然愿意与沙皇陛下友好，因而特命主要近臣在衙门里接受国书，并命阿思哈尼昂邦届时大开衙门正门。平时对任何使臣都是不开正门的，这种荣誉别的使臣
135张背面 享受不到，就是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也未曾享受到，那时只是命令扎尔固齐接受国书，而现在博格德汗陛下为了表示对沙皇陛下的友好亲善，却命令自己最亲近、最尊贵的大臣以特殊的礼节接受国书。

耶稣会士插话说：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们没有向博格德汗奏报过，那是他撒谎，因为有他在场就已经奏报过三次。博格德汗命令近臣们查阅古书，看从前那些汗是否曾从使臣手里接受过国书。博格德汗很愿意那样做，只是他的近臣顽固坚持，不让他违反这项有害的惯例，因为周围各国君主会说，这是由于害怕大君主才这样做的。此外，他们

不相信抄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国书是以老爷对奴仆的命令口气写的，因此也恐怕大君主的国书中写有威胁之词。

使者对阿思哈尼昂邦说，当大君主们向那些与自己平等的君 136张
主派出使臣时，如果对方君主不亲自接见带着君主国书*① 的使臣，就是很大的不敬，博格德汗就是这样，如果以前汗不是亲自，而是命令衙门接受的国书是来自罗马皇帝或其他与大君主身分相等的君主，那我无话可说；以前由衙门接受的却是一些小国君主的国书，他们合起来还比不上沙皇陛下一个人，不能和沙皇陛下相提并论。使臣还举例说：要是他阿思哈尼昂邦派自己的人带着文书和礼品去见使者，使者命仆人去接受，自己却不在场，阿思哈尼昂邦怎么能不生气呢？沙皇陛下也是这样，他更有理由认为这是不友好的做法。

阿思哈尼昂邦说，使者说得对，这个例子是很好的，他知道，大君主是享有盛名的君主，可是他们的惯例由来已久，他们不能废 136张背面
除，如果废除了，博格德汗的荣誉会在一切人的心目中遭受损害，他们会认为汗不是为了对沙皇陛下的友好而违反自己的惯例，而是由于害怕沙皇陛下才改变了旧例。正是为了友谊，才由汗的近臣接受。他们并不责怪使者坚持维护本国君主的荣誉，希望使者也同样不要责备他们竭力维护本国君主的荣誉。

使者对阿思哈尼昂邦说，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在中国时，博格 383
德汗陛下看到他不愿在衙门递交大君主国书，便命自己的亲兄弟接受国书，现在使者也禀告，如果博格德汗陛下自己愿意接受他的大君主的国书，那当然更好，更得体；如果他本人不愿意，最好命自己的亲兄弟亲自接受国书，这样，他使者已由第一个方案让步到第二个方案了，希望他们向博格德汗禀报。

---

*① 这里本书编者有一个脚注，说明俄文原文有语法错误，是本文件抄件最后校订时造成的。——译者

137张 阿思哈尼昂邦说，这一点是巴伊科夫说谎，因为当时是顺治汗[55]在位，他是当今皇上的父亲，没有兄弟，现在的汗是他的儿子，现在的汗有几个兄弟，只不过阁老比汗的兄弟地位更高。当时除了扎尔固齐* 没有任何更高级的官员去见巴伊科夫。他阿思哈尼昂邦当时就是扎尔固齐，给巴伊科夫的礼遇，不及对你的一半，而且史册上任何使臣也没有享受过对你这样的礼遇。

他们来得很早，一直谈到疲倦的时候，才稍事休息。阿思哈尼昂邦又开始说，他就是我们到达之前被提升为阿思哈尼昂邦的。他的荣升仪式是我们到达后第五天举行的，他身上穿的衣服，显示着他的官衔，他胸前有金丝线绣的仙鹤，背后也绣着一只。他对使者发誓说，使者不要以为他因为得到汗给予的荣誉和晋升才千方百
137张背面 计维护博格德汗陛下，他们曾不止一次地考虑过，并已作出决定，这项惯例绝对不能废除。然而你也不要以为会对你采用某种强制行动，我们从来不这样做，这件事还是由你来决定。我们的同僚说，你似乎在强迫我们向你的上帝[56]鞠躬，而背弃我们的佛祖。我们的那项惯例是如此牢固，我们不能抛弃，就象不能背叛佛祖和宗教信仰一样。

使者说，不能拿改变宗教信仰一事作为例子，常有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宁肯违背君主和父亲的意旨，却不愿改变宗教信仰。习惯与信仰是不同的。因为习俗可以因时间和益处而加以改变，尤其是，君主并不受习惯的束缚，而是给别人建立新的习惯。希望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向汗的近臣如实说明一切，说明同使臣怎样谈的，让他们自己去研究决定。起初，使臣要求博格德汗陛下亲
138 自接受国书。以后，由第一个方案让步到第二个方案，提出汗命自己的兄弟接受国书也可，而他们自始至终却一点也不肯让步。使臣还给他们举例说：要是弓弦弯，弓背一点也不弯，那就会折断，要

* 页边空白处写着：秘书官。

是两头都慢慢地弯，箭就会直射出去，弓也不会折断。还谈到礼品的事，希望能和国书一起在博格德御前公开接受，而从前巴伊科夫来时他们是在接受国书之前在非正式场合接受礼品。

他们说，礼品是小事，必须先办妥国书的事，礼品是跑不掉的，希望你现在暂作让步，先把大君主国书交给衙门近臣，证明沙皇陛下国书同抄本并无区别，那时博格德汗陛下为表示友好亲善，可以象沙皇陛下所希望的那样，亲自接受国书和接见使臣。 138张背面

使者说，希望他们今后以书面方式作出答复，他也向他们提交书面建议，那样比单凭口头说明要好。沙皇陛下现在并不是出于 384
某种困境才派使者到博格德汗这里，他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才这样做，要是你们没有发去国书，沙皇陛下绝不会派使团前来。他阿思哈尼昂邦在脑溫为什么不明说不能在博格德汗御前，而只能在衙门里接受大君主国书。

阿思哈尼昂邦说，那时他还没有得到全部谕旨，他只是出于友好的情感，说出自己的意见，以免发生当时巴伊科夫遇到的情况。我们看到沙皇陛下给博格德汗的国书里写道，不要因为衔称可能写得不合适而怪罪他，你也看到，沙皇陛下命令你按我们的办法行事，而你却一直表示反对。

使者说，关于衔称，大君主不但写了，而且口头上还严格命令我，今后来往文书，两位大君主的衔称都要正确书写，使两位大君主保持相等的尊严，假如沙皇陛下已写明白，使者一切都应按你们的惯例行事，那么我绝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写头衔是一回事，按你们的惯例行事是另一回事。

在谈话当中，耶稣会士也插话说，他确实听说他们不打算废除自己的惯例。关于已交出的抄本，他说你做得很对。因为博格德汗无论写国书给什么人，都是封起来，绝对不让使者看，这次他们也不得不给你一份抄本。

阿思哈尼昂邦又坐了好久，等使者再说什么话。后来他问：还
139张背面 有什么话要对汗的近臣说的？

使者说：除了上述事宜外，没有什么别的了。

说完他们就走了。

5月26日，阿思哈尼昂邦带着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来到这里，通知说，他们于5月22日到过使者这里，当时同他谈的话都向皇帝的近臣禀报了，他们命令他说，你作为使者，被沙皇陛下派到这里破坏旧有的惯例，你似乎是想开创我们从来没有过的新范例。

使者说，为了友好亲善，他遵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向博格德汗方面请求的事情，皇帝陛下的近臣不应说成是破坏他们的惯例，正如沙皇陛下对于博格德汗以往不附译本、没有使者、没有礼品就向沙
140张 皇陛下发出国书，并没有抱怨博格德汗违反各国君主的惯例一样。不仅如此，沙皇陛下还英明地回致国书，派遣使团携带礼品觐见博格德汗，本来指望象太阳光射在墙上又反照过来一样，希望博格德汗陛下方面会同样报以亲善友谊。

阿思哈尼昂邦说，我们听说，你们有一种惯例，任何人都不能戴着帽子向沙皇陛下行礼，正如你们那个礼节不可改变一样，我们的惯例也不可改变。

使者对他们说，这是有人对他们说了假话，因为信奉基督教的使臣是脱帽行礼的，而土耳其和波斯的使臣都是戴着帽子行礼的，大君主并不强迫任何人抛弃自己的习惯，每个使臣都可以按照对本国君主的礼节来行礼。

385
140张背面 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陛下不能亲自接受沙皇陛下国书，因为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友好，将来两位大君主真正确立友好亲善关系之后，博格德汗可能亲自接受由其他使团带来的沙皇陛下国书。

使者对他说，过去一直存在着友好关系，两位大君主之间从未

发生过争执，远在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作为沙皇陛下的友好亲善使者奉派前来时，友谊就开始了，虽然他没有被汗接见，然而沙皇陛下仍然保持友好的态度，允许商人往来经商，并且谕令边境军人同贵国臣民友好相处，这应是初次的友好关系；第二次友好关系当你在脑温时就开始了，当时曾经通过哥萨克向沙皇陛下寄发博格德汗的国书，虽然沙皇陛下不明白博格德汗国书写了些什么，然而 141张
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受了；第三次的友好关系，即最重大的一次，是现在由我开始的，沙皇陛下送来国书、礼品，带回博格德汗的国书，可见沙皇陛下方面，不论口头说的、信里写的、心里想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友好关系。如果说，贵国可能还有一些疑虑，我们方面却完全没有，正因如此，博格德汗陛下应当借此机会对沙皇陛下报以友好亲善之情，亲自接受沙皇陛下的国书。

阿思哈尼昂邦说，沙皇陛下可能是故意挑选了你，派你来同我们谈判，我们一直是在面对面谈判，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因为我们对那些事情很不熟悉，没有经验。

使者说，他在大君主、沙皇陛下那里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只不过事情是明摆着的，道理也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沙皇陛下命我请求 141张背面
博格德汗陛下做世界上没有通例的事，博格德汗陛下是可以不接受的，但这件事是各国君主一致的惯例，对博格德汗陛下的使臣也将同样对待，沙皇陛下方面也将给以同样的平等礼遇。

阿思哈尼昂邦说，要是沙皇陛下答应交还根特木尔，事情尚有谈判的余地。虽然你一再说，你们那里没有人懂中国话，但是对那些到过这里的哥萨克说过不止一千次，博格德汗请求交出根特木尔，要是不把他交还，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他们怎么不禀报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使者象在脑温时一样，详细地回答了他，这在前面已经写明，说沙皇陛下既没有从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里，也没有从哥萨克那

142张 里听说过根特木尔的事，因此博格德汗的那封国书也由我带回来了。

阿思哈尼昂邦说，为什么沙皇陛下在致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中没有象关于衔称和其他事情那样，写明请求汗亲自或在御前接受大君主的国书的事，如果确实写明，那么博格德汗也可能照办，现在单凭你口说，还是不能完全相信。

使者说，各国大君主没有把一切事情都写进国书的惯例。例如关于礼品细目就没写进国书，而关于衔称一事就写进国书，因为那是大事，涉及到君主的荣誉，不能忽视，因此就写了。要是连这点事也不相信，那么沙皇陛下口头谕令我同你们以最大努力谈判的其他事情，也就不会相信了。

386 阿思哈尼昂邦说，一旦你交出沙皇陛下的国书，那时你所说的话，我们就都会相信了。

142张背面 使者说，沙皇陛下听说，博格德汗陛下是一位独断独行的君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听说博格德汗是有不亲自接受国书的惯例，但还是希望，由于他有绝对的权力，为了表示对沙皇陛下的友谊，可以把惯例改一改。

阿思哈尼昂邦承认说，博格德汗陛下是有绝对权力的，的确，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不能反对。不过，那个惯例不能改变，是因为那样会降低中国汗的声誉，自古以来，他在其他各位君主之中，就象是地上的神，因此那个惯例不能改变。

使者说，这几天谈了许多话，从这些谈话中他自己也看到，他们不想放弃自己的意见，以免两位大君主之间出现平等的关系，但
143张 他使者也不敢背离谕旨，否则就会受到沙皇陛下的严厉惩罚。既然博格德汗陛下这个惯例如此重要，比沙皇陛下的友谊更重要，不能按照各国君主的惯例接待使团，那么至少也请他下令让我们的人员能够自由出门，购买所需物品。因为多日以来，大门紧锁，我

们就好象住在监牢里一样。关于递交沙皇陛下国书一事，你们以前同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也争论过，但那时君主的人员还可以自由出入，进行必要的贸易，而现在我们就连走出大门看看都不让，可是以前我国商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可以到处自由走动。

阿思哈尼昂邦说，商人们将到宾馆来找你们，你们带来的物品，可以在一天之内全部卖掉，买卖是自由的，不会受到任何欺诈；至于让你们走出宾馆，这在你没有交出沙皇陛下的国书之前，是没 143张背面
有这个惯例的。做买卖这种小事，不能召集大臣会议讨论并向皇上奏报，如果有其他什么大事，那我们可以奏报。

使者说，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小事，因为我们没有自由，受到监
159 禁。我们不能自由买到饮食，希望对此事尽快答复，不要象以前一样。

他说，出门是绝对不行的，关于这件事，他只能伺机禀报。

耶稣会士这时又佯作看地图，他对使者说，他们故意拖延回答，目的是要迫使对方就范。不久以前，当他在御前铸炮时，汗把他单独召到一边，问起你，问起谈判的情况以及同你谈的一切问题。根据他的话来判断，他是愿意召见你的，只是少数几个人在内阁里面态度傲慢，皇帝虽然很年轻，才二十三岁，但他愿意致力于 144张
各项友善事业，只是那些执政的阁老相当傲慢，相当顽固。

后来他们就离开了。

5月27日，阿思哈尼昂邦没有带耶稣会士、扎尔固齐和书吏，独自一人前来，他要求使者把书吏打发出去，只留下一个蒙古语通译。大家出去以后，他就以自己的上帝和妻室儿女的名义发誓说，他出于和好以及同使者的友谊，为了使他阿思哈尼昂邦的奔走和努力不致徒劳，他个人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他准备同汗的近臣作出安排，请博格德汗下令不是把你召到衙门，而是召到紫禁城的皇宫里，内阁会议通常就在这里召开，汗坐在特设的御座上面听，但

387 谁也看不到他。你到那里时，全体内阁成员和近臣都会出席，他们将隆重地接见你。

144张背面 使者说，那时汗会不会在自己的御座上？只要汗是在那个宫殿，哪怕远一点也行，要是这样，还是保持了沙皇陛下的尊严，即使并不完全。至于他所说的希望两位大君主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上帝会帮助他，两位大君主也会使他享有永恒的荣誉。

阿思哈尼昂邦说，汗绝对不可能出席，这不必争论，而且他想出来的这种办法，从来也没有对哪位使臣实行过，因此他才没有带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一同前来，以便保守秘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办法是否行得通。

使者懂得，他这是在耍手腕。当时使者有病，因此对阿思哈尼昂邦说，请他明天再来，使者要考虑一下，再同他商谈。他所说的话实际上都是汗授意叫他说的。接着他就离开了。

145张 那几天，气候酷热，军役人员由于受暑和水质很坏有一半人病倒了。大门还是一直紧闭着，不让任何人出门。守卫人员以三倍的高价出售食品，这些人都是大臣们的奴仆。

5月28日，阿思哈尼昂邦派了一名书吏来问候使者，他说，阿思哈尼昂邦自己没有来，希望不要介意，阿思哈尼昂邦本人也病了，没有到衙门去，但明天他一定会来。

5月30日，阿思哈尼昂邦一个人来了，他说：

他没有早些来是因为生病了，而且雨下得很大，希望不要见怪。老天爷知道，不仅他本人，而且博格德汗陛下也愿意同沙皇陛
145张背面 下友好亲善，博格德汗对待使团是友好的，因为君主是非常温良厚道的，只是有些大臣坚决反对违反旧的惯例，认为如果让步，就是国家的耻辱。但那些人这样做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不懂外国习惯，并且认为沙皇陛下是寻常的君主，而没有认识到他是具有声望的君主。他希望两位大君主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希望他和使者的努

力不致徒劳。因此，他没有把使者以前所说的关于做买卖和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向内阁禀报，否则的话，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就会说，使者可能只是为了做生意而来，还会说一些别的于事无补的话。他在汗和内阁大臣面前夸奖了使者，说使者是个很能干的人，还说他们这几天一直在史籍中查找先例，没有找到，被他们奉若神明的达赖喇嘛的文书也是在衙门里接受的。而他，阿思哈尼昂邦设想出来的对任何使臣也没有用过的办法，正如前面对他说过的，不 146张
知道那些固执的大臣肯不肯接受：即在皇宫大殿里大臣们朝议的地方，高处是听政的御座，御座前安置一张特别的桌子，用黄布覆盖，全体大臣都会集在那里，在那个特设桌子近旁，将站着汗的两位近臣。你就率领自己的随员到那里，亲自把沙皇陛下的国书放在桌上，然后那两位近臣将拿起国书，去呈递给皇上，因为皇上离那个地方并不远。如果那两位阁老向你问好，你就回答，如果他们不发话，你就立刻回到宾馆。别的事他们不会问，因为两位君主之间的全部事务博格德汗陛下已命他阿思哈尼昂邦了解、谈判、 388
办理。

使者对他说，他已经做了很多事，以便两位大君主之间友好亲 146张背面
善相处，不过请设法安排一下，希望那时汗本人能坐在御座上，那样才能充分表示对沙皇陛下的友谊。要是象你所说的，皇帝的御座设在附近，那么也希望能让使者看到两位近臣从桌上把沙皇陛下国书拿去递给皇帝，要是那样做，就是对*沙皇陛下的尊敬了。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不敢这样向汗奏报，而且他想的办法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接着他又对天发誓。他还补充说，明天请你派个书吏到大门边找守卫人员，让他们找我和耶稣会士一道来，那时再详

---

* 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书中是"他"字（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尼·斯帕法里使团赴中国的出使报告》。圣彼得堡，1906年，第84页——在本文件中，以后只指明作者和页码，不再举出书名）。

细谈谈，看看怎样才能办好，怎样奏报。

使者问：博格德汗陛下有没有弟兄？

他说，汗陛下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57]。

147张 使者又问：他是怎样考虑的？博格德汗陛下是否会派遣使团到沙皇陛下那里去？

他说，这件事除了汗之外，谁也不知道，在递交国书和办毕其他事情之后才能知道。

阿思哈尼昂邦说的办法，他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那是谎话，因为那是博格德汗命他说的。

大君主的训令里写有各种方案，他尼古拉应当按照谕令坚持向汗的近臣要求最终在汗本人面前呈递大君主的国书和礼品，假如进行多次争论之后，汗的近臣坚决拒绝他的要求，那时他可以把写明他是使节的国书（三种文本）和礼品交给他们，只是在汗
147张背面 近臣面前不能鞠躬，不能致颂词。因此第二天，当阿思哈尼昂邦同耶稣会士来见使者，使者从他们的话里看出他们确实是坚决拒绝了他的请求，便在谈判中对他们作了让步，现写明如下。

5月31日，阿思哈尼昂邦带了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前来，耶稣会士说，阿思哈尼昂邦召他到官邸，对他说，他乐于按照沙皇陛下使者所希望的那样办，不过毫无办法，因为汗的近臣们一致反对，他们不知道沙皇陛下是享有何种地位的君主。耶稣会士本人也曾多次问过汗的近臣，那件事能否办到，他们都拒绝了，说绝对不行。即使是现在他们同意的办法，也可算作奇迹。他们那些人很傲慢，他们想采用的这种特别礼仪从来没对任何使臣采用过，因
148张 此现在我们来找你谈谈，寻求妥善安排两位君主事务的办法，使得今后能结成牢固的友好亲善关系，因为他们是些傲慢而又固执的人。

使者对他们说，他起初从沙皇陛下这方面提出建议，由汗本人

按照惯例接受沙皇陛下的国书。此事你们不止一次地加以拒绝，说你们不相信在盖有国玺的大君主国书里没有什么威胁的话，所以你们要索取抄本。我把抄本给了你们，然而你们还是不相信。后 389
来我又向你们提出另一个方案，说既然汗本人不接受，希望他命令近臣在汗的御前接受沙皇陛下的国书，这又遭到你们的拒绝，说那样也会损害博格德汗的声誉。这样看来，博格德汗陛下尊重自己的惯例甚于尊重沙皇陛下的友谊。既然如此，现在我向你们提出最后一个方案，因为听说，在博格德汗陛下的宫殿里有不少尊贵席位，在那里召开你们的内阁会议，离那不远的地方设有皇帝的御 148张背面
座。要是汗本人愿意公开露面，那么沙皇陛下也将报以同样礼遇；要是他不愿公开露面，哪怕在帷幕或帘子后面也好。不过希望安设标志，让我能够知道博格德汗陛下确实是在不远的地方。为了便于你们理解，我这里带有沙皇陛下用三种不同文字写成的三份国书，我将把这三份国书中你们想要的那一份带去。这份国书我不交给阁老，而交给博格德汗陛下的哥哥或弟弟，不致词，也不行礼，并希望阁老和汗的全体近臣出席。汗的弟兄从我手里接去国书后应立即当着我的面送到设有标志的汗的御座那里。我什么话也不说，但沙皇陛下的礼品也希望同国书一起在那里呈递。沙皇陛下的其他两份国书，将在博格德汗召见我时呈递给汗。这样 149张
一来，他们的建议和我的建议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他们说，这个建议他们也可以奏报，不过最好把三份国书都同时带去，你到御前觐见时绝对不会接受国书，而且对这件事又会重新发生争论。不管先交或后交都是一回事，汗是绝对不会当面接受的，至于由汗的兄弟接受，此事不必奏报，他们那里阁老[58]比汗的兄弟官衔更高，阁老是掌管整个中国的，而汗的弟兄是没有官职的。

使者说，使者自己也知道，阁老是掌权的，汗的弟兄和儿子是

汗的血亲，皇朝的继承人是他们，而不是阁老，因为沙皇陛下自古
149张背面 以来祖祖辈辈都是沙皇的血亲，沙皇陛下的国书也应该由汗的血亲来接受，这一点希望予以奏报，因为这个建议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他们派遣使臣觐见沙皇陛下，也请书面说明他们的请求，以免发生争执。此外，还要请他们书面写明阿思哈尼昂邦以前说过的话，即如果今后沙皇陛下派遣使臣前来，博格德汗将在御前接见使臣并接受国书，并请博格德汗陛下在致沙皇陛下的国书中写明：你的使者一再坚持要我亲自接受沙皇陛下的国书，但我们相沿已久的惯例禁止这样做。因此，对现在这种做法请不要见怪，今后，随着友谊的增进，也可能亲自接受。这样就可以对沙皇陛下证明我是没有错的。

阿思哈尼昂邦说，派遣使臣觐见沙皇陛下时可以按照同样礼仪进行，也可以在信上写明，至于你坚持的，汗也可以写，但是，要
150张 汗写明或在信中保证下次使臣出使时将由汗亲自接见，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他只能把我对他说的一切向汗奏报，由汗作出决定。他本人问道，如果汗的近臣按你的要求对一切都作出满意答复，并偶然问他阿思哈尼昂邦——你是否问过使臣，呈递国书后，当他被
390 带到汗的面前行礼时，他会不会按我们的惯例向汗行礼？——这时他该怎么回答呢？

使者对他说，应该先做完一件事，讨论一项，结束一项，然后再进行第二项。递交国书的事解决后，不但对于行礼的事，而且对其他许多事沙皇陛下都有谕令，那时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商谈。如果你们同意在御前接受国书，那么现在我就准备谈谈行礼问题。

150张背面 他阿思哈尼昂邦说，要是汗的近臣知道你不愿意按我们的惯例向皇帝行礼，那么现在就不会同意让你携带国书进入汗陛下的紫禁城，并且会拒绝你的一切要求，因为我们的礼仪关系到汗的尊严。耶稣会士也说了同样的话。

使者对他说，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国家大事一件还没有解决，就开始另一件，只有他先知道他们对沙皇陛下的国书表示出何等程度的尊重，那件事才算完毕，那时才能谈到行礼和今后要办的其它的事。关于此事，双方争论了很久，也很激烈，他们坚持要求答复，而使者不给他们答复，说，看来你们是想强迫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按你们的惯例行事，不仅这件事，单单是大门就关了很多日子，就连购买病人需要的东西也不准，而且一天天地过去，迟迟不作答复，以便拖垮我们。

阿思哈尼昂邦说，要求开大门的事，他不敢奏报，因为汗对那 151张
件事有很严格的谕旨——在你没有递交沙皇陛下的国书之前，大门就一直要上锁，你还得等候谕旨，这件事很快就会有答复。说完他就走了。

6月1日，骤起旋风，大声呼啸，兼有巨雷，好象发生了火灾，旋风所到之处，刮倒了许多店铺，许多东西都被卷到了天空。从地面到天空形成了巨大圆柱，顺着城墙由使者所住的宾馆旁边渐渐远去，直到看不见为止。中国人说，这种旋风不但陆地上，而且海上也常有，许多船舶常常由于遇到旋风而沉没。而火灾在我们逗留北京期间却未曾见过，因为他们的屋顶都是琉璃瓦盖的。

6月2日，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扎尔固齐一同前来。他 151张背面
们说，他们向汗的近臣禀报了以前谈过的一切，如，沙皇陛下的使者建议在递交沙皇陛下国书的地点设立皇帝在场的标志，要求能看见把沙皇陛下的国书送到汗的面前，还禀报了先交一份国书，另两份留待以后你向皇帝行礼时再交，凡此种种，都被拒绝了，他们说，所有三份国书要一起呈递，以便更好地理解。由汗的弟兄接受国书，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他们不参与国事，而应由阁老接受。至于博格德汗把你提出的要求写信告诉沙皇，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也是违反我们的习惯的。还命我们再次问你关于行礼的事；当

你被召到汗御前时你将怎样上前行礼？关于礼品，他们说，希望在
152张 递交国书之前呈交，我们的习惯是，礼品不能和国书混在一起。他们奉命要使者对上述各项事宜明确答复。

391 使者对他们说，既然博格德汗陛下不愿意对沙皇陛下表示友谊，哪怕是象征性地接受沙皇陛下的国书也不愿意，那就按照汗的意思去办吧；关于国书，为了更好地理解，要交出全部的三份，我也可以交给他们；关于阁老，既然说他们比汗的弟兄地位更为显要，这点也可按博格德汗的意思去办；关于行礼的事，回答和以前一样，在没有看到他们对大君主的国书给以何种礼遇之前，对此不予回答；关于礼品——绝对不能先交，只能按照惯例同大君主的国书一起交出，这是对两位大君主的尊敬。至于先收礼品问题，我们在
152张背面 途中和这里都听说，我们① 的老百姓把这些礼品称之为贡品，我们谴责说这种话的人，因为我们的大君主是接受许多国家的贡品的，而他自己从来不向任何人进贡。

他们说，有些事我们已经达成协议，只是行礼问题希望予以答复，因为此事奉有严格命令；有关递交礼品问题，何时呈交、怎样呈交，他们是要请示的；至于老百姓说的什么贡品，那是无知之人说的，不值一顾。

使者说，关于行礼的事今后不愿意再谈了，礼品的事也不愿再谈了，要是他们不在接受国书时一起接受礼品，他是连国书也不交的。

此事他们争辩了很久，后来就走了。

6月4日，阿思哈尼昂邦带了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一同前来，他说，博格德汗对沙皇陛下的尊重，甚于对以前到过这里的其他使
153张 团的尊重，因此命令说，……*地方，在那个地方将有……*，还有近

---

* 漏了一个词。

① 原文如此，疑为"你们"之误。——译者

臣，明天中午十二点多钟，他们要派出马匹，把大君主的全部礼品放在几张小桌子上，由你决定让你们的人或者我们的人在你的前边抬着这些桌子，君主的三份国书跟在礼品之后，方式可按你们的习惯。你到达紫禁城后，御座前面设有一张桌子，你把君主的国书放在那里，礼品将放在它的旁边，全中国执政者，首席阁老（此外他也是汗的侄子）将在桌子旁边站着接受国书，你递交沙皇陛下的国书和礼品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要说，然后回到宾馆。只是他们有个礼节，在汗的大殿前面有座石碑，上面写着汗的名字。汗的弟兄或大臣来到这个石碑前面，就该下马步行。他们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做的。 153张背面

使者说，他和……*由于博格德汗陛下……由阁老比由他的弟兄接受国书更尊重沙皇陛下，他现在接受这种看法；关于在石碑前下马一事，如果他们自古以来就这样做，而不是故意为了让他步行，他也将照办；关于礼品，说放在桌子上抬去比用手拿着更恭敬，那样做也好，只是要求他们在那一天，把桌子送来，把公使和贵族骑的马送来。

耶稣会士问阿思哈尼昂邦，可不可以由他耶稣会士派人送新鲜的水果、蔬菜给使者？

阿思哈尼昂邦说，我不敢答应。因为汗有严令，没有他的谕旨，任何人都不得进出使者宾馆**……

---

* 漏了一个词。

** 以下散佚部分原文。外务衙门1685年编写的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报告录抄（参阅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7本，第89张背面——第92张背面）保留着下面一段叙述：

6月5日，使者带着大君主的国书来到皇宫，国书由书吏携带，礼品放在桌上由汗的人员抬去。快到皇宫时，在写着汗的名字的石碑前下马，步行到皇宫，经过许多道大门来到一个大殿，此地安置了一个盖着黄布（其他任何人都不敢私用黄色）的四方桌，左边站着汗的几名近臣。使者从书吏们手里接过沙皇陛下的国书，捧着国书肃立，一位典礼官从他手里接过去，放在那个四方桌上，礼品放在另外的地方。尼古拉一言未

392
154张 6月13日，天亮以前一小时，扎尔固齐来见使者，告诉使者，要他派人带着礼品前去。使者派了自己的人送去，去的人还有贵族、书吏和军役贵族。礼品送到他们以前接受大君主礼品的地方。使者的、贵族的和其他人的礼品送到那个地方之后，阿里哈昂邦和汗的一位近臣出来接受礼品。最先接的是使者的马匹，接受马匹之后，再接受使者的其他礼品，还接受了贵族的礼品和送去的全部礼品，并吩咐送礼品去的人等着他们把全部礼物查看一遍，汗喜爱什么，就接受什么。有些礼品他们如果不愿接受，就退回去，因为军役贵族送的一些貂皮和狐皮质量不佳。他们在那里等到中午。后来这些人出来说，博格德汗原想退回一部分狐皮和貂皮，因
154张背面 为那些皮货不适用，但后来还是命人收下，因为他们是从远方国家

发，转身走开，过了石碑之后骑马回到宾馆，汗的近臣也没有对他说一句话。

同一天有人从汗那里来到尼古拉住处，询问鹰的事情，问怎样捕获，因为他们那里也有鹰。他们还问使者，海象牙是何种野兽的牙齿。使者对他们作了回答。

耶稣会士译员告诉尼古拉，汗把沙皇的国书立即拿去并亲聆了国书的译文，说他的父亲和其他人还没有收到过白沙皇类似的国书，应该把这些国书当作最宝贵的东西珍藏在皇库中。

6月8日，他们问：有没有口头训令，如果有，希望使者用拉丁文写出。

尼古拉·斯帕法里摘抄了以前的训令，写成了十二条，照录如下：

1. 请把以前的中国文书翻译出来。
2. 今后应以何种文字书写并互通信件。
3. 双方应照标准写法书写大君主沙皇陛下和汗陛下的名字和衔称。
4. 希望汗派遣自己的儿子与使者一同前去。
5. 希望允许双方商人自由往来。
6. 如有俄国俘虏希予释放。
7. 每年从中国运四十俄磅银子到莫斯科国换取他们适用的俄国货。
8. 如有宝石，也希望运去交换他们适用的货物，
9. 希望派遣造桥工匠。
10. 请允许用所带货物自由交换适用货物，请予收税。
11. 希望划定一条比较近便的路线，最好是海路和水路，让使者经那条路回去。
12. 希望对上述各项以友好亲善的态度接受，因为沙皇陛下一向希望同汗陛下永远友好亲善。

巴德利发表出使报告时，上述摘录几段文字收入正文（参阅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伦敦，1919年，第II卷，第352页。——译者）。

来的，博格德汗不愿使他们感到难堪。

送礼品去的人在那里看见了他们向汗奏报的礼仪 一汗的一个近臣带着黄色的大口袋，口袋里装着黄牌子，上面分别写着每件礼品，每件一牌，一面看牌子，一面就把礼品一件件地送到汗那里，最后再把那些牌子封在袋子里，呈送给汗。关于马匹，他们说，都试骑过了，检查过了，表示称赞。

他们在那里时，汗的哥哥从他们身边走过，在他前面有人牵着 393
一匹马，他们的马很小。汗的哥哥还很年轻，三十来岁，只有他一个人能骑马到那个大门口，然后再步行。汗的哥哥是汗的内阁会议首脑，不过只是名义上的。接受大君主国书的那位阁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按照天意，已故顺治汗的第二个儿子、即现在名叫康 155张
熙的博格德汗应选即位。他们的惯例是，每个汗即位后都叫博格德汗。按他们的族谱，他的父亲是第一个博格德汗。他还有一个弟弟。他这两个弟兄安逸富贵，一点也不过问国事。现在汗的儿子已被选定，一旦父亲死了就继承皇位。

后来就让我们的人走出皇城，同他们一道来的，还有来接收礼品的扎尔固齐。他对使者说，谢天谢地，上面全部礼品都接受了，使人惊讶的是，这些礼物从遥远的国家运来，还是这样完好无损，汗陛下本来想把一部分狐皮和貂皮退回，因为它们不适用，然而考虑到沙皇陛下的体面，考虑到从遥远的国家来，不愿意使他们难堪，下令全部收下。这位扎尔固齐说，他们很快就会向博格德汗奏报，确定何时准予觐见。一经奏报，扎尔固齐会立即来通知，因为 155张背面
此事由他们的衙门处理，而不是由阿思哈尼昂邦处理。

6 月 14 日，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来见使者，他说，博格德汗常常派去找他的一位太监昨天到他那里，对他谈到了礼品的事，说使者、贵族和其他的人都送了礼品，博格德汗对这些礼品很满意，命耶稣会士来问使者，有没有其他稀奇之物，或者对他有用的别的

东西。

使者说，很愿意为博格德汗陛下效劳，但现在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呈献给汗。

156张 他耶稣会士曾对博格德汗说，使者很不高兴，因为不仅不让他一个人出门，而且不让任何人，甚至也不让耶稣会士去看他，使者象关在监牢里一样，其他各国君主和大君主都没有这种惯例，因此使者感到很烦恼。博格德汗陛下回答说，自古以来就有那个惯例，现在既然使者感到很烦闷，那就授旨耶稣会士，只要他想去，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前去，不加阻拦。考虑到他精通两位大君主的事务，又通语言，因此就准许他去。耶稣会士说，他认为明天可以召见他，因为明天是月圆日。

同一天，正当耶稣会士在使者这里的时候，阿思哈尼昂邦来了，平时奏报使臣事宜、传召使臣至御前的衙门里的一些主要官员也跟他来了。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陛下降旨，要使者明天天
156张背面 亮前一小时去行礼，觐见博格德汗，要按他们的惯例行礼。只准带从莫斯科来的那些人去，汗陛下想见见他们，因为以前汗没有见过莫斯科人。自从现在的博格德汗陛下登基以来，还没有人从莫斯科来过。

使者说，他本人愿意按照要求向博格德汗行任何大礼，只是大君主和世界上一切君主都有通例，向自己的国君只行通常的鞠躬礼，但大君主鉴于你们的习惯不同，命我对博格德汗陛下行对沙皇
394 陛下的鞠躬礼，免得博格德汗陛下认为对他不尊敬。此外，还涉及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只向上帝才行那样的礼。

157张 此事他们争执了很久，他们说，如果你不按我们的礼仪行事，就不能带你到御前，一切事情都要搞糟。

使者对他们说，使者有荷兰和葡萄牙书籍，知道他们曾怎样行礼，只是不应该把沙皇陛下同他们的君主等同看待，全世界都知

道，俄国大君主多么光荣伟大，而且是近邻，今后是用得着的。

他们说，你会亲眼看到，就象在接受沙皇陛下的国书时给以不同的礼遇一样，明天也将采用不同的礼遇，因为博格德汗明天要以比接见别国使臣时更高一级的礼仪来接见你，使你比他们更靠近博格德汗。这在他们是很大的礼遇，实际上他们那里没有比这更隆重的礼遇了。

使者说，明天他会看到出现怎样的礼遇，因为他使者手头有一本书写着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受到何种级别的待遇，如果象他们所 157张背面
说的，会给以更隆重的礼遇，那么他就按照他们的习惯行礼。

他们说，明天你会亲眼看见给予怎样的礼遇。

使者还对他们说，沙皇陛下命我坚决要求，当我到了博格德汗御前时，希望博格德汗陛下亲自问候沙皇陛下的健康，各国君主的惯例是接受国书后要问候对方君主健康。在此地，博格德汗既然没有亲自接受大君主的国书，那么现在应该可以问候大君主的健康了。博格德汗已经没有亲自接受国书，现在如果又不问候沙皇陛下的健康，这就表示博格德汗陛下对沙皇陛下是不友好的。

阿思哈尼昂邦把别人都打发出去，只剩下他和耶稣会士两个人。他发誓说，他相信那是大君主命令说的，不过他晓得，沙皇不 158张
懂我们的礼仪，他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且也是为了珍重沙皇陛下的事业，免得因此引起某种重大的麻烦。他可以向博格德汗陛下奏报，不过，出于友谊，愿意私下说明一下，现在汗是独立掌权，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处于监护之下，一奏报上去，博格德汗就会想，仿佛我们还是想教他怎样做，认为他连这点事也不会做。阿思哈尼昂邦看得出，博格德汗陛下对沙皇陛下是愿意友好亲善相处的，博格德汗陛下本人可能不仅问候沙皇陛下的健康，还可能问其他的事。不过，汗的心是掌握在上帝手里的，不论阿思哈尼昂邦本人还是别的人都不能预知他是怎样想的，博格德汗是否会问候，他

不能肯定。博格德汗陛下现在刚刚愿意友好，一旦他认为这样奏报对他不好时，他会对你发怒的，这件事最好按照博格德汗的意思
158张背面 去办。因为即使博格德汗明天不问候大君主，仍然可以指望博格德汗陛下以后会单独在御花园或者其他大殿里接见你和极少数人。那时任何大臣都不会在场，只有你和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那时博格德汗不仅会问候沙皇陛下的健康，而且会问起许多事情，因为君主是个忠厚的人，也很愿意了解各种事情。因此这件事最好随博格德汗的意思，象上帝指示他那样去办，这比似乎是别人强迫他去做要好。

使者对他说，以后再问候沙皇陛下的健康，也未尝不可，但最
395 好是在明天，因为是第一次见到博格德汗。只是希望他问候沙皇陛下的健康，别的事就听博格德汗的便了。

阿思哈尼昂邦说，那件事要与阁老共同考虑一下，怎样好就怎
159张 样办，只是要防止……丝毫也不要损害博格德汗陛下对沙皇陛下的友好意愿。

耶稣会士也说，这里的人不了解别国的风俗，他们建国以来没有派过使臣出国。因此，无论你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认为你是在尽量降低他们的尊严。阿思哈尼昂邦说的是实话，如果他奏报那件事，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不过他希望昨天传圣旨让他随意看望使者的太监还会到他那里去，如果去，他就可以对太监说，他和阿思哈尼昂邦到过我这里，听到了一些话，把这些话说成是自己的意思，那位太监是汗的亲信，博格德汗很宠信他，这样比阿思哈尼昂邦去禀报要好，因为他们是怀疑一切的。明天他要和阿思哈尼
159张背面 昂邦上朝，他之所以要去，是因为如果博格德汗陛下问到什么事，他可在一旁回答。阿里哈昂邦也要同他们一起去，因为阿思哈尼昂邦脚痛，今天他们要给你送来十五匹马，这样……使者禀报说，我们的大君主、沙皇陛下和信奉基督教的其他君主的习惯是，人们

见到君主时要向他们脱帽行礼。

阿思哈尼昂邦笑着说：看到了吧，你们的习惯同我们的习惯多么不同，你们认为脱帽行礼是很尊敬的事，我们却认为是很大的不敬。上天保佑，他们绝不能让使者朝见博格德汗陛下时脱帽行礼，因为那对博格德汗是极端的不敬和羞辱。如果你沙皇陛下的使者想把沙皇陛下的事情办妥，那就请你按照我们的习惯去做，以后如果我们派使臣去，也会照样……或者是用貂皮。使者说，希望他耶 160张
稣会士热心为沙皇陛下奔走，使沙皇的声望得以发扬，受到景仰，他将会得到沙皇陛下的赏赐。

当天傍晚前他们牵了十五匹没有鞍辔的马来到宾馆，放在这里，以备第二天乘用。

耶稣会士把礼品带给阁老，起初阁老不愿接受，后来他对阁老说，除了他耶稣会士之外，阿思哈尼昂邦和别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阁老就收下了，并答应尽量关照大君主的各项事宜。阁老送来一封用拉丁文写的便函和一个铜制模型，请他在莫斯科照样制造两个钟上的铁齿轮，他有个大时钟，是荷兰人送的，后来坏了，中国不会制造这种大齿轮。他请求使者通过沙皇陛下的使者或者商人捎回，今后他将关照沙皇陛下的各种事情，如果沙皇陛下从莫斯科传 160张
谕需要做什么，他乐于效劳。 背面

使者托耶稣会士带十张带尾貂皮送给那位太监。

6月15日，扎尔固齐在天亮前一小时来见使者，带他到紫禁城。在进城的途中，到处都是骑马、坐轿进城的官员，打着纸灯笼，灯笼的骨架是铁的，灯笼上面用尼堪字写着他们的官衔，谁是什么官。到达写有汗的名号的石碑之后，都要下马、下轿，我们象以前一样在石碑前下了马，顺着以前呈交大君主国书走过的路走去，经过三座大门和三重墙。我们还没有走到以前为放置大君主国书安 396
设桌子的地方，就叫我们止步，坐下。我们被领到那个地方时，不

161张 是穿过从前走的大门，而是走左门。吩咐我们席地而坐。使者坐在左边地上的毯子上。我们奉命等待谕旨，因为天还早，人们还没有到齐。毯子和坐垫是使者吩咐带来的，因为他们有个习惯，每人都要带一块毛毡，如同我们的地毯那样，铺开之后，让人坐下。在那里坐了大约半小时。在黎明日出之前，来人说，现在是该去的时候了。在我们曾放置大君主国书和就坐的那个空地上，已有列队仪式，那里站着七只象，三只在左，四只在右。右边的有三只设有象轿，象轿是圆形的，而且都漆成金色，上面可坐四至六人，打仗时参加作战。象很大，院子里还有五十多只象，我们的人大家看见了都说，这些象很大很凶。左边的象有二只上面也有漆成金色的圆
161张背面 形象轿，里面不能坐人，只是用来展览的，另有两只象背上没有象轿，但有人坐在他们的脖子上。照顾象的人穿着红色彩服，头上高插黄色翎毛。两边停着四架豪华的马车，仿佛是博格德汗的镶金圆形大銮舆。汗乘坐时，銮舆要由六十人抬，有时套在象身上拉。大象的辔头很宽大，镀着金，饰以宝石，但不知镀金的是银件还是铜件。那些銮舆有时每辆套上六匹白马来拉，銮舆四周的皮带和拖索都是黄色的。空地上离大象不远的地方，两边各设约三十面鼓，那些鼓象釜状铜鼓，下端是尖的，上面宽而圆，盖着黄布。这里还有一些黄色旗子。大象站在离大门大约十六俄丈以外的地方，我们从大象旁边走过。人们带我们进入第四道左侧的边门。我们
162张 一走进那个大门，人们立即把门关上。中国官员们走右侧大门。中间的大门整天关闭，只有汗乘舆出入时才打开。对着中门的路和门一样宽，都是用白色大理石铺砌的，大门顶上建有高大的楼阁，楼阁两侧各建一个较小的楼阁。大楼阁和两个小楼阁之间，有一边吊着一口三人合抱的大钟，钟的底部边沿和上部都有雕刻。敲钟是用木槌。另一边吊着一个大鼓。楼阁有金色的圆顶，殿堂很高，是用红砖砌的。屋顶用大木柱支撑，木柱漆上各种色彩并且

涂有金色，栅栏也绘有各种彩色，杂以金色。从第一道大门到那里有三百俄丈。楼阁用黄瓦盖顶。进入大门之后，我们来到一片小空地上，在空地中央从一座桥上过河。河上的三座大理石桥正对 162张背面
三个大门，桥上的栏杆也是白色大理石的，上有浮雕。这些桥做得很精致，用铁件衔接，另外还有两座桥，两边各一，式样相同。河岸用白色天然石块砌成，在不到那条河的地方，竖立着一个半俄丈高的大理石柱。柱上有一个大理石做的日晷仪，这个日晷仪是已故耶稣会士汤若望建立的。过了河又来到一道大门。小块空地两旁各有两个比前道大门城楼小的楼阁，但构造都是一样的。两边处 397
处可以看到花园和大树，两边有大门通向花园。从河边走过来，穿过一个大殿，那里站着带弓囊箭袋的侍卫，有一边挂着八张弓，还有矛。穿过大殿，就是第五道大门，不过比以前走的门高些，象以 163张
前一样，我们又走左侧大门。走过大门，来到一块场地，它叫做皇帝御座广场。因为广场的一头建有一座宏伟宫殿，殿内有汗的御座，大家向汗行礼时，他就坐在那个宫殿里。来到那个广场时太阳已经升起。一走进大门就可以看见，在那个广场上坐着中国官员，每个人按官阶就座，在他们全体人员的左侧末端距离大门不远设有一个座位，使者奉命照他们的习惯按官衔大小坐在他们大家的后边地上。因为他们没有让军役人员进来，只让军役人员走到原先接受大君主国书的第四道大门。除使者外，只能挑选二十名贵族、书吏、神甫、军役贵族和使团的少数人。我们奉命坐在那里，等待觐见的时刻。那个广场四周有六个殿堂，其中一个在我们走过的大门上面，四个在两边，每边两个，第六个就是设有汗的御座的大殿。两侧有通道通向那个大殿，通道上的栏杆漆成金色，有多级 163张背面
的大理石阶通往那个大殿，丹陛也是用同样的大理石砌的，丹陛两旁的石栏也是大理石的。那些丹陛雕琢得很精致，远远望去非常漂亮。广场中间，由正门门殿直到汗御座，有一条用白色大理石铺的

路，这条路除了汗之外，任何人不得行走。路的两侧砌有精雕的蓝石条，高约两拃，宽约一拃半，铺成三行，每行相距约半俄丈。这些精雕的蓝石条一直铺到设有御座的大殿丹陛。站在路两边的人穿着同照顾大象的人一样的衣服，他们手里拿着旗，两边各有用塔夫绸制的四十八面彩旗。那些彩旗上写着金色的中国字，旗杆顶端
164张 装着矛头，矛头下端不是扎着丝线，而是扎着染了色的马鬃。除了那些旗子之外，人们还手执雕刻的木牌，每边各二十五面，两边共五十面。那些旗子不是战旗，而是迎接使臣到来的仪仗。木牌和彩旗的后面，两边各有五匹黄鞍白马。马匹后面的石阶近旁，站着大约三十个穿黄衣的人，他们后面的石阶两边，张着黄色的华盖。华盖后面两侧各有二十人一直站到大殿门外的丹陛旁边，他们穿的是红色绸衣，上面绣着金线。他们手执武器，有人拿着双手使用的镶金大刀，有人拿着镶金大弓箭和短刀，还有人拿着长矛，长矛上挂的不是旗子，而是雪豹的长尾巴。

我们在那里等候时，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来找使者，他说，上
164张背面 面派他来，要他和使者在一起，教使者如何行礼，命令他在行礼完毕之前，一直和他在这里。他说皇帝上朝，每月三次，新月（初五）一次，十五日一次，第三次是二十五日。人们在这三日向汗朝拜。汗的其他近臣也来了，他们目不转睛地瞧着使者的穿戴，也瞧着随使者到这里来的全体莫斯科人的穿戴。

398 在那里的时候，有人叫大家站起来，但没有说明原因。使者便问扎尔固齐：为什么要站起来？他说，博格德汗的哥哥来了。全体中国官员都站起来了。但使者立刻又坐下去，并命自己的人也坐下*，他对扎尔固齐说，沙皇陛下的使者，不是被派来觐见汗的兄弟，而是派来觐见博格德汗本人的，应该对博格德汗陛下，而不是对他的弟兄表示敬意。在那里坐了大约半小时，便听到了前面讲

* 阿尔谢尼耶夫书中写为：这样做（第97页）。

到的钟鼓的声音。耶稣会士说、汗已经到了大殿。中国官员们都站了起来，也叫使者站起来。接着在汗坐朝的大殿里和我们走过 165张
的大殿里都响起了乐声。立刻，有一个人在台阶上用中国话高声喊叫，不知道说些什么。然后有人拿出鞭子鸣鞭三次，每次三下。使者问耶稣会士：为什么要这样鸣鞭？他说，他们鞑靼人自古以来就有那么个风俗，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鸣鞭。

音乐声愈来愈响，节奏慢的时候象土耳其音乐，大鼓也敲起来了。之后，那个人又站在石阶上大声喊叫：全体肃立！这时从我们上首的两边大约有五十名官员站起身来，走上前去。他们走进前面讲过的四道精雕蓝石条，对着御座大殿站在广场上蓝石条之间。当他们站在那里时，那个人又高喊："下跪！"他们全体同时跪下，那 165张背面
个人又喊：叩首！大家两手撑地，慢慢地把头叩到地面，又慢慢地从地上抬起头来，好象我国妇女跪拜一样。那人又喊：叩首！于是大家又叩头。他喊到第三次，他们又一次叩头。那人再喊：起立！他们就立起来，稍站一会儿。那个人又照前高喊，大家又都跪下，三次叩头。这样进行了三遍，共下跪三次，叩头九次。这九次叩头进行了大约一刻钟。这是给我们作示范，目的是让我们看看怎样叩头，以便我们照样做。

使者问耶稣会士：这些人是什么人？他说，他们是当今的汗封的官。稍等片刻，来了两位官员，他们对耶稣会士说，带使者去行礼的时候到了。他们两人走在前面，后面走的是使者和耶稣会士，166张
再后面是贵族和使团随行人员。他们站成四行，来到那些中国官员行礼的地方就停了下来，那两个官员和耶稣会士站在离我们稍远一点的地方。又有人鸣鞭三次，每次三下，奏乐开始，钟鼓齐鸣，于是那个人又来叫喊，要我们叩首，使者叩得很快，头也没有到地，那两个官员叫耶稣会士告诉使者，要叩头到地，而且不要那么快，要象先前中国官员那样叩头。

使者说，那些人是博格德汗的奴仆，他们善于叩头，我们不是博格德汗的奴仆，就只能按我们知道的方式叩头。唱礼的司仪看到使者叩头很快，也就赶快唱礼。使者就这样和随行人员行了三
166张背面 遍礼，只是头不太到地，而且动作迅速。行礼之后，那两个人和耶稣会士又带使者及其随行人员回到原先他们坐的地方。从向汗行
399 礼的地方到汗的御座大约四十俄丈。从那个地方既看不到汗，也看不到御座，因为大殿高大，而人们行礼的地方很低，只能看到大殿的门向里敞开，而汗的御座设在大殿中央，因此无法看见。

使者行礼回来之后，上面走来汗的一个近臣，传召使者一人和耶稣会士，叫通译带个坐垫去。汗的近臣叫使者走快些，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规矩，汗召见的时候，他们要赶快跑去见汗。使者说，他不习惯跑路，只得慢慢地走去见汗。他们来到大殿，那里两侧都有
167张 大理石阶，阶级也是大理石的，登上大约二十个石级。走完石阶，便是一个面积比克里姆林宫红色台阶还要大的大殿平台，平台全部是用大理石铺的。他们领着使者走完丹陛，又走了大约八俄丈，来到御座正对面殿门旁边。那里坐着*以前曾到过使者住处的理藩院阿里哈昂邦，他旁边坐着另外一位大官，他们身边给使者设了一个座位。使者走到那个座位时，人们叫他叩头到地一次，并吩咐通译放下呢子坐垫，照土耳其人的习惯，盘腿坐下。使者叩头一次就坐到垫上。使者就座的地方距汗的御座约有八俄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汗。使者穿的是镶金绉绸的貂皮大衣，使者坐在汗的对面，但不是正面，而是斜对面，因为那个大殿是正对着丹陛而开的。

167张背面 大殿里面支着很多木柱，在木柱之间，按土耳其方式挂着帷幕，汗在那里时帷幕放下，汗不在那里时帷幕升起，当时全部帷幕都升起来了，大殿里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御座离地面约一俄丈高，御座是木制的，呈八角形，漆成金色，上面盖着金色罩套，御座很宽

* 阿尔谢尼耶夫书中写为：有（第98页）。

大，有三道台阶可上到御座，台阶也漆成金色。汗坐在御座中央，人很年轻，脸上有些麻子，人家说得确实，他是二十三岁。在大殿里，从御座到门边地上，两边坐着他的弟兄和侄子，他们坐在白色的毛毡上，毛毡很白很薄。

使者一到，他们就开始给汗的弟兄、侄子和汗的全体近臣上茶。茶由汗的年轻近侍递上，那些近侍每人头上插一根孔雀毛。茶盛在黄色大木碗里。茶是用奶油和牛奶一块儿煮的，是鞑靼式的茶，不是中国式的茶。全体的人领茶之后，都是左手触地行礼，168张
右手端着茶碗，然后再坐下来喝茶。喝完后又叩头到地，杯子由汗的近侍收去。此时乐声轻柔，司仪的人大声唱喏。地坪有几个大理石的底座，上面摆着几个很大的铜香炉，好象是盥洗用的金属罐，香炉里放着各种香木，上面还有用大理石做的日晷仪。各级中国官员有的坐着，有的在地坪上站着。饮茶之后，乐声停止，那个人大声叫喊，阿里哈昂邦告诉使者站起来。他们大家也都站了起来，汗离开御座，从御座旁边走过，离开大殿，走进后殿。御座后面没有高墙和大门，只有一个阁老开会的殿堂。再进去便是汗的住 400
宅，他的后妃住在里面，除了太监，谁也不能进去。他们那里有许多太监。阿里哈昂邦、阿思哈尼昂邦同使者告别，耶稣会士带领使 168张背面
者准备顺着来时走的石阶走下去。当他们正要下台阶时，汗的哥哥走过来，仔细端详使者穿的衣服，汗的其他亲属们也在那里。耶稣会士叫使者佯装不认识他，对使者说，他是汗的哥哥，参加杜马[59]，是那里的头号人物。他脸上有点浮肿，年纪在三十岁左右。汗的弟兄和全体亲属帽子上都有别人不敢装饰的金色标志，因而可以识别他们。汗有许多亲属，不过最显要的是汗的哥哥。他们穿的服装都是绣金的，胸前和背后都镶金，镶的金子是圆片，不过很薄，质量差。汗的哥哥向右边走去，耶稣会士说，那里是博格德汗的库房。

使者来到自己的随从那里，他们说，也给他们献了茶，茶端来
169张 时，叫他们行礼，他们照办了。后来那些中国人脱去礼服，穿上便服，把象牵走，把轿车和马拉走。原先各个场地上人虽然很多，但是彼此之间都不说话，静悄悄的。在这之后才乱起来。汗的许多亲属和亲信都挤到使者这里，观看使者身上镶金的貂皮大衣，以及使者随从人员身上的呢子衣服和装饰物。好不容易从他们中间挤过去，来到大门口，马匹等在这里，骑上马，回到那个破旧的宾馆*。

6月16日，阿思哈尼昂邦同扎尔固齐来见使者，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陛下下令打开大门，让商人们进来做买卖，博格德汗并命逐项开列清单：哪些货物是使者由沙皇陛下皇库运来的官
169张背面 货，哪些货物是大君主全体军役人员的私人货物，因为他们把全部货物登记入册时，通常只记货物名称，不记数量。使者把大君主的货物、自己的货物以及大君主全体军役人员的货物列了清单交给他们，他们又按自己的办法制成了清单。

接着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谕令把沙皇陛下对博格德汗陛下方面所提要求，即前此译成拉丁文的各项条款交出来。派人去找了耶稣会士，耶稣会士不久就来了。

使者对阿思哈尼昂邦说，为什么以前他讲过，在递交大君主的国书时，要给予比其他君主的使者更高的礼遇，而昨天不但没有予
170张 以更高的礼遇，反而低得多，因为使者手头有荷兰使团的一本小册子，里面如实地写着他们受接见时的全部情况。此外，博格德汗陛下连向沙皇陛下问候都不愿意。

他说，他们写的是谎话，情况并不如此。荷兰使者被接见时并没有这样隆重，因为他们了解荷兰人和大君主的差别。他告诉使者不要不悦，因为博格德汗将要单独接见他，还要向沙皇陛下问

---

* 在阿尔谢尼耶夫书中，出使报告中署为7月8日的一段原文被移至此处，并把7月改为6月。这种移动并无根据（见阿尔谢尼耶夫著作第100—101页）。

候，并询问其他各种事情，而现在只是希望遵守他们古已有之的 401
惯例。

使者说，他行礼了，但不知道对谁行了礼，连汗也没有看见，这算是什么样的使团！要是大君主问及向谁行礼，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向谁行礼，那将被认为是对大君主极大的不敬。因为以前荷兰人和其他外国人来过中国，他们记载说他们见到了汗，我国哥萨克也来过中国，他们也见过汗，当时他阿思哈尼昂邦也在场。使者 170张背面
说，这样的大君主的使者都没有见到汗！接见前一天扎尔固齐到这里来教他怎样向汗行礼，并且强迫他去向汗行叩头礼，他也叩了头，却没有看见汗，这会使他得到怎样的结果？他自己是个知事明理的人，自己会猜想得到。

阿思哈尼昂邦说，汗迟早会接见你，那时你就会忘记现在的不快了。使者说，没有见到，就不能相信。耶稣会士说，他对博格德汗的太监也说过，使者没有见到汗感到很不高兴，太监答应要向汗禀报，他估计汗会接见。

阿思哈尼昂邦执意要向使者索取第一条款所提到的中国皇帝的四封国书，希望使者让他们拿到理藩院去翻译，用毕再还给他。 171张

使者说，沙皇陛下没有谕令把那些国书交给理藩院，因为这几份国书不是属于他们的，而是属于沙皇陛下的，他们可以到使者的住处来翻译，或者把国书的抄本拿去。

这件事争执了很久。当他们看到，使者终究是不会交出来的，便找来一个尼堪老书吏，让他把中国那两件旧国书翻译成满文，因为理藩院的书吏不会翻译，而博格德汗的两件新国书则由理藩院的书吏抄写，他们把国书的抄本连同条款一块儿拿去了，至于四份国书里写些什么，当时他们并没有对使者说。

使者私下告诉耶稣会士，如果博格德汗陛下要我带国书给沙皇陛下，但却不能按照大君主这次致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写法，或 171张背面

按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君主的国书写法，如有据可查，盖有国玺的波斯沙赫国书那样写沙皇陛下的全衔，那么我奉有沙皇陛下谕旨，不接受这种会降低大君主荣誉的国书。为了使博格德汗陛下能够适应大君主的身分，遵循大君主的国书称谓沙皇陛下全衔，大君主向博格德汗陛下保证：今后向博格德汗陛下书写国书时，将以对等方式，按照汗的身分和自称，称谓他的全衔。此事大君主在致
172张 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中已经写明，在所提要求的第三条款里也已正式写明。如果汗以另外方式称谓，我绝不接受。因为这件事比其他任何事情更加涉及君主的荣誉，所以谕令我要坚持不让。使者最后还讲了欧洲减写衔称的许多例子。

耶稣会士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他也知道那些例子，他把阿思哈尼昂邦拉到一边，把上述谈话全都单独告诉了他，让他在未奏报之前了解情况，因为条款里写得不很详细。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要禀报这件事，并相信确有此事，沙皇陛下在这次致博格德汗的国书中既然已经写了，当然他要禀报。

402 使者说，现在预先告诉他，免得事后说他为什么不事先对他们说明白。

172张背面 耶稣会士秘密对使者说，他们绝对不会照写全衔，这对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已有先例，他们不会提供国书抄本，事先也不会口头透露内容，只是在让你们离开的最后一天，才会举行繁琐的礼仪，把封好的国书交给你们，并且立刻把你们从中国打发走。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对这件事有过多次争执，但毫无结果。不过为了如此荣耀的大君主，他们也许会对你作些让步。

后来，阿思哈尼昂邦便到最高衙门去见近臣阁老，带了写好的货物清单，向他报告有哪些货物，耶稣会士、扎尔固齐和书吏则
173张 奉命留在使者这里，把拉丁文条款译成满文，缮写清楚，译毕应立刻把译本送到上面衙门阁老那里。他们译完后立刻带着译本赶

到上面去。在那里耽搁了大约三小时，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又来到使者这里。他们说，他们已经把那些条款呈交阁老，阁老也已呈交博格德汗陛下，汗命令他们审议，并就各项事宜答复使者。因为大臣会议是汗的内阁，阁老是汗的助手，大臣会议里除了别人，还有博格德汗的哥哥。阿思哈尼昂邦还说，博格德汗准许商人到宾馆使者那里自由买卖，希望使者叫人把货物拿出来给他们的商人看看，因为已有人同阿思哈尼昂邦一道来了。他们看起来是一些商人，实际上都是官员的仆人。我国商人拿出货物给他们看。

彼此进行了讨价还价，什么买卖也没有做成。在存放货物的另一间屋子里同我国商人洽谈各种货物的商人，走过来把洽谈情 173张背面
况告诉了阿思哈尼昂邦，阿思哈尼昂邦记了下来。他还写了一大张纸，贴在大门边（用尼堪文写的），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可以自由入内，购买各种俄国货物。

使者还向阿思哈尼昂邦请求，希望博格德汗陛下在我们开始出售货物时向我们提供一名可靠的能鉴别本地银子的人，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国的银子质量很差，常常掺有铜和锡，博格德汗陛下不象别国那样，对此没有禁令。

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没有这样的人，即使谕令提供一个人，但这个人也可能作出更大的诈骗行为。因为他会同商人勾结起来，同商人一起进行诈骗。使者最好是从本国随行人员里面找 174张
个可靠的人鉴定银子的成色，给他工作报酬。尽管博格德汗关于银子成色发过不许诈骗的禁令，而且也有很多人因为违反禁令而被处死，诈骗的事还是不断发生。

使者说，他找不到合适的人，也许可以在我国人进行贸易时充任通译的人当中找一个。

他说：你想找谁呢？

使者派人把一名老通译苏洛姆和他的助手叫来，这位老通译

从巴伊科夫时期开始至今一直帮助到这里来的俄国人买卖货物。因为他懂中文和蒙古文，出售货物时便由他们收进银子，又用那些
174张背面 银子购买各种中国货，因此他们不敢收质量差的银子。那个名叫
403 苏洛姆的通译带着伙伴，在使者和随行人员过了长城，来到第一个卡哨城镇的时候，就来迎接使者，请求允许他们象以前一样参加大君主臣民的商队并为他们效劳，现在也要求使者接纳他们，他们将照旧尽力帮忙，并且问，带了哪些货物？使者没有给他们任何答复，只是说，我到北京把两位大君主的国家大事办妥之后，最后一件事才是出售货物，那时候他们可以来。

第二天，同使者一道乘行时，阿思哈尼昂邦问使者，那些通译来找过他吗？他们说了些什么？

使者照实告诉了他。

他说，希望使者绝对不要接纳那些通译，因为在他们中国没有象他们这样的大骗子，所有到中国的外国人，如卡尔梅克人、布哈拉人、蒙古人以及你们的人，都要受他们的骗。他们请这些外国人
175张 吃吃喝喝，送点小礼，然后就从这些外国人手里取得好多倍的钱。他们要从每十两银子的买卖中抽取二两。

使者对他说，以前他也听说过他们诈骗的事，不过很奇怪，怎么博格德汗陛下对这些骗子不予惩罚。

阿思哈尼昂邦说，取缔他们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他们都是大臣们的奴仆，靠干这一行过活，他们还把一部分赃款送给自己的主人。不过他阿思哈尼昂邦曾对来人下过严厉的禁令，如果他们今后要去找使者，他们就要被绞死。

那些通译对我们俄国人说，阿思哈尼昂邦称他们为骗子，是因为他想安插自己的人替我们卖货，以便他从中渔利。他向他们索取大量礼品，才能让他们获得协助做买卖的权利。实际的情况是，阿思哈尼昂邦不仅安置了自己的人从中渔利，另外又向通译索取

了许多礼品。因为当使者说要聘请他们去鉴定银子的成色时，他 175张背面
对他们并不挑剔，反而说比他们更好的人，是再也找不到了。阿思哈尼昂邦和通译串通一气进行诈骗的事，下面我们还要记载。

6月17日，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来访，还带了一个在中国住了四十五年的老耶稣会士，他以及常到使者这里来访的他的同伴说的一些话，我们将在下面集中写在一个地方。

那些日子，宾馆的大门敞开，来过许多中国要员，有的只是来看看使者；有的自称是商人，但是并没有买货；有的是从阁老那里来做生意的，也只是看看，什么东西也没买。那些自称商人的官 176张
员走出宾馆后，就有扎尔固齐、书吏和二位百人长带着官员的二十名仆役守住大门口，商人们虽然什么东西也没有向我们买，但仍要被守卫人员搜身，皮靴筒里、怀里和裤子里都被搜遍了，目的是要查看他们有没有买走什么，有没有藏着什么带出去。据说这是遵照博格德汗的谕旨进行的。

当两位耶稣会士在使者那里时，阿思哈尼昂邦也来了，他带来以前*的两封尼堪国书抄本。这两封国书是使者从莫斯科外务衙门带来的，在中国北京把抄本交给他们，他们在大臣会议里研读之后，又重新抄录过。阿思哈尼昂邦把抄本交给耶稣会士，要他们遵照博格德汗陛下的谕旨，从尼堪文译成拉丁文，译妥之后，交给使 404
者。阿思哈尼昂邦对使者说，那两份"国书"是很古老的，距今已有 176张背面
二百六十年了[60]，它们不是写给大君主的，还是以前的尼堪永乐皇帝写的，那时不是博格德人，而是尼堪人坐朝，国书内容是颁赐给驻阿穆尔河大臣的任命诏书。另两份博格德国书抄本，一封是以前的，另一封是新近的，还留在内阁，没有翻译。针对沙皇陛下的国书和你提出的条款，并根据我们的两份国书，最高内阁正在考虑作出答复。关于你的整个使团的事也正在考虑，将一并答复。

* 见第24、第51两个文件。

不过不会很快答复，因为这不是小事。

他在使者那里看到有基督教各国帝王和贤哲的肖像，他代表博格德汗陛下问：使者这里是否还有别的肖像？使者说，没有别的
177张 肖像了，但是博格德汗陛下如果需要，他不会拒绝给他。

阿思哈尼昂邦还问：有没有画家同他一起来？使者说，有一个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会画一点，但画得不很好。使者拿出他作的画让阿思哈尼昂邦看。

还问：有没有人会鞣制山羊皮？使者对他说，他这里没有这种匠人，莫斯科国却有许多。为什么要问这件事，他没有说明。

后来阿思哈尼昂邦就回衙去了。他的衙门在宾馆大门附近。他说，博格德汗有旨，在傍晚太阳下山之前，要他坐在大门对面的衙门里，要扎尔固齐和书吏守在大门边，以免他们的人和我们的人发生争执，他奉命监督并防止类似事情。他还说，凡同外国人做买卖的，照例都要登记入册，以防他们的人进行诈骗。要把我们的卖者和他们的买者名字都登记入册，以便知道每个买者和卖者。与
177张背面 此事无关的中国通译告诉我们，这些官员守在这里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而是不要别人买东西，只让他们和亲信来买。

那一天我们听说，去年来过中国的布哈拉人，在返回途中因战争尚滞留于中国张家口，他们既回不去，也不允许他们回北京。他们的受阻，是因为斡齐尔图台吉和噶尔丹台吉[61]之间发生了大战，谁也不能穿过交战地区前来中国京城。比我们早一个月从托博尔斯克前来中国的另外一些布哈拉人和鞑靼人，原说取道草原会比我们先到，但现在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可以肯定，他们也是因为战事而中途受阻。

178 6月18日，阿思哈尼昂邦没有到使者这里，一直坐在衙门里，整天把我们关在大门里。他们放了许多商人进来，但什么也没有买，只是看了看。不让我们任何人走出大门。使者派外务衙门书

吏去见阿思哈尼昂邦，请求哪怕是让少数人出去走走也好。他说，博格德汗正在附近闲游娱乐，没有谕令现在和以后放人出门，不过此事他将向博格德汗陛下奏报，可能会允许出去。有许多中国官员到使者这里看望。阿思哈尼昂邦说，商人不买货物，是因为在互 405
相观望，一旦确定了价格，他们就会在一天之内买光。他们的习惯是，都在等待别人出价，只是先看看各种货物，出个便宜的价格，什么东西都不买就走。

6月19日，阿思哈尼昂邦没有来找使者，只有扎尔固齐和书 178张背面
吏坐在门口，照旧只让汗的亲属、大臣们的仆人进来，而商人们却一个也没有放进来。他们只是看货物，不做买卖，因为他们想买便宜货。

同一天，有两个耶稣会士来访，一个是以前那个老耶稣会士，他还带了在北京当耶稣会会长的另一个老耶稣会士。他们两人在尼堪人执政的时候就住在中国，直到现在，他们仍受到博格德汗的器重。来的还有一位阿里哈哈番的助手，他同阿里哈哈番一起在钦天监服务。他们同使者谈了很长时间，谈了许多话。

使者先问他们：他们最初是从哪里来，是怎样到中国来的？

他们说：

他们最初是从日本岛来的，已经有许多年了。日本岛非常之大，颇为富庶，距中国七百俄里。根据他们的说法，距阿穆尔河口 179张
不远。刚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受到中国人的迫害和折磨，为了宣传天主教，许多人被杀害，但是由于他们有学问，终于被接纳。因为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喜欢星相学的了，诸如推算时间、编写历法、预告日月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前在他们这里从事这些工作的是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不过这些人对此道并不精通。后来他们见到了耶稣会士就接受了传教士的历法和学说；不但采纳了，而且让这些人当钦天监的监正[62]。尽管从前有许多人做过这种官，

但没有一个象不久前去世的汤若望那样受到尊敬，因为他当的是
179张背面 一品官。当时尼堪皇帝非常倨傲，不接见任何人，有一天皇帝在帷幕后边听到汤若望说话的声音，就说这是欧洲人的声音。这句话对汤若望来说比他的大臣身分是更大的荣誉。在尼堪皇帝时代，他们耶稣会士过着平静的、荣耀的生活。后来，由于上帝的意志，尼堪人的臣属，被人瞧不起的贱民——蒙古人或鞑靼人趁许多叛徒起来反对尼堪皇帝之机，同叛徒相互勾结，征服了这个著名的帝国。很奇怪，起初他们不过三千人，后来许多叛徒投奔他们，就好象土耳其人攻打希腊王国一模一样。关于征服中国的情况，一本专门描写鞑靼战争的小册子[63]里有详细的记载。征服中国之后，第一个皇帝就是当今汗的父亲，他很器重耶稣会士，到过他们的教堂。后来有个阁老奏了一本，有三条是反对他们的：第一，他们是间谍，目的是从海上侵占中国；第二，天主教是煽动叛乱
180张 的邪教；第三，他们的星相学是骗术。全体耶稣会士就这样被判了罪，套上枷锁，戴上脚镣手铐，坐了半年的监牢，一直到他们上本反驳，说明他们是受了荒谬的诽谤为止。对第一条，他们驳斥说，中国从来没有被海路来的敌人侵占过，却曾受过陆路来的外敌多次侵占，而他们耶稣会士一直是由海路到中国来的。关于宗教，他们说，他们在中国人之间的多年实际生活将会表明那是什么样的宗
406 教。关于星相学，他们说，他们准备进行公开辩论，证明诽谤他们的人是错误的。于是他们就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同论敌进行辩论，结果使对方丢了脸。他们又恢复了原先的荣耀。博格德汗的
180张背面 父亲很聪明、很坚定。上帝赐予他洪福和富裕，因为他的帝国是安定的，差不多整个中国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而他的儿子，现在的博格德汗主意不那么稳定，朝令夕改，一切事都由那个年轻的阁老掌握，因此大臣们和人民都不喜欢他，而且他越来越穷，甚至有时发不出军队的薪饷。因为中国南方比较好，比较富庶，那些地区不

久前反叛了，差不多波及半个中国，所以徭役不断，只有上帝知道此事如何了结，他们担心又会被汉人赶出去。因此他们把尼堪人赶出北京城，防止他们造反和背叛，尼堪人现住在城外。他们还担心住在长城外边的蒙古人以及卡尔梅克人。因为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嫉妒他们这样小的民族竟然统治这样大的国家。关于现在这个使团，他们说，博格德人既高兴又不高兴。他们高兴，是因为 181张
他们的对手尼堪人听说这样荣耀的君主派遣使团来表示伟大的友谊，会担心大君主要帮助博格德人。他们不高兴，是因为沙皇陛下的国境线已确实推到他们的国境线附近，因此他们又很担心。因为以前他们认为到他们这里做生意和居住在他们边界附近的俄罗斯人是逃犯，而不是大君主的真正的臣民。他们根本不相信俄罗斯帝国有那样辽阔，甚至逼近了他们的边境。而且这些传教士对这一点也感到很奇怪，以前也不相信，因为从莫斯科王国到北京的距离有地球的四分之一那么远。现在他们相信了。不过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因为他们看到如此荣耀的君主派遣使者怀着良好的意愿和亲善的情谊到他们那里，而他们却是一群野蛮人，不会以礼相待，因为把自己的汗称作地上的上帝，全世界的统治者，给其他君 181张背面
主写信时就象老爷对奴才一样，把送给他们的礼品叫做贡品，而把他们回赠的物品叫做赏赐。他们还做出别的一些傲慢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几次派出使团，看到他们这样傲慢都不愿再派了，因为他们宁愿丧失自己的国家，也不愿抛弃自己的礼仪。愿上帝给他们一次机会，让沙皇陛下的军队来证明一下，沙皇陛下和他们之间的高低，因为他们对耶稣会士介绍的沙皇陛下的情况是不相信的。

6月20日，阿思哈尼昂邦来到使者这里，使者对他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的人走出宾馆，也不让他们本国的商人进来，而只让他们大臣的奴仆进来。

182张 阿思哈尼昂邦说，商人可以进来，要登记，以防有人偷窃。现在他将下令不需要登记就让商人们进来。你们的人已经出去过一天，他们在全城、全京都游逛了一整天，汗已听说此事，汗的弟兄也看见了，是他们下令不再让出去的。

使者说，你们的规矩真妙啊！布哈拉人、鞑靼人和我们俄国商人到你们这里，他们从到达时起，一直到离开时为止，都可以自由
407 走动，自由买卖，而我们这次奉大君主之命，为了友好亲善而正式出使，办理的也是亲善事宜，却不让我们任何人走出宾馆，不让自由贸易，既不能卖也不能买，象把我们关在监狱里一样，这还谈得上什么友好？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也看到这是很不幸的事，但是爱莫能助，因为他们的规矩是商人可以自由行动，但使臣却不能自由行动。
182张背面 不过他可以向博格德汗奏报，他估计博格德汗会降旨准许你们在附近行动。关于贸易的事，他也要奏报，建议让他们的老商人来，你最好也让自己的内行人同他们谈谈，定下货物的价格，因为他们知道以前鞑靼人在这里卖货的价格，去年你们的人也来过。

使者说，他本人也看得出来，为什么他们要把大门紧闭，不准商人进来，不准自由买卖——这是为了让他们的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在我们这里买便宜货。现在他们可以这样做，但今后大君主将禁止任何俄国人、托博尔斯克鞑靼人和布哈拉人把俄国的毛皮和其他货物运到中国，违者将处以死刑。那时买一张银鼠皮又要两
183张 个卢布，而他们射箭时戴在右手大拇指上的海象牙指环，又会象以前一样，一只值五十卢布。

他说，在许多布哈拉人还没有到他们这里来以前，海象牙是很贵的，虽然葡萄牙人从海路运些来，但数量不多，运来的海象牙也很小。但是大约在六年以前，从布哈拉人开始运入海象牙以后，虽然也是很小而且数量不多，但现在是比较便宜了。在这里出售俄

国货会赚钱。而在俄国出售中国货也同样有利可图，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货物在俄国卖什么价钱。显然，这些事他们都是从叛逃者口里知道的。

使者说，是需要有利可图，因为到这里来要走一年半，回去也要这么长时间，需要许多骆驼和马匹，其他开支也不少。因此，大君主现在派我们来看看，商人们可以有多少盈利，如果我们看到有利可图，那么今后商人们就会来；如果我们看到没有什么盈利，那么以后就永远也不会看到俄国人，看不到任何俄国货了。因为除 183张背面
了你们国家之外，我们也有较近的地方做生意；在大君主的国家四周有十二个毗邻的大国，因此，即使没有你们，我们也有地方做生意。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们希望对方有利可图，自己一方也不要吃亏。

显然，他们的办法是替博格德汗和他的亲信大臣买货，然后转售给商人，那笔盈利不是归我们，而是归他们中国人。因为他们现在国库相当空虚，皇帝没有钱给军队发饷，而且银子质量很差。

使者又问他，他估计博格德汗会不会亲自召见？

他说，一定会召见，不过不会很快。耶稣会士也说，阿里哈昂邦对他讲过，博格德汗将要亲自接见沙皇陛下的使者，只是这件事 184张
以及对条款的答复要费一些时间，因为现在天气炎热，他们都避暑去了。

阿思哈尼昂邦还看了金线锦。他说，他们需要拿一些做样品， 408
看看行不行，问有没有卖的，因为他们虽然在中国也买得到金线锦，但质地很差。

使者说，这次数量不多，是拿来做样品的，如果这里合用，今后就大量运来，因为莫斯科金线锦很多。不过我们要看价钱怎样。

阿思哈尼昂邦说，关于放我们出来走动的事，明天要向博格德

汗奏报，后天带商人来确定货物的价格。

6月21日，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没有来访使者，除了狐
184张背面 肷，什么也没有卖掉。这种货卖得也不多，别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卖。

6月22日，阿思哈尼昂邦来访使者，他带来一些老商人。商人们看过货物，但没有出价，原因是阿思哈尼昂邦说过，如果他们的商人们出价低了，人们就会议论他阿思哈尼昂邦，破坏他的名誉。他们没有定价出售的习惯，谁能卖得什么价钱，谁就卖去好了，最好象往年一样，自由买卖。不过他们说，我们的人要价太高。

使者说，他希望最好是让各种人，不论好坏，一律都能进来，进行自由交易，象昨天定出狐肷的价格一样，对其它货物也可照办。因为他们只让显贵和官员的奴仆进入宾馆，而商人却一个也不让
185张 进来，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定出商品的价格，他们给的价格都很低，无法进行交易。只有让商人进来，才能进行交易；如果不让他们进来，无论如何也无法定出价格。因为商品价格并非永远不变，有时便宜，有时贵。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们是允许商人进来的，没有禁止任何人到宾馆来。

使者说：

他阿思哈尼昂邦说的话，一点也不能叫人相信，他以前也说过，可以让军役人员走出宾馆——只要我把大君主的国书和礼品呈交给博格德汗，就不再关闭大门，任何人都可自由走出宾馆，想
185张背面 到哪里去，就让他到哪里——而现在，大门却关得比以前更紧，不让任何一个军役人员走出宾馆，以比从前贵三倍的价格在大门口出售食品，卖者想要什么价，就定什么价。因此现在他对阿思哈尼昂邦一点也不相信，他不知道这算什么礼遇，在呈递大君主的国书

以前不让出去，呈递了大君主国书和礼物之后比以前更不自由，象关在监牢里一样。而布哈拉人和鞑靼商人以及我们俄国商人来经商时，从到达时起直到离去都能自由行走，买卖自由。而现在大君主为了友好亲善派遣使者携带大君主国书前来，使者却被关起来，象关在监牢里一样。这难道是博格德汗陛下对大君主的尊重？把使者禁锢起来。这对使者还谈得上什么尊重？我们早就熟识的那些殷实商人，也不让走进宾馆，不让他们买东西。这算什么自由交易？如果他们一定要这样做，无论是布哈拉商人、鞑靼商人或俄罗斯商人，以后都不会到他们这里来了。因为那些向你们运来俄国货和莫斯科货的布哈拉人和鞑靼人将被严令禁止运出商品，违者将处以死刑。这样一来，你们又要花两个卢布买一张银鼠皮，花五十卢布买一个海象牙指环了。阿思哈尼昂邦可能会认为俄国货没有其他销路，更不会有货物运往莫斯科，他已经亲眼见到我们有什么样的素缎、丝绒和花缎，这些东西比他们的好得多。但他却认为俄国货只能运往他们那里，而不能运到其他国家去。俄罗斯帝国立国已有几千年，俄国周围有十二个国家，不乏贸易伙伴，因为俄罗斯帝国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生产的许多货物。还对他说，在其他国家里，即使使者被派去宣战，也不会把他们关在这种监狱里。例如前几年瓦西利·达乌多夫被大君主派到土耳其苏丹那里去宣战，他也没有被关押过。

186张 409

186张背面

就这件事争论了很长时间，差点儿吵起来。

后来他要求使者给他书面保证，如果发生任何失窃和损害事情，使者不到衙门申诉，那么他阿思哈尼昂邦就可以把门口的警卫人员和扎尔固齐以及书吏撤去。

使者对他说，这种书面保证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先例，别处都恭恭敬敬地接待外国人，而不会把他们禁锢起来。如果我给你这种书面保证，那么阿思哈尼昂邦就会故意叫人来偷军役人员的东西。

阿思哈尼昂邦说，因为蒙古语通译不顶用，他明天要同耶稣会士一起来，那时再把这些问题重新谈一谈。

使者说，两天前，他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一起来访时，答
187张 应向博格德汗奏报，请求放我们出去，现在使者请求准予放一个人带着通译出去，用自己的钱去买使者所需要的东西。这里是不许出去买东西的。

阿思哈尼昂邦说，怎么总是谈出去的事？

使者说，世界上没有比自由更可贵了，也没有比遭禁锢更坏的了。我们什么东西也不能买卖，因此有一半军役人员已经病倒。使者知道，不管我们对他说什么，他都认为是坏事，今后我们不必对他再说什么；他们想干什么就照自己的习惯去干好了；使者看到沙皇陛下方面只是友好亲善，这点连旁人也知道，而中国方面，却是种种不友好的迹象，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阿思哈尼昂邦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187张背面 6月23日，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来访使者。他们说，阿思哈尼昂邦已向博格德汗陛下奏报过，说使者抱怨提供的食物太少，比以前向俄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提供的要少。博格德汗陛下命他查阅一下衙门账簿，他查了账簿，向别人供应的东西，并不比我们更多。但博格德汗陛下为了表示对沙皇陛下的友好亲善，已命每日给使者增加一只鹅，一只鸡，每十天办五桌中国酒席，酒席上将有各种食物。这在他们是很高的待遇了，以前对任何人也没有这样款待过。

耶稣会士象是出于自己的意思，问道：博格德汗的酒席送来时，你要不要下跪行礼，因为他们的规矩是，汗向谁赐宴，谁就要向博格德汗下跪行礼。

410
188张 使者说，我们大君主的规矩是，他赐宴时，大家要向他鞠躬行礼。我们也可以按我们的规矩向博格德汗鞠躬，我们知道应该怎

样尊敬这样光荣的汗。使者问耶稣会士，可否向博格德汗派来送酒席的侍臣或其他人赠送礼物？耶稣会士说，可以赠送，收不收就不敢说了，他们没有接受礼物的规矩。

耶稣会士还带来两份中国旧国书的拉丁文译本。阿思哈尼昂邦说，这些文书是二百多年前写的，那时还是尼堪皇帝执政，这些文书是永乐帝*的任命诏书，是颁发给镇守松花江两岸长官的，授予他们统治松花江流域的权力。他们感到奇怪，这些文书怎么会落到我们手里。其余的两件文书已交给耶稣会士去译成拉丁语，译毕时将把拉丁语译本带来。那两份国书是当今博格德汗写给大君主的。 188张背面

使者谈到了出门的问题，要求让他们能够走出大门去购买各种食品。

他说，此事将向博格德汗奏报。

6月24日，两名扎尔固齐从博格德汗皇宫来，带来五张红桌子，放上各种香甜的果品。按他们的习惯，每张桌上各放四十个小银碟。此外还有奶茶。使者招呼贵族、书吏、军役贵族和哥萨克集拢来。首先是上茶。端茶来时，我们跪下来，向博格德汗叩头一次。茶是鞑靼式的，不是中国式的。接着他们把桌子端到使者面前，使者接过食物之后又行了礼。大家吃了点果蔬。他们把余下的分给大家，撤去桌子。扎尔固齐等收拾了银碟和桌子之后就走了。 189张

6月25日，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没有来访使者。这一天军役人员卖了一些貂皮，而大君主的貂皮一点也没有卖出去，因为貂皮质量不好，买者看到有好的，就不买差的了。

6月26日，没有人来访使者，军役人员的货物还是出售不多，大君主的货物一点也没有卖掉。一些鞑靼人到宾馆来，他们说，他

* 在阿尔谢尼耶夫书中为：Унгликса（见第114页）。

们不敢买货，因为中国大臣们彼此谈妥，除了他们之外，谁也不许买，而且他们是想全部买去，因此商人也都不敢到宾馆来。

6月27日，阿思哈尼昂邦来访使者，他说，希望使者不要因为
189张背面 他好久没有来而见怪，因为汗的一个亲属死了，他安葬死者去了。关于请求出门的事还没有奏报，明天将向博格德汗奏报。阿思哈尼昂邦说，最好能快些把货物卖出去，因为他估计汗将很快接见，希望不要因为卖货而耽搁，最好能快些卖掉。

使者说，谁都想尽快卖掉，巴不得在一天之内把货卖完，买了东西就回去，但是现在他们的商人一个也不来，没有买卖可做。

411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们的人没有来，是因为货物价格太高，如果价格合理，那么他们的人很快就会把货物买光。

使者说，他让自己的全体人员自己掌握，谁能卖得什么价，谁就卖什么价。

阿思哈尼昂邦坐了片刻就走了。

190张 6月28日，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来访使者说，汗因参加侄女的葬礼，无暇过问我们的事，对条款也未作出答复，两件中国国书已经译出，一份是汗的父亲的，另一份是当今汗的，译文很快就会送来。

使者请他同阁老、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说说，请他们准许军役人员出门，哪怕是让少数几个人，即每次五、六个人出门也好。

他说，他准备同他们谈谈做生意和人员外出问题，不过他们很固执，以前对荷兰使臣和葡萄牙使臣的限制更严，不允许任何人到他们这里。但他还是愿意尽力效劳。

使者赠送耶稣会士一点礼物，因为那个耶稣会士也奉命参与国家大事。所赠之物，已登记在支出账册内。

使者请他在这里把博格德汗通过涅尔琴斯克寨转致大君主的

最近一封国书*秘密翻译出来。他硬是不答应，因为博格德汗对此曾严令禁止，国书的内容不但不许译出，甚至不许口头上提起。使者叫人把门关起来，任何人也不让进来，请耶稣会士把国书的内容哪怕是说个大概也好。 190张背面

他说，所以禁止这样做，是因为国书的口气象老爷写给奴才一样，不过，看在沙皇陛下的份上，他可以读一读，但希望对这件事严守秘密，如果让人听到，他就要掉脑袋。国书用满文书写，是这样写的：

“抚御寰区，人间圣主皇帝陛下晓谕察罕汗[64]。尔国人达尼拉奏达朕听：尔亦愿和好，根特木尔事，彼已奏请尔旨，旨到，即行遣还，但求约束相邻之朱尔奇[65]，勿相侵扰。曩者，我捕貂人等奏称，黑水河即石勒喀一带有罗刹[66]不法宵小欺凌我朱尔奇、达卡尔[67]等，劫夺彼之貂品，并有根特木尔仗恃贼势，逃奔罗刹，奏请擒戮不法罗刹等情。朕乃寰区人主，闻罗刹者乃尔之属民，即派人查明真伪。彼达尼拉派伊格纳季等十人为使，自称奉尔旨意，方知彼等确系尔之属民。今尔愿和睦相处，则应归还叛逃之根特木尔。此后，亦勿启边衅。果如是，则可安宁。特此致书。”① 191张

国书下端盖有国玺，国玺上写着：人间圣主康熙9年5月13日。 412 191张背面

博格德汗的另一封国书也是写给大君主的，即前几年大君主派遣名为伊凡的人到中国做生意，并带来大君主的礼品[68]，博格德汗为此回赠礼品给大君主。那封国书写得也象上件那样傲慢，把大君主送给博格德汗的礼品称作贡品，答称贡品已经收到，为此，特回赠恩赏。

耶稣会士说，他们给各国君主写国书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从不

---

* 指的是由伊·米洛瓦诺夫带来的圣祖的国书（见第136号文件）。

① 引满文俄罗斯档汉译。——译者

改变。

6月29日，阿思哈尼昂邦来访使者，使者问他，关于让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出门一事向博格德汗奏报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向汗奏报，因为现在不是向汗奏报的时机。

192张 过了一会儿，大君主的军役人员来请求阿思哈尼昂邦让他们自由出门去买东西。

阿思哈尼昂邦生气地说：如果他这样向博格德汗奏报准许出入的事，博格德汗只会给十天期限，十天后就会叫他们回去。

使者对他说，希望阿思哈尼昂邦不要生军役人员的气，因为有谁愿意遭禁锢而不愿意自由自在地出去走走呢？他如果今后继续照顾他们，大君主将会给予赏赐。

他说，这件事最好派人到理藩院向阿里哈昂邦请求，请他奏报准许出门。于是，使者就派了一名书吏到理藩院就准许出门一事向扎尔固齐提出请求，扎尔固齐去向阿里哈昂邦禀报了。此事明天将会答复。

6月30日，派了一名书吏到衙门去听取答复。扎尔固齐说，他已向阿里哈昂邦禀报了，阿里哈昂邦说，博格德汗没有下令准许出门，

192张背面 因为他们的习惯是，不放*使节人员和军役人员出去，是对使臣的极大尊重，免得军役人员和使节人员被他们的人欺侮，并发生纠纷。

同一天，每件价值三两半银子的兎皮袄全卖掉了。有几件皮袄暂时留着，稍迟卖出，每件卖四两银子，有些较好的卖五两。7月1日，兎皮袄每件卖四两，质量好的卖五两或五两半。

7月1日之前，5月和6月份，天气非常炎热，不常下雨，同莫斯科相比，此地雷电较少，较弱。

7月2日，阿思哈尼昂邦来见使者说，现在京城天气很热，没有人到汗御前启奏，因此你们的事还没有奏报。时候一到，他或者

* 原文中"不放"重复两次。

阿里哈昂邦就会向博格德汗奏报，因为单单为了请求准许出门一 193张
事是不能奏报的，可以同其他事一起奏报，或者当博格德汗问起使者的健康时趁机奏报。他们不能专门去奏报这件违例的事，他们的规矩是从来不让使臣走出宾馆。如果单单奏报这件事，那是很不得体的。他阿思哈尼昂邦处处都在为我们着想。他还说，大约有四百名布哈拉人来了，但他没有问，有没有从托博尔斯克来的人，明天他会问清一切的。阿思哈尼昂邦说，他想对花缎、素缎和 413
棉布等中国货物定出价格，免得他们中国人在交易时诈骗我们。坐了片刻他就走了。

7月3日，布哈拉人来到宾馆门口，但中国人没有让他们进馆。他们对我们的通译说，他们是同珲台吉的卡尔梅克人一起来的，大约有四百人。他们没有带俄国货，只带有一百个左右的奴 193张背面
隶和大约二千五百匹马和少量貂皮。布哈拉人可以在京都自由走动，因为他们是商人，中国人的惯例是，可以让商人出门，而不让使臣和使节人员走出宾馆，这是他们的特别优待。

7月4日，送来御宴，一切照旧，除酒席之外，还从御果园里摘来二百个香瓜。不过他们的香瓜很小，他们送来这些香瓜是因为他们那里现在正是水果成熟的时候。那一天阿思哈尼昂邦只身来访使者，他说是来问安的。

使者接着请阿思哈尼昂邦派扎尔固齐和书吏鉴别一下银子，因为我们听说银子很不好。通译们都已被我们打发出宾馆，我们发现他们大量进行诈骗，总是把货物买去以后转手卖掉。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自己也知道，他们的银子不好，一两重量 194张
应是十钱，但现在每一两只有九钱银，另一钱是锡或铜，现在他将吩咐扎尔固齐，让扎尔固齐只收没有杂质的好银子。只是商人们看到银子既然挑选好的，买货时就要出比较低的价钱，原先价格一两而现在只肯给九钱。虽然只收九钱纯银，但可以顶一两买货，因

为每人都想得到纯银。

使者要求阿思哈尼昂邦吩咐扎尔固齐，如有布哈拉人来到门口，应准许他们进入宾馆。

于是阿思哈尼昂邦命令扎尔固齐让布哈拉人进入宾馆，但布哈拉人这几天没有到使者这里来。

使者向阿思哈尼昂邦问起通译的事，他们是谁的人，是博格
194张背面 德汗的人还是大臣们的人，他们是否要向汗或大臣们缴纳佣金，因为商人都怕他们，不经过他们，谁都不敢买卖。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们不是博格德汗的仆人，他们是大臣们的仆人，同自己的主子大臣们约定，准许他们出外做事，他们则保证交给大臣一定数量的银子。他们从中获利甚大，因为俄国人卖货时，这些通译可从他们的人那里抽取银子，而当俄国人和布哈拉人买中国货时，通译只付四分之三的货款，自己扣下四分之一。因此通译能从双方得到厚利。他们不仅对我们这样做，对一切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是这样做。博格德汗有许多禁令，但都不起作用，因
195张 为大臣们都袒护自己的人。阿思哈尼昂邦说，他还有点别的事要同使者商量，但要同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一道来时，才能说清楚。使者又说到准许出门的事。他说，此事还没有向汗奏报。

关于买卖的事，使者说，货卖得很慢。阿思哈尼昂邦说，货物要价太高，人们不愿意买。

使者说，俄国货从来也没有卖得这样便宜，而他们却说价格太贵。他回答说，货物很快就会卖光。

414 坐了片刻他就走了。

7月5日，吐鲁番城的一个布哈拉人来访使者，这个人去年也到过中国，由于战事，没有回到托博尔斯克。他说，他们一共有七十来人，他们是同卡尔梅克斡齐尔图汗派来做生意的达尔罕喇嘛
195张背面 一道来的。喇嘛带有马匹、奴隶和一些银鼠皮。银鼠皮卖得很便

宜，一百张只卖二十五两银子；好马每匹卖七十两、八十两，差的马每匹卖三十两甚至二十两银子；好的奴隶每名卖一百两银子，差的奴隶卖七十两或更少。关于战争，他说，噶尔丹和斡齐尔图之间的战争还在进行，因此他们不知道托博尔斯克商队能否通过。使者还认真向他打听由中国去阿斯特拉罕的道路，哪一条可以走。他说，从中国最后一个城市呼和浩特到向大君主多次派出使臣的巴巴汗住的布哈拉吐鲁番城，商队带着驮载要走四十天；从吐鲁番到布哈拉的撒马尔罕城，商队要走六十天；从撒马尔罕到阿斯特拉罕，商队要走二十天或者少一点时间；这要看走路的速度如何。不过到达吐鲁番之前可能遇到来自卡尔梅克人和其他异族人的某些风险，而从吐鲁番到阿斯特拉罕就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一路一直是在斡齐尔图的卡尔梅克人之间行走。

使者请他和别的布哈拉人常常来。 196张

他说，他们很高兴天天到我们这里来，只是那些中国人不让他们到我们这里，在离开大门很远的地方就把他们挡回去。使者对他说，阿思哈尼昂邦已下令准许他们进入宾馆，因此他们可以常常来，不必担心。

这时扎尔固齐从门口进来，请我们让这个布哈拉人回去，因为他们的住处离城有四俄里。这个布哈拉人来时已经傍晚，很快就走了。扎尔固齐不让他多谈，因为中国人对俄国人非常猜疑。

7月6日，阿里哈昂邦、阿思哈尼昂邦同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一同来访使者，并带来以前使者交给他们的条款。使者私下问起沙皇陛下方面提出的关于俄国战俘和叛逃到中国来的那些人的那一条要求，即如果有这样的人，希望无偿或有偿地遣返战俘，对叛 196张背面
变分子则希望无偿交还。

他们说：

前几年博格德汗致书大君主的事，不是由他们开始的，主要是

由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开始的。由于达尼拉首先派人到脑温去见阿思哈尼昂邦请求派遣使者，阿思哈尼昂邦才派人到了达尼拉那里，达尼拉也相应地派人到了阿思哈尼昂邦这里。阿思哈尼昂邦带领来人觐见了博格德汗，汗要他们将国书转交沙皇陛下，另有口谕，说明国书写的是关于根特木尔的事。可见达尼拉当然持有沙皇陛下要他派出使者的谕旨，要是没有大君主的谕旨，他达尼拉怎敢派人出使？博格德汗关于根特木尔的事写有国书，这件事大君主竟然毫无所闻，他们不能相信这一点，虽然沙皇陛下在自己的国书
197张 中说他不明白博格德汗国书中写些什么，因此派了你，并由你把那封国书带来。虽然不完全明白，但是从那么多哥萨克那里总是可以知道一点关于根特木尔的事。因为我们在这里曾经对他们口头说明过这件事，我们在脑温也问过，说博格德汗陛下再次问到此
415 事，问沙皇陛下究竟是否愿意有偿或无偿地交出这种人。博格德汗陛下还降旨询问，沙皇陛下是否有旨将逃人交使者带来，或者准备先行立约，取得答复后再行遣返？博格德汗还谕令发问，如你这次按博格德汗谕旨把你方人员带回，以后沙皇陛下会不会也那样做，即如果在俄国有我们的人，沙皇陛下也象博格德汗陛下那样，把他们交回中国？

197张背面 使者对他们说：

关于这件事，他们说是由达尼拉引起，而不是由他们引起的，情况不是这样。因为阿思哈尼昂邦派人到涅尔琴斯克以做生意为名探听情况，此后又派了两个人和一名书吏，命他们留作人质，这次同我一起来的所有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都知道此事，因为事情并不很久。至于他们说，沙皇陛下不可能不知道根特木尔的事，虽然在脑温和这里使者多次详细地对他们解释过，沙皇陛下绝对不知道博格德汗陛下国书中有何要求，而且，又一次对他们说，有如下两个理由可以表明沙皇陛下绝对不知道博格德汗的国书内容和口

谕内容：第一个理由是，现在带来的沙皇陛下的国书是用三种文字，而不是用一种文字写的，为的是要避免象你们只用一种你国文字写的博格德汗陛下国书那样，不知所云，谁也不明白写些什么。要是已经理解了你方国书内容，那么沙皇陛下只用一种俄文书写 198张
也就行了。第二个理由是，不仅现在这封国书无法理解，因此派我带回来，而且从前的国书，即你们已经翻译的一份满文国书和两份中文国书（后者据你们的译文看来是二百六十年前的），这三份国书中写些什么也都不知道。还有第三个理由，世界各国都没有发生过把一位君主致另一位君主的国书带回去的事，而现在带回来是因为不理解里面写些什么。至于沙皇陛下是否真想要回那些人的问题，他当然想要回，而且在条款中业经提出，希望赎回或无偿交回。关于带回上述人员问题，如果博格德汗陛下愿意向沙皇陛下表示友好，把他们交还，我就把他们带回国去。沙皇陛下将认为这是博格德汗陛下方面表示的极其友好亲善的态度。如果在俄国 198张背面
发现有你国人员，沙皇陛下方面对此也将采取同样措施，不论他们是真正的尼堪人或者是博格德人，沙皇陛下保证按照同样办法把他们交出来。

他们说，你们最易了解你们国内有没有我国的逃亡者或俘虏，而我们却无法了解。再说，我们中国幅员辽阔，谁能知道有什么人从我们这里跑到你们那里。外国人只凭语言就可辨识出来，你是从那里派到我们这里的人，怎么能不知道你们那里的事呢？

使者说：

俄罗斯帝国更加辽阔，不可能了解有谁跑到你们这里，因为我们的国境线很长，任何人都可以在俄国边境和各条道路* 自由行走。而有人从你们这里跑到我们那里，你们怎么能不知道呢？因为 199张
你们的国家四周环绕着大山，山上有长城，每一个进出的人都要在

* “道路”在俄文中应为第三格 дорогам，但原文误为第六格 дорогах。

416 边境城市登记，因此你们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我们除了知道通译是小偷之外，别的都不了解。现在我估计，那个通译会因为盗窃而被绞死。我们了解自己的人，他们是俄国基督教徒，是大君主的军役人员。他们由边境城市跑到你们这里，现在住在你们京都，为了找那些人，他们的弟兄现在也同我们一道来了。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战争中被俘，我们要找那些人。如有你方尼堪人或者博格德人逃到我国，只要确实是博格德汗的臣民，沙皇陛下就会命令交还你们。因为沙皇陛下热爱真理，就象上帝的话不会改变一样，君主
199张背面 的话也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我国确实有博格德汗的真正臣民，大家都知道，沙皇陛下会下令交还你们。沙皇陛下命令讨还逃亡者并非为了别的缘故。交回十个人或二十个人对沙皇陛下有什么好处？不过是要通过这件事促进两位大君主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并使人看到，现在既然要遣返，今后两国之间不再有逃跑的事发生，当他们看到人们会把逃亡者交回去，他们就可能害怕。因为逃亡者常常挑起国家之间的争端，他们希望的不是友谊而是战争，以此来掩盖他们自己的叛逆罪行。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们对上述的话感到高兴，博格德汗陛下因此致书沙皇陛下，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因为这类事会引起国家之间的争端和不睦。

200张 使者说：据他所知，沙皇陛下不喜欢说谎，博格德汗陛下也是这样。沙皇陛下向博格德汗讨还的确实是自己的军役人员，同样他也估计到博格德汗所要的也是自己的人，而不是别国的人。

他们说，他们正是遵照博格德汗陛下谕旨前来询问有关条款的事，他还要到博格德汗陛下那里，把你的话向汗奏报，听取博格德汗陛下的谕旨。

后来使者对他们谈到外出问题，问是否会很快准许外出，自由购买货物，还谈到布哈拉人，要求他们准许布哈拉人进入宾馆。

阿里哈昂邦说，那是阿思哈尼昂邦的事，而阿思哈尼昂邦则说，那是阿里哈昂邦的事。

使者说，现在你们对这件事当然无法说，因为你们两个人都在这里，实际上，你们两个人或者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让我 200张背面
们自由外出，但是，当只有一个人在场时，就把责任推给另一个不在场的人。

他们笑着说，他们有机会时再向博格德汗奏报，现在他们要首先奏报当前的大事，那件事不能同这些大事混在一起，出门问题是件小事。

耶稣会士私下说，在向博格德汗奏报之前，即使是极小的事，他们也不敢作出指示，因为他们是疑虑重重的人，互存戒心，任何事情他们做起来都很慢。说完他们就走了。

显然，他们前来探问的目的是为了请求大君主以根特木尔交换逃亡者，而根特木尔从来就不是他们的臣民，只不过暂时到过他们那里，后来返回了涅尔琴斯克。现在在中国的俄国人大约有十 201张
三人，其中只有两人是在阿穆尔河被俘的，其余都是从边境城寨， 417
主要是从阿尔巴津寨逃跑出来的叛逃者。前年，有三个人跑掉，他们由水路顺阿穆尔河逃到松花江口，在松花江被中国人接纳了，并立即送到京都。博格德汗给他们规定了薪俸，让他们结婚，加以任用。现在他们在博格德汗那里教中国人骑马射击和徒步射击。这些情况是他们中的一个托博尔斯克人给自己弟兄的信中写的。这个人现在被聘请到理藩院担当通译，因为他懂俄文，而且也学过中文，用俄文写的各种东西他都能翻译。这些叛逃者常到耶稣会士的天主教教堂去，有的人被派到军中任职。其中一个鞑靼族的奥纳什卡最先跑到中国，颇受器重。前几年他对加夫里拉·罗曼诺夫说， 201张背面
大君主向克里木汗纳贡，而中国汗比克里木汗更大。他还讲了其他一些很不成体统的话。耶稣会士告诉我们，并且让我们看一张

地图，图上画着整个西伯利亚和全部城寨，并注明城寨里各驻多少人。这些都是叛逃者向博格德汗提供的，因为他们企图借此为自己邀功。现在他们很怕博格德汗把他们交给使者，因此耶稣会士们来替他们向使者请求，说如果博格德汗把他们交还，希望使者请求博格德汗把他们的老婆孩子也一道带回去。他们常来宾馆，但守卫人员不让他们同我们见面。后来还对他们进行监视，绝对不让他们同我们的人接触，他们一遇到我们的人就眼泪直流。

202张 7月7日，扎尔固齐来见使者说：明天衙门里要举办御宴。按照他们的惯例，要在衙门里宴请外国人三次。他们问需要牵多少匹马来。

使者对他说：昨天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在这里怎么没有说起这件事？

扎尔固齐说，当时他们和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没有接到汗的谕旨。

使者对他说，他们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们曾听到下等人通译说过，将要举行宴会。但事先不通知我们是不对的，很可能将来也这样突然把我们送出中国。

扎尔固齐说，这件事他不知道，只有上级长官才知道。但他们的惯例是，宴请三次之后，很快就会把外国人打发回去，每次宴会相隔的时间不久。

202张背面 7月8日，马匹牵到了宾馆。扎尔固齐说，该去赴宴了，阿思哈尼昂邦在衙门里等候大家。入席以前，要先向博格德汗叩头九次，离席时也要叩头九次，就象觐见汗时一样。

使者说，他决不肯那样做，因为汗本人在场是一回事，汗不在场是另一回事。我们只能象荷兰使臣在这里时一样，只行礼一次。同我们大君主的国家相比，荷兰算得了什么？但是由于他们固执己见，我们可以行礼三次，再多我们就不干了。

此事我们同扎尔固齐争执了很久，他们多次去回阿思哈尼昂邦，又来见我们，因为衙门离宾馆很近。接着他们把耶稣会士阿里 203张
哈哈番找来，他来后，使者还是拒绝，说绝对不去赴宴。他们看到使者断然拒绝，又去告诉阿思哈尼昂邦。然后回来说，同意使者按 418
自己的意愿向博格德汗行礼，他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做。但他们要把这件事奏报博格德汗。

使者和君主的军役人员穿戴整齐后，来到衙门下马。阿思哈尼昂邦穿着绣金的服装，率领许多扎尔固齐在衙门门口迎接使者，同使者寒暄后，指定了向博格德汗叩头的位置。这位置面对博格德汗的皇宫，皇宫就在附近。使者吩咐铺好垫子，然后下跪，紧挨在他后面的是贵族、书吏和军役贵族，大家叩了三次头就站起来入席。大厅的边上，面对面摆了两张桌子，一边坐着使者，另一边坐着阿思哈尼昂邦。在使者旁边稍远处就座的是一位神甫和莫斯科 203张
贵族，他们旁边是军役贵族和书吏，接着是军役人员，大家并排而坐。在阿思哈尼昂邦下首就座的是扎尔固齐，扎尔固齐旁边又是我们的军役人员。使者和阿思哈尼昂邦面前各有一张桌子，神甫和莫斯科贵族合一张桌子。桌上摆着各种食品，有烧鹅、烤乳猪，还有蔬菜、水果。大家开始就餐。阿思哈尼昂邦对大家说，桌上的东西，爱拿什么就拿什么，他们的规矩就是那样。愿拿的人就拿了糖和一些水果。后来把桌面腾空，给每人端上一盘羊肉，大家吃了一点。然后把羊肉撤去，给每人端来一杯马奶酒。但使者没有喝。他们又给使者端来一小杯另一种清酒。接着又送上四壶黄酒，让大家喝。

使者对阿思哈尼昂邦说，最好拿回宾馆让军役人员去喝。阿 204张
思哈尼昂邦同意了。接着大家照前向博格德汗叩头，并返回宾馆。

阿思哈尼昂邦同使者在那里谈了许多事，包括他们将要出售的各种中国货的事，只是禁止出售黄缎子，因为汗本人穿黄缎子，

别人不能买卖，也不能穿戴。

7月9日，下了大雨，京城里泥泞不堪，中国商人没有到宾馆买货。

7月10日，阿思哈尼昂邦一人到使者这里，问君主的和使者的货物卖完了没有。

204张背面 使者说，君主的货物一点也没有卖掉，售货情况很差。只有军役人员们卖掉一点，他们为生活必需只好尽力抛售。货物卖不出去是因为通译同大臣的仆人互相勾结，他们当着我们的面殴打商人，把他们赶走，不让他们在我们这里买任何东西。因为通译自己想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他们还不让商人到宾馆来卖东西。这样下去，既不能卖东西，也不能自由买东西，两位大君主之间还有什么亲善可言？让他们欺诈倒不如让他们明抢。因此，使者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建议博格德汗陛下征收货物税，但要让他们自由买
205张 卖。布哈拉人、鞑靼人和其他人一到这里就可自由行动，可是我们却象关在监牢里一样。

阿思哈尼昂邦说，大臣们不会那样做，通译也不敢，另外博格德汗不但不向你们收税，也不向自己的臣民收税。关于要求让他们出门的事，阿思哈尼昂邦说，一旦博格德汗问及使者的健康或者
419 问到你在做什么时，那时就可以奏报。现在我们不敢奏报，怕汗动怒，汗会对他和我们发脾气的，因为不能奏报破坏他们惯例的事，而且大臣们也会怀疑他是出于私利而奏报此事。但是他在适当时
205张背面 候寻机向博格德汗陛下奏报，请求准许大君主的军役人员自由购买货物。阿思哈尼昂邦还说：如果现在是冬天，毛皮就会卖得贵些，冬天每个人都需要穿暖和衣服，现在正是夏天，人们都觉得冬天还很远哩。

使者对阿思哈尼昂邦说，阿思哈尼昂邦曾准许布哈拉人到宾馆来，现在门两边都有岗哨，不许他们走近宾馆，还严禁布哈拉人

来找使者。既不让他们到宾馆来找我们，也不让我们走出宾馆到任何地方去，这是什么道理，这样能做什么买卖？

阿思哈尼昂邦再次吩咐扎尔固齐，应该允许布哈拉人自由进人宾馆。他当着我们的面吩咐扎尔固齐准予进出，可是背着我们 206张
时却又改口了。因为扎尔固齐告诉使者，说阿思哈尼昂邦根本没有下令准许布哈拉人进出宾馆。阿思哈尼昂邦还命令扎尔固齐把通译抓起来，捉到之后，他将惩罚他们。

阿思哈尼昂邦在使者这里逗留时，汗派人来找他。使者请他阿思哈尼昂邦不要忘记向汗请求准许出入的事。他说要等待时机。接着就走了。

那天下午扎尔固齐来告诉使者说，明天你要到汗御前赴宴。说完就走了。

7月11日，阿思哈尼昂邦来告诉使者说：现在你要到皇宫赴宴，请只带身分较高的十四个人去。

使者对他说，最好能象上次觐见时一样，多带一些人去。 206张背面

他说，绝对不行。

使者说，那就带两名莫斯科贵族、一名神甫、两名书吏、九名军役贵族，其中七名是托博尔斯克人、一个勒拿人、一个是涅尔琴斯克巴维尔·舒利金之子，此外不再多带。

后来使者对阿思哈尼昂邦说，大君主、沙皇陛下曾经谕示派大君主的人员同布哈拉人到肃州去买些大黄。

阿思哈尼昂邦说，这类事请派人到理藩院去找阿里哈昂邦，那不是我的事，这类事全由理藩院阿里哈昂邦负责，你们和布哈拉人都归理藩院负责。每个衙门所管的事不同，别的衙门不便干涉。 207张

使者对他说，黑狐皮没有人买，人们不敢买，是否可以请汗的皇库收进那些狐皮，由汗的皇库拨出我们需要的货物顶换狐皮。

阿思哈尼昂邦说，这种狐皮在宾馆里也可能卖掉，人们买它只

能缝制汗赏赐给亲族的狐裘，一般人是不敢买的。早知如此，不如作为礼品奉献给汗，汗会收纳的。

使者说，狐皮数量很多，全都拿去作礼品而没有别的东西，是很不体面的。阿思哈尼昂邦那时也说，博格德汗已经贮存了大量的黑狐皮。

420

207张背面

阿思哈尼昂邦还说，现在狐皮不需要了，可以就在宾馆里卖掉，汗的亲属们会买的。

使者说，现在没人买，不但不敢买，连看都不敢看。

阿思哈尼昂邦说，狐皮如果实在卖不掉，可以向汗奏报，估计这些狐皮会由皇库收购。

来了一名书吏，传阿思哈尼昂邦到"上面去"。

因为阿思哈尼昂邦要到"上面去"，使者又请他一并向汗奏报，希望能准许六个俄国人同布哈拉人一起去为大君主买大黄。

他仍旧坚持说，此事绝对不能向汗奏报，最好派人到理藩院找阿里哈昂邦，阿里哈昂邦会向博格德汗奏报，因为那是理藩院的事……

沙皇陛下有谕旨，要派人探明通往阿斯特拉罕的路线。但此事不能向他们明说，因为那些人疑心很重，使者只好诡称要买大黄。但是，即令如此，他们也无论如何不允许，并明令禁止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接待俄国人。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果然不敢接待我们。

208张

使者问阿思哈尼昂邦：为什么博格德汗下令禁止我们的军役人员买任何货物？

阿思哈尼昂邦说，没有这样的禁令，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买东西，想买多少都行。

使者说，显然是博格德汗下过禁令，因为虽然中国人带了许多货物到宾馆来卖，但在外面却只有一间店铺出售货物，别的商店什

么都不卖。

阿思哈尼昂邦说，下禁令的事是绝对没有的。可能是商人串通一气想多卖些钱只在一家店里售货，要价可以高些。

使者说，为什么现在在京城的全体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都能自由贸易，而我们每次却只能出去五个人，并且还要受到监视。

阿思哈尼昂邦说，那些卡尔梅克人从边境附近的草原台吉那 208张背面
里来，每年都向汗缴纳贡品，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行动、自由贸易。

7月16日，汗的近臣同阿思哈尼昂邦来访使者。他们问，使者这里有没有善于游泳、潜水的人，技术要很高明的。

使者说，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会游水。

阿思哈尼昂邦要求使者选出技术最好的人，因为他在汗面前夸奖过他们，说他以前在旅途中，看见过他们游水，希望不要使他丢丑才好。

于是使者挑选了十个人，但当天没有把他们带去。

那天汗的近臣们把钱送回，稍坐片刻，有一个说他看见过使者有一把刀柄镶金的好军刀，钢的质量很好，请把军刀拿出让他的同 209张
事们看看。他说，他还有一个老父亲。他父亲还托他来借记载荷兰使团出使中国情况的一本荷兰文的书，要求拿去让他父亲看看，他很快就会送还。

汗的这位近臣把博格德汗本人的一把最好的刀拿出来让使者看。这把刀用中国钢制成，刀柄的镶金也是中国式的。

使者说，书可以借，军刀不能借，因为军刀是随身携带的。 421

阿思哈尼昂邦出去叫了一名蒙语通译进来，通过他一再提出要求，说那把军刀明天就奉还，就象他们今天送还钱一样。使者看到他们一再要求，就把书和军刀借给了他们。那一天，又请他们吃饭喝酒。他们象以前一样，详细打听各种事情，一直坐到傍晚，黄 209张背面
昏时他们又"上去"见汗。

7月17日，汗的近臣们带了书和军刀来访使者，一再感谢使者没有拒绝他们的要求。接着他们说，博格德汗陛下谕令给予沙皇陛下的使者前所未有的礼遇，要你穿上原来那件衣服，再画一张像，因为第一张像只画到腰部，而现在汗命令画全身，要求佩带军刀、手持他们在使者那里见过的职杖[69]。

使者对他们说，现在天气很热，貂皮大衣重得也不能穿了，而且最近三天感到很疲劳。这件事争执了很久。最后使者同意按他
210张 们的意思办，佩着军刀，握着职杖，让他们画到傍晚。还是象以前一样，他们通过耶稣会士又问了许多事情。后来他们带着肖像回到宾馆附近的衙门。汗的近臣们看到使者的长杆火绳枪，要求把枪卖给他们。使者对他们说，回程路途遥远，也很危险，没有枪不行。

汗的近臣带来了一把刀柄镶金的上等军刀，是土耳其造的，皮带上写着卡尔梅克斡齐尔图汗赠。汗的一个近臣说，他们大家不喜欢这种钢，这种钢他们那里很多。显然他是在吹牛。使者对他说，他懂得那种钢，质量很好，真正的土耳其造，刻在上面的字也是土耳其文，并读出了上面的字。

210张背面 后来，过了一会儿，耶稣会士一个人来了。他说，照他们的规矩，画像的事应该向博格德汗谢恩，还要向汗的近臣和画师送礼。

使者对耶稣会士说，画作好之后如果博格德汗陛下肯赏赐使者一张肖像，那时他可向博格德汗陛下谢恩，同时还要给汗的近臣和画师送礼，希望向他们转告他现在所说的话，并按我们的习惯，向博格德汗表示口头谢意，因为他派了近臣和画师替他作像，如果他们肯把肖像送给使者，那时，他可以向汗的近臣和画师们送礼。

211张 7月18日，卡尔梅克斡齐尔图汗的使臣达尔罕喇嘛来访使者，向使者问候。

接着使者对达尔罕喇嘛说，阿思哈尼昂邦讲过，斡齐尔图汗每

年都派人到中国向博格德汗进贡。

达尔罕喇嘛于是大骂中国人，他说，他们的汗同博格德汗一样尊贵，甚至更加尊贵，他们凭什么要进贡，他们还要向中国人收贡品哩！他说，他要去衙门质问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

使者对他说，请他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说沙皇陛下象斡齐尔图汗的父亲一样，对汗的臣民和他关怀备至，恩赏有加。使者请他喝酒吃饭。和达尔罕喇嘛一道来了不少卡尔梅克人，也宴请了他们。这些卡尔梅克人当中，许多人到过莫斯科。

当天还有汗的近臣来访，同他们一道来的有阿思哈尼昂邦、耶稣会士和画师。画师画下了长袍和衬袍的花纹以及帽扣式样。当他们在使者那里时，军役人员在门口同中国的守卫人员争吵起来。阿思哈尼昂邦责备我们的军役人员推搡他们的卫兵。 422 211张背面

使者说，这类事的发生，都是因为他们被关在里面，不让坐近大门，甚至不让往街上看。我们的人对于被关在里面很不习惯，世界上从来没有听说过把来办理友好事务的使者关起来，因此发生了争执。

阿思哈尼昂邦说，我们的规矩不会因为你们而改变，博格德汗陛下可能会让你们走。你回到沙皇陛下那里时，请你对他说，如果今后愿意派出使臣——当然很好，如果不愿再派，那也随他的便。 212张

使者说，他要向沙皇陛下奏报一切。接着又问，噶尔丹台吉所派的蒙古人和布哈拉人是来出使还是来做生意？

阿思哈尼昂邦回答说，他们从斡齐尔图汗和噶尔丹那里来呈献实物贡，因此准许他们自由行动。

使者说，阿思哈尼昂邦说他们是来送实物贡，这话说得不对，外国使臣来谒见博格德汗，带来礼品，他们却把礼品称作实物贡，这种说法不仅我们不高兴，他们也不喜欢，因为他们是独立自主的汗。但他回答，虽然有人也这样说你们，但说那些话的是一些普通

的小人物。

使者又谈到贸易的事，说他们不让出去按自由价格买卖货物。

212张背面 汗的近臣和阿思哈尼昂邦说，要是你想要象他们那样做买卖，就请你以商人的身分，而不是以使者身分前来。

使者说，不跟他们做生意我们也行，因为他们亲眼看到，我们各种丝绸的和绣金的衣服比他们的好。

他们说，你们总是夸耀自己的东西，而诋毁我们的东西。

使者说，那是事实本身值得夸耀。我们有马匹、武器、衣服素缎、花缎、呢绒、金帽[1]、丝绒、塔夫绸等等，这些也是他们亲眼看到的，以前阿思哈尼昂邦看到我们的东西时也夸奖过。没有你们的东西，我们也有穿的。我们的大君主、沙皇陛下在世界上只希望获得声望，只希望同其他君主友好亲善相处，因此大君主派遣我前来

213张 觐见博格德汗，寻求友好亲善。关于做生意，大君主谕令我说，做生意不仅对我方，而且对你方都是友好的纽带，各国君主都想使自己的臣民富裕起来，如果今后你们的使臣和商人不到我们那里，我们的使臣和商人也不到你们这里，这怎么能建立友好关系呢？

他们说，他们乐于这样做，不过他们接待使臣是一种方式，而接待商人又是另一种方式。

使者说，给商人们的居留期限虽然只有七个礼拜，在这七个礼拜里不论货物是否卖完，都要离开，但至少他们可以自由行动，而双方必须来往的使臣却连走出宾馆都不许可。汗的近臣们说，他们的规矩古已有之，现在不能改变。当着汗的近臣的面，和阿思哈尼昂邦又争论了很久。

423
213张背面 使者问阿思哈尼昂邦，为什么阿思哈尼昂邦在脑温没有坦率地说不会让我们出门，在最后离开以前要这样长时间遭禁锢，象坐牢一样。这样做的结果，一半人生了病，有的甚至已经死了。

① 巴德利注释说，这可能是一种商标。——译者

后来近臣们就到汗那里去。

他们走后，阿思哈尼昂邦带着耶稣会士来访，他说，博格德汗听说，你们的人很会游水，并且会潜水。使者从军役人员里面挑选了四个人，让他们到城外很远的地方。他们后来说，有人乘着一只金色的彩船来，但他们没有认出汗在船上，汗的近臣同阿思哈尼昂邦站在船上。他们在汗的面前游水、潜水，汗的近臣也带了两个中国人来，然而中国人不会象俄国人那样游水和潜水。游泳完毕，又把他们全部送回宾馆使者这里。

那天色楞格斯克哥萨克米哈伊尔死了，他们遵照博格德汗的 214张
谕旨，送来棺木和白缎，吩咐把他埋葬在以前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来中国的一个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的墓旁。只准许二十人参加葬礼，不让更多的人出去。死者埋葬在城外，因为只是我们的人，他们才准许这样公开埋葬。至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他们的尸体就象牲畜的尸体一样被扔到野外。

那天傍晚，阿思哈尼昂邦又来访使者。他说，你们的人很会游泳，汗夸奖了他们，并且问，还有没有比他们游得更好的。

使者说，他要问问军役人员，如果发现有比他们游得更好的人，再通知阿思哈尼昂邦，他乐于诚心诚意地尽力为博格德汗陛下效劳。

阿思哈尼昂邦还说，博格德汗陛下怜恤死者，谕令提供殡葬所 214张
需的全部用品，可葬在郊外，由二十人送葬，谕令派御医给另外一个病人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治病，还嘱令使者约束自己的军役人员，不要同他们的人吵架。事情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大家可以买东西，不要争吵。

使者说，他要命令他们不再同你们的人争吵，吵架没有什么好处。使者还说，大君主谕令派遣六个人随布哈拉人到布哈拉的图鲁姆法特城去买大黄，从那里返回我们大君主的国家。没有告诉

他们要到阿斯特拉罕去，因为他们疑心颇重。

215张 阿思哈尼昂邦说，此事要向博格德汗奏报，不过现在同布哈拉人一起去是危险的，因为噶尔丹正与斡齐尔图激战。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他要问问他们的使臣，看俄国人可不可以去，去了之后会不会受到接待。

使者说，虽然他们之间正在打仗，但他们同大君主、沙皇陛下却是和好相处，常常派遣自己的使臣、使者到沙皇那里。现在还有沙皇陛下写给他们的国书和赠送他们的薄礼，因此可以通过，而不必害怕。

他说，这件事他要向博格德汗详细奏报，请示谕旨。说完他就走了。

7月19日，斡齐尔图的使臣喇嘛来访使者，带了杰尼索夫骑
424
216张 兵团的斯摩棱斯克小贵族，并说，这个人十五年前在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伊凡诺维奇·霍夫斯基公爵的团队里，在波洛茨克城附近被波兰人俘虏，他们把他卖给鞑靼人，鞑靼人又把他转卖给卡尔梅克人，现在请求大君主从喇嘛那里把他赎回。

斡齐尔图的使者说，他们那里贩卖人口是有罪的，喇嘛请大君主无偿领回该人。

使者答应他，他想要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他作为酬谢。

他说，他要和自己的同事考虑一下，然后再来。

那一天，通译被召到衙门，因为那里已同斡齐尔图的人商谈过，斡齐尔图的人说他们不敢带俄国人去。其实是中国人要他们说俄国人不会受到接待。……〔沙皇〕陛下……博格德汗陛下两个人……

使者说，我们提出这项请求是因为听说你们有造桥的巧匠，建造宫殿的工匠很多。在莫斯科时，还问到有哪些野兽，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当阿里哈昂邦在使者那里时，从汗那里来人召他到御前

去。他应召到御前去了，使者和扎尔固齐留了下来。

坐了片刻，来了两位耶稣会士，一位是阿里哈哈番，另一位是老耶稣会士。这个老耶稣会士在四十五年前当尼堪皇帝在位时就已来到中国，因此当今汗的父亲很赏识他，当今的汗也很赏识他。他们对使者说，博格德汗派人找他们去，是因为他们想为沙皇陛下办一件事——博格德汗陛下想在他寝宫所在的内殿设宴招待你。216张背面从前使者不但不能靠近尼堪汗和中国汗的身边，而且也不让看到汗。这一次违反旧例的行动使他们感到惊讶。传召耶稣会士是为了要他们翻译和介绍中国人的礼仪，他们感到高兴，因为这是对沙皇陛下的尊敬，是全体基督教徒的光荣。他们正和使者说话时，来了汗的几名太监，他们是来看望使者的，在门外坐了大约三个多小时。到了下午两点左右，全体官员集合起来去见汗，除了那些在衙门里办公的衙门人员之外，他们都穿着金色的战袍，腰佩宝刀，同以前向汗叩头时穿戴不同。后来汗的一个近臣来找耶稣会士，说现在该去见汗了。耶稣会士们与使者同去，走过了五座桥，这些桥以前去向汗行礼时曾经走过。中间那座桥对面有两只非常大的铜217张狮子。接着来到曾经向汗行礼的地方，那里铺着十八小块镶铜片石板。刚走到那些小玩意儿跟前，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就前来迎接，叫走快一些，因为汗已经在等候。于是大家就快步前进，走向大理石梯，石梯约有八级。我们来到以前向汗行礼时汗坐朝的大殿[70]前的平台上。平台很大，铺着大理石，平台四周有一些大理石的底座，底座上放着铜香炉，里面放着许多香，汗在殿里坐朝时，就点燃起来。所有这些大殿都如实地画下来了。

大殿两旁各有二十名带着弓和矛的卫士。我们来到设有御座的大殿。殿内非常宽敞，是用砖砌的，高约十二俄丈。大殿里面有两排木柱共十八根，其中四根漆着金色，其他木柱漆成红色。木柱425 217张背面有两抱粗。天花板造得很精巧，是雕刻的，漆有金色和各种颜色。

殿中御座前悬有一盏水晶灯。汗的御座是木制的，有雕刻，漆成金色。御座宽大，有多道梯级可通御座。御座是土耳其式的。大殿里铺着彩色缤纷的大地毯，御座对面的两边门外有过道，显然门是通向过道的。

我们穿过大殿，又来到一个平台。那个地方很高，能看到高山、花园和花园里汗的其它楼阁。过了大殿平台有个圆形的小殿，
218张 小殿的门关着。我们从它旁边走过。殿外有个丹陛从平台通到下面。距离汗所在的殿堂还有二十多俄丈，就让站着行礼。阿里哈昂邦发令行礼。还是按照以前的办法，跪着向汗行三跪九叩之礼，共叩头九次，汗此时正坐在御座上面。叩头之后，阿里哈昂邦带着使者顺殿堂左侧向御座走去，把使者带到汗的御前。此时汗坐在大殿里的御座上。御座周围，坐着大约三百名带着花翎的官员。汗的右边坐着阁老，汗的身后两边各站九人，手执刀矛。矛上面扎着一簇鲜红的马鬃，马鬃下面扎着老虎尾巴。在离阁老坐席不远处，阿里哈昂邦让使者停步，汗派阁老指示使者坐在靠近阁老对面的
218张背面 一个坐位上。使者和汗的中间没有人坐。阿里哈昂邦亲自把使者的红色坐垫放在使者坐席上。放好坐垫之后，命行礼一次。行礼后就座。贵族、神甫、书吏和军役贵族分成两行，被引至使者身后一俄丈半的地方入座。他们也照样行了礼，然后坐成两排。接着汗宣召以前接受国书的亲属阁老至御前。阁老带了两名耶稣会士从右侧走到汗的面前跪下。汗低声对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三人便走到使者面前，小声说，请使者跪下。

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这时说：全中国的专制大君主汗问候——大君主、全俄罗斯专制君主、白沙皇是否健康？

219张 使者说：上帝恩佑大君主、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当我们启程时，大君主，沙皇陛下在自己伟大的、光荣的国家里，身体健康，愉快地治理着

国家。大君主、沙皇陛下同样祝愿亲善的邻居和朋友博格德汗陛下永远健康，成功地治理国家。

此后他们三人一起走到汗御前跪下回话，汗又对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三人又走近使者说，博格德汗陛下问三件事：沙皇陛下多大年纪，身高多少、执政多久了？

426
219张
背面

使者对他们说，大君主、沙皇陛下现年五十岁，身材高大，具备各种优秀品质，蒙上帝庇佑，三十年前他就开始执政了。

他们又到汗近前去回话，然后再到使者身边来问，使者多大岁数？他们还说，博格德汗听说你是有学问的人，他命令问你是否学过哲学，是否学习过数学和三角？

使者说，他现年四十岁，至于问到的科学，以前学习过，常常与他谈话的耶稣会士知道。汗问起这件事是因为汗曾经向耶稣会士学过三角学和天文学。他们问过之后，又走到御面前向汗回话。此外汗没有再问别的事情。

使者坐在离汗大约八俄丈的地方，看得很清楚。他穿的衣服是：里面是天蓝色的长袍，外衣象大臣们穿的一样，是绣着金线的 220张
黑外衣，帽子也同大臣戴的一样，只是前面缀着一颗大珍珠，同小胡桃一样大小，脖子上挂着一串大珍珠，而全体大臣和近臣们都是挂着木珠或象牙珠同红珊瑚珠合串的朝珠。在汗的御座上有一块天蓝色塔夫绸做的坐垫。汗是个中等身材的人，脸上有许多麻点，面色微黑，蓄着黑色小胡子，二十三岁。汗坐的御座是木制的，雕着各种图画和蛇，漆着金色和其他各种颜色，象大殿里的御座一样，高约一俄丈。

后来汗的两名近臣把一张小桌子抬到汗的面前，桌上放着用金盘盛的各种水果和食品。先是在汗的面前摆了一张，后来又在阁老们面前摆了几张，最后又在使者面前摆了一张。使者面前单 220张
背面
独一桌，他是独坐，汗的近臣三人一桌，贵族、神甫、书吏和军役贵

族两桌。汗开始就食时，近臣们全都跪下，也叫使者跪下，大家叩头至地一次。后来汗命人用金盘分送果品，给阁老们一盘，给使者两盘，一盘桃子，另一盘是各种糖食。至于贵族、全体书吏和军役贵族，汗命人每桌摆上一盘，这时汗发话传召阿思哈尼昂邦。任何人奉召到御前，都要跑步到汗的面前跪下听命。这个阿思哈尼昂邦就是派到我们那里接洽工作的。汗问了他很长时间之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我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阿里哈昂邦、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被安排在大殿的门外，他们合坐一桌。后来汗命
221张 人把一个切开的红瓤西瓜用金盘盛着送到使者面前。进食大约一个钟头。然后汗的近侍收去桌上的全部盘子。桌子并没有撤走，这时近侍们端了两大金盘的小香瓜到汗面前。汗命人把自己面前的一盘端给使者。他们有这样的规矩：汗派人给谁端去食品，谁就在自己的座位上用双手接过去，把东西放在桌上，然后，不必起立，立即叩头至地，再开始饮食，象现在吃香瓜时一样。过了一会儿，汗面前放的东西已全部赏完，只剩下一个大玉盘，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汗的左边有个香炉，在吃东西的时候，里面烧着各种香。汗的两边有两张扶几，样子象小桌子，盖着黄色的塔夫绸。后来汗面前的桌子撤走了，接着把大家面前的桌子也撤走了。此后又搬来
221张背面 另外一张桌子，放在汗对面的门边。桌上放着一个大银杯，里面盛着葡萄酒，再用一把长柄银匙把酒舀到金杯里。汗的近侍斟了一
427 金杯酒，端到汗的面前，汗命把第一杯端给使者，阿里哈昂邦和耶稣会士走到使者跟前，他们叫使者向前走半俄丈。使者接过杯子，左手持杯，右手触地行礼，然后一饮而尽。这是上等葡萄酒，很象最醇的莱茵葡萄酒，是耶稣会士每年酿制供汗饮用的。使者干杯之后又行礼，行礼后坐回原位。后来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进来，带着贵族和其他人，经过汗的面前一直走到门旁，金杯斟满了上述那种酒，端给每人一杯。他们接过后，奉命行礼，礼毕喝酒。喝

完又行礼，然后回到原座。又叫他们行礼。接着用木杯端茶给中国各位大臣。当杯子……*

使者说，我国大君主严禁把武器卖给敌人，对朋友则无此项禁令，正如他们看到的，我们有各种精良武器，只不过是想从外国买些稀罕东西。 222张

阿里哈昂邦说，可等待一个时期，有机会时可向汗奏报此事，然后作出答复。说完就走了。

那天下午阿思哈尼昂邦来访，同来的还有汗的一个近臣。他们说，博格德汗看到你们的人有非礼行径，没有守卫人员陪同就在城外逛来逛去，命我们对你说，很快要让你们离开。

使者说，那要看博格德汗的意思了，不过我们一点东西没有卖掉，也没有买进。

他说，本来你们想呆多久，博格德汗陛下就会让你们呆多久，只是因为你们的人非常粗野，皇上才谕示尽快让你们回去，以免滋生事端。我们也知道，你是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只是你们的军役人员行为不轨，到处闲逛，令人不能容忍。 222张背面

使者说，即令是在城外游逛，但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侦察什么东西。

此后，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谕示再带四个会游水的人去。使者从军役人员中挑选了三个人，派他们同阿思哈尼昂邦一道前去。他们象先前那样在河里为汗表演了游泳，汗大大夸奖了他们。事毕同阿思哈尼昂邦一道回到宾馆。

阿思哈尼昂邦又象以前一样说可以到处走走，但城外是绝对不行的。

使者对他说，虽然他们到城外走动，但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们的城墙比你们的石头城墙更坚固，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侦察

* 原文有几行散佚。

你们的城池，只是因为他们这些军人被关得太久，很多人生病了，现在他们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出来散步，并没有别的什么目的。

223张 7月20日，派了一名书吏和一名通译到衙门去。书吏说，不必担心斡齐尔图的人，我们的人要同布哈拉人一道前去，这些布哈拉人都到过莫斯科三次以上，同军役人员亲如兄弟，要是我们的人不和他们一道去，他们怎能不感到伤心呢！书吏和通译回来说，阿里哈昂邦已去向汗奏报，请博格德汗定夺。

那天，使者问中国首席通译苏洛姆，据我们出去买货的人说，只能在一家店里买货，那个店铺是谁开的？通译说，是一个富商开
428 的，汗的货物也在那家店里卖，因此我们只能在这家店里买东西。这店里货物很多，别的店里货物较少。显然，货物和商店都是汗
223张背面 的，出售博格德汗的各种货物和零星物品，甚至有劈柴、干草等等。甚至宾馆大门外也有汗的酒醋房设立的酒馆，那里出售各种饮料。日常供应的酒，都是由酒醋房来的。

使者多次向通译苏洛姆和他的同事们打听，他们那里有些什么宝石？

他们说，他们没有钻石，红宝石很少，绿宝石也不多，虽然发现一些地方有，但宝石不大，价钱很高。他们带来一些钻石以及红宝石、绿宝石样品给使者看，这些东西要价等于在莫斯科的价格的十倍。蓝宝石、黄宝石以及红宝石倒是有许多，不过不纯净，而且
224张 颗粒小，有一些颗粒很大，但纯净的少，因为他们那里出售的天然宝石比钻石多。但现在天然宝石也少了，原因是出产宝石的地区正在打仗。

使者请他们协助购买一颗质地纯净的大宝石。

他们说，我们知道一位中国大臣有一颗，谁的都不能同他相比。这颗大红宝石重达十一佐洛特尼克以上，不过价值昂贵，使者身边不会有那么多钱买它。荷兰人也曾想买，但他们没有那么多

钱。

使者说，请把那颗宝石拿来看看，如果合适，还是可以讲讲价钱的。虽然我没有这么多钱，但我可以向本国人借，如果这样我还是买不起，那也是他们国家的光荣，因为中国竟然有别国使臣和使者都买不起的宝石。

他们为了那颗宝石奔走了多日。耶稣会士们也知道那颗宝石，他们说，中国任何别人都没有这种宝石。使者请他们设法把宝 224张背面
石弄来看看。费了很大力气，那位大臣才让仆人和通译把那颗宝石送来，它是装在匣子里，用素缎包着的。他们拿给使者看，使者看了，称了重量。使者问，这颗宝石价值多少？他们说，不给八千两银子绝对不卖。使者知道他们在要滑头，就对他们说，这颗宝石他不需要，不合用，请他们再找一颗更好的拿来。他们说，中国现在和过去都没有比这颗更好的了，如果不信，还可以向别人打听。使者没有对那颗宝石出价钱，也没论价，他们只好带着宝石回去了。使者私下请耶稣会士装作是自己要买，给讲讲价钱，不要让别人猜出真象。的确，通译们说过，他们这宗交易要秘密进行，以免被博格德汗听到，因此而受到汗的处分。关于这颗宝石的事，以后还要叙述。其他一些小颗红宝石和别种宝石不须秘密带来，但颗 225张
粒小而且不纯净，比较纯净的，价格都极其昂贵。一些小颗的宝石，尤其是红蓝宝石和闪光宝石，数量很多，但他们要价甚高，价值一两银子的他们要卖一百两，也不感到害臊，不管做什么买卖，世界上都没有象这样狡猾的人。

显然，通译在买卖时进行欺诈，是受大臣的唆使，因为有一次他们在使者住所用高价经售呢绒，恰好此时阿思哈尼昂邦同其他 429
几位大臣来到，阿思哈尼昂邦看到通译们经售呢绒的价格昂贵，就当着使者的面斥责并吓唬这些通译，于是通译们只得把呢绒退回，并且说，不经大臣同意，以后不再经手任何东西。通译经售所得利

益都归大臣，而不是归我们，因为在宾馆和各家商店都安插了他们的人，买卖各种货物都要经过他们。

225张背面 7月21日，阿里哈昂邦派衙门的人来访使者，要使者派通译去见他。通译到了衙门，正好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也在那里。阿里哈昂邦对通译说，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不愿意接待你们的人，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也说，他们不能带俄国人去，因为他们那里正在进行大战。显然，这是阿里哈昂邦遵照博格德汗的谕旨，教他们拒绝带俄国人去的。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曾据实告诉通译说，是别人教他们拒绝带使节人员去。在这以前，他们对使者说过，他们乐于带人去，不过没有中国人的同意是不敢带的，因为即使我们带他们去，中国人在边境上也会加以阻拦，不让他们同去。

那一天，使者为了赎回俄国俘虏，派人送去两张玄狐全皮，中
226张 国价钱合二十两银子，六张玄褐狐脊，价值二十两银子，合十七卢布，是由货堆里取出的，十张红狐脊，每张二十六阿尔腾又四兼卡，按中国价钱共值二十两银子。他们把狐皮送到卡尔梅克喇嘛那里之后，喇嘛看过了，说除此之外，还需要二百两银子。当时，布哈拉人对那位喇嘛说，他要还给喇嘛三名卡尔梅克俘虏，用来交换这名俄国人，让他把这个俄国人带到莫斯科大君主那里，并去领取俘虏赎金，因为他曾多次到过莫斯科。喇嘛不同意布哈拉人这种交换办法。后来喇嘛亲自到使者这里，同使者谈妥了俘虏问题。除上述狐皮之外，使者又给喇嘛一张玄褐狐全皮和一张水獭皮，狐皮价值十二两银子，水獭皮价值五两银子。为了赎回俘虏，按中国价格一共拿出七十五两银子，按莫斯科价格为三十二卢布。但那天他们没有送俘虏来。

226张背面 7月23日，一个布哈拉人到使者这里来说，有一个大商队已经到达长城，大约有五百名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带有俄国货，只知带有马匹和奴隶，他们是从噶尔丹和斡齐尔

图台吉那里来的。布哈拉人还说，他要用三个卡尔梅克奴隶换一名俄国俘虏，但喇嘛拒绝了他。送去的约值六十两银子的大君主财物——玄狐皮和红狐皮，他也拒绝接受。使者派到卡尔梅克驿馆见喇嘛的军役人员和通译先是劝他收下狐皮，后来见他不愿用狐皮交换俄国俘虏，便说现在如果他喇嘛愿意交出俘虏，使者可再送一百两银子来，但喇嘛对此还是拒绝了，他坚持要上述的十八张玄狐皮和二百两银子。7月24日，给使者送来了完全同上次一样 227张
的五桌筵席，这些食物照旧分发给贵族和军役人员。

7月26日，阿思哈尼昂邦来访使者，他说，他病了，很久没有来了。他这次来，是因为听说我们的人同中国的守卫人员争吵，要是让博格德汗知道了，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两位大君主的事情就要办不成了。

使者说，他们争吵的原因是，守卫人员不让大君主的军役人员 430
出去买东西，即使让少数人出去，也是带他们到守卫人员愿意去的地方，而不是到我们的人想去的地方。

阿思哈尼昂邦说，已委派另一位扎尔固齐负责，准许每次二十至三十人出去买东西。此外，想到卡尔梅克和布哈拉驿馆买骆驼 227张背面
的，也可以出去。他还说，如果不停止争吵，让博格德汗知道此事，那么博格德汗就要向各衙门发出诏令，不准卖东西给俄国人，也不准向俄国人买东西，而且还会下令把他们立即送出京城。

使者说，那就随博格德汗的便了，哪怕是现在就叫他们离开京城也行。但是，如果大君主的军役人员能自由行动，也就不会发生争吵的事了。

阿思哈尼昂邦说，以后可以出去买东西的人数已经不少，这件事博格德汗是不知道的，是他们私下这样做的。希望他们能规规矩矩地出去买东西，不要吵架，因为两位大君主间的谈判还没有结 228张
束，如果出了事情，那么大君主的事务就会遇到严重障碍，事情也

就不好办了。

使者说，军役人员申诉说，除了一家店铺之外，任何地方也不卖东西给他们。使者问：那家店是博格德汗还是他的近臣开的？别的店不仅不卖给他们，而且不让他们看货，那家店里中等彩缎过去卖一两一钱银子，现在又增加了一钱。

阿思哈尼昂邦说，博格德汗没有商店，他明天要派一个年老的内行人来，把货物带到他那里，由他定出价格。关于使者想派人到阿斯特拉罕去，他说他们是乐意让他们去的，因为他们提供饮食和
228张背面 车马有利可图，只是卡尔梅克的喇嘛不愿接待，那里正在激战。不同他们一道，俄国人自己能不能通过，他不知道。

那天，使者派了一名通译带着狐皮到喇嘛那里，以便赎回那个俘虏。通译到达驿馆时，喇嘛已经带着自己的商队离开驿馆了，通译在路上赶上喇嘛，请他收下狐皮，交出俘虏。喇嘛照前述协议收下狐皮，交出了俘虏。

那天斯摩棱斯克城杰尼斯之子杰尼索夫雇佣骑兵团那个被俘的费奥多尔·帕维尔之子亚历克山大罗维奇受到盘问，他在回答询问时说：以前在 176 年，他于波洛茨克城附近从大贵族、军政长官伊凡·伊凡诺维奇·霍凡斯基公爵的团队里被波兰人抓去，当了俘虏。后来契尔卡斯人盖特曼勃柳霍维茨基从波兰人手里把他
229张 抢去，勃柳霍维茨基把他卖给在伏尔加河一带游牧的卡尔梅克人米恰克台吉，他在米恰克台吉那里当了三年俘虏。后来那位卡尔梅克台吉把他卖给卡尔梅克斡齐尔图汗，他在斡齐尔图汗那里呆了十五年。他费奥多尔原出生于姆斯季斯拉夫县多勃罗耶村，是个小贵族的儿子，曾在斯摩棱斯克雇佣骑兵团为大君主服军役。他还说，他熟悉从阿斯特拉罕到中国的路线，因为他曾在距阿斯特拉罕不远的卡尔梅克生活了十五年，同卡尔梅克人三次来到中国，而且很懂卡尔梅克语。

7月28日，阿里哈昂邦来访使者说，你们的军役人员殴打中国警卫人员，在城墙附近随意闲逛，并不是去做生意，要是博格德汗陛下听到这件事，就会下令逐出京城。现在准许每次可以有二十或更多的人出去做买卖，不过要同警卫人员一块走，要守规矩。昨天有许多人在城外沿着城墙走，他们已被博格德汗亲眼看到了。再有，要严格命令你国军役人员不要同警卫人员打架。事实上，是他们一直怀疑军役人员在窥察他们的城池，因此他们总是要寻找借口。 431 229张背面

使者说，他没有听说那回事，你们的守卫人员并没有来控诉大君主的军役人员，今后如果发生这类事定要对他们严加惩处，绝不再争吵，没有守卫人员陪同，绝不到处乱跑。后来使者对阿里哈昂邦说，希望能允许购买一些刀剑和弓。

阿里哈昂邦说，这件事没有博格德汗的批准是不敢办的，因为他们严令禁止把武器卖给外国人。他们历来不向任何人出售武器，这事连奏报请示都不敢。

8月1日，托博尔斯克哥萨克彼得·波舍霍诺夫死了，同我国从前的死者埋在同一地方，理藩院照例送来白绸、棉布和棺材。 230张

直到8月6日，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都没有来访使者，阿思哈尼昂邦没有来是因为他病了。他们常派人到使者这里问候。他们没有来访的这几天，常常下大雨，大君主的货物出售情况很不好。阿思哈尼昂邦曾经在途中夸口说，他们京城有一些巨商，一个人就能买下价值十万两银子的货物。可现在在京城看到的是，他们最富有的商人来买东西，价值都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有的竟然连二十两银子的货物也买不起。有许多人只肯出原价的四分之一，真是可笑。因此我们的人就骂他们，干脆把他们撵出宾馆。

8月7日，博格德汗的两位近臣来到使者这里——一位是以前汗派来给使者画像的，另一位是起初来向耶稣会士询问使者能 230张背面

否说拉丁语的那位。他们向使者问候，并且说阿思哈尼昂邦病倒了，博格德汗派他们来，是请沙皇陛下的使者选派六个最会游泳的人去。使者立即挑选了六个人同他们一道前去。他们牵来了马，立即带他们到以前游泳的地方。那里有一只饰金画舫，船里坐着什么人，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只看到岸上有汗的一些阁老。游泳的人游了很长时间，然后又让他们回到宾馆。

231张 8月8日，脑温的一个地位较低的长官从脑温来，他是运实物贡来给汗的，这些实物贡是他们向达斡尔猎人征收的，每人收一张优质貂皮，每年共收一百捆。他在使者这里说，留在脑温的人都很健康，牲畜、马匹、骆驼也都健壮。他这是说谎，因为留在那里的人写信说，那里牲口死了许多。

我们在北京时，博格德汗下过严格禁令，任何铜铁制品——锅、弓、箭、刀、马镫等都不准卖给俄国人。军役人员都是私买的，如果被人发现，就把货款退回，东西拿走。剑、锅以及其他任何铁制品都不准买。关于此事，他们对本国人定有严律，而买卖火药者则判处死刑，他们虽有火药，但质量很差。火药、剑、弓以及其他各种钢铁制品，也禁止卖给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人。当我们住在中国京城北京时，宾馆里丢失过许多货物，都是他们中国人偷去的，不少人作案时被抓到，于是就把他们捆起来殴打。再也没有象中国人这样的小偷了，人们如果不当心，衣服上的纽扣都会被他们割去。骗子手也很多。他们偷了很多好的帽子。甚至大臣的奴仆也会偷，也偷了许多东西。

432
231张
背面

8月9日，使者派了一名通译到衙门去见阿里哈昂邦，因为听说很快就要让使者回去了，请他阿里哈昂邦到使者那里去谈判两位大君主的事务，以防突然要他们离开。阿里哈昂邦对通译说，这
232张 事不是他分管的，应当向奉派和使者接洽的阿思哈尼昂邦谈。不过他阿里哈昂邦说，很快就要送你们走，希望买卖做得尽量快一

些。

使者当天派人去见阿思哈尼昂邦，但他回答说，阿里哈昂邦说得不对，那是他的事，凡事都要向他汇报。

那一天，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来说，他见过阿思哈尼昂邦。阿思哈尼昂邦对他讲，再过两三天就要分赠博格德汗的礼品，然后很快就要送使者一行回去了。他还介绍了他们分赠礼品的礼仪，象对本国臣民一样，对此，使者应当知道。阿思哈尼昂邦没有工夫前来，因为衙门里事情很多，此外因他正在生病。

使者要求耶稣会士找一本中国语法书。 232张背面

他说，这里弄不到中国语法书，因为他们还没有语法，书还没有编写。他阿里哈哈番将要以自己的名义送一本他在中国画的毛笔画[71]给大君主，并要寄一封信给大君主。但是希望保守秘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连他的耶稣会士弟兄们也不要知道，因为他们的人多疑，他很害怕。

使者还说，希望能对那位遵照汗的谕旨给使者画肖像的画师说一说，请他画一张汗的肖像。

耶稣会士说，他高兴做这件事，只是怕有人告发，触怒博格德汗。

使者对他说，即使有人告发，也是查问使者，使者会对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画家画的，请耶稣会士对那位画家说，不论他想要什么酬劳，使者都可以给他。 233张

使者又问起上面提到的宝石一事。他说，除了那颗宝石，他不了解，也找不到其他的了，那颗宝石可以通过通译买到，别的办法不行。

耶稣会士和他的同伴请求使者送一幅圣像给他们天主教堂作为永久纪念，他们要为沙皇陛下向上帝祈祷。因为到中国来的俄国人常常到天主教堂去，他们看不到俄国圣像，就不会相信他们，

认为他们是偶像崇拜者而不是天主教徒，还有那些住在这里的俄国人也常到他们天主教堂去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有礼拜的对象。

433 使者送给他们一幅米哈伊尔大天使的圣像，装在镀金的银框
233张背面 里，还有摆在圣像前的两个镶银珐琅瓷的铜烛台。

耶稣会士秘密对使者发誓说，博格德汗有这样的意图，要是沙皇陛下不引渡根特木尔，他将不惜用武力把根特木尔弄回来，并且要去攻打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这两个边境城堡，因为现在他们对沙皇陛下方面异常疑惧，特别是这次通过我们获悉，俄国人真的是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在那里定居的，而原先他们以为那些俄国人是任意移居的，象以前沿阿穆尔河居住那样，可以随时予以歼灭。此外，现在他们知道，那些城堡里人数很少，离莫斯科很远，而离他们较近，他们想赶在边界军队增加之前先发制人，他们急需的不是抓回根特木尔，而是要探明沙皇陛下的意图。他们都是些狡猾的人，他们知道，那些城堡是因为有贡民才设置的；如果沙皇陛下
234张 交出根特木尔这个全体异族人的首领，那么其余的异族人就会跟他走，或者逃散。一旦他们的贡民不住在边境上，沙皇陛下就不必花钱在那里驻扎军队。他估计，他们将通过你取得沙皇陛下的答复。即使你们的边民哥萨克对他们没有丝毫侵犯，但是如果沙皇陛下不愿引渡根特木尔，那就必须立即派遣重兵去防守那些城堡，因为中国人自己也感到惊讶，这么少的人怎么敢驻扎在他们这样的大国边境。他们这些耶稣会士就象为上帝服务一样，乐于替大君主服务，因为他们不喜欢满洲人，他们喜欢汉人，他们在汉人时代生活得更好。

买卖情况不佳，花缎、素绸、丝绒等货物只在一家店铺里卖，别
234张背面 的店铺不卖，因为大臣、全体通译和商人互相勾结，买我们的商品出什么价格，卖他们的商品出什么价格都要对他们有利。谁也不敢对我们的货物加价，或对自己的货物减价。他们可按自己的意

愿向我们买东西，而卖给我们的东西则按照比以前更高的价格。他们买了哪些俄国货，价格如何，这些货物的原价如何，都将分别予以登记。

8月12日，阿思哈尼昂邦来访使者，使者对他说，各项条款早已书面通知了他们，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还说：在我到达脑温和后来到达京城时，阿思哈尼昂邦都曾询问过大君主致博格德汗国书的详细内容，同阿里哈昂邦一起来时也问过，当时我曾通过耶 235张
稣会士用拉丁文作了答复，因此要求阿思哈尼昂邦也能把博格德汗致沙皇陛下国书的内容和要求通过耶稣会士用拉丁文通知他，以便有所了解，并能提供拉丁文译文。

阿思哈尼昂邦说，书面条款，赠礼之后很快就会答复，至于汗陛下将对大君主写些什么，有什么愿望，他阿思哈尼昂邦不知道。

使者还向他询问了车马问题，问可以提供到什么地方。

他说，此事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那是理藩院的事。阿思哈尼昂邦问：这次启运的货物会比以前重多少？

434
使者对他说，要比以前重得多，因为军役人员们买的是棉布， 235张
背面
而不是丝绸。

关于能提供车马到什么地方的问题，他说，他们的惯例是：来的时候从什么地方乘坐汗的车马，走的时候就送到什么地方。

阿思哈尼昂邦还说，使者要准备明天去接受礼物，为了表示对沙皇陛下的尊重，明天将在以前接受大君主国书和礼品的地方赠送礼物，而他们向其他各国使臣赠送礼物都是在理藩院，这是为沙皇陛下开创的特殊先例。

使者问阿思哈尼昂邦：博格德汗陛下赠送礼品之后允许再逗留多少日子？

阿思哈尼昂邦说，赠送礼物之后还准许逗留十天左右。

使者对他谈到逃跑的雅库特人，这些人是由雅库次克寨跑到 236张

他们那里的。雅库特人集合了大约五十人带着妻子儿女跑到阿穆尔河，又由阿穆尔河顺松花江跑到脑温。雅库次克寨派出一名军役贵族和一些哥萨克，但那些雅库特人打伤了许多哥萨克，派去的人无法制止他们逃跑。有两个人被从涅尔琴斯克村子带到了京城，他们在那里说，雅库次克的王公们派他们到博格德汗那里，请汗收留为民，因为他们不堪忍受俄国人的沉重压迫，向他们征收力所不及的实物贡。后来那两个雅库特人被阿思哈尼昂邦带回到脑温他们的同伴那里。使者在脑温时听到他们的消息，就对阿思哈尼昂邦谈到他们的事。阿思哈尼昂邦说，此事将会有谕旨，到时候就把他们送回去。

阿思哈尼昂邦说，此事要向汗奏报。

使者还对阿思哈尼昂邦谈到当向导的通古斯人托库尔泰，这个通古斯人是根特木尔的侄子，他同中国的臣民住在托尔果钦，杀
236张背面 死了三个人，逃到涅尔琴斯克根特木尔那里。使者来到涅尔琴斯克后，向根特木尔要一名向导，根特木尔就把托库尔泰交给了使者。当他们来到脑温时，长官责备说，他是一个凶犯，杀死过许多人，原来是博格德汗的臣民，后来逃到涅尔琴斯克。阿思哈尼昂邦从京城到脑温后也说，托库尔泰是个大盗、叛徒，应该把这种人吊死。

使者对他们说，虽然不知他干过多么严重的强盗勾当，但是现在他做了好事，当了沙皇陛下使团的向导，这个使团带着沙皇陛下的友好亲善情谊出使到博格德汗陛下处，博格德汗可以看在沙皇陛下的面上宽恕他的过失。阿思哈尼昂邦和长官们说，没有博格德汗的谕旨，不敢宽恕他，阿思哈尼昂邦要把他托库尔泰带到京
237张 城。当使者被带到北京时，托库尔泰也被带到了北京。现在请求阿思哈尼昂邦转请博格德汗从宽处理托库尔泰。

他说，关于托库尔泰的事将同别的事情一起奏报。

使者还对阿思哈尼昂邦说，我们留在脑温看管牲畜的人写信报告说，骆驼和马匹死了许多，他本人也知道，途中没有地方可以买到，要在京城这里买。使者还谈到兵器问题，希望他向汗奏报，请准许购买刀、弓和锅。他说这些事要全部奏报。后来阿思哈尼昂邦就到上面见汗去了。

在中国京城北京购买上等骆驼每峰四十两银子，中等骆驼每峰三十两或三十多两，较差的骆驼每峰二十两或二十五两。

435
237张
背面

8月13日，天亮前半小时，扎尔固齐来访使者，请使者一行立即到紫禁城汗那里去接受礼物。

于是使者便率领全体军役人员去接受礼物。礼物放在离以前递交大君主国书的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人吩咐我们在右边一座小殿里暂坐。当时正在下雨，大家坐了一个半小时，阿里哈昂邦走过来，同使者互相问候，接着又到上面去了。又等了大约一小时，才叫我们到以前递交大君主国书的地方，礼品已送到这里。使者来到礼物跟前时，阿里哈昂邦站着，请使者跪下（那地方很泥泞）接受博格德汗给大君主的礼品。他们的规矩是，任何君主的使臣都要跪着接受赠给本国君主的礼品。

238张

使者说，他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是对大君主的侮辱，臣民们可以这样接受本国君主赠送的礼品，但地位平等者接受礼品的规矩就应该象世界上的友邦对友邦，邻国对邻国那样接受礼品，正如使者把沙皇陛下的礼品交给他阿里哈昂邦时并没有叫任何人下跪一样。

阿里哈昂邦听了之后，一言不发，只是吩咐递交礼品，礼品用黄布包着。他首先声明，这些礼品是衙门对送来的礼品的回赠。

回赠礼品开列如下：带整套辔镫的中国式马鞍一具，带洗脸盆的重八十两的水罐[72]一只，黑色、金色以及其他各种颜色的缎子、绸子和丝绒共三十块，五张海豹皮，五张虎皮，五张雪豹皮，四箱茶

238张背面 叶。此后，他说，博格德汗新赠大君主的礼物有：一个带洗脸盆的重一百二十两的银罐，八十块各色绸缎和丝绒，其中十块花缎属于上品，二副带整套辔镫的中国式马鞍，十张黑色海豹皮，十四张虎皮，十四张已霉坏的海豹皮，八箱茶叶。

礼物交接并录制清单之后，我们正想送回宾馆去，当天已派人去联系车辆，这时阿里哈昂邦派扎尔固齐来问使者，你将如何接受
239张 汗的礼品？使者说，博格德汗赠送给使者本人的礼品，他很乐意按照他们的吩咐的办法去接受，可以叩头行礼，因为自己接受礼物是一回事，而以沙皇陛下的名义接受礼物则是另一回事。

他们叫使者在广场上稍等一等，阿里哈昂邦到上面去了，走之前他曾说：除了上述礼品之外，还有赠给大君主的礼品。他们准备赠给使者一匹配有普通马鞍的小马，还有一些丝绸和茶叶。在那里等了大约六小时，一直到晚饭前，都不见答复，整天没有给吃喝。

后来阿思哈尼昂邦秘密来到使者这里，把别人打发出去，只让通译留下来。然后他说：汗派人找他来，是因为你和阿里哈昂邦发生了争执，他阿思哈尼昂邦当时因为忙，不在城里。

239张背面 使者说，阿里哈昂邦叫他跪在泥泞的地方接受汗赠给大君主的礼品，我对他说，我不能这样接受礼品，因为这样做是对大君主的侮辱，只有奴仆或者臣民接受本国君主赠品时才这样做。于是
436 他阿里哈昂邦就按清单开始交点礼品，使者也就从他手中接受下来，录制了清册，并派人找车子，想送回宾馆。接着他阿里哈昂邦就派扎尔固齐来问我准备怎样接受汗送给我的礼物。我对他说，送给我自己的礼品我愿意按你们规定的办法接受。后来他阿里哈昂邦就上去了，一直没有再回来。

阿思哈尼昂邦说，赠给大君主的礼品，最好也象接受送给你自己的礼品一样，按照他们的规矩跪下来接受，因为事情快搞僵了，汗会恼怒，结果将很糟糕。

使者说，他自己也知道，臣民是这样跪着接受礼物的，而地位平等的君主则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国大君主和他们一样，赏赐臣民时，臣民都要跪着接受礼物，至于一国君主对地位平等的君主赠送的礼物，从来不须下跪接受。正如我在转交大君主赠给汗的礼物时，并没有要求你们跪下接受礼物一样。你们的臣民蒙古台吉是跪下接受赠品的，你们命令我跪下接受礼物，那是很大的侮辱。要是大君主听说我这样接受礼物，大君主就会严厉处分我。在这里，当然一切都须照博格德汗的意旨行事，不过，涉及到大君主荣誉的事，我却不能从命，因为那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涉及君主 240张背面
的大事。请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使者只不过是代表君主接受礼物，完全不涉及我个人，一国君主按平等惯例和亲善之情派使到另一国君主这里，因此不应当强迫使者下跪。因为这是对沙皇陛下的侮辱，而对博格德汗陛下也没有什么光荣，强迫使者做出有辱本国君主的事，这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阿思哈尼昂邦听了使者的一番话，就到汗那里去了。他去之后，扎尔固齐来见使者，狡猾地建议使者到下边殿内去玩玩，并向使者索取抄写礼物的清单，说是要撕掉。

使者说，由于他们还没有交出礼品，他已把清单撕掉了，因为清单里虽然写着，可是礼品却不交出来。他们说，那份清单写得不 241张
对，没有登记全部礼品，需要另写一份。他们这些话统统是要滑头。

后来阿思哈尼昂邦到上面汗那里，耽搁了一个半钟头。黄昏时他同阿里哈昂邦一同前来，要使者回到宾馆去。在紫禁城里坐到黄昏，没有喝，也没有吃。我们回到宾馆，他们则到放礼物的地方。黄昏时他们拿了一张告示到宾馆的大门外张贴。上面写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是用尼堪文写的。

8 月 15 日，理藩院的首席扎尔固齐来访使者说，阿里哈昂邦

241张背面 和阿思哈尼昂邦派他从衙门来，他们请使者明天清早准备去接受礼物。

使者对扎尔固齐说，哪怕是现在去接受礼物都行，不过希望不要象前天那样，那天送给大君主的礼物已经交出，我也接受了，并已记入清单，想送到宾馆，但是这些礼物又被撤了回去。希望这次不要象前天那样，让人在下雨天一直坐到傍晚，既没有喝，也没有
437 吃。希望他们不要指望会跪着接受送给沙皇陛下的礼品，要是他们现在就宣布，不下跪就不交出礼品，那么我就干脆不到紫禁城去接受礼品。前天让我们两手空空地回来，而且受到很大的耻辱，已经够了。

242张 扎尔固齐说，当时没有下跪行礼也已把礼物交给了你，撤回礼物是因为还没有全部准备好，现在一切都要准备停当。礼物没有交给你，并不是因为你没有下跪接受，只是因为还没有全部准备好。这次将在一个地方一次把礼物全部点交给你。现在一切事情都可照你的意思去办。

使者说，在我国，我国的大君主、沙皇陛下赠送礼物给自己的臣属卡尔梅克台吉阿玉奇和索洛姆·策凌[73]，就是用和你们现在点交礼物同样的办法，这是很大的侮辱。你讲的话，最好是既能使人尊敬博格德汗陛下又能体面地接受礼物。尊敬一个人，主要是用语言和感情，而不是强制。强迫一个人下跪接受礼物，而胸中并无亲善和愉快之情，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242张背面 扎尔固齐说，他们的规矩就是这样，已经是陈旧过时的了，这次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去办。说完他就走了。他的话都是在骗人，因为并没有增加任何礼品，还是上面写的那些礼品。

8月16日，天亮前半小时，扎尔固齐来到使者住处，要使者率领大君主的全体军役人员去接受汗的礼物。于是使者就带领君主的全体军役人员去接受汗的礼物，经过以前走过的地方，还没有走

到以前递交大君主国书的那个大门前，就有人叫我们在右边一个小殿里暂坐。坐了约两个小时，扎尔固齐才来，叫使者去接受礼 243张
物。使者便去了。礼物旁边，站着阿里哈昂邦、阿思哈尼昂邦和汗的一名近侍。当使者带着君主的人员来到时，他们说，虽然你不接受博格德汗所赠的礼物，然而博格德汗陛下还是吩咐把那些礼物交给你，这主要是为了长期在这里辛劳的军役人员。

使者说，全凭博格德汗陛下的旨意！我并没有做什么冒犯博格德汗的事情，因为我那样做无非是为维护本国君主沙皇陛下的尊严，而且一点也没有损害博格德汗陛下的尊严；亲善并不表现在下跪或其它表面的事情上，而是在内心。他们回答说，那只有天晓得！接着就叫我们接受礼品。他们把集中一处的礼品，一次点交给我们，不是象以前那样说明哪些是汗新赠送的礼物，哪些是回赠的。至于他们说的要增加礼品，那都是骗人的谎话，因为当初阿里 243张背面
哈昂邦点交礼品时，使者记有一份清单，扎尔固齐要从使者那里把那份清单拿去撕掉，使者没有把清单交给他们，也没有给他们看，而是自己藏了下来。使者站着接受汗赠给沙皇陛下的礼品。在接受赠给大君主的礼品后，叫使者接受博格德汗赠给使者本人的礼品。使者问他们，应当怎样接受送给我自己的礼物？我说这句话是为了试探一下，看他们对这件事要怎样讲。他们说，你可以象接受大君主的礼物一样，站着接受赠送给你的礼物。于是使者便站着接受了礼物。所赠物品登记于下：一匹配有鞍辔的小驽马，十二块中等和次等彩绸，一件金缕刺绣单呢大褂，一双皮靴和一双袜 244张
子，一条配有系穗带和腰刀的腰带，一顶中国式帽子，二十六匹次等粗布，两箱茶叶。在点交礼物时，他们没有对使者说明这些礼物 438
是新赠还是回赠，估计只是回礼，而不是新赠，因为他们给的东西不到使者所送礼物的十分之一。现分项登记如下，第一部分是礼物，第二部分是回礼。

送给两位莫斯科贵族每人八匹彩绸，三十九匹粗布，一件彩绸大褂，一顶帽子，一条腰带，一双皮靴，作为赠礼；回赠礼品，除上述物品之外，还送他们每人两盒茶叶。送给外务衙门书吏的是：每人一件彩绸大褂，一顶帽子，一条带刀的腰带，一双皮靴，一匹廉价彩
244张背面 绸，一匹次等彩绸，十六匹粗布。回赠外务衙门书吏尼基什卡·维纽科夫的礼物是：两匹绸，一匹缎子，回赠他的只及他以前所送礼物的三分之一。送给托博尔斯克神甫彼得的礼物是：带有腰带的彩绸大褂，腰带上扎有穗带和腰刀，一顶中国式帽子，一双皮靴，一匹廉价彩绸，另一匹次等彩绸，十六匹粗布；回赠的礼物是两匹绸。送给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和其他人等的礼物，完全和送给神甫和书吏的礼物相同。给他们的回礼是看他们原送礼品多少，但只回赠三分之一，但他们所得礼品质量更好一些。给五位通译每人一
245张 件彩绸大褂，一匹次等彩绸，十四匹粗布。对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和使者的仆从、贵族的仆从以及其他人员和厨师共一百三十六人，每人八匹粗布，一匹次等彩绸。

接受礼物时，有些人想跪下，但阿思哈尼昂邦不让。当时使者对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说，请博格德汗准许再逗留两星期。他们说，他们没有赠送礼物之后还要住很久的惯例，不过此事可向汗奏报。后来我们大家就回到了宾馆。

8月17日，理藩院派了一名书吏来对使者说：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派他前来通知，请使者准备启程，因为博格德汗谕令
245张背面 还可以住七天，再多就绝对不许了。至于车马之事，由脑温到京城使用多少车辆，现在也提供多少辆。

当天，使者派了一名书吏和一名通译到衙门去，叫他们说：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派了衙门的一名书吏来通知七天之内准备启程，希望博格德汗陛下谕准七天之外再让我们住一礼拜，即使要自己支付膳食等费用也可以。还对他们说，希望对于从前用拉

丁语写给他们的条款给予答复；并希望象使者从脑温来到京城之后曾交出大君主国书的拉丁语副本一样，也能把博格德汗准备发给大君主的国书副本交给使者；并请求准许留下两、三个人在中国处理剩余的货物，因为货物有一半还没有卖掉，留下来的人可自己承担一切费用；还要求交出从雅库次克寨逃到他们那里去的大 246张
君主的雅库特贡民，要求立即交出通古斯向导托库尔泰；并要求提供足够数量的车马，因为军役人员们购买的是粗布，而他们当初来京城时运的却是貂皮、狐皮和银鼠皮，要是知道目前这种情况，许多人就会把马匹和骆驼从脑温带来，那样一来，军役人员就不会缺乏车马了。

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说：条款和国书事宜阁老已了解，他们将全部予以答复。是否以书面形式答复，目前还不知道。

8月23日，汗送给使者一席御宴，细节和以前完全一样。 439

那天，阿思哈尼昂邦到使者这里说：博格德汗陛下传谕还可以居留到下月四日，因为军役人员长期辛劳，如果不是为了他们，在 246张背面
送礼的第三天，博格德汗就会立即让你们回去，因为你不尊重博格德汗，不肯下跪。

使者说：即使博格德汗陛下传谕要我们今天走，我们今天也会启程。至于涉及沙皇陛下荣誉的事，不但不能做，连想也不敢想。因为凡是效忠于本国君主的人，都应该随时准备为本国君主的荣誉而献身，即使是当时就让我们离开，我们也会离开，我们既不是勉强地到这里来的，也不希望勉强让我们走。在脑温，他阿思哈尼昂邦迎接我们时没有讲这些话，如果他说，回去吧，博格德汗陛下不会接待你们，那么我也不会勉强到这里来。关于用拉丁语提出的条款，也问过他，有没有答复。 247张

他说，还没有答复，有了答复时他会再来说明。

还向他问到车马的事，说车马给得太少，因为还要让色楞格斯

克哥萨克等三十人直接到色楞格斯克去，而这也是为减少你方提供车辆的负担。

阿思哈尼昂邦要求立一个文据，如果他们发生什么意外，要保证与汗无涉，不得对博格德汗提出任何要求。

使者说，最好博格德汗陛下能派遣人员护送到你方的边境城镇，过了你方的边境城镇，他们会自己保卫自己。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去年到过中国，很熟悉那条路。立文据是绝对办不到的，那是很不成体统的事。他提出这种要求，分明是不想让他们走那条路。

247张背面 关于交还雅库特人、通古斯向导问题以及其它事宜，他说，到脑温边界之后将答复使者。关于留下几个人在京城出售君主货物事，阿思哈尼昂邦说，不归他管，也不能奏报，这类事由理藩院主管，可以经过该衙门申请。

阿思哈尼昂邦还说：他准备照旧护送使者到脑温，他最近没有时间常到使者这里来，但汗若有什么谕旨，他就来传达。说完他就走了。

8月24日，使者派一名书吏和通译到理藩院去见阿里哈昂邦说，按博格德汗谕旨不再增派车马，但是只用来京城时那些数量的
248张 车马，是无法启程的，因为军役人员买了许多沉重的货物。请让三十名色楞格斯克人走色楞格斯克那条路回去，并请求派出护送人员护送到国境。要是不愿意让这三十人那么走的话，那也希望提供足够数量的车马，好让大家启程。

阿里哈昂邦对书吏和通译说，如果让那三十人走那条路回去，而他们在途中遇到什么不测，就会有损博格德汗的声誉。他阿里哈昂邦还说，这件事要同阿思哈尼昂邦一起考虑考虑，然后作出答复。关于条款和其它事宜，正由阁老处理，他们会作出答复。

440 8月25日，使者派了一名书吏和一名通译到衙门去见阿里哈

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他们都不在衙门，只有一些值班官员，因此请他们向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禀报，要求就国书和条款的事作出答复。 248张背面

值班官员答应派一名书吏去找他们。

在中国京城，当汗出行时，不让人站在街道两旁和门口观看，沿街的房子都要关上大门。如果有人因为不知情而在路上遇到了汗，那他就要伏在地上不得看汗。

8月25日，扎尔固齐来请使者去参加第三次宴会。在宴席上，使者的座位同7月7日那次一样。同席的还有陪同我们的官员，阿思哈尼昂邦的堂兄弟阿思哈尼昂邦。象以前一样，行礼之后坐下进餐，食品同以前的宴席完全一样。

那一天，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伊凡·斯塔罗杜勃佐夫死了，埋在同一个地方，衙门照例送来棺木和绸缎。

8月26日，使者派了一名书吏和一名通译到衙门去，请求对拉丁语条款作出答复，并请求提供博格德汗致沙皇陛下国书的拉丁语抄本。 249张

阿里哈昂邦对书吏说，关于条款，博格德汗陛下如致书大君主，他会在自己的国书中写明对这些条款的答复，或者予以口头答复。至于使者索取国书抄本，这是可以办到的，因为你们不懂我国语文。

书吏问阿里哈昂邦：有没有准许三十人走色楞格斯克那条路的谕旨，因为提供的车马不够。

阿里哈昂邦说，这件事要同阿思哈尼昂邦商量，明天全部作出答复。

8月29日下午两点多钟，扎尔固齐奉派来见使者，要使者到紫禁城去见汗。等了片刻，他们牵来了马，使者骑马到紫禁城去见汗。离递交大君主国书的大门不远，他们吩咐在右侧暂坐。坐了 249张背面

片刻，扎尔固齐来了，他领大家朝大门走去。大门口站着两位阁老，一个是以前那位，另一位是个年老的汉人，还有阿里哈昂邦（阿思哈尼昂邦那时正在生病），同他们一起的还有耶稣会士。使者走近他们时，一位阁老要使者和他率领的全体人员下跪，恭聆圣谕，听取对你们的答复。

使者问：有没有博格德汗对大君主国书的答复和对所提条款的答复？

他们说：圣谕里面都有，不过要请使者下跪。

250张 使者不愿下跪，当时莫斯科贵族、军役贵族和军役人员们纷纷劝说使者下跪，说是最好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于是使者就放了一个垫子跪了下来。

阁老开始用中国话说，他说完之后，阿里哈昂邦用蒙古话告诉我们的通译，说博格德汗陛下不打算书面答复沙皇陛下，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你不肯顺从，不肯按照周围各国君主使臣的惯例，下跪接受赠送给你国大君主的礼品，周围各国君主的使臣都是跪下来接受赠给他们君主的礼物，这是谁也不敢违抗的；第二个原
441 因是，即使博格德汗陛下愿意写信给沙皇陛下，也无非是要求遣返根特木尔，而这件事在以前的国书中已经写过了，既然沙皇陛下没
250张背面 有把根特木尔送回，博格德汗陛下也不必再为这事写信了。这件事如不了结，别的事也就无从谈起。达尼拉·阿尔申斯基曾派人到这里请求博格德汗，希望在边境地区两国人员和睦相处，关于根特木尔一事，阿尔申斯基曾说要奏报大君主，大君主定会引渡根特木尔。但现在既未引渡根特木尔，边境上又屡生事端，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好写的了。此外，在以下三点没有实现之前，我们今后不但不会写信，而且连沙皇陛下的使臣、使者和商人也决不接待。这三点是：第一，派本国使臣遣返根特木尔；第二，所派使臣要通达事理，我方按我国习俗提出的要求要一一遵行，不得背拗；第三，你国

大君主的边民应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

使者说，全凭博格德汗陛下的旨意，不过，我没有下跪接受赠 251张
予大君主的礼物，并不是故意要侮辱博格德汗，不应为此事恼怒。我只是维护本国君主的尊严，正如每一个忠实的奴仆应该竭力维护主子的尊严一样。因为在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只有在赏赐自己的臣民时才有这种规矩，而对地位与自己平等的君主赠礼时，就不能按这种规矩。在那之前，凡是博格德汗指示的事，只要我认为并不涉及沙皇陛下的尊严，我都照办了，并没有丝毫背拗。但是，当我看到有损于沙皇陛下的尊严时，我也只是口头上对你们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国大君主不是臣民，地位不比你们的君主低，而是完全平等的。我这样说，也不是侮辱博格德汗。至于根特木尔的事，以前不止一次对你们说过，大君主对博格德汗陛下国书 251张背面
的内容并不了解。因此对那封国书没有作出答复，而把那封国书送回来，以求理解其内容。要是沙皇陛下知道国书内容的话，他定会让我带信或者口头转达是否遣返根特木尔。

使者想对他们说，大君主不会交出自己的臣民。此时莫斯科贵族、军役贵族和军役人员对使者说，关于根特木尔，最好不要说大君主不肯交出自己的臣民，最好说，请写信给大君主，大君主是会作出决定的。因此使者对他们说：关于根特木尔一事，最好照以前那样再写一封国书。至于我本人，即使博格德汗写上我不愿跪下接受礼物，或对我违反他们的规矩而写有不论何种内容，我都会 252张
很尊敬地接受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没有国书，没有答复怎么能回去？当沙皇陛下问及使者把大君主的国书和礼品交给了谁时，我将何言以对？因此没有国书我是绝对不能回去的。

他们说，你说没有答复就不回去，宁可留在这里，这些话就象是一个逃亡者的语言。博格德汗陛下可能会写一封国书，由你带给沙皇陛下，不过你想要一份拉丁语国书抄本，让你看看博格德汗

用什么格式写信给沙皇陛下，这是难以办到的，也是博格德汗绝对
442 不允许的，因为决不能让你来教我们怎样写，我们自己晓得要写些什么和怎样写。

252张背面 使者这时请耶稣会士翻译，因为我们的通译译得不好。

耶稣会士说，阁老没有指示，他不敢翻译，因为他们的规矩很野蛮，希望使者请求他们准许由他来翻译。

使者对他们说，我的译员不熟练，请命令耶稣会士为我翻译。他们同意了。

使者通过耶稣会士对他们说，他认为博格德汗陛下和阁老的态度恼怒粗暴，这是违反各国人民的权利的。因为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不能因为使者竭力维护本国君主的荣誉而对他大嚷大叫，对他发脾气。他以前听说，他们都是些彬彬有礼的人，他们说话时从
253张 不发怒。关于索取汗的国书拉丁文译文一事，我并非想要教他们怎样写，只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希望此事不要弄成象以前那样，博格德汗致沙皇陛下的国书只用满文书写，以致直到今天为止国书中写些什么我们还不明白。如果有拉丁文国书抄本，我在此地就能看懂，沙皇陛下日后也会理解，并会作出答复，这件事在给你们的条款中也已说明了。第二个原因是，不应在国书中出现损害沙皇陛下尊严的一些粗鲁言词或不得体的词句，并应对沙皇陛下及博格德汗陛下都能冠以全称，使两位大君主保持相等的尊严，而且想同你们约定，今后两位君主之间如何书写头衔及称号，此事
253张背面 在沙皇陛下方面向你们提出的书面条款中业已提及，因为你们的习惯同我们的习惯相差很远，我们的习惯是尊重荣誉，而你们的习惯则是使人受辱。这样做也是为了今后你们不能说使者没有把有争论的问题告诉你们。此外，我看到你们密切关心的头等大事也是别国君主以怎样的方式写信给你们的君主，因为在脑温时，在没有把沙皇陛下致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如何书写、写些什么等等告

诉阿思哈尼昂邦之前，他简直闹得我不得安宁。还有你，阿里哈昂邦，在同阿思哈尼昂邦和耶稣会士从博格德汗那里来的第一天，在我还没有把大君主的拉丁文国书抄本交给你之前，你们就是不肯走开。后来虽然给了你，然而没有拿到沙皇陛下国书的原件，你们还是不相信，总是说，会不会有什么侮辱性的词句。正如你们维护自己的汗的尊严一样，我也应该维护本国君主的尊严，为维护其尊严而献身，这也就是我要向你们索取抄本的原因。

他们说，你是在竭力维护本国君主的尊严，我们也是这样，你 254张
说担心博格德汗会对沙皇陛下写出什么粗鲁的言辞，你这么说是很不妥当的，因为既然沙皇陛下写给博格德汗的是友好亲善的言辞，那么博格德汗陛下又怎么会对沙皇陛下写些粗鲁的话？此外，虽然博格德汗陛下愿意让你带国书给沙皇陛下，但是你不会照我们的规矩接受那封国书，而是打算象接受礼品一样把它拿去，那样做是很大的不敬，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博格德汗的国书这样交给你。我们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博格德汗的国书更尊贵的东西了。

使者说，这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国书是一回事，礼品是另一 443
回事，只要不损害沙皇陛下的尊严，我就会按照惯例，恭恭敬敬地 254张背面
接受国书。不过希望博格德汗允许提供国书的拉丁文译本，让我看看国书中是否有疑难之处，以便同你们商谈，予以消除，并约定今后两位大君主互通书信时，可按沙皇陛下致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书写衔称。要是汗陛下不愿提供拉丁文抄本，那也听博格德汗的便，不过你们要把我的话奏报汗，如果知道汗对沙皇陛下写些什么，并提供今后书写头衔的样式，这对双方都比较好。

扎尔固齐当时对莫斯科贵族、军役贵族和军役人员大声问道：假如博格德汗写国书给沙皇陛下，你们是否会按照我们的要求恭恭敬敬地接受？

他们都大声回答说，会。

255张 这些话扎尔固齐说了不止一次，也问过不止一次，而他们对扎尔固齐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使者转身对贵族、军役贵族和全体人员说：如果在国书中对沙皇陛下有什么侮辱性的词句，我就绝对不接受，因为在莫斯科将要受到追究的是我，而不是你们。

有几个军役贵族说：不管国书是怎么写的，你如果不接受，我们就去接受。

使者这时又对阁老说，国书的事，可按博格德汗陛下的旨意办。沙皇陛下方面提出的十二项书面条款，博格德汗陛下有什么答复？

他们说，在上述三点要求没有实现以前，不但对十二项条款，而且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答复。三点要求是：派本国使臣把根
255张背面 特木尔送回这里；第二，所派使臣应按我们的要求，遵循我们的惯例行事；第三，你们的边境人员要同我国边民和睦相处。当沙皇陛下方面满足这三点要求之后，你或者其他任何人来代表沙皇陛下对博格德汗提出要求，不要说十二条，就是一百二十条，汗也会接受。

使者又对他们提到交还雅库特人、通古斯向导、提供车马以及要求让一些人经过色楞格河回去等等事项，请他们答复。

他们说，这些都是小事，以后将由理藩院作出答复，现在他们要去见汗，把你的话向汗奏报，于是便请使者起身，到先前那个殿里去等候。

256张 有些人费了很大的劲才站起来，因为大家冒着雨在石板上跪了两个多钟头。后来阁老就到上面去了，使者则回到初来时曾经坐候的殿里。过了一小时左右，阿里哈昂邦来请使者回宾馆去，他说，关于各项事宜，另找时间答复。使者便同扎尔固齐一道骑马返回了宾馆。

使者在返回宾馆的途中，遇到了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他对使者说，他不敢多言，因为我们的人当中有人在阿里哈昂邦和阿思哈尼昂邦面前诽谤他，说他把中国的各种事情都偷偷告诉了使者。他还说，对于使者提出的要求，他们准备在晚上仔细考虑一下，明天答复。说完就分手了。

大君主给使者的训令载有以下各点：

444
256张背面 如果中国国书有损害沙皇陛下尊严之处，使臣必须向汗的近臣明确指出并加以纠正，务使沙皇陛下的威名受到崇敬。

必须同汗的近臣商定，今后大君主、沙皇陛下用何种文字向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书写国书，以便双方都能理解所谈的全部内容。在他们方面，则希望他们致大君主的国书用拉丁文或鞑靼文书写。

使者要把大君主的尊称和全衔写成文字交给他们，以便他们将来致书大君主时有所遵循。同样，使者也要从他们那里取得汗的尊称和头衔的书写样式，以便致书他们的汗时使用。要切实注意，不要让中国的汗在其衔号中僭称为统辖各邻国大君主的领主，以 257张
免今后因为他的名衔而引起其他君主对沙皇陛下的不满。

如果中国汗在委托尼古拉带交沙皇陛下的国书中，对大君主的全衔有所减略，不符合大君主的尊严，不能照抄尼古拉带给汗的国书中沙皇陛下的全衔，尼古拉必须坚持要求中国汗在其国书里完全按照大君主的自称书写沙皇陛下的全衔。尼古拉必须对汗的 257张背面
近臣说明，为了尊重沙皇陛下，所有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周围各国大君主向大君主、沙皇致书时，除了沙皇陛下的全衔以外，还添写一些荣誉称号。希望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也能同样表示对沙皇陛下的友好情谊，完全按照大君主的自称书写沙皇陛下的称衔。

尼古拉在中国汗那里逗留期间，必须千方百计地争取在他带

回的汗的国书中，沙皇陛下的名称和头衔能完全符合沙皇陛下的荣誉和尊严。

258张 应向汗的近臣索取汗的衔称，以备今后沙皇陛下写国书给汗时使用，但是这个头衔不应自称是全世界的统治者或自称是周围各国大君主的统治者。

周围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大君主在致大君主的国书里如何书写沙皇陛下的衔称，已全部录制抄件交尼古拉随身携带。

使者给贵族、军役贵族和军役人员看了上述各项训示，证明使者向中国人索取国书抄本并不是个人专断，而是遵照大君主的训令办事，因此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反对，不要再发生象昨天在紫禁城那样的事：当着中国人的面吵吵嚷嚷，信口开河，想按他们的意思接受国书。那样做并不是让使者丢脸，更重要的是使沙皇陛下丢脸。

258张背面 8月30日，近臣阁老从汗那里来见使者，他是使者初到时从使者手里接过大君主国书的那一位，同他一道来的还有阿里哈昂邦和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阁老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就下了马，
445 表示了极大的礼貌。使者一听说他来了，便出门远迎，也给予极大的尊敬，请他先走进大厅。他不肯先进去，他说，你是我们的客人，客人是应该到处受到尊敬的。彼此谦让很久，他还是不肯先进去。后来他走进大厅，坐定以后对使者说，昨天在紫禁城大家在雨天辛苦了差不多一整天，请不要生气。

使者说：虽然辛苦，但我们做的事是为了两位大君主和他们的国家，也就不觉得辛苦了。正因如此，大君主才派我们到这个遥远的国家来，虽然有困难，但祈求上帝恩赐，诸事都能妥善完成。

259张 阁老说，他们也希望如此，因此博格德汗派他们到使者这里来传几句话。不过，最好请你把莫斯科贵族、军役贵族都喊进来，让他们也能听到。于是贵族、军役贵族都到大厅来了。但军役贵族

萨瓦·扎莫京没有来。

使者请阁老和阿里哈昂邦开始传话，但他们说，还有一个人没有来。

在萨瓦·扎莫京还没有来的时候，阁老不肯讲。他来了之后，阁老才用汉语讲，阿里哈昂邦把他的话译成蒙语，要我们的通译为我们译成俄语。于是通译就用俄语转述了他们的下述各点和他们的话。使者看到通译不会翻译，就把自己的另外几名蒙语通译喊来，但是他们也不能确切译出。使者看到他们所谈的事情关系重大，而我们的通译又不能确切理解，就请阁老把他的话用中国话告 259张背面
诉耶稣会士，再请耶稣会士用拉丁语告诉使者，以便更好地理解。阁老就叫用拉丁语译出他的话。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明白了，但是使者为了更好地核实，又把耶稣会士用拉丁语对他说的那些话，用俄语告诉自己的通译，通译再用蒙语向阿里哈昂邦证实是否确切。这样一来，所译的话同原话就完全一致了。

他们通过耶稣会士用拉丁语说的、以及用蒙语说的话内容如下：

他们昨天在紫禁城同使者的谈话内容，和你向我们索取博格德汗将要写给沙皇陛下的国书抄件即拉丁文译本，以及你对我们说的其它事项，我们都已在内阁向我们的议政王大臣禀报了，但没 260张
有向汗奏报。我国内阁对这些事研究了很久，决定要我们来对你谈谈我国古已有之的礼仪，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能够按照我们的礼法习俗接受博格德汗致大君主的国书，就请答复我们，那时我们就向博格德汗陛下奏报，博格德汗可能会同意以汗的名义致书沙皇陛下。

我们的惯例和决定可归纳为三条：第一，任何一位到我们中国来的使臣，都应自称是从倾心悦服的下国来到上邦。而我们向博格德汗陛下奏报使臣或使者到达时也是说，某下国君主心悦诚服， 260张背面

446 现派使前来御前叩请圣安；第二条，无论哪位君主派遣使臣赠送何种礼品给博格德汗陛下，我们在奏报时都不称之为礼物或赠品，而称之为贡品或方物。我们奏报时说，某位君主向您博格德汗呈送贡品或方物，而不说是礼品；第三条，博格德汗陛下给某位君主的回礼或赠品，不称作赠品，而称作博格德汗陛下对某君主或某国的
261张 恩赏，以奖其劳。上述三点，到我们这里来的任何使臣和使者都应该无保留地加以接受。此外，博格德汗陛下答复任何一位君主时也照例写成是圣上垂谕下邦。第二条关于礼物，要写为所献贡品或方物已收到。第三条，关于赠品和回礼写成对你和你国恩赏有加，以酬效劳。这就是我们要对你们说明的三点，因为昨天你向我们索取博格德汗国书的拉丁文译本，希望在致你国君主的国书中不要有粗鲁的言辞，但又说，没有国书你就不回去。因此现在我们
261张背面 对你郑重申明，你如果能够按照上述三条接受国书，我们可以向博格德汗陛下奏报。我们本来早就决定要写国书给你们的大君主，虽然国书内容除了引渡根特木尔之外，别无他事，因为在你国大君主引渡根特木尔之前，任何别的事情都不可能办成，也不可能着手去办。对我们上述礼法习俗，请使者不要感到奇怪，也请转告你的君主，因为如同天上只有一个上帝一样，在大地中央各位君主之间也只有一个天子，我们的这个荣誉过去从没有改变过，而且永世都不会改变。

使者感谢他们如此清楚地说明了书写国书的惯例，而不是象以前赠送礼品时那样，突然命令下跪，而事前对这种事以及他们的
262张 礼仪未加说明。各国通常的惯例都是把各项事情和困难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向使臣和使者提出，使者可以考虑并作出答复。因为每个使臣都很熟悉自己的君主和国家的惯例，并要维护本国的尊严。有时经过双方商讨可能克服巨大困难而达成协议。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我国大君主为了友好亲善，赠送了礼品，而你们却

说成是贡品，好象他是汗的臣属一样。但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大君主只接受许多人的贡品，而自己从不对任何人进贡。

阁老说，我们也知道，你们大君主不是博格德汗的臣民，不过自古以来，我们就立下了这种礼仪，说的、写的都是这样。无论对世界上哪个国家，我们都不能改变它。然而我们看到，你国大君主 262张背面
在致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结尾写道，沙皇陛下没有按照汗的尊贵地位书写汗的衔称，请求不要见怪，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今后将按照汗的尊贵地位，根据汗的自称书写汗的称号和头衔。因此我们觉得，你国大君主也命令你遵从我们的礼仪，接受博格德汗的国书，而不论这份国书内容如何，但是你本人却不愿意接受。我们对 447
你国大君主的国书是这样理解的。

使者对他们说，我并不否认大君主是这样写的，不过这并不是为了让我接受有损沙皇陛下尊严的礼仪和国书，同时，他也没有谕令使者不论你们的指示怎样，一律照办，丝毫不加反对。大君主写 263张
下那些话，是因为世界各国的礼法都是如此，即大君主之间要相互尊重，一位大君主写国书时要尊重另一位大君主，另一位也应该按照其身分报以应有的尊重。这是世界各国君主都遵循的惯例，沙皇陛下也期望博格德汗陛下这样做，因此就这样写了。关于所送礼品，按照各国大君主的惯例，大君主没有在自己的国书中提及；现在我们从你们这里看到，你们声明的事宜关系十分重大，这在世界上是闻所未闻的，此事不但涉及沙皇陛下和他的国家的尊严，而且也涉及世界各国大君主的尊严。因此请宽限到明天，让我们考虑一下，能否接受你们的三点要求和那样的国书，明天我们将正式答复。因为就这样的大事，对这样的大人物立即作出答复，是绝对 263张背面
办不到的。

使者故意把答复拖延到明天，目的是想看看他们还会说些什么，还会提出什么。

阁老说可以等到明天，明天他或者阿里哈昂邦要来听取答复。当他们在使者这里时，他们说话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不象在紫禁城说话时那样焦燥。阁老辞别使者时，坚持让使者首先走出大厅，在使者返身回到大厅之前，他还不上马，虽然当时正在下雨。他们就这样走了。

当阁老到宾馆来访使者时，宾馆里的中国人和通译都很害怕，
264张 他们听说阁老来了，就纷纷走散了。后来使者问通译：为什么他们这样害怕，都跑掉了？他们说，在中国，人们对他比对汗更害怕，他是汗手下的第一号人物。他们感到害怕和惊讶的是，他竟然会来访使者，因为他平时绝对不到大臣和汗的弟兄那里去，总是在汗的身边。这说明博格德汗很尊重你，因为阁老素来不亲自访问任何国家的使臣。

耶稣会士写信派自己的人送给使者，说他不敢到使者那里。他写道，官员们说未曾向汗奏报，那是说谎，因为阁老们在御前会议上进行了通宵研究，汗也出席了会议。后来他们派阁老去见你，这位阁老本来不大愿意去，但是汗一定要他去。他们认为：你如果同
264张背面 意接受他们的要求和国书，就可以让你再住一个星期，以便起草和修改国书；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那么就按他们原先的决定，立即命你离开京城。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给那些敌对的尼堪人看，让他们看到，虽然同他们进行战争，但是却不惧怕如此显赫的君主，毫不改变自己的惯例。他还写道，阁老不会去了，将由阿里哈昂邦去听取答复。

8月31日，来访使者的是阿里哈昂邦，和他一道来的还有耶稣会士阿里哈哈番。阿里哈昂邦向使者问了安，接着说，阁老派他
448 来听取对昨天那些问题的答复，你曾答应他今天要作出答复。

265张 使者对他说，我们从各方面考虑过能否接受那几条要求，结论是，不仅完全不能接受这些要求，而且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原因

是我们如果接受这种国书和要求，就会不仅使我们的举世无双的大君主和他的国家，而且也使我们自己降低为别国的臣民了。这不但对我们全体人员是耻辱，而且会被我国大君主处以死刑，因为世界各国再也没有比本国君主的荣誉更须爱护、更须珍视的了。我们看到，你们也是在竭力维护你们的君主。因此，希望博格德汗陛下和你们一一汗的近臣，不要对我们动怒。我们不能、也不敢超越权限，擅自接受。要是博格德汗陛下与近臣商量之后愿以朋友、邻邦的友善平等身分致书沙皇陛下，如同沙皇陛下致书博格德汗陛下，以及世界各国大君主互致书信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那样，那么，博格德汗陛下和你们可以写一封不损及大君主荣誉的国书，我将极有礼貌地予以接受，沙皇陛下日后也会以友好亲善的态度受纳。 265张背面

阿里哈昂邦说，要求汗以平等方式向别人致书，这样的国书不但不能发，甚至也不敢向博格德汗提出这个建议，因为他们昨天已明确宣布，博格德汗是人间天子，世界各国君主都随侍在侧，怎么可能以平等身分发送国书呢？他确知这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他说使者可以准备启程了，明天再来转达近臣、阁老们的命令。 266张

使者对他谈到拉丁文条款、车马以及许多其他事项，问他博格德汗是否已有答复。

阿里哈昂邦说，在没有引渡根特木尔之前，不仅不能对所提条款作出答复，而且象前天在紫禁城阁老告诉他的一样，任何小事都无从谈及。至于车马，他阿里哈昂邦同阿思哈尼昂邦商量之后再作答复。阿里哈昂邦问，你们在京城买了多少峰骆驼？

使者说，买了大约一百峰骆驼，但这些骆驼不是为了从京城载货回去，因为我们听留在脑温的人传来消息说，许多骆驼都死了。现在买的这些骆驼是为了备用，供我们从脑温到涅尔琴斯克使用。希望他们在这里能增拨大车，即使增拨少量也好，因为军役人员买 266张背面

的是粗布等重货，除了另雇车马，我们无法用原有数量的大车上路，要是他们准许一部分人经色楞格河返回，倒是对双方都较合适，车马负担也会轻些。阿里哈昂邦说，要到衙门去和阿思哈尼昂邦一起商量，明天再来。耶稣会士也同阿里哈昂邦一道走了。那几天没有卖掉东西，只用少量皇库貂皮交换了货物，军役人员中有貂皮的也交换了货物。通译们常到使者的人员这里来，他们问，那
267张 颗宝石愿不愿出五千两银子买下来，他们已经同宝石的主人——大臣谈妥了。使者的人干脆回绝了通译。通译们又来说，大臣吩咐只卖三千两银子。使者的人又回绝了他们，说是不要了。

449 下午，耶稣会士来访使者，他说，博格德汗根本不能照你所要求的那样写国书，因为他素来喜欢荣誉，喜欢人家歌颂。因此他用功多年，研究中国的学问，成了中国很少见的学者。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最称赞有学问的人，况且他又是本国的汗。他不喜欢军事，现在他努力钻研各种学问。耶稣会士对使者发誓说，他们如此维护汗的荣誉，即使确切知道会因此而亡国，也不会对任何人让步。正
267张背面 如自古迄今从不让步一样，今后他们也不会让步，因为他们都是些野蛮人。使者问耶稣会士，他们怕不怕沙皇陛下？怕不怕大君主的人逼近？他说，当然害怕，但是莫斯科很远，他们认为，大批军队难以前来；另一方面，在靠近他们的地区居住的人不多，这些人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危害。

使者问耶稣会士：他们为什么这样坚持要我们引渡一个根特木尔，他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耶稣会士说：他们要求引渡根特木尔，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们不会把他交出来，于是他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借口，似乎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从而可以把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两处较近地方夷平。因为他们常常夸耀说，他们曾经三次在
268张 阿穆尔河流域把俄罗斯人杀得片甲不留，他们认为现在仍然可以把俄罗斯人打败。关于宝石，他说，少于两千两银子，中国的大臣是

不卖的，那颗宝石可以经通译的手买到，没有通译是无法买到的。

185 年 9 月 1 日清晨，耶稣会士派人送一张便笺给使者，说议政王大臣会议研究了一整夜，作出决定，要使者今天离开京城。一个钟头以后，耶稣会士本人来了。他说，阿里哈昂邦派他来问，阿里哈昂邦现在到你这里来，是不是太早了一点，他现在正在附近衙门里等着。

使者叫他去请阿里哈昂邦来。

阿里哈昂邦立刻就来到使者这里。他一来就问候使者。接着 268张背面
他说，你昨天要求博格德汗以平等方式致书沙皇陛下，如同沙皇陛下按照你们的惯例致书博格德汗那样。我把你说的都对御前阁老们报告了，但是，他们不但不敢那样做，而且连向汗奏报也不敢，因为他们那里自古迄今都是那样做的，今后也永远不会改变。由于阁老们认为两位大君主之间的谈判已经结束，照例，在我们这里逗留下去已无必要，请在今天离开。因为遵照博格德汗陛下谕旨，已有一切准备让你们大家今天离开。不过在你即将离开的时候，御前阁老们命令向你重申以前说过的话，请你向沙皇陛下奏报。第一，请沙皇陛下派使遣返根特木尔，即使博格德汗致书沙皇陛下，内 269张
容也不外是要求引渡根特木尔，不会谈其他事情，因此请你将此事口头转达沙皇陛下，绝不要象以前哥萨克那样，虽经一再嘱托转达根特木尔之事，但他们却根本没有转达；第二，如果沙皇陛下今后愿意派遣使臣或使者等人到我们这里来，希望谕令遵守我方礼法，不能丝毫违抗；第三，希望沙皇陛下严令居住我方边境附近的 450
军役人员，绝对不得欺负我国居民，否则不会有任何好处。如果沙皇陛下同意这三点要求，那么不论是通过你或者通过别人，不但你提出的沙皇陛下对博格德汗陛下十二条要求，哪怕是还有别的 269张背面
要求，博格德汗也都会答应沙皇陛下。不过，在三点要求未获满足之前，不论是从你们俄国国内，还是从边界地区，一律不得遣使或

前来经商。这是博格德汗的旨意。

使者对阿里哈昂邦说，阁老们要我向沙皇陛下奏报的各项事宜，即使没有命你前来嘱托，我也应该向自己的大君主奏报。虽然博格德汗陛下和近臣们决定不向沙皇陛下发送国书，但我也要口头奏报一切。不过突然通知离开，造成了困难。你自己也看到，我没有任何准备。最好能象其他国家通常对待使臣那样，提前两、三
270 天通知。此外，车马还没有送到宾馆，送来的车马是否适用还不知道。即使适用，也还需要时间增雇一些车马。准备的时间哪怕能宽限到明天早晨也好，我们甚至可以在天亮以前离开京城，我们并不想在这里多住。

阿里哈昂邦说，博格德汗命令增拨十辆大车，总共是六十辆大车，我们认为用这些车辆你们满可以启程。因为这里的车子不象蒙古车装载量那样小，它们装的东西比蒙古车多得多。博格德汗谕令阿思哈尼昂邦、两名扎尔固齐和几名书吏、百人长送你们到脑温，但阿思哈尼昂邦现在有病，扎尔固齐和其他的人先同你们一道
270张背面 走，阿思哈尼昂邦会在途中赶上你们。至于你说的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可否宽限到明天早晨等等，我们没有事先通知使臣的规矩，都是在最后一天，博格德汗的谕旨一到，就立刻宣布离开。至于你要求住到明天早晨，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因为象天上只有一个上帝一样，博格德汗的话也是言出令随，不能更改。因此你得现在起程，哪怕是今天傍晚从北京城动身也好，宿营地给你设在离北京不远的通州，蒙古语叫作巴颜苏木，该城离此地四十华里（合你们十三俄里），这样，黄昏以前启程还来得及，完全可以执行博格德汗的命令。我现在就去衙门把车马派来，使者动身所需要的别的一切东西，也都会送来。

271张 使者说，城里城外都很泥泞，车子会弄坏，看来只好在路上过夜，能否保证不发生失窃事故。

阿里哈昂邦说，不管是下雨，路上泥泞或其他什么原因，都要立刻就启程，任何拖延的借口都是无用的。使者看到，如果不准备启程，他们很可能会用强制手段赶我们走，因此对他说，希望尽快派车马来，我要尽可能快地收拾行装，虽然有些困难，但我一定走。

接着阿里哈昂邦很有礼貌地向使者告辞，祝他一路平安，并且问道，关于所谈事宜，要多少时间才能得到沙皇陛下的答复。使者对他说，要二年半或三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答复。说完阿里哈昂邦就走了。一小时以后，几位扎尔固齐来了，他们带来六十辆大车和一百五十四匹马，每人有一匹马，他们也给了俘虏一匹马，并在衙门里把这个俘虏登记下来。因为除了在长城上第一个卡哨城市登记过的人之外，别人不准离开。 451 271张背面

从8月底到9月1日，有许多显贵、大臣的仆人和商人都到宾馆来找使者，向使者购买剩余的君主货物，如貂皮和海象牙，以及使者本人的剩余货物。他们开始只出原先买价的三分之一，说些贬低货物的坏话，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按照他们出的价钱把东西买去。使者看到他们一味挑剔货物，简直想白拿，就拒绝说：要是出以前的价钱就卖，要是出价低，不但不卖给你们，连看也不让你们看，我们没有必要贱价抛售。但是，那几天货物卖出的价格还是不高，有些货根本卖不掉，因为他们过于挑剔。他们一向是乘别人要离开的时候，蜂拥而至，压价抢购，认为余货是不会带走的，为避免徒劳往返，定会贱价抛售。 272张

车子和马匹一到，大君主的货物就装上了车，其余货物分给君主的军役人员携带。然而装满那六十辆车子之后还剩有许多东西，因此军役人员的东西只好用他们在京城购买的骆驼来驮载，商人们和其他人员则以高价雇了一些牲口。装载完毕，让车队和军役人员携带自己的物品先行离开宾馆。使者和两名扎尔固齐殿后，他们要从京城陪送使者到脑温，阿思哈尼昂邦当时正在生病。 272张背面

正当他们要出发时，全体中国通译偷偷来见使者，劝使者买下以前看过的那颗大红宝石，他们已同那位大臣——宝石的主人谈妥了，只卖二千两银子。使者对他们说，现在车子已经走了，没有钱买了。然而，他们如果肯卖一千五百两银子，我就用皇款买下来。他们说，少于二千两是不卖的。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他们降到一千八百两，后来又降到一千六百两，就再也不肯降价了。使者看到他们想带着宝石回去，而那颗宝石卖价又不贵。要是在帝都和其它各国，这种宝石卖价会很昂贵，在莫斯科，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其他外国人，都未曾有这样的宝石卖给皇库。使者把通译们叫回来，
273张 给了他们一千六百两银子，买下了这颗宝石。他们发誓赌咒，说他们国内再也没有这样大的宝石了，不过要保守秘密，别让博格德汗听到这件事，如果让他听到了，定会因为把这个无价之宝卖到国外而判处他们死刑。他们还答应使者，要跟使者走一段路程，用中国货物交换大君主和使者本人的余货，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这样突然离去。

此后，使者于黄昏前四个多钟头同扎尔固齐一道从北京城出发。在城里和城外，载运君主和军役人员货物的车子一路上有许多都损坏了，有些人只好就地过夜。使者出城之后要求扎尔固齐
452 等人员和车辆集合起来再走。他们说，此事绝对不敢答应，因为博
273张背面 格德汗的谕旨是要使者今天赶到通州宿营。使者只好骑马同扎尔固齐一道前行。道路很泥泞，骑马费了很大的劲，才于半夜到达通州。该城距北京十三俄里，合他们四十华里。当时城门已经关闭，颇费周折，才进了城。他们把使者安顿在以前住过的驿馆里。膳食象以前一样，照例每天五头猪，而且只有在行进的日子才提供膳食，汗没有谕令在停歇的日子也供给膳食。那一天，车辆和骆驼没有赶到通州，而分散在泥泞的路旁过夜。在通州城内停留两天，克服了很大困难，才把车队集合起来。有些车子坏了，他们也不帮助

修理，只是叫我们自己出钱雇车子，因此有些人出钱雇了车子，有些人就用自己的骆驼来驮载。

9月4日，部分车马从城里启程。过白河时不象去京城时那样由桥上过河，而是用大船摆渡。白河和通州的情况在我们去京 274张
城的5月14日已有记述。

过河之后，以前一直陪同我们的阿思哈尼昂邦赶来了。他向使者致意说，他阿思哈尼昂邦得了一场大病，因此没有同使者一起从北京动身。现在他遵照博格德汗谕旨，要象以前一样陪同我们直到脑温，并提供车马。那些想带货来卖的通译，已被他吓退，不敢来了。

我们从通州到长城，从长城到科尔盖河① 走的都是来时走过的路，而从科尔盖河到脑温则是另外一条路，它在来路的左边经过一座荒废的城镇，徒涉许多河流。河流之间有很多蒙古人的游牧帐包，有的人正收割玉米并在脱粒。后来我们来到脑温的一个村 274张背面
庄，这里住的已是达斡尔人，我们乘船渡过一条流入嫩江的大河。从这个村庄到另一个脑温村庄走了一天，我们在这里歇脚，准备回涅尔琴斯克。

我们从京城出发，虽然走的是原路，但是慢得多，因为车载很重，常有损坏，耽误了不少时间。9月1日从京城出发，10月8日才到达脑温。阿思哈尼昂邦同使者不象以前那样友好，因为他得到消息说，他在脑温村为我们代管的那些牲口差不多都被他们的人折磨死了。而他却对我们保证过，说到我们回去时，牲口不会有任何损失。他始终没有对使者讲起他得到的消息。不然的话，我 275张
们就可以在途中买一些便宜的马匹和骆驼。在到达脑温村遇到我方留守人员之前，他一直没说，我们还是从留守人员口里知道这件事的。

① Koprau，音译。——译者

我们从京城出来时，遇到许多蒙古人，他们是到京城去服军役同尼堪人打仗的，他们都是困苦不堪的穷人。

我们来到脑温村，打算歇脚并准备继续赶路，但他们不让我们象以前那样住进村舍，而是把我们安置在嫩江边离村半俄里的野外。当时雨雪交加，许多人的货物都淋湿了。我们请求他们让我们住进房舍里，但他们根本不予理会，只是送来十顶破席篷，叫我
275张背面 们住在里面。先前因为人数过多，不能去北京而留在这里看管牲
453 口的十二个人来见我们。他们说，中国人不但不喂养牲口，而且连他们这些人的饮食都不供应，原先规定给他们的饮食也不给，有些人差点儿饿死，只好替中国人干活，换口饭吃。关于牲口，他们说，交给中国人喂养的二百八十匹马，只剩下十七匹，而且也是半死不活的了。至于骆驼，他们说，让中国人喂养一百多峰骆驼，结果剩下不到一半，也是在苟延残喘了。君主的十五峰骆驼只剩下七峰，而且也都不堪役使了。

使者派军役贵族和军役人员去见阿思哈尼昂邦和脑温长官，
276张 严厉责备他们说，他们收留牲口时约定要如数交还牲口，如有死亡，要由饲养牲口的人负责，而现在听我们的人说，牲口全都死掉了。这事他们自己也能看到。现在我们已没有牲口运货。在京城和途中，死了牲口的事他们一直不说，否则还可以在京城和途中补购一些，现在要求他们帮助解决旅途运输问题。

他们反驳说，我们的牲口并不是由于他们不精心饲养而死掉的，而是由于整个地区，牲口瘟疫流行而死亡的，不光是你们的牲口死掉了，我们自己人的牲口也都死光了。这是天神的旨意，不但牲口遭殃，人也跟着受罪。如果使者不相信，阿思哈尼昂邦打算同使者沿着嫩江向上走到放牧骆驼和马匹的地方，让他们看看牲口
276张背面 倒毙的地点和标志——马和骆驼的遗骸，不过来回需要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他们现在无法帮助解决运输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派

人去找附近的蒙古台吉和达斡尔人，请他们把各种牲口赶到使者这里来卖，而他，使者和军役人员有许多棉布，可以用布来买。他们不能提供别的帮助。此外，他们坚持要使者说好究竟要几天的时间准备，因为博格德汗谕令只供他们五天膳食，五天之外，不给膳食，也不宽限居留的期限。

使者又派人去见他，请求他们提供少量车马装载博格德汗的礼品，到额尔古纳河后就可返回。如果他们想到涅尔琴斯克做生 277张
意，也允许他们去。关于膳食，可照博格德汗的旨意办理，可以费用自理。关于要求早些动身问题，使者本人也很着急，只是希望他们叫人快一些把牲口赶来卖。他估计可以在两个礼拜内准备好，能更快些当然更好。

阿思哈尼昂邦派孟格德长官来见使者，他发誓说，马匹和骆驼确实死于瘟疫，而不是因为他们照顾不周；车马则因没有博格德汗的谕旨，他们不敢派；关于期限，他们可以答应再住两个礼拜；明天就会赶大量牲口来出售。他孟格德奉命专程护送使者到最边远的托尔果钦百姓住地。马匹和牲口是阿思哈尼昂邦及其同事向本国百姓收买来的，又用高价转卖给我们。

使者对他说，我们的留守人员抱怨说，他没有按照诺言供应膳 277张背面
食，还说，他们向他要马匹，以便把我们的牲口从沼地赶到草原，他也不给，因此牲口就饿死了。

他矢口否认，并把我们的人喊来当面对质。这件事同长官们争论很久，也曾派人去请示阿思哈尼昂邦，但是没有任何裨益。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的马有些是死了，也有些好马被他们私下占用，用得疲惫不堪。

第二天，赶来了我们剩下的十七匹马和四十七峰骆驼，马是伤 454
痕累累，骆驼也都疲乏不堪，半死不活。后来有人赶着马匹和骆驼来卖，我们用棉布和银子高价购买，好马每匹合四十匹棉布，较差

278张 的马合三十、二十五、二十匹上等棉布。为了食用和驮载，还买了许多牛，每只牛价钱达十至十四匹棉布，还买了燕麦、黍米。他们没有别的粮食。只有长官才有骆驼出售。使者用银子买了两只骆驼驮载大君主的货物，用去七十两银子。这些骆驼到了色楞格斯克寨之后，又供从色楞格斯克寨前来中国之用。这样在脑温就已剩余不多……*一半中国货。

10月8日至10月18日住在此地，直到一切准备就绪。这时使者派人去见阿思哈尼昂邦，提出从勒拿逃跑的雅库特人问题，曾经答应……**从京城返回时交还，还谈到涅尔琴斯克到脑温的向
278张背面 导、被他们带到京城去的通古斯人托库尔泰；还提出，使者想派五个人直接到阿尔巴津寨，要求阿思哈尼昂邦派人护送他们到最边远的村庄。

阿思哈尼昂邦派了理藩院的一名书吏送来向导托库尔泰，并对使者说，博格德汗陛下看在沙皇陛下的分上，把这个通古斯人送给你，让他照旧当你到涅尔琴斯克的向导，他以前干过不少杀人越货的勾当，本来是应该判处死刑的。关于雅库特人，他说，要是沙皇陛下引渡……他们的通古斯人根特木尔，博格德汗就会交回沙
279张 皇陛下的臣民雅库特人。关于去阿尔巴津寨问题，他允许去，可以派人护送，不过他们不能在村里过夜。他还说，希望使者通过那些人命令阿尔巴津哥萨克不要象以前那样，而要和中国人友睦相处，并希望交还从他们的臣民那里抢去的六十张貂皮，今后绝对不要再欺负他们。如果还象以前那样欺负他们，那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象以前哥萨克入侵阿穆尔河没有得到好结果一样。

使者说，他要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写信通知阿尔巴津哥萨克，要他们安分守己。但也希望他们命令本国的人，不要欺负我们的俄

---

* 丢失一个词。

** 丢失一个词。

國人和进行狩猎的贡民，因为我们的人对此也颇有怨言。关于根特 279张背面
木尔，则说此事要向沙皇陛下奏报，他会有所谕示。对于交还向导一事，使者对博格德汗表示感谢，感谢他的恩赐，下令交出向导。书吏听完就走了。

上面已经写到，他们不让我们象以前那样住在村里，也不让去阿尔巴津的人在村里宿夜。他们中国人这样做是怕我们的人煽动他们的臣民达斡尔人逃跑，象以前那样，住在阿穆尔河边的阿尔巴津寨附近，做大君主的臣民。因为许多达斡尔人从前在哥萨克那里做过人质，中国人也知道达斡尔人是乐于回去的，因此就对他们严加防范，并严格禁止我们的通古斯向导同他们的臣民来往。他们不肯把通古斯向导的妻子交出来，也不肯交还他的毛皮。他们 280张
说，看在沙皇陛下的分上，让他保全一条性命就够了。

10 月 18 日清晨，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乘用自己的骆驼和马匹 455
从脑温动身。他们不肯提供车马，就连到他们自己的托尔果钦百姓那里的车马也不肯提供，只给了少量食物。当使者经过阿思哈尼昂邦居住的村子时，由京城来的二位扎尔固齐和全体脑温长官以及书吏从村里出来送别使者，他们说阿思哈尼昂邦命令我们代为致意，他没有亲自来送行，请使者不要见怪，因为他病了，现在外面风很大，天气很冷，因此派我们来给你隆重送行，孟格德长官将带一百人护送你到托尔果钦人那里。他们还要求使者约束住在同他们交界地区的沙皇陛下俄国臣民，要同他们和睦相处，不要欺侮 280张背面
他们，因为他们乐于和睦、友好相处。他们还讲了其他许多类似的话，陪使者走出约二俄里，后来同使者道了别，就回去了。我们从那个村庄出发时，走的不是来时的路，那个村子离以前我们住过的帕切戈尔斯克村还有一天的路程。然而，到了第二天，那条路就同以前走的路汇合了。我们从嫩江出发时，嫩江边上已经开始结冰了。

第二天，孟格德长官来了，他的车队距离使者不远，同使者一道到达第四驿站，来到住着托尔果钦人的雅鲁河。他们事先派人
281张 到雅鲁河上游把托尔果钦人驱赶到脑温，以免我们同他们见面。因为这些人同根特木尔以及涅尔琴斯克其他的通古斯人是亲族，怕我们的人暗中煽动他们逃走，因此也不让他们同我们做买卖。

第四天，我们来到雅鲁河尽头，孟格德长官来了。他带来几只兎子、别的兽肉和烫热的酒。他又对使者谈到，希望沙皇陛下住在边境的人同他们和睦友好相处，除了确有必要，或者受到他们的人的欺负，要来申诉之外，希望绝对不要到他们脑温去做生意或做别
281张背面 的事。在博格德汗的谕旨未到之前，在关于根特木尔的事尚未得到沙皇陛下的答复前，希望不要以任何理由到脑温来。他问道：三年之内沙皇陛下的答复会不会到？他还对使者说，一路上要提防巴尔古特人和纳米亚辛族的通古斯人，他们都是些强盗，不喜欢俄国人，希望不要碰上他们。这些事他全知道，因为以前当他护送带着汗的国书的哥萨克到涅尔琴斯克时，纳米亚辛人和巴尔古特人去找过他，要求把哥萨克交给他们，他们要把这些哥萨克杀死，因为这些哥萨克不断地袭击他们。

使者对他说，关于边境和睦相处一事，将遵照大君主的谕旨约束边境军役人员，命令保持友好。除非你方臣民进行挑衅，没有什
282张 么事值得争吵。关于沙皇陛下对汗的答复，要看路上行程如何，可能在两年、两年半、三年或更长的时间答复，因为路途遥远。关于敌对的纳米亚辛人和巴尔古特人，上次在去脑温的路上我们看到过他们，起初他们怕我们，都纷纷逃散了，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他们到我们的宿营地同我们做买卖。现在，带着和平的诚意而来的，我们表示欢迎，可是，准备来打仗的，我们将在上帝庇佑之下进行自卫。

456 孟格德说，他是出于好意才说这些的，因为他们的汗送的礼物

正由我们运送回国，希望不要发生什么意外。他还说，不要让向导托库尔泰到他们的车队里去，免得人们把他杀死。他说这些话，实际上却是怕托库尔泰煽动他们的通古斯人逃跑到涅尔琴斯克寨根特木尔那里去。

使者答应把他看管起来。使者还说，为了让牲口消除疲劳，明 282张背面
天要停歇一天，希望他叫自己的人同我们的人来做生意，最好是来卖马匹和牛羊。他说，在这里可以停歇一天，因为他要从这里回去，他奉命护送到这里的边远村落。至于做买卖，他说，他没有得到准许的命令，因为怕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发生争执。他也要停歇到明天，然后回到阿思哈尼昂邦那里，阿思哈尼昂邦要见到他之后才能返回京城。说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车队。

第三天一早，使者正整装待发，孟格德来向使者告别，祝使者一路平安。他们返回脑温，而我们则涉水渡过雅鲁河。河里已有 283张
冰块流动。刚刚渡过河，我们就赶上了大雪，一直到达涅尔琴斯克都是这样的大雪。严寒和霜冻已经开始，牧草已经很少了。我们走的路正是我们去脑温时的路。我们从雅鲁河尽头一直走到大兴安岭，山上有一俄尺深的大雪，见不到一个人。过了大兴安岭，第三天在扎丹本河我们抓到一个巴尔古特人，他自称是我们去脑温路上找到的那个老农民的侄儿。他们一家七口，住在帐篷里，猎取各种野兽。使者问他，当时为什么要偷去车队的四匹马？他说，那些马是纳米亚辛人偷的，不是他们偷的。那些纳米亚辛人跟踪你们
很久了，既想抓人也想偷马，但结果除偷了四匹马外什么也没得 283张背面
到，他说出了那些纳米亚辛人的名字。他还说，这件事还使他们和纳米亚辛人打了一仗。使者把他放了，叫他到蒙古人和巴尔古特人那里，请他们尽可能来同我们相会，做买卖。

我们在那里渡过海拉尔河，第五天到达莫尔格勒小河。向导带我们走的不是以前那条路。去小河的途中，我们看不到一个人，

但在那里发现少量的蒙古包。我们从那里找出一个蒙古人，派他和我们的向导去见住在离此地半天路程的蒙古台吉，请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做买卖。第二天来了许多蒙古人，他们牵来了马匹、骆驼
284张 和牛羊，他们换去了棉布。他们没有偷东西。

如果大君主愿意在额尔古纳河一带或在海拉尔河一带建立城寨，那么就可以使住在涅尔琴斯克和脑温之间的异族人臣服大君主，因为他们现在不依附于任何人。

我们从莫尔格勒河出发，走一条新路，越过草原，走了两天路程，来到根河，我们在这里发现纳米亚辛人的踪迹和少量的蒙古包。从这里走了一天路程，遇到一条小河，此地离额尔古纳河有一天路程。纳米亚辛族的首领都到宿营地来见使者，他们带来一匹马、一头羊和一头牛。使者接受了绵羊，而没有接受马和牛。使者严词斥责了他们，因为去年使者一行到中国去时，他们来见使者，
284张背面 不止一次地请求大君主原谅他们的过错，答应今后要缴纳实物贡，
457 愿意提供车马，但这些都是骗人的话，因为不但上面几件事没有做到，而且他们还想杀死并抢劫跟随使者的二十个涅尔琴斯克人。因此他们不必到车队来，我们一点也不相信他们，他们从前偷我们的东西，现在还想这样干。

他们说，已经送了几十匹马到涅尔琴斯克寨作为缴给大君主的实物贡，有些还在征集，以后再送去。关于杀死军役人员一事，他们说，他们根本没有杀人的念头，只是他们当中有些不听话的青年人同军役人员吵过架，并没有发生别的事情。他们很愿意臣服大君主。他们还问到根特木尔，大君主是否愿意把他交出来……

285张 我对各天然界都有确切记述，以使人们今后能够熟知这条路线。我特别派他去打听，中国人是否肯让大君主的人去做生意，还是如使者在那里时他们对使者说过的那样，不准去做生意。使者命令那位军役人员假装说，他是从边境来做买卖的，关于使者，他没

有听说过，因为他是走另一条路来的。他们，台吉的人，准备过了圣·伊林节就动身前往中国。我把在脑温用皇款购买的两峰骆驼拨给他载运财物，原来留在脑温、后来我们从中国返回时带走的君主的七峰骆驼，已经都死了。有的因为瘦弱没到涅尔琴斯克就死了，有的死于前往色楞格斯克的途中，有的一到色楞格斯克就死了，因为 285张背面
这些骆驼在脑温村已经不能走路，疲惫不堪了。

在色楞格斯克寨，有一些蒙古人乘坐骆驼、携带中国货来做买卖，交换俄国货。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也不断到他们那里做买卖。将来可能会有大宗买卖可做，那时就不必到中国去了，不过要有一个善于同他们蒙古人打交道的总管。

在色楞格斯克寨停歇至5月3日。后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在这里修理了小木船，继续向贝加尔湖进发。因为冰冻，在色楞格河河口停歇至5月13日，然后渡过贝加尔湖。5月16日来到伊尔库次克寨，在这里停歇到5月18日。

去年，即184年，伊尔库次克军役人员溯伊尔库特河而上，走 286张
了大约六天，在那里建了一个寨，驻扎了五十来人。据说，那个地方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于是就在那里开始为大君主征收实物贡。离那里三天路程的地方有一个大湖叫库苏湖[74]，色楞格河就是发源于这个湖。这里也有树林，可设置城寨。湖边有许多蒙古人游牧，据说这里有一条路通到中国，走起来既安全又近便。

5月18日，我们由伊尔库次克出发，6月7日到达叶尼塞斯克。在叶尼塞斯克，我们还没有靠岸，瓦西利之子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普里克隆斯基就带着大君主的谕旨迎接我们，他命令 286张背面
船上全体人员上岸，对我们宣读了大君主的谕旨。接着他就命令税卡官员同宣誓公务员检查船上全体人员。税卡官员检查了使者的衣袋、腋下、裤子、靴筒和身上各处，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后来他们又检查莫斯科贵族、军役贵族、书吏和全体军役人员，一个不漏。

当时城里的居民都到岸上围观，从莫斯科大君主那里返回的蒙古
458张 使者们也到这里观看。接着就开始检查使者乘坐的木船，把所有的东西都从船里搬出来，点着蜡烛在船里检查。从莫斯科带着大君主谕旨来的一名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也参与了检查。因天色已晚，当天未能检查完毕。因此拨出驿馆让大家住宿，派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和宣誓公务员看守那些木船。第二天，他们检查了大君主
287张 的货物和贵族、军役贵族以及船上全体人员的货物，也是一件不漏。检查之后，大君主的全部货物，使者和大君主全体军役人员献给大君主的货物，都加盖了大君主的印记。凡是献出的货物，检查人员都加盖了戒指图章，并登记在册，写明何物为何人所献，献者在清册上签了字。侍臣、军政长官派了专门信使经过乌拉尔把清册送到大君主那里。

使者在叶尼塞斯克逗留到7月9日，因为侍臣、军政长官不让他走。

7月10日，我们出发，经马科夫通道，于7月14日来到马科夫寨。在那里停歇至7月20日，因为船只还没有准备好。

287张背面 属于大君主的货物，包括中国汗赠送的礼品和用皇款购买的货物，侍臣、军政长官都交给使者负责，并遵照大君主的谕旨，从跟随使者到中国去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中选派十人护送。

使者和全体军役人员献给大君主的货物（此事上面已经写明），侍臣、军政长官派了四名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护送，把货物和清单直接交给他们负责。

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在叶尼塞斯克从次等货物中取出价值三百卢布的物品交给使者，并给贵族、希腊人和书吏，每人各一百卢布，充作到莫斯科所需的膳食费用。其余全部货物应呈交给大君主。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4本，第1—287

张背面，抄本。

出使报告十七世纪录抄：出处同上，第3本，第349—369张背面；第7本，第83—107张背面；目录2，1674年，案卷№1，第2册，第284、295—329张。

载于：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尼·斯帕法里使团出使中国的出使报告》，圣彼得堡，1906第年，162—339页；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第286—422页（英文节译本）。

第184号文件

1675年，不迟于3月3日*。——尼·加·斯帕法里领取中国书籍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给外务衙门的收据

尼古拉·斯帕法里的收据如下： 153张背面

为出使中国办理大君主的事务，今领到取自图书馆的中国记事二册，橙黄底的金色绉绸一俄尺半，外务衙门收藏的中国皇帝国书以及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出使报告的成册抄本。尼古拉·斯帕法里亲自签收。 459 154张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3本，第153张背面——154张。抄本。

第185号文件

1675年，不早于3月30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

* 日期是根据使团离开莫斯科的日子确定的（见第183号文件）。

** 日期是根据文中提到的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到达托博尔斯克的时间确定的。

官彼·米·萨尔蒂科夫就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到达托博尔斯克和赴清帝国的路线问题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200张背面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
201张 斯、白俄罗斯皇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殿下圣鉴，臣仆彼得鲁什卡·萨尔蒂科夫、伊瓦什卡·普希金、费季卡·普罗托波波夫、格里什卡·米哈伊洛夫谨奏。

今年，即183年3月30日，收到由外务衙门秘书官瓦西利·鲍宾宁签发寄至托博尔斯克给臣仆等的诏书写道：大君主谕令派遣
201张背面 加夫里尔之子、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前往中国博格德汗处，办理大君主的事务，因人员不足，谕令托博尔斯克选派尼古拉需要的六名干员随同前往，并参照以前派往中国的同类人员的待遇，发给他们皇饷。此外，应在托博尔斯克挑选六只上等鹰作为大君主赠送
202张 中国皇帝的礼品，养鹰人也应随尼古拉一同前去。臣仆等应在尼古拉到达托博尔斯克之后，选派六名服饰整洁的托博尔斯克干员，发给皇饷，令其随同尼古拉前往中国，为大君主效劳。六只鹰也应
202张背面 挑选最佳者，并指派养鹰人，一并交给尼古拉并取得收据。还应向他们提供车马或轻便船只和四、五十名护送人员。根据打听到的消息，毫不迟延地让他们从托博尔斯克出发，由近路前往中国。臣仆我彼得鲁什卡还应在尼古拉出发之前，就他们的过境和安全通行
203张 事宜，写信派急件专差送交卡尔梅克台吉及沿途其他领主，要求他
460 们在各自的乌卢斯接待、护送尼古拉一行到中国，并向他们提供粮秣、车马和一切方便。至于尼古拉何日离开托博尔斯克，途经哪些地方以及派遣哪些托博尔斯克人随他前往，臣仆等都应奏报大君

主，报告送外务衙门交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斯捷潘·波尔科夫、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203张背面

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已于上述日期到达托博尔斯克。臣仆等业已遵照大君主谕旨，下令询问那些曾到过中国的托博尔斯克俄罗斯族军役人员和外来的布哈拉商人：为办理大君主的事务，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经过哪些地方前往中国比较近便，可以通行无阻？ 204张 回答询问时，俄罗斯族军役人员说，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水陆兼程，经由君主的叶尼塞斯克寨、色楞格斯克寨和达斡尔各寨前往中国较为近便，沿路不会因车马和护送人员问题耽误行程，也不必担心歹徒。如果他取道卡尔梅克各乌卢斯经草原前往中国，则费时较多，而且有危险，因为据说卡尔梅克台吉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布哈拉人则说，他们曾乘坐马匹骆驼携带货物去过中国，走的路线是从塔拉经草原，取道巴拉巴乡，经过噶尔丹台吉和其他小台吉所 205张 属卡尔梅克乌卢斯和蒙古地区到中国城镇嘎乌斯[1]，大约要走十四个礼拜。外来的人都要在这个城镇滞留三个礼拜或更多一些时间，因为该城要派人去向中国汗报告。 204张背面

今年，即183年2月8日，臣仆等收到长官助理伊凡·乌沙科夫从塔拉城发来的报告，内称：图尔申斯克鞑靼贡民库利别尔杰耶夫从巴拉巴乡到达塔拉城，他在官署说：有一个卡尔梅克斡齐尔图台吉的人、卡尔梅克人鲍金的儿子乔加尔到巴拉巴乡对他们说：斡齐尔图台吉的军队九千人到了卡拉盖，攻打那里的科康-巴蒂尔、顿杜克和塔邦的儿子谢伊坚等台吉，因为这些台吉曾在去年即182年，袭击了一个商队，洗劫了商队携带的君主财物，抢劫了俄国① 206张 使者和布哈拉人，并打死一个名叫利亚提普的布哈拉商人。上述 205张背面

① 第183号、186号文件说是卡尔梅克使臣。——译者

台吉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都被俘了，有一些乌卢斯牧民现仍在斡齐尔图的人手中。科康台吉已被处死，他背上的皮被揭下来，他的
206张背面 乌卢斯牧民也被打死。从卡拉盖到卡拉萨天然界一带都驻扎着斡齐尔图的军队，卡拉萨离巴拉巴乡只有三天路程。臣仆等已函告塔拉城长官助理伊凡·乌沙科夫，要他派人到巴拉巴乡去了解此事的真相，并将了解到的情况从速函告托博尔斯克臣仆等。4月12
207张 日，臣仆等收到长官助理伊凡·乌沙科夫从塔拉城的来函，内称：他已派了塔拉军役贵族尼基塔·别尔德尼科夫率两名军役人员到巴拉巴乡去了解真相，尼基塔及其同伴回到塔拉城之后已把亲手签名的报告交给了他。报告中写道：他们到过巴拉巴乡凯马村，从凯马村到了萨特兰村，并去过萨特兰村以远的地方。巴拉巴乡酋
207张背面 长卡伊姆卡对尼基塔等人说：他听亲家卡尔梅克人考乌尔恰克说，
461 斡齐尔图的军队来攻打科康-巴蒂尔，科康跳了河，小台吉谢伊坚和顿杜克以及他们的乌卢斯牧民被俘。卡伊姆的卡尔梅克亲家当时正在交战地区。关于斡齐尔图汗的情况，这个卡尔梅克人说，斡齐尔图汗确实已去攻打噶尔丹台吉，至于他们之间是否已交战，斡
208张 齐尔图汗和其他台吉现在在什么地方等等他不知道。因此，臣仆等不敢让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取道卡尔梅克乌卢斯前往中国，臣仆我彼得鲁什卡也没有就此事写信给卡尔梅克台吉们。臣仆等根据托博尔斯克俄罗斯族军役人员的答问词，在尼古拉离开托博尔
208张背面 斯克之前，已派急差持函去见君主的苏尔古特、纳雷姆、克特、叶尼塞斯克等各城寨军政长官和马科夫、达斡尔和色楞格斯克各寨驿站的总管，要他们遵照大君主谕旨，在尼古拉到达之前准备好马
209张 匹车辆及走水路用的轻便船只、船缆，足够的舵手和桨手，切勿耽搁行程。现因河流尚未解冻，还没有让尼古拉从托博尔斯克出发。一俟解冻，臣仆等当遵照谕旨立即让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携带一切物品由水路动身前往中国，届时将据实奏报大君主。尼古拉

本人也曾向到过中国的军役人员详细探询上述水陆两种路途的情 209张背面
况，他对臣仆我等说，他走水路比较合适。

秘书官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在报告上批注：复制副本。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3本，第200张背面—209张背面。抄本。

第186号文件

1675年4月15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莫斯科到托博尔斯克途中情况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 210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伊卡·斯帕法里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183年，遵照谕旨，臣仆被派往中国为陛下效劳。大君主陛下，臣仆于3月4日从莫斯科出发，3月30日到达托博尔斯克，当日，在托博尔斯克官署将陛下派遣臣仆前往中国的诏书递交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 210张背面
夫及其同僚。次日，大贵族、军政长官遵照陛下的诏书，将以前曾随同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到中国去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哥萨克、布哈拉人和鞑靼人召集到官署，向他们探询，走哪条路线较为近便，并可安全通行。陛下，托博尔斯克俄罗斯人、布哈拉人和鞑靼人都说：他们随同费奥多尔·巴伊 462
科夫和谢伊特库尔走过的那条路，当时虽非常艰难，人的饮食和马的喂养都很缺乏，又有荒原缺水地区，不能走直线，但路上倒是安全的。而现在他们确切获悉：卡尔梅克各小台吉之间正在进行剧 211张背面

* 日期是根据第187号文件确定的，本文件原定发出日期是4月13日（见第462页）。

烈战斗，去年就有数千人结伙抢劫并杀害商人和从莫斯科大君主那里回国的卡尔梅克使臣。因此，陛下，现在这条路是很危险的。陛下，即使这条路没有什么危险，也太遥远太难走，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谢伊特库尔都走了三年。陛下，他们说：由水路经由大君
212张 主的一些城市，即从托博尔斯克到叶尼塞斯克，从叶尼塞斯克到色楞格河，只要走三个月，这是一条没有危险的直路。从色楞格河到中国京城据说只要走四个礼拜。这样，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一共只要走四个月。况且，陛下，住在中国与色楞格斯克寨之间的蒙古台吉在过去几年里曾派遣使者到大君主陛下这里，表示要为大君
212张背面 主效劳。他们说：如果大君主要派使臣和使者到中国去，他们将在使臣和使者赴中国的往返途中提供食物和车马、护送人员，并给予种种帮助。陛下，因此这条路是比较方便的。陛下，除了上述这些人
213张 以外，还找到了一名哥萨克[1]，他前几年曾被达尼拉·阿尔申斯基从涅尔琴斯克派往中国，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五名哥萨克同伴，他们曾到过中国并带回中国汗致大君主陛下的一封国书。这封国书已由外务衙门交臣仆随身带去，以弄清中文内容。陛下，这封国书寄
213张背面 来至今已四年了。这个哥萨克说：如果发生什么障碍，无法从色楞格河到中国去，那么，陛下，从色楞格河还有一条路可以转道涅尔琴斯克寨，他们过去就是从那里去中国的。从色楞格斯克寨经由大君主的贡民地区到涅尔琴斯克要走十天，陛下，再从涅尔琴斯克寨
214张 经由大君主的贡民地区到中国边界只要走五天。陛下，在中国的边境城市住着一位王爷，他是这个城的长官，会说俄语。这位王爷曾经带领六十名中国人护送上述哥萨克，直到涅尔琴斯克寨。那封经达尼拉·阿尔申斯基转呈大君主的中国汗国书，便是这位王
214张背面 爷在涅尔琴斯克递交的。陛下，后来这位王爷又三次来到涅尔琴斯克寨，询问大君主对博格德汗的国书是否有答复。因此，臣仆同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商

量之后，祈求上帝和圣洁的圣母的庇佑，仰仗陛下的虔诚祷告，托陛下洪福，臣仆将由水路经色楞格河前行。陛下，现在只等河水涨满，臣仆就将毫不迟延地从托博尔斯克出发，经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到叶尼塞斯克，再从叶尼塞斯克前往色楞格河。大贵族彼得·米 215张
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正在准备船只，护送人员以及途中的必需品，以免耽搁行程。上帝保佑，臣仆希望圣乔治祭日后 463
能够从托博尔斯克出发。臣仆从托博尔斯克动身时，当即奏报大君主陛下。大君主陛下，臣仆之所以要走水路是因为人们从前熟 215张背面
悉的那条路既远，又有危险。如果水路可以通行，那末这条水路定会对大君主陛下的使者和商人提供巨大便利。上帝保佑，臣仆到了边境城市之后估计也能找到一条直通中国的水路。陛下，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已提前派人去叶尼塞斯克和色楞格河通知臣仆即将到达，要他们准备好 216张
平底木船、桨手和必需的物品，以免耽搁时日。同时也已写信通知达斡尔各城寨，要他们在臣仆途经这些地方时，事先准备好臣仆路上所需的一切物品。陛下，臣仆从外务衙门带来几封需要翻译的 216张背面
中文国书，臣仆已在托博尔斯克找到一个懂得中文的人。陛下，这个人只翻译了二封，还有二封只译出了汗的称号和年份，他说信的内容不会翻译。臣仆拟于4月13日将所得译文附在本报告后面 217张
发往莫斯科呈交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臣仆命人将此报告送外务衙门交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和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及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秘书官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在报告上的批注：复制副本。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3本，第210—217张。抄本。

部分载于：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第244—246页。

第187号文件

1675年5月2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托博尔斯克动身到叶尼塞斯克的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162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斯帕法里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183年3月4日，遵照您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谕旨，臣仆奉派出使中国为大君主效劳。臣仆已于3月30日抵达托博尔斯克。臣仆抵达托博尔斯克之后，立即将大君主的诏书递交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关于臣仆走哪条路线较为近便，已向俄罗斯人和鞑靼人
464 探明。现决定经由大君主的城市到叶尼塞斯克和色楞格河，而不走草原卡尔梅克乌卢斯那条路，这是因为担心卡尔梅克地区有战事。关于这条路上的其他问题，臣仆已写报告呈奏大君主，并于4月15日派专差从托博尔斯克送上。

陛下，报告送出后，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
163张 尔蒂科夫及其同僚，遵照谕旨挑选了六名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六只鹰连同驯鹰人、四十名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护送人员、一名当地神甫和一名卡尔梅克通译，准备了三只备有船具及桨手的平底木船。以上各事很快就已准备停当。对陛下的上述人员，也已在托博尔

* 日期是根据报告原文和第183号文件确定的。

斯克发放了皇饷。不过臣仆从3月30日到5月2日一直呆在托博尔斯克，因为额尔齐斯河久未解冻，直到4月29日才能行船。

在此以后，臣仆只等了三天，河上的冰块消融以后，于5月2日，蒙上帝和圣洁的圣母恩佑、靠大君主陛下虔诚祷告、托陛下洪福，臣仆十分顺利地从托博尔斯克动身，取道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 164张
向叶尼塞斯克进发。为了不致耽误行程，臣仆出发之前，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就已派人先行通知各驿站，要他们准备好桨手和走水*路所需物品，以便在任何地方都 236张
不必停留。祈求上帝恩佑，仰仗陛下洪福，臣仆指望很快就能到达叶尼塞斯克。臣仆将从各驿站和城寨写报告到莫斯科向大君主奏报臣仆的旅途情况。臣仆在托博尔斯克时曾从俄罗斯人、布哈拉人和鞑靼人那里探明：以银鼠皮作为礼品送给中国皇帝，比其他任何礼品都更合适，因为中国汗和他的家族都习惯穿银鼠皮袄。但 236张背面
臣仆从皇库领取的大君主送给中国汗的礼品中却没有银鼠皮，当时西伯利亚衙门刚好没有这种东西。臣仆向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提出，想从托博尔斯克 237张
皇库取出价值一百卢布的银鼠皮作为大君主陛下送给中国汗的礼品，并拟在送给中国汗的价值八百卢布的礼品中取出一百卢布的貂皮和狐皮交还给托博尔斯克皇库，作为抵换。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没有收纳臣仆的貂皮和狐皮，而是额外从皇库支给臣仆价值一百卢布的银鼠皮。臣仆 237张背面
收下了价值一百卢布的一千一百一十一张银鼠皮，并把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没有收入托博尔斯克皇库的貂皮和狐皮改放到一千五百卢布的货物项内。这样，所带货 238张
物应值一千六百卢布，而大君主送给中国汗的礼品仍然是价值八百卢布。

---

* 在原本内，以下原文已遗失。这里是根据十七世纪的抄本排印的（见附注）。

陛下，今后臣仆前往叶尼塞斯克途中有何情况，臣仆当即奏报大君主。臣仆吩咐将此报告送外务衙门交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
465
238张背面 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和杜马秘书官洛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及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开头部分——目录2，1674年，案卷№1，第162—164张，原本（十七世纪部分原文散失，十八世纪复原），结尾部分——目录1，第3本，第236—238张背面——抄本。（整个抄本在第238—238张背面）。

另一抄本——同上，第4本，第10—12张。

第188号文件

1675年，不迟于5月2日*。——托博尔斯克官署编制的随同使者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名册

229张背面 奉派随同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出使中国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列入立陶宛兵册的哥萨克、哥萨克骑兵、新受洗礼的哥萨克、通译和驯鹰人名单。

军役贵族：

萨瓦·扎莫京、马卡里·加拉谢英、伊凡·波恰库宁、伊凡·普罗托
230张 波波夫、伊凡·涅普里帕索夫、鲍里斯·洛什金。

列入立陶宛兵册的哥萨克：

科斯季卡·斯基宾、彼得鲁什卡·波波夫、费季卡·久科夫、小阿

* 日期是根据尼·加·斯帕法里离开托博尔斯克的时间确定的（见第183号文件）。

廖什卡·克里沃沃、费季卡·扎耶夫、瓦西卡·科贝林斯基、米季卡·克鲁申斯基（由他的堂兄弟尼基福尔卡·阿法纳西耶夫顶替）、帕什卡·伊凡诺夫、伊柳什卡·利哈乔夫、菲利卡·谢尔盖耶夫、亚库什卡·尤尔加诺夫、斯坚卡·拉里奥诺夫、伊格纳什卡·蒂钦斯基（由他的堂兄弟瓦西卡·马利金顶替）、奥西卡·拉奇科夫斯基、安德柳什卡·特鲁什尼科夫、伊瓦什卡·沃罗比耶夫、格里什卡·扎列索夫（由他的儿子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步兵马丘什卡·扎列索夫顶替）、安德柳什卡·安得烈耶夫·拉斯卡佐夫、亚历山德里奇卡·阿列马索夫。 230张背面 231张

哥萨克骑兵：

西尔卡·塔鲁京、奥纳什卡·费多罗夫、卢奇卡·什莫宁、伊瓦什卡·萨巴耶夫、瓦西卡·费多罗夫·切尔卡舍尼诺夫（由他的兄弟米什卡·洛谢夫顶替）、瓦西卡·叶祖索夫、捷列什卡·伊凡[illegible]诺夫]（由他的侄子萨方卡·伊凡诺夫顶替）、彼得鲁什卡·戈罗霍夫（由他的堂兄弟斯坚卡·戈罗霍夫顶替）、卢奇卡·巴兰金（由他的侄子哥萨克子弟伊瓦什卡·塔巴科夫顶替）、阿廖什卡·洛谢夫、安德柳什卡·别列夫佐夫（由他的侄子哥萨克子弟涅费德卡·阿尔捷米耶夫顶替）、伊瓦什卡·达维多夫·米洛瓦诺夫、伊柳什卡·科尔尼洛夫、米丘什卡·奥勃里亚多夫、彼得鲁什卡·波舍霍诺夫、马克西姆卡·茹利热夫斯基。 231张背面 232张

列入新受洗礼兵册的哥萨克：

沃洛季卡·达尼洛夫、伊瓦什卡·沃洛季麦罗夫、伊瓦什卡·伊林、彼得鲁什卡·安德烈耶夫·布达林、米基特卡·马梅托夫。 232张背面

另有一名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格里什卡·科比亚科夫作为陪送人员和向导出行，因为他以前曾从达斡尔去过中国。 466

驯鹰人：

奥夫多基姆卡·维霍德佐夫、伊萨奇卡·科京、奥方卡·波卢亚诺

233张 夫、基里尔卡·波卢亚诺夫、帕什卡·普罗霍罗夫、卢奇卡·佩捷林。

卡尔梅克语和鞑靼语通译斯皮里卡·别兹里亚多夫。

本名册由秘书官格里戈里·米哈伊洛夫签署。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3本，第229张背面—233张。抄本。

第189号文件

1675年5月10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托博尔斯克到萨马罗夫斯克驿站途中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165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斯帕法里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183年，5月2日，臣仆曾从托博尔斯克写报告呈送大君主，内称：为了替大君主陛下效劳，臣仆等已乘三条平底木船沿额尔齐斯河出发前往中国。蒙上帝保佑，托陛下洪福，臣仆已于5月5日到达第一个驿站迭米亚诺夫。同日，换了桨手，顺额尔齐斯河继续前进。因有风暴须逆着强劲的北风在严寒中行进，臣仆历尽艰辛于5月8日才到达萨马罗夫斯基驿站。额尔齐斯河又宽又深，象多瑙河一样，这里夜间只有五个小时，而且是明亮的。陛下，根据臣仆对沿途乡村、河流、奥斯恰克人帐幕、他们的偶像以及各天然界的记述，从托博尔斯克到萨马罗夫斯基驿站，水路约五百俄里。陛下，额尔齐斯河离此不远流入大鄂毕河。陛下，从托博尔斯克到鄂毕河是沿额尔齐斯河划桨顺流而下，但走
166张 鄂毕河，臣仆则需要溯流而上，因此不能划桨而要张帆航行。北面

是左岸，额尔齐斯河与大鄂毕河和其他许多河流汇合，汇合之后统一称作鄂毕河，其水面广阔如海，流入北冰洋，它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地理学家认为鄂毕河的左边属于欧洲，右边属于亚洲。

现在臣仆正沿着鄂毕河逆水扬帆，由东向西，离开左侧的欧洲，进入右侧的亚洲。此刻，臣仆正向最神圣的上帝祈祷，上帝已经将统治欧洲和亚洲的无与伦比的大权授予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其他任何基督教君主均无此幸运），但愿上帝能使我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帝国版图得囊括世界其余部分，赫然战胜目无上帝的异教徒，使上帝和东正教的荣誉发扬光大。虽然没有绘图员随同，但臣 467
仆对所有的河流、天然界和地域都将绘制详图并作记述。靠上帝保佑、托陛下洪福，臣仆顺利完成陛下公务返回莫斯科，得睹大君主陛下圣颜时，当向大君主陛下奏报一切。臣仆从这里继续前行，今后仍将从大君主陛下的城市和堡寨奏报途中情况。

臣仆吩咐将此报告送外务衙门呈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和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及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5 月 10 日于萨马罗夫斯基驿站。

在第 165 张的背面注有收文日期：183 年 8 月 10 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1，第 165—166 张。原本。

抄本——同上，目录 1，第 3 本，第 240 张背面—244 张背面；第 4 本，第 13 张背面—15 张。

部分载于：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 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界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 年，第 16—69 页；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 2 卷，伦敦，1919 年，第 246—247 页；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 年，第 134—136 页。

第190号文件

1675年5月24日。* ——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萨马罗夫斯克驿站到苏尔古特途中情况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167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斯帕法里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183年，5月10日，臣仆曾从萨马罗夫斯基驿站呈奏莫斯科大君主陛下，内称：蒙上帝保佑，靠大君主虔诚祈祷，托大君主洪福，臣仆于当日从萨马罗夫斯基驿站动身，溯鄂毕河上行。陛下，在5月份的一些日子里，臣仆从萨马罗夫斯基驿站到苏尔古特途中许多地方都遇到了大如山丘的冰块，并有大雪，十分寒冷，因此臣仆不得不让平底木船靠岸停泊，用树木和大圆木保护船只，以免被冰块撞破。直到5月21日，鄂毕河河面都漂满向下游流去的大冰块。因此，臣仆不得不停留多日。陛下，臣仆于5月21日继续前行，船贴着河岸在冰块之间缓慢地驶往苏尔古特城，一直到鄂毕河上的冰块逐渐消失。5月23日，臣仆才安
168张 全抵达大君主的苏尔古特城。苏尔古特城军政长官米隆·科洛格里沃夫派给臣仆一些桨手。5月24日，蒙上帝保佑，托陛下洪福，臣仆又溯鄂毕河而上，由苏尔古特前往纳雷姆。

为向陛下奏报臣仆旅途情况，臣仆在苏尔古特将本报告交给
468 军政长官，请他转送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然后从托博尔斯克上呈莫斯科大君主。臣仆吩咐将报告送外务衙门呈交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

* 日期是根据第191号文件确定的。

维奇·马特维耶夫和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及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在第 167 张的背面注有收文日期：183 年 8 月 10 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1，第 167—168 张。原本。

抄本——同上，目录 1，第 3 本，第 238 张背面—240 张背面；第 4 本，第 15 张背面—16 张。

部分载于：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 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界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 年，第 169 页（附件）；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 2 卷，伦敦，1919 年，第 251—252 页；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 年，第 151 页。

第 191 号文件

1675 年 6 月 5 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从苏尔古特到纳雷姆途中情况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斯帕法里谨奏。 169张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 183 年，5 月 24 日，臣仆曾呈奏大君主陛下，内称：臣仆已从托博尔斯克经迭米亚诺夫驿站和萨马罗夫斯基驿站到达苏尔古特城，5 月 24 日离开苏尔古特城溯鄂毕河前往纳雷姆寨。现在，陛下，蒙上帝保佑，靠大君主的虔诚祷告，臣仆已于 6 月 4 日安全抵达纳雷姆。但途中历经艰难险阻，因为鄂毕河

* 日期是根据第 197 号文件确定的。

发生水灾，洪水淹没了田野和森林，一片汪洋，到今天，气候一直很坏，风雪交加。陛下，我们在纳雷姆换了桨手，蒙上帝保佑，靠大君主的虔诚祷告，臣仆于6月5日动身经克特寨和马科夫寨向叶尼塞斯克进发，我们把鄂毕河留在右边南方而向左朝东，逆克特河往前走。上帝保佑，臣仆到达叶尼塞斯克之后，当另行具呈送莫斯科向陛下奏报。

臣仆已吩咐将本报告送外务衙门呈交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和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75年，案卷№1，第169张。原本。

抄本——同上，目录1，第3本，第264张背面—266张，第4本，第17张背面—18张。

部分载于：IO. B. 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界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年，第169页(附件)；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第252页；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年，第151页。

469

第192号文件

1675年6月5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前往纳雷姆途中情况致外务衙门法官阿·谢·马特维耶夫的信件

* 日期是根据第197号文件确定的。

我的恩主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阁下 170张
钧鉴，仆尼古拉·斯帕法里谨禀。阁下，仆祈求上帝保佑恩主健康长寿，保佑阁下的爱子、我的恩主安德列·阿尔捷蒙诺维奇身心健康[1]。

仆今奉告阁下，蒙上帝保佑、托大君主洪福，仆已于6月4日安抵纳雷姆。阁下，仆在鄂毕河上，历经艰辛，因河上气候恶劣，到6月5日为止一直都有风暴，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仆于6月5日离纳雷姆前往叶尼塞斯克。阁下曾有指示，仆在沿途各城市应修书奉告途中情况，在此以前，仆已在沿途各地数度写信，今再次呈报陛下并阁下。上帝保佑，仆抵达叶尼塞斯克之后，将另行从叶尼塞斯克向大君主陛下并阁下禀告一切。靠上帝保佑，仆从托博尔斯克动身走一个月就可到达叶尼塞斯克，而一般人却要两、三个月方能到达。赖有上帝保佑和帮助，估计今后仆也可顺利前行，特再次告慰阁下。

仁慈的阁下，伏望勿忘奴仆，亟盼阁下来示，即令片言只语，略述阁下本人与令郎的健康也好。仆永矢忠诚，伏望获得阁下的恩典。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75年，案卷№1，第2册，第170张。原本。

抄本——同上，目录1，第3本，第266—267张背面。

第193号文件

1675年，不早于6月20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米·瓦·普里克隆斯基为把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安齐福尔·伊凡诺夫等人从清帝国运来的货物送

* 日期是根据本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往莫斯科事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米·萨尔蒂科夫的公函

294张背面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伊凡·费多罗维奇、费奥多尔·佩尔菲里耶维奇及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诸位阁下钧鉴，米哈伊尔·普里克隆斯基谨启。

诸位阁下，今年，即183年，6月20日收到专差人员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加夫里拉·洛夫佐夫从色楞格斯克寨向叶尼塞斯克给我写来的信，他并派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安齐福尔·伊凡诺夫、特连卡·杰尼索夫和福姆卡、* 叶利谢耶夫等人将购得的货物送来，这些货物是用君主的实物贡貂皮在中国换回来的，计有白色和黄
470 色生丝六普特半，中国彩缎六匹。加夫里拉还派他们送来征收什一税所得货物，计有：彩缎三十六匹，各色中国上等彩缎三波尔季舍，每匹二波尔季舍的衬缎十一块，各色中国棉布七十三科涅次，** 棉花三十二俄磅半。这些彩缎、中国棉布和棉花是加夫里拉向商人和军役人员征收什一税得来的，他们是经加夫里拉准许，从色楞格斯克寨到中国去的[1]。诸位阁下，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安齐福尔、伊凡诺夫及其同伴除加夫里拉·洛夫佐夫的报告以外，还带有彩
295张 缎、素缎和重一又四分之三俄磅的银碗，在叶尼塞斯克官署给大家看。诸位阁下，据这些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说，他们从中国经蒙古呼图克图处回来时，蒙古呼图克图托他们带这个银碗、彩缎和素缎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

我写报告到莫斯科呈奏大君主陛下，购买的和征收什一税得

---

* 本文件中福姆卡（Фомка）又称为奥方卡（Офонька），大概是十八世纪复制本的抄写错误。

** 科涅次（конец）是一定长度的匹头单位。——译者

来的货物已经运到，并且让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安齐福尔·伊凡诺夫、特连卡·杰尼索夫和福姆卡·叶利谢耶夫将大君主的上述购得的和征收什一税得来的货物以及银碗、彩缎和素缎从叶尼塞斯克运到莫斯科呈交大君主陛下。诸位阁下，请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的谕旨，准许上述军政人员从托博尔斯克到莫斯科大君主那里去。诸位阁下，安齐福尔·伊凡诺夫等人还奉命把色楞格斯克寨征收的一件实物贡——一去尾全虎皮，带到莫斯科呈交大君主陛下。对这些购买来的和征收什一税得来的货物、虎皮以及呼图克图赠送的银碗、彩缎和素缎等，安齐福尔及其同伴都已点收。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第269号，第294张背面—295张。副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6卷，圣彼得堡，1857年，第132号，第395页。

第194号文件

1675年7月9日以前。* ——蒙古土谢图汗为要求归还俘虏，否则不许俄国使臣和商人过境前往清帝国事致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

蒙古斡齐尔汗的国书译文。 12张

敬请予以格外关照……书致白沙皇……

……白沙皇的……谕旨……问候健康并送上礼物。色楞格河上的城寨与我们邻近，两国皇帝的臣民毗邻而居，彼此本应友好和睦相处。我方乌卢斯贡民离陛下城寨伊尔库次克、涅尔琴斯克、伊

* 日期是根据使团在叶尼塞斯克逗留的时间确定的（见第197号文件）。

471 尔肯斯基〔和巴尔〕古津等地甚近。君主的上述城寨臣民往年和今春3月都曾侵扰我方贡民，掳走我方人丁甚众，其妻室儿女及牲畜也不能幸免。我方贡民放牧地区备受蹂躏，幸存者都困不堪蹂躏而四散奔逃，流离失所。另有我方臣民恰克尔巴图尔从我方乌卢斯率所部乌卢斯三十名弓箭手逃往色楞格河口之色楞格斯克城附近，并将我方八十二名贡民和马群裹挟而去，现他已归顺沙皇陛下。贵沙皇陛下对我们关怀备至。大君主陛下致我方国书写道：贵大君主关怀我们，准许我方派使到大君主陛下处，大君主的使臣
13张 也愿到我们这里，再到中〔国去〕，并要〔我方〕护送陛下〔使臣和商〕人前赴中国……从中国返回时护送他们回到〔贵〕君主的城寨，如色楞格斯克城。

现请大君主白沙皇派员传旨〔贵方〕色楞格斯克城……追究挑起纷争制造混乱者，并请予以关怀，归还我方被掳贡民和流亡者。如果白沙皇不肯关照，对我方请求不予答复，我方也将不准贵方使臣和商人过境前往中国。大君主陛下，请俯予关照，查明一切并予答复。

国书末尾写着：国书盖有蒙古斡齐尔汗的印章。

国书中某些语句意义不明，难以解释。

本国书由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帕维尔·库利文斯基翻译。托博尔斯克城卡尔梅克通译鲍格达什卡·涅乌斯特罗耶夫和色楞格斯克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口头译述。

在骑缝处，在第13张和第13张背面签署：叶尼塞斯克五十人长阿方卡·科列涅夫受通译鲍格达什卡·涅乌斯特罗耶夫和色楞格斯克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的委托，替他们在译文上签字。帕维尔·库利文斯基也签了字。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75年，案卷№1，第12—13张。十七世纪译本。原本在第14张。

第195号文件

1675年，不早于7月9日。* ——尼·加·斯帕法里就他的使团到达叶尼塞斯克以及报告从蒙古使臣处获悉的清帝国情况致外务衙门法官阿·谢·马特维耶夫的信件

我的恩主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阁下 178张
钧鉴，仆尼古拉·斯帕法坚谨禀。

愿上帝赐予恩主长寿，赐予阁下钟爱的高贵的儿子、我的恩主 472
安德列·阿尔捷蒙诺维奇健康。

蒙至高无上的上帝保佑，托大君主陛下洪福，仆等一行已于7月9日安抵叶尼塞斯克。然而，阁下，仆等此行历尽艰辛，因克特河下游涨水，既不能划桨，也不能撑篙，而上游的水却很少，**下游行驶全靠拉纤，上游因水浅每天都得搁浅多次。此外，天气寒冷，下着大雪，使人难熬，以后瘟疫和蚊虻又袭击和折磨我们，至今不停。据说，在入冬之前这些东西都很猖獗，使人吃不好，睡不安。我们用网罩和别的东西防御它们，然而由于它们异常凶恶，防不胜防。阁下，象那些在竞技场上不顾一切险阻，一心盘算如何为上司服务的人一样，我们现在虽然困难重重，今后还要遇到不少困难，但除了一心一意为大君主的事务操劳，顺利完成公务，竭力使陛下 179张
满意之外，其余一切均可置之度外。使仆最感忧戚者，乃远离恩人阁下，远离府上的谈伴，我们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甚至比地狱还坏，因为自离开莫斯科以来，仆等就没有收到过信件，没有得到外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 此处及下面缺漏的部分是根据抄本恢复的（见附注）。

界的消息，没有神甫、没有医生、没有绘图员、没有药品、没有别的必要的东西。然而，仆等祈求上帝保佑，托大君主洪福，即使没有这些，也要完成差务。只希望阁下不要使仆失去您的关怀，象希腊谚语所说的那样，“一不见面，马上就忘”，仆期待阁下永久的恩典，无论是否在阁下的面前，仆都渴望受到阁下的垂青。

在此地获悉的有关中国消息，仆已在致大君主的报告中写明，不再赘述。因为仆知道，阁下不仅能首先看到该报告，而且，如果由于仆的无知，内容有对大君主不恰当之处，阁下也会运用无穷的智慧予以纠正。这也是仆的恳求。仆已写信交客商叶夫斯塔菲·菲拉季耶夫、代理商加夫里拉·罗曼诺夫带给阁下。阁下，关于中国、中国的消息和仆在途中的情况，他会亲自奉告阁下。

180张 阁下，这里，叶尼塞斯克地区是个好地方，有如沃洛斯卡娅地区，而叶尼塞河则酷似多瑙河，水流湍急，河道宽阔。上帝使此地富饶，粮食充足，价格低廉，其他东西也很丰足，人口众多。侍臣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普里克隆斯基待仆仁〔厚〕，不过这不是因我本人的关系，而是因为阁下信函的举荐。阁下，仆从中国回来之前，伏望始终予以此种关怀。

关于中国的商务，据说买卖很不好做，仆不知道上帝将如何安排仆等的生意。好在我们的货物有限，不及他们的那么多。

阁下，由这里前往克拉斯诺亚尔，另外还有一条路，行程十日。从那里经草原有一条路前往中国，比经过色楞格河更近、更直。不
473 过，阁下，在那里游牧的是卡尔梅克人和其他异族人。这条路至今
181张 尚未探明，不知是否平靖。

阁下，现在即将前往莫斯科的蒙古使臣，曾三度到仆处，仆皆盛宴款待，并向他们探询中国汗的情况，诸如：是否有战事？仆可否前往？仆的使团能否受到接待？他们说：现在中国正发生大战，局势混乱（因为他们与中国人相邻），起因是三十年前被现在中国

统治者鞑靼人赶到海边去的汉人，又集合起来征战，多次打败博格德汗的鞑靼人，鞑靼人可能终将灭亡，而原先的汉人又将照旧统治他们。博格德汗已逃到以前的领地达斡尔去了，过去他就是从那里出兵打败中国的。阁下，博格德汗可能已经十分软弱。阁下，如果形势确实如此，那倒是传播神威的好时机，因为他们和中国鞑靼人都懦弱不善征战。而且蒙古人很怕哥萨克。依仆之见，只要在这些地区略施手段，使那些异教徒稍尝上帝和大君主的威严，他们就会不战自溃。待仆到达边界附近时，再详察那里的地势、人情和武器状况，但是仆已听说，他们的武器极差，上次他们同哥萨克发生争端，哥萨克只有四十个人，而卡尔梅克却有一千五百人，哥萨 182张
克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只要仆还活着，仆就要把从色楞格河到达斡尔，直到阿穆尔河的整个边境地区侦察清楚。蒙古人还对仆说：中国人会接待仆的使团，因为大君主陛下名扬天下。

阁下，如果这条路事先就能探查得象现在这样清楚，则仆用另一种走法早就到中国了。即令如此，别人到叶尼塞斯克要走一年半，仆只走了四个月。现在仆感到困难，但是，上帝保佑，回程就会象飞一样地迅速，因为那时对这条路会有更清楚的了解。

仁慈的阁下，万勿遗弃您的仆人，望能一如既往俯予热情关照。阁下，请教导安德列·阿尔捷蒙诺维奇阁下专心致志于学业，现在他正当年少，是用功的好时机，切勿因骑马狩猎而分心。上帝通过阁下赋予他一切，一旦学成，诸事均将顺遂美满。

奉派接替麦列季的格列恰宁交给加夫里拉·罗曼诺夫一信，要他转给仆。仆将该信寄给阁下。他另给麦列季写有一信。关于这件事，我如上帝启示那样告知您阁下。 183张

仆等现在恍若置身另一世界，深感此地甚为陌生，不仅托博尔斯克，连莫斯科也没有来信。但愿上帝保佑阁下和仆等万事如意，今后仆仍将从各寨写报告上呈大君主陛下及阁下。请阁下不要因

见到仆亲手书写俄文信件而不悦，因仆很想学习语文和书法。

再次向阁下致以奴仆的敬礼！

在第178张背面注有收文日期：184年10月19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74年，案卷№1，第2册，第178—183张。原本。

抄本——同上，目录1，第3本，第325张背面。

载于：《俄罗斯档案》，莫斯科，1881年，第1本，第52—57页。

474

第196号文件

1675年，不早于7月18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米·瓦·普里克隆斯基关于为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准备船只事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270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米什卡·普里克隆斯基谨奏。

陛下，今年，即183年，6月22日，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曾有公函到叶尼塞斯克给臣仆，内称，遵照大君主陛下谕旨，已由莫斯科派遣尼古拉·斯帕法里作为使者兼程前往中国办理大君主的事务。陛下，该函并称，尼古拉即将从托博尔斯克出发，由水路经叶尼塞斯克、达斡尔和色楞格斯克前行。

270张背面

按照大君主谕旨，臣仆应在尼古拉到达之前，在叶尼塞斯克准备好船只和船具，指定他所需要的若干名舵手、桨手和一些俄罗斯人，要毫不耽搁地让尼古拉继续前行。臣仆当即遵照大君主谕旨和托博尔斯克发来的公函，命人为尼古拉·斯帕法里继续前行备好船只、船具、舵手和桨手以及通过马科夫通道所需的车

* 日期是根据文中所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马，不得迟误。今年，即183年，7月9日，尼古拉·斯帕法里到达叶尼塞斯克寨。尼古拉乘坐一只平底木船到达马科夫寨，陛下，他 271张
的另外二只平底木船落在后面很远的克特河上。陛下，尼古拉在叶尼塞斯克一直等到7月18日，这两只船才到达。陛下，在叶尼塞斯克，为尼古拉的出行准备了三只新的平底木船和一只新的带篷的平底木船，给他的缆索、帆、舢舨和锚具也都是新的。陛下，我们还配备了在船上和舢舨上工作的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和游民共八十六名。由他们把船驶到色楞格斯克寨。陛下，臣仆并吩咐色 271张背面
楞格斯克寨在尼古拉到达该寨之前准备好车马和护送人员。为此，臣仆在尼古拉出发之前，便从叶尼塞斯克派遣达斡尔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1]先期到色楞格斯克寨去，以期尼古拉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原因都不会耽搁。尼古拉于今年，即183年，7月18日从叶尼塞斯克出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3本，第270—271张背面。抄本。

第197号文件

475

1675年7月19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他从纳雷姆到叶尼塞斯克途中情况和商人加夫里拉·罗曼诺夫等人在清帝国的情况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

* 日期是根据使团离开叶尼塞斯克的时间确定的。在报告中有某些矛盾，因为有7月18日和19日两个日期。在出使报告中尼·加·斯帕法里离开叶尼塞斯克的日期是7月18日。这就使阿尔谢尼耶夫把本报告的日期也定为7月18日（见阿尔谢尼耶夫的书，第169页）。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本报告的另一个日期7月19日（在文件的末尾）是笔误。很可能文件的主要部分是使团动身之前在叶尼塞斯克写的，而文件的最后一部分是在行将离开该城时写的，并同时派信使送往莫斯科。

171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斯帕法里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 183 年，6 月 5 日，臣仆曾从纳雷姆寨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呈奏，禀称臣仆已动身经由克特河前往叶尼塞斯克。7 月 7 日，臣仆到达马科夫寨。同日，在马科夫寨取得车马后走旱路通道前往叶尼塞斯克。蒙上帝保佑、托大君主洪福，臣仆已于 7 月 9 日安抵叶尼塞斯克。陛下，在克特河航行时，因河水太大，臣仆不得不耽误些时间。

臣仆到达叶尼塞斯克之后，就把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和客商叶夫斯塔菲·菲拉季耶夫代理商加夫里拉·罗曼诺夫找来，他们于去年，即 182 年，8 月从色楞格斯克寨取道蒙古草原去中国经商，不久之前才从中国经由大君主的色楞格斯克寨回到这里。陛下，他们对臣仆说：他们一到达中国的边境城市，中国人就盘问他们是些什么人，有没有带大君主的国书。他们回答说，他们是从边境城市来做买卖的。但是中国人不相信他们，怀疑在他们后面会有军
172张 队。因此把他们扣留在这个城的附近，达五个礼拜之久。在此期间，派人到草原各处去打探消息，结果没有发现什么军队，这才让他们到中国的汗八里京城去。当他们滞留于上述边境城市时，有一个大臣和几位官员从汗八里城来见他们。这些官员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君主对于中国的汗过去交达尼拉·阿尔申斯基转送的国书有没有答复。他们回答说：他们听说国书已经送呈大君主，但是他们不知道，陛下有什么谕旨，因为他们是商人，并不是使者。这些官员又问：有没有带来大君主赠送中国皇帝的礼品。他们说：没有携带大君主陛下的礼品，因为他们是自己来作买卖的，不是您大君主派来的。不过他们也有一些薄礼要送给中国的汗。后来又问，关于现在在达斡尔地区的通古斯王公根特木尔，大君主有何谕

旨？这位王公是前几年从中国跑到达斡尔的城寨去的，现在仍住在达斡尔。中国汗的国书就是要求引渡这位王公。他们回答说：476
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是从色楞格斯克寨取道蒙古地区来的，并没有经过达斡尔。在这以后，就让他们到汗八里去了。他们被安排住在宾馆里并供给他们饮食，收下了他们的礼品，在皇宫里设宴招待他们三天。以后又把他们带去觐见汗。不过汗是坐在銮158张*
舆里面，他们看不见汗，汗却能看到他们。当时在场的大君主军役人员和商人约有四十人。后来让他们自由做买卖七个礼拜。不过，他们的买卖不如以前那样赚钱，因为那里发生了同尼堪帝国的战争[1]。这个尼堪帝国也就是原来的中华帝国，因为距今约三十年左右，鞑靼人夺取了中华帝国，皇族逃到中国沿海的边远地方，现在博格德汗的鞑靼人称它为尼堪帝国。现在尼堪国的军队集合起173张
来了。为了对付他们，博格德汗曾二次出兵，每次约四万人，但都被尼堪人打败。现在正重新调集军队，想再去攻打尼堪人。主管衙门的大臣曾询问与商人们一起到中国去的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达斡尔是不是象以前一样驻有大君主的许多军役人员？他回答说，在达斡尔有大君主的许多军役人员，但他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因为他们不是经过达斡尔来的。现在在汗八里为中国汗服务的七名俄国叛逃者后来对大君主陛下的人说：那位大臣向军役贵族询问达斡尔地区有多少军役人员，是因为他们想派遣使臣去向大君主求援，请求大君主的边境城寨派出几千人，来协助对付尼堪人。174张
这些背叛者偷偷地说：如果现在大君主在达斡尔地区的军队有二千人，那就不仅可以把整个达斡尔地区，而且可以把一直到中国长城的全部地方都置于大君主的统治之下。因为现在博格德汗非常软弱，他们对大君主的哥萨克军队非常害怕，而且，据说中国人早已想派使臣来见大君主，并且已经准备停当，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

* 卷轴里页数颠倒了。

又改变了主意。七个礼拜期满之后，就叫他们离开中国。由于尼堪之战，他们也很不安心。他们于3月份就从原路回到了色楞格斯克寨。现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将前往莫斯科去觐见大君主，并向大君主报告他们在中国的见闻。

陛下，臣仆在叶尼塞斯克会见了要去莫斯科觐见大君主的蒙古使臣。其中有两个是呼图克图喇嘛派来的神职人员祭司，呼图克图喇嘛是他们的宗教首领，他的影响可直达印度边境；另一个使臣是蒙古斡齐尔萨音汗派来的，再一个使臣是他的兄弟派遣的。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还带来少量礼品。他们给了臣仆一封致呼图克图喇嘛和蒙古汗的信，如果臣仆取道蒙古地区，便可得到他们的帮助。现在，蒙上帝保佑，托大君主洪福，臣仆率领大君主的
175张 全体军役人员已于7月18日从叶尼塞斯克出发，乘坐三只平底木船，溯叶尼塞河上行。在叶尼塞河上大约将行驶二天，然后转道通
477 古斯卡河逆水直达贝加尔湖。臣仆如果赶在秋天以前到达贝加尔湖，便能扬帆横渡贝加尔湖，直达达斡尔的巴尔古津寨，然后从该地走旱路经过涅尔琴斯克，取道大君主的贡民地区，直接到达中国边境，而不必经过异族统治的地区。但是，如果臣仆正赶上秋季，就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乘帆船直接到巴尔古津寨去，因为那时的贝加尔湖波涛汹涌，十分凶险，此外，暗礁甚多。陛下，即使湖面平静，顺风扬帆，也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才能横渡过去，不过臣仆准备向右走，朝着色楞格河河口进发，如果风平浪静有助航风力，一昼夜便能到达河口，因为直到色楞格河河口都是在湖湾里航行，色楞格斯克寨离河口已经不远了。陛下，如果从色楞格斯克寨出发之后不遇到什么危险，那么，臣仆就可以走上述那些人从中国回来时所走的路，取道蒙古到中国去；如果有危险，臣仆就取道达斡尔前去，因为最好是经过大君主的国土到达中国边境，这比经过异
176张 族人统治的地方前去要更体面。这样也可以使中国人知道在您的

伟大的国家和他们的国家之间并没有别的统治者，他们的国家与您大君主的国家是紧邻，有共同的边界。从色楞格斯克寨到达涅尔琴斯克寨和达斡尔有一条直路，中间经过的是您大君主的贡民地区和城寨，不必经过异族人统治的任何地区。这样，或者走上面所讲的以前走过的路，或者走这条路，都可以安全地到中国去。因为臣仆所要走的路全部是经过大君主的国土，而不必经过别国领土。陛下，不过根据现在从达斡尔来这里的商人传说，达斡尔最边远的城寨阿尔巴津的哥萨克同游民集合一起约有三百人之众，前去攻打离阿尔巴津寨有六天路程的脑温江[1]附近的中国臣民。这些中国臣民共有六百多人，散居在那里种地。陛下，据说，是这些中国臣民自己请阿尔巴津的哥萨克去帮助他们摆脱中国的统治的。陛下，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臣仆此行将会遇到不小的障碍。不过臣仆指望上帝保佑并仰仗陛下洪福，即使发生这样的事，大君主的事务也必将遵照谕旨完成。如果中国人提出关于他们的臣民的事，臣仆可以按照上帝的指点，酌情予以答复。陛下，只是他们不仅会给俄罗斯商人，而且也会给边境上的哥萨克制造很大的麻烦，177张此外布哈拉商人和鞑靼商人也在促使中国人认为您大君主在日益逼近。这些商人组成庞大的商队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去，他们不仅从西伯利亚运去上等毛皮，而且还有各种武器，特别是火绳枪。

陛下，这次加夫里拉·罗曼诺夫以及其他从中国回来的人都说：他们在那里时，布哈拉人和鞑靼人约有三千人的商队也在那里，他们带有各种毛皮货物、武器和奴隶。因此俄罗斯人的生意就很难做了，因为在那里，西伯利亚的毛皮货极多。此外这些商人还提醒中国人，要他们严防自己的边界受到住在边境城寨的哥萨克的侵犯，这是由于他们独占着对中国的买卖。对于这次出使他们 478

① 原文为 нагуне-реке（纳贡河）。本书地名表中 Нагун 即 Нонницзян. J. F. 巴德利的英译本译为额尔古纳河。——译者

是很不欢迎的。因为，如果上帝保佑，前往中国的这条路走得通，那么，生意都会落入俄罗斯人手中，他们的生意也就完了。陛下，臣仆在叶尼塞斯克停留了十天左右，等待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普里克隆斯基准备好三只平底木船和臣仆旅途所需的其他东西。臣仆于7月19日从叶尼塞斯克动身。

陛下，今后一有机会，臣仆将从大君主的各寨具呈向大君主奏报臣仆旅途中的一切情况。臣仆已吩咐将此报告送外务衙门呈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和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和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在第171张背面有收文登记：184年10月19日。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74年，案卷№1，第2册，第171—177张。原本。

抄本——同上，第3本，第249张背面—267张背面；第4本，第19张背面—24张。

部分载于：Ю.В.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界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年，第169—172页（附件）；J.F.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第256—257页；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年，第152—154页。

第198号文件

1675年7月20日。——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季莫费伊·伊凡诺夫等人在叶尼塞斯克官署就达斡尔人请求加入俄罗斯国籍和阿尔巴津军役人员攻打满洲军队等事所作的叙述

183 年 7 月 20 日，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季莫什卡·伊凡诺夫、187张
亚孔卡·杰缅季耶夫在叶尼塞斯克官署，受到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普里克隆斯基的询问：阿尔巴津专差军役人员米基什卡·切尔尼戈夫斯基根据什么命令率领三百名军役人员从阿尔巴津寨去攻打中国人。在回答询问时他们说：

今年，即 183 年，达斡尔百人长洛普索杰伊卡及其同族人从根河来过这里，请求归顺大君主、沙皇陛下，缴纳实物贡，永作臣民，准许他们返回故土阿尔巴津定居。他们现在在中国治下居住，要向中国人交纳重税，深受中国人的欺负与压迫。他们在那里再也活不下去了。望大君主垂怜他们，从阿尔巴津派军役人员同他们一起到根河去，以便在洛普索杰伊卡及其同族人携带一切从根河迁往阿尔巴津寨途中，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中国人的追击。于是阿尔巴津总管米基什卡·切尔尼戈夫斯基便带领三百名军役人员和猎手从阿尔巴津出发去保护这些达斡尔人从根河到阿尔巴津寨来，使他们免受中国人和其他人的阻挠。如果中国人或其他异族 254张
人在途中对达斡尔人进行阻挠，他们就将对中国人和其他异族人 479
进行袭击。关于这次军役人员的调遣和贡民的请求等事，涅尔琴斯克寨专差军役人员巴维尔·舒利金并没有向莫斯科大君主奏报。

在第 187 张和第 254 张骑缝处和在文件的下端都有签署：受达斡尔军役人员季莫什卡·伊凡诺夫和亚孔卡·杰缅季耶夫的嘱托，军役人员格里什卡·弗拉索夫代他们在本叙述词上签字。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1，第 2 册，第 187、254 张。原本。

抄本——同上，第 3 本，第 274—275 张背面。

第199号文件

1675年不早于7月19日*。——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米·瓦·普里克隆斯基就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尼·切尔尼戈夫斯基率领军队去根河攻打满洲军队一事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186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米什卡·普里克隆斯基谨奏。

陛下，今年，即183年，7月19日，巴尔古津和达斡尔军役人员从贝加尔湖巴尔古津寨来到叶尼塞斯克。陛下，巴尔古津军役人员在叶尼塞斯克官署说：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共三百名，从达斡尔城寨出发去攻打中国人。您的臣仆我遵照陛下的圣谕，为了解真相，命人向从阿尔巴津寨携带大君主财物来这里的达斡尔军役人员询问。在官署里，达斡尔军役人员季莫什卡·伊凡诺夫和亚孔卡·杰缅季耶夫当着臣仆的面受到了询问，在回答询问时他们说：

今年，即183年，达斡尔人从根河来到阿尔巴津寨，请求归顺大君主、沙皇陛下，永为奴仆，但他们现在住在中国统治地区。陛下，他们要向中国人缴纳重税，深受中国人的欺压，他们在中国地区再也活不下去了。他们请求大君主垂怜他们，从阿尔巴津寨派军役人员同他们一起前去，以便在他们从中国乌卢斯迁移到阿尔巴津寨途中保护他们，免受中国人的攻击。于是，阿尔巴津总管米
185张 基什卡·切尔尼戈夫斯基便带领三百名军役人员和猎手出发到根河的中国乌卢斯地区，以便保护这些达斡尔人。陛下，如果中国人或其他异族人对这些达斡尔人加以阻挠，米基什卡就准备攻击他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们。关于此次军役人员的调遣，涅尔琴斯克寨专差军役人员巴维尔·舒利金并没有向莫斯科大君主奏报。巴维尔屡次派人攻打中 480
国人和其他异族人，都没有您大君主的谕旨

陛下，现将达斡尔军役人员提供给臣仆的叙述词附在本报告之后，送莫斯科上呈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1，第 2 册，第 186、185 张。原本。

抄本——同上，目录 1，第 3 本，第 271 张背面—274 张。副本的十八世纪复制本——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 4，第 23 本，№ 273，第 297 张背面—298 张。

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 6 卷，圣彼得堡，1857 年，№ 133，第 395—396 页。

第 200 号文件

1675 年 9 月 7 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到伊尔库次克寨途中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 25张
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斯帕法里谨奏。

陛下，去年，即 183 年，7 月 18 日，臣仆曾奏报大君主，内称：臣仆已离开叶尼塞斯克经叶尼塞河和通古斯卡河向前进发。陛下，今年，即 184 年，9 月 5 日，蒙上帝保佑，托陛下洪福，臣仆已安抵伊尔库次克寨。陛下，只是因为水急滩险，不得不耽搁一些时候。陛 25张背面
下，臣仆在伊尔库次克寨停留到 9 月 7 日，以便准备横渡贝加尔湖

* 日期是根据文中指出的离开伊尔库次克的时间并根据第 201 号文件确定的。

时要用的船具[1]。陛下，托您的洪福，臣仆这天离开伊尔库次克寨，溯安加拉河前往贝加尔湖。陛下，由安加拉河航行到贝加尔湖要三昼夜，渡贝加尔湖到色楞格河河口，如上帝保佑，顺风扬帆，只要两昼夜。陛下，臣仆没有从伊尔库次克直接到达斡尔去，因为此地熟悉情况的哥萨克对臣仆说：现在正是秋天，横渡贝加尔湖直接到达斡尔地区非常可怕，非常危险。因为，陛下，即使是晴天顺风，也要八天才能勉强横渡过去，况且对岸又都是山峦起伏，峭壁林立。而到色楞格河则更近，而且地势平坦，从色楞格斯克寨可以走旱路
26张 经过大君主的贡民住区到达斡尔去。陛下，臣仆在这里听到确实消息，说切尔尼戈夫斯基集合了三百名哥萨克和游民，在三月份从阿尔巴津去攻打住在脑温江一带的中国臣民。去年，中国汗曾通过他们把国书送给您大君主。他们攻打中国臣民的具体情况，这里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陛下，如臣仆蒙上帝保佑，能够及时到达贝加尔湖的对岸，臣仆探听消息之后，将把臣仆旅途情况和他们的远
481 征情况一并奏报陛下。陛下，臣仆将根据他们的军事行动情况，谨慎地确定前往中国的合适路线，决定取道蒙古，还是取道达斡尔，
26张背面 以使大君主的事业不受干扰和损失。臣仆曾从叶尼塞斯克和这里派人去达斡尔打听消息。臣仆吩咐被派的人在返回途中向我报告。陛下，一旦他们带回消息，臣仆将从贝加尔湖对岸具呈送莫斯科向陛下奏报。臣仆已吩咐将本报告送外务衙门呈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及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和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4本，第25—26张背面。

附在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报告里的抄件。

第201号文件

1675年9月28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横渡贝加尔湖的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193张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斯帕法里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184年，9月7日**，臣仆曾由伊尔库次克寨向大君主奏报，内称：臣仆已经由安加拉河前往贝加尔湖。臣仆一行乘船于9月10日到达湖口，9月11日扬帆进入贝加尔湖。快到湖心，起了大风暴，然而蒙上帝保佑，靠大君主虔诚祈祷，托大君主洪福，当晚驶入佩列耶姆河的避风处。只有贵族和军役贵族所乘木船被风吹到离佩列耶姆河一日路程的湖岸边。人们都安全地下了船，毛皮也丝毫没有被水浸坏。第二天，派大君主的军役人员找到了这条船，并进行了维修，修好后，把船驶至佩列耶姆河。9月16日，从佩列耶姆河渡湖驶向色楞格河河口。君主，在湖上航行时，风暴很大，全部船只差些被风暴击沉。但是，蒙上帝保佑，靠大君主虔诚祈祷，托大君主洪福，臣仆等于9月25日到达离色楞格斯克寨只有二天路程的村庄。我于当天派出〔大君主〕的军役 194张
人员去蒙古购买骆驼和马匹。等军役人员买回骆驼和马匹之后，臣仆就将立即离开这个村庄，毫不耽搁地前往达斡尔涅尔琴斯克寨。君主，据说从这里到涅尔琴斯克寨慢行二个礼拜可以到达，而从涅尔琴斯克寨到中国汗去年向大君主发送国书的中国边境城市，也只要走二个礼拜。中间经过的地方都是大君主的贡民住区， 482

---

* 日期是根据第203号文件确定的。

** 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书中是6日（见第172页）。

不须经过外国地区。您的臣仆我已事先派人去见达斡尔总管，请他通知中国边境城市，说大君主派往中国汗那里的使团正在途中。君主，从托博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派往达斡尔地区和色楞格河，报告臣仆行将到达的信使，已经全都被我赶上了，有一些是在湖对岸，另一些则是过了湖以后才赶上的。因此，现在又另派了一些人去。关于达斡尔阿尔巴津哥萨克，据说，只出动了大约五十名哥萨克，但不知是中了中国贡民，还是蒙古贡民的圈套，结果都被打死了，只有一个人逃脱。君主，现在还没有得到确实的消息，因臣仆派去见达斡尔总管的人还没有从达斡尔把消息带回来。当这些被派去的人从达斡尔回到臣仆这里之后，臣仆当奏报莫斯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报告去中国的旅途情况，何时可离开色楞格斯克村
253张 庄，何时可到达达斡尔的涅尔琴斯克，何时可离开涅尔琴斯克前往中国以及关于达斡尔和中国的各种消息。臣仆已吩咐将本报告送至外务衙门呈交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及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奥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和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1，第 2 册，第 193—194 张、253 张。原本。

抄本——同上，目录 1，第 3 本，第 294—297 张。

部分载于：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 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界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 年，第 172—173 页（附件）；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 年，第 154—155 页。

第202号文件

1675年11月9日。——涅尔琴斯克官署就前往清帝国边境城市通知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即将到达一事给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米洛瓦诺夫等人的训令

7184年11月9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 1张
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谕旨，特给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和军役人员斯捷潘·亚科夫列夫以及通译叶夫多基姆·阿尼西耶夫如下训令。

他们应从涅尔琴斯克寨经脑温到该江沿岸的中国边境城市去，事由：

今年，即184年，10月20日，收到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从托博尔斯克发至涅尔琴斯克寨给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舒利金的公函，内称：去年，即183年，3月30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旨及诏书，加夫里尔之子尼古拉·斯帕法里奉派为使，由莫斯科兼程前往中国办理君主的事 483
务，并令其择取近路前往中国。

同一天，收到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从色楞格斯克寨发至涅尔琴斯克寨给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的公函，内称：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令他携带大君主给中国博格德汗的礼品和亲善国书，取道达斡尔诸寨出使中国以建立联系。请你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火速派遣干练人员到中国边境城市去见中国长官，将此事通知他们。

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等人到达脑温江中国边境城市之后，应对中国长官说：遵照大君主〔全称〕谕旨，使者加夫里尔之子尼古拉·斯帕法里即将携带大君主陛下的亲善国书和礼品，从沙皇陛下处前往中国博格德汗陛下处，他将于本月份从色楞格斯克寨抵达涅尔琴斯克寨。希望他们派人禀报博格德汗陛下，并准备好运载君主货物和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一行的车马，提供必要的帮助，使其不致延误行程。随同尼古拉出使的大君主的贵族、军役贵族、军役人员等共有一百余人。请派出车马和护送人员到涅尔琴斯克寨迎接。

将上述内容如实通知他们之后，应返回涅尔琴斯克寨，到官署报到并将旅差报告书呈交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舒利金。

伊格纳季应从阿尔巴津寨带一名能读会写的干练人员，并向阿尔巴津哥萨克和寺院借用车马，取近路到中国城市并回到涅尔琴斯克寨，速去速回，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得有片刻耽搁，以便让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能按照大君主谕旨尽速出使，免受任何耽搁。

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舒利金在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谕旨所发的本训令上签字盖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涅尔琴斯克文书全宗，№37，第1—2张。副本。

第203号文件

1675年12月19日*。——尼·加·斯帕法里关于使团从色楞格斯克村庄到涅尔琴斯克的途中情况致

* 日期是根据第209号文件确定的。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 195张
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斯帕法里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 184 年，9 月 28 日，臣仆曾向全大俄罗 484
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奏报，内称：臣仆已于 9 月 25 日到达色楞格斯克寨的鲍利沙亚村，备好马匹后，又从这里出发走旱路前往色楞格斯克寨。没有走水路，因为由水路去色楞格斯克寨需要二个礼拜，而走旱路二天多便到了。况且时已入秋，天气严寒，不能再走水路。充任桨手的叶尼塞斯克哥萨克过湖*后即被遣返，以便让他们抓紧时机渡湖到伊尔库次克寨去。臣仆备好马匹，从大君主的军役人员中抽调了四十人，取道蒙古草原前往色楞格斯克寨，以便在蒙古购买动身上路的马匹和骆驼，去为大君主效劳。

陛下，在草原上行进的时候，臣仆遇到许多带有武器的蒙古人，每次都在百人以上。在鲍利沙亚村和色楞格斯克寨之间有好几千这样的人在游牧。君主，他们问臣仆：你们是什么人，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臣仆回答他们说：我们是大君主的人，奉大君主之命到色楞格斯克寨，由那里出使到中国汗处去办理大君主的事务。他们又问：你们是不是来打仗的？因为他们看到了很多武器和盔甲。于是臣仆对他们说：大君主渴望和平，不要战争，并希望他们把骆驼和马匹赶到色楞格斯克寨去卖。

陛下，在前往色楞格斯克寨的途中，军役人员多次开枪。许多蒙古人来找臣仆，要求我们以后不要打枪，免得他们的老婆孩子和牲口受惊。

臣仆到达色楞格斯克寨之后，陛下，又有许多蒙古人相随而

* 这里指贝加尔湖。

196张 来，塔邦喇嘛也同他们一起来了。这些人去年曾遭到达斡尔哥萨克的抢掠。喇嘛申诉说，他们对您大君主是无罪的。您的臣仆我对他们讲，他们多次欺侮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和贡民，正如现在蒙古人还在伤害色楞格斯克和达斡尔军役人员和贡民一样。因为，就在最近，蒙古人还从色楞格斯克寨附近赶走了全部马群，去年他们也曾赶走了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和贡民的全部马群和牛羊。蒙古汗一方面派使到大君主处，另一方面他的人却在不断杀害和抢劫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和贡民，赶走他们的畜群，这能算什么友好，大君主的臣民对于大君主的谕旨是奉行不渝的，虽然住处遥远，也不敢滋生事端。而他们的汗住在很近的地方，却连蒙古人的盗窃行为也制止不了。喇嘛对臣仆说：你们的人很顺从，是因为你们的君主不多，只由一个大君主统治，但蒙古人却有许多首领和台吉，因此经常发生纠纷，谁也不听从谁。

君主，您的臣仆在色楞格斯克寨住了三天。蒙古人不仅没有赶着马匹和骆驼到寨里出售，相反却是赶到远离城寨的地方去游牧。他们不相信臣仆是为了办理大君主的事务去中国的，却以为臣仆是来攻打他们的。因此我只好派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到很远的
485 蒙古乌卢斯去购买马匹和骆驼。派出军役人员之后，我从色楞格斯克又回到鲍利沙亚村，因为村里的船上放着大君主的财物。派去购买马匹和骆驼的军役人员在蒙古住了很久，原因是买不到足够的牲畜，只好到很远的乌卢斯高价购买，因此臣仆在鲍利沙亚村一直停留到 11 月 5 日。

陛下，臣仆在鲍利沙亚村逗留的时候，曾听说：去年来到涅尔
197张 琴斯克寨请求大君主收留为民的那些异族布里亚特人，今年，即 184 年，又背叛了大君主，跑到蒙古达因珲台吉那里去了。虽然大君主的军役人员消灭了跑在后面的一些人，但是，陛下，这些布里亚特人和珲台吉对于达斡尔各寨还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布里

亚特异族人大约有三千人。

大君主的军役人员从蒙古买回马匹和骆驼以后，臣仆立即离开了色楞格斯克村，在草原上走一条以前没有人走过的新路去达斡尔。第二天，臣仆遇见了一个十人长和两个哥萨克，他们是帕维尔·舒利金和全体军役人员从达斡尔的涅尔琴斯克寨派出的，他们给臣仆带来了信函，并口头说明了关于布里亚特异族人的事，说他们背〔叛〕了大君主，以〔后〕又带着武器来到城寨附近，赶走了约五百匹马。另外一次，这些布里亚特异族人又赶走了大君主的通古斯异族贡民的马群。珲台吉派人到涅尔琴斯克要求交还人质和俘虏，并扬言要发动战争。陛下，因此您的臣仆取道达斡尔去中国是适当的，这条路比经过蒙古那条路更近，而异族人听说大君主又有一批人员要经过达斡尔也会感到害怕。另外，中国人也等待我们从这条路前去，他们过去送国书给大君主时走的也是这条路。

11 月 8 日，臣仆把同来的大君主军役人员共约一百五十人集合起来，同他们一道离开色楞格河经过草原向达斡尔的一个新建小寨叶拉夫尼亚进发。陛下，臣仆于 11 月 19 日抵达叶拉夫尼亚。11 月 23 日，从叶拉夫尼亚到达铁伦宾斯克寨。从铁伦宾斯克出发后，距涅尔琴斯克寨还有四天路程时，臣仆遇见了三十名左右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他们对臣仆说：不久前布里亚特异族人又到城寨附近把剩下的大约一千匹马全都赶走了，还掳走了一个哥萨克。因此，到涅尔琴斯克寨去要非常小心，以免遭到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的袭击。

蒙上帝保佑，托大君主洪福，臣仆于〔12 月〕4 日安抵涅尔琴斯克。君主的通古斯异族贡民都聚集到涅尔琴斯克寨向大君主陛下 198张
谢恩。根特木尔王公和其他一些人对君主派遣使团和军队保护他们，并同中国人建立和平都很感激，因为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害怕。关于异族人，他们说，异族人一听说大君主的人又要到达斡尔来，

不管是珲台吉或是布里亚特人都吓坏了，就顺着鄂嫩河到很远的草原游牧去了。

486 12月13日，臣仆正在涅尔琴斯克歇养骆驼和马匹，并尽量筹集车马时，背叛大君主的布里亚特异族人的四名头面人物来见臣仆，对我说，他们听说有新长官带着新的军队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寨，因此，背叛大君主，离涅尔琴斯克寨的全体布里亚特人从路上派他们四个人来向大君主请罪，请大君主体恤他们，原谅他们背叛的过错；他们将全部到指定的地方去游牧，立即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他们以前赶走的马群也要全部归还，今后要效忠于大君主。珲台吉听说来了大君主的一支新的军队，就遗弃了他们，自己游牧到很远的地方去了。珲台吉对他们说：他不能保护他们了。臣仆答复他们说：只要他们遵守诺言，今后不再背叛大君主，大君主对于他们以往背叛的过错可以不予追究。我们立即放他们回去，要他们到离涅尔琴斯克不远的阿加河一带游牧，立即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并把马群赶回城寨。臣仆对帕维尔·舒利金和军役人员们说，遵照大君主的谕旨，我应尽速赶往中国，不能等这些布里亚特人回来后再走。只要他们把大君主的实物贡送来，把马群赶回来，就可以让他们到贝加尔湖的奥利杭岛和色楞格河一带天然牧区去游牧。今后谅他们不会再背叛大君主，因为那一带地势可靠，周围有很多小寨。但是在达斡尔，俄国军役人员很少，而布里亚特人却有三千名左右作战人员。

臣仆取得车马和向导之后，于12月19日离开此地向中国嫩
199张 江进发。嫩江那里住着一位中国长官，他以前曾到过涅尔琴斯克，送来一封致大君主的国书。陛下，据说，到那里去慢行要三个礼拜。臣仆还在叶尼塞斯克时就曾先期派遣达斡尔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到嫩江去见那位长官。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以前曾奉派从涅尔琴斯克前往中国，并从中国带回一封国书到莫斯

科呈交大君主。陛下，只是因为受阻于贝加尔湖，才耽搁了行程。陛下，这次他是11月9日离开涅尔琴斯克寨去见嫩江长官的。至今尚未带回复信，是因为他须绕道阿尔巴津寨。不过臣仆没有等他带回复信就离开了涅尔琴斯克，因为全体异族人都说：中国汗正殷切地期待着大君主的使团的到来。

陛下，关于阿尔巴津哥萨克的情况，听说是，去年约有二百五十名哥萨克前去攻打边境上的中国人，因为中国的一个百人长曾答应率领部下到他们那里去，归顺大君主，永世为民。但哥萨克一到那里，发现受骗了，那个村庄空无一人，百人长已经带着自己的人跑掉了。于是哥萨克就回来了，对任何人都没有采取行动，后来再也没有去攻打中国人。

陛下，臣仆前往边境城市途中，中国人如何前来迎接，在边境城市会遇到什么情况，如何接待等等，臣仆当奏报大君主。陛下，近来未能奏报是因为冬季无法经贝加尔湖水路呈送报告，除此别 487
无陆路可走，贝加尔湖在主显节前后就要封冻。

陛下，臣仆要经过的地方有一条大河——额尔古纳河，从这里到该河慢行需要十天。这条河同这一带的石勒喀河和涅尔查河汇合以后就叫作阿穆尔大河，阿穆尔大河一直流入中国海。陛下，额 220张
尔古纳河源于达赉湖。达赉湖比贝加尔湖还要大。湖里甚至有海鲸。那一带有各种异族人在游牧。从这里可以取水路乘大船由石勒喀河航行到额尔古纳河，再从额尔古纳河到达赉湖。陛下，臣仆此行带领一些哥萨克的目的是，边走边观察那里的地形，看能不能建立一个城寨。因为臣仆我估计能够找到一条经达赉湖到中国去的水路。关于上述各种情况和关于中国的情况，臣仆将及时写报告送莫斯科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奏报。

臣仆已吩咐将本报告送外务衙门呈交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

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和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奥斯塔费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及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1，第 2 册，第 195—200 张。原本。

抄本——同上，目录 1，第 3 本，第 281 张背面—294 张；第 4 本，第 29—34 张背面。

部分载于：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 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界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 年，第 173—174 页（附件）；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 年，第 155—158 页。

第 204 号文件

1675 年 12 月 19 日至 1676 年 3 月 25 日之间*，——巴尔古津头领鲍·涅斯维塔耶夫就传送尼·加·斯帕法里的报告事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帕·亚·舒利金的报告

4张　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舒利金阁下钧鉴，鲍格丹·涅斯维塔耶夫敬禀。

阁下，今年，即 184 年，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和阁下曾从涅尔琴斯克寨派遣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瓦什卡·罗曼诺夫送来发往莫斯科上呈大君主和发往托博尔斯克给大贵族、军政长官的报告。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并写信给我，要我在巴尔古津收下伊

* 日期是根据尼·加·斯帕法里从涅尔琴斯克发出报告的日期（见第 203 号文件）和收文登记确定的。

瓦什卡送来的报告，并将报告送往叶尼塞斯克寨。我已在巴尔古津收下了伊瓦什卡送来的报告，并已派火枪兵百人长伊凡·普季洛夫送往叶尼塞斯克，并嘱其将报告送至官署交给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普里克隆斯基。事毕，即让伊瓦什卡从巴尔古津前往涅尔琴斯克寨阁下处。

去年，即183年，和今年，即184年，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在铁伦宾斯克寨向巴尔古津境内通古斯部族贡民拉茹奇征收了大君主的实物贡，而且不准这个通古斯人到巴尔古津寨来。阁下，今后在 488
涅尔琴斯克和铁伦宾斯克寨请不要再向这个巴尔古津通古斯贡民征收实物贡。去年，即183年，和今年，即184年，在铁伦宾斯克向他征收的貂皮实物贡，请派人送来巴尔古津寨，并请将这个通古斯人送到库奇基寨，望今后各寨之间在对待通古斯贡民以及征收实物贡等方面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混乱现象。

去年，即183年，关于一些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未经准许就从巴尔古津跑到涅尔琴斯克去一事，我曾多次收到叶尼塞斯克寄来的公函。关于此事，我也曾多次致函阁下，望阁下令这些军役人员离开，并函复巴尔古津我处。

在第4张背面注有收文登记：本报告于3月25日由流刑犯甘卡·皮莫夫递交。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3，第4张。原本。

第205号文件

不迟于1675年*。——机密衙门草拟的去印度和中

* 日期是根据穆罕默德·尤索福·卡瑟莫夫使团准备去布哈拉和印度的时间确定的（详见《十七世纪俄印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218页）。

1张 关于没有可能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经海路前往中国并转赴东印度的原由。

前几年，英国人和荷兰人曾在不同季节派二或三只海船探寻经新地岛前往中国、转赴东印度的航线。如果这条航线能够通行，则大为近便。但这条航线不能通行。过了新地岛以后，由于冰块太大，天气严寒，黑暗多雾，无法通行。因此有人折返，有人遭致覆灭，因为大冰块常常是厚达二十至三十俄丈，甚至还有更厚的，象一些大岛屿在海上移动，船只经常被撞破。由于海面并非全部封冻，冰块上常有白熊、海狗和其他海兽，它们常常跳上海船。只有在6月至9月三个月内，才能勉强见到太阳。即使在这个时期，温度也很低。过了这三个月以后，就是连续不断的黑夜，无论白天或夜晚，只有月光照耀。有一个名叫阿皮安[①]的海峡，如该海峡能够通航，应该是能通往中国和印度的。然而，北冰洋象新地岛一样，谁都无法弄清它是一个海峡还是一个海，也不知道新地岛是个岛还是与美洲即新大陆相连的陆地，许多地理学家都认为：新地岛是与北美洲相连的。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谁也无法探明海岸情况，即使是只到鄂毕河河口也不可能。地理学家还写道：如果不是在海岸近旁航行，而是在离岸很远的海洋里航行，就能航行到中国。但
1张a 489 由于那里天色昏暗，很难找到一条直通的航线。而由鄂毕河或额尔齐斯河或其他的西伯利亚河流，能否航行到中国，至今尚无人探明。

但是走陆路去印度或中国却是可能的，这要取道阿斯特拉罕从亚伊克石城启程，详见下面一篇记述。

① 原文为 Аипан，地名表上为 Апиан。——译者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国家档案全宗，第17单元，案卷№333，第1—1张a。原本。

第206号文件

不迟于1675年*。 —机密衙门草拟的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路线概述

从石城到印度的骑行路线概述。 1张

从亚伊克城出发，走草原，越过恩巴河、达里亚河和其他一些河流。

到达布哈拉基发城要走二个礼拜。从基发城到布哈拉巴尔赫城要走一个礼拜。从巴尔赫城到印度边境城市喀布尔要走半个礼拜。从喀布尔到印度另一城市木尔坦城，不要一个礼拜便可到达。从木尔坦城到德里城要走一个礼拜。从德里城到印度一个皇帝居住的拉合尔城要走半个礼拜。从拉合尔城到印度皇都亚格拉城要走五天。在亚格拉城住着印度的大皇帝莫卧儿。这个大皇帝统治着印度许多皇帝。从皇都亚格拉城到印度城市海得拉巴城要走三个礼拜又二天。在海得拉巴城住着印度的第三位皇帝。从亚伊克城到印度第三位皇帝的海得拉巴城，骑马要走十个礼拜。如骑骆驼并有驮载，时间则要加倍。

印度海得拉巴城的地下有很多宝石。从海得拉巴城到海湾上的港口城市本得阿巴斯，骑马要走一个礼拜。

西欧人说：从西欧由海路乘船经过一些地方，转道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做买卖，再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到印度海得拉巴城，然后绕行至大陆背后港口，一共要四年左右。走海路极为艰难。

* 确定日期的依据与第205号文件相同。本文件与第205号文件是同时草拟的。

2张 从本得阿巴斯城到印度的本得苏拉特城要走八天。这个城市位于同一海湾上。从本得苏拉特到王城本得阿巴斯要走七天，这个城市也位于同一海湾上。这个海湾附近，还有一个王城霍尔木兹城，从本得阿巴斯到达这个城市要走四天。人们在海湾上的上述城市附近采捞珍珠。有时候西欧人把采到的珍珠的半数都包购下来。从亚伊克城到霍尔木兹城骑马总共要走十四个礼拜。所经之处都是城市和有人住的地方。

从亚伊克城到布哈拉撒马尔罕城骑马要走一个半礼拜。从撒马尔罕城到中华帝国，骑马快行要三个月才能到达。

从亚伊克城到中国，骑马快走要十四个礼拜，如果携带驮载，经由城市和有人居住的地方，时间则要加倍。从亚伊克城前往中
490 3张 国有一条经过草原的较近的路，但是这条路不能走，因为那里住着卡尔梅克、鞑靼和其他许多游牧民族*。从阿斯特拉罕沿海的另一岸走，经过捷列克河、库梅克地区和沙赫地区到达上述海湾和城市即本得阿巴斯和霍尔木兹，也有通路。其行程是：

从阿斯特拉罕到捷尔卡城走旱路要七天。到恩杰里乡要一天，到塔尔基城二天，到布伊纳克村二天，到乌斯麦伊村一天，到杰尔宾城一天，到沙马哈城五天。从沙马哈翻山到阿尔德比勒城要八天，到卡勃津村六天，到萨韦城三天，到古姆城一天，到卡善城二天。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国家档案全宗，第17单元，案卷№485，第1—3张。原本。

本概述的另一文本（同上第4—5张）与本文差别甚微（见本文脚注）。

刊载于：Л.科别科的《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给尤素福·卡瑟莫夫……的训令》，1889年，第19—23页；《十七世纪俄印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218—219页。

* 在另一文本中（见文后注）接着写道：那个中国称为清（хина），现在为鞑靼人占领。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到过该国。

第207号文件

1676年2月18日。——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米洛瓦诺夫就清帝国之行在卜奎向尼·加·斯帕法里所作的答问词

184年2月18日，达翰尔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从中国回到脑温。他在去年，即183年，从叶尼塞斯克奉派先行到中国边境城市通知中国长官：大君主沙皇陛下向博格德汗陛下派出的使臣行将到达。在回答询问时，伊格纳季说： 255张

他于11月19日从涅尔琴斯克寨动身，经过阿尔巴津寨前往中国边境城市。离开阿尔巴津寨后，于12月14日到达第一座边境城市脑温。在脑温城中国长官把他伊格纳季扣留了一个礼拜，既不让他折返，也不让他前进。后来，曾经到过涅尔琴斯克的孟格德把他带往帝都。他们一共走了十五天。他们一到达帝都，便让他同他们的一名通译一起住在宾馆里。人们对他进行严密的看守，什么地方也不让他去，并强行拿走了帕维尔·舒利金在涅尔琴斯克寨给他的训令，由那些早就在当地定居的俄罗斯叛徒翻译出来。翻译是在汗的面前进行的。向他详细打听了有关使臣、有关大君主的国书和礼品等事。伊格纳季对他们说：这些事他不知道，使臣只是派他来预先通知使臣即将到达，并请准备车马，至于一切问题，使臣本人到达帝都后将会告知。供给伊格纳季的饮食是充足的，只是不让他离开宾馆到别的地方去。他曾多次请求，并对衙门提出正式申请，要求让他到街市里买一些他需要的东西。他们对他说：博格德汗旨意如此，在他回国之前，不可到任何地方去。他在那里的时候，除塔拉城的一个布哈拉商人以外，没有人来找过 491 256张

他。这个商人从塔拉城来到中国已三年多，但是不敢回去，因为通往托博尔斯克沿途一带的卡尔梅克台吉们正在混战，现在还没有结束。关于毛皮货，他说，生意很不好做，因为局势动乱。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去的布哈拉人和鞑靼人商队，由于战争的关系，还没有到达。他们是否能够到达中国，他还不知道，因为到处都在打仗。

伊格纳季被留了四个礼拜，让他返回的期限一再拖延，后来他被召到衙门，对他说：博格德汗派遣一位大臣率助手去迎接使臣，大臣受有全面指示，伊格纳季可以同大臣一道前去迎接使臣。然后送给他和三个哥萨克一点礼品就让他们走了。他离开帝都至今已经二个半礼拜了。

这位大臣是接待一切外国人的衙门主管，以前到过中国的哥萨克认得他。他的助手也是理藩院官员，另外还有二名书吏。他们离开汗八里时，沿途对这位大臣都很尊重。以前博格德汗给大君主的国书正是经他的手发出的。他们从帝都出发后，在路上遇见了我从这里派去的军役贵族和通译。大臣要他们折回，不必到帝都去了，并叫伊格纳季、伊凡和通译先行去脑温通报，他们很快就会来到，请使臣不必着急，他们到后，一切方便都会提供。他们不到，不好解决。大臣们将比他们晚四天到达。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1，第 2 册，第 255—256 张。原本。

抄本：第 1 文本——同上，目录 1，第 3 本，第 302—305 张；第 2 文本（删节本）附在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中（同上，目录 1，第 4 本，第 88 张）

刊载于：Ю.В. 阿尔谢尼耶夫的《尼·斯帕法里使团的出使报告》，圣彼得堡，1906 年，第 41—43 页。

第 208 号文件

1676 年，不早于 4 月 8 日。*——阿尔巴津总管费奥多尔·叶夫谢维耶夫就尼·加·斯帕法里使团从清帝国回来之前暂不派人向阿穆尔河和结雅河一带远征一事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帕·亚·舒利金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涅尔琴斯克寨长官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阁下钧鉴，阿尔巴津寨总管费季卡·叶夫谢维耶夫谨禀。

今年，即 184 年，大君主的使臣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从中国边境城市脑温派遣涅尔琴斯克寨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携带训令到阿尔巴津寨交给我们，命令我们在使团回国之前，不得从阿尔巴津寨乘坐木船顺阿穆尔河而下或溯结雅河 492
而上到乌拉基尔使鹿通古斯人那里去执行大君主差务，征收实物贡。今年，即 184 年，您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阁下曾向我发来训令，从阿尔巴津寨调取根特木尔的同族索洛温和索尔鲍冈二人，他们是由军役人员瓦西利·捷连季耶夫等人从额尔古纳河陪送来此的。我已派军役人员谢尔盖·格里戈里耶夫和伊凡·别洛科佩托夫把这两个人遣送到您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阁下处。

今年，即 184 年，4 月 8 日，又有一个名叫纳莫恰的人从达斡尔城投向大君主的阿尔巴津寨。他以前住在结雅河口以上的阿穆尔河彼岸。他向大君主请求，并在官署向我递交了申请书，申请书中写道：请求大君主垂怜，准其信奉东正教并施予神圣的洗礼。卑

* 日期是根据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职费季卡收下了他的申请书，并接受他为神圣的东正教教徒，在给他举行神圣的洗礼时，给他命名为费奥多尔。

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阁下，敬请派人送还拉里昂·鲍里索维奇·托尔布津为兴建教堂向我们暂时借用的船缆。现在我们阿尔巴津寨也在兴建教堂。没有缆索，无法兴建，甚急需。

凡此种种，敬请您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予以指示。

B. 帕尔申的《后贝加尔边区之行》一书的附录，第1册，莫斯科，1844年，第157—158页。

第209号文件

1676年4月15日至17日之间*。——尼·加·斯帕法里关于由涅尔琴斯克至清帝国边境途中情况和在卜奎同满洲官员进行谈判的情况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203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尼古拉伊卡·斯帕法里谨奏。

大君主陛下，今年，即184年，12月19日，臣仆曾从涅尔琴斯克寨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陛下奏报，内称：臣仆即将动身前往中国，向额尔古纳河和脑温进发。脑温驻有中国长官，正是他们前几年曾通过涅尔琴斯克寨向大君主发送国书**。

---

* 日期是根据文中提到的日子和伊·米洛瓦诺夫离开卜奎的时间确定的（见第183号文件）。

** 见第136号文件。

陛下，臣仆从涅尔琴斯克寨到额尔古纳河走了十天，经过森林地带、草原和许多大河。到达该河之前，没有看到任何居民和牧民，天气严寒，大雪盖地。额尔古纳河是一条大河，发源于达赉大湖，流入石勒喀河，两河汇合后就是阿穆尔大河。额尔古纳河附近 493
是一些没有树林的高山，只是河边有一些不大的河柳林。陛下，据说河的下游有大森林。

陛下，臣仆过了额尔古纳河以后，第二天在根河边发现了牧人的足迹，臣仆派人前去打听，看看是些什么人。我们的人找到了他们的帐篷，他们一看到俄罗斯人来了，就开始逃跑并拿起了武器。 204张
陛下，原来他们是多次背叛大君主、打死过大君主许多军役人员的通古斯族纳米亚辛人。他们这些人从大君主的国土逃跑出来，住在这些地方已经很久了，不向任何人纳贡。大君主的军役人员曾经多次讨伐他们，但都没有什么结果。臣仆探听明白之后，就派一名同来的通古斯向导到他们那里去，向他们说明：臣仆不是来打仗的，而是受大君主派遣出使到中国汗那里去的。他们听到这样说，并看到了骆驼和商队，相信不是军人，就来见您的臣仆，同时带来了马匹和粮秣，卖给大君主的军役人员约二十匹马，许诺今后要向大君主缴纳实物贡，照旧作大君主的臣民。但是，陛下，这些纳米亚辛人都是骗人的盗匪，不向任何人纳贡，过着不受约束的生活，因此臣仆不知道他们今后能否信守诺言。

陛下，后来臣仆一行离开了根河，在草原上走了三天。由于先遣到中国边境城市去见中国长官的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没有任何消息，又因天气严寒、饲料缺乏死掉了许多马匹和骆驼，便再派 205张
一名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和五名军役人员，先行到中国边境城市去通知臣仆即将到达的消息，并请求提供车马。他们走后，臣仆慢慢前行，从额尔古纳河到海拉尔河走了八天。在海拉尔河附近发现了一些巴尔古特人，他们来见臣仆说，他们族的一个头人被抓到

莫斯科，并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如果大君主肯对这个人开恩，他们就将入籍为民，并向大君主纳贡。陛下，这个部族人数很多，他们在海拉尔河附近游牧。海拉尔河本身并不大，但是可以通航，沿河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树木，它流入额尔古纳河。

陛下，臣仆从海拉尔河经过另外一些小河，在草原上走了五天，到达一条山脉——中国的边界。陛下，1月13日，在离山脉不远的地方，即有先行的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同中国的七名托尔果钦百人长和六十来名军人前来相迎，他们还带来六十匹马供乘载之用。

陛下，他们很有礼貌地来见臣仆说，他们没有早来迎接，请不要见怪，他们未能完全相信我派去报信的人，以为我们不是来出
206张 使，而是来攻打他们的，因为不久前伊格纳季来见长官时，走的是另外一条经过阿尔巴津寨的路，而且他说臣仆要到春天才会到达。现在他们看到臣仆取道他们这里，而且还是在冬天，因此他们产生了怀疑，没有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车马，等我们到达他们的乌卢斯之
494 后，他们的长官就会派大车、马匹和粮秣前来迎接。于是臣仆就对他们说，大君主陛下〔希望〕*和平，愿同他们的君主保持友好睦邻关系。陛下，他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臣仆吩咐对他们以酒食相待，以示大君主关怀之意。他们由此地护送臣仆沿他们所住的雅鲁河走了五天。

到了雅鲁河的尽头，又有两名哥萨克同臣仆相遇，一个是同伊格纳季一道出行的阿尔巴津哥萨克，另一个是臣仆派遣出行的。他们对臣仆说，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是四个多礼拜以前经阿尔巴津到达脑温的，长官们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以前曾到涅尔琴斯克传送汗的国书的脑温长官孟格德，带了伊格纳季和三名哥萨克到帝都，通报臣仆即将到达的消息去了。他们认为，没有他们的护送

---

* 原文散佚，根据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恢复（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4本，第48张）。

人员，臣仆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涅尔琴斯克寨到达脑温，特别是在冬天走这条路更要危险万分。因此就到帝都去请求从脑温带大量人员到涅尔琴斯克迎接臣仆。陛下，当他们从臣仆最近派去的人那里得知我现在已经到达他们的边境大兴安岭时，他们感到非常惊 207张
奇，立即准备了一百二十六辆牛车和马匹、粮秣等，派了数名百人长赶忙前来迎接。

1 月 21 日，脑温派来的百人长同臣仆相遇，他们带来了粮秣、猪肉和大米，还有一百三十辆双轮牛车和六十匹马，但是臣仆只取用了一百二十辆，因为用这些车辆运载已足够了。这些百人长对臣仆说，长官将要前来迎接，如果还短缺什么，待长官们来到后定会解决。第二天，脑温长官又派一名百人长带来六十匹马。但臣仆只取用了五十匹，因为送来的马匹太多了。

陛下，1 月 23 日，脑温长官和老长官的子侄以及其他〔许多〕* 官员约二百人前来迎接臣仆，他们在离车队很远的地方就下马。 208张
鉴于他们很有礼貌，臣仆同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在宿营地附近迎接他们，请他们到帐篷里面，问候了他们的君主，并向他们问好。陛下，他们也问候了大君主，并问及臣仆一路上的情况。他们说，他们以为臣仆是不会在春天以前到达的，因为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是这样对他们说的。陛下，因此他们没能携带车马和粮秣远迎，希望予以谅解。陛下，他们估计，他们的长官和伊格纳季很快就会从帝都返回，会有大臣同他们一起来，那时一切都会安排得令人满意。他们还问臣仆是否带有大君主给他们君主的国书以及他们君主致大君主的国书是否已收到等等。陛下，他们还问及礼品以及其他许多事宜，如问臣仆是否为友好之事而来，准备谋求和平，还是准备打仗。

---

* 原文散佚，根据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恢复（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4 本，第 48 张）。

209张 臣仆答复他们说，关于大君主和他们君主的国书、礼品以及其他国家大事，都不应由他们询问，这些事情等使臣到汗八里城面见
495 他们的君主时自然都会有分晓。他们作为与大君主国土毗邻的边境的长官只要知道大君主希望和平、愿意保持友好睦邻关系也就够了。希望他们供给臣仆车马和粮秣，让臣仆早日见到他们的君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君主十分盼望大君主使团的来临。陛下，他们听说大君主希望和平，非常高兴。他们说：世上没有什么比和平更珍贵的东西了，如果两国君主和睦相处，那末黎民百姓就会幸福富足。关于其他事情，他们说现在不宜商谈，等到达脑温村后，可同他们的上级长官商谈。他们给臣仆送来了猪肉、大米和烧酒等食物，并请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喝了酒。臣仆也请长官喝了伏特加，请他们的随行人员喝了葡萄酒。陛下，后来他们就回到离我们不远的宿营地去了。第二天，他们陪着臣仆到了下一个宿营地，因为他们是在离脑温三天路程的地方迎接臣仆的。

第三天，即1月26日，老长官率领许多官兵，共约五百人，到
210张 离脑温不远的地方来迎接臣仆，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下了马，并卸下武器。臣仆在快要走近他们的时候，也下了马，上前同他们会面。接着他们陪送臣仆到了脑温的宾馆。过了不久，当臣仆将大君主的财物放进屋里之后，长官们和其他许多官员又来看望臣仆，并说，他们如此竭诚相迎，是因为听说，您的臣仆身带世上最伟大的两位君主的国书。即大君主的国书和他们博格德汗的国书，在他们那里，再也没有比御书更尊贵的了。陛下，他们对大君主派来使团一事感到非常高兴，相信今后两国之间一定会确立友好亲善的睦邻关系，这将给两个伟大的国家带来巨大利益。他们还希望臣仆谅解他们没有派护送人员携带马匹到涅尔琴斯克相迎，这是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或他的通译造成的。他对他们讲得不准确，说臣仆要到明春，而不是今冬从涅尔琴斯克动身，因此他们打发伊格纳

季同他们的一位长官到帝都报信去了。这样做是因为按照他们的
礼仪要从帝都派出大臣前来迎接，给予隆重接待，提供到达帝都的 211张
一切方便。只是他们边境城市的长官必须遵照他们皇帝的谕旨，
对一切外国人、使臣或其他任何人进行查问：从哪里来的？到什么
地方去？来做什么——是否为友好而来？对于一切事情都要严加
查问，查问之后方能酌情予以接待，提供粮秣和车马。不经查问，
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不敢接待的。

于是您的臣仆对他们说，大君主希望同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
陛下保持友好亲善的睦邻关系，为此派臣仆前来面见他们的君主，
至于前来办理什么事情，如蒙上帝保佑，见到博格德汗，汗自会知
悉一切，而他们则无需了解更多的东西。这件事他们同您的臣仆
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总想千方百计地探听明白。当他们看出不能
从臣仆口中得到任何情况时，便又问起大君主的国书，问您的臣仆
是否带有国书，来办什么事，有没有带礼品，带了什么礼品？陛下，
关于其他事情，他们是愿意依我的意思处理的，因为他们也看得 496
出，如果您的臣仆不是大君主派来的，同他们说话就不会这样大
胆，这样自信，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各类人员随行。不过，正如您的
臣仆需要严格遵守大君主的谕旨一样，他们也必须按他们君主的
指示办事，无论是他们的普通百姓、或是同长官们一样的各类人员 212张
都应如此。为使他们把臣仆当作贵宾接待，向臣仆和大君主的全
体军役人员提供足够的粮秣，在村里安排住宿，并把我们的骆驼和
马匹分到各村喂养，只须把他们君主前几年致我大君主的国书给
他们看一看就够了。这封国书是他们亲自送到涅尔琴斯克的。在
您的臣仆到达之前他们已从哥萨克那里听说，这封国书带在臣仆
身边。只要我把身边的国书给他们看一看，让他们验证一下，那么
他们就会因为验证过国书而有理由给予您的臣仆一切礼遇，为臣
仆支出各种费用，并在自己的皇帝和部下面前有所交代。此外他

们还说，除了他们以外，到帝都去的沿途地区，还有许多不隶属于
213张 他们的地位更高的长官，只要这些长官听说臣仆身边带有他们君主的国书，那么，不须等待帝都下达谕旨，他们就会安排食宿、筹调车马，使臣仆毫不耽搁地前赴帝都；相反，如果不知带有本国君主的国书，那么即使得到谕旨，也不会马上调集到车马，因为他们都是些住在草原上的人。类似的话他们反复说了多次。

鉴于他们如此坚持，不见国书就不让通行，臣仆只好恭恭敬敬地把盛着他们君主国书的木匣捧给他们看。木匣里的国书是用黄缎裹着的，在场的人立即跪下，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就象我们的修女接受圣餐一般。他们没有阅读就已认出确是国书，于是就说，现在他们相信您的臣仆所讲的一切了，臣仆无疑是大君主派来的，以后将给予种种礼遇，提供一切方便。您的臣仆立即又毕恭毕敬地把国书收藏起来（因为您的臣仆带了中国皇帝的四封国书*，只向他们出示了一封）。接着他们马上下令把我们的牲口分到各村饲养，并供给大君主的军役人员每天两头牛和足够数量的大米及木柴。他们说，在大臣们同孟格德和伊格纳季从帝都来到这里以前，都按这个标准供给饮食。等大臣们来了以后，将会满足我们的各种要求，还说他们认为大臣们很快就会到达。他们还派了十个人担任臣仆的警卫，以防他们的人有无礼举动。他们还派出一位长官先行出发安排沿途驿马。

214张 他们还要臣仆选派一名官员和一名通译，会同他们方面的人员火速到帝都通报，说您的臣仆已经到达脑温，不然那里还以为使臣要象伊格纳季在这里和那里说的那样，春天才能到达。派去的这些人在十二天之内或更快一些便可赶到帝都，帝都当局一听说您的臣仆已经到达这里，就会火速派人来接引您的臣仆。这样，您的臣仆便挑选了一名有文化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并给他一份

* 见第24、51、133、136号文件。

训令，要他探听需要了解的全部情况，另有一名色楞格斯克通译随同前往。

1 月 27 日，他们跟随带人先行安排各站驿马的脑温长官出发 497
了。这位长官将通知蒙古各长官尽速放他们前行。上述一行到达蒙古长官那里已有多日，因为军役贵族已从该处向您的臣仆写来报告，说行程毫无耽搁。他的信是请那位去安排驿马的长官带回来的。这位长官回来之后同其他长官一起来到臣仆处说，蒙古长官很快就让我们的人到帝都去了，驿马也已命令从速安排，他们估计不等驿马安排停当，孟格德和伊格纳季就会从帝都返回这里，因为他们离开脑温已经四十五天了。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现在正是冬天，他们都在相当远的地方游牧，要集中起来需要时间，一旦准备好了便来通知。

陛下，长官们虽然住在另一个满洲人村庄，离这里大约三俄里，但是他们却常到这里来，对我们极有礼貌。他们劝我们不要发愁，虽然略受耽搁，但是等沿途一切安排好了就可上路，这总比现 215张
在没有安排好驿马，到草原上去停留要快些。那样会使他们的君主感到有失体面，他们也会受到责备。臣仆常用伏特加款待他们，用葡萄酒款待他们的下属。他们也给臣仆送来各种中国果蔬和别的东西，不久以前他们有人从帝都运货前来，这些人说，博格德汗从尼堪人手中夺取了一个城市，包围了另一个城市（尼堪人即原来的汉人），因此在帝都和这里都在热烈庆祝，献祭品敬神，敬神时有乐器和提姆班① 伴奏。生活在他们之中真好象身处另一世界。

除此以外，他们还有按照月亮计算的新年节日，就象土耳其人一样，时间在阳历三月份[1]。不仅如此，他们亚洲人和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也一样，房子、村舍、饮料、衣服以及其他的一切都相同，只有帽子不同。还有一点不同，他们不把妇女藏起来。他们说话

① 是一种鼓。——译者

很谦逊，服装很朴素，然而在这种温和与朴素当中，隐藏着一种很强烈的骄傲。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他们更优越的人，而他们的风俗习惯也最优越。

216张 这里每个村庄都有许多给满洲人当奴隶的尼堪人，他们对我的会讲满洲话和汉话的通译说：满洲人说他们占领了尼堪人的城市，这是撒谎，正相反，他们被尼堪人打败过两次，京城里只留下妻室儿女，男人们都不见了。因此，博格德汗现在派人到蒙古人那里去征集军队。在上帝没有把我送到帝都之前，只有上帝才知道究竟应相信谁。

长官们在您的臣仆这里说，他们的君主派人经涅尔琴斯克寨送国书给大君主时，送了很多贵重的礼品给达尼拉·阿尔申斯基。陛下，现在他们认为大君主也会回赠他们大批礼物。您的臣仆对他们说，大君主除了对世界上那些地位相等的统治者赠送礼物之外，从不向别人送礼，另外，大君主对上述事并不知情，如果大君主知道，此事定会命令臣仆向他们赠送厚礼。后来他们就不再提此事了。但是，陛下，您的臣仆还是以个人名义向他们赠送了少量礼物。陛下，他们那里美味食品极多，象土耳其人那里一样。

博格德汗通过涅尔琴斯克寨送给大君主的国书，他们已看过（这是他们的一个秘书官对您的臣仆说的，我曾送东西给这个官员，同他交了朋友）。这封国书在送去以前他曾看过，他说，为了方
217张 便阅读，这封国书是用两种文字——汉文[2]和蒙文写的。内容只
498 有一件事。只写了致大君主，而缺了许多头衔，开头只是“博格德汗向白沙皇致意”，接着便是要求大君主遣返从他那里跑到涅尔琴斯克的他的通古斯臣民根特木尔及其族人。

根特木尔现在在涅尔琴斯克，是个老人。臣仆在涅尔琴斯克时，他曾找过我，说他知道博格德汗致大君主的国书是谈他的问题，他也知道，到中国以后，他们还会执意提出这个问题，然而，即

使大君主愿意把他遣返，他也决不活着到中国去，他要自杀，因为他和他的祖先都生在涅尔查河。您的臣仆劝他不必担心，大君主是不会把他遣返的。陛下，这个根特木尔是大君主的通古斯贡民 218张
中最杰出的人物，是一个非常勇猛的堂堂男子汉，好象是个巨人。他有九个老婆，三十多个子女，除了女儿以外，全都英勇善战。他的部族有三百多人，全都配备着盔甲和戈矛。臣仆听说，他们之所以如此迫切要求遣返根特木尔，是因为他们知道他和他的部族都是一些最英勇善战的人，而他是住在靠近边境的涅尔琴斯克寨。他们害怕他会诱使大君主的军役人员攻打他们，因为他在那一带住过，一切情况都非常了解。

正是关于根特木尔问题，上述中国长官问过臣仆，博格德汗已写国书给大君主，要求把他遣返，大君主是否愿意把他遣返？您的臣仆对他们说，大君主在西伯利亚国有十万个象根特木尔一样的人，边境地区的军政长官们遵照大君主的谕旨管辖着这些人，大君主还不知道国书中所写何事，关于根特木尔的事也不知道。不过关于根特木尔，您的臣仆准备作如下答复：世界各国的国际法规定：一个人及其父母的出生地在某国，其本人和家族便应受统治该国的君主的管辖，根特木尔和他的祖先都出生于涅尔查河，这个地方自古以来都是大君主统治的，因而根特木尔也应该是大君主的臣民，而不是博格德汗的臣民。他们对此无法提出任何反驳，只是说，关于这件事，等您的臣仆到达帝都之后再同博格德汗的近臣 222张*
商谈。

他们还指责阿尔巴津哥萨克，说不久前哥萨克向通古斯酋长彼得鲁什卡征收了五十张貂皮实物贡。关于此事臣仆作了象对根特木尔事件一样的回答，因为这个彼得鲁什卡住在勒拿河，也出生在那里，他多次抢劫，并打死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后来逃跑到了结

* 在案卷中张页弄颠倒了。

雅河他们那里。这次阿尔巴津哥萨克找到了他，重新使他成为大君主的臣民，并向他征收了通常的实物贡。于是他们说，他们已呈报帝都，此事也将在那里商讨。不过他们又说，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盗匪，在两位大君主之间发生争执颇不值得。陛下，这个地方天气暖和，土地肥沃。嫩江与第聂伯河一样大，沿江有许多村镇，嫩江流入松花江，两河汇合以后又流入阿穆尔河。从阿尔巴津经过荒原到达根河要走十天。在那里可以看到第一批中国村庄。从那
499 个地方再走六天到达这里的村庄，一路上都有村庄，因为根河也流入嫩江。根河和嫩江两岸的全部村庄和整个大兴安岭都归这里的长官管辖。过了这些地方据说住的是蒙古人，在蒙古人那边又有村庄，一直延伸到中国的长城和帝都。如果乘牛车慢走要三十天，骑马则只要十二天，沿途各地都设有一些换马的驿站。

同臣仆一起来的大君主的军役人员，有的来自莫斯科，有的来自托博尔斯克，有的来自叶尼塞斯克，有的来自色楞格，有的来自
219张 涅尔琴斯克，有的是阿尔巴津人，总数共约一百五十人。其中一些人去出售充作皇饷的货物，另一些人去建筑教堂和寺院。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穿着也都很好。臣仆之所以带这么多人来，是因为人少了不能通过草原，其次也是为了维护大君主的荣誉和声威。

关于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对这里的人所进行的远征，到目前为止，这里的长官还不敢对您的臣仆谈及。这是因为去年住在根河边一个村庄的百人长曾向大君主提出请求，并把申请书交给了阿尔巴津哥萨克 要求他们进军到村庄附近，把他本人和他的一百名部下带到阿尔巴津去，他将永远成为大君主的臣民。于是，大约有三百名哥萨克于去年来到了这个村庄附近，这个百人长来见过他们，给他们送了粮秣，并请他们等一等他。但他回去以后就毁灭了自己的村庄，逃到脑温去了。哥萨克发现受了他的欺骗就回去了，没有伤害任何人。这里的长官在您的臣仆到达之前曾对阿尔巴津

哥萨克说，关于这件事请他们什么也不要讲。他们之所以不敢对您的臣仆讲，是因为他们和那个百人长都怕博格德汗惩办他们。臣仆我看到他们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也就不向他们提起了。

阿尔巴津哥萨克为大君主效劳非常勤谨，并保证今后仍然忠诚地为大君主效劳，至死不变。陛下，不过他们同帕维尔·舒利金 220张
发生了争吵，原因是他们不接受舒利金派来管辖他们的一个托博尔斯克哥萨克，因为那个哥萨克想在寨里开设酒馆，还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他们要求舒利金从达斡尔老军役人员中选一人作他们的首领，但舒利金不肯。陛下，因此便发生了争吵。关于此事敬请大君主谕示处理。

托陛下洪福，现在阿尔巴津种了很多粮食，沿阿穆尔河的可耕地还需要好几千人去耕种。在阿尔巴津下方，沿松花江和其他河流的土地极其肥沃，盛产粮食，不过这一切全要仰仗大君主定夺。

陛下，在2月份的不同日子里，脑温的长官们多次来见您的臣仆，并解释说，在京都没有来人之前，他们不敢让您的臣仆动身，因为他们知道在前往帝都的途中住着些什么人。没有京都来人陪同，不带皇帝谕旨，臣仆在途中粮秣和车马都将非常缺乏，而且还会被盗，那将会使您的臣仆和他们的君主蒙受耻辱，他们也会因为没有尽到保护之责，不等京都派人来就让您的臣仆动身而被皇帝处死。虽然臣仆我千方百计想说服他们，对他们说，我在草原上抛弃了马匹和骆驼赶路，都是为执行大君主的谕旨，以为在这里不会耽搁，马上就会让我到帝都去，但他们还是阻留了不少时候。他们老是说，上帝要责罚伊格纳季和他的通译，因为他们没有说实话， 221张 500
耽搁完全是由他们两人造成的。不然的话，他们当天就能让我们走，君主的马匹和骆驼也不会遗弃在草原上，因为他们可以带车马到涅尔琴斯克去迎接臣仆。

陛下，从加夫里拉·罗曼诺夫手中买来的骆驼有十五匹，除此

以外，臣仆我为了驮载大君主的货物又买了三匹。陛下，这些骆驼由于天气严寒和饲料缺乏，到达脑温时勉强剩有一半。大君主军役人员的骆驼和马匹也死了很多。不过这里的长官已把我们的一百只骆驼和二百匹马分配到各村去饲养。陛下，为执行大君主的谕旨，我们冬天也在赶路。陛下，如果途中各事顺当，就能够在半年内到达此地。冬天走起来比较便当，所有的河流和沼泽都结冰了，任何地方都不必停留。陛下，将来还会找到比现在更好走的直路。因为万事开头难。

2月16日，长官们来到您的臣仆处，同他们一道来的还有一个从帝都派来的人。他说，同孟格德和伊格纳季一起从帝都来迎接臣仆的大臣已在路上，他奉派先行安排驿站并准备粮秣和车马，他们很快也会来到。

2月18日，臣仆从这里派往帝都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通译和长官们派往汗八里的百人长以及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等人到达臣仆这里。他们说，他们在离汗八里还有四天路程的地方遇见了大臣，孟格德和伊格纳季。大臣等要他们折回来对我说，请放心，大臣在他们之后的第五、六天便会到达。伊格纳季并说，这些大臣是奉博格德汗派遣前来相迎的，他同他们一起从汗八里来，大
223张 臣们随后就会来到，他是奉派先来通报的。至于伊格纳季在帝都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记在他的答问词中。答问词附于本报告之后送呈大君主*。

2月26日，博格德汗陛下从京都派来的阿思哈尼昂邦到达脑温，随同他前来的有他的同僚扎尔固齐和理藩院的两个书吏。陛下，在这位大臣到达之前，脑温的长官曾对您的臣仆我说，对于这样显赫的大臣，最好能走一程前去迎接，因为他是博格德汗陛下的一位近臣，他带有皇上的全部谕旨。但臣仆我回答他们说，在所有

* 见第207号文件。

的国家里都是人们前去迎接使臣，而使臣除了到他奉派前往觐见的那个人那里以外，从来不到任何地方去迎接别人。陛下，后来臣仆派了两个军役贵族去迎接并问候阿思哈尼昂邦，他也派了两个人来问候您的臣仆。大臣于当天到达您的臣仆下榻的村镇，并在离我住处不远的宾馆里住了下来。脑温一个年长的首席长官和地位较低的孟格德[3]来访您的臣仆。孟格德曾到过涅尔琴斯克，不久前曾同伊格纳季一起去过帝都，现在又随同大臣回到这里。他们佯称个人的看法说，本来以为您的臣仆会去迎接大臣的，既然当时没有去，现在可以到他的住处去拜会他，并且可以谈谈两国大君主的事务，因为大臣在路上追击兎子时从马背上跌下来，腿摔坏了，现在不能走路。您的臣仆我对他们说，我也看到他们的大臣身体不 501
好，是坐着车子来的，然而他们有坐轿的习惯，他可以坐轿到这里来，他的住处离此不远。出使这件事是首先由他们提出，特别是由孟格德开始的，因为他为这件事曾经两次到涅尔琴斯克去。为这件事争论了很久。他们看到我方断然拒绝，就回到大臣那里去了。

2月27日，这些长官和书吏又多次被大臣派来，对您的臣仆强调说，他们的大臣奉有博格德汗陛下的严令，不能到您的臣仆住 224张
处来，只能召您的臣仆我到他那里去，以询问一切情况。您的臣仆我说了许多理由加以拒绝，并对他们说，他们所讲的话对大君主是不友好的。经过许多争论，他们又去回禀大臣。过了不久他们又来了，并提出了新的方案，说什么他们的大臣看到臣仆不敢违反大君主的谕旨到他那里去，而他同样也不敢违反自己的皇帝的谕旨到我的住处来，但为了两位大君主的事务，他想派自己的同僚到臣仆的住处来询问种种事宜。于是臣仆我对他们说，如果他本人到我这里来，我就把种种事宜向他说明，但是对他的同僚却什么都不会说，因为奉派来迎接我的是他，而不是他的同僚。他们看到这个建议也被拒绝，便又回到大臣那里去了。陛下，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

们又来了，并说他们奉派前来提出最后一个建议，如果我连这个建议也不接受，他就要奏报博格德汗陛下，说我固执己见，象以前的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一样，这样将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个建议是：在离臣仆的住处和他的住处距离相等的地方，有一座空房子，双方在同一个时间到该房子去（他从他的住处来，我从我的住处去），在那里会见并进行谈判。那座房子权当衙门，这样就可以维护两位大君主的同等尊严。您的臣仆我回答说，我不但不到他想称之为衙门的第三座房子里去，即使那里真的就是他们皇帝的衙门，我也不会到那里去，因为在没有把大君主的国书递交给博格德汗陛下之前，在不按惯例处理外交事务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适宜的。您的臣仆还断然地对他们讲了一些别的话。对这件事他们同我争论了很久，以后才离去。

2月28日，大臣只是派人前来问候您的臣仆。我也派军役贵族去向他问好。以后他又派人送来许多中国茶食和果蔬，您的臣
225张 仆我也派人给他送去一些〔果蔬和他们所没有的其他一些东西〕*，他很高兴地收下了。

2月29日，大臣派人来见您的臣仆，请求说：如果我有药膏和药品，请派人送些去医治他的腿，他的腿红肿了。于是臣仆我派人送去各种药膏和硬膏剂，并给他涂敷，经过治疗，他感到好了一些。同时还给他送去各种饮料、伏特加和烈酒，他对于从这么远的国家运来这些饮料感到很惊讶，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所没有的。陛下，他也给我送来了一些茶叶、梨子和其他东西。

陛下，3月1日，他又派长官和书吏来到您的臣仆处。他们说，他们找到了能够维护两位大君主的尊严的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臣仆我在田野或任何空地上搭起自己的旅行帐篷，请我
502 先到那里去，到后我一通知他，他就到帐篷来见我。臣仆我对他们

* 原文散佚，此处是根据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恢复的（第61张）。

说，为什么他不到我住的房子里来，这个房子是属于博格德汗陛下的，而却要到属我所有的帐篷里去？他们说，不愿意到我所住的房子来，是怕违反博格德汗陛下的谕旨，因此只能到没有人居住的空地上的帐篷里去。为此又争论了很久。我拒绝了他们的这个建议。他们又回到他那里去了。他们不久又来说，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我一个也不肯接受，请您的臣仆我想个新办法向他们提出。于是您的臣仆我就对他们说，最好的办法莫如大家都从这里到帝都去，在途中第一个宿营地他可以到我的帐篷里来，并商谈一切。

他们说，没有弄清情况之前，大臣不敢一起到京都去，因为他担心臣仆我受有大君主谕令，会对博格德汗说出一些威胁的言辞，这样他就要掉脑袋。

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3 月 2 日，阿思哈尼昂邦又派这些人来说，他将在远处的田野上搭一个帐篷，可从这里骑马去，我从这一边去，他从另一边去，在那里摆着两张椅子，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我们可以在那里商量一切。您的臣仆我对此也加以拒绝，接着他们就回去了。后来他们又来提出另一个建议：大家从这个村骑马到另一个村去，226张那里有一些大房子，房门很宽，我们双方可以同时进入这个房子，这样可以维护两位大君主的平等的尊严。如果我连这个建议也不接受，他就要住到另一个村去，并从那里奏报自己的皇帝，他提了不少建议，我都没有接受，请博格德汗陛下降旨定夺。我们还谈了很多其他的话，因为谈得太多，在此无法一一写明。

臣仆我鉴于他那样固执和傲慢，时间一天天拖下去，他们又多疑，不止一次地说过，由于臣仆对他们的建议一个也不肯接受，可能大君主您对他们的皇帝有某种威胁和不友好的意思。我与随同前来的大君主人员商量之后，决定一直等待到 3 月 3 日再说。上述长官又来到了您的臣仆处，并宣称，他们的大臣已迁到另一个村

去，并要从那里派自己的助手去向博格德汗奏报一切。我对他们说，我本不愿接受他所提出的任何一个建议。但是大君主的人员向臣仆我请求说，为了不拖延时间，我可以请大臣亲自用中国文字写信来，保证他们的使臣以后到大君主那里时，大君主派人去迎接他们，他们也同意照此行事。我可以在我愿意的地方搭起帐篷，并先到帐篷里去，而他则在接到通知后再到帐篷里来。长官们回到他那里去了，不久大臣写了信派人送来，读给我听，如果我感到满意，这封信将由他本人在帐篷里亲自交给臣仆我。

陛下，同一天，您的臣仆我命人在离我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搭起帐篷，整装之后，我同大君主的人员一道到帐篷里去，在帐篷里坐下来。臣仆我到后不久，阿思哈尼昂邦就坐轿子来到帐篷跟前，进帐篷来同我会见。寒暄后他的第一句话是：博格德汗听说俄罗斯
227张 503 白沙皇派你出使到博格德陛下处，为此，博格德汗陛下派他带来严格的谕旨，要他向我索取大君主的国书，启封朗读，看看里面写些什么话，还要他严格地详细询问其他各种事务，然后立即派人去向博格德汗奏报。如果我不愿意交出大君主的国书，不回答其他问题，那末就要象对待费奥多尔·巴伊科夫那样来对待臣仆我。还有一些话也说得很傲慢。

您的臣仆我问他：博格德汗陛下是否授他全权？他是否持有博格德汗颁给他的全权代表证书？各国都有这样的惯例，要对奉派去迎接使臣的人颁发这种证书，好让使臣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是代表自己的皇帝讲话的。

他说，他们那里没有颁发证书的惯例，只是口头上授令，而他是理藩院的官员（这事大君主现在和以前派来的人都是见过的），因此才派他来严格地询问一切。

于是您的臣仆我对他说，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好象是世上另一

个太阳。太阳生来就要赐给世上万物以恩泽，特别是对月亮和星星发射出光辉和温暖，同时吸取万物美好和珍贵的东西。大君主、沙皇陛下也是这样，不仅赐给自己的臣民各种仁慈和恩泽，也施予世上其他卓越的大君主（他们象天上的星星）如光亮一般的慈爱和友谊以及其他应给的东西，同时也吸取他们对自己的爱戴和友谊以及其他美好的感情。这在各国都受到极大的重视，因为人们所 228张
企望的无非是在世界上和平、友好、亲善地相处。虽然大君主不仅同那些住在他国家周围的友邻大君主，而且同住在遥远地方的大君主都保持着友好、亲善、不断交往的关系，但是大君主很早就想同博格德汗，象同邻邦君主那样和平、友好、亲善地相处。为此曾派自己的使臣怀着友好亲善之情，前来觐见博格德汗，但是博格德汗对该使臣并不友好，使臣只得徒劳而返。因此，从那时起大君主就没有再寻求博格德汗陛下的友谊。前几年，博格德汗陛下曾派阁下到脑温这里来，阁下遵照谕旨派了三位官员到涅尔琴斯克找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写信给他并口头说明博格德汗陛下希望开始同大君主建立友好亲善的关系，请达尼拉·阿尔申斯基把那三人留在涅尔琴斯克作为人质，同时派三个人到博格德汗陛下处，因为博格德汗陛下要写国书通过他们送交大君主。达尼拉知道沙皇陛下愿同所有邻国君主友好相处，虽然大君主并没有就这件事给他谕旨，他还是派了人。他信任你们，没有留下人质，就派了十名哥萨克，让你们的人和他们同行。他们一起到了阁下这里，阁下立即带了他们赶往博格德汗处。他们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接受了礼品，还觐见了博格德汗。博格〔德汗陛下〕本人宣称，他希望 229张
同大君主建立友好亲善的关系，还写了国书让他们带给大君主。阁下陪着他们从京都一直到达这里，又派孟格德从这里护送到涅尔琴斯克。这些哥萨克从涅尔琴斯克把那份国书送到大君主处， 504
并奏报了一切。虽然大君主很想了解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内容，

了解对沙皇陛下有什么希望，但由于无人通晓你们的语言而无法了解。虽然国书无法理解，但大君主还是认为，这样光荣的君主所写的无非是友好亲善之词。因此，出于对博格德汗陛下的尊敬，就派臣仆到博格德汗处表示友好亲善之情。大君主希望自己的臣仆会受到博格德汗陛下的隆重接待。可是现在我看到你所讲的话很不友好，很傲慢，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因为阁下在迎接使臣的时候就要索取国书并要启封，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暴力行为。大君主派了这么多军役人员同我一道前来，就是为了万一有人想使用暴力，我们全体人员必将誓死保卫国书。如果现在你想从我们手里抢走国书，我就明白告诉你，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由于没有保卫国书的尊严而被大君主处死。我是大君主派来到博格德汗陛下处出使，而不是到脑温村来见你的。

他看到您的臣仆我严辞拒绝，便又开始说，派人到涅尔琴斯
230张 克，博格德汗写过国书，这些都确有其事，事实就是如此，他不能否认。不过，这些事已经过去了，因为同达尼拉·阿尔申斯基议定，大君主对博格德汗陛下的国书将在三年之内作出答复，这个期限和事情都已过去，因为现在已六年多了。但是博格德汗还是谕令询问清楚：大君主对博格德汗的国书有何答复？国书中提到的根特木尔要不要引渡？

您的臣仆我对他说，大君主对博格德汗国书的答复之所以延迟，是因为从涅尔琴斯克到莫斯科距离非常遥远，但延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无法理解汗的国书内容，长期以来一直在找人看这封国书，但是想尽办法还是没有人能看懂。虽然无法理解，然而大君主认为，这样一位邻国的大君主所写的无非是友好亲善之词，一定同口头上对哥萨克所说的一样。大君主本来没有退回其他邻国君主国书的惯例，不过，现在因为看不懂才派我携带这封国书前来，命我象保护自己大君主的国书那样，恭恭敬敬地保护这封国书，并

命把它译成俄文，然后再恭恭敬敬地带回给大君主，使大君主能确切理解，博格德汗陛下对大君主写些什么，有什么要求。

阿思哈尼昂邦说：说大君主不理解国书中写些什么，这是令人不能相信的。因为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到过博格德汗处，博格德汗本人召见了他们，对他们说，国书中写的是关于根特木尔的事。此事在衙门里也不止一次对他们说过。后来他阿思哈尼昂邦一直送他们到这里的村庄，在让他们回去时又曾多次交代过，还派长官孟格德与他们同行，直到涅尔琴斯克，并命他在那里翻译这封国书。231张
孟格德曾两次同达尼拉·阿尔申斯基翻译这封国书，核对了俄文，并且口头上说过，国书中写的是关于根特木尔的事。为了便于理解，这封国书是用两种文字——满文和蒙文写的，因为他们知道 505
自称为大君主人员的布哈拉人和卡尔梅克人经常同俄国人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来，这些人是能把蒙文国书翻译出来的，因为蒙文同卡尔梅克文是同一种文字。而且到过博格德汗处的哥萨克共有十人，即使有一个人不奏报，其他的人也会奏报交代给他们的话。因此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大君主不理解国书中所写的事。除此之外，到过博格德汗处的哥萨克，现有五人即伊格纳季及其伙伴就在这里，他们也不能否认曾交代他们奏报关于根特木尔的事。

臣仆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就说：关于曾经交代哥萨克向大君主奏报根特木尔的事，这我也相信，但事实上他们没有奏报。因为你们派人到了达尼拉那里，他又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并收下了国书之后，便立即派人先往莫斯科报告说，他派人去过博格德汗处，还收下了国书。大君主对他大发雷霆，因为他没有大君主的谕旨，就擅自派出使者到这样伟大的君主处，还收下了国书，又没有请你们派懂得中国语言的人前去大君主处，不知道国书中写些什么，不知道其内容是否与大君主的尊严相称。达尼拉看到君主对他十分恼怒，就命令随后送国书前去的哥萨克，只奏报大君主说，博格德

汗希望友好亲善并建立贸易关系，国书中写的，口头上交代的都是这些。关于根特木尔的事，一点也没有提，因为他知道根特木尔是
232张 大君主属下的臣仆。如果他奏称博格德汗要求大君主引渡根特木尔，那就会引起大君主对他更大的愤怒，因此，达尼拉和哥萨克都隐瞒了这件事。这次，当大君主决定派我到这里来时，达尼拉曾为此被召到莫斯科去。我在临行时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博格德汗对大君主有什么要求？国书中写些什么？对哥萨克有什么口头交代？他的回答还是照旧，说国书中写的和口头交代的都是博格德汗愿同大君主友好亲善相处，两国之间建立贸易关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阿思哈尼昂邦笑了笑说，听起来有些道理，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也无法相信，因为象哥萨克这样的人是不能向大君主本人奏报的，只有通过近臣才能奏报。

我对他说，他们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君主确实知道根特木尔是博格德汗的属下臣民，大君主弄虚作假，不愿引渡，假装不知道根特木尔的事。他们必需放弃这种看法，因为当一个人害怕另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才会弄虚作假，进行欺骗，而大君主除了上帝之外，不怕世界上的任何人。如果博格德汗能在写给大君主的国书中提到根特木尔，说他是博格德汗的臣民，那么，大君主就更可以在写给博格德汗的国书中提到根特木尔，因为他是大君主的真正臣民。而事实正是这样。达尼拉由于隐瞒了这件事将受到严厉的处分。象根特木尔这样的奴仆在西伯利亚为数甚
233张 多，只有军政长官才知道他们，向他们征收规定的实物贡，但大君主本人是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字的。

阿思哈尼昂邦针对这点回答说：其实，博格德汗要涅尔琴斯克
506 寨派哥萨克来，并不是为了根特木尔其人，因为单单为了这个人是不值得这样两位伟大的君主进行接触的。召哥萨克前来，写国书

给大君主，主要是要弄清楚在阿尔巴津、涅尔琴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在其他各寨住的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大君主的人？因为我们认为只有那些经常从托博尔斯克经过草原来到我们这里的才是大君主的臣民，我们称他们为鄂罗斯人。我们以为，过去和现在住在上述各寨的当地人是另一个民族，而不是大君主的人，因此我们给他们取了另一个名字——罗刹[4]，即匪众。这次你来到以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真的是大君主的人，今后我们也就相信他们。后来阿思哈尼昂邦又要求出示并启封大君主的国书，还要求说一说国书的内容，因为我以后到了帝都，博格德汗不会亲自接受国书，而要由他们在衙门里接受，翻译之后奏报皇上。他还请我们告诉他，将来我到了博格德汗那里之后，是要把国书交给衙门，还是要象巴伊科夫那样固执己见？这件事他奉命要询问清楚。

您的臣仆我答复他说，对于大君主国书我不仅不能让启封，就连出示一下都不行，否则我将会被大君主处以死刑。关于巴伊科夫，不应再提，因为那次出使和现在这次不同。那个使团是大君主主动派出的，而现在的使团则是应博格德汗的要求派出的。大君主对博格德汗很尊重，对他满怀友好亲善之情，因此我认为博格德汗绝〔不〕会使大君主失望，定会报以友好亲善。我认为博格德汗 234张
会象各国大君主接待使臣，特别是友邻君主的使臣那样，加以接待。博格德汗派使臣到大君主处，大君主也会同样对待。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是出于友好才告诉我他们有这样的惯例。他又要求哪怕是只看看国书上面大君主的印章也好。我又拒绝说，这是办不到的。

阿思哈尼昂邦又说，你拒绝出示大君主的国书，那至少也得谈一谈国书的内容。如果国书含有要挟或不得体的话，那我就要命你回去，不带你去京都。

我请他照实说，博格德汗要不要我们去京都，他有没有带我们

去京都的谕旨。

他回答说，带我们去京都的谕旨是有的，不过要在他确信国书中没有挑衅之辞，并看过礼品之后，才能带我们去。那时他将派人先去奏报博格德汗，我们随后慢慢前行。

我对他说，大君主国书中写的和口头上谕令的，除了建立对两位大君主和两国都将有利的友好睦邻关系之外，别无其他。至于礼品，虽然博格德汗未曾赠送礼品给大君主，但大君主为了表示极端友好亲善之情，送的都是他认为博格德汗会喜爱的本国最好的东西。大君主知道象博格德汗这样大国的君主会有各种珍奇之物，但馈赠对方喜爱的礼品，是大君主之间友好的标志。

他说，我的话说得非常漂亮，但愿这是真心话，他相信我，不过他请我把我所说的一〔切都用俄〕*文写下来。他要命令自己的秘书和书吏在我的帮助下翻译成他们的文字，并把我写的原文连同译文送呈博格德汗。这样他可以澄清责任，我也会得到信任。

507
235张

臣仆我回答他说，我现在口头怎么说，在京城也会怎么说，永远不会改变，但我决不给书面的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那里有俄国的叛徒，这些人将把这份书面的东西翻译出来，但是出于叛徒和盗贼的本性，他们不会忠实地翻译，他们希望两位大君主发生争端与不和。我所说的话，他们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译，然后送呈博格德汗。我到了北京之后，如果在国书中和口头上除了友好亲善之词以外，还出现一些不同的话，你们可以对我表示不信任。

他说，他是相信我的，不过他会受到博格德汗的处分，因为没有看大君主的国书，没有拿到书面的保证，也没有看到礼品。

臣仆我对他说，礼品的事，不需要保守秘密，他自己可以看到有鹰，另外还有毛皮。

---

* 此处原文散佚，根据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报告恢复（见该报告第69张背面）。

他说，鹰他们虽然不多，但也有，现在博格德汗就有一只纯白色的鹰。他再没有要求看别的礼品，只是说他将把一切情况奏报博格德汗。

后来他亲自写了一项保证给我，内中谈到，当他们的使臣到大君主处去时，也会遵守同样的礼仪。后来彼此寒暄一番，他走出帐篷朝自己的住处走去，臣仆我也返回自己的住处。紧接着他派自己的副手和书吏来到我处，用他们的文字写下了您的臣仆对他所说的话，即在国书和口谕中除了友好亲善之词以外，别无其他。他们又要求我用俄文写出保证。臣仆我象以前一样坚决拒绝了。

第二天，3月〔4日〕*阿思哈尼昂邦在副手和书吏陪同下来到我的住处，再次抱怨我不〔仅〕*不让他们阅读大君主的国书，而且连看一看也不行，又不肯用〔俄文〕*把口头说的话写成书面的东西 236张
交给他，因此他们不能相信我。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我们象巴伊科夫和继他之后来到他们这里的其他商人一样，是反复无常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特别是去年3月，大君主派出臣仆到他们这里出使，而同时大君主的三百来名阿尔巴津哥萨克却来攻打他们这里的边境村庄，欲行抢虏。他说，老实讲，当地居民极为惊恐，因为他们毫无准备。幸亏我方百人长哄骗了哥萨克，要他们等一等，说要把自己的妻室子女和部下召集起来，同他们一起走。百人长趁此机会跑去报告了当地长官。哥萨克看到这里的人集合起来了，百人长骗了他们，只好赶紧撤退，未能得逞。除此之外，当臣仆从涅尔琴斯克到这里来时，阿尔巴津哥萨克又沿阿穆尔河和结雅河航行，威胁所有能够找到的中国贡民和猎手说，他们持有大君主的谕旨，要在阿穆尔河和其他河流各处建立城寨，要强征实物贡，如有违抗，他们将予歼除。人们害怕了，缴纳了实物

---

* 原文散佚，根据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报告恢复（见该报告第70张背面）。

508 贡。这些哥萨克每天都在欺侮他们的人，而他们方面却从来没有欺侮过哥萨克。当地长官在伊格纳季动身之后，派人向博格德汗奏报伊格纳季说的使臣是为了友谊而来等等，可同时哥萨克却在进犯。究竟使臣是奉派前来打仗的，还是来宣战的，还是来向博格德汗收贡税的，还是要使臣前来进行要挟的？因此，博格德汗派他急速前来，命他详细询问使臣，使臣到博格德汗处抱着什么目的，因为他们不能相信我们。还说，一方面派使团前来，一方面却在进犯，这样哪里会有什么友谊与和平呢？进行战争的时候有什么
237张 贸易可言？很明显，或者是当地的哥萨克都是土匪强盗，而不是大君主的臣民，或者是使臣对他们耍阴谋诡计，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不使这里的边境获得安宁，那么，两位大君主之间无论如何也不能有友好亲善的关系。他们为了照顾大君主的名望才容忍哥萨克的，他们本来是很容易消灭这些哥萨克的，因为他们知道当地各寨有多少人。前些年，哥萨克沿阿穆尔河进犯时，他们把这些人全都歼灭了，这些人见识过他们的大炮和兵船。阿思哈尼昂邦还怒气冲冲地讲了其他许多话。

臣仆我回答他说，巴伊科夫是否反复无常，这是旧事，不必重提，也不必争论。商人则着眼于做生意赚钱，不敢干预国家大事。至于你所说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他们的意图并不象你说的那样，因为他们到涅尔琴斯克找过我，报告了一切，他们说，住在涅尔查河和阿尔巴津之间的大君主贡民于去年逃跑了，他们跟踪追赶逃民。哥萨克之住在这里就是为了要守护这些贡民，逃跑的贡民跑到了你们的村庄附近，又由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哥萨克跟踪前行，找到了贡民，把他们带回去了。你们的人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至于你说向你们的人征收实物贡并进行威胁，事实也并非如此，事实是勒拿河的通古斯人在勒拿河一带打死并抢劫了许多哥萨克，然后跑到结雅河这里，现在阿尔巴津哥萨克在那里找到了他们。因为

他们进行过抢劫，哥萨克本来可以严惩他们，但结果只向他们征收了六十来张貂皮实物贡，象通常那样设立了一个过冬地。哥萨克并没有向你们的贡民要过任何东西。

阿思哈尼昂邦说，他觉得大君主和臣仆我都不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如果我不相信他的话，这里就有与伊格纳季一同前来的阿尔巴津哥萨克，如果我按我们的信仰秘密盘问他们，就会看到 238张
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一点也没有撒谎，哥萨克没有抢劫任何人，那是由于没有得手，因为他们和蒙古人已经集结了近千人。

我回答他说，上帝知道，大君主只想友好亲善，一点也不想打仗，绝没有敌视和威胁的意思，因为只有强盗才会突然地不宣而战。大君主有这样的惯例：如果有的邻邦君主背信弃义，进行挑衅，那就首先派遣使团前去指出他的错误行为，如果他再不停止，就向他宣战。我还向他举了您大君主前几年通过瓦西利·达乌多夫[5]向土耳其皇帝宣战的例子加以说明。我们还谈了其他很多事情。后来他笑着说，哥萨克同他们的人一块儿狩猎时，请这些人去作客，请他们吃东西，然后就把他们紧紧捆绑起来，拿走他们的所有貂皮，还打他们，要他们交出收藏起来的貂皮。你们的哥萨克真是世界上再也没有的好人！

您的臣仆我回答说，这件事能够解决。如果上帝保佑，使团的 509
任务顺利完成，大君主就会委派一个官员来管束他们，这个官员不必等待大君主的谕旨就可以严厉处分他们，今后就不会再有欺凌你方臣民的事情发生了。也希望博格德汗派这样的长官到边境来，以便消除你们的臣民引起的争端。这样两位大君主委派的长官都有充分的权力，不必等待两位大君主的谕旨就可处分坏人，保持边境的安宁，今后就不会再发生争端了。

他说，这的确再好也没有了，但暂时无法做到，暂时也不会有安宁，特别是在你们这一方面，因为莫斯科离此地甚远，而博格德 239张

汗则离此地甚近。

您的臣仆我回答说，这件事并不困难，是能够解决的，但愿上帝保佑，先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说，在两位大君主之间要有友好亲善的关系，其他问题都可以随着解决。

他说，他们很高兴听到这些话，只要你们不挑起争端，就会建立友好关系，至于他们，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也都不会挑起争端。后来臣仆我用伏特加和其他东西款待他，接着他就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了。

3月5日，阿思哈尼昂邦又来拜访您的臣仆，重复了以前说过的话，要求让他看大君主的国书，或者把用俄文写的书面东西交给他，还说了以前说过的关于根特木尔和哥萨克的话，您的臣仆也只是重复了先前的答复。不仅他本人一再到我这里来，他还经常派自己的副手、当地长官、书吏分别来讲同样的话。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听听我所说的话前后是否一致，是否有可以利用的东西。您的臣仆说话非常谨慎，因为他们是一些多疑的人。同时臣仆我也经常派莫斯科贵族、军役贵族去谈这些事情，但臣仆我本人则不到他的住处去，虽然他多次通过当地长官引诱我去。

3月7日，他又率领副手及书吏来您的臣仆我这里重弹旧调。您的臣仆我对他作了同样的答复，并声明，今后如果他问及别的事情我将对他作答，如果仍然要问那些已经问过千百次，并已得到了答复的事情，今后将不再作答，因为已经把我搞得头昏脑胀了。
240张 我知道，他们认为我们在要诡计欺骗他们。我不仅对他，而且在〔色楞格〕*对蒙古人说过，在沿途各地都说过，我们是为了友好亲善而出使到博格德汗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今后也不会说别的话。

他说，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同蒙古人和睦相处，而这里的哥萨克

* 原文散佚，根据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报告恢复（见该报告第74张）。

则很凶恶，不肯和睦相处。他劝我不要因为他们多次问同一件事而恼怒，因为办理皇帝的事必须谨慎，不能草率从事。博格德汗给了他谕旨，要他详细询问我，认真对待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看到我也在严格遵照您大君主的谕旨办事，正象他遵照本国君主的谕旨办事一样。他想立即派自己的副手和书吏到京都博格德汗处，但不知道应如何奏报，因为您大君主的国书不仅未曾阅读，甚至连看也没看到一眼，关于根特木尔的事又没有答复，也没看到礼品，510
我对所说的话又不愿提供书面的东西，仅仅是口头说说，毫无凭据。虽然他在这里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但怕在京都人们不会相信，因而会受到本国君主的责斥。使臣是要亲自把大君主的国书呈交给博格德汗，还是交给衙门，关于这件事又象对巴伊科夫那样拒绝事先说明。他们的惯例则是在衙门接受国书，审阅之后，再带到皇帝面前行礼。

臣仆我问他：国书更值得尊敬，还是使臣更值得尊敬。

他回答说：当然国书比使臣更值得尊敬，因为没有国书，使臣所说的话人家就不相信了。

我对他说：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能带使臣到皇帝面前行礼，却拒绝在〔皇帝〕*面前接受比使臣更值得尊敬的大君主国书？

对此他无法作答，仅仅说，他们自古以来的惯例就是如此。还 241张
说巴伊科夫不但不愿交出国书，而且不愿意对博格德汗行觐见之礼，他这里带有巴伊科夫出使情况的书面记录。

我对他说，使臣代表本国君主向另一国君主鞠躬，那是各国通行的惯例。但对使臣施以强制手段或进行侮辱，不论该使臣是为友好亲善而来，还是为宣告不和而来，都是不允许的。必须维护使臣的尊严，因为使臣是不受约束的人，他说话行事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本国君主的。

* 原文散佚，根据尼·加·斯帕法里出使报告恢复（见该报告第75张）。

他说，那是对的，他们也坚决维护使臣的尊严，不过每一位君主在自己国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订立礼仪，一国的君主不能指挥另一国的君主。

我问他，他现在派自己的副手先到博格德汗那里，我们是否要同阿思哈尼昂邦一起动身，慢慢前行。

他说，他的副手二十天内就能携带博格德汗的答复回来。他从京都返回时，会在沿途各处设置驿站，而现在一处都未设置，他们只是奉派前来问明情况的。

臣仆我对他严肃地说，他在我的话中找不到假话或反复无常的话，而他却一贯出尔反尔，他不止一次说过将派副手先行，我们随后就可动身，现在又说不行。这样一来，今后什么事情也都不能相信他了。

他说，他对不起我，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拿棍子打他的头（这话重复不止一次），也可以随便凌辱他。

臣仆我对他说，我不愿这样做，不过我们要他或者带我们去京都，或者把骆驼和马匹还给我们，让我们回国去等待，因为大君主
242张 不许我中途滞留。

他说，他知道大君主谕令使臣迅速前行，因为他带有给伊格纳季的训令译文*。他读了译文给我听。其中有三处提到使臣正兼
511 程前行。他说，不过在没有接到谕旨之前，他既不敢让我回去，也不敢带我前去。如果我决定回去，他就要拖住我的脚，同我一块儿走，决不离开我。他还说了很多类似的话。他感到很难堪，因为在其他事情上我也抓到了他的反复无常之处：他以前答应过我，要把他们的人在打猎时抓到的大君主的雅库特贡民交还给我，其中两个曾到京都，后来被放回，另外还有带着老婆孩子仍然住在本地村庄里的二十来人。那一天他却拒绝交还，说没有谕旨不敢交还，只

* 见第202号文件。

说当我到博格德汗处时，毫无疑问会传谕把这些人交还我们。

您的臣仆我看到不能说服他们让我们前去京都，就请他立即派副手前去，命他速去速回。他回答说，二十天之内定会回来，定会带来命我们立即去京都的谕旨，因为其他一些地位较低的人和商人都可以进入京城，何况我们这些奉这样伟大光荣的大君主派遣，前来办理好事的人呢？说完，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帐篷。这几天，日夜都在记录我们之间进行的谈话。

3月9日半夜，阿思哈尼昂邦的副手秘书官和一名老书吏率领少数随从奉命动身前往博格德汗处。临行前秘书官和书吏前来看我，问我带来多少人？从大君主处以及从涅尔琴斯克到这里走了多久？他们还问了其他许多事情，准备向博格德汗奏报。臣仆 243张
我据实以告，并赠送他们一些礼品，然后同他们告别。

大臣同我很友好，常常送来大白鳇鱼和他能弄到的别的食物，常派地方长官来问候。您的臣仆我也常派人送些东西给他。他至今仍同臣仆我友好和睦相处。每天供给大君主军役人员的饮食也相当丰富。我们的人没有侵犯他们的农民，大家都为两位大君主之间有了友好亲善的关系而感到高兴。

关于通译人员和翻译、您大君主的国书和他们的国书问题，大臣告诉我，他们那里有许多外国人，他们既懂中文，也懂俄文和其他多种语文。有一位经常在博格德汗左右，很受器重，因为他会观看星象，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十字架。根据他所说的特征，这些外国人是耶稣会士，是天主教徒。如果那里有懂中文的耶稣会士或其他外国人，那么臣仆我在同他们商谈大君主的各种事务时就会方便得多、容易得多。虽然臣仆我在托博尔斯克、色楞格、涅尔琴斯克挑选了最好的通译，但在交谈时，我们只能勉强懂得中国大臣所说的话，因为通译都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缺乏经验的人，没有参加过大君主事务的谈判。不过大臣是个有经验、有才智的人，按照

他们的标准来看，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懂得许多种东方语言。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主要靠猜测而不是靠通译的翻译。他对臣仆我说，他们会在京都物色一个机敏博学、能忠实翻译两位大君主国书和事务的通译，而在这里我们谈的即使不是十分重要的事，为避免由于通译知识不够而发生某些错误或加进多余的话，同样的话都要核对三遍。

512
244张 陛下，3月15日，当臣仆在脑温的村庄时，一个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满汉语通译前来见我，这个军役人员去年随加夫里拉·罗曼诺夫去中国时担任过通译。他是尼堪人，三十年前在阿穆尔河一带与中国人打仗时他投奔了大君主，受了洗礼，先后在莫斯科、托博尔斯克、西伯利亚其他各城市忠诚地为您大君主服务，没有任何背叛行为。因为需要通译，臣仆我从色楞格把他带到了这里。平时处理大君主事务时还有另一名通译，因为这个色楞格斯克通译对俄语懂得不多。他仿佛有点害怕的样子对臣仆我说，他从中国书吏和阿思哈尼昂邦的仆人处得到确切消息，阿思哈尼昂邦已派人去蒙古台吉处，要他们调集军队，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杀害并抢劫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到他们国内进行欺骗、探听虚实的，我们的后面还有军队，要侵占他们的国家。虽然您的臣仆我并不相信他说的话，但仍反复盘问了他。他每次都是这样说。

这事我对任何人，不论是对阿思哈尼昂邦还是对大君主的人都没有说过，并严禁通译泄漏给任何人，以免双方因此惹出麻烦。不过我开始比以前更加注意用友谊和礼品去笼络那位大臣。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听到，因为我担心是大臣故意派这个通译前来对我说这些话，以便观察我的动静，因为很多次大战往往都是由这一类虽然是虚构的事情引起的。

几天以后，在我们庆祝耶稣复活大节的时候（愿上帝保佑大君

主和整个宫廷以及军队能永世安庆这个节日），臣仆我按照基督教的习惯派人给阿思哈尼昂邦送去金色鸡蛋和很多其他东西，因为他派了自己的人从远处观看基督教的典礼，他看到了我们的服式 245张
和礼仪都是属于使团的，而不是属于军队的，我们无忧无虑地庆祝节日，如在您大君主的国内一样。臣仆我故意命令这样做，以消除他对我们的怀疑。节日那天，他很有礼貌地接受了臣仆随行人员送去的礼品，他对当时在执行翻译任务的另一名通译说，他阿思哈尼昂邦有件秘事，想亲自到我这里来谈谈。这事不能通过别人转告，因为现在我们在庆祝节日，过两天他会亲自来找我谈。

3 月 28 日，阿思哈尼昂邦本人前来访问您的臣仆，另外还有一名从京城陪他前来的书吏，他让帐篷里的人都出去，只留下他、他的书吏，通译和我的书吏。他说，他完全相信我说的一切，丝毫没有怀疑。他要自己的副手呈交给博格德汗陛下的奏章也是这样写的，他认为，在两位大君主之间建立永久的友好亲善关系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请求京都下达圣谕，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样，迅速，隆重地带我们前去，因为这件事是由他开头的，是经他的手把本国君主的国书送给了您大君主。现在他特别为这件事操心，希望这件事有个良好的结局。不过现在有一些坏人在散布流言蜚语、制造麻 513
烦，企图在我们之间挑起不和。虽然他本人根本不相信这些话，但他担心这些话会传到不能辨别真伪和好歹的普通老百姓的耳中。这些话他早就听说过，早就想告诉臣仆我，但由于节日，也由于他希望那个人以后不再散布这些流言蜚语，便推迟了。但他看到流言愈来愈多，那个人并未停止散布，因此他出于友好之情特地前来告诉我。

臣仆我对他说，博格德汗陛下挑选并委派他主持理藩院事务，246张
派他迎接所有前来的使臣，是因为他富有经验，善于思考，我还请他予以关照，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他说了哪些话。

阿思哈尼昂邦说，您的臣仆我这里有个通译是尼堪人，去年同加夫里拉·罗曼诺夫一块儿到过中国，因此这个人他认识。那个通译多次要求接见，他都拒绝了，因为去年他见过那个通译，知道那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个人看到无法接近阿思哈尼昂邦，就开始同阿思哈尼昂邦的仆人和书吏交上了朋友，不止一次对他们说，那些戴着红帽子① 跟着使团到你们这里的人，并不是来寻求友好亲善，而是来觊觎你们的国家，想谋害你们，因为假装出使可以蒙骗你们，在他们的后面，在约定地点，驻扎有十万大军，一旦这里的人发出信号，他们就会立即前来，烧杀掠夺，现在在这里的人也都备好火绳枪，装满火药，以便屠杀你们。那个通译对大臣的仆人、书吏和别的人说了许多这类愚蠢的没有根据的话。他阿思哈尼昂邦已禁止自己的书吏和仆人再与他交谈，也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这些话，因为那是谎话，是没有根据的事。他本来不想把这件事告诉臣仆我，但当他看到流言已散布到了其他人那里，就亲自来建议处分那个通译，以免他今后再散布这种流言。

臣仆我立即派人去找那个通译，把他带到我的面前，以便当面对质，揭穿他对他们说的关于军队的事和对我说的关于蒙古人的事。我当着大臣的面问通译有没有对他们说过这些话。他回答
247张 说，他〔对他们〕讲〔这些话〕*是故意试探他们对这些话会有什么反应。臣仆我又问他：这些话是他自己捏造的，还是有人教唆他说的？他回答说，是他自己捏造的，他这样说，仅仅是想为您大君主效劳，并没有人教他这样说。

后来臣仆就问大臣，这个通译是什么时候对他的书吏和仆人说的？大臣说，是在他派自己的副手去京都的第二天。臣仆我对他说，也是在那天这个通译曾来我处报告，说他从书吏和仆人处听

---

* 原文散佚，现按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恢复（见该报告第80张）。

① 指俄国哥萨克。——译者

说你已派人到蒙古台吉那里，要他们带军队来杀害和抢劫我们，我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话，也不相信他，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听说过无缘无故杀害使臣的事。阿思哈尼昂邦听了这些话，大笑了一阵，他说，他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诡诈的事，在同一个时候既要蒙骗、挑拨 514
我，又要蒙骗、挑拨他们。阿思哈尼昂邦问那个通译，他从那里听说关于蒙古人的事。通译说，是大臣的书吏和仆人对他讲的。

大臣说，如果您的臣仆我是个胆小的人，听了他的话，准备自卫，以防蒙古人的袭击，那末他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采取行动，他们就会认为，在我们的后面真的还有军队行将到来，那末双方之间就会无缘无故地造成灾难和争端。阿思哈尼昂邦还说，类似的事，不仅不能做，连想也不能想，当年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到他们这里出使时，虽然他们正在阿穆尔河一带同俄罗斯人进行战争，但他们并没有伤害巴伊科夫。如果不是他固执己见，就会给他各种礼遇，满足各种要求。现在更不必怀疑会伤害你们。这时他从貂皮袄上拔了一根毛举例说，即使把你们一百五十人统统杀死，白沙皇的人员损失仍然很小，同他的貂皮袄上少了一根毛一样，因为我们要的是友谊，而非战争。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战争，但如果你是为了出使而来也不会对你有任何强制行动，就象现在一样，因为博格德汗珍惜自己美好的声誉，愿意同一切人保持友好关系。他还谈了其 248张
他许多话。

臣仆我对他说，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没有相信那个恶棍，他们可以打听清楚，有没有在什么地方隐蔽着我们的部队，现在正是冬天，拿什么东西来让人、马吃饱？只有强盗才采用诈骗手段，突然袭击，而大国君主总是首先宣布战争原因，然后才进行战争。

他说，那倒是真的，博格德汗也是这样做的。前几年博格德汗寄了一封国书给您大君主，询问达斡尔哥萨克是大君主的臣民、还

是象以前进犯阿穆尔河那样，是一些不受约束的强盗罗刹。博格德汗等待着大君主的答复，如果这次仍不见音讯，也没有使团经过哥萨克地区前来博格德汗处说明这些哥萨克确是大君主的臣民，那么就会象过去在阿穆尔河一带那样，歼灭他们。

臣仆我对他说，以前的哥萨克去阿穆尔河一带是未经大君主许可、擅自行动的，因此大君主对博格德汗既没有写国书，也没有派遣使臣，更没有诉诸武力，以便追寻失踪的哥萨克。而现在达斡尔各寨是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建立的，这些城寨不是为了伤害博格德汗的臣民，仅仅是为了监护异族贡民而设的。

阿思哈尼昂邦说，那是真的，当时在阿穆尔河一带他们抓过不少哥萨克俘虏，这些俘虏也说，他们进犯阿穆尔河并不是按大君主的谕旨行事。谈到现在的达斡尔哥萨克，谢伊特库尔和其他从托博尔斯克经过草原到中国来经商的布哈拉人、鞑靼人仍然说，这些哥萨克并不是遵照大君主的谕旨住在达斡尔的。但他们没有相信这些人的话，为了弄清真相，就在前几年特地给大君主写了国书，现在，由于使团的到来，他们对达斡尔哥萨克是遵照大君主的谕旨住在达斡尔一事已深信不疑。

关于那个散布谎言的坏蛋通译，您的臣仆我说，我将命令处以应得的死刑，因为他企图在两位大君主之间和两国之间制造不和。

249张 阿思哈尼昂邦说，在他们国家，犯这样的罪也要处以死刑，不过，他竭力请求不要在这里、不要在他们国家里执刑，因为这个通
515 译的罪行是大臣本人揭发的。假使在这里处死，那么，无论在他们的人或我们的人方面，都有损于他的尊严，他不愿成为一个人被处死刑的起因。在这里，可以给他以另外的处分，然后送回大君主的国家，再遵照大君主的谕示处理。

后来臣仆我款待了阿思哈尼昂邦，并赠送他一些礼品，接着他

就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了。

对那个通译多次进行了拷问，让他说出是谁教唆的，为什么要散布那些谎言。在拷问中，他一口咬定说，他是喝醉了酒才向中国人说了那些话，他曾经被他们打过一次，于是他就想用战争吓唬他们。任何别的话他都不肯讲。因此您的臣仆我当众鞭打了他，把他交给正要经过阿尔巴津回涅尔琴斯克的伊格纳季和哥萨克们，把他关进涅尔琴斯克的监牢，以免他再散布其他谎言，并等待臣仆我回去之后发落。但是，陛下，博格德人和尼堪人之间存在着种族仇视，一如波兰人和契尔卡斯人那样。博格德汗不喜欢这个通译，因为他同他们的奴仆尼堪人交往，而通译本人就是尼堪人。现在博格德人和尼堪人正在进行大战，他们对尼堪人通译很仇视。这一点以下事实也可以证明。阿思哈尼昂邦从京都来这里时，曾向我派去的军役贵族问过，去年与加夫里拉同来的那个尼堪人通译是否和使臣同来了？从那时起我们和哥萨克都受到了他的怀疑。我告诉阿思哈尼昂邦，说当时我曾经想派那个通译回阿尔巴津去，但怕他阿思哈尼昂邦会认为送走那个通译是为了防止那个通译向他透露我们想的是友好还是敌意。阿思哈尼昂邦说，臣仆我没有把他送回去做得很聪明。如果送回去了，他当然会那样想。 250

第二天，3月29日，他请我到嫩江去玩，去捕鱼和猎兎。臣仆我同他去了，捕了很多鱼和兎子。在嫩江这里，人们能捕到很大的白鳇鱼和别的鱼，它们是由海里经阿穆尔河游到这里来的。他再一次要求不要在这里处死那个通译，我回答说，我要把他遣送回涅尔琴斯克，在那里按大君主的谕旨予以处理。

4月2日，大臣从居住的村庄出行约二十俄里去迎接自己的副手，他们有这样的规矩：为了表示对圣旨的尊敬，不能在原地等待，必须远远地去恭迎。他留下一个地方长官陪伴我，以免我在他回来之前感到寂寞。

4月8日，孟格德长官来到住处问我，有没有把人留在后面？我后面还有没有别人？您的臣仆我猜测，很可能是他们看到了我们的人经过草原前来这里，并且害怕我们会发动战争才问的。因此臣仆我回答说，后面没有什么人，但可能有人从大君主处携带谕旨来，也有可能是我派到雅库次克去买海象牙的人，陛下，因为我听说用海象牙作为礼品送给博格德汗是非常受欢迎的，不过需要大的，莫斯科皇库提供的太小了，因此臣仆派了一名军役贵族到雅库次克去购买最大的。阿思哈尼昂邦后来也在这里看到过这些最大的海象牙，大为赞赏。可能是总管遵照我的命令让该军役贵族
516 从涅尔琴斯克寨前来此地，我估计不会是别人。孟格德说，他已派出许多人前去相迎，有什么消息，他们的大臣会告诉我。

251张 4月10日和11日，阿思哈尼昂邦多次派人前来详细询问我，后面的俄国人是些什么人，因为他们很不放心，怕会发生战争。我仍象以前那样对他们说，我估计不是我的其他人员，我的回答同以前完全一样，因为我看到他们已在集合自己的人，忧虑重重。

4月12日午夜，阿思哈尼昂邦派理藩院的值日人员来我处，与他同来的还有雅库次克一名军役贵族和涅尔琴斯克根特木尔氏族的一名通古斯人。他们告诉臣仆我说，去年，即183年，在我出发之后，一名雇佣骑兵奉派从莫斯科大君主处赶送西伯利亚衙门的一盒药品，大贵族、军政长官在托博尔斯克加派一名军役贵族和雇佣骑兵同行，要他们在臣仆我到达北京之前赶上我。他们到涅尔琴斯克时我已离开，没有赶上。当时正巧我派去买海象牙的军役贵族也从雅库次克寨带着海象牙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寨。帕维尔·舒利金看到他们人少，就派了十五名哥萨克护送，另有一名通古斯向导，他们顺着我走过的路线前来。到达中国边境之前，除了纳米亚辛人之外，他们没有见到过任何人。纳米亚辛人把他们扣留了五天，想杀害和抢劫他们，不过他们中间曾来过您的臣仆处的

一些头人禁止他们这样做，说使臣还会回到这里的，那时我们将无处藏身。他们提供了饮食和车马，让他们走，并对他们说，使臣回来时，将通过使臣向大君主纳贡。他们到达中国托尔果钦边民那里时，边民见到他们就纷纷逃走，并报告了阿思哈尼昂邦。他们这一行人费了很大力气才劝止了逃散的边民，他们对边民说，他们是好人，是从您大君主处到臣仆我这里来的，是来办好事的。勒拿军役贵族和通古斯通译请求先行到我这里。但托尔果钦人却把他们 252张
带去见阿思哈尼昂邦，见过大臣之后，才奉命来见臣仆。他们见阿思哈尼昂邦时，通古斯通译受到了严格的盘问：使臣后面是否有军队？是驻扎在涅尔琴斯克，还是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通译用自己的方式发誓说，他从未听说后面有军队的事情。阿思哈尼昂邦对通古斯通译说，他是完全信任使臣的，之所以要问，仅仅是为了让当地的人能听到通古斯通译所说的话，这样他们就能相信了。

当天，臣仆我派了书吏和通译去问大臣，为什么他总是怀疑使臣后面有军队，不相信使臣的话，要大君主的人先到他那里，而不是先到使臣这里，由使臣吩咐他们去见大臣。现在他看到了，正如臣仆我说的一样，这些人正是从大君主那里送药和海象牙来的。

阿思哈尼昂邦感到很羞愧，他说，这件事不是他造成的，而是那些不懂规矩的边民百姓造成的。不过，陛下，阿思哈尼昂邦把军役贵族和通译留在他那里还不到一小时就让他们到了我这里，其余的人则直接送到了臣仆这里。

4 月 13 日，阿思哈尼昂邦回到臣仆我住的村庄，极有礼貌地进入我的帐篷，很高兴地说，博格德汗陛下愿同大君主建立友好亲善关系，已派前述副手飞骑携带圣谕给他，要他立即盛情陪送臣仆 517
我和大君主军役人员一百五十人前往京都。沿途宿营地都已安排停当，任何地方都不会耽搁。他的副手因病留在离此一天半路程的地方，但命令我们前往京都的博格德汗谕旨已经全文下达。不

253张 过我们还得在这里耽搁几天，等到月圆时才能动身，那一天是4月17日，是个吉日。那一天我们大家肯定会启程。到了京都之后，会向我们提供各种方便，并会受到优厚的礼遇。谈话当中他告诉臣仆说，从涅尔琴斯克到京都，还有另外一条经达赉湖的路[6]，比较近，三十天就能抵达。现在这里的路是弯路。从涅尔琴斯克到他们边民地区，八天就够了，既便捷又安全。

阿思哈尼昂邦在臣仆处谈论各种事情，故意说笑逗乐，直到送药和海象牙的大君主其余人员来到。臣仆我当着他的面把他们叫来，打开药盒，并给他看了海象牙。从那么遥远的国家带来药瓶而没有打碎，使他感到很惊讶。我拿出药品和海象牙对他说：这就是您一直在探问的我们的军队。阿思哈尼昂邦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只是说，他们虽然探问过，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老百姓，使他们不致于担惊受怕，能够安下心来。后来他请求我们挑选一些药品，派遣从前给他涂过药的人前去医治他的副手，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因为他的副手病得很重。您的臣仆我当天就挑选出一些药，派自己的人去治疗他的副手。我还命令留下少数人照料马匹和骆驼，其余的人则乘车马前往北京，估计二十八天即可到达。

4月14日，到京都去的书吏回来了，他在臣仆这里证实了大臣所说的话。他们在京都滞留了七天，因为大臣不在理藩院，无人
254张 向博格德汗奏报，事情由其他衙门办理，因而耽搁。他们正等待我们到京都去，并将隆重接待我们。

4月15日，有五个阿尔巴津哥萨克从阿尔巴津寨到脑温您的臣仆我这里来，打听您的臣仆我和使团的消息，同时来做少量的买卖。他们说，他们已在阿尔巴津准备好两只木船，要沿阿穆尔河到结雅河去征收实物贡。臣仆我当即对他们发了口头命令，并发函到阿尔巴津寨，要他们在使团蒙上帝保佑完成任务之前，绝对不得欺凌中国贡民，不得征收贡物，不得远征。因为大臣和当地长官没

有一天不抱怨阿尔巴津哥萨克欺人太甚。

因为在中国边境这里耽搁了很长时间，我和中国人之间交谈的话和交涉的事太多了，无法一一写入本报告，因此臣仆我特地派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率通译书吏向陛下呈送本报告，他们都曾奉臣仆派遣前往京都，通报使臣即将到达的消息。伊格纳季从博格德汗发国书给您大君主时起，一直到现在，到我从这里出发为止，始终同我在一起。这里发生的一切，他都有所见闻，大君主如要询问这里的一切事情，他都了解。您的臣仆我以 518
前曾在报告中谈到伊格纳季，说当地长官埋怨他告诉他们的话不真实，说他讲过我不是今冬而是明春才能到达，因此便耽误了我的行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要把您的臣仆我留在这里，等候大臣前来。大臣本人从京都来到此地后，他们又说，博格德汗因有庆典，所以迟迟未能作答。伊格纳季的答问词附于本报告之后[7]，以备查询。

臣仆我命伊格纳季到外务衙门将本报告呈交给大贵族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杜马秘书官格里戈里·鲍格丹诺夫、秘书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夫、瓦西利·鲍宾宁和叶麦利扬·乌克兰因采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74年，案卷№1，第2册，第203—254张。原本。

抄本附在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中（同上，目录1，第4本，第46张—86张背面）。

载于：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尼·斯帕法里使团赴中国的出使报告》，圣彼得堡，1903年，第9—43页；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基希尼奥夫，1960年，第292—334页。

第 210 号文件

1676 年 6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瓦·舍列麦捷夫为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已由涅尔琴斯克动身事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277张背面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
278张 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殿下圣鉴，臣仆彼得鲁什卡·鲍利绍伊·舍列麦捷夫、伊瓦什卡·斯特列什涅夫、费季卡·普罗托波波夫、格里什卡·米哈伊洛夫谨奏。

今年，即 184 年，6 月 17 日收到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帕维尔·舒利金由涅尔琴斯克寨写给您的臣仆我等的报告称：

今年，即 184 年，10 月 22 日，他收到由托博尔斯克发到涅尔
278张背面 琴斯克寨给他的公函，内称，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和诏书，尼古拉·斯帕法里奉派从莫斯科到达托博尔斯克，并已从托博尔斯克火速前往中国以使者身分办理大君主的事务。他帕维尔应在尼古拉·斯帕法里一行到达之前准备好车马、船只、船具以及足够数量的舵手和桨手，要俄罗斯人，不要异族人。一旦尼古拉来到达斡尔各寨，便应立即向他提供车马、船只、船具、舵手和桨手。此外，还要向他
279张 尼古拉提供水路或旱路旅途所需的其他一切，并立即让他从达斡尔各寨前行，不得有任何阻留。同一天，他收到尼古拉·斯帕法里从贝加尔湖途中发到涅尔琴斯克给他的信，要他准备好经达斡尔各寨到中国边境所需车马和护送人员，并从涅尔琴斯克寨派军役

* 日期是根据原文中提到的日子以及把 184 年称为“今年”而确定的。

人员带着车马前去迎接；还要帕维尔派一名干员去中国边境城市 519
通知中国长官，说大君主已派使臣携带大君主的亲善国书，途经达
斡尔各寨前往博格德汗处，希望长官派人到北京通报此事，并准备 279张背面
车马以及按照礼仪应当提供的其他物品，使他不致耽搁行程。

他帕维尔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已于 11 月 9 日从涅尔琴斯克寨派遣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及哥萨克斯坚卡·亚科夫列夫、叶夫多基姆·阿列克谢耶夫前往嫩江到中国边境城市去见中国长官，通知中国长官，大君主使者、贵族尼古拉· 280张
斯帕法里携带大君主致中国博格德汗的亲善国书即将到达，随他前往的有大君主的各级军役人员一百多人，希望他们将此事奏报博格德汗，准备车马以及按照惯例需要的其他物品，携带车马到途中适当的地点迎接使臣。为保护大君主的财物，帕维尔又从涅尔琴斯克寨派自己的儿子瓦西利带领四十名军役人员前去迎接尼古拉，他们还带有二十三匹马、五峰骆驼以供乘载。

尼古拉于 12 月 4 日平安到达涅尔琴斯克寨，他要求提供大量 280张背面
牲口，共七十峰骆驼、一百匹马，但却没有出示通行文牒。在涅尔琴斯克寨，大君主的马匹不多，骆驼一峰也没有。帕维尔在涅尔琴斯克寨向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征集了九峰骆驼、五十匹马，向异族贡民征集了三十三匹马，此外还把尼古拉认为合适的十三匹官马交给了尼古拉。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那些提供了马和骆驼的军 281张
役人员），为了报效大君主，不使君主的差务受到耽搁，所有的马匹和尼古拉需要的物品、制造鹰笼的材料、马匹饲料以及各种毛皮等等，都是花高价购买的。涅尔琴斯克官库已按照托博尔斯克的指令和尼古拉的要求，向他提供了需要的物品。此外，为满足尼古拉运送大君主财物和中国之行的需要，帕维尔已派自己的儿子瓦西 281张背面
利和三十名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一名通译、二名向导跟随尼古拉前往中国。他已于今年，即 184 年，12 月 19 日让尼古拉一行全部

骑马从涅尔琴斯克寨出发。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3 册，第 277 张背面——281 张背面。

第 211 号文件

1676 年，不早于 10 月 11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瓦·舍列麦捷夫为伊·米洛瓦诺夫使团返回托博尔斯克事呈外务衙门的报告

301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费奥多尔·
520 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陛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殿下，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皇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殿下圣鉴，臣仆彼得鲁什卡·鲍利绍伊·舍列麦捷夫、伊瓦什卡·斯特列什涅夫、费季卡·普罗托波波夫、格里什卡·米哈伊洛夫谨奏。

前年，即 183 年，3 月 30 日，在由外务衙门秘书官瓦西利·鲍宾宁签发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军政长官彼得·米哈伊洛维
301张背面 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的已故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诏书中谕令：如果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在中国或途经西伯利亚时有事奏报大君主，应毫不耽搁地立即呈送大君主御览。

今年，即 185 年，10 月 11 日，臣仆收到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从中国发来的信函。他从中国派遣达斡尔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和哥萨克伊格纳什卡·卡利斯特拉特前来，他们携有

---

* 日期是根据文中提到的日子确定的。

用棉布包封盖印的一封信。*您的臣仆我等现派军役贵族伊格纳 302张
季·米洛瓦诺夫等人携带此信前往莫斯科诸位大君主处，已命他们到莫斯科后前往外务衙门报到，并呈交信件和报告。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3本，第301—302张。抄本。

第212号文件

1679年9月1日至1681年8月31日之间。**——色楞格斯克军政长官伊·弗拉索夫就尼·加·斯帕法里留在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伊凡·阿法纳西耶夫处的货物问题呈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费奥多尔· 34张
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陛下圣鉴，臣仆伊瓦什卡谨奏。

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谢苗·鲁缅佐夫签发的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的诏书已下达至色楞格斯克臣仆处，谕令臣仆按照尼古拉·斯帕法里的请求，把他从中国回来途中留在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伊瓦什卡·阿法纳西耶夫处的货物送交莫斯科陛下西伯利亚衙门。计有：红色软革十张，白银二百五十两，带爪的破损猞猁皮十六张，缝接起来的雪兎皮三张半，次等貂皮五十四张，海象牙一普特又七磅半，镜子四面，眼镜三副，涂了油的刀八把。

臣仆我在色楞格斯克没有找到哥萨克伊瓦什卡·阿法纳西耶

---

* 见尼·加·斯帕法里从卜奎发出的报告(第209号文件)。

** 日期是根据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执政、伊·弗拉索夫就任军政长官、基·阿·亚科夫列夫主管西伯利亚衙门三者的时间确定的。

夫。据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哥萨克十人长米什卡·卡拉萨列夫等
521 人说，在臣仆来到色楞格斯克之前，他已经死了。而尼古拉·斯帕
法里留在伊瓦什卡那里的货物，伊瓦什卡早已根据叶尼塞斯克的
35张 来函送到叶尼塞斯克去了。至于有多少货物，他们也 说不清楚。
伊瓦什卡的寡妻普拉斯科维查称：尼古拉·斯帕法里留在她丈夫
伊瓦什卡那里的全部货物，已经在叶尼塞斯克向她丈夫伊瓦什卡
收讫，她还交给臣仆我一张叶尼塞斯克宣誓公务员格里什卡·康
达科夫并列的收据。

您的臣仆我抄录了这张收据，附在本报告之后上呈莫斯科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御览。陛下，本报告和抄录的收据，臣仆命在西伯利亚衙门呈交给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侍臣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秘书官谢苗·鲁缅佐夫、列夫·叶尔莫拉耶夫和萨瓦·塔尔科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全宗，目录 2，案卷 № 95，第 34—35 张。副本。

第 213 号文件

1680 年 1 月 2 日。——宫廷营造衙门向尼·加·斯帕法里购买中国织物的记录

1张 188 年 1 月 2 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的谕旨，已付给尼古拉·斯帕法里十二俄尺中国上等黑缎的价款共十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每俄尺购价三十阿尔腾。这匹缎子是在去年，即 187 年，向他收取的，大君主已将这匹缎子赏赐给大贵族的夫人安娜·

彼得洛芙娜·希特罗沃，由掌管钥匙的宫内杂务侍臣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利哈乔夫命令付款。

记入支出账册。

第1张背面写有：我尼古拉·斯帕法里已领到十二俄尺中国黑缎的价款十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兼卡，每俄尺价三十阿尔腾，特此签收。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武器馆全宗，案卷№18911，第1张。原本。

第214号文件

1683年12月31日。——外务衙门为奖赏尼·加·斯帕法里事致皇库衙门的公函

7192年12月31日。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谕旨，函致御前大臣谢苗·费多罗维奇·托洛恰诺夫及其同僚。 1张

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为表彰国家外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斯帕法里往年即183年的中国之行，谕令外务衙门向皇库衙门支取二俄磅重的银勺一把，龙头呢和十俄尺意大利出产的上等花缎，作为皇赏，赐给尼古拉。 522

遵照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大君主、沙皇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谕旨，御前大臣谢苗·费多罗维奇·托洛恰诺夫及其同僚应遵照两位大君主的谕旨办理此事。

原文下的签署：秘书官伊凡·沃尔科夫。

第 1 张背面：

右边写：米季卡·西曼诺夫斯基校对。

批注：抄录入本。

附注：遵照本谕旨，支给呢子和花缎，由尼古拉具据收领，皇库衙门现无银勺，此事应奏明。

两位大君主赏赐的五俄尺茸麻色呢子，十俄尺白杨色花缎已于 3 月 11 日由尼古拉·斯帕法里具据收讫。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武器馆全宗，№21960，第 1 张。原本。

附　　录

注　释

第 1 号 文 件

1 瓦西利·瓦西利耶维奇·沃伦斯基——托木斯克第一任军政长官。瓦·瓦·沃伦斯基致外务衙门的报告，是证明俄国政府第一次试图与蒙古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唯一史料。关于伊·别洛戈洛夫出使的其他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见«十七世纪的托木斯克。该城的历史资料，附 П. М. 戈洛瓦切夫的前言和后记以及十七世纪末托木斯克四郊地图»，圣彼得堡，未注明出版年份；Ф. И. 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圣彼得堡，1914 年，第 9—10 页)。

2 在俄国文献中，这是指硕鲁乌巴士珲台吉 (1567—1627 年)，即西蒙古第一个阿勒坛汗(金帐汗)。他的统治地区，西至乌布苏诺尔、东至胡布苏泊(即库苏泊)，在南方，其领地延伸到蒙古阿尔泰山前地带(见 Н. П. 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西蒙古的阿勒坛诸汗»，载«苏联东方学»杂志，1949 年，第 6 期，第 383—395 页。

3 马茨人——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民族。赫·弗·米勒认为马茨人即马托茨人。后者居住在图巴河阿巴坎塞一带 (见赫·弗·米勒的 «西伯利亚史»，第 2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14 年)。

4 阿勒坛汗硕鲁乌巴士珲台吉与准噶尔人(黑卡尔梅克人)的战争，阻碍了伊·别洛戈洛夫使团的行程，使团便回到了托木斯克。阿勒坛汗在 1619 年派使臣达尔罕喇嘛送交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中说："大约在十三年前，君主陛下的人员带来君主陛下的口信，对我说，希望由贵国到我国、由我国到贵国的途中保持平靖。在此以前，陛下也曾派遣使臣带此口信前来我处，但这些使臣在途中为黑卡尔梅克人所杀害，未能到达我处。"这里所讲的，可能也是指伊·别洛戈洛夫使团。俄国使团动身前往阿勒坛汗的消息，阿勒坛汗大概是听到了，可是关于使团命运的确切消息，他却没有得到(参见第 25 号文件及其第 2 条注释)。

第 2 号 文 件

1 史密斯·托玛斯(福明)——1604 至 1605 年英国派往俄国使团的团长。这个使团的主要任务是使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确认英国人从前在莫斯科国的贸易权和特权。此外，还要求获得经过俄国与波斯进行贸易，并经过俄国探寻前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的权利。后一要求遭到拒绝。

托玛斯·史密斯从前也常来俄国。1587 年，他曾获得免纳任何关税进行自由贸易的特权证书(见托玛斯·史密斯爵士:《旅居俄罗斯札记》，圣彼得堡，1893 年；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罗斯对外关系概况(至 1800 年)》，第 1 册，莫斯科，1894 年，第 95 页。

2 第一个关于自由贸易的特权证书，于 1556 年颁给英国商人。他们获准进入俄国北方港口。1564—1565 年间，英国商人获得了在全俄罗斯境内进行免税贸易的权利。到 1572 年，他们获得了除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以外，在俄罗斯全境进行贸易的机会，以上两地，“非经沙皇特许，彼等不得擅入”。1584 年，特权证书按以前办法，规定准许英国商人除喀山与阿斯特拉罕外，
526 得以在各地自由经商，但英国商人必须缴纳一半的关税。1587 年，发给罗兰·霍萨德和托玛斯·史密斯二人进行免税贸易的证书。1589 年，英国大使弗莱契提出的十八条列入特权证书。这一证书可以看成是英国商人在俄罗斯进行贸易的规章(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罗斯对外关系概况(至 1800 年)》，第 1 册，莫斯科，1894 年版，第 91—100 页)。

3 约翰·麦里克多年以来代表了在俄国的英国商人的利益。他曾被任命为驻雅罗斯拉夫尔的贸易代表，后来(1592 年 5 月)为驻莫斯科的贸易代表。1596 年当选为伦敦的莫斯科公司的董事。1600 年陪同 Г. И. 米库林使团到达伦敦，1602 年又回到莫斯科。1602—1604 年，曾向鲍里斯·戈东诺夫传递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的信件，信中提议沙皇太子费奥多尔·鲍里索维奇与英国女王近亲联姻。1605 年麦里克由伪德米特里手中获得贸易特权，1606 年又从瓦·伊·舒伊斯基手中获得特权，1611 年回到英国。到了 1615 年，詹姆士一世授予贵族封号，并任命为宫中高级枢密侍从，以大使身分再到俄国。从那时起，他在俄国文献中则被称为伊凡·乌利扬诺夫·麦里克公爵。在俄国与瑞典进行谈判，并于 1617 年 2 月 27 日签订斯托尔波夫和约时，充当调停人。订约以后，回到伦敦(见 И. Х. 加麦利的《十六、十七世纪在俄国的英国人》，载《俄国皇家科学院论丛》，第 15 卷附录，第 2 期，圣彼得

堡，1869 年，第 223—236 页；H. Г. 雷仁的《斯托尔波夫和约及订约前的谈判》，圣彼得堡，1857 年）。

4 这里指的是丹麦国王赫里斯顿四世的胞兄雅甘王子，他于 1602 年 8 月 18 日到达莫斯科，准备与克谢尼娅·鲍里索芙娜公主结婚。但当年 11 月雅甘暴卒，婚姻未能结成。他安葬于莫斯科，丧礼十分隆重。

5 第一艘驶往俄国的英国海船，在理查德·詹斯勒率领下于 1553 年 8 月 24 日到达俄国，目的是寻找前往印度和中国的通路。后来还有多次类似的尝试（詹金逊于 1558—1559 年的旅行等等）。俄国的北方起初被英国商人看成是通往富饶的东方国家的过境地带。正如现代英国史学家 T. S. 威兰指出的："英国人的意图不在北方本身……北方是通往中国之途的门户，虽然谁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条道路，而且即使有的话，也不知道它的情况怎样，距离多远。探寻从北方通往东方的道路，始终没有成功，可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却成了这种探寻的结果——这种探寻导致了与俄国建立直接贸易的关系"（T. S. 威兰的《俄国公司的早期历史，1553—1603 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曼彻斯特，1955 年，第 1 页）。

6 指的是 1605 年 5 月 9 日托玛斯·史密斯致杜马秘书官 А. И. 弗拉西耶夫的信件（信件的译文藏于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目录 2，1604 年，案卷№43，第 189—190 张）。

7 托玛斯·史密斯同大贵族们的会谈在 1605 年 3 月 10 日举行。下面复述的秘书官 А. И. 弗拉西耶夫对托玛斯·史密斯复信的记录，藏于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目录 2，1604 年，案卷№43，第 204 张，第 207—208 张。

8 这里讲的是伊朗国王阿巴斯一世于 1603 年对土耳其发动的战争。几年之中，伊朗军队占领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东格鲁吉亚、库尔德斯坦以及巴格达、摩苏尔和迪亚巴克尔。根据 1613 年的斯坦布尔和约，这些占领地归伊朗所有。

第 3 号 文 件

1 在皮埃蒙特地图制图家贾科莫·加斯塔利多绘制的 1550 年出版的俄罗斯地图上，曾标明北冰洋（即白海的一部分）及德维纳河、美晋河、伯朝拉河及其上游奇尔马河以及鄂毕河。鄂毕河由被称作"中国"的大湖（Kythao lago）流出，该湖位于地图的东部。大约这张地图在英国也是为人所知的，因

此也就可以说明英国商人坚持试图获准通过“大鄂毕河”寻找通往东印度和中国的道路的原因。直到1618年伊·彼特林出行之后，才获得了新的地理知识，使他能绘制一张中国《地图》——可惜这张地图没有流传到我们手中，此后我们在文献中就再也看不到试图上溯鄂毕河到中国的事了（见И. Х. 加麦利的《十六、十七世纪在俄国的英国人》，载《俄国皇家科学院论丛》，第8卷附录，第1期，圣彼得堡，1865年，第34页；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罗斯对外关系概况（至1800年）》，第1册，莫斯科，1894年，第101页）。

2 贵族杜马拒绝了约翰·麦里克信中提出的准许英国商人过境探寻前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的要求。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纲要中，有下面一句批注：“大贵族们象以前的答复一样，决定加以拒绝”（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和瑞典的关系全宗，目录2，1616年，案卷№4，第384张）。

527

第 4 号 文 件

1 此处摘引的圣谕是杜马秘书官彼·特列季亚科夫于5月5日说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和瑞典的关系全宗，目录2，1616年，案卷№4，第414张）。

第 5 号 文 件

1 库拉金·伊凡·谢苗诺维奇公爵——十七世纪初的著名国务活动家。1606年站在舒伊斯基方面，反对伪德米特里。舒伊斯基登基以后，是主张限制沙皇权力的大贵族之一。1614年保卫了莫斯科，使之免遭克里木鞑靼人的侵袭。1615年曾与约翰·麦里克进行谈判，后者力争准许探寻通往东印度及中国的道路。库拉金于1615—1602年在担任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任内，曾派遣托米拉·彼得罗夫使团（1616年）至卡尔梅克，并派遣伊凡·彼特林使团至中国（1618—1619年）。

第 6 号 文 件

1 黄皇帝——这是对黄蒙古皇帝的称呼，在俄国文献中，黄蒙古人是指住在中国长城附近的蒙古部族。在外务衙门回答询问时，丘缅涅茨和彼得罗夫说“黄皇帝”名叫库拉钦。Ю. В. 阿尔谢尼耶夫则称之为萨音库拉钦，并补充说，“大概这里指的是萨音诺颜汗的领地，位于色楞格河上游喀尔喀西部一

带，在列麦佐夫的人种学图志里，这个国家称作黄蒙古”。Г. Е. 卡塔纳耶夫错误地认为，这里指的是满洲人（见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境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年，第13页；Г. Е. 卡塔纳耶夫的《西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役人员及其在俄罗斯人探察并占领西伯利亚及中亚细亚过程中的作用》，第1分册，圣彼得堡，1907年，第103页）。

第7号文件

1 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在托木斯克官署的答问，并不是在他们由阿勒坛汗的乌卢斯那里回来以后立即记录下来的，而是到12月15日才记录的，即他们要动身前往莫斯科的时候。瓦·丘缅涅茨使团回到托木斯克的确切时间不详，因为在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费·瓦·鲍鲍雷金的各次报告里记载各异。在12月16日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的报告中，记为11月26日（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17本，№37，第48张），在稍后一件报告中，则记为11月22日（同前，№39，第50张）。

2 孔甘切伊是珲台吉称号的误读。使臣们显然把这个称号误作人名了。В. К. 安德列耶维奇对这个术语的解释不完全确切。他说：“孔甘切伊是蒙古人的外号，在吉尔吉斯语中叫阿勒坛汗，翻译起来就叫金皇帝”（Б. К. 安德列耶维奇的《西伯利亚史》，第1册，圣彼得堡，1889年，附录1，第206页）。

3 见第6号文件注释1。

4 科舒钦——按И. Е. 菲舍尔的考证，不是人名，而是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的官衔（见Е. Э. 菲舍尔的《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年，第257页）。

5 腊宾国（唐古特国）——在十七世纪俄国文献中指西藏（见第26号文件注释10）。

6 有趣的是，伊·彼特林对于瓦·丘缅涅茨和伊·彼得罗夫所叙述的这一点持批判态度。他在自己的见闻记中说：“有一种谎言说：呼图克图死了，在地下埋五年，又复活了，那是伊凡·彼得罗夫的胡扯：人死了怎么还能复活呢？”（见第26号文件）。

7 帕拉季·卡法罗夫认为，Г. 斯巴斯基把泰本（Тайбун）恢复为大明（Дамин）是正确的。蒙古语Бун和мин这两个音节有相似之处，“Тайбун”不可能出自蒙古的术语daibung，这个术语相当于中国话的“大夫”（Дафу）。

"大夫"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大官、大臣"。毫无疑问，在中国和蒙古，它不能用来指皇帝，因此未必会产生俄国人借用此词来称呼皇帝的问题（见《西伯利亚通报》，第1册，圣彼得堡，1818年，第244页；《大司祭修士帕拉季关于哥萨克彼得林旅行中国的札记》，载《俄罗斯考古协会东方分会会刊，第6卷，第1—4期，圣彼得堡，1892年，第306页）。

8 此处所指不明。曾经注释这篇文件的赫·弗·米勒院士认为这可能是指朝鲜。丘缅涅茨和彼得罗夫在外务衙门回答询问时说："中国的那一边有个霍坦国，国内有皇帝，名叫阿克巴雷克"（见第14号文件）。Ю.В.阿尔
528 谢尼耶夫认为这个名称是霍坦国，皇帝名叫阿克巴雷克，因此认为，我国使者带来了关于呼和浩特土默特的信息。"呼和浩特土默特是属于蒙古的察哈尔，它与长城毗连"（见И.Э.菲舍尔的《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年，第261页；Ю.В.阿尔谢尼耶夫的《1675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境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年，第12页）。

9 Г.Е.卡塔纳耶夫认为，这是指日本国。他的意见未必可信（见Г.Е.卡塔纳耶夫的《西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役人员及其在俄罗斯人探察并占领西伯利亚及中亚细亚过程中的作用》，圣彼得堡，1908年，第103页）。

随同使团前往卡尔梅克的托·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在外务衙门回答询问时称："他们来到卡尔梅克国以后，根据陛下的圣谕，对大巴加蒂尔达赖台吉、他的弟兄以及其他很多重要的巴夏[1]和库丘姆的儿子伊希姆王子说，希望他们接受陛下的统辖，为陛下效劳，以诚相见，携带各种货物前来陛下的西伯利亚城市"（第8号文件）。也许瓦·丘缅涅茨和伊·彼得罗夫指的是这些统治者，并称其领地为"托平国"。

10 这显然是北蒙古（喀尔喀）的某一个统治者（见Ю.В.阿尔谢尼耶夫的《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境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年，第13页）。

11 И.Е.菲舍尔引用赫·弗·米勒的考证，认为这里讲的是喇嘛庙，而建庙的僧侣是由中国来的（见И.Е.菲舍尔的《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年，第263页）。

---

① 巴夏，系旧土耳其、埃及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译者

第 8 号 文 件

1 哈萨克大帐国——即 15—16 世纪建立于现今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部地区的哈萨克汗国。它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是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见《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I 卷，阿拉木图，1957 年）。

2 巴加蒂尔达赖台吉（达赖·亚努舍夫、达赖、巴阿蒂尔、巴加蒂尔）——厄鲁特王公，杜尔伯特人首领。文中没有指明另外两个弟兄曼基特和诺颜巴什。看来托·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见 J.F.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 I 卷，伦敦，1919 年，第 38 页）；C.K.鲍戈亚夫连斯基的《十七世纪上半叶卡尔梅克人历史资料》，载《历史学报》，莫斯科，1939 年，第 5 期，第 53、99 页）。

3 伊希姆王子——最后一个西伯利亚汗库丘姆的儿子之一。西伯利亚汗国被消灭以后，他同他的弟兄阿列伊、阿齐姆和库别伊-穆拉特曾向厄鲁特寻求支持以反对俄国。为此目的，伊希姆乃于 1621 年和土尔扈特人的首领霍-乌尔柳克的女儿结了婚。

4 在硕鲁乌巴士珲台吉的领地，也象在蒙古全境一样，主要的宗教是喇嘛教。在中国，这种宗教只流行于蒙古人居住的地区。彼得罗夫和库尼津提供的语言和文字情况，只限于蒙古人居住地区。

5 很可能萨夫兰王子不是人名，而是治理该城市的官长职称。在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致外务衙门报告（1616 年，10 月 20 日至 12 月 29 日之间）的原文中，萨夫兰城的统治者，称作哈萨克苏丹图尔松。图尔松于 1614—1615 年间是塔什干的统治者。显然，在俄国文献中，萨夫兰一词不是指赛兰（哈萨克南部的一个城市），而是指塔什干（见《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 年）》，莫斯科，1959 年，第 49 页；《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I 卷，阿拉木图，1957 年，第 171—179 页）。

第 10 号 文 件

1 这个决议当天由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凡·库尼津送交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库拉金。

第13号 文 件

1 斯卡扬·麦尔根和基钦加是起初来到托博尔斯克，而后与瓦西利·丘缅涅茨一同到莫斯科的阿勒坛汗第一批使臣。出使的目的是要弄清楚莫斯科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并表示阿勒坛汗愿意和俄国人"友好相处，互相往来"。

529

第15号 文 件

1 马克西姆·特鲁勃恰尼诺夫使团未能成行，这可能是因为通译伊凡·彼特林和另外两名托木斯克哥萨克于1617年2月4日奉派前往捷列乌特酋长阿巴库那里，请他到托木斯克来领取"皇赏"。1618年，伊·彼特林被任命为使团团长，接替马·特鲁勃恰尼诺夫（见Ф.И.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中国记》，圣彼得堡，1914年，第29页，及本书第25—27号文件）。

第16号 文 件

1 参加与约翰·麦里克谈判的，有大贵族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舍列麦捷夫、公爵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波扎尔斯基和秘书官萨瓦·罗曼丘科夫。

2 在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为签订斯托尔波夫和约而为约翰·麦里克举行的宴会上，约翰·麦里克会晤了与瓦西利·丘缅涅茨一同来到莫斯科的阿勒坛汗使臣斯卡扬和基钦加。

3 这里引用的关于中国和阿勒坛汗的资料，源自托·彼得罗夫和瓦·丘缅涅茨的出使报告。

4 我们没有关于俄国新土地发现者这次探险的确切材料。但这次探险很可能是确有其事的。从南面向叶尼塞河的推进，是从克特河开始的，这个地方在1605年，也许在更早一些时候曾设立过城寨。

第19号 文 件

1 在斯托尔波夫缔结和约时，俄国和瑞典双方议定：为了郑重批准和约，双方应派出特别使团先行在拉多加湖和奥列舍克要塞之间的界河拉夫查河

上会晤，在此处交换最后订正的和约文本。为此，1617 年 7 月 1 日从莫斯科派出了以费·彼·巴里亚京斯基公爵为首的使团，使团中包括贵族奥·亚·普隆奇谢夫，秘书官鲍格丹·卡什金及随员。两国大使的会晤于 1617 年 9 月 24 日举行(见K. 亚库鲍夫的《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和瑞典》，莫斯科，1897 年，第 28—29 页)。

第 20 号　文　件

1 里亚日斯克总督斯捷潘·伊凡诺维奇·沃伦斯基和秘书官马尔克·波兹杰耶夫于 1617 年 8 月由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派往英国，以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取得十万卢布的贷款。英国政府同意贷款的条件如下：保证英国人经伏尔加和里海自由通行至波斯，签订提供亚麻、大麻、缆索的贸易协定，并不得向荷兰商人提供英国商人所获得的优惠条件。英国人决定派遣以道得莱·狄格斯为首的特别使团携带上述建议来到莫斯科(见加麦利的《十六、十七世纪在俄国的英国人》，载《俄国皇家科学院论丛》，圣彼得堡，1869 年，第 15 卷，第 2 期，第 237 页)。

第 24 号　文　件

1 神宗——明朝皇帝朱翊钧的谥号，年号万历(1573—1620 年)。

2 伊凡·彼特林带来的这份国书直到 1675 年才由尼·加·斯帕法里委托住在托博尔斯克的一名中国人译出。原本被斯帕法里丢失。国书结尾的附言是在托博尔斯克翻译时加上的。翻译者把日期算错了一年，国书不是在 1619 年，而是在 1618 年，即彼特林在中国逗留期间写成的。

第 25 号　文　件

1 与伊·彼特林一同来到莫斯科的硕鲁乌巴土珲台吉的使臣达尔罕喇嘛应该从俄国政府那里获得军事援助以对付厄鲁特人，并达成与西伯利亚城市的贸易协议：达尔罕喇嘛带来了两种文本的国书，一份是用蒙古文写的，另 530
一份是用十七世纪蒙古非常熟悉的藏文写的。

2 很难说这是指哪一次俄国人到阿勒坛皇帝那里。根据阿勒坛汗的说法，这次旅行大约是在 1606 年。然而，也可能阿勒坛汗只是听到了伊·别洛戈洛夫及其同伴于 1609 年试图旅行到他那里的消息，当时伊·别洛戈洛夫

不得不从吉尔吉斯游牧地折回，因为“黑卡尔梅克正在攻打阿勒坛皇帝”(见第 1 号文件)。

3 有趣的是，阿勒坛汗说丘缅涅茨和彼得罗夫使团共有十二人。他在谈到彼特林时说：“贵君主的使臣伊凡和安德列（即彼特林和马多夫）从西伯利亚来到我处。”神宗国书说的也是两个使臣（见第 24 号文件）。考虑到当时的外交实践活动，可以断定，彼特林探险队的规模大约同丘缅涅茨探险队的规模相等。

4 哈拉胡拉——1619—1626 年与硕鲁乌巴士珲台吉交战的准噶尔台吉，1623 年被阿勒坛汗击溃，1626 年死于内讧战争中。

第 26 号　文　件

1 在粘贴外务衙门的卷轴时，粘有《见闻记》托博尔斯克文本的第一行文字，内容为旅行者们从托木斯克到达叶尼塞斯克吉尔吉斯人游牧区的情况。《见闻记》莫斯科文本的类似句子也可证明确有这么一行文字。此外，在莫斯科训令伊·谢·库拉金组织探查宝石的圣谕中也有报告的开头一段。伊·谢·库拉金就此事发送给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费·瓦·鲍鲍雷金的公文重复了上述圣谕的内容：“他们由托木斯克骑行十日到达吉尔吉斯，由吉尔吉斯骑行六日到达阿巴坎河……”(《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 年)》，莫斯科，1959 年，第 30 期，第 87 页)。

2 毫无疑问，这是乌布苏诺尔，关于这个湖泊的记载我们也可在瓦·丘缅涅茨和伊·彼特林的出使报告中见到。

3 从南方流入乌布苏诺尔的是日益干涸的齐齐尔加纳河，而在齐齐尔加纳河偏东地方的是胡尔穆松河。当谈到“流自南方”的河流时，不知道彼特林指的是其中的哪一条河。从东方流入湖的是纳林河，从西方流入的是哈尔希拉河，从北方流入的是托加雷克河。

4 指的是帖斯河。

5 彼特林在这里的路线是沿着唐努山脉行进的。

6 对于彼特林的《见闻记》中指出过的乌卢斯名称和王公的名字，在 Н. П. 沙斯季娜的学位论文：《莫斯科国与西蒙古阿勒坛诸汗早期的交往》（莫斯科，1950 年）中有极为详尽的分析。

7 曼乞哈图塔女王公即曼奇可敦，明史称为三娘子。Д. 波科季洛夫写道：“这位女王公具有卓越才智，肩负几乎全部统治的重担。她统率全部军

队，对保持帝国边界地区的秩序极为重视，她警惕地防范蒙古军事长官的劫掠。大家都怕她，都听从她的话。为了感谢她，中国人赐给这位精明强干的女汗王以'忠顺夫人'的封号"(瓦·波科季洛夫：《1368—1644 年明朝时期东蒙古人的历史》，圣彼得堡，1893 年，第 206 页)。

8 П. 卡法罗夫曾依据中国和蒙古史料，指出三娘子"与她的孙子(并非与儿子) 博朔克图一同住在板升霍通[1]，在另外两个城市住着她的另外两个孙子索诺姆和茂明甘"(П. 卡法罗夫的《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关于哥萨克彼特林旅行中国的札记》，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 6 卷，圣彼得堡，1892 年，第 307 页)。

9 鄂尔土斯国 (Орту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通常就是指鄂尔多斯 (Ордус)。至于它的皇帝的名字尤纳卡奇[2]，巴德利则认为，这可能是指博硕克图·济农(见 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 2 卷，第 78 页)。

10 根据 Г. Е. 卡塔纳耶夫的意见，唐古特国——"就是现在的库库诺尔省[3]，即被已故普尔热瓦尔斯基所称道的唐古特人国家"。然而，所谓"唐古特的"这个术语在十七世纪俄国的文献中通常是指"西藏的"。很可能这里指的也是西藏 (见 Г. Е. 卡塔纳耶夫：《西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役人员及其在俄罗斯人探察并占领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过程中的作用》，第 1 分册，圣彼得堡，1908 年，第 110 页)。

11 很可能沙尔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喀什噶尔 (阿尔泰沙尔) 境内(见 Г. Е. 卡塔纳耶夫的《西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役人员及其在俄罗斯人探察并占领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过程中的作用》，圣彼得堡，1908 年，第 110 页)。

12 很难确定彼特林把什么人称作"黑蒙古人"。可能这是蒙古族中国人或是某厄鲁特氏族，或是当时移居到这个地区的某些喀尔喀氏族。也许是指 531
十六世纪出现在长城附近不大知名的格特部落 (见 П. 卡法罗夫：《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关于哥萨克彼特林旅行中国的札记》，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 6 卷，圣彼得堡，1892 年，第 307 页)。

13 伊·彼特林这样称呼中国的长城。克里木 (Крым) 是蒙古话赫雷姆的讹读，意思是城堡、城墙。

14 彼特林显然讲的是长城伸延至明朝最远的领地嘉峪关。所谓阿勃杜

---

① 霍通 (хотон) 是古代蒙古人游牧屯驻地，这里指现今的呼和浩特。——译者

② 我国古籍称土那气。——译者

③ 即青海省。——译者

拉皇帝很可能是指在中亚细亚实行大规模征服政策的布哈拉著名统治者阿勃杜拉汗(1557—1598年)。在彼特林旅行期间,人们对阿勃杜拉汗大概记忆犹新。彼特林所指的布哈拉就是东土耳其斯坦(见П.卡法罗夫的《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关于哥萨克彼特林旅行中国的札记》,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6卷,圣彼得堡,1892年,第307页;《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1册,塔什干,1955年,第405—407页)。

15 希罗卡尔加即今张家口市(卡尔甘)。彼特林是按蒙古语拼音来称呼城市的。显然,陪同彼特林的蒙古喇嘛塔尔罕和毕力克图都是这样称呼这些城市的。

16 卡法罗夫把这个词译作守备(шоу-бэй),即要塞司令官(见П.卡法罗夫的《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关于哥萨克彼特林旅行中国的札记》,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6卷,圣彼得堡,1892年,第307—308页)。

17 张家口有两个城堡:上堡和下堡。这两个城堡都是在明朝建成的。下堡称作张家口,于1429年宣宗在位时建成,上堡称来远堡,于1613年神宗在位时建成。

18 施罗城(широ)——(蒙古语意为黄城),即今宣化城,在张家口附近,位于通往北京城的大路上,元朝时它是皇帝的夏宫。自那时以来,就在施罗城中保存有厚实的要塞拱门和花园。明朝时期它在保卫中国北方边境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可以从这里把大批军队迅速调往长城。明朝时它成为府的中心,称作宣府城。

19 宣化城的城墙长约二十三公里(见З.马图索夫斯基的《中华帝国地理概论》,圣彼得堡,1883年,第76页)。

20 桑青"Санчин"如同舒宾"шубин"一样,未必是人的真名。很可能是中国词"县丞"——县官,或"疆臣"——封疆大吏的异读。

21 伊·彼特林及其同行者显然是沿着著名的通商大道从张家口去北京的。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俄国使团和俄国教会的成员曾多次走这条大道到北京,并写了旅行记。按照Е.季姆科夫斯基和Е.科瓦列夫斯基的考证,怀来城位于离宣化城三天路程的地方。在明朝时期,它称作怀来卫。彼特林很可能是根据蒙古人的叫法称它为亚尔城(见Е.季姆科夫斯基的《1820—1821年经由蒙古到中国的旅行》,第1册,圣彼得堡,1824年,第357—368页;Е.科瓦列夫斯基:《中国旅行记》,第1册,圣彼得堡,1853年,第

192—194 页)。

22 "比姆比"(Бимби)大概是相当于中国的"兵备"(Бинбай)——府城的军事检查官，而"福昌"(Фучан)则相当于中国的"副将"(Фуцзян)——团长。

23 这显然是指要塞城市南口，位于关口峡谷的南面出口附近。在 E. 季姆科夫斯基和 E. 科瓦列夫斯基书中，从怀来到南口也同样要走大约三天的时间（见 E. 季姆科夫斯基的《1820—1821 年经由蒙古到中国的旅行》，第 1 册，圣彼得堡，1824 年，第 373—378 页；E. 科瓦列夫斯基的《中国旅行记》，第 1 册，圣彼得堡，1853 年，第 132—133 页）。

24 这里彼特林又把官衔和封号误作人名。"Тойван"（音译"太王"）很可能是"大王"(王公)的误读。

25 从南口到北京途中唯一的大城是昌平。显然，我国旅行家所说的白城正是昌平。明朝时昌平城是一个府城，这里设有从张家口通往北京的最后一个驿站。

26 彼特林及其同伴是这样称呼北京的。

27 指的是紫禁城，即皇帝住的红城或禁城。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称它为磁铁城，因为其城墙是由含磁铁矿的石板砌成的。在莫斯科回答询问时伊·彼特林干脆说："城市中心的内城是用磁铁矿石建成的"(本书原文第 94 页)。

28 这个句子中的地名同现代地名极不一致：中国城就是北京，Юхо"尤河"即御河(Юйхэ)，即北京城墙周围挖的濠沟，引进河水，并与城市水道和湖泊水系相连。御河也与在北京城东二十四公里处流过的白河相连。白河与天津的卫河相汇合称作海河，流入黄海的渤海湾。彼特林这里的报导是相 532
当准确的。

29 尼·维特逊认为，蛮子是指日本人；Г. 斯巴斯基则认为，蛮子是指欧洲人。现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持这种意见。巴德利认为蛮子是指满洲人。

伊·彼特林在《见闻记》中引用蒙中贸易材料时指出，中国商人以丝绒、缎子、花缎、银子和其他货物向蒙古人换取马匹，"马匹运回中国，又从中国出海运往蛮子那里，按我们的叫法，蛮子就是外国人"（见本书原文第 83—84 页）。

礼部主客司的书吏在北京与彼特林谈话时，也对他谈到过"蛮子"："每年都有蛮子从海外用船把货物运到我们这里，蛮子是从黄海①、从东方和南方

① 原文为 Черное море。——译者

到我们这里来的”(见本书原文第 84 页)。在《见闻记》莫斯科文本中资料更多一些:“每年,都有蛮子从海外用船运载各种货物在白天时候到我们这里,我不知道他们到这里是探寻鄂毕河口,还是经商。在我们中国未曾听说过沉船的事,不知道蛮子的船只在海上什么地方撞沉过。蛮子从黄海()、从东方和南方来到我们这里。至于外国人到什么地方探寻道路,我不曾听说,也不知道”(见本书第 90 页)。

上面引用的几段说明,“蛮子”首先是指商人,他们的贸易范围是很广的,并与从东方和南方的海上运输有关。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进行海上贸易,在近代又与欧洲人进行海上贸易。

“蛮子”指欧洲人的说法不甚可靠。因为,第一,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欧洲人尚未在中国进行经常的贸易(而“蛮子”是每年都有来往);第二,欧洲人没有从中国贩运马匹(而马匹却“出海运往蛮子那里”);最后,第三,欧洲人当时根本不了解关于阿穆尔河沿岸的情况(而“蛮子”已在那里进行贸易)。

“蛮子”即满洲人(汉语拼音为 Маньчжу〔满洲〕-маньцзу)之说也是错误的,因为在彼特林旅行时期满洲人仍自称女真。

同时,“蛮子”这个词同中国邻国——日本和朝鲜的任何一个单独的汉语名称都没有任何相通之处,何况日中贸易在上述时期也不是经常的。

看一下“中国”(Китай)本身的名称,我们会想到,最早到过中国的欧洲人是怎样称呼它的。大家都知道,最早到过蒙古和中亚的欧洲人——约翰·戴普拉诺·卡尔比尼(1246 年)和威廉·鲁勃鲁克(1253 年)都不是用汉语名称称呼与蒙古毗邻的大帝国的,而是称它“契丹”(Katay, Cathay 或 Cathai)。

而稍后来到东方的欧洲作者马可孛罗、奥多里克以及穆斯林作家拉希德-阿德-丁、伊本-巴图塔等人则只用这个名称称呼华北,而把华南称为“蛮子”(Manzu 或 Mangi)。

B. M.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认为“蛮子”(Manzi)这个名称是从中国的“南家”——南方的家,即南宋(1127—1279 年)的统治地区而来的。(见 Л. С. 别尔格的《1725—1742 年堪察加的发现和白令海峡的探险》,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 年,第 16 页)。B. B. 巴尔托利德院士也认为,“蛮子”(Manzi)这一名称是马可孛罗用来指忽必烈统治时期被蒙古征服的宋朝统治地区,可是他认为这个词源出汉语“蛮子”(Маньцзы)(对华南居民的称呼)(见 B. B. 巴尔

托利德的《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2版，列宁格勒，1925年，第89页）。

B. B. 巴尔托利德的观点是比较能接受的，虽然“蛮”字也仅仅是用来表示中国南方地区非汉族居民。正是这些“蛮夷”在中国历史中是以熟练的航海家闻名的。还在《汉书·地理志》中就指出，同南海诸国的交通“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章巽：《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4页）。

我们把“蛮子”这个词与华南联系起来，就可获得蛮子从事贸易的真实情况。他们是由旱路，或更经常的是由海路到达华北，而有时显然会向东北方向冒险深入到更远的地方。

在彼特林：《见闻记》中，“蛮子”的名称是他在中国逗留期间从一些与他往来的人的口中直接听到的。或者是他向蒙古喇嘛塔尔罕和毕力克图学来的，或者是他根据听到的中国话记载下来的。彼特林的“蛮子”一词可能不是从“Маньцзы”这个词组构成的，而是从这个词的第一个“蛮”字和俄文后缀“цы”构成的，就如同由“Китай”（中国）构成“Китайцы”（中国人）一样。

30 这里指的不是蒙古人，而是1618年占领中国城市抚顺和开原的满洲人（见Д. 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东蒙古的历史》，圣彼得堡，1893年，第214页）。 533

31 由蒙语“比切其”——“书吏”借用过来的，中国话“笔帖式”，意义也是“书吏”。

32 即在卡尔甘（张家口）。

33 很难确定库什塔克是哪个民族的。虽然彼特林称他为“布里亚特鞑靼人”，即布里亚特人，然而在布里亚特语中没有这个名字或相近的名字，也没有这种氏族名称。在《见闻记》莫斯科文本中，与彼特林谈话的人被称为“布里亚特庄稼人、鞑靼人库什塔克”，由这个名字可联想起来的是库克图吉尔（Куктугир, куктыгир）——即十七世纪住于马亚河、奥霍塔河、莫蒂赫耶河等河畔的鄂温克人的名称。

34 在布里亚特语以及鄂温克语某些方言中，“卡拉”（Кара）的意思是“黑色的”，“塔拉”（Тала）满语的意思是“平原”，布里亚特语的意思是“草原”、“河谷”，同时也是一条河的名称。两个词合在一起表示“黑色河谷的河流”的概念。但是库什塔克究竟根据哪种语言来表达卡拉塔尔这一名称则很难肯定。

Г. Н. 斯巴斯基设想这个名称是指叶尼塞河，然而他本人对这种设想的可靠性也表示怀疑（见《西伯利亚通报》，1818年，第2册，第275—276页）。

在西伯利亚和西蒙古的某些古地图上标这种名称的河流是有的。Г. Н. 波塔宁由于1876—1877年的旅行，得以确定，特尔吉尔-木伦河就称作卡拉塔尔，它是色楞格河的大支流之一（见Г. Н. 波塔宁的《西蒙古与北蒙古概要》，圣彼得堡，1881年，第259页）。

但是巴德利不得不认为，这个卡拉塔尔河与彼特林《见闻记》中的卡拉塔尔河毫无共同之处。他的论点是"色楞格河流入贝加尔湖，而安加拉河是从贝加尔湖另一面流出，流入叶尼塞河，而不是流入鄂毕河。这个布里亚特人提供的情况起初虽然是指色楞格河，后来是指阿穆尔（黑龙江）——黑（卡拉）龙江"。巴德利立即设法对此作出评价："如果这一段非常模糊的叙述确实发生在1620年，并且指的是阿穆尔河，那末这就是在俄语中明确提到这条河的最早资料了"（J. F.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Ⅰ卷，第81、84页）。

很多材料证明，这里讲的正是阿穆尔河。阿穆尔河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唯一的一条大河，它的名称在各民族语言中都包含有黑河的概念：汉语叫黑龙江，满语叫萨哈连乌喇，蒙语叫哈拉木伦（上面两种语言的意思都是"黑河"）。因此库什塔克讲的"黑色河谷的河流"，很可能是指阿穆尔河。

35 喀尔喀乌卢斯，即"Халха"，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由七个公国组成，它们基本上都位于现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喀尔喀东部边界非常接近额尔古纳河的上游地带。喀尔喀境内横亘着石勒喀河的上源河流之一鄂嫩河。因此，喀尔喀诸汗的游牧地在阿穆尔河上源支流一带。库什塔克所说的常到卡拉塔尔河上游一带"游牧"的阿勒坛汗硕鲁乌巴士珲台吉统辖的东部边界，是在桑金达赖湖（即呼伦池）和德勒格尔木伦河地区，库苏泊以南。他的游牧地在这里囊括了色楞格河上游地带。大概库什塔克因为对阿穆尔河河源情况缺乏足够精确的概念，就把很象阿穆尔河一样东西流向的色楞格河也列为阿穆尔河的上源支流，也就是库什塔克把发源于该地区西部边境流向东方的几条河流混为一谈，大概认为一条是另一条的延续，如：色楞格——→鄂嫩——→石勒喀——→阿穆尔。

36 由于这里说卡拉塔尔流入"大河"，而当地居民又"不知其河源和河口"，只是从一个海"流出"，又"流入"另一海中，那末，显而易见，这一段给

我们描述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河流，而是其他水文地理对象，即连接海洋的海峡。

《见闻记》把这些海中的一个海称为"黑海"，把另一个称为"契尔姆海"。契尔姆这种颜色在古俄语中的意思是紫红色、暗红色、甚至是棕色。张星烺把"契尔姆海"翻译成"黄海"（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卷，北京，1930年，第546页）。俄国考察队队长在描述北京时说："大明皇帝居住的中国城建于平地。四周环河，河名御河，流入黑海"（见本书原文第83页）。原稿中"流入黑海"这几个词是用其他颜色墨水加写在行间的。但在莫斯科文本中这段话则是另一个样子："中国城建于平地，四周环河，此河名御河，流入契尔姆海"（见本书原文第89页）。由此可见，不知名的编辑者增补的词是 534
错误的。彼特林说的契尔姆海正是黄海，《见闻记》的莫斯科文本是完全正确的。

毫无疑问，要正确地表达俄语中仅一个字母之差的这些海洋名称，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十七世纪初的原文来说更是如此。一些错误不仅仅出现在三百年前的文件和编年史中，而且也出现在现代的出版物中（例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49页）。

因此，《见闻记》中提到的黑海和契尔姆海显然是应该在渤海湾以北的亚洲东部海岸去寻找，因为彼特林上面指出流入其中一个海的河为"御河"，从而非常确切地规定了探查地区的南部界线。

亚洲沿岸的东北部分有三个海环绕：黄海、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它们彼此间为朝鲜海峡、鞑靼海峡所连接。

关于所寻找的海是黄海或日本海这一假设必须立即抛弃，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条河是流入朝鲜海峡的。而我们知道，彼特林的"鄂毕河"汇合了"大河"，并把两个海连接起来。只能够假设在彼特林的文件中"契尔姆"海的名称是黄海和日本海的总称。那么，"黑海"就是鄂霍次克海了。它是否有过这样的名称呢？

1639至1641年出现在鄂霍次克海沿岸的早期新土地发现者伊·莫斯克维京和瓦·丹·波雅尔科夫在自己的报告中把鄂霍次克海叫作拉马(Лама)。这个名称来自鄂温克语"拉姆-拉木"，即"海"。俄国早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图称作拉姆海、堪察加海或品仁海，后者得名于品仁河（见Л. С. 别尔格的《1725—1742年堪察加的发现和白令海峡的探险》，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年，第120、152页；К. А. 萨利谢夫的《地图学基础》，莫斯科，1948年，第

151页)。十七世纪末地图之一，即尼·加·斯帕法里的地图，称鄂霍次克海为阿穆尔海（见A.И.安德列耶夫的《西伯利亚史料学概论》，第1分册，十七世纪，第2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第56页）。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如果阿穆尔河的满语名称——萨哈连乌喇是指它的河口对面的萨哈林岛，即"黑"岛之意，那末阿穆尔海，即萨哈连乌喇海，按俄语也应理解为黑海或黑河的海。中国出版的《大清一统舆图》中的东半球部分证明这种概念是曾经有过的，图中鄂霍次克海标为"萨哈林"。在这张图上阿穆尔河被称为黑龙江。

假设契尔姆海就是指黄海和日本海的总和，我们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鄂霍次克海就是"黑"海。如果是这样，那么《见闻记》里的鄂毕河，指的就不是别的，而是鞑靼海峡。这个结论也是与上面已分析过的关于卡拉塔尔河的资料是一致的。实际上，如果卡拉塔尔河就是阿穆尔河，那末它只应该流入鞑靼海峡("鄂毕")，如果"鄂毕"是鞑靼海峡，那末流入这个海峡的唯一的一条大河就是阿穆尔("卡拉塔尔")。

37 显然库什塔克不是把鄂温克人居民点、就是把阿穆尔河沿岸的某个民族的居民点称为"布里亚特"村落。关于在阿穆尔河流域有达斡尔城镇的情况，是从瓦·波雅尔科夫和叶·帕·哈巴罗夫探险队报告中知道的（见谢·弗·巴赫鲁申的《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列宁格勒，1925年；普·季·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20—30页）。

38 显然，这里讲的不是萨彦居民，因为，蛮子怎么能从太平洋沿岸航行到布里亚特和萨彦地区呢？根据我们的看法，比较合理的设想是，这里讲的是中国商人与居住在鄂霍次克海沿岸并游牧于阿穆尔河下游的鄂温克人偶尔进行以货易货的情况。如果库什塔克是指属于鄂温克人的库克图吉尔人，那末这里的"同我们(库克图吉尔人)和萨彦人"就应理解为讲萨彦方言并在马亚河、奥霍塔河和鄂霍次克海沿岸居住的鄂温克人。

39 彼特林：《见闻记》中的这些记载六十年后被另一位出使中国的俄国使臣尼·加·斯帕法里的著作完全证实，而后者对自己的前驱者是毫无所知的。

在《亚洲的描述》中，尼·加·斯帕法里直截了当地指出："另一条（除南方海路之外——本书编者B.米亚斯尼科夫注）去中国的海路虽不著名，然而确实存在，因为在流入东洋海的阿穆尔河河口处有森林，面积大，林木品种多，可以从森林中取材制造任何船只，并航海去中国，从那个地方航行不远就

可以到中国……。”曾被斯帕法里询问过阿穆尔河情况的俄国哥萨克，是库什塔克讲的阿穆尔河河口一艘不明国籍船只遇难的活的见证人。“就在那里，离阿穆尔河河口不远，我们哥萨克遇到一条撞坏了的外国大船，这种船同来往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一样，”——尼·加·斯帕法里写道并作出结论说，——“这说明中国和日本距此不远，因为葡萄牙人经常到日本经商”（尼·加·斯帕法里：《对世界重要的一部分——亚洲，其中包括对中国及其城市和外省的描述》，喀山，1910年，第12—13页）。 535

巴德利指出，维特逊对这件事也曾提供过完全独立的证明：“蒙古国来的一个鞑靼人向在北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讲过，有一次，一条高挂白帆的大船在某一条大河中向尼兹霍(Низхов, Niuche)地方航来；但是不幸撞入沙滩遇难。这一事件之前或以后，这个地区都没有见过这样大、这样华丽的船。不过这条船从何处来——是从中国还是从其他什么国家——他无法说明”，维特逊推测，这里讲的河流应是阿穆尔河，而船是西班牙或荷兰的，被暴风吹到了北方（见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Ⅰ卷，第224页）。

40 Ф. И. 波克罗夫斯基把骑缝处和文件下面的签署误读成“秘书官伊凡·布雷切夫”，其实应该读成“秘书官伊凡·布雷金”。他曾假设，布雷切夫这个姓可能是亚雷切夫，并由此而认为彼特林的旅行是由布尔纳什·亚雷切夫签批的。这一假设已不成立（Ф. И. 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圣彼得堡，1914年，第39—40页）。

第27号 文 件

1 伊凡·彼特林与蒙古使臣到达托博尔斯克之后，伊·谢·库拉金首先让伊·彼特林和皮·基齐洛夫前去莫斯科，在他们之后，于1619年7月6日才派陪同人员布尔纳什·尼科诺夫陪送蒙古使臣前去。使臣在途中赶上了彼特林和基齐洛夫，他们一起到达下诺夫戈罗德。塔尔罕喇嘛一行在这里滞留到12月，彼特林于9月13日单独动身去莫斯科。

Ф. И. 波克罗夫斯基错误地认为到中国去的第一个俄国使团是由布尔纳什·亚雷切夫签批的，他认为这个人名可能来自上述布尔纳什·尼科诺夫。随同瓦西利·丘缅涅茨前来的第一个蒙古使团也是由布尔纳什·尼科诺夫陪送到莫斯科的。这个布尔纳什·尼科诺夫1630年在鄂毕河上游地带与“黑卡尔梅克人”的一次交战中阵亡（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

衙门全宗，第 71 卷轴，第 159 页）。

的确，可以设想布尔纳什·尼科诺夫祖姓亚雷切夫。这样一来，那些认为伊凡·彼特林的出行是由布尔纳什·亚雷切夫签批的编年史家的错误便很明显了（见Ф.И.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 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圣彼得堡，1914 年，第 39—40 页）。

2 在关于派遣卡尔梅克使臣去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陛下，现派到过中国的哥萨克伊凡·彼特林将出使中国和其他王国的报告上呈君主陛下"（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卡尔梅克事务全宗，目录 2，1620 年，案卷№ 1，第 4/a 张）。

3 报告是由陪送使臣的布尔纳什·尼科诺夫送去的。显然，是他把报告转交给彼特林的，因为布尔纳什·尼科诺夫陪送的使团在途中赶上了彼特林（见 Ф.И.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 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圣彼得堡，1914 年，第 40 页）。

第 28 号　文　件

1 索尔多格——伏尔加河左岸的市镇，离科斯特罗马不远，曾是年轻沙皇定期从莫斯科到伊帕季耶夫修道院途中的"君主行营"。

2 施罗蒙古国——"黄蒙古人"居住的领土（见第 26 号文件）。

第 29 号　文　件

1 伊·彼特林在喀山宫廷衙门的答问词只有抄本保存于十七世纪编年史缮本中。文件原件看来与喀山宫廷的主要材料一起，在十八世纪初的一次大火中焚毁了。

536

第 30 号　文　件

1 Ф.И.波克罗夫斯基把这个文件的日期错误地确定为 1617 年，认为文件产生于向阿勒坛汗派遣瓦·丘缅涅茨和伊·彼得洛夫使团的筹备时期（见Ф.И.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 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圣彼得堡，1914 年，第 10—11 页）。

这里讲的是伊·彼特林未返回之前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大概在准备第二次向中国派探险队。我们手头没有关于这个探险队以后

命运的文件材料；然而，可以估计，由于伊·彼特林与阿勒坛汗使臣已到达托木斯克，派探险队的事就被搁置下来。稍晚一些时候，当收到外务衙门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伊·费·沙霍夫斯科伊和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马·米·戈东诺夫的文书时，这一次的出行大概就完全取消了。

第31号 文 件

1 “呈文”显然是伊·彼特林来到莫斯科后立即递交的。然而“呈文”和呈文“摘要”（见第32号文件）却是在1637年的蒙古事务案卷中发现的。大概这些文件是在当时的蒙古使团来到莫斯科时调出来以便查阅，后来就粘在1637年的卷轴中。

“呈文”是以领导探险队的伊·彼特林和安·马多夫的名义递交的。关于这次旅行的其他参加者的情况我们只有很少的间接材料。例如，在1620年5月初随同彼特林一同来到莫斯科的蒙古使臣就曾在外务衙门请求偿还彼特林的同行者在莫斯科所借的债务。流传至今的呈文记录中讲道：

“托木斯克城哥萨克伊凡·彼特林的同伴彼得鲁什卡在莫斯科向喇嘛借了一个卢布，他答应给喇嘛两把军刀以抵偿一个卢布的债务。但他并没有把军刀拿来，就从莫斯科逃走了。

“一个秋明哥萨克从作为人质的喇嘛的同伴那里拿了价值四分之一卢布的十二条貂尾。他的名字叫米基特卡，住在秋明斯克，他是与托木斯克哥萨克布尔纳什一同来的，这个米基特卡还拿了吉尔吉斯使臣五对貂皮，他是从一个名叫佩普希克那里拿的。这个秋明哥萨克米基特卡还拿了毕力克图的使臣佐洛克蒂曼基兹三张貂皮，从他的仆人乔尔马那里拿了二张狐皮，从阿勒坛使臣多安加那里拿了一件旱獭皮袄，还向吉尔吉斯使臣多阿尔蒂昌借了半个卢布。

“托博尔斯克哥萨克安德列还拿了阿勒坛使臣的一张红狐皮。”

在第60张文下注有：“该哥萨克现在莫斯科，在酒馆里把东西喝光了”（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19年，案卷№1，第59—60张。副本）。

这里提到的哥萨克彼得和安德列（马多夫），无疑是中国之行的参加者。布尔纳什大概就是陪伴随瓦·丘缅涅茨和伊·彼特林前来的阿勒坛使臣往返莫斯科的尼科诺夫。

第33号 文 件

1 由于从达尔罕喇嘛的言谈和硕鲁乌巴士珲台吉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中都可看出，阿勒坛汗绝不认为自己是莫斯科沙皇的臣民，而是以平等身分对待沙皇，建议缔结军事同盟，建立经常的外交和贸易联系，莫斯科政府因而决定表现某种谨慎态度。它决定，在没有中央政府预先同意的情况下，不让蒙古、卡尔梅克和其他使臣前往莫斯科。布尔纳什·尼科诺夫从外务衙门带交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马·米·戈东诺夫的这份诏书就是这一决定的结果。当天，同一诏书也寄发给托木斯克军政长官伊·费·沙霍夫斯科伊（见 Ф.И. 波克罗夫斯基的《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圣彼得堡，1914年，第45—46页）。

2 见1616年12月31日贵族杜马的决议（见第10号文件）。

第34号 文 件

1 Дучюн-кан, Дечен-кан, чахарский Дючин-хан, Дючина-царь, Дючин-царь, Чахар-хан 这些名字在俄国档案文件中都是指察哈尔林丹汗（1604—1634年），他曾力图使蒙古封建领主听命于自己，并在南蒙古建立中
537 央政府以抵抗满洲人的入侵。很难同意 Н.П. 沙斯季娜的看法，她认为俄国文件关于“察哈尔皇帝同中国”的战争的记载，是指林丹汗抵抗满洲人的行动，大概这里讲的仍然是关于中国明朝的事情。

在《明史》中林丹汗称作虎墩兔。1628年，他率领军队突然侵入中国境内宣府和大同地区。局势严重到皇帝亲自驾临边境。1629年，虎墩兔又侵袭延绥地区，明廷被迫与他议和。显然，关于这两次侵犯中国的消息传到了西伯利亚行政当局。

1634年，林丹汗被满洲汗阿巴海的军队战败，不久死去（见瓦.波科季洛夫的《1368—1634年明朝时期东蒙古史》，圣彼得堡，1893年，第213—217页；《蒙古人民共和国史》，莫斯科，1954年，第144页；Н.П.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32—33页）。

第35号 文 件

1 另有托木斯克军政长官彼·普隆斯基致西伯利亚衙门的一份报告，其

中有从伊凡·季莫费耶夫及其同伴那里获悉的类似消息（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74卷轴，第471—474张）。

第36号 文 件

1 卡兹·卡里亚金受托木斯克军政长官伊凡·塔捷夫的派遣前往阿勒坛汗处搜集关于林丹汗的消息："中国和腊宾国是否已占领，如果已占领，是用什么方式占领的——是强攻，还是挖坑道，或是放水淹？"（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74卷轴，第43张）。

卡兹·卡里亚金到了阿勒坛汗那里，与他进行过要他效忠俄国皇帝的谈判，并带回了关于林丹汗的最早的详尽消息。卡兹·卡里亚金也象后来去蒙古的俄国使臣亚科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德鲁日纳·奥加尔科夫一样，与西蒙古的第二个阿勒坛汗——硕鲁乌巴士珲台吉的长子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或贡波额尔德尼珲台吉进行过谈判（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74卷轴，第43/B张；Н.П.沙斯季娜的《沙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第167页）。

2 叶乌舒宾国很可能是指西蒙古的厄鲁特汗国。阿勒坛汗的使臣巴伊加尔·巴伊萨耶夫巴克士于1631年末对托木斯克军政长官伊·费·塔捷夫说："……有九名俘虏从察哈尔汗那里逃走了，他们是叶乌舒宾国的人，他们说卡尔梅克话，叶乌舒宾国与腊宾国毗邻，而腊宾国是在中国这一边……与中国毗连的有腊宾国、叶乌舒宾国、黄蒙古"（见《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年）》，莫斯科，1959年，第164页）。

3 中国史料也证实林丹汗军队遭到了饥荒。1628年，大同巡抚张宗衡在向皇帝呈递的奏折中说："察哈尔人开近宣府和大同府边界，离大同只有二百里的新城地方。他们在那里驻了三个多月，不敢入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大概是又饿又穷，象我们自己一样，依靠从我们这里掠取钱财过活。现在，他们在两年当中一无所得，因此他们钱财耗尽，他们什么都吃完了，他们的马匹疲乏不堪，而且尸横遍野，状如野草。现在察哈尔人期待议和就象人们期待丰收一样……"① （Л.波科季洛夫，《1368—1634年明朝时期东蒙古史》，圣彼得堡，1893年，第216—217页）。

① 《明史》原文是："插来宣大，驻新城，去大同仅二百里，三阅月未敢近前，饥饿穷乏，插与我等耳。插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插之望款不啻望岁。"（《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五。）——译者

第37号 文 件

1 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有几个兄弟：鲍季希里·佐里克图、安丘希里·古希、多尔济·埃尔赫·哈拉、贡波泰伊-诺颜、森盖尔热伊·额尔吉、桑吉、贡布、伊勒登(见 Н.П.沙斯季娜：《沙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 年，第 167 页)。

538

第39号 文 件

1 我们可以在出使阿勒坛汗处的瓦西利·丘缅涅茨使团文件中发现关于卢卡·瓦西利耶夫的最初消息。其中提到有翻译官“新受洗的卢奇卡·瓦西利耶夫”。1619 年卢卡·瓦西利耶夫与哥萨克头领伊·别洛戈洛夫一同从莫斯科陪送卡尔梅克使臣前往托木斯克。鲁卡·华西利耶夫随同亚科夫·图哈切夫斯基使团去贡波额尔德尼处时已是“托木斯克军役贵族”。以后他又作为陪同人员与瓦西利·斯塔尔科夫一同陪送蒙古使臣到莫斯科。显然，蒙古人关于中国的叙述激发卢卡·瓦西利耶夫和谢苗·谢皮奥特金自告奋勇去探明遥远的中国情况。

第40号 文 件

1 指的是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

2 卢卡·瓦西利耶夫显然已与达因·麦尔根-兰珠商妥，一旦莫斯科政府同意卢卡前往中国，就由后者对他的队伍供应粮秣和车马。然而外务衙门在从蒙古使臣那里获得了一切必要消息以后（见第 41—43 号文件），出于某种考虑，拒绝向探险队提供前往中国的装备。

第42号 文 件

1 Шурахта大概就是希罗卡尔加(Широкага)的异读、即卡尔甘(Калган)，也即张家口(Чжанцзякоу)。彼特林在说明索尔多格时说，他从阿勒坛汗那里到张家口走了七个礼拜。

第43号 文 件

1 1637 年，阿勒坛汗、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和贡布额尔德尼的兄弟

杜拉尔塔布囊派出蒙古使团来到托木斯克，以后又来到莫斯科。就是这个使团带来了阿勒坛汗、他的兄弟岱清诺颜、达因诺颜、伊勒登诺颜、贡布额尔德尼的儿子和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等人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信件。杜拉尔塔布囊亲自陪送这个使团到达托木斯克，受到托木斯克军政长官们的隆重接待。

2 在阿勒坛汗接见时，第一次提到额尔古纳国。俄国使臣瓦西利·斯塔尔科夫根据贡布额尔德尼的信，请求"切实函告"中国、"唐古特国和额尔古纳国"的情况。从阿勒坛汗的答复可以看出，他也不知道额尔古纳国的情况，"关于它的情况阿勒坛皇帝说：中国和唐古特国我是知道的，并且将函告大君主，但额尔古纳国我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第49号文件)。可能错误出在翻译上，但确定这个错误也很难，因为蒙古书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从发音上看，可能是努尔哈钦国(见第45号文件注释1)。

第44号 文 件

1 外号叫格列恰宁的斯捷潘·亚历山大罗夫和书吏安德列·萨姆索诺夫带领一名通译和七名哥萨克于1636年8月被派往阿勒坛汗处。派往达因·麦尔根-兰珠喇嘛那里的使臣、军役贵族巴仁·卡尔塔绍夫与书吏格拉西姆·季莫费耶夫、一名通译和五名哥萨克也同时从托木斯克出发。两个使臣都各自带着训令、信件和君主的赏赐。亚历山大罗夫应该是引导贡布额尔德尼本人宣誓效忠。卡拉塔绍夫则受命把君主的赏赐交给在一起游牧的达因·麦尔根-兰珠和杜拉尔塔布囊。

使臣们没有得到阿勒坛汗在宣誓文书上的亲笔签字，于1637年4月回到了托木斯克。

第45号 文 件

1 根据蒙古使臣以后的叙述，林丹汗死后"努尔哈钦台吉"统辖"黄蒙古"的一半地方这个情况判断，可以得出结论，这里的努尔哈钦国指的就是满洲阿巴海汗的领地。

第47号 文 件

1 Л.波科季洛夫从中国史料中引用过中蒙贸易的类似材料。他指出，1517年蒙古人在得胜堡(大同附近)出售给官家一千三百七十匹马，价值一万

539 零五百四十五两银子；出售给私人马、骡、驴、牛、羊共六千头。在深井村（音译）土地方出售给官家七百二十六匹马，价值四千五百三十二两银子；出售给私人三千头牲口。在张家口出售给官家一千九百十三匹马，价值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两银子；出售给私人九千头牲口。赶到水泉营出售给官家的二千九百四十一匹马，价值一万六千四百两银子；另出售给私人四千头牲口。在上述各地的贸易大约进行两个星期（见Д.波科季洛夫的《1368—1634年明朝时期东蒙古史》，圣彼得堡，1893年，第196—197页）。

2 莫斯科政府得知在阿勒坛营地对瓦西利·斯塔尔科夫和斯捷潘·涅维罗夫的接待不共友好之后，对待这些蒙古使臣的态度便严峻起来。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没有接见这些使臣，也没有收下使臣带给沙皇的礼物（二百张貂皮、二百包茶叶、花缎和素缎），不久使臣及其随员被放逐到契尔登城，在那里住了大约一年时间。

第49号 文 件

1 瓦西利·斯塔尔科夫和斯捷潘·涅维罗夫一道，于1637—1638年率领俄国使团到阿勒坛汗处。这个使团的主要任务是劝导贡波·额尔德尼宣誓效忠，结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2 汗八里——显然是指北京。

3 与蒙古人的贸易是根据明朝皇帝孝宗（年号弘治，1488—1506年）即位第一年颁布的法令进行的。按照这个法令，在这两个城市一年开设三次互市。1551年在张家口和得胜堡地方（大同附近）开设了马市。然而，因为蒙古人入侵中国边境，当年秋季贸易就中断了。1570—1571年穆宗皇帝在位时（年号隆庆，1567—1572年），贸易就在得胜堡、张家口和山西省一个小地方水泉营等地进行。

大家知道，1591年曾颁布过停止与蒙古人贸易的诏令，然而在1598年却给了一个在明史中叫做擦力克的蒙古王公在边境贸易的权利。大概以后的贸易也是在这些地点进行的，并视边境的情况而定。蒙古人不仅把马、而且把牛羊运到市场，以换取中国货物，主要是换取丝绸、粮食、大豆（见Д.波科季洛夫的《1368—1634年明朝时期东蒙古史》，圣彼得堡，1893年，第166—

① 据《明经世文编》：隆庆五年（即1571年）九月互市，“俺答（指阿勒坛）以威虏无水，改市得胜；黄酋（指黄台吉）与父不相能，欲自别异，改市新平堡，三镇市骑七千”，可见当年的市场在得胜堡、新平堡、水泉营三处。此处疑为新平堡。——译者

168、192—195、210 页)。

第 50 号　文　件

1 关于达斡尔酋长拉夫卡伊领地的最初资料，雅库次克行政当局是在四十年代初得到的。1640 年夏，马克西姆·佩尔菲利耶夫根据布里亚特人的叙述，在训令中对通译康德拉季·米亚辛指出这些领地的位置："据说从上游通道循水路航行四、五天便可到达拉夫卡伊酋长那里"(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 3，1640 年，案卷№ 9，第 1 张)。

当地居民传说拉夫卡伊酋长的领地有银矿，这引起了行政当局的特殊兴趣。

2 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从雅库次克官署派往贝加尔湖地区和勒拿河上游征收实物贡的各批军役人员，都奉命要搞清前往中国的路线。例如，在 1642 年，就曾对十人长谢·斯科罗霍多夫颁发过一份几乎与本训令完全相同的训令(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 1，1642 年，案卷№ 31，第 83 张)。

军役人员办事的拖沓引起了当地行政机构的不满。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彼·彼·戈洛文 1643 年秋曾训斥库尔巴特·伊凡诺夫玩忽职守，他写道："这一切都是你玩忽职守造成的。没有使君主陛下的国库获得利益，也没有探听到蒙古和中国的消息"(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 3，1644—1645 年，案卷№ 100，第 10 张)。

第 51 号　文　件

1 这份国书，以及神宗皇帝的国书(见第 24 号文件)，都是一个住在托博尔斯克的中国人受斯帕法里的委托于 1675 年翻译的。国书的原本在斯帕法里出使时丢失了。翻译者在确定以谁的名义写这份国书方面犯了一个错误。毫无疑问，这份国书是明朝一位皇帝写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国书中说 540
神宗是这个皇帝的父亲，而且这份国书是用汉语写成。然而，国书中提到的"朱汉帝"并不是神宗的儿子，因为神宗的儿子光宗只于 1620 年在位一个月时间，在这一时间里没有俄国人到中国去。从 1620 年至 1644 年(明朝末年)俄国军役人员到中国去的唯一可以确切肯定的是 1640—1642 年叶麦利扬·维尔申宁的商队(见第 52 号文件)。很可能是由他把思宗皇帝(年号崇祯，1628—1644年)的这份国书带到俄国的，思宗是神宗皇帝的孙子。朱汉帝

(Джуханли) 很可能是朱皇帝 (Джу-хуанди) 之误，朱皇帝即创立了明朝的朱姓皇帝。

2 显然翻译者是把“先祖”解释成“父亲”，“先祖”一词经常在古文中应用，表示“先王”(去世的皇帝)，但也有去世的祖先这个含意。

3 无疑，这里指的是伊·彼特林一行，他们在北京住了四天 (1618 年 9 月 1 日到 4 日)，并在那里做生意。

4 类似的东西无论是在蒙古和中亚统治者奉献的礼品中，或在俄国一般货物中，我们都没有见到。这就证明，这封国书不是由专门派到中国去的使团带来的，而是由偶然到那里的俄国人——以叶·维尔申宁为首的哥萨克带来的。看来，维尔申宁及其旅伴带的不是俄国货，而是他们在岱清的乌卢斯得到的货物(见第 52 号文件，注释 1)。

5 国书中提到的作为送给俄国沙皇礼物的这些花缎和其他物品大概转送给岱清了。

6 这个数字与参加维尔申宁商队的人数一致 (见第 52 号文件)。虽然 1620 年由外务衙门向西伯利亚各城军政长官们下达的谕令禁止把派往蒙古和中国的哥萨克叫作使臣 (见第 33 号文件)。但维尔申宁和他的旅伴在这封国书中仍被当作使臣，这可能是维尔申宁和他的同伴作为厄鲁特商队的领导者这种特殊地位造成的。

7 维尔申宁曾到过黄河 (“大河”) 支流的西宁河畔的西宁城(见第 52 号文件)。大概我国旅行家的一部分回程，也是沿着这些河走的。同时，这里指出俄国使团从中国返回时路经一条大河，还说明维尔申宁走的路线与伊·彼特林走的路线不同。

8 如果假定国书是由维尔申宁带来的，那么就可以比较确切地推算出这份国书草拟的时间。从维尔申宁于动身到岱清那里的 1639 年 9 月 (见第 52 号文件)算起，他在岱清的乌卢斯住了两年，于 1642 年 9 月 20 日返回托木斯克，那末，他到中亚和中国城市去经商则应始于 1641 年秋季(根据维尔申宁本人的材料，返回途中花了四个月到四个半月的时间)。这样，国书便是在 1641 年下半年或 1642 年上半年草拟的，而不是象翻译者指出的那样，在 1649 年草拟的。

第 52 号　文　件

1 岱清台吉，厄鲁特大封建主，土尔扈特人，乌尔柳克的儿子。他的主要

游牧区在亚伊克河。他屡有奔袭阿斯特拉罕的意图，并于 1638 年和 1639 年夏季，进逼西伯利亚城市。

2 使团之受阻很可能是因为岱清去准噶尔参加由厄鲁特的巴图尔珲台吉倡议召开的 1640 年蒙古四十四个封建王公的大会。这个会议的任务是调整蒙古各封建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建立同盟，联合起来反对满洲人的入侵。会议通过了所谓草原法典，即蒙古-厄鲁特法典，它规定了王公贵族的封建权利和特权，以及作为封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喇嘛教的法权地位。

3 土库曼-卡拉，是土库曼的一个城市。

4 1641 年岱清在布哈拉附近游牧，显然他是在这个时候决定派商队到中亚各国和"中国边境城市"去的。看来，岱清商队中有俄国代表参加，提高了台吉在邻近民族中的威信（见 C.K.鲍戈亚夫连斯基的《十七世纪上半叶卡尔梅克史料》，载《历史学报》，1939 年，第 5 期，第 98 页）。

5 西明（Сюмень）——很可能是西宁城，明朝统治时期中国西部边疆的巨大贸易中心。

6 维尔申宁在这里显然是把"土库曼国"的边境往东伸延得太远了，不仅 541
把中亚的其他一些领地，而且把现代新疆境内的一些国家都划了进去。

7 从西宁到北京约有三千五百公里。因此维尔申宁在这里把必要的行程几乎缩短了一半。

8 维尔申宁返回以后，岱清台吉在同年，即 1642 年动身前往拉萨朝拜。他的旅行路线大概与维尔申宁的路线基本一致。因为经过西宁有一条通往青海湖及西藏的要道（见 C.K.鲍戈亚夫连斯基的《十七世纪上半叶卡尔梅克史料》，载《历史学报》，1939 年，第 5 期，第 79 页）。

9 这个消息与思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第 24 号文件）是一致的，国书中说早在神宗时"大君主之商民时来通商"。

维尔申宁不必到北京亲取国书，国书可以由西宁行政当局的代表来写。或者，维尔申宁在中国边境地区逗留的时间相当久，那末国书也可根据中国官员的要求送来。后一种办法是最快的。维尔申宁看来是在中国过冬的。如果考虑到他是在 1642 年 9 月回到托木斯克，那末他应该是在 4 月或 5 月间从中国动身。就是说，他在西宁度过了不便旅行的冬季几个月。这段时间对于西宁官员与北京取得联系是足够了。这个第二份国书对俄国人初次来到的精确记载说明，由于维尔申宁的到来，北京查阅了当时还保存着的某些文件（后来丢失了）。

第 53 号　文　件

1 这份国书是由达尔罕喇嘛使团带到托木斯克，以后又送到莫斯科的。国书没有得到答复，阿勒坛汗因此未能与莫斯科恢复中断的关系。

第 54 号　文　件

1 苏联的蒙古史学者大多数认为图鲁海塔布赛是在色楞格河地区游牧的一群特殊种族的塔邦古特的首领（见《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第 1 卷，乌兰乌德，1954 年，第 151 页；Н.П.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 年，第 62—65 页）。

2 Богда（博格达）是"博格德汗"一词的讹读。这是对满洲皇帝的称呼。

关于博格德王公的最早的资料是由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在十七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时带回的。

雅库次克城寨成为向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派遣远征队伍的中心之后，多次远征大大扩大了行政当局对当地居民以及邻国居民的认识。然而，所获得的情报中有些却带有某种虚构性质，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布里亚特和达斡尔人讲到的博格德王公并不是真实的人物（见第 58 号文件注释 1）。

关于博格德的早期情报可在雅库次克长官助理瓦·达·波雅尔科夫的答问词中见到。他在 1643 年夏远征阿穆尔河期间从达斡尔酋长多普特乌尔那里听说过博尔波汗（可能是"博格德"的讹音）。

关于博格德最详细的资料是由叶·帕·哈巴罗夫在其 1650 年夏远征阿穆尔河时期从达斡尔王公拉夫卡伊的姐妹莫戈尔恰克那里获悉的：

"她这个女人被俘获到博格德王公那里，在那里看到了很大的博格德城和很多城楼，全是土建的。城里有很多店铺，买卖各种贵重饰物，博格德王公向达斡尔全体酋长征收实物贡。博格德王公国内出产金、银、各种贵重饰物和宝石，他那里有火器、大炮、火绳枪、军刀和强弩以及各种镶金和镶银的武器。博格德王公的宫殿金碧辉煌，饮食器皿都是金银制成的。陛下，那里貂皮非常之多。在博格德城稍下一些地方，嫩江从右方流入阿穆尔大河。沿那条河常有载货大船航行而来，这些船从哪些城市来，她说不清楚。还有一个比博格德王公更强盛的汗。城的周围有许多种田的人，有许多牲畜"（见《历史文献补编》，第 3 卷，圣彼得堡，1848 年，第 72 号，第 261 页）。

很难同意普·季·雅科夫列娃的推测，她认为这里指的是鄂温克酋长根 542
特木尔。根特木尔没有火器，更没有很多的炮。他从来没有自称为汗，他的势力也没有扩大到阿穆尔河下游的民族那里。

很难说"博尔波汗"(хан Борбой)指什么人，很可能是指1643年去世的满洲汗阿巴海。十七世纪上半期，当俄国人进入阿穆尔河流域时，大部分南满地区为满洲王朝奠基者努尔哈赤占领，他在这里建立了金国，并自称为汗。1626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他的儿子阿巴海汗于1636年称帝，改国名为清。1636—1643年他与中国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战争。

他的年幼的儿子福临(清世祖，年号顺治)登基后，由他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执政(见普·季·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30页；谢·弗·巴赫鲁申的«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列宁格勒，1925年，第10—11页；瓦·巴·瓦西利耶夫的«元明时期的满洲人史料»，圣彼得堡，1863年，第68—75页；«中国历史纲要»，尚钺主编，莫斯科，1959年，第485—492页)。

3 图鲁海塔布囊这段话与中国官员对维尔申宁说的："……中国皇帝经常称赞您沙皇陛下的荣誉和威望"是一致的(见第52号文件)。

4 Чичин，即车臣汗（Цецен-хан），北蒙古（喀尔喀）最大的封建主之一。他的全名为硕鲁达赉车臣汗（见 Н.П.沙斯季娜的«沙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第166页)。

5 关于开采银矿的这些情报还有其他史料可资证明。很久以前，在中国东北地区铁岭县城附近就开采出很多银子，因此，铁岭县当时称为银州。清朝称帝中国以后，在"不得惊动皇朝发祥地"的借口之下，开采银子遭到禁止(见瓦·巴·瓦西利耶夫的«满洲记事»，单行本，摘自«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第12卷，圣彼得堡，1857年，第49—50页)。

第55号 文 件

1 在康士坦丁·伊凡诺夫到达图鲁海塔布囊和车臣汗那里以后(见第54号文件)，瓦西利·科列斯尼科夫决定派出第二支队伍去查明车臣汗从什么地方得到银子。同时以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伊凡·波哈鲍夫为首的又一支哥萨克队伍也来到了贝加尔湖。两支队伍汇合起来，一同出发到图鲁海塔布囊和车臣汗那里。

2 这里说的旧中国大概是指华南。

第56号 文 件

1 新任雅库次克军政长官德·安·弗兰茨别科夫早在到达雅库次克之前就与哈巴罗夫相遇。哈巴罗夫当即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准许他自费装备去阿穆尔河的探险队，不要国库任何津贴。弗兰茨别科夫不仅表示同意，而且直接参加组织探险队，从国库中拨出大量贷款给哈巴罗夫，把官家的武器、呢料、锅子和农具借给他，以便安排农垦。此外，弗兰茨别科夫指望获取大量利润，还把他本人的钱财提供给哈巴罗夫和集结到哈巴罗夫手下的猎手和军役人员。

第57号 文 件

1 本文书和叶·帕·哈巴罗夫第二次远征达斡尔之前于1650年7月9日发给他的训令，是同时在雅库次克官署拟就的（见第56号文件）。除了致博格德文书之外，哈巴罗夫还受托交给拉夫卡伊一封文书（见《祖国之子》，圣彼得堡，1840年，第1册，第102—104页）。

然而致博格德的文书看来并没有发出，因为哈巴罗夫在远征期间得出结论，认为并不存在博格德王公（见第58号文件注释1），因此，文书后来改写为致沙姆沙康（见第60号文件）。

2 指的是叶·帕·哈巴罗夫1649—1650年第一次远征阿穆尔。在由伊利姆斯克官署发出的训令中，命令哈巴罗夫引导拉夫卡伊和鲍托加酋长加入俄籍，并向他们征收实物贡（《历史文献》，第4卷，圣彼得堡，1842年，第31/1号，第60—70页）。

543

第58号 文 件

1 因为在雅库次克收到了叶·帕·哈巴罗夫的一份报告，所以又草拟了一道给叶·帕·哈巴罗夫的特别训令，内容是派遣军役人员前往沙姆沙康王公处，以代替原先拟派赴博格德王公处的使团。哈巴罗夫在报告中写道：

“陛下，去年，即158年，臣仆等曾向莫斯科向陛下奏报关于博格德王公的情况。陛下，当时叶罗费伊·哈巴罗夫在阿穆尔大河扫荡时只抓到一个达斡尔女人。在回答询问时她未能说明全部真实情况。陛下，按目前达斡尔人回答的真实情况来看，他们那里没有博格德王公，他们的国家叫作博格德国。

皇帝则为阿拉克巴图尔汗”(见《历史文献》，第4卷，圣彼得堡，1842年，第31/V号，第76页)。

2 很难说“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这个名字是指什么人。按照达斡尔人的话来说，这是指地方长官“阿拉克巴图尔汗”。很可能这个名称是指各种各样的人，根据本文件，沙姆沙康的官邸设在诺尼江(嫩江)畔，那么，可以认为这里说的是某一个满洲将领，他率领军队驻扎在卜奎村，后来在这个地方兴建了齐齐哈尔城。

但是哈巴罗夫抓到的一个中国俘虏在回答询问时说（见第61号文件），沙姆沙康是“攻打尼堪(中国)人的博格德皇帝”。可能这种说法比较确切，因为它并非来自达斡尔人，而是来自中国人。如果这样，大概沙姆沙康则应是清朝皇帝世祖(年号顺治，1644—1661年)，“阿拉克巴图尔汗”应是顺治皇帝封号之一(可能是满语的“阿里哈巴图尔汗”——“勇敢高贵的执政君主”的讹音)。

第61号 文 件

1 俘虏们肯定说满洲人长期住在古伊古达尔城 —— 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俄国或满洲-中国的其他史料所证实。应该把这种说法看作是个别地方封建主用以逃缴实物贡的外交手腕。

第62号 文 件

1 贡扎女王公是和硕特王公顾实的大老婆。

2 “达斡尔”这个概念纯粹来自俄国。在十七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这个概念是相当模糊的，它不仅包括阿穆尔河两岸，而且包括阿穆尔以南直到中国长城的广阔地带。蒙古人的叙述，指的正是这些纵深地带。十七世纪末，随着地理知识的扩大，这个术语的含义就逐渐缩小了，只有阿穆尔左岸才叫俄国达斡尔。

3 顾实是和硕特台吉。1630年他与达赉一同在卡拉库姆游牧，1633年他出现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地带。1637年他与乌尔柳克发生争执。1639年又与达赉一同游牧。1643年再次与乌尔柳克发生激烈争执，并以战争威胁乌尔柳克(见C. K. 鲍戈亚夫连斯基的《十七世纪上半叶卡尔梅克史料》，载《历史学报》，1939年，第5期，第100页)。

4 杰夫列特吉列伊，西伯利亚鞑靼王子，丘瓦克的儿子。他对莫斯科国

的政策，主要是依靠卡尔梅克的援助，与卡尔梅克人一同游牧。

1639年他派遣使团去莫斯科请求加入俄籍，但是由于草原上情况发生变化，他拒绝宣誓效忠，甚至威胁要进攻乌法城。

1649年杰夫列特吉列伊和他的侄子库丘克派出使团去乌法军政长官那里核实库丘克的父亲阿布莱受洗的消息，并企图获准让库丘克王子去莫斯科与父亲会面。

十七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杰夫列特吉列伊和库丘克的名字是同反莫斯科国的敌对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见 H. B. 乌斯丘戈夫的《1662—1664年巴什基尔起义》，载《历史学报》，1947年，第24期，第45—48页）。

第63号 文 件

1 阿勃林·谢伊特库尔，俄国档案文件中称为"布哈拉人"。第一次是在1640年托博尔斯克税收册中提到他。这是一本出售皮革纳税帐簿。

544 阿勃林也象所有的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一样，在托博尔斯克近郊拥有地产。这一点可以由1652—1653年托博尔斯克官署审理阿勃林与托博尔斯克鞑靼人的诉讼案件加以证实。

阿勃林大概是经肃州的通商大路积极参与同中国的贸易的。正是这种"贸易行业"引起了财务衙门的兴趣。布哈拉商人带了中国货物来到莫斯科，这件事就成了准备派遣费·伊·巴伊科夫商团经托博尔斯克转赴中国的起因（见 A. M. 菲利波夫的《关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使团的新资料》，载《苏联汉学》，1958年，第2期，第135—137页）。

第68号 文 件

1 彼得·亚雷日金是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的头领。166年（1657—1658年）的托博尔斯克薪俸簿中，有他的名字并载明他的薪额是二十卢布。他受费·伊·巴伊科夫派遣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一道前往中国通知使团即将到达的消息，并探听贸易情况。有一份瓦·伊·希尔科夫指控彼得·亚雷日金惯弄妖术（"异端符咒和魔术"）的报告，其中讲道："陛下，遵照您的谕旨，彼得·亚雷日金奉命从托博尔斯克前往中国；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受命要彼得出行。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询问情况之后不久，即于161年让彼得·亚雷日金前去中国"（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本，第148张；第220卷轴，第222—224张）。

2 阿勃林由布哈拉商人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推荐给巴伊科夫，要阿勃林和彼得·亚雷日金作为信使前去北京，目的是把巴伊科夫即将出使一事通知清政府，并顺便估价一下中国京城的商业行情。

很明显，选择阿勃林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是因为他以前到过中国或蒙古（见 A. M. 菲利波夫的«关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使团的新资料»，载«苏联汉学»，1958年，第2期，第135—137页）。

第69号 文 件

1 阿勃莱，厄鲁特的重要台吉（和硕特人），巴伊巴基什的儿子，斡齐尔图台吉的弟兄。阿勃莱是准噶尔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的积极拥护者，他娶了巴图尔珲台吉的女儿。阿勃莱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受巴图尔的影响，阿勃莱注意城市建设，提倡在自己的乌卢斯里发展农业，并且逐步扩大自己的领地。例如，他在五十年代就合并了继母贡扎的乌卢斯。六十年代，他的乌卢斯牧民有九万，其中四千名是军人。他参加过多次战争和蒙古统治者的历次封建内讧。1644年，他参加巴图尔与布哈拉人的斗争，迫使布哈拉居民长期缴纳贡物。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阿勃莱与自己的兄弟斡齐尔图台吉进行过斗争，后者可能拥有很大势力（见伊·亚·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第208—213页）。至少俄国使团在1662年就曾经向莫斯科报告过一次斡齐尔图战胜的消息："他们在阿勃莱台吉乌卢斯听说，阿勃莱的兄弟打死了阿勃莱台吉很多人，占领了他的一座石城。阿勃莱想带着自己全体乌卢斯牧民逃走，因为他的兄弟斡齐尔图台吉比他强"（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62年，案卷№3，第5张）。正是在这一时期，阿勃莱曾计划迁徙到乌拉尔和亚伊克，这使俄国行政当局大感不安。但是，就在1662年这一年2月份到过莫斯科的阿勃莱使臣伊尔卡阿匐报告说，阿勃莱和斡齐尔图已经讲和："以后他们和好了，他们讲和至今已五个月了"（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62年，案卷№2，第31张）。阿勃莱与土尔扈特人曼恰克以及后来的阿玉奇的斗争，时间要更久一些。在此期间，阿勃莱曾经被俘，禁锢数年之后，被阿玉奇送到莫斯科。1674年2月，斡齐尔图通过自己的使臣向莫斯科政府请求遣返阿勃莱："阿勃莱是我的兄弟。土尔扈特人抓了他，交给您大君主，他对您大君主白沙皇并无用处，请把他交给我"（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2，1675年，案卷№2，第51张）。在给斡齐尔图的复文中通知了阿勃莱死去的

消息："阿勃莱台吉因背信弃义而被俘，被解到莫斯科，已在莫斯科死去"（同上，第 21 张）。

阿勃莱的继母、顾实台吉的妻子贡扎女王公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与俄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贡扎派到莫斯科的使臣以她的名义答应让俄国使团通过她的乌卢斯，并可护送去中国。1653 年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彼得·亚雷
545 日金经过卡尔梅克乌卢斯前往中国时得知，贡扎本人已经死去，她的乌卢斯已归阿勃莱管辖，阿勃莱继承继母承担的义务，协助使臣完成了这次旅行（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455 卷轴，第 289—300 页，558—579 张）。

第 70 号　文　件

1 从训令的内容看来曾与外务衙门商量过，但是由财务衙门正式发给费·伊·巴伊科夫。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训令末尾规定把使团全部文件都应交给财务衙门（见第 71 号文件）。

第 72 号　文　件

1 汗八里，意为汗的大本营。北京的这一名称是从 1267 年忽必烈迁都到这里之后，开始在穆斯林作家的一些著作中出现的。在《元史》中，北京称为大都（主要都城）。明朝头几位皇帝在位时，北京曾改名为北平府，成为省城一级的城市。只是到 1403 年明成祖（年号永乐，1403—1425 年）才决定又把首都迁回这里，迁都事于 1421 年完成。从此这个城市得名北京（北方的都城），现在仍然用这个名称。这里和下文遇到的对北京的汗八里之称，大概是由布哈拉商人或波斯商人传到莫斯科的（见雅金福（比丘林）的《北京记述》，圣彼得堡，1829 年）。

第 74 号　文　件 I

1 叶尔马克横断沟（捷斯克尔），一俄里长的运河，似由叶尔马克开凿，位置在瓦盖河河口下方的额尔齐斯河弧形弯处，这个弧形弯叫瓦盖弯。据列麦佐夫编年史说，叶尔马克上溯额尔齐斯河时，为缩短水路，在弧形弯的两端之间开凿了这条运河。米勒的记载说，额尔齐斯河的这个河曲处，水很浅，因为几乎所有的水都由横断沟流走了（见《西伯利亚地图集》，托博尔斯克军役贵

族谢苗·列麦佐夫1701年绘制，圣彼得堡，1882年，第22图；赫·弗·米勒的《西伯利亚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第256—258页）。

2 指的是瓦盖河河口的鞑靼居民点，大概就是以后的阿尔巴什寨。

3 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西伯利亚鞑靼人的一部分封建上层，库丘姆的穆尔扎和别伊①的后裔。沙皇政府为鼓励他们的服役，给他们保留了很多特权（如免纳实物贡等）。

十七世纪时这一等级的军役人员逐渐与"征募"军役人员融合，分散在许多西伯利亚城市里，如托博尔斯克、塔拉和秋明等。他们在每个城市都自成一支特殊的队伍。在不同城市，队伍人数各不相同。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的总数达二百五十名。每个城市都有一名由军政长官任命的鞑靼族头领作为鞑靼族军役人员的首领。例如，在费·伊·巴伊科夫使团组成前夕，彼得·亚雷日金便已被委派为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头领，他后来是中国之行的先遣人员（见谢·弗·巴赫鲁申的《西伯利亚鞑靼人》，载《苏联历史纲要。十七世纪封建主义时期》，莫斯科，1955年，第842—844页）。

4 科乌尔达茨克寨，十六世纪为防范卡尔梅克人和哈萨克人而建造的鞑靼小城。科乌尔达茨克乡的中心科乌尔达茨克寨、瓦盖寨、以及下文提到的铁本丁寨和伊施姆寨在十七世纪时仍然是哨卡城寨，寨内的军役人员逐年轮换，他们监视卡尔梅克人的行动并将情况报告托博尔斯克（见赫·弗·米勒的《西伯利亚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第259页）。

5 铁本丁寨，根据米勒的资料，是在十六世纪叶列盖酋长的小城所在地建立的城寨（见赫·弗·米勒的《西伯利亚史》，第1卷，莫科斯-列宁格勒，1937年，第295，485页）。

6 伊施姆河河口上的城寨，称作伊施姆寨，托博尔斯克府治下的城市之一。据托博尔斯克府141年（1632—1633年）清册记载，计有三十六名军役人员与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Б.切尔卡斯基一同被派往伊施姆寨（见H.H.奥格洛勃林的《西伯利亚衙门卷轴和册籍述评》，第1册，莫斯科，1895年，第291页）。

7 鞑靼贡民，缴纳实物贡的西伯利亚鞑靼族主要居民。

鞑靼贡民的土地为村社所有，这与鞑靼族军役人员的土地私有制不同 546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207本）。

① 别伊（бек-бей）近东中东各国小封建主和某些官员的尊号，加在人名之后意为"老爷"、"先生"。——译者

8 木亚河，即塔威河，在塔拉城下方注入额尔齐斯河右侧。

9 塔拉城，十七世纪中叶俄国设防边境据点，位于阿尔卡尔卡河流入额尔齐斯河处（额尔齐斯河的左岸）。它是在1594年为防御鞑靼库丘姆汗而建立的。

10 在列麦佐夫的《塔拉城地区图》上，沿塔拉河流域散布着许多俄罗斯和鞑靼居民点，其中最大的居民点是比尔加马克镇（见《1701年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苗·列麦佐夫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集》，圣彼得堡，1882年，第5图）。

11 卡梅什洛夫河，十七世纪时发源于草原湖泊的额尔齐斯河左岸支流。在列麦佐夫的《西伯利亚地图集》中，它被绘成一条流入额尔齐斯河的大河，其基本流向与额尔齐斯河平行。在《无水地区图》上对卡梅什洛夫河河源附有说明："卡梅什洛夫源于很多湖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象额尔齐斯河的许多支流一样，水量大减，变成分布在额尔齐斯河两旁的数量众多的苦咸水湖（见《西伯利亚地图集，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苗·列麦佐夫1701年绘制》，第22—23图；Г. Е. 卡塔纳耶夫的《十七——十八世纪的吉尔吉斯草原、中亚和华北》，载《俄罗斯地理协会西西伯利亚分会会刊》，1893年，第14卷，第66—69页）。

12 奥姆河是十七世纪中叶俄罗斯领地的最远边界。在离河口两天路程的地方建有巴腊宾哨所，哨所人员是托博尔斯克和塔拉的哥萨克，每年轮换一次（见Г. Е. 卡塔纳耶夫的《西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役人员及其在俄罗斯人探察并占领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过程中的作用》，第1分册，圣彼得堡，1908年，第93—94页）。

13 巴伊科夫历数的额尔齐斯河中游两侧支流许多都逐渐干涸了，目前都是一些流入草原湖泊的独立河流。阿恰伊尔、阿特马斯等河流正是如此（见Г. Е. 卡塔纳耶夫的《十七——十八世纪的吉尔吉斯草原、中亚和华北》，第70页）。

14 文中提到的奥姆河和白水河（见注15）之间的额尔齐斯河部分支流，看来也遭到了象许多中游支流一样的命运，干涸了。至少谢·乌·列麦佐夫的地图就没有标出这些支流。

15 白水河，额尔齐斯河的支叉，位置在商队离开水路经陆路去亚梅什湖不远的地方。斯帕法里对河名作了如下解释："额尔齐斯河流出的叉河，水流湍急，河水呈白色，因而得名白水河"（见《1675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

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到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境的旅行记》，载《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圣彼得堡，1882年，第43页）。

在谢·乌·列麦佐夫的地图上画有这条叉河，但他在托博尔斯克绘制的额尔齐斯河流向图上，这条叉河却没有标出（见《西伯利亚地图集，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苗·列麦佐夫1701年绘制》，第22—23图）。

16 亚梅什湖，盐湖，位于额尔齐斯河右方，距河道五公里。十七世纪时此湖与额尔齐斯河由一条叉河相连。从二十年代起这个湖就成为西伯利亚各城市采盐的地方。有时到这里来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一次即达七百人。除军役人员外，商人也到这里来。于是这里就逐渐出现了与布哈拉商人和蒙古人进行易货贸易的集市。从十七世纪下半期起，亚梅什集市成了托博尔斯克与中亚商人贸易的中心。尼·加·斯帕法里曾经这样描写这里的贸易情况："有成千上万的卡尔梅克人、布哈拉人和鞑靼人前来与俄国人做生意。他们出售马匹、奴隶和一些中国货。每次集市时间长达二、三礼拜。俄国人采了盐，做了买卖，便回到托博尔斯克，卡尔梅克人和其他一些人则回到各自的乌卢斯。于是这个地方又变成空空荡荡了"（见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西伯利亚和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年，第35—36页；O. H. 维尔科夫的《十七世纪西西伯利亚的手工业和商业》，莫斯科，1967年，第194—200页）。

17 据1655年来到托博尔斯克的卡尔梅克人说，给巴伊科夫提供了一百五十辆大车和二百头骆驼（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344卷轴，第3册，第769--770张）。

18 在列麦佐夫的地图上额尔齐斯河左岸画有一座清真寺的示意图，图旁的说明是："清真寺，卡班加松天然界，现已荒废。"在科学院1745年地图集里，大约就在列麦佐夫标注的那个地方，记有"卡尔巴宗塔"字样（见《西伯利亚地图集，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苗·列麦佐夫1701年绘制》，第22图；《俄国皇家科学院地图集》，圣彼得堡，1745年，第15图）。

19 卡缅（Камень），即山脉，这里指阿尔泰的山前地带。

20 喇嘛，西藏和蒙古的佛教僧人。很大一部分喇嘛都属于封建主阶级。这里可能指喇嘛庙，庙主是拥有大量封建依附者——布哈拉人的"大喇嘛"。 547

在列麦佐夫的地图上，在额尔齐斯河上方画有两座大庙——"游牧的乌兵尔喇嘛的庙"。列麦佐夫的资料与这里及下文巴伊科夫的描述不一致——

列麦佐夫把喇嘛庙绘在额尔齐斯河左岸，巴伊科夫则认为庙是在右岸（因为他的“左面”是从河口上行的左面，而不是从河源下行的左面）。这里也可能指的是从右岸向左岸的移动游牧地，但是下文的叙述也与地图不一致。

21 阿勃莱参与巴图尔珲台吉战争期间，抓了许多布哈拉俘虏，后来他大概使这些人定居在自己的乌卢斯里，并利用了他们的耕种技能（阿勃莱的“种地的布哈拉人”便由此而来）。

22 巴伊科夫带给阿勃莱台吉的“赏赐”，即礼物，其数量和内容都不清楚。但是这些东西可以根据送给他继母贡扎女王公的礼物估计出来。1653年由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格·乌沙科夫带给贡扎的，是一把银鞘镶宝石的军刀，一小幅红呢和五十颗红珊瑚珠。礼物交给了阿勃莱，他当时继承了已故贡扎的乌卢斯（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455卷轴，第558—579张）。

还有资料谈到，1657年经过阿勃莱的乌卢斯前往中国的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斯·佩尔菲利耶夫和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给阿勃莱带去价值五十卢布的礼物（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154—155张）。

可能巴伊科夫带给阿勃莱的“赏赐”也具有同样的规模。

23 1665年大斋期是从2月26日到4月14日。

24 基督复活节，即复活节的第一天；1655年是4月15日。

25 塔朗，王公固定驻地附近的种田人居民点。

26 卡尔马山，斋桑湖以西的山岭支脉。

27 别什卡（阿勃莱基特卡），额尔齐斯河左岸支流。俄国文献中又称作别斯卡河或别卡河。

早在十七世纪初西伯利亚行政当局即已知道别什卡河了。1628年曾从秋明向那里派驻十人规模的“军用”“驿站”（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25卷轴，第89张）。

28 阿勃莱建立的城市，一般都称作阿勃莱基特。据伊尔卡阿匈说，1622年时城是空的：“阿勃莱台吉在游牧地游牧。他（阿勃莱）在乌卢斯里有一座石城，但他和乌卢斯牧民都不住在城里”（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1662年，目录2，案卷№2，第31张）。后来在内讧期间，这个城市曾一度被阿勃莱的兄弟斡齐尔图台吉占领（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1662年，目录2，案卷№3，第5张）。

在谢苗诺夫和波塔宁对里特一书的注释中有对阿勃莱基特城遗址的描述："在阿勃莱基特卡河以东，离塞平碑约十俄里处的两座花岗岩悬崖之间，有著名的阿勃莱基特城的遗址。花岗岩壁柱的残块，颓败坍塌的城基，有时高达一俄丈的外围城墙废墟，一些砖瓦以及陶器的残片——这就是阿勃莱基特城1842和1849年残存的一切（K. 里特：《亚洲自然地理》，第4卷，第154—155页）。

29 铁米尔-切尔戛河，即切尔加河或吉蒂-阿拉尔河，是从克兹尔-奇利克盆地流向蒿桑平原的一条河流。П. П. 谢苗诺夫和Г. Н. 波塔宁曾对费·伊·巴伊科夫到达呼和浩特的路线作过详细分析，下文的注释中采用了他们的意见（见K. 里特的《亚洲自然地理》，第4卷；П. П. 谢苗诺夫和Г. Н. 波塔宁编写的第3卷附录，圣彼得堡，1877年，第218——226页）。

30 见本文件注释21。

31 珲台吉的儿子们，指的是准噶尔王公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们的领地。1625年巴图尔珲台吉同诺盖人进行谈判。次年与巴伊巴基斯台吉开战。1628年他上溯恩巴河游牧。从三十年代开始加紧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厄鲁特国家而斗争，并于1635年自称为全厄鲁特汗。

巴图尔珲台吉在厄鲁特领地中间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之后，便试图将他的势力扩大到整个蒙古。他是蒙古四十四个封建主于1640年准噶尔会议的倡议者，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调整蒙古封建主之间的内部关系，终止王公之间的争战，并联合他们的力量对抗满洲人的威胁。会议还通过了《草原法典》，即对蒙古，特别是对卡尔梅克各汗国具有效力的大法。

巴图尔死后，在他的儿子们以及其他争权者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斗，在这 548
场争斗中取得胜利的是噶尔丹（1671—1698年）。

巴图尔有十一个儿子，内讧时最有势力的是僧格、切肯、巴图尔和噶尔丹，后者在巴伊科夫出使时还是个儿童（见《俄蒙关系史料》，莫斯科，1959年，第301—304页；伊·亚·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第165—206页）。

32 卡拉-库奇尔河，可能是切尔嘎河东上源（见K. 里特的《亚洲自然地理》，圣彼得堡，1877年，第220页）。

33 僧格台吉，准噶尔王公僧格，巴图尔珲台吉的第二个儿子，他和他父亲一样执行了联合厄鲁特各汗国的政策。在内讧中他打死了自己的长兄。打败并俘虏了蒙古汗鲁卜桑台吉。他曾试图与俄罗斯国建立贸易关系。1667

年出使到僧格那里的俄国使臣帕·伊·库利文斯基曾对他的情况作过十分详尽的记述。僧格死于1671年与噶尔丹的争斗中(见Н.П.沙斯季娜的《沙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第193页)。

34 卡缅(Камень),这里是指萨乌鲁山脉。

35 珲台吉镇,即乌尔嘎,是巴图尔在科鲍克·萨列河河谷建立的小城。在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伊·普隆斯基致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中,对它有一段描述:"陛下,珲台吉和他的部众卡尔梅克人在亚梅什湖的上方科鲍克-萨列天然界建有一座小城。陛下,城里建有住房。城墙四面各长五十俄丈,高二俄丈。小城由中国人和蒙古人建造,陛下,城里有小型铁炮……"(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83卷轴,第152—153张)。菲舍尔写道,小城建造在科鲍克-扎伊尔天然界。即库巴克-萨列天然界(见И.Э.菲舍尔的《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年,第439、446、454页)。不知道它是位于科鲍克河流经的山区,还是位于该河出山的地方。十八世纪初地图的图形没有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枢密院全宗,第373本,第246—247张)。

巴图尔珲台吉试图在这里建立生产事业,为此曾请求莫斯科政府运给他各种家禽和猪种。

看来,使团曾到过乌尔嘎,但是没有一点关于巴伊科夫在那里与珲台吉会面的材料。沙斯季娜在对沙拉图吉的注释中认为有会面的可能(见沙斯季娜的《沙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第395页)。

36 基齐尔巴什湖,意即斋桑淡水湖,位于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阿尔泰高原广阔河谷上。尼·加·斯帕法里在旅行日志里直接指出了两个名称的同一含义:"……到达上述亚萨克湖,卡尔梅克语叫基齐尔巴什湖"(《1675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到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境的旅行》,圣彼得堡,1882年,第44页)。

文献中关于这事还有另一种意见。Ю.А.索斯诺夫斯基提出论断,认为"基齐尔巴什"湖实即布伦托海,但是布伦托海的水是咸的,这同巴伊科夫的描述有矛盾。А.Г.班尼科夫则认为出使报告中指的是米卡尔-克洛夫湖(见Ю.А.索斯诺夫斯基的《布隆-托霍探险队的报告》,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5卷,第221页;А.Г.班尼科夫的《俄国人初游蒙古、华北记》,莫斯科,1954年,第32—33页)。

37 额尔齐斯河上源，这里指的是黑额尔齐斯河。

38 费·伊·巴伊科夫在这个地方是顺着蒙古阿尔泰山脉走的。

39 这里的山是南阿尔泰山东侧上的隘口。

40 盐湖，南阿尔泰山东面的湖，可能是达布耶特-达布松湖（Дабует-Дабусун）。

41 萨阿汉河，即察甘河。

42 根据戈东诺夫的1667年西伯利亚地域表，阿布加天然界是“切别特”（тебет）或“秋别特”（тюбет）①游牧地。

43 从这里开始，巴伊科夫的路线才与彼特林的路线一致。但是彼特林作为独立国家提到的南蒙古和鄂尔多斯早于1636年就已落入满洲人统治之下，后来满洲人又统治了中国。因此巴伊科夫把呼和浩特（科科坦城）说成是中国的城市。

44 戈东诺夫指出两个长官的名字是“高勒其-恰古尔王公及其副手托布克”，但是看来他们是较晚期的人物。

45 见第72号文件注释。

46 彼得·马利宁，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1651年，他以使者身分前往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1652年，他与贡扎女王公的使团一同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他表示了想与商队一同前往中国的愿望（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 056卷轴，第2册，第687—686张）。1653年，大概是他把巴伊科夫在托博尔斯克买好的货物护送到莫斯科。1654年2月，549
他率领车队押送运往中国的货物匆忙从莫斯科动身（见《历史文献》，第4卷，圣彼得堡，1842年，第75号，第201—202页）。他是使团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47 卡普卡，显然源于蒙语哈勒嘎（卡尔甘），意为通道、大门、边界。巴伊科夫同彼特林一样，用蒙语称呼中国城市，因为他是从护送他的蒙古人那里得知这些名称的。

48 指的是这一时期已经并入清帝国的南蒙古人。

49 伊尔卡毛拉，即伊尔卡阿匐，布哈拉人，阿勃莱的代表。他作为阿勃莱的使臣曾多次到过莫斯科和托博尔斯克。伊尔卡阿匐于1653年12月，作为阿勃莱第一个使团的团长首次来到托博尔斯克。1654年冬，由托博尔斯克被送往莫斯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他的叙述，促进了巴伊科夫商队的组成。

---

① тюбет可能是土默特。——译者

他回到托博尔斯克，并由此返回阿勃莱游牧地以后，曾全程陪送巴伊科夫使团往返中国。1657—1658年，他作为阿勃莱的使臣又同巴伊科夫一起来到莫斯科。他在1662年又以同样身分再次来到莫斯科。1678年，他参加了阿勃莱的儿子恰甘台吉的使团(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455号卷轴，第576—579张；第535号卷轴，第58张；蒙古事务全宗，1662年，案卷№2，第31—33张；1668年，案卷№2，第15—18张)。

50 亚科夫·佩尔武申·切奇金，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薪饷为七卢布二十五戈比(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353本，第110张)。

51 大黄，药用植物。马蹄形大黄，主要是指达斡尔大黄。十七—十八世纪时中国同俄国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起初它是通过中间商人——中亚细亚商人以及托博尔斯克和秋明的布哈拉人运进托博尔斯克和秋明市场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220号卷轴，第150—152张；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И.Я.斯洛夫佐夫文集»，案卷№126，第1张；案卷№127，第2—4张)。

52 肃克恰城，就是肃州城(酒泉)，中亚细亚商人("布哈拉人")同中国商人在这里的贸易甚为活跃。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中国货物就由这里进入托博尔斯克(见O.H.维尔科夫的«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货物»，载«苏联历史»，1958年第1期，第110—111页)。

53 巴伊科夫大概把从张家口到北京途中的所有的居民点都算作是城市了，其实这里的城市要少得多：宣化、鸡鸣驿、土木堡、怀来、岔道口、南口、昌平。

54 鲍隆塔雷 (Боронтала，Барун-тола)，蒙古人对西藏的称呼。翻译过来的含义是位于西南或南方的国家 (见 A.Г.班尼科夫的 «俄国人初游蒙古、华北记»，莫斯科，1954年，第39页)。

55 费·伊·巴伊科夫指的是俄国实行不久的接见使臣的礼仪，即使臣应脱帽觐见沙皇。在十七世纪中叶之前，使臣觐见沙皇时不须脱帽(见C.A.别洛库洛夫的«论外务衙门»，莫斯科，1906年，第93页)。

56 费·伊·巴伊科夫坚持要求按照莫斯科通行的外交礼节行事，反映了莫斯科政府及其外交官员力求把本国的尊严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唯恐对国家尊严有任何损害。礼节一事，不仅俄国人重视，而且外国人也很重视。

中国和俄国在接待使臣礼节方面的分歧问题之一，就是呈交沙皇礼品的时间和程序。按照给费·伊·巴伊科夫的训令，他应在皇帝接见时先呈交国书，再呈交"礼品""应按礼单有礼貌和谨慎地向博格德皇帝呈交亲善礼品，应从费奥多尔带去的商品中挑选对博格德汗适宜和需要的礼品呈送给他[……]挑选出来的礼物应能使皇帝喜爱和满意"。礼品的内容和数量不是预先规定的，使臣可视情况自选礼品，在"在腾清的训令中留有空白，以便根据当时情况填写价值三百卢布或价值适当数量卢布的礼品"(《国家衙门档案概述》，П.伊凡诺夫编，莫斯科，1842年，第407页)。

礼品的规格可参照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伊·佩尔菲利耶夫使团的礼品加以推断。1658年，他们得到的指示是"可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采购价值二百卢布的礼品呈送给中国皇帝，计为四十张貂皮、十三张玄褐狐皮、四块上等呢料、银鼠皮和镜子"(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35卷轴，第89张)。

满洲政府也象对各邻国使团送来的礼物一样，把这些礼物看成是证明附庸关系的贡品。

因此，程序问题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仅是要求履行个别手续的问 550
题，而是含有更重要的意义了。

57 巴伊科夫携带的国书递交程序问题特别尖锐。关于这点，巴伊科夫奉有应付各种情况的异常严格的指令(见第71号文件)，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那么费·伊·巴伊科夫的顽强态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破坏使节仪制，会被莫斯科看作严重的过失。这一点，下列事实可以为证：巴伊科夫从出使报告的正式文本中删掉了先行信使 П.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破坏使节仪制的部分。看来巴伊科夫认为自己对这两个人的行为负有责任。清朝史料认为俄国使臣拒绝服从礼节的要求，是导致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失败的唯一原因，例如，《大清实录》写道：

"先是鄂罗斯国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指的是亚雷日金——编者)，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指的是费·伊·巴伊科夫——编者)，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35卷，第2—3页)。

58 很难解释为什么下文中断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可能，由于某些原因，使臣认为不提这段时间更好，或者是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或

者他的行为可能会引起莫斯科的不满。①

59 见第 68 号文件注释 1。

60 王——源于中国的"王"，相当于俄国"公爵"的世袭封号。清朝时这种封号有以下几个等级：亲王——第一等王公，郡王——第二等王公，等等（见 И.С.布伦纳特和 В.В.加格利斯特罗姆的《中国的现代政治组织》，北京，1910 年，第 37 页）。

61 不是人名，而是职务名称：亚尔固齐（яргучей）是扎尔固齐（изаргучей）的讹音（蒙语为扎尔固齐）；理藩院官员，管辖蒙古境内的满、汉人；钦达玛，也是满洲某一级官职名称的讹音。

62 大斋期前最后一个荤食日，即大斋期前的礼拜日。1656 年，当巴伊科夫在北京时，荤食日是 2 月 17 日。出使报告两种文本记载的瓜果蔬菜的成熟期互有矛盾。可能是对第二文本进行了订正。

63 北极悬钩子（мамура，мамрун）②——是一种植物，其根可用来染粗麻布。

64 巴伊科夫在这里没有把满洲人和蒙古人区别开来。这里是指清朝世祖皇帝。实际上，不仅十七世纪、就连十八世纪的俄国都惯于把满洲人称作"蒙古人"。

65 大明皇帝，指明朝思宗皇帝（年号崇祯，1628—1644 年）。思宗皇帝于 1644 年 4 月 25 日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时自缢身死。

66 指的是抵抗满军的中国一些地区。

67 这里反映了十七世纪人们的宗教和道德观点。那时认为，某些动物的肉被认为是不适合食用的。这一点在西伯利亚的实际生活中尤其明显，当地由于食物匮乏，常用马肉和其他肉类果腹。在当时的文献里可以见到，军役人员说他们因此"玷污了自己的灵魂"等等。

68 第一艘欧洲船只于 1516 年来到中国。这是由意大利人佩列斯特列洛担任船长的葡萄牙船"马六甲号"。继葡萄牙之后来到中国的有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在 1573—1627 年之间，荷兰人力求得到在中国各港口经

① 据巴德利在《俄国、蒙古、中国》第 II 卷，153 年记述：巴伊科夫一行到北京后起初受到良好接待，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可以随意行走，自由买卖。但一月后因行为不良，逛妓院，酗酒，闹事等，自由受到了限制，故使臣未提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件。——译者

② 英国人巴德利在《俄国、蒙古、中国》第 II 卷第 148 页，将这个词音译成 manram，注为 ginseng，即人参。——译者

商的许可。后来由英国人取而代之，带头为"打开"中国港口而斗争。

69 这里讲的大概是帖木儿征服时期伊斯兰教居民从中亚和东土耳其斯坦逃往中国的事。明朝初年帖木儿集中力量西征，暂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是1405年成祖皇帝（年号永乐，1403—1424年）在位时，帖木儿就决定要东征，进攻明朝。

70 指的是汉人与满族占领者的斗争。思宗皇帝死后，福王（朱由崧）于1644年在南京即位，南京陷落后福王逃到芜湖，在那里被俘。国家首脑的责任就落到当时在绍兴的鲁王（朱以海）身上。同时唐王（朱聿键）也在福州称帝。不久，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又爆发了激烈的斗争。

这时满洲人占领了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大片土地。鲁王和唐王的两个政府未能组织起对征服者的抵抗运动。

1646年，唐王在汀州（福建省）为满洲人所俘，鲁王的部队也同样被击溃。桂王（朱由榔）在广东宣布即位。抗清的军队得到李自成和张献忠余部的支援，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展开了斗争。在福建，反满运动是由以台湾为基地的郑成功的部队进行的，这支部队的行动与桂王的军队相呼应。与桂王同时，唐王的弟弟朱聿鐭也在广州称帝，他不愿与桂王一致抵抗满洲的侵略，反而同桂王展开火拚。不久清军侵入广东，朱聿鐭战败而死，而桂王则逃到广西。巴伊科夫在北京逗留期间，正是中国人民抵抗满族征服者事业最顺利的时期之一。当时郑成功的军队威胁着南京，而李定国（按：原文为 Ло Дин-Го，实系李定国（Ли Дин-Го）之误。——译者）的军队则在广东顺利地展开进攻。

71 与巴伊科夫同时在北京的，有来自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彼得·德·哥伊尔和亚科布·德凯瑟使团，该使团一个名叫纽霍夫的成员，写有关于该使团的详细记载，其中谈到了俄国人在北京的情况（见《东印度公司的使团》，阿姆斯特丹，1669年）。荷兰使臣为了要取得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权利，不仅在皇帝面前行了屈辱的"叩头"礼，不仅允许别人把他们带来的礼物称为贡品，而且自己也称为贡品，他们称自己是亚洲公国的代表，并宣誓效忠清朝皇帝，认清帝为宗主国的君主（见 H.B.莫尔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伦敦，1910年，第1卷，第48、59页）。

72 巴伊科夫带来的荷文信件在外务衙门的案卷中没有保存下来。

73 显然，巴伊科夫指的不仅是从张家口到北京途中各段长城，而且也包括那里的城堡（南口等地）。

551

74 巴颜苏木(巴颜-苏马,意即豪华的寺院),宣化府的蒙语名称。

75 巴尔蒂·马特里耶夫,印度人,在阿斯特拉罕的印度殖民地居民。

76 在第一种文本里错误地把返回托博尔斯克的时间记为166年。实际上使团于165年(1657年)回到托博尔斯克,166年(1658年)使团已经到达莫斯科。

第74号 文 件 II

1 七棵松在谢·乌·列麦佐夫地图上也是画在额尔齐斯河左岸。但是延库利河,按费·伊·巴伊科夫的叙述是在多隆-卡拉盖的上方,而地图上的位置却在多隆-卡拉盖和卡班加松之间。看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涉过额尔齐斯河的浅滩,到亚梅什湖去的卡尔梅克人是经由这个浅滩到右岸去的。在1713年从托博尔斯克被派往准噶尔的塔拉哥萨克头领伊凡·切列多夫的答问词中也谈到这一点:"从亚梅什湖沿额尔齐斯河左岸经过草原到多隆-卡拉盖渡口须走七天,然后在这个渡口渡过额尔齐斯河到达右岸"(《西伯利亚地图集……》,第22图;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枢密院全宗,第373本,第490页背面)。

2 乌尔嘎,蒙古人或卡尔梅克人的部落乌卢斯和营地。同时乌尔嘎也常常被人们用来指喀尔喀各部的都城,位于喀喇湖以南的巴图尔珲台吉的大本营。阿勃莱到过巴图尔的大本营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密切关系的话。但是这里很可能只是指阿勃莱的乌卢斯,因为,第一,巴图尔的都城位于文中讲到的地方的更南面;第二,如果到了巴图尔的大本营,出使报告会有较详尽的描写。出使报告两种文本的不同写法——在同一个地方第一种文本写作"乌卢斯",第二种文本写作"乌尔嘎"——也证实了我们的想法。

3 岱清台吉,可能是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八个儿子。另外,蒙古阿勒坛汗
552 部被称作蒙古人,巴图尔的厄鲁特部则被称作卡尔梅克人。因此可以更有理由认为,这里是指岱清塔邦,即阿勒坛汗鲁卜桑·埃林钦珲台吉的女婿,他的游牧地在五十年代由于同吉尔吉斯人的争斗而向北大大推进了(见H.П.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西蒙古的阿勒坛诸汗》,载《苏联东方学报》,1949年,第6期,第383—395页)。

4 额尔德尼·休柳瓦,这个名字是指硕鲁·达赖济农的儿子、喀尔喀封建主马查里·叶尔登·土谢图(见H.П.沙斯季娜的《沙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第157页)。

5 布尔根(布鲁干),乌伦古河左支流。

6 这里费·伊·巴伊科夫弄错了:额尔齐斯河的河源位于布尔根河偏西北的地方。

7 巴伊科夫的商队在这个地方翻越了蒙古阿尔泰山,并沿喀尔喀领土往东北方向进发。

8 伊瓦什卡·伊兹马伊洛夫,即伊凡·安德烈耶夫·伊兹马伊洛夫,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161年(1652—1653年)托博尔斯克薪俸册记载,除耕地外,他俸粮为四俄石半黑麦和二俄石燕麦;166年(1657—1658年)的薪俸册记载他的薪金为七卢布零二十五戈比(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282本,第188张;第353本,第108张)。

9 扬古尔切伊卡·基利马麦捷夫,即鞑靼族军役人员扬古尔切伊·基利马麦捷夫(托博尔斯克薪俸册记为"扬古尔恰王公基利马麦捷夫"),编制在托博尔斯克,每年薪俸为十五卢布和二普特盐(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282本,第237张;第353本,第149张)。

10 扎勒吉(Жалги)——满语"章京"的讹音,校级官员的总称(相当于俄国的八至六等文官和少校至上校的尊称)。在军队中,常用以表示团队、连队的指挥官,部队的长官。

11 这里的蒙古事务衙门,象俄国其他档案文件一样,是指理藩院——主管同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的对外关系的外务衙门。1860年以前也主管对俄关系的事务。中国衙门,大概是指主客司——礼部接待外宾的一个司。

12 指的是新土地发现者沿阿穆尔河右岸支流(松花江及其他支流)的远征活动。

13 对于十七世纪俄国的外交实践来说,鞑靼语的概念很广,通常是指整个突厥方言语系。

14 哈通河,大概指的是黄河。

15 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早在十六世纪就到了中国。158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广州。二十年后他与葡萄牙人庞迪我再次来到中国,并受到明朝廷的接待。利玛窦把欧洲钟表、世界地图和各种天文仪器传到中国,不久由他主持钦天监(天文衙门)的工作。

十七——十八世纪多明我派、耶稣会派和圣芳济派各僧团为取得在中国优先宣传天主教的权利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除了利玛窦、庞迪我、南怀仁以

外，明清之际著名的教士有龙华民、艾儒略、罗雅谷、高一志、Φ. 托吉、毕方济、C. 米阿茨等。

传教士在对中国的研究和向中国人介绍欧洲科学成就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们也充当了欧洲资本的侦探，成为欧洲资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16 长，即中国的官长。百人长，汉语叫百户。

17 吐鲁番和哈密城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六——十七世纪时是蒙古人和维吾尔人杂居的小酋长国的都城，这些酋长国靠近中国西北边疆。在中国史料中第一次提到吐鲁番是在 1377 年。在这些酋长国之间的内讧中吐鲁番比较得势。

十五——十七世纪吐鲁番与中国保持着经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见瓦. 波科季洛夫的《明朝时期东蒙古史(1368—1634 年)，根据中国史料编著》，圣彼得堡，1893 年，第 28、81—98、125—141 页)。

第 75 号　文　件

1 这是俄罗斯档案文件中首次提到满洲旗军，它是清朝创始者努尔哈赤于 1614 年建立的。共分八旗：正黄旗(黄色)，镶黄旗(黄色镶边)，正白旗(白色)，镶白旗(白色镶边)，正红旗(红色)，镶红旗(红色镶边)，正蓝旗(蓝色)，镶蓝旗(蓝色镶边)。前三种旗比较重要。

553 原先加入八旗军的，有满洲人、蒙古人、汉人(在努尔哈赤从明朝夺来的地区)。由于满洲国家日益巩固以及军队兵员总数的增加，1635 年另设八个蒙旗，1642 年分设八个汉旗。后来又在地方上建立了只有汉人参加的绿旗军。

在满洲地方，八旗军中也有达斡尔人、索伦人、巴尔虎人，自十九世纪末起，其他民族的代表也编入了八旗军。旗分为若干团和连。五个连组成一个团。五个团统一归都统指挥。

第 78 号　文　件

1 根据本文件的后文推断，安德列汗的驻地在松花江，这里讲的不是清世祖皇帝(年号顺治，1644 年—1661 年)，而是满洲某地方军事长官。

2 南明的中国皇帝这时都在中国遥远的南方。可是俄国人当时还不确切知道关于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地理状况，按照他们的看法，“尼堪皇帝”应该

是在靠近博格德(满洲)皇帝的某个地方，并且博格德皇帝在这里指的多半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洲某地方行政官员。

第80号 文 件

1 十七世纪时，满洲旗军一个连有三百人，到了十九世纪，一个连的人员缩减为九十人。

第83号 文 件

1 遗憾的是关于北京如何接待彼·亚雷日金和谢·阿勃林的资料极少。费·伊·巴伊科夫曾被告知，他们在理藩院履行了谒见礼仪，彼·亚雷日金在理藩院自称为使臣并自命为莫斯科沙皇的亲信。从理藩院官员把皇帝国书交给他们并赠予礼品这两件事来判断，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满洲当局对这两位信使到达帝国首都有着十分良好的反应。世祖皇帝就此事曾有圣谕："谕鄂罗斯国察干汗曰：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赉，即俾尔使臣赍回，昭朕柔远至意。尔其钦承，永效忠顺，以副恩宠"(《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1卷，第20页)。

回国途中信使之间发生了某些误会，也许是发生了争吵。亚雷日金到达阿勃莱台吉的乌卢斯之后，没有在那里等候费·伊·巴伊科夫就"和同伴"离开谢·阿勃林，回到了托博尔斯克(见第85号文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雷日金的行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赞许。他被禁止离开托博尔斯克，而要阿勃林送礼品到莫斯科去。

2 这份国书的原本和译文，都没有保存下来。弄清楚这个译文的情况是很有趣的：它在哪儿译成的？是怎样译成的？正如本文件中所说的，这份国书在托博尔斯克没能翻译出来，可能是因为在那里没有满语译员。当然，在莫斯科，无论是在外务衙门或西伯利亚衙门，也都没有满语译员。因此只能设想这个译文是由亚雷日金和阿勃林还在北京的时候或是在回国途中译成的，很可能是蒙古人帮助译成的。尼·加·斯帕法里在出使报告中只提到这份国书的满文原本："国书无法完整地译出，内中给大君主写道，请求大君主经常派遣自己的使臣到他们那里，还说大君主对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愿意全力为大君主效劳"(见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尼·斯帕法里使团赴中国的出使报告(1675—1678年)》，圣彼得堡，1906年，第8页)。

第86号 文 件

1 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认为阿勃林从北京回来走的是另一条路，因此未能和巴伊科夫相遇。但未必可以说阿勃林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可能只是他的回程同巴伊科夫去的路线稍有偏离而已。

2 在递交这份申请书的时候，费·伊·巴伊科夫早已在托博尔斯克了(他是1657年7月31日到那里的)，然而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要晚得多。巴伊科夫本人直到1658年7月16日才到达莫斯科。

第87号 文 件

1 本训令是财务衙门为伊·佩尔菲利耶夫和谢·阿勃林起草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谈使团的经商目的。但是很显然，莫斯科政府考虑到了彼·亚雷日金和谢·阿勃林第一次出行的经验和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失败的教训，因此就使节仪制问题，由外务衙门给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勃林下达了特别训令(见第90号、91号文件)。

第90号 文 件

1 次日，外务衙门又给了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勃林另外一道训令(见第91号文件)。两项文件在谈到如果满洲皇帝拒绝亲自接见他们，信使应如何行事时，内容有所不同。第二道训令准许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勃林把沙皇的国书和礼品交给博格德汗的"近臣"。显然，这是莫斯科政府出于同清帝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愿望而表现出的灵活性，它对使节晋谒仪制作了让步。看来，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勃林应该遵照最切合实际情况的训令行事。

第92号 文 件

1 这里指的是清朝世祖皇帝，但"埃克奇达让"(Экчдажан)①一词的含义还不清楚。

第93号 文 件

1 外务衙门草拟的这件国书没有发往中国。1658年初费·伊·巴伊科

① 这是满语"伊吉思欢达三"的异读，意即顺政(顺治)。——译者

夫已返回的消息，使得莫斯科政府修改了国书的内容，删去了原国书中要求释放俄国使团和解释达斡尔事件(见第 98 号文件)的部分。

2 指的是哥萨克沿松花江及其支流的进军。

第 95 号 文 件

1 12 月 15 日类似的诏书(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35 卷轴，第 64 张)证明本诏书无误。

第 100 号 文 件

1 在这个文件中，首次谈到“通晓汉文”的汉语通译——季莫费伊·伊凡诺夫。很可能他是被满洲人卖到达斡尔地区为奴的汉人，后来逃到了俄国。遗憾的是，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见第 183 号文件）没有指出在托博尔斯克为他翻译明朝皇帝国书的通译的名字，很可能就是季莫费伊·伊凡诺夫。

第 102 号 文 件

1 在西伯利亚衙门全宗里保存着阿·菲·彼得里洛夫斯基其他答问词的下述片断：

“……只有一百四十人。剩下的这些军役人员就顺阿穆尔河而下，他们遇到了在战斗中负伤逃避博格德人的军役人员阿尔丘什卡·彼特里洛夫斯基等四十五人。他们全部集合起来一齐乘船向大海航去，他们来到基利亚克地区附近，于 167 年在基利亚克地区和久切尔地区之间建了一个寨，在这个寨里过冬，并为大君主征收实物贡。基利亚克人攻击他们的堡寨，放火烧了这个寨的三处地方，打死了三个哥萨克，打伤了很多人。春天，军役人员阿尔丘什卡及其同伴共一百八十人从这个寨溯阿穆尔河而上，去找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他们在阿穆尔河上又遇到了四十个军役人员。这些人是乘斯巴斯基号平底木船从与博格德人的战斗中逃跑的。全部军役人员集合起来共二百二十人。在阿枪乌卢斯，许多俘虏对他们说，博格德皇帝军队分乘二十隻木船正向他们驶来，要把剩下的军役人员全部杀掉。于是，军役人员们……”(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 572 卷轴，第 15 张)。

第106号 文 件

1 关于说明伊·佩尔菲利耶夫和谢·阿勃林在中国逗留情况的文件，档案中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是在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中发现那里提到耶稣会士翻译了"博格德汗的国书，那个国书是写给大君主的，因为前些年大君主曾经派了名叫伊凡的人到中国作买卖，他带有大君主的礼品。博格德汗也向大君主回赠了礼品。这封国书如同以前的（即象其他国书一样——本书编者 B. M.）一样，语气非常傲慢，关于大君主送给博格德汗的礼物，国书的反应是，你送来的贡品，朕接受了，为此，朕对你同样答以恩赏"（第 183 号文件，第 412 页）。

对伊·佩尔菲利耶夫和谢·阿勃林在北京的活动较为详细的记载，我们是在清朝的文献中发现的。我们所引的《大清实录》（第 74 号文件 I，注释 56①）的下文里谈到："后阅岁（费·伊·巴伊科夫离开北京之后——编者），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表内不遵正朔，称一千一百六十五年（显然系 7165 年之误——编者），又自称大汗，语多不逊。下诸王大臣议，佥谓宜逐其使，却其贡物。奏入，得旨，察罕汗虽恃为酋长，表文矜夸不逊，然外邦从化，宜加涵容，以示怀柔。鄂罗斯远处西陲，未沾教化，乃能遣使奉表而来，亦见慕义之忱。来使著该部（礼部——译者）与宴，贡物察收，察罕汗及其使，量加恩赏，但不必遣使报书。尔衙门可即以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之故，谕其使而遣之"（《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 135 卷，第 2 页）。

第111号 文 件

1 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把阿勃林这次前往北京错误地当成是"第二次派遣"。其实，这已是我们所知道的谢伊特库耳·阿勃林第三次被派到中国。这次出行，他担任贸易使团团长。有趣的是，以前把阿勃林推荐给巴伊科夫的谢嘉什·库尔马麦托夫，这一次却充任阿勃林最亲近的助手（见第 68 号文件注释 2）。

第123号 文 件

1 按 Н. П. 沙斯季娜的意见，库坎汗（某些文献称他为喀尔喀汗）是喀尔

① 应为 57。——译者

喀最大的封建主之一。但是他的确切名字现在还弄不清楚。

不过，曾经到过库坎汗那里的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在出差报告书中说，他的真名是达希珲台吉，他是土谢图汗二世斡齐尔赛音汗，即察珲多尔济的亲戚。果真如此，那么这里讲的无疑就是喀尔喀封建主达希珲台吉了(见 H. П. 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 年，第 107—108 页；沙斯季娜的《沙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 年，第 154 页)。

2 鲁卜桑皇帝，阿勒坛汗鲁卜桑台吉，曾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打过仗的奥姆巴·额尔德尼的继承人。大概达希珲台吉是支持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因为根据伊·佩尔菲利耶夫的证实，达希珲台吉依附于后者(见 H. П. 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西蒙古的阿勒坛诸汗》，载《苏联东方学》杂志，第 6 期，列宁格勒，1949 年，第 391 页)。

第 124 号　文　件

1 恰甘台吉，阿勃莱台吉的儿子。

2 Дабун-хан，显然是大明汗。有趣的是卡尔梅克人还用明朝的称号来称呼中国的统治者，尽管毫无疑问他们早已知道满洲入侵的事了。

3 阿勃杜拉齐兹汗，显然这里指的是布哈拉汗阿什塔尔哈尼德阿勃杜拉齐兹二世(1645—1680 年)。

4 阿勃杜拉汗，大概是阿勃杜拉齐兹二世领地内的克尔米涅城的某统治者。1657 年，克尔米涅城曾被希瓦汗阿布尔加齐占领，但是阿勃杜拉齐兹后来收复了这座城市。在六十年代，有一次希瓦人进攻布哈拉时，阿勃杜拉齐兹正在克尔米涅城里(见《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I 卷，第 I 册，塔什干，1955 年，第 411 页)。

5 斡齐尔图车臣汗，即车臣汗。

6 库丘克汗，库丘姆的孙子，杰夫列特吉列伊的侄子。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库丘姆后辈反莫斯科政府的敌对行动同他有密切关系(见 H. B. 乌斯丘戈夫的《1662—1664 年巴什基尔人的起义》，载《历史学报》，第 24 期，列宁格勒，1947 年，第 48 页)。

7 厄尔克特，即东土耳其斯坦的叶尔羌(莎车)城。

8 帖木儿-萨兹迪尔，大概是东土耳其斯坦的一个封建主。

9 拉乌扎特(Лаузат)，即鲁卜桑台吉(见第 123 号文件，注释 2)。

第130号 文 件

1 《宁古塔纪略》的作者，清朝官员吴南荣对于1668--1669年间哥萨克人的活动以及满洲政府的反措施有如下描述：

“是时，逻车国亦称老羌国(即俄国人——编者)人告反，到乌龙江(即库尔瀚江及松花江下游——编者)，于黑斤国抢貂(在当地土著那里——编者)，其武器甚可怖。其国东延万里。物产多罗绒，漆器极精。人皆深眼高鼻绿睛红发，其猛如虎，善放鸟枪，有名西瓜炮者(臼炮？——编者)，弹形如西瓜，投射敌营甚准，虽数里外亦可炸裂，中者必死。满人皆惊怖。将军上疏求救，即奉部檄：流人除旗下及年逾六旬者，一概当役。选二百名服水性者建水军，教以水战。又立三十二官庄(即农场——编者)，屯积粮草。令一到，将军即召全体遭贬流吏至衙，面谕曰：‘官府养汝等数年，思念汝辈差委皆不繁重。今边警出意外，上命全力为公。现有水营、庄头、壮丁三件事，随汝意自任一件，三日后具复，此为本官府之命也。’”① (В. П. 瓦西里耶夫：宁古塔纪略，《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通报》，第7册，圣彼得堡，1857年，第82—83页)。

第131号 文 件

1 显然，这里指的是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 (1634—1698年)，他是第二代土谢图汗(在位年代1655—1698年)。

察珲多尔济和清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清人最亲密的同盟者。他的使团不止一次到过北京。1691年他入籍满洲。

土谢图汗依附满洲人，这对他与俄国的关系有极大的影响。从色楞格斯克来到土谢图汗处的哥萨克多次请求准许他们到中国去，都遭到土谢图汗的

---

① 上述作者吴南荣的原文附录如下：

“是时逻车国人告反(又名老羌，逻车即罗刹二字也)，到乌龙江黑斤诸处抢貂皮，锋甚锐。其国在大洋东，相去万里，所产多罗绒，漆品最精。人皆深眼高鼻绿睛红发，其猛如虎，善放鸟枪，有名西瓜炮者，其形如西瓜，量敌营之远近，虽数里外必到敌营始裂，遇者必死。满洲人皆畏之。将军上疏求救，即奉部檄，流人除旗下及年逾六旬者，一概当役。选二百名服水性者为水军，习水战。又立三十二官庄，屯积粮草。令一到，将军即遣人请绅袍到署，面谕云：‘养汝辈几年，念汝辈俱有前程，差徭不以相累，今边警出意外，上命急公，现有水营、庄头、壮丁三件事，随汝意自任一件，三日后具复，是即我法中之情。’”——译者抄录

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建立色楞格斯克寨"没有得到皇帝陛下的恩准"。阿尔巴津冲突以及戈洛文出使期间，察珲多尔济对俄国人抱敌对态度（见 H. Л. 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 年，第 107—162 年）。

第 132 号　文　件

1 见第 133 号文件注释 1。

2 文件在这里有明显的错误：彼·亚雷日金和谢·阿勃林被派往北京早于费·伊·巴伊科夫。

3 这份训令的原本被清朝官员从伊·米洛瓦诺夫手里强行夺去，保存在北京档案馆内（见«故宫俄文史料»，北平，1936 年，第 3—6 页，第 121—123 页）。

第 133 号　文　件

1 鄂温克王公根特木尔于 1651 年首次向莫斯科沙皇交纳实物贡。可是，在 1667 年前，为了不与清人发生争执，他也自认为清的臣民。当清廷命令根特木尔到呼玛尔寨附近同俄国人打仗时，他就和清帝国断绝了联系，投奔到俄国一方。由于担心根特木尔对他在嫩江流域的领地提出要求并对他移居到满洲腹地的部族产生影响，直至缔结尼布楚条约前，清廷一直要求引渡根特木尔。俄国方面并没有利用根特木尔提出领土要求的企图（见普·季·雅科夫列娃的«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第 32—37 页，109—111 页）。

第 134 号　文　件

1 伊·米洛瓦诺夫一行是俄国人和欧洲人中首批经由满洲到北京的。他们的行程是由涅尔琴斯克到额尔古纳河，然后在齐鲁海图地区渡过额尔古纳河，再过根河之后，朝海拉尔河进发，翻越大兴安岭，沿雅鲁河河谷直下嫩江，来到当时的脑温城，该城距今日的齐齐哈尔不远，旅行者由此朝西南方向前进，先穿过草原，然后经山区过蒙古东南地区，前出至中国长城要塞喜峰口。在稍后的 1675—1677 年，尼·斯帕法里使团走的也是这条路（见 Л. 波兹德涅耶夫的«满洲纪事»，第 I 卷，圣彼得堡，1897 年，第 25 页）。

2 除了西拉木伦河之外，在使团经过满洲的途中，还有洮儿河、戈泰克河、辽河。

3 无名河，即流入辽东湾的滦河。米洛瓦诺夫从中国的长城边走过，渡过这条河。

4 山脉，这里指的是辽西山脉。

5 指喜峰口。伊·米洛瓦诺夫和他的同行者从脑温经喜峰口（不经由沈阳和山海关）到北京。这是因为满洲的地方政府急着要把使团送到北京城去。从脑温（齐齐哈尔）经喜峰口到北京这条路线共计一千二百多公里，走这条路的主要是信使和特别邮车（见兹·马图索夫斯基的《中华帝国地理评论》，圣彼得堡，1888年，第265页）。

6 从喜峰口到北京一路上最大的城市是遵化、蓟县、三河、通州。

7 研究俄中关系史的人全都认为，北京对米洛瓦诺夫一行的接待如此优厚，是因为接待使团的理藩院尚书对圣祖皇帝（康熙的年号，1662—1722年）隐瞒了从米洛瓦诺夫那里抢走的训令的内容（见第132号文件）。此外，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事件，主要是为征服其本国南部地区而进行的不间断的斗争，也迫使圣祖与俄国建立睦邻关系，哪怕是暂时的也好。

第141号 文 件

1 扎丹本河，很可能是指海拉尔河的支流扎丹本郭勒（疑即免渡河。——译者）。

2 他们引导使臣们经过北京的大街到达皇城。

3 此地是指使团进入了皇帝住的紫禁城（“红城”或禁城）。

4 召见使臣一般都在“紫禁城”里最大的宫殿即太和殿。

5 是指中国封建时期最普遍的一种刑罚——披枷，枷是由两块木板合成的，中间一个缺口夹住脖子。

第143号 文 件

1 阿克巴扎尔小河，即日益干涸的巴扎尔卡河，流入斋桑湖。

2 铁米尔切尔嘎尔小河，可能是塔梅尔瑟克小河，但更可能是切尔嘎河。

3 耶谢塔小河，即耶斯佩河。

4 阿拉泰河，显然是泰若兹根河。

5 乌伦古小河，即流入布伦托海的乌伦古河。

6 布尔根河，乌伦古河左岸支流。到这里为止，谢·阿勃林这次旅行的

路线基本上与从托博尔斯克去北京的商队路线一致。这条路线也是费·伊·巴伊科夫去中国的路线，阿勃林本人也已走过两次。

7 谢·阿勃林一行在这个地方翻越蒙古阿尔泰山，在喀尔喀境内向东北方向进发。

8 额勒登台吉，即喀尔喀封建主马查里·额尔登·土谢图，他是硕鲁·达赖济农的儿子（见 H. П. 沙斯季娜的《沙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 年，第 157 页）。

9 哈坦-巴提尔，马查里·额尔登·土谢图的兄弟，即沙拉·达希·哈坦·巴嘎图尔（见 H. П. 沙斯季娜的《沙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 年，第 157 页）。

10 阿勃林及其同行者显然是从乌尔嘎向北京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在二连地区进入清朝中国的国境的。

11 这里是指阿勃林商队到达的张家口（卡尔甘）的城门。

12 巴彦苏木（"富丽堂皇的寺院"），宣化府的蒙语名称，从张家口到宣化府阿勃林及其同行者走得很慢，这段路只有三十五俄里，他们走了二天，然而从张家口到北京他们总共只用了六天，就是说比巴伊科夫（七天）和彼特林（十一天）更快。

13 切干克列姆，蒙语，意为"白色要塞"。联想到彼特林对"白城"的描述，他从这里到"大中国城"（北京）同样走了二天（见第 26 号文件注释），显然这里指的是昌平，而不是 A. M. 菲利波夫认为的怀来（见 A. M. 菲利波夫的《关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使团的新资料》，载《苏联汉学》，1958 年，第 2 期，第 143 页）。

14 指根特木尔（见第 133 号文件注释）。

15 索利湖（Соль），这里指亚梅什湖。

16 恰拉河准确位置尚未能确定（见 A. M. 菲利波夫：《关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使团的新资料》，载《苏联汉学》，1958 年，第 2 期，第 143 页）。

第 151 号　文　件

1 Мынгатей（Мангутей），显然来自满文孟格德（Монготу），俄国文献中这个名字很可能是指驻在卜奎村受宁古塔将军统辖的副都统。

第156号 文 件

1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1636—1708年）（尼古拉·米列斯库），著名的外交家和学者，摩尔达维亚人，从1671年起在外务衙门任翻译官。

尼·加·斯帕法里出使中国并没有给俄国带来外交上的成果，但斯帕法里留下来的资料却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和日记，提供了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宝贵资料。尼·加·斯帕法里的科学遗产经常为俄国和外国研究人员所重视。

关于斯帕法里的出使，本书只发表一些正式文件。

尼·加·斯帕法里的详细书目见：И. Н. 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尼古拉·斯帕法里的主要著作(1672—1677年)》，基辅，1897年；Е. И. 斯皮瓦科夫斯基编辑的尼·米列斯库：《旅行中国日记》；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与中国》，载《苏联汉学》，1958年，第2期，第176—180页。

第162号 文 件

1 伊·马·佩尔菲利耶夫到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乌卢斯，但在那里没有见到土谢图汗，因为他到西藏朝圣去了，他把权力托交给自己的弟兄西第什里·巴图尔珲台吉和自己的儿子噶尔丹。虽然佩尔菲利耶夫受到两位王公的接待，但是他很快就返回到色楞格斯克，因为临时执政者对于同他进行谈判还拿不定主意。直到1674年2月伊·马·佩尔菲利耶夫才再次来到察珲多尔济的大本营（见 Н. П. 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110—111页）。

2 伊·马·佩尔菲利耶夫出使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正准备出使的尼·加·斯帕法里使团过境前往中国。

第166号 文 件

1 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十六世纪五十年代——1697年），绰罗斯部的和鲁特王公，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见第74号文件1，注释31）。他继承父亲的联合政策，力图征服整个蒙古。为了在同土谢图汗和其他蒙古封建主的斗争中取得莫斯科政府的支持，他同俄国建立了经常的外交关系。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开始同清朝进行斗争，但是他敌不过蒙古封建主的联合力量和圣祖

(康熙)皇帝的军队,遭到几次失败之后终于阵亡。

2 策妄·拉布坦(1663—1727年),绰罗斯部的厄鲁特王公,僧格的儿子。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死后,经过内战,他取得了厄鲁特首领的地位。起初他试图与清朝建立关系,但是,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以后,他就实行反满政策,并于1717—1721年同清帝国进行了多次战争。1717年,他占领了西藏,但是在满洲军队的逼迫下不得不把它放弃。

他与莫斯科多次互派使臣。俄国使臣之一И.翁科夫斯基(1722年)的笔记是有关厄鲁特史的宝贵资料。

3 随着喇嘛教在蒙古的传播,每一个独立的汗都力图使自己的辖内有一位呼图克图。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兄弟——鲁卜桑·哲布尊丹巴,号称温都尔·格根,是库伦的第一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坚决主张在整个喀尔喀蒙古确立他的盟主地位,其理由是,他们的父亲是蒙古最有势力的封建主,并且他是由蒙古第一个呼图克图转世的。鲁卜桑·哲布尊丹巴是喇嘛教极端反动的代表。

第170号 文 件

1 描写中国的书,是指纳霍夫的著作《荷属东印度公司出使大鞑靼可汗和中国大皇帝处记》,该书1666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斯帕法里在出使报告中多次提到这本书(见第183号文件)。

至于中国《辞书》,则很难肯定是指哪一部辞典。十六——十七世纪首批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编了几本供传教使用的词典,但是这些词典或者只是手写本,或者是印刷了,但没有流传到欧洲。第一批华俄及其他辞典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出现。斯帕法里可能带的是金尼阁神甫所著的《西儒耳目资》(《中西发音辞典》),它是于1626年在南京印刷的(见H.柯狄埃的《中国图书》,第3卷,第1页,巴黎,1906年,第1 588、1 638页;S.康林的《中华百科大全》,上海,1917年,第301—304页)。

巴德利认为,斯帕法里携带并经常使用的是传教士卫匡国绘编的《中国地图册》(J. F.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4年,第203页)。

第176号 文 件

1 这里指的是伊·米洛瓦诺夫一行人。

第 179 号　文　件

1 这份摘抄可能来自 Г. 麦尔卡托尔《地图集》序言的译文，此书十七世纪中叶在俄国流传很广。各衙门（外务衙门、西伯利亚衙门和财务衙门）关于去中国的路线案卷摘抄与这份摘抄几乎是同时写成的（见第 176 号文件）。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关于阿穆尔大河传说的起源》，载《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通报》，第 18 卷，圣彼得堡，1862 年，第 9 页。

第 180 号　文　件

1 莫斯科政府没有事先明确规定它的代表级别，斯帕法里可根据在清廷的情况自定。如皇帝同意亲自接见他，斯帕法里应自称使臣，如果只是同满清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则他应以使者的身分出现（见第 182 号文件）。

第 183 号　文　件

1 指斡齐尔图台吉的部队同在卡拉盖地区游牧的厄鲁特台吉科康-巴蒂尔、谢伊坚和顿杜克之间的冲突。

2 扎冬河，即扎丹本河。伊·米洛瓦诺夫第一次去北京途中称这条河为扎冬纳伊河（见第 141 号文件）。

3 乌涅拉（Унеру），即乌奴耳河。

4 托尔果钦山脉，即大兴安岭。斯帕法里以当地一个部落的名称称呼这条山脉，他有时称这个部落为托尔果钦，有时称卡尔加钦。巴德利归纳许多作者的意见，得出结论说，这个部落正是达斡尔部落（见 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 2 卷，第 203 页）。

5 指雅鲁河的两条支流，右边是埃尔格河，左边是巴林河。

6 这里说的是从墨尔根山东北向西南伸延到雅鲁河的乌尔卡-赫莱姆土堤，其宽为三十到四十步，北面还留有一条濠沟。这项工程建于何时，至今不明（见 Л. 波兹德涅耶夫的《满洲纪事》，第 1 卷，圣彼得堡，1897 年，第 12 页）。

7 这是在俄国文献里头一次详细描写中国北方和东北常见的住房。屋里的炉灶和炕连在一起，炕顺着墙，同时也是烟道。

8 迎接斯帕法里的阿思哈尼昂邦名叫玛喇。

9 可能卜奎村(齐齐哈尔)也叫这个名称。

10 原书此条注释遗漏。——译者

11 索利河——这里指的是绰尔河。

12 指绰尔浩特村.

13 巴德利认为,这是季姆科夫斯基记述的古城鲍罗浩特的遗址(见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314页)。

14 即伊·米洛瓦诺夫第一次出行带回的国书。

15 元朝时开始在满洲采集珍珠,起初在松花江和瑷珲河,后来在混同江、乌拉江等地。大颗的珍珠达半英寸(见瓦·巴·瓦西利耶夫的《满洲纪事》,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7册,圣彼得堡,1857年,第50页)。

16 据斯帕法里的描述判断,这里说的是洮儿河(река Тур)。

17 这里斯帕法里显然搞错了。关东(源自日语 Квантун,汉语为 Гуаньдун)是南满的旧称。阿穆尔河下游从来没有这样叫过。阿穆尔河汉语叫作黑龙江("黑龙的河")和黑河("黑色的河"),满语叫做萨哈连乌喇("黑色的河");蒙古通古斯部落称作哈拉木伦("黑色的河");阿穆尔河下游的土著则称它为马穆河。阿穆尔河同松花江汇合以后,中国一些作者称之为混同江。

18 《阿穆尔大河记述》是尼·加·斯帕法里:《中国记述……》的最后一章。阿穆尔河记述最初由Г. И. 斯巴斯基出版,没有署明作者,书名为《俄中分界的阿穆尔大河传说》(见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关于阿穆尔大河传说的起源》,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第18卷,圣彼得堡,1882年)。

19 这里指的是沈阳(奉天)。

20 《鞑靼辑录》象《阿穆尔河记述》一样,是斯帕法里:《中国记述》的续增章节。其基础是耶稣会士卫匡国的著作《论鞑靼战争》(见И. Н. 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尼古拉·斯帕法里(1672—1677年)的主要著作》,基辅,1897年,第41—42页;卫匡国的《论鞑靼战争》,安特卫,1654年)。

21 塔夫,洮儿河的一条支河,它又是科尔盖河的支流。

22 可能是莫胡村。

23 巴德利认为,这可能是土谢图亲王(见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386页)。

24 西尼亚河,即流入查干泡的戈泰克河。

25 辽河(老哈)发源于辽西山脉。

26 据玛喇的资料可以认为，此城建于大辽国时期（907—1124年），于1626年，即努尔哈赤去世那年，被居民们放弃。巴德利引证E.季姆科夫斯基的资料，认为在斯帕法里的记述中指的是乌兰浩特城（见J.F.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316页）。

27 很可能这里说的是平泉州。

28 佛或佛陀，大彻大悟的佛，满语为富齐希，蒙古语为布尔汗。

29 即在《中国记述》中（见И.Н.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尼古拉·斯帕法里的主要著作》，基辅，1897年，第43—45页）。

30 指喜峰口城门。

31 这两条路都通张家口。

32 中国的万里长城，汉语叫作长城。蒙语的卡尔加（халга）意为关卡、城门。

33 这里说的是距喜峰口二十八俄里的三屯营。

34 斯帕法里对佛寺的描写很准确（关于佛寺内的崇拜对象和神像，可见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佛寺和佛教生活以及后者同人民的关系概述》，圣彼得堡，1887年，第44—110页）。

35 指河北省遵化城。

36 指距遵化城约二十四公里的石门庄。

37 指河北省蓟县，旧名蓟州。

38 大概这是距蓟州十六公里的小镇邦均。

39 这里写的是河北省三河城和三河河流。

40 大概这是燕郊，但它距三河二十五公里，并非十五公里。

41 圣扇（宗教用语），长杆的一头系有天使的圆形圣像，助祭者用以在圣餐上煽动。

42 指河北省通州，在北京以东约四十公里。此城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北京的码头，溯白河而上的船只在这里卸货。

43 这时土耳其的执政者是苏丹穆罕默德四世（1648—1687年）。回恰尔（Хункяр）大概是斯帕法里对耶稣会士使用的拉丁语音译汉语词“回教”（伊斯兰教、穆斯林）的误读。

44 可能说的是713年到中国的阿拉伯使团（见J.F.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331页）。

45 阁老，内阁成员，又称大学士，共有四名：两名满洲人，两名汉人。内

阁成员从最有功勋的高级官员当中任命，并且必须是学士。明朝时内阁大臣称为阁老(гэлао)，即内阁元老。在耶稣会士的著作里，阁老音译为 Colao，斯帕法里的术语 колай（阁老）即来源于此（见 И. С. 布伦涅尔特和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中国现代政治组织»，北京，1910年，第 36 页）。

46 理藩院尚书按其官衔相当于部的部长（即汉语的"尚书"）。斯帕法里到北京时理藩院尚书是阿穆瑚瑚。

47 南怀仁(1623—1688年)，荷兰人，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他和卫匡国及其他一些人于 1659 年来到澳门。1660 年主持钦天监。在 1665—1670 年当欧洲的耶稣会士失宠被黜时，南怀仁住在广州。从 1671 年起南怀仁担任圣祖(康熙)皇帝欧洲文化教育的老师。他学会汉语和满语之后，翻译了欧洲的一些数学和天文学著作（见 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 2 卷，第 433—435 页）。

Б. Г. 库尔茨错误地认为，南怀仁以译员身分随同斯帕法里使团，被派到中国，并且"俄国政府知道耶稣会士在康熙宫廷颇受尊重，所以对南怀仁寄予很大希望"（见 Б. Г. 库尔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第 41 页）。

南怀仁委托使臣带给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一份申请书，请求录用他为俄国公务人员，任外务衙门译员，这反映了耶稣会士们力求更加积极地参与俄中关系的发展（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74 年，案卷 №2，第 2 册，第 289—295 张）。

48 见第 74 号文件 II，注释第 15 条。

49 汤若望，钦天监监正，南怀仁的前任。他以指导铸造大炮并教会中国人使用大炮而闻名。

50 指钦天监监正。

51 指米洛瓦诺夫使团。

52 很难说这里指耶稣会士写的哪本书。关于南怀仁的著作，可见 H. 离第的«中国图书珍藏»，第 2 卷，巴黎，1905—1906 年，第 831 页。

53 这是我们知道的古文献唯一提到塔鲁京旅行中国的记载。据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推测，塔鲁京奉派到北京"是为了通商和探听中国的状况"（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 年，第 14 页）。

54 罗刹的直接含义是魔鬼。

55 这里指顺治汗，顺治是世祖皇帝的年号(1644—1661年)。

56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读到“Тильеку”这个词时，认为它是神的专名(见Ю. В. 阿尔谢尼耶夫的《尼·斯帕法里使团赴中国的出使报告》，圣彼得堡，1906年，第77页)。巴德利把它读成“人”(человек，即God-man)(见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342页)。可能，斯帕法里在这里只是把汉语“天主”(照字面解释，意即天上的统治者)一词的译音弄错了。欧洲天主教传教士都是把“上帝”译成“天主”的。

57 皇室近亲共有十二等级宗室爵位。他们和皇族其他近亲(黄带子——满洲王朝创始人努尔哈赤汗的直系子孙，红带子——努尔哈赤的远亲旁支子孙，另有戴铁盔的公侯，即清朝开国皇帝的功臣后裔)组成旧中国封建等级的上层。其数目异常之大，甚至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宗人府来处理他们的事务(如编修族谱，实行奖惩)。

58 领导同斯帕法里谈判的是和硕裕亲王（一等公）福全（Фу Шюа-нь)。

59 斯帕法里说的“汗的杜马”和“最高衙门”，可能是指“内阁”，其职能是预先研究国家各种大事，并就这些事务作出自己的结论向皇帝提出报告；或者更可能是指(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称作“阁议”，它辅佐皇帝，议论一切军政大事(见И. С. 叶尔马钦科的《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期的国家机构》，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文集，莫斯科，1966年，第154页)。

60 如果相信阿思哈尼昂邦玛喇指出的国书年代，那么这些国书应是明成祖写的，其年号为永乐，即1403—1425年。但这种说法不大可靠(关于国书年代详见Н. Ф. 杰米多娃和В. С. 米亚斯尼科夫的《论明朝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国书的年代》，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1期，第166—167页)。

61 噶尔丹于1671年开始征伐别国，当时他为报其弟兄僧格被杀之仇，同斡齐尔图汗结成联盟，并把僧格的整个乌卢斯据为己有。斡齐尔图汗为了巩固与噶尔丹的联盟，把自己的一个侄女嫁给他，但在1676年，噶尔丹进攻了他的叔岳，占据了他的领土。斡齐尔图汗不得不逃跑求生，但噶尔丹追上了他，把他杀了。此后噶尔丹同企图为斡齐尔图汗报仇的土谢图汗开始交战(见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编年史“额尔德尼额尔罕”》，圣彼得堡，1883年，第174—177页)。

62 这里指耶稣会士闵明我、利类思、安文思(见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

古、中国»，第2卷，第366、432页）。

63 指耶稣会士卫匡国的文章：«论鞑靼战争»（见注20）。

64 察罕汗（蒙语为白沙皇）。直至十八世纪满洲人在同莫斯科政府的交往文件里还是这样称呼俄国沙皇的。出于传统的看法，北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即中国的皇帝。对其他各国的统治者，不仅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清朝官员都使用同附属国统治者相等的封号。

65 很难说这里指北满哪个民族。南怀仁把它的名称翻译为“朱尔奇”（джурчи），即“朱尔真”（чжурчжэни），由此看来显然是指满洲人部落之一。关于“朱尔真”（чжурчжэни）这一术语可见瓦·巴·瓦西利耶夫的«元明时期的满洲人史料»，圣彼得堡，1863年，第5、37—41页。

66 Ловчи 或 Луча（“罗剌”），见注释第54。

67 达卡尔（токары），即达斡尔人。

68 指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中国之行。

69 中国给斯帕法里画的两张肖像现已丢失。

70 斯帕法里在这里描写的是紫禁城里最大的一个宫殿——太和殿。

71 мапи，来自汉语词“毛笔”，即写字用的笔。这里指毛笔画，用墨画的画。

72 легень，显然是汉语词立缸（лиган）——锅一类的东西——之讹音。这里说的是一种器皿，蒙语称为奔巴（罐）。这是一种圆锥形的器皿，高约三十公分。中国皇帝都把奔巴赏赐给达赖喇嘛（银质镀金的）和班禅额尔德尼（银质的）。满洲文件记有：大臣们“撤销了赐给白沙皇银子的决定，仅赐予镂刻马鞍一件，花绸三十匹，银制镀金装茶奔巴①一件，重四十两”等等（见«关于尼·斯帕法里使团的中国文献»，A.O.伊凡诺夫斯基译，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6卷，1887年，第3期，第203页）。

73 阿玉奇，最杰出的厄鲁特汗之一（1670—1724年），表面上是俄国的臣民（先后六次向俄国人宣誓），却不止一次与莫斯科政府发生武装冲突。

策凌（索洛姆·策凌），阿玉奇的堂叔杜加尔的儿子。1672年，阿玉奇对他进行了诋毁，然后派他去莫斯科。策凌在莫斯科受洗，并获得杜加尔公爵的封号。

74 库苏湖，指库苏泊，色楞格左支流额金河即源于此湖。

---

① 我国清朝文史资料记载为“镀金罐四十两银茶桶”。——译者

第 185 号　文　件

1 嘎乌斯(Гаус)，即归绥市(见 O. H. 维尔科夫的«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货物»，载«苏联历史»，1958 年，第 1 期，第 113 页)。

第 186 号　文　件

1 即格里戈里·科比亚科夫，他参加了伊·米洛瓦诺夫北京之行。巴德利错误地认为他就是伊·米洛瓦诺夫。后来斯帕法里回到涅尔琴斯克之后，在那里遇到了米洛瓦诺夫（见 J. F. 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第 2 卷，第244 页)。

第 192 号　文　件

1 斯帕法里与马特维耶夫是至交，并教他的儿子安德列外语（见 Ю. 阿尔谢尼耶夫：«关于尼古拉·斯帕法里在俄国服务（1671—1708 年）的新资料»，莫斯科，1900 年，第 5—7 页)。

第 193 号　文　件

1 指伊凡·波尔申尼科夫、叶夫斯塔菲·菲拉季耶夫和加夫里拉·罗曼诺夫的商队。

第 196 号　文　件

1 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后来被派到中国去“通知关于斯帕法里即将出使”一事。他同孟格德一起到北京，走的就是他第一次去中国的路线。

第 197 号　文　件

1 指 1673—1683 年遍及中国西南各省的反满起义。

第 200 号　文　件

1 在伊尔库次克军政长官佩·萨莫伊洛夫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帕·亚·舒利金的报告中，关于尼·加·斯帕法里经过伊尔库次克去中国的情况写道：

“阁下，去年，即183年，8月29日，遵照大君主的谕旨，使臣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经过伊尔库次克寨，并在伊尔库次克寨取得前赴色楞格斯克的官用木船。今年，即184年，伊尔库次克派遣十人长伊柳什卡·叶基莫夫等人乘坐二只木船，运送达斡尔地区的粮食到巴尔古津寨。木船被巴尔古津寨头领鲍格丹·涅斯维塔耶夫所征用。阁下，今后无法运送君主的粮食到贝加尔湖那边，因为伊尔库次克寨已经没有木船了。阁下，关于此事，请发函到巴尔古津寨给头领鲍格丹·涅斯维塔耶夫，请他将木船从巴尔古津送回伊尔库次克寨，以便用这些船载运粮饷给达斡尔军役人员，使他们不致因缺粮而在达斡尔饿死。阁下，关于此事请予指示。本报告派伊尔库次克寨军役人员格里什卡·诺纳诺夫送去。阁下，看上帝分上，切勿阻留，让他回到伊尔库次克”（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142号全宗，案卷№3，第26张）。尼·加·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记载的到达伊尔库次克寨的日期却是9月5日，可能9月5日比较正确（见第183号文件，第350页）。

第207号　文　件

1 指理藩院。

第209号　文　件

1 斯帕法里指的是新年的节日“春节”。节日活动由阴历正月初一延续到正月十五的灯节。按阳历计算，中国的新年在阳历一月、二月份，延续到三月份结束（见И. Г. 巴拉诺夫的《中国的新年》，载于《满洲通报》，哈尔滨，1927年，第1期，第1—14页）。

2 斯帕法里在这里没有把满文和中文区别开来。国书采用的文字是满文和蒙文，因为十七世纪后半叶的公文只使用满文，而蒙文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俄中信函往来中，则用作第三种正式文字。

3 “脑温首席长官”，可能指北满的将军，1676年前其驻地是宁古塔城。“地位较低的长官”显然是指驻在黑龙江岸边后来为齐齐哈尔城的卜奎村的副都统（见瓦·巴·瓦西利耶夫的《满洲纪事》，载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7本，圣彼得堡，1857年，第27—28页）。

4 见第183号文件注释63。

5 达乌多夫·瓦西利·亚历山大罗维奇（起初名叫阿里马尔查尔·巴巴

耶夫)，波斯人，1654—1667 年在外务衙门任通译。1667、1669、1672、1679 年曾四度随同使团出使君士坦丁堡。

斯帕法里这里指的是 1672 年的出使，当时俄国向土耳其宣战，罗莫达诺夫斯基的部队于 1673 年在左岸乌克兰开始行动。

6 即由达赉湖(呼伦池)往南经乌尔逊河到贝尔湖，再经蒙古至大德伦河和沙拉河(在内蒙古)，然后渡过滦河上游，或到古北口，或到张家口。

7 外务衙门的档案文献中继伊·米洛瓦诺夫答问词之后(见第 207 号文件)还记有以下一段有关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资料："您的臣仆我蒙上帝保佑，托陛下洪福，于 4 月 17 日由此地启程前往京都，随行者有各类人员共一百五十六名。同日并派遣伊格纳季等人向陛下呈交本报告"(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3 本，第 304—305 页)。

看来，这是没有保存下来的尼·加·斯帕法里报告的结尾部分，该报告是在 4 月 17 日使团由卜奎村出发时写的，时间要比这里发表的文本晚些。这段引文可能是出使报告中提到的密件的一部分。

第 214 号　文　件

1 对尼·加·斯帕法里的赏赐颁发得比较晚，这是由于使团回国后，翻译官斯·别佐勃拉佐夫于 1677 年夏天向叶尼塞斯克官署告密，立即开始了侦讯。使团参加者斯·别佐勃拉佐夫控告尼·加·斯帕法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叶尼塞斯克官署传讯了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包括伊·米洛瓦诺夫。

核实结果，大部分控告都是没有根据的。对出使方面提出非难是由于使臣认真执行了训令的各项要求，而这个训令对使团其他成员是保密的(例如，拒绝向满洲人官员递交沙皇的国书)。

1678 年，侦讯工作转到西伯利亚衙门进行，内容只局限于使臣的支款报销问题。

看来，直到 1683 年才证实尼·加·斯帕法里在受到控告的所有问题上都是无罪的(见《历史文献补编》，第 4 卷，圣彼得堡，1859 年，№67；瓦.祖巴列夫的《尼古拉·斯帕法里率贵族、书吏、希腊人、异族人出使中国》，载于《欧洲通报》，1827 年，第 23—24 期，第 161—195 页；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武器馆全宗，№48，891)。

名词解释[1]

阿思哈尼昂邦　Асканяма — 满语，侍郎。

阿里哈昂邦　Алихамба — 满语，尚书。

阿里哈哈番　Алихахава — 满语，阿里哈方，九卿之一。

阿尔腾　Алтын — 等于六兼卡或三戈比。

博格德汗　Богдохан (богдыхан, богда) — 满洲皇帝(指清帝。—译者)。

博格德人　Богдойские люди — 满洲人。

百户　Боху — 满洲军队的百人长。

巴康　Бакон — 达斡尔人的社会-依附集团。

白卡尔梅克人　Калмыки белые — 帖列乌特人。

布哈拉商人　Бухарцы торговые — 中亚细亚的布哈拉商人，其中有一部分散居在西伯利亚一些城市的近郊，形成居民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

巴特曼　Батман — 东方民族的计量单位，等于一磅半。

别兹明　Безмен — 重量单位，等于十六分之一普特。

波尔季舍　Портище — 一块呢料，长约四俄尺。

阁老　Колай — 内阁(Нэйгэ)成员。

鞑靼族军役人员　Служилые татары — 享有特权的托博尔斯克鞑靼人的社会集团。

达拉格　Дараг (даруга) — 一种丝织品。

俄石　Четь (четверть) — 散体物的容量单位（一俄石等于二〇九.九一升。—译者)。

贡民　Ясашные люди — 缴纳实物贡的人。

宫廷护卫　Жилец — 京城的低级官员。

呼图克图　Хутухта (кутухта) — 喇嘛教活佛的一种称号。

珲台吉　Хунтайджи (контайша) — 蒙古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封号。

黑卡尔梅克人　Калмыки черные — 西蒙古人，准噶尔人。

黄蒙古人　Желтые монголы — 住在中国长城附近的蒙古部族。

军政长官　Воевода — 俄国城市和县中管理军事、民政的长官（军事长官полковой воевода)。

---

① 根据本书所附《名词解释》译出。对我国读者容易理解的词已删掉，译出的词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重新排列。——译者

军役贵族　Дети боярские — 城市中的一类军役人员。

兼卡　Деньга — 等于半戈比。

巨商公会　Гостиная сотня — 俄罗斯商界的最高组织。

卡巴克　Кабак — 北高加索的村庄。

克什蒂梅　Кыштымы — 向封建(通常为其他民族的)王公纳贡的有封建隶属关系的人。

康塔里　Контарь — 一种有移动法码的大秤。

卡皮　Капь — 俄斗,粮食计量单位。

立陶宛兵册　Литовский список — 列入该名册的是由立陶宛乌克兰来的移民组成的西伯利亚军役人员。

秘书官　Дьяк — 行政机关负责人员,办公室长官;杜马秘书官　думный дьяк — 参加贵族杜马的秘书官。

穆尔扎　Мурза — 鞑靼贵族,突厥民族封建领主家族成员的称号。

莫斯科夫卡　Московка — 莫斯科兼卡,等于半戈比。

帽顶　Вершок — 用帽圈围起来的盔头。

那斯特拉菲　Настрафиль — 一种中等呢料。

普耳　Пула — 小铜币,小硬币。

钦达玛　Чиндама — 满洲官名。

书吏　Подьячий — 行政机关秘书官的助手。

实物贡　Ясак — 向非俄罗斯居民征收的实物税。

俄丈　Сажень — 长度单位,约等于三俄尺(Печатная сажень — 法定俄丈)。

台吉　Тайджи (тайша) — 蒙古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封号。

塔布囊　Табунант (табун) — 授给蒙古王公的女婿的封号。

通行文牒　Проезжая грамота — 衙门或官署发出的要求沿途提供车马等运输工具的文书。

通道　Волок — 两河之间可以拉过船只或货物的陆路。

天然界　Урочище — 各种自然标志;天然地界的特征。

乌卢斯　Улус — 游牧民族的封建领地;原先的意义是游牧民族的村社;乌卢斯人 улусные люди,是指普通的乌卢斯牧民。

宣誓公务员　Целовальник — 选任官员。

叶菲莫克　Ефимок (иоахимсталер) — 外国银币,过去在俄国使用的外国钱币的名称。

先令　Шкиль — 外国钱币名。

扎尔固齐　Дзаргучей (заргучей, наргучей) — 满语,一种兼管司法和行政的满洲官员。

章京　Жалги (满语 Чжангин 之异读) — 各级校官的总称。

帐幕布哈拉人　Бухарцы юртовские — 居住在托博尔斯克地区,和鞑靼牧民享有同样特权的布哈拉人。

专差军役人员　Приказный человек — 负有特别使命的军役人员(有时指衙门官员。一译者)。

帐幕鞑靼族军役人员　Татары юрто-

вские служилые — 西伯利亚鞑靼人中的封建上层人物。

长官 Письменный голова — 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各城市军政长官官署的负责人，由莫斯科委任；有时指军政长官助理。

佐洛特尼克 Золотник — 重量单位，等于九十六分之一磅。

缯绫 Зендень — 东方出产的一种棉织品。

人名索引

Абак (Обак) 阿巴克(阿巴克)，捷列乌特王公 528

Абахай (Борбой) 阿巴海(博尔波)，满洲汗(在位年代 1626—1643 年)，也见 Богдой 条 6, 537, 538, 541, 542

Аббас I или Аббас Великий (Абас) 阿拔斯一世或阿拔斯大帝(阿拔斯)波斯沙赫(1587—1628 年) 42, 526

Абдулазиз II, 阿勃杜拉齐兹二世，布哈拉汗(1645—1680 年) 262, 556

Абдулай-тайши 见 Аблай 条

Абдулла (Абдула-хан, Обдора-царь) 阿勃杜拉(阿勃杜拉汗，阿勃杜拉皇帝) 东土耳其斯坦一个酋长国的苏丹 81, 87, 262, 531, 556

Аблай (Абдулай Байбашев, Абдулай-тайши, Абулай Байбашев), 阿勃莱(阿勃杜莱巴依巴舍夫，阿勃杜莱台吉)厄鲁特台吉，和硕特人 149, 151, 172, 173, 181—183, 187, 191, 197, 198, 216—219, 221, 230, 231, 242, 243, 250, 256, 266, 267, 289—291, 314, 315, 317, 325, 329, 544, 545, 547—549, 551, 553, 555

Аблай, 阿布莱，西伯利亚鞑靼王子，库丘姆之子 543

Аблин (Облинь) Сеиткул (Сеткулко) 阿勃林(阿勃林)谢伊特库尔（谢伊特库尔)，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派往中国的使者 12, 15, 16, 27, 31, 140, 141, 146, 148, 214, 215, 217—227, 229, 231, 232, 234, 237, 244—259, 262—267, 271, 282, 288—296, 298, 300, 304—308, 314, 315, 318—320, 326—328, 330—336, 347, 348, 370, 381, 462, 514, 543, 544, 547, 549, 550, 553—556, 558, 562

Абрам (Обрам) 阿勃拉姆（阿勃拉姆)，军役人员 110

Абулгази 阿布尔加齐，希瓦汗(1645—1663 年) 556

Август 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皇帝 153, 167, 222, 225, 228, 233, 332

Авезбаки 阿维兹巴基，蒙古的使臣 311, 312, 317

Аверкиев (Оверкиев)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Косой) Пинежанин 阿维尔基耶夫(阿维尔基耶夫)·谢苗(谢尼卡·科索伊)·皮涅扎宁，军役人员 193

Агай-тайша 阿盖台吉，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者，僧格台吉的叔父 289

Агарков 见 Огарков 条

Агра 阿格拉，“印度皇帝”，可能是印度皇帝奥朗则布·阿兰姆基尔(1658—1707 年)，或者是他 1674—1691 年派驻喀布尔的军事长官和大臣

Агар-хан (Агыр-хан) 阿加尔汗(阿加尔汗) 332

Адай (Адайко, Адайка) 阿戴（阿戴，阿戴），吉尔吉斯人 102
Азим 阿齐姆，西伯利亚鞑靼王子，库丘姆汗的儿子 528
Айчюра 艾丘拉，卡尔梅克喇嘛 198
Акапрык 见 Акбарык 条
Акбазар 阿克巴扎尔，蒙古台吉恰甘的使臣 262, 266, 267
Акбарык (Акбырык, Акапрык, Окбырын, Одрий, Андрей, Ондрей) 阿克巴雷克（阿克巴雷克，阿克巴雷克，阿克巴雷克，安德列，安德列，安德列），霍坦国的皇帝 45, 48, 55, 57, 58, 65, 71, 527
Акинфов 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阿金福夫，伊凡·帕夫洛维奇，侍臣 236
Алак-Батур-хан (кан) 见 Шицзу 条
Албаза 阿尔巴扎，达斡尔酋长 133
Албул 见 Ваньли 条
Алдар 阿勒达尔，由西藏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处回国的俄国使团的护送人员 110
Алей 阿列伊，西伯利亚鞑靼王子，库丘姆汗的儿子 528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А. 亚历山德罗夫，В.А.，苏联史学家 28, 36
Александров Степан (Гречанин, Греченин) 亚历山大罗夫·斯捷潘（格列恰宁，格列恰宁），派往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处的俄国使团成员 108, 110, 114, 116, 121, 538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едор Павлов 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奥多尔·帕夫洛夫，斯摩棱斯克团的雇佣骑兵 430
Алексеев В.М. 阿列克谢耶夫，В.М.，科学院士 532
Алексеев Евдоким 阿列克谢耶夫·叶夫多基姆，哥萨克 519
Алексеев М.П. 阿列克谢耶夫，米·巴.，科学院士 27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太子，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 235, 236, 243, 244, 256, 261, 264, 266, 268, 274, 277, 279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沙皇 12, 110, 111, 122, 123, 126—135, 139—145, 148, 149, 151—160, 164—166, 169, 181, 192, 194, 195, 196—203, 206, 209—211, 214, 216—228, 230—237, 240, 242—249, 251—253, 256—262, 264, 266—268, 270, 271, 273, 274, 276—280, 283, 284, 288, 289, 295, 298, 299, 304—312, 314—316, 318, 321—324, 327, 329, 332, 334, 335, 337, 343, 346, 425, 459, 461, 463, 466—468, 470, 474, 475, 479—484, 487, 490—492, 520, 561
Алемасов Александр 阿列马索夫·亚历山大，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Алени Д. 艾儒略，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 552
Алимов 阿利莫夫，布哈拉人，阿訇，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Алимов Ермамет 阿利莫夫·叶尔

马麦特，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Алтын-хан (царь) Бадма (Омбо Гомбо) Эрдени-хунтайджи 阿勒坛汗(皇帝)巴德马(贡波，贡波)额尔德尼琿台吉，硕鲁乌巴士-琿台吉之子，西蒙古第二代阿勒坛汗（1630—1650年）101—110, 113—116, 121, 537, 538, 541, 556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Лаузат, Лобдзан, Лоджан, Лоджан-Сайн-контайша, Лодзантайдзи, Лоузан Лубсан-Сайн-контайша, Алтын-царевич, Алтын-хаган, Лубсан Эринчинхунтайджи) 阿勒坛汗鲁卜桑台吉（拉乌扎特，鲁卜桑，鲁卜桑，鲁卜桑萨音琿台吉，鲁卜桑台吉，鲁卜桑，鲁卜桑萨音琿台吉，阿勒坛皇太子，阿勒坛汗，鲁卜桑埃林钦琿台吉，西蒙古第三代阿勒坛汗）（死于1696年）50, 259, 262, 548, 552, 556

Алтын-хан (царь) Шолой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Золотой царь, Золотой царь Кунганчей, Кумканчей, Кунканчей, кункончуй) 阿勒坛汗(皇帝)，硕鲁乌巴士琿台吉（金皇帝，金皇帝孔甘切伊，孔甘切伊，孔甘切伊，孔甘切伊），西蒙古第一代阿勒坛汗(金帐汗)(1567—1627年) 7, 39, 40—50, 53—61, 66, 67, 69—72, 76—79, 83—85, 89, 92, 93, 97—102, 121, 525, 527—530, 533, 536—539

Алыбай (Алыбайка) 阿雷巴伊(阿雷巴伊卡)，喀山鞑靼人，游民 119, 120

Амухулан 阿穆瑚琅，理藩院尚书 561

Анай 阿奈，达翰尔酋长图隆恰的兄弟 203

Ананьин Василий 阿南宁·瓦西利，托木斯克哥萨克骑兵 44

Андреев А.И. 安德列耶夫，阿·伊.，苏联史学家 27, 32, 534

Андреев Аника 安德列耶夫·阿尼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 101

Андрей 见 Мадов 条

Андрей 见 Самсонов 条

Андрей (Ондрей) 安德列(安德列)，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536

Андрей 见 Акбарык 条

Андри-кан 安德列汗，"博格德皇帝"，大概是满洲地方军事长官之一 200, 201, 202, 553

Андриевич В.К. 安德里耶维奇，В.К.，俄国史学家 24, 49, 165, 527

Аникеев (Оникеев) Авксентий (Оксен) 阿尼克耶夫(阿尼克耶夫)，阿夫克先季(阿夫克先季)十人长 117

Анисимов (Онисимов) Иван 阿尼西莫夫(阿尼西莫夫)，伊凡，军役人员 205

Анисьев Евдоким 阿尼西耶夫，叶夫多基姆，军役人员，通译 482

Аничков Сила Осипович 阿尼奇可夫，西拉·奥西波维奇，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 269, 301

Антоний 安东尼，神甫，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参加者 323

Анчултату 安丘尔塔图，女王公曼奇可敦的儿子 85
Анчуширн Гуши 安丘希里·古希，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弟兄 537
Апокаю 见 Аюка 条
Апраксин (Опраксин) Федор Никитич 阿普拉克辛（阿普拉克辛），费奥多尔·尼基季奇，喀山宫廷衙门秘书官 98
Арапгар (-тайша) 见 Цэван Рабдан 条
Арсеньев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Ю. В.，俄国史学家 33, 72, 118, 287, 327, 331, 332, 335, 346, 349, 365, 371, 388, 398—400, 410, 457, 458, 467, 468, 474, 478, 481, 482, 487, 491, 518, 527, 528, 553, 559, 561, 562, 563
Артемьев (Ортемьев) Иван 阿尔捷米耶夫（阿尔捷米耶夫），伊凡，叶尼塞斯克新招募的军役人员 122, 124
Артемьев Нефед 阿尔捷米耶夫，涅费德。陪同斯帕法里出使的人，托博尔斯克哥萨克之子 465
Аршинский (Ершинский) Данила Данилович 阿尔申斯基（阿尔申斯基），达尼拉·达尼洛维奇·，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派往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的使臣 17, 18, 267—277, 279, 283, 284, 286, 287, 299, 301, 302, 326, 330, 347, 375, 376, 380, 411, 414, 415, 441, 462, 475, 497, 503—505
Астафьев 见 Остафьев 条
Атарской (Атарсков) Василий 阿塔尔斯科伊（阿塔尔斯科夫），瓦西利，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144
Атей (Атуй) 阿捷伊（阿捷伊），达斡尔酋长 133
Афанасьев Иван 阿法纳西耶夫，伊凡，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520, 521
Афанасьев Иван 阿法纳西耶夫，伊凡，托博尔斯克座俑骑兵 288
Афанасьев Никифор 阿法纳西耶夫，尼基福尔，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Афанасьев Тарас 阿法纳西耶夫，塔拉斯，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通译 261, 471（正文为 Тарас Афонасьев。—译者）
Ахай 阿海，巴图尔珲台吉的侄子 251
Ачарой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Ачико 阿奇科，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Ачорой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Аюка (Апокаю, Аюкай) 阿玉奇（阿波卡尤，阿尤卡），土尔扈特人，伏尔加卡尔梅克的汗 437, 544, 563
Аюши 阿尤希，卡尔梅克人 198

Баатырь (Батырь)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条
Баатырь 见 Батыр 条，哈萨克帐国的统治者
Баатырь (Богатырь) 见 Далай-

Тайша 条
Баатырь-тайша 巴阿蒂尔台吉，蒙古台吉 56
Бабаев Алимарцал 见 Даудов В. А. 条
Бабарыкин 见 Боборыкин Ф. В. 条
Бабахан 巴巴罕，吐鲁番城的统治者 414
Бабешва 巴别什瓦，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Бабинин 见 Бобинин В. И. 条
Бадма Эрдени-хунтайджи 见 Алтын-хан Бадма Эрден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Баду (Бада)-тайша 巴杜（巴杜）台吉，和硕特人，厄鲁特阿勃莱台吉的兄弟 172, 182
Бажен 见 Карташов Бажен 条
Бизимевич К. В. 巴齐列维奇，К. В.，苏联史学家 26
Байбагис (Байбаш, Байбагиш) 巴伊巴基斯（巴伊巴斯，巴伊巴基斯），厄鲁特的台吉，阿勃莱的父亲 544, 547
Байбичиков Куртканш 巴伊比奇科夫·库尔特卡什，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Байбулай 见 Банбулай 条
Байгал 见 Байсаев 条
Байкаловский Андрей Степанов 巴伊卡洛夫斯基，安德列·斯捷帕诺夫，哥萨克五十人长 241
Байкаловский (Бакаловский) Яков 巴伊卡洛夫斯基（巴伊卡洛夫斯基）·亚科夫，军役人员 174, 183
Байков Федор Исакович 巴伊科夫，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莫斯科贵族，派往清帝国的使臣 8, 12, 13, 15, 16, 19, 23, 24, 27, 28, 31, 34, 35, 141—146, 151—165, 167—178, 180—182, 197—198, 215—218, 220, 227, 229—232, 237, 243, 249, 252, 257, 258, 271, 321, 325—330, 335, 347, 348, 368, 371—375, 377, 380—386, 402, 459, 462, 490, 501, 503, 506—508, 514, 544—556, 558
Байсаев-бакши Байгал 巴伊萨耶夫·巴克士·巴伊加尔，阿勃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琿台吉的使臣 103, 121, 537
Бакаловский 见 Байкаловский Яков 条
Бакланов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巴克兰诺夫斯基，伊凡·伊凡诺维奇，杜马贵族，财务衙门法官 252, 258
Бакшей 见 Кучен 条
Баландин Лука 巴兰金·卢卡，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Балдачин 见 Туронча 条
Балты-Кочан 巴尔蒂—科昌，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Банбулай (Байбулай, Балбулай) 班布莱（班布莱，班布莱），达斡尔酋长 133
Банников А. Г. 班尼科夫，А. Г.，苏联史学家 24, 548, 549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班蒂什-卡缅斯基，尼·尼.，俄国史学家 22, 24, 72, 118, 276, 525, 526, 554—555, 562

Баранов И. Г. 巴兰诺夫，И. Г.，俄国汉学家 565

Бартольд В. В. 巴尔托利德，В. В.，院士 532

Барятинский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巴里亚京斯基，伊凡·彼特罗维奇，公爵，大贵族，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280

Барятинский Федор Петрович 巴里亚京斯基，费奥多尔·彼特罗维奇，公爵，出使瑞典的使团团长 64, 529

Басманов Петр Федорович 巴斯曼诺夫，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大贵族 41

Батара 巴塔拉，西藏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的奴仆 110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полное имя Хотогчин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Баатырь, Батур-контайша, Батур-тайша, Батыр-тайша, Батырь, Чинбатур-тайша, Эрдени Батур) 巴图尔珲台吉，全名为霍托格钦巴图尔珲台吉(巴图尔，巴图尔珲台吉，巴图尔台吉，巴图尔台吉，巴图尔，钦巴图尔台吉，额尔德尼·巴图尔)，全厄鲁特的王公（1634—1654年）即十七世纪上半期俄国档案中著名的珲台吉 314, 540, 544, 547, 548, 551, 559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巴图尔珲台吉，前者的儿子 548

Батур 见 Шидишири 条

Батыр (Баатырь, Болатыр, Болтырь) 巴蒂尔(巴蒂尔，巴蒂尔，巴蒂尔)，哈萨克帐国的统治者 48, 55, 59, 71

Батыр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条

Батыр-тайша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条

Бахрушин С. В. 巴赫鲁申，С. В.，苏联史学家 26, 27, 534, 542, 545

Бахтый (Бахты) 巴赫特（巴赫特），和硕特台吉阿勃莱的使臣 198

Башей 巴舍伊，"达尔罕"之子 198

Безобразов С. 别佐勃拉佐夫，С.，译员，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参加者 564

Безотцов Гаврила (Гапька) Иванов 别佐特佐夫·加夫里拉(甘卡)·伊凡诺夫，军役人员 196

Безрядов Спиридон 别兹里亚多夫，斯皮里顿，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通译 347, 466

Безсонов Алексей 别兹索诺夫，阿列克谢伊，财务衙门书吏 252

Бекетов Петр 别克托夫，彼得，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 141, 194, 196, 207

Белевцов Андрей 别列夫佐夫，安德列，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Белоголов (Белоголовый) Иван 别洛戈洛夫，伊凡，托木斯克哥萨克骑兵头目 7, 39, 40, 525, 530, 538

Белоконытов Иван 别洛科佩托夫，伊凡，阿穆尔军役人员 492

Белокуров С. А. 别洛库罗夫，С. А.，俄国史学家 549

Берг Л. С. 别尔格，Л. С.，院士 532,534

Бердников Никита 别尔德尼科夫，尼基塔，塔拉城军役贵族 460

Бержерон (Bergéron) 贝热龙，旅行报告的收藏家和出版家 25

Беринг Витус 别林、维图斯，俄国旅行家 532,534

Биликту (Беликта, Билюкта) -лама 毕力克图（毕力克图，毕力克图）喇嘛，蒙古使臣 100,290,531,532

Бимби (Бимбли) 比姆比(比姆比)，"亚尔城长官，王公" 82,88,531

Бичурин Н. Я. (Иакинф) 比丘林，Н. Я.（雅金福），俄国汉学家 545

Бишинг 比申，十八世纪汉堡出版家 192

Биюнт (Биюнты) 比云特(比云特)，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塔邦(蒙古王公女婿的封号。—译者)109

Блудов Самойла 勃卢多夫，萨莫伊拉，秋明的火枪兵头目 289

Блудов Юрий (Юшка) Алексеевич 勃卢多夫，尤里(尤什卡)·阿列克谢耶维奇，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282,288,295

Бобинин (Бабинин)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鲍宾宁(鲍宾宁)，瓦西利·伊凡诺维奇，外务衙门秘书官 322—325,329,331,332,346,459,460,463,465,467,468,478,481,482,487,518,520

Боборыкин (Бабарыкин) Ф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鲍鲍雷金(鲍鲍雷金)，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托木斯克军政长官 46,59,95,527,530

Богатырь-тайша 见 Далай-тайша 条

Богатырь Талай-тайша 见 Далай-тайша 条

Богда (Богдай) 见 Богдой 条

Богданов Григорий Карпович 鲍格丹诺夫，格里戈里·卡尔波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321—325,329,331,346,460,463,465,467,468,478,481,482,487,518

Богдой (Богда, Богдай, Бокдой, Борбой) 博格德(博格德，博格德，博格德，博格德)，王公，大概是满洲的阿巴海汗 11,122—130,133,541—543

Боголявленский С. К. 鲍戈亚夫连斯基，С.К.，苏联史学家 528,540,541,543

Бодиширн Дзорикту 鲍季希里·佐里克图，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兄弟 537

Бокдой 见 Богдой 条

Болатыр (Болтырь) 见 Батыр 条

Болован 鲍洛凡，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Болтин Баим Федорович 鲍尔金，巴伊姆·费奥多罗维奇，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142,144,149

Борбой 见 Абахай 条

Борбой 见 Богдой 条

Борис Федорович (Годунов)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东诺夫)，俄国沙皇 40,63,525,526

Борнаш 见 Никонов Борнаш 条
Бородин Иван 鲍罗金，伊凡，通译 317
Ботога (Ботага) 鲍托加（鲍托加），达斡尔酋长 542
Бошокту 博硕克图，曼奇可敦女王公的孙子 530
Бошокту (Бушукту) 博硕克图(博硕克图)，"蒙古皇帝，尤古尔青乌卢斯的领主" 79, 85
Брехов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勃列霍夫，瓦西利·弗拉季米罗维奇，财务衙门秘书官 252, 258
Брехов Григорий 勃列霍夫，格里戈里，财务衙门秘书官 251
Брюннерт И. С. 布伦涅尔特，И.С.，俄国汉学家 550, 561
Брюховецкий Иван Мартынович 勃柳霍维茨基，伊凡·马尔蒂诺维奇，乌克兰黑特曼 430
Бугльо Люис 利类思，耶稣会传教士 562
Будалин Петр Андреев 布达林，彼得·安德列耶夫，列入《新受洗者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Буза Елисей 布扎，叶利谢伊，新土地开拓者 9
Буйнаков 见 Бунаков 条
Буйносов-Ростов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阿列克谢伊·伊凡诺维奇，公爵，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214, 218, 220, 230, 232, 249
Булыгин 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布雷金，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33, 53, 55, 57, 84, 90, 97—99, 535
Булычев 见 Булыгин 条
Бунаков (Буйнаков)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布纳科夫(布纳科夫)，彼得·安德列耶维奇，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 240
Бурков Гордей 布尔科夫，戈尔杰伊，叶尼塞斯克哥萨克 299
Бурнаш 见 Никонов Бурнаш 条
Бурчеев (Бурчаев) Андрей 布尔切耶夫（布尔切耶夫），安德列，列入《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通译 267
Бутурлин Григорий Федорович 布图尔林，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246, 253
Бушукту Джинон 见 Юнакач 条
Бушукту 见 Бошокту 条
Бычков А. Ф. 贝奇科夫，А.Ф.，院士 58, 84
Бэддли Дж. Ф. (J. F. Baddeley) J. F.巴德利，英国史学家 25, 26, 44, 52, 59, 72, 84, 118, 271, 392, 458, 463, 467, 468, 478, 528, 530, 532, 533, 535, 559—564

Вакунин Елисей 瓦库宁，叶利谢伊，列入《立陶宛兵册》的哥萨克 147, 149, 150
Валли (Валлыла-хан, Валлихан) 见 Ваныли 条

Ван Чжи-сян 王之相，中国学者 26

Ваньли (Албул, Валли, Валлилахан, Валлихан, Табун-царь, Табыкан-кан, Тайбин, Тайбун, Тайбыканкан, Тайбын, Тайбынь, Шэньцзун) 万历(阿尔布尔，万历，万历汗，万历汗，大明皇帝，大明汗，大明，大明，大明汗，大明，大明，神宗)，明朝皇帝朱翊钧的年号（1573—1620年），(谥号神宗) 8, 48, 50, 53, 55, 57, 58, 65, 71, 81—83, 87—89, 92, 94, 97, 104, 107, 116, 118, 527, 530, 531, 533, 539—541

Ваньони А. 高一志 A.，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 552

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见 Шпилькин В. Г. 条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Шуйский) 瓦西利·伊凡诺维奇(舒伊斯基)，沙皇 7, 39, 40, 526, 527

Васильев В. П. 瓦西里耶夫，В. П.，院士 16, 542, 556, 560, 562, 564

Васильев Иов (Иевко) 瓦西利耶夫·约夫(约夫卡)，托博尔斯克城工商民，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4, 293, 300, 304, 306, 307, 319, 320

Васильев Лука 瓦西利耶夫，卢卡，托木斯克军役贵族 8, 104, 105, 538

Васильев Мартын 瓦西利耶夫，马尔丁，别列佐沃哥萨克五十人长 117

Васильев Петр 瓦西利耶夫，彼得，财务衙门书吏 141, 144

Васильев Томила 瓦西利耶夫，托米拉，军役人员 194

Васильев Третий (Третьяк) 瓦西利耶夫，特列季·(特列季亚克)，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124, 126, 140, 141, 143, 144, 146

Вельяминов Никита Андреевич 维利亚米诺夫，尼基塔·安德列耶维奇，托木斯克军政长官 282

Венюков Никифор 维纽科夫，尼基福尔，外务衙门书吏，尼·加·斯帕法里使团成员 336, 346, 438

Вербист (Вербияст) Фердинанд 南怀仁(南怀仁)，荷兰人(应为比利时人。一译者)，在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374, 552, 561

Верхотур Козьма (Коземка) Иванов 维尔霍图尔、科齐马(科齐马卡)·伊凡诺夫，阿穆尔哥萨克 211

Вершинин Емельян 维尔申宁，叶麦利扬，塔拉哥萨克骑兵 8, 13, 32, 118, 119, 120, 540—542

Вилков О. Н. 维尔科夫，О. Н.，苏联史学家 28, 34, 546, 549, 563

Вилман Т. С. 威兰，Т. С.，英国史学家 526

Витсен (Витзен) Николай (N. Witsen) 维特逊(维特进)，尼古拉·(维特进)，荷兰地理学家，地图制图家，史学家 191, 532, 535

Владимир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Мономах, Манамах) 弗拉季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马纳马赫，马纳马赫)，基辅大公 167, 228, 233, 332, 333

Владимир Святославович 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沃维奇，基辅大

公 167, 228, 233

Власов Василий 弗拉索夫，瓦西利，"志愿的"军役人员 125

Власов Григорий 弗拉索夫，格里戈里，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 479

Власов Иван 弗拉索夫，伊凡，色楞格斯克军政长官 520

Власьев Афанасий Иванович 弗拉西耶夫、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杜马，外务衙门及喀山宫廷衙门秘书官 41, 526

Власьев Василий 弗拉西耶夫，瓦西利，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哥萨克头领 311

Волакской Яков 见 Волконский Я. П. 条

Волков Иван 沃尔科夫，伊凡，武器馆书吏 322

Волков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沃尔科夫，伊凡·米哈伊洛维奇，外务衙门秘书官 522

Волконский Я. П. 沃尔康斯基，Я. П.，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301, 302

Вологжанинов Андрей 沃洛格扎尼诺夫，安德列，托博尔斯克火枪兵百人长，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Володимеров Иван 沃洛季麦罗夫，伊凡，列入《新受洗者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Волын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沃伦斯基，瓦西利·瓦西利耶维奇，第一任托木斯克军政长官 39, 525

Волынский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沃伦斯基，伊凡·瓦西利耶维奇，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僚属 101

Волынский 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沃伦斯基，斯捷潘·伊凡诺维奇，派往英国的使臣 66, 68, 529

Воробьев Иван 沃罗比耶夫，伊凡，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Враской (Вразской) Прокофий 弗拉斯科伊（弗拉斯科伊），普罗科菲，外务衙门的通译 106—107

Выродов Елисей (Турунтай) 维罗多夫·叶利谢伊（图伦泰），哥萨克骑兵，通译 147, 149

Выходцов Евдоким 维霍德佐夫，叶夫多基姆，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养鹰人" 466（正文为 Овдокимко выходцов。—译者）

Вэнь Гун-чжи 文公直，中国学者 26

Вяткин Р. В. 维亚特金，Р. В.，苏联史学家 36

Габышев Богдан 加贝舍夫，鲍格丹，军役人员 205

Гаврила 见 Никитин Г. Р. 条

Гаврила (Ганька) 加夫里拉（甘卡），通译 125

Гаган-тайша 见 Галдан Бошоктухан 条

Гагарин (Постной Гагарин)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加加林（波斯特诺伊·加加林），伊凡·伊凡诺维奇，公爵，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僚属 214

Гагарин (Гогарин) Иван Семенович 加加林(加加林),伊凡·谢苗诺维奇,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124
Гагельстром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B.B.,俄国汉学家 550,561
Гайтимур-улан 见 Гантимур 条
Галасеин Макарий 加拉谢英,马卡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347,465
Галдан (Гаган, Таган) Бошоктухан (1651/54—1697) 噶尔丹(噶尔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准噶尔汗国的首脑,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1651或1654—1697年) 292, 314, 315, 326, 328, 330, 334, 335, 336, 404, 414, 422, 429, 460, 461, 548, 558, 560, 562
Галдан-тайджи 噶尔丹台吉,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儿子 558
Гамель И. Х. 加麦利,И. Х.,院士 526,529
Ган Ян (Яган) 甘扬(亚甘),医生 336,346
Гантимур (Гантимур-улан, Гантимир, Гентамур) 根特木尔(根特木尔-乌兰,根特木尔,根特木尔),鄂温克酋长 14,16,17,19,20,21,271,272,275,276,380—382,385,411,414,416,433,441,443,446,448,449,454—457,475,485,498,504—506,509,510,542,557,558
Ганька 见 Гаврила 条
Гастальдо Джакомо 加斯塔利多·贾科莫,皮埃蒙特地图制图家 526
Гбучюдар 见 Гуйгудар 条
Гентамур 见 Гантимур 条
Герасим (Гарасим) 见 Тимофеев Герасим 条
Гильдега (Гильдигей, Гильдяга, Илдега) 基利杰加(基利杰加,基利杰加,基利杰加),达斡尔酋长 127
Глебов Матвей Богданович 格列鲍夫,马特威·鲍格丹诺维奇,侍臣,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117
Говорин федор 戈沃林,费奥多尔,军役人员 124
Гогарин 见 Гагарин И. С. 条
Годунов 见 Борис Федорович (Годунов) 条
Годунов Матв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戈东诺夫,马特威·米哈伊洛维奇,大贵族,先任秋明军政长官,后任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99,536
Годунов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戈东诺夫,彼得·伊凡诺维奇,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262—264,266,279,548
Годунов Степ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戈东诺夫,斯捷潘·瓦西利耶维奇,大贵族 41
де Гойер Питер 戴-戈耶尔·彼得,由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的使团的团长 551
Голдер Ф. А. 戈尔德,Ф. А.,美国学者 25
Голенецкой 见 Горенецкий 条
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Большой 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鲍利绍伊,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242,327

Голицын 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戈利津，阿列克谢伊·安德列耶维奇，公爵，大贵族，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245, 246, 251, 253, 254, 256, 263

Головачев П. М. 戈洛瓦切夫，П. М.，俄国史学家 525

Головин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戈洛文，彼得·彼得罗维奇，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117, 118, 539

Головин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戈洛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派往中国的使臣 556

Головнин (Головин) Никита 戈洛夫宁(戈洛文)，尼基塔，驿站衙门秘书官 248, 249

Голосов Лукьян Тимофеевич 戈洛索夫，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257, 258

Голчи Чагур 高勒其-恰古尔，王公，呼和浩特城的统治者 548

Гомбо Иэлдэн 贡布-伊勒登，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兄弟 537

Гомбо Эрдени 见 Алтын-хан Бадма Эрден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Гомботэй-ноян 贡波泰伊-诺颜，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兄弟 537

Горенецкий (Голенецкой) Трофим 戈列涅茨基（戈列涅茨基），特罗菲姆，秋明长官 248, 253

Горохов Петр 戈罗霍夫，彼得，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Горохов Степан (Сенька, Стенка) 戈罗霍夫，斯捷潘·(谢尼卡·斯坚卡)，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Горский Степан 戈尔斯基，斯捷潘，298

Горяинов Иван Савинович 戈里亚伊诺夫，伊凡·萨文诺维奇，驿站衙门秘书官 248, 249

Готье Ю. В. 戈季耶，Ю. В.，院士 24

Грамотин Иван Тарасович 格拉莫京，伊凡·塔拉索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100

Гречан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тянтин) 格列恰宁，康士坦丁·(康士坦丁)，列入《异族人兵册》的军役人员 336, 346

Гречанин (Греченин) Степан 见 Александров Степан 条

Григорий 见 Ушаков Григорий 条

Григорий 见 Измайлов Григорий Спиридонов 条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见 Михайлов Г. А. 条

Григорьев Иван 格里戈里耶夫，伊凡，阿穆尔军役人员 239

Григорьев Прокофий (Пронька) 格里戈里耶夫，普罗科菲·(普罗尼卡)，军役人员 196, 205

Григорьев Сергей 格里戈里耶夫，谢尔盖，军役人员 492

Гримальди Ф. (Ph. Grimaldi) 闵明我神甫，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士 562

Гроз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 格罗津，伊

凡·加夫里洛夫，萨马拉驿站总管 349
Гуанцзун 光宗，明朝皇帝朱翊钧的儿子 540
Губин Антон Данилович 古宾，安东·达尼洛维奇，宫内杂务侍臣，纳雷姆和克特寨军政长官 350
Гуй-ван (Чжу Ю-лан) 桂王(朱由榔)，亲王 551
Гуйгудар (Гбучюдар) 古伊古达尔(古伊古达尔)，达翰尔酋长 11, 133—135
Гунджа (Гунжа) 贡扎，和硕特女王公 12, 139—151, 543—545, 547, 548
Гурьев Семен 古里耶夫，谢苗，珍宝馆行家 313
Гурылев Евсей 古雷列夫，叶夫谢伊，军役人员 205
Гусев Никита 古谢夫，尼基塔，叶尼塞斯克官署书吏 262
Гушей (Гущи) 见 Куйши 条

Даба-царь 见 Сыцзун 条
Дабул-хан 见 Сыцзун 条
Даин-контайша монгольский 达因台吉，蒙古台吉 485
Даин-нояи 达因诺颜，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的弟兄 538
Даин (Доин) Мерген (Мергень)-ланзу 达因(达因)麦尔根(麦尔根)兰珠，西藏喇嘛，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臣 105, 106, 109—112, 121, 538
Дайба-хан (царь) 见 Сыцзун 条
Дайбы (Дайбын) 见 Сыцзун 条
Дайчин (Тайчин-тайша) 岱清(岱清台吉)，台吉，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 551
Дайчин (Тайчин-тайша) 见 Дайчин-нояи 条
Дайчин, "контайшин племянник" 岱清，"珲台吉之侄" 243, 251
Дайчин (Тойчи, Тайчин-табун) 岱清(岱清，岱清塔邦)，台吉，土尔扈特人，霍-乌尔柳克的儿子 8, 108, 109, 119, 120, 140, 183, 540, 541
Дайчин-нояи (Дайчин, Тайчин-тайша) 岱清诺颜，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兄弟 329, 538, 552
Дайчин-Дзорикту (Тайчин-Черектэ) 岱清卓力克图(岱清-卓力克图)，"伊尔奇金乌卢斯王公" 79, 85
Далай-тайша (Баатырь, Богатырь-тайша, Богатырь Талай-тайша, Талай Янышев) 达赖台吉(巴阿蒂尔，巴加蒂尔台吉，巴加蒂尔达赖台吉，达赖·亚努舍夫)，厄鲁特王公，杜尔伯特人的首领 49, 50, 53, 65, 528, 543
Данжин-тайша 丹仁台吉，准噶尔僧格台吉的叔父 289
Данилов Артамон (Ортюшка) 达尼洛夫，阿尔塔蒙·(奥尔丘什卡)，图林斯克商人 146
Да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达尼洛夫，弗拉季米尔，列入《新受洗者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Данилов Иван 达尼洛夫，伊凡，通

译 312
Дархан-лама 见 Тархан-лама
Дасаул (Дашаул, Дашул, Десаул) 达萨乌尔(达萨乌尔, 达萨乌尔, 达萨乌尔), 达斡尔酋长 133
Даси-контайша 见 Д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Даудов (Дауров)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баев Алимарцал) 达乌多夫(达乌多夫), 瓦西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巴巴耶夫·阿里马尔查尔), 派往土耳其的使臣 409, 510, 564
Даулов Чигейкай (Чичейкай) 达乌洛夫·奇格卡伊(奇格卡伊), 托博尔斯克鞑靼人, 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Дауров 见 Даудов 条
Дачигин Юнчаней 达奇金, 尤普恰涅伊, 鄂温克贡民 281
Дачин Колач 达钦·科拉奇, 西藏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的使臣 110
Дашаул (Дашул) 见 Дасаул 条
Д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Даси-контайша, Калка-хан, Кукан-кан Кукопкан) 达希珲台吉(达希珲台吉, 喀尔喀汗, 库坎汗, 库坎汗)喀尔喀封建主 259, 261, 556
Дашул 见 Дасаул 条
Девлет-Гирей (Девлед-Кирей) 杰夫列特-吉列伊(杰夫列特·吉列伊), 鞑靼王子, 库丘姆之子 140, 145—150, 198, 543, 556
Дежнев Семен Иванов 杰日涅夫, 谢苗·伊凡诺夫, 航海家 9
Дементьев Яков 杰缅季耶夫, 亚科夫, 阿尔巴津军役人员 479
Демидова Н. Ф. 杰米多娃, Н. Ф., 苏联史学家 8, 12, 24, 27, 28, 33, 34, 84, 90, 92, 95, 96, 169, 181, 192, 562
Денисов Денис 杰尼索夫, 杰尼斯, 斯摩棱斯克雇佣骑兵团团长 424, 430
Денисов Тимофей 杰尼索夫, 季莫菲伊, 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Денисов Третьяк (Трепька) 杰尼索夫, 特列季亚克·(特连卡), 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469, 470
Денисюль 见 Индинисюль 条
Дербов Л. А. 杰尔鲍夫, Л. А., 苏联史学家 28
Деревенский Иван Никитич (Микитин Иван, Никитин Иван) 杰列文斯基, 伊凡·尼基季奇·(伊凡·米季京, 伊凡·尼基京), 莫斯科的客商 В. 绍林的总管, 派往印度的使者(于 1651 年) 12
Деригла Яков (Якунька) Степанов 杰里格拉, 亚科夫(亚孔卡)·斯捷帕诺夫, 阿穆尔哥萨克 211
Десаул 见 Дасаул 条
Дечен-кан 见 Лигдан-хан 条
Дженкинсон А. 詹金逊, 英国旅行家 526
Джуханди 见 Сыцзун 条
Дзасакты (Часакты) 扎萨克特(扎萨克特), "苏尔杜斯乌卢斯"王公 79, 85

Дзорикту (Зурукта-контайша) 卓力克图(祖鲁克塔珲台吉)，厄鲁特王公，土尔扈特人 183

Диггс Додлей 狄格斯，多德莱，派往俄国的英国使臣 529

Дмит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见 Пожарский Д. М. 条

Доалтычан 多阿尔蒂昌，吉尔吉斯使臣 536

Доанга 多安加，阿勒坛汗硕鲁乌巴士珲台吉的使臣 536

Доброн 多勃隆，蒙古台吉 174, 183, 325, 329

Долмаметов Суфи 多尔马麦托夫，苏菲，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Доптыуль (Доптыул) Кенчулаев (Кенчюлаев) 多普特乌尔(多普特乌尔)肯丘拉耶夫(肯丘拉耶夫)，达斡尔酋长 541

Доргунь 多尔衮，福临的摄政王(福临即未来的世祖皇帝) 542

Дорджи (Дорзи) Эрхэ Хара 多尔济(多尔济)埃尔赫·哈拉，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弟兄 103, 537

Дохтуров Герасим Семенович 多赫图罗夫，格拉西姆·谢苗诺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257, 258

Доян-тайши ойратский 厄鲁特多扬台吉 198

Драчев Первой (Первушка) 德拉乔夫，佩尔沃伊·(佩尔武什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 101

Дружина 见 Огарков 条

Дуб-бакши 杜勃巴克士，西藏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的使臣 110

Дубенский Андрей Онуфриевич 杜宾斯基，安德列·奥努弗里耶维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政长官 101

Дугар 杜加尔，土尔扈特人阿玉奇的堂叔 563

Дугаров 杜加罗夫，王公，见 Церен 条

Дундук (Дундун) 顿杜克(顿杜克)，厄鲁特的台吉 460, 560

Дурал-Джайсун 见 Дурал-табунанг 条

Дурал-табунанг (Дурал-джайсун, Дурал-табун) 杜拉尔塔布囊(杜拉尔宰桑，杜拉尔塔邦)蒙古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弟兄 103, 108—110, 113, 115, 121, 538

Дучюн-кан 见 Лигдан-хан 条

Дцудба Илгень 德楚德巴·伊勒根，蒙古的台吉 183, 325, 329

Дюков Федор 久科夫，费奥多尔，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Дюрги 久尔基，皇帝，可能就是林丹汗 114

Дючин-хан (Дючен-хан, Дючин-царь, Дючюн-кан) 见 Лигдан-хан 条

Евдокия Лукьяновна 叶夫多基娅·卢基扬诺芙娜，皇后，米哈伊尔·费奥

多罗维奇的妻子 110, 111
Евсевьев (Евсеев) Антон 叶夫谢维耶夫，(叶夫谢耶夫)安东，宣誓公务员 205
Евсевьев Емельян 叶夫谢维耶夫，叶麦利扬，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101
Евсевьев Федор 叶夫谢维耶夫，费奥多尔，阿尔巴津的总管 491, 492
Евстафьев 见 Остафьев 条
Евстафьев Спиридон 叶夫斯塔菲耶夫·斯皮里东，希腊人，珠宝匠，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参加者 346
Ежер 见 Тугудай 条
Езусов Василий 叶祖索夫，瓦西利，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Екимов Илья (Илюшка) 叶基莫夫，伊利亚·(伊柳什卡)，十人长 564
Екорбум 叶科尔布姆，西藏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的兄弟 110
Елбабаев Батур(Елубобаев Бабурка, Ельбабаев Батур, Слубобаев Бабр) 叶尔巴巴耶夫，巴布尔·(叶尔巴巴耶夫·巴布尔卡，叶尔巴巴耶夫·巴图尔，叶尔巴巴耶夫·巴布尔)，布哈拉商人 152, 169, 174, 181, 183
Ельвезин 见 Ельдезин 条
Елда 叶勒达，蒙古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兄弟 103
Елдень 耶勒登，卡尔梅克台吉 289, 326, 330
Елегей 叶尔盖，王公，叶西姆汗萨尔加奇克的后裔 545
Елизавета 伊丽莎白，英国女王 42, 526
Елизаров Прокофий Кузьмич 叶利扎罗夫，普罗科菲·库齐米奇，杜马贵族 246
Елисеев Афанасий (Фомка, Офонька) 叶利谢耶夫，阿法纳西·(福姆卡，奥方卡)，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469, 470
Елубобаев Бабурка 见 Елбабаев Бабур 条
Елчуков (Елчюков, Елчяков) 叶尔丘科夫，见 Ельчуков 条
Ельбабаев Батур 见 Елбабаев Бабур 条
Ельдезин (Ельвезин) Никифор Иванович 叶利杰津(叶利杰津)，尼基福尔·伊凡诺维奇，秋明军政长官 197
Ельчуков (Елчуков, Елчюков, Елчяков) Степан 叶利丘科夫(叶利丘科夫，叶利丘科夫，叶利丘科夫)，斯捷潘，雅库次克和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246, 253—255, 280
Емельян Евсеьевич 见 Евсевьев Емельян 条
Емчий 叶姆奇，卡尔梅克喇嘛艾丘拉派出的使节 198
Енигеев Еналей 叶尼格耶夫，叶纳莱，鞑靼人，谢伊特库尔·阿勒林的同行者 265
Еркай 见 Ирка-мулла 条
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 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 545
Ермаченко И. С. 叶尔马钦科，И.С.，

苏联史学家 562
Ермолаев Данила 叶尔莫拉耶夫，达尼拉，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295
Ермолаев Ларион 叶尔莫拉耶夫，拉里昂，财务衙门秘书官 252
Ермолаев Лев Дмитриевич 叶尔莫拉耶夫，列夫·德米特里耶维奇，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247，252，257—259，263，267，278，305，307，521
Ермолин (Ермолаев) Третьяк (Тренька) 见 Чечигин Т. Е. 条
Ерусланов 见 Урусланов 条
Ершинский 见 Аршинский 条
Есим (Ишим) 叶西姆（叶西姆），哈萨克汗（1598—1628 年） 48，55，56，59，65，71
Еснигеев Епка 叶斯尼格耶夫、叶什卡，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Есюня 叶秀尼亚，久切尔王公托延奇的弟兄 194
Ефимов Любим 叶菲莫夫，柳比姆，曼加泽伊的火枪兵 282
Еш-Баба 见 Сеитов Ежбаб 条
Ещер 见 Тугудай 条

Жамотин Савва (Жемотин Сава) 扎莫京，萨瓦·（扎莫京，萨瓦·），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参加者 347，445，465
Жедаев Ананий 热达耶夫，安纳尼，书吏 132
Железный царь 见 Темир 条
Желтый царь 见 Кулачин 条
Жемотин Сава 见 Жамотин Савва 条
Жеребилов Дмитрий 热列比洛夫，德米特里，119
Жигимонт 见 Сигизмунд III Ваза 条
Жульженский Максим 茹利热夫斯基，马克西姆，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Жэнь Цзя-фэн 任家丰，中国史学家 26

Забышев Богдан (Богдашка) 扎贝舍夫、鲍格丹·（鲍格达什卡），军役员 130，131
Заев Федор 扎耶夫，费奥多尔，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265，292，298，465
Зайсан 扎伊桑，厄鲁特王公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和策旺·拉布坦的使者 314，328
Залесов Григорий 扎列索夫·格里戈里，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Залесов Матвей 扎列索夫，马特威，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步兵 465
Зарунта 见 Дзорикту 条
Захаров Василий 扎哈罗夫，瓦西利，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十人长 268—270，275，277，279，299
Захаров Симон (Симанка) 扎哈罗

夫，西蒙·(西曼卡)，196
Зверев Григорий 兹维列夫，格里戈里，西伯利亚衙门书吏 203
Земша 泽姆沙，蒙古台吉 183, 325, 329
Зиновьев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齐诺维耶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莫斯科军役人员 13, 14, 15, 192—197, 199, 200, 201, 203, 205, 207, 240
Златкин И. Я. 兹拉特金，伊·亚.，苏联史学家 27, 544, 548
"Змей-царь" 蛇皇帝 45
Золотарь Иван 见 Юрьев Иван, грек 条
Золотой царь 见 Алтын-хан Шолой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Золотой царь Кунганчей 见 Алтын-хан Шолой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Зорокту 见 Цэван Рабдан 条
Зороктымангиз 见 Юрукту манчи 条
Зубарев Д. 祖巴列夫，Д.，俄国史学家 565
Зунья 祖尼亚，王公，秦塔城长官 82, 88
Зурутка-контайша 见 Дзорикту 条

Иакинф 见 Бичурин Н. Я. 条
Иаков (Яков, Якуб) I, 詹姆士一世，英国国王 40—43, 60—63, 66—70, 526
Ибн-Батута 伊本巴图塔，阿拉伯作家 532
Иван 公爵，见 Мерик Д. 条
Иван 见 Перфильев И. С. 条
Иван (Иоанн) Алексеевич 伊凡·(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子，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 259, 261, 264, 266, 268, 274, 277, 279, 288, 299, 309, 311, 459, 518, 520—522
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озный 伊凡四世，瓦西利耶维奇(雷帝)，沙皇 153, 166, 228, 233, 333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见 Волынский И. В. 条
Иван Мерик 见 Мерик Джон 条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皇子，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儿子 110, 111
Иван Тархан-бакши 见 Петлин Иван 条
Иван Ульянович 见 Мерик Д. 条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见 Пушкин И. Ф. 条
Иванов Алмаз (Ерофей Иванович) 伊凡诺夫，阿尔马兹·(叶罗菲伊·伊凡诺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151, 152, 215, 221, 231, 232
Иванов Андрей 伊凡诺夫，安德列，哥萨克大尉 135
Иванов Анцифор 伊凡诺夫，安齐福尔，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469, 470
Иванов Василий 伊凡诺夫，瓦西利，彼累姆军役人员 194, 236
Иванов Иван 伊凡诺夫，伊凡，宣誓公务员 205

Иванов Игнатий 伊凡诺夫，伊格纳季，哥萨克五十人长 237
Иванов Клим 伊凡诺夫，克利姆，达斡尔军役人员 235, 240, 241
Иван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伊凡诺夫，康士坦丁，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十人长 122, 124, 203, 542
Иванов Курбат 伊凡诺夫，库尔巴特，军役人员 10, 539
Иванов Лука 伊凡诺夫，卢卡，军役人员 131
Иванов П. И. 伊凡诺夫，П.И.，司法部莫斯科档案库主任 152, 165, 168, 258, 549
Иванов Павел 伊凡诺夫，巴维尔，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Иванов Парфен 伊凡诺夫，帕尔芬，军役人员 210
Иванов Потап 伊凡诺夫，波塔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 101
Иванов Савва 见 Каркин С. И. 条
Иванов Сафон 伊凡诺夫，萨方，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Иванов Степан (Стенька) 伊凡诺夫，斯捷潘·(斯坚卡)，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Иванов Терентий 伊凡诺夫，捷连基，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Иванов Тимофей 伊凡诺夫，季莫费伊，汉语通译 236, 479, 554
Иванов Федор 伊凡诺夫·费奥多尔，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215, 217, 230, 231
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О. 伊凡诺夫斯基，A. O.，俄国汉学家 563
Иважин П. А. 伊瓦欣，П. А.，苏联科学院科学工作者 36
Иведакамафа 伊维达卡马法，王公 136
Измайлов Герасим 伊兹马伊洛夫，格拉西姆，托博尔斯克哥萨克，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Измайлов Григорий Спиридонов 伊兹马伊洛夫，格里戈里·斯皮里东诺夫，列入«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Измайл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 伊兹马伊洛夫，伊凡·安德列耶夫，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552
Измайлов Иван 伊兹马伊洛夫，伊凡，军役人员 183
Измайлов Лев Тимофеевич 伊兹马伊洛夫，列夫·季莫费耶维奇，维尔霍图里耶军政长官 169
Измайлов Михаил Тимофеевич 伊兹马伊洛夫，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侍臣，塔拉军政长官 220
Измайлов Степ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伊兹马伊洛夫，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塔拉军政长官 243
Изяк 伊齐亚克，鄂温克贡民 281
Илдега 见 Гильдега 条
Илигеев Якшимамет 伊利格耶夫·

亚克希马麦特，鞑靼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Ильин Григорий 伊林，格里戈里，军役人员，派往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处的使臣 146
Ильин Иван 伊林，伊凡，列入《新受洗者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Индинисюль (Ирдинисюль, Динисюль) 音迪尼休利(音迪尼休利，音迪尼休利)，蒙古台吉 325, 329
Иоанн Алексеевич 见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条
Ирдени Сюлюва 见 Мацари Иэлдэн Тушету 条
Ирка-мулла (Еркай Ерки, Иркимулла) 伊尔卡阿匐(伊尔卡，伊尔卡，伊尔卡阿匐)，布哈拉人，厄鲁特台吉阿勃莱派往托博尔斯克和莫斯科的使臣 151, 175, 182, 184, 187, 198, 230, 232, 242, 267, 544, 547, 549
Иркегенец 伊尔克格涅茨，卡尔梅克人 292
Исенал 伊塞纳尔，达斡尔酋长 133
Исенгулов Шабаш 伊先古洛夫，沙巴什，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Исиней (Исинея, Осиней) 伊西涅伊(伊西涅伊，伊西涅伊)，博格德皇帝的王公 135—137
Иунглией 见 Чэнцзу 条
Ишей 伊舍伊·吉尔吉斯王公 101
Ишим 伊希姆，鞑靼王子，西伯利亚库丘姆汗的儿子 50, 53, 528
Ишим 见 Есим 条
Ишкинин Иткиня 伊什基宁·伊特基尼亚，鞑靼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Ишкинин Таушеи 伊什基宁·塔乌申，鞑靼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Иштерек 伊什捷列克，诺盖大帐汗国的王公 64
Иэлдэн-ноян 伊勒登诺颜，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兄弟 538

Кабыльский Иван 卡贝利斯基，伊凡 119
Кабышей (Кабышейка) 卡贝舍伊(卡贝舍伊卡)，博格德的军人 136
Каен Г. (G. Cahen) 葛·加恩，法国史学家 25, 26
Казанин М. И. 卡扎宁，M. И.，苏联汉学家 36
Казбулина Елгач (Елгачка) 卡兹布莉娜，叶尔加奇·(叶尔加奇卡)，塔拉辖地的鞑靼妇女 146
Казей 见 Карякин Казей 条
Каим (Каимко) 卡伊姆(卡伊姆卡)，巴拉巴卡尔梅克王公 460
де-Кайзер Якоб 德—凯瑟·亚科布，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的使团成员 551
Кайкан 凯康，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弟兄 103
Каласарев Михаил 卡拉萨列夫，米哈伊尔，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十人长 521
Калистрат Игнатий 卡利斯特拉特，

伊格纳季，达翰尔哥萨克 520
Калка-хан 见 Д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Калканское (Халхасский) царь 见 Конделечекур 条
Калкаров 见 Канкаров 条
Калмаков Иван 见 Колмаков Иван 条
Калтайгеча 卡尔泰捷恰，"王公，王子" 46
Камень Федот Насонов 卡缅，费多特·纳索诺夫，军役人员 210
Камканчей (Кумканчей) 见 Алтын-хан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Кандаков Григорий 康达科夫，格里戈里，叶尼塞斯克宣誓公务员 521
Канси (Канхи) 见 Сюань Е 条
Кара 卡拉，吉尔吉斯王公 46
Кара-Мурза Г. С. 卡拉-穆尔扎，Г. С.，苏联汉学家 26
Кара Сакал 卡拉-萨卡尔，"萨彦国王公" 46
Каракула (Каракулла, Карамула) 见 Хара-Хула джунгарский тайджи 条
Каракула 见 Хара-Хула, «князь улуса Чекуркушин» 条
Карамзин Н. М. 卡拉姆津，Н. М.，俄国史学家 22
Карвацкий (Корвацкий) Яков 卡尔瓦茨基(卡尔瓦茨基)，亚科夫，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312, 317
Каребаатыр 卡列巴蒂尔，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Карет 卡列特，蒙古台吉恰甘的使臣 267
Каркин (Киркин) Савва Иванов 卡尔金(卡尔金)，萨瓦·伊凡诺夫，阿穆尔哥萨克 210, 211
Карл (Карлус XI) 卡尔（卡尔卢斯十一世），瑞典国王 343
Карпов Дмитри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卡尔波夫，德米特里·格拉西莫维奇，托博尔斯克宫署秘书官 124
Карташов Бажен 卡尔塔绍夫，巴任，军役贵族，派往达因·麦尔根-兰珠喇嘛处的大使 110, 538
Карякин Казый (Казей) 卡里亚金，卡兹·(卡兹)，托木斯克军役贵族，派往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绰台吉处的使臣 102, 121, 537
Касим-Али 卡西姆-阿利，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Кастелецкий 见 Костелецкий Гавриила 条
Касымов Мухамед Юсуф (Исуп) 卡瑟莫夫，穆罕默德·尤素福（尤素福），俄国派往印度的使臣 488, 490
Катан-баатырь (батыр) 见 Шара Даши Хатан Багатур 条
Катанаев Г. Е. 卡塔纳耶夫，Г. Е.，俄国史学家 527, 528, 530, 546
Катан-батыр 见 Шара Даши Хатан Багатур 条
Кафаров П. И. (Палладий) 卡法罗夫，П. И.（帕拉季），俄国汉学家 527, 530, 531
Качал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卡恰洛夫，康

士坦丁，列入«新受洗者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Кашинец (Конин) 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 卡希涅茨（科申），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夫，雅库次克军役人员 193, 197

Кашкин Богдан 卡什金，鲍格丹，大宫廷衙门秘书官，出使瑞典的Ф. П. 鲍里亚京斯基使团的成员 529

Кашучин 见 Кошучи 条

Кашучиней 见 Кушучиней 条

Каян-Мергень (Каян, Каянва Кичен) 见 Скаян Мерген 条

Келмаметов Авезбакей 克尔马麦托夫，阿维兹巴克伊，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翻译 262

Кенчулаев (Кенчюлаев) 见 Доптыуль 条

Кербек 克尔别克，厄鲁特王公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和策妄·拉布丹的使者 314

Кетменев Василий 克特麦涅夫，瓦西利，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148, 149

Кизилов (Кызылов) Пятый 基齐洛夫（基齐洛夫），皮亚蒂，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535

Килдыбаев Атикуртай (Кильдыбаев Ятыкуртайка) 基尔迪巴耶夫，阿季库尔泰·（基尔迪巴耶夫，亚蒂库尔泰），鞑靼族军役人员 147, 149, 150

Килдыга 基尔迪加，鄂温克贡民 281

Кильбургер И. Ф. 基利布尔格尔，И. Ф.，十七世纪派往俄国的瑞典使团成员 192

Кильдыбаев Ятыкуртай 见 Килдыбаев Атикуртай 条

Кильмаметев Янгурчей (Янгурчейка, Янгурча княж Кильмаметов) 基利马麦捷夫，扬古尔切伊·（扬古尔切伊卡，扬古尔切·基利马麦托夫），鞑靼族军役人员 183, 552,

Киприянов Сергей 基普里扬诺夫，谢尔盖，军役人员 205

Кирей 基列伊，车臣汗斡齐尔图的使臣 198

Кирилл Аристархович 见 Яковлев К. А. 条

Кирилов Исак (Исачко) 基里洛夫，伊萨克·（伊萨奇卡），阿穆尔军役人员 239

Киркин 见 Каркин 条

Кирьяков 见 Кирьянов 条

Кирьянов (Кирьяков) Василий 基利扬诺夫（基利亚科夫），瓦西利，托博尔斯克宣誓公务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4, 293, 300, 304, 306, 307

Кисилев Михаил 基西列夫，米哈伊尔，珍宝馆行家 313

Кичен 见 Кучен 条

Киченга 见 Кучен 条

Киченкен-бакши 见 Кучен 条

Клубков-Мосальский Семен Васильевич 克卢勃科夫-莫萨利斯基，谢苗·瓦西利耶维奇，公爵，侍臣，托

木斯克军政长官 39, 119

Кобеко Д. Ф. 科别科，Д. Ф.，俄国史学家 490

Кобылинский (Кобыльский) Василий 科贝林斯基（科贝斯基），瓦西利，托博尔斯克哥萨克，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98, 465

Кобяков Григорий 科比亚科夫，格里戈里，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护送人员 270, 273, 278, 283, 347, 465, 466, 563

Кобяков Петр 科比亚科夫，彼得，哥萨克步兵 267

Кобяков Федор 科比亚科夫，费奥多尔，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步兵 215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 П. 科瓦列夫斯基，E. П.，俄国旅行家 531

Козмин Захар 见 Кузмин Захар 条

Кокень-тайша 见 Кокон-Батырь 条

Кокон-батырь (Кокень-тайша) 科康-巴蒂尔（科康台吉），厄鲁特台吉 460, 461, 560

Колесников Василий 科列斯尼科夫，瓦西利，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头领 10, 122, 124, 125, 542

Колмаков (Калмаков) Иван 科尔马科夫（科尔马科夫），伊凡，列入«新受洗者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Кологривов Мирон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科洛格里沃夫，米隆·拉夫连切耶维奇，侍臣、苏尔古特军政长官 467

Колупаев Тихон Савельев 科卢帕耶夫，季杭·萨维利耶夫，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 210

Комельцов Никифор 见 Терекомельцов Никифор 条

Конделечекур (Калканских царь, Конделечюкур) 康杰列切库尔（喀尔喀皇帝，康杰列切库尔），喀尔喀封建主 48, 55, 59

Конзин Дархан (Тархан, Тархан Конзин) 康津·达尔罕（达尔罕，达尔罕·康津），阿勃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绰台吉的使臣 106

Конлин С. (S. Conling) 康林，C.，汉学家 560

Контарачи 康塔拉奇，"乌尔图皇帝" 104

Кончебай (Кочебай) 康切巴伊（科切巴伊），吉尔吉斯王公 39, 40

Копылов А. Н. 科佩洛夫，A. H.，苏联史学家 27

Кордье Анри (Henry Cordier) 科迪埃，昂里，法国汉学家、图书学家 560, 562

Коренев Афанасий 科列涅夫，阿法纳西，叶尼塞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伊·马·佩尔菲利耶夫的同行者 471

Корнилов Илья 科尔尼洛夫，伊利亚，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Корнилов Павел 科尔尼洛夫，帕维尔，秋明军役贵族 197, 198

Корсак А. К. 科尔萨克，A. K.，俄

国史学家 22
Косой Семен 见 Аверкиев Семен 条
Костелецкий (Кастелецкий) Гаврила 科斯捷列茨基（科斯捷列茨基），加夫里拉，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267
Костка 科斯特卡，通译 138
Котвич В. Л. 科特维奇，В. 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27, 31
Котечи 孜铁奇，僧格台吉的奴仆，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护送人员 292
Котин Исак 科京，伊萨克，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养鹰人" 466
Котов Родион 科托夫，罗季昂，商人 64
Кочебай 见 Кончебай 条
Кочемшугур 科切姆舒古尔，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Кочмамет 科奇马麦特·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Кошил 见 Кашинец 条
Кошка 科什卡，吉尔吉斯王公 40
Кошурин Иван 科舒林，伊凡，商人 64
Кошучин (Кашучин) 科舒钦（科舒钦），库拉钦皇帝的王公 47
Кушучиней (Кашучиней, Кошучин, Кошучиней) 库舒奇涅伊（库舒奇涅伊，库舒奇涅伊，库舒奇涅伊），和硕特女王公贡扎的使臣 139, 144—147, 149—151
Кощеев Аврам (Авраам) 科谢耶夫，阿夫拉姆·（阿夫拉姆），科斯特罗姆地区的秘书官 246
Кривого Алексей Меньшой 克里沃沃，阿列克谢伊·缅绍伊，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Крупеников Кондратий 克鲁佩尼科夫，康德拉季，宣誓公务员 304
Крушинский Дмитрий 克鲁申斯基，德米特里，列入«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Ксения Борисовна 克谢尼娅·鲍里索芙娜，公主，沙皇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东诺夫的女儿 562
Ксунхи-хан 见 Сюань Е 条（在这里，本书编者认为是指康熙[玄烨]，但在另一处又认为是指顺治[见第183号文件注释55]。——译者）
Кубей-Мурат 库别伊-穆拉特，鞑靼王子，库丘姆汗的儿子 528
Кубышкин Иван Антропьев 库贝什金，伊凡·安特罗皮耶夫，军役人员 210
Кузмин (Козмин) Захар 库兹明（库兹明），扎哈尔，军役人员 213, 214
Куйши (Гушей, Гуши, Куйша, Куйшин) 顾实（顾实，顾实，顾实，顾实），和硕特台吉 140, 146, 543, 544
Кукап (Кукон) -кан 见 Д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Кулаков Яков (Якунька) 库拉科夫，亚科夫·（亚孔卡），托博尔斯克哥萨克十人长，火枪兵 10, 125
Кулачин (Желтый царь, Саин Кулучин, Саинкулучин, Саин-Ноин-

хан) 库拉钦(黄皇帝，萨音库拉钦，萨音库拉钦、萨音诺颜汗)，居住在中国长城附近的黄蒙古人的皇帝 45, 47, 48, 55, 57, 59, 61, 65, 69, 71, 527

Кулибердеев 库利别尔杰耶夫，鞑靼贡民 460

Кулмаметов (Кулмаметьев, Кутломаметов) Сейдяш (Сейляш) 库尔马麦托夫(库尔马麦托夫，库尔马麦托夫)，谢嘉什(谢嘉什)，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 247, 252, 255, 257, 262, 263, 544, 555

Кульвинский Павел И. 库利文斯基，巴维尔，И.，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翻译，俄国派往准噶尔王公僧格处的使臣 471, 548

Кулюк-богатырь 库柳克-鲍加蒂尔，蒙古杜拉尔-塔布囊派出的使臣 115

Кумканчей 见 Шолой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Кундучень 孔杜钦，"马茨国的首长" 46

Куницын Иван 库尼津，伊凡，托博尔斯克(阿斯特拉罕)哥萨克骑兵 31, 35, 44, 49, 51—53, 58, 528

Кункончуй (Кунканчей) 见 Алтын-хан Шолой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Куракин Иван Семенович 库拉金，伊凡·谢苗诺维奇，公爵，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7, 44, 49, 52, 53, 55, 57—59, 67, 70, 90—95, 97—99, 527, 528, 530, 535, 536

Курбуй 库尔布伊，蒙古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兄弟 103

Курц Б. Г. 库尔茨，Б. Г.，苏联史学家 26, 192, 561

Кутломаметов 见 Кулмаметов 条

Кутуй 库图伊，蒙古台吉恰甘的使臣 151

Кутьин Матвей 库季英，马特威，托木斯克哥萨克骑兵 39

Кучеп (Бакшей, Кичен, Киченга, Киченкен-бакши) 库钦(巴克士，库钦，基钦加，基钦肯-巴克士)，阿勒坛汗硕鲁乌巴士珲台吉的使臣 56—57, 72, 528, 529

Кучум 库丘姆，西伯利亚鞑靼汗 528, 546

Кучук (Кучюк-хан) 库丘克(库丘克汗)，鞑靼王子，库丘姆的孙子 262, 543, 556

Куштак (Куштук) 库什塔克(库什塔克)，"布里亚特鞑靼人" 84, 90, 533

Кызылов 见 Кизилов 条

Лавкай (Лавкуй, Ладкай, Лаптай, Лодкой) 拉夫卡伊(拉夫卡伊，拉夫卡伊，拉夫卡伊，拉夫卡伊)达斡尔酋长 117, 127—129, 132, 133, 195, 539, 541, 542

Ладкай 见 Лавкай 条

Ладыженский 见 Лодыженский 条

Лажучи 拉茹奇，鄂温克贡民 487

Лак-Батур-кан 见 Шишзу 条

Ламиок (Мамяк) 拉米奥克(拉米奥克)，西藏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的使臣 105, 106, 109, 110

Лаптай 见 Лавкай 条

Ларионов Алексей 拉里奥诺夫·阿历克谢伊，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266
Ларионов Степан 拉里奥诺夫，斯捷潘，列入《立宛陶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Лаузан (Лаунзан) 见 Лоузан 条
Лаузат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条
Лачин 拉钦·达因·麦尔根-兰珠喇嘛的使臣 105
Лебедев Д. М. 列别捷夫，Д. М.，苏联史学家 24
Ленин В. И. 列宁，弗·伊.，5，9
Лепиф Чученбек 见 Летив Чиченбек 条
Летив Чиченбек(Лепиф Чученбек) 列季夫·奇钦别克（列季夫·奇钦别克），厄鲁特的使臣 311—313，315—317
Лжедмитрий I 伪德米特里一世，僭位者 527，562
Ли Цзы-чэн 李自成，中国反封建起义的领袖 6，551
Лигдан-хан(Дечен-кан，Дучюн-кан，Дючин-хан，Дючин-хан чахарский，Дючин-царь，Кечен-кан，Лигдан-хан чахарский，Лэгдан-хан，Лэгдэн-хан，Худуньту，Чагир，Чагир-кан，Чигирчин-царь，Чахар-кан) 林丹汗（车臣汗，车臣汗，车臣汗，察哈尔车臣汗，车臣皇帝，车臣汗，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林丹汗，虎墩兔，察哈尔，察哈尔汗，察哈尔皇帝，察哈尔汗），南蒙古察哈尔汗国的统治者 101—104，112，536—538
Линь Цзэ-сюй 林则徐，中国政府要员 26
Литвин 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利特文，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通译 39
Литвинов Иван 利特维诺夫，伊凡，军役人员 196
Литвинов Томила Петров 见 Петров Томила 条
Лихачев Илья 利哈乔夫，伊利亚，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Лихачев Михаил Тимофеевич 利哈乔夫，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宫廷内侍 521
Лихачев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利哈乔夫，费奥多尔·费多罗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105，106，112
Ло Дин-го 罗定国，反满队伍的领袖之一（应为李定国，原文把 Ли "李" 误写为 Ло"罗"。——译者）551
Ловцов Гаврила (Ганя) 洛夫佐夫，加夫里拉·（加尼亚），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 261，309，469，470
Логинов Аника (Оничка) 洛基诺夫，阿尼卡·（阿尼卡），雅库次克军役人员 212
Лоджан-царь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条
Лодкой 见 Ланкай 条
Лодыгин Тимоф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洛迪金，季莫费伊·德米特里耶维奇，

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144
Лодыженский (Ладыженский)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洛迪任斯基(洛迪任斯基)，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侍臣，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192, 205, 209, 211, 302
Лонгобард Н. 龙华民，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 552
Лопсодейко 洛普索杰伊科，达斡尔百人长 478
Лопухин Ларион Дмитриевич 洛普钦，拉里昂·德米特里耶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141
Лосев Алексей 洛谢夫，阿历克谢伊，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Лосев Михаил 洛谢夫，米哈伊尔，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Лоузан (Лаузан, Лаунзан) 洛乌赞(洛乌赞，洛乌赞)，土尔扈特王公，霍乌尔柳克的儿子 140, 242, 543
Лоузан-тайша 洛乌赞台吉，车臣汗翰齐尔图的孙子 311, 312, 316, 556
Лошкин Борис 洛什金，鲍里斯，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347, 465
Лу-ван (Чжу И-хай) 鲁王(朱以海)，亲王 551
Лу Хун-тань 鲁鸿琛，中国学者(本书编者把"琛"误读作"探"。——译者)26
Лубсан-Дамба-Джалцан (Ундур Гэгэн) 鲁卜桑·哲卜尊丹巴(温都尔·格根)，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兄弟 559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 тайджи 条
Лука 卢卡，通译 45
Лукьянов Иван 卢基扬诺夫，伊凡，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步兵 101
Лыжин Н. Г. 雷任，Н. Г.，俄国史学家 526
Лыткин Федор Иванов 雷特金，费奥多尔·伊凡诺夫，军役人员 210
Лэгдан (Лэгдэн) -хан 见 Лигдан-хан 条
Лю Цзэ-жун 刘泽荣，中国学者 26
Лятин 利亚京，布哈拉人 460

Ма Ла 玛喇，满洲官员 560, 562
Магалаен Г. 安文思，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士 562
Магмет-салтан (Магметь-султан) 见 Мехмед IV 条
Мадов (Мупдов) Андрей (Ондрей) 马多夫(马多夫)，安德列·(安德列)，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的同行者 78, 90, 96—98, 530, 536
Максимов Герасим (Гарасимко) 马克西莫夫，格拉西姆·(格拉西姆卡)，军役人员 196, 205
Максимов Иван 见 Перфильев И. М. 条
Максимов Федор 马克西莫夫，费奥多尔，商人 64
Маликин Василий 马利金，瓦西利，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Малинин Петр 马利宁，彼得，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派往阿勃莱台吉处的使节 146，152，169，174，175，183，184，187，249，548

Малчикатунь 见 Манчи-Хатун 条

Мамеделеев Бигиней 马麦杰列耶夫，比基涅伊，鞑靼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Маметел 马麦捷尔，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Маметелии (Маметялин, Маметелуп) 马麦捷林（马麦捷林，马麦捷林），厄鲁特王公噶尔丹台吉和策妄·拉布坦的使节 292，315

Мамзей 见 Манзи 条

Мамонов Григорий 马莫诺夫，格里戈里，秋明市长的助手 248

Мамыкин Иван 马梅金，伊凡，军役人员 146

Мамытов Никита 马梅托夫，尼基塔，列入《新受洗者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正文为 Микита Мамытов。——译者）465

Мамяк 见 Ламиок 条

Манаев Бектемир 马纳耶夫，别克捷米尔，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308

Мангатей 见 Монготу 条

Мангит 曼基特，卡尔梅克台吉 528

Мангутей 见 Монготу 条

Манжа 曼扎，阿勃莱台吉的使臣 217

Манзи (Мамзей) 曼齐（曼齐）穆尔扎 47

Мани 曼尼，车臣汗斡齐尔图的一个使臣 265

Манново Дмитрий 曼诺沃，德米特里，军役人员 146

Манчак 曼恰克，土尔扈特人 544

Манчика 见 Манчи-хатун 条

Манчикатута (Манчикетута) 见 Манчи-хатун 条

Манчи-хатун (Малчикатунь, Манчика, Манчикатута, Манчикетута, Саньянцзы) 曼奇可敦（曼奇可敦，曼奇卡，曼奇可敦，曼奇可敦，三娘子），蒙古女王公 79，83，85，87，89，92，93，530

Маоминган 茂明甘，蒙古女王公曼奇可敦的孙子 530

Маржанеших 马尔扎涅希赫，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Марков Дмитрий 马尔科夫，德米特里，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265

Маркс. К. 马克思，卡，13

Мартини М. 卫匡国，荷兰地图绘制学家 560—563

Матвеев Андрей Артемонович 马特维耶夫，安德列·阿尔捷蒙诺维奇，大贵族，A. C. 马特维耶夫的儿子 469，471，473，564

Матвеев Артемон Сергеевич 马特维耶夫，阿尔捷蒙·谢尔盖耶维奇，大贵族，御前大臣，外务衙门法官 316，321—322，325，328—330，346，

460, 463, 465, 467, 469, 471, 478, 481, 482, 487, 518, 563

Матриев Бартый 马特里耶夫，巴尔蒂，印度人，商人 180, 551

Матусовский З. 马图索夫斯基，З.，俄国汉学家 531, 557

Матюшкин Афанасий Иванович 马丘什金，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侍臣，莫斯科专司渔猎的官员 298

Матюшкин 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马丘什金，伊凡·帕夫洛维奇，杜马的贵族 165, 215, 219, 220

Матюшкин Максим Григорьевич 马丘什金，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外务衙门秘书官 105

Мацари Иэлдэн Тушету (Ирдени Сюлюва) 马查里·叶勒登·土谢图(额尔德尼·休柳瓦)，喀尔喀封建主，车臣汗硕鲁达赖济农的儿子 183, 552, 558

Мачик 马奥克，厄鲁特台吉阿勒莱的一个使臣 265

Мачикетута 见 Манчи-хатун 条

Мелетий 麦列季，希腊劝察修士 473

Мелихов Г. В. 麦利霍夫，Г. В.，苏联汉学家 11

Мергень-дега (Мергент-дегой) 麦尔根-杰加(麦尔根-杰加)，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节 116, 121

Мерик Джон (кн. Иван Ульянов, Иван Мерик кн. Иван Ульянович) 麦里克，约翰（伊凡·马利扬诺夫公爵，伊凡·麦里克，伊凡·乌利扬诺维奇公爵），英国商人，驻俄国商务代表，后为大使 40, 42, 43, 60—63, 66, 69, 526, 527, 529

Меркатор Г. 麦尔卡托尔，Г.，佛来米地图制图家 559

Мехмед IV (Магмент Салтан, Магметъ-султан) 穆罕默德四世（穆罕默德苏丹，穆罕默德苏丹），土耳其苏丹（1648—1687 年）343—561

Мешинин Федор 麦希宁，费奥多尔，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 299

Миац С. 米阿茨，С.，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 552

Микандия 见 Мыкандия 条

Микитин Петр 见 Никитин Петр 条

Микитин Родион 见 Пушников 条

Микифоров Лука 见 Никифороф Лука 条

Микифоров Сергей 见 Никифороф Сергей 条

Микулин Г. И. 米库林，Г.И.，派往英国的俄国使团团长 526

Милеску Н. 见 Спафарий 条

Миллер Г.Ф. 米勒，赫·弗.，院士 13, 21—23, 32, 40, 46, 49, 60, 96, 101, 120, 138, 142, 191, 196, 197, 204, 208, 211, 214, 240, 268, 270, 272, 274, 276, 280, 282, 302, 303, 305, 309, 470, 480, 525, 527, 528, 545

Милованов Василий 米洛瓦诺夫，瓦西利，涅尔琴斯克书吏 270, 273, 277, 279

Милованов Иван Давыдов 米洛瓦诺夫，伊凡·达维多夫，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Милованов Игнатий Михайлов 米洛瓦诺夫，伊格纳季·米哈伊洛夫，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哥萨克十人长，派往中国的使团团长 17, 19, 32, 270, 271, 273—278, 279, 280, 283—287, 352, 353, 355—358, 411, 423, 474, 482, 483, 486, 490, 492, 493—497, 500, 505, 508, 515, 517, 519, 556—561, 563—565

Милославский Илья Данилович 米洛斯拉夫斯基，伊利亚·达尼洛维奇，大贵族，财务衙门法官 165, 215, 219, 220

Миньдали 明安达理，清朝的军事长官 14

Михаил 米哈伊尔，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参加者 423

Михаил Онисимович 见 Поспиков М. О. 条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沙皇 8, 28, 42, 43, 45—47, 52, 53, 55, 56, 63—66, 68, 69, 71—77, 85, 90, 92, 95—99, 101, 104, 105, 108—111, 113, 115, 117—121, 154, 155, 157—160, 167, 222, 225, 228, 233, 343, 525, 529, 536, 538, 539, 541, 562

Михайлов Борис 米哈伊洛夫，鲍里斯，外务衙门书吏 306, 323

Михайлов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米哈伊洛夫，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305, 306, 315, 459, 466, 469, 518, 520

Михайлов Данила 米哈伊洛夫，达尼拉，雅库次克哥萨克十人长 281

Михайлов Ерофей (Ярофей) 米哈伊洛夫，叶罗费伊(叶罗费伊)，达斡尔哥萨克 235

Михайлов Иван 米哈伊洛夫，伊凡，彼累姆军役人员 236

Михайлов Максим 米哈伊洛夫，马克西姆，军役人员 131

Михайлов Федор 米哈伊洛夫，费奥多尔，秋明哥萨克 248, 253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Н. 米哈伊洛夫斯基，И. Н.，俄国史学家 558, 560

Мичак 米恰克，卡尔梅克台吉 430

Моголчак 莫戈尔恰克，达翰尔首长拉夫卡伊的姊妹 541

Молдега 莫尔杰加，"异族人，通译" 203

Монготу (Мангатей, Мангутей, Мугатей, Мутотей, Мугутей, Мынгатей, Мынгитей, Мэнгэдай) 孟格德(孟格德，孟格德，孟格德，孟格德，孟格德，孟格德，孟格德，孟格德)，清朝官员 17, 18, 277—280, 287, 301, 302, 353, 355, 356, 453, 455, 456, 490, 494, 496, 500 501, 504, 515, 558, 563

Мономах (Манамах) 见 Владимир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条

Морзе Х. Б. (Н. В. Morse) 莫尔斯，

X. Б., 欧洲史学家 551
Мосальский 见 Клубков-мосальский 条
Моссев Фома 莫谢夫，福马，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正文为 Форма Моссев。——译者），265，298
Москва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莫斯克瓦，伊凡·加夫里洛维奇，军役人员 210
Москвитин Иван Юрьевич 莫斯克维京，伊凡·尤里耶维奇，新土地开拓者 534
Мугатей (Муготей, Мугутей) 见 Монготу 条
Мундов 见 Мадов 条
Мурат-Али 穆拉特-阿利，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Муцзун 穆宗，明朝皇帝（年号隆庆，1567—1572 年）539
Мыкандий (Микандия) 梅康季（梅康季），"博格德的小王公" 272
Мыльников Григорий 梅利尼科夫，格里戈里，商人 64
Мынгатей (Мынгитей) 见 Монготу 条
Мэнгэдай 见 Монготу 条
Мясин Кондратий 米亚辛，康德拉季，叶尼塞斯克哥萨克，通译 539
Мясников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В. С.，苏联汉学家 8，12，24，27，28，33，34，84，90，92，95，96，169，181，192，562
Надыр 纳德尔，布哈拉人，阿訇，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Надыров Назар (Назыр) 纳迪罗夫，纳扎尔·（纳扎尔），帐幕鞑靼族军役人员 312，317
Намоча (после крещения-Федор) 纳莫恰（受洗后称作费奥多尔），达斡尔人 492
Нарей 纳列伊，"伊尔库次克的酋长" 124
Нащо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纳肖金，格里戈里·鲍里索维奇，杜马贵族，驿站衙门法官 248，249
Неверов Степан 涅维罗夫，斯捷潘，派往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辉台吉处的使臣 539
Нейгоф И. (I Neuhof) 纳霍夫，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的使团成员 551，559
Немиров Андрей 涅米罗夫，安德列，外务衙门秘书官 144，149
Неневв Игирей 涅涅耶夫，伊基列伊，鞑靼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Неприпасов Иван 涅普里帕索夫，伊凡，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347，352，465
Несвитаев Богдан 涅斯维塔耶夫，鲍格丹，巴尔古津的头领 487，564
Несикин Деведгач (Деведгачка) 涅西金，杰维德加奇·（杰维德加奇卡），雅库次克贡民 281
Неустроев Богдан 涅乌斯特罗耶夫，鲍格丹，托博尔斯克卡尔梅克通译

471

Никита (Микитка) 尼基塔(米基特卡)，秋明哥萨克，伊·彼特林的同行者 536

Никитин Бажен 尼基京，巴任，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 277, 279

Никитин Гаврила Романов 尼基京，加夫里拉·罗曼诺夫，商人叶夫斯塔菲亚·菲拉季耶夫的总管，后来成为客商 417, 472, 473, 475, 477, 500, 512, 513, 515, 563

Никитин Иван 见 Дерсвепский Иван Никитич 条

Никитин Петр 尼基金，彼得，珍宝馆行家 313

Никитин Родион 见 Пушников 条

Никитин Трофим 尼基京，特罗菲姆，军役人员，哥萨克大尉 196, 205, 210

Никитин Яков 尼基京，亚科夫，阿穆尔"自愿的"军役人员 196

Никитин 尼基京，客商 27

Никитины 尼基京等，见 Деревенский Иван Никитич 条，亦见 Пушников Родион Никитич 条

Никифоров (Микофоров) Лука 尼基福罗夫(米科福罗夫)，卢卡，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Никифоров (Микофоров) Сергей 尼基福罗夫(米基福罗夫)，谢尔盖，秋明哥萨克 248, 253

Никонов Бурнаш (Борнаш) 尼科诺夫，布尔纳什·(布尔纳什)，托木斯克哥萨克骑兵 100, 535, 536

Новиков И. И. 诺维科夫，Н. И.，十八世纪俄国作家和启蒙者 23

Новоселов Петр 诺沃谢洛夫，彼得，托博尔斯克的城市工商民 264

Новосильцов Михаил Игнатьевич 诺沃西利佐夫，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维奇，托木斯克军政长官的僚属 39

Ноенбаш 诺颜巴什，卡尔梅克台吉 528

Номча 诺姆恰，吉尔吉斯王公 39, 40

Нонанов Григорий 诺纳诺夫，格里戈里，伊尔库次克军役人员 564

Нурусов (Нурумов) Рахмангул (Рохман) 努鲁索夫(努鲁索夫)，拉赫曼古尔·(拉赫曼)，托博尔斯克布哈拉人 264, 300, 304, 306, 307

Нурхаци 努尔哈赤，满洲汗，中国清王朝的创始者，年号为天命（1616—1627年），(应为1616—1626年。——译者) 6, 524, 552, 553, 561, 562

Обак 见 Абак 条

Обдора-царь 见 Абдулла 条

Облин Сеиткул 见 Аблин Сеиткул 条

Обобуров Богдан 奥鲍布罗夫，鲍格丹，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142, 144, 149, 214

Обрай 奥勃莱，吉尔吉斯王公 40

Обрам 见 Абрам 条

Обрядов Дмитрий 奥勃里亚多夫，德米特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Обухов Лаврентий Авдеевич 奥布霍夫,拉夫连季·阿夫提耶维奇,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 281
Оверкиев Семен 见 Аверикиев Семен 条
Огарков (Агарков) Дружина 奥加尔科夫(奥加尔科夫),德鲁日纳,托木斯克官署书吏,派驻蒙古的使者 103, 108, 109, 110, 111, 537
Огиблин И. Н. 奥格洛勃林,H. H.,俄国史学家 23, 545
Одоевский Никита Иванович 奥多耶夫斯基,尼基塔·伊凡诺维奇,大贵族,公爵,财务衙门秘书官 258
Одорик 奥多里克,欧洲旅行家 532
Одрий 见 Акбарык 条
Ожогин (Ожиг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ька) 奥若金·(奥若金)康士坦丁(科西卡),秋明哥萨克 248—253
Окбырын 见 Акбарык 条
Оленев Осип (Оська) 奥列涅夫,奥西普·(奥西卡),军役人员 205
Омеля-вершник 奥麦里亚-维尔什尼克 110
Онашка 奥纳什卡,"航海家" 95
Онбой (Онба) -тайша 昂鲍伊(昂鲍伊)台吉,王公,板升城的长官 79, 85
Ондрей 见 Акбарык 条
Ондрей 见 Андрей, 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条
Ондрей 见 Самсонов Андрей 条
Ондрей (Ондрей Тарханка) 见 Мадов Андрей 条
Оникеев 见 Аникеев Авксентий 条
Онисимов Иван 见 Анисимов Иван 条
Ончин (Ончуп) 昂钦(昂钦),蒙古台吉,女王公曼奇可敦的儿子 79
Онокиев Сыкрачко 奥纽基耶夫,瑟克拉奇卡,雅库次克贡民 281
Опраксин Ф. 见 Апраксин Ф. 条
Ордин-Нащокин Афанасий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奥尔金-纳绍金,阿法纳西·拉夫连季耶维奇,大贵族,外务衙门法官 257
Ортемьев 见 Артемьев Иван 条
Орток 奥尔托克,久切尔酋长托延恰的弟兄 194
Ортышаков Исеигул 奥尔蒂沙科夫,伊先古尔,鞑靼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Осиней 见 Исиней 条
Осип Степанович (Стефанович) 见 Степанов Осип Степанович 条
Остафьев (Астафьев, Евстафьев) Иван 奥斯塔费耶夫(奥斯塔费耶夫,奥斯塔费耶夫),伊凡,外务衙门秘书官 306, 322, 323—325, 328—330, 346, 460, 463, 465, 467, 468, 478, 481, 482, 487, 518
Очарой Саин-хан (Очирой Саинкан, Очорай-хан, Очорой-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Очирту Тушету-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Очирту Цецен-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Павлов Любим 帕夫洛夫·柳比姆，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 208

Павлов Михаил 帕夫洛夫，米哈伊尔，珍宝馆行家 313

Павлов Федор 帕夫洛夫，费奥多尔，列入《异族人兵册》的军役人员，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参加者 336, 346

Палладий 见 Кафаров 条

Панов Бикула 帕诺夫，维库拉，叶尼塞斯克官署书吏 238

Пантоха Д. 庞迪我，Д.，葡萄牙人，在中国的传教士 552

Панфилов Василий 潘菲洛夫，瓦西里，军役人员 194

Панфилов Устин (Юстин) 潘菲洛夫，乌斯京·(乌斯京)，雅库次克哥萨克五十人长，通译 281, 282

Паргаул (Паргаулко) 帕尔加乌尔(帕尔加乌尔)，鄂温克贡民，人质 281

Паруньин Андрей 帕鲁宁，安德列，军役人员 210

Парфенов (Парфеньев) Яков (Якунька)帕尔费诺夫(帕尔费尼耶夫)，亚科夫·(亚孔卡)，军役人员 242

Паршин В. П. 帕尔申，В. П.，俄国作家 24, 278, 492

Патрикеев (Патрекеев) Иван Исакович 帕特里克耶夫（帕特里克耶夫)，伊凡·伊萨科维奇，外务衙门秘书官 151, 152, 232, 237

Пахом 帕霍姆，雅库次克军役贵族费奥多尔·普申的奴仆 287

Пашков Афанасий Филиппович 帕什科夫，阿法纳西·菲利波维奇，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后来担任第一任达斡尔军政长官 14, 141, 199, 201—203, 234—236, 239, 241, 301, 302, 555

Пашков Б. К. 帕什科夫，Б. К.，苏联汉学家 36

Пашков Ереме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帕什科夫，叶列麦伊·阿法纳西耶维奇，А. Ф. 帕什科夫军政长官的儿子 301, 302

Пепшик 佩普什克，吉尔吉斯使臣 536

Перейра Томас (Thomas Pereira) 徐日升，耶稣会教士，葡萄牙人，在中国的传教士 25

Перестрелло 佩列斯特列洛，意大利人，葡萄牙"马六甲号"的船长 550

Перфильев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佩尔菲利耶夫，伊凡·斯捷潘诺维奇，塔拉军役贵族，派驻中国的使者 15, 16, 23, 217—227, 231, 232, 234, 243, 244, 249—251, 547, 549, 554—556, 562

Перфильев (Перфирьев) Иван Максимов 佩尔菲利耶夫（佩尔菲利耶夫)，伊凡·马克西姆，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派往蒙古的使者 259—261, 309—311, 539, 558

Перфильев Илья 佩尔菲利耶夫，伊里亚，1633 年海上远东探险队的参加者 9

Перфирьев 见 Перфильев И. М. 条

Петелин Лука 佩捷林，卢卡，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养鹰人"

466

Петлин Иван (Иван Тархан-бакши) 彼特林，伊凡·(伊凡达尔罕巴克士)，托木斯克哥萨克，通译，派往中国的使者 8, 12, 13, 22—25, 27, 33, 34, 40, 59, 60, 71, 72, 78, 79, 84, 85, 90, 92, 95—98, 525—536, 538, 540, 548, 549, 558

Петр I 彼得一世，沙皇 309, 311, 459, 518, 520—522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见 Петр I 条

Петр (Петрушка) 彼得（彼得鲁什卡），伊·彼特林的同行者 536

Петр (Петрушка) 彼得（彼得鲁什卡），鄂温克酋长 498

Петр 彼得，托博尔斯克神甫 438

Петриловский Артемий (Ортюшка) Филиппович 彼得里洛夫斯基，阿尔捷米(阿尔丘什卡)·菲利波维奇，达翰尔哥萨克军队的头领 130, 131, 238—241, 555

Петров Иван 彼得罗夫，伊凡，1633年远东海上探险队成员 9

Петров Иван 见 Текутьев И. П. 条

Петров Томила (Литвининов) 彼得罗夫，托米拉·(利特维尼诺夫)，列入《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派往西蒙古的使者 7, 31, 35, 44, 49, 51—53, 58, 527—530

Пимов Гаврила (Ганька) 皮莫夫，加夫里拉·(甘卡)，流放者 488

де-Плано Карпини Иоанн 德-普拉诺，卡尔皮尼·约翰，欧洲的旅行家 532

Пожарский Дмит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波扎尔斯基，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公爵 60, 64, 69, 529

Поздеев Марк 波兹杰耶夫·马尔克，外务衙门秘书官，派往英国的使臣66, 68, 529

Позднеев А. М. 波兹德涅耶夫，A. M.，俄国史学家 561, 562

Позднеев Д. М. 波兹德涅耶夫，Д. M.，俄国史学家 557, 560

Поздышев (Позднышев) Яков Ильич 波兹迪舍夫（波兹迪舍夫），亚科夫·伊利奇，外务衙门秘书官 322—325, 329, 331

Покотилов Д. Д. 波科季洛夫，Д·Д.，俄国史学家 530, 533, 537, 539, 552

Покровский Ф. И. 波克罗夫斯基，Ф. И.，俄国史学家 22, 23, 33, 40, 59, 78, 84, 92, 96, 525, 529, 535, 536

Полков Степан 波尔科夫，斯捷潘，外务衙门秘书官 329, 346, 460

Поло Марко 马可孛罗，意大利旅行家 532

Полозов Семен 波洛佐夫，谢苗，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140, 144, 145, 148

Полуторной (Полуторяово) Сидор 波卢托尔诺伊（波卢托尔诺伊），西多尔，托博尔斯克哥萨克，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Полуянов Афанасий 波卢亚诺夫，阿法纳西，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养鹰人" 466

Полуянов Кирилл 波卢亚诺夫，基

里尔，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养鹰人” 466

Поляков Степан (Стенька) Васильев 波里亚科夫，斯捷潘（斯捷潘）·瓦西利耶夫，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龙骑兵大尉 322—325

Поляков Степан 波里亚科夫，斯捷潘，哥萨克 138

Попов А. Н. 波波夫，А. Н.，俄国作家 84

Попов Артемий (Ортюшка) 波波夫，阿尔捷米·（阿尔丘什卡），叶尼塞斯克官署书吏，伊·马·帕尔菲利耶夫的同行者 311

Попов Петр 波波夫，彼得，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Пороплин Григорий Демидович 波罗申，格里戈里·杰米多维奇，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247, 252, 253, 257, 258, 263, 267, 278, 295, 298, 306—308, 315, 323, 325, 329, 331

Поршенников Иван 波罗申尼科夫，伊凡，商队的参加者 563

Поскочин Лев 波斯科钦，列夫，托博尔斯克的长官助理 288, 292, 293, 295

Посников (Постников) Михаил Описимович 波斯尼科夫，米哈伊尔·奥尼西莫维奇，维尔霍图尔斯克官署书吏，后任托博尔斯克秘书官 169, 263—266, 279

Постной-Гагарин 见 Гагарин 条

Потанин Г. Н. 波塔宁，Г. Н.，俄国旅行家 533, 547

Потапов (Потаповых) Андрей Степанов 波塔波夫（波塔波维奇），安德列·斯捷帕诺夫，阿穆尔哥萨克五十人长 208, 235

Похабов Иван 波哈鲍夫，伊凡，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 10, 124, 125, 126, 542

Почакунин (Почекунин) Иван 波恰库宁（波恰库宁），伊凡，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347, 465

Пошехонов Петр 波舍霍诺夫，彼得，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31, 465

Поярков Василий Данилович 波雅尔科夫，瓦西利·达尼洛维奇，雅库次克长官助理 9, 10, 534, 541

Прасковья (Прасковица) 普拉斯科维娅（普拉斯科维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凡·阿法纳西耶夫的寡妻 521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普尔热瓦尔斯基，Н. М.，俄国旅行家 530

Приклонский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普里克隆斯基，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 309—311, 350, 457, 469, 472, 473, 478, 479, 487

Прокопьев Анцифер (Онцыферко) 普罗科皮耶夫·安齐费尔·（安齐费尔科），耕农 95, 96

Прокшин Григорий 普罗克申，格里戈里，军役人员 146

Пронский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普隆斯基，彼得·伊凡诺维奇，公爵，托木斯

克军政长官，后任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537, 548

Прончищев Осип Яковлевич 普隆奇谢夫，奥西普·亚科夫列维奇，与瑞典缔结斯托尔波夫和约时 Ф.П. 鲍里亚京斯基使团成员 140, 141, 143, 146, 200, 202—204, 215, 217, 230, 231, 249

Протопопов Иван 普罗托波波夫，伊凡，陪同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347, 465

Протопопов Федор Перфирьевич 普罗托波波夫，费奥多尔·佩尔菲利耶维奇，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306, 307, 316, 459, 469, 518, 520

Прохоров Павел 普罗霍罗夫，帕维尔，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养鹰人" 466

Путилов Дмитрий 普季洛夫，德米特里，哥萨克骑兵 267

Путилов Иван 普季洛夫，伊凡，火枪兵百人长 487

Пущилло М. П. 普齐洛，М. П.，俄国史学家 23

Пушкин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普希金，伊凡·费多罗维奇，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306, 307, 316, 459, 469

Пушников Родион Никитич (Микитин Родион, Никитин Родион) 普什尼科夫，罗季昂·尼基季奇·(米基金·罗季昂，米基金·罗季昂)，莫斯科客商 В. 绍林的总管，俄国派往印度的使者 12

Пушников Семен 普什尼科夫，谢苗，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Пущин Федор Иванов 普辛，费奥多尔·伊凡诺夫，雅库次克军役贵族 209—212, 214, 287

Рабич Г. 拉比奇，Г.，苏联史学家 27

Рабышев Богдан 拉贝舍夫，鲍格丹，军役人员 210

Раманов 见 Романов Григорий 条

Раманчуков 见 Романчуков 条

Раптар 见 Цэван Рабдан 条

Рассказов (Розказов)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 拉斯卡佐夫(拉斯卡佐夫)，安德列·安德列耶夫，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Рахманкул (Рохманкул) 拉赫曼库尔(拉赫曼库尔)，蒙古使臣 311, 312

Рачковский Осип 拉奇科夫斯基，奥西普，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Рашид-ад-дин 拉希德-阿德-丁，穆斯林作家 532

Ремезов Семен Ульянович 列麦佐夫，谢苗·乌利扬诺维奇，地图绘制学家，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527, 545—547

Репнин Иван Борисович 列普宁，伊凡·鲍里索维奇，公爵，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西伯利亚衙门法官 282, 288, 293, 295, 306, 315, 324, 521

Решанов (Решетов) Михаил 列沙

诺夫(列沙诺夫)，米哈伊尔，阿穆尔哥萨克 210, 211

Ржев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尔热夫斯基，伊凡·伊凡诺维奇，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 238

Ридж Шелдон У. (Sheldon W. Ridge) 谢尔顿·W. 瑞其，翻译员 25

Риттер К. К. 里特，K. K.，欧洲地理学家 547, 548

Риччи Матео (M. Ricci) 利玛窦，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 552

Ро Д.， 罗雅谷，在中国的传教士 552

Розказов 见 Рассказов 条

Романов Гаврила 见 Никитин Гаврила Романов 条

Романов (Раманов) Григорий 罗曼诺夫(罗曼诺夫)，格里戈里， 托博尔斯克官署书吏，后为西伯利亚衙门书吏 255, 265, 295

Романов Иван 罗曼诺夫，伊凡，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 487

Романчуков (Раманчуков) Савва 罗曼丘科夫(罗曼丘科夫)，萨瓦，外务衙门秘书官 58, 64, 100, 529

Ромоданов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罗莫达诺夫斯基，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团队长官 565

Ромоданов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罗莫达诺夫斯基，伊凡·伊凡诺维奇，公爵，托木斯克军政长官 119

Роптар 见 Цэван Рабдан 条

Рохманкул 见 Рахманкул 条

Рубрук Вильгельм 鲁勃鲁克，威廉，欧洲旅行家 532

Рукавишников Иван 鲁卡维什尼科夫，伊凡，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320

Румянцов Семе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鲁缅佐夫，谢苗·弗拉季米罗维奇，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520, 521

Русланов 见 Урусланов 条

Рюрик 留里克，基辅大公 153, 167, 222, 225, 228, 233, 332

Сабаев Иван 萨巴耶夫，伊凡，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465

Сабачкин 见 Собачкин 条

Саввин В. П. 萨文，В. П.，苏联史学家 27

Савин Петр 萨文，彼得， 军役人员 205

Савран-царевич 见 Турсун 条

Садимов Кочем 萨季莫夫，科切姆，阿匐 199

Садуй (Садум) -царь 见 Сыцзун 条

Сажин Артемий (Артюшка) 萨任，阿尔捷米·(阿尔丘什卡)，军役人员 205

Саин Кулучин (Саинкулучин, Саин-Ноин-хан) 见 Кулачин 条

Саин-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Сакерин Иван 见 Секирин Иван 条

Салищев К. А. 萨利谢夫，K. A.，苏

联学者 534

Салтанешних 萨尔塔涅希赫，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Салтык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萨尔蒂科夫，伊凡·伊凡诺维奇，大贵族，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124

Салтыков Петр Михайлович 萨尔蒂科夫，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大贵族，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306，307，316，324，336，346—349，459，461—464，468，469，474，482，520

Самбиасо Ф. 毕方济，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 552

Самойлов Иван 萨莫伊洛夫，伊凡，叶尼塞斯克关税总管 122，124，304，357

Самойлов Первой 萨莫伊洛夫，佩尔沃伊，伊尔库次克军政长官 563

Самсонов Андрей (Ондрей) 萨姆索诺夫，安德列·(安德列)，书吏，派往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处的使团成员 108，110，538，

Санахан (Сайн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Санги 桑吉，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兄弟 537

Санчин (Санчак) 桑青(桑恰克)，"亲王，施罗城的长官" 82，88

Санчин 桑钦，蒙古使臣 312

Саньянцзы 见 Манчи-хатун 条

Сарыча 萨雷恰，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兄弟 103

Сахаров И. И. 萨哈罗夫，И. П.，俄罗斯民俗学家，民族学者，古文字学家 23，84，181

Сверчков Иван 斯维尔奇科夫，伊凡，商人 64

Светешников Надей 斯维捷什尼科夫，纳杰伊，商人 64

Свиньин Максим 斯维宁，马克西姆，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 299

Себес И. (I.Sebes) 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 25

Сеиткулов Образай 谢伊特库洛夫，奥勃拉扎伊，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Сеитов Ежбаб (Еш-Баба、Ешомбабы) 谢伊托夫，叶日巴勃·(叶日巴勃，叶日巴勃)，秋明的布哈拉商人 140，141，146，249

Сейтень (Сеитень) 谢伊坚(谢伊坚)，厄鲁特台吉 460，461，560

Секирин (Сакерин) Иван Борисович 谢基林，伊凡·鲍里索维奇，托木斯克军政长官 44，45

Селиверстов Лавр (Лаврушка) 谢利维尔斯托夫，拉夫尔·(拉夫鲁什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官署通译 101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Косой 见 Аверкиев Семен 条

Семен (Симеон) Алексеевич 谢苗(谢苗昂)·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子，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 253，256，259，261，264，266，268，274，277，279

Семен Васильевич 见 Собакин С.

B. 条

Семенов Елизар 谢苗诺夫，叶利扎尔，军役人员 242

Семенов П. П. 谢苗诺夫，П. П.，名誉博士 547

Сэнге (Сенга, Сенгеа, Сенгей, Сенгин-тайша, Сенгул, Сенкей, Сэнге) 僧格(僧格，僧格，僧格，僧格台吉，僧格，僧格，僧格)，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 173, 183, 282, 289, 291, 292, 314, 325, 326, 329, 330, 548, 559, 562

Сенгин 森金，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Сенгленкин Онкоул 僧格连金·昂科乌尔，鄂温克人 281

Сентень 见 Сейтень 条

Сергеев Филипп 谢尔盖耶夫，菲利普，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Сергудай 谢尔古达伊，"博格德皇帝的小王公" 213

Серень Солом 见 Церен 条

Сиверс Петр 西维尔斯，彼得，"异族人，金银匠" 321

Сигизмунд III Ваза (Жигимонт) 西吉斯孟德三世，瓦沙(日基孟德)，波兰和瑞典的国王 68

Сидоров Иван 西多罗夫，伊凡，秋明的哥萨克 248

Симановский (Симон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西曼诺夫斯基（西曼诺夫斯基），德米特里，外务衙门书吏 306, 522

Симеон Алексеевич 见 Семен Алексеевич 条

Симоновский 见 Симановский 条

Скачков П. Е. 斯卡奇科夫，П. Е.，苏联汉学家 36

Скаян-Мерген (Каян, Каян-Мерген, Скаял Мергер) 斯卡扬·麦尔根(卡扬，卡扬·麦尔根，斯卡扬·麦尔根)，蒙古阿勒坛汗硕鲁乌巴什珲台吉的使臣 56, 57, 65, 72, 528, 529

Скиб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斯基宾，康士坦丁，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Скнар Степан 斯克纳尔，斯捷潘，写生画家 336

Скороходов Семен (Семейка) 斯科罗霍多夫，谢苗·(谢苗伊卡)，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 539

Слободин Иван 斯洛鲍金，伊凡，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251

Словцов И. Я. 斯洛夫佐夫，И.Я.，俄国史学家 549

Слубобаев Бабр 见 Елбабаев Бабур 条

Смит Томас (Фомин Марк, Фомин Томас) 史密斯，托马斯·(马尔克·福明，托马斯·福明)，英国商人，驻俄国的英国使团的团长 40—42, 525, 526

Смит фабиан-Вильям (Ульянов Фабьян) 史密斯，法比安-威廉，(乌利扬诺夫·法比安)，英国商人，关于

十六世纪末俄国情况论文的作者 43
Смывалов Михаил 斯梅瓦洛夫，米哈伊尔，商人 64
Собакин Семен Васильевич 索巴金，谢苗·瓦西利耶维奇，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101
Собачкин (Сабачкин) Родион (Ролька) 索巴奇金（索巴奇金），罗季昂·（罗季卡），通译 217
Солбогон 索尔鲍冈，鄂温克人 492
Солом 见 Церен 条
Солом 苏洛姆，中国通译 402, 427, 428
Солом Цереню 见 Церен 条
Солоун 索洛温，鄂温克人 492
Соном 索诺姆，女王公曼奇可敦的孙子 530
Соснин Василий 索斯宁，瓦西利，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伊特库尔·阿勒林的同行者 265, 292, 294, 298
Сосновский Ю. А. 索斯诺夫斯基，Ю. А.，俄同史学家 548
Софронов Макар 索弗罗诺夫，马卡尔，军役人员 210
Спасский Г. И. 斯巴斯基，Г. И.，俄国政论家、出版家 23, 527, 532, 533, 561
Спафарий (Милеску)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斯帕法里（米列斯库），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外交家、学者、外务衙门翻译官，出使中国的俄国使臣 18—20, 27, 29, 31, 33, 71, 72, 118, 287, 306, 321—324, 327, 328, 331—349, 371, 388, 391, 392, 444, 458—461, 463, 465, 466—469, 471, 473—475, 478, 480—483, 487, 490—492, 494, 501, 507, 509, 510, 518—522, 527—529, 534, 535, 539, 546, 548, 553, 554, 555, 558—565
Спиваковский Е. И. 斯皮瓦科夫斯基，Е. И.，苏联史学家 558
Спиридонов Данила 斯皮里多诺夫，达尼拉，军役人员 210
Старков Василий 斯塔尔科夫，瓦西利，托木斯克军役贵族 113, 115, 121, 538, 539
Старков Федор 斯塔尔科夫，费奥多尔，外务衙门书吏 336
Стародубцов Иван 斯塔罗杜勃佐夫，伊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参加者 440
Степан 见 Александров Степан 条
Степанов Артемий Астафьевич 斯捷帕诺夫，阿尔捷米·阿斯塔菲耶维奇，财务衙门秘书官 191
Степанов Иван 斯捷帕诺夫，伊凡，塔拉城军役贵族 244
Степанов (Стефанов) Онуфрий (Онофрей) 斯捷帕诺夫（斯捷法诺夫），奥努弗里·（奥努弗里），达斡尔军役人员 14, 192, 193, 195—197, 201, 203, 205, 206, 209—214, 235, 240, 241
Степанов Осип Степанович (Стефанович) 斯捷帕诺夫，奥西普·斯捷帕诺维奇·（斯捷帕诺维奇），雅库次克官署秘书官 126—134, 136, 138, 240

Стефанов Денис 斯捷法诺夫，杰尼斯，财务衙门书吏 191
Стефанов Дмитрий 斯捷法诺夫，德米特里，财务衙门书吏 251, 252
Стефанов Онуфрий 见 Степанов Онуфрий 条
Стрешне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斯特列什涅夫，伊凡·伊凡诺维奇，侍臣，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僚属 518, 520
Стрешнев Родион Матвеевич 斯特列什涅夫，罗季昂·马特维耶维奇，侍臣，西伯利亚衙门的法官 247, 252, 257, 258, 263, 267, 278, 295, 304, 306—308, 323, 325, 329
Струна Иван 斯特鲁纳，伊凡，秘书官 217
Суклемский (Сукленский) Федор 苏克列姆斯基（苏克列姆斯基），费奥多尔，军役人员 175, 184
Сулан 苏兰，"王公，白城长官" 83, 89
Суланчин 苏兰钦，"唐古特国皇帝" 81, 87
Сургутский (Сургутцкий) Яков (Якунька) 苏尔古茨基（苏尔古茨基），亚科夫·（亚孔卡），军役人员 205
Сусоров Игнатий 苏索洛夫，伊格纳季，哥萨克五十人长 126
Сыромятников Алферий (Алферко, Олфер, Онферко) 瑟罗米亚特尼科夫·阿尔费里（阿尔费尔卡，阿尔费尔，阿尔费尔卡），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伊特库尔·阿勒林的同行者 265, 298, 300, 318—320
Сыцзун (Даба-царь, Дабул-ган, Дайба-хан, Дайбы, Дайбыл-царь, Садуй, Садум, Тайбун-хан) 思宗（大明皇帝，达布耳汗，大明汗，大明，大明皇帝，萨杜伊，萨杜姆，大明汗），明朝皇帝，年号崇祯（1628—1644年） 9, 112, 118, 125, 179, 180, 187, 189, 190, 262, 540, 541, 550, 556
Сэнге 见 Сенге 条
Сэнгэрджэй Эрджи 森盖尔热伊·额尔吉，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琛台吉的兄弟 537
Сэцэн-хаг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Шолой Далай Джинон 条
Сюань Е (Кэн-Си, Канси, Канхи, Ксунхи-хан, Шэнцзу, Элхе-Тайфинь) 玄烨（康熙，康熙，康熙，康熙，圣祖，厄尔哈台方），清朝皇帝，年号康熙（1662—1722年） 16, 17, 26, 71, 271, 272, 276, 327, 332, 383, 411, 557, 559, 561
Сюаньцзун 宣宗，明朝皇帝，年号宣德（1426—1435年） 531
Сяоцзун 孝宗，明朝皇帝，年号弘治（1488—1506年） 539

Табаков Иван 塔巴科夫，伊凡，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之子 465
Табун-царь (Тайбин, Тайбун, Тайбыкан-кан, Тайбын, Тайбынь) 见 Ваньли 条
Табыкан-кан 见 Ваньли 条
Тавхозю 塔夫霍久，布哈拉人，谢伊

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92

Таган-тайджи 见 Галдан Бошокту-хан 条

Тайбун-хан 见 Сыизун 条

Тайбын 泰本，穆尔扎 46, 47

Тайку-Катун (Тайкудатун) 泰库可敦(泰库可敦)，"王公，图拉克-土默特乌卢斯的领主" 79, 85

Тайчин 见 Дайчин-тайша 条

Тайчин (Тазчин) -Черекту (Черехту) 见 Дайчин-Изорикту 条

Тала-тайша 见 Тау-тайша 条

Талай Янышев 见 Далай-тайша 条

Талбузин 见 Толбузин 条

Тамфимафа 塔姆菲马法，王公 136

Тан-ван (Чжу Юй-цзянь) 唐王(朱聿键)，亲王 551

Тарков Савва 塔尔科夫，萨瓦，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521

Тарутин Иван 塔鲁京，伊凡，托博尔斯克哥萨克，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146, 251, 288, 291, 318, 380, 381, 412, 562

Тарутин Сила 塔鲁京，西拉，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98, 465

Тархан (Дархан) 达尔罕(达尔罕)，喇嘛，阿勒坛汗硕鲁乌巴士珲台吉派往俄国的使臣 72, 99, 121, 359, 525, 529, 531, 532, 535, 536, 541

Тархан 达尔罕，喇嘛，车臣汗奥奇尔图派往中国的使臣 414, 421

Тархан (Тархан Конзин) 见 Конзин Дархан 条

Тархан-бакши 见 Петлин Иван 条

Тарханка Ондрей 见 Мадов Андрей 条

Тарыштян Петр 塔雷什金，彼得·，列入《新受洗者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298

Татев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塔捷夫，伊凡·费多洛维奇，公爵，托木斯克军政长官 103, 537

Тау-тайша (Тала-тайша) 塔乌台吉(塔拉台吉)，王公，板什城的长官 79, 85

Тачин 塔钦，蒙古台吉 325

Ташлыков Афанасий Федорович 塔什雷科夫，阿法纳西·费多洛维奇，财务衙门秘书官 215, 220

Твердиков Григорий 特维尔季科夫，格里戈里，商人 64

Тевено М. (М. Theveneau) 特维诺，М.，法国地理学家 191

Текутьев Иван Петров 捷库季耶夫，伊凡·彼得洛夫，列入《立陶宛兵册》的秋明十人长，派往阿勒坛汗硕鲁乌巴士珲台吉处的使者 22, 23, 44—50, 54—56, 58, 60, 79, 80, 85, 86, 98, 527, 536

Теленок Втор (Вторка) Иванов 捷列诺克，弗托尔（弗托尔卡）·伊凡诺夫，军役人员 193

Телепнев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捷列普涅夫，伊凡·斯捷帕诺维奇，侍臣，武器馆法官 323

Телятев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 捷里亚捷夫，伊凡·加夫里洛夫，军役人员 206

Темир (Железный царь) 帖木儿(铁皇帝)，"沙尔城的皇帝" 81, 83, 87, 89, 93

Темир-Аксак 见 Тимур 条

Темир-Саздыр 帖木儿-萨兹迪尔 262, 556

Терекомельцов Дмитрий 捷列科麦利佐夫，德米特里，托博尔斯克宣誓公务员 264

Терекомельцов (Комельцов) Никифор 捷列科麦利佐夫(科麦利佐夫)，尼基福尔，托博尔斯克工商民，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93, 300, 304, 306, 307

Терентьев Василий 捷连季耶夫，瓦西利，军役人员 492

Тетеймиргай 铁铁伊米尔盖伊，林并汗的臣民 102

Теуда 见 Tye 条

Тимковский Е. Ф. 季姆科夫斯基，E. Ф.，俄国旅行家 531, 560

Тимофеев Герасим 季莫费耶夫，格拉西姆，书吏，派往达因·麦尔根-兰珠喇嘛处的使团成员 110, 538

Тимофеев (Тимофиев) Иван 季莫费耶夫(季莫费耶夫)，伊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 101, 537

Тимофеев Сидор 季莫费耶夫，西多尔，阿穆尔军役人员 239

Тимофеев Федор 季莫费耶夫，费奥多尔，秋明官署书吏 198

Тимур (Тамерлан, Темир-Аксак) 帖木儿(塔麦尔朗·帖木儿-阿克萨克)，中亚细亚统帅和征服者 (1336—1405年) 180, 190, 550

Тимуров Катанаган 季穆罗夫·卡塔纳甘，缴纳贡物的鄂温克王公 309

Тобук 托布克，王公，呼和浩特城的长官 548

Тоенча 托延恰，久切尔酋长，人质 194

Този Ф. 托齐，Ф.，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 552

Тойван 太王，"王公，白城长官" 89

Тойван (Тойинань) 太王(太王)，"王公，泰塔城长官" 82, 83, 88, 531

Тойчи-тайша 见 Дайчин-тайджи 条

Токултай 托库尔泰，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译员 434, 438, 454, 456

Толбузин (Талбузин) Ларион Борисович 托尔布津(托尔布津)，拉里昂·鲍里索维奇，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 275, 277, 279, 492

Толочанов (Толчанов) Семен Федорович 托洛恰诺夫 (托洛恰诺夫)，谢苗·费多罗维奇，侍臣，御前大臣 521, 522

Тонково Ф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顿科沃，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雅库次克官署秘书官 192, 205, 209, 211, 302

Тормошин 托尔莫申，"王公，阿尔古纳特乌卢斯的领主" 79, 85

Торонча 见 Туронча 条

Тохтагулов Иткиня 托赫塔古洛夫，

伊特基尼亚，鞑靼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265

Третьяков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特列季亚科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58, 64, 527

Триго Николай 金尼阁，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 559

Трубецкой Алексей Никитич 特鲁别茨科伊，阿列克谢伊·尼基季奇，大贵族，公爵，西伯利亚衙门法官，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101, 140, 141, 143, 144, 200, 202, 204, 215, 217, 230, 231

Трубчанинов (Трубченинов, Трупченинов) Максим Григорьевич 特鲁勃恰尼诺夫(特鲁勃恰尼诺夫，特鲁勃恰尼诺夫)，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维奇，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政长官 59, 60, 95, 96, 529

Труборов А. И. 特鲁沃罗夫·А·И.，收藏家 203

Трусевич Х. 特鲁谢维奇，俄国史学家 22

Трушников Андрей 特鲁什尼科夫，安德列，列入《宝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Тугудай (Ежер, Ецер) 图古岱(叶热尔，叶热尔)，满洲王公 207

Туе (Теуда) 图耶(铁乌达)"王公，泰塔城长官" 82, 88

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Юрьевич 屠格涅夫，伊凡·尤里耶维奇，秋明军政长官 199

Турокай-табун 见 Турухай-табунанг 条

Туронча (Балдачин, Торонча, Туроча, Турунча, Чуранча, Чуронча, Чюронча) 图隆恰(巴尔达钦，图隆恰，图隆恰，图隆恰，图隆恰，图隆恰，图隆恰)，达斡尔酋长 138

Турский Савва 图尔斯基，萨瓦，托博尔斯克官署书吏 249

Турсун (Савран-Царевич) 图尔松(萨夫兰王子)，哈萨克苏丹 52, 528

Турсун 图尔松，蒙古使臣 311, 312

Турукай-табун 见 Турухай-табунанг 条

Турунча 见 Туронча 条

Турухай-табунанг (Турокай-табун, Турукай-табун) 图鲁海塔布囊(图罗盖塔邦，图鲁盖塔邦)，北蒙古塔邦古特人首领 10, 122, 125. 541, 542

Тухачевский Яков Евстафьевич 图哈切夫斯基，亚科夫·叶夫斯塔菲耶维奇，托木斯克军役贵族，曼加洋雅和塔拉军政长官，派往蒙古的使臣 31, 103, 108, 109, 111, 114, 121, 537, 538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Ачарой, Ачарой-Саин-хан, Очирой Саин-хан, Очирту Тушету-хан, Очорой, Очорой-хан, Санахан, Сайнхан, Тушету-цзинван, Учюрой Саин-хан Черта-тайши) 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斡齐尔，斡齐尔赛音汗，斡齐尔赛音汗，斡齐尔土谢图

汗，翰齐尔，翰齐尔汗赛音汗，赛音汗，土谢图亲王，翰齐尔赛音汗，切尔塔台吉），喀尔喀汗（在位年代 1655—1698 年） 243, 289, 290, 309, 310, 326, 330, 470, 471, 476, 556, 558, 560, 562

Тушету-цзинв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Тычинский Игнатий 希钦斯基，伊格纳季，列入《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Тюляк 丘利亚克，印度人巴尔蒂·马特里耶夫的火夫 180

Тюменец Василий 丘缅涅茨，瓦西利，塔拉哥萨克头领，派往西蒙古的使臣 7, 8, 31, 32, 44—50, 54—56, 58, 60, 84, 95—98, 527—530, 535, 536, 538

У Нань-жун 吴楠荣，清朝官员 556

Углев Григорий Родионович 乌格列夫·格里戈里·罗季昂诺维奇，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142, 144, 149, 214, 216—218, 220, 230, 249

Угренинов Гаврила (Ганька) 乌格列尼诺夫，加夫里拉（加尼卡），哥萨克，秋明市长的助手 248, 253

Украинцев (Украинцов) Емельян Игнатьевич 乌克兰因采夫（乌克兰因采夫），叶麦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329, 346, 460, 461, 463, 465, 467, 468, 478, 481, 482, 487, 518

Ульянов Иван 乌利扬诺夫，伊凡，见 Мерик Д. 条

Ульянов Фабьян 见 Смит Ф. В. 条

Унглич (Унглис) хан 见 Чэнцзу 条

Ундур Гэгэн 见 Лубсан Дамба-Джалцан 条

Унковский И. 翁科夫斯基，И.，炮兵大尉，派往厄鲁特的使臣 559

Урганже Гурбан 乌尔甘热，古尔班，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Урлюк 见 Хо-Урлюк 条

Урлюков Дайчин 见 Дайчин 条

Урлюков Лоузан (Лаунзан) 见 Лоузан 条

Уруско 乌鲁斯科，鞑靼人 198

Урусланов (Русланов, Еруслановъ) Ананий (Онашка, Анашка) 乌鲁斯拉诺夫（乌鲁斯拉诺夫，乌鲁斯拉诺夫），阿纳尼·（阿纳什卡，阿纳什卡），克里木鞑靼人，德·安·弗兰茨别科夫的奴仆，后来是列入《新受洗者兵册》的军役人员 130—132, 287, 417

Усейнов Гурбан 乌谢伊诺夫，古尔班，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Устюгов Н. В. 乌斯丘戈夫，Н. В.，苏联史学家 543, 556

Устюжанин Иван Ефимьев (Еуфимьев) 乌斯丘扎宁，伊凡·叶菲米耶夫·（叶菲米耶夫），托博尔斯克火枪兵五十人长 146

Учерта-тайши 见 Цецен-хан Очирту 条

Учин-тайша 乌钦台吉，蒙古台吉 56
Учкуртытаджы 见 Цецен-хан Очирту 条
Учорта-Чичан-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Очирту 条
Учурва (Учурда) 乌丘尔瓦(乌丘尔达)（音译。——译者），满洲地方官 136
Учурта-тайши (Учюрт-таджы, Учюрта-тайша, Учюрты-тайша, Учюрты-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Очирту 条
Учюрой-Саин-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Ушаков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乌沙科夫，瓦西利·瓦西利耶维奇，财务衙门秘书官 168
Ушаков Григорий 乌沙科夫，格里戈里，军役贵族 144, 147, 151, 169, 547
Ушаков Иван 乌沙科夫，伊凡，塔拉长官助理 460

Фаворов Иван 法沃罗夫，伊凡，外务衙门书吏，尼·加·斯帕法里使团成员 336, 346
Федор (Фео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费奥多尔（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子，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 243, 244, 253, 256, 259, 261, 264, 266, 268, 274, 277, 279, 288, 299, 309, 311, 459, 518, 520, 521
Федор Борисович 费奥多尔·鲍里索维奇，皇子，沙皇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的儿子 526
Ф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见 Тонково Ф. В. 条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沙皇 153, 155, 166, 228, 233, 333, 520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见 Шереметьев Ф. И. 条
Федор Перфирьевич 见 Протопопов Ф. П. 条
Федоров Ананий (Онашка) 费多罗夫，阿纳尼·(奥纳什卡)，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Федоров Афанасий 费多罗夫，阿法纳西，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通译 270
Федоров Павел (Пашок) 费多罗夫，帕维尔·(帕绍克)，托博尔斯克哥萨克步兵 215
Феодор 见 Намоча 条
Фео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见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条
Филатов Ефим (Еуфимий) 菲拉托夫，叶菲姆·(叶菲姆)，雅库次克官署秘书官 117
Филатьев Евстафий (Ефстафий) 菲拉季耶夫，叶夫斯塔菲·(叶夫斯塔菲)，客商 357, 472, 475, 563
Филев Антон (Онтонко) 菲列夫，安东·(安东卡)，达斡尔军役人员 283
Филиппов А. М. 菲利波夫，A. M.，苏联史学家 28, 544, 558

Филиппов Артемий 见 Петриловский А. Ф. 条

Фишер И. Э. 菲舍尔 И. Э.，院士 22, 25, 49, 527, 528, 548

Флетчер Джильс (Джилз) 弗莱契·吉尔斯(吉尔斯)，派往俄国的英国使臣 526

Флоринский В. М. 弗洛林斯基，В. М.，俄国史学家 22

Фомин Марк (Томас) 见 Смит 条

Фомин Описим (Оничка) 福明，奥尼西姆·(奥尼奇卡)，哥萨克五十人长 254

Францбеков (Франзбеков) Дмит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弗兰茨别科夫(弗兰茨别科夫)，德米特里·安德列耶维奇，雅库次克军政长官 10, 11, 126—134, 136, 138, 199, 240, 287, 542

Фролов С. П. 弗罗洛夫，С. П.，枢密官，法学家 90

Фу-ван (Чжу Ю-сун) 福王(朱由崧)，亲王 551

Фу Цюань 福全，亲王 562

Фулин 见 Шицзу 条

Фучан (Фучак) 福昌(福恰克)，"王公，怀来城长官" 82, 88, 531

Хабаров Ерофей Павлович 哈巴罗夫，叶罗费伊·帕夫洛维奇，达斡尔军役人员，新土地发现者 10, 11, 12, 14, 15, 32, 126, 127, 129—131, 133—138, 192, 193, 199, 200, 240, 534, 541—543

Халдар 哈尔达尔，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Хара-Хула(Каракула-тайша, Каракулла, Карамула, Харакулла, Харахулла) 哈拉胡拉(哈拉胡拉台吉，哈拉胡拉，哈拉胡拉，哈拉胡拉，哈拉胡拉)，厄鲁特台吉，绰罗斯公国的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父亲 76, 85, 314 530

Хара-Хула (Каракула) 哈拉胡拉(哈拉胡拉)，切库尔库什乌卢斯王公 79

Харахулла (Харакулла) 厄鲁特台吉，见 Хара-Хула 条

Хворостинин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赫沃罗斯季宁，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公爵 41

Хилев Антон 希列夫，安东，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格纳蒂·米洛瓦诺夫的同行者 270, 273, 277—279

Хилко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希尔科夫，瓦西列·伊凡诺维奇，大贵族，公爵，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142, 144, 146, 149, 152, 544

Хилк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希尔科夫，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大贵族，公爵，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250

Хитрово (Хитрова) Анна Петровна 希特罗沃(希特罗沃)，安娜·彼得洛芙娜，大贵族夫人 521

Хитрово Богдан Матвеевич 希特罗沃，鲍格丹·马特维耶维奇，大贵族，武器馆馆长 322, 323

Хован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霍凡斯基，伊凡·伊凡诺维奇，大贵族，公

爵，团队长官 424, 43）

Ходекин Федор 霍杰金，费奥多尔，托木斯克哥萨克 39

Хо-Урлюк (Урлюк) 霍-乌尔柳克（乌尔柳克），尼鲁特封建主，土尔扈特人的首领 140, 528, 540, 543

Хосард Роланд 霍萨德·罗兰，英国商人 526

Хотогчин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条

Хохряков Никита 霍赫里亚科夫·尼基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 101

Хрипунов Гавриила Юдич 赫里普诺夫，加夫里拉·尤季奇，托木斯克军政长官 44—46, 59

Христиерн IV 赫里斯顿四世，丹麦国王 526

Хубилай 忽必烈，十三世纪时的元朝皇帝 532, 545

Худуньту 见 Лигдан-хан 条

Хункляр 洪克里亚尔，可能指穆罕默德四世（1648—1687年），土耳其苏丹 371

Хурдуяк 胡尔杜亚克，布哈拉人，阿訇，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Хэ Хань-вэнь 何汉文，中国史学家 26

Хэ Цю-тао 何秋涛，中国史学家 26

Царь калканских 见 Конделечекур 条

Церен (князь Дугаров, Серень Солом, Солом, Цереню) 策凌（杜加尔人的王公，策凌·索洛姆·索洛姆，策凌）土尔扈特人阿尤卡的堂弟兄 437, 563

Церен (Чичен) 策伦（策臣），比苏特乌卢斯王公 79, 85

Цецен-хан Норбо (Чечен-кан, Чечен-хан) 车臣汗诺尔包（车臣汗，车臣汗），喀尔喀封建主 287, 326

Цецен-хан Очирту (Учкуртытаджи, Учорта-Чичан-хан, Учерта, Учурта-тайша, Учюрт-таджы, Учюрта, Учюрта-тайша, Учюрты-хан, Цысан-кан) 车臣汗斡齐尔图（斡齐尔图台吉，斡齐尔图车臣汗，斡齐尔图，斡齐尔图台吉，斡齐尔图台吉，斡齐尔图，斡齐尔图台吉，斡齐尔图汗，车臣汗），和硕特封建主 124—126, 150, 198, 242, 262, 265, 312, 314, 316, 404, 414, 421—423, 429, 430, 460, 461, 544, 547, 556, 560, 563

Цецен-хан Шолой Далай-Джинон (Сэ-цэн-хаган, Цецен-хан Чичин, Шолой Сэцэн-хан) 车臣汗硕鲁达赖济农（车臣汗，车臣汗奇钦，硕鲁车臣汗），喀尔喀封建主（1577—1652年）10, 542, 552, 558

Цзян Тин-фу 蒋廷黻，中国学者 26

Цзян Цзай-Хуа 江载华，翻译 25

Цысан-к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Очирту 条

Цэван Рабдан (Арантар-тайша, Рантар, Зороту) 策妄·拉布坦（拉布坦台吉，拉布坦，佐罗图）尼鲁特

的绰罗斯氏族王公 292, 314, 315, 326, 328, 330, 336, 559

Цяньлун 乾隆，清朝皇帝，年号高宗（1736—1795 年）26

Чаадаев (Чеадаев, Чеодаев) Иван Артемьевич 恰达耶夫(恰达耶夫，恰达耶夫)，伊凡·阿尔捷米耶维奇，纳雷姆军政长官，后为塔拉军政长官 146

Чаган 察罕，厄鲁特台吉，和硕特人，阿勒莱台吉的儿子 262, 266, 267, 289, 411, 460, 549, 556

Чагир 见 Цадыр 条

Чагир (Чагир-кан) 见 Лигдан-хан 条

Чадыр (Чагир, Чедыр, Чедырь) 恰迪尔(恰迪尔，恰迪尔，恰迪尔)，厄鲁特王公，喀尔丹博硕克图和策妄·拉布坦的使者 292, 314, 315, 328

Чакыр Батур (Чекыр-батур) 恰克尔巴图尔(恰克尔巴图尔)，蒙古臣民 471

Чанслер Ричард 钱斯勒·理查德，英国船长 526

Чарков 见 Чириков 条

Часакты 见 Дзасакты 条

Частиков Афанасий Михайлов 恰斯季科夫，阿法纳西·米哈伊洛夫，阿穆尔哥萨克 130, 211

Чахар-кан 见 Лигдан-хан 条

Чеадаев (Чеодаев) 见 Чаадаев 条

Чебучаков (Чебычаков) Иван Герасимов 切布恰科夫（切布恰科夫)，伊凡·格拉西莫夫，阿穆尔十人长 239

Чекен 切肯，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 548

Чекур 切库尔，“别舒特乌卢斯王公” 79, 85

Чекыр-батур 见 Чакыр-батур 条

Чень В. (V.Chen) 陈，V.，美国史学家 25

Чеон-контайша 切登珲台吉，可能指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 291, 292

Чепчеул (Чепчевул) 切普切乌尔(切普切乌尔)，王公 277, 279

Чередов Иван 切列多夫，伊凡，塔拉哥萨克头领 551

Черкасский Б. 切尔卡斯基，Б.，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545

Черкашенинов Василий Федоров 切尔卡舍尼诺夫，瓦西利·费多罗夫，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Чернеев (Черняев) Иван Борисович 切尔涅耶夫（切尔涅耶夫)，伊凡·鲍里索维奇，托博尔斯克宫署秘书官 246, 253—255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Никифор Романович 切尔尼戈夫斯基，尼基福尔·罗曼诺维奇，阿尔巴津哥萨克头领 17, 268, 269, 276, 280, 281, 287, 478—480

Черняев 见 Чернеев 条

Черонча (Чуранча, Чуронча, Чюронча) 见 Туронча 条

Черта-тайши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Чечен-кан (Чечен-хан) 见 Цецен-

хан Норбо 条

Чечен-бакши Будаш 车臣巴克士·布达什，阿勒坛汗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臣 113, 115

Чечен (Чичин)-ноян 车臣(车臣)诺颜，基柳特乌卢斯王公 79, 85

Чечигин Третьяк (Тренька, Трепка, Тришка) Ермолаев 切奇金，特列季亚克(特列尼卡·特利普卡，特利普卡)，叶尔莫拉耶夫，派往清帝国的雅库次克军役人员 11, 130—132, 138, 194, 200, 201, 203, 204

Чечигин Яков (Якушка) Первушин 切奇金，亚科夫·(雅库什卡)佩尔武申，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175, 184, 549

Чешихин Алексей 切希欣，阿列克谢伊，西伯利亚衙门书吏 324

Чжань Син-лань 张星烺，中国史学家 26, 72, 84, 92, 118, 533, 534

Чжан Сюань 章巽，中国史学家 532

Чжан Сюнь-чжун 张献忠，反满军队首领之一 551

Чжан Цзун-хэн 张宗衡，清朝官员(按：是明朝官员。——译者)，537

Чжу И-хай 见 Лу-ван 条

Чжу И-цзюнь 见 Ваньли 条

Чжу Ю-лан 见 Гуй-ван 条

Чжу Ю-сун 见 Фу-ван 条

Чжу Юй-цзянь 见 Тан-ван 条

Чжу Юй-юе 朱聿锳，唐王的弟弟 551

Чжэн Чэн-гун 郑成功，在台湾的反满队伍的领导者 551

Чигирчин-царь 奇基尔金皇帝，可能指林丹汗 112

Чинбатур-тайша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条

Чириков (Чарк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итич 奇里科夫(恰尔科夫)，米哈伊尔·尼基季奇，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282, 288, 295

Чистой (Чистово, Чистого) Аникий (Аникей) 奇斯托伊(奇斯托伊，奇斯托伊)，阿尼基·(阿尼基)，财务衙门秘书官 140, 141, 144, 165, 215, 220, 230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条

Чичен 见 Церен "князь улус Бисут" 条

Чичин 车臣，"蒙古皇帝"，可能指林丹汗 122, 123

Чогар 齐加尔·鲍金之子，卡尔梅克人 460

Чокур (Чокур-Абаша, Чокур-баши, Чокур-тайши, Чокур убаши, Чокур-убаша) 乔库尔(乔库尔-阿巴沙，乔库尔·阿巴沙，乔库尔台吉，乔库尔乌巴士，乔库尔乌巴士)，蒙古台吉 289, 311, 312, 317, 326, 330

Чорма 乔尔马，佐罗克蒂曼基兹使臣的仆人 536

Чормаметев Асдел 乔尔马麦捷夫，阿斯杰尔，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Чувак 丘瓦克，西伯利亚鞑靼毛子

543
Чулон (Чолон)-царь 丘隆(丘隆)皇帝,"蒙古汗" 104
Чуранча (Чуронча) 见 Туронча 条
Чурка Иван Федоров 丘尔卡,伊凡·费多罗夫,军役人员 210
Чэнцзу (Иунглией, Унглич, Унглис) 成祖(永乐,永乐,永乐),明朝皇帝,年号永乐(1403—1424年)410, 545, 550, 562
Чюрка 见 Чурка И. Ф. 条
Чюронча 见 Чуронча 条

Шагалаков Ермомент (Ермометка) 沙加拉科夫,叶尔莫缅特·(叶尔莫缅特卡),布哈拉人,通译 119, 120
Шаль Иоганн Адам 汤若望,德国人,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 374, 396, 405, 561
Шаманаев Юлук 沙马纳耶夫,尤卢克,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同行者 308
Шамшакан (Шемшакан) 见 Шицзу 条
Шан Юэ 尚钺,中国史学家 542
Шара Дацин Хатан Багатур (Катан-батыр) 沙拉达希·哈坦·巴嘎图尔(哈坦·巴提尔),喀尔喀封建主 289, 326, 330, 557
Шаракин (Шаранин) 沙拉金(沙拉金),蒙古人 268, 269
Шаралдай (Шаралда) 沙拉岱(沙拉尔达),满洲外交使团团长 17, 268, 269, 272, 274, 275, 277, 279, 283
Шарапов Степан 沙拉波夫,斯捷潘,财务衙门秘书官 252, 258
Шарыгин Андрей 沙雷金,安德列,军役人员 95, 96
Шастина Н. П. 沙斯季娜,Н. П.,苏联史学家 27, 121, 525, 530, 537, 541, 542, 548, 552, 556—559
Шах Джахан 沙赫贾汗,印度皇帝 168
Шахмаметов Елок 沙赫·马麦托夫·叶洛克,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 292
Шаховской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沙霍夫斯科伊,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公爵,托木斯克军政长官 99, 536
Шевырев Иван Афанасьевич 舍维列夫,伊凡·阿法纳西耶维奇,托博尔斯克官署秘书官 99
Шеньцзу 见 Сюань Е 条
Шеньцзун 见 Ваньли 条
Шереметев 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Меньшой 舍列麦捷夫,彼得·瓦西利耶维奇·缅绍伊,大贵族,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518—520
Шеремете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舍列麦捷夫,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大贵族,团队长官 60, 61, 63, 64, 69, 529
Шидишири Батур (Баг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西第什里·巴图尔(巴加图尔)珲台吉,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兄弟 309, 310, 558
Шилгиней (Шилгин) 希尔基涅伊(希尔金),达翰尔酋长 127, 133

Шиловцов Иван 希洛夫佐夫，伊凡，皇库宣誓公务员 305
Широн (Широнка) 希隆(希隆卡)，鄂温克人 212
Шицзу (Алак-Батур-хан, Лак Батур-кан, Фулинь, Шамшакан, Экчдажан) 世祖(阿拉克巴图尔汗，阿拉克巴图尔汗，福临，沙姆沙康，埃克奇达让)，清朝皇帝，年号顺治(1644—1661年) 11, 12, 130—139, 145, 148, 150, 165, 166, 199, 200, 216, 227, 232, 393, 542, 543, 550, 553—555, 562
Шмидт Иоганн 史密特，约翰，瑞典大臣 65, 71
Шмонин Лука 什莫宁，卢卡，随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65
Шолой Сэцэн-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Шолой Далай Джинон 条
Шолой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见 Алтын-хан Шолой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条
Шорохов Тимофей 绍罗霍夫，季莫费伊，列入《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 215
Шпилькин 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什皮利金，瓦西利·格里戈里耶维奇，托木斯克官署秘书官 282
Шубин 舒宾，"王公，希罗卡尔加城长官" 81, 87
Шуйский 见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Шуйский 条
Шуликэ 搠力克，蒙古王公 539
Шульгин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舒利金，瓦西利·帕夫洛维奇，帕维尔·舒利金的儿子 519
Шульгин Павел Яковлевич 舒利金，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叶尼塞斯克专差军役人员，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 355, 419, 479, 480, 482, 483, 485—487, 490—492, 499, 516, 518, 519, 563
Шунков В. И. 顺科夫，В. И.，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27
Шуньчжи-хан 见 Шицзу 条
Шэнцзу 见 Сюань Е 条
Шэньцзун 见 Ваньли 条

Щебенков В. Г. 谢宾科夫，В. Г.，苏联史学家 28
Щепёткин Семен (Семейка) 谢皮奥特金，谢苗·(谢苗卡)，哥萨克骑兵 8, 104, 105, 538
Щербатов (Щербатово, Щербатой)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谢尔巴托夫(谢尔巴托夫，谢尔巴托夫)，伊凡·费多罗维奇，公爵，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282, 288, 295
Щипунов Гаврила 希普诺夫，加夫里拉，达斡尔军役人员 203
Щипунов Иван 希普诺夫，伊凡，军役人员 194

Экчдажан 见 Шицзу 条
Элхе-Тайфань 见 Сюань Е 条
Энгельс Ф. 弗·恩格斯 13
Эрдени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见 Ба-

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条

Юдин Андрей 尤金·安德列，商人 64

Юдин Иван Афанасьевич 尤金，伊凡·阿法纳西耶维奇，商人 64

Юдин Никита Ефимович 尤金，尼基塔·叶菲莫维奇，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301, 302

Юй Юань-ань 余元盦，中国史学家 29

Юнахач (Юнакап, Юнокач) 尤纳卡奇(尤纳康、尤纳卡奇)，鄂尔多斯国皇帝 81, 87, 530

Юни Ф. Л. 尤尼，Ф. А.，收藏家 262, 311

Юнлэ 见 Чэнцзу 条

Юрганов Яков 尤尔加诺夫，亚科夫，列入《立陶宛兵册》，陪同尼·加·斯帕法里出使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 465

Юрукту Манчи (Зороктымангиз) 尤鲁克图曼奇(佐罗克蒂曼基兹)，毕力克图喇嘛的使臣 536

Юрчей 尤尔切伊，蒙古人 268, 269

Юрьев Ефим (Ефимьев) Родионович 尤里耶夫，叶菲姆(叶菲米耶夫)·罗季奥诺维奇，外务衙门秘书官 221, 231, 232, 257, 258

Юрьев Иван 尤里耶夫，伊凡，军役人员 64, 193

Юрьев Иван (Золотарь Иван) 尤里耶夫，伊凡·(佐洛塔里·伊凡·)，希腊人，首饰商，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参加者 321—323, 346

Юрьев Илья 尤里耶夫，伊利亚，商人 64

Юрьев Николай (Микулайка) 尤里耶夫，尼古拉·(尼古拉伊卡)，军役人员 205, 210

Юстин 见 Панфилов Устин 条

Яган 见 Ган Ян 条

Яган 雅甘，王子，丹麦国王赫里斯顿四世的兄弟 40, 41, 526

Яков 见 Тухачевский 条

Яковлев Еким (Яким) 亚科夫列夫，叶基姆·(叶基姆)，军役人员 235

Яковлев Кирилл Аристархович 亚科夫列夫，基里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 259, 260, 267—269, 299—301, 304, 309, 520, 521

Яковлев Степан (Стефан) 亚科夫列夫，斯捷潘·(斯捷潘)，军役人员 482, 519

Яковлева И. Т. 雅科夫列娃，普·季.，苏联史学家 15, 27, 534, 542, 557

Якорей 见 Янорей 条

Якуб 见 Иакон I 条

Якубов К. 亚库博夫，K.，俄国史学家 64, 71, 529

Ялынов Никита 亚利佐夫，尼基塔，火枪兵头领 199

Ялычев Бурнаш 亚雷切夫·布尔纳什，哥萨克头领 22, 23, 535

Ян III 扬三世，波兰国王 343

Янорей (Якорей) 亚诺列伊、亚科列伊)，达斡尔酋长 133

Ярыгин Матвей 亚雷金，马特威，军役贵族 281
Ярыжкин (Ярышкин) Петр 亚雷日金(亚雷日金)，彼得，托博尔斯克鞑靼族军役人员头领费·伊·巴伊科夫的信使 12, 13, 141, 146—151, 178, 214, 215, 217, 249, 251, 252, 271, 544, 550, 554, 556
Яшкеп 亚什克普，卡尔梅克人 198

地名索引

Абакан, р. 阿巴根河 49,79, 85,530

Абаканский острог 阿巴根寨 525

Абасбейдерык 见 Бендер-Аббас

Абасбендерук 见 Бендер-Аббас

Аблайкит (Аблай-хит), г. 阿勒莱基特(阿勒莱基特)城 547

Аблайкитка 见 Бешка

Аблаевы улусы 阿勒莱的乌卢斯 151, 197, 265—267, 289, 292, 326, 330, 551, 559

Абуга, р. 阿布加河,托博尔河的支流 174

Ага (Айга), р. 阿加(阿加)河 486

Аглинская земля (Аглин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тво) 见 Англия

Агра, г. 亚格拉城,在印度 489

Адаур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Даури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 阿塞拜疆 526

Азия (Асия) 亚洲(亚洲) 9, 25,27, 33, 466, 534, 535, 547, 548

Азия Средняя 亚洲中部 5, 527, 528, 530, 531, 546, 550

Аз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中亚 24, 532

Азия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东南亚 532

Айбуга, ур. 艾布加天然界 548

Айга 见 Ага

Айгунь, р. 瑷珲河 560

Акбазар 见 Базарка

Алатай (Алатая), р. 阿拉泰河 289, 557

Алачей (Алач), р. 阿拉切伊(阿拉奇)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1

Албазин (Албазинский, Олба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г. 阿尔巴津(阿尔巴津寨)城 11, 14, 18, 19, 20, 24, 139, 239, 268, 269, 271, 276, 280, 326, 327, 330, 331, 353—355, 358, 373, 380, 417, 433, 449, 454, 477—480, 483, 486, 490—494, 498, 499, 506, 508, 515, 517

Албашный острог 阿尔巴什寨 545

Алгунат (Алгунацкая земля) 阿尔古纳特(阿尔古纳特地区),蒙古乌卢斯 79, 85

Алдан (Олдан), р. 阿尔丹河 (阿尔丹河),勒拿河的支流,9, 10, 327

Алекма 见 Олекма

Алекм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Олекм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Алтай (Алтайское нагорье), горы 阿尔泰山脉(阿尔泰高原) 546, 548

Алтай Монгольский 蒙古阿尔泰山 525, 548, 552, 558

Алтай Южный 南阿尔泰山 548

Алтайское нагорье 见 Алтай

Алтын-хано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ангай, Канган Мулгун, Кангинская земля) 阿勒坛汗国(坎盖,坎

盖穆尔贡，坎盖国），西蒙古国家的联合组织 111, 121
Алтышар 见 Кашгария
Америка (Новый Свет) 美洲（新大陆） 488
Америка Северная 北美洲 25, 488
Амой, г. 见 Макао, г.
Амстердам, г. 阿姆斯特丹城 559
Аму-Дарья (Дарья), р. 阿穆河（达里亚河） 489
Амур (Кфентунг Маму, Омур, Сахаляньула, Харамурэнь, Хейлунцзян, Хуньтунцзян, Хэйхэ), р. 阿穆尔河（混同江，马穆，阿穆尔，萨哈连乌喇，哈拉木伦，黑龙江，混同江，黑河）9—16, 19—21, 26, 32, 33, 35, 126, 128—130, 132—135, 138, 139, 145, 148, 150, 192—197, 199, 203, 205—214, 238—242, 268, 281, 287, 326, 327, 330, 351, 354, 358, 360, 373, 380, 404, 417, 433, 434, 449, 454, 473, 487, 491—493, 498, 499, 507, 508, 512, 514, 515, 517, 533—535, 541—543, 552, 555, 559, 561
Амур Желтый 见 Шарамурэнь
Амурское море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Анарабат 见 Хайдарабад
Ангара, р. 安加拉河 9, 124, 260, 350, 480, 481, 533
Англия (Аглин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тво, Аглинская земля, Великая Британия) 英国（英吉利王国，英吉利国，大不列颠） 31, 40, 41, 42, 62—64, 66, 68—70, 526, 529
Андреева деревня 见 Эндери
Андреевское (Ондреевское) оз. 安德列耶夫（安德列耶夫）湖 199
Апиан, "пролива морская" 阿皮安（海峡）（正文为 Аппан.—译者） 488
Апония (Аппония) 见 Япония
Аргунская (Арганская, Аргуцкая) земля 额尔古纳地区（额尔古纳地区，额尔古纳地区） 109, 113, 116, 538
Аргунь (Аргун, Аргуня, Оргуня), р. 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 209—212, 214, 273, 283, 309, 326, 330, 351—354, 453, 456, 487, 492, 493, 533, 557
Аргуцкая земля 见 Аргунская земля
Ардебиль (Ардевиль), г. 阿尔德比勒城（阿尔德比勒城），在波斯 490
Аркарка, р. 阿尔卡尔卡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1, 546
Аремзянская вол. Тобольского у. 托博尔斯克辖区的阿列姆江乡 348
Армения 亚美尼亚 526
Архангельск (Архангильский город, Арханьильская пристань), г. 阿尔汉格尔斯克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阿尔汉格尔斯克码头） 42, 64, 320, 352, 488, 489, 493, 534
Асия 见 Азия
Аскиз (Аскис), р. 阿斯基兹河（阿斯基兹河） 49
Астрахань (Астарахань, Астороxань), г. 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 64, 66, 345, 414, 420,

423, 430, 489, 490, 525, 540, 543, 551
Атмас, р. 阿特马斯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1, 546
Африка 非洲 27, 33
Ачаир (Ачаер), р. 阿恰伊尔(阿恰伊尔)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1, 546
Ача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город) 阿枪寨(城) 11, 135, 137
Ачанский (Ачаньский) улус 阿枪乌卢斯(阿枪乌卢斯) 555
Аялынская вол. 阿亚伦乡 146

Багдагай, царство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Багдад, г. 巴格达城 526
Базарка (Акбазар, Бахарка, Кбазар), р. 巴扎尔卡(阿克巴扎尔卡，巴扎尔卡，巴扎尔卡)河 289, 326, 330, 557
Байкал (Байкаловское море), оз. 贝加尔湖(贝加尔湖) 9, 32, 122, 124, 125, 142, 194, 196, 207, 260, 304, 305, 326, 330, 350, 457, 477, 479—481, 484, 486, 487, 518, 533, 539, 541, 542
Байхэ, р. 白河 531, 561
Байшин, г. 板升城(在蒙古) 79, 85
Баку, г. 巴库城 42
Балага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巴拉甘斯克寨 350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5
Балх, г. 巴尔赫城，中亚细亚巴欣汗国的首都 489
Баньцзунь 邦均，地方名(在河北省蓟县附近。——译者) 561
Барабинская (Бараба) вол. 巴拉巴乡(巴拉巴) 262, 347, 460
Баргузинский (Барбузинский, Бербу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巴尔古津寨(巴尔古津寨，巴尔古津寨) 299, 305, 468, 477, 487, 488, 564
Баргузин, р. 巴尔古津河 124
Барим-гол, р. 巴林河，雅鲁河的支流 560
Бахарка 见 Базарка
Башка 见 Бешка
Баян 见 Сюаньхуафу, г.
Баянсумэ (Баян-Сум, Баян-Суму) 见 Сюаньхуафу
Безджин 见 Пекин
Бейпин 见 Пекин
Бейцзин 见 Пекин
Бека 见 Бешка
Бекша 见 Бешка
Беленю, р. 别列纽河 124
Белое море 白海 61, 526
Белые Воды 白水河，额尔齐斯河的岔河 171, 172, 182, 183, 325, 329, 546
Белый город 见 Чаньин
Бендер-Аббас (Абасбейдерык, Абасбендерук, Бендер-Абасы), г. 本得阿巴斯(阿巴斯本得，阿巴斯本得，本得阿巴斯)城, 489, 490
Бендерь-Сурет 见 Сурат
Бербу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Баргу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Березов, г. 别列佐沃城 254
Берингов пролив 白令海峡 9
Беска 见 Бешка
Бешка (Аблайкитка, Башка, Бека,

Бекша, Беска), р. 别什卡(别什卡, 别什卡, 别什卡, 别什卡, 别什卡)河, 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3, 181—183, 191, 325, 326, 329, 330, 547
Бешкуль 别什库利 198
Бешут 别苏特, 蒙古乌卢斯 79, 85
Бизин 见 Пекин
Бисут 比苏特, 蒙古乌卢斯 79, 85
Биргамакская слоб. 比尔加马克自由村 546
Богдагай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Богдогой, г. 博格德城 541
Богдоева (Богдой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Богдо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Большая заимка 鲍利沙亚村 484, 485
Большая Орда 见 Ногайская Большая Орда
Большая река 见 Хуанхэ
Большие Ногаи (Большой Ногай) 见 Ногайская Большая Орда
Большое море 见 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
Большое соляное, оз. 见 Ямыш
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 (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ский город) 见 Пекин
Большой Хинган, хр. (Каргачин, Китайский хр., Таргачинский хр., Таргачин, Торгочинский хр.) 大兴安岭(托尔果钦, 中国岭, 托尔果钦岭, 托尔果钦, 托尔果钦岭) 353, 354, 359, 361, 364, 434, 456, 494, 499, 516, 557, 560
Борогойская вол. 鲍罗戈伊乡 281
Боронталы 见 Тибет
Боротала-Барун-тола (Боронталы, Боротала) 见 Тибет
Борохото, г. 鲍罗浩特城 560
Боршовка, р. 鲍尔绍夫卡河 350
Бохайский залив 渤海湾 531, 534
Брат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Верхоленский Братский острог
Братские (Браты, Брацкие) земли 勃腊茨克(勃腊茨克, 勃腊茨克)地区, 布里亚特人的居住区 84, 90
Буир-Нур, оз. 贝尔湖 565
Буйнак, сел. 布伊纳克村, 在里海的西岸 490
Букей (Букея, Букуй, Наун, позднее-Цицикар, Чичикар), дер. 卜奎村(卜奎, 卜奎, 脑温, 以后为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 17, 195, 352, 353, 355—359, 368, 370, 373, 375, 377, 380, 382, 384, 414, 415, 423, 431, 433, 434, 438, 439, 442, 448, 450—452, 490—492, 494—497, 499, 500, 503, 512, 517, 520, 543, 557, 558, 560, 564
Булган (Булуган), р. 布尔根河(布尔根河), 乌伦古河的支流 289, 552, 558
Булуган 布鲁干, 地方名 183
Бурятия 布里亚特 534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ая АССР 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541
Бухара (Бухарские земли, Бухар-

ское ханство), г. и ханство 布哈拉(布哈拉国, 布哈拉汗国), 城和汗国 52, 54, 80, 81, 83—85, 93, 120, 188, 191, 198, 243, 305, 312, 317, 326, 330, 488, 531, 540, 556
Бучен, р. 布钦河(疑为锦州附近的乌忻河。——译者) 137
Бэйпинфу 见 Пекин

Вагай, р. 瓦盖河, 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1, 545
Вагайская дуга 瓦盖弧形地, 瓦盖河河口下游地带, 额尔齐斯河河曲 545
Вагайский острог 瓦盖寨 545
Великая Британия 见 Англия
Великая река 见 Сунгари
Верхний Шилский острог 上石勒喀寨 235
Верхоленский Братский (Братцкий, Брацкий) острог 韦尔霍连斯克寨(勃腊茨克, 勃腊茨克寨) 124, 196, 207, 303, 350
Верхоманское зимовье 韦尔霍曼过冬地 282
Верхотурье, г. 韦尔霍图里耶城 169, 253, 255, 318, 346
Вилюйский волок 维柳伊斯克通道 9
Волга, р. 伏尔加河 42, 43, 63, 66, 68, 430, 529
Вологда, г. 沃洛格达城 248, 346
"Волоская" земля "沃洛斯卡娅"地区 472
Восточная Индия 见 Индия Восточная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见 Сибирь Восточная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见 Туркестан Восточный
Восточное океанское море 东洋海, 可能指鞑靼海峡或鄂霍次克海(见该条)
Вэйхэ (Хэйхэ), р. 卫河(海河) 531

Галандия (Галанские земли, Галанские Статы) 见 Голландия
Гайтимур, р. 加集木尔河 351
Ган (Гань), р. 根河(根河) 283, 326, 330, 351—354, 358, 456, 478, 479, 493, 498, 499, 557
Гаус 见 Гуйсуй, г.
Гиляцкая (Гилятцкая) земля, район поселений нивхов 基利亚克(基利亚克)地区, 尼福赫人居住区 192, 200, 203, 204, 212, 240, 555
Гирин, г. 吉林城 11
Гирют (Гирюк) 基柳特(基柳特), 蒙古乌卢斯 79, 85
Голландия (Галандия, Галанские земли, Галанские Статы) 荷兰(荷兰, 荷兰国, 荷兰联邦) 160, 180, 374, 417
Гоном, р. 戈诺姆河 10
Горская земля 果尔斯克地区 42
Готэк (Синяголь), р. 戈泰克河(西尼亚郭勒) 362, 557, 560
Грузия (Иверские земли) 格鲁吉亚(伊维利亚地区) 128, 129, 132,

156, 165, 223, 226, 228, 233, 332, 337
Грузия Восточная 东格鲁吉亚 526
Гуандун 广东，中国的省 550, 551
Гуаяси 广西，中国的省 551
Гуань-ань-чен 见 Турфан
Гуаньгоу, ущелье 关口，峡谷 531
Гуаньдун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Южная
Губэйкоу, г. 古北口，城市 564
Гуанчжоу (Кантон), г. 广州市（广州）551, 552, 561
Гуйгударов, г. 古伊古达尔城 11, 134
Гуйсуй (Гаус), г. 归绥城（归绥）460, 563
Гуйчжоу, г. 贵州，中国的城和省名551
Гурьев (Яик, Яицкий городок), г. 古里耶夫（亚伊克，亚伊克镇）城 489, 490

Даду 见 Пекин
Дабует-Дабусун, оз. 达布耶特达布松湖 548
Далай 见 Сапгин-Далаи-Нур
Далан-Карагай 见 Долон-Карагай
Далмацкая земля 达尔马茨卡亚地区 65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远东 25—27, 533, 534
Дарья 见 Аму-Дарья
Датун 大同，中国的地区 537, 539
Даурия (Адаурская земля, Даур, Дауры, Даурские, Ново-Даурские земли, Одаурская земля) 达斡尔（达斡尔地区，达斡尔，达斡尔，达斡尔地区，新达斡尔地区，达斡尔地区），在远东地区 9, 12, 14—16, 34, 126, 128, 130—132, 137—139, 145, 148, 150, 187, 192, 195, 199—201, 203—206, 209, 211, 227, 229, 235—237, 240, 241, 281, 283, 284, 287, 301—305, 326, 330, 350, 466, 473, 476—477, 480—482, 485, 486, 514, 542, 554, 564
Даурские остроги 达斡尔城寨 460, 461, 474, 475, 479, 483, 485
Двина Северная, р. 北德维纳河 526
Дели (Женабат), г. 德里（热纳巴特）城，印度的城市 489
Демьянский ям 达米亚诺夫驿站，托博尔斯克辖地的驿站 348, 349, 466, 468
Дербент (Дербень), г. 杰尔宾特（杰尔宾）城，杰尔宾特汗国的首都 42, 490
Джадамбынгол (Джадун, Дзадун, Дзадуня, Задун, Задунай), р. 扎丹本河（扎登，扎登，扎登，扎登，扎登），海拉尔河的支流（疑为免渡河。——译者）283, 326, 352—354, 356, 557, 560
Джунгарское (Джунгария) ханство 准噶尔汗国（准噶尔）540, 544, 548
Джадун 见 Джадамбынгол, р.
Джиты-арал 见 Черга, р.
Дзадун (Дзадуня) 见 Джадамбынгол, р.
Дзандан, с. 赞丹镇 359
Диарбекир, г. 季阿尔别基尔城 526

Динчжоу, г. 汀州城 550
Днепр, р. 第聂伯河 501
Доброе, с. 多勃罗耶村 430
Долдойский улус 多尔多伊乌卢斯 212
Долон (Доло, далан)-Карагай 多隆(多隆, 多隆)-卡拉盖, 额尔齐斯河的渡口 172, 182, 325, 329, 551
Дунай, р. 多瑙河 364, 466, 472
Дунбэй 见 Кита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Дучер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Дючерская земля
Дцонму-дун, р. 宗穆顿河, 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3
Дэлгэр-Мурэн, р. 德勒格尔木伦河 533
Дэшэнпу 得胜堡, 大同附近的地方名 538, 539
Дючерская (Дучерская, Дючеры, Жучерская) земля 久切尔地区(久切尔地区, 久切尔, 久切尔地区) 136, 192, 194, 200, 203, 204, 209, 235, 240, 241, 555

Европа 欧洲 8, 13, 24, 191, 401, 466, 532, 560, 566
Европа Западная 西欧 31
Елденев улус 叶尔坚的乌卢斯 289
Енба 见 Эмба
Ен-куль (Енкула, Енкуль, Энкуль), р. 延库利河, 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2, 182, 325, 329, 551
Енисей (Енисея, Енися), р. 叶尼塞河(叶尼塞河, 叶尼塞河) 9, 49, 62, 63, 124, 236, 305, 350, 472, 476, 480, 525, 529, 533
Енисейск (Новый Енисейский) 叶尼塞斯克寨(新叶尼塞斯克)9, 10, 62, 96, 122, 124, 236, 238, 240, 259—261, 299, 300, 303—305, 309—311, 324, 326, 330, 347, 350, 357, 457, 458, 460—463, 468—476, 478, 479, 481, 482, 486, 487, 488, 490, 520
Енисейский, у. 叶尼塞斯克县 305
Епонский остров 见 Япония
Еравня 叶拉夫尼亚, 达斡尔的城寨 351, 485
Ермакова перекопь (Тескер) на Иртыше 额尔齐斯河上的耶尔马克横断沟 171, 545
Ерусалим (Ерусалим) 见 Иерусалим
Есета (Есуга) 见 Есе, р.
Есе (Есета, Есуга), р. 耶斯佩河(耶谢塔, 耶谢塔) 289, 558
Ешуб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Ешубинская земля) 叶乌舒宾国(叶乌舒宾国) 102
Ея, р. 耶亚河

Железн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Шар, г.
Желтая Мунгалия 见 Халха
Желтое (Хуанхай, Чермное,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黄海(黄海, 黑色的海, 黑海) 83, 84, 89, 532—534
Желтое озеро 见 Шаранор
Желтое (Жолт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Хал-

ха
Желтые Мугалы 见 Халха
Женабат 见 Дели
Жучер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Дючерская земля

Забайкалье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 后贝加尔（后贝加尔边区）9, 24, 278, 492
Задун (Задунай) 见 Джадамбынгол
Зайсан (Кизылбаш, Кызыльбаш, Ясак), оз. 斋桑湖（基齐尔巴什，基齐尔巴什，亚萨克） 183, 325, 329, 547, 548, 551, 557
Зайсанская равнина 斋桑平原 547
Западная Европа 见 Европа Западная
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见 Монголия Западная
Зея (Зия), р. 结雅河（结雅河） 9, 10, 134, 138, 192, 195, 201, 239, 241, 242, 269, 281, 327, 358, 491, 492, 498, 507, 508, 517
Зия 见 Зея

Япония 见 Япония
Иверские земли 见 Грузия
Иерусалим (Еросалим, Ерусалим), г. 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116
Илим, р. 伊利姆河，安加拉河的支流 9
Илимский волок 伊利姆通道 301, 303
Илимский острог 伊利姆斯克寨 240, 269, 282, 301—304, 326, 327, 330
Илчиган (Илчигин) 伊尔奇甘（伊尔奇甘），蒙古的乌卢斯 79, 85
Ильинская слобода 伊利英自由村 350
Индия (Инде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ндея) 印度（印度国，印度） 12, 14, 18, 40, 42, 43, 60—62, 64, 66, 116, 161, 162, 202, 243, 332, 344, 476, 488, 489, 525, 526
Индия Восточная 东印度 41, 42, 60—63, 94, 488, 526, 527
Индонезия 印度尼西亚 551
Иньчжоу 见 Телинсянь
Ипатье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伊帕季耶夫修道院 535
Иран 伊朗 526
Иргенский, г. 伊尔肯斯基城 470
Иркеть 见 Яркенд
Иркут (Иркута), р. 伊尔库特（伊尔库特）河 124, 457
Иркутский острог 伊尔库次克寨 259, 261, 262, 311, 350, 457, 470, 480, 481, 484, 563, 565
Иртыш 额尔齐斯河、鄂毕河的支流 13, 171—174, 181—183, 191, 289, 325, 329, 342, 348, 349, 462, 464, 466, 489, 543, 545—548, 551, 552
Ихэ-Дэзрэн-Гол, р. 大德伦河 564
Ишам, р. 伊沙姆河 198
Ишим, р. 伊施姆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44, 54, 171
Ишимский острог 伊施姆寨 171,

545
Июс, р. 尤斯河 49

Кабан-Гасун (Кабал-Касун, Кабан-Гусан) 卡班加松(卡班加松,卡班加松), 天然界, 在额尔齐斯河的左岸 172, 182, 546, 551,

Кабарда (Кабардинские земли) 卡巴尔达 (卡巴尔达国), 北高加索的一个公国 42, 128, 132, 156, 165, 223, 226, 228, 233, 332, 337

Кабзин, сел. 卡勃津村 490

Кабул (Кабала, Кабыла) 喀布尔(喀布尔,喀布尔),十七世纪时印度边境城市,位于喀布尔河岸,现在为阿富汗首都 491

Кабыла (Кабала) 见 Кабул

Кага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Хота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азань, г. 喀山城 525

Казахская ССР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528

Казаский старший жуз (Казачья Орда, Казахское ханство, Казацкие земли, Казачья Большая Орда, Тон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哈萨克大帐国(哈萨克帐国、哈萨克汗国,哈萨克地区,哈萨克大帐国,托平国) 48, 49, 55, 59, 65, 71, 93, 120, 528

Казахское ханство 见 Казахский старший жуз

Казацкие земли 见 Казахский старший жуз

Казачья Большая Орда 见 Казахский старший жуз

Казыев улус 见 Ногайская Малая Орда

Кай (Кай-городок), г. 凯城(凯镇) 248, 346

Кайлар (Калар, Каларь, Койлар), р. 海拉尔河(海拉尔河、海拉尔河、海拉尔河), 额尔古纳河的支流 273, 283, 326, 330, 352—354, 456, 493

Кайма, дер. 凯马村 460

Кайюань, г. 开原城 533

Калбазунская (Калбазун, Калбасун) башня 卡尔巴宗(卡尔巴宗,卡尔巴宗)塔, 在额尔齐斯河左岸 325, 329

Калбалык 见 Пекин

Калга 见 Халха

Калган 见 Чжанизякоу

Калгуйские улусы 见 Халха

Калка 见 Халха

Калка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Халха

Калма камень 卡尔马山, 山岭的支脉 172, 173, 547

Калмыки Белые и Черные 见 Калмыцкая земля

Калмыцкая (Калмытцкая, Калмыки Черные и Белые, Колмаки, Колмацкая, Калмыцкие улусы) земля 卡尔梅克国(卡尔梅克国,黑卡尔梅克和白卡尔梅克国,卡尔梅克国,卡尔梅克国,卡尔梅克乌卢斯) 44, 49, 50, 52—54, 61, 65, 67, 69—71, 83, 89, 99, 109, 119, 120, 146, 149, 183, 199, 217—221, 231, 245, 250,

251, 266, 430, 528
Камень 见 Ляоси
Камень 见 Сауру
Камчатка 堪察加半岛 532, 534
Камчатское море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Камыл 见 Хами
Камчига 见 Кемчик
Камышлов, р. 卡梅什洛夫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1, 546
Канбалык 见 Пекин, г.
Кангай 见 Алтын-хано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анган Мулгун (Кангин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Алтын-хано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антегир (Кантери) 坎捷基尔(坎捷基尔)，叶尼塞河的支流 49
Кантери 见 Кантегир
Кантон 见 Каунчжоу, г.
Капка 见 Чжанцзякоу
Кара-Кучир 卡拉-库奇尔，切尔嘎河东上源 173, 548
Карабат 见 Хайдарабад
Карагай, ур. 卡拉盖天然界 460, 560
Каракум 卡拉库姆 543
Каракчи 见 Южный Китай
Каратал (Куротал), р. 卡拉塔尔河(卡拉塔尔河)，鄂毕河的支流 84, 90, 533, 534
Каратунь, р. 卡拉通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2, 182
Карбуга (Карбугай), р. 卡尔布加(卡尔布加)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2, 182
Каргачин(ы) 见 Большой Хинган
Каспийское (Каспий) море 里海(里海) 529
Катым, р. 卡蒂姆河 327
Каурдацкий 见 Коурдакский острог
Кашан (Кашань), г. 卡善城(卡善)，在波斯 490
Кашгария (Алтышар) 喀什噶尔，在东土耳其斯坦 530
Кбазар 见 Базарка, р.
Кедцкий (Кетц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Кецкий острог
Кедь 见 Кеть
Кемчига — 见 Кемчик
Кемчик (Камчига, Кемчига, Кемчика, Кимчик, Кимчин), р. 克姆奇克河(克姆奇克，克姆奇克，克姆奇克，克姆奇克，克姆奇克，克姆奇克)叶尼塞河的支流 49, 79, 85, 103
Кермине, г. 克尔米涅城 556
Кесь 见 Тес-Хем
Кеть (Кедь), р. 克特河(克特河)，鄂毕河的支流 349, 350, 468, 472, 474, 475, 529
Кецкий (Кетцкий, Кедцкий) острог 克特(克特，克特)寨 95, 326, 330, 350, 461, 468
Кея 见 Кия
Кизилбаш 见 Персия
Кизылбаш (Кызыльбаш) 见 Зайсан
Кизылбаш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изилбаш) 见 Персия

Килька, р. 基利卡河 142
Киндигирский городок 金季基尔镇 281
"Кирбицкая землица" (Кирбицы) 基尔比茨地(基尔比茨地) 92
Киргиз, р. 吉尔吉斯河 85
Киргизская (Киргиз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иргизы, Киргизская земля), земля 吉尔吉斯国 (吉尔吉斯国, 吉尔吉斯, 吉尔吉斯国), 39, 40, 45, 46, 48, 49, 61, 65, 69, 79, 98, 99, 103, 109, 530
Китай (Богдо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итайская земля, Китай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Китайская страна,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Никанская земля, Никонское царство, Поднебесная империя, Хина,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中国(博格德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明帝国, 尼堪国, 尼堪王国, 天朝帝国, 清国, 清帝国) 5—14, 16, 17—19, 22—35, 39—45, 48—50, 52, 54—64, 66—72, 78, 79, 81, 83—87, 89—109, 111—118, 120—126, 135, 137, 139, 141—153, 156, 160—162, 164, 165, 167—169, 173, 175, 179—184, 187—192, 194, 196, 198—200, 202, 204, 206, 214—234, 236, 242—267, 270, 271, 273—276, 278—280, 282—291, 293—298, 300, 302—312, 314—337, 339—350, 354, 357, 360, 362, 365, 371, 372, 374, 379, 381, 383, 388, 391—393, 395, 403, 405, 407, 412—416, 420, 421, 423, 425, 428, 430, 432, 434, 439, 440, 445, 447, 449, 454, 456, 457—463, 465—492, 494, 498, 500, 505, 512—514, 518—520, 525—542, 544—555—566
Китай Северный 华北 10, 24, 532, 546, 548, 549, 551, 560
Кита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Дунбэй) 中国的东北(东北) 542, 560
Китай Южный (Карачи, Старый Китай) 华南 (卡拉奇旧中国) 125, 187, 189, 532, 542
Китай, г. 见 Пекин
Китай, оз. 中国湖 526
Китайский город 见 Пекин
Китайский хр. 见 Большой Хинган
Китайское море 中国海 487
Кия (Кея), р. 基亚河, 楚累姆河的支流 49
КН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6, 29, 271
Кызыльбаш 见 Зайсан
Кобок, р. 科鲍克河 548
Кобук Джаир 见 Кубак-Саре
Койлар 见 Кайлар
Кокотон (Кококотан, Кокутон) 见 Хух-Хото
Коли, р. 科利河, 科尔盖河的支流 361
Колмаки 见 Калмышкая земля
Колмацкая земля 见 Калмыцкая земля
Ко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г. 君士坦丁堡，城市（现名为伊斯坦布尔。——译者）564
Контайшин городок 见 Урга
Коргей (Корга), р. 科尔盖河（科尔加河）360—362, 452, 560
Корейский пролив 朝鲜海峡 534
Корея 朝鲜 6, 527, 532
Коркот, р. 科尔科特河 364
Корчеевская лука 科尔切耶夫河湾 241
Кскун, дер. 克斯孔乡 348
Косогирское зимовье (Косогирский острог) 科索基尔过冬地（科索基尔寨）212
Косогол 见 Хубсугул, оз.
Косогор 见 Хубсугул, оз.
Косогорский улус 库苏乌卢斯 240
Кострома, г. 科斯特罗马城 535
Коурдакская вол. 科乌尔达茨基乡 545
Коурдакский (Каурдацкий, Коурдак) острог 科乌尔达茨基（科乌尔达茨基，科乌尔达克）寨 71, 545
Красное село 红村 358
Красноярск (Красный Яр), г.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克拉斯诺亚尔）城 9, 472
Кримская страна 见 Крымское ханство
Крым, г. 见 Пекин
Крымское ханство (Крымская страна, Крым) 克里木汗国（克里木国，克里木）5, 61
Кубак-Саре (Кобук Джаир, Кубак Зара, Кубаксар), ур. 库巴克-萨列（库巴克萨列，库巴克萨列，库巴克萨列）天然界 548
Кузнецкая земля (Кузнецы, Кузнецкая вол.) 库兹涅茨克地区（库兹涅茨克，库兹涅茨克乡）45
Кузнецкий острог 库兹涅茨克寨 95
Кукей 见 Хухей-хан
Кукунор, оз. 青海湖 541
Кукунор, пров. 青海省 530
Куленга, р. 库连加河 117
Кулха 见 Сунгари, р.
Кум (Кума), г. 古姆城（古姆城），在波斯 490
Кумарский (Комарский, Усть-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呼玛尔寨（呼玛尔寨，乌斯季呼玛尔寨）14, 19, 205—207, 209—211, 239, 241, 373, 557
Кум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库明斯克寨 240
Кумытцкая земля (Кумыки) 库梅茨克地区（库梅基），高加索的一个地区 42, 490
Кунда 见 Унда, р.
Куптуг 库普图格 124
Курга, р. 库尔加河 213
Курдистан 库尔德斯坦 526
Кускенде, оз. 库斯肯杰湖 281
Кута, р. 库塔河 9
Кутан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Хота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
Кучицкий (Кучитцкий) острог 库奇基（库奇基）寨 488
Кфентунг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Южная

Кфонтунг 见 Амур
Кызыл-чилик, котловина 克兹尔-奇利克，盆地，切尔嘎河的发源地 547
Кясь 见 Тес-Хем

Лабе, г. 拉贝城 136
Лаб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Тибет
Лавкаев острог (улус) 拉夫卡伊寨(乌卢斯) 117, 281
Лавца, р. 拉夫查河 529
Лагур 见 Лахор
Ладожское оз. (Ладога) 拉多加湖(拉多加) 529
Лайюанбао 来远堡，在张家口的一个堡 531
Ламское море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Лахор (Лагур), г. 拉合尔城，在印度(现在巴基斯坦) 489
Леаонхо, р. 见 Ляохэ, р.
Ледовитый океан (Леденое море, Северное и Леденое море) 北冰洋(北冰洋，北冰洋) 466, 488, 526
Лена, р. 勒拿河 9, 10, 18, 32, 117, 118, 128, 130, 134, 205, 208, 281, 303, 318, 327, 454, 498, 508, 539
Ленг, р. 滦河 366
Ленинград, г. 列宁格勒城 27
Ленский волок 勒拿通道 269
Ле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Якутск
Леоантунг (Леоатунг) 见 Ляодун
Лоб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Тибет
Лондон, г. 伦敦城 7, 526
Лохань 见 Ляохэ, р.
Лочэ, царство 见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Луаньхэ (Незнаемая), р. 滦河(无名河) 273, 557, 564
Лхасса, г. 拉萨城 541
Ляодун (Леоантунг, Леоатунг) 辽东(辽东，辽东)半岛，中国的半岛 6, 362
Ляодунский залив 辽东湾 557
Ляоси (Камень) 辽西(卡缅)山脉 557, 560
Ляохэ (Леаонхо, Лохань, Лохон), р. 辽河(辽河，老哈河，老哈河) 362—364, 557, 560

Мавген 见 Мовген
Макао (Амой), г. 澳门城(澳门) 561
Маковский волок 马科夫通道 458, 474
Маковский острог 马科夫寨 350, 458, 461, 468, 475
Макутцкий острог 马库茨基寨 95, 96
Малзинский улус 马尔津乌卢斯 213
Малтан 木尔坦 见 Мультан (无此条。——译者)
Малчикатун, г. 曼奇可敦城 87
Маму 见 Амур
Мангазея (Мангазей, Мунгазеи), г. 曼加泽亚(曼加泽亚，曼加泽亚)城 9, 61, 282
Манзанский (Манзинский) улус 曼赞(曼赞)乌卢斯 137

Маньчжурия (Багдагай, Богдагай, Богдоева земля, Богдойская земля, Богдо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Богдо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Норангинское, Нороганч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满洲(博格德格，博格德格，博格德国，博格德国，博格德王国，博格德国，努尔哈钦国，努尔哈钦国) 10, 11, 14, 16—17, 19, 20, 112, 114, 132, 137, 138, 142, 200, 202, 213, 236, 272, 538, 543, 553, 557, 560, 561, 565

Маньчжурия Северная 满洲北部，北满 17, 562, 564

Маньчжур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满洲中部，中满 9, 11

Маньчжурия Южная (Гуаньдун, Кфентунг) 满洲南部，南满（关东，关东）9, 551, 560

Матская (Матарская, Матцы, Маты Матыр, Матырская, Мацкая) земля 马茨国(马茨国，马茨国，马茨国，马茨国，马茨国，马茨国) 46, 78, 101

Мая, р. 马亚河 533, 534

Мезень, р. 美晋河 526

Мергель (Мергел), р. 莫尔格勒河（麦尔格利河）352, 456

Мергень, г. 墨尔根城 17

М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见 Китай

Мирка-керов, оз. 米尔卡—克洛夫湖 548

Мись, р. 米斯河 85

Миюс, р. 米尤斯河 79

Мовген (Мавген), г. 墨夫根(墨夫根)城 137

Молдавия 摩尔达维亚 558

МНР 蒙古人民共和国 533, 537

Монголия (Монгольские земли, Мут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 Муголь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унгалы, Мунгальские земли, Мугалы, Черные мугалы) 蒙古（蒙古地区，蒙古地区，蒙古国，蒙古，蒙古地区，蒙古，黑蒙古）5—7, 9, 10, 12, 19, 22—25, 27, 30, 31, 33, 40, 44, 52, 54, 59, 63, 72, 78—81, 83—89, 92, 96, 99, 100, 104, 106, 113, 116, 123, 140, 174, 183, 191, 245, 271, 289, 291, 292, 309, 310, 324, 326, 330, 332, 351, 359, 458, 460, 463, 467, 468, 475—477, 478, 481, 484, 485, 525, 527—533, 535—537, 539, 540, 544, 547—550, 552, 557, 559, 560—565

Монголия Западная 西蒙古 7, 8, 27, 525, 530, 533, 537, 552, 556

Монголия Северная 见 Халха

Монголия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ая 蒙古西北部 533

Монголия Южная 蒙古南部 536, 548

Монголы (Мугалы) Желтые 见 Халха

Монгольские земли 见 Монголия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лтай 见 Алтай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Москва, г. 莫斯科城 7—9, 11—16, 18, 20, 27, 30, 35, 40, 49, 54, 60, 62, 64, 67, 69, 70, 72, 78, 85, 96—98, 100,

104, 105, 109, 110—113, 125, 126, 129, 132—134, 140—152, 158, 159, 165, 168, 169, 172, 181, 191, 192, 194, 195, 197—206, 208, 210, 213—216, 218—220, 224, 227, 230—232, 234—236, 240—242, 244—255, 257, 258, 261—264, 267, 271, 275, 278—280, 283, 292, 295—297, 300, 301, 303, 306, 307, 309—312, 314—325, 328, 329, 334—336, 339—343, 345—350, 352, 354, 356—358, 376, 393, 395, 408, 409, 421, 427, 429, 433, 443, 449, 451, 457, 458, 461—465, 467—470, 472—475, 476, 478—480, 482, 486, 487, 493, 499, 504, 505, 509, 512, 515, 516, 518, 520, 521, 523, 528—531, 535, 536, 538, 541, 544, 545, 548—551, 554, 556, 559, 563

Москва, р. 莫斯科河，奥卡河的支流 283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осул, г. 莫苏尔城，近东的一个城市 526

Мотыхлея, р. 莫蒂赫列耶河 533

Моху, дер. 莫胡乡 560

Мстиславский у. 姆斯提斯拉夫县 430

Мугалы 见 Монголия

Муг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Монголия

Муголчин (Мугулчин) 穆戈尔钦（穆戈尔钦）蒙古乌卢斯 79, 85

Муголь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Монголия

Мукден (Шеньцзин, Шиньян, Шинян, Шэньян), г. 奉天（盛京，沈阳，沈阳，沈阳）城 6, 16, 361, 542, 557, 560,

Мунгазеи 见 Мангазея

Мунгалы (Мунгальские земли) 见 Монголия

Муя 见 Тауй

Мэргэнь, г. 墨尔根城 560

Надымни 见 Надынки

Надынки (Надымни), г. 纳登基（纳登姆尼）城 136

Накес, р. 纳克斯河（帖斯河。——译者）85

Наньхоу, г. 南口，城和城堡 531, 549, 551

Наньцзин, г. 南京城 550, 551, 559

Нарабат (Анарабат, Карабат) 见 Хайдарабад

Нарин-гол, р. 纳林河 530

Нарымский (Нарым) острог 纳雷姆斯克（纳雷姆）寨 326, 330, 349, 350, 461, 467—469, 475

Наун 见 Букей

Наун (Нагун) 见 Нонницзян, р.

Наунские села 见 Букей

Незнаемая 见 Луаньхэ, р.

Нерча (Нирча, Ныpча), р. 涅尔查河（涅尔查，涅尔查河）（即尼布楚河。——译者）487, 498, 508

Нерчинск (Нерч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г. 涅尔琴斯克城（涅尔琴斯克寨）（即尼布楚城。——译者）16—20, 32, 268—

274, 276, 278—280, 284, 287, 299, 301—303, 309, 326, 327, 330—332, 346, 347, 351—356, 358, 359, 373, 375, 380, 381, 498—501, 503, 504, 506—508, 511, 515—519, 527, 528, 546, 548, 557, 563

Нерчинские остроги 涅尔琴斯克寨 270

Нерчинский у. 涅尔琴斯克县(即尼布楚县。——译者) 283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Новгород Низовскис земли), г. 下诺夫哥罗德城(下诺夫哥罗德城) 127, 129, 132, 156, 165, 223, 226, 228, 233, 332, 337, 535

Нижняя Тунгуска 见 Тунгуска Нижняя

Никанская земля (Никанское, Никон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Китай

Нингута, г. 宁古塔城 11, 16, 556, 557, 564

Нирча (Ныpча) 见 Нерча

Новгород Низовские земли 见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Ново-Даур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Даурия

Новая земля (Новые земли), о-в. 新地岛(新地岛) 488

Новый Енисей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Енисейский острог

Новый Свет 见 Америка

Новый Селенг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Селенг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Ногайская Большая Орда (Большая орда, Большие Ногаи, Большой Ногай) 诺盖大帐国(大帐国, 大诺盖, 大诺盖) 64, 67, 70, 121, 160

Ногайская Малая Орда (Казыев улус, Малые Ногаи) 诺盖小帐国(卡兹耶夫乌卢斯, 小诺盖) 160

Нонницзян (Нон, Нона, Науп, Нагун), р. 诺泥江(诺泥江, 诺泥江, 脑温江, 嫩江) 12, 139, 145, 148, 150, 273, 283, 287, 326, 330, 354, 358—360, 362, 453, 455—457, 477, 480, 483, 486, 492, 515, 519, 541, 543, 557, 565

Нороганчинское (Норанп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Ныpча 见 Нерча

Нюгзя (Нукза), р. 纽格齐亚河 327

Нюлгуцкий (Нюлгусский), г. 纽古次克城(纽古次克城) 136, 137

Облайкитка 见 Бешка

Обское устье 见 Обь

Обь, р. 鄂毕河 7, 42, 43, 60—64, 67, 69, 70, 79, 84, 85, 90, 98, 342, 349, 350, 462, 464, 466—469, 490, 491, 526, 532—535

Одаур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Даурия

Океанское восточное море 见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见 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

Олба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Албазин, г.

Олдан 见 Алдан

Олекма (Алекма), р. 奥廖克马河(奥廖克马河), 勒拿河的支流 11,

128, 131, 134, 208, 259, 281, 301, 302, 327

Олекминский (Алекминский, Олекомский) острог 奥廖克敏斯克（奥廖克敏斯克，奥廖克敏斯克）寨 281, 327

Ольхон (Ойхон) 奥利杭岛（奥利杭岛），贝加尔湖上的岛 486

Омур 见 Амур

Омь, р. 奥姆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1, 546

Ондреева деревня 见 Эндери

Ондреевское 见 Андреевское, оз.

Онон, р. 鄂嫩河（昔称斡难河。——译者） 351, 485, 533

Оргуня 见 Аргунь

Ордос (Ортулское, Ортурское, Ортусково, Орту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鄂尔多斯国（鄂尔多斯，鄂尔多斯，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国） 81, 83, 87, 89, 530, 548

Орешек 奥列舍克，城堡 529

Оркон 见 Орхон (орхон 即鄂尔浑。——译者)

Ормуз (Хурмыс)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岛和城市，在波斯湾 489, 490

Ортусково (Орту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Ордос

Орчун Гол, р. 乌尔逊河 564

Осырез, р. 奥瑟列兹河 124

Охота, р. 奥霍塔河 533, 534

Охотский (Охоцкий) острог 鄂霍次克寨（鄂霍次克寨） 16, 117

Охотское (Амурское, Камчатское, Лама, Ламское, Пенжинское, Сахалянь, Сахаляньуласское, Черн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阿穆尔海，堪察加海，拉马，拉马海，品仁海，萨哈连，萨哈连乌喇海，乔尔诺海） 16, 84, 90, 212, 534

Охоц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Охотский острог

Пачегорское, с. 帕切戈尔斯科耶村 357, 358

Пе, р. 白河 370, 452

Пекин (Беаджин, Бейцин, Бейцинфу, Бейцзин, Бизин, 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 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ский город, Даду, Калбалык, Камбалык, Камбулак, Камбулык, Канбалук, Канбалы, Канбалык, Канбулук, Китай, Кобран, Крым, Ханбалык) 北京（北京，北平，北平府，北京，北京，大中国，大中国城，大都，汗八里，汗八里，汗八里，汗八里，汗八里，汗八里，汗八里，中国，汗八里，克里木，汗八里） 6—10, 12—20, 29, 32, 65, 71, 81—83, 89, 92, 94, 116, 152, 156, 161, 162, 164, 165, 174—176, 178—181, 183—185, 187—190, 215, 217, 223, 226, 228, 250, 276, 290, 326, 330, 332, 337, 340, 341, 344, 345, 348, 356, 358, 370, 371, 373, 374, 388, 403, 406, 431, 432, 434, 450, 451, 452, 475, 476, 491, 494, 500, 531, 532, 533, 535, 539, 540, 541, 544, 545, 549—551, 553—555, 557,

560—664

Пелымск (Пелымский острог), г. 彼累姆斯克城（彼累姆斯克寨）236, 318

Пенжина, р. 品仁河 534

Пенжинское море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Переемная, р. 佩列耶姆河 481

Переяславль (Переславль) Залесский, г. 彼列亚斯拉夫尔(彼列亚斯拉夫尔)扎列斯基城 248, 346

Переяславля Залесского оз. 见 Плещеево, оз.

Персида 见 Персия

Персид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Персия

Персия (Кизилбаш, Кизылбаш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ерсида, Персид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波斯(基齐尔巴什，基齐尔巴什国，波斯，波斯国) 41—43, 52, 63, 64, 66, 68, 114, 116, 161, 344, 525, 529, 564

Печора, р. 伯朝拉河 526

Пинцюаньчжоу, г. 平泉州城 561

Плещеево (Переяславля Залесского), оз. 普列谢耶沃湖(彼列亚斯拉夫尔扎列斯基湖) 174

Погромная, р. 波格罗姆纳亚河 124

Поднебесная империя 见 Китай

Полоцк, г. 波洛茨克城 424, 430

Приамурье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远东的一个地区 9—11, 13—17, 19, 20, 21, 24, 26, 532, 534

Прибайкалье 贝加尔湖地区 34

Пышма, р. 佩什马河 198

Рим, г. 罗马城 374

Росси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оссия (Росия) 见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остов, г. 罗斯托夫城 346

Руссия (Руса, Русия, Русь) 见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Лочз,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осия, россия, Росси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Руса, Русия, Руссия, Русь) 俄罗斯国（罗刹，莫斯科国，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王国，罗斯，罗斯，罗斯，罗斯）5—9, 12, 13, 17, 20, 21—32, 39—47, 52, 53, 55, 56, 59, 62—72, 84, 85, 88, 90, 92, 95—99, 101, 104, 105, 108—111, 113, 117—123, 126, 127, 129—133, 135, 139—144, 148, 149, 151—161, 164, 167—169, 173, 180, 181, 190—192, 194, 196—203, 205, 206, 209—211, 214, 217—228, 230—237, 240—243, 245—249, 251—253, 256—261, 263, 264, 266—268, 270, 271, 273—281, 283, 284, 287—289, 295, 298, 299, 303—306, 308—314, 316, 318, 321—325, 327, 328, 331—338, 341—344, 346, 349, 378, 391, 392, 404, 406, 407, 409, 415, 424, 425, 450, 458, 459, 461, 463, 466—470, 473—475, 478—484, 487, 491, 492, 503, 518—521, 525—530, 532, 533, 535, 540, 541, 543, 548, 549, 552, 554, 555—565

Саахан 见 Цаган
Саве (Сава) 萨韦城(萨韦城),在波斯 490
Савран 见 Ташкент
Сайран, г. 赛兰城,在南哈萨克斯坦 528
Самарган 见 Самарканд
Самарканд (Самарган, Самархай, Самархан, Самархань), г. 撒马尔罕城(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在中亚细亚 120, 414, 489
Самаровский ям. 萨马罗夫斯基驿站, 托博尔斯克县的驿站 349, 466—468
Самархай (Самархан, Самархань) 见 Самарканд
Сангин-Далай-нур (Далай, Хулуньчи), оз. 桑金-达赉泊 (达赉湖, 呼伦池) 351, 354, 487, 493, 517, 533, 564
Санго, р. 桑戈河 369
Саньхэ, г. 三河城 557, 561
Сарамурин 见 Шарамурэнь
Сартлан, дер. 萨特兰乡 460
Сауру (Камень), хр. 萨乌鲁(卡缅)山脉 548
Сахалин, о-в 萨哈林岛(库页岛) 534
Сахалянь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Сахаляньула 见 Амур
Сахаляньулаское море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Саянская (Саян, Саяны) земля 萨彦国(萨彦,萨彦) 46, 65, 69, 534
Себинский пикет 塞平哨所 547
Северная Амерка 见 Амерка Северная
Северная Двина 见 Двина Северная
Северная Маньчжурия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Северная
Северная Монголия 见 Халха
Северное и Леденое море 见 Ледовитый океан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见 Китай Северны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Китай 见 Кита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见 Монголия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ая
Сегру, г. 塞格鲁城(可能是指今涿鹿城。——译者) 116
Селенга (Силенга), р. 色楞格河(色楞格河) 124, 125, 142, 289, 342, 350, 366, 443, 448, 457, 462, 463, 464, 470—473, 477, 480—482, 485, 486, 499, 509, 511, 512, 527, 533, 541, 563
Селенгинская дер. 色楞格斯克乡 482
Селенгинская заимка 色楞格斯克村 350, 351, 483—485
Селенгинский (Новый, Селенг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色楞格斯克寨(新色楞格斯克寨) 259—261, 310, 311, 322, 324, 347, 351, 357, 439, 454, 457, 460—462, 469—471, 474—477, 480, 481, 483—485, 506, 520, 521, 556, 558, 561

Сибирская земля 见 Сибирь
Сибир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Сибирь
Сиби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西伯利亚汗国 18, 332, 528
Сибирь (Сибирская земля,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царство) 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地区，西伯利亚国，西伯利亚王国） 5, 7--9, 19, 21—25, 27, 29, 30, 32, 33, 45, 46, 49, 52, 60—67, 69, 71, 78, 95, 97, 98, 100, 101, 104, 114, 118, 122, 128, 134, 141—143, 145, 151, 152, 158—160, 162, 165, 167, 169, 203, 217, 218, 221, 225, 229, 231, 234, 244—247, 249—252, 262, 287, 295, 300, 306, 307, 311, 312, 316, 327, 331, 332, 339, 343, 345, 346, 348—350, 354, 417, 467, 468, 477, 478, 482, 487, 498, 505, 518, 520, 525, 527, 528, 530, 533, 534, 545, 546, 551, 558
Сибирь Восточная 东西伯利亚 9, 16
Сибирь Западная 西西伯利亚 34, 546
Силенга 见 Селенга, р.
Синин, г. 西宁城 8, 120, 540, 541
Сининхэ, р. 西宁河 540
Синфенкун, г. 喜峰口 366
Синцин 深井村，中国地方名 539
Синьцзян 新疆，中国西北的一个省 12, 541, 552
Синьцзян-Уйгур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район Кита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52
Синьчэн 新城，中国的地方名 537
Синяголь 见 Готэк, р.
Сифынкоу 喜峰口，中国的一个城堡 557, 561
Смоленск, г. 斯摩棱斯克城 430
Солдог (Солдога) 索尔多格（索尔多格），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个镇 535, 538
Солдус 见 Сулдус
Соленое озеро 见 Ямыш
Соли 见 Чол, р.
Соликамск (Соль Камская), г. 索利卡姆斯克城（索利卡姆斯克） 248, 346
Соль, р. 绰尔河，嫩江支流 359
Соль (Соляное озеро) 见 Ямыш
Сольвычегодск(Сольвычегодская), г. 索利维切戈次克城（索利维切戈次克城） 248, 346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见 Азия Средняя
СССР 苏联 26, 27, 29, 34, 545, 549, 564
Старый Китай 见 Китай Южный
Столбово, дер. 斯托尔波夫乡 529
Строганов городок 斯特洛加诺夫镇 324
Суйчжоу 见 Сучжоу
Сукечей 见 Сучжоу, г.
Сулдус (Солдус), улус 苏尔杜斯（苏尔杜斯）乌卢斯 79, 85
Сунг, г. 肃州城
Сунгари (Великая река, Кулха, Улунцзян, Шимгал, Шингал, Шонгар) р. 松花江（大江，松花江，

乌龙江，松花江，松花江，松花江）14，16，136—138，192—197，201，211—214，235，239，240，270，275，277，360，410，416，424，498，499，552，553，556，560

Сурат (Бендерь-Сурет), г. 苏拉特城（本得苏拉特），在印度 489

Сургут (Сургуцкий), г. 苏尔古特（苏尔古特）城 210，254，326，330，349，461，467，468

Сучжоу (Суйчжоу, Сукчей-город, Цзюцюань), г. 肃州城（肃州、肃州城，酒泉）12，175，184，544，549

США 美利坚合众国 25

Сырт, р. 瑟尔特河 543

Сюаньфу 宣府，中国的地区（今河北省宣化。——译者）537

Сюаньфучжэнь 见 Сюаньхуа

Сюаньхуа (Сюаньфучжэнь, Широ), г. 宣化城（宣化城、施罗城）81，82，87，88，531，549

Сюаньхуафу (Баян, Баян-суму, Баяньсумэ, Тунг), г. 宣化府城（巴彦，巴彦苏木，巴彦苏木，吞格）116，181，290，370，450，452，551，558

Сюмен 见 Синин, г.

Табинчин, г. 塔宾钦城 364

Табынская (Табинская) земля 塔宾（塔宾）国 65

Тав, р. 塔夫河 361，561

Тайвань, о-в 台湾岛 551

Тайжузген, р. 泰若兹根河 558

Тайта (Тайма, Тола), г. 泰塔城（泰塔，泰塔）82，88，93

Талей, г. 塔莱城 363

Талишна (Таникал), р. 塔利什纳（塔尼卡尔）河 352

Тамырсык, р. 塔梅尔瑟克河 557

Тангутское (Тангуцкая земля, Тангуц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Тибет

Таникал 见 Талишна, р.

Танну-ула, хр. 唐努山脉 530

Тара, р. 塔拉河 16，171，546

Тара (Тарский), г. 塔拉城（塔拉城）46，55，98，120，146，171，181，182，191，198，218，220—222，225，231，243，244，250，254，289，326，329，330，460，490，491，545，546

Таргачин(ы) 见 Большой Хинган

Таргачинский хр. 见 Большой Хинган

Тарки (Тэрков), г. 塔尔基城（塔尔科夫），在里海西岸 490

Тарский у. 塔拉县 146

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 (Большое море, Восточное океанское море) 鞑靼海峡（大海，东洋海）117，534

Тауй (Муя, Тоуй), р. 塔威河（木亚，塔威）171，546

Ташкент (Ташкен, Савран), г. 塔什干（塔什干，赛夫兰）城 120，528

Тебендинский (Телецб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铁本丁斯克寨（铁伦宾斯克寨）171，351，485，487，488，545

Телецб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Тебенд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Телинсянь (Иньчжоу), г. 铁岭（银

州)城 542
Темин-Чергор 见 Черга, р.
Темир-Чурга 见 Черга, р.
Тенгин, р. 天津河(原文 370 页中为城,此处误为河。——译者) 370
Терск, р. 捷列克河 490
Терка (Терский), г. 捷尔卡(捷尔斯基)城 490
Термиев улус 捷尔米耶夫乌卢斯 124
Тес-Хем (Кесь, Кясь, Тес) 帖斯(克西,克西,帖斯)河 79, 530
Тескер 见 Ермакова перекопь
Тибет (Боронталы, Боротала, Боротала-Барун-тола, Лабинское, Лобинское, Тангу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Тонгуское, Тунгуское царство, Тангуцкая, Тунгуцкая земля, Тынгу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西藏(鲍隆塔雷,鲍隆塔雷,鲍隆塔雷,鲍隆塔雷,腊宾国,腊宾国,唐古特国,唐古特国,唐古特国,唐古特国,唐古特国,唐古特国) 47, 57, 79, 81, 85, 87, 93, 98, 101—103, 109, 111—114, 116, 121, 176, 185, 527, 530, 537, 538, 540, 547, 549, 552, 558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26, 360, 534
Тобол, р. 托博尔河 198
Тобольск (Тоболеск), г. 托博尔斯克(托博尔斯克)城 7, 12, 13, 18, 35, 44, 46, 48—50, 52—54, 58, 59, 72, 78, 79, 92, 95, 96, 99, 100, 124, 139—152, 169, 171, 181, 182, 198, 210, 214—222, 225, 230—232, 243—258, 262—267, 272, 279, 280, 282, 286—298, 306, 307, 311—321, 324—327, 329—332, 336, 341, 343, 345—350, 366, 381, 404, 412, 414, 459—470, 473, 474, 477, 478, 482, 487, 491, 499, 505, 506, 511, 512, 514, 516, 518—520, 527—529, 535, 539, 544—546, 548, 549, 551—554, 558
Тогалык, р. 托加雷克河 530
Толгин, г. 托尔金城 138
Томск (Томский город, Томский острожек, Томь), г. 托木斯克(托木斯克城,托木斯克寨,托木) 7—9, 40, 44—46, 49, 60, 61, 67, 70, 72, 79, 85, 92, 95—100, 103, 104, 107, 109, 110, 113, 114, 118—121, 282, 318, 328, 525, 528, 530, 536, 538, 540, 541
Томский у. 托木斯克辖区(县) 44
Тонгу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Тибет
Тонтор (Тонтоя), р. 顿托尔(顿托尔)河 327
Топа 见 Тайта
Тол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Казахский старший жуз
Тора, р. 托拉河 193, 197
Торгочинский хр. 见 Большой Хинган
Тотьма, г. 托季马城 248, 255
Тоуй, р. 见 Тауй
Труфан 见 Турфан
Трухменкала земля 见 Туркмения
Трухме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Туркмения
Туба, р. 图巴河,叶尼塞河的支流 525

Тугирский волок 土基尔通道 18, 193, 210, 211, 239, 240, 281
Тугир (Тугирь), р. 土基尔河(土基尔河) 11, 210, 281
Тугур (Турги), р. 土古尔河(土古尔河) 16, 327
Тугорский острог 土戈尔寨 327
Тулан-Тумет (Тулатумет), улус 图兰土默特(图拉土默特)乌卢斯 79, 85
Тулла, р. 土拉河 359
Тумалинский улус 图马林乌卢斯 212
Тумэ, г. 土木堡 549
Тун 见 Сюаньхуафу
Тунгуска (Тынгуска) Нижняя, р. 下通古斯卡河(通古斯卡河) 9, 117, 260, 305, 476, 480
Тунгу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Тибет
Тунгуцкая земля 见 Тибет
Тунчжоу, г. 通州城 557, 561
Тура (Тур), р. 涉儿河(在吉林省境内。——译者) 557, 560
Тура 见 Туринск
Турги 见 Тугур
Туринск (Тура, Туринский, Турьинский городок, острог), г. 图林斯克城(图林, 图林斯克城, 图林斯克镇, 图林斯克寨) 199, 207, 210, 211, 248, 267, 318, 346
Туркестан Восточный 东土耳其斯坦 531, 537, 550, 556
Туркмен-кала (Турхменкала), г. 土库曼—卡拉(土库曼卡拉)城, 在土库曼 540
Туркмения (Трухме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Турхменкала земля) 土库曼(土库曼国, 土库曼国) 120, 540, 541
Турончин, г. 图隆钦城 138
Ту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Турция
Турумфат, г. 图鲁姆法特城 423
Турфан (Гуань-ань-чэн, Труфан), г. 吐鲁番(广安城, 吐鲁番) 191, 414, 552
Турция (Ту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土耳其(土耳其国) 5, 52, 526, 561, 564
Турьинский городок (острог) 见 Туринск
Тынгуска 见 Тунгуска
Тынгу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Тибет
Тэльгир-морин, р. 特尔吉尔木伦河, 色楞格河的支流 533
Тюлка, р. 丘尔卡河, 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1
Тюмень (Тюменск), г. 秋明城(秋明城) 44, 54, 56, 136, 197—199, 248, 267, 318, 346, 536, 545, 547
Тяньцзинь, г. 天津城 531

Убсу-нур (Упса, Упсай), оз. 乌布苏诺尔(乌布苏, 乌布苏)湖 49, 103, 525, 530
Уда, р. 乌达河 282
Узбекская ССР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531, 556
Узень, р. 乌津河 543
Украина 乌克兰 5, 564
Улан-хада 乌兰—哈达城 561

Улацзян, р. 乌拉江 561
Улгой, р. 乌尔果伊河，嫩江的支流 359
Улунцзян 见 Сунгари
Улуча, р. 乌卢恰，乌奴耳河的支流 353, 354
Улья, р. 乌利亚河 10
Улюнгур, оз. 布伦托海 548, 558
Унда (Кунда), р. 温达(翁达)河，鄂嫩河的支流 351, 381
Унургол (Унера), р. 乌奴耳（乌奴耳)河 353, 560
Упсай (Упса) 见 Убсу-нур
Урал, территория 乌拉尔，地方 544
Урга (Контайшин городок) 乌尔嘎(珲台吉的城镇) 182, 548, 551, 558
Урга 见 Аблаевы улусы
Урка, р. 乌尔卡河 195, 197, 201, 211, 214, 239, 241, 327
Урка-хэрэм, вал 乌尔卡-赫莱姆土堤 560
Урунгу (Юрюнгу-Юрюна), р. 乌伦古（乌伦古，乌伦古)河 289, 552, 558
Урюпа, р. 乌柳帕河，楚累姆河的支流 49
Усмей (Усмеи) 乌斯麦伊（乌斯麦伊)，里海西岸的一个村落 490
Усть-Комарский (Усть-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Устюк Великий, г. 大乌斯丘格城 248, 346
Уфа, г. 乌法城 543
Уху, г. 芜湖城 550
Учур (Учер, Учюр), р. 乌丘尔河（乌丘尔，乌丘尔）9
Учуртины улусы 乌丘尔达的乌卢斯 265

Формоза (Фромоза) 福摩萨（福摩萨)，日本岛屿(此系中国台湾岛。——译者) 18, 332
Фромоза 见 Формоза
Фуцзянь 福建，中国的一个省 550, 551
Фучжоу, г. 福州城 551
Фушунь, г. 抚顺城 533

Хабур, р. 哈布尔河 351
Хайдарабад (Анарабат, Карабат, Нарабат) 海得拉巴城（海得拉巴，海得拉巴，海得拉巴)，在印度 489
Хайлар, р. 海拉尔河 558
Халха (Желтая Мунгалия, Желтое царство, Желтые Мугалы, Калга, Калгуйские улусы, Калка, Калка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евер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улусов Северной Монголии 喀尔喀(黄蒙古，黄王国，黄蒙古，喀尔喀，喀尔喀乌卢斯，喀尔喀，喀尔喀国，北蒙古)，北蒙古乌卢斯的联合组织 10, 48, 57, 79, 81, 83—85, 87, 89, 90, 101, 124, 527, 528, 533, 537, 542, 552, 555, 556, 558, 559
Хами (Камыл), г. 哈密（哈密）城 191, 552
Харамурэнь 见 Амур

Хархира-гол, р. 哈尔希拉河 530
Хейлунцзян 见 Амур
Хатунь, р. 哈通河 188
Хива, г. 基发城 489
Хиви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 (Хивинские земли) 希瓦汗国(希瓦国), 阿穆达里河下游的一个汗国 243
Хина (Китай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Китай
Хотанское (Каганское, Катанское, Кута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 霍坦(霍坦, 霍坦, 霍坦)汗国45, 55, 57, 58, 65, 71, 527
Хуайлай (Хуайлайвэй), г. 怀来城(怀来城) 531, 549, 558
Хуанхай 见 Черное море
Хуанхэ (Большая река), р. 黄河(大河) 118, 540, 552
Хубсугул (Косогол, Косогор), оз. 库苏泊(库苏泊, 库苏泊) 525, 533, 563
Хулуньчи 见 Сагин-Далай-пур, оз.
Хунань 湖南,中国的一个省 551
Хунду, с. 洪杜村 358
Хуньтунцзян 见 Амур
Хурмусун-гол, р. 胡尔穆松河 530
Хурмыс 见 Ормуз
Хух-Хото (Кокотон, Кококотан), г. 呼和浩特(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城 174, 175, 183, 184, 326, 329, 414, 547, 548
Хухей (Кукей) -хан, гора 呼海山(库凯山) 49
Хэбэй 河北省 561
Хэйлунцзян 见 Амур
Хэйхэ 见 Вэйхэ
Хэйхэ 见 Амур
Хэйцзинь, "страна" 黑斤"地区", 可能指达斡尔 556

Цаган (Саахан), р. 察甘河(察甘河) 174, 548
Царь-град (Царь-город), г. 皇城(皇城) 61, 451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见 Аз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Цзиминьи, г. 鸡鸣驿(在北京和张家口之间。—— 译者) 549
Цзинь (Цин) 清(金)国, 努尔哈赤创建的国家 542
Цзисянь (Цзичжоу), г. 蓟县(蓟州) 557, 561
Цзуньхуа, г. 遵化城 557, 561
Цзюцюань 见 Сучжоу
Цзянси 江西,中国的一个省 551
Цзяюйгуань, г. 嘉峪关 531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见 Китай
Цинхай 青海,中国的一个省 552
Цирухайту (Цурухайту), г. 齐鲁海图(齐鲁海图)城 557
Цицикар 见 Букей
Цицыргана-гол, р. 齐齐尔加纳河 530
Цыльма, р. 奇尔马河 526

Чаган 见 Чаппин
Чаганута, р. 查干怒塔 364
Чагарская земля 见 Чах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Чадао, г. 岔道口 549
Чаньин (Белый город, Чаган, Чанцин), г. 昌平城(白城,昌干,昌平) 82, 83, 88, 89, 94, 365
Чара (Чар), р. 恰拉(拾拉)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3, 281, 292, 558
Частые Броды 见 Чекан
Чахань, оз. 查干泡 560
Чах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Чагарская земля) 察哈尔汗国(察哈尔国) 104
Чеганкерем, г. 切干克列姆城 290
Чекуркуш, улус 切库尔库什乌卢斯 79, 85
Чекан (Частные броды), р. 切坎河(切坎涉水处) 49
Черга (Джиты-арал, Темин-Чергор, Темир-Чурга), р. 切尔嘎河(吉蒂-阿拉尔河,铁米尔-切尔嘎,铁米尔-切尔嘎河) 173, 289, 547, 584, 557
Чердынь, г. 切尔登河 539
Чермное 见 Желтое море
Черная река 见 Амур
Черная, р. 绰尔纳河,石勒喀河的支流 411
Черное море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61
Черные Калмыки 见 Калмыцкая земля
Черный Яр, г. 黑亚尔城 198
Чжанцзякоу (Калтан, Капка, Ширгикалга, Широкалга, Широколга, Шурахт, Шурахта) 张家口(卡尔甘,卡普卡,希罗卡尔加,希罗卡尔加.希罗卡尔加,张家口,张家口),城和城堡 81, 87, 93, 94, 106, 174, 175, 180, 184, 190, 326, 329, 404, 531, 533, 538, 539, 549, 551, 558, 561, 564
Чичикар 见 Букей
Чичуйский (Чучуйский) волок 奇丘伊(奇丘伊)通道 301, 303
Чогуляк, р. 乔古利亚克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3
Чогуров улус 乔库尔的乌卢斯 289
Чол (Соли), р. 绰尔河(索利河) 560
Чол-Хото, дер. 绰尔浩特乡 560
Чусовая (Чюсовая), р. 丘索瓦亚河(丘索瓦亚河) 324
Чучуйский волок 见 Чичуйский волок
"Чючюрская землица" "久久尔地方" 240

Шамаха 见 Шемаха, г.
Шандунчэн, г. 三屯营,城市 561
Шаньси 山西,中国的一个省 539
Шаньхайгуань, г. 山海关,城市 557
Шаосин, г. 绍兴城 551
Шар (Железное царство), г. 沙尔城(铁王国),可能指存在于现代喀什噶尔地区的国家 81, 83, 87, 89, 530
Шара-гол, р. 沙拉河 564
Шарамур 见 Шарамурэнь
Шарамурэнь (Амур Желтый, Сарамурин, Шарамур, Шарымура), р. 西拉木伦河(黄阿穆尔,沙拉木伦河,沙拉木伦河,沙拉木伦河) 273, 362, 557

Шарымура 见 Шарамурэнь
Шаранор (Желтое) оз. 沙拉诺尔湖（黄湖）360
Швеция 瑞典 31, 42, 43, 64, 66, 71, 526, 527, 529
Шевкальская (Щевк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 谢夫卡尔国（谢夫卡尔国），北高加索的公国 42
Шемаха (Шамаха), г. 沙马哈（沙马哈）城，在波斯 42, 490
Шикчи Карагай 希克奇卡拉盖 198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河 9, 32, 117, 128, 130, 141, 142, 200, 201, 207, 234, 235, 239, 270, 276, 279, 351, 380, 411, 487, 493, 533
Шимгал 见 Сунгари
Шиминчжуань, г. 石门庄，城市 561
Шингал 见 Сунгари
Шиньян (Шиян) 见 Мукден
Широ 见 Сюаньхуа
Широкалга (Широканга, Широколга) 见 Чжанцзякоу
Широм 见 Широмуг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
Широмуг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 (Широм, Широмунгальские земли) 希罗蒙古国（希罗，希罗蒙古国），蒙古的地方 93, 535
Широмунгальские земли 见 Широмуг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
Шихай-Буталы, р. 希海—布塔雷河，额尔齐斯河的支流 171
Шонгар 见 Сунгари
Шорга, р. 绍尔加河 557
Шуйцюаньин 水泉营，山西省地方名 539
Шунгуй, р. 顺古伊河 137
Шурахта (Шурахт) 见 Чжанцзякоу
Шэньси 陕西，中国的一个省 6
Шэньцзин 见 Мукден
Шэньян 见 Мукден

Щевкальская 见 Шевк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

Эгин-гол, р. 额金河，色楞格河的支流 563
Эмба (Енба), р. 恩巴河（恩巴河）489, 543, 547
Эндери (Андреева, Ондреева деревня) 恩杰里乡（恩杰里，恩杰里乡）北达格斯坦库梅克汗国领地 490
Энкуль 见 Ен-куль
Эргыл-гол, р. 埃尔格河，雅鲁河的支流（疑为白河。——译者）560
Эрлянь 二连，中国的一个地区 558

Ындея (即 Индия) 见 Индия
Ыркеть (即 Иркеть) 见 Яркенд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见 Азия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Югурчин (Юргучил), улус 尤古尔钦（尤尔古钦）乌卢斯 79, 85
Южная Монголия 见 Монголия Южная
Южный Алтай 见 Алтай Южный
Южный Китай 见 Китай Южный
Юйхэ (Юхо), р. 御河（御河）83,

89, 531, 533, 534
"Юнчинское царство" "云钦王国" 114
Юньань 云南，中国的一个省 551
Юргучил 见 Югурчин, улус.
"Юрчицкая земля" "尤尔奇次卡亚国" 121
Юрюнга (Юрюна) 见 Урунга, р.
Юхо, ров, река 见 Юйхэ

Яик (Яицкий городок) 见 Гурьев
Яик, р. 亚伊克河 243, 540, 543, 544
Якутск (Екутский, Ленский Якутский острог), г. 雅库次克城(雅库次克寨，勒拿寨，雅库次克寨)9, 10, 18, 32, 117, 126, 130—132, 134, 205, 208, 209—212, 236, 240, 242, 281, 282, 301—303, 327, 434, 438, 515, 516, 541—543
Якутия 雅库特 242
Ял (Яль), р. 雅鲁(雅鲁)河，嫩江的一条支流 353—355, 359, 455, 456, 494, 557, 560
Ямыш (Большое соляное, Солёное, Соль, Соляное, Ямышевское), оз. 亚梅什湖(大索利亚诺耶湖，索利亚诺耶湖，索利湖，索利亚诺耶湖、亚梅什湖)，在额尔齐斯河的右岸 53, 171, 198, 256, 264, 266, 267, 289, 292, 294, 295, 313, 317, 326, 330, 546, 548, 551, 558
Яньсуй 延绥，明帝国的地区(省)，即今榆林。——译者) 537
Яньцзяо, дер. 燕郊(河北省通县附近的一个镇。——译者) 561
Яныщерь, р. 亚内舍尔河 342
Янцзы, р. 扬子江 551
Япония (Апония, Аппония, Епонский остров, Иапония, Япо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岛，日本，日本国)18, 331, 405, 528, 532, 535
Японское (Океанское восточное) море 日本海，东洋海 534
Яр., г. 亚尔城(即河北省的怀来城。——译者) 82, 88, 53
Ярген, оз. 亚尔根湖 142
Яргенд (Иркеть), г. 叶尔羌城(莎车)，在东土耳其斯坦（在我国新疆。——译者) 262, 556
Ярославль, г. 雅罗斯拉夫尔城 244, 246, 248, 252, 254, 255, 346, 526
Ясак 见 Зайсан, оз.

本书引用的书籍、论文、档案资料译名对照表[①]

Ак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 IV, СПб., 1842. «历史文献»，第4卷，圣彼得堡，1842年。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связей перед Нерчинским миром 1689 г.,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57, № 5. В. А. 亚历山德罗夫：«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俄中经济关系史概述»，载《苏联历史》，1957年，第5期。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Начал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освоения русским населением Забайкалья и Приамурь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в.)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8, № 2. В. А. 亚历山德罗夫：«俄国居民开发后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开始(十七世纪后半叶)»，载《苏联历史》，1968年，第2期。

Алексеев М. П., Сибирь в известиях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и писателей, Иркутск, 1941, изд. 2. 米·巴·阿列克谢耶夫：《西欧旅行家和作家笔下的西伯利亚》，伊尔库次克，1941年，第2版。

Андреев А.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ю Сибири, вып. 1, XVII в., М. — Л., 1960, изд. 2. 阿·伊·安德列耶夫：《西伯利亚史料学概论》，第1分册，十七世纪，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第2版。

Андреев А. И., Труды Г. Ф. Миллер о сибири, — в кн. Г. Ф.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т. 1, М. — Л., 1937. 阿·伊·安德列耶夫：《论赫·弗·米勒关于西伯利亚的著作》，载赫·弗·米勒所著的《西伯利亚史》一书，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

Андриевич В. К.,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ч. 1, СПб. 1889. В. К. 安德里耶维奇：《西伯利亚史》，第1册，圣彼得堡，1889年。

Арсеньев Ю. В., 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службе Николая Спафария в России (1671 — 1708 гг.), М., 1900,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关于尼古拉·斯帕法里在俄国服务(1671—1708年)的新资料》，莫斯科，1900

① 此表供研究时参考。——译者

年。

Арсеньев Ю. В.,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казания о великой реке Амуре — «Известия ИРГО», т. XVIII, СПб., 1882.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关于阿穆尔大河传说的起源》,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第18卷,圣彼得堡,1882年。

Арсеньев Ю.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через Сибирь от Тобольска до Нерчинска и границ Китая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Николая Спафария в 1675 г., СПб., 1882.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1675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经由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境的旅行记》,圣彼得堡,1882年。

Арсеньев Ю. В.,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посольства в Китай Н. Спафария, СПб., 1906.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尼·斯帕法里使团赴中国的出使报告》,圣彼得堡,1906年。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з бывшего пекин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ца. Письма, полученные из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царствований Кан-Си и Цянь-Лун, перевод Ван Чжисян, редакция рус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Лю Цзэ-жун, Бэйпин, 1936. 《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年间俄国来文原档》,中文翻译王之相,俄文文件编辑刘泽荣,北平,1936年。

Атлас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Пб., 1745. 《俄国皇家科学院地图册》,圣彼得堡,1745年。

Базилевич К. В., В гостях у богдыхана (Путешествия русских в Китай в XVII веке), М., 1972. К. В. 巴齐列维奇:《在博格德汗处作客(十七世纪俄国人去中国的旅行记)》、莫斯科,1927年。

Банников А. Г.,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в Монголию и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М., 1954. А. Г. 班尼科夫:《首批到蒙古和华北的俄国旅行家》,莫斯科,1954年。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од, Казань, 1882. 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Обзор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по 1800 год) ч. 1, М. 1894. 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俄罗斯对外关系概况(到1800年止)》,第1册,莫斯科,1894年。

Баранов И. Г., Китайский Новый год, —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ии», Харбин, 1927, № 1. И. Г. 巴拉诺夫:《中国的新年》,载《满洲通报》,哈尔滨,1927年,第1期。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изд. 2 -е, Л., 1925. В. В. 巴尔托利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 2 版,列宁格勒,1925 年。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Л., 1925. С. В.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列宁格勒,1925 年。

Бахрушин С. В., Торги гостя Никитина в Сибири и Китае, —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РАНИОН», М., 1926. вып. 1. С. В. 巴赫鲁申:《巨商尼基京在西伯利亚和中国的贸易》,载《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历史研究所论文集》,莫斯科,1926 年,第 1 期。

Бахрушин С. В., Сибирские татары, —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Период феодализма XVII в.» М., 1955. С. В. 巴赫鲁申:《西伯利亚鞑靼人》,载《苏联历史纲要,十七世纪封建主义时期》,莫斯科,1955年。

Белокуров С. А., О посольском приказе, М., 1909. С. А. 别洛库罗夫:《论外务衙门》,莫斯科,1909 年。

Берг Л.С., Открытие Камчатки и экспедиции Беринга 1725—1742, М. — Л., 1946. А. С. 别尔格:《1725—1742 年堪察加的发现和白令海峡的探险》,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 年。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С. К.,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алмыков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9, № 5. С. К. 鲍戈亚夫连斯基:《十七世纪上半叶卡尔梅克史料》,载《历史学报》,1939 年,第 5 期。

Бруннерт И. С., Гагельстром 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итая, Пекин, 1910. И. С. 勃伦涅尔特,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中国现代政治组织》,北京,1910 年。

Бычковым А. Ф., Описание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х и русских, рукописных сборников имп.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т. 1. СПб, 1882. А. Ф. 贝奇科夫:《帝国公共图书馆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手稿汇编的论述》,第 1 集,圣彼得堡,1882 年。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Записки о Нингуте, — (Записки ИРГО), кн. XII, СПб., 1857. 瓦·巴·瓦西利耶夫:《宁古塔记略》,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 7 本,圣彼得堡,1857 年。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писание Маньчжурии, отдельный оттиск. из. т. VII (Записок ИРГО), СПб, 1857. 瓦·巴·瓦西利耶夫:《满洲纪事》,单行本,选自《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 7 卷,圣彼得堡,1857 年。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Примечания к первому выпуску китайской хрестоматии, изд. 3-е, СПб., 1897. 瓦·巴·瓦西利耶夫:《中国文选初编评注》,第 3 版,圣彼得堡,1897

年。

Васильев В. П., Сведения о маньжурах во времена династии Юань и Мин, СПб., 1863. 瓦·巴·瓦西利耶夫:《元明时期的满洲人史料》,圣彼得堡,1863年。

Вилков О. Н.,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ы на тобольском рынке, в XVII в.,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58, №1. О. Н. 维尔科夫:《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货物》,载《苏联历史》,1958年,第1期。

Вилков О. Н., Ремесло и торговля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М., 1967. О. Н. 维尔科夫:《十七世纪西西伯利亚的手工业和商业》,莫斯科,1967年。

Вэй Юань, Шэньуцзи (Истор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 войн), 1842. 魏源:《圣武记》,1842年。

Гамель И. Х., Англичане в России XVI и XVII столетия, —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т. XV (Записок им.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 2, СПб., 1819. И. Х. 加麦利:《十六、十七世纪在俄国的英国人》,载《俄国皇家科学院论丛》,第15卷附录,第2期,圣彼得堡,1819年。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ниги Ханьшу). 《汉书,地理志》。

Готье Ю. В., Английские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XVI веке, М., 1938. Ю.В. 戈季耶:《十六世纪在莫斯科国的英国旅游者》,莫斯科,1938年。

ГПБ, РО, Погодин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1070. 国立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缮本室《鲍戈庭汇编》,1070。

ГПБ, РО, F-XVII- 15, Сборник собрания Фролова. 国立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缮本室 F-XVII-15《弗罗洛夫文集》。

Дацин итун юйту, (Атлас великой ци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864, из. 1, Цзунту. 《大清一统舆图》,1864年,卷1,总图。

«Дацин Шицзу Чжан хуанди шилу» (Правдивые записи о правлении императора Шицзу)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

Демидова Н. Ф., «О вариантах статейного списка посольства Ф. И. Байкова в Китай,» — (Вопросы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 периода феод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М., 1961. Н. Ф. 杰米多娃:《论费·伊·巴伊科夫使团旅行中国的出使报告的两种文本》,载《俄罗斯封建主义时期社会经济史和史料学问题》,莫斯科,1961年。

Демидова Н. Ф.,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Запись И. Петлина и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Ф. И. Байкова), М. 1966. Н. Ф. 杰米多娃, В. С. 米亚尼斯科夫:《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伊·彼特林的《见闻

记》和费·伊·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莫斯科，1966年。

Демидова Н. Ф.,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О датировке грамот императоров М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царю Михаилу Федоровичу, —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60 № 1. Н. Ф. 杰米多娃，В. С. 米亚斯尼科夫：《论明朝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国书日期的确定》，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1期。

Дербов Л. А., Начало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Саратов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им.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вып.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 68, 1960. Л. А. 杰尔鲍夫：《俄中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开始》，载《萨拉托夫国立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学报，史学专集》，第68卷，1960年。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акта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т. III, СПб., 1848.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圣彼得堡，1848年。

«Древня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зд. второе ч. VI, М., 1788. 《古俄罗斯藏书》，第2版，第6卷，莫斯科，1788年。

Ермаченко И. С.,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Ци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период завоевания Китая, — в сб.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ы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66. И. С. 叶尔马钦科：《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期的国家机构》，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1966年。

«Журнал для чтения воспитанников военны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т. 27, СПб, 1840, № 105. 《军校杂志》，第27卷，圣彼得堡，1840年，第105期。

Златкин И. Я., История Джунгар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 М., 1964.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

Златкин И. Я., О роли России в борьбе монголов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ротив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завоевателей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I в. —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М., 1952, № 6. 伊·亚·兹拉特金：《论俄国在十七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前半叶蒙古人反抗满族侵略者、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作用》，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简报》，莫斯科，1952年，第6期。

Зубарев Д., О посольстве в Китай Николая Спафария с дворянами, подъячими, гречанами и иноземцами, — (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1827., № 23—24. Д. 祖巴列夫：《论尼古拉·斯帕法里以及随行的贵族、书吏、希腊人、异族人出使中

国»，载«欧洲通报»，1827年，第23—24期。

Иакинф, Описание Пекина, СПб., 1829. 雅金福：«北京记述»，圣彼得堡，1829年。

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О.,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ляция о посольстве Н. Спафария в Китай, —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VI, 1887, вып. III. А. О. 伊凡诺夫斯基：«关于尼·斯帕法里使团的中国文献»，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6卷，1887年，第3分册。

Иванов П., Опис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рядного архива, М., 1842. П. 伊凡诺夫：«国家衙门档案概述»，莫斯科，1842年。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й АССР», т. 1, Улан-Удэ, 1954. «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第1卷，乌兰乌特，1954年。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т. 1, кн. 1, Ташкент, 1955.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1册，塔什干，1955年。

Кара-Мурза Г., Как не надо 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я), 1930, №3. Г. 卡拉-穆尔扎：«不应怎样写历史»，载«中国问题»，1930年，第3期。

Карамзин Н. 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 IV, СПб., 1821. Н. М. 卡拉姆津：«俄罗斯国的历史»，第4卷，圣彼得堡，1821年。

Катанаев Г. Е.,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е служилое казачество и его роль в обследовании и занятии русскими Сибир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ып. 1, СПб., 1908. Г. Е. 卡坦纳耶夫：«西西伯利亚任军职的哥萨克及其在俄国人考察并占领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过程中的作用»，第1分册，圣彼得堡，1908年。

«Катанаев Г. Е., Киргизские Степи,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в XVII-XVIII столетиях, (Записки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93, т. XIV. Г. Е. 卡坦纳耶夫：«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吉尔吉斯草原、中亚和华北»，载«俄罗斯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会刊»，1893年，第14卷。

Кафаров П., Заметки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о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в Китай казака Петлина, — ЗВОРАО, т. VI, СПб., 1892. П. 卡法罗夫：«大司祭帕拉季修士关于哥萨克彼特林旅行中国的札记»，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6卷，圣彼得堡，1892年。

Кобеко Д., Наказ царя Алексе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Исуну Касымову ..., 1889. Д. 科别科：«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给尤素福·卡瑟

莫夫的训令»，1889年。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 I, СПб., 1853. Е. 科瓦列夫斯基：《中国旅行记》，第1册，圣彼得堡，1853年。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Якутии в XVII в., Л., 1936, № 26. 《十七世纪莫斯科公国在雅库特的殖民政策》，列宁格勒，1936年，第26期。

Копылов А. Н.,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 Т. Яковлева,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59, № 4. А. Н. 科佩洛夫，В. С. 米亚斯尼科夫：《评普·季·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载《苏联历史》，1959年，第4期。

Корсак А. К.,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阿·卡·科尔萨克：《俄中贸易关系历史统计述评》，喀山，1857年。

Котвич В. Л., Рус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сношениям с ойратами в XVII и XVIII вв., —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9 г., вып. I-III, Птг., 1921. В. Л. 科特维奇：《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有关与厄鲁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件》，载《1919年俄国科学院通报》，第1–3分册，彼得堡，1921年。

Курц Б. Г., Сочинение Кильбургера о русской торговле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Алексе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Киев, 1915. Б. Г. 库尔茨：《基利布尔格关于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俄国商业的论文集》，基辅，1915年。

Курц Б.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сношения в XVI — XVII И XVIII вв., Харьков, 1929. Б. Г. 库尔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

Лебедев Д. М., География в России XVII века, М.-Л., 1949. Д. М. 列别捷夫：《十七世纪的俄国地理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

Линь Цзэ-сюй, Элосыго цзияо (б. м.) 1884. 林则徐：《俄罗斯国纪要》（未注明出版地点），1884年。

ЛОА АН СССР, Ф. Портфели Миллера.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

ЛОИИ, Ф. Якутские акты.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雅库次克文书全宗。

ЛОИИ, Собрание И. Я. Словцов, Д. № 126.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И. Я. 斯洛夫佐夫文集》，案卷第126号。

Лыжин Н. Г., Столбов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ему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СПб., 1857. Н. Г. 雷仁：《斯托尔波夫条约及订约前的谈判》，圣彼得堡，1857年。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607—1636, М. 1959, № 19. «1607—1636年俄蒙关系史料»，莫斯科，1959年，第19期。

Матусовский З.,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Пб., 1888. 兹·马图索夫斯基：«中华帝国地理评论»，圣彼得堡，1888年。

Мелихов Г. В., К истории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Маньчжуров в бассейн Верховного Амура в 80-х годах XVII в., — СБ.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ы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66. Г. В. 麦利霍夫：«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洲人进入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经过»，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文集，莫斯科，1966年。

Миллер Г. Ф., Изъяснение сумнительств,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пр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границ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7197 (1689), — «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 1757, № 4. 赫·弗·米勒：«7197(1689)年俄中两国划界析疑»，载«益乐月报»，1757年，第4期。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о странах, при реке Амуре лежащих, когда оные состояли под российским владением, — «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 1758, № 7, № 8, № 9, № 10. 赫·弗·米勒：«阿穆尔河流域各地区隶属俄国时期的历史»，载«益乐月报»，1757年，第7,8,9,10期。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 М.-Л., 1937; т. 2, М.-Л., 1941. 赫·弗·米勒：«西伯利亚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

Миллер Г. Ф., О Перв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иях и Посольствах в Китай, — «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 1755, № 6. 赫·弗·米勒：«俄国人到中国的最初几次旅行和出使»，载«益乐月报»，1755年，第6期。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И. Н., Важнейшие труды Николая Спафария (1672—1677), Киев, 1897. И. Н.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斯帕法里的主要著作(1672—1677年)»，基辅，1897年。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Ивана Петлина,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 1.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关于彼特林中国之行的新文件»，载«苏联汉学»，1958年，第1期。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Новое издание трудов Н. Спафария,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М., 1962, № 2.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评尼·

斯帕法里著作的新版》，载《亚非人民》杂志，莫斯科，1962年，第2期。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о завоевании Китая маньчжурами (1618—1690 гг.), — в сб.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ы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66.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关于满洲人征服中国的俄国文献档案史料（1618—1690年）》，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文集，莫斯科，1966年。

«Наказ Афанасию Пашкову на воеводство в даурской земле 1655 г.», СПб., 1894. 《1655年命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就任达斡尔地区军政长官的训令》，圣彼得堡，1894年。

Оглоблин Н. Н., Обозрение столбцов и книг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ч. I, II. III, М., 1898. 尼·尼·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衙门的卷轴和册籍评述》，第1，2，3册，莫斯科，1898年。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под ред. Шан Юэ, М., 1959.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莫斯科，1959年。

Паршин В., Поездка 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 ч. 1, М., 1844. В. 帕尔申：《后贝加尔边区之行》，第1册，莫斯科，1844年。

Позднеев А.,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Эрдэнийн эрихэ», СПб., 1883. А.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额尔德尼额尔辛"》，圣彼得堡，1883年。

Позднеев А., Очерки быта буддийских Монастырей и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духовенства в Монголии в связи с отношениями сег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к народу, СПб., 1887. А.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佛教和僧侣的风习以及它与人民的关系的概述》，圣彼得堡，1887年。

Позднеев Д., Описание Маньчжурии, т. 1, СПб., 1897. Д. 波兹德涅耶夫：《满洲记事》，第1卷，圣彼得堡，1897年。

Покотилов Д., История восточных монголов в период династии Мин, 1368 — 1644, СПб., 1893. Д. 波科季洛夫：《1368—1644年明朝时期东蒙古史》，圣彼得堡，1893年。

Покровский Ф. 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онголию и Китай сибирского казака Ивана Петлина в 1618 г. — Известия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имп. АН 1913, т. XVIII, кн. 4, СПб., 1914. Ф. И. 波克罗夫斯基：《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旅行蒙古和中国记》，载《1913年俄国皇家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第18卷，第4册，圣彼得堡，1914年。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 III.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3卷。

Потанин Г. Н., Очерки Северо-

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СПб., 1881. Г. Н. 波塔宁：《西蒙古与北蒙古概要》，圣彼得堡，1881 年。

«Правила изд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СССР», М., 1969. 《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程》，莫斯科，1969 年。

Пущилло М. П., Указатель делам и рукописям, относящимся до Сибири и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м Московскому главному архив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М., 1879. М. П. 普齐洛：《外交部莫斯科档案总库内有关西伯利亚的案卷和手稿索引》，莫斯科，1879 年。

Рабич Г., К вопросу о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XIII-XVII веков, — в кн.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борник студентских работ», вып. XV, Ташкент, 1956. Г. 拉比齐：《十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问题论述》，载《中亚细亚大学，大学生论文汇编》一书，第 15 分册，塔什干，1956 年。

Спиваковский Е. И., Н. Милеску, Древни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Китай, Николай 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 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 2. Е.И. 斯皮瓦科夫斯基编辑的尼·米列斯库·斯帕法里的《旅行中国日记》，《西伯利亚与中国》，载《苏联汉学》，1958 年，第 2 期。

Риттер К.,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Азии, т. IV, СПб., 1877. К. 里特：《亚洲的自然地理》，第 4 卷，圣彼得堡，1877 年。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07 — 1636.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59. 《1607—1636 年俄蒙关系文件汇编》，莫斯科，1959 年。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Пб., 1875. 《俄罗斯历史丛书》，圣彼得堡，1875 年。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М. 1881. кн. 1. 《俄罗斯档案》，莫斯科，1881 年，第 1 册。

«Русско-инд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 1958. 《十七世纪俄印关系》，莫斯科，1958 年。

Саввин В. П.,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619—1927, М., 1930. В. П. 萨文：《俄国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1619—1927 年)》，莫斯科，1930 年。

Салищев К. А., Основы картоведения, М., 1948. К. А. 萨利谢夫：《地图学的基础》，莫斯科，1948年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1689 — 1881 гг.», СПб., 1889. 《俄中条约集，1689 — 1881 年》，圣彼得堡，1889 年。

Си-жу-эр-му-цы патера Николая Триго, напечатанное в 1662 г. в Наньцзине. 《西儒耳目资》(《中西发音辞典》)，金尼阁神甫，1662 年

印于南京。

«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18, ч. 2, 1820, кн. 8, 9. «西伯利亚通报», 1818年，第2集；1820年，第8、9本。

«Сказ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обр. И. Сахаровым, т. 11, кн. 8, СПб., 1849. «俄罗斯民间传说»，载И. 萨哈罗夫文集，第11卷，第8本，圣彼得堡，1849年。

Сосновский Ю. А., Отчет Булунтохой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 «Записки ИРГО по общ. географии», т. V. Ю. А. 索斯诺夫斯基：«布隆-托霍探险队的报告»，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5卷。

Спафарий Н. Г., 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ой, именуемой Аз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прочими его городы и провинции, Казань, 1910. 尼·加·斯帕法里：«对世界重要的一部分——亚洲，其中包括中国及其省、城的描述»，喀山，1910年。

Спафарий Н. М., 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 Кишинев, 1960. 尼·米·斯帕法里：«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年。

«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 1840, кн. 1. «祖国之子»，1840年，第1本。

Сэр Смит Томас,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 пребы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893. 托玛斯·史密斯公爵：«旅居俄罗斯札记»，圣彼得堡，1893年。

Тимковский 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1821 гг. ч. 1, СПб., 1824. Е. 季姆科夫斯基：«1820—1821年经由蒙古到中国的旅行»，第1册，圣彼得堡，1824年。

Томск в XV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города, со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й и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статьями П. М. Головачева и картой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Томска конца XVII в., СПб. «十七世纪的托木斯克。该城的历史资料。附П. М. 戈洛瓦切夫的前言和后记以及十七世纪末托木斯克周围地图»，圣彼得堡。

Трусе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 М., 1882. Х. 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俄中外交和贸易关系»，莫斯科，1882年。

Устюгов Н. В., Башки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1662—1664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47, № 24. Н. В. 乌斯丘戈夫：«1662—1664年巴什基尔人起义»，载«历史学报»，1947年，第24期。

Филиппов А. М., 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посольстве Сеиткула Аблина,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 2. А. М. 菲利波夫：«关于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使团的新材料»，载«苏联汉学»，1958年，第2期。

Фишер И. Э.,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Пб., 1774. И. Э. 菲舍尔：

«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 年。

Хэ Цю-тао, Бэйцзяо хуйбянь. 何秋涛：«北徼汇编»。

Хэ Цю-тао, Шофан Бэйчэн. 何秋涛：«朔方备乘»。

Цааджин бичиг (Степное уложение). «草原法典»。

ЦГАДА Ф. Госархив, Разряд XVII.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国家档案全宗，第 17 单元。

ЦГАДА Ф. Калмыцкие дел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卡尔梅克事务全宗。

ЦГАДА Ф. Монгольские дел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

ЦГАДА Ф. Нерчинская приказная изб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

ЦГАДА Ф. Оружейная палат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武器馆全宗。

ЦГАДА Ф. Портфели Юни.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尤尼存稿全宗。

ЦГАДА Ф. Сенат.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枢密院全宗。

ЦГАДА Ф. Сибирский приказ.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

ЦГАДА Ф.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Швецие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和瑞典的关系全宗。

ЦГАДА Ф.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Англией.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英关系全宗。

ЦГАДА Ф.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

ЦГАДА Ф. Якутская приказная изб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КНР, Отдел Минской и 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й, Ф. Документ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длин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ериода Канси Цяньлун, 167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中俄关系史俄文文件全宗，康熙乾隆期间的原件。

«Чертежная книга Сибири»,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тобольским сыном боярским Семеном Ремезовым в 1701 г., СПб., 1882. «西伯利亚地图集»，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谢苗·列麦佐夫编于 1701 年，圣彼得堡，1882 年。

Цзян Тин-фу.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агрессии в Дунбэй'е за 300 лет, Пекин, 1934. 蒋廷黻：«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北京，1934 年。

Чжан Син-лан, Чжун-си цзяотун шиляо хуйбянь, т. I-V. Пекин, 1930.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1 –5 卷，北京，1930 年。

Чжан Сюань, Мореходство в древ-

нём Китае, М., 1960.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莫斯科，1960年。

Чжун-Э вайцзяо ши (История с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с Россией), под ред. Хэ Хан-вэня, Шанхай, 1934. 何汉文编：《中俄外交史》，上海，1934年。

Чжун-Э вайцзяо яньгэши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я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с Россией) под ред. Лу Хун-таня и Жэнь Цзя-фэна, б. м., 1925. 鲁鸿琛、任家丰编：《中俄外交沿革史》，〔未注明出版地点〕，1925年。

Чжун-Э гуаньси люэши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Шанхай, 1926. 《中俄关系略史》，上海，1926年。

Шастина Н. П., Алтын-ханы 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в XVII в., — (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49, № 6. Н. П. 沙斯季娜：《十七世纪西蒙古的阿勒坛诸汗》，载《苏联东方学》，莫斯科，1949年。

Шастина Н. П., Первые снош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Алтын-ханами 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М., 1950. Н. П. 沙斯季娜：《莫斯科国与西蒙古阿勒坛诸汗的早期关系》，莫斯科，1950年。

Шастина Н. П.,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пос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XVII века, М., 1958. Н. П. 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年。

Шастина Н. П., Шара Туджи —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XVII в., М. — Л., 1957. Н. П. 沙斯季那：《沙拉图吉（黄册）——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 — 列宁格勒，1957年。

Шун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 начале XVIII в., М. — Л., 1946. В. И. 顺科夫：《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西伯利亚开拓史纲要》，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年。

Шебеньков В. Г., Об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и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 в., —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 истор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58. В. Г. 谢宾科夫：《论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载《远东史论文集》，莫斯科，1958年。

«Эпосы циньлюе чжунго гунши» (История агрессии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под ред. Вэнь Гун-чжи, Шанхай, 1928. 文公直编：《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上海，1928年。

Яковлева П. Т.,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 М., 1958. 普·季·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

Якубов К., Россия и Швеци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 М., 1897. К. 亚库鲍夫：《十七世纪上半

叶的俄国和瑞典»，莫斯科，1897 年。

Churchill's Collection of Voyager, т. I. «丘吉尔游记选»，第 I 卷。

Der curiusen und historisenen Reisen durch Europa ander Hauptheil von Talandern, Leipzig, 1689. «经过欧洲和塔兰托主要地区旅途的奇遇»，莱比锡，1689 年。

Die Gesandschafft der Ost-Indischen Compagney, Amsterdam, 1669. «东印度公司的出使记»，阿姆斯特丹，1669 年。

I. Neuhof, Die Gesandshafft der Ost-Indischen Compagney in den vereinigten Niderlanden an den Grossen Tartarischen Cham und nunmehr auch Sinischen Kayser, Amctepgame, 1666. I. 纳霍夫：«荷属东印度公司出使大鞑靼可汗和中国皇帝处记»，阿姆斯特丹，1666 年。

J.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London, 1919, Vol. I-II. J. F.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伦敦，1919 年，第 1--2 卷。

J. Sebes.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Rome, 1961. J. 塞比斯：«耶稣会士和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 年)，徐日升日记»，罗马，1961 年。

T. A. Golder, An Account of the Earliest and Later Expeditions made by the Russians along of Asia and North America, including some Relaxed Expeditions to the Arctic Regions, Cleveland, 1914. F. A. 戈尔德：«俄国人早期和后期在亚洲和北美的探险，附北极地区若干次轻松的探险»，克利夫兰，1914 年。

F. A. Golder,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 Cleveland, 1914. F. A. 戈尔德：«1641—1850 年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克利夫兰，1914 年。

F. G. Müller, Sammlung Russicher Geschichte. Berlin. IV, st. VI, 1760. 赫·弗·米勒：«俄罗斯历史全集»，柏林，第 6 卷，1760 年。

G.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1912. 葛·加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 年)»，巴黎，1912 年。

H.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1905—1906, Vol. II. H. 科迪埃：«中国图书珍藏»，第 2 卷，巴黎，1905—1906 年。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1910, vol. I. H. B. 莫尔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伦敦，1910 年，第 1 卷。

M. Theveneau,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Paris, Vol. I-II, 1663—1672. M. 特弗诺：«旅行奇遇

记»，巴黎，第1-2卷，1663—1672年。

Martini, De bello Tatorico, Antverpiae, 1654. 卫匡国：《论鞑靼战争》，安特卫普，1654年。

N. Witsen, Noord en Oost Tartarye; Amsterdam, 1702. N. 维特逊：《鞑靼北部和东部》，阿姆斯特丹，1702年。

Rocueil des Voyages an Nord, Amsterdam, 1732, т. IV. 《北方旅行选集》，阿姆斯特丹，1732年，第4卷。

S. Conling, Encyclopadia Sinica, Shanghai, 1917. S. 康林：《中华百科大全》，上海，1917年。

T. S. Willa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ussia Company, 1553—1603,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1955. T. S. 威兰：《俄国公司的早期历史》，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曼彻斯特，1955年。

V. Chen,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Hague, 1966. V. 陈：《十七世纪中俄关系史》，海牙，1966年。

W. Sheldon Ridge,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by Gaston Cahen, Shanghai, 1914. W. 谢尔顿·瑞共：《葛斯顿·加恩论早期俄中关系》，上海，1914年。

译 后 记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单位合编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收录了沙皇俄国保存下来的 1609 年至 1683 年有关俄中交往的史料二百一十四件。

本卷编者对反映当时两国关系真实情况、特别是记述和证明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重要史料，任意删削阉刈。显而易见，苏修出版这个资料集，是为了篡改和歪曲历史事实，以适应其领土扩张的政治需要。

本卷资料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很粗糙，其正文、注释和前言都有不少错误，为保持原书的本来面目，我们都一一照译，只在若干地方附上译注；许多资料内容重复繁杂，文字累赘，也全部照译。译自我国史料的文件或某段记载，我们按俄译文转译过来，能找到中文原文的，就将中文原文附在译文后面，供读者参阅。

本卷不少人名、地名有许多种叫法，翻译时我们根据原有索引，尽可能加以简化统一。同一个人名、地名的不同叫法，尽量采用同一个译名。有些音译的地名，在本书第一次出现时，加注我国名称。如 Формоза 按音译为“福摩萨”，译注：即我国台湾省；Амур 按音译为“阿穆尔河”，译注：即黑龙江。

原书对其所引用的书籍、论文、档案资料等名称没有编出索引，我们选择其中较主要的，按原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编制了一个译名对照表，附在人名、地名索引后面，以供检索

原书编者所作的注有两种，一种用星号“＊”表示，放在各该页下方；另一种用阿拉伯数字“1.2.3.……”表示，集中放在卷末，作为附录的第一部分。译者所作的注，用①、②、③……标示，放在该页下方；在人名、地名索引表中，译注则如圆括号，放在该条里面。

译本页边有两种号码，一种照译原书页边所标的张码，原书这种张码表示该文件或该段落选摘自沙俄某类档案文件第几张；另一种是原书出版页码，只标出阿拉伯数字。原书中附有几个资料原件的影印件，译本已予以删去。

在翻译过程中，我校历史系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和热情的帮助，为我们查找和核校史料、审阅译稿，并写了《欲盖弥彰》一文作为这卷译本的出版前言。对此，我们向我校历史系表示衷心的感谢。